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一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ZC01/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一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清〕姜希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一
春秋家説三卷〔清〕王夫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四年湘鄉曾國荃金陵刻船山遺書本……三九二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提綱一卷〔清〕嚴啓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朱彝尊家鈔本……五一七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

〔清〕姜希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統箋三十五卷》提要

左傳統箋序

春秋三氏之傳皆經翼也昔孔子作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諸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二家之旨傳述不同秦火之後左氏寖爲後出乃隋唐之際左學特盛近代三尺童子無胥不言左氏者矣然今人之習左氏則與古

殊古人習之以通經義今人習之以資文筆夫釋經者單辭簡缺義乃不周若但以文焉而已則將握其芙瑾置其小璣吐其山膚味其雋永斯于別擇取舍之術未嘗不工故欲引學者而踐盲史之津涯非有所存汰不可且二氏文雖近古嘗自抉其指歸往往條暢之言多于險仄左氏都有斷崖絕阬咫步之內

恒使軌躅俱窮故箋注之所須尤亟于他傳也假使左氏而僅列其本文學者以意懸解或且失其句讀烏能尋文曉暢領其旨趣哉爰自張蒼賈誼之屬即有訓詁時代遼遠寖以湮滅今則問所為服虔鄭眾劉子駿賈景伯許惠卿潁子嚴之說皆無可攷何況前古或曰杜元凱預集諸說而綜其長故名集解有

杜注則諸說皆不亡嗣後孔穎達踵事增修至林堯叟而益以大備咸稱左氏忠臣焉及宋又有魯齋朱申為之句解辭雖俚俗而務學得之迎機入會無復

艱苦之患惜其不諳作者之大較悉舉敘述之篇眥睫畢具而啼笑可親者委而棄之獨存論說此于修詞之要則得矣乃事之纖曲略而不詳更何由見其

體象物情工侔造化也哉余復取而益之以備左氏之極觀而于諸訓詁又芟其蕪穢歸于典則庶幾詳略得所觀者無憾斯以取適于後學非欲與于作述

之林也

康熙丙辰歲古越姜希轍撰

左傳統箋凡例

一是書前人刪本甚多今俱不循舊蹟獨出新裁凡章法醞藉者悉錄以資誦習其寥寥數語或詞旨澹漠間從節損以逸幼學之心目

一是刻欲宗左氏之文意不在釋經故經文不載但存編年以次先後

一先儒左注劉賈並譽于前許穎競爽于後杜氏擇此四家折衷同異更得孔穎達疏義而加詳林氏又復備其缺略左傳之義無可復加矣會稽朱氏句解要不外乎諸儒之說而循文衍義便于幼學今取杜氏孔氏林氏之義而兼收朱氏之辭使讀者開卷洞然不煩若索而已

一所錄傳文倍于朱氏故于句解所有者以前儒準朱氏于句解所無者以鄙見輔前儒雖集古人之長必從獨見之合

春秋左傳序

晉　杜預元凱譔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本有此名非孔子始名之也 記事者 言春秋記事之法如下文所云 以事繫日 繫者以下綴上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綴於日 以日繫月 每月有三十日故以日綴於月 以月繫時 四時各有三月故以月綴於時 以時繫年 一年有四時故以時綴於年 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凡此所以紀理年月遠近而分別事之同異也 故史之所記 史官所記當時之事 必表年以首事 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故年是事端所以先表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也 年有四時 春夏秋冬四時 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四時不可偏舉故交錯互舉春秋二字以

爲史記之名蓋言春則可兼夏言秋則可見冬也 周禮有史官 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 掌邦國四方之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 達四方之志 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 諸侯亦各有國史 言上文史官是天子之史至於諸侯之國亦各自有史官 大事書之於策 策即簡編也連編諸簡故名爲策大事如經之所書是也 小事簡牘而已 簡牒也以竹爲之牘版也以木爲之小事如傳之所紀是也 孟子曰 引孟子之言以證諸侯各有國史 楚謂之檮杌 檮杌者四凶之一言頑凶無儔匹也楚國之史名曰檮杌以記惡爲主也 晉謂之乘 乘車乘也古者賦田出車晉國之史名曰乘者以田賦爲主也 而魯謂之春秋 魯國之史錯舉四時名曰春秋 其實一也 三者其名雖異其實爲諸侯之史則一也 韓宣子適魯 韓宣子晉大夫名起諡曰宣適魯在昭公二年

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者周易爻象之辭文王作象辭周公作爻辭韓子適魯而見此二書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尊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則知周公之德見易象則知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序說韓宣子所見魯春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周德既衰周自東遷後其德衰微官失其守史官失其職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赴告策書赴告謂告於鄰國也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赴告然後徵下冊書告谷諸所記注與夫其他所記之事多違舊章赴告記注多與舊典禮經相違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孔子見春秋多違舊章乃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從而修之考其眞僞

考謂校勘也眞者因之僞者改之而志其典禮志謂記識也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復典下以明將來之法使後世有所則其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於此事文之所害若文無褒貶以示勸戒則是文之害敎則刊而正之則刊例舊策改而正之以示勸戒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其餘不害於敎者則皆用舊史之文史有文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官紀錄既非一人自然有文有質辭有詳略文則其辭詳質則其辭略不必改也既無所害不必改也故傳曰引左傳之言以證之此傳在魯昭公三十一年其善志言春秋之書善於志記也又曰此傳在魯成公四年非聖人孰能修之言若非聖人誰能修春秋使成五例也五例詳見下文蓋周公之志傳言善志者蓋周公記事之法也

仲尼從而明之傳言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孔子能修春秋使之昭明也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孔子嘗稱其恥於巧言令色當是孔子之前輩不應序事至韓趙魏滅智伯也序謂左丘明受經於孔子而作傳恐未必然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左氏以爲經者聖人所制是不可刊改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左氏作傳解經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以辯理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以合異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隨例而發其例之所重例仲五例也此言左氏皆隨經義而發明春秋五例之所重者舊史遺文春秋多有舊史遺餘之文孔子不曾刊改略不盡舉則左氏略之不復爲之作傳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言左氏所以不作傳者以此等皆是舊史遺文非孔子修改之

要領也身爲國史漢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躬覽載籍言左氏躬親觀覽魯史所載之籍必廣記而備言之所見既博故春秋所不書之事亦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言左氏爲文辭不迫切其旨遠而其意旨甚深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左氏之意欲使學者推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尋其枝葉先就其文辭之枝葉而摟尋之究其所窮因枝葉而究極根本之所窮優而柔之言左氏富博其文以寬舒學者之心使自求之使學者自求索其高意饜而飫之又精華其大義以飽足學者之好使自趨之使學者自奔趨其深致若江海之浸譬如江海以水深之故而所浸者遠膏澤之潤如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也渙然冰釋故學者之心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理順怡然喜悅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

也然後學者有所得也其發凡以言例自此以下至一經之通體一節說舊發例也言左傳之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皆經國之常制言此凡例非是左氏以意作傳而說仲尼之經蓋是經理國家之常制也周公之垂法以其皆經國之常制故如其為周公之垂法也史書之舊章言周公之垂法載於史書舊章者本如此非仲尼作經方制此體也仲尼從而修之仲尼作經不過因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從而修明之耳以成一經之通體修而明之故春秋一經之通體由此而成也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自此以下至曲而暢之一節說新意也言左氏作傳於經之顯明者微而隱之於經之幽隱者闡而明之所以裁制而成義理之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皆是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春秋之褒貶諸稱

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左氏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稱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者有稱書曰者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言此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例七者是新發明經中之大義也謂之變例以發凡是正例故知此七者為變例也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又有舊史不書正合仲尼之意遂即以為義不復增改者此蓋春秋新意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謂仲尼刪改舊史以成變例與夫舊史不書不復增改者此二條蓋是春秋新意也故傳不言凡言左氏於春秋新意皆逐事發傳不以凡字起例也曲而暢之也言左氏逐事發傳者所以委曲而通暢其意也其經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一節說經無義例者蓋國有大事史必書之非必皆有褒貶之義例也因行事而言謂此等皆因其行事而書之無

得失之可議者而傳直言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但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例也非褒貶之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言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也新意變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而為例之情有五言經有此五情故傳為經發例亦以此五者也五條詳見下文一曰微而顯此五曰五句見成公十四年傳微而顯者謂辭微而義明顯也文見於此辭之所以微也而起義在彼義之所以斷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成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為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為尊故舍其族而但稱其名此起義在彼也僖公十九年經書梁亡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不書

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蓋秦人滅梁而但書梁亡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闕此起義在彼也二曰志而晦志記也晦隱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隱也約言示制約言記事以示法制所謂志也推以知例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所謂晦也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引此事以證志而晦之說隱公二年經曰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人共會則相讓而莫肯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其地也三國以上共會則一人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謀征伐則以相連及為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而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凡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法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所謂志而晦者也三曰婉而成

章述曲其辭以成篇章曲從義訓屈曲回互從其義訓所謂婉也以示大順以示其道之大順所謂成章也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引諸諱避及許田事以證婉而成章之說春秋以諱國惡爲禮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故言諸以總之也如桓公元年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傳釋之曰爲周公祊故也蓋許田是魯朝宿之邑因賜周公別廟爲祊故鄭因湯沐之邑二者皆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祀周公而祊田之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之然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祊田春秋諱之但書璧假許田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辟音避四曰盡而不汙直盡其言無所汙曲汙音紆直書其事所謂盡也具文見意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所謂不汙也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盡而不汙之說莊公二十三年經書丹桓公楹二十四年經

書刻桓公桷傳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年經書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凡此三者皆直書其事具爲其文以見其譏諷之意所謂盡而不汙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惡者貶之示其懲也善者褒之示其勸也求名而亡爲惡者欲求得名而名反亡沒欲蓋而章爲惡者欲掩蓋其名而名反章露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引四事以證懲惡勸善之說昭公二十年經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經書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其名豹衛國之卿也盜衛侯之兄而殺之欲求不畏強禦之名耳而春秋抑之但書曰盜則是求名而亡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名其以邑來奔求食而已不期名之著於春秋也而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欲蓋而彰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懲惡所以勸善也推

此五體推而廣之也前言情有五此言五體者情言其意體言其狀其實一也以尋經傳推廣五者之體以尋求仲尼作經及左氏作傳之意觸類而長之以類解類而增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此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蓋春秋始隱公元年終於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也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觀其褒善貶惡之意則王道之正法人倫之紀綱備見於此矣或曰杜預假設或人來相問難春秋以錯文見義或人謂春秋錯雜文辭以見意義文之異者義亦異爲若如所論今汝杜預所論乃謂仲尼因魯史舊文文害者刊而正之不害者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如此則春秋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意義者也先儒所傳據先儒傳說則謂仿有異文莫不著其義者皆不其然皆不如汝杜前所論何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

春秋雖是以一字褒人以一字貶人然皆須數句以成言然而一字不可單書須有用數句而方成言諸文章者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八卦各三爻錯綜重之而六爻則成六十四卦然卦之一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一不可錯綜經文而成義理也固當依傳以爲斷故事同文異者左氏不爲發傳蓋決知仲尼必無異義也所以依傳而斷經也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春秋三傳各有師承自古及今論左氏春秋之學者其人亦多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杜預晉時人當時所見遺文尚存十數家但不知杜預所指定是何人也大體轉相祖述言此十數家之說大抵更相祖述謂祖前人以爲始而述循之也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事同文異本無它義而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所以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也退不守丘明

之傳已無定見隨人遷就故退不能守左傳之說也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雖學
左傳而於其文義有不通曉處皆沒而不說既不通曉則皆沒沒而不著其說而更膚
引公羊穀梁膚淺也公羊氏穀梁氏皆有春秋傳其說與左氏不合今言左氏者不能研究其旨
乃又引公羊穀梁淺近之說適足自亂以二傳而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預今所以
爲異杜預自稱其名謂我今所以異於他人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專修左氏
之傳以釋仲尼之經經之條貫條如木之有條貫如繩之有貫必出於傳以左傳與經同
條其貫也傳之義例傳之發義皆有正例總歸諸凡必左傳發凡言例也推變例
以正褒貶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可推之以正褒貶也簡二傳而去異端若左
氏不解則就二傳而簡用其合義者雖去其異端者蓋丘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我臆見蓋是

左氏之本意也其有疑錯然去古既遠文字當有錯誤而可疑者則傳論而闕之
則傳論其可疑之處而闕其所不知以俟後賢以待後世賢者或能足成其說也然劉子
駿創通大義劉向之子名歆字子駿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獨左氏不列學官劉歆治左氏始引傳
文解經故曰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後漢
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三
人皆先儒之美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其後又有穎子嚴名容此於劉賈許之後學識
雖復淺近亦復名家然亦通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
杜預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舉其議論之違異不同者而參攷之以見同異四家參考則議論之
同異可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左傳本自爲一書杜預以經傳異處不便觀覽

乃逐年分析經文各以其傳附于本年之下比其義類凡經之義與傳之義各從其類以相比附
各隨而解之既解經文又解傳文名曰經傳集解謂聚集經傳而解之故以經傳
集解爲名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諸例謂不在凡例之內者地名謂土
地稱號譜第謂世族圖譜歷數謂六十甲子此四者別集爲一書相與爲部以類相從每類各爲
一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義例有異同者皆表顯而出之從而
釋之又解釋其所以異同之類名曰釋例以其別集諸例故以釋例爲名將令學者
觀其所聚將使學者觀我所以類聚之意異同之說參其同異之說釋例詳之
也釋例具載已詳學者觀此則易曉也或曰杜預又假設或人之問春秋之作此問孔子
作春秋之早晚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明文惟孔舒元公羊傳本

云麟鳳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也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自衛反魯在哀公十
二年修春秋說左氏者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修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此又問素王素
臣之說素空也謂無位而王也麟爲王者至今爲孔子而至故知孔子爲素王也丘明爲素臣
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故知丘明傳春秋爲素臣也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
此又問王魯之說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曰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此卽黜周王
魯之說也危行言孫危險其行謂黜周而王魯孫順其言卽下文所謂微其文隱其義者也以
辟當時之害謂所以言孫者恐危言以得罪當時而爲巳之害也辟音避故微其文
故其爲文微而不著隱其義其義隱而不顯凡此所以避當時之害也公羊經止獲麟
此又問春秋之所止公羊春秋傳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止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左氏春秋傳獲麟之後更有經文至書孔丘卒乃止敢問所安言已上四條說皆未安故請問之答曰異乎余所聞謂我之所聞則異於是仲尼曰文王既沒孔子言文王既死之後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者也孔子言已得文王之道也此制作之本意也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正以文王之道自任也歎曰鳳鳥不至大皞時鳳鳥至故以鳥名官孔子言今世亂鳳鳥不復至矣河不出圖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今世亂河不復出圖矣吾已矣夫孔子言世無明王吾道其不行矣乎蓋傷時王之政也杜預言孔子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麟鳳五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并白虎而為五王者之嘉瑞也言此五靈乃王者嘉美之瑞物也今麟出非其時今麟出於衰亂之世虛其應上無明王則是虛其應也而失其歸為人所獲則是失其歸也此聖人所以為感也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所以作春秋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孔子作春秋至西狩獲麟遂絕筆焉所感而起孔子感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固所以為終也既因感麟而起所以終於獲麟之一句也此以上答春秋止於獲麟之說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或人又問春秋終於獲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周自犬戎之亂平王遷居東都洛邑故曰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長子而遜國於其弟故曰賢君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其時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魯爵為侯非地則廣是其位為列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周公子伯禽始封於魯承周公之後者是其福祚之遺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設使平王能撫養下民以求上天久長之

命紹開中興又能紹先王之烈而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弘宣祖業設使隱公能大宣乃祖周公之業光啟王室又能光啟周之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君臣同心如此則雖遷東周而西周之美政尚可尋求也文武之迹不隊雖非文武而文武之治迹不至廢隊也隊音墜是故因其歷數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也其始則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行事繼乃附君臣之行事於年月之下采周之舊采周公之舊典禮經以會成王義以會合成就一王之大義垂法將來雖事之已往不可復追體冀垂於將來以為萬世王者之法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謂元年春下書王字此王字正指周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王下書正月字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此正月即建子月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謂經始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此公字即指魯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書王正月則非是黜周也於魯書公則非是王魯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孔子言今世如有用我之道者吾其為東周乎我將興周道於東方也此其義也杜預言春秋之義正欲興周何嘗黜周也此以上答黜周王魯之說若夫制作之文此答微其文隱其義之說所以彰往考來言孔子制作春秋之文所以彰明已往考校方來情見乎辭聖人憂世之情發見乎文辭之間言高則旨遠立言既高則旨意自然深遠辭約則義微措辭既約則義理自然精微此理之常此乃聖人制作之常理非隱之也非聖人故意隱其文義也聖人包周身之防聖人防患必周自知無患於身方始作之既作之後設使既作春秋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方且隱諱以避當時之患非所聞也則是聖人素無包身之防矣所以異乎吾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 此答其素王素臣之說孔子疾病時子路欲使門人爲家臣以治喪 孔子以爲欺天 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蓋孔子以告老不當有家臣而子路欲使門人爲臣是欺天也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今諸儒乃謂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也 又非通論也 則是誣孔子以欺天之罪非達理之論也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 先儒又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作春秋後三年而獲麟 文成致麟 謂春秋之文已成乃致麟出之瑞 既已妖妄 其實後麟前未嘗作春秋乃謂文成致麟是其說之妖且妄也 又引經以至仲尼卒 先儒又謂獲麟之後孔子猶制作不止至書孔丘卒以前皆是所修之經 亦又近誣 此說又近於誣妄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 引二傳以證誣說謂公羊所傳春秋之經至西狩獲麟而止 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 哀公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在西狩獲麟之後若

獲麟之後循是孔子所修之經則小邾射當與庶其黑肱牟夷同列而爲四叛人矣今左氏稱三叛人而小邾射不在其數則引經以至孔丘卒者其誣甚矣射音亦 故余以爲感麟而作 故杜預以爲孔子因獲麟有感始作春秋 作起獲麟 春秋之作獲麟而起 四 則文止於所起 故亦至獲麟之一句而絕筆也 爲得其實 杜預自謂此說比之諸儒爲得其實 至於反袂拭面 此又貶毀公羊之說 稱吾道窮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泣涕霑袍曰吾道窮矣 亦無取焉 杜預以爲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霑袍之泣悲吾道之窮乎故不取其說也

左傳統箋卷之一

會稽姜希轍定庵父集注

隱公

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子伯禽傳至惠公凡十二君惠公初娶宋之女孟子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仲子爲夫人生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立桓公故追成父志將以國授之以其尚少故隱公攝位未及傳而遇弒既在位十有一年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周平王宜臼四十九年 元年 己未 周爲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三年杞惠公十年宋穆公七年齊僖公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晉鄂侯二年楚武王十九年衛桓公十三年蔡宣公二十八年鄭莊公二十二年餘小國皆不錄〇惠公繼室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〇生桓公隱公立而奉之〇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也鄭姬姓國伯爵始封之君桓公名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申姜姓國也鄭武公娶申國之女曰武姜者姜姓而諡曰武也 生莊公及共叔段 武姜生二子長子莊公也次子名段後出奔共因以爲號共音恭 莊公寤生 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方知之 驚姜氏 以其寤寐而生故武姜驚也 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武姜因驚遂惡其子惡鳥路反 愛共叔段 既惡長子遂愛次子 欲立之 武姜欲立叔段爲太子 亟請於武公 亟數也武姜數數請命於武公使立叔段亟去吏反 公弗許〇及莊公即位 武公既卒而莊公即位爲君 爲之請制 制邑名武姜請於莊公欲封叔段於制爲去聲 公曰制巖邑也 言制之爲邑其地岩險 虢叔死焉 虢叔東虢君也虢仲虢叔皆王季之子一封東虢一封西虢也莊公言虢叔昔居制邑恃其巖險而不務

修怨故爲鄭所滅而死也黷古陌反他邑唯命。言叔段不可封於制若欲封於別邑則唯命是聽焉請京、京亦邑名武姜又請封叔段於京邑使居之、莊公從其請遂使叔段居於京也謂之京城大叔。號叔段爲京城太叔大音太祭仲曰、祭仲鄭之大夫諫莊公祭側界反都城過百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京邑也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言都城非國之比周圍不可過三百丈也國之害也。言都城太大而耦國則失強幹弱枝之道而有害於國先王之制、先王立都城之法制凡有三等如下文所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大都三分其國之一不過百雉也參七南反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今京不度、今京城過於百雉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言叔段據有大邑將爲鄭

國之害莊公必不堪也公曰、姜氏欲之、言請京出於武姜之命焉辟害。以母命之故雖爲國之害何所避之辟音避對曰、姜氏何厭之有、言武姜愛共叔段雖以鄭國與之猶不厭也不如早爲之所、不如早爲之圖使得其所宜也無使滋蔓、無使如草之滋長延蔓蔓音萬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草之滋蔓尙難芟除況君之寵弟乎。何況叔段乃莊公寵愛之弟若使威勢稍大豈可得而圖謀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踣也言叔段據有大邑而多行不義之事必自斃踣子姑待之。子稱祭仲也言汝且少待也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邑也貳兩屬也果然叔段命西北兩邊之邑兩屬鄭與己也公子呂曰、諸侯之子爲公子鄭公子名呂爲大夫國不堪貳、言國家不可使其民兩有所屬君將若之何。今西北二鄙兩屬於叔段君將何以處之

欲與大叔、君若欲以鄭國傳於叔段臣請事之。則我請事叔段以爲君也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段不除則鄭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言無用除之將自及。彼將自及於禍也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叔段又收之以爲己私邑至於廩延。廩延亦邑名言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公子呂字子封可矣、言今可除之矣厚將得衆。言叔段土地廣大將得民心公曰、不義不暱、言叔段爲臣而不義於君爲弟而不親於兄厚將崩。雖土地廣大民心不附將如牆垣之崩壞也大叔完聚、叔段乃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繕甲兵、繕治甲胄與兵器具卒乘。具備其步卒與兵車將襲鄭、將不測而掩襲鄭國夫人將啓之。夫人武姜也姜本欲立叔段知其將襲鄭也故將開啓之公聞其期、莊公審探伺而知其襲鄭之期曰、可矣。言叔段罪惡已盈今可以

討伐之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乃命公子呂帥兵車二百乘以伐叔段於京邑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城之人不助叔段段入于鄢。叔段既失衆心乃走而入于鄢邑鄢音偃公伐諸鄢。莊公追而伐於鄢邑大叔出奔共。叔段乃出于鄢而逃奔于共國書曰、春秋書法後書曰皆倣此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段本鄭伯之弟而不書弟段者因段無爲弟之道故不正其弟之名也如二君、故曰克。克勝也凡此國之君勝彼國之君則書曰克今兄勝弟而亦曰克故云如二君稱鄭伯、譏失教也。鄭伯有君之尊有兄之親力能教段使從于善今乃縱段有罪而自往克之故書鄭伯則失教而養成其惡罪在鄭伯明矣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不書出奔者明鄭伯志在于殺段難言其奔也遂寘姜氏于城潁、

城潁鄭地名莊公伐叔段并怒武姜遂置之於城潁之地而誓之曰臨別與母爲誓不及黃泉黃泉地中之泉也無相見也誓言此生無復相見至死後方相見於地下也既而悔之莊公一時忿怒誓不見母未幾而悔之也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潁谷卽城潁之谷也時潁考叔爲典封疆之官聞之考叔聞莊公誓母而悔有獻於公以物獻於莊公公賜之食饗士賜食古人君禮遇賤官之常食舍肉考叔受食而不嘗羹欲以發莊公之問也公問之莊公問何故舍肉不食對曰小人有母小人考叔自稱皆嘗小人之食矣言母之所食者皆我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未曾得嘗我國君之羹請以遺之今君賜食故欲留羹以遺母也公曰爾有母遺言考叔爾有母在家可以遺之繄我獨無繄語助也我獨無母可以遺之也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言公母見存而曰無母何也公語之故莊公以誓母之故而語考叔且告之悔且告考叔以悔艾之意對曰君何患焉言莊公不患其誓堅而難敗也若闕地及泉闕掘通隧而相見隧地道也教公掘地爲道由此以見母則是相見於黃泉也其誰曰不然誰得而非之有以解于前誓矣公從之莊公從考叔言掘地道以迎母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莊公入隧道見武姜乃作詩而歌之其辭畧曰大隧之中云云其樂也融融融融和樂也此句亦詩中要語姜出而賦大隧之外莊公與武姜出隧道又作歌詩其辭畧曰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亦詩中要語洩以世反遂爲母子如初莊公迎武姜歸母子之情遂復其舊君子曰按傳文所稱君子曰者蓋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爲論斷然多後儒不能折之以正大之理今姑存之以備一家之言後凡君子曰君子謂皆做此潁考叔純孝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遂能感發莊公使爲母子如初詩曰詩大雅既醉篇孝子不匱孝子之心篤於愛親無窮匱也永錫爾類又能以巳之孝感君之孝是能錫及其時類也是之謂乎言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不以文害志故春秋傳引詩皆不與說詩者同特取其大意耳後凡引詩書皆做此○愚按左氏此篇始叙鄭武娶申至叔段奔共忽入春秋書法以立斷案乃再叙置母城潁而出考叔調停母子之法又以君子曰斷之叙事議論相錯雜而行遂爲千古作文之法後如司馬遷班固唐宋諸能文之家往往做之至其春秋立斷難之也以後忽入遂置姜氏于城潁一語直接經下斷然無迹此左氏文筆之妙學者不可不知也

三年辛酉是歲周平王崩子林立是爲桓王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此亦推原其事之所由始也卿士執政之官詩序所謂父子並爲周司徒者是也王貳于虢虢西虢也姬姓公爵始封之君虢叔王季之子也時虢公亦仕王朝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專任鄭伯也鄭伯怨王此鄭伯指莊公也怨平王與虢公政王曰無之平王紿曰我無此意故周鄭交質平王恐莊公不信故交質其子以堅其約質音至王子狐爲質於鄭平王以其子名狐者往居鄭國爲質鄭公子忽爲質於周莊公以其子名忽者爲質王崩至此年而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乃負約而將以政事與虢公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祭足即祭仲也溫周邑名四月麥熟莊公怒周人負約使祭仲統帥兵師奪而取之秋又取成周之禾成周頑民所遷處即今洛陽縣也其秋禾熟鄭又奪而取之○按杜注則以周正言之四月夏正之二月秋乃夏正之夏麥禾俱未熟乘其未熟而芟踐之以泄忿耳二說備考周鄭交惡周鄭自此而相疾惡

也君子曰信不由中言周鄭之誠信不出於中心質無益也雖各以子交質何益之有明恕而行明則此心相知恕則不責其所不及設使周鄭能以明恕而行要之以禮而又以禮文彼此要結要平聲雖無有質誰能間之間去聲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谿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毛草也卽下文所謂菜也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蓱也蘩白蒿也薀藻聚藻也皆生於澗溪沼沚可以爲菜者薀音温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皆飯器錡魚倚反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也行潦流水也可薦於鬼神薦薄祭也言有明信則微薄之禮可薦於鬼神也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言有明信則雖微薄之禮亦可羞於王公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以明信爲之本而禮以行之又焉用質何必以子而交質也

風有采蘩采蘋召南國風有此二詩其義不嫌於薄物也雅有行葦泂酌大雅有行葦之詩取忠厚爲義又有泂酌之詩取可共祭祀爲義泂音迥昭忠信也此四詩者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亦可用也　魯齋朱氏曰周天子鄭諸侯左氏不當並稱周鄭又不當曰結二國之信周亦不當與侯國交質東萊博議辯之詳矣

宋穆公疾宋商之後也子姓公爵始封之君微子紂之庶兄也穆公名和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殤公名與□宣公之子也屬謂付託於孔父使立爲君也父音甫凡人名字皆同曰此下是屬孔父之辭先君舍與□而立寡人先君謂宣公乃穆公之兄也與□宣公子當立宣公以穆公爲賢故不立其子而特立穆公焉寡人弗敢忘穆公言我不敢忘先君之德若以大夫之靈推崇孔父而言仗其威靈得保首領以沒使我保全首領而善終于牖下先君若問與□我於地下與宣公相見宣公若問我何以區處其子其將何辭以對我有何言語可以對答先公也請子奉之我今所以請汝孔父奉與□以爲君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亦有辭以告先君於地下無所悔也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莊公也穆公之子言父死子立羣臣願奉馮以爲君不願立與□也馮音憑公曰不可穆公言不可立馮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設使我自棄其德不以國遜於與□是廢先君之舉也是我棄先君舉賢之意也豈曰能賢不讓則豈足以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言我能讓國是乃光昭先君讓國之美德也可不務乎其可舍此而他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吾子孔父能承我志而輔立與□是不廢先君之功也使公子馮出居

于鄭既立與□故出其子於鄭以避之宋穆公卒此年八月穆公卒殤公卽位殤公與□立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謂宣公知穆公之賢而立之立穆公不立子而立弟其子饗之穆公卒復立與□是子不失享有宋國也命以義夫義者宜也言宣公遜國之命出於義也商頌曰詩商頌玄鳥篇宋殷之後故引之殷受命咸宜詩意言商湯武丁受命皆以義百祿是荷故能任荷天之百祿也荷上聲其是之謂乎言宣公命以義能使其子終有宋國合此詩之義也　魯齋朱氏曰宣公遜國于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于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乎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斯言當矣殤公遇弒在威公二年　愚按有商一代弟承兄祚者比比而是史遷本紀可考而商未嘗以此致亂豈商道近古父子兄弟之倫無分厚薄而爲人君者不必私其所出斯大道之公耶自傳子之說定而讓國諸賢如

子臧目以季札之流往往醸禍蓋世風日下雖虛德之事亦有所不可爲乎迨其後也趙宋金滕之事抑又甚焉魯齋居正之論殆爲後世立之程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此亦推原其事之始也衛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康叔文王之子也齊姜姓國亦侯爵始封之君太公也東宮太子宮也得臣太子名也妹女弟也莊姜姓也姜而謚莊也美而無子於莊公娶莊姜美於色又賢於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衛國之人作碩人之詩以閔之爲去聲又娶于陳曰厲嬀陳嬀姓國侯爵帝舜之後始封之君胡公與杞宋二王之後謂之三恪衛莊公再娶陳女嬀姓而謚曰厲嬀九危反生孝伯厲嬀生子名孝伯蚤死。未成人而死其娣戴嬀生桓公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之戴嬀者厲嬀之娣也戴亦謚也生桓公名完莊姜以爲己

子。莊姜無子故撫養桓公猶己子雖爲莊姜子而儲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賤而狎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州吁獲寵愛於莊公而喜學用兵公弗禁。公子弄兵法所宜禁莊公寵愛故弗禁之莊姜惡之。惡州吁恐其爲亂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夫諫莊公碏七約反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義以方外所以制事之宜也言愛其子者當以義方教之弗納於邪。不可納之於不正也驕奢淫佚驕謂恃己凌物奢謂夸矜犯上淫謂嗜慾過度佚謂放恣無節所自邪也。四者邪之所從來也四者之來言驕奢淫佚所以來者寵祿過也。寵祿所以愛之過則四者不期而自生也將立州吁言欲立州吁爲太子乃定之矣。則宜早定其議若猶未也。若不早定階之爲禍。州吁必緣寵愛以爲階梯而作禍也夫寵而不驕得人寵愛而能不驕矜者驕而能降雖以驕矜而能自降其心者降而不憾雖降其心而能不怨恨者憾而能眕者眕珍同重也雖有怨恨而能自重其身者鮮矣。言此四說而能如此者少也且夫賤妨貴以庶孽之賤而妨害嫡長之貴少陵長年少而陵犯年長者遠間親疏遠之臣而離間親近之臣間並去聲新間舊新進之人而離間者舊之人小加大以小國而加兵大國淫破義以邪淫而破散正義所謂六逆也。此六者皆逆理之事君義君能制命爲義臣行臣能行君之義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順理之事去順效逆今寵州吁其於六逆則賤妨貴少陵長其於六順則弟不敬是去順而效逆也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今不去禍而又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石碏之子石厚常從州吁交遊禁之石碏禁之使勿與遊不可。石厚不聽桓

公立。莊公卒桓公立在春秋前十二年乃老。石碏乃告老而致仕

周桓王元年 四年、壬戌宋殤公元年

宋殤公之卽位也因叔穆公之讓公子馮出奔鄭穆公使之避去鄭人欲納之欲納之宋以爲宋君○衛州吁立。弑衛桓公而自立時衛桓即位已十六年將修先君之怨於鄭元年鄭公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討滑之亂二年鄭人伐衛事在衛桓公時故曰先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州吁弑立國人不順凡篡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州吁欲求此寵榮而歸鎮撫以和其民其民也使告於宋曰州吁使人也君若伐鄭以除君害鄭欲納公子馮以入于宋是宋君之害也君爲主欲宋主其軍事敝邑以賦敝邑衛自稱也賦周制以田賦出

車以賦謂兵車也與陳蔡從合二國之兵以從則衛國之願也願宋為主以伐
鄭也宋人許之為除害之說所動故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二國與衛和好
故宋公陳侯桓公蔡人衛人大夫帥師故稱人伐鄭圍其東門五
日而還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以車戰公問於衆仲曰魯隱公問
於其大夫衆仲衆音終衛州吁其成乎言州吁弒兄自立未知終能成否對曰臣
聞以德和民衆仲稱臣謂我聞有德者可以和民得民則得國也不聞以亂未聞作亂
而可以和民者亂謂阻兵安忍也以亂若欲作亂以和民猶治絲而棼之也譬如
治絲者而棼縕之愈見其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恃也言恃其兵威而安於殘忍也
阻兵無衆、恃兵則民殘而衆心失安忍無親。安於殘忍則刑重而親不附衆叛

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國不可無兵猶民不可無火然而二者皆能害人
弗戢用兵而不戢斂其威將自焚也。猶用火而不戢必自焚其身也夫州吁弒其
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令善也德可以和民而州吁不務之而
欲以亂成、亂不可和民而州吁乃欲作亂以圖成事必不免矣。言州吁必不能免於討也
州吁未能和其民、果如衆仲之言不能和其民心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
石碏也石厚以州吁不安問於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石碏答其子云若能朝覲天子得其
寵命乃可安也曰何以得覲。厚問何緣得以覲王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有謚號石碏不應稱為陳桓公此左氏追記之文也陳衛方睦、其時二國皆睦
於衛若朝陳使請、州吁若能朝於陳桓公而使之請命於王朝音潮必可得也。必可

得朝覲於王矣此石碏先有謀吁之意而詭為此策也厚從州吁如陳、如往也石厚從父之
言遂從州吁同朝陳國石碏使告于陳曰、石碏密使人告于陳桓公衛國褊小、
言衛國土地狹小褊卑免反老。夫。耄矣、老夫石碏自稱也八十九十曰耄無。能為。也。
言國小年老不能有為此二人者實弒寡君、言州吁石厚二人同弒桓公敢即
圖之。言二人今朝陳國欲委陳因就彼圖謀而殺之陳人執之、陳人從石碏之言而執此二人
而請涖于衛。涖臨也請衛人自臨討之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
濮。濮地名衛人使右宰之官名醜者臨于濮地而殺州吁濮音卜石碏使其宰獳羊肩
涖殺石厚于陳。宰家臣也獳羊肩宰之姓名石碏使之臨陳而殺其子厚獳奴侯反君子
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并惡石厚與州吁遊大義滅親、

碏以君臣之義而絕父子之親其是之謂乎。是歲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為衛宣公
五年、癸亥衛宣公元年是歲曲沃莊伯伐晉逐鄂侯王伐曲沃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晉國本末
詳見桓公三年傳証
公將如棠觀魚者。棠魯之遠地隱公將往觀魚於其地焉臧僖伯諫曰、臧僖
伯公子彄也謚曰僖其後為臧孫氏諫隱公不可往觀魚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謂祀
與戎也物田獵所取之物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其物無皮革齒牙之材足以為軍國
之器用則君不舉焉、則是遊宴戲樂而已非君人者之舉動也君將納民於軌
物者也。軌法也物事也言人君當為軌為物而納斯民於其中也故講事以度軌量、
謂之軌、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所以謂之為軌度待洛反取材以章物采、謂

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所以謂之爲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足以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蒐索也春田曰蒐謂擇取禽獸之不孕者蒐音搜夏苗。夏田曰苗主除禽獸爲苗害者秋獮獮殺也秋田取殺爲名順陰氣也獮音鮮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時因田獵而講武術必擇農事之閒日恐妨其業三年而治兵。四時雖以講武術三年而大習也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也入而振旅。入曰振旅謂治兵已畢振整其徒旅而還也歸而飲至。歸則告至於宗廟因而飲酒也以數軍實。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禽獸之實數數上聲昭文章。昭著車服旌旗之文章明貴賤。明將帥之貴賤辨等列。辨行伍之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入則在後習威儀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田獵所取禽獸而其肉不足登宗廟之俎者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皮去毛曰革頷上大齒爲牙鳥翼長毛爲羽謂其物之材而不足登於法度之器以爲飾則公不射。言此等微物君不當親往而射取之射食亦反古之制也。言上文所言皆古人之法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鱉之類器用之資。此皆器用之所資取皁隸之事。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微賤小臣所爲官司之守。官司自有職守非君所及也。人君不當親此小事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隱公不從其諫遂遜辭答之曰我欲按行邊境不專爲觀魚也略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遂往棠地設捕魚之具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諫不聽不欲從遊故託病也書曰公矢魚于棠。矢陳也陳魚而觀之非

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地去魯都甚遠故書法兼譏之

九月考仲子之宮。考成也仲子魯惠公再娶宋國之女桓公之母也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至此廟成而祭之也禮諸侯無二嫡不應立廟故曰宮也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隱公問衆仲以舞者執羽之人數對曰。天子用八。每佾八人六十四人諸侯用六。每佾六人三十六人大夫四。每佾四人一十六人士二。每佾二人共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八風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凉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也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惟天子得盡物數自諸侯以下則降殺公從之。公從衆仲之言而用諸侯之禮於是初獻六羽。於是初獻六羽之舞於仲子之廟始用六佾也。此左氏釋初字之義蓋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魯之宗廟因而用之至是隱公考仲子之宮始從衆仲之言行六羽之獻故春秋書曰初也其後季氏舞八佾于庭以見雖仲子廟用六佾故也

鄭人以王師伐宋。時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人以王師會伐宋鄭得用王師者以莊公尚爲王卿士故也入其郛。入宋之郭門郛音孚以報東門之役。報四年圍鄭東門之怨也役事也

宋人使來告命。宋人遣使告於魯公聞其入郛也。隱公聞鄭兵入宋之郭將救之。將發兵而救之問於使者曰。問宋使師何及。言鄭兵今到於何地對曰未及國。公知師已入郛而故問故使者怒而答曰師尚未及國也公怒。怒使者答之不遜乃止。遂不發兵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君謂

宋殤公也言君遣使來告我使我同憂恤汝社稷之難難去聲今問諸使者曰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然則我不敢與聞其事也遂謝絕之爲七年公伐邾傳

六年甲子晉哀侯元年是歲晉納鄂侯于鄂

鄭伯侵陳鄭莊公也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大獲擄掠大有所得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前年鄭莊公肯請于陳欲與之以講和好陳侯不許五父諫曰陳公子佗字五父親仁善鄰親近仁人而軒睦於鄰國國之寶也君其許鄭君何不許鄭國之請成也陳侯曰宋衛實難陳桓公答云宋衛二大國實可畏難難去聲鄭何能爲若鄭之小國豈能爲我害乎遂不許言遂不許鄭成傳所以見侵之由

君子曰善不可失人之有善當保守而勿使之失惡不可長人之有惡當止

遏而勿使之長其陳桓公之謂乎言陳桓公不許鄭之求成此是惡念發端處長此不悛其禍必大故深排而痛絕之長惡不悛長其惡而不改悛七全反從自及也則貽自及於禍雖欲救之其將能乎言不復可救也商書曰商書盤庚上篇惡之易也言惡之易長也今盤庚篇中無此一句易去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不可向而近之則被焚也鄉去聲其猶可撲滅其尚可得而撲滅乎周任有言曰周賢大夫名任任平聲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絕其根本勿使能殖如此則惡之不長如草之不復生也則善者信矣善惡無兩立之理惡者不長則善者伸也信音申

鄭伯如周鄭莊公始朝桓王也桓王卽位則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也王不禮焉桓王怒其取麥與禾之事不以禮貌待之周桓公言於王曰桓公名黑肩爲王三公者食采於成周之邑也我周之東遷周幽王爲犬戎所害平王始東遷居洛邑晉鄭焉依東遷之初晉文公鄭武公夾輔王室皆賢諸侯而地又最近乃周之所依賴也善鄭以勸來者當時王室微弱諸侯不朝桓王當以禮待鄭以勸後來之諸侯猶懼不蔇猶恐他諸侯不至也蔇巨至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自此鄭因不復來朝矣爲桓公五年鄭伯不朝張本

七年乙丑是歲秦文公卒寧公立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八年丙寅秦寧公元年是歲蔡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忽鄭莊太子卽昭公也去年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至是而親迎也嬀陳姓以嬀氏歸陳鍼子送女陳使大夫鍼子送女鍼其廉反先配而

後祖禮娶婦必先告祖廟而行鄭忽先迎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鍼子見其歸而後告廟故譏之曰此必不能終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何以能生育而有後於鄭乎爲桓十一年昭公出奔張本也

齊人平宋衛于鄭先是宋衛與鄭屢相侵伐至是齊侯與之講和也使來告成三國齊侯遣使來魯國告云三國已和矣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言三國不叶而相圖今齊侯公能爲會以解釋之以鳩其民鳩聚也三國釋憾而不用兵各得生聚其民也君之惠也是齊侯有恩惠於三國也寡君聞命矣衆仲稱隱公曰寡君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君有明德如此寡君敢不順而受之

無駭卒無駭魯大夫也羽父請謚與族羽父公子翬也死而易名曰謚謚其德之美惡

而加之周公制有諡法周禮太師職之族氏也古者同一姓而各分爲族氏公問族於衆仲問何以爲無駭之族氏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天子立有德者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之地而賜爲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也胙之土而命之氏分之以土地因其所封地名爲之族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但以其祖之字爲氏也爲諡因以爲族或使用先人之諡以爲族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世有其官而有功則以其官爲族若晉之士氏中行氏之類邑亦如之或以所封之邑爲族若晉之韓趙魏氏之類公命以字爲展氏公子展魯孝公之子翬無駭之祖也隱公從衆仲之言命以其祖之字爲展氏云

九年丁卯秦桓公元年

北戎侵鄭北方之戎鄭伯禦之鄭莊公患戎師憂其難禦曰彼徒我車莊公言戎用步卒而我用車戰懼其侵軼我也恐兵車不利而爲戎之步卒所侵突也公子突曰突亦莊公子卽厲公也獻策於莊公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敢於試寇無剛則不以退走爲恥故可使之嘗寇而速走也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言先伏兵三處以待戎之逐我覆扶又反戎輕而不整言戎人之性輕易而不整其行列貪而無親志於貪利而不相親勝不相讓惟其貪也故得勝則不相讓而獨先進敗不相救惟其無親也故兵敗則各走而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鄭使勇者嘗寇則戎人必逐之在先者見其有所獲則務在速進而棄其後進而遇覆必速奔獨自先進而前遇伏兵必速迴奔走也後者不救後者見先者敗走必不相救則無繼矣則戎兵無可繼續者矣乃可以逞逞快也言可以快志而解患從之莊公從子突之策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果然戎兵之先者遇伏兵而奔走也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也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逆逐之也聃他廿反衷戎師謂戎兵因於三伏兵之中也衷去聲前後擊之伏兵前後夾擊之也盡殪戎人之前逐鄭兵者盡被殺死殪一計反戎師大奔後者不救皆奔走也

十年戊辰

公會齊侯鄭伯伐宋前書宋公不共王職鄭莊公爲王左卿士會齊魯以王命討之公敗宋師于菅菅地名蓋鄭伯後期而隱公獨戰敗宋師也菅音奸鄭師入郜郜宋邑也鄭兵後至而入之歸于我得郜邑以與魯入防防亦宋邑也鄭兵又入之歸于我鄭以

隱公獨敗宋師故取郜防二邑皆以與魯君子謂鄭公於是乎可謂正矣言莊公處此事合於正理以王命討不庭言宋公不正鄭以王命討之日不庭者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也不食其土旣取二邑不自食而有之以勞王爵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養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畀以二邑歸魯故曰以勞王爵勞去聲正之體也此鄭人所以得正之體也

十一年己巳

滕侯薛侯來朝滕姬姓國文王之後薛任姓國奚仲之後二國皆侯爵來朝於魯爭長二侯爵同故爭爲長薛侯曰我先封言我祖奚仲夏所封也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言我祖爲周卜官之長又同姓也薛庶姓也薛任姓非王族故曰庶姓

也。我不可以後之。言我同姓不可以後於庶姓也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薛侯不直故隱公使羽父獨請於薛侯君與滕君辱在寡人。稱薛君與滕君肯辱臨於寡人之國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度其材而用之者工師也度待洛反賓。有禮。禮行於客主。則擇之。擇其宜而行之者主人也諺語止此周之宗盟。周之同宗先有盟誓之書異姓。為後。皆先載同姓然後及異姓寡人若朝於薛。設若我魯君來例於薛國不敢與諸任齒。言諸任乃薛之同姓我姬姓諸侯不敢與之齒列也愚按周制無朝異姓之國卬長異姓之禮此魯君設言之辭耳君若辱貺寡人。貺賜也謙言薛君來我國是有賜於我寡君也則願以滕君為請。則我願如周之宗盟以滕君為先也薛侯許之。隱公之言遜而有理故薛侯許從之乃長滕侯。

鄭伯將伐許。許姜姓國男爵堯四岳之後也授兵于大宮。鄭祖廟也禮出師則告于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也閼音遏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轅也廟中授車未有馬駕故以手挾輈而走輈張留反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即公孫閼也棘戟也拔之以逐考叔及大逵。大逵路可容車之九軌也弗及。追潁考叔不及子都怒。怒考叔奪其車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三國共伐許至是兵傅於許之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鄭之旗名潁考叔取以先登謂先鄭兵也蝥音謀弧音狐子都自下射之。子都因恨考叔爭車故射之射音食顛。考叔墜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亦鄭大夫也周麾而呼曰。瑕叔盈以旂偏呼而招君登矣。蝥弧鄭伯之旗故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鄭兵見君之旂遂盡

登於城上遂入許。攻城克而入之許莊公奔衛。許君敗而奔衛齊侯以許讓公。三國同克許齊侯以許讓魯使取之公曰。隱公君謂許不共。君謂許國不供其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許君出奔是伏不共之罪雖君有命。雖君以許見讓國寡人弗敢與聞。非而不受與音預乃與鄭人。齊魯既不敢受乃歸于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鄭莊公見齊魯相避亦不敢自取許國故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鄙又使其大夫百里奉之曰。此下莊公戒飭百里之辭天禍許國。言許國之敗天降之禍也鬼神實不逞於許君。鬼神實怒許君而不能已逞其志而假手于我寡人。言許之鬼神借手於我以敗許也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群臣也言我父兄之臣不能共給而億安之其敢

以許自為功乎。況敢以克許為己功乎寡人有弟。弟謂共叔段也不能和協。言我有一弟尚不能和睦而叶比之而使餬其口於四方。乃使我弟寄食於他方謂元年太叔段出奔共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汝百里當奉許叔以撫綏柔順此許國之人民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謂鄭大夫公孫獲也若寡人得沒於地。若我得善終以葬於地下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雖禍許國我死之後天必加禮於許而悔禍焉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猶言豈不也豈不使此許公復奉其社稷之祀乎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許公復國之後若我鄭國有所請求於許如舊昏媾。言許於鄭當如舊日姻戚不可疏外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言許因必能降心以從今日之約也無滋他。

旅。實偪處此。汝當國守其國毋使其他族類處于此地以相偪害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毋使他族與我鄭國爭許國之地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設使他族處此以與我爭則我之子孫將顛覆危亡救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何暇能禋祀許之山川乎精意以享曰禋寡人之使吾子處此。我今使汝百里處此之地不唯許國之爲。不特使汝守許國之社稷爲去聲亦聊以固吾圉也。亦賴汝以固我邊陲使他族不得處此以相偪害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莊公又使公孫獲居許國之西鄙曰。此以下戒公孫獲之辭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而汝也寘安也我死乃亟去之。乃亦汝也言我死不能與許爭汝必遺害當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新邑謂河南新鄭也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於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自東遷之後日見卑弱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子孫故云然夫許大岳之胤也。言許國乃四岳之子孫其後未可量也大音太天而既厭周德矣。蓋王室卑子孫失序是天之既厭周德也吾其能與許爭乎。言我豈能以天之所厭而與四岳之後爭雄長哉此言公孫獲不可久居之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鄭莊公克許而不有之得存亡繼絕之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以之教民人則親戚和睦利後嗣者也。以之守位則澤及乎子孫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言許亂無刑政故鄭伐之服而舍之。既服罪而不取其國度德而處之。度我德之厚薄而處置之量力而行之。量我力之強弱而行之相時而動。相其時之可動而後動焉無累後人。言使公孫獲待我死則亟去之是不爲後人之所累也累去聲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十一年　手

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潁考叔爲子都射死莊公弗能討之乃使軍中詛之于神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言使軍中卒伍出此三物以祀神而詛之也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政者正也所以治民之不正也刑以正邪。刑者侀也所以正邪既無德政。既不能以德而爲政又無威刑。又不能以威而用刑是以及邪。所以羣臣不睦而邪人得以肆其戕殺之毒邪而詛之。不能以刑正邪而徒詛之於神將何益矣。曾何益於死者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鄔劉蔿邘鄭四邑名桓王取鄭四邑之田鄔烏土反蔿羽委反邘音于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盟鄭欑茅二邑名與溫原絺樊向盟州陘隤懷共十有二邑蘇忿生武王時司寇也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十一年　壬

忿生之子孫據十二邑以叛王不能取而與鄭使取之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言桓王必失鄭心恕而行之。推己及人之謂恕德之則也。言恕者德之法則也禮之經也。言恕者禮之經紀也己弗能有言蘇氏叛王十二邑非王所有而以與人。乃使鄭國取之是不能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也人之不至。人謂鄭也不亦宜乎宜乎鄭之不來王也

鄭息有違言。息姬姓國侯爵二國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不伐息而息先伐鄭大敗而還。爲鄭所敗還音旋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楚滅息見莊公十四年傳不度德。鄭莊賢而加之以兵不量力。言息國弱而先起兵不親親。鄭息同姓而伐之不徵辭。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不察有罪。二國相惡而不辨曲直犯五

不韙韙是也五者不是而息皆犯之韙音偉而以伐人乃敢先加兵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羽父請殺桓公隱公有避桓之志未及行也羽父度公欲終據其位故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欲以殺桓公功求為大宰之官大音太公曰為其少故也言為桓公尚少故攝其位吾將授之矣。我將欲以國授之矣使營菟裘菟裘魯邑名隱公使人營其官室菟音徒吾將老焉。我將以國讓桓而終老於菟裘之地羽父懼羽父先請殺桓公懼桓公之聞斯言也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反譖於桓公日隱公將殺汝也何不先弒之下殺上曰弒公之為公子也未立為魯君時與鄭人戰於狐壤鄭地名止焉為鄭人所獲諱之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囚隱公于鄭大夫尹氏家賂尹氏

而禱於其主鍾巫鍾巫尹氏所主之神也既賂尹氏以求釋復禱于其家之神以祈必得也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與尹氏俱逃歸魯而立鍾巫於魯以答神貺也十一月公祭鍾巫公每歲祭此神至此復行斯禮齊於社圃將祭而先齊社圃苑圃之名館於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發遣其私人為賊入寪氏之家而弒公立桓公而討寪氏、欲以弒君之罪嫁寪氏也有死者復不能正法以誅之但置寪氏之人於死而已不書葬不成喪也。若甏應書葬此不書葬者蓋弒之際隱不正終桓不正始喪禮有缺故不成喪而不書葬亦所以罪桓也○隱按春秋隱十年伐宋之役翬不待公命而帥師往會書法已罪其專而側其氏卒成桓公弒君之惡者仰翬也隱公平時不知其臣之不良使之操兵權而專國政至于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則翬之心事已大可見矣猶不知斯而坦然自若其及於難不亦宜乎是

以人臣謹無將之誅而履霜堅冰之漸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戒也

左傳統箋卷之二

桓公名軌史記名允又一名兀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弒兄自立在位十有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桓王九年元年、庚午陳桓公三十四年杞惠公二十二年宋殤公九年齊僖公二十年秦寧公五年晉哀侯七年楚武王三十年衛宣公八年蔡桓侯四年鄭莊公三十三年

二年、辛未宋莊公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華父督宋大宰也戴公之孫孔父嘉宋司馬也孔子六世祖初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至是殺之而取其妻焉公怒、宋殤公怒督懼、督懼公殺之遂弒殤公○督弒之召莊公于鄭而立之莊公名馮穆公子也

隱公三年出居于鄭至是華督自鄭召而立之以親鄭欲假此以親睦鄭國以郜大鼎賂公○郜姬姓國文王之後大鼎郜國所造也華督用之以賂魯桓公齊陳鄭皆有賂華督弒其君恐諸侯之討已故親鄭而賂四國也故遂相宋公諸侯不討而莊公德其立已故用之以為相夏取郜大鼎于宋、魯桓公取所賂之鼎納于大廟以鼎納于魯之大廟大音太非禮也○受弒逆者之賂器而汙廢宗廟非禮之甚也臧哀伯諫曰、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君人者謂為人之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益彰顯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逆命者止絕也人君當以此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如此猶恐失墜國家也故昭令德、此下言昭德之事令善也以示子孫○以為後嗣之法式是以清廟茅屋、廟宗廟也清者肅然清靜之意也茅屋以茅飾屋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之車也越席結草為席也置于玉路之中以為茵者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也不致不和五味也粢食不鑿、粢食粢盛之黍稷也不鑿不精也粢五斗舂米二十四升為精鑿食音嗣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衣九章冕冠也黻蔽膝也為兩己相背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裳下衣也幅今之行縢謂幅束其脛自足至膝也舄複履也衡紞紘綖、衡所以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者此四者冠之飾也昭其度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佩刀之制其上飾曰鞞下飾曰鞛率音律鞞補頂反鞛布孔反鞶厲游纓、鞶大帶也厲大帶之垂者也游旌旗之旒也纓馬飾在馬膺前游旒同昭其數也○火龍黼黻、火火龍上衣之飾也黼黻下裳之飾也黼象斧之形也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所以比象天地四方昭其物也○錫鸞和鈴、四者皆鈴之類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則有聲錫音揚昭其聲也○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旌旗昭其明也○夫德總上文昭德之事而言之儉而有度、儉謂昭其儉也有度謂昭其尊卑之制度也登降有數、謂昭其數也尊者登其數卑者降其數也文物以紀之、謂昭其文昭其物所以紀綱此德也聲明以發之、謂昭其聲昭其明所以發揚此德也以臨照百官、如此昭德臨照百官而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而不敢變易國家之紀綱法律今滅德立違、此下言桓公受賂之事謂桓公不昭其德而滅其德不塞其違而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君既受賂而百官從而象之其又何誅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不可得而誅責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邪百官之回邪也官之失德、百官之所

以失德而回邪者寵賂章也蓋由人君受賂而事迹彰著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其寵賂之彰著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禹之所鑄三代以爲寶也武王克商而遷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武王應天順人克商遷鼎而義士如伯夷之屬猶非毀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何況受違亂人之賂器而昭著于太廟以明示百官其若之何其何以臨照百官乎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周內史之官聞哀伯之諫而美之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臧孫達即哀伯也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桓公雖滅德立違而哀伯以昭德諫之眷眷不忘其忠如此宜其有後於魯也○東萊曰桓公視爲弒逆而不懼豈懼取亂人之一鼎予羽父爲桓公畫弒逆之謀哀伯爲桓公畫守成之策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于羽父之下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晉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唐叔虞武王之子也條晉地名太子文侯也當戰于條之時而生太子命之曰仇命太子之名曰仇取戰于條相仇怨之義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弟文侯之弟也周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而晉穆侯又生子命之曰成師師衆也命名曰成師者取戰于千畝能成其衆之義師服曰師服晉大夫異哉君之名子也言穆侯命二子名乖異而不可曉夫名以制義夫命子之名必因其字而取其義義以出禮禮有節文而義能裁制事物故義所以出禮禮以體政政者正也而禮者天下之正位也故禮所以體政政以正民已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政所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所以政成于上而民聽于下者出其先於正名也易則生亂反易是道必生禍亂嘉耦曰妃耦匹也嘉善才耦則名曰妃怨耦曰仇怨惡

之耦則名曰仇古之命也古人曾有此言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晉亂之端兆於此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而命名如此師服因知成師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而兄之子孫必衰替也惠之二十四年魯惠公晉始亂其年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而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桓叔即成師也昭侯危不自安乃封桓叔成師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之傅相也欒賓之後遂爲晉欒氏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根本貴乎強大枝葉貴乎弱小是以能固以大制小故能安固故天子建國天子建諸侯之國則王國爲大侯國爲小諸侯立家諸侯立卿大夫之家則侯國爲大而家爲小卿置側室卿立庶子之長以爲側室之官則卿爲大而側室爲小大夫有貳宗大夫立大宗之宗子

以爲貳宗之官則大夫爲大而貳宗爲小士有隸子弟士以其子弟爲僕隸則士爲大而僕隸爲小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庶人爲農者工治器者商通貨物者三者無尊卑但以親疏爲分別也皆有等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級以相統屬衰殺也衰初危反是以民服事其上上下辨則民志定故民皆盡心力以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居下位者不敢覬望上位覬音冀覦音俞今晉甸侯也今晉乃甸服之侯國也甸服在侯服外而建國乃割曲沃以封成師本既弱矣甸服之國本自小弱更割曲沃愈見其弱也其能久乎言必爲曲沃所滅也○今按晉文侯卒子昭侯立始封桓叔成師於曲沃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是爲孝侯魯惠公四十五年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弒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弟是爲鄂侯隱公五年莊伯逐鄂侯而立其子哀侯桓公三年曲沃莊伯之子武公弒哀侯晉立其子小子侯桓公八年曲

沃武公弑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于周僖王僖王命武公爲晉侯然則師服之言驗矣

三年、壬申晉小子侯元年是歲曲沃弑哀侯小子侯立

五年、甲戌是歲陳桓公卒其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王奪鄭伯政、隱公三年周人將畀虢公政八年虢公作卿士于周至是桓王盡以政與虢不使莊公復知王政鄭伯不朝。莊公憤恨不復朝王王以諸侯伐鄭。王以蔡衛陳三國之兵伐鄭鄭伯禦之。周衰君弱臣強故莊公敢抗王師也王爲中軍。分三軍而王師其中軍也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林父王之卿士二國之兵屬于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名陳國之兵屬左軍○以上敘王師以

下敘鄭師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陣也左結方陣以敵王右軍爲右拒以當陳人右亦結方陣以敵王左軍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言陳國政亂民志不一無心公戰也若先犯之必奔陳人既莫肯鬬若先犯之彼必敗北也王卒顧之必亂中軍以左右二軍之勝負爲勇怯王卒顧見陳人之奔不能堅壁而潰散矣蔡衛不枝固將先奔王卒既亂二國之師亦將喪氣豈能枝持又先奔北矣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左右二軍皆敗乃聚兵而攻王之中軍可以成功矣言盡敗王師也從之鄭伯從子元之策曼伯爲右拒即檀伯祭仲足爲左拒二人各將一軍祭仲字足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原繁高渠彌皆鄭大夫二人同奉鄭伯之令而佐中軍爲魚麗之陳。魚麗陣名其法見下麗平聲陳去聲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步卒五人爲伍盖以車當前以伍次之伍承彌縫。謂以伍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此即魚麗陣法也戰于繻葛、繻葛鄭地名繻音須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曰旃蓋大將之麾也鄭先令二拒之人日見大將之麾動乃鼓以進軍蔡衛陳皆奔王之左右軍不能敵鄭而皆奔北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三國既奔而鄭師萃于王卒故大敗果如子元之策祝聃射王祝聃鄭大夫聃他甘反中肩、射王中肩無君之甚也中去聲王亦能軍、言王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欲追王也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不欲多出凡人之上況敢陵天子乎。況桓王爲天子而敢陵犯之乎苟自救也、言不得已而禦王志在苟免以自救其國也社稷無隕多矣。不隕唯其社稷其爲幸已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

王、以王親蒞三軍而勞之也勞去聲且問左右。○兼問王之左右之安否○啓齋朱氏曰莊公以不朝見討不知服罪請命而敢抗王師至于射王中肩其無君不道甚不臣矣杜注乃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毋乃未之思歟○愚按左氏深知兵法其言戰陣之事窮極工巧咸中機宜自古韜鈐之書無及此者故昔之名將往往好之歷觀傳所具載後世用兵之畧不能出其範圍矣子元之謀蓋其一也雖事上之道則悖而兵謀則藏我欲以左氏韜策告天下之學爲兵者故發諸篇端以該全傳云

六年、乙亥陳厲公佗元年是歲蔡人殺陳佗太子免之弟躍立亦爲厲公

楚武王侵隨、楚蠻荆之國芈姓子爵始封之君熊繹傳至熊通始僭稱王武其謚也隨姬姓國侯爵也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求成求與之平也薳于委反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名楚軍於此以待隨之報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侯寵愛之大夫也董成如涖

盟也謂兩君不相見而使人往臨之鬬伯比言於楚子曰鬬伯比亦楚大夫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漢水名伯比言我楚國所以不得志於漢東之諸侯者我則使然蓋我楚國自失策也我張吾三軍我楚方且張吾三軍之威而被吾甲兵使三軍之人皆被其堅甲與其利兵以武臨之以威武而臨漢東之諸侯彼則懼而協以謀我諸侯見我楚威武之可懼則相與協力而謀我故難間也所以難于離間其心也楚國失策正坐此患間去聲漢東之國隨為大此下乃伯比為楚畫策言漢東諸侯之國惟隨國為獨大隨張若能使隨君心自後大必棄小國隨必弃絕小國而不協以謀我小國離小國離心則隨之勢孤楚之利也隨勢孤而無援是楚國之利也少師侈隨之少師素自侈大請羸師以張之欲使楚子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卒使少師見之忽楚而愈自侈大熊率

且比曰且比亦楚大夫也率音律且子余反季梁在季梁隨之賢臣言必能諫其君何益楚雖羸師無補於事鬬伯比曰以為後圖言今雖未得志而後必隨吾計也少師得其君謂季梁雖能忠諫不過一見從耳不若少師有寵於君後來其計必行也王毀軍而納少師楚子從伯比之計乃藏精兵而後納少師少師歸少師入楚軍而反於隨請追楚師少師不知楚計謂楚兵真羸弱故請追之隨侯將許之信少師之言季梁止之季梁果諫止隨侯令勿追楚師曰天方授楚言楚勢方盛乃天授之楚之羸楚所以示弱者其誘我也蓋藏其精兵而計以誘我也君何急焉言當緩以圖之何必急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我聞小國所以能抗大國者小道大淫必小國有道而大國淫僻如是乃可與敵也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忠於民則民載之信

於神則神福之乃所謂道上思利民忠也為君而盡已之心思以利民乃所謂忠祝史正辭信也祝史之官皆其言辭而不欺誑鬼神乃所謂信今民餒而君逞欲今民皆饑餒而君縱其情欲是無利民之忠也祝史矯舉以祭祝史詐稱功德以告於鬼神是無正辭之信也臣不知其可也如此則是吾國無道而楚亦未為淫僻未見其可敵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牲牛羊豕也牷純色也腯亦肥也牷音全腯徒忽反粢盛豐備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豐厚也備具也盛音成下同何則不信隨侯言我之事神如此何可謂之不信也對曰夫民神之主也季梁言鬼神依人而行故民為神之主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所以古之聖王先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力於事神也故奉牲以告曰故祝史奉牲以告神云博碩肥腯言其牲廣大而肥充謂民力之普存

也言告神以博碩肥腯者蓋緣民力之普徧安存所以能如此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惟民力普存故能養育以時所以六畜碩大蕃多滋息也謂其不疾瘯蠡也惟民力普存故所養之飲食以理搔刷以法而無疾病疥癬也瘯七木反蠡力果反謂其備腯咸有也惟民力普存人皆逸樂故種植養畜舉牲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祝史又奉粢盛以告神云潔粢豐盛言黍稷之潔淨而豐厚也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言告神以潔粢豐盛者蓋緣春夏秋三時其政不害於農使盡力耕耘故民心和而年穀豐也奉酒醴以告曰祝史又奉酒醴以告神云嘉栗旨酒言美味之酒嘉善而將之以敬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言告神以嘉栗旨酒者蓋緣上之羣臣下之庶民皆有嘉善之德而無違上之心也所謂馨香總上三者而言犧牲粢盛酒醴所以言馨香者無讒

慝也。非酒食之馨香乃民德無讒諛邪惡故也故務其三時、此言成民之事也春夏
秋之三時而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教而使民有常心親其
九族、親其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九族而使家道可和以致其禋祀、然後致力於神而竭
精意以享之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惟忠於民而民和故信於神而神降之福
故動則有成。祭則受福而戰則克也今民各有心、今隨國之民各懷異心而不和
而鬼神乏主、民爲神之主民心不和是鬼神無主也君雖獨豐、君之事神雖獨豐厚
其何福之有、神將吐之必不降福也君姑修政、君宜且修政事先以成民爲務而
親兄弟之國、而親睦漢東諸姬姓之國庶免於難。庶幾可免於楚國之禍難隨侯
懼而修政、隨侯聞季梁之言始畏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姑與爲成俟其釁而後伐之爲

左傳統箋　卷之二　桓公六年　九

八年楚伐隨張本〇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于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北戎伐齊、北戎卽隱九年侵鄭者鄭太子忽帥師救齊、齊僖公求救于鄭
莊公使子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北戎爲鄭忽所敗公之未昏于齊也、魯桓
公三年娶齊女文姜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文姜未嫁魯桓公之前齊僖公
欲以嫁鄭忽也妻去聲太子忽辭、不肯娶文姜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耦、耦匹也齊大非吾耦也。言鄭國小不可與齊大國爲耦詩云、詩大雅文王篇
自求多福、言順理則自然獲福在我而已、求福由己不由人也大國何爲。何必
倚大國以爲重乎君子曰、善自爲謀。君子論鄭忽能自爲身謀而不爲國計及其
敗戎師也、至此年鄭忽救齊而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時文姜已嫁魯桓齊侯復

請以他女妻之固辭。又不肯娶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言往日不曾有
功於齊吾猶不敢。我向不敢娶齊之女今以君命奔齊之急、今奉吾君之命
以救齊之急難而受室以歸、乃因此而娶妻以歸是以師昏也、是因用兵而昏娶以
爲己利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也　彙纂朱氏曰詩鄭國風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
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又按左氏曰善自爲謀其載祭仲之言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
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與詩序之言實相表裏然此皆以成敗論是非也惟東萊呂氏云忽得之于辭昏而失
之于微弱使其不辭而娶文姜則拉殺之禍不在魯而在鄭誠哉是言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魯桓公生子名同卽莊公也以太子生之禮擧之、
初生未定其爲太子卽以太子生之禮擧之重適也禮在下文接以大牢、以大牢爲禮接夫人卜

左傳統箋　卷之二　桓公六年　十

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爲乳
母所謂食之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于阼階西鄉世
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宗婦同宗之世婦也公問名於申繻。公欲命子之名問於大夫
申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
爲信、若公子友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因命名爲友也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
能昌盛周國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也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丘而字
仲尼也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而人有饋鯉者因命名曰鯉而字伯魚也取於父爲
類。若今子同生與父同日之類不以國、國君之子不以本國之號爲名不以官、不以本國
官職之號爲名不以山川、不以本國山川之名爲名不以隱疾、不以隱痛疾患之字爲名

避不祥也不以畜牲、不以六畜之名爲名不以器幣。不以祭器玉帛之類爲名周人以諱事神、自殷以上未有諱法周人尊神故事宗廟則諱祖宗之名名終將諱之。既有諱法則命名之後終將諱之而不敢道也故以國則廢名、以國爲名則終諱其國之號是廢其國名也以官則廢職、以官爲名則終諱此官之號是諱其官職也以山川則廢主、以山川爲名則必改其山川之號是廢其主名也以畜牲則廢祀、以六畜爲名則不敢用此牲以祭是廢祀禮也以器幣則廢禮。以器幣爲名則不敢用此器幣以行禮是廢其禮也晉以僖侯廢司徒、此引實事以證之晉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之官而改名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之官而改名司城二者所謂以官則廢職也先君獻武廢二山、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故更以鄉名具敖二山此所謂以山則廢主者是也是

以大物不可以命。所以凡國家之大物皆不可用以命子之名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物類也桓公言此子之生與我同日命之曰同。遂命名曰同蓋用取於父爲類法也

七年丙子 陳厲公躍元年是歲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史記在去年

八年丁丑 晉侯緡元年曲沃武公滅晉其冬王命號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史記以六年爲晉侯緡元年又秦寧公卒出公立

隨少師有寵、此事在六年隨少師有寵于隨侯楚鬭伯比曰、可矣。伯比前年謂少師得其君以爲後圖者今則可圖矣讐有釁、讐謂隨也少師得寵是我釁隙也不可失也。不可失此機會楚子伐隨、楚武王從其言而伐隨軍於漢淮之間。軍於漢水之北淮水之南季梁請下之。季梁請隨侯服罪而求和弗許而後戰、楚子不許從和然後與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下之則楚師怠弗許則我師怒彼怠我怒則可戰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少師則請速與楚戰不然、將失楚師。恐失楚師而不及與戰也隨侯禦之、隨侯果不從季梁而從少師望楚師。遥望之季梁曰、楚人上左、季梁言楚國之法以左爲貴蓋翟之俗如此若左衽之類是也君必左。言楚軍必在左軍則左軍皆精兵也無與王遇、不可攻其精兵且攻其右。且先攻其右軍右無良焉、右軍王不在必無精兵必敗。右軍必敗偏敗、左右二軍而敗其右衆乃攜矣。右軍若敗則左軍不攻而自潰散矣少師曰、不當王、少師又謂若攻右軍是不當楚王也非敵也。如此則是不敢與楚敵也不從、又不從季梁而從少師戰于速杞、速杞隨地名隨師

敗績、大崩曰敗績隨侯逸、隨侯脫身而走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鬭丹楚大夫也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隨侯寵少師故以爲右隨侯敗走故戎車與少師爲楚所獲也隨及楚平、旣敗而服楚請和也楚子將不許。楚子意欲滅隨故將不許其平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伯比言隨有少師如人之有疾病今見獲而死是天去其疾也隨未可克也。前言讐有釁不可失故今言天去其疾而未可克也乃盟而還。盟謂歃血以誓於神二國旣平故爲盟而還

九年戊寅 秦出公元年

曹大子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世子姑射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待之以上卿之禮享曹大子、初獻、樂奏

而歎施父曰 施父魯大夫 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燕樂之時非歎息之所明年曹伯終生卒

十年 己卯

初虞叔有玉 虞姬姓國公爵周大王之子仲雍之後也虞叔虞公之弟也 虞公求旃 旃之也虞公求虞叔之玉 弗獻 虞叔弗與 既而悔之曰 虞叔悔不獻玉 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 匹夫單獨之人也與匹猶對言故以匹耦爲稱 懷璧其罪 言匹夫何嘗有罪蓋由人利其璧以害其身則是懷璧所以爲罪也 吾焉用此 虞叔謂我安用此玉 其以賈害也 言適所以買買患害也賈音古 乃獻之 乃獻玉於虞公 又求其寶劍 虞叔有寶劍虞公又求之 叔曰是無厭也 虞叔言公所求不已是無厭足之心 無厭將及我

心既無厭必將殺我 遂伐虞公 乃以兵伐虞公 故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東萊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遂君共音恭

十一年 庚辰是歲鄭莊公卒祭仲立公子忽是爲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公子突歸而立之是爲厲公昭公奔衛

楚屈瑕將盟貳軫 屈瑕楚大夫貳軫二國名屈居勿反 鄖人軍于蒲騷 鄖國名蒲騷鄖之邑也鄖國出兵於蒲騷之邑鄖音云騷音消 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 隨絞州蓼四國名鄖兵將合四國同伐屈瑕之兵 莫敖患之 莫敖楚官名時屈瑕爲莫敖之官以五國之兵爲患 鬭廉曰 鬭廉亦楚大夫 鄖人軍其郊 鬭廉謂鄖人在蒲騷乃是鄖國之郊 必不誡 恃其近城必不爲備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時曹人約四國同伐楚兵故日日虞

虞其來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 郢楚地名鬭廉使屈瑕戒兵於楚郊之郢以遏絕四國兵使不得來郢以井反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 鬭廉自統精兵乘夜以伐鄖師 有虞心 鄖人方虞四國必來虞 而恃其城 又在郊內恃其近城 莫有鬭志 鄖兵必無意於戰鬭 若敗鄖師 鄖師既爲楚所敗 四邑必離 四國聞鄖師之敗必不復來矣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屈瑕疑楚兵少又欲請於王以益其兵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鬭廉謂兵之所以勝者在于軍心之和不在人數之多 商周之不敵 武王戊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伐紂紂師其旅若林武王兵少而勝紂兵多而敗 君之所聞也 商紂周武勝敗之事乃屈瑕之所素知也 成軍以出 言我楚兵既成一軍以出 又何濟焉 何必請於王以求益兵也 莫敖曰卜之 屈瑕未信更欲卜其吉凶 對曰卜以決疑 鬭廉

言有可疑之事卜於神以決之 不疑何卜 今日之事無可疑者何卜之有 遂敗鄖師於蒲騷 從鬭廉之言鄖人果爲楚兵所敗 卒盟而還 楚卒與貳軫二國爲盟而還

十二年 辛巳鄭昭公元年時出奔衛是歲陳厲公卒弟林立是爲莊公衛宣公卒子朔立是爲惠公

楚伐絞 楚伐絞國以治鄖人之黨 軍其南門 陳兵于絞國之南門 莫敖屈瑕曰 屈瑕爲楚莫敖之官 絞小而輕 絞國小而輕敵 輕則寡謀 惟其輕敵必無計謀 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 行軍之法別有徒役以供採樵之役必使正軍扞衛以往今屈瑕欲誘絞人故請縱役徒入山采樵而不使人扞之扞音汗 從之 楚因從屈瑕之謀 絞人獲三十人 楚之役徒采樵者爲絞人所獲也 明日絞人爭出 絞人既獲楚人遂輕楚師而爭出 驅楚役徒於山中 楚之入山采樵者無人扞衛故絞人爭出而驅逐之 楚人坐其

北門 楚人用兵守絞之北門以斷其後 而覆諸山下 別設伏兵於所采樵之山下 大敗之。絞人爭出驅山中之役徒而不知山下有伏兵故爲所敗 爲城下之盟而還。城下之盟諸侯所深恥故以辱之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 彭水名近羅國東北入于漢分偏師涉水以分伐絞 彭 羅人欲伐之 羅熊姓之國因楚兵臨境思逐利伐之也 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伯嘉羅大夫諜何也欲伐而不敢輕伐故使伯嘉伺察楚軍三巡徧數乃熟知其多寡强弱也爲下文楚伐羅張本

十三年 壬午 陳莊公 衛惠公元年

楚屈瑕伐羅。去年楚伐絞羅國人欲伐楚師故今伐之 鬬伯比送之。送屈瑕 還。既送而反 謂其御曰 私謂其御馬者云 莫敖必敗。言屈瑕此行必爲羅人所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觀其足而知其心之不堅固也蓋屈瑕恃其伐絞之功故如此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伯比入見楚武王雖言屈瑕必敗故以益兵諷諫之 楚子辭焉。楚王不知其意故謝絕之 入告夫人鄧曼。楚王之夫人乃鄧國曼姓之女也王以伯比之言入而告之 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夫人言伯比之意不在于益兵也 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言伯比欲楚王慰撫小民士卒以恩信也 訓諸司以德。欲訓諸偏裨之將而率之以令德 而威莫敖以刑也。獨以刑威加之屈瑕之畏懼不敢輕敵也 使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所以然者緣屈瑕敗鄖人于蒲騷遂習慣而恃勝以爲常也東萊云屈瑕之敗在絞而不在蒲騷 將自用也。將自用其計不信人言 必小羅。必以羅國爲小而忽之 君若不鎮撫。君若不以刑罰鎮之以言辭撫之 其不設備乎。則屈瑕必不設備以

取敗也 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伯比之意蓋欲楚王教訓士卒而好以言辭鎮撫之 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召軍之諸司勸勉之以令德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告屈瑕以上天之意不少假借於慢易輕敵之人使之知所敬懼也易去聲 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伯比已知楚兵盡行又何以有濟師之請也 楚子使賴人追之。賴國名楚王問鄧曼之言乃以賴國人往追屈瑕 不及。其去已遠故追不及 莫敖使徇于師曰 屈瑕使人宣令于楚兵 諫者有刑。言敢以伐羅事諫衣者將加以刑 及鄖 屈瑕兵至鄖水鄖音假 亂次以濟。兵度鄖水亂其行列 遂無次。因是遂不紊其行列 且不設備。又不設伏兵以爲之備 及羅 兵至羅國 羅與盧戎兩軍之。羅兵與南蠻盧戎夾攻屈瑕 大敗之。屈瑕之兵大敗 莫敖縊于荒谷。大敗自斷且懼罪而縊也荒谷楚地名愚按勝軍無他道一言以蔽之曰師克在和敗軍無他道一言以蔽之曰兵驕者敗屈瑕之喪師千古爲殷鑒之前轍也夫

十四年 癸未是歲齊僖公卒子諸兒立是爲襄公又秦弒出公立其兄武公

十五年 甲申 齊襄公同秦武公元年是歲周桓王崩子佗立是爲莊王

祭仲專。鄭祭仲爲宋人所執逐昭公而納厲公遂專鄭政 鄭伯患之。厲公患祭仲之專政 使其壻雍糾殺之。使祭仲之女壻雍糾殺祭仲也 雍姬知之。雍姬祭仲之女雍糾之妻也知其夫將殺祭仲 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雍姬欲告則殺夫不告則殺父故問二者誰親 其母曰人盡夫也。母答言凡人皆可嫁之爲夫 父一而已。生我者惟有一父而已 胡可比也。言夫之親不若父之親也 遂告祭仲曰 雍姬以其事告于父

雍氏（即其夫也外之之辭）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告於父也）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戒也）

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以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使雍糾畢知此二語必不令雍姬知之）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來魯國也）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臨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十六年（乙酉是歲冬城向 向魯邑名）

冬城向，書時也。（城修築也時謂合於農隙之時）

左傳統箋 卷之十八 桓公十五年 三十五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下淫上曰烝）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言明正順為急子娶婦也）公取之。（宣可再子）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正義曰左右二公子蓋宣公之兄弟少而愛故不害衛）夷姜縊（失寵而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指急子於宣公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明是救生無其不從何也）不可，（急子不欲行也）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以先行欲代兄死）盜殺之。（盜見旌旐誤以為急子遂殺之）急子至（急子後至盜所）曰：我之求也，（請盜曰君欲使汝殺我也）此何罪？（壽子何罪而枉被殺）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子乘舟詩序所謂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者即此也）二公子故怨惠公。（急壽二子付託於二公子今皆為宣姜惠公讒賊而置之死也故怨之）立公子黔牟。（前十二年惠公已立是歲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黔其廉反）惠公奔齊。（史記在去年至莊公六年乃復國）

十七年（丙戌是歲蔡桓侯卒哀侯獻舞立鄭高渠彌弑昭公立公子亹）

十八年（丁亥蔡哀侯鄭子儀元年是歲齊人殺鄭子亹及高渠彌而立子儀是為鄭子）

公將有行，（桓公將議出行）遂與姜氏如齊。（將因出行而同夫人姜氏偕往齊國中）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申繻諫公言女當安于夫之家男當安於妻之室）無相瀆也，（違此則男女相瀆亂）謂之有禮。（不相瀆則為禮）易此必敗。（反易此禮而同出行必有禍亂之敗）

左傳統箋 卷之二 桓公十八年 末

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名齊地）遂及文姜如齊。（不從申繻之諫）齊侯通焉。（齊襄公文姜之兄也而與私通此南山詩序所謂鳥獸之行淫乎其妹者也）公謫之，以告。（桓公知之而責文姜文姜被責而告齊侯）夏享公，（齊襄公為燕享之禮以待桓公）使公子彭生乘公，（享禮既畢桓公登車齊侯使彭生與公同乘）公薨于車。（彭生多力齊侯使之拉桓公之脅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不敢安于國）來修舊好，（所以至齊國而講舊日和好）禮成而不反，（享禮既畢而死于車）無所歸咎，（不知公死之由無所訴罪）惡於諸侯。（魯國恥辱之惡聞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言因彭生與公同車而致公死請殺彭生而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

生○從祭之請也爲莊公八年齊侯見豕張本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周公即周桓公也名黑肩王子克莊王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周大夫辛伯知之以其事告于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與莊王同謀而殺之王子克奔燕○王子克與周公同惡故出奔燕國初子儀有寵於桓王、子儀即王子克桓王之少子也故寵愛之桓王屬諸周公○桓王以子儀付託周公使輔翼之辛伯諫曰、諫周公並后○妾得寵而如后匹嫡○庶子得寵而如嫡子兩政○臣擅國政而如二君耦國○大都勢強而如二國亂之本也○四者有一皆致亂之根本周公弗從、王子克匹嫡而周公輔之不從辛伯之諫故及○所以至是而及於難爲王所殺也

左傳統箋卷之三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在位三十有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莊王四年 元年 戊子陳莊公七年杞惠公三十一年宋莊公十八年齊襄公五年秦武公五年晉侯緡十二年史記作十四年楚武王四十八年衛惠公七年時出奔在齊蔡哀侯二年鄭子儀二年是歲陳莊公卒其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二年 己丑陳宣公元年是歲宋莊公卒子捷立是爲閔公

三年 庚寅宋閔公元年

四年 辛卯

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荊亦楚也楚先小國雖時出師未自爲

法至是始創陳兵之法而名之曰荊尸使後人遵行之方言曰戟謂之孑取名于戟孑也上有刺刃下有鉤刃是擧刺之兵是時楚師始參用戟爲陳故曰授師孑焉將齊、授兵于廟故先齊戒齊側皆反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齊者其心湛然純一武王將齊而心忽動散故驚而入告夫人鄧曼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夫人知武王必死盈而蕩○人生則心氣盛故將死而蕩天之道也○天道盈虛與時消息人亦如之先君其知之矣○言楚宗廟之先君皆知王之祿盡矣故臨武事、謂伐隨也而蕩王心焉○將齊而心蕩故知先君使之然也若師徒無虧、若楚師不爲敵人所敗王薨於行、死于道國之福也○不死于戰是爲國之福也王遂行、帥師而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名也果如鄧曼之言是歲楚武王之子熊貲立是爲文王

五年 壬辰楚文王元年
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 令尹莫敖皆楚官名鬬祈屈重皆人名也時秘王喪故爲奇兵更開徑道梁橋也溠水名作橋于溠水之上立營屯軍以臨隨也
隨人懼行成 不意兵之猝至懼而請降也
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 屈重僞楚王命入隨因而與隨侯盟
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 莫敖又請隨侯爲會禮于漢水之外會畢然後班師還楚也
濟漢而後發喪 師在敵國莫有他變故秘其喪濟漢則楚國矣無復他虞 愚按古來秘不發喪之事始見于此此實以行師在外防患而行權後世斯高之徒且以之奸人國矣
六年 癸巳是歲衞惠公復國逐公子黔牟史記在明年
楚文王伐申 申姜姓國 過鄧 鄧曼姓國 鄧祁侯曰吾甥也 楚文王是夫人鄧曼之子故鄧侯曰吾甥也

止而享之 留楚王而享食之
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三人皆鄧之甥仕於舅氏之國請鄧侯殺楚文王也騅朱推反
鄧侯弗許 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 三甥知楚王必滅鄧
若不早圖 不及早發之
後君噬臍 後來君必悔之如以口嚙臍不可及也
其及圖之乎 言當其可及之時而圖之
圖之此爲時矣 言其時楚王正在其國可殺之也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鄧侯謂以甥而殺其甥將爲人所賤不肯食吾之餘食也
對曰若不從三臣 三甥之言
抑社稷實不血食 則鄧國必爲楚所滅雖社稷之神亦無享祀矣
而君焉取餘 君安得有餘食以與人乎
不從 不聽三甥之言
還年楚子伐鄧 伐申還之年還音旋
十六年 至魯莊公十六年
楚復伐鄧滅之 果如三甥之言 昇齋朱氏曰三甥之謀亦愚矣不能使鄧侯自强其國而徒使爲戕賊之謀縱使楚文王可得而殺安知後來無滅鄧者耶

八年 乙未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也襄公使之守葵丘之地稱尺證反
瓜時而往 瓜熟之時而使之往
曰及瓜而代 襄公與之約曰俟明年瓜熟使人代汝
朞戍 二人出戍已滿一朞朞音基
公問不至 襄公無代戍之命
請代弗許 故謀作亂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同母弟也
生公孫無知 有寵於僖公 齊僖公之姪名無知僖公甚寵愛其姪
衣服禮秩如適 待之一如親子適丁歷反
襄公絀之 襄公妒無知爲父所寵及即位乃削其恩例絀音黜
二人因之以作亂 連稱管至父乃奉無知以作亂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 雖在齊宮

而不爲襄公所愛
使間公 使連稱之妹伺公間隙
曰捷吾以女爲夫人 無知謂此女曰其事克捷則我爲齊君而立汝爲夫人也
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 襄公田遊姑棼之地棼音焚
遂田于貝丘 因而田獵于貝丘之地
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 公之從者見之皆以爲公子彭生蓋魯桓十八年襄公殺彭生也
公怒 襄公聞從者言而怒
曰彭生敢見 言彭生爲鬼敢見形以示我
射之 遂發矢而射之
豕人立而啼 公懼 見怪而懼
隊于車 驚墜車下
傷足喪屨 因墜車而損足且失其屨喪去聲
反 歸齊因
誅屨于徒人費 誅責也徒人徒役之人其名曰費
弗得 公自失屨而乃責于費故無從可得也
鞭之見血 怒其徒人費故痛鞭之
走出 費被鞭而走出
遇賊于門 則諸人作亂者已在門外矣
劫而束之 羣賊劫徒人費將加束縛
費曰

我奚御哉費言我不爲君而禦汝曹也御音禦袒而示之背乃肉袒而示賊以鞭背之創信之賊遂信其不相禦也費請先入費乃詐欲助賊請先入爲計伏公而出鬭費先入乃藏襄公于戶後然後出而鬭賊死于門中爲賊所殺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紛如齊小臣亦鬭死遂入賊遂突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爲賊所殺曰非君也賊言居牀者非襄公也不類言面貌不似公見公之足于戶下公立戶後露其足爲賊所見遂弒之而立無知賊立公孫無知以爲齊侯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叔牙公子小白之傅也君使民慢政令無常故民慢之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小白僖公庶子卽齊桓公也莒姜姓國于丹叔牙知齊將亂故奉小白以奔莒至是無知作亂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夷吾卽管仲也與召忽同爲子糾之傅子糾亦僖公庶子也二人奉之以奔于魯

九年丙申齊桓公元年

雍廩殺無知先是無知虐于雍廩故爲其所殺也公伐齊魯莊公伐齊納子糾去年管召奉子糾來奔故魯欲納子糾以爲齊君也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也先是鮑叔牙奉之以奔莒至是自莒先入于齊故于糾不克而納也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乾時齊地時水名旱則水涸故曰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至于大敗公喪戎路兵車也傳乘而歸乘他車而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公之旗避于下道示公尚在誤齊師使不追也是以皆止二子皆爲齊人所獲鮑叔帥師來言曰鮑叔牙帥齊師來謂魯國曰子糾親也言子糾是齊桓公之庶兄請君討之以兄弟之故不欲自殺請魯君爲我殺之管召讎也管仲召忽奉公子以伐齊且射中桓公則我之讎也請受而甘心焉請魯以二人與我我將快意而數殺之蓋鮑叔欲生得管仲故托辭以欺魯也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名魯爲齊兵所逼遂殺子糾于生竇之地召忽死之召忽子糾之傅故殉其主而死管仲請囚管仲有輔佐桓公之志故不死而請囚鮑叔受之鮑叔亦有用管仲之意故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名鮑叔必至齊地而後解其縛者蓋不如是則恐復爲魯所奪也稅音脫歸而以告曰鮑叔歸至齊國而以告于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之上卿也言管仲政事之才過于高傒使相可也爲齊國之輔相公從之從鮑叔之請也傳言齊桓之所以霸

十年丁酉

齊師伐我齊桓公以魯納子糾故伐魯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請見莊公劌古衛反其鄉人曰曹劌之鄉人肉食者謀之肉食謂在位有祿者言國有兵事在位者自能謀之又何間焉間猶與也言曹劌不必與其謀也劌曰肉食者鄙言其所見鄙陋未能遠謀無能爲國遠謀者遂入見問何以戰問公何以與齊師戰公曰衣食所安衣食二者雖身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曹劌答言衣食小惠所分僅及左右未徧于國人也民弗從也民心未必從上所使也公曰犧牲玉帛犧牲祭牲也玉者璧黃琮之類帛幣也此皆禮神之物弗敢加也祭祀之禮不敢有加于舊必以信祝史正辭不敢誇舉以祭對曰小信未孚劌答言此特小信未能大孚于神神弗福也神心未必降之以福也公曰小大之獄

小獄爭訟之類大獄殺傷之類雖不能察明雖不足以察必以情必盡己之情以求其實
對曰忠之屬也盡情察獄不使有枉是能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可以一戰上思
利民則民思報上故可用以一戰戰則請從。若與齊戰則請從行公與之乘莊公乃與
曹劌共乘兵車乘夫幹戰于長勺魯地公將鼓之便欲鳴鼓以進兵劌曰未
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今可鳴鼓進兵矣齊師敗績傳例大崩曰敗績
公將馳之。公便欲馳車而逐齊兵劌曰未可下視其轍曹劌下車而視齊車
之轍跡登軾而望之又登車前之橫木而望齊師之去劌曰可矣。今可馳之矣
遂逐齊師既克魯師既勝公問其故問劌以克敵之故對曰夫戰勇
氣也戰勝以氣之勇爲主一鼓作氣兵以鼓進方鳴鼓之初所以作勇氣也再而衰

至再鼓則勇氣衰矣三而竭至三鼓則勇氣盡矣彼竭我盈齊師三鼓勇氣已竭我師初鼓
勇氣方盈故克之。此我所以勝齊師也夫大國難測也言齊大國用兵多詐不可測度
懼有伏焉恐其先有伏兵乃詐敗而誘我吾視其轍亂我下車而視則見其轍跡之紛
亂望其旗靡登軾而望則見其旗旆之頹靡故逐之。如此則是真敗故逐之不疑也
十一年戊戌
宋大水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公使弔焉魯莊公使人弔宋曰天作淫
雨淫過也害於粢盛傷穀是害及于祭祀之粢盛也若之何不弔。天災如此不敢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此宋君之辭對魯言孤實有不敬之罪天降之災故天降水
災以罰我也又以爲君憂且重貽魯君之憂而來弔拜命之辱。敢拜謝女君命之辱

臧文仲曰魯大夫臧孫辰也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天下有罪則禹湯引而歸
之于己其興也浡焉。浡焉而盛桀紂罪人。桀紂有罪乃推而歸之于人其亡
也。忽焉。忽焉而速且列國有凶稱孤大凡諸侯遇災則稱孤以自貶責禮也。
此又合於禮也言懼而名禮言懼謂罪己名禮謂稱孤其庶乎。言宋庶幾于興也既
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桓公名臧文仲初聞宋人答使者之辭而曰
宋其興乎後來方聞知是御說代宋公答魯使者也明年宋亂閔公遇弒而宋興之言不驗故傳載此以辨說
昔悅臧孫達曰御戕文仲是宜爲君御說明年爲君之後臧孫方聞之故曰御說宜乎得
爲宋君也有恤民之心。言御說有恤民之心所以爲君也
乘丘之役十年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

孫生搏之。歂孫時爲魯莊公車右公既射中長萬未死而顓孫生搏取之謂獲之也不書獲未爲卿
也宋人請之魯請于魯魯人歸之宋公靳之曰戲而相愧曰靳宋閔因長萬覺魯歸
故戲之也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既爲囚虜則不足敬矣
病之。萬不以爲戲而心自病之爲宋萬弒君傳
十二年己亥是歲周莊王崩僖王胡齊立不見經傳以史記年表補之
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宋大夫南宮萬恨閔公之靳僻也故弒之蒙澤宋地遇仇牧
于門批而殺之手擊之也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仇牧
太宰督宋大夫立子游立閔公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蕭亳宋二邑名避萬之難而奔也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萬之子孟獲萬之黨攻

御說也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蕭邑大夫名叔宇大心及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國之兵討賊殺子游于宋以其爲賊所立故殺之立桓公立公子御說爲桓是爲桓公孟獲奔衛孟獲與宋萬同爲亂故奔于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以人駕車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孟獲于衛桓公既立乃請于衛求孟獲而殺之衛人欲勿與衛人欲庇孟獲不與宋人石祁子曰祁子衛大夫不可不可庇孟獲天下之惡一也言弑逆之賊天下之所同惡惡於宋而保於我孟獲爲惡于宋而我衛國乃保全之保之何補保全此等惡人何補我國得一夫而失一國雖得一男夫而失宋國之心與惡而棄好與惡人爲黨而棄隣國之好非謀也非善謀也衛人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八

歸之于是衛人以孟獲歸宋宋請南宮萬于陳以賂又納賂于陳而請南宮萬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萬有力故使婦人以酒以計取之而以犀革裹之裹以犀牛之革而歸于宋宋人皆醢之以南宮萬并孟獲皆爲肉醬也

周僖王元年　十三年庚子宋桓公元年

十四年辛丑

鄭厲公自櫟侵鄭櫟鄭地名厲公以魯桓十五年出奔蔡遂入櫟而居之至是乃侵鄭也櫟音歷及大陵大陵亦鄭地名獲傅瑕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傅瑕謂厲公苟能舍我舍音捨吾請納君我能納君使復其位與之盟而赦之厲公赦傅瑕爲盟誓使必納我而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鄭子即子儀也傅瑕不知遵盟無背不敢背盟乃殺子儀并殺子儀之二子而納厲公送納厲公復歸鄭國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門內之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其後六年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之兆公聞之魯莊公聞蛇鬭之妖問於申繻曰申繻魯大夫名猶有妖乎有蛇妖而應厲公之入乎對曰人之所忌子儀常畏忌厲公恐其入國其氣燄以取之其畏忌之氣燄熾以致蛇妖之爲也燄音豔妖由人興也言蛇本無妖由子儀自召之也人無釁焉設使人心本無釁隙妖不自作則妖亦無自而興也人棄常則妖興言子儀之心畏忌棄失常度故妖乘其釁而興也故有妖以所有蛇妖爲禍于鄭厲公入遂殺傅瑕既獲入國以瑕有二使謂原繁曰厲公又使人謂大夫原繁曰傅瑕貳言傅瑕事子儀又納厲公是有二心也周有常刑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九

周家有常之刑既伏其辜矣傅瑕既伏罪而受誅矣辜罪同納我而無二心者有能納我而不加傅瑕之貳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上大夫卿也言我將用之以爲卿也吾願與伯父圖之伯父稱原繁也厲公言我願與女圖之亦疑原繁有二心也且寡人出厲公言方我之出奔也伯父無裏言女初無納我之言入及今入國又不念寡人女又無親附之意寡人憾焉言我不無恨于女也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封之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也原繁答公謂自先人以來出爲宗廟守臣而官石社稷有主言鄭子儀爲君已有社稷之主而外其心公更復謀納厲公是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如此則是有二心也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既爲之臣則不當有二心天之制也

臣無二心天理如此乃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即鄭子也而謀召君者罔既有君而復謀納厲公庸非貳乎其為懷二心莫甚於此矣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時子忽子亹子儀皆已死厲公在所謂八人者不知何名字也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設使彼八人者皆如厲公以官爵為賂而勸二心之臣求納為君而可以濟事其二心之臣利其官爵復殺君而納新君以濟其事君其若之何言公亦未可保也臣聞命矣厲公欲殺原繁故原繁言臣已聞君之命乃縊而死

蔡哀侯為莘故蔡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故蔡侯怨息繩息嬀以語楚子繩譽也息嬀有美色蔡侯稱息嬀之美以告楚文王使楚伐息取嬀也語去聲

楚子滅息以息嬀歸虜其夫人而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息嬀至楚生二子長則堵敖夫則成王也楚人稱未成君曰敖未言雖生二子猶不肯言楚子問之何故不言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縱然忍恥辱而不能就死其又奚言尚何面目對言語乎楚子以蔡侯滅息楚王以息之滅也由蔡侯繩息嬀之故遂伐蔡欲以悅息嬀也秋楚入蔡傳例曰弗地曰入言不有其地也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商書盤庚言惡之易長如火焚原野且不可逼近況可得而撲滅之乎鄉音向其如蔡哀侯乎言蔡侯之見伐自取之也

十五年壬寅鄭厲公元年

十六年癸卯是歲曲沃武公謝二十八年伐晉侯緡滅之遂并晉國盡以其寶器納賂于周僖王王周命武公為晉侯又秦武公卒弟德公立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桓公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今厲公復入至是始治祭仲之黨與夫稱之殺公子閼公子別恐是隱公十一年與潁考叔爭車之公孫閼也當許之閼音遏刖強鉏刖斷足也二子皆祭仲之黨刖音月鉏仕魚反公父定叔出奔衛定叔即共叔段之孫也三年而復之出奔三年厲公復召之歸曰不可使共叔段無後于鄭厲公言叔段雖有罪不可絕其祀也使以十月入定叔以十月入鄭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始于一盈于十故十月為良月也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不能早避害故為厲公刖其足也

十七年甲辰秦德公元年是歲周僖王崩子惠王立是為惠王不見經以史記年表補之杜注惠王立在去年之末又晉武公卒子詭諸立是為獻公

周惠王元年十八年乙巳晉獻公元年是歲秦德公卒宣公立

虢公晉侯朝王惠王即位二君來朝王享醴王為之設享醴置醴酒命之宥宥助也謂命之以幣帛助其歡也皆賜玉五瑴雙玉為一瑴瑴音角馬三匹王賜二君玉馬之數皆同非禮也王命諸侯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其禮常以命數為節不以禮假人今侯與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也故曰非禮

十九年丙午秦宣公元年是歲楚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蔡哀侯卒穆侯肸立

初楚武王克權權國名使鬭緡尹之鬭緡楚大夫王取權地為邑而使緡尹之

也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地名遷改權邑于此使閻敖尹之敖亦楚大夫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巴國名申姜姓國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因驚其師故叛遂門於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名閻敖不能守游涌水而逃楚子殺之其族爲亂閻閻敖失事之罪而殺之而閻敖之族因之而亂也巴人因之以伐楚因閻敖族人之亂乘閻而伐楚也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而反爲巴所敗津楚地名還鬻拳弗納鬻拳楚之大閽以君敗師故勿納以激之也遂伐黃楚子不得已以師伐黃偕以寧址敗黃師于踖陵黃嬴姓之國踖陵黃地還及湫有疾還師至湫地而楚子有疾也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葬楚君亦

自殺也而葬于絰皇鬻拳犯其君致死自謂有罪故自伐其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死葬闕示不失職也

初鬻拳強諫楚子強諫犯顏直諫也楚子弗從不從鬻拳之諫臨之以兵鬻拳以兵臨楚子懼而從之楚子畏懼乃從其諫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子賢鬻拳不討其罪鬻拳於是自刖其足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太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子孫世其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鬻拳所爲非人臣之法傳稱其愛君于義未當諫以自納於刑以兵諫君而自刖其足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既自刖足猶時時進忠諫也

二十年丁未 楚堵敖 蔡穆侯元年 史記以十八年爲堵敖元年

王子頹享五大夫五大夫爲蔿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去年五大夫伐周遂逐惠王而立子頹子頹立而享五大夫爲頹從國反樂及徧舞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鄭厲公聞其舞六代之樂見虢叔曰虢叔虢公之子也寡人聞之謂我嘗聞此語哀樂失時殃咎必至當樂而哀當哀而樂皆失時也凡如此者必有災殃罪咎今王子頹歌舞不倦言其舞六代之樂樂禍也是以禍爲樂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之長其行刑戮也君爲之不舉行戮之日天子不舉盛饌爲去樂而況敢樂禍乎何況敢以禍爲樂乎奸王之位謂子頹逐王而篡其位奸音干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將有殺戮之禍及乎其身方且歌舞而忘其憂憂必及之言必不免于殺戮也盍納王乎何不討于頹而納惠王乎盍音合虢公曰寡人之願也虢公聞鄭

伯之言亦願納惠王也

二十一年戊申

胥命于弭鄭虢相命弭鄭地同伐王城子頹在王城故也鄭伯將王自圉門入圉門周城門也鄭厲公奉惠王自圉門而入虢叔自北門入虢叔從周城北門而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闕象魏也辟偏也王既入國鄭伯乃享王于象魏之西偏辟音僻樂備亦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畧界也昔鄭武公傅平王王賜之地自虎牢以東爲界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原伯曰原莊公鄭伯效尤尤過也言效子頹舞徧樂盡子頹是惠王之叔雖以罪誅亦豈可歌舞而安樂之乎其亦將有咎言鄭伯亦必有殃咎也是歲鄭厲公卒子捷立是爲文公

五月鄭厲公享王巡虢守巡狩于虢因也虢公爲王宮于玤虢地
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以地賜虢王鄭伯之享王也其先周西辟之享王
以后之鞶鑑予之鞶帶而以鑑爲飾蓋王后之飾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也虢公
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于王此鄭伯厲公子文公也嫌
鑑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而爵者人之所貴以爲父
所得賜不如虢公故始惡于王積而成怨爲僖二十四
年鄭執王張本愬被不王本命以訴于虢而周鄭交
惡卒有中肖之禍至是同平子頹之難則鄭虢皆然效
願矣夫我鄭官同守族同親其有造于王室也又同功
而一體者也使惠王處之得其平不改於殷夾輔之舊
則強大諸侯猶未敢弁髦王室也此之不慎而竟以燕
願錫予之徽致形厚薄前小數而積成大怨小雅乾餱
之戒不其然乎嗟乎此
東周之所以不復振也

二十二年己酉鄭文公元年是歲楚成王頵弒兄堵敖自立顓史記作惲
陳公子完奔齊陳人殺太子御寇公子完其黨也故奔齊齊侯使爲卿齊桓公賢
之故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公子完辭爲卿自稱羈旅之臣幸若獲
宥所幸得君寬宥及於寬政得及於齊因寬大之政赦其不閑於教訓不閑習于
數誨之罪而免於罪戾而不責其罪戾弛于負擔弛去離也譬如其負擔而
得息肩於齊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我之受賜于君亦已多矣敢辱高位
爲卿以玷辱高位以速官謗不德而居高位是速召官府之謗責也請以死告以死
自誓而不敢受詩云逸詩也翹翹車乘翹翹遠貌引古詩云車乘自遠而來迎也乘去聲
招我以弓古者招士以弓言既以車來迎又招之以弓也豈不欲往我豈不欲食恭顯命

畏我友朋但恐爲朋友所譏責也使爲工正既辭爲卿桓公乃使爲掌百工之長飲
桓公酒桓公賢之故就其家飲酒樂桓公喜樂公曰以火繼之公飲酒樂故欲繼之
以燭辭曰臣卜其晝公子完又辭飲蓋臣之享君禮當卜日故曰臣已卜其晝矣未卜
其夜若夜飲則未之卜也不敢不敢以燭繼之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淫流過也繼以夜飲則爲淫矣義也辭夜飲得事君之義以君成禮使其君飲酒成禮
弗納於淫不使夜飲而納其君于淫仁也辭夜飲得愛君之仁初懿氏卜妻敬
仲懿氏陳大夫也鑽龜曰卜敬仲即公子完之字也將妻以女而卜其吉凶妻七計反其妻占之
曰吉懿氏之妻占其兆而曰吉也是謂鳳皇于飛此所占之辭雄曰鳳雌曰皇以比敬
仲夫妻和鳴鏘鏘雄雌俱飛相和而鳴聲鏘鏘然如敬仲夫妻相隨適齊而有聲譽也有嬀

之後陳嬀姓國敬仲乃陳之公子也將育于姜齊姜姓國言敬仲將受祿養于齊國也五
世其昌並于正卿得爲上大夫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言其位
高大無與爲比也所占之辭止此陳厲公生敬仲公子完厲公之子也其少也敬仲
年少時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太史能以周易占吉凶而見陳厲公陳
侯使筮之厲公使周史占敬仲之吉凶也揲蓍曰筮遇觀之否本卦爲觀變卦爲否蓋六
四爻變也觀音貫曰是謂觀國之光易言觀之六四近九五之借故得觀其國家之光華
利用賓于王其占爲利于爲王朝之賓也此二句觀六四之爻辭此其代陳有國
乎此下乃周史釋卦之辭仲將代陳得國而爲諸侯也不在此謂敬仲不得在陳國其在
異國當得他國非此其身又言敬仲亦非自身得國在其子孫其得國者必敬仲之

子孫也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言所謂觀國之光者其光在他處遠地而有明耀將往而得觀之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之卦從二至四互體有艮象故曰山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爲土地山是地之高者居于土上是爲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則山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而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旅陳也百言備物也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也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卦之象故知非在已而在後人風行而著于土巽爲風爲木風吹木實落他土而更生著入聲故曰其在異國乎生于他土之象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蓋指齊也姜大嶽之後也乃堯四岳之後山嶽則配天陳氏秉齊政是謂太嶽之權而有配天之大功也物莫能兩大天下之物無能兩大者陳衰此其昌乎陳國既衰則陳氏之在齊者必昌盛所謂物莫能兩大也周史所占之辭止此及陳之初亡也昭公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敬仲五世孫陳桓子名無宇始大于齊應五世其昌之兆也其後亡也哀公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敬仲八世孫陳成子名恒弒簡公而專齊政應莫之與京之兆也恒之曾孫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而篡其國所謂陳衰此其昌者也

二十三年庚戌楚成王元年

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魯莊公往觀之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可以整齊下民故會以訓上下之則諸侯相會所以敎訓在下事天子之法制財用之節于會必號令諸國合出貢賦之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禮使小國朝大國所以正班爵尊卑之等義也率長幼之序共班爵同者乃以年齒長幼爲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朝不會則以征伐而討其罪諸侯有王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王有巡守天子適于諸侯曰巡狩以大習之大習朝會之禮非是自朝會之外君不舉矣則國君無所舉動也君舉必書人君舉動史官必書于策書而不法所書舉動而不合於先王之法後嗣何觀則後嗣子孫失所觀瞻也

秋丹桓宮之楹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以丹爲飾

二十四年辛亥

春刻其桷桷椽也又刻鏤桓宮之桷莊公將逆夫人故爲盛飾也皆非禮也傳并去年丹楹事故言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御孫魯大夫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言桓公有儉約之恭德而君納諸大惡今君丹其楹刻其桷是納之于侈惡之大惡也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莊公娶齊女姜姓謚曰哀也公親迎而至齊公使宗婦覿公使同姓大夫之婦共見哀姜覿音翟用幣大夫見夫人用幣爲贄禮也今宗婦亦使用之非禮也宗婦用幣不合于禮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以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榛似栗而小脩脯也以告虔也栗取其戰栗棗取其早起脩取其自修榛榛近虔取其虔于事榛側巾反今男女

同贄今大夫與宗婦贄皆用幣是無別也。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家齊而後國治所以爲治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今乃因娶哀姜而亂男女之別無乃不可乎。

二十五年壬子是歲衞惠公卒子赤立是爲懿公

夏六月辛未朔杜注以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作曆者置閏有差故以爲六月朔也日有食之。日月過朔則交會爲月所掩故食也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非常也言非常鼓之月不當鼓而鼓也唯正月之朔正月正陽之月也所謂正陽之月者蓋指建巳六陽之月乃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今經書六月朔而傳曰非常者曰置閏有差誤以建午之月爲六月也正音政慝未作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慝未作日有食之以正陽之月而日爲月所食是陽不勝陰也于是乎用幣于社。以請救于神也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也

按此乃諸侯之禮其天子之禮見文公十五年

二十六年癸丑衞懿公元年

二十七年甲寅

晉侯將伐虢去年秋冬虢人兩度侵晉故獻公欲伐之士蔿曰士蔿晉大夫名蔿于委反不可言虢未可伐也虢公驕言虢公爲人驕矜若驟得勝于我時虢屢伐晉是驟得勝也必棄其民既屢得勝必易晉而不恤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棄民則失民心是無衆也然後伐之欲禦我誰與虢公雖欲伐我而民心已離不爲之用也與音余夫禮樂慈愛禮讓也樂和也慈謂愛之深也戰所畜也國君以此四者教民畜聚有素然後可與人戰也畜音蓄下同夫民教民之道讓事和樂處尚謙讓故曰讓事樂以和親故曰樂和愛親哀喪愛親慈也愛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也而後可用也民閒畜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虢非畜也虢公棄其民其于慈樂慈愛四者咸無所畜亟戰將饑又屢戰以奪農務將有饑荒之患也亟去吏切

二十八年乙卯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烝于齊姜齊姜武公之妾也上淫曰烝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又娶二女于戎翟之國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之後姬姓出自狐伯行故以狐爲氏重耳晉文公也狐偃其舅也重平聲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也子女也夷吾晉惠公也晉伐驪戎驪戎亦姬

姓獻公伐之驪音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之君男爵以其女驪姬納于獻公女去聲歸生奚齊驪姬歸晉生子名曰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之娣所生子名之曰卓娣音弟驪姬嬖獻公寵愛驪姬欲立其子驪姬欲立奚齊爲太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獻公有外嬖大夫姓梁名五又有嬖大夫在東關外者亦名五驪姬賂此二人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成師所封之邑先君宗廟在焉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屈皆晉邑名晉國之疆場也不可以無主。二邑皆不可無人主之宗邑無主曲沃宗邑設使無主則民不威。則民無所畏懼也疆場無主蒲屈疆場與戎翟相接設使無主場音亦則啟戎心。則開啟戎翟窺伺之心戎之生心戎生心而窺伺于外民慢其政民不威而慢其政于內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

令君若能使申生居曲沃以爲宗邑之主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又使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爲邊場之主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如此則內可使民知畏懼而外亦絕戎翟窺伺之心且旌君伐。又可以旌表吾君之功伐也使俱曰、庶使晉國之人皆曰翟之廣莫、廣莫謂翟地之曠絕指言蒲與屈也於晉爲都、今使二公子主之是晉闢所都盡據翟地之曠莫也晉之啓土、晉自是可以大啓土宇不亦宜乎。晉侯說之、獻公聞二五之言而悅之使大子居曲沃、爲宗邑主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爲邊場主羣公子皆鄙、其他衆公子皆使居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絳晉國所都也獨有奚齊卓子居于國內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申生已下與諸公子皆出居外故讒譖得行而奚齊卒爲太子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合爲一耦以譬二五

共墾傷晉室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楚相號爲令尹子元其名也楚文王夫人即息媯也子元欲蠱惑而淫之爲館於其宮側、乃築館于夫人之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蓋作樂以蠱之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言先君文王教此樂舞習戎備也。惟用之以習兵戎之備蓋舞有部曲行伍即陣法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仇讎謂鄭也言子元不以是舞習戎備而伐鄭而于未亡人之側、婦人守寡稱未亡人言子元何故奏樂于吾側不亦異乎。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謂息媯乃婦人尚能不忘討謂仇讎我反忘之。我乃丈夫而反忘仇讎也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欲以悅息媯也入于桔柣之門。鄭遠郊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三人姓名爲旆、緇廣充幅長尋曰旐以全幅八尺帛爲之者繼旐曰旆以帛續旐末爲燕尾者也子元與此三人特建旆以居前也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人殿後軍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全軍俱入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縣門施于內城門不發不閉也楚言而出。出兵而效楚言皆鄭人之示楚以閑暇也子元曰、鄭有人焉、見其閑暇知其有人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既整暇而救兵又至故子元懼而夜退師鄭人將奔桐丘、桐丘地名猶畏楚師而思奔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侍間諜探伺之人來報曰楚之軍幕有烏時楚之所立軍幕乃空無兵故烏集其幕上也鄭人知楚師果退於不復奔

三十年、丁巳是歲秦宣公卒成公立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謂前年秋伐鄭而歸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而淫之鬬射師諫、鬬廉也諫子元不可如此則執而梏之。子元怒衆之諫反梏之也足曰桎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縣名楚之縣尹皆僭稱公也時鬬班爲申公討子元而殺之鬬穀於菟爲令尹、鬬穀於菟即子文也代子元爲令尹穀乃荀乂於音烏菟音徒自毀其家、自破其家財以紓楚國之難。紓緩也以家財濟國患難傳言令尹子文之忠也紓音舒難去聲

三十一年、戊午秦成公元年

齊侯來獻戎捷、齊桓公北伐山戎使來獻捷于魯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諸侯伐四而有功則獻于王、則獻捷于天子王以警于夷。天子以其

功而懼口獲中國則否若伐諸侯而有功則不獻捷諸侯不相遺俘俘征伐所獲也言雖门獲之俘諸侯亦不以相遺則齊侯獻捷之非禮也遺去聲

三十二年己未

有神降于莘莘虢地名有神下降于此蓋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惠王問諸內史過曰周惠王問內史之官名過者過平聲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因以監察其君之德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因以觀其君之惡故有得神以興故有因神降而其國興者亦有以亡亦有因神降而其國亡者虞夏商周皆有之四代之興亡皆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神必有祭故用其物享之其至之日此解其物之義

亦其物也謂神以何日至也謂如以甲乙日至則祭先辟王用祭服尚青之類王從之惠王從其言以其物享之內史過往往至莘地享神聞虢請命內史過聞虢公請于神求賜土田之命反史過享神而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虢公虐民而聽命于神神居莘六月六月乃去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言虢公使太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嚚三人同往享神神賜之土田神有賜虢公土田之命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為政皆順民心將亡聽于神虐民而求福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則無所不聞明則無所不見正則自正于己直則能正乎人而壹則專一而不二也依人而行善則神就之惡則神去之虢多涼德虢德涼薄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土田必不能得為公五年晉滅虢張本

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莊公築臺過于黨氏之家也黨音掌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公欲私之孟任不從閟同閉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夫人割臂盟公孟任猶恐莊公不信故割臂出血與公盟也生子般焉既為夫人乃生子般雩其後大雩祭天講于梁氏講肄也謂陳設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觀之女公子般之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養馬名犖者以慢言戲女公子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因其人多力殺之除害鞭之恐貫怨也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犖走而自投擲其蓋之高以身反覆門上國此一事如犖之有力也公疾問後於叔牙叔牙桓公子莊公異母弟其後為叔孫氏問誰可為後者對曰慶父材慶父亦桓公子叔牙同母弟其後為孟孫氏言慶有材能可立為後欲莊

公授國于弟也問於季友季友亦桓公子莊公同母弟其後為三桓之季孫氏也莊公復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般莊公之子也父子相繼為正故季友許以死節而立般也般音班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公述牙之言以告季友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成季季友諡僖叔叔牙諡待于鍼巫氏魯大夫季友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之家使鍼季酖之鍼巫氏也酖鳥名食蛇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因牙欲立慶父故以君命酖殺之也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從命而死則為立後不從命不免于死而不為立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逵泉魯地名立叔孫氏立僖叔之後為族也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子般即位季友立之共仲使圉人犖賊般共仲即慶父也慶父恨不得立知圉人犖怨般故使犖殺般也犖音落成季奔

陳成季即季友也出奔陳因避慶父之亂也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年方八歲

左傳統箋卷之四

閔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莊公庶子在位二年謚法在位遭難曰閔啓開二字之亂蓋因漢景帝諱之

周惠王十六年元年庚申陳宣公三十二年杞成公二十三年宋桓公二十一年齊桓公二十五年秦成公三年晉獻公十六年楚成王十一年衛懿公八年蔡穆侯十四年鄭文公十二年

狄人伐邢邢姬姓國周公之後去年冬爲翟所伐管敬仲言于齊侯曰管敬仲即管仲也齊侯桓公戎狄豺狼戎翟之性如豺狼然不可厭也不可使之厭足諸夏親暱暱近也指恤邢而言不可棄也不可棄而不救宴安酖毒宴安之爲其毒如酖不可懷也懷服也言服于宴安而忘其酖毒也詩云詩小雅出車篇豈不懷歸言將帥出征者豈不懷歸家之念乎畏此簡書然而不敢懷歸者以所畏者簡策之命也簡書同惡相卹之謂也言同惡相卹一語乃當時簡書所載之言蓋戎翟之亂人所同惡當相救恤也請救邢以從簡書管仲請桓公救邢以從簡書之說齊人救邢從仲之言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名請復季友也去年魯亂成季奔陳閔公嘉季友之賢與齊桓公盟而請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季友出奔在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郎魯地名閔公待季友于此傳例曰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齊仲孫湫來省難齊大夫仲孫名湫桓公使來省魯難湫子小反歸曰仲孫歸告桓公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慶父去年殺子般仲孫知其作亂之心未已也公曰若之何而去之桓公問如何可以去慶父對曰難不已仲孫言慶父作亂不已將自

斃必將自取死亡也君其待之。言桓公姑待其自斃公曰、魯可取乎。桓公欲乘亂滅魯對曰、不可。猶秉周禮。魯國猶能秉執周公之禮周禮所以本也。周公之禮乃治國之本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禮之治國譬如木之有根本設使根本先顛覆而後枝葉從之。然後枝葉亦從而枯槁也魯不棄周禮、則其根本猶固也未可動也。根本固則未可動搖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言公但可安寧魯國之難而親睦之親有禮、魯秉周禮能親之則是親有禮也因重固、魯根本會安重堅固當因而成就之間攜貳、攜離而相疑貳者乃可因而間之覆昏亂、昏迷而致暴亂者乃可因而覆之言魯未有攜貳昏亂之勢故不可取也霸王之器也。上文四言者可用之以成霸王之業故曰器也

晉侯作二軍、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初曲沃武公覆滅宗國賂僖王而請命王使以一軍為晉侯從小國之制也今獻公恃強大乃擅立一軍故增為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申生齊姜所生之子也大音太趙夙御戎、夙趙衰之兄也為獻公御戎車畢萬為右、畢萬魏犨之祖也為獻公之車右以滅耿、滅霍、滅魏。所滅三國皆姬姓還、滅三國而歸晉為大子城曲沃、先是莊公二十八年獻公從二五之謀使太子居曲沃至是復為之增築其城賜趙夙耿、以耿國封趙夙賜畢萬魏、以魏國賜畢萬以為大夫。賜趙夙畢萬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傳例曰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曲沃桓叔所封宗廟在焉故曰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古者軍將皆命卿今申生將下軍故曰位以卿也先為之極、先為處申生之道已極其大而無以加矣

又焉得立。豈復更立以為後乎不如逃之、為申生計者不若逃于他國以避禍無使罪至。無使晉加之罪則無復可逃矣為吳大伯、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太王欲立王季故逃奔而適吳今申生何不為之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能如太伯則雖不得為後猶有逃國之善名也與其及也。與其留晉而及于禍不如逃也且諺曰、心苟無瑕、吾心苟無瑕疵之可懼何恤乎無家。則不必以無國家為憂也天若祚大子、設使天若有為申生之福其無晉乎。雖出在外猶能如大伯之得國何患無晉國乎為僖公四年殺申生張本卜偃曰、晉掌卜大夫名偃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數者一十百千萬也萬者數之最盈者也魏大名也、魏字之名其義為大以是始賞、獻公始以魏賞畢萬之功天啓之矣。是天實開啓其後嗣也天子曰兆民、十千為萬十萬為兆天子有天下之民故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諸侯有一國之民故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此得民得因之兆也初畢萬筮仕於晉、將仕于晉而筮其吉凶遇屯之比、本卦為屯變卦為比蓋初九爻變也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廖平聲屯固比入、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能入也吉孰大焉、固而能入其吉最大其必蕃昌、後嗣子孫必蕃衍而昌盛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是兄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為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比有合之義屯有固之義安而能殺、比之下體為坤坤為地有安之義屯之下體為震震為雷有殺之義公侯之卦也、有此四者惟公侯足以當之又屯之初九曰利建侯比之大象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卦也公侯之子孫、畢萬畢公高之

後也必復其始言其後當復爲公侯也晉齊朱氏曰韓趙魏三家其後共分晉國周威烈王因命爲諸侯左傳載卜筮之事甚多如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之筮亦此類也然此等或幸而言中又恐好事者造爲之故不可盡信

二年辛酉是歲秦成公卒穆公任好立

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卜齮魯大夫也闈宮中小門也共仲即慶父恨不得立故殺子般至是又弒閔公共音恭齮魚綺反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蓋莊公之妾成風所生也邾曹姓國子爵季友遭亂奉僖公以出奔邾國共仲奔莒慶父弒二君懼討而奔莒國也乃入立之季友乃以僖公入魯立以爲君以賂求共仲于莒季友許賂莒人以求慶父莒人歸之莒人以慶父歸于魯及密慶父還至魯地名密使公子魚請慶父

使公子魚請于季友求赦其罪不許季友不肯哭而往公子魚哭而往報慶父共仲曰奚斯之聲也公子魚字奚斯慶父聞哭聲知其爲子魚也乃縊聞子魚哭聲知罪不赦于是自經而死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將生季友之時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也桓公使以龜卜其吉凶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右謂當相魯用事也閒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閒朝廷執政之所在也季友當居之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若亡季氏則魯國亦從而衰矣又筮之又使以蓍筮之遇大有之乾本卦爲大有變卦爲乾蓋六五爻變也曰同復于父乾爲父離爲中女大有上離而下乾今變爲純乾是與下卦同復于父也敬如君所乾爲君言人之敬季友如敬君也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手理自然成文而爲友字遂以名之因以友爲名也傳言季氏所以盛

翟人伐衛時翟人盛強邢衛二國皆受其禍衛懿公好鶴懿公平日喜養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也公好鶴故以大夫車而載之將戰將與翟人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兵士皆曰何不使鶴戰也鶴實有祿位謂鶴乘軒其祿位皆大夫也余焉能戰我安能與翟人戰乎公與石祁子玦祁子衛大夫玦玉玦與甯莊子矢莊子甯速使守使二人佐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言擇其利于國者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繡取其文章順序命夫人惟二子之言是從也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前驅孔嬰齊殿渠孔子伯黃□孔嬰齊皆衛大夫御戎戎之御也右車右也前驅逆師而戰猶先登也殿陣後

門慫卒從者也言衛侯失民有求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翟人戰于熒澤熒澤河北地名衛師敗績民不樂戰故爲翟人所敗遂滅衛定之方中詩序云衛爲翟所滅即此時也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翟人見旗而知衛侯聚兵攻之故敗甚也翟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華龍滑禮孔衛大夫名史太史也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翟畏鬼故紿之當先往白神乃先之翟縱其先入衛至則告守者曰守者即石甯不可待也言翟難禦不可守而待其至也夜與國人出國人從二史之言而夜逃去翟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人將走渡河翟復追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年少年方十五六矣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昭伯惠公庶兄也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也牆有茨詩序

云公子頑通乎君母卽其事也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伯生此五子文公爲衞之多患也先適齊。多患卽翟難也先適齊以避之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衞敗衆宵濟。畏翟故夜渡河衞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收餘所存之民也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滕衞二別邑名立戴公。戴公名申懿公旣死其國人立戴公是歲戴公卒復立文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衞邑名爲廬于曹邑以避翟患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使爲衞文公防翟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

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時衞文公僑遷之餘百物皆置故齊桓以遺之也歸夫人魚軒。魚皮爲飾夫人之車也重錦三十兩。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疋也兩兩合卷曰匹鄭人惡高克。鄭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國人惡之使帥師次于河上。以禦翟也久而弗召。旣久而不召之歸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懼罪出奔陳國鄭人爲之賦淸人。淸人序云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皋落氏赤翟別種居東山地里克諫曰。里克晉大夫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冢大也言國家有大祭祀社稷之事則太子從君而奉粢盛也以朝夕侍君膳者也。君朝夕膳食則太子侍之言不可離君左右也故曰冢子。冢大也言異于衆子也君行則守。君因朝會征伐而有行則使太

子守國有守則從。君使大臣守國則太子從君而行從曰撫軍。太子從行則號曰撫軍言助君鎮撫士卒也守曰監國。太子守國則號曰監國言代君監臨國家也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大凡帥師而爲將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以誓戒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此乃國君與執政之臣所圖之事非大子之事也。太子不當自專兵權師在制命而已。帥師而爲將者當專制其命令稟命則不威。設使太子凡事稟命于君而後行則違不在已而無將之威專命則不孝。設使太子不稟命而自專則理有不順而失子之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太子專命是君失其官也帥師不威。帥師而待稟命則不威也將焉用之。二者皆所不可則將焉用彼爲將故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將欲與晉兵接戰君其舍之。恐太子戰

敗被殺傷君何不捨申生勿使往也公曰寡人有子。獻公之意謂爲我子者非特一人也未知其誰立焉。蓋微示其將廢太子之意也不對而退。里克諫不見聽故不答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申生亦知父欲廢己故以問里克也對曰告之以臨民。言君使女治曲沃是告以臨民之事教之以軍旅。言君使女將下軍是教以軍旅之事不共是懼。此二事任大責重太子當以不共爲懼何故廢乎。何故以廢立爲懼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惟自修飾于身而無怨尤于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獻公爲偏色之衣以衣申生蓋左右異色其中似公服也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不連用金爲玦以爲佩飾也先友曰。時先友爲太子車右衣身之偏。言服偏衣得君身之半握兵之要。言將下軍得兵權之要在

此行也此行兼是二者于其勉之欲使太子勉力于戎事偏躬無慝分君身之半以衣之非惡意也兵要遠災握權要于手可以遠災害也遠去聲親以無災分半衣以親之又遠災害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狐突爲太子御戎車聞先友之言歎其不知君心時事之徵也在天爲時所以爲事之徵衣身之章也在身爲衣所以爲身之文章佩衷之旗也旗表也衣之有佩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謂君果欲敬太子之事歟則賞以春夏常以四時之始而命之也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果欲服太子之身歟則當衣以純色之衣也用其衷則佩之度謂君果欲用太子之中心歟則佩玉者君子之常度當以玉爲佩也今命以時卒今不命以始而命之于冬十二月乃時之終也閟其事也則非敬其事幽閟其事也乃衣之尨服不衣之純而乃衣以尨雜之服遠

其躬也則非服其身疏遠其躬也乃佩以金玦不佩之度而所佩者乃以金爲玦棄其衷也則非用其衷廢棄其衷也乃服以遠之以言其身之服則遠其躬也時以閟之以言其天之時則閟其事也尨涼冬殺服用尨雜則有涼薄之意時用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寒玦離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者決也有離別之意胡可恃也四者皆無溫潤氣象何可恃也雖欲勉之雖欲勉力于戎事翟可盡乎東山之翟可得而盡殺乎梁餘子養曰時梁餘子養爲下軍戎車御帥師者受命于廟將投兵必告于宗廟爲將者受命焉受脤于社出師則宜于社爲將者受脤肉焉有常服矣戎車自有常色謂韋弁之服也不獲而尨今太子不得常服而衣雜色之衣命可知也君命如此其意可知死而不孝雖死而使父有殺子之名猶不孝也不如逃之不如逃奔而免禍也罕

夷曰時罕夷將下軍尨奇無常尨雜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金玦有決別之意無復歸也雖復何爲雖得歸國猶不免于患害君有心矣言獻公有害太子之心也先丹木曰時先丹木爲後軍車右是服也謂偏衣金玦狂夫阻之言雖狂夫猶且疑之曰盡敵而反言獻公命申生盡殺翟人乃得歸國敵可盡乎無可盡殺之理雖盡敵假使能盡殺之猶有內讒猶有驪姬二五之讒心不免也不如違之不如去之而適他國狐突欲行欲從先丹木之言而去羊舌大夫曰時羊舌大夫爲軍尉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雖知君心寒薄惡不可取然而去之則是取不孝不忠之惡名子其死之太子何不戰而死也太子將戰將從羊舌大夫之言而與翟人戰狐突諫曰不可言不可戰昔辛伯諗周桓公云

諗告也事在桓公十八年諗音審內寵並后內之寵妾如二后然外寵二政外嬖大夫專政如二卿然嬖子配適寵愛庶子如適子然大都耦國大都勢強如二國然亂之本也周公弗從不從辛伯之諫故及于難故爲莊王之所殺今亂本成矣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四者皆亂之本立可必乎言申生無可必立之理孝而安民全身爲孝戢爲安民子其圖之言太子當圖孝與安民二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言有功益見害是危身以召罪也僖公四年獻公因驪姬果殺申生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二國皆以翟難失國故齊桓更建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如歸其故都忘其國之滅亡言上下相安大桓公之功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衛文公名燬戴公之弟也粗布以爲衣厚繒以

為冠蓋諸侯諒闇之服 務材。訓農。蓄積木材教謂農事 通。商。惠。工。通商旅以懋其有無 惠百工以頒其器用 敬。教。勸。學。敬重五教勸勉爲學 授。方。任。能。授百事之宜任才能之人

元年革車三十乘。革車兵車也文公以此年冬立明年改元僅有革車三十乘言其少也

季年乃三百乘。季年在僖公二十五年文公能招懷攜散於其末年乃致十倍之富傳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以興

左傳統箋卷之五

僖公

名申莊公庶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惠王十八年 元年 壬戌陳宣公三十四年杞成公查無所考宋桓公二十三年齊桓公二十七年秦穆公元年晉獻公十八年楚成王十三年衛文公元年蔡穆侯十六年鄭文公十四年

二年 癸亥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晉大夫屈地名產良馬垂棘地名出美玉時獻公欲伐虢道出于虞故荀息請以玉馬賂虞借道焉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虞公肯借吾道而伐虢 猶外府也。府庫也謂雖以玉馬與虞公吾弃伐虞而取之是猶以內府之玉馬而寄之外庫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言虞有忠臣宮之奇在必諫其君使勿受吾玉馬也 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

懦而不能強諫。秉性懦弱不能強力以諫其君 且少長於君。況宮之奇少時虞公養之以至成長 君暱之。虞公親而狎之 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從其言使荀息以玉馬往 冀爲不道。冀國名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其言悅虞公故托言冀國伐虞之爲不道 入自顛軨。顛軨地名虞之境也言冀之伐虞從顛軨而入軨音零 伐鄍三門。鄍虞邑名言冀伐虞至鄍而攻其三門鄍音冥 冀之既病。言虞報伐冀使冀受病苦 則亦唯君故。以虞公能報伐故也言此以示晉未能報虢之意 今虢爲不道。今虢之伐晉其爲不道亦猶冀也 保於逆旅。言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伺候寇掠 以侵敝邑之南鄙。時以侵伐晉南方之邊邑 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故我今假道于虞請問虢

國云晉以何罪而見伐也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不假晉兵先往伐虢蓋喜得玉馬之賂欲以報晉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虞遂與師伐虢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晉不信虞故遣二大夫主兵滅下陽。下陽虢邑名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貂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易牙豎貂之屬終以此亂國傳言貂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中機密爲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名虢公伐戎而敗之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下陽爲晉所滅而不畏懼而又有功。又敗戎而有功是天奪之鑒。鑒鏡也言天奪虢公之鑒無以照見吉凶而益其疾也。恃勝而驕是天將益其疾病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自此愈輕覷晉國而不撫愛其本國之民矣易去聲不可以

五稔。稔年穀熟也言虢之亡不過五年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三年 甲子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桓公夫人共遊于苑而乘舟姬與公戲而搖蕩公懼變色。懼覆而色變也禁之不可。禁其不得蕩而姬爲不止也公怒。歸之。未絕之也。一時之怒出之未決絕也蔡人嫁之。憤其出輒不待其絕而便改嫁爲明年齊侵蔡傳

四年 乙丑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楚獨恃強不服且屢伐鄭欲與齊爭伯長蔡楚黨也桓公不先伐楚而先侵蔡者所以治其黨也蔡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遂伐楚。由蔡

而遂伐楚者出其不意也楚子使與師言曰。與諸侯之師言君處北海。言齊國居北海之濱寡人處南海。楚境未至南海而曰處南海者乃因齊實處北海而言之謂齊楚相去之遼也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涉以喻齊楚之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虞度也何故。以何事見伐

管仲對曰。桓公使管仲答楚使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太公齊始封之君也故曰先君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伯長女實征之。言諸侯有罪女太公爲伯長得征討之以夾輔周室。命齊率諸侯以夾持輔佐我周王室賜我先君履。又賜太公所踐履之境界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地爾貢包茅不入。此以下管仲責楚之

辭包茅束也[illegible]貢荊州貢菁茅王祭不供。天子祭祀必用菁茅今楚國于荊州而不共也共音恭無以縮酒。祭祀用茅以縮酒也楚不供職貢故無可用縮音束寡人是徵。徵亦問也問楚以何故不貢包茅也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之孫也南巡狩渡漢水楚人以膠爲王舟中流溺死寡人是問。問楚以昭王何故不復也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則我楚君敢辭其罪不敢不共給。豈敢不共給以待王祭之用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言漢水非楚境昭王溺死非我之罪[illegible]齊朱氏曰楚有辭王之罪而管仲不以責之乃捨其大而責其細何也師進。楚不服罪故復進師次于陘。陘楚地名陘音刑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也楚子使往齊師觀其彊弱師退。屈完請盟故齊師退次于召陵。召陵亦楚地齊侯陳諸侯之師。陳列諸侯之兵與屈完乘而

觀之。完來觀師故桓公與之乘車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不穀諸侯謙稱也桓公言諸侯之附從非爲我也先君之好是繼乃是尋我先君之好也蓋桓公以前諸侯嘗與齊交接故如此云與不穀同好如何。未知女楚君肯與我齊君好否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徼求也言齊君惠我楚國肯與同好則楚國社稷之神必福齊也辱收寡君、不以辱故肯收楚君于同好諸侯之內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言以此諸侯之兵而用之以戰誰能禦之。言必勝之無堅敵也以此攻城、以此諸侯之兵而用之以攻城何城不克。言必破之無堅城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雖諸侯兵衆不能攻我城池也屈完及諸侯盟。于是齊侯與屈完盟于召陵而退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名師出于陳鄭之間謂伐楚之兵若取道于陳鄭二國之間而歸國必甚病則我二國當有供給之費必甚病苦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而觀兵威以讋東方之□□循海而歸遵東海之濱而歸齊其可也庶乎無擾申侯曰善許稱其說之是濤塗以告不知其詐遂以告于桓公齊侯許之桓公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言兵出久疲困若出于東方而遇敵設使取道東方則遇強敵懼不可用也恐吾師老不可用以戰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資財用也糧米粟也屝草屨也言二國當供此其可也庶乎無遇敵之恐也齊侯說與之虎牢虎牢鄭邑也桓公取以賜之執轅濤塗謂其誤軍道故執之也爲明年濤塗譖申侯張本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於是有以衮斂。衮公服以公服斂許男加二等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此事傳在莊公二十八年卜之不吉、以龜不吉筮之吉。以蓍吉公曰從筮。獻公意欲立驪姬故捨卜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言筮之數短龜之象長卜人欲公從卜故托言筮短龜長其實龜筮無分長短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其卜兆之辭專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驪姬必將改變其心也攘公之羭。攘除也羭美也言公心先有所美謂申生及二公子也公心既變則驪姬必能除公之所美也一薰。一蕕。薰香草也謂申生之從蕕臭草也謂驪姬之黨十年尚猶有臭。雖積十年之久

而善不勝惡猶香氣消滅而臭氣猶存也必不可。言驪姬不可立弗聽、不從卜人之言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見莊公二十八年娣音弟及將立奚齊、驪姬嬖故欲立其子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蓋謂里克也驪姬所與者里克而已今里克既有中立之語則是成其謀者里克也事見國語姬謂太子曰、驪姬申生君夢齊姜、齊姜申生之母也詐言獻公夢齊姜來求祭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時申生居曲沃故就其宮祭之歸胙于公。歸獻公以所祭之酒食公田、時獻公適出田獵姬寘諸宮六日。驪姬以胙肉置之宮中凡六日公至、田獵而歸毒而獻之。驪姬以毒藥置于酒肉而獻之于公公祭之地。驪姬謂酒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故令公祭酒于地地墳。毒酒至地地爲拆裂與犬、又以其肉與犬食之犬斃。與小臣復以酒肉與小臣飲食之小臣亦斃。

亦中姧姬泣曰、驪姬佯泣而訴賊由大子。譖言中生寘姧以害獻公大子奔新城、新城卽曲沃也公殺其傅杜原款。公以杜原款爲傅無狀故殺之或謂大子曰子辭、以六日之狀自明于公君必辨焉。言毒酒經宿輒壞豈有可留六日之理以此自明則獻公必察其無罪也大子曰、君非姬氏、中生不肯自明居不安。言公無姬氏則所居不安食不飽。言公無姬氏則食亦不飽我辭、設使我自明其無罪姬必有罪。獻公幸而察之則必殺驪姬也君老矣、吾又不樂。使君因殺姬氏而居不安食不飽則吾又不樂也曰子其行乎。或人又曰如此則何不出奔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言獻公不知我實無罪而信姬氏之譖謂我欲弒君被此名也以出、使我枉被此惡名以出人誰納我。雖出奔而必不見容也十二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

驪姬旣譖殺中生因欲倂除重耳口吾曰皆知之。言二公子與申生同謀毒害重耳奔蒲。蒲邑重耳所居夷吾奔屈。屈邑名口吾所居時二公子皆在朝被驪姬譖各奔歸所居之邑

五年丙寅

正月夏正十一月辛亥朔日南至。秋分後日近南行至冬至日乃極南公旣視朔、魯僖公旣行告朔禮視遂登觀臺以望。觀臺謂臺上有屋可以遠觀者也公登臺以望雲氣觀去聲而書。旣望雲氣乃書而記之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至夏至也啓謂立春立夏也閉謂立秋立冬也古人于此日皆望雲氣而書之爲備故也。欲察妖祥而預爲之備也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爲重耳築蒲爲口吾築屈事在莊公

二十八年不愼、築城不固寘薪焉。多寘薪于城而築之夷吾訴之、訴士蔿築城之不謹固也公使讓之。獻公使人責士蔿也士蔿稽首而對曰、稽首至地臣聞之、無喪而慼。凡無喪禍而憂感者憂必讎焉。必召憂事來相讎對無戎而城。凡無戎報而築城者讎必保焉。必召寇讎保據其城寇讎之保、今公無故而築蒲屈二城是召寇讎來保據也又何愼焉。何必爲寇讎而堅築其城哉守官廢命不敬、言不往築城則是守官而廢君之命有不敬之罪固讎之保不忠、言堅築其城則是爲寇讎而同其所保守有不忠之罪失忠與敬、不敬不忠二者皆罪何以事君。失此二者何以盡事君之道乎詩云、詩大雅板篇懷德惟寧、言懷和其德以撫民則其國安宗子惟城。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矣君其修德而固宗子、言公信當修德安民以保固其宗子也時

獻公有殺三公子之意故徵謂之何城如之。言宗子之固有甚于築城也三年將尋師焉。言三年之後公將用兵以伐蒲屈也至此年獻公果使寺人披伐蒲明年又使賈華伐屈焉用愼。言用兵不久何必堅築其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言以狐皮爲裘其毛亂雜以與下句之意一國三公。言獻公與重耳口吾若三公然吾誰適從。言築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訴爲公所讓堅之則是固讎之保進退不知所從適音滴及難、及申生之難公使寺人披伐蒲。內官名披者伐蒲欲殺重耳也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君父所命雖非禮不敢計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下令徇邑中曰若有人與伐蒲之人校者是與吾父爲讎卽吾讎也踰垣而走。重耳逃之披斬其袪。追之已及而復脫僅斬其袂遂出奔翟。重耳遂奔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也宣仲即濤塗也反己召陵事在去年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公與申侯以虎牢宣仲勸使城之曰美城之勸其堅固築城大名也言邑號虎牢其名強大子孫不忘言女之子孫將保守之不忘所自吾助子請我當爲女請于諸侯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宣仲乃請于諸侯爲築其城堅固而美爲去聲遂譖諸鄭伯曰宣侯遂譖申侯于鄭文公美城其賜邑言齊侯賜之虎牢而城之美將以叛也將據其城以叛鄭申侯由是得罪鄭伯信之爲下七年殺申侯張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是又假道以伐虢爲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言虢恃虞以爲裏虞依虢以爲表虢亡虢若爲晉所滅

虞必從之虞必與虢同滅也晉不可啟言晉心無厭不可輕啟寇不可翫晉兵如寇不可翫習一之謂甚言二年假道滅下陽已爲甚矣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諺俗語有此二句也輔頰也車牙車也言輔與車相依脣亡則牙齒寒也其虞虢之謂也言虢爲表如口之脣虞爲裏如口之齒也公曰晉吾宗也晉與虞皆姬姓之國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同宗之國也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仲即仲雍也二人皆周大王之子穆生昭大王爲穆故其子爲昭大音太昭如字大伯不從時商道衰太王因有翦商之意而太伯不從遂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而王季立是以不嗣太伯長子當立以遜國故遂不嗣于周也太伯無子虞仲嗣之其支子別封西吳是爲虞之始祖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昭生穆王季歷昭故其子爲穆也虢仲

封東虢爲鄭所滅事見隱公元年虢叔封西虢爲今虢公始祖爲文王卿士言虢仲虢叔皆仕文王之朝爲卿士勳在王室仲叔皆有功于文王也王功曰勳藏于盟府言文王與仲叔爲盟誓之辭而藏于同盟之府將虢是滅言虞虢皆與晉同宗今晉尚不愛虢而欲滅之何愛于虞豈以虞爲同宗愛之而不害乎且虞能親于桓莊乎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也獻公乃桓叔之曾孫莊伯之孫至親也不但若虞爲同宗而已其愛之也桓莊之族獻公猶不愛之其肯愛虞公乎桓莊之族何罪言桓叔莊伯之子孫初無得罪于獻公者而以爲戮莊公二十五年獻公盡殺桓莊之族不惟偪乎言獻公所以盡殺之者懼其族盛大偪害晉國也親以寵偪言桓莊之族至親以其寵而勢偪猶尚害之獻公猶盡從而殺之況以國乎何況虞有一國之利獻公肯相容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

我鬼神必安于我不使吾國滅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鬼神茫昧非實親近乎人惟德是依惟有德者乃依據之故周書曰蔡仲之命篇皇天無親皇大也言天無所私親惟德是輔惟人君有德者乃輔助之又曰君陳篇黍稷非馨言至治之馨足以感神則者非黍稷之馨也明德惟馨蓋以明德爲馨香也又曰旅獒篇民不易物設有二人俱以物祭不必改易其物惟德繄物繄語辭也其一人有德繄此乃是物其一人無德雖有物神不享也如是周書三篇所言如此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可見人君無德則民心不和而神亦不享其祭也神所馮依鬼神所以馮依而不去者將在德矣將必在有德之人矣言虞公無德神所不依也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若晉修虞祀能以明德而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則虞國社稷山川之神必

以晉有德而享其祀不吐之也豈必據虞公之享祀乎弗聽許晉使許其假道焉宮之奇以其族行知虞必滅故挈其族而避去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神之名言不待歲終而虞亡矣在此行也只在此行見虞必亡晉不更舉矣晉必即以伐虢之師伐虞不必再舉兵也八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所都之邑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問晉兵能勝虢否對曰克之言必勝公曰何時問何時可克對曰童謠云卜偃答以童子嬉戲之謠言丙之辰丙子朔日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日月會于尾星故尾星伏而不見均服振振均同也戎事上下同服也振振盛貌振音真取虢之旂勝虢而奪取其旌旗鶉之賁賁賁賁鶉鳥之狀也言鶉火之星其體賁賁然見之于南方賁音奔天策焞焞天策傅說星焞焞無光耀也焞他昆反火中成軍

言鶉火星正中時軍事有成功也虢公其奔晉滅虢而虢公走也童謠之言止此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此言夏九月十月也卜偃以童謠而推之曆象言勝虢當在此時也丙子旦此年十二月朔日乃夏十月朔也日在尾日月當合朔于尾星之次月在策日月合在夜半月行速至平旦時月已至天策星矣鶉火中其時鶉火之星見于南方午位之中必是時也必以此時滅虢也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果以此日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醜虢公名也皆如童謠之言然所謂童謠者恐無此理無乃好事者附會爲之未可信也師還晉兵滅虢而還館于虞復取道于虞而假館焉遂襲虞掩其不備滅之并滅虞國而伐虞公也先是荀息請以璧馬賂虞公按梁穀傳云荀息操璧牽馬而前曰璧則猶是而馬齒加長矣

六年丁卯

楚子圍許時諸侯伐鄭故楚成王圍許以救鄭也諸侯救許楚乃退師　按隱公十一年鄭滅許使許叔居許東偏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僖公許叔之子也武城楚地名蔡楚黨也故使許僖公降楚許男面縛銜璧僖公縛手于後惟見其面手不能執璧故銜之大夫衰絰許之大夫衰服從之衰音崔絰音迭士輿櫬櫬棺也許之士輿棺從之皆示許君將受死也櫬初覲反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也問何以待許君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微子啟紂之庶兄亦如許君所爲武王親釋其縛武王親解微子之縛受其璧而祓之受其所銜之璧而爲之祓除不祥也祓芳弗反焚其櫬焚其所輿之棺禮而命之以禮待而遣之使復其所使之復安其處楚子從之亦如武王之待微子也

七年戊辰是歲周惠王崩子鄭立是爲襄王史記在明年

齊人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去年伐鄭而楚救之故今年復伐之也孔叔言于鄭伯曰心則不競競強也言鄭伯之心不能自強何憚于病憚難也何得以卑弱爲難而不屈服于齊乎既不能強言其心之不競又不能弱言其又憚于病所以斃也此乃取亡之道國危矣鄭國爲齊所伐其勢已危請下齊以救國請乞降于齊以救鄭國之社稷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文公初欲服齊而不得其說至是乃云吾知其說齊之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公意欲殺申侯假之以爲服齊之說對曰朝不及夕言鄭國之危朝不保暮何以待君將欲何爲而少待也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告于齊侯云所以逃盟者皆誤聽申侯之言也今殺之矣說如字且用陳轅濤塗之

諸也傳言文公信濤塗之譖本意欲殺申侯姑借之以說于齊耳初申侯申出也申國之女所生有寵于楚文王爲楚文王之所寵愛文王將死文王死在莊公十九年與之璧使行使無若楚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女之爲人專愛財利而無厭足予取予求從我而取從我而求不女瑕疵也獨我不以女爲罪釁後之人將求多于女言楚之嗣君不知女心事必以禮義大責望于女女必不免必不免被罪我死女必速行女不可復居楚必速出行無適小國又不可往小國將不女容焉小國政狹而法峻又不能容女也既葬楚文王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鄭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楚令尹子文聞申侯之被殺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言楚文王知申侯之短弗可改也已古人此語不可改易也

秋盟于寗母寗母地名也齊桓公盟諸侯于此謀鄭故也鄭猶未服故謀伐之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如下文所云招攜以禮言惟有禮者可以招來携離之國也懷遠以德惟有德者可以懷服遠方之人德禮不易二者無所改易無人不懷人無有不懷服者齊侯修禮于諸侯桓公從其言乃修禮以待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所掌貢賦之官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以貢于天子蓋齊方富強先代諸侯出貢物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鄭文公猶未肯親自乞盟姑使太子華聽命于諸侯之會言于齊侯曰子華言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皆鄭大夫言鄭所以違齊君命令者三族實使之然若君去之以爲成

若桓公能去此三族以與我鄭國講和我以鄭爲內臣則我舉鄭國以事齊如齊封內之臣蓋子華欲乘間以甚國也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內屬則是齊君隱然得一國也何不利之有齊侯將許之將從子華之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管仲諫云君所以會合諸侯者以有禮與信也屬音燭而以姦終之始以禮與信而終之以奸則諸侯之合者離矣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爲子而不犯父之命是之謂禮奸音干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是之謂信共音恭違此二者無禮無信姦莫大焉今子華奸父之命而不守命共時其爲奸莫大于此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桓公又言諸侯伐鄭未有成功今苟有釁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也從之不亦可乎從子華之言而得一國有何不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君能以德而綏撫鄭國加之以訓辭而又以訓辭責其逃盟之罪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豈敢不畏懼我齊也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領也罪人謂子華得罪于父也若從子華之請是領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鄭國謂我受其奸人反以大義責我何懼則不復畏懼我齊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今因爲會而從犯父姦人之計何以示後嗣不崇德而列奸則爲我子者將放之何以爲後嗣之訓乎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或綏之以德或威之以刑或待之以禮或責之以義無國不記諸侯各有國史無不記錄其事記姦之位會而列姦必爲諸侯所記君盟替矣如此則諸侯皆廢齊之盟矣作而不記雖復吾國史官爲國隱諱不書其事非盛德也亦足以矜損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則鄭人將感齊

之德必受盟矣夫子華既爲太子且鄭既立子華爲太子則鄭國固其國矣而求介于大國介助也大國齊國也以弱其國今子華乃求助于齊取鄭以爲內臣是弱其國也亦必不免處心如此必將不免于罪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言鄭君雖昏庸而有三良臣輔之以爲政未可間也未有間隙可以取其國也間去聲齊侯辭焉言桓公從管仲之辭于子華之請子華由是得罪于鄭鄭伯聞之而知子華之罪十六年鄭殺子華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不聽子華故請服也愚按王霸之道無非大公至正足以服人之心耳齊之不聽子華此管相桓成覇之大端也使其行事皆若此何得罪于三王乎後世乃以權術傾危爲取威定覇之要畧秦漢以還取天下者有所未免彼其謀國之臣抑有愧于管仲也遠矣

八年己巳周襄王元年史記在明年

宋公疾宋桓公疾病大子茲父固請曰茲父襄公也請于桓公云目夷長且仁目夷茲父之庶兄子魚也言其年長且有仁德君其立之願立子魚以爲太子公命子魚桓公命子魚爲太子子魚辭曰能以國讓子魚言茲父有遜國之節仁孰大焉其爲仁德至大也臣不及也我之德不足以及之且又不順廢嫡立庶于不順禮遂走而退乃趨走而避之

九年庚午是歲宋桓公卒襄公立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孔宰周公也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賜之胙肉蓋尊之比于二王後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言天子行祀事于文王武王使孔賜伯舅胙宰孔稱名謂天子使我來賜胙也時桓公九命作伯故以伯舅稱之齊侯將下拜將下階而拜謝天子之賜孔曰且有後命宰孔止之言天子猶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級升階之等也言天子以公年老之故使我加勞且進一等不令下階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也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公自稱名言我豈敢貪天子寵命不下階而拜恐隕越于下恐得罪于天使我顛墜于下以遺天子羞適足以遺天子之羞辱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乃拜于堂下而登堂以受胙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已會而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此盟誓之言也同盟謂諸侯也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各修和好無相侵伐宰孔先歸既會諸侯不與盟而先歸遇晉侯晉獻公來會葵丘遇之于道曰可無會也宰孔令晉侯不必與會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言桓公不務修德而勤勞于經畧遠方故北伐山戎在莊公三十一年南伐楚四年召陵之盟西爲此會也今年葵丘之會此皆所謂遠畧也東畧之不知但不知東畧耳非久更經畧東方也西則否矣言西既會畢必不復來蓋宰孔知晉將亂而齊無暇爲晉經理也其在亂乎在察也欲使晉侯歸去察其國之亂也君務靖亂獻公殺嫡及庶逐二公子故宰孔以靖亂諷之無勤于行無勞遠行以來會也晉侯乃還不復與葵丘之會

晉獻公卒里克丕鄭皆晉大夫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時晉已立奚齊而二人欲納重耳爲君故以申生重耳夷吾之黨作亂也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獻公之疾病也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奚齊初賤與諸子

懸絶也辱在大夫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其若之何問荀息能受此托否稽首
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當竭盡其手足之力加之以忠貞加益也
其濟幸而事成君之靈也則是獻公威靈寶輔相之不濟不幸而或遇害則以死
繼之則我以身殉之不敢苟免以避害也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
言苟可以利益國家者知無不爲患不知耳知則必爲忠也送往事居送往者謂
獻公事生者謂奚齊耦俱無猜耦兩也猜疑也送死事生兩無疑猜貞也及里克將
殺奚齊里克忿驪姬之譖殺申生欲納重耳故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先以此意
告三怨將作三怨謂申生重耳口吾之黨也秦晉輔之秦人輔之于外晉人輔之于內
子將何如言奚齊必不免女將何以處之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

也言雖死何補于事荀叔曰荀叔即荀息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豈可許君死而變其說乎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死也雖
無益也將焉避之雖欲避害亦不可得也且人之欲善謂里克意欲忠于申
生誰不如我亦如我忠于奚齊也我欲無貳我許君以死而欲不變前言而能
謂人已乎亦豈能止女使勿忠于申生乎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次也
荀息將死之欲踐言也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卓子驪姬之娣所生
子也或人以卓子亦先君之所愛故勸使立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荀息從其言立卓子
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巳葬而卓子臨朝里克又殺之荀息
死之終不背食其言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詩大雅抑篇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謂言語之玷缺難治于白圭也荀息有焉言荀息從
君于昏事非其正既許獻公以死終不背食其言所謂言語之玷不可爲者也晉郤芮使口吾
重賂秦以求入時重耳口吾出奔在外重耳長而賢秦伯欲納之郤芮從口吾者故勸口吾重
賂秦伯求入爲君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國本他人所有我何愛惜他人之物而不
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能入國而得民不患無土從之從郤芮之言
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即口吾秦伯利其賂故與齊共納
之也秦伯謂郤芮曰秦伯穆公也公子誰恃問口吾恃誰以爲重對曰臣
聞亡人無黨口吾出奔在外故稱亡人也無黨謂無所恃有黨必有讎既有黨親
必有仇讎無黨無讎則納之爲易也口吾弱不好弄言幼小之時不好戲弄能鬬不

過雖能鬬爭而有節制長亦不改及其年長亦如幼時不識其他其他則吾不知也此
蓋言其可爲君也公謂公孫枝曰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穆公問之口吾其定
乎口吾入晉能定其國否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則法也唯有法者可以定國
詩曰詩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言文王黜已之私見順帝之則惟順上帝之法則也
帝者天理之主宰也又曰又抑篇云不僭不賊不爲過差不爲傷害鮮不爲則能如
此而不爲人之法則者少矣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此釋上意好私好也
惡私惡也忌猜疑也克好勝也不識不知則無好惡不僭不賊則不至于忌刻今其言多忌克今口
吾之言既僭且賊是多忌刻也難哉以此定國民無則焉故曰難哉公曰忌則多怨穆公
言口吾猜忌必喜殺戮而多招讐怨又焉能克雖好勝而不能勝人也是吾利也如此

則不能害我也夫秦穆公受賂而納晉惠之君又以其忌克而爲己利是誠何心哉

十年辛未宋襄公晉惠公元年

晉侯殺里克以說。以解說于人言已非篡弑得國也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微無也言若不因女作亂則我無緣得爲晉君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謂里克殺奚齊卓子及大夫荀息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言不如女意則女又殺之對曰不有廢也。設若不有奚齊卓子之廢君何以興。惠公何以得興起而爲君也欲加之罪。言君但欲加我以罪而殺之其無辭乎。又何患無辭以責我乎臣聞命矣、我已聞君見殺之命矣伏劍而死。里克于是自刎而死

晉侯改葬共大子。太子申生也諡曰共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申生所居邑也遇大子。申生已死狐突忽如夢而見之大子使登僕、先是伐皋落氏狐突御戎故今復使登車以爲之僕御而告之曰□吾無禮、武曰無禮者謂□吾烝于大子夫人賈君未知是否余得請于帝矣、申生言我訴于上帝欲代□吾既得請矣將以晉畀秦、畀付也言將使秦滅晉國秦將祀余。秦國將祭祀我也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答言非其族類者則神不歆其祭祀民不祀非族。神非其族類者則民亦不修其祭祀君祀無乃殄乎。如此則太子之祀必殄絕矣且民何罪、言罪在□吾而不在晉民也失刑乏祀、豈可以晉畀秦而使民失刑法神乏祭祀乎君其圖之。欲太子更圖謀之君曰諾、太子許諾吾將復請。復請于上帝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七日後曲沃新城之西偏將有巫者而與之俱見我也及期而往、狐突復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言再得請于帝止罰□吾之身不以晉畀秦矣敝于韓。敝敗也韓晉地名爲十五年晉惠公敗于韓張本

十一年壬申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也召武公周之卿也內史過周大夫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晉惠公受瑞玉而有惰慢之容過歸、內史歸周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天子賜之命圭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咎止故惰其自棄其身也其何繼之有。豈有繼其後者禮、國之幹也、國之有禮猶木之待幹而立敬、禮之輿也。禮之主敬猶人待車而行不敬則禮不行、無與不行故禮不行則上下昏。無禮則國無幹君臣昏闇無以立國何以長世。何以長有子孫于後世乎爲三十四年殺惠公張本

左傳統箋卷之六

僖公二

十二年癸酉是歲陳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

王以戎難故。初惠王寵子帶欲廢太子鄭而立之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襄王卽位子帶恐不得立去年子帶召戎伐周討王子帶討其召戎之罪王子帶奔齊。爲二十二年召子帶張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齊桓公使管仲爲周和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上卿天子命卿也襄王嘉管仲之功故加禮以待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管仲辭上卿之禮故謙稱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管仲言國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爲督之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

秋。設若當春朝秋覲之時節來承王命。而國高二卿承命下臣朝何以禮焉。言我旣受上卿之禮則又將以何禮而待國高也陪臣敢辭。諸侯上臣也故諸侯之臣自稱陪臣王曰舅氏王稱齊侯爲伯舅故稱其臣爲舅氏余嘉乃勳。言我嘉女之功勳也王功曰勳應乃懿德。又報應女之美德謂督不忘。督篤厚也言我嘉女勳報女德篤厚而不忘也往踐乃職。其往而踐於女執政之職無逆朕命。女無得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卒辭而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國高位在其上能遜之而不忘詩曰詩大雅旱麓篇愷悌君子言君子有樂易之德神所勞矣。宜爲鬼神之所勞來勞去聲愚按以管仲之勳當時莫武而猶不貪天子之寵命固讓于國高蓋周禮重命卿雖有功之臣不得過成命而居其次管仲以禮服列國之諸侯大夫不得不以禮自處而功高不矜乘權不推其于同列猶不失尚恭之義亦可見矣三代以後之才臣一執國柄矜傾僭竊以專其權宮府之間隙成水火而國事遂不可爲是又管氏之所竊笑也

十三年甲戌陳穆公元年

晉荐饑。大亂之後連歲不熟使乞糴于秦。以給民食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子桑公孫枝也穆公問以粟給之否乎對曰重施而報。言我厚施于晉而晉能報君將何求。言無損于秦也重施而不報。厚施于晉而晉不報其民必攜。則晉民亦不直其君其心必離攜而討焉。晉民離心而秦往伐之無衆必敗。晉民不爲君戰其敗必矣謂百里與諸乎。百里奚虞人也晉假道伐虢知虞公不可諫而去之秦爲大夫穆公復問可與粟否對曰天災流行。言饑饉之災天實爲之國家代有。言有國家者更迭受

此天災救災恤鄰。鄰國有災而救恤之道也。行道有福。順道而行天必降福今按百里奚之言貫實渾厚無計校利害之心眞賢臣也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輸運也從二臣之言以粟給之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以秦都之粟運至晉都不憚其遠且輸而又輸不止一次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汾河故曰汎舟

十四年乙亥是歲蔡穆侯卒子甲午立是爲莊公

秦饑。秦國亦歲不熟使乞糴于晉。以去年言輸粟于晉也晉人弗與。背秦之施慶鄭曰。慶鄭晉大夫勸惠公與之粟背施無親。背秦之施是無親也幸災不仁。幸降之災是不仁也貪愛不祥。貪惜已物不以救災是不祥也怒鄰不義。背施幸災取怒鄰國是不義也四德皆失。親仁祥義四者之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虢射

亦晉大夫也虢惠公勿與之射音亦皮之不存皮獸之皮也毛將安傅先是惠公許以五城賂秦既而背之故虢射以皮喻城以毛喻粟言既背秦施其怨已深雖與之粟猶皮已不存無所施于毛也傅音付慶鄭曰棄信背鄰言棄許城之信而背鄰國之施患孰恤之如此則國家有患民亦棄之而不惜也無信患作言失信于秦必見討伐失援必斃失援謂民無恤我患者必致死亡也是則然矣此皆事理之必然者虢射曰無損于怨言秦怨我已深雖與之粟無所損也而厚于寇言與之粟是資寇以糧也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背施無親幸災不仁民所棄也雖吾民亦棄之近猶讎之雖以此而待平日相親近之國猶足致讎怨也況怨敵乎何況素爲怨敵如秦者乎弗聽終不與之粟退曰君其悔是哉慶鄭退而言曰吾君必悔之矣

十五年丙子蔡莊公元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娣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託之晉惠公且曰盡納羣公子謂晉獻之族宜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晉之公族皆出亡在外穆姬欲惠公盡召之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所託一無承順晉侯許賂中大夫許賂而入爲晉君中大夫執政里丕等也既而皆背既爲君而背之不背賂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先許賂秦黃河之外五城之地其地界如此既而不與得入晉而亦背之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討其背施閉糴之罪卜徒父筮之徒父秦之掌卜者以蓍筮之吉

其卦遇蠱六爻安靜不變蠱音古曰千乘三去此占辭也其意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衆而夫乘去聲夫音區三去之餘三敗之後獲其雄狐言必獲晉君也夫狐言蠱卦占辭所謂狐者何物也必其君也狐邪媚之物而曰雄焉故知是晉君也蠱之貞風也內卦曰貞蠱之內卦巽也巽爲風其悔山也外卦曰悔蠱之外卦艮也艮爲山歲云秋矣其時九月乃夏之七月孟秋也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內卦爲主故以占秦外卦爲賓故以占晉然則晉山而秦風也當秋之時山木結實爲風所摧而剝落則皆爲我所取矣所以克也卦兆如此故知必爲秦所克也實落材亡晉猶山木其實既落而材亦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兵車三度而至韓地應千乘三去之占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言秦之爲寇已深矣若之何何策以禦之對曰君實深之言背施怒

秦是君自致其寇之深也可若何無策可禦也公曰不孫言慶鄭應荅不遜孫音遜卜卜誰可爲車右者右慶鄭吉弗使怒其不孫故不使爲車右乘小駟小駟馬名惠公乘之鄭入也乃鄭國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征戰爲大事必乘其產所乘之馬必用土地所生者生其水土生于吾國之水土也而知其人心惟其生于水土所以知其人心安其教訓惟其知其人心所以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其安其教訓所以習熟于吾國之道路唯所納之如是則用馬之地不拘方所無不如志無不惟人之所使者今乘異產今君乃乘異國所獻之馬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彼遇敵而畏懼必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必將變易人意而不如人所使亂氣狡憤風氣狡及而憤滿于外陰血周作陰血必徧身而動作于內張脈僨興張脈

謂血脉聞亂氣而張也僨動也興起也張中亮反僨音奮 外彊中乾 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 進
退不可 欲進而不可進欲退而不可退 周旋不能 欲使之周旋又不能 君必悔之
君至此時悔之無及 弗聽 不從慶鄭之諫 九月 今七月也應歲云秋矣之占 晉侯逆秦
師 逆迎也 使韓簡視師 韓簡晉大夫惠公使之觀秦師強弱 復 復命 曰師少于
我 言秦師比于晉師爲少 鬪士倍我 但秦力氣之士比于晉多一倍 公曰何故 問秦
師何以衆戰 對曰出因其資 惠公之出奔也以梁國爲秦所親幸逆奔梁國以求秦也 入
用其寵 其入晉也秦伯納之 饑食其粟 十三年晉饑秦輸之粟 三施而無報
惠公受秦三施既背其約又閉之糴施去聲 是以來也 所以秦來伐我也 今又擊之
今晉不請和于秦而又與之接戰 我怠秦奮 晉人不直惠公故怠秦人怒氣百倍故奮 倍猶

未也 以此觀之則秦之戰士不止倍我也 公曰一夫不可狃 狃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
而侮之 況國乎 況我有一國可受其狎侮而不敎乎 遂使請戰 遂使韓簡索戰于秦 曰
寡人不佞 惠公言我不能巧言 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 言旣聚衆興兵復欲
散之其勢不可 君若不還 若不退師 無所逃命 則我當決戰以從君命不敢逃避 秦
伯使公孫枝對曰 公孫枝子桑也 君之未入 言惠公出奔而未入晉也 寡君
懼之 我秦君爲君畏懼也 入而未定列 惠公雖入晉而未定諸侯之位 猶吾憂也
我秦君猶以爲憂也 苟列定矣 今惠公既定位矣 敢不承命 敢不承順君命決于一戰
韓簡退 聞公孫枝之言而退 曰吾幸而得囚 以得囚爲幸虜免爲秦俘擄 壬戌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 還便旋也濘泥也小駟不調故因便旋而陷于泥中

還音旋濘乃定反 公號慶鄭 惠公急而呼慶鄭 而慶鄭曰愎諫違卜 愎戾也愎
諫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駟違卜謂卜右慶鄭吉而弗使愎音備 罔敗是求 如此則是自求敗也
又何逃焉 事勢至此何由避免 遂去之 不顧而去 梁由靡御韓簡 使韓簡乘
戎車而梁由靡爲御 虢射爲右 爲戎車右 輅秦伯 輅與迓同謂迎也輅音迓 將止之
秦伯將爲晉所獲 鄭以救公誤之 慶鄭出救惠公反誤認秦師爲晉師 遂失秦伯
秦伯因得走去 秦獲晉侯以歸 于是惠公反爲秦師所獲執以歸秦 晉大夫反首
拔舍從之 反首頭髮下垂也拔舍謂草舍止宿也皆壞形毀服以從晉侯 秦伯使辭焉
使人辭謝晉大夫 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 秦國
在西方穆公欲執晉侯西歸秦國諫言從女晉君而西也 亦晉之妖夢是踐 踐狀也徵實不

寐而見申生故謂之妖夢申生言蔽于韓故我將晉侯西行以厭息此語耳 豈敢以至 言不敢於
執晉侯而歸秦也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言穆
公足履后土而頭戴皇天 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穆公云不敢以至是有歸晉侯之意
也故晉大夫謝云今日之言天神地祇皆聞之 羣臣敢在下風 言我衆臣在君下風亦與聞斯
言也 穆姬聞晉侯將至 聞晉侯被執而至 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
登臺而履薪焉 罃弘穆姬二子罃即康公也簡璧穆姬之二女也古之宮閒皆居于臺以抗絶
之穆姬欲自罪故積薪焉帥其子女履于其上而登之 使以免服衰絰逆 禮初死則有免
服成服則有衰絰時穆姬欲自殺故使行人先爲凶服以迎穆公也免音問衰音催絰大結反 且告 且告
穆公以穆姬欲自殺之意 按今文左傳此下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晉君朝以

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凡四十六字考釋及乃號義皆云後人所加今不
從錄始附于此大夫請以入秦之大夫請執晉侯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
也言我始執晉侯將示後有俘獲而歸既而喪若執而入則夫人或自殺歸焉用之大
夫其何有焉雖女大夫有何所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也天
地以要我謂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要乎辭不圖晉憂晉人慼憂如此而我不圖謀之
重其怒也則是增益晉人之忿怒也我食吾言我既云豈敢以至今而執之以入是自食
其言背天地也天地既聞我言今而執之以入是背天地也背音佩重怒難任重晉怒則
我難以當之任音壬背天不祥背天地則我不詳、必歸晉君必使歸國然後可也公
子絷曰公子絷秦大夫不如殺之請殺晉侯無聚慝焉無使復歸相聚爲惡子

桑曰子桑公孫枝也歸之而質其大子請歸晉侯而留其太子以爲質必得大
成如此則晉服秦必成大和好也晉未可滅言晉國強未可遽滅而殺其君徒殺其一
君何補于事祇以成惡且適以成二國之仇怨且史佚有言曰周武王時太史
名佚無始禍莫爲禍先無怙亂無恃人亂以爲己利無重怒人已怒已莫增益之重
怒難任陵人不祥恃強陵人亦不祥之事乃許晉平穆公乃許與晉和平晉
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郤乞晉大夫也瑕呂姓也飴甥名也字子金晉侯聞秦許之平
故使郤乞告呂甥也且召之且召呂甥使來迎己子金教之言曰呂甥教郤乞朝
國人而以君命賞惠公無道呂甥恐國人不順故令先受國人朝而假惠公之命以賞賜之
且告之曰既賞乃假惠公之言以告國人孤雖歸孤諸侯自貶之稱言我雖得復歸辱

社稷矣然爲君而見執已爲社稷之辱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名言可卜
太子使代已爲君也衆皆哭國人聞之皆哭哀君不還國也晉於是乎作爰田爰易
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乃改易與所賞之衆呂甥曰呂甥既教郤乞言又自言君亡之不
恤言惠公喪亡在外不自憂恤而羣臣是憂而乃憂恤羣臣而賞賜之惠之至也
非恩惠之至何以如此將若君何問國人何以處吾君也衆曰何爲而可國人
又問呂甥何以處之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言征賦治兵以輔太子圉諸侯聞之
喪君有君雖喪舊君復有新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使諸
侯愛晉者有所勸勉惡我者懼諸侯惡晉者有所畏懼庶有益乎如此庶幾有益于晉
也衆說國人聞之皆喜悅晉于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因此又使州長各

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伯姬即穆姬也將嫁秦穆公獻公筮其吉凶遇
歸妹之睽本卦爲歸妹之卦爲睽者蓋上六爻變也史蘇占之曰不吉晉卜史名
繇其繇曰士刲羊刲刺也震爲男子之事故云士刲音圭亦無衁也衁血也歸
妹上六與六三爲正應而二爻皆陰不復相應故爲刲羊而下無血之象衁音荒女承筐筐筐婦人
所掌故云女亦無貺也既賜也歸妹上六若卦之稱仰無所承故爲承筐而上無實之象按周易
歸妹上六爻辭云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西鄰責言此下乃史蘇衍卦意而爲之辭西方鄰國
稱秦也嫁女于西而卦意鄰此知有責讓之言也不可償也晉被其責讓無以報償也歸妹
之睽歸嫁也嫁女于人而變卦爲睽將有乖離之象猶無相也相助也言夫不助妻故乖離也
相去乖震之離歸妹上卦爲震上六變而爲離亦離之震睽之上卦爲離亦能變而爲震

爲雷爲火震爲雷離爲火爲嬴敗姬秦嬴姓晉姬姓火動熾而害其母是女嫁而反害其家也故爲嬴姓戰敗姬姓之象車說其輹震爲車歸妹上六在震之體而無其應故爲脫輹之象說者睽火焚其旗離爲火睽之上九在離之體而失其位故爲焚旗之象不利行師車敗旗焚是不利于用兵也敗于宗丘宗丘指韓地也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也歸妹睽孤睽孤睽卦上九爻辭也歸妹上六爻變而遇此象寇張之弧上九睽孤失位故遇寇而有弓矢之警姪其從姑兄弟之子曰姪父之姊妹曰姑言子圉當爲質于秦從其姑穆姬同處也六年其逋言子圉在秦六年當逋逃歸也逃歸其國子圉既逋乃逃歸晉國也而棄其家家謂妻也言子圉質于秦秦伯以懷嬴妻之乃棄其妻而逃歸也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其明年文公入使殺懷公于高梁即其驗也易繫辭曰極數知來

之謂占則易數固可以知來矣然安有地名人事預知下未來之先無一毫過差者此恐附會爲之難以盡信及惠公在秦至是惠公見執于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惠公言先君獻公若從史蘇之占而不嫁伯姬于秦吾不及此夫則我不及此患也夫惠公取怒秦國愎諫違卜其見獲而執也宜矣不知自反顧歸咎不從史蘇之占則是惠公之無道不足致伐而卜筮以禍之也其迷而不復甚矣韓簡侍時韓簡侍于惠公側曰龜象也謂龜卜有方弓義弓之兆是以象爲主筮數也筮有九六七八之策是以數爲主物生而後有象天地生物之始以氣化而生人與萬物既生乃有形象象而後有滋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與萬物其象滋多滋而後有數數始于一自一以往滋而十百千萬其數不窮故人與萬物皆不能逃乎數也先君之敗德及言惠公今日及禍皆由獻公殺嫡立庶敗德所致也可數乎言非卜筮之罪也筮

天下事物雖不逃乎數而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不專在乎數也史蘇是占史蘇前日之占勿從何益從之不足以損禍不從亦不足以益禍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于陰故曰陰飴甥王城西周舊城也平王東遷故西周故地爲秦所有也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在下之小人恥其君爲秦所執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繕皆不以征賦若兵爲難以立圉也而輔其太子圉以爲君曰必報讎言必爲君親報秦之讎寧事戎翟寧事戎翟之國以求援而抗秦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在上之君子則愛其君而知晉國之有罪不憚征繕亦不以征繕爲難以待秦命而待秦歸晉君之命曰必報德言必爲晉君報秦之德有死無二雖亡身而不變此心也以此不和君子

小人所見不同故不和也秦伯曰國謂君何晉國人謂其君如何對曰小人慼小人不知事理徒爲憂慼謂之不免以爲秦必害其君也君子恕君子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爲必歸以爲秦必歸其君也小人曰我毒秦小人謂晉背施閉糴害秦國秦豈歸君秦豈肯復歸我君乎君子曰我知罪矣晉既自知其罪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晉侯有貳心而秦執之服而舍之晉侯既知罪而秦即舍之德莫厚焉舍之則秦之德莫厚于此刑莫威焉執之則秦之刑莫威于此服者懷德使服秦者悅秦之德貳者畏刑使貳秦者畏秦之刑此一役也役猶事也秦可以霸諸侯懷德畏刑可以成霸業也納而不定謂秦初納晉君今而執之是不安定之也廢而不立因逐廢之不使復立爲君以德爲怨始納之是秦有德于晉也今廢之是秦變德爲怨矣秦不

其然穆公必不肯如此秦伯曰是吾心也言女之所言正與我心合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將歸之故加其禮焉蛾析謂慶鄭曰蛾析晉大夫盍行乎言惠公將歸子何不出奔也對曰陷君于敗謂呼之不往又誤晉師使失秦伯敗而不死君敗而已又不能死又使失刑今出奔不待戮是又使吾君失刑也非人臣也臣而不臣人臣而失爲臣之道行將焉入雖出奔而必不見容也晉侯歸秦伯歸之殺慶鄭而後入以見惠公之忌刻終不化也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言其君可怨而其民可念且吾聞唐叔之封也唐叔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始封于唐爲晉始祖箕子曰箕子商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其後必大言唐叔之後必盛大晉其庸可冀乎即箕子之

言觀之以見晉國未可取也姑樹德焉爲秦之計且務立德以待能者以待後之能者何其弱而取之於是秦始征晉河東征賦也晉河東之地與秦征其稅也即惠公賂秦之河外列城五也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收河東之稅也十八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是爲懷公

十六年丁丑

會于淮齊桓公會諸侯謀鄫鄫姒姓國子爵時爲淮口所病故會諸侯而謀之鄫音曾且東略也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西會葵丘今又經略東方也城鄫諸侯爲鄫築城役人病遇癘氣而疾病有夜登丘而呼曰役人不堪久駐故作妖言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因是罷役也明年齊果有亂故傳錄之還音旋

十七年戊寅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因歸惠公而送子圉爲質也秦歸河東而妻之河東晉惠賂秦之地十五年秦已征河東今因圉爲質復以河東地歸晉而以女妻圉惠公之在梁也梁國名嬴姓初口吾自梁奔梁伯妻之梁嬴梁伯之女也孕過期過十月不產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太卜父子共卜也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所謂孿生也招曰然亦以其兆爲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因卜兆而預其名也及子圉西質質于秦妾爲宦女焉從兄事秦爲宮妾也

齊侯好內言好色也傳言齊亂之由多內寵內多寵妾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內寵並后亂之本也况其多乎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也長展兩反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也少去聲鄭姬生孝公公子昭也葛嬴生昭公公子潘也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也宋華子生公子雍傳言內嬖六人皆有子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傳言桓公不能修身以齊家反以後嗣屬之他人屬音燭以爲大子立公子昭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雍饔同雍人名巫即易牙也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薦羞獻美食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于桓公爲衛姬請立無虧夫既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又許立武孟桓公之顛倒若此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以其母皆有寵故爭求爲太子十月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寵者初易牙有寵于長衛

姬因寺人貂以進羞于公而得寵至是二人合謀而作亂貂音刁而立公子無虧易牙有寵于無虧之母故立之孝公奔宋。明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而立孝公十二月乙亥赴齊以桓公之卒期赴魯乃乙亥日也辛巳夜殯。因五公子爭立桓公不得殯尸出于戶也杜注云六十七日乃殯一云七日

十八年己卯齊孝公元年

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也楚子賜之金銅爲赤金既而悔之古者以銅爲兵楚金利恐其爲兵以伐楚也故悔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業已賜之不得已與之盟使不得爲兵器也故以鑄三鐘鄭人因盟故以鑄鐘傳言楚無霸者遠畧

十九年庚辰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鄫子鄫國君也睢水之次有妖神爲宋襄公使邾文公殺鄫子而用以祭也睢音雖欲以屬東口屬聚也蓋口瞿畏鬼襄公假此妖神以誘之使相聚來歸已也時襄公欲圖霸故也司馬子魚曰司馬官名子魚即目口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六畜牛羊馬犬豕雞也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畜許六反小事不用大牲若禜廟用羊禜門及夾室用雞之類而況敢用人乎民神之主也民爲貴社稷次之故民爲神之主用人其誰饗之豈有正神而享此祭者齊桓公存三亡國閔元年省魯難僖元年城邢二年封衛也以屬諸侯以存亡繼絕之義而合聚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也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此年三月以會召諸侯而執滕子今六月會盟又執鄫子又用諸淫昏之鬼又殺之以祭妖神將以求霸不亦難乎言霸業無可成之理得死爲幸恐其忘國

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卜曰祀于山川以祈雨不吉寗莊子曰寗莊子衛大夫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周武王時武王伐商紂而勝之遂致豐稔今邢方無道時邢國爲翟人伺我衛國諸侯無伯齊桓公既死諸侯無爲方伯以討罰者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言天久不雨無欲使衛伐邢乎乃從之衛文公從其言而伐邢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此年宋公盟于曹南曹人不修地主之禮故伐之討不服也。宋欲圖霸故立威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國名崇侯虎無道

周文王用兵三十日伐之而崇不降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文王退而修德教乃復伐之因壘而降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詩曰詩大雅思齊篇刑于寡妻刑儀刑也寡妻謂文王之妃太姒也至于兄弟言文王之德教始自妻以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治也言家齊而後國治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身之不正人難服之盍姑內省德乎何不內自修省其德如文王乎無闕而後動。已德無所闕失而後可以討人之不服者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之主名以自取滅亡非關他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非處亟城其邑而無民以居其地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力役過多民疲勞而不能應命則又誑其民曰某國將寇我懼其民而用之

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又無故而鑿池環繞其宮懼民不從又詐曰秦人將攘我之不備而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民以爲信然懼而逃散秦遂乘虛而取之故亡）

二十年 辛巳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漢東之國隨爲大師諸侯而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楚使令尹子文伐之）取成而還（隨服楚與之講和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隨之所以見伐于楚者）不量力也（以其不量事力敢抗拒也）量力而動（設使隨能量事力之强弱）其過鮮矣善敗由己（因之成敗咸其自取）而由人乎哉（不可歸咎于人）

宋襄公欲合諸侯（欲爲盟主）臧文仲聞之曰（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以

欲從人則可（言能屈己之欲從人之善則庶乎其可也）以人從欲鮮濟（今襄公乃屈人以從己之欲未必能有濟）

二十一年 壬午

宋人爲鹿上之盟（鹿上宋地名襄公與齊楚同盟于此）以求諸侯（欲爲霸也）楚人許之（許與同盟）公子目夷曰（即子魚也）小國爭盟（宋小國也而與楚爭盟）禍也（取禍之道）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幸而單敗猶可救也）

夏大旱（魯久不雨）公欲焚巫尫（巫女巫也尫瘠病之人其面向上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僖公以巫禱雨不驗而尫人致旱故欲并焚之尫烏黃反）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言焚巫尫非備旱之道）修城郭（聚饑民以養之因用其力以修城郭爲守備也）貶食省用（君不舉盛饌節約財用省所景反）務穡勸分（整理已旱之稼穡又勸富者分給貧賤）此其務也（凡此所以修旱備也）巫尫何爲（巫尫何罪而欲焚殺之乎）天欲殺之（設若天之爲旱欲使君殺巫尫）則如勿生（則天何如勿生此人也）若能爲旱（設使巫尫果能致旱）焚之滋甚（則焚之是逆天意是愈甚其旱也）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從臧文仲言而修旱備故雖饑而不傷害于民也）

諸侯會宋公于盂（盂宋地名宋襄公求諸侯于盂故楚與諸侯同會）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子魚前言小國爭盟禍也故云禍在此）君欲已甚（言襄公圖霸貪欲太甚也）其何以堪之（諸侯不堪其求必生變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執宋公于會且與諸侯同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薄亦地名也宋公被執諸侯故盟于薄以釋其罪也）

子魚曰禍猶未也（言吾所謂禍此猶未也）未足以懲君（言宋公猶未知戒懼也爲明年戰于泓張本）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四國皆風姓伏羲之後也句音其俱）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太皞即伏羲也四國封近于濟故世主太皞有濟之祭祀）以服事諸夏（附庸小國不達于天子但服事中國而已）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須句君子因國亡而奔于魯）因成風也（成風僖公之母須句國之女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爲須句子言于僖公）崇明祀（尊崇神明之祀）保小寡（保恤小寡之國）周禮也蠻夷猾夏（蠻夷之人而猾亂中國）周禍也（蠻夷入伐其禍將及天下故云周禍也）若封須句（邾滅須句而公能復封之）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若伐邾而封須句則是能崇太

睦有濟之祀而修周豐又能警醒□而紓周禍也紓鎮也明年公從成風之詩而伐邾復須句子于其國

二十二年癸未

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平王困犬戎之變遷都洛邑辛有適伊川辛有周大夫伊川伊水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被髮者戎狄之俗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北地必爲戎翟之居也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異戎翟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二國誘而徙之伊川按平王元年東遷至是蓋百二十三年但不知辛有以何年適伊川也然明不及百年之說亦言其大槩耳

晉大子圉爲質于秦在十七年將逃歸謂嬴氏曰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與子歸乎欲與嬴氏俱逃歸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于秦乃屈辱而

爲質于秦國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巾以帨手櫛以理髮言秦君使我嫁女也以固子也蓋欲堅固女心不思歸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不敢從女歸晉亦不敢言亦不敢以告于吾君恐洩女事遂逃歸懸史圉遂歸其國而棄其家之占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邾人怒僖公取須句故出師伐魯公卑邾不言邾國小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不可以其小而輕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則我兵雖多不可恃其必勝也詩曰詩小雅小旻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懼其溺也如履薄冰懼其陷也又曰周頌敬之篇敬之敬之再言敬之者以警成王也天維顯思言天有顯道也顯明也思語辭命不易哉

天命靡常不易保也先王之明德此解詩意言我度先王之德可謂明矣猶無不難也猶曰命不易哉無不懼也猶且戰戰兢兢況我小國乎況魯國之小未有先王之明德其可易而忽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蜂乃至微之物然有毒能螫而況國乎比之蜂蠆遠矣弗聽終不設備公及邾師戰于升陘升陘魯地名我師敗績魯果爲邾所敗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也魚門邾城門公自將敗績爲邾人所獲故失其冑邾人縣之城門示勝以辱公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以今年夏公伐鄭故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卽子魚也天之棄商久矣宋商之後故云天廢商久矣君將興之言公將圖霸是欲與復商也弗可赦也已恐逆天意不爲天所赦也弗聽卒與楚戰及楚人戰

于泓泓水之上宋人既成列宋兵列陣已定楚人未既濟楚兵尚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何不乘其未盡渡水之時請擊之因犯諸險而伐之公曰不可不肯犯人于險既濟而未成列楚兵盡渡水而列陣未成又以告于公又請擊之公曰不可不肯擊其不成列也師陳而後擊之楚兵成陳宋乃擊之陳音陣宋師敗績公傷股襄公傷足門官殲焉守門之官師行則在軍左右盡爲楚人所殲矣國人皆咎公悉咎襄公必待楚兵既陳而擊之公曰君子不重傷重再也言敵人被傷者君子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二毛敵人頭髮白色者君子不忍禽之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乘人于險以求勝也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之後故自稱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敵人未成陣則兵不擊鼓以進

兵恥以詐求勝也子魚曰君未知戰言襄公未曉戰鬪之事勍敵之人勍強也勍其京反隘而不列敵人厄于險隘而不成陳天贊我也此天助我以取勝之機會雖因阻伐也阻而鼓之迫于險阻擊鼓進兵而伐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伐之猶恐不勝也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他國之兵與我皆欲殺害我者也雖及胡耇胡耇元老之稱獲則取之言雖得老人猶將禽之何有於二毛何有不忍于二毛之人乎明恥教戰謂教戰之法明設刑戮以恥不勇之人求殺敵也傷未及死敵人被傷未死猶能害我如何勿重安得不再傷之乎若愛重傷設若不忍而傷人則如勿傷則不如本不傷之也愛其二毛設若不忍禽二毛之人則如服焉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三軍以利用也凡行軍本以利而動也金

鼓以聲氣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所以佐士衆之聲氣也利而用之既以利而動阻隘可也雖迫于險而伐之可也聲盛致志鼓聲之盛以致三軍勇戰之志鼓儳可也雖當其儳巖未整陣之時擊鼓而伐之可也儳組咸反

愍按宋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其言似乎迂闊然觀其用師于睢社以誘東口爲圖霸之術則任用譎詐而全無仁心者也至于用兵臨陣之際又飾之以仁豈誠也哉有謂徐偃行仁義而亡未可以欺天下後世也

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柯澤鄭地名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勞之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名縉也俘所得囚也馘所截耳也君子曰非禮也言楚鄭皆非禮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接見兄弟不出門限此專言芈氏與楚子爲兄弟以見鄭之非禮也戎事不邇女器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以見楚之非禮也楚子入饗于鄭楚子入鄭文公饗之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旅數也庭中所陳之實品數有百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于籩豆也竹器曰籩木器曰豆饗畢夜出其夜楚子遂出文芈送于軍文夫人芈氏送楚子于軍取鄭二姬以歸楚子取文芈所生二女以歸叔詹曰叔詹鄭大夫楚王其不沒乎言楚子必不得其死爲禮卒于無別言取二甥女是無別也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無禮則危故知不得其死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諸侯因此知楚成王不能成霸功也其後卒爲商臣所弒

僖公三

二十三年甲申是歲杞成公卒弟姑容立是爲桓公宋襄公卒子王臣立是爲成公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焦夷陳邑子玉取之城頓

而還頓亦陳邑子玉築其城而還子文以爲之功子文以子玉取二城有功使爲

令尹使代己爲令尹叔伯曰叔伯楚大夫蔿呂臣也子若國何言子玉不堪爲令尹

若楚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子文言我正以安靖楚國也夫有大功而無

貴仕言子玉有大功設若不得貴仕其人能靖者與則其人能安靖不矜功而爲亂與

平聲有幾言能安靖者不多也

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懷公命無從亡人時重耳出亡在外懷公命羣臣

無得從其行者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如字約也下期音朞一年也懷公與其國中親戚相

約滿一年不召歸者殺之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時狐突二子狐

毛狐偃皆從重耳在秦國弗召狐突不召二子歸晉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不歸故執之曰

子來則免召二子歸則不殺汝對曰子之能仕凡人子長而能仕父教之

忠爲之父者必教之忠於所事者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質形體也言人臣之名書於其

王之策委身體而君事之質音致貳乃辟也貳則辟罪也復有二心則加之罪也今臣之子

名在重耳言狐毛狐偃名書於重耳之策有數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貳

也教之懷二心也父教子貳父不教子以忠而教子以二何以事君刑之不

濫用刑而不濫及於無辜言懷公能不以不召二子而濫刑及突君之明也臣之願也

淫刑以逞若縱其刑以逞所欲誰則無罪誰不可加以罪而殺之也臣聞命

矣乃殺之終不肯召二子故殺之卜偃稱疾不出見狐突無罪而被殺故也曰

周書有之康誥篇云乃大明服言君大明則民心服已則不明懷公自已不明

而殺人以逞而殺戮不辜以逞其欲不亦難乎難以服人民不見德晉國

之民皆不見君之德而唯戮是聞但聞有無辜而被戮者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

無後於晉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遇驪姬之難事在五年晉人伐諸蒲城

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城蒲城人欲戰欲與寺人披接戰重耳不可曰保君

父之命言爲臣子者所恃君父之命故而享其生祿而受其養生之俸祿於是乎

得人有君父之祿能有土有人有人而校既得人矣乃用人以與君父爭罪莫

大焉吾其奔也乃踰垣而走出寺人披斬其袪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趙衰趙夙之弟也魏武子魏犨也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從

行者不止此五人而獨舉此者以賢而有功者言之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別種也隗姓

廧在良反咎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狄人以二女納于重耳

公子取季隗重耳自取少者生伯儵叔劉儵音紬以叔隗妻趙衰

以長女與趙衰生盾即趙宣子也文公卯盾仍遯肴與其母將適齊重耳將去翟而之齊謂

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重耳臨行屬付季隗如此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言其時甚久) 又如是而嫁，(汝既不來而使我更嫁他人) 則就木焉。(則我死而納諸棺矣，豈復可嫁乎) 請待子。(許不嫁而待之。文公即位，翟人歸季隗而留其二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重耳以五年奔翟，至十六年而去)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衛地) 乞食於野人。(重耳以文公不禮，故之食而乞於五鹿之野人) 野人與之塊。(以土塊與重耳) 公子怒，(怒其侮巳) 欲鞭之。子犯曰：(子犯，狐偃字) 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所賜) 稽首受而載之。(重耳乃稽首謝天，受其塊而載於車) 及齊，(去衛至齊) 齊桓公妻之。(以女姜氏嫁重耳) 有馬二十乘。(四匹為一乘，凡八十匹也) 公子安之。(重耳遂安心於齊) 從者以為不可。(時桓公卒，諸侯叛齊，故從者知齊之不可託也) 將行，(從者欲適他國) 謀於桑下。(與重耳共謀於桑木之下)

蠶妾在其上。(姜氏養蠶之妾適采桑於其上，聞其所謀) 以告姜氏。(蠶妾歸告姜氏以重耳謀行之故) 姜氏殺之。(恐其謀泄，故殺妾以滅口)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謂桑上蠶妾聞汝之謀者) 吾殺之矣。(吾恐泄汝之謀，已殺之矣) 公子曰：無之。(重耳言我無欲去意) 姜曰：行也。(姜氏勉重耳使行) 懷與安，實敗名。(懷其所愛，安其所居，實足以敗壞功名) 公子不可。(重耳終不欲行) 姜與子犯謀，(姜氏遂與子犯謀所以去公子之計) 醉而遣之。(乃醉重耳以酒，遂載之於車而去) 醒，(重耳既醒，方知已去齊也) 以戈逐子犯。(怒其去故，操戈而逐之) 及曹。(去齊而至曹) 曹共公聞其駢脅，(駢猶比也，脅肋也，謂肋骨連比若一也。曹共公聞重耳有異相。駢，薄賢反；脅，許業反) 欲觀其裸。(裸亦體也，駢脅非裸不可見，故欲觀其裸。裸，力果反) 浴，(何重耳裸衣而浴) 薄而觀之。(乃逼近而觀之) 僖負羈之妻曰：(僖負羈，曹大夫)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謂從行之人) 皆足以相國。(觀其人物，皆可以當相國之任) 若以相，(重耳若遂用之以為傳相) 夫子必反其國。(夫子謂重耳也，言必復歸晉國而為君) 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既歸晉國，必為諸侯之霸) 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既霸諸侯而誅責前日之無禮者) 曹其首也。(曹觀公子駢脅，乃無禮之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何不及早自託于晉公子) 乃饋盤飧，(僖負羈乃以盤盛食而饋重耳) 寘璧焉。(臣無外交，故寘玉於飧中，不令人見。寘，音至) 公子受飧反璧。(重耳但受其食而以玉還之) 及宋，(去曹而至宋)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共八十匹) 及鄭，(去宋至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諫鄭文公) 臣聞天之所啟，(天意所啟開導之人)

人弗及也。(非人意所能及也) 晉公子有三焉，(公子重耳有三事足以見天意也) 天其或者將建諸。(觀此三事，故知天意或者欲建立之也) 君其禮焉。(勸鄭伯以禮待之) 男女同姓，(古者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也) 其生不蕃。(若男女同姓，則是無別，其子孫必不蕃盛也) 晉公子，姬出也，(重耳，大戎狐姬之所生，晉亦姬姓，是同姓也) 而至于今，(其子孫宜不蕃，而重耳至今尤存) 一也。(此可以觀天意之一也) 離外之患，(自遭驪姬之患，出奔在外) 而天不靖晉國，(而天不安靖晉國，使多禍亂) 殆將啟之，(此天意欲開導重耳使復國也) 二也。(此可以觀天意之二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言趙衰、狐偃、賈佗三士之才，皆足以居於人上) 而從之，(而三人者皆從重耳以行) 三也。(此可以觀天意之三也) 晉、鄭同儕，(二國實同儕等。儕，士皆反) 其過子弟，(凡有晉國子弟過於)

鄭者固將禮焉猶當以禮待之況天之所啟乎況重耳乃天意所欲開導之人而可不以禮待之乎弗聽卒不禮之及楚去鄭而至楚楚子饗之楚成王饗重耳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不穀諸侯謙稱言何以報我蓋以探重耳之志氣也對曰子女玉帛子女謂妃妾也玉圭璧也帛幣帛也則君有之則楚自有之羽毛齒革鳥之羽毛獸之齒革可以飾器用者則君地生焉楚地所產其波及晉國者其餘波沾及於晉國者君之餘也皆楚君享用之餘始及晉也其何以報君言晉國無物可以報楚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必有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言若假借楚君之威靈得反晉國使我得以復歸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而二國之兵相遇於中原之地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爲一舍言晉兵當退三舍而避楚兵所以報德也辟音避若不獲命若退三舍而楚不止兵是不得命也其左執鞭弭鞭馬捶也弭弓末之無緣者弭莫爾反右屬櫜鞬屬著也櫜以受箭者鞬以受弓者韔與弓當分在兩手欲避右帶櫜鞬之文故云左執屬音燭櫜音羔鞬居言反以與君周旋然後與楚交兵後戰也子玉請殺之子玉成得臣也畏其志大故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廣大者易至奢侈而公子能修之以儉文而有禮文華者易至於傲慢而公子能約之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能敬者易至褊急而從者能濟之以寬容忠而能力忠誠者未能有力而從者能加之以勤力晉侯無親晉侯指惠公也以其忌克故無親也外內惡之外之諸侯內之臣民無不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晉姬姓國始封之君唐叔庚也其後衰者也必將有與者故久而后方衰其將由晉公子乎能與晉者

必公子重耳也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誰能逆天而廢之乎違天必有大咎我若殺之是違天也必得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秦穆公以女五人納於重耳懷嬴與焉懷嬴公子圉之妻子圉諡懷公故稱懷嬴蓋重耳之姪婦也與在五人數中與去聲奉匜沃盥匜盛水器也沃澆水也盥洗手也言懷嬴奉匜澆水與重耳洗手也奉音捧匜音移盥古緩反既而揮之既而重耳以溼手揮懷嬴使水濺汙其身也懷嬴怒曰懷嬴怒而言曰秦晉匹也言秦晉皆大國其勢相匹何以卑我何爲卑我而揮我也公子懼重耳恐秦伯怒己降服而囚乃降服自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秦伯享重耳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狐偃自言我不如趙衰之有文辭請使衰從從重耳以饗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也義取朝宗于海以尊秦也公賦六月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伐以喻重耳歸晉必能佐天子也趙衰曰重耳拜賜趙衰使公子拜謝秦伯之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秦伯下階一級而辭稽首之禮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趙衰言秦伯以此責望重耳也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乙酉杞桓公宋成公晉文公元年

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耳於晉是爲文公及河將渡河也子犯以璧授公子子犯狐偃蓋重耳之舅也以璧授重耳意欲要君爲誓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絡頭也紲馬韁也言從君而奔走於天下也紲息列反臣之罪甚多矣言多得罪於君臣猶知之我猶自知其罪而況君乎況吾君而知其罪乎不請由此亡

言君自此歸國我將辭去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此重耳設誓之辭有如白水言我心即汝心如此水之明白也投其璧于河蓋以為質信于河之神濟河入於曲沃晉宗邑也朝於武宮武公以曲沃并晉故立廟于其邑使殺懷公于高梁懷公奔高梁使人追而殺之應史蘇明年死于高梁之占呂郤畏偪呂甥郤芮皆惠公舊臣恐為文公所偪害郤去逆反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欲殺文公以除已之害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也名披請見文公公使讓之披曾伐文公於蒲城故使人讓責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君命一宿獻公命汝經宿乃至女即至汝不待宿而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奔翟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汝不待三宿而夫宿即至

雖有君命言二者雖來獻公惠公之命而來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袂也蒲城之役披斬其袪故公言所斬之袪尚在也袪丘於反女其行乎言我不欲以舊怨殺汝汝何不出奔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入晉其知之矣庶幾知君人之道矣若猶未也猶未知君人之道又將及難將有禍難乘於其後難以免也君命無二大凡奉君命不可有二心古之制也除君之惡謂前此來命而殺汝者所以為君除惡也唯力是視為君除惡當盡吾力而為之蒲人狄人言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惠公時則為狄人余何有焉我彼時視汝為蒲狄之人於我何有恩義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言安知無起自蒲狄而能不為公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乾時管仲射中齊桓公帶鉤公不怒乃用管仲為相君若

易之言公若反易齊桓之所為而以斬袪致怨何辱命焉則我將自去無所辱於君命行者甚眾懼罪而出奔者非止一人豈惟刑臣豈獨我哉披閹人故自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作亂也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不使人知而潛出會秦伯以避難也公宮火呂郤不知公出故縱火以攻公宮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知公在謀不遂而逃也秦伯誘而殺之為晉討罪人也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因會秦伯乃迎夫人歸晉也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故以兵防衛晉侯實充也綱總其大也紀理其細也以三千充細大之役凡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人介于晉人之中以隄防他變也初晉侯之豎頭須豎小吏也名頭須豎音樹守藏者也為文公守庫藏者其出也文公出奔竊藏以逃頭須

竊其庫藏之物以逃盡用以求納之盡用其物求納文公及入文公入國求見頭須求見文公公辭焉以沐文公以方洗頭辭不見之謂僕人曰頭須謂公之僕人曰沐則心覆言沐則低頭而心反覆也覆音福心覆則圖反心反覆則凡心之所圖慮者亦反其常也宜吾不得見也心志反常宜吾求見而不得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言群臣居國者所以守社稷也行者為羈紲之僕其從行者所以負羈紲而為僕也其亦可也或居或行無不可者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者為罪而怨之國君而讎匹夫為一國之君與匹夫相仇懼者甚眾矣畏罪者將非一人僕人以告以頭須之言告文公公遽見之文公妻趙衰以女妻衰謂之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三子趙姬所出同括嬰其

名也原屏樓其所食邑也趙姬請逆盾與其母文公先以翟女叔隗妻衰生子盾皆在翟故趙姬請衰俱迎之歸也子餘辭子餘衰字以既娶公女不敢復迎前娶及子也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叔隗從亡之時所娶也今爲晉卿而娶公女則得寵矣不迎叔隗是忘舊也忘舊則人將見其薄而叛之何以使人乎固請許之。衰猶不肯姬堅請方許迎來自狄而歸晉以盾爲才姬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卿立嫡則君主之故姬請于公公初未肯故須固請也而使其三子下之。同括嬰也爲庶子則讓之居下矣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卿之正妻爲內子以叔隗先娶故尊之爲正妻已爲妾而居其下也

晉侯賞從亡者文公賞前日相從出奔之群臣介之推不言祿介姓之推名公之微臣也推亦從亡不言求祿

祿亦弗及。文公頒祿亦不及於推也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八人皆死獨文公存焉惠懷無親惠公懷公皆忮害而無親外內棄之。外之諸侯內之臣民無不棄之天未絕晉天意未肯絕晉之祀必將有主。主晉祀者主晉國宗廟社稷之祭祀者非君而誰。非屬之文公而誰屬哉天實置之言天意實命文公以主晉祀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二三子言從亡者乃以文公之復國爲己力所致也不亦誣乎。誣欺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立君天之功也或者貪之以爲己力則又甚于竊財矣豈非盜之類乎下義其罪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上賞其姦。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上下相蒙下義其罪是下蒙其上上賞其姦是上蒙其下難

與處矣。雖與之並處於朝矣其母云之推母盍亦求之何不自求賞也以死誰懟。不求而死誰代汝怨懟者對曰尤而效之尤過也我以彼貪天者爲過今自求賞是效其過也罪又甚焉。則我罪又甚於彼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祿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雖不求之亦當使其知之對曰言身之文也所以文飾其身也身將隱吾身且將隱遁於山林矣焉用文之何用假言以文飾之是求顯也。若自言之是迹雖隱而心實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其母賢之乃曰汝乃能若是乎與女偕隱我願與汝俱隱也遂隱而死。母子俱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文公使人求之不知所在以緜上爲之田遂以緜上之田爲介推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以此田記吾之過失且旌善人。且以旌表介推之善也

王將以翟伐鄭襄王使人如鄭助衛請滑鄭伯執之王怒故欲以翟兵伐鄭也富辰諫曰不可。言翟不可用鄭不可伐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言上聖之人以德撫民一視同仁無親疎之間也大音太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二叔管蔡也咸和也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扶武庚以叛故周公傷其不和睦作亂而被誅也故封建親戚故大封同姓之國以爲諸侯以蕃屏周。以爲周室之藩籬屏蔽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此十六國者皆文王之子也穆生昭文王屬穆故其子爲昭也雍去聲郇音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此四國者皆武王之子也昭生穆武王屬昭故其子爲穆也邘音于應平聲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六國者皆周公之胤也

不言昭穆者周公不敢經文王之後也祭音蔡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召穆公名虎周厲王宣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王之時周道既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也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於是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宴會而作詩曰此詩小雅常棣篇也有常棣詩周公所作故其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而宿辰乃以爲召穆所作者蓋言召穆公述周公之樂歌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華外發也韡韡光明也言此常棣之外發者豈不韡韡然而光明乎以與兄弟和睦則强盛而有光華也韡音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無他人而不如兄弟之親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鬩狠戾也牆言在家內也外禦其侮言兄弟在家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也如是以此詩意親之則兄弟雖有小忿則如兄弟之鬩雖不能無小小忿爭不廢懿親懿美也親親之美不可因而廢棄也今天

子不忍小忿言襄王今不忍鄭之小忿以棄鄭親鄭與周同姓是懿親也今欲伐之是棄其親也其若之何庸勳親親用其有功親其親族暱近尊賢親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頑用嚚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嚚者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有此四德而棄之有此四姦而崇之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出奔鄭虢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是其親也棄嬖寵而用三良棄嬖寵謂殺申侯用三良謂叔詹堵叔師叔爲政是其賢也於諸姬爲近諸姬姓國惟鄭去周甚近四德具矣四德謂勳也親也近也賢也言鄭具四德不可棄之也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有耳而不聽正聲是其聾也目不別五色

之章爲昧五色者赤白黑黃也有目而不別正色是其昧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行道而有得之謂德處物而得宜之謂義有心而不法德義之常是其頑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有口而不誦忠信之言是其嚚也嚚音銀翟皆則之翟人以此四者爲法四姦具矣四姦謂聾昧頑嚚言翟具四姦不可崇也周之有懿德也當周公盛時有懿美之德猶曰莫如兄弟周公作詩所云若是故封建之而大封建同姓之國其懷柔天下也懷撫也柔安也猶懼有外侮猶恐有外口之使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其詩言兄弟外禦其侮故知禦侮者莫如親親也扞音汗故以親屏周故以同姓諸侯爲周屏蔽召穆公亦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周公召公之所爲也

以從諸姦以翟之姦而崇之是從諸姦也無乃不可乎棄德崇姦禍之大者甚不可也民未忘禍莊十九年有子頹之亂僖十一年子帶召戎故曰民未忘禍也王又興之今王用翟伐鄭是興禍也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武王之大業也王弗聽不從富辰之諫使頹叔桃子出翟師頹叔桃子二子皆周大夫所徒回反翟伐鄭二子以翟師伐之取櫟取鄭之櫟邑櫟音歷王德翟人王感翟人之德將以其女爲后將立翟女隗氏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言翟女不可以爲后臣聞之曰報者倦矣大凡報人之施者我雖竭力倦矣施者未厭彼責我之報者心終未厭足也翟固貪惏戎翟之性本貪惏而無厭王又啟之今以其女爲后是開啟其貪也女德無極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婦怨無終遠之則忿怨無已翟必爲患言致怨翟女必召翟人之

悲也王又弗聽又逹其諫卒以翟女爲后甘昭公通於隗氏甘昭公卽子帶也食
邑於甘隗氏卽所立翟后也子帶私通之王替隗氏襄王知之遂廢翟后頹叔桃子奉
大叔以翟師伐周太叔卽甘昭公也頹叔桃子實出翟師今襄王廢翟后恐翟怨已故作亂
也大音太大敗周師大爲翟人所敗王出適鄭襄王出奔鄭國處于氾氾鄭地名
鄭子臧十六年鄭殺子華故出奔好聚鷸冠鷸鳥翠羽
可用爲飾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鄭文公聞而惡其非法之服使
盜誘之使人以計引之而來殺之于陳宋之閒子臧至二國之交而見殺君子
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不衷不適其宜也服以章身故不衷則爲災于身
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曹風候人篇

言彼小人在位其德不足以稱所服之章服傳引之以盼子臧所服之不稱詩曰自詒伊戚
其子臧之謂矣子臧見殺之戚由于服非法之服此非他人殺之實子臧所自取正合小雅之
言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本虞書大禹謨故傳稱之曰夏書水土旣治是地平其化
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上下各得其宜也愚按天冠地履冠之不稱則一身之天地有不平成之象故傳取
其義非泛引也
宋成公如楚宋襄公爲楚所敗成公遂服楚至是往朝焉還自楚還也入于鄭過鄭
鄭伯將享之欲享宋公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也對曰宋先代
之後也謂商之後於周爲客周尊先代以客禮待之天子有事天子有祭宗廟
之事膰焉則賜之胙肉也有喪天子有喪而宋弔之拜焉則王特拜謝之也豐厚可

也言天子尙尊敬之故當豐厚其禮以待之可也鄭伯從之遂加禮以享宋公也
王使來告難襄王使人來魯告大叔帶之難曰不穀不德王謙稱不穀得罪
于母弟之寵子帶子帶襄王同母之弟故曰母弟以其爲先王之所愛故曰寵鄙在
鄭地氾鄙野也致使我野處于鄭國之氾地敢告叔父魯與周同姓故稱之曰叔父臧
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天子出奔謂之蒙塵敢不奔問官守官守
王之羣臣也天子至尊不敢斥言故但曰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
父告于秦簡師左鄢周二大夫天子無出傳言天子以天下爲家故無出書曰天
王出居于鄭天子無出而經乃書天王出居于鄭者何也辟母弟之難也致國
有難而避之則失天子之重而若有出矣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棄祖廟而行故服喪服不

穀諸侯之稱故曰降名皆自罪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官具于氾三子皆鄭大夫也省共官司具其器用省息井反而後聽其私政鄭之
君臣先省視官具而後聽其國政禮也得先君後已之禮
二十五年丙戌丨是歲衞文公卒子鄭立是爲成公
衞人將伐邢禮至曰衞大夫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守謂邢國
正卿國子言不得其人則邢不可滅我請昆弟仕焉僞爲奔邢以求仕于邢可謀邢也乃
往得仕乃往邢邢人不知其計而用之也二十五年春越一年衞人伐邢
二禮從國子巡城禮至偕其弟從邢之執政巡城守也掖以赴外殺之以手
持人爲掖二禮手挾國子投之城外使衞人殺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同姓

也故名殷衛侯名也惡其滅同姓故春秋書名以罪之禮至爲銘曰自矜其功而銘之于器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言邢人莫敢有止之者自言勇也夫設詐以謀人圖乃不如恥而反銘功于器傳者之蠢讒衛之深與

秦伯師于河上秦穆公將納王納周襄王狐偃言于晉侯曰子犯言于晉文公云求諸侯莫如勤王時文公有闕翦之志故子犯勸其納王乃所以求諸侯也諸侯信之勤王則可以取信于諸侯且大義也側不禍亂興復王室天下之大義也繼文之業昔平王遭犬戎之變而東遷也晉文侯仇有功于王室故勸公繼其業也而信宣於諸侯如此則信義宣布于諸侯今爲可矣今日納王是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晉侯猶疑而使卜其吉凶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昔黃帝與神農之後戰于阪泉

勝之今得其兆故曰吉阪音反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言我無黃帝之德不敢當此兆也對曰周禮未改周德雖衰而周公之禮未改今之王今日之周王古之帝也言周王自當帝兆下謂晉也公曰筮之晉侯猶疑復使以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本卦爲大有之卦爲睽蓋九三爻變也曰吉遇公用饗于天子之卦也周易九三爻辭曰公用享于天子戰克而王饗卜遇阪泉之兆是戰克也筮得大有之卦是王饗也吉孰大焉言卜筮皆吉也且是卦也總言二卦之義不繫于一爻天爲澤以當日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天子降心以逆之不亦可乎日之在天垂曜在澤是天子在上兌心在下降其心以迎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去舍也復還也言卽舍之卦之睽而還論本卦之大有乾尊離卑今離上乾下是降尊下卑亦其所

也亦有天子降心逆公之象晉侯辭秦師而下文公因卜筮皆吉故辭避秦師使還而以晉師順流而下蓋欲自專納王之功也次於陽樊陽樊周地晉侯駐師於此右師圍溫時太叔以隗氏居于溫故分兵圍之左師逆王分兵迎襄王于汜也王入于王城襄王復歸于周取大叔于溫晉右師割溫而獲太叔殺之于隰城晉人殺之也溫隰皆周邑名晉侯朝王王饗醴襄王爲之設享禮置醴酒命之侑侑助也命之以幣物以助其歡也請隧掘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懸棺而下文公請用隧禮是誠何心哉譎而不正宜不免晉天子之譏也弗許襄王不許曰王章也王云是禮所以章顯王者與諸侯別異也未有代德言周德雖衰而晉未有代周之德而有二王若晉假天子禮則是有二王也亦叔父之所惡也言天下而有二王雖晉君亦惡之按國語所紀周答晉語辭婉而直可

以參覲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既不許隧乃割四邑以與晉豈周之得已哉晉于是始啟南陽闢陽樊以致其邑也陽樊不服周雖與之而陽樊之民不服也圍之欲以兵威脅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名德以柔中國中國有禮義當以德而綏柔之刑以威四夷四夷用征伐故以刑而威制之宜吾不敢服也言我中國也奈何以待四夷者而待我乎故不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謂若此地者孰非王之親族也其俘之也若之何而俘執之也乃出其民文公乃逐出其民而取其地焉秋秦晉伐鄀鄀小國名在秦楚之界二國合師同伐之鄀音若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楚命二子帥二邑之師戍守析邑以援商密爲鄀禦秦晉之師也秦人過析析楚邑隈入而係輿人

以鬪商密隱蔽爲閧於析邑隱蔽之處潜入而縛與人詐爲克析得其俘者乃發兵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傳薄城也於昏時薄城下使商密之人得辨所係縛者非與析人也宵坎血加書是宵又掘地爲坎埋血其中若盟之係者又加之以盟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示二子降秦而與之盟也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商密之人果中秦計疑子儀子邊反楚歸秦而析爲秦所取也乃降鄀人以無援亦降秦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孤而敗故得囚二子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秦師去遠也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於頓因不及追秦師無虛出故圍陳頓國名時陳人逐頓子故秦人納之復國冬晉侯圍原原人亦不服故以兵脅之命三日之糧晉命軍吏具三日糧原不

降若圍之三日猶不服命去之則命晉師去原也諜出諜謂使人密探敵情也諜音牒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軍吏請於文公不去以待原降且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民無信不立得原失信言我已命退師復少待焉是難得一原而失信於我師也何以庇之無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得原所得少失信所亡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冀晉邑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溱狐毛之子去周守臣而易晉官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即寺人披也以守原當用何人問之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行也言行也餒而弗食持壺飧以從公行自餒而不敢食以求君也言衰嗛且仁如此故使處原從彼之言用衰守原○餒謂圍之大政不謀左右晉文公

置守而問之寺人且衰從亡之士有大功股肱也壹發勿食細事也以股肱之臣而由奄人以進置其大數而餘其小節用人如此何足以爲後世法乎

二十六年丁亥衛成公元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孝公桓公子欲爲盟主怒魯自爲盟故伐公使展喜犒師僖公使展喜以酒食勞齊師犒苦報反使受命于展禽使展喜受其辭命於展禽以與齊侯應答也展禽即柳下惠也名獲字禽食采于柳邑諡曰惠齊侯未入竟齊竟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趾足也將辱於敝邑辱臨魯國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者故託言來犒齊執事之臣也齊侯曰魯人恐乎曰小人恐矣在下之小人則畏君子則否在上之君子則不畏齊侯曰室如

縣罄如當作而罄盡也言居室而委積懸盡矣縣音玄野無靑草在野又無蔬食之物也何恃而不恐魯之所恃者何在而不畏我乎對曰恃先王之命恃者先成王之命故不恐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二公相周爲室之股肱也夾輔成王二公佐成王左右夾持而輔相之成王勞之成王嘉二公之功而慰勞之而賜之盟與二公爲盟誓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盟誓之辭言齊魯子孫世世不得相害載在盟府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也大師職之時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故其盟書別爲副本與太公自收王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爾先君桓公爲盟主所以率合諸國之侯而謀其不協諸侯有不和協者則謀所以處之彌縫其闕諸侯有闕失者則相與彌縫之而匡救其災諸侯有災患者則相與正救之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若是者

蓋欲昭顯大公之舊職也 及君即位 孝公 諸侯之望 諸侯皆有望於齊焉 曰其率
桓之功 諸侯咸曰齊君庶幾能率循桓公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言魯恃子
孫無相害之盟又望齊侯率桓之功故不復聚衆而保守也 曰豈其嗣世九年 魯人咸曰
齊君嗣桓公至是方九年矣 而棄命廢職 而違背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乎 其若先
君何 設使棄命廢職將如先君太公桓公何哉 君必不然 以此知齊君必不棄命廢職也 恃
此以不恐 魯之君子恃此故不恐也 齊侯乃還 齊孝公聞義而罷乃還師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夔國子爵楚子別封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祝融
十二世孫是爲鬻熊事文王其曾孫熊繹始封於楚然則鬻熊楚之始祖而祝融又其祖之所自出也夔乃楚
之別封於禮不得而祀焉楚欲滅夔姑借此說而加之罪爾鬻青欲 楚人讓之 責其不祀 對曰

左傳統箋　卷之七　僖公　　十九

我先君熊摯有疾 熊摯楚嫡子有惡疾而不得嗣位 鬼神弗赦 言祝融鬻熊不
赦其疾 而自竄于夔 遂別封於夔國也 吾是以失楚 因此不得嗣爲楚君 又
何祀焉 言此所以不祀也而夔子所以荅楚之辭 今被不祀禮也楚人讓之非復暴戾不恭如此
蓋無足論者矣 楚滅夔 并其國 以夔子歸 俘其君
二十七年 戊子是歲齊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
楚子將圍宋 宋叛楚即晉故楚將圍之 使子文治兵於睽 時子文已不爲令尹
矣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名 終朝而畢 自旦至食時而畢事 不戮一人 子文欲委重於
子玉故略其事 子玉復治兵於蔿 子玉爲楚令尹也蔿亦楚邑 終日而畢 終晝
日乃畢事 鞭七人 極之也 貫三人耳 以矢穿其耳 國老皆賀子文 老[illegible]

師大夫之致仕者也子文使子玉爲令尹故賀其所舉得人也 子文飲之酒 子文飲賀客以酒
蔿賈尚幼 蔿賈孫叔敖之父也其年尚小 後至 後衆客而至 不賀 獨不賀子文也 子
文問之 問何故不賀 對曰不知所賀 佯云不知所賀者何事也 子之傳政
於子玉 二十二年子文使子玉爲令尹 曰以靖國也 蔿賈述子文荅叔伯之言 靖諸
內而敗諸外 蔿賈度子玉之必敗故云雖靖于內而必敗于外也 所獲幾何 言得不補
喪也 子玉之敗子之舉也 蓋由汝之所舉非其人也 舉以敗國 本欲舉子玉以
靖國而適以敗國 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 言子玉爲人內剛強而外無禮節
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 若使所將兵車過三百乘以上 其不能以入也
其必不能入前敵矣甚言子文舉子玉爲不當也 苟入而賀 苟子玉幸能入敵我乃賀子文 何

左傳統箋　卷之七　僖公　　二十

後之有 未爲晚也言子玉之必敗
楚子及諸侯圍宋 諸侯陳蔡鄭許也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公孫固莊
公之孫也宋服晉而楚圍之故告急於晉也 先軫曰 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 報施救患 凡此
報宋賜馬之施救宋受圍之急 取威定霸 取治楚之威定霸晉之業 於是乎在矣
因此事在此救宋之一舉也 狐偃曰楚始得曹 曹初服楚 而新昏于衛 楚成王新
娶衛國之女 若伐曹衛 晉若先伐曹衛二國 楚必救之 楚愛曹衛必救之也 則齊
宋免矣 去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今年冬楚又圍宋故云齊宋免矣 於是乎蒐于被
廬 蒐治兵也被廬晉地名蒐有搜 作三軍 閔公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文公又增一軍也 謀元
帥 元長也謂中軍帥也謀度誰可爲之 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 屢聞

郤縠之言說禮樂而敦詩書郤縠所喜說者禮樂所敦崇者詩書說音悅詩書義之府也詩以美刺善惡為義書以紀述政事為義府者藏也言義之所聚也禮樂德之則也禮以節民心為德樂以和民情為德則者法也德義利之本也有德有義乃利國利民之本也夏書曰虞書益稷篇孔子未定書之前為夏書也賦納以言賦取也書言帝舜舉賢始則取納以言而觀其志也明試以功繼則明試以功而考其事績也車服以庸既有言有功然後錫之車服以用之也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舜用賢之道用郤縠也乃使郤縠將中軍從趙衰之舉也明年郤縠卒先軫代之郤溱佐之、狐偃將上軍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欒枝欒賓之孫貞子也先軫即原軫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因衰之讓荀林

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文公以二十四年入晉有圖霸之志遂教其民焉二年欲用之教民二年遂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言民未知尊君親上之義未安其居民無義則苟且為生以過朝夕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義納襄之義入務利民入國而務為利益民生之事民懷生矣民皆懷戀居處不復苟且將用之文公又將用民子犯曰民未知信言民未知不食其言之信未宜其用宜明也言未明於見用之信也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二十五年伐原退一舍以示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謂以貨物相貿易者不求過本價也明徵其辭契券要約皆合明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言民未知少長貴賤之禮未生其

共民不知禮則恭敬之心不生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今年大蒐于被廬以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也設此官以辨羣臣之等民聽不惑民知義信禮則聽上之命無所疑惑而後用之然後用民為兵以伐曹伐衛也事在明年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又使子王去宋所謂楚救曹衛則齊宋免此也一戰而霸明年與楚戰於城濮楚敗晉遂伯諸侯也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左傳截箋卷之八

僖公四

二十八年己丑齊昭公元年是歲陳穆公卒子朔立是爲共公

晉侯將伐曹以曹從楚故也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須假道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先是晉已出師及衛境上因衛不肯假道故復還師至衛之南然後東達曹也侵曹伐衛潛師使曹歸途聲罪伐衛取五鹿衛地名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郤穀爲中軍將而卒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也補先軫之缺晉侯齊侯昭公盟于歛盂衛地衛侯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因不假道衛侯欲與楚因晉不許盟故思歸楚國人不欲衛國之人皆懼

晉而不欲從楚故出其君以說于晉以成公附楚背晉故逐出之以取悅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衛地也因國人之逐而出居于他邑公子買戍衛買魯公子魯之戍衛亦欲附楚也楚人救衛不克不敵晉師之懼故不恃公懼於晉殺子叢魯僖公見楚不勝故懼于晉子叢買字也殺子叢以謝罪于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實因畏晉而殺買乃詭言買不克終戍衛之任故殺之晉侯圍曹以兵圍曹之國都門焉攻曹之城門多死攻門之士卒多殺傷曹人尸諸城上曹人取晉攻門之兵磔諸城垣之上晉侯患之以攻城失利故憂之聽輿人之謀曰輿衆也聽衆人私相聚謀之言稱舍於墓軍之所次爲舍言何不辭稱曰將移軍而舍于曹人之墓示將發其塚以恐之師遷焉晉侯聞輿人之謀如此遂依其策而還師于曹人之墓曹人兇懼曹人見晉師將

發其塚果兇兇然有恐懼之聲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曹人遂將所殺晉人尸諸城上者斂以棺而出與晉軍求晉人之不發其塚也因其兇也而攻之聽其兇懼聲知其軍心不固故乘此門進兵急攻其城入曹果破曹而入其國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入曹國而數其君臣之罪以僖負羈之賢而何不見用大夫乘軒令曹乘軒者三百人則祿位濫而小人進用可知且曰獻狀且令曹人自獻其不用賢而濫用匪人之罪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僖負羈曾餽盤飧寘璧於文公故也而免其族且令無殺僖負羈之族報施也以報前日飧璧之施魏犨顛頡怒魏犨武子也二子皆怒公犨昌周反頡奚結反曰勞之不圖言我軍有從役之勞吾君尚不爲圖謀之報於何有此等小惠何足報也爇僖負羈氏以火燒殺之魏犨傷於胷二子同殺僖負羈而

魏犨被傷公欲殺之欲殺魏犨而愛其材愛其有材猶未忍也使問且視之病且視其胷之創將殺之將遂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結束其胷之創以見公之使者使去聲曰以君之靈言藉君之威靈不有寧也故不以病故而自安寧也距躍三百距躍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杜註云百猶猶勵也蹴三言努跳皆勉力爲之也下同愚謂訓百爲勵實無所據杜氏意以傷病之人必不能六百跳故爲此說然考武子只材勇稱則病而不病其踊躍正以見能直云三百何不徑捷乎棣音釋又訓作陌乃用陌之陌或超三陌亦可曲踊三百曲踊謂向上跳而折復下也乃舍之遂不殺魏犨殺顛頡以徇于師二子同罪而獨殺顛頡刑已偏矣宋人如晉告急門尹般宋大夫也楚圍宋急使來晉師求救般音班公曰若舍而不救則宋將絕晉而歸楚矣

告楚不許。若告楚令退師楚人必不許也我欲戰矣。我雖欲與楚戰齊秦未可。齊秦二國尚未肯戰若之何。何以激二國使怒楚而與戰也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先軫獻策云今當使宋舍晉而納賂於齊秦之二國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告于楚請退圍宋之師藉子夜反我執曹君。我晉則執曹國之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又以二國之田與宋也不言執衛君者蓋衛侯已出故也楚愛曹衛。曹衛乃楚之所愛者而曹君見執二國之田見奪則楚怒甚矣必不許也。楚怒則決不許齊秦之請也喜賂怒頑。如此則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然不許也能無戰乎。齊秦必將與楚爭戰矣公說。文公悅先軫之策說音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皆以激楚之怒也楚子入居于申。申邑在方城內故曰入也使申叔去穀。所謂出穀戍者是也

使子玉去宋。所謂釋宋圍者是也曰。無從晉師。楚子戒子玉使勿與晉兵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此皆楚子之言晉文公以五年奔翟至二十四年歸晉故曰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果能得晉國而爲之君險。阻。艱。難。險阻艱難之事備。嘗之矣。備嘗艱阻則志慮愈堅民之情。僞。民之眞情與其詐僞盡。知之矣。情僞盡知則見識愈明天假之年。獻公之子惟文公在是天借之年也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之患害天之所置。此乃天意欲置之爲君也其可廢乎。豈人力可得而廢之乎軍志曰。古之兵書允當則歸。引此志者蓋謂我已圍宋今齊秦又來告我則是已服得宋可以歸矣當去聲又曰。知難而退。引此志者蓋謂晉之力强雖以勝之可以退也又曰。有德不可敵。引此志者蓋謂晉侯有德不可與之敵也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言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也

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鬬伯比之孫越椒也請戰者請於楚子求益兵與晉戰也棼音焚曰。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不敢必其勝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讒慝者謂蔿賈嘗言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故子玉欲決於一戰以閒梗執持之使讒慝之不行也閒去聲王怒。楚子使子玉無從晉師今乃請戰故怒之少與之師。不多與子玉兵唯西廣東宮楚有東西廣今惟遣西廣之又太子有宮甲亦分以給之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卽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也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宛春楚大夫宛音冤請復衛侯而封曹。衛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衛曹伯已見執失位故曰請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玉要晉先復曹衛然後我釋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子犯聞宛春之請而言子玉甚無禮君取一。君晉侯也言欲以釋宋圍

爲晉之惠臣取二。臣謂子玉也言子玉欲以復曹衛爲己惠不可失矣。言無禮如此當怒擊之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爲未當故曰汝且許之定人之謂禮。言安定諸侯所以爲禮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子玉以一言而定曹衛宋之三國是楚能定人不可謂無禮我一言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無曹衛楚必亡宋是我一言而亡三國也我則無禮。我不能定人而又亡之是我無禮也何以戰乎。以無禮敵有禮無可勝之道也不許楚言。不許之復曹衛是棄宋也。則楚必怒而滅宋也救而棄之。本出兵以救宋而反棄之若諸侯何。則諸侯豈不怪我乎楚有三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有三施也施去聲我有三怨。我一言而已三國是有三怨也怨讐已多。如此則我晉之怨讐多矣將何以戰。將何以爲取勝之道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此下是先

轸黃策也攜離也言不如私許二國使之告絕于楚是離楚之黨也執宛春以怒楚。執楚之使以激其怒既戰而後圖之。與楚決勝負而後定計也公說。文公喜轸之策乃拘宛春於衛。以激楚怒而致其戰且私許復曹衛。私許二國以離楚黨曹衛告絕於楚。二國喜得晉命故皆告絕于楚子玉怒。使者被執而二國又告絕故怒從晉師。求戰也晉師退。退舍避楚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晉文君也子玉臣也晉避楚是君避臣也且楚師老矣，況楚兵久出已疲困矣何故退。何故退而避之子犯曰：師直為壯，言用兵者以理直為盛壯曲為老，以理曲為衰老豈在久乎。言師之老不以久出故也微楚之惠不及此。文公過楚楚子享之且送諸秦故言微楚之惠則不至此退三舍辟之。一舍三十里凡九十里也所以報也。初文公與楚子云晉楚遇於中

原其辟君三舍故今以退舍為報也背惠食言，背楚之惠而食前日報楚之言背音佩以亢其讎，亢禦也讎謂楚也亢音抗我曲楚直，如此則是晉之理曲而楚之理直其衆素飽，楚師直氣充飽於腹不可謂老。不可謂楚師老矣我退而楚還，設使我退舍而楚兵亦歸我將何求？則我固無責於楚也若其不還，設使我退舍而楚兵不歸君退臣犯，是晉君退避而臣乃不相避也曲在彼矣。如此則直在晉而曲在於楚矣退三舍。晉師退九十里楚衆欲止，楚人欲止不戰子玉不可。子玉獨欲戰晉退臣犯也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名夭上聲憖魚覲反濮音卜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之名楚兵舍于其處恃有險也酅音奚晉侯患之。患彼楚兵依恃險阻聽

輿人之誦曰：輿衆也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之言「原田每每，高平曰原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盛也每音悔舍其舊而新是謀。」言晉可以謀立新功不必念楚舊惠也公疑焉。晉文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勉晉文與楚戰戰而捷，設使晉戰而得勝必得諸侯。晉必可以服諸侯也若其不捷，設使戰而不勝表裏山河，晉國外河而內山必無害也。言有山河猶可自守人不能為害也公曰：若楚惠何？言我過楚時受楚之恩惠欒貞子曰：欒枝也漢陽諸姬，漢水之南皆姬之國與晉同姓楚實盡之。今楚盡滅之矣思小惠而忘大恥，思其賜送之小惠而忘其并滅同姓之大恥不如戰也。不若與楚一戰以決勝負晉侯夢與楚子搏，搏徒手相擊也楚子伏己而鹽其腦，盬啑也晉文夢與楚子相搏楚子伏於晉文身上而以口啑其腦也

盬音古是以懼。懼其夢之不祥子犯曰：吉。我得天，晉侯向上故曰得天楚伏其罪，楚子向下故曰伏罪吾且柔之矣。腦所以柔物者今人用猶腦消皮是也言楚子啑晉侯之腦則是我能柔之也杜注云子犯寤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耳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子上也前伯棼請戰請於楚也至是請戰於晉也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為戲見子玉輕敵之甚也君馮軾而觀之，軾車前橫木請晉君以觀戰也馮音憑得臣與寓目焉。子玉名謂我亦因得以寓目也與去聲晉侯使欒枝對曰：使答鬬勃寡君聞命矣。言我晉君已聞君之命矣楚君之惠，謂有贈送之惠未之敢忘，言所以未戰者以不敢忘楚君之惠故也是以在此。所以遲遲於此為大夫退，而為汝退三舍也為去聲其敢當君乎？豈敢與楚君相當而戰乎既不獲命矣，今既不得楚止師之命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敢煩鬭勃戒飭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戒爾楚兵之車
敬爾君事敬爾楚君之事詰朝將見明日平旦請相見以決戰晉車七
百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五萬二千五百人韅靷鞅靽言驂馬之備也皮有背曰
縲約其胷曰靷服帶曰鞅拘絆其足曰靽四者車之細
事言四者皆備見駕乘修舉無不備也韅曉見反靷羊
晉反鞅倚兩反靽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故國名晉侯登此以觀晉
曰少長有禮晉侯大蒐而教民以禮故少者在前長者在後也其可用也可用
以戰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遂伐有莘之木以增益攻戰之具己巳晉師
陳于莘北莘國之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胥臣晉下軍佐司空季也
率其軍與陳蔡之兵對敵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祖

左傳紀箋　卷之八　僖公　七

也百人爲卒此蓋子玉之親兵也曰今日必無晉矣輕敵如此安得不敗子西將
左子上將右子西鬭宜申子上鬭勃楚二子分將左右兩軍胥臣蒙馬以虎
皮晉胥臣以虎皮蒙其馬先犯陳蔡時陳人蔡人屬楚右軍胥臣先犯之右師潰陳蔡
奔楚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
曳柴而僞遁時欒枝將下軍使輿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楚兵以爲眞遁故逐
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先軫中軍將郤溱中軍佐公族公所率之
親軍也橫衝楚軍之中而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狐毛將上軍狐偃其
佐也以晉之上軍夾攻楚子西所將左軍楚左師潰楚左軍亦敗楚師敗績左右師皆
敗是大奔也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獨完晉師三日

館穀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衡雍鄭地也晉兵還至于
此雍去聲作王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晉爲作行宮也鄉役
之三月鄉作嚮追言向者三月前事城濮役之先也鄭伯如楚致其師致其師許
以兵助楚也爲楚師既敗而懼始欲助楚今見楚爲晉所敗故懼也使子人九
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成盟傳稱子人來盟杜云子人卽弟語也其後爲
子人氏七年子華傳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逼君命今九必語之後也晉欒枝入盟鄭
伯晉命欒貞子入鄭與成公盟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卽晉
師所次而盟也丁未獻楚俘于王獻所獲楚之軍卒也駟介百乘四馬被甲者百
乘徒兵千步卒千人皆獻俘之軍容也鄭伯傅王饗醴之時鄭伯相禮以王用

左傳紀箋　卷之八　僖公　八

平禮也王以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當時亦鄭莊公相也事在春秋前己酉王饗
醴王設享禮置醴酒命晉侯宥命之幣物以助其歡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尹氏王子虎皆周卿士叔興父周大夫也蓋王
使三官以策書命晉侯爲侯伯也周禮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
服則鷩冕也戎輅之服戎輅軍輅也兵事所乘其服則韋弁也彤弓一彤弓赤弓也
彤矢百每一弓則百矢也玈弓矢千玈黑弓也矢千則弓十矣賜之弓矢得專征伐也蕀
音盧秬鬯一卣秬黑黍也鬯香草也卣中尊也蓋以香草釀黑黍爲酒而實之於卣也賜秬鬯者使
祭其宗廟用以降神也秬音巨鬯音暢卣音酉虎賁三百人周禮虎賁氏以虎士八百人先後於
王所也今賜晉侯三百人也賁音奔曰王謂叔父此敘命辭也晉與周同姓故稱之曰叔父敬

服王命　使之敬事天子之命　以綏四國　以安四方諸侯之國　糾逖王慝　其有惡於王者糾而逖之　晉侯三辭　三辭天子之賜　從命　綏後拜命　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文公稱名而言再拜稽首以奉揚王之大顯美命　受策以出　受其策書而出　出入三覲　未受命則三辭已受命則三覲禮當如此也　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先是衞侯欲與楚故至此懼也自襄牛出奔楚出楚又適陳陳亦黨楚故也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元咺衞大夫叔武衞侯弟也衞侯使咺奉叔武攝君事而來盟也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王庭踐土王宮之庭也以王子虎爲盟主者尊王人也同盟者晉侯宋公齊侯蔡侯鄭伯衞叔武莒子也　要言曰　爲要約之言要平聲　皆獎王室　言諸侯皆當獎助王室　無相害也　不得私相侵害　有渝此盟　有敢渝變今日之盟者　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使之顛墜其眾謂失其民也隊音墜　無克祚國　無有能福其國者　及而玄孫　第四代孫曰玄孫也　無有老幼　及其玄孫無問老幼皆受變盟之禍　君子謂是盟也信　謂踐土之盟合於義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謂城濮之役能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弁皮弁也纓所以結於頷下而垂者以瓊玉爲之飾也弁音卞　未之服也　先戰　未戰城濮之先　夢河神謂己曰畀余　子玉夢河神告云以子瓊弁玉纓與我也　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宋藪澤名也麋與湄同謂水草之交也蓋神意謂我能賜汝地利助汝戰勝　弗致也　子玉不肯以致之河也　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大心子玉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二子不敢自諫故令榮黃進諫　弗聽　榮季曰　榮季即黃　死而利國猶或

爲之　忠臣義士猶肯爲之　況瓊玉乎　死猶不愛何況瓊玉特外物爾何愛之有　是糞土也　達人觀之所謂寶玉特糞土爾　而可以濟師　言子玉從神之所求則國人必以爲得神助用命爭先故云可以濟師也　將何愛焉　何必愛此糞土之物乎　弗聽　子玉終不肯以畀河神也　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　榮黃告大心子西曰非河神使令尹敗　令尹其不勤民　愛瓊玉是不恤其民　實自敗也　今日之敗皆自取之神何預焉　既敗王使謂之曰　楚王使人謂子玉　大夫若入　汝若欲復入楚國　其若申息之老何　申息楚滅二國以爲邑也言其子弟皆從子玉戰死汝將何以見其父老乎　子西孫伯曰　子西鬬宜申也孫伯子玉之子大心也　得臣將死　二子答楚王云子玉已將自殺　二臣止之　我二臣者止子玉勿自殺　曰君其將以爲戮　且勸子玉往就君戮也　及連穀而死　子玉反至連穀而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晉侯聞之　晉文公聞楚之殺子玉也　而後喜可知也　喜見於顏色也　曰莫余毒也已　晉侯言子玉既死無有害我者矣　蔿呂臣實爲令尹　蔿呂臣叔伯也代子玉爲令尹蔿于委反　奉己而已　但能奉己苟無過失而已　不在民矣　言其無大志也　或訴元咺於衞侯曰　譖元咺也　立叔武矣　立之爲衞君矣　其子角從公　角元咺子　公使殺之　信或人之譖以爲實立叔武故怒咺而殺其子也　咺不廢命　雖衞侯疑咺咺不廢君之初命　奉夷叔以入守　□叔武諡□諡法安民好靖曰□衞侯出奔衞國虛位咺奉命受盟之後即奉叔武居守　六月晉人復衞侯　以衞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其歸也　甯武子與衞人盟于宛濮　武子名俞孔子稱其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者也

時從衛侯在外至是與國人爲盟焉宛濮地名曰天禍衛國此盟誓之言謂天降禍于衛國君臣不協衛侯欲與楚而國人皆不欲故不和協也以及此憂也以此故有出君之禍今天誘其衷今者天意悔過而誘披衛人之中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故能使國人皆降下其心以相從順不有居者設使衛臣無居於國內者誰守社稷則誰與守衛國之社稷乎不有行者設使衛臣無從君出行者誰扞牧圉則誰與扞禦養牛之牧養馬之圉乎不協之故今以前日君臣不相和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所以昭告于爾大神乞爲盟誓以誘天衷欲乞爾神誘披衛人中心之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盟言既定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羣臣從君出行者無以爲勞而自愛其力居者無懼其罪羣臣居於國內者無以不出從君而恐得罪有渝此盟有敢變今日之

左傳統箋　卷之八　僖公　十一

盟誓以相及也而以殃賊之事相加者明神先君衛之明神與其先代之君實監臨之是糾是殛必糾正其罪以誅殛之也國人聞此盟也衛國臣民聞甯武子之盟而後不貳然後衛侯歸國而民無二心也衛侯先期入此又追敘衛侯歸衛之事也甯子先甯武子欲調和國人故先衛侯而入長牂守門長牂衛大夫以爲使也不知衛侯將入但以武子爲使與之乘而入接使者入故與之馬公子歂犬華仲前驅二子衛大夫衛侯欲掩其不備而先入故令二子驅而入也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沐髮未竟聞公得歸國而喜不待沐竟手捉其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意公欲仇叔武故射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自以手枕叔武之口歂犬走出二人見公哭叔武知其必見罪而走公使殺之正二人殺弟之罪元

晅出奔晉怨殺叔武也城濮之戰晉楚戰于城濮之時晉中軍風于澤風謂牛馬牝牡相誘而走失也亡大旆之左旃亡失也大旆旗名係旐曰旆通帛曰旃左旃者蓋大旆有左右旃也祁瞞奸命祁瞞掌牛馬旗旆者而皆失之是奸犯軍命也瞞莫官反司馬殺之司馬主兵之官殺祁瞞也以徇于諸侯以示不用命者殺之無赦使茅茷代之茅茷人名代瞞爲司馬師還晉兵既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爲戎右不待而歸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也攝戎右之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兵入曰振旅謂整行列也兵樂曰愷備出有功而反愷樂獻于社也獻俘授馘俘所獲囚也馘所截耳也獻謂獻之于廟授謂數也飲至大賞飲酒于廟以告至而大行賞于軍中也徵會討貳徵召

左傳統箋　卷之八　僖公　十二

諸侯從會而討其二心者殺舟之僑以徇于國以其先歸故殺之以徇衆民於是大服言晉民皆畏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言文公善用刑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顛頡徇師殺祁瞞徇諸侯殺舟之僑徇國也今按魏犨顛頡同罪而顛頡獨死焉謂之能刑可乎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大雅民勞篇言人君賞與刑皆得其宜則能惠此中國之民以安四方之遠傳引此詩以美晉文公也衛侯與元晅訟以殺叔武之事爭怨于晉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坐者訟獄對質之名元晅與衛侯君臣也不便對坐其獄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爲坐獄之主而使甯俞及士榮輔之先舉甯子以其官班在鍼右也大士晉刑官名士榮亦輔也而舉其官者以其主獄之官知訟之曲直故亦使輔鍼與晉之獄官對理以質正元晅也衛侯不勝三子之辭

刑是衛侯理不勝也殺士榮刖鍼莊子以正誣咺之罪謂甯俞忠而免之以其心實忠于衛故免其罪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臣則晉正其罪衛君則待命于王寘諸深室深室謂囚之也甯子職納橐饘焉以其君在幽監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衣囊也亦可盛食傳曰爲之簞食與肉納諸橐以與之是也饘鬻糜也稠者曰鬻淖者曰糜甯子之意恐君餓渴且防酖毒也其忠之所慮者深矣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元咺獄勝故歸衛而復立君也公子瑕即公子適也會于溫晉會諸侯晉侯召王文公自嫌彊大不敢以諸侯之師朝周以溫去京師差近因加諷諭令王就位受朝以諸侯見以會溫之諸侯而朝于王所見音現且使王狩又避召王之事欲令王以出狩爲名此殆譎而不正之甚者也仲尼曰孔子修春秋乃追而論述之以臣

召君晉諸侯周天子是以臣召君也不可以訓不可以示訓于天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以孔子書於春秋如此言非其地也冬獵曰狩蓋天子諸侯田獵不出封內今河陽屬晉而天王狩焉是失其地也然則晉侯召王之罪著矣晉侯有疾文公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小臣也侯獳其姓名也貨筮史者謂納賂於晉掌卜筮之官也豎音樹獳奴侯反使曰以曹爲解侯獳意晉侯有疾必問于卜筮故納賂于筮史使之以滅曹爲說也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此以下皆筮史爲曹解說之辭齊封異姓者齊姜姓衛曹皆姬姓也今君爲會而滅同姓君謂晉文公也滅同姓者晉與曹衛皆姬姓也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之君文王之子也穆所生曰昭文王屬穆依曹叔爲昭也鐸達各反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

子也昭所生曰穆武王屬昭故唐叔爲穆且合諸侯而滅兄弟曹與晉爲兄弟之國今晉因合諸侯而滅之非禮也兄弟相滅故云非禮與衛偕命晉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今年復衛侯而曹伯至今不復非信也許之復而食言同罪異罰曹衛皆有不禮晉侯之罪今乃復衛而不復曹非刑也刑罰不平故云非刑禮以行義既有兄弟之義必禮意浹洽以行之信以守禮既有兄弟之禮必以誠實之意守之刑以正邪無禮無信則謂之邪然後用刑以正之舍此三者禮信刑三者所係如此今皆舍棄之君將若之何如此則無以服諸侯也公說晉文公聞筮史斯言而說之說音悅復曹伯乃復曹伯遂會諸侯於許以諸侯之兵圍許也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時翟方張未幾侵齊侵衛故作三行以備之晉初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通前實六軍因避天子六軍之名故變文曰三行

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三人皆晉大夫三行無佐疑不立卿以大夫帥

二十九年庚寅陳共公元年

春介葛盧來朝介東夷之國葛盧其君名朝于魯也舍于昌衍之上舍客館也昌衍魯縣名一云魯東府昌平城公在會公在許之會不與介君相見也饋之芻米禮也掌客之官以周禮之制遺之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一歲再來故加之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聽牛鳴而知其情言此牛生三犧爲宗廟之犧皆殺之而祭矣其音云牛之音如是問之而信爲人因介君之言疑而問諸牽獸者果如是也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

隸宇與獸言宜介人能通鳥獸之情與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怨衛侯欲殺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武子視衛侯衣食稔知醫衍之事賂衍使薄其酖衛侯中毒輕得不死也 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僖公代衛侯請于王及晉侯納玉以表請罪之意求寬釋也 皆十瑴。雙玉曰瑴 王許之。秋，乃釋衛侯。從僖公之請也 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二人皆衛大夫恐元咺拒已故賂二人 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能納我復爲衛君命爾爲卿以酬功也 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二人受衛侯意故殺元咺並咺所立公子瑕及瑕母弟子儀以便衛侯入也 公入祀先君。衛侯復國而入祀其先君之廟 周、冶既服將命，衛侯復國則以二人爲卿故服卿服從入廟也 周歂先入，先入廟 及門，遇疾而死。方及廟門暴病忽作而死 冶廑辭卿。見歂之死而懼不敢復爲卿也

三十年辛卯

晉侯、秦伯圍鄭，晉文公主兵秦穆公會之 以其無禮於晉，先是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 且貳於楚也。鄭伯雖受晉盟猶有二心於楚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函陵氾南皆鄭地名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佚之狐鄭大夫也 國危矣，言鄭國被圍其勢甚危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燭之武亦鄭大夫也使之見秦穆公 師必退。以燭之武善爲說辭必能退秦晉之兵也 公從之。鄭文公從其言而命燭之武也 辭曰：辭不肯行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尚無才能可以及人 今老矣，無能爲也已。蓋怨鄭伯當其壯年不早用之也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鄭伯言當汝壯年時不能用汝 今急而求子，今因事勢急迫方且求汝救解 是寡人之過也。鄭伯歸罪于已以自責也 然鄭亡，然使鄭亡爲二國所滅 子亦有不利焉。國亡則恐汝亦不免禍也 許之。燭之武許出見秦君 夜縋而出，至夜乃懸城而下也縋他僞反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自知不免於滅亡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設使鄭亡而於秦有益也 敢以煩執事。則雖勞煩秦之執事亦無害也其意蓋謂鄭雖亡而秦無益也 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而晉居二國之間設使秦得鄭以與秦爲邊邑尚隔越於晉國也 君知其難也。邊邑隔越他國必難保守 焉用亡鄭以陪鄰？何必亡鄭以益晉乎鄰謂晉也言秦雖得鄭必爲晉所有也 鄰之厚，晉之土地增之而厚 君之薄也。則秦之土地必漸削弱也

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若秦能舍鄭而留鄭爲東道之主人蓋鄭在秦東故曰東道也 行李之往來，行李行人之官也謂秦之使者往來東道 共其乏困，資糧屝屨有所乏之困則能供給之共音恭 君亦無所害。如此則於秦君何害之有 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言前此晉惠君曾許賂秦穆公求納矣 許君焦瑕，惠公許秦君以河外焦瑕二邑 朝濟而夕設版焉，惠公朝濟河其夕即設版築以守二城言背秦之速也 君之所知也。惠公背秦之事穆公所素知 夫晉何厭之有？又言晉侯志大無所厭足 既東封鄭，彼既滅鄭以闢其東方之封疆 又欲肆其西封，言秦在晉之西彼晉將又欲大其西方之封疆也 若不闕秦，闕猶滅也 將焉取之？言晉若不滅秦則將何取之以肆其西封也謂晉必爲秦害焉焉音烟 闕秦以利晉，言晉將取秦以大其疆土爲已利也 唯君圖之。事勢利害如此

惟秦君自拔瘦之 秦伯說 穆公聞燭之武之言而說之說音悅 與鄭人盟 背晉而私與鄭人爲盟也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三子皆秦大夫反爲鄭守也書遇反 乃還 秦伯自還 子犯請擊之 伐秦師 公曰不可 晉文公不肯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言我非秦伯之力無緣得爲晉君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因秦之力而反害秦是不仁也 失其所與不知 秦不同心而謀與之同伐鄭乃是不知也知音智 以亂易整不武 二國整師而來反亂以相攻擊是不武也 吾其還也 有此三失不如吾亦還也 亦去之 晉師亦去鄭也

王使周公閱來聘 周公王之三公名閱襄王使之來聘魯 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僖公享之其禮有昌歜謂昌蒲菹也白謂敖稻也黑謂敖黍也形鹽鹽形象虎也歜在感反

曰國君文足昭也 文足昭謂文德昭著也天子三公來聘其王君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公過謙不敢自比於國君耳 武可畏也 言威武之可畏也 則有備物之饗 如此然後有備物之享 以象其德 備物所以象其文德之昭也 薦五味 謂昌歜之類 羞嘉穀 謂白黑也 鹽虎形 謂形鹽也已上即備物之享也 以獻其功 凡此所以獻其武功之可畏也 吾何以堪之 我無文德又無武功何以當此盛禮

三十一年 壬辰

夏四月 今之二月 四卜郊 傳例曰啟蟄而郊啟蟄即今之驚蟄二月節也魯得郊天者以魯用天子之禮故也卜灼龜也 不從 四卜而皆不許 乃免牲 免縱也郊禮之牲不敢他用故縱之 猶三望 三望謂望祀分野之星及境內名山大川也 非禮也 卜郊與三望皆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 郊祀常禮必以其時不當卜也 而卜其牲日 但當卜其牲之可否與日之吉凶也 牛卜日曰牲 牛既得吉日則改名曰牲 牲成而卜郊 卜牛在卜日之前今經書曰免牲則是既得吉日改牛而爲牲矣方且卜郊之可否 上怠慢也 是怠慢古典而褻慢龜卜也 望郊之細也 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 不郊 今大禮既不舉矣 亦無望可也 則小禮可止也傳釋經書猶者蓋可止之辭

衛遷于帝丘 避狄難也帝丘顓帝之墟也 卜曰三百年 言立國于此傳世三百年 卜者之兆如此案史記世家年表衛從此年後歷十九世猶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卒子角代立而秦滅之廢爲庶人然則帝丘三百之占過其所懸遠矣 成公夢康叔曰 康叔衛始封之君也 相奪予享 相夏后相也皆居帝丘衛成公夢康叔告之云我之享祀爲相所奪也 公命

祀相 成公乃命別設祭以祀相 甯武子不可 武子不肯祀相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言衛非夏之後則夏之先王必不歆享其祭祀 杞鄫何事 杞鄫二國乃夏之後彼自當祀相也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言帝丘久無人祀相非衛絕其祀也 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 諸侯受命而封各有常祀不可變也 請改祀命 請更祀相之命

三十二年 癸巳　是歲鄭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穆公

晉文公卒 子驩立是爲襄公 將殯于曲沃 殯入棺也曲沃宗邑有稱時宮廟故將往殯焉 柩有聲如牛 柩中有聲若牛之鳴然柩音舊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 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謂戎事也 將有西師過軼我 西謂秦也時卜偃蓋

問秦伐鄭之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過軼我謂越晉而伐鄭也擊之必大捷焉言晉遂伐秦師必大勝也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杞子使人告秦穆公云鄭人使我司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以來若秦密遣師而襲鄭國可得也則我當為內應而鄭必可滅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穆公以其事訪問之蹇叔曰勞師以襲遠言勤勞兵事以掩襲遠方之國非所聞也我未聞如此而能濟事者師勞力竭言師勤勞其力必盡遠主備之遠方之君必知之而設備無乃不可乎言鄭必不可得也師之所為秦兵所圖之事鄭必知之鄭國豈有不知之理勤而無所秦兵勤勞而無所得必有悖心必生悖逆

左傳就箋 卷之八 僖公 十九

之心而妄為也其後三師無功遂滅滑而還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誰人不知秦之所為者豈能潛師而可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使三帥出兵於秦東門外蹇叔哭之哀其必敗曰孟子呼孟明而告之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言秦兵必敗無得還者公使謂之曰穆公怒其哭而使人責之爾何知言汝何所知識而議我出師哉中壽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者六十年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死期將至不可與謀事也蹇叔之子與師蹇叔之子亦從伐鄭之兵哭而送之蹇叔哭而送其子也曰晉人禦師必於殽言殽地有險晉人必于此地邀秦兵而擊之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夏后

皐桀之祖也葬於殽之南陵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殽之北陵兩山相欽故可以避風雨也必死是間言其子必死於南北二陵之間余收爾骨焉我當於此地收汝之骨也秦師遂東從東門外而往焉

三十三年甲午晉襄公鄭穆公元年

秦師過周北門秦兵伐鄭者過王城之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胄兜鍪也兵車大將居中御者在左今秦無大將故御者居中不但居左右者去胄而下車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謂車正行之時超上車而乘之所以示其勇也王孫滿尚幼周之王孫名滿乃宣公二年答楚問鼎者此時年尚小也觀之秦兵言於王曰言於周襄王秦師輕而無禮輕謂超乘也無禮謂過天子門不解甲東兵而但免胄也輕則寡謀以其輕也故知其少

左傳就箋 卷之八 僖公 二十

謀慮無禮則脫以其無禮故知其脫也脫謂易所謂輕脫也入險而脫入險地而易又不能謀又寡謀算能無敗乎及滑鄭滑邑名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鄭之商人姓弦名高者將賣買於周也遇之至滑而遇秦兵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韋去毛革四馬曰乘因以乘為四數也遣人之物以輕先重故弦高犒秦師先以四韋而致十二牛也先去聲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弦高偶遇秦師欲敗其謀故詐言鄭君聞汝帥師親臨鄭國故遣我來犒師也敢犒從者敢以此物犒勞汝之從者從去聲不腆為禮不厚腆他典反敝邑為從者之淹我鄭國為汝者淹留於此居則具一日之積汝秦兵尚居此乎則鄭當為兵一日之積也積謂蔬菜米薪也行則備一夕之衛汝秦兵便行乎則鄭當為備一宿之衛也衛謂以兵送之且使遽告於鄭遽告

傳車猶今之馬遞也弦高既犒秦師即使傳遽告其事于鄭國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年秦
伯使杞子逢孫揚孫三子戍鄭鄭穆公館之至是間弦高之報故使人至其館視三子之何所爲也則束
載厲兵秣馬矣果見二子束矢載弓厲兵秣馬以待秦師之至而爲之內應也使皇武
子辭焉使大夫皇武子致辭命於三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言汝三子久留鄭國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腥物曰餼牛羊豕曰牽言我鄭國脯資餼牽已盡無以留汝
爲吾子之將行也爲汝之將歸秦也鄭之有原圃我鄭國有圃名原圃猶
秦之有具囿也亦猶汝秦國有具囿焉皆養鳥獸之囿也吾子取其麋鹿汝三
子何不自取原圃之麋鹿以爲行資以閒敝邑庶使鄭得閒暇免於館待之勞若何可乎不可
乎杞子奔齊杞子即掌北門之管者知謀洩不行故出奔齊逢孫揚孫奔宋二子

左傳紀箋　卷之八　僖公　圭

與杞子同戍鄭者故出奔宋蓋三子以事不濟皆不敢歸秦也孟明曰鄭有備矣孟明至滑
見鄭人來備師故知其有備也不可冀也其國不可取也攻之不克將伐之則以有備而
不可勝也圍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少而無以繼也吾其還也不如罷兵滅滑而
還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也
齊國莊子來聘國莊子齊卿國歸父也使來聘稱國自郊勞至于贈賄迎來
日郊勞送去日贈賄勞去辭禮成而加之以敏禮成謂無失禮也敏謂皆當於是也臧
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時國莊子相齊齊猶有禮言能以禮相待鄭國
君其朝焉時晉文公卒無伯主故勸僖公朝齊也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
之衛也庶賴其庇衛社稷之功也是歲僖公如齊

晉原軫曰原軫即先軫也秦違蹇叔言秦穆公違聽蹇叔之言而以貪勤民
而貪於得鄭以勞疲其民天奉我也此乃天與我以勝秦之機會也奉不可失天意不可
失也敵不可縱敵國不可縱也縱敵患生縱敵國而不討是生患也違天不祥
違天意而不順是不祥也必伐秦師必邀秦而伐之欒枝曰未報秦施言秦
穆有納文公之施晉尚未能報之而伐其師又從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
而即背秦施非不死其君之意也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言晉文公新卒秦無哀弔之心
而伐吾同姓鄭與晉同姓而秦反與兵伐之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前日之施
何足爲乎吾聞之一日縱敵一日有敵國而縱之不治數世之患也則必遺患
於數世也謀及子孫爲子孫除數世之患可謂死君乎此乃所以不死其君者也揆

左傳紀箋　卷之八　僖公　主

發命從先軫之言遂發命而與甲兵遽興姜戎姜戎姜姓之戎屬晉者遽興其兵以同伐秦師
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墨染其衰而加絰也以凶服從戎故衰音崔絰音迭梁弘
御戎萊駒爲右二人皆晉人名一御戎車一爲車右敗秦師于殽果如蹇叔之言
敗必邁反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執秦之三帥文嬴
請三帥文嬴晉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也請于襄公求免三帥帥所類反曰彼實構吾
二君許言彼三帥者實交構我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憾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
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食其肉猶不以爲厭足也君何辱討焉言不勞晉君討三帥之罪也
使歸就戮于秦若使三帥得歸于秦以就刑戮以逞寡君之志庶幾使我秦君
得逞其志以戮此三人也若何此爲可乎否乎公許之襄公從其請而釋秦三帥先軫朝

切襄公也問秦囚。先軫問襄公所囚秦之三帥今何在乎曰夫人請之。襄公言文嬴請三帥歸秦吾舍之矣。吾已從其請而縱之矣先軫怒。公縱之故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拘執三帥於原野之間婦人暫而免諸國。乃聽婦人卒暫之言而遽免三帥於國內墮軍實而長寇讎。言使三帥者既知晉之軍實而我縱之得去是自毀其軍實也三帥得歸必圖報復是我長其寇仇也讎許規反亡無日矣。如此則晉之亡不久矣不顧而唾。若前不宜唾今先軫不顧而唾于地怒而失其禮之常也公使陽處父追之。襄公因先軫言乃使大夫陽處父追還三帥及諸河。至河乃追及之則在舟中矣。三帥已登舟渡河矣釋左驂。陽處父乃解其所乘左驂之馬以公命贈孟明。詐稱襄公之命以左驂馬賜之欲使孟明還拜謝因而執之也孟明稽首曰。孟明知其是計遂不復還但於舟中稽首以答之稽音啟君之惠。言謝晉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不殺我以纍囚之臣取其血以塗鼓使歸就戮于秦。使我得歸于秦以就君之刑戮寡君之以為戮。而我秦君治我喪師之罪而刑戮之死且不朽。則感荷君恩我身雖死而此恩不朽腐也若從君惠而免之。若賴晉君之惠而使得免於戮三年將拜君賜。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之賜言將報伐晉也秦伯素服郊次。秦師既敗穆公乃素服以待於郊次鄉師而哭。向秦兵而哭以自責也鄉音向曰孤違蹇叔。稱孤以自貶損也言我違蹇叔之言以辱二三子。致汝二三子以囚辱於晉謂三帥也孤之罪也。不替孟明。不廢孟明而用之以取敗孤之過也。大夫何罪。言非三帥之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言三帥雖有一敗之過而我亦不以掩其終身之善也魯齋朱氏曰秦誓

作於此時而夫子錄之取其能悔過也狄伐晉。因晉喪也晉侯敗狄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狄戰于此而敗之郤缺獲白狄子。郤缺冀芮之子也白翟翟別種也其君為郤缺所獲焉先軫曰。與翟戰于箕時先軫言曰匹夫逞志于君。謂唾襄公也而無討。而君不討我罪而刑殺之敢不自討乎。敢惜一死而不自討其罪乎免冑。先軫乃除其兜鍪入翟師。死焉。為翟所殺翟人歸其元。翟人以先軫之首歸于晉面如生。其面猶如生人言其異也初臼季使。臼季即司空季子也為文公出使他國過冀。行過晉之冀邑見冀缺耨。冀缺即郤缺也時在田中耘苗其妻饁之。郤缺之妻往餉之食敬。相待如賓。夫妻相敬如對賓客與之歸。臼季嘉之遂與之同歸晉言於文公曰。薦郤缺於文公而使用之敬德之

聚也。言人恭敬者必能收斂其心故曰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今郤缺能敬必能聚其德矣德以治民。有德者可用之以治民也君請用之。使文公用郤缺也臣聞之。出門如賓。出門而敬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執事而敬如祭大神仁之則也。主敬如此則心存而不失是為仁之準則也公曰其父有罪。二十四年冀芮欲焚公宮而弒文公可乎。言其父有罪可用其子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言鯀陻洪水舜治其罪而殛死於羽山其舉也興禹。鯀有聖子是為大禹能治洪水舜復舉而用之管敬仲桓之賊也。管仲從子糾伐齊射中桓公帶鉤是桓公之仇讐也實相以濟。桓公能用管仲為相以成伯功康誥曰。康誥周書篇名所引書與今康誥文不同父不慈。為父而不慈其子即今康誥所謂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也子不祗。為子而不敬其父即今康誥所謂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

厥考心也兄不友爲兄而不友其弟即今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也弟不共爲弟而不恭其兄即今康誥所謂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也不相及也今康誥云率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此言不相及者蓋謂四者各以其法而治其罪不以父有罪而及其子不以子有罪而及其父不以兄有罪而及其弟不以弟有罪而及其兄也詩曰詩邶國風谷風篇采葑采菲葑蔓菁也菲蒠也皆菜名無以下體下體根也言菜葑菲者不以其根有惡而棄其葉猶用人才者不以其父有惡行而棄其子也君取節焉可也君但取其善節之可食者足矣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從臼季之言而用郤缺也反自箕主是襄公敗翟于箕而還以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也襄公以其父死翟故命之代其父將中軍也周禮三命始受位且子余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胥臣即臼季也先茅人名以其絕後

故取其縣以賞臼季周禮再命受服曰舉郤缺子之功也言白季有舉郤缺之功故賞之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以郤缺有獲白翟子之功故命爲卿周禮一命受職復與之冀復與以其父冀芮之封邑亦未有軍行缺雖登卿位未有軍列晉陽處父侵蔡蔡與踐土與溫之盟而復即楚故侵伐之楚子上救之子上鬭勃也楚使之救蔡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名晉楚之兵軍於泜水之兩岸也泜音遲陽子患之陽處父患楚師之相持也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有文德者必不犯順謂汝楚若涉水而來我必不廻汝於險而代之武不違敵有武德者必不避敵謂我若退舍亦不舍敵而走也子若欲戰言子上果欲與晉兵戰則吾退舍則我晉兵當退一舍子濟而陳汝乃渡泜水俟汝成陣而後戰遲速唯命決戰之期或遲或速唯命是聽不

然紓我言汝若不肯先渡水則汝當退舍而緩我使我得渡也紓音舒老師費財言兩軍相持不退則是自老其師而多費財也亦無益也彼此皆無所益乃駕以待乃駕馬於兵車以待楚之回報子上欲涉子上欲先渡水以與晉戰大孫伯曰不可孫伯即子玉之子成大心也言不可先渡晉人無信言晉人言語不可信半涉而薄我設使楚兵分半渡水或廻我於險而伐我悔敗何及則必爲晉所敗雖悔之無及也不如紓之不如姑緩之也乃退舍於是子上退舍待晉先渡陽子宣言曰處父幸其退舍乃揚言於衆云楚師遁矣言楚兵畏晉而遁矣遂歸處父還兵歸晉楚師亦歸楚子上見晉兵歸故亦歸楚也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先是楚成欲立商臣爲太子子上諫止之故商臣怨子上而譖之也事見文公元年大音太受晉賂而辟之言子上受晉人之賂而退師避之辟音避楚

之恥也大爲楚國之辱罪莫大焉受賂辱國其罪莫大王殺子上成王信其讒而誅之

左傳紀箋卷之九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周襄王二十七年史記作二十六年元年乙未陳共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一年宋成公十一年晉襄公二年齊昭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成王四十六年衛成公九年蔡莊公二十年鄭穆公二年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服周大夫為內史之官來會葬僖公也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慶父之子也相人謂觀其形色知吉凶也相去聲見其二子焉使相之叔服曰穀也食子穀文伯也食子謂能奉祭祀供養者也食音嗣難也收子難惠叔也收子謂葬子身也惠叔葬公孫敖見十五年難音那穀也豐下豐下謂其面方而豐厚也必有後於魯國言當為孟孫氏之後也按文伯生仲孫蔑是為孟獻子皆如叔服之言

於是閏三月言置閏之差也按漢律歷志謂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則以閏三月為太近前也杜注又謂閏當在僖公之末年則以閏三月為太近後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非禮也言於禮不當在此月置閏也先王之正時也左氏因言先王治歷明時之法履端於始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其時月日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為步占之端故云履端於始也舉正於中每歲有二十四氣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謂之節氣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謂之中氣每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也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以正月則置閏不差矣故云舉正於中也歸餘於終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箇時辰也而一歲十二箇月止有三百六

十日更有五日零三箇時辰無所歸着是為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三十九日中強而與日合于朔是每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着是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小盡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箇閏月是為一章之數故云歸餘於終也然唐孔氏又云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此蓋不然大凡閏月前半月是前月之中氣後半月是後月之節氣則是餘分積至半月便當置閏矣若俟積成一月方置之為閏則閏月安得而無中氣邪履端於始序則不愆閏端不差故時序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寒暑不忒故民心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置閏得宜則四時得所故作事無悖亂

晉文公之季年僖公三十二年諸侯朝晉以晉為盟主故諸侯行朝禮于晉以朝之

衛成公不朝成公恨其執辱故不朝晉襄公既祥喪再期曰祥襄公以此年祥祭除服使告于諸侯而伐衛襄公欲繼文公為盟主故告諸侯而討衛不朝之罪先且居曰且居先軫之子且子余反效尤禍也言衛以不朝晉故伐之今晉不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請君朝王時襄王在溫請襄公朝之臣從師且居自將兵而伐衛晉侯朝王于溫從先且居之請先且居胥臣伐衛胥臣曰季也祭齋朱氏曰諸侯朝王禮也晉侯朝王自行禮耳奈何以此而討衛之不朝已哉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楚子成王也商臣穆王也大音太訪諸令尹子上子上鬬勃也時為令尹成王以立太子事訪而謀之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言成王年尚少而又多愛言愛子之情不專黜乃亂也既立而又黜之必召亂也楚國

之舉舉謂立爲君也恒在少者言楚國得立者未必長子所立多少者也且是人也
指商臣也蠭目而豺聲其目如蠭其聲如豺忍人也此人必殘忍敢
行不義不可立也按去年商臣譖殺子上正爲此事也弗聽王不從其諫卒立商臣既
又欲立王子職王多愛又欲立職爲太子也而黜大子商臣已立而復欲黜
之商臣聞之而未察雖聞其事未察其實告其師潘崇曰潘崇楚大夫成
王使爲太子師商臣以廢立之事告之若之何而察之問潘崇何策可以察其實也潘
崇曰享江芉而勿敬也江芉成王之妹嫁于江國者也潘崇教以享之而勿敬則江芉
必怒而言其實也芉音微從之從潘崇之所教江芉怒怒商臣不敬己曰呼役夫發
聲也役夫賤者之稱以稱商臣也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言汝不知敬長

如此則楚王將殺汝而立王子職爲其宜也告潘崇曰信矣商臣聞之告其師曰其事果實
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潘崇問商臣能爲職之臣而事之乎曰不能商臣言我不能事彼
也能行乎潘崇又問商臣能出奔乎曰不能商臣言我不能出奔也能行大事
乎潘崇又問能行大事乎謂弒君也曰能商臣言我則能之十月以宮甲圍成
王商臣以太子宮之兵甲而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之將有外救至弗
聽商臣不聽王縊成王自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忿甚未欽
而加惡謚王曰不瞑敗謚而不損曰靈乃瞑傳言楚王之靈
予謚之是惡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
穆王立穆王商臣是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崇之商臣謀德
以自爲太子時所居之室其位尊爲太師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
內財物僕妾盡以與之

尹環列之尹衛宮之官列兵而環守王宮以心腹之臣掌之防外患也
穆伯如齊穆伯公孫敖也始聘焉文公立而初聘於齊禮也得諸侯邦交之禮
凡君之立新君之立卿出並聘使卿出外而並行聘禮於鄰國踐修舊好先君
有舊日之好因是而復行之好上下同要結外援大國可恃以爲援者因是而固結之要平聲
好事鄰國講和好之事於鄰國以衛社稷凡此皆以爲社稷之衛也忠信卑讓
之道也以忠信卑讓四者釋上文之事忠德之正也中心爲忠故爲德之正也信德
之固也確實爲信故爲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卑讓則自下而人尊之故爲德之基
殽之役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晉人既歸秦帥晉襄公釋秦三帥帥色類反
秦大夫及左右皆曰言於秦穆公曰是敗也言致敗之由孟明之罪

也由孟明寡謀而易敵以致敗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穆公自責云乃
是我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周大夫芮伯字良夫作桑柔之詩見大雅芮如銳反大
風有隧隧蹊徑也有隧言大風有所自來也貪人敗類言貪人以毀敗善類也大風以喻孟明
隧者穆公自喻已有貪心也聽言則對言昏亂之君於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對答之誦言
如醉聞與諫之言則如醉而不欲聞也匪用其良不用良臣之言覆俾我悖反使
我爲悖亂之事也是貪故也穆公釋詩意以爲此皆責貪人之故也孤之謂矣詩之
所謂貪人正如我也言我先有貪心故孟明之言由此蹊徑而入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
指孟明也言我實貪得鄭國故牽汝之禍也夫子何罪汝孟明何罪之有復使爲政
再使孟明治秦國之政

二年 丙申楚穆王元年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 因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 晉侯禦
之 晉襄公親自臨戎 先且居將中軍 先軫之子 趙衰佐之 代郤溱 王官
無地御戎 王官邑名無地人名食邑于王官者代梁弘 狐鞫居為右 鞫居即續簡伯
也 及秦師戰于彭衙 彭衙晉地名衙音牙 秦師敗績 又為晉兵所敗 晉人
謂秦拜賜之師 孟明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故晉人以此笑之 戰於殽也 僖公三十
三年 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 梁弘萊駒人名 戰之明日 戰于殽之明日 晉
襄公縛秦囚 秦囚蓋晉人所生獲之秦兵也 使萊駒以戈斬之 萊駒時為車右
故使之斬秦囚也 囚呼 秦囚懼而叫呼 萊駒失戈 戈在手而墜也 狼瞫取戈以
斬囚 狼瞫亦晉人取戈斬囚示其勇也 禽之以從公乘 狼瞫執所斬之囚以為俘獻而
從公車也 遂以為右 襄公嘉其有勇使代萊駒為右 箕之役 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
先軫黜之 黜狼瞫而使續簡伯為右 狼瞫怒 遭黜而怒 其友曰吾與女為
難 欲與同作亂共殺先軫也難去聲 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 有勇而害在上
之人 不登於明堂 則為不義之人不得配享於祖廟之明堂也 死而不義 言殺先軫
則必死雖死而為不義之人也 非勇也 不義而死豈得謂之勇乎 共用之謂勇 若以死共
國家之用乃可謂之勇共音恭 吾以勇求右 謂我取戈斬囚是因勇而得為右也 無勇而
黜 若殺先軫則是成其無勇之名而受黜矣 亦其所也 無勇被黜乃所當然 謂上不我
知 吾所以怒者正為上之人不知我耳 黜而宜 若殺先軫則是無勇而死宜受黜也 乃知我

矣 宜黜而黜不得言上之人不知我也 子姑待之 言不可作亂汝且待我所為也 及彭衙
既陳 至是年與秦戰于彭衙既成陳列 以其屬馳秦師 狼瞫以已屬兵馳戰秦師 死
焉 遂為秦師所殺 晉師從之 從狼瞫之後而攻秦兵 大敗秦師 言秦師之敗狼瞫之
功也 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左氏論狼瞫可以為君子矣 詩曰 詩小雅巧
言篇 君子如怒 言君子如有所怒 亂庶遄沮 君子之怒必以止亂也遄疾也沮止也
又曰 又詩大雅皇矣篇 王赫斯怒 言文王赫然而怒 爰整其旅 則遂整旅以討
亂也 怒不作亂 左氏言狼瞫之怒不作亂以害在上之人 而以從師 乃從彭衙之兵以戰
敗秦師 可謂君子矣 則其怒也君子之怒矣
秦伯猶用孟明 雖再敗于彭衙而猶用之為政 孟明增修國政 益修秦國政事

重施於民 厚施於民欲用之以報晉仇也 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趙衰
也閔孟明之修政重施而言之 秦師又至 言秦兵必復來報怨也 將必辟之 不可與敵
懼而增德 言孟明因敗而懼必增德以撫秦民 不可當也 秦民必樂為之效死故不可與
敵也 詩曰 詩大雅文王篇 毋念爾祖 言汝豈不思念其祖考乎 聿修厥德 既念祖考
必思進修其德以勵之也 孟明念之矣 令孟明以德為念矣 念德不怠 念念在於
修德而不息附 其可敵乎 其可與之敵乎為明年伐晉張本
秋大事于大廟 大事禘也魯用天子禮故有禘祭 躋僖公 躋升也僖公閔公之庶兄
也故升於閔公之上躋子西反 逆祀也 閔僖雖非父子然僖以臣繼君有父子之道焉今升居閔上是
逆祀也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 宗伯禮官也其時夏父弗忌為此官 尊僖公

弗忌意欲尊崇僖公且明見曰弗忌明言其意之所見也吾見新鬼大新鬼謂僖公也死時年五十餘又爲兄故謂之大故鬼小故鬼謂閔公也死時年方七八歲又爲弟也故謂之小先大後小先僖公是先大後閔公是後小順也弗忌不知其逆反以爲順躋聖賢又以僖公有聖賢之德故升而居上明也弗忌不知失禮反以爲明明順禮也又以爲既明且順合於禮也君子以爲失禮左氏既述弗忌之言又設爲君子之論以斷其非禮禮無不順大凡禮事無不順者祀國之大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逆之今乃逆而行之可謂禮乎失禮可知子雖齊聖齊肅也聖通明也言子雖有齊聖之德不先父食久矣其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也言久矣者蓋下文將引古事爲證也故禹不先鯀禹聖人也而祭不先於鯀者鯀父而禹子也湯不先契湯聖人也而祭不先於契者契爲祖而湯

其十三世之孫也文武不先不窋文王武王皆聖人也而祭不先於不窋者不窋爲遠祖而文武其遠孫也不窋后稷之子宋祖帝乙宋始封之君微子帝乙之子也鄭祖厲王鄭始封之君桓公厲王之子也猶上祖也言二國不以帝乙厲王爲不肖而猶尊尙之也是以魯頌曰詩魯頌閟宮篇春秋匪解頌魯僖公春秋享祀無有解倦解佳賣反享祀不忒其所享祀又不差忒皇皇后帝皇皇美也后帝天之主宰也此頌僖公祭天也皇祖后稷皇僖也言祭天而以君祖后稷配之也君子曰禮謂魯頌之言合於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所以合禮者謂后稷雖親而必以帝爲先也詩曰詩邶國風泉水篇問我諸姑衛女思歸不得故言得歸則先致問於諸姑遂及伯姊然後致問於諸姊也伯長也君子曰禮謂此詩之言合於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所以合禮者謂其姊雖親

而必以姑爲先也仲尼曰孔子後來論斷臧文仲之事臧文仲其不仁者三處心不公故曰不仁不知者三見理不明故曰不知下展禽知柳下惠之賢而屈在下位使其利澤不及於民廢六關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悉廢之殊失重農之意妾織蒲使妾織蒲爲席以與下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爲藏龜之室而用山節藻梲之飾無其位而虛有其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逆祀非禮而弗禁之祀爰居爰居海之大鳥也止於魯國東門外而使國人祭之三不知也

三年丁酉

秦伯伐晉報彭衙之役也濟河焚舟示士卒以必死之意取王官及郊王官與郊皆晉地也晉人不出去年趙衰言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故不出也遂自茅津濟

先渡河處舟已焚矣故自茅津而濟封殽尸而還殽之敗已久矣埋藏其骨也遂霸西戎秦穆遂爲西遂戎翟之伯用孟明也不以孟明敗軍而終始信用之故能成伯功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論穆公爲君舉人之周也用人周備不以一惡而棄其善也與人之壹也用人專一不以終始而有二心也此二句言能信用孟明孟明之臣也論孟明爲臣其不解也不以敗事而生懈怠之心能懼思也能因恐懼而有思慮之益子桑之忠也論子桑之忠其知人也能知孟明之賢能舉善也遂薦於穆公而用之是能舉善也詩曰詩召南國風采蘩篇于以采蘩蘩白蒿也于沼于沚言采蘩於沼沚之中也沼池之方者沚小渚也于以用之用謂供而進之公侯之事言蘩雖至微之物而可用之於公侯也秦穆有焉言秦穆用人不棄小善則采蘩

也夙夜匪懈大雅烝民篇美仲山甫自早至夜無所懈息以事一人盡其心力以事天子孟明有焉言孟明事君不懈如仲山甫也詒厥孫謀詒遺也大雅文王有聲篇美武王能遺其子孫以善謀也以燕翼子燕安也翼成也謂能安成其子孫也子桑有焉言子桑舉善能爲秦子孫之燕翼也愚按後世命將出師經歲旬即治以失律之罪秦于孟明不惟不罪仍乘因爲穆公用人誠非世主可及而趙衰之歎其不出其七歲詩稱又豈知謀之士所能望其涯涘者乎秦固覇西戎而晉亦數世稱雄于諸夏固有人爲謀哉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二年晉以文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至是晉悔改盟公如晉文公朝晉襄公晉侯享公襄公以享禮待之賦菁菁者莪詩小雅篇襄公賦此詩者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之意也菁菁音精莊叔以公

降拜莊叔魯大夫也襄公賦詩以文公爲君子故使公降堦拜謝之曰莊叔致辭小國受命於大國言魯以小國而受命於晉之大國敢不愼儀襄公賦詩稱文公有儀故言豈敢不謹儀也君貺之以大禮晉君享公是賜之以大禮也何樂如之詩言樂且有儀故謂魯受此大禮其樂無以加也抑小國之樂又言小國所以得其樂者大國之惠也皆由汝大國恩惠所及也晉侯降辭文公降拜故襄公降堦而辭之登成拜於是賓主升堂成相拜之禮也公賦嘉樂詩大雅嘉樂篇文公答賦此詩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之意也

四年戊戌

逆婦姜于齊魯文公娶齊女姜氏二年使襄仲納幣至是迎之卿不行不使卿往迎之非禮也既不親迎又不用卿非禮之甚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爲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襄仲納幣是使貴者聘也迎不用卿是使賤者逆也君而卑之以爲小君而卑其勢立而廢之立爲夫人而廢其禮棄信而壞其主貴聘賤逆是棄其誠信而廢壞其內主也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在魯言之謂之國在宮中言之謂之家不允宜哉其不爲國人之所敬信固宜也爲十八年姜氏歸齊張本詩曰詩周頌我將篇畏天之威言成王祀明堂所以畏天威也于時保之言畏天威者於是可以保福祿也敬主之謂也名分不可犯處即天威也今魯不敬內主即犯分也

楚人滅江江口程之小國秦伯爲之降服秦伯穆公也降服素服也出次不宿正寢不舉徹去盛饌過數鄰國之禮有數今穆公過之大夫諫諫穆公請其復常公

曰同盟滅言秦與江同盟今江爲楚所滅雖不能救雖力不能救之敢不矜乎敢不矜恤之乎吾自懼也非特矜恤江國亦自警懼也君子曰詩云詩大雅皇矣篇惟彼二國其政不獲詩言夏商二國其政不得民心惟此四國故此四方之國爰究爰度皆權而究度其政事也其秦穆之謂矣言穆公能因江之滅長懼而思政也

衛甯武子來聘武子甯俞也衛使來聘魯國公與之宴文公以宴禮待之爲賦湛露及彤弓公所賦二詩皆小雅篇不辭武子不辭又不答賦又不賦詩以答之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也魯人怪之而不知其意故使行人私問其故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武子詐言我以爲樂工自習詩業偶及此篇不知爲哉

而歌之也非以志反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天子而受政教王宴樂之天子為宴
於以樂諸侯於是乎賦湛露於是乃歌湛露之詩則天子當陽陽謂日也諸
侯用命也湛露首章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言湛湛之露見日而乾以譬諸侯禀天子之命而行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愾怒也天子有所恨怒而使諸侯征伐之得勝而獻其捷
也愾許既反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茲見僖公
二十八年注永音盧以覺報宴覺明也天子既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之意
今陪臣來繼舊好諸侯之臣曰陪臣武子言我陪臣也所以來聘者繼舊日之和好也君
辱貺之曾何乃屈辱而厚賜及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豈敢干犯大禮以自
取罪戾乎蓋魯人既失於所賦武子辭之則是彰其失也答賦則是當其宴也故因行人之問而私及之焉孔
左傳統箋　卷之九　文公　十一
子稱武子其愚不可及此亦一端也
五年　己亥
楚滅六蓼二國皆皐陶後堯時所封也蓼音了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
忽諸庭堅皐陶字也二國忽然而亡遂絕皐陶之祀陶音遥德之不建蓋由上無明天子以
建德而罔諸侯民之無援下無賢方伯以援民而救之哀哉致使蠻猾夏以滅聖賢之後
豈不哀哉
晉陽處父聘于衛衛服晉而講成故使陽處父聘之反過甯甯晉邑名陽處父自
衛反而過也甯嬴從之甯嬴逆旅大夫也悅處父之為人而從之及溫而還行至溫邑
而寗嬴還其妻問之問何故既之而又還寗嬴曰以剛言處父為人性剛商書

曰今周書洪範篇箕子商人所說故傳稱商書也沈漸剛克克能也惟深沈不顯露之人為能剛
也沈持林反漸音潛高明柔克惟高明不剛弱之人為能柔也夫子壹之夫子稱處父也
壹之者謂其一於用剛而乏沈潛之意思也其不沒乎必不得其死也天為剛德天乘
陽故其德為剛猶不干時猶且寒暑相實不用絕剛況在人乎況為人而可一於用剛乎
且華而不實且處父之為人口惠而實不至猶草木有華而不結實也怨之所聚也
口惠而實不至則衆人皆怨之犯而聚怨用剛則犯人不實則聚怨不可以定身加此
則不能安定其身必遇害也余懼不獲其利言我之所懼者以其華而不實故不獲其利也
而離其難父剛以犯人必取禍數而我必為其所累也是以去之無利有難我所以去
之也明年晉果殺陽處父思救千有知人之鑑不越甯嬴救言而君子之所以自淑其身而有華嬴之佩者
左傳統箋　卷之九　文公　十二
亦于是乎加意之哉
六年　庚子
晉蒐于□晉地名春狩曰蒐因治兵而用也蒐音搜舍二軍僖公二十七年晉初作二
軍三十二年作五軍至是舍去二軍而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射姑狐偃之子賈季
也代先且居將中軍射音亦趙盾佐之盾趙衰之子也使代父佐中軍盾徒本反陽處父
至自溫去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晉改蒐于董董亦晉地易中軍使趙盾將中軍射姑
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成季即趙衰也陽處父曾為其屬大夫故黨于趙氏
所以阿黨於趙衰之父子且謂趙盾能處父又稱盾有才能曰使能國之利也
處父言任使才能乃晉國之利也是以上之所以自中軍之佐升之而為帥也宣子於

是乎始爲國政（宣子趙盾也晉中軍帥乃執政之官）制事典（制國事之常法）正法罪（正罪法之輕重）辟刑獄（辟未決之刑獄辟婢亦反）董逋逃（悖有罪而逋竄者）由質要（用契券以防詐欺）治舊洿（治理舊日之洿穢）本秩禮（秩禮所以辨上下故正其本）續常職（常職所以守世業故續其後）出滯淹（拔賢才之淹滯於下位者）既成（宣子所爲國政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太師太傅晉之官也陽子處父也賈佗晉之公族嘗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宣子以成法付之二子大並音太佗徒河反）使行諸晉國（使二子行其法于晉國）以爲常法（以爲一定之法）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之名也）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子車秦大夫氏也穆公之葬以三子兄弟殉葬行音杭鍼諸深反）皆秦之良也（言三

子皆秦之善人）國人哀之（秦國之人莫不哀之）爲之賦黃鳥（秦國風黃鳥詩序云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言其僅霸西戎而不能爲中國之盟主者固其宜也）死而棄民（善人者天民之秀也今死而殺之是棄民也）先王違世（古者先王之將違世而沒也）猶治之法（尚立法度以遺子孫）而況奪之善人乎（何況善人乃所以輔子孫者而可奪之乎）詩曰（詩大雅召旻篇）人之云亡（人謂善人亡與無同）邦國殄瘁（善人亡則邦國殄絕而瘁病也）無善人之謂（釋人之云亡之義乃無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況有善人而奪之乎）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言古之聖王知有生必有死而其命不可以久長也）是以並建聖哲（聖通明也哲智也並建者言其用非一人也）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而立之聲教）分之采物（旌旗衣服之采章物色各有分制分扶問反）著之話言（著之善言以教後世）爲之律度（律十二律也度丈尺此同律度量衡之言舉二者以見其餘耳）陳之藝極（謂陳貢賦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爲標表威儀以引道天下）予之法制（予即與字法制謂廷昏喪祭之禮）告之訓典（訓典謂先王之書也）教之防利（教斯民以防患興利）委之常秩（委任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導民以禮者所以防民之偏而教之中也道音導）使毋失其土宜（謂禮以土宜教民除害務使其因地之利以遂其生也）衆隸賴之（使其羣臣下至徒隸皆有所倚賴也）而後即命（然後可以就命雖死有無憾也）聖王同之（自古聖王無不如此）今縱無法以遺後嗣（今秦穆公縱然不能立法以遺子孫）而又收其良以死（而又收其善人使之殉葬以死）難以在上矣（如此則邦國殄瘁難以居乎人之上

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言秦之子孫不復能征討東方諸侯而爲之盟主也）

季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也魯使之行聘禮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行父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以往也論語言其三思而後行此亦一事也）其人曰將焉用之（其從者云何用此禮）文子曰備豫不虞（慮有不可虞度之事而預爲之備也）古之善教也（此乃古人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要用而後求之則卒難得）過求何害（過慮而先求之又何害焉）

晉襄公卒（果如季文子所料也）靈公少（靈公襄公之子名夷皋其年尚少）晉人以難故（晉人恐其國之多難）欲立長君（故欲舍靈公而別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雍 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之子杜祁所生 好善而長 言公子雍好善又於衆兄弟之長 先君愛之 先君文公愛惜此子 且近於秦 時公子雍仕於秦又秦去晉爲近迎之易也 秦舊好也 秦因舊日與晉文公相好 置善則固 好善而立之則其本固 事長則順 年長而事之則其理順 立愛則孝 立先君之所愛則爲孝矣 結舊則安 結舊日之情好則可安矣 爲難故 爲因多難之故 故欲立長君 所以欲立長君 有此四德者 因也賴也孝也安也猶有因者之德 難必抒矣 則可除晉國之難矣抒常呂反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賈季狐射姑也樂亦文公子懷嬴所生 辰嬴嬖於二君 辰嬴懷公之妻懷嬴也後又嫁於文公故云嬖於二君也 立其子民必安之 以其母之嬖也 趙孟曰辰嬴賤 言其位卑 班在九人 自夫人以下其位列在第九 其子何震之有 母淫則其子無威也 且爲二嬖淫也 正女不事二夫今乃嬖於二君 是淫邪也 爲先君子 雖爲文公之子 不能求大 不能求大國而任之 而出在小國 而出在於東之小國 辟也 是偏遠也 僻 母淫子辟無威 其母則淫其子則辟民離畔之 陳小而遠無援 陳小國而且遠不能爲援 將何安焉 無威無援民將何以安之 杜祁以君故 杜祁子雍之母也君謂襄公也 讓偪姞而上之 文公正夫人文嬴也杜祁本班在二偪姞本班在三以偪姞生襄公爲世子之故乃遜偪姞使居第二在已上也偪音逼姞其吉反 以翟故 文公爲公子時出奔於翟 讓季隗而己次之 以季隗是文公在翟所娶故又遜季隗使居第三而已皆次也 故班在四 杜祁本班在二讓此二人故居四也 先君是以愛其子 文公 因此寵愛杜祁之子 而仕諸秦 使子雍仕於秦 爲亞卿焉 爲秦大卿言其位尊 秦大

而近 秦國大而且近 足以爲援 可托之爲外援 母義子愛 遜偪姞與季隗故曰母義 先君愛其子故曰子愛 足以威民 有威而民畏之 立之不亦可乎 立公子雍夫何不可之有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趙盾使二子迎公子雍于秦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郫 賈季自以已意召公子樂樂至晉趙孟殺之郫晉地名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賈季本將中軍陽處父改蒐于董而易之故怨之也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 處父黨于趙氏而賈季知其無援者恐宣子得政之後外示大公不以處父爲私恩也 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時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宣子殺公子樂故賈季怨而作亂也 冬賈季奔翟 晉殺續鞫居故賈季出奔也 宣子使臾駢送其帑 宣子使其屬大夫臾駢送賈季之妻子臾子朱反駢蒲眠反帑音奴

夷之蒐 此年春晉蒐于夷時 賈季戮臾駢 戮辱也時賈季將中軍臾駢犯其令故執而戮之 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 臾駢之從者欲盡殺賈季妻子以報前日之怨也 臾駢曰不可 不從其言 吾聞前志有之 古之書志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 謂有惠於人不可責報於其子有怨于人亦可復讎於其子也 忠之道也 此乃忠厚之道也言賈季雖有怨其妻子何罪吾何爲盡殺之 夫子禮於賈季 言宣子行禮於賈季故使我送其妻子也 我以其寵報私怨 我蒙宣子之寵而反因之以報私怨 無乃不可乎 介人之寵非勇也 因宣子之寵而成事不可謂勇 損怨益仇非知也 殺賈季妻子欲以除怨宣子又將怨已反以益仇不可謂知 以私害公非忠也 以私怨害公道不可謂忠 釋此三者 釋猶棄也三者勇也知也忠也 何以事夫子 不勇

不知不忠何以事宣子乎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臾駢盡具賈季之家人及其家資親帥扞之親率士卒而扞衛之扞音汗送致諸竟送出晉國之境界也

七年辛丑晉靈公秦康公元年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也公孫友爲左師目□子也鱗矔爲司徒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故曰鱗矔矔古亂反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之父此宋六卿皆公族昭公將去羣公子恐公族盛大逼已害故欲殺之樂豫曰不可樂豫戴公元孫爲宋司馬諫昭公曰不可樂音岳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譬如樹木公室猶木根也公族猶枝葉也若去之若去公族則本根無所庇廕矣猶木無枝葉則

本根何所庇廕乎庇必利反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言葛之藟蔓繁滋者猶能庇廕其本根也故君子以爲比詩王國風葛藟篇以葛藟比王族也況國君乎何況爲一國之君而可去公族之庇廕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引俗諺以證其說謂樹木藉枝葉之庇反放尋斧以害之也八尺曰尋謂以尋量木而以斧代之也必不可斷不可去公族也君其圖之勸公反諸心而圖度之親之以德言公若能以德而親睦諸公子皆股肱也諸公子亦來親附於己猶手足也誰敢攜貳豈有敢攜貳而懷二心者若之何去之奈何無故而去之乎不聽昭公不從樂豫之諫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族王昭公所欲去者故率國人以攻昭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爲亂兵所殺號云上文旣有六卿二子當是孤卿之官六卿和公室

六卿謂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也宋先代之後故備六卿之官和公室謂和公族之攻公者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樂豫亦公族也卬昭公之弟也樂豫以司馬遜之者欲以示公族之賢也卬音昂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殺之者非一人故不可稱名且言非其罪也爲所殺者亦不稱名以明其無罪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從趙盾之召也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從秦入晉無衛兵故呂甥郤芮有焚宮之變乃多與之徒衛多與步卒爲衛入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穆嬴襄公夫人也太子靈公□皐也晉人欲立長君故啼于朝以感動執政者曰先君何罪言先君襄公有何罪其嗣亦何罪言襄公之太子亦有何罪舍適嗣不立襄公有嫡子乃捨而不立而外求

君乃往公子雍於秦而立之將焉寘此將置此子於何地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夫人旣啼于朝而出又抱太子以往宣子之家頓首於宣子夫人拜宣子而頓首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言先君襄公奉此太子而付託於宣子曰此述襄公付託之言此子也才此子若成其才吾受子之賜則是我受汝教子之賜也不才此子若不成其才吾唯子之怨則我怨汝之不教吾子也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襄公之言猶在宣子之耳也而棄之今外求君是棄先君之言也若何若之何而棄之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時靈公雖小資質不美諸臣皆知其必無道而不可立又以夫人爲患且畏偪且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宣子初遣先蔑迎公子雍今畏夫人而立靈公故背之也背音佩以禦秦師時秦康公用兵送公子雍故宣子遣

兵之箕鄭居守兵鄭晉上軍帥也守國不出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先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蔑
既與士會使秦逆公子雍矣致命先還故仍將下軍也先都佐之先都人名步招御戎
戎津爲右步招戎津皆人名凡言御戎車右皆君在行間君之御右也傳雖不言晉侯禦秦師然軍
中設此二職則知靈公亦在軍故箕鄭居守也及堇陰晉地名宣子曰我若受秦
言秦送公子雍而晉受之秦則賓也則是秦爲晉之賓客也晉不受寇也則是秦爲晉之
寇讐也既不受矣今既自立君而不受公子雍矣而復緩師而乃緩於進兵秦將
生心則秦必生詐謀爲己害也先人有奪人之心先發而制人足以奪敵人之戰心
軍之善謀也此古兵法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驅逐寇讐當如追逃囚者言不可少

緩也軍之善政也此古兵法之善政也訓卒利兵教訓士卒整頓兵器秣馬蓐
食秣飼也蓐食謂早食於寢蓐也秣音末蓐音辱潛師夜起潛密也夜起所以掩秦之不備也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晉兵敗秦師于河東令狐之地又追至刳首之地也先
蔑奔秦先蔑迎公子雍若爲宣子所背故奔秦也士會從之士會同迎公子雍亦同奔也
先蔑之使也去年先蔑使秦迎公子雍時荀林父止之曰荀林父中行桓子也
止先蔑勿使往夫人大子猶在謂穆嬴與靈公皆在而外求君不立太子而迎公子
雍此必不行此其事必不成子以疾辭汝何不辭以疾也若何可如此否不
然若不辭行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先蔑晉卿也言但使大夫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子何必使汝親行哉同官爲寮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蔑將

左行故云同官爲寮也吾嘗同寮我嘗與汝同官敢不盡心乎既爲同官敢不盡心
以告汝乎弗聽先蔑不從其言爲賦板之三章詩大雅板之三章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林父蓋謂芻蕘之言尚當聽信況同官乎又弗聽先蔑又不從之及亡至是奔秦荀伯盡
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荀伯卽林父也送先蔑妻子及其家貨于秦曰
爲同寮故也言以同官之故終始盡心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
卽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其人士會之人也言能與士伯俱亡而去晉國不能
見于此至秦而不肯與之相見焉用之何用如此也士季曰士季卽士會吾
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因與之同有迎公子雍之罪故同奔秦非慕先蔑之義也將何
見焉既不重其義何必見耶及歸十三年士會自秦歸晉遂不見終于不見先蔑責其

爲正卿而不諫正且俱出奔惡有黨也愚按晉人此舉使秦禦秦逆君立君視王器若綴旒業鄰文爲敵國
盡政出多門而三郤分國之漸已見其後亡也幸矣使趙成子而在定不爲此舉也
酆舒問於賈季曰酆舒翟相也時賈季奔翟故酆舒問之云趙衰趙盾孰賢
問趙氏父子孰爲賢也衰初危反盾徒木反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言趙衰如冬日
之可愛趙盾夏日之日也趙盾如夏日之可畏
穆伯娶於莒穆伯公孫敖也娶莒國女曰戴己女名也生文伯穀也其娣
聲己從戴己而嫁者名聲己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又求莒女爲繼
室莒人以聲己辭既有聲己則不便又娶以他女故辭則爲襄仲聘穆伯因莒
人不肯則更其說爲其從父昆弟襄仲聘此女冬徐伐莒徐國名莒人來請盟因徐

見伐欲結魯援穆伯如莒涖盟穆伯以晉君命往臨其盟且爲仲逆先已爲仲聘至
是乘便爲之迎婦也及鄢陵莒邑也登城見之美穆伯登鄢陵城遠睨而見莒女有美
色自爲娶之遂自娶之仲請攻之襄仲怒穆伯奪其妻故請於文公而攻之叔仲
惠伯諫曰惠伯公子牙之孫也諫止文公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言用兵於
國之內則是爲亂於外爲寇用兵於國之外則是爲寇寇猶及人爲寇在外尚能害人
亂自及也作亂於內適足以自害也今臣作亂今襄仲請攻穆伯而君不禁
而文公且將許之以啟寇讎則是開啟兄弟結爲寇讎也若之何如之何其許之公
止之從惠伯之諫惠伯成之平和穆伯與襄仲使仲舍之使襄仲舍莒女而勿
娶公孫敖反之又使穆伯還其女於莒復爲兄弟如初不復爭莒女則兄弟

之好如未爭時也從之公從惠伯之言以處穆伯兄弟也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時宣子爲政故郤缺言之日衛不睦言往日衛國與
晉不和睦故取其地元年先且居晉臣伐衛而取戚田今已睦矣二年陳侯爲衛侯請
成于晉可以歸之可以戚田還衛也叛而不討設使衛叛而不以兵討之何以
示威則無以示諸侯威警之意服而不柔至是衛服而無恩以柔之何以示懷則無
以示諸侯懷撫之意非威非懷既不示威又不示懷何以示德則無以示諸侯以有德也
無德既無威懷之德何以主盟則無以爲諸侯之盟主也子爲正卿古軍將皆命卿
宣子將中軍是晉之正卿也以主諸侯而相晉國以爲諸侯盟主而不務德而不務威
恢諸侯之德將若之何將如諸侯何哉夏書曰今虞書大禹謨篇戒之用休

謂人有善則勸戒之以休美董之用威人有罪則董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又勸
勉以九功之歌使人歌而樂之勿使壞求使九功不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以
下釋書之意謂九功惟敘則其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所以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合六府與三事所以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者天之所生
卸斩栽然所以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正德謂正民之德利用謂利民
之用厚生謂厚民之生無此三者則六府不能以常存三者皆若之所制所以謂之三事自然三事之中正德
爲本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從其宜而行之所以謂之德禮傳日於櫛以禮儀造以德無
禮不樂在上爲政無禮則民不樂樂音洛所由叛也由不樂故不服也若吾子
之德吾子謂宣子也莫可歌也古者九功之德皆可歌今宣子無德以主盟是其德無可歌也

其誰來之近者不悅則遠者不來盍使睦者歌吾子乎睦者謂衛也可不使
衛人歌宣子之德乎蓋諷宣子使歸衛田也宣子說之明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左傳統箋卷之十

文公下

八年 壬寅 宋昭公元年

襄王崩 子壬臣立是爲頃王 穆伯如周弔喪 魯使之往 不至 穆伯不往周弔 以幣奔莒 以弔周之幣出奔莒國 從巳氏焉 巳氏穆伯去年所奪襄仲之妻也爲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喪張本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襄夫人宋昭公之嫡祖母也昭公庶生故不敬其祖母 夫人因戴氏之族 華樂皇皆戴氏之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三人皆襄公孫而黨于昭公以不禮襄夫人者故夫人忿恨而殺之也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官 節國之符信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守邦用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今公子卬爲大司馬而持節至死握之不去于手不廢君命也故春秋書官以與之 司城蕩意諸來奔 意諸公子蕩之孫爲宋司城避戴族之難而來奔于魯 效節于府人而出 府府庫也節藏于府者也效致也意諸持節在官將奔之時仍致節于宋之府示已解任而後出奔也 公以其官逆之 昭七年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言出奔他國皆降一等故卿去其國從大夫之位若有罪而奔則因其罪之輕重而爲降之多寡公以意諸致節去官爲有禮故賢之而仍以本官卿之禮迎之也 皆復 且請之宋使復其官皆者非一人之稱是時意諸率共司城之官屬同來奔魯故公請宋皆復其位也 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與司馬之死節者同書司城皆不書卬與意諸名皆無罪故曰貴之

周頃王元年 九年 癸卯

楚子越椒來聘 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奉命聘魯也 執幣傲 聘者必執幣以將命而子越椒恃楚強國而有傲色 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 子越椒若敖氏之後也 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則奉使出聘皆告祖廟而行今子越椒之傲非傲魯實自傲其先君矣故神勿福而必致滅宗爲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十年 甲辰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息楚邑名 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亦地名時晉靈公少楚欲與晉爭伯故陳鄭蔡三國皆從之貉音陌 將以伐宋 以宋未服楚故 宋華

御事曰 御事華元之父也 楚欲弱我 言楚以宋爲弱故伐之 先爲之弱乎 何不先示之弱而服之乎 何必使誘我 時楚欲誘宋共戰故云然也 我實不能 言我宋實不能與楚爲敵 民何罪 君與楚戰是使宋民無罪而死于敵也 乃逆楚子 宋畏楚強逆迎楚子 勞且聽命 逆郊勞楚子且聽其命勞去聲 遂道以田孟諸 宋遂引楚子畋于孟諸之澤道導也 宋公爲右盂 盂田獵陣名 鄭伯爲左盂 分陳也 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 期思楚邑名其尹名復遂者爲右盂司馬 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 子朱楚人文之無畏子舟也亦楚人將獵張兩翼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命夙駕載燧 楚命諸侯從田者早爲命駕且載燧以取火 宋公違命 不夙駕載燧 無畏抶其僕以徇 無畏撻宋公之僕以徇於諸侯抶敕栗反 或謂子舟

曰文之無畏字子舟國君不可戮也言宋公乃彊圉之君不可辱之子舟曰當官而行謂當官而行刑何彊之有不以宋公爲彊而畏之也詩曰詩大雅烝民篇剛亦不吐詩美仲山甫雖有剛德而不吐露柔亦不茹雖有柔德而不合茹其德如此故能不畏彊禦也茹音汝毋縱詭隨此詩大雅民勞篇言無縱此詭人隨人無正心者以謹罔極以謹防彼無中正之人也是亦非辟彊也釋詩之意以爲此皆非長彊而避之者也辟音避敢愛死以亂官乎吾敢愛惜一死以亂官事乎爲宣公十四年宋殺子舟張本

初楚范巫矞似范楚邑名巫事鬼神之官也范邑之巫名矞似者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彊死以鬼神之道測之彊死彊健而死謂無病也言此三人皆當被殺不得其死也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城濮之敗子玉爲師筭當死先是成王曾聞矞似之言至此將怨懟之欲使巫之言不驗故使人止子玉勿死也不及止子西先止子玉未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縣懸同子西自縊未死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王原有止之之命故使者及見其未死而遂止之也使爲商公因其不死故王又使之爲商邑尹也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也泝逆流也商在漢水之北郢在江水上流子西既至商邑聞讒不敢居商故沿漢順水而下至江乃泝逆江流將入于郢王在渚宮小洲曰渚郢都之南小洲中有宮也下見之王下渚宮面見子西也懼而辭曰命爲商公無故入郢故懼罪而爲之辭說臣免於死城濮之敗得免于死又有讒言謂巫將逃又有讒言云臣將逃他國者臣歸死于司敗也陳楚皆名司寇爲司敗刑官也言臣之所以來此者因有讒言而特來就獄也王使爲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王是又與仲歸同謀弑楚穆王穆王聞之其謀先泄五月殺鬬宜申子西也及仲歸子家也

十一年乙巳

鄋瞞侵齊鄋瞞翟國名防風氏之後在殷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翟氏遂伐我因侵齊遂伐我不書諱之也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文公卜帥甚翟將去而追之也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即得臣侯叔夏亦魯人爲得臣御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二甥皆魯人名也駟乘四人共車也敗翟于鹹魯地名獲長翟僑如僑如鄋瞞國之君也蓋長三丈蓋不書服口翟也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戈兵器考工記戈長六尺六寸得及僑如之喉者蓋兵車之制三人共乘今魯宋與長翟戰車皆駟乘故其舊制其乘必高故及喉也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其子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待事者生子未名待一事而後命之名也其次曰虺曰豹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司徒宋六卿之官皇父戴公子名充石耏班御皇父充石耏班人名爲戎御耏音而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翟于長丘宋地獲長翟緣斯僑如之先也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于犨獨耏班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賞其獲翟之功使食關門之征稅謂之耏門因耏班食之遂名耏門晉之滅潞也潞亦翟國名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十六年鄋瞞伐齊

齊王子成父齊大夫名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也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矣其長兄猶在身長且壽皆異于人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

十二年丙午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西乞術即同孟明敗于殽者來聘魯國且言將伐晉先是秦納公子雍于晉爲晉所敗故欲伐之襄仲辭玉魯不與秦伐晉故使襄仲辭其玉也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言秦君不忘我魯先君之好照臨魯國言秦如日月照臨我之魯國鎮撫其社稷以鎮安撫存魯國之社稷重之以大器重申也大器謂玉也禮記聘義曰以圭璋聘寡君敢辭玉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今云辭玉則是先聘而辭之也對曰不腆敝器腆厚也主人辭之曰大器故賓自謙曰敝器腆他典反不足辭也言敝器不厚不必辭也主人三辭襄仲三次辭之賓答曰西乞術復答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魯公伯禽周公之子也言我秦寡德之君願秦徼福于魯之先公使將事魯君也徼古堯反不腆先君之敝器出聘必告于廟故稱先君之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下臣西乞自稱也不敢斥言尊者故云致諸執事也以爲瑞節節信也圭玉所以傳信故云瑞節要結好命要約固結和好之命所以藉寡君之命所以藉此而通秦君之命結二國之好以結魯秦二國之和好也是以敢致之所以雖不腆而敢致于執事也襄仲曰不有君子襄仲聞使臣之辭命和遜故知秦有君子也其

能國乎言無君子則不能立國也國無陋矣言以此見天下無僻陋無文之國也厚賄之於是厚其贈送之禮

秦爲令狐之役故報七年之敗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名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河曲晉河東秦駐師河曲故晉師亦從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言秦兵遠伐勢不能持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深壘即高壘蓋溝深則壘高也固軍謂軍所舍之處欲堅固也待之謂不與戰而待其自斃也從之晉從臾駢之謀秦人欲戰秦不能久故欲戰也秦伯謂士會曰時士會出奔在秦若何而戰問有何策可與晉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言臾駢乃趙盾之屬大夫新出而佐上軍者必實爲此謀必實臾駢設爲深壘固軍之謀將以老我師也爲此謀者將以困我秦師也趙有側室曰穿言趙氏有庶子之長是爲趙穿傳曰卿置側室晉君之壻也謂趙穿娶晉侯之女有寵而弱爲君壻故有寵年少故弱不在軍事未嘗涉歷軍事好勇而狂又性好勇而狷狂敢爲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言其意正欲敗臾駢之謀若使輕者肆焉言秦若使輕敢者肆襲晉兵暫往而即退也其可則趙穿必怒而可以得戰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神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從士會之謀也趙穿追之趙穿好勇而狂故自往追之不及秦君暫往而即退故追之不及反趙穿怒曰裹糧坐

甲裹糧包裹餱糧也坐甲者戰則被甲未戰則坐之於地也裹音果固敵是求凡若是者將以求敵戰也敵至不擊今秦兵至而不與之交戰將何俟焉將欲待何事也軍吏曰將有待也言晉不與秦戰者其意有所待也穿曰我不知謀趙穿言我不知此謀將獨出我將獨出與戰乃以其屬出以其私屬之兵自出宣子曰趙宣子中軍帥秦獲穿也設使趙穿為秦所獲獲一卿矣則是虜晉之一卿矣秦以勝歸既秦勝晉而歸我何以報晉將何以雪此恥乎乃皆出戰於是晉兵皆出以與秦戰交綏綏退軍之名也言兩軍纔交戰而逆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秦之使者夜戒晉師與約戰期兩君之士皆未憖也言秦晉之兵皆未有大傷明日請相見也明日再戰以決勝負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言秦之使者目動則心不安言肆則聲失常節也懼我也以此見秦之畏晉也將遁矣秦兵必乘夜逃歸矣薄諸河晉若迫秦兵於河而役之必敗之則晉必敗秦兵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胥甲下軍佐也與趙穿皆惡臾駢者死傷未收而棄之言晉兵有死傷者未曾收恤乃棄之而去不惠也如此則非恩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秦兵期約明日再戰今晉兵不待期乃欲薄而戰之於河無勇也乃止晉兵遂止不追秦兵秦師夜遁果如臾駢之言復侵晉入瑕既遁而復還師侵之瑕晉邑名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帥衆守塞以備秦師桃林即今潼關

十三年丁未是歲楚穆王卒子旅立是為莊王陳共公卒子平國立是為靈公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恐其輔秦強盛為晉國之害也六卿相見於諸

浮晉地名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相約野外屏人私議諸浮當是郊外之近地耳趙宣子曰宣子謀其事於諸卿隨會在秦七年先蔑士會奔秦賈季在翟賈季狐射姑也六年奔翟難日至矣言二人在外皆能為晉害也若之何問將何以處之中行桓子曰桓子荀林父也嘗將中行因以為氏行音杭請復賈季以其父狐偃有功故請復之郤成子曰成子即郤缺也賈季亂六年賈季為亂且罪大擅殺陽處父不如隨會不若士會能賤而有恥雖賤而不可恥辱柔而不犯雖柔而不可干犯其知足使也又有才智可以任使且無罪其出奔也乃宣子背之非其罪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閔公元年封畢萬於魏壽餘其後也晉使壽餘詐以私邑降秦以誘士會因用計密誘士會歸晉也執其帑於晉偽示以壽餘降秦而妻子被執使秦不疑也使夜逸使壽餘夜走而降秦請自歸于秦請以魏邑私獻于秦秦伯許之秦康公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壽餘躡士會足者欲使之歸晉也秦伯師于河西康公帥師于河西將以取魏也魏人在東魏人皆在河東詐為降秦之勢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言請舊是東方之人且有才能可與魏邑二三有司言降秦之事者吾與之先吾與此人先往與魏有司之謀使士會康公以士會為晉人且有才能故使之往士會辭偽辭示無去志曰晉人虎狼也言晉人性如虎狼不可信也若背其言設使我既入魏而晉人背約不以魏降臣死則我必為晉人所殺也妻子為戮妻子在秦必被誅戮無益於君亦無補於秦也不可悔也悔之何及矣秦伯曰若背其言言設使晉背其約而不以魏降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康公指河爲誓言必歸汝之妻子也蓋士會妻子皆在秦恐背約歸晉而秦必殺其妻子故僞辭不肯行以探秦伯之心而秦人信之以爲實然故墮其計也乃行士會乃渡河而東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也知士會歸晉故以鞭策贈之曰子無謂秦無人言汝莫以秦國無人才而不知汝之謀也吾謀適不用也適秦不用吾謀汝乃得歸耳既濟士會既渡河魏人譟而還魏人皆鼓譟喜得士會也譟先到反秦人歸其帑不背指河之言其處者爲劉氏亦有士會之帑不去秦者後別其族爲劉氏蓋士會堯後劉累之胤故復其姓○愚按晉之始霸也以趙衰而其再霸也以隨會求諸秦而歸之此晉國興之一大機也

邾文公卜遷于繹邾將遷都繹邾邑卜其吉凶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

君卜史言民利而君則不利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乃是君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天生斯民而必爲之立君以利之也天意但欲爲君者能利民也民既利矣今卜之而曰利於民矣孤必與焉是亦君之利也與去聲左右曰命可長也文公左右之臣諫之曰不遷則君命可長也君何弗爲君何不爲延命之計邾子曰命在養民言君以百姓爲命民得其養則傳世無窮也死之長短時也人命短長各有其時非遷與不遷所能損益也民苟利矣國遷而民誠蒙其利遷也何懼而不遷也吉莫如之果利民則其吉無以加矣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死生有命而邾文公能以利民爲心不惑於瞽史之言故曰知命也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魯文公朝于晉尋七年扈之盟也衛侯會公于沓衛地名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鄭地名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于晉公皆與之講平也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宋大夫公子歸生也因宴而賦詩鴻鴈小雅篇名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言魯君亦未免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答詩以示意四月小雅篇名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子家見文子辭晉之行又賦詩示意以國請之也載馳鄘風篇名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小雅篇名取篇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鄭以行也鄭伯拜謝公之行公答拜

十四年戊戌陳靈公楚莊王元年是歲周頃王崩子班立是爲匡王又齊昭公卒子舍立男公之弟

商人弑舍自立是爲懿公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自重則魯尊而禮焉稱官不名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耦華督曾孫也得罪于宋殤公華督弑殤公在桓公二年名在諸侯之策列國赴告之策書有罪之名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自以罪人子孫不敢屑辱魯君與共宴會請承命于亞旅亞旅上大夫也言使上大夫陪宴則可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大罪是不敏之甚魯人以爲敏是亂常之見君子所不與也經文貴其備儀而傳許其失辭善惡兩舉也

周匡王元年 十五年 己酉齊懿公元年是歲蔡莊公卒弟申立是爲文公

齊人或爲孟氏謀 公孫敖乃慶父之子慶父與莊公爲異母庶長以嫡庶而言實仲氏而將人亦稱孟氏也敖即穆伯生二子長曰穀即文伯次曰難即惠叔八年穆伯出奔莒從己氏別生二子于莒及長子文伯卒魯人立其次子惠叔十四年穆伯求歸未至而卒于齊未有歸喪之命故齊人爲之畫策以歸喪也 曰魯爾親也 穆伯與文公同曾祖之親 飾棺置諸堂阜 喪大記飾棺大夫畫帷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堂阜齊魯境上地名飾棺不殯示無所歸以動魯人也 魯必取之 魯自取之而去矣 從之 孟氏從齊或人之策 卞人以告 魯卞邑大夫以穆伯之棺告魯君 惠叔猶毁以爲請 毁極哀也敖初卒惠叔已毁而請之至今猶毁以爲請 立于朝以待命 立朝不退以待君命也 許之 公從其請 取而殯之 殯于孟氏

齊人送之 叔服終喪之言收子之言 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因齊人送之故書齊人所以許其歸殯者爲孟氏惠叔毁請且國之公族故也 葬視共仲 共仲慶父也慶父葬禮以罪降今敖亦如之 聲己不視帷堂而哭 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不視其棺帷弓云帷殯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與此事相類此穆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 襄仲欲勿哭 七年穆伯奪襄仲之妻故怨之 惠伯曰 即叔仲惠伯 喪親之終也 兄弟之死乃終天之別也 雖不能始 言兄弟始雖不和 善終可也 猶當善其終也 史佚有言曰 武王時史官名佚 兄弟致美救乏 各盡其美相救其乏 賀善弔災 有善則賀之有災則弔之 祭敬喪哀 同祭祀以致其敬同居喪以致其哀 情雖不同 兄弟初時雖有內相怨恨而其情不相同者 毋絕其愛 至此敦事則自有惻然不能絕其愛者 親之道也 此乃兄弟相親之道 子無失道 勉襄仲自盡其相親之道 何怨於人 不必以舊事爲怨也 襄仲說 聞惠伯之言而天理感動故悅 帥兄弟以哭之 於是自帥兄弟而同哭之 他年其二子來 此二子是穆伯在莒所生者他年來歸魯國 孟獻子愛之 孟獻子名蔑乃穀之子也○今按叔直卒穀魯人復立仲孫蔑爲孟氏後叔服所謂穀也食子必有後於魯國此其驗也 聞於國 魯國皆聞孟獻子愛此二子也 或譖之曰將殺子 或人譖於獻子曰二子將殺汝也 獻子以告季文子 以或人之譖言告之 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 獻子以之愛我聞于當時 我以將殺子聞 而二子反以將殺獻子聞于當時 不亦遠于禮乎 獻子孟氏之宗子也二子雖于獻子爲叔父然欲殺宗子已非禮矣況以殺報愛非禮之中又不情爲故曰遠也 遠禮不如死 二子言我與其遠於

禮之人雖生猶死也 一人門于句鼆 句鼆魯邑名將有冦攻門而禦之也句音鈎鼆毋耿反 一人門於戾丘 戾丘亦邑名 皆死 二子被譖欲求所以自白故皆禦冦于門而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並同莊公二十五年 非禮也 前傳稱非常朔非常鼓之月也此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 日有食之 此例言建巳之日 此他月則不然 天子不舉 天子不舉盛饌 伐鼓于社 擊鼓于社以責羣陰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于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言用幣則見用牲爲非禮矣 伐鼓于朝 退而自責 朝音潮下同 以昭事神 總結上文言天子不舉諸侯用幣皆所以明畏敬神明之意也 訓民事君 言尊卑異制皆所以教民知事君之道 示有等威 以示威儀之等差也 古之道也

齊侯侵我西鄙 齊侯弑公商人也侵魯國西邊邑 謂諸侯不能也 料諸侯之
不能討齊 遂伐曹入其郛 以曹者魯之與國故并伐之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 此年
夏曹伯朝魯故伐之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言必不得善終 已則無禮
齊商人以篡弑得國 而討於有禮者 諸侯相朝禮也而齊侯乃伐之 曰女何故行
禮 謂賓曹朝魯也 禮以順天 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故曰順天 天之道也 謙以制禮而斷
丞荃謀者天之道也 已則反天 弑君簒位反天理也 而又以討人 而致討伐人之順
天者 難以免矣詩曰 詩小雅雨無正篇 胡不相畏 此詩責羣臣上下何不相畏乎
不畏于天 汝上下不相畏乃是不畏天也 君子之不虐幼賤 人皆天之所生君子
不敢以長而虐幼貴而虐賤也 畏于天也 言所以上下相畏也 詩曰 詩周頌我將篇 畏天

之威 言人君能以天威爲可畏 于時保之 故能永懼以保其國也 不畏于天 今齊
侯不知畏天矣 將何能保 其何以保有其國乎 以亂取國 謂其弑君之子而奪之 奉
禮以守 假使能奉禮以守其國 猶懼不終 猶恐以反天而不得善終也 多行無
禮 況又多行無禮之事 弗能在矣 必不能久在人上矣爲十八年齊弑商人張本
十六年 庚戌蔡文公元年
楚大饑 時楚莊王卽位之三年也 戎伐其西南 戎山口也乘饑來伐 至于阜山
西南境之山也 師于大林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大林
陽丘訾枝皆楚邑名 庸人帥群蠻以叛楚 庸南蠻國名羣蠻皆乘其饑而攻楚而庸人爲
之倡也 麇人率百濮聚於選 麇亦國名百濮濮地之蒲口楚地名麇音君濮音卜

將伐楚 欲借兵而攻楚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申息二邑北時中國恐中國乘
危伐之閉郛門 故 楚人謀徙於阪高 阪高楚之險也欲徙以避之也阪音坂 蔿賈
曰不可 蔿賈孫叔敖之父也言不可徙 我能往 言阪高難險我固能往彼也 寇亦能
往 我能往彼則寇亦能往彼也 不如伐庸 庸爲羣蠻之倡當先伐之 夫麇與百濮
謂我饑不能師 言麇人與濮必料我楚國大饑不能興兵也 故伐我也 所以敢來
伐楚 若我出師 若楚與兵以先伐庸 必懼而歸 則麇人濮口必懼我而先歸矣此言口庸
當伐他皆不必伐也 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 濮口無屯聚見難則離散而去各還其居
矣 誰暇謀人 濮口將自謀不暇寧能謀我 乃出師 楚從蔿賈之言 旬有五日
百濮乃罷 果皆罷兵而歸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言楚之伐庸也先從廬地以往

于廬振發也廩倉也在廬道中發倉之衆與軍中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次于句澨 楚西界地 使
廬戢黎侵庸 戢黎廬大夫也使廬大夫率其邑之兵侵庸廬近庸熟于地險知敵情也 及庸
方城 庸地名 庸人逐之 逐戢黎也 囚子揚窻 子揚窻戢黎官屬爲庸所獲而囚
三宿而逸 三夕而逸歸 曰庸師衆羣蠻聚焉 窻被囚三夕而知敵情虛實知
此 不如復大師 窻既告敵情且進策曰不如將方城之師收回句澨以歸于大兵所駐之處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 且發王所將之卒與廬兵合而後再進攻庸 師叔曰 師叔
楚大夫潘尫也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 師叔令戢黎且與庸人接戰佯爲敗走以驕之 彼
驕我怒 彼謂庸也我謂楚也 而後可克 然後庸可勝也 先君蚡冒所以服
陘隰也 蚡冒杜注以爲楚武王父史記以爲武王兄也陘隰地名言蚡冒服陘隰用此策也蚡扶粉反

陘音刑隰音習又與之遇戢黎又與庸人交戰七遇皆北七次交兵楚人皆走唯裨
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名庸人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楚師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庸人不知楚兵詐走故云不足與戰遂不設備遂輕楚而不復設備楚子
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郭謂之遽晉謂之傳臨品地名時楚莊王次于句澨至是乃會
戢黎之師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
庸子越子貝楚大夫子越鬬椒也石溪與仞皆楚入庸道巴人從楚師二國相助伐庸羣
蠻從楚子盟羣蠻皆畏楚强遂服楚也遂滅庸羣蠻服則庸之勢孤矣故卒滅之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欲結人心而為篡弒之計宋饑年穀不熟
竭其粟而貸之盡以其粟借與國之饑民此言公子之恤民也年自七十以上

宋之老人年七十以上者上上聲無不饋詒也無不饋遺以飲食之物詒音異時加羞
珍異若有四時珍異之物又加進之此言公子之養老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日日請六卿之門參請不絕也國之材人宋國有賢材之人無不事也皆師事之也此
言公子之敬賢也親自桓以下其族親則自桓公以下之子孫無不恤也皆賑恤之
也此言公子之親親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襄夫
人鮑嫡祖母鮑以禮自持而不可乃助之施助鮑施于國也昭公無道國人奉
公子鮑以因夫人宋昭無道國人皆欲鮑為君故奉鮑而因襄夫人為主張于是華
元為右師華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
子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御事初

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也應代父為司城故辭請使意如
為之意如即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君無道則
必辭吾官司城近君懼禍及已身也棄官則族無所庇若竟棄官則本族無所衛托子
身之貳也指意諸姑紓死焉以官授子暫且緩身之死也雖亡子猶不
亡族雖子及禍而亡已在則其族皆可保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襄夫人不欲親見其死故使殺於遠地也公知之昭公知祖母欲殺己盡以寶行盡取
國之寶器往孟諸蕩意諸曰盍適諸侯言公何不出奔諸侯之國公曰不能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至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自言得罪於上下也
諸侯誰納我雖出奔而無人納我也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失國

出奔寄他國是再為人臣也不如死與其出奔不若死也盡以其寶賜左右使
行宋昭欲死故以其寶賜左右之人使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夫人不欲意諸死于
其難故授意使之去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既已為其臣則當死其
難君臣之道一也今不死何以對後君乎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
未至孟諸宋藪澤名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甸郊甸之兵也周制王城
二百里曰甸宋先代之後故有天子之制蕩意諸死之前戴族之難殺諸公族故逃今君亡故死
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名臣罪臣名君罪君文公即
位襄夫人既殺昭公而立公子鮑是為文公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
而使蕩虺為司馬華耦病死而以虺代之虺意諸弟

十七年辛亥宋文公元年
晉侯蒐于黃父晉侯靈公春講武曰蒐黃父晉地一名黑壤遂復合諸侯于扈既蒐而即會諸侯扈鄭地七年晉大夫會于此盟諸侯平宋也不能討其篡弑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公不與會齊難故也齊伐西鄙外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平於是晉侯不見鄭伯鄭穆公也以爲貳於楚也以鄭伯有二心於楚故不肯與相見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子家鄭公子歸生也執訊通訊問之官也以告趙宣子子家爲書與趙宣子曰此下傳載書辭寡君即位三年言鄭穆公即位之三年乃魯文公二年也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召蔡莊公與之同事晉也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蔡莊公過鄭而往朝晉君敝邑以侯宣

多之難宜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也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鄭穆公因是不得與蔡莊公同行也十一月克減侯宣多少減損多之難宜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雖未盡除而遂同蔡莊公以朝于晉襄公也以上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十二年六月魯文公十一年歸生佐寡君之嫡□歸生子家自稱名也靈公名也子家言我輔佐鄭君之太子名曰□者以請陳侯于楚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鄭太子□先爲請命于楚而朝諸君楚既許往乃朝于晉靈公十四年七月魯文公十三年寡君又朝鄭穆公又親朝于晉以蕆陳事以救成陳國前日之好蕆之長反十五年五月魯文公十四年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陳靈公新即位自鄭國往朝于晉靈公往年正月魯文公十六年燭之武往朝□也鄭大夫燭之武以太子□往朝于晉八月寡君又往朝鄭穆公又自朝于晉以上言陳之事晉皆鄭之功也以陳蔡之密邇於楚總上文而言陳蔡二國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而二國事晉不敢貳楚而懷二心焉則敝邑之故也二國之服晉皆鄭之功也雖敝邑之事君此又言鄭國之事晉不敢不盡其心何以不免言鄭之事君至矣何故不免於罪戾也在位之中自鄭穆公即位以來一朝于襄謂三年十一月隨蔡侯以朝于襄公也而再見于君謂十四年七月以蕆陳事往年八月又往朝也□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絳晉都邑也□謂鄭太子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謂也相及于絳謂朝晉不絕也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其事晉者無以加之矣以上言鄭國事晉之勤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汝鄭國如此猶未足以快吾之欲敝邑有亡如此則鄭國但有滅亡而

已無以加焉不能復加其事晉之禮也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譬如一身既畏其首又畏其尾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所餘能幾何哉以喻鄭之小國而北畏晉南畏楚則無以自立也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蔭同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以喻鄭急不擇所從之國也音去聲小國之事大國也以鄭小國而事大國德則其人也大國以德加我則我以人道相事也不德則其鹿也不以德而以兵則我不免以鹿自比也鋌而走險鋌疾走貌言鹿之避死故疾走而趨於險也鋌音挺急何能擇事勢急矣豈能擇庇蔭之處哉以喻鄭急則不免於從楚也命之罔極言晉之命令苛無有窮極亦知亡矣鄭亦知不免於滅亡矣將悉敝賦賦兵也古者賦田起兵故兵謂之賦以待於儵儵晉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兵以距晉也儵直留反唯執事命之以待晉執事之命令也文公

二年（鄭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十三年也）朝于齊（朝齊桓公）四年（魯莊公二十五年也）爲齊侵蔡（時齊桓公爲伯左故鄭從之侵蔡）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鄭介居於晉楚之間）而從於強令（而從於大國之強令）豈其罪也（言出於不得已非可執以爲罪）大國若弗圖（言今晉君不圖恤鄭國）無所逃命（或戰或和惟晉所命不敢逃也）晉鞏朔行成於鄭（晉見鄭之辭強故使大夫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晉卿公壻池晉侯女壻以二人爲質於鄭以見晉之無政事而伯業之衰也質音至）

齊侯戒師期（齊懿公將伐魯故豫戒出師之期）而有疾（將出師而疾作）醫曰不及秋將死（醫視懿公疾以爲當先秋而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文公畏齊來伐聞醫言而喜又恐不速故復使卜者卜之祝曰庶幾能在師期之前否）惠伯令龜（叔仲惠伯）

（使以龜卜）卜楚丘占之曰（卜卜官楚丘魯太人名占之者據龜之兆而言其吉凶也）齊侯不及期（不及伐魯之師期而死）非疾也（然非病死謂被弒也）君亦不聞（然魯君亦不及聞齊侯之死）令龜有咎（齊不及來伐是龜之善也有咎魯君亦不久也）二月丁丑公薨

十八年（壬子是歲秦康公卒子稻立是爲共公）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未爲君之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不能得其田邴音丙歜昌玉反）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掘其尸而斷其足）而使歜僕（又使邴歜御車）納閻職之妻（見閻職之妻美而奪之）而使職驂乘（又使閻職陪乘車也）公游于申池（申池齊之地名）歜以扑抶職（時二人浴于池而邴歜特以捶擊閻職欲以相感激也抶敕栗反）職怒（怒其抶己）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言懿公奪汝之妻汝乃不怒）一抶女庸何傷（我戲以朴抶汝於汝有何所傷而遂怒乎）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懿公掘汝父之尸而刖其足汝乃不能病之何也）乃謀弒懿公（二人因此合謀而弒懿公）納諸竹中（納懿公之尸于竹中）歸舍爵而行（歸家飲酒飲訖乃去言無所畏忌也）齊人立公子元（亦桓公子也是爲惠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二妃次妃也）敬嬴嬖而私事襄仲（有寵于文公而又以襄仲秉政故私事之）宣公長而屬諸襄仲（立嫡不立長今文公欲立宣公以長爲名而託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文公卒而襄仲欲立宣公惠伯以嫡庶之正不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本國之大夫不肯則求助于鄰國之君）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齊惠公新立勢孤亦欲求援于鄰國故欲親魯而許襄仲立宣公）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魯文公太子夫人出姜所生視惡之弟也）書曰子卒諱之也（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史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者在喪之稱）仲以君命召惠伯（傳于殺惡及視之下即云立宣公其實宣公之立當在惠伯死後惡雖已死未告外人故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宰惠伯之家臣公冉務人其姓名也疑其室內有變恐非子惡之命必及難也）叔仲曰死君命可也（既屬君命雖死不可避）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言若果君命自應往就死爲一非君命聽何人之命而往乎）弗聽（不聽宰言）乃入（入魯室）殺而埋之馬矢之中（疾惠伯之持正故如此）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

奉惠伯之家人避難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殺其身而不敗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子被殺故歸齊也大歸也一去不復反謂之大歸大者言其無罪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訴之於天仲為不道殺適立庶適音的市人皆哭魯之市人皆哀而哭魯人謂之哀姜終不允於魯之言莒紀公生大子僕莒紀公生子名僕立為太子又生季佗又生太子名季佗愛季佗而黜僕既又愛其次子黜其長子且多行無禮於國紀公多行無禮之事於其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時國人皆惡紀公故僕因衆心以弒之以其寶玉來奔盡以莒國寶玉來奔于魯納諸宣公以寶玉納宣公公命與之邑宣公命以邑封莒僕曰今日必授宣公出令謂今日即授莒僕之邑蓋宣公本是篡國之人故其氣類相入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司寇刑官也季文子使之逐出莒僕於魯之境外曰今日必達言今日即出莒僕於魯境公問其故宣公問何故逐之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魯太史名克也以其有文采知典故使之答宣公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季文子名史克代文子而言其昔所聞于臧文仲也行父奉以周旋文子奉其教以周旋弗敢失隊不敢棄失而墜之隊音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有禮其君謂盡忠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則事而敬之如孝子之事父母然見無禮於其君者無禮其君謂篡弒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則誅而絕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然先君周公制周禮魯之先君周公作周家典禮之書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此觀人賢此

則者為吉德逆此則者為凶德德以處事既無失德乃能斷制事宜事以度功既為其事必度量功勳之有成者功以食民事功既成所以養下民食音嗣作誓命周公又作要信誓命以戒後人曰毀則為賊毀壞此則者謂之賊言其害法也掩賊為藏掩匿賊人謂之藏言其隱藏罪人也竊賄為盜竊人貨財則謂之盜盜器為姦盜人器用則謂之姦主藏之名主為藏匿罪人之名賴姦之用特賴邪人為姦盜之用為大凶德言主藏賴姦為極大之凶德有常無赦有常刑而不可赦在九刑不忘言此誓命載在九刑之書終不遺忘以諷宣公答納莒僕為主藏受其寶玉為賴姦也行父還觀莒僕言季文子用旋觀省莒僕之一身莫可則也一其所行之事無可為法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孝其父敬其君而忠信以處己此能順其則者故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盜賊藏姦見上文此皆逆其則者故為凶德夫莒僕今夫莒僕之為人也則其孝敬將取法其孝於父而敬於君乎則弒其君父矣但見其弒君父而不孝不敬矣則其忠信將取法其忠信以自處乎則竊寶玉矣但見其竊寶玉而不忠不信矣其人則盜賊也以言莒僕之為人則竊賄之盜而毀則之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以言莒僕之寶器則盜器為姦之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今宣公又保其人而利其物則又掩賊主藏之名者也以訓則昏以周公之訓而則此莒僕昏德之人民無則焉無一事可以為民之則焉不度於善盡其所行無一自居於孝敬忠信之善德者而皆在於凶德而盜賊姦兆賤衆而有之皆凶德也是以去之所以逐去莒僕而不容少緩也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顓帝之號其裔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

庭堅仲容叔達此八人者即垂益禹皐之倫庭堅皐陶字也隤音頹敳魚開反檮音桃戭音衍降戸江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齊堅肅也聖通明也廣大也淵深也明智也允信也篤厚也誠實也言此八人有此八德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謂愷悌也天下號此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帝嚳之號共嚳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八人者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忠盡己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慈愛之出於心也惠愛之及於物也和中節也言此八人有此八德共音恭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者善之長也天下號此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總八愷八元爲十六族也世濟其美後世能承前世之美不隕其名不墜前世之名譽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未及舉而用之舜臣

堯舉八愷舉高陽氏才子八人使主后土使禹爲主地之官以平水土以揆百事使宅百揆以揆度百事莫不時序時是也謂當理也禹揆百事無不當理而有次序地平天成水土既平而天道乃得其成也此言舉八愷而獨言禹事蓋舉其大者以見其餘也舉八元舉高辛氏才子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契爲司徒敬敷布五者之教父義教父以義母親教母以親兄友教兄以友弟共教弟以恭敬共音恭子孝教子以孝此五者舜典所謂五品而此所謂五教也內平外成五品遜則閨門之內平而外之君臣朋友方能成也此言舉八元而獨言契事亦舉其大者以見其餘也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才賢才也元愷爲才子故四凶皆號爲不才子掩義隱賊有義之人則掩之而不用賊害之人則隱庇之好行凶德盜賊藏姦爲凶德而皆好行之好去聲醜類惡物共有凶醜之類獄惡之物

頑嚚不友與夫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口嚚而不道忠信之言凡此惡人不可親友者嚚音銀是與比周此不才子專與此等人相附近相親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此即驩兜也渾胡本反敦徒本反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氏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謂信不足行而毀壞之謂忠爲無益而廢棄之崇飾惡言以惡言爲善反尊崇而修飾之靖譖庸回安於讒譖信用回邪服讒蒐慝常行讒疾而蒐求他人隱微之惡以誣盛德有盛德之人則爲讒謗以誣罔之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言共行窮而好奇此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即高陽氏也避八愷故言顓頊氏不可教訓自棄也不知話言自暴也話善也告之則頑所以不可教訓舍之則嚚所以不知話言傲很明德傲慢很戾以害有明德之人以亂天常天理之常皆拂亂之天下

之民謂之檮杌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即鯀也此三族也總共驩鯀爲三族也世濟其凶世世以凶德而相濟增其惡名愈增前世之惡名也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未及逐而去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縉音晉貪于飲食恣口之欲冒于貨賄盡人之利侵欲崇侈貪食甚則慾心過貪財甚則侈心高不可盈厭無盈滿無厭足厭平聲聚斂積實聚斂貨財充積富實不知紀極無所統紀無有窮極不分孤寡鰥寡孤獨不肯賙之不恤窮匱窮困匱乏不知恤之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以此比爲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此即三苗也饕音叨餮音鐵舜臣堯大舜爲堯之臣賓於四門堯使舜闢四門以賓接賢者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案此四凶罪比而流放之投諸四裔

投棄之於四遠之地以禦螭魅使當螭魅罔兩之爲民害者螭抽知反魅音媚○按尙書注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也放驩兜于崇山南裔也竄三苗于三危西裔也殛鯀于羽山東裔也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同心戴舜朝覲訟獄謳歌皆歸于舜以爲天子此舜所以能匹夫而有天下也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以其舉措得宜合于天下好善惡惡之公心也舜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虞書舜典篇愼徽五典愼謹也徽美也五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五典克從民皆順從五典之教無違教也釋克從之義以明舜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宅百揆以揆度百事百揆時序百事皆理而有次序無廢事也釋時序之義以明舜舉八愷之效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穆穆肅濟之意無凶人也釋穆穆之義以明舜去四凶之功

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而爲天子天下同心戴舜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史克言季文子雖未能舉一善人如元愷之徒去一凶矣已能去一莒僕庶幾如四凶之類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舜有大功二十而文子有其一也免於戾乎非敢言功也庶幾可免于罪戾乎○魯齋朱氏曰魯宣公以篡弑得國而行父不討顧乃逐一莒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莒僕以劫持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固宜羞愧汗下無措躬之所矣三家擅權基于此傳曰東門襄仲殺嫡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嗚呼其所由來者漸矣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

宣公

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庶子弑太子惡而自立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匡王五年元年癸丑文公三年晉靈公十三年齊惠公元年秦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七年蔡文公四年鄭文公二十年　陳靈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九年宋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公十八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欲討宋弑之罪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在文公十七年將爲魯討齊時齊懿公侵暴魯國皆取賂而還荀林父受宋齊之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以其受賂故不服之遂受盟于楚時楚莊王與晉爭伯諸侯多從之者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二年楚不往弔陳靈公

受盟于晉不禮于楚故與晉秋楚子侵陳以其盟晉也遂侵宋以前晉侯合諸侯于扈爲平宋故也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因楚伐陳宋故晉使趙盾爲將以救之棐林鄭地以伐鄭也鄭受盟于楚故伐之卽所以救陳宋楚蔿賈救鄭楚以蔿賈爲將以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于鄭北鄭之北林囚晉解揚晉大夫爲楚所囚晉人乃還失利而還晉欲求成于秦失利于楚故欲與秦成以秦爲援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趙穿晉大夫爲此策以求成于秦也崇乃秦之與國故晉侵崇秦急于爲崇必以兵救之也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穿之策不效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解揚之辱于是晉侯侈晉靈公無道而驕侈趙宣子爲政趙盾將中軍主國政驟諫不入

晉諫有急遂之意諫而不入之事迹亦見明年故不競于楚言晉所以衰而楚所以横行中國也

二年甲寅是歲周匡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鄭穆公受命于楚故歸生受楚命而伐宋宋師敗績為鄭所敗囚華元華元華御氏之子也鄭人獲而囚之華去聲獲樂呂樂呂戴公之曾孫也鄭人幷獲之樂音岳及甲車四百六十乘甲車有甲之車卽華車也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被囊為俘割左耳為馘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以輅迎鄭人鄭人入于井鄭人失措而自投于井倒戟而出之狂狡反倒戟以救鄭人而出之獲狂狡鄭人旣出反執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失卽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反為所禽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兵戎之道須明此果毅之法常存于耳着之于心然後合于軍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此釋上文果毅二字之義致力行也言能殺敵人則為果能力行此殺敵之果則為毅易之若變易此道反不殺人則非軍禮也戮也自已反受刑戮矣此言狂狡不應出鄭人于井而自陷于禽將戰宋兵將與鄭戰之時華元殺羊食士以犒士卒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羊斟為華元御車不及羊羹之賜此雖華元親之之意亦是不許嘗處斟音針與音預及戰及與鄭戰之時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羊斟怨華元故云前日殺羊食士時其權在汝今日之事我為政今日與鄭戰使我御車其權却在我與入鄭師羊斟故意御華元戎車以入鄭師故敗故宋兵敗而華元見獲也君子謂羊斟非人也無人心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以羊羹之私怨而敗宋國之兵殺宋國之民于是刑孰大焉以刑法誅之其罪其大矣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大雅角弓篇其羊斟之謂乎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以比羊斟因私怨而喪師也殘民以逞言羊斟殘害宋民以逞其忿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加以文飾之馬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宋以華元為賂鄭求歸元半入賂鄭車馬方入其半華元逃歸不待鄭送還先自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至宋城門不遂入告後入言華元之不苟而見叔牂曰卽羊斟也為宋守門大夫子之馬然也為好言以安慰之言前日之敗子之馬自入鄭師爾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斟因我為政之言已覺慙不復懸罪而云御者所為也旣合而來奔合答也斟旣答華元之言卽來奔于魯懼元歸宋而奔之也宋城宋人增築舊城華元為植因有大役為之將主曰植植音值巡功巡察役徒之事城者謳歌役人

謳歌以譏華元睅其目譏其出目睅音幹皤其腹譏其大腹皤蒲禾反棄甲而復譏其戰罷棄甲而還國也于思于思譏其多鬚思音腮棄甲復來與棄甲而復同意使其驂乘謂之曰華元亦作歌而使驂乘之人往答之牛則有皮言牛有皮可用犀兕尚多犀兕皆野獸名其皮亦可用棄甲則那那猶何也言牛與犀兕之皮皆可為甲雖棄之何害也役人曰又答華元從其有皮言縱使牛與犀兕之皮可用為甲丹漆若何尚用丹漆為飾若何而得之也華元曰去之令驂乘車勿復答而去之夫其口眾我寡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勝役夫之眾口也傳言華元得御眾之大體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厚斂以彫牆厚斂于民以彫刻其牆從臺上彈人處靈臺之上伺行道者避以彈弓彈之彈平聲而觀其辟丸也丸彈子也觀人避彈以責

伕樂辟音避宰夫胹熊蹯不熟胹煑也熊蹯熊掌也煑之難熟熟不熟則有辜胹音而蹯音煩殺之殺宰夫寘諸畚畚草器也寘宰夫之尸于畚畚音本使婦人載以過朝使婦人載其尸以過朝者不使朝臣見之也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即士會也宰夫之手露于畚外二臣見之問其故問而知宰夫被殺之故而患之患靈公之無道將諫宣子將入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士會言宣子設使入諫君而不聽則莫之繼也宣子爲正卿其言不行則無以繼其後者會請先士會請先入諫不入若君不聽則子繼之然後令宣子繼諫也三進及溜士會三進三伏而靈公不省故又前進而及于屋霤也溜力救反而後視之靈公知其來諫故佯不見及至偪近然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公言我已自知其過失矣將改之請自今改過也蓋公惡人諫已姑僞辭以拒之稽首而對

曰士會喜君改過故稽首以對之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改過則能遷善矣故善莫大焉詩曰詩大雅蕩篇靡不有初言人君之德無不有其初者鮮克有終但謹終如始者爲難故少能有終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可見有過而能補者亦甚少也君能有終公能改過是有終也則社稷之固也則晉之社稷亦賴之以安固也豈惟羣臣賴之豈特晉之羣臣有所賴哉又曰又詩大雅烝民篇袞職有闕袞衣君之上服也君服袞故謂之袞職也有闕者君德有失也惟仲山甫補之仲山甫相宣王君德有失則能補之能補過也夫詩言補過者言能補君之過也君能補過今靈公能自補其過袞不廢矣則袞職無闕可以常服此袞矣猶不改靈公雖言改過而無道如故宣子驟諫元年言宣子驟諫而不入此可見也公患之宣子是秉政大

臣故尤忌其諫已使鉏麑賊之鉏麑晉之力士也靈公使爲刺客以殺宣子鉏朱魚反麑音倪晨往天明而鉏麑往寢門闢矣宣子之家已開正寢之門盛服將朝見宣子著朝服將朝于君尚早坐而假寐不解朝服而寐麑退鉏麑不殺宣子而退曰不忘恭敬言其盛服坐寐不忘敬君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以爲百姓之主而害之則是自欺而不忠也棄君之命不信受君之命以刺人而棄之則是食言而不信也有一於此殺之則不忠不殺則不信二者必有一于此也不如死也忠信不能兩全故不如自殺也觸槐而死宣子庭有槐樹鉏麑以首觸之而死晉侯飲趙盾酒靈公使人飲宣子不得遂則設計伏甲將攻之先伏兵于宮中乃召之飲酒將攻而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宣子之車右提彌明知靈公將殺宣子趨登曰彌明趨而登先臣侍君宴過

三爵言宣子侍公飲酒已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彌明見事急故以禮責宣子而遂扶之以下堂而去公嗾夫獒焉嗾使犬也犬高四尺曰獒蓋靈公呼犬欲以齧殺宣子嗾素口反獒音敖明搏而殺之彌明擊殺此犬盾曰棄人用犬責公不養士而以犬爲已用雖猛何爲犬雖猛何所用之公羊傳載盾之言曰君之獒不如臣之獒也臣之獒謂彌明也鬬且出時宮中伏兵起宣子與之鬬而遂出奔提彌明死之爲伏兵所殺初宣子田于首山先是宣子田于首山之地舍于翳桑舍止也翳桑桑之多陰翳處見靈輒餓靈輒晉人餓于彼問其病宣子問靈輒何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宣子設之以食食音嗣舍其半輒食其半而留其半問之問何故而留之曰宦三年矣宦者學爲官也未知母之存否有母在家不知存亡今近焉今去家近

請以遺之故留所食之食以遺母也使盡之宣子使盡食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竹器也謂以器盛飯與肉也簞音丹食音嗣寘諸橐以與之橐囊之無底者也以簞食與肉納諸橐中使留與母也橐音託旣而與爲公介介甲士也至是靈輒亦在宮中伏兵內與音預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伏兵使宣子得走去也問何故宣子問汝何故救我對曰翳桑之餓人也言我餓於翳桑時感一飽之賜故相報也問其名居宣子復問其姓名與所居之地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時宣子出奔輒亦亡去趙穿攻靈公于桃園趙穿襄之族子爲側室者公遊于桃園趙穿攻公而弑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時宣子出奔聞公遇弑未出晉境之山而遂復歸晉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史官董狐直書趙盾弑君之罪以示于朝書之于策以示

朝臣宣子曰不然言弑君者非我也對曰子爲正卿董狐言宣子爲晉之正卿亡不越竟出奔而不踰晉境之山反不討賊比其反國又不討伐弑君之罪非子而誰如此則弑君者雖非汝而實出于汝之心也宣子曰嗚呼嘆息而言之我之懷矣懷戀也自貽伊慼詩文無此二句相連者逸詩也宣子言我以懷戀晉國自遺此憂其我之謂矣孔子曰時孔子未生蓋後聞其事而追論之董狐古之良史也言晉史董狐可謂史官之良者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之罪而直書之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又言趙盾可謂大夫之良者爲法受惡爲董狐史法而受弑君之惡名惜也惜其以良大夫而受惡也越竟乃免言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晉齋朱氏曰孔子于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口鼻不應有此議論本朔陝陽公羨之是也然謂趙盾實弑之亦非也意者盾

之出奔也趙穿承其風旨而弑之是靈公之死爲盾而不爲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爲法受惡以下疑無此理恐非聖人之言也○靈公遇弑後趙盾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

周定王元年　三年　乙卯晉成公元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子莊王也陸渾之戎秦晉所遷于伊川者遂至于雒雒水名周所都也觀兵于周疆觀示兵威以脅周也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也時楚強周弱定王無如之何故使大夫勞之勞去聲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之傳國璽也楚莊王問其大小輕重欲奪周九鼎而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王孫滿答言有天下者在乎有德不在乎有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言夏鑄鼎之由有德謂禹之時遠方圖物遠方之國皆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

金九牧九州牧守皆貢其金鑄鼎象物乃以九州之金鑄爲九鼎而著遠方圖物之形于其上百物而爲之備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見之而爲備使民知神姦鬼神姦邪情狀民盡知之故民入川澤山林入川澤取魚鱉之屬入山林取麋鹿之屬不逢不若不遇妖怪不順之事螭魅罔兩螭山神也魅怪物罔兩水神也莫能逢之民皆預知其象故不能相遇也用能協于上下夏禹如此故上下和協蓋易之鼎卦所謂正位也以承天休以受天之福祐蓋鼎卦所謂凝命也桀有昏德鼎遷于商故湯伐桀而取其鼎也載祀六百商有天下六百年也載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也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故武王伐紂而遷其鼎于周雒邑也德之休明休美也三代君德休明之時雖小重也鼎非有加大也而不可遷移其勢若增重然其姦回昏亂

回邪也桀紂姦回昏亂之時雖大輕也鼎非有加小也而湯武遷之其勢若遂輕然天祚
明德天之福明德之君也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時未遂改也成王定鼎于郟
鄏郟鄏東周之王城也成王成武王之志定鼎于此郟鄏音夾辱卜世三十成王卜之言當傳世
三十君卜年七百載祀七百年天所命也此蓋天祚周王之明德有所底止也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而成王所卜之年世尚未艾也鼎之輕重輕謂可遷重謂不可
移也未可問也言楚子失問也○按漢律曆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燕姞南燕姞姓女也若北燕則是召公之後姬姓也燕平
聲姞音吉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也燕姞夢天使神來賜之蘭也曰余爲伯儵
神言我名伯儵儵音儵余而祖也而汝也言我是汝祖也蓋伯儵是南燕之祖以是爲

而子以此蘭爲汝之子以蘭有國香國香言其香之可貴不與常品同也人服媚
之如是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爲佩媚愛也言使人尊愛汝子如服媚此蘭也既而文公見
之未幾文公見燕姞而悅之與之蘭而御之以蘭賜燕姞使薦寢御辭曰妾不
才燕姞謙言已之不才幸而有子言已有娠將不信恐文公不見信敢徵蘭乎
欲以所賜蘭而證懷子之月數公曰諾文公許之生穆公既而生子即今之穆公也名之
曰蘭以文公賜蘭待燕姞之夢故名其子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鄭子
即子儀文公叔父也爲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得罪而出二子陳媯
所出子臧得罪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殺子華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名使盜
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江國之女生公子士

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楚人因子士往朝而毒之子士飲酖之後行至葉邑
毒發而死○按諸侯相朝大夫曰聘今子士非太子而亦稱朝者蓋代父攝行朝事實則聘也又娶于
蘇生子瑕俞彌蘇國名蘇女生此二子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
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君與大夫俱惡公子瑕故亦不立爲世子公逐羣
公子鄭文公并惡羣公子而盡逐之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
年蘭請無與圍晉侯許之使蘭待命于晉東界石癸曰鄭大夫石甲父吾聞姬姞耦
其子孫必蕃姬姞二姓宜爲配耦所生必蕃盛其說在下文姞吉人也后稷之
元妃也古姞姓之女爲后稷正妃周之所以興也故子孫必蕃而稱吉人今公子蘭姞
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天意有在使爲鄭君其後必蕃指前言也

先納之可以亢寵既天意將使爲君必有納之者若我先納之可以極其寵榮也不與
孔將鉏侯先多納之二人皆鄭大夫石癸與二人同謀納之盟于大宮而
立之與諸大夫盟于鄭之祖廟而立爲太子以與晉平晉文公伐鄭意亦欲納蘭故蘭立而
與晉平也穆公有疾至此年而穆公有疾曰蘭死蘭謂昔者文公所賜燕姞者也吾其
死乎言此蘭若死吾必與之俱死也吾所以生也言我之生由此蘭之祥也刈蘭而
卒于是自刈其蘭而死子□立是爲靈公○傳因是年鄭穆公卒而追敘其得立之由且言穆公子孫所以
大與于鄭

四年丙辰鄭靈公元年是歲泰共公卒子桑立是爲桓公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郯二國有爭魯宣公及齊惠公爲平和之郯音談莒人不

肯不肯從和公伐莒宣公怒而伐之取向取莒國之向邑向式亮反非禮也非講信修
睦之禮平國以禮不以亂平國之爭當用禮而不當用兵伐而不治責公不先
以禮治莒而遂伐之亂也是以亂平國也以亂平亂二國本亂魯又以亂平之何治之
有其亂如此無由能治無治何以行禮禮所以治亂無治則無禮矣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黿似鼈而大靈公穆公太子□也黿音元公子宋與子
家將見子家歸生也二公子將見靈公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卽公子宋也第二指忽然
自動以示子家以食指示之曰他日我如此言我每常食指動時必嘗異
味必得奇異品味食之及入入至公廳宰夫將解黿見治庖而將解楚人所獻之黿相
視而笑二公子相視而笑以爲指動果驗也公問之公問何爲而笑子家以告以子
公指動之事告及食大夫黿及黿熟而分賜諸大夫食音嗣召子公而弗與也
召子公而不與黿食欲使指動而不驗子公怒怒公不與之食染指於鼎染指于所烹黿
之鼎嘗之而出嘗其味而遂出公怒嫌其不遜故怒欲殺子公本與爲戲而遂欲殺
之所以召禍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公謀於子家欲先弒公子家曰畜老猶
憚殺之言六畜之老者人猶憚之而不敢殺害而況君乎何況一國之君而遂忍弒之乎
反譖子家子公見子家不從而反譖之子家懼而從之子家恐譖見及遂從其謀
而弒靈公君子曰仁而不武言子家初有畜老憚殺猶有仁愛之心而不能討子公是不武
也無能達也故不能自達其初心之仁愛也○魯齊宋氏曰左氏謂子家不武可矣仁者固如是
乎鄭人立子良子良穆公庶子也辭曰子良辭云以賢則去疾不足

去疾子良名也言將立賢乎則我不足以爲賢也以順則子堅長將順長幼之序乎則子堅
居長當立也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欲逐去羣兄弟而舍子
良子良亦穆氏以其讓已故特舍之子良不可諫止襄公曰穆氏宜存言穆公子
孫若宜留之則固願也則我願皆勿逐之也若將亡之若公必欲逐之則亦皆
亡則皆當我逐也去疾何爲言猶留我何爲者哉乃舍之遂不逐穆氏也皆爲
大夫使諸穆皆爲大夫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子文之弟生子名越椒也子文曰必殺
之勸子良殺之是子也指越椒而言熊虎之狀觀其形狀則似熊虎而豺狼
之聲聽其聲音則似豺狼弗殺必滅若敖氏矣異日必作亂而滅族矣子文子良皆
楚先君若敖之後諺曰狼子野心言狼子心在山野不可馴服是乃狼也言此
越椒乃諺所謂狼子也其可畜乎其心終野豈可畜服之乎子良不可不忍殺之子
文以爲大慼以不殺越椒爲已大憂及將死子文將死之時聚其族曰聚若
敖氏之族而囑付之椒也知政言越椒若秉楚國之政乃速行矣吾族當速出奔他圖
無及于難無使少緩而及罹難難去聲且泣曰子文既語而又泣下鬼猶求食
言人死爲鬼猶求子孫之享祀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言若敖氏族滅無人奉祀其鬼
必餒餒矣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子文之子字子揚子越爲司
馬子越椒也蔿賈爲工正蔿賈卽伯嬴譖子揚而殺之賈爲椒譖鬭般于楚
王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己爲賈也子越又惡之又惡賈也乃

以若敖氏之族用若敖氏遲族之人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圄囚禁也
轑陽楚地遂處烝野屯兵于楚烝野之邑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
焉文成穆三王之子王以此爲質求罷兵弗受椒不肯受師于漳澨漳水名澨水涯也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楚地名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
伯棼即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車上不得置箕箙以縣鼓故爲作跗若殿之置鼓也言射箭過車轅而及至鼓
跗也著于丁寧晉語云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
鐲節鼓錞錞于也鐲鉦也即丁寧言矢至鼓跗著于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
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言伯棼又射過車轅及王之蓋也師懼退王師因敗
發矢命中故懼而退也王使巡師曰王見師退故使人巡師以誓衆吾先君文王

克息滅息之年獲三矢焉獲息三矢異于常矢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
言椒盜其二矢故能命中今一著丁寧一貫笠轂則二矢已盡不足畏矣王盡以壯軍心也鼓而進
之徇諭軍士畢遂乘此鼓而進兵遂滅若敖氏越椒戰敗莊王盡滅其族竟符子文之言初
若敖娶于䢵䢵國子爵音云生鬬伯比䢵女所生若敖卒從其母畜
於䢵鬬伯比養于母家淫於䢵子之女與母族之女私通生子文焉伯比
所淫䢵子之女生子是爲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䢵子夫人以其女之淫亂而
生子故棄之夢音蒙虎乳之虎母以其乳飼子文䢵子田䢵子田獵于夢澤見之見虎
乳所棄之子懼而歸見其事怪恐懼而歸夫人以告夫人告䢵子以其女淫亂所生遂
使收之遂命役取其子楚人謂乳穀楚之方言呼乳爲穀穀乃苟反謂虎於菟

又呼虎爲於菟於音烏菟音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因此命子文之名爲穀於菟謂其幼
時乳飼于虎也實爲令尹子文言子文所以得名之由其孫箴尹克黃使
于齊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盡子文之孫也越椒攻王之時克黃適出使于齊國還及宋自齊
還至宋國聞亂聞若敖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克黃之從者言不可復入楚矣
箴尹曰棄君之命克黃言爲使而不反國則是棄君之命矣獨誰受之雖出奔他
國誰肯容棄君命之人君天也君者臣之所天也天可逃乎天不可逃則君亦不可逃
矣遂歸復命克黃歸楚而復使齊之命而自拘于司敗司敗主刑之官克黃自囚
于敗以待君之發也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莊王因思其祖爲令尹時善治楚國曰
子文無後言子文之功如此而絶其後嗣何以勸善則何以勸勉後來之爲善者使

復其所遂赦克黃使之復爲箴尹改命曰生改命克黃之名曰生謂其當死而復生也
五年丁巳秦莊公鄭襄公元年
九年辛酉是歲晉成公卒子據立是爲景公衛成公卒子遬立是爲穆公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孔寧與儀行父皆陳卿也夏姬鄭穆公之
女陳大夫御叔之妻也靈公君臣皆與之私通焉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衵服夏姬
近身衣也衷褻也謂著之于裏以爲戲也衵女乙反洩冶諫曰洩冶陳大夫也公卿宣淫
言靈公與二卿宣示淫亂之事于朝民無效焉國人無所觀效以爲法也且聞不令且使
國人聞此不善之事君其納之君何不藏此衵服也公曰吾能改矣靈公言我能改
此過矣二子請殺之孔寧儀行父請殺洩冶公弗禁靈公不止之使勿殺遂殺

洩冶二子遂自殺之孔子曰追而論之詩云詩大雅板篇民之多辟辟邪也言君子處民多邪辟之世辟音僻無自立辟不可自立法但可勝迹以免禍耳其洩冶之謂乎言洩冶當知此詩之義也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時楚與晉爭鄭六年伐楚鄭取成于厲鄭伯逃歸事見十二年晉郤缺救鄭時鄭服晉故楚伐而晉救之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名鄭襄公恃晉救兵故能敗楚國人皆喜鄭國之人皆以戰勝爲喜唯子良憂子良襄公之弟去疾也獨以爲憂曰是國之災也言小國勝大國是災禍也吾死無日矣言我未知死在何日也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本有楚子入鄭之禍

十年壬戌晉景公衛穆公元年是歲齊惠公卒子無野立是爲頃公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飲酒于夏姬之家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徵舒夏姬子也靈公戲儀行父云徵舒似汝恐是汝之子也女音汝對曰亦似君行父戲言云徵舒亦似公恐是公之子也然靈公即位幾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則年長而非他人之子矣蓋以夏姬淫放故爲戲也徵舒病之病其母淫放而譏戲及已公出靈公已飲酒而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徵舒執弓以伏于馬廄伺靈公之出射而殺之子午立是爲成公二子奔楚二子孔寧儀行父也爲十一年楚子入陳張本

十一年癸亥陳成公齊頃公元年

楚子伐鄭楚自柳棼之敗不得志于鄭故屢伐之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言二國不務以德來我而惟用兵以爭我與其來者可也晉來伐則從晉楚來伐則從楚晉楚無信二國既盟而又來代是無信也我焉得有信我待其來者而從之安得守其信哉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地陳鄭服也二國服于楚傳言楚與晉爭主王盟

令尹蔿艾獵楚令尹即孫叔敖也一云叔敖之兄恐悞城沂沂楚邑向無城而今築之使封人慮事封人掌封域之官事計度築城之事以授司徒司徒掌徒役者故封人計地之廣狹即知役之多寡而授司徒使徵發也量功命日量其功之多寡以命日之遠近分財用分定所需之財用分音問平板榦板夾土以築者榦牆兩頭束板者也稱畚築畚盛土之器築築土之杵稱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土物謂鍬钁畚輂之屬爲立程限使之預備也議遠邇議步之遠近以均勞逸略基趾略謂行而相度其基趾也趾城足也巡行日

具餱糧備築者所食之乾食度有司謀分任監築之官事三旬而成築城之事三十日而告成不愆于素不過其平素所慮之期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翟成子郤缺也求成請求與之講好衆翟疾赤翟之役赤翟潞氏最强役使衆翟故衆翟皆惡之遂服于晉皆從郤缺之成是行也此會衆翟之行諸大夫欲召翟晉諸大夫皆欲召翟來會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言惟德可以服人其次莫如勉力以求人非勤何以求人若不勉力則人不服能勤有繼能勉力則其功繼之其從之也言不若往從衆翟毋召之也詩曰詩周頌賚篇文王既勤止止語助辭頌言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郤缺言以文王之聖德誰敢不服尚且勤力況寡德乎况我晉寡德豈文王之比乎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夏徵舒弑靈公之故伐陳謂陳人無動楚子令陳人無驚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夏徵舒之祖也言我但致討于其家遂入陳陳人不禦楚兵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討其弑君之罪而車裂之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時陳成公在晉楚因滅陳以爲縣申叔時使于齊申叔時楚大夫也其時出使齊國使去聲反自齊反楚復命而退復使齊之命而遂退王使讓之曰楚子使人責申叔時夏徵舒爲不道言陳國夏徵舒無道弑其君射殺靈公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殺之諸侯謂楚之屬國也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僭稱王故其縣大夫皆僭稱公也楚子言諸侯縣公皆賀我女獨不慶寡人何故言何但復命而不賀對曰猶可辭乎申叔時答尚可得而進一言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君能討其罪而戮之所以爲義抑人有言曰然而俗諺又有一說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謂牽牛行于人之田中以踐其禾蹊音傒而奪之牛田主怒之乃奪其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彼牽牛者固不得爲無罪而奪之牛但責其蹊田之罪可也而乃并奪其牛罰已重矣如此則其罰失之太重矣諸侯之從也諸侯從楚以伐陳者曰討有罪也蓋謂討夏氏弑君之罪也今縣陳今滅陳以爲縣是猶奪蹊田者之牛也貪其富也則是貪一國之富以爲己利也以討召諸侯其召諸侯也以討罪爲說猶公道也而以貪歸之其歸諸侯也乃貪爲利己是私意也無乃不可乎言縣陳之不可以明其不當貪也王曰善哉楚子聞叔時之言而稱善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復封陳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我輩小人無高見遠識但譬如取人之物于其懷而復還之猶勝于不還也儕音豺乃復封陳于是復封陳國鄉取一人焉以歸于陳之諸鄉各取一人以歸楚謂之夏州以所取之人自爲一邑名曰夏州以記討夏氏之功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

宣公下

十二年甲子

楚子圍鄭去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于晉故楚莊王怒而圍之旬有七日久圍不解鄭人卜行成不吉欲行成于楚卜之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將危亡故哭臨于祖廟巷出車以示將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俾倪也擧國之人及守城之卒皆哭告楚以窮也楚子退師因其窮而退兵鄭人修城乘其退師修城固守不肯服也進復圍之因其不服復進兵圍之三月克之圍九十日而破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楚師入鄭城門至于九軌之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楚示執臣僕之禮也曰孤不天言鄭不爲天之所祐不能事君不能堅事楚君使君懷怒致使楚君懷怒鄭之心以及敝邑而親至于我之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豈敢不惟楚君之命是聽其俘諸江南設若俘擄鄭民使之徙居大江之南以實海濱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設若割截鄭地以分賜于諸侯之國使臣妾之使鄭民男爲楚臣女爲楚妾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設若楚君施惠而顧念及此徼福于厲宣桓武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故鄭欲楚求福于此四君徼音僥不泯其社稷言楚能不泯滅鄭之社稷則厲宣桓武必福楚也使改事君使鄭得改圖而事楚君□于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爲縣今鄭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此固鄭之所願但不敢望楚必如此耳敢布腹心敢以腹心之事布露于楚君君實圖之惟楚君實圖謀之左右曰楚子左右之人不可許也言不可從鄭伯之請得國無赦當取鄭國不可赦也王曰其君能下人言鄭君能以禮而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必能以信用其國之民矣庸可幾乎幾與冀同謂豈可冀幸而取其國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退一舍而與鄭國講和潘尩入盟楚大夫入鄭盟子良出質鄭伯弟爲質于楚晉師救鄭時晉楚爭鄭故楚伐而晉救之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爲元帥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入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

中軍大夫二人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同趙嬰兄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旣及楚平聞楚克鄭鄭已服楚桓子欲還桓子荀林父也時將中軍欲遂還師曰無及于鄭而勦民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與楚戰是徒勦敝晉民也勦子少反焉用之楚歸而動如俟楚兵歸然後動兵伐鄭不後猶未晚也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時將上軍以林父之言爲善會聞用師我聞用兵之道觀釁而動觀敵人有間隙然後可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言楚于此六者行之不變是無間隙也不可敵也楚無間隙故不可與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以討有罪不爲是六事不易而征伐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鄭之貳于晉也則怒之及其自卑而服于楚也則哀之叛而伐

之鄭之叛楚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及其服楚也而舍之德刑成矣伐之所以成刑舍之所以成德伐叛刑也伐鄭之叛是楚之有刑也柔服德也柔鄭之服是楚之有德也二者立矣此見楚之德刑不易也昔歲入陳去年討夏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楚之民無以爲罷勞者罷音疲君無怨讟楚之君無有怨讟之者讟音讀政有經矣其政有常經故能如是此見楚之政不易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楚陣名也楚武王創此陣法以戰爲陣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爲農者爲工者爲行商坐賈者皆不廢其生業也賈音古而卒乘輯睦步卒兵車皆安輯而和睦也事不奸矣其事無奸犯故能如是此見楚之事不易也蔿敖爲宰蔿敖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時爲令尹擇楚國之令典選擇楚軍法之善者而用之軍行右轅當軍行之時在車之右者挾轅

以爲戰備左追蓐蓐臥上草也在車之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以爲宿備前茅慮無前茅楚旗制也在前者持之以慮有無之事恐其卒有變故則預告軍中而爲之備也中權後勁中軍以制權謀後軍用精兵以爲之殿百官象物而動物旌旗也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之政令不待飭戒而自備具能用典矣此見楚之典不易也其君之舉也楚君之舉用人才也內姓選于親于同姓則選親之賢者而用之外姓選于舊于異姓則選故舊之賢者而用之舉不失德無有賢德而不舉者賞不失勞無有功勞而不賞者老有加惠臣民年老者則加增其恩惠旅有施舍羇旅之臣新來者則施以恩惠舍其勞疲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君子謂有位者小人謂庶民也其衣服皆有尊卑制度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賤者北于貴者其威儀各有等差禮

不逆矣此見楚之禮不易也德立刑行總上六事而言以德則立以刑則行政成事時其政成就其事得時典從禮順典有從而無違禮有順而無逆若之何敵之六者不易無釁可乘如之何其可敵也見可而進見其可敵然後進兵知難而退知其難敵則當退兵此二言者古者治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衰弱者可兼幷之昏昧者可攻討之武之善經也此一言者古者用武之善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謂林父姑且整汝之軍政而經汝之武功乎猶有弱而昧者其他諸侯豈無弱之可兼昧之可攻者乎何必楚楚非弱而昧者何必與之戰也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也時佐中軍言不可退師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以兵師之威武而羣臣之盡力也今失諸侯鄭爲楚伐而不能救必失諸侯不可謂力是其臣不盡力也有敵而不從有敵國如楚而不從之戰

不可謂武是其師不武也由我失霸前人成霸業今自我而失之不如死不如一死之爲快也且成師以出且晉旣與兵而出矣聞敵彊而退今聞楚彊而卻退師非夫也怯懦如此非丈夫也命爲軍帥受君之命以爲三軍之帥而卒以非夫而其終也不成丈夫唯羣子能唯汝諸人能忍此辱我弗爲也若我則不能爲汝之所爲也以中軍佐濟先穀佐中軍獨以所統之兵渡河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林父之弟也時爲下軍大夫知音智此師殆哉言先穀之兵危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師卦初六變而爲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初六爻辭云兵師之出當有節制號令若無節制號令雖善亦凶也此之謂矣先穀佐中軍主帥而先渡河是無節制號令矣果遇必敗果與楚遇必喪其師彘子尸之言當在陣而死雖免而歸雖使免于戰死而得

歸必有大咎亦必受大咎也明年先穀爲晉所殺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韓厥也時爲司馬謂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言先穀以中軍之佐自陷于敗子罪大矣則林父當得大罪也子爲元帥林父將中軍是元帥也師不用命先穀獨違元帥之命誰之罪也號令不行罪在林父失屬亡師鄭國屬楚是失屬也彘子以偏師陷是亡師也爲罪已重有此二失其罪已重不如進也不若同進兵而渡河也事之不捷設使戰楚而不能勝惡有所分處咎惡名猶有所分與其專罪與其先穀獨敗而元帥專受其罪六人同之就若三軍皆進而六卿分受其罰乎六人者中軍將荀林父也其佐先穀也上軍將士會也其佐郤克也下軍將趙朔也其佐欒書也不猶愈乎不猶勝于獨責元帥乎師遂濟晉三軍皆渡河楚子北師以師自南而北次于郔郔鄭北境地音延沈尹

將中軍沈尹楚沈縣之尹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子重子反皆楚公子反名側將飲馬于河而歸將來飲馬于河以示勝也飲去聲聞晉師既濟聞晉兵已盡渡河王欲還楚子欲不飲馬而歸嬖人伍參欲戰嬖人便嬖使令之人也伍參伍者之祖也欲與晉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孫叔敖即蔿敖也不欲與晉戰曰昔歲入陳今兹入鄭不無事矣不可謂不勞矣戰而不捷設使與晉戰而不勝參之肉其足食乎雖欲食伍參之肉不足以償其罪也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則我將爲晉兵所擄而我之肉固在晉矣可得食乎雖楚欲食吾肉其可得乎令尹南轅反旆孫叔敖回車南向而反車前之大旗欲遂歸也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荀林父爲中軍帥初秉國政未

能行令其德望未足以服人故令不行其佐先穀剛愎不仁彘子爲中軍佐剛愎愎很暴無仁愛未肯用命不肯用主帥之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其三軍之帥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聽命于下而失爲上之體衆誰適從事權不一衆人莫知所從適音的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況楚王君也晉師臣也今楚若還是以君而逃臣也若社稷何豈不辱楚國之社稷乎王病之楚子聞伍參之言而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告孫叔敖使回車而北向次于管以待之管地名楚子次于此以待晉師晉師在敖鄗之間晉兵在敖鄗二山之間鄗音敲鄭皇戌使如晉曰鄭使皇戌爲使于晉師戌音恤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蓋以救鄭之社稷故不得已也未有貳心其實專心事晉未有貳心于楚楚師驟勝

而驕今楚兵驟然勝鄭其志遂驕矜其師老矣且其出兵已久而疾困矣而不設備又不防備非常子擊之勉晉先伐楚兵鄭師爲承鄭以兵繼其後楚師必敗二國合謀必敗楚兵彘子曰敗楚服鄭言晉敗楚兵鄭必服晉於此在矣在此一戰必許之必從皇戌之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也時佐下軍楚自克庸以來文公十六年楚滅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楚君無一日不治國人而教訓之于與吁同嗟嘆而言也民生之不易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易者謂斯民生理之難易去聲禍至之無日無日不虞禍患之至戒懼之不可以怠常警戒長懼而不可以怠惰在軍楚君之治兵也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無一日不治兵器且重申其儆戒之命于嗟嘆而言勝之不可保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言謂楚雖克庸不可保其

（常恃）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商紂雖屢戰勝武王滅之卒絕其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此言楚君訓民以楚先君勤儉啓土之事若敖蚡冒皆楚先君篳路以柴爲車也藍縷衣破而縷藍藍然也啓山林墾山以通往來也蚡扶粉反篳音畢縷里主反）箴之曰（楚君又作箴以訓其民曰）民生在勤（民生不易惟在勤力）勤則不匱（勤以治生則不匱之）不可謂驕（以此觀之則皇戌所謂驟勝而驕者不可信矣）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見僖公二十八年注）我則不德（今我晉則無德）而徼怨于楚（而與楚爭鄭是求怨于楚也）我曲楚直（晉之理曲楚之理直）不可謂老（以此觀之則皇戌所謂楚師老者不可信也）其君之戎（其楚君之兵法）分爲二廣（分爲左右二廣每廣有車十五乘廣去聲下同）廣有一卒（百人爲卒以今廣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

百人卒子忽反）卒偏之兩（周制車十五乘爲大偏二十五人爲兩楚以五十人爲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右廣初駕（每日右廣鷄鳴而駕馬）數及日中（數其時刻至于日中而止數上聲）左則受之（左廣代右廣而駕馬）以至于昏（至于日入而止）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以待不虞（以防不測之變）不可謂無備（以此觀之則皇戌所謂楚不設備者不可信也）子良鄭之良也（子良鄭之良公子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楚人所崇貴也）師叔入盟（今楚使師叔入盟鄭伯）子良在楚（鄭使子良爲質于楚）楚鄭親矣（可見楚鄭之交甚親密矣）來勸我戰（今鄭使皇戌來勸我與楚戰）我克則來（我勝楚則鄭來歸我）不克

遂往（我不勝則鄭遂往從楚）以我卜也（蓋以我之勝負而卜其去就也）鄭不可從（皇戌之說不可從也）趙括趙同曰（晉二大夫）率師以來唯敵是求（言我須兵而來唯敵人是求取也）克敵得屬又何俟（戰而勝楚則鄭服而得一屬國不此之從又將何所待乎）必從彘子（必從先縠之策許皇戌也）知季曰（知莊子也）原屏咎之徒也（原趙同屏趙括言此二人召禍之類也）趙莊子曰（趙朔）欒伯善哉（欒書）實其言必長晉國（言欒武子其言如此之善若其身果能實行此言必當知晉國之政）楚少宰如晉師曰（楚子使少宰之官往晉師言曰）寡君少遭閔凶（言我楚君小時遭閔家之憂難謂穆王之喪也）不能文（以此不學而言不成文）問二先君之出入（但問先君成王穆王常往來于伐鄭之役）此行也（今楚君爲此伐鄭之行也）將鄭是訓定（以鄭事楚）

（有二心而來訓定之）豈敢求罪于晉（求罪取罪也）二三子無淹久（言晉之羣帥無久留于此地）隨季對曰（隨季士會也）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言周平王東遷時命我晉先君文侯有云）與鄭夾輔周室（平王命晉與鄭夾持輔翼周之王室）毋廢王命（不得廢天子之命令也）今鄭不率（今鄭不遵平王之命而背晉以從楚）寡君使羣臣問諸鄭（故我晉君使羣臣而問罪于鄭）豈敢辱候人（豈敢勞辱楚國伺候望敵之人）敢拜君命之辱（敢謝楚君命令之辱及于晉也）彘子以爲諂（先縠以士會之言爲諂媚于楚）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趙括宣子之弟也時爲中軍大夫先縠使之改士會之對更音庚）行人失辭（謂晉之使人誤對也）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言楚以大國之君親至鄭國是有迹于鄭也今晉君使我羣臣遷其迹而去之）曰無

辟敵晉君盼我羣臣不得畏敵而避之辟音避羣臣無所逃命君命如此羣臣不得而逃之也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許其從和盟有日矣盟期已定楚許伯御樂伯樂伯乘車許伯爲御攝叔爲右攝叔爲車右以致晉師楚雖求成又單車挑戰以致晉師示不欲和以疑晉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疾驅也摩壘以車逼敵營壘與之相摩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凡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在中央車右在右此言左樂伯自謂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轡本御者所執今車左射畢無事代御執轡欲使御下車也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下車刷刮其馬正其鞅車之華以示閒暇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車右入敵壘馘敵兵之耳執俘而還又獲其俘執之而歸皆行其所聞而復三人皆依所聞許伯摩壘樂伯射敵代御執轡攝叔折馘執俘而回車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晉人惡其單車挑戰故逐之張左右兩角欲夾擊也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因樂善射晉軍皆不能進矢一而已樂伯僅存一矢麋興于前射麋麗龜忽有麋興于前樂伯即以此一矢射麋矢著于麋身龜背隆起之處晉鮑癸當其後鮑癸追楚人尾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左尊右畢故使攝叔以麋獻于癸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冬狩乃有獻禽時猶六月故云非狩而禽未至敢膳諸從者因無禽可饋即以此麋供軍中從者之膳鮑癸止之曰止左右勿復追其左善射謂樂伯也其右有辭謂攝叔有文詞也君子也皆君子也既免免其追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錡魏犨子欲爲公族

大夫晉君未及許故忿而發怒欲敗晉師幸其師之敗以自泄其忿請致師因楚人致師晉弗敢追乃亦請率兵挑戰意使終不得和弗許林父知其有忿故弗許請使許之錡復請使于楚林父不能復拒遂許之遂往請戰而還使楚本以約和今魏錡志在敗約故竟以戰請楚潘黨逐之潘黨潘尫之子魏錡請戰其詞色自不和平故逐之及熒澤追錡及于熒澤今屬開封府見六麋射一麋以顧麋澤獸似鹿錡射得一麋乃回顧潘黨獻曰獻于楚軍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新殺之禽爲鮮言楚在軍中正有軍旅之事掌獸之人必無閒暇得從禽以給禽膳敢獻於從者以此麋獻左右之人以爲禮叔黨命去之潘黨見錡應對閒敏喜其有禮以加敬于己故命還師趙旃求卿未得趙旃趙穿之子晉大夫時新進故未得爲卿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楚使樂伯與許伯攝叔來致晉師晉鮑癸不追而失之旃既自忿不得爲卿又以此事爲怒請挑戰弗許旃意亦欲敗師故請挑戰以怒楚晉人知其忿恐其挑戰致敗故不許請召盟許之旃意必欲致戰與魏錡皆命而往旃與錡同受命而往楚郤獻子曰獻子郤克也時佐上軍二憾往矣言二子皆有恨于晉者今使之往必激怒楚使和不可成弗備必敗不得和則必戰戰無先備乃取敗之道彘子曰先縠不悅郤克之言故爲此語鄭人勸戰弗敢從也言皇戌來勸戰晉既怯懦不敢從其所請楚人求成弗能好也楚使人來求成又不能成其和好師無成命既不能戰以勝楚又不能結成以和是徒出師而不能成一定之命多備何爲命無一定將敗軍或無以立功雖多設備亦將何爲士季曰士季知先縠素剛愎其亂命僨事故解之備之善師以有備爲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聞命恐錡與旃必激怒楚人楚必以師乘我攻其無備也喪師無日矣無備受敵不久兵敗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若楚人一心求誠無他惡意我除去所備之兵而與之盟何損于好不以備而失其和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若楚外欲求成心實欲戰來兵掩襲則我備之可以無患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且不論兩軍相對即諸侯以禮相見亦各列陣爲衛未嘗廢兵警也所以警戒非常也鍼子不可必不從設備之言士季使鞏朔韓穿設七覆于敖前二人爲上軍大夫使設伏兵七處于敖地之前是設備也故上軍不敗士季將上軍自設備而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嬰齊中軍大夫未戰之時先使步兵具舟于河故既敗登舟而渡軍不盡沒潘黨既逐魏錡追言前事魏錡爲潘黨所逐

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同受使命不偕行故錡見逐而還旃夜乃至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于楚軍門之外以示無所畏且使其從者入楚軍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楚陣名乘廣車陣也一軍分左右兩陣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音稅未駕駕車日中而止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右軍既說則左軍繼駕故曰受之亦半日而止此言楚乘廣平時陣法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軍但有車右及御無車左與他國異王乘左廣以逐趙旃以偏師逐之旃棄車而走林旃不能敵棄車而走匿林中以避楚車屈蕩搏之徒手搏之爲搏得其甲裳不得旃但得旃之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分上下此其下衰也

名遣車欲迎之歸也潘黨望其塵望見軘車之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使人疾馳以告主軍者曰晉師來攻楚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王方逐趙旃今軘車至將與王遇故憂王之入于晉軍也遂出陳出陳以授王孫叔曰進之孫叔敖令速進寧我薄人寧使我先去迫人無人薄我無使人先來迫我詩云小詩雅六月篇元戎十乘詩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乘去聲與下同以先啓行啓行訓道也以先人而爲備也先人也此釋以先啓行之義軍志曰古之兵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言先人而制人所以奪敵人之心薄之也釋奪人之心之義薄之謂迫之也遂疾進師楚疾速進兵而迫晉軍車馳卒奔乘晉軍車與卒俱衝突而進薄晉軍也桓子不知所爲荀林父爲楚兵所迫不知所爲計鼓于軍中曰乃擊鼓而

號令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言先濟河者賞之中軍下軍爭舟二軍爭登舟而渡河舟中之指可掬也二軍爭舟所斷手指故舟中之指可以兩手掬之唯上軍將士會有備故不敗走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居中下軍在右此時晉中下二軍敗走故見軍之在右者皆移動也下軍士季所將設伏不敗故未動也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楚官名齊者楚大夫也右拒陣名齊率兵逐士季也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二人皆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惠侯其君也不穀不德而貪楚子謙稱不穀自言無德而貪以遇大敵故遇晉之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然使楚且不能勝晉君之羞也不惟楚國之辱是辱唐君也敢藉君靈用敢借唐君之威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闕游車補闕

者也從唐侯以爲左拒拒方陣也以從上軍晉惟上軍不敗故楚爲左拒以從之戰也駒伯曰駒伯郤克上軍佐也待諸乎言待楚兵之來而與之戰也隨季曰隨會上軍將也楚師方壯言楚兵方壯盛若萃于我若聚兵而攻我上軍吾師必盡則晉兵必盡爲楚所殺也不如收而去之不若收兵而去之分謗生民同奔所以分衆人之謗不戰所以全晉民之生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以其所將之卒爲後軍之殿也不敗以見士會有備王見右廣將從之乘王楚王也楚師尚右前楚子偶乘左廣逐趙旃今還師而遇右廣故欲乘之也屈蕩尸之曰尸之止之也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君始乘左廣則必終乘之而歸恐軍中易乘使人惑也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書制先右今楚君以左廣得勝遂改其制而先左晉人或以廣廣兵車名晉軍之中有乘

兵車者隊不能進其車陷于隊道中不能前行楚人惎之脫扃惎敎之也楚人見晉人不進而敎之扃車前橫木以約車上之兵器使不落者車在隊中則橫木碍之不能前進故使脫之少進馬還脫扃少進馬又旋難行還音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旆大旗也衡車前爲馬之木旗遇風則搖動而馬盤旋故又敎之拔旆投衡上則旗偃而不帆風車輕而馬不旋矣故晉人之軍始得出于隊道也顧曰晉人顧楚人而言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言我徐徐而來不若汝楚大國之兵敗而數奔也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旃之兄與叔同在敗軍之中故旃以二良馬救之歸以他馬反自乘他馬而還遇敵不能去中途復遇敵兵不能脫于患棄車而走林故棄車而走林中傳重言前事也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之爲晉大夫者與二子同乘一車謂二子無顧同在

敗軍奔逃之中獨其二子不得回顧蓋恐見趙旃也顧曰趙傁在後二子不聽父言而回顧見趙旃在後傁長老之稱怒之使下既見趙旃匿林中則不得不救之故怒也兵車不容多人故使二子下而護趙旃也指木曰尸汝于是指路閒之木謂二子必死以木爲表而收其尸于是授趙旃綏以免以綏授旃使登車而歸免于難也明日以表尸之明日戰罷表所指木以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皆死而累尸于木之下楚熊負羈囚知罃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也時爲楚所獲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故父以其家族之兵還師往戰廚武子御卽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爲下軍大夫故也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莊子每射必抽矢擇其美者納諸錡所帶箭房蓋軍中御者亦帶箭也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爲箭

者言莊子爲其子而進師則當盡射之能以求勝而求其子以歸今擇善箭而舍之是不求子而愛箭也故廚子怒其不智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河東澤名言董澤之中其蒲甚多不可勝盡何必愛也知季曰知莊子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言此戰不得楚貴人之子以爲質楚其肯歸我子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吾留善矢擇人而射不苟發也射連尹襄老連楚邑其尹稱襄老者獲之遂載其尸獲殺之而載其尸于車射公子穀臣楚王之子囚之未死而囚之以二者還此一行也獲此二人而還及昏楚師軍于邲夜收兵而屯于邲邲音弼鄭地晉之餘師不能軍亂而無次也宵濟亦終夜有聲乘夜渡河終夜有聲言其衆多也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軍之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不築軍營

以章武功而收晉尸而聚晉人戮死之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我聞古人之勝敵也必爲京觀以示子孫以無忘武功使子孫不忘先君之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楚王言此事非汝之所曉也夫文解釋武字之義止戈爲武合止戈二字以成武字蓋取息兵之義也武王克商昔周武王之克商也作頌曰周頌時邁篇載戢干戈頌言武王既定天下始戢干戈而藏之載櫜弓矢始櫜弓矢而韜之皆示其不復用也櫜音高我求懿德武王又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肆于時夏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言功業于是遂大也允王保之信武王能保天下也又作武武亦周頌篇名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耆致也言武王伐紂致定武之大功也耆音旨其三曰其第三篇名賚鋪時繹思鋪布也繹陳也思語助也言武王陳布政教也鋪平聲

我徂維求定故民皆歸往武王以求安定也其六曰其第六篇名桓綏萬邦言武王能綏安萬國屢豐年故屢致豐年之應也但三六之數與今詩篇次不同恐是樂章篇之次第夫武武之爲德有此下文七者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戢干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故武王著之詩章使其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暴骨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骨于野暴音瀑暴矣是不能禁暴也暴如字觀兵以威諸侯示人以兵使諸侯畏之兵不戢矣是不能戢兵也暴而不戢暴而不能戢兵安能保大是不能保大也猶有晉在晉之強敵猶在焉得定功是不能定功也所違民欲猶多用兵而民失業則違其欲者多矣民何安焉是不能安

民也無德而強爭諸侯德不足以服諸侯而強以兵爭之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以晉之危爲己之利而安人之亂以晉之亂爲己之安以爲己榮言因晉師不和乘其危亂而攻之以爲勝敵之榮也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是以不能豐財也武有七德武有上文七者之德我無一焉而我皆無其一焉何以示子孫將以何者而示我之子孫其爲先君宮但當爲楚先君作宮于此告成事而已以戰勝之事告于先君而已蓋古者出兵必載先廟之主以行此言作先君宮告成事者謂奉所載之主以致祭于宮中而告之也武非吾功也武有七德我皆無之果何功之有哉古者明王伐不敬不敬謂不式王命而肆爲暴亂者則明王討之取其鯨鯢而封之鯨鯢大魚也能吞小魚以喻不敬之人吞併小國也取而封之謂殺之而以土封其尸也鯨其京反鯢音倪以爲大戮爲大戮辱以戒

來者于是乎有京觀京觀即所封之尸也京大也觀示也以懲淫慝大示以懲使淫惡者知所戒懼今罪無所今晉非不敬而得罪于楚者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彼晉民之死者皆盡忠以用其君命者也又何以爲京觀乎言彼死者非有淫慝可以示懲戒者何所取以爲京觀乎祀于河楚子乃致祭于河神作先君宮作宮以奉先君之主告成事而還告戰勝之事畢乃歸楚也

晉師歸戰敗而歸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也以敗軍之罪請自殺焉晉侯欲許之景公欲從其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也言林父不可殺城濮之役僖公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晉師三日穀晉兵三日食楚人之穀文公猶有憂色晉文公雖戰勝猶且憂形于色左右曰左右之臣怪而問之有喜而憂言戰勝可喜今

反以爲憂如有憂而喜乎譬如人有可憂之事而以爲喜皆憂喜之失時者也公曰得臣猶在文公言楚令尹子玉尚存憂未歇也言子玉戰敗必思報怨于我故我之憂未盡也困獸猶鬬獸之鬬敗者雖困猶欲再鬬況國相乎況子玉爲楚國之相豈甘敗而不圖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文公方有喜色可見也曰莫予毒也已文公言子玉旣殺無有害我者矣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士貞子言城濮之戰晉已勝楚而子玉之死是晉又勝楚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楚國因此自成王至于穆王再世而不競于晉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言今敗晉或是天意以此大警戒于晉國也而又殺林父是如楚之殺子玉也以重楚勝重再也是楚再勝而晉再敗也其毋乃久不競乎如此則豈特再世不競于楚乎林父之事君也況荀林父平日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進諫于君則盡已之心退思補過退省其私以補君之過失社稷之衛也是晉國社稷之扞衛也若之何殺之有臣如此豈可殺之夫其敗也今歲之敗于邲也如日月之食焉譬如日月之薄蝕也何損於明日月雖食而無傷于本然之明以況林父雖敗而無傷于本然之善晉侯使復其位從士貞子之諫使林父復居其位

楚子伐蕭蕭宋之附庸國蕭潰國滅而民散也申公巫臣曰巫臣屈巫也爲楚申邑之尹師人多寒言當冬月士卒多寒凍者王巡三軍莊王乃親行于三軍拊而勉之慰拊而勸勉之拊音撫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三軍士卒皆悅而忘其寒如挾纊纊音曠遂傅于蕭傅音附其城也還無社與司馬卯言

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善叔展故因卯傳言以號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兩軍相敵耳目所屬不可正言故爲隱語麥麴山鞠窮皆禦濕之物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答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叔展又問無社若無禦濕藥必有腹瀉之疾矣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方意解欲匿無水井中故屬叔展覘已于廢井而拯出之也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言汝須結茅以表井直至上聞哭聲此乃我也然後方應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如叔展之約也傳言蕭人無固志

十三年　乙丑

十四年　丙寅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申舟卽文子無畏也楚莊王使聘于齊國曰無假道于宋使之過宋而不假道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亦過鄭不假道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公十年楚穆王田孟諸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曰鄭昭宋聾申舟言鄭之人昭而明宋之人聾而暗晉使不害晉使出鄭鄭人明必不害之我則必死我使由宋宋人暗必殺我王曰殺女楚子言設若宋人殺汝我伐之我則爲汝伐宋以報之見犀而行犀無畏之子也以子託王示必死也及宋無畏至宋宋人止之宋怒其不假道遂執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言無畏過宋而不假道鄙我也是以我宋爲楚之縣鄙也鄙我亡也是以我爲亡國也殺其使者必伐我若殺無畏楚必伐我伐我亦亡也宋受楚伐亦不免于亡也亡一也二者

不同其爲亡則一也乃殺之遂殺無畏楚子聞之聞無畏爲宋人所殺投袂而起
振其衣袂而起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也闕在門之兩旁窒音迭劍及於寢門
之外比窒皇又遠矣車及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名屨及門闕劍及門外車及于市皆
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圍宋投袂而即圍宋以見楚備有素有事即行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襄仲之子也魯使之往會齊侯見晏桓子
桓子晏嬰之父齊大夫也與之言魯樂歸父與桓子言魯國之樂樂音洛桓子告高
宣子曰宣子高固齊之卿也子家其亡乎子家即歸父也言必失位出奔懷於魯
矣以魯爲樂是懷思于魯也懷必貪身居魯國而思魯之可樂非有所貪而何貪必謀人
旣有所貪必取他人之利謀人旣有所謀于人人亦謀己他人必謀逐已一國謀

左傳統箋 卷之十二 宣公 十九

之舉魯國之人皆謀逐之人何以不亡言必亡也十八年魯逐公孫歸父
孟獻子言於公曰孟獻子仲孫蔑也言于宣公臣聞小國之免於大
國也言小國所以免大國之討者聘而獻物使卿往聘于大國而獻其貨幣之物於是
有庭實旅百則陳所獻之物于庭其品有百朝而獻功君親往朝于大國而獻其治國
之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則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之類以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
而有加貨嘉善也淑好也若大國有喜慶之事則又加貨物以聘之謀其不免也凡若
是者所以謀其不免于罪也誅而薦賄若不朝聘待其來誅責而始獻貨賄則無及也
則已晚而無所及矣今楚在宋今楚子見在圍宋君其圖之勸公往聘之也公說
公說其言遂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五年丁卯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宋被圍急求救于晉晉侯欲救之晉景公欲
發兵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也言不可往救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鞭馬捶也不及馬腹言鞭雖長用以捶馬不能及其腹也天方授楚言楚勢方盛乃
天授之未可與爭未可以力爭也雖晉之強晉之強猶鞭之長也能違天
乎晉不能違天而敵楚猶鞭之不及馬腹也諺曰高下在心事之高下在人心當因時而度
其宜川澤納汙川流水澤止水雖汙濁之水皆納之焉山藪藏疾山多木藪多草雖毒
螫之物皆藏焉螫宋宙反之瑾瑜匿瑕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處皆匿之焉國君含
垢爲國君者能達此理則亦有含忍垢恥之時天之道也時勢如此乃天道之所爲也君

左傳統箋 卷之十二 宣公 二十

其待之勸公姑待楚衰乃止遂止而不救宋使解揚如宋晉恥不救宋故使解揚往
告之解卜貝反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言晉盡起兵以救宋將至矣今其兵將
至矣此蓋爲虛言以懼楚而慰宋也鄭人囚而獻諸楚鄭人囚解揚以獻于楚子楚子
厚賂之楚子許厚賂解揚使反其言使告於宋言晉不來救不許解揚不肯三
而許之楚子再三強使其言乃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以望遠者使解揚
登之使呼宋人而告之告以晉不救之意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
云晉師悉起將至矣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使人與解揚言爾旣許不
穀而反之而又反我而致汝君命焉何故何故許我而食言也非我無信我今殺汝
非是我失信於汝也女則棄之汝許我而反之是汝之棄信也速卽爾刑汝有罪當刑可

速貺之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爲人君者能制作命令是謂之義臣
能承命爲信爲人臣者能稟承君命是謂之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臣以
之信載君之義而行是之謂利謀不失利人臣謀國而不失以信載義之利以衛社稷
以此而扞衛社稷民之主也如此則是百姓之主義無二信謂君制命爲義者不行兩
信以見楚子使人反其君命而責其食言是行兩信也信無二命謂臣承命爲信者不受兩命以
見解揚不當受楚子之命也君之賂臣楚子之賂解揚不知命也不知制命之義者也
受命以出我受晉君之命而出有死無賈寧可被殺而不可賈墜君之命也賈音賈又
可賂乎豈可行賂而使改其言乎以上言義無二信臣之許君解揚之許楚子以成
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不許則被殺而不能致其君命也死而成命已成其君命而後死臣
左傳統箋　卷之十二　宣公　三十
之祿也爲臣而不辱君命可謂能保其祿矣以上言信無二命寡君有信臣晉君制命
而我以信守之下臣獲考考成也我承君命而獲成其命死又何求如此雖死亦無憾矣
楚子舍之以歸遂釋解揚而使歸晉楚師將去宋圍宋九月而宋不服故將去之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申犀申舟之子也曰毋畏知死言申舟之爲使
也知必爲宋所殺而不敢廢王命不敢廢王之命冒死而行王棄言焉言莊王許
申舟以伐宋今宋未服而去是棄前言耳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叔時爲王御車曰築
室反耕者言築室于宋分兵歸田以示宋爲持久之計宋必聽命則宋必懼而聽楚之
命從之從叔時之言宋人懼宋人果懼楚子不去使華元夜入楚師使華
元以夜出潛入楚軍中登子反之牀子反楚公子側也以楚軍法之嚴密而能夜入其軍登子

反之牀見華元之有謀也起之子反方臥華元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言宋君使
我來告病矣曰敝邑易子而食言宋國饑甚民間以子相易殺而食之也析骸以
爨言宋國無薪但析人之骸骨以炊之而炊爨也骸音諧爨七亂反雖然宋人之病雖已如此城
下之盟城下盟謂諸侯之所深恥有以國斃寧可亡國不能從也又不能從城下
之盟也去我三十里若楚退兵一舍唯命是聽則惟楚國之命是聽子反懼
子反夜爲華元所劫懼其殺已與之盟而告王私與華元盟而其事告于莊王以退三
十里楚爲退兵一舍宋及楚平遂服于楚盟曰我無爾詐言楚不得詐宋爾
無我虞言宋不得備楚
潞子嬰兒之夫人潞赤狄別種其君子爵名嬰兒晉景公之姊也潞子夫人
左傳統箋　卷之十二　宣公　三十一
乃晉景公之姊伯姬也酆舒爲政而殺之酆舒相潞氏而殺其夫人又傷潞子
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晉之諸臣皆言潞氏不可伐酆
舒有三儁才言酆舒有三者絕異之才但不識三者何事也不如待後之人不若
待其後人無者然後伐之伯宗曰必伐之晉伯宗言不可不伐狄有五罪言狄
舒有五罪如下文所云儁才雖多假使雖多絕異之才何補焉言不足以補其罪也不
祀不修祭祀一也嗜酒沉湎于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違仲章之
諫而奪黎侯之地三也虐我伯姬殺我晉君之姊伯姬四也傷其君目傷潞
子嬰兒之目五也不祀得罪于神下四者得罪于人怙其儁才恃其絕異之才而不
以茂德而無以長茂其德茲益罪也此所以增益其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後人繼酆舒而爲政者或能恭敬以奉行德義以事神人盡酆舒之得罪于神
人而盡其事神人之道而申固其命申其命令則謀度而不厭固其命令則堅毅而不易若
之何待之待其如此則愈不可伐矣不討有罪令酆舒有罪反縱之而不討焉曰將
待後又曰不如待後之人後有辭而討焉後人無罪而我討之則彼將有辭于我矣毋
乃不可乎役既有辭必不受討夫恃才與衆恃才之傷恃兵之多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由用也手格猛獸强足拒諫此紂之才也有億兆之民離心離德此紂之衆也故滅
商紂恃此二者肆爲無道故爲武王所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則爲災害地反物爲
妖羣物失性則爲妖興民反德爲亂悖理害常則爲禍亂亂則妖災生民既反德
則天地妖災由此而生也故文反正爲乏言古人象字肯書正字則爲乏之字以見人反德而妖

災生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也盡在翟矣言恃才與衆反德翟皆聚而有之晉侯從之
從伯宗之言而伐翟滅潞滅潞子之國而擄嬰兒酆舒奔衞衞人執而歸舒于晉晉人
殺之酆舒無道所以滅亡
秦桓公伐晉次于晉輔氏之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顆魏犨之子也顆古
果反獲杜回擣秦人姓杜名回者秦之力人也杜回乃秦國有力之人也初魏武
子有嬖妾武子魏犨也有寵嬖之妾無子不曾生子武子疾魏犨初有疾時命顆
曰命其子云必嫁是言我死後當嫁此妾疾病及其病重之時則曰必以爲殉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及卒及武子死後顆嫁之其子遂嫁其妾曰疾病則
亂魏顆言人病重則昏亂吾從其治也我所以嫁此妾者不從吾父昏亂之言而從其治命

也及輔氏之役至是與秦桓公戰于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魏顆忽見一老人結草以禦杜回杜回躓而顛杜回因此失足而躓仆于地躓音致故獲
之所以爲魏顆所獲也夜夢之曰其夜魏顆夢見老人云余而所嫁婦人之
父也而汝也老人言我乃汝所嫁父嬖妾之父也爾用爾先人之治命言汝既從
其父未亂之言不以我女殉葬余是以報我故結草以報德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同趙衰之子晉文公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三子
不敬劉康公曰康公周大夫王季子也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原叔趙同也言必受大禍天奪之魄矣言其不敬是天奪其精爽爲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張本
十六年戊辰

晉士會滅赤翟去年晉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獻翟俘士會獻之于王晉侯請
于王請以士會爲命卿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黻冕命孤卿之服也前此晉中
軍帥未嘗請于王此特請者以黻冕之服故也且爲大傅太傅孤卿加此官以寵異之于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士會執政羣盜長之而奔于秦羊舌職曰羊舌職羊舌大
夫之子叔向之父也吾聞之禹稱善人昔者大禹舉用善人不善人遠故不善之
人皆自遠去之此之謂也夫言晉用士會如禹之用善人也詩曰詩小雅小旻篇戰戰
兢兢皆戒懼意如臨深淵懼其陷也如履薄冰懼其陷也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在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則國家不善之民無僥倖而免罪者
諺曰民之多幸不善之民倖免者多國之不幸也則國之受其害乃不幸也是

無善人之謂也言善人不在上位故如此也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時王孫蘇毛氏召氏爭政作亂晉侯使士會往平之定王享
之王以享禮待士會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也使佐享禮殽烝烝升也謂升殽
于俎也武子私問其故武子士會諡也士會謂已被王享當有體薦今乃殽烝故怪而私問
于原襄公也王聞之王聞武子私問召武子曰季氏呼其字而告之而弗聞
乎王享有體薦言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也宴有折俎宴禮
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折之舌反公當享言諸侯來朝則當待以享禮
卿當宴若但使卿來則雖爲設享仍當用宴禮王室之禮也此王室待賓客之禮也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士會聞天子之言乃歸晉而講求典常之禮以修晉國

之法言知修晉法以見晉之不合典禮者多矣
十七年己巳是歲蔡文公卒景公固立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晉景公欲爲斷道之會使郤克合齊侯齊頃公帷
婦人穀梁傳謂婦人是齊侯之母蕭同叔子也恐其或然頃音傾使觀之帷婦人于房中使觀
郤克郤子登穀梁傳謂郤克跛齊侯使跛者迓之婦人笑于房以跛迓跛故笑之也獻
子怒獻子郤克諡也怒齊侯之侮己出而誓曰所不此報言若不報齊侯此日之辱
無能涉河必不復能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郤克
先歸晉使其介使欒京廬留齊待命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欲得齊之罪而伐之故言
不得不可歸晉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無故興兵故不許請以其
私屬克又請自以其私家之衆伐齊又弗許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晏
弱蔡朝南郭偃會齊侯使四子會斷道及斂盂王斂盂之地高固逃歸
恐被晉執故逃而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諸侯會于晉斷道之地討齊人逃歸之貳也
盟于卷楚即斷道之別名卷音權辭齊人以其不使與會晉人執晏弱
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齊侯辱郤克又不自來故三子見執
各于其所居之地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賁皇楚越椒之
子楚滅若敖氏賁皇奔晉食邑于苗晏桓子即晏弱時晏弱在野王賁皇因出使過其地而見弱也賁音奔
夫晏子何罪言晏子何罪而晉執之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
逮言前時諸侯事晉皆汲汲然如恐不及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言晉之羣臣與人無信

諸侯皆有貳志諸侯因此皆有二心齊君恐不得禮齊侯恐晉不以禮待已
故不出所以自不出會而使四子來但使四子來赴斷道之會左右或沮之
齊侯左右之人有沮止其謀者也曰君不出左右之人云齊君今不親出必執吾使
晉必怒而執吾使者故高子及斂盂而逃所以高固至斂盂之地而逃歸夫三子
者曰其晏弱蔡朝南郭偃若絕君好言我三人若皆逃歸則是絕齊侯之好于晉君也寧
歸死焉故寧會晉而就死焉爲是犯難而來所以三子者明知被執犯難而來吾
若善逆彼我晉若能以禮迎接三子以懷來者則可以懷撫諸侯之事晉者吾又
執之今晉又從而執之以信齊沮則是齊侯左右之沮止者其言實矣吾不既過
矣乎此則晉之失也過而不改晉既失矣而不改圖而又久之又久執三子以

成其悔言三子本悔為此來今又執之是成其悔心也何利之有焉如此則齊必背晉而晉何利焉使反者得辭使高固中道而反者得有辭云吾幸而不來也而害來者而三子犯難以來者反受害也以懼諸侯是使諸侯皆有疑懼之心也將焉用之言執三子無所用也晉人緩之逸晉人于是不拘執三子使得逃之去

范武子將老武子士會也老致仕也士會初受隨後又受范故其稱號不同召文子曰文子士燮也武子之子燮乎呼其名而告之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言人之喜怒但主一事者此最少也易者實多不以其類而遷喜遷怒者此最多也如郤克怒齊而但伐齊是怒以類也若伐齊不勝而害晉是遷怒也詩曰詩小雅巧言篇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則禍亂庶幾其速止也君子如祉祉福也言君子若有所喜而為福亂庶遄已已亦

止也君子之喜怒皆得其正以已亂也故皆可以止禍亂也弗已者必益之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正不能止亂而反增益之也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郤克之怒齊或者欲止亂于齊乎不然若不使遂其報齊之志余懼其益之也我恐其遷怒以害于晉而增益其亂也余將老我今將致仕使郤子逞其志庶幾郤克為政得逞其志以報齊也庶有豸乎豸解也言庶幾可解亂也豸直界反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也范武子知文子必從故以此告老乃請老郤獻子為政獻子郤克也代武子將中軍為成公二年伐齊張本　晉按古者乘國大臣及其老也必擇賢以自代諸葛武侯于蔣琬費禕是也畢此二三人而蜀事遂以不振甚矣執政之能為國存亡也晉之秉鈞莫賢于趙武子而其致政也其意乃以屬郤克蓋以郤子之才而有深怒于齊不授以政不足以雪其欲報之私而國事亦因之而生隙此其慮後之寘自有深機非常道可渠執而晉之權歸羣下六卿瓜分之漸亦微見其端矣

十八年庚午蔡景公元年是歲楚莊王卒子審立是為共王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故宣公寵之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公室衰弱三桓強盛故歸父欲除去三桓使公室張大與公謀而聘于晉密與公謀出使聘晉欲以晉人去之借晉人之力以去三桓公薨事未行而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文子季孫行父也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言殺子惡立宣公子惡齊之外甥也因此遂失援于齊此皆襄仲之罪也臧宣叔怒宣叔名許臧文仲之子武仲之父也曰當其時不能治也言襄仲殺子惡時季文子不能治其罪也後之人何罪今襄仲已死其子孫何罪焉子欲去之言汝若欲

逐襄仲之族許請去之則我當為汝逐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傳終十四年晏桓子于宋共亡乎之言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自晉而還至魯境之笙地壇帷使臣不論君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歸父欲出奔不得至宮公喪次故築壇于笙而設帷行禮復命于介副使曰介向介北面執圭行復命之禮使介歸國致命也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既行復命之禮就哭位行喪禮乃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善其有禮

左傳杭箋卷之十三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定王十七年元年辛未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文公二十一年晉景公十年齊頃公九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穆公十年蔡景公二年鄭襄公十五年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晉大夫詹嘉也處瑕地劉康公徼戎劉康公王季子徼要也徼音僥將遂伐之康公意戎與周和必不設備故欲要其無備而伐之叔服叔服周內史也曰背盟而欺大國新與戎平而伐之是背盟也晉來平戎而背其盟是欺大國也此必敗背盟不祥背盟得罪于神故不祥欺大國不義欺大國得罪于人故不義神人弗助背盟神不助欺大國人不助將何以戰將何所恃以與戎戰不聽不從叔服之言遂伐茅戎茅戎戎別種也敗績于徐吾氏果為戎所敗也徐吾茅戎之別邑

二年壬申 是歲宋文公卒子固立是為共公衛穆公卒子臧立是為定公

齊侯伐我北鄙鄙邊邑也齊叛晉而魯新與晉盟故齊頃公來侵魯也圍龍龍魯北鄙邑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盧蒲就魁二嬖人攻龍之城門龍人四之獲而四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勿入而封惜此二嬖人故欲留生全之許盟而不復使兵入其封城也弗聽龍人弗聽齊侯之言殺而膊諸城上去衣而懸之曰膊殺二嬖人膊諸城上以自快也齊侯親鼓士怒而親督將士進戰陵城三日懟而攻之曰陵取龍遂南侵及巢丘魯近地名衛侯使孫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向禽將侵齊將為晉討齊也與齊師遇時齊伐魯還而相遇于衛地石子欲還衛石稷欲還師孫子曰不可孫林父不肯還逆戰敗于新築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本君命出師伐齊今與齊師遇反避之而還是棄君命也若知不能則如無出若自知不能戰何如無出兵今既遇矣不如戰也今既出而與齊師遇不如一戰以復君命石子曰師敗矣言衛兵大敗矣子不少須言孫子不少待救兵之至向欲孤軍再戰衆懼盡恐全軍覆沒也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君命出師期以決勝今敗而喪其徒衆何以復君命皆不對孫良夫皆置之罔聞不答石稷之言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石子見其不聽又進言曰他將被執猶之可也今孫子國之正卿若隕敗而見獲則辱國矣子以衆退我此

乃止孫子其帥衆而退去將致失正卿以辱國石稷欲自勒兵于此地以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石稷又告軍中來援之兵車甚衆至見新築救兵以此壯軍心而寒敵膽也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齊師聞援至故止不前鞫居衛地名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于奚守新築大夫也桓子即林父也桓子是以免免為齊兵所獲既衛人賞之以邑以于奚救國卿有功以邑賞之辭于奚不受請曲縣謂縣鐘磬也周禮云王宮縣謂四面縣如宮牆也諸侯軒縣謂去其南面也于奚請曲縣謂軒縣也縣音玄繁纓以朝繁纓馬飾也此皆諸侯之制繁步干反許之衛人從于奚請仲尼聞之時孔子未生及讀史而聞之曰惜也言此曲縣繁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不若增其邑以賞之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唯此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不可以借人也君之所司也名號車器

乃君之所主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然後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別尊卑故禮藏于其中焉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而義行焉義以生利利者義之和也故利生于義焉利以平民利澤之行所以成就下民政之大節也此六者國政之大節若以假人今以名與器而借人與人政也是君與人共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君既失政則其國家從而滅亡弗可止也已無復可救止也孫桓子還于新築孫林父敗于新築而還不入不入衛國遂如晉乞師求救于晉臧宣叔亦如晉乞師魯亦使大夫求救于晉皆主郤獻子魯衛皆知郤克忿齊故皆主之晉侯許之七百乘每乘七十五人共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賦兵也僖公二十八年晉車七百乘與楚戰于城濮有先

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先君謂晉文公先大夫謂先軫也肅整也故捷故能勝楚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郤克自稱衆于先大夫尚不足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請者兵共六萬人許之晉侯許與八百乘郤克將中軍宣十七年士會請老而以郤克為元帥士燮將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欒武子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為魯衛報齊師臧宣叔臧孫許魯大夫逆晉師且道之往迎晉師且為之引道季文子帥師會之帥魯兵會晉及衛地兵至衛地韓獻子將斬人以軍法戮人郤獻子馳將救之郤克以其罪在可免故疾馳往救之至則既斬之矣不及救郤子使速以徇令以所斬之人號令軍中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韓厥用刑太過克欲救之今反以徇見克亦欲殺之非厥一人之意是不使厥獨受其謗也傳言晉諸將之和衷若此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齊師在莘故晉師從而追之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笄音雞齊侯使請戰齊頃公使人至晉師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言汝與晉君之兵辱臨我齊國不腆敝賦齊國有不厚敝之兵腆他典反詰朝請見明日平旦請相見以決戰對曰晉人答晉與魯衛兄弟也晉武王之後魯衛文王之後故云兄弟之國也來告曰魯衛來告晉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言齊國旦夕來伐魯衛以釋忿憾寡君不忍不忍魯衛之見伐使群臣請于大國請命于齊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輿衆也無使衆兵久留于齊地令平舉能進不能退我但能進辱不能退兵君無所辱命不勞齊君之請戰也齊侯曰大夫之許言晉許戰

寡人之願也固我之所願欲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我亦將自來戰也齊高固入晉師高固入晉兵而致戰桀石以投人桀石以擲晉人禽之而乘其車既獲晉人乃舍己車而乘所獲者之車繫桑本焉將至齊軍乃以桑樹繫車而走以徇齊壘走而徇于齊軍營內云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高固言我有餘勇將賈之其擊敵加此安得不敗癸酉師陳于鞌晉兵列陣于齊之鞌地陳音陣鞌音安邴夏御齊侯逄丑父為右齊侯自將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解張晉人丘緩鄭人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齊頃公言我且盡滅此軍而後朝食亦輕敵之甚也不介馬而馳之馬不帶甲而馳以伐晉兵郤克傷于矢郤克將中軍為齊所射流血及屨血流至足未絕鼓音中軍將當自執旗鼓故[illegible]

傷而鼓聲不息曰余病矣郤克言我病痛矣欲退兵也張侯曰張侯御中軍戎車者自
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言初合戰時我為矢所中貫手及肘余折以御我折
其矢而御戎車左輪朱殷殷赤黑色也言我中矢血多而污車左輪殷于閑反豈敢言病
傷重而且猶御車而不敢息也吾子忍之令郤克忍痛而擊鼓也緩曰自始合苟
有險吾必下推車言自始戰至今車至險處恐有頗厥我必下車推之而行子豈識
之言克志專旗鼓殿知其推車也不然子病矣又言其病以安慰之張侯曰師之
耳目大凡兵師耳之所聽目之所視在吾旗鼓耳聽中軍之鼓目視中軍之旗以為進退之節
進退從之或進或退皆從吾旗鼓也此車一人殿之言此中軍戎車苟以一人鎮之
殿丁練反可以集事可以成勝齊之事也若之何其以病如何可以身病之故敗

君之大事也乃欲喪敗吾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身被甲而手執兵器擐音患固
即死也固將決戰而就死地也病未及死今雖傷重猶未及死吾子勉之令郤
克勉力而擊鼓也左并轡轡馬索也郤克乃以左手總執諸轡右援枹而鼓以右手引
鼓杖而擊鼓援音爰枹音孚馬逸不能止戎馬奔逸師從之晉兵皆從郤克之車以進
齊師敗績逐之晉師逐齊師三周華不注華不注齊地山名逐之三匝韓
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之父避左右使居中也故中御
而從齊侯軍禮將在左御居中車右在右厥司馬亦軍之諸將當在左以夢故乃代御者居中也于
是畢車而從齊侯之車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邴夏齊之御者告齊侯使射晉
御者謂此必晉有位者故宜射之指韓厥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詭謂齊侯不知戎禮傳言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戎事以殺敵為禮齊侯謂射君子為非禮
不知戎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齊侯射厥之車左中而殺之墜于車下射其右
斃于車中厥之車右中箭而死車中竟符其夢綦毋張喪車綦毋姓張名晉大夫失其
所乘之車從韓厥曰請寓乘道逢韓厥請寄居于厥車中從左右皆肘之
使立于後張登車之時立其左又立其右厥方為御故以肘示意使張立下厥之後蓋以左右皆死
為不吉耳韓厥俛定其右右之斃者仆在車中故厥俯身而安隱之時張亦助厥定右下文丑
父與齊侯易位厥與張俱不及見也○愚按敘事之文過詳則有須冗之譏過略則有脫漏之患非有化裁之
巧不能使人意解而神會也此節欲敘韓厥追齊君不知丑父易位之事先下射右斃于車中一語繫下韓厥
俛定其右一語則不見易位不須申說已自曉然自後韓厥執縶再拜等語皆向丑父而言以為此齊侯也丑

父見其如是乃使公下車取飲如君之使其臣者而君乃得逃其事甚巧而左氏文筆之隱括亦可擬于化工
矣逢丑父與公易位公齊侯也丑父見戰不利恐危其君故易君為御以亂人目將
及華泉華泉水名近華不注山驂絓于木而止驂馬為樹木所絓車不能行丑
父寢于轏中轏棧同士車也傳欲敘丑父之失事故追論其來由言昔丑父臥于士車之中蛇
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有蛇出于所臥車下自以肱擊蛇傷肱匿障之
時志欲為右自匿其傷不使人知故不能推車而及故戰時肱傷未瘳不能推車以及于
敗韓厥執縶馬前韓厥為晉司馬進及齊侯遜執馬絆而立于前示修臣僕之職再拜
稽首拜齊侯也奉觴加璧以進進于齊侯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
魯衛請韓厥言晉君使羣臣為二國請救于齊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遂晉

侯之言詞無使衆兵深入齊君之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韓厥謙稱下臣言我不幸適在
戎兵之列無所逃隱故不敢逃遁而隱避也且懼奔避且恐無勇而至奔避而忝
兩君若奔避則爲辱晉君且爲齊侯羞也臣辱戎士言我辱爲戎兵之士敢告不敏
敢告齊君以已不敏于才攝官承乏願以已之不敏暫攝齊君僕御之官承其空乏盡欲執齊侯而
歸故謙遜其辭也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丑父詐爲齊侯代居君位故使齊
侯下車往華泉取水因而走遁也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
免齊侯既如華泉齊之二臣以副車載齊侯而逃之宛平聲茷扶發反韓厥獻丑父齊侯既走
韓厥乃知丑父非齊侯故執以獻于軍中也郤獻子將戮之將殺丑父呼曰丑父叫呼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言我被戮之後無復有以身代君受其患難者矣有

一于此今使有我一人代君任患將爲戮乎乃以爲罪而殺之郤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郤克言丑父不以死爲難而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殺忠于君
而我殺之必不爲神所福赦之以勸事君者不如赦丑父以勸後來之忠于君者乃免
之不殺丑父齊侯求丑父以其代已在患三入三出三入晉軍又三出晉軍不見丑
父數數求之也每出齊師以帥退齊師大敗人有退志故齊侯每出其師以督厲退者入
于翟卒齊侯屢出乃逆入于從晉伐齊之翟卒翟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
于衛師翟得齊侯共卒皆執戈楯擁之送入衛師衛師免之衛與翟人皆畏齊強大不敢害
齊侯也遂自徐關入免于衛師而歸從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
師敗矣所過城邑見保守之人皆以言勉勵之辟女子齊侯單車還國背人不知避故使辟

之女子曰有一女子致問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銳司徒之
銳兵者女子之父也曰免矣女子再問而君之左右再答之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言餘人無可如何矣乃奔所欲問者已畢乃奔避也齊侯以爲有禮女子
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齊侯後又問其何人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
予之石窌濟北邑名使食其邑以旌有禮晉師從齊師齊兵敗走晉師追之入自
丘輿入齊丘輿之邑擊馬陘又攻齊馬陘之邑陘音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甗玉磬與地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賓是姓媚人是族甗甗也玉甗玉磬皆滅紀所得者盡
齊侯以寶物與土地賂晉師也甗魚輦反不可若晉人不許則聽客之所爲客謂晉人
也聽其所乃欲戰則戰賓媚人致賂致于晉師晉人不可果不許曰必以

蕭同叔子爲質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于齊實爲頃公之母晉人言若欲講和須是以齊
侯之母爲質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又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西而行對
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若以齊晉比並言之則
亦晉君之母也則齊君之母即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今汝
數布大命令以告于諸侯之國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
以忠孝命諸侯今晉人輕慢其母不愛同類是違王命也且是以不孝令也自輕其母以及
人之母且以其事告于列國是以不孝令于諸侯也詩曰詩大雅既醉篇孝子不匱孝子愛親
之心無有窮匱永錫爾類又以孝道長賜汝之族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
無乃非德類也乎言諸侯皆效之族類無乃非以孝德賜同類乎先王疆理天

下先王有天下疆界理治之而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播種之物各從土宜而分布其
利故詩曰小雅南山之篇我疆我理東南其畝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從
土宜蓋言東則西在其中言南則北在其中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乃言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西而行唯吾子戎車是利古者井田之制溝洫
縱橫兵車難過今使盡東其畝則晉之伐齊循壟東行其勢甚易也無顧土宜不顧地勢東西南北
所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之命乎反先王
則不義今晉違先王之命則是不義何以為盟主何以糾霸而主諸侯之盟其晉
實有闕凡此實皆晉之闕失也四王之王也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之王業也樹
德而濟同欲焉皆樹立德化而濟人心之所同欲五伯之霸也伯長也夏昆吾

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之成霸業也伯如字勤而撫之雖不能如三王之樹德尚能勤勞以懷撫
諸侯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不敢改王之制度也今吾子求合諸侯合諸侯為
伯主以逞無疆之欲以自快其無有疆畔之欲而不與民同是失王霸之政也詩曰商詩
頌長發篇布政優優言商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百祿是遒故福祿之盛皆遒聚
而歸之遒在由反子實不優而棄百祿今汝不能寬和而自棄其福祿諸侯何
害焉豈能為諸侯之害乎不然若不許我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
遂齊君之命子以君師辱于敝邑言汝以晉君之兵辱臨齊國不腆敝賦
我齊君有不腆敝之兵以犒從者不敢言戰故言齊以兵待晉兵若以酒食犒師也畏君
之震畏君師之震動師徒撓敗以故齊兵撓曲而致敗師吾子惠徼齊國之

福言汝惠我齊國而若徼求其福也徼音僥不泯其社稷不滅齊國之社稷使繼舊
好齊晉舊有和好使得繼之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甗磬也
言齊君不敢愛舊先君之寶玉土地以賂晉師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
喻齊兵敗敗之餘意背城借一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
從也言尚當唯晉命之是從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豈敢不惟晉命之是聽乎
魯衛諫曰二國皆諫晉師齊疾我矣言齊兵敗而實怒我二國其死亡者皆
親暱也其戰而死亡者皆左右親近之人子若不許若不從齊人之請讎我必甚
齊必甚以魯衛為佐晉唯子則又何求汝之不許復何所求子得其國寶汝既
得齊之紀甗玉磬我又得地齊又歸魯衛所侵地而紓於難齊民服晉則魯衛紓于患

難其榮多矣我之榮亦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齊晉皆大國雖天所授則成伯
業豈必晉豈必晉國專為伯主晉人許之郤克乃許齊使之請對曰群臣帥
賦輿賦兵也輿車也言晉之群臣帥兵車以來以為魯衛請以為二國請命于齊若苟
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也若既平魯衛則可為之為口薦而報命于晉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及齊國佐盟于爰婁國佐即賓媚人也與
諸侯同盟于爰婁之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是魯地為齊所侵至是
晉人使齊復歸于魯公會晉師于上鄍公成公也賜三帥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革輅木輅卿大夫車也三命卿服三帥晉郤克士燮欒書也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以漸易之并此
車所建所服之物酬其功也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

服諸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侯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魯侯皆因其所宜服而賜以新之

宋文公卒文公鮑始厚葬冏制諸侯之塟有常禮今更加厚故有用蜃炭冏殺寧發侯圖擴之蜃蜃蛤之類燒蜃爲炭以禦濕不當用而用故曰用益車馬權弓塋車馬飾葬禮厚有車馬今更益之始用殉以人殉塟此口俗也秦穆以之今宋效之自此宋常用殉故曰始重器備一切備禦所用之器重備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檜天子椁題湊有四阿諸侯不題湊則無四阿翰棺旁飾檜棺上飾皆王禮不當有而有故曰有君子謂華元樂舉二宋臣名於是乎不臣不盡臣道臣治煩去惑者也煩之所者治之使適中心之惑者去之使當理乃盡人臣之道是以伏死而爭有煩與惑必以死爭之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宋公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前今

壹盡是棄君于惡也以君有惡不可諫止而盡之則是棄之也何臣之爲人臣之道登卯是予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公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夏姬有美色莊王欲納之申公巫臣曰申公楚申邑之尹諫莊王云不可言夏姬不可取君召諸侯言莊王帥周以伐陳以討罪也楚以討徵舒弑君之罪今納夏姬今以夏姬美而納之貪其色也則是貪其美色也貪色爲淫貪女色者是之謂淫淫爲大罰淫之爲罪罰莫大焉周書曰周書康誥篇明德愼罰言文王能明其道德謹愼其刑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王能如此所以創造周之王業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巫臣解釋書意以爲務崇之者欲崇益道德愼罰務去之之謂也務去之者欲除去刑

罰若興諸侯今莊王興諸侯以伐陳以取大罰若取夏姬是貪色爲淫以取大罰非愼之也非文王所謂謹罰也君其圖之勸王反而圖度之王乃止莊王乃從其言不取夏姬子反欲取之子反公子側也復欲取夏姬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巫臣又言夏姬是不祥之人是天子蠻鄭靈公字子蠻夏姬之兄也宜公四年立而遇弑逐無後焉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也亦早死弑靈侯陳靈公淫夏姬宣公十年爲夏徵舒所弑戮夏南大年莊王入陳殺夏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亦淫乎夏姬靈公遇弑二子奔陳喪陳國莊王因遂縣陳喪去聲何不祥如是人之不祥未有如夏姬者人生實難人之有生保之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天下美婦人如夏姬者不少何必是何必取此不祥之人子反乃止子反亦從

其言不取夏姬王以予連尹襄老連邑之尹名襄老者楚王以夏姬予之連尹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襄老之子烝夏姬巫臣使道焉使人導夏姬曰歸吾聘女夏姬歸鄭產故使歸鄭而來聘汝又使自鄭召之又使人自鄭召夏姬曰尸可得也襄老之尸必來逆之必須姬自來迎尸皆巫臣計也姬以告王姬以鄭人許襄老尸之說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自巫臣問其說實否對曰其信誠有此事也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知罃父荀首也爲晉成公所愛幸而中行伯之季弟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荀首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而與鄭大夫皇戌交最善甚愛此子荀首甚愛其子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

有首與皇戌晉故必因鄭而歸楚公子穀臣及襄老尸將以贖知罃也鄭人懼于邲之役
邲之役晉因鄭皇戌勸戰而敗晉人憾鄭故鄭人懼也而求媚于晉鄭人欲得晉之歡心其
必許之其必許晉爲求知罃以順晉人之意巫臣言以此度之鄭人尸可得之言爲不妄也王遣
夏姬歸王信巫臣之言故遣夏姬歸鄭迎襄老尸也將行謂送者曰夏姬臨行而告
送行之楚人不得尸吾不反矣夫欲得尸之意亦欲留鄭以踐巫臣之約也巫臣
聘諸鄭鄭伯許之夏姬棄巳歸鄭則鄭伯主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將
爲陽橋之役楚伐齊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告伐
魯之期與齊師會也巫臣盡室以行盡挈其家室將從夏姬不反楚也申叔跪從
其父將適郢跪申叔時之子從父至楚國邑之郢地遇之遇巫臣之出使曰異哉

左傳統箋　卷之十三　成公　十三

夫子有三軍之懼謂告師期戒懼之事也而又有桑中之喜桑中衛風
淫奔之詩蓋已知巫臣有夏姬之事也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此去必竊夏姬以逃他國
不反楚矣反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使齊而反及至鄭命其副使以聘齊之幣
復命自娶夏姬而行將奔齊齊師新敗巫臣行而將計所奔之國齊新爲晉所敗曰吾
不處不勝之國處其危也遂奔晉而因郤至晉新勝故欲處之郤至郤克族
子與巫臣有交故因之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郤至爲之爲大夫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子反怒巫臣取夏姬請以重幣賂晉禁錮巫臣使不得仕王曰
止共王言勿禁錮巫臣其自爲謀也則過矣言巫臣私取夏姬而奔共自爲一身之謀
則過誤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其諫莊王勿納夏姬則是忠于先君也爲去聲忠

社稷之固也臣能盡忠則社稷安固所蓋多矣言其諫君之忠足以蓋淫奔之罪
且彼若能利國家設使巫臣能利益于晉之國家雖重幣則楚雖以重幣錮之晉
將可乎晉亦必不許我也若無益于晉設使巫臣無所利益于晉晉將棄之
晉將自棄之而不用何勞錮焉又何待重幣以錮之也爲七年楚滅巫臣族張本
晉師歸敗齊于鞌而歸范文子後入文子士燮也時爲上軍佐諸帥先入文子獨後武
子曰武子士會文子之父也無爲吾望爾矣乎責其後入言忘我望汝乎對
曰師有功文子答言晉兵勝齊而有戰功國人喜以逆之國人皆喜出迎晉兵先
入若先入必屬耳目焉則國人視聽皆屬于我而指爲我之功是代帥受名
也是主帥有克敵之功而我代受其名也帥謂中軍將郤克故不敢所以不敢先入武子曰

左傳統箋　卷之十三　成公　十四

吾知免矣美文子謙遜不伐知其不益已禍也郤伯見公郤伯卽郤克也師還而見君公
曰子之力也夫景公勞之對曰君之訓也善則稱君故郤克歸美于君之教訓
二三子之力也諸將皆受君之訓而盡其力故能取勝也臣何力之有焉范
叔見范叔卽文子也亦同見君勞之如郤克景公亦曰子之力也夫勞去聲對曰庚
所命也荀庚將上軍而不出文子以佐代行故推美于庚之教命克之制也郤克中軍帥故
推美其節制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欒伯欒書也亦同見君公亦如之
對曰燮之詔也欒書將下軍故推美于上軍而以爲出于士燮之教詔士用命也
士卒皆能用士燮之命書何力之有焉傳言晉之將帥更相推遜所以成功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子重名嬰齊前章所謂爲陽橋之役者指

北也曰君弱共王新即位年方十二歲羣臣不如先大夫楚之羣臣又不及先大夫
之材智師衆而後可必多起兵然後可行詩曰詩大雅文王篇濟濟多士言文
王朝廷中多有賢士濟濟然而盛文王以寧文王以多士輔佐故得安寧夫文王猶
用衆夫以聖如文王猶資衆賢輔佐況吾儕乎何況我之儕輩其去文王也遠矣其可不用衆
乎儕士皆反且先君莊王屬之曰我楚先君莊王臨終屬其羣臣無德以及
遠方言設使無德以服遠方之諸侯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莫若以恩惠撫
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于是大閱戶口已責除其逋負逮鰥施及鰥老救乏濟其
貧乏之赦罪赦其刑罪悉師悉起師旅王卒盡行王之精兵皆行彭名御戎蔡
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以二國之君居

王車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蔡許二君皆童年未可冠欲其臨戎故強冠之冬
楚師侵衛先往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又侵我國之師蓋楚伐二國所以救齊也蜀地
名使臧孫往使宣叔往禦楚師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楚路遠而
出師已久不待我往緊固已先欲退去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自退有何功乎往而虛
受惡楚之名于義不敢居也蓋臧宣叔不欲往而爲此辭楚侵及陽橋魯地孟孫請往
賂之魯大夫孟獻子蓋楚侵愈深故請往賂楚師以求罷兵以執斲執鍼織紝皆
百人執斲匠也執鍼女工也織紝織繒帛者皆周百人蓋皆楚之所需故以爲賂公衡爲質
公衡成公子也出質于楚楚人許平因賂與質而許和十一月公及楚公子
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

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言春秋之例略
當書名而今不書者匱盟也以匱盟貶之故不書卿名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匱盟匱者乏也私竊爲盟終不同是匱乏之道也蔡侯許男不書經不
書二君乘楚車也謂之失位諸侯各有等威今乘楚王之車爲之左右則失諸侯之位
矣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居位者何可不愼其居之道乎蔡許之
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二國之君至貴也一乘楚車即謂之失諸侯之位而
春秋不列其爵況其下乎況諸侯以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攸所
塈息大雅假樂之篇言在上者勤于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其是之謂矣言二君懈于位矣
楚師及宋既平而還師至宋公衡逃歸自宋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

忍數年之不宴言公衡不能忍耐數年爲質之不樂以棄魯國言逃歸則失信于楚
以生禍患是棄魯國也國將若之何衡父一身之計得矣如國家何誰居居語助也後
之人必有任是夫言後人必有當此患者不知誰與國棄矣言魯國爲公衡所棄
矣是行也陽橋之役晉辟楚晉勝齊而遠歸不與楚兵遇辟音避畏其衆也
畏楚兵之衆多故避之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言不可不得衆大夫爲
政子重楚大夫爲令尹猶以衆克尚能因衆力以服諸侯況明君而善用其
衆乎何況明德之君而善用其衆必無敵于天下也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周書太誓云受有億兆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引此誓者謂商民
雖衆離散而亡周有十亂得衆而興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晉既勝齊王是遣大夫鞏朔獻捷于天子王弗見周定王不出見鞏朔使單襄公辭焉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邑于單邑者王使辭謝之于鞏朔曰蠻□戎狄不式王命言南蠻東□西戎北狄而不用天子之命淫湎毀常又淫佚沉湎以毀壞其典常王命伐之于是天子命方伯以伐之則有獻捷若得勝焉則獻功于天子王親受而勞之天子親受其獻而慰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四□之不敬一則以勸勉方伯之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乃若同姓兄弟之國與異姓甥舅之國而侵敗天子之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天子命方伯以伐之告事而已若得勝焉則但告其事于天子不獻其功不以所得四俘而獻之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言不獻捷者一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一則以禁方伯之過于淫

慝劫掠四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晉同姓國故稱之為叔父也言晉非有王命能遂伐齊而有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大國三卿三卿命于天子謂之命卿今晉不使命卿以來鎮安撫綏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今晉所使來撫綏乎天子者而鞏伯實來乃是上軍之大夫鞏朔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言鞏朔非命卿其名位未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又不當獻捷而獻焉是奸犯先王之禮也奸音干余雖欲于鞏伯言我雖欲受鞏伯之獻其敢廢舊典亦豈敢廢棄先王之舊法以忝叔父若我棄舊法是亦忝辱于晉也夫齊甥舅之國也齊姜姓世與周室為昏故曰甥舅之國而大師之後也齊始封之君太公望為周太師也寧不亦淫從其欲言齊豈不是淫佚肆其所欲以怒叔父以此而取怒于晉國抑豈不可諫誨言齊雖有

罪亦豈不可諫戒而敎誨之而乃遽加以兵士莊伯不能對莊伯即鞏朔也為單襄公所詰不能對答王使委于三吏定王乃以鞏朔委屬于三公而待之三公天子之吏故曰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使三吏以此禮待之降于卿禮一等鞏朔晉之大夫雖不當待以獻捷之禮猶降于卿禮一等也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王既使人詰鞏朔又待以宴禮而私賄之者畏晉之强故也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之官籍書也使相告鞏伯言私賄非禮勿書于冊○愚按定王之時周室之陵□衰微亦已極矣然鞏朔獻捷王之執辭侃侃不少假借猶足以折强藩之氣而不失共主之尊王之所恃者禮而已甚矣周禮之可以治天下

三年癸酉宋共公衛定公元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楚囚知罃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莊子知罃之父也至是晉歸二者以求知罃歸二者而贖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即知莊子也是時為晉中軍佐故楚人許之楚人以荀首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罃知罃將行楚共王送之曰子其怨我乎言汝久留于楚得無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荀罃答言晉楚二國治兵臣不才我以不才之故不勝其任不能勝兵戎之任以為俘馘俘擒也馘割左耳也言為楚兵所執執事不以釁鼓執事賤者之稱不敢斥言楚君故謙稱執事也言楚君不殺我而以其血塗鼓使歸即戮使我歸晉而就刑戮君之惠也此乃楚君之恩惠也臣實不才言我實不才故遺執獲又誰敢怨又誰敢怨君乎王曰

然則德我乎汝今得歸則感我之德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荀罃荅言晉楚二國各爲社稷之謀而求紓其民而求紓緩其民使遂其生各懲其忿二國各懲戒前日戰爭之忿以相宥也以相赦宥而釋俘焉兩釋纍囚晉釋穀臣之囚楚釋知罃之囚以成其好以成二國之和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於我無所與及其誰敢德又豈敢以君爲德乎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言我未嘗有怨于君君亦不任受德君亦未嘗有德于我無怨無德不知所報有怨則報怨有德則報德二者咸無故不知所報也王曰雖然必告不穀汝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對曰以君之靈言借君威靈纍臣得歸骨于晉使纍囚之臣得以骸骨歸于晉國寡君之以爲戮我晉君討其罪而刑戮之死且不朽則感荷楚君之恩身雖死而此恩不朽腐也

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若蒙楚君之惠而得免戮于晉君以賜君之外臣首首荀罃之父也荀首晉臣故云楚君之外臣言晉君以我賜于荀首首其請于寡君我父荀首又請命于晉君而以戮于宗荀首得君之命而戮我于荀氏之宗亦死且不朽亦身死而感恩不朽也若不獲命若荀首請命于君而君不許而使嗣宗職而立我爲後使繼嗣其祖宗之職位次及于事其次則及于所職軍之事而帥偏師其父爲上軍之佐故曰帥偏師以修封疆而修治晉之封域疆場以禦侵暴雖遇執事雖與楚之將帥相遇其弗敢違亦不敢違避也其竭力致死但當竭盡其力致身死地以與楚戰無有二心言一心事晉不敢攜二以盡臣禮以盡爲臣事君之禮所以報也言忠于晉者乃所以報楚君也王曰晉未可與

爭共王聞荀罃之言忠直不屈故知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以厚禮待之遣歸晉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荀庚林父之子來聘于魯尋元年赤棘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兩國使臣同時俱至公問諸臧宣叔曰問待兩國使臣之禮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時晉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位在三乃下卿也諸侯之禮惟合三卿三卿分爲上中下晉立三軍將佐有六三人之外皆下卿矣孫子之于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與誰先盟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次國降大國一等小國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

次國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春秋之時爵雖仍舊而强弱大呑小諸侯聚會强者爲雄史書時事以地之大小爲序即仲尼作春秋未嘗改易故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邾五年傳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北于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晉爲大國而衛爲小國故臧孫云不得爲大國也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二人位同以盟主當先盟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去年旣盟于爰婁今遂行相朝之禮諸侯相朝升堂授玉于兩楹之間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宣十七年郤克徵會于齊頃公使婦人帷而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克怒故主伐齊之謀上年敗齊師于鞌有爰婁之盟故今年齊侯來朝是齊侯爲婦人之笑而辱朝于晉也寡君未之敢任晉君不敢當君之惠君自不得

已而來耳此克面譏齊侯以泄宿忿晉侯享齊侯朝聘有享禮齊侯視韓厥華泉之役厥追及齊侯故齊侯譏之而屢顧也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君尚譏厥之貌乎齊侯曰服改矣昔戎服今朝服服雖改而貌如故明言識厥也韓厥登舉爵曰舉爵而進齊侯臣之不敢愛死臣昔兵車之上不敢惜力戰以追君爲兩君之在此堂也正欲兩君和好相朝而在此一堂之中也

荀罃之在楚也荀罃未歸晉時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絮也鄭之賈人有貿易于楚欲潛以荀罃竊諸褚中歸于晉既謀之既與荀罃定謀未行而楚人歸之適晉求荀罃于楚而共王歸之賈人如晉鄭賈人如晉貿易荀罃善視之荀罃善待賈人如實出己若賈人真能出己以出者賈人曰吾無其功言我雖有此謀而未及行之是無其功也敢有其實乎豈敢受其厚待如實能出之乎吾小人我商賈之流小人也不可以厚誣君子豈可無功而享其實以重誣君子乎遂適齊于是遂更往齊圖貿易

四年甲戌是歲杞襄公卒子貴立是爲悼公

公如晉魯成公朝于晉晉侯見公不敬晉景公出見公而不恭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季孫行父言晉侯必不以壽終詩曰詩周頌敬之篇敬之敬之羣臣進戒成王重言敬之若丁寧反覆之至也天維顯思思語辭言人君不可不敬者以天道甚顯明也命不易哉天命靡常受其命者不易保也夫晉侯之命言晉侯天命所係在諸侯矣言晉侯爲諸侯盟主諸侯之從違天命之去留係焉可不敬乎不敬諸侯是所以自絶于天也

秋公至自晉成公朝晉而歸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公怒晉侯不敬已欲與楚結好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不可從楚晉雖無道景公雖無道未可叛也未可以其不敬而遂叛之國大臣睦其國甚大而羣臣又輯睦而邇于我又與魯國相近諸侯聽焉諸侯之國皆聽命焉未可以貳故我魯之事晉未可有二心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武王太史名佚其志記有言曰非我族類言凡人非我宗族儕類者其心必異則必不肯與我同心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又是□翟之國非我族類也其肯字我乎心與我異豈肯字愛我乎公乃止遂不求成于楚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初晉文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又以女妻衰生三子曰原同屏括樓嬰趙嬰即樓嬰乃盾之弟莊姬晉成公女趙朔妻也朔趙盾之子蚤死莊姬寡居故趙嬰通之是爲其姪婦也

五年乙亥杞悼公元年是歲周定王崩子口立是爲簡王

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怒其弟嬰之淫亂故逐之出奔齊國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言欒氏欲害趙氏以我在故其謀不行時欒書將中軍主國政我亡今若逐我吾二昆其憂哉言我二兄原屏必爲欒氏所害也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我雖不能不爲淫亂而能使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雖舍置我罪而留我亦何害也弗聽原屏不聽竟逐之爲八年晉殺同括張本

嬰夢天使謂已祭余嬰爲妖夢天天帝也已嬰自稱也余天帝自余也夢帝使人謂嬰祭帝也余福女帝許嬰因祭而賜之福使問諸士貞伯以士貞伯有識者也故使人以夢問之貞伯曰不識也不欲明言故辭之以不知既而告其人曰貞伯自語其左右之人曰神福仁而禍淫加福于仁者加禍于淫者天理

之常滛而無罰禍也宜得禍而未加之罰滛天網即其禍矣祭其得亡乎無罰幸矣而又祭以祈福是自彰其罪所以速亡祭之明日而亡驗士貞伯之言

梁山崩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也如今之遞舖晉景公召見伯宗問以山崩之故欲其速來故以傳車召之伯宗辟重辟開也伯宗既行適有重載之車在道故伯宗辟之使退也辟音闢曰辟傳伯宗命重人避我傳車無阻我行辟音避重人曰待我載重車者答言若俟我退而避汝不如捷之速也不若取捷徑之爲速也蓋重車遲動極難故其言如此問其所伯宗見其言有理因問其爲何地之人也曰絳人也絳晉之所都問絳事焉伯宗又問近日絳邑有何事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伯宗問梁山既崩何以處之曰山有朽壤而崩

重人答言山以土壤朽腐故崩可若何人力無如之何國主山川國君主其境內名山大川之祭故山崩川竭故凡有山崩川竭之變君爲之不舉爲國君者爲之不舉盛饌降服不衣盛服乘縵乘墨車無緣飾者徹樂屏去音樂出次出舍于郊過再宿以上爲次祝幣命祝官陳幣帛史辭命史官撰述自責之辭以禮焉使祝史以此禮其山之神其如此而已其禮止此他無策焉雖伯宗若之何晉君雖召伯宗伯宗將如之何哉重人不識其爲伯宗故答言如此伯宗請見之伯宗賢重人之言故欲見之于君不可重人不肯遂以告而從之遂以重人所言告景公而行之

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公子偃相禮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于兩楹之間今鄭伯行疾直過東楹而又東士貞伯曰晉大夫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此鄭伯將死之徵也不能守故自棄于禮志視流而行速其視不端諦而流其行不安詳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身不安其位豈能久乎

周簡王元年六年丙子是歲鄭悼公卒弟睔立是爲成公

晉侯謀去故絳晉都絳邑景公謀徙去之後遷新田亦號絳邑故謂此爲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氏古國名晉諸大夫皆欲遷于此地郇音荀沃饒而近鹽鹽鹽池也今解州鹽池乃其地言郇瑕氏土田良沃五谷饒多且近產鹽之地鹽音古國利君樂民富則國資其利財多則君享其樂樂音洛下同不可失也必欲遷都不可失此地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獻子韓厥也五年晉作六軍故有新中軍之將兼攝太僕之官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王肅君日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此寢庭是路寢之庭也又太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韓獻子既爲太僕則路寢燕朝是其所掌也謂獻子曰何如問獻子可遷于郇瑕氏否對曰不可答言其地不可遷都郇瑕氏土薄水淺言郇瑕氏之地其土則薄其水則淺其惡易覯土薄水淺故其穢惡易見易覯則民愁地多穢惡故民見之而愁苦民愁則墊隘民既愁苦則愈困于下墊狹隘之地也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以其墊隘故多患沉溺之濕疾與四肢浮腫之疾膇治偶反不如新田不若遷于新田之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土厚水深故居者無疾病有汾澮以流其惡又有汾澮二水流去穢惡之氣故不生疾也且民從教且其民馴能從上之教令十世之利也新君即位爲一世言十世者數之小成也夫山澤林鹽積石曰山水鍾曰澤竹木曰林鹽滷曰鹽國之寶也

四者皆利源所出故為國之寶國饒則民驕逸沃饒而財易得則民驕侈而放逸近寶

公室乃貧近寶則民皆商販而不務本貪富兼并貪者無財以輸官富者不可以增稅公室所以貧

也不可謂樂民驕國貧君何樂焉公說景公聞其言而喜悅從之從獻子之言遷

于新田于是遷都新田之邑○愚按管子曰水為道翟故建都立國必擇水深之地韓厥之言即周公

卜澗之遺謀也夫王于國饒民逸近寶乃貪與沃土民淫瘠土好義之言後先符契有國家者不可不深求其故也

楚子重伐鄭楚使令尹子重伐鄭重平聲鄭從晉故也去年鄭請成于晉故伐之

晉欒書救鄭欒書晉中軍將帥師救之與楚師遇于繞角與楚師相遇繞角鄭地

楚師還楚畏晉師故還晉師遂侵蔡蔡乃楚之黨故晉兵侵之楚公子申

公子成公子而為申邑之公名子成者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之二縣楚以其兵救蔡

禦諸桑隧禦晉師于蔡地之桑隧趙同趙括欲戰同括即原屏也欲與楚戰

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也將從同括之請知莊子范文子

韓獻子諫曰不可莊子荀首佐中軍文子士燮佐上軍獻子韓厥將新中軍三子皆諫言不可與楚戰吾來救鄭言晉兵之救鄭也楚師去我楚兵遇我避而去之吾遂至

此我不即鄭遂因而至于蔡是遷戮也是我本欲救鄭乃遷怒而為蔡也戮而不已

遷戮而無止時又怒楚師又激楚兵之怒戰必不克遷戮則不義怒敵則難當故無勝楚

之理雖克不令幸而勝楚亦負不善之名成師以出晉之六軍皆出故云成師而敗

楚之二縣僅能戰敗申息二邑之兵何榮之有焉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

敗設若不能救敗其兵為辱已甚以大而為小所勝辱之甚也不如還也不若全師

而歸乃遂還欒書從三子之諫而遂歸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當時諸軍之帥

欲與楚戰者多或謂欒武子曰或即軍帥中之欲戰者聖人與眾同欲聖人

所眾心之所欲是以濟事事無不成子盍從眾子為大政政為中軍元帥主晉

國之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凡事當斟酌于眾心不可直任已意子之佐十一人

六軍卿佐除元帥外有荀首荀庚士燮卻錡趙同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罃趙旃凡十一人其不欲

戰三人而已惟有荀首士燮韓厥三人不欲戰耳欲戰者可謂眾矣其餘八人

無不欲戰商書曰今周書洪範篇三人占三人占筮吉凶從二人從其同者眾故

也一人則寡二人則為眾故當從眾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也欒書言從眾者必其所見之

善鈞乎如一乃可從之夫善眾之主也天下有至善之理人心所同欲故為眾心之主三

卿為主知韓范三卿皆晉之賢人所見鈞善可謂眾矣三賢所見皆同可謂眾多矣從

之不亦可乎從三卿之言乃所以從眾也傳美欒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侵蔡傳○愚按奇戰

者必云其圖桑隧之役晉之六軍皆會乃必勝之兵也欒書必從三卿之善言全師而退惟民保國不亦優乎

左傳統箋卷之十四

成公二

七年 丁丑鄭成公元年

吳伐郯 吳姬姓國子爵泰伯仲雍避國於王季俱奔荊蠻荊蠻立泰伯以爲君國於吳泰伯無子仲雍嗣之按年表是歲吳子壽夢二年也郯嬴姓國子爵少昊氏之後郯音談 郯成 郯爲吳所伐遂服於吳

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季孫行父言中國不能振整軍旅 蠻□入伐 吳以蠻□之國用兵侵伐 而莫之或恤 中國莫能救之 無弔者也夫 弔恤也言中國不相愍恤故□翟內侵 詩曰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不弔昊天 詩刺在上者不能愍恤下民故呼昊天以告之 亂靡有定 言天下之亂無有安定之時 有上不弔 文子釋詩意以爲今之霸

主不恤中國 其誰不受亂 則世亂有定誰不受其害者 吾亡無日矣 如此則我之死亡不久矣殆 君子曰知懼如是 言文子因蠻□入伐而知恐懼如此 斯不亡矣 存而不忘亡斯可免於死亡矣

楚圍宋之役 在宣十四年 師還 自宋還楚 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請分申呂二邑之田以賞己之軍功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 申邑巫臣所守故得進言 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 言申呂賴此田以成邑取此田之兵賦以禦北方之敵國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若取其田賞子重則其二邑無以出兵賦如無二邑矣 晉鄭必至于漢 旣無禦北方之邑則藩衞空虛晉鄭之兵無所畏忌直至漢水矣 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不得賞田是以怨 子反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 止子反而自取出奔 子反亦怨之 二怨蓄而未發 及共王卽位 在魯成公元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 名弗忌而官爲清尹者與閻蕩二子皆巫臣之族殺之以報怨 及襄老之子黑要 以夏姬故并怨黑要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 沈邑之尹 與王子罷 音疲 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淸尹之室 皆沒其家産也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將巫臣仕於晉聞之作書以責子重子反云 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 讒慝謂二子譖於君以滅其族貪惏謂二子利其財以分其室惏力含反 而多殺不辜 而又多殺無罪之人 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我必使汝二人困於奔命而死奔命謂奔走君命以救邊境之急罷音皮 巫臣請使於吳

巫臣於是請命於晉君而出使於吳國 吳子壽夢說之 壽夢卽季札父說巫臣之爲人也 乃通吳於晉 先是吳國僻陋在□不與中國相通今巫臣乃通吳于晉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此言以兩之一卒適吳先言二十五人又言百人蓋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留于吳也謂留車九乘更留二十五人與吳也聘使無將兵車者蓋在晉卽以教吳伐楚爲謀故如此 與其射御 并留射御之人 教吳乘車 □翟不能車戰今巫臣始教之乘車 教之戰陳 □翟不曉中國陳法今巫臣始教之戰陣 教之叛楚 先是吳常屬楚今巫臣始教之叛楚 寘其子狐庸焉 狐庸巫臣子之名也 使爲行人於吳 爲吳行人之官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巢徐皆楚屬國 子重奔命 救巢徐也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吳兵入楚州來之地 子重自

鄭奔命（因伐鄭而旋師州來）子重子反于是一歲七奔命（自吳叛楚之後大為楚害二子一年之間七次奔命）蠻□屬於楚者（先時蠻□之屬凡臣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吳盡取其國以屬於己）是以始大（吳方域始大）通吳于上國（通于諸夏與會盟之事○愚按春秋之時南方裔土之國抗衡中夏者惟楚自巫臣出奔句吳始通于晉其後吳越之君迭爭盟上國相繼稱霸皆起于巫臣一人之身而實夏姬桑中之約有以釀成之一失行婦人能肆蠻□敗壞之舉中國之政令從此一大變易焉眞可異也）

八年（戊寅）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二年鞌之戰晉使齊歸魯汶陽田今齊既服晉故使韓穿來言復歸其田于齊）季文子餞之（季孫行父餞送其行）私焉（私與

韓穿言之）曰大國制義（晉為大國凡事當制大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所以諸侯服者懷其恩德叛者畏其討伐）無有貳心（一心事晉無敢攜貳）謂汶陽之田（先是晉君謂此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本是魯之舊曩為齊所奪）而用師於齊（所以二年晉師伐齊）使歸諸敝邑（使齊歸田於魯以復舊物）今有二命（今晉使汶來復發前日之命）曰歸諸齊（曰魯必歸其田於齊）信以行義（言必有信然後可以行其大義）義以成命（事必合義然後可以成立君命）小國所望而懷也（大國有信有義則小國望之而懷服也）信不可知（今既予而復奪則是言而無信而信不可知也）義無所立（奪魯與齊則是聽命非義而義無所立矣）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無信無義則四方之諸侯無不解體而離叛者）詩曰（詩衛國風氓篇）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婦之事夫不敢過差）士二其行（而丈夫反不一其所行乃有他志）士也罔極（丈夫所行之事無有窮極）二三其德（德不令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魯之事晉本無二心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自鞌之戰至此首尾七年）一予一奪（始則取陽予魯今復奪以歸齊）二三孰甚焉（晉之二三其德莫甚於此）士之二三（為丈夫者苟或二三其德）猶喪妃耦（猶且不得其妻之心以至於喪失其妃耦）而況霸主（何況晉國為諸侯之霸王）霸主將德是以（為伯王者所當惟德是用）而二三之（今乃不一其德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如此則何以久服諸侯而使之不解體乎）詩曰（詩大雅板篇）猶之未遠（猶謀也詩言王者為謀不遠）是用大簡（簡諫也所以用大道以諫諍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文子稱名謂我所懼者以晉之不能久遠其謀）而失諸侯也（恐自

此而失諸侯之心）是以敢私布之（所以敢私布此諫言於晉君也）

晉欒書侵蔡（六年侵蔡未得志至是復侵之）遂侵楚（因而侵楚）獲申驪（虜獲楚大夫申驪者）楚師之還也（謂六年救鄭時）晉侵沈（沈小國屬於楚者）獲沈子揖（沈國之君子爵名揖晉人虜獲之）初從知范韓也（六年晉師侵蔡而楚救之欒書從三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屢出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言欒書從善如水流之速）宜哉（其有功也宜哉）詩曰（詩大雅旱麓篇）愷悌君子（詩言君子有樂易之德以喻欒書）遐不作人（遐何也何不能用人之善謀乎以喻欒書能用三子之謀）求善也夫（以求善釋作人）作人斯有功績矣（能用人之善謀必有功績）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過許見其無備因攻其門）大獲焉（鄭師獲許之所有）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五年趙嬰通於莊姬原屏放諸齊譖之於晉侯莊姬怨原屏故誣譖之曰原屏將爲亂言趙同趙括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惡二子遂證其作亂晉討趙同趙括景公信之遂殺二子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莊姬晉成公之女故趙武從之養於公宮也畜許六反以其田與祁奚祁奚晉大夫景公以趙氏之田與之韓厥言於晉侯曰韓厥獻子也成季之勳成季趙衰也有保護文公之功宣孟之忠宣孟趙盾也有扶翊晉國之忠而無後今以同括之故不立其後爲善者其懼矣自此爲善者皆以趙氏爲戒而恐懼矣三代之令王夏禹商湯周文武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夏祀四百商祀六百周卜年八百皆數百年保天之福祿也夫豈無辟王三代豈無邪僻之君賴前哲以免也但賴其先王以免禍耳周書曰周書康誥篇不敢侮鰥寡無妻曰鰥無夫曰寡人之所侮文王猶敬恤之所以明德也文王如此所以其德益明也上文言克明德謹罰欲使景公恤趙氏之孤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景公從其言乃立趙武爲後復取其田而立之按史記有屠岸賈者有寵于靈公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考其年傳欒書將下軍於時朔已死至此年同括爲莊姬所譖朔不得與之同死也于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得肆其間專恣如此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傳全不合馬遷不根之談何自來也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巫臣自遺二子書後請使於吳自是晉侯常使之假道于莒自晉適吳道出於莒故假道焉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莒邑名渠丘公莒子朱也巫臣與之立於城池之上曰城已惡已甚也巫臣言渠丘之城甚不堅固莒子曰渠丘公云辟陋在□言莒國僻陋夷翟之地其孰以我爲虞虞度也言僻陋之國無有圖度之者不假城郭之固也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巫臣答言狡猾之人思開大其封域疆土以利其社稷者何國蔑有此等狡猾之人無國無之唯然故多大國矣所以互相吞併而大國日多也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啟封疆者又有不修備縱其貪掠者莒人當以此二者爲患勇夫重閉假使匹夫之勇猶且重閉門關以自固況國乎況有國家者而可以僻陋而不備乎爲明年莒潰傳

晉士燮來聘士燮范文子也晉使來聘魯國言伐郯也言將伐郯來徵兵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成公賂范文子請緩興兵文子不可不受魯賂曰君命無貳言奉君命者不受他人之命失信不立苟受二命則失信於君無以自立矣禮無加貨朝聘有贈賄之禮成禮而立無有加貨言賂不可受事無二成公私之事不可兩成言不可從私請而緩師君後諸侯今晉召諸侯以伐鄭而魯若獨緩師是寡君不得事君也則是晉君不得事魯也言欲絕魯燮將復之言將以魯君之言告於晉君也季孫懼季文子恐取怒於晉使宣伯帥師會伐郯宣伯叔孫氏名僑如帥師會晉伐郯

九年己卯是歲齊頃公卒子環立是爲靈公

爲歸汶陽之田故去年晉命魯以汶陽田歸之于齊諸侯貳於晉諸侯爲魯不平皆有叛晉之心晉人懼恐失諸侯會於蒲蒲衛地名晉召諸侯同會以尋馬陵

之盟七年諸侯盟于馬陵故晉欲尋前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時范文子來召魯成公故與季文子語云德則不競責晉景不能自彊以修德尋盟何爲無德而欲尋盟人必不服范文子曰勤以撫之言勤力以撫諸侯寬以待之寬弘以待諸侯堅彊以御之堅忍彊毅以駕御諸侯明神以要之質諸明神以要結諸侯以柔服而伐貳諸侯之從服者懷來之携貳者則討伐之德之次也言如此則德雖不競亦足以服諸侯大于有德者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因巫臣通吳而招其與會與人不至季文子如宋致女宋共公娶魯伯姬也禮女嫁三月又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復命文子歸自宋而復命於君公享之成公以享禮勞文子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厥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度所居無如韓之可樂文子賦此章者以喻成公有厥父之德宋公如

韓侯宋土亦如韓樂穆姜出於房穆姜伯姬之母也聞文子賦詩自房中出再拜曰拜謝文子大夫勤辱言文子勤勞辱往宋國不忘先君伯姬宣公之女故曰不忘先君以及嗣君伯姬成公之姊故曰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伯姬穆姜所生故曰施及未亡人凡婦人夫死自稱曰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宣公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敢以此拜謝文子之重有勤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國風篇名其卒章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美文子能得已意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晉既伐楚救鄭爲馬陵之盟而鄭又私貳于楚執諸銅鞮銅鞮晉別邑執鄭于此以討其貳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鄭大夫行成于晉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爲晉與國也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七年楚子重伐鄭于氾諸侯救鄭鄭囚楚鄖公鍾儀獻于晉晉人以鍾儀歸囚于軍府至是晉侯見之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晉侯使解其縶召而弔之弔其見囚再拜稽首鍾儀謝晉侯之弔問其族問其世族何官對曰泠人也答言世爲樂官泠伶同公曰能樂乎問汝能作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言其先父以伶人之職居官敢有二事父子世守其官豈敢更學他事使與之琴景公使之鼓琴操南音楚國在南方故舉南方之音公曰君王何如問今楚君爲人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鍾儀自稱小人言已不足以知君王之德固問之景公再三問之對曰

其爲大子也言共王爲大子時師保奉之師保太子之官奉而教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也側子反也朝時適子重之所夕時適子反之所言其尊卿敬老也不知其他所知止于如此他則不知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鍾儀如此是乃賢人君子也言稱先職稱先父之職官不背本也是不肯違背其父業也樂操土音琴操南音不忘舊也是不遺忘其風土也稱大子拾其君之近事而遠稱其少時以示性所自然抑無私也則是不私其君也名其二卿斥子重子反之名尊君也則是尊敬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背本則愛親所以爲仁不忘舊信也不忘舊則安土所以爲信無私忠也無私則不阿黨所以爲忠尊君敏也尊君則善辭令所以爲敏仁以接事惠接事物以仁心爲之主信以守之

以實之謂信以此而守其所爲之事 忠以成之 盡己之謂忠以此而成其事 敏以行之 才敏之謂敏以此而行其事 事雖大必濟 有此四德雖大事必有成 君盍歸之 言景公何不歸之於楚 使合晉楚之成 使之要結二國之和好 公從之 景公從文子之言 重爲之禮 厚其禮以待鍾儀 使歸求成 送之歸楚使求結好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 渠丘莒邑名也 渠丘城惡 去年申公巫臣言城已惡 衆潰奔莒 渠丘城陷其民散而奔莒 楚入渠丘 入其空城 莒人囚楚公子平 獲公子平于陳故囚之 楚人曰勿殺我歸而俘 楚人告莒人勿殺公子平則我所得囚莒之俘亦將還爾交相易也 莒人殺之 不聽楚人之言 楚師圍莒 楚忿圍莒

城亦惡 其城亦不堅固 莒潰 其民亦散 楚遂入鄆 鄆亦莒邑也楚又克而入之鄆音運 莒無備故也 終巫臣之言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言恃其僻陋而不設備 罪之大者也 自取滅亡故爲罪之大也 備豫不虞 豫爲之備恐有不可虞度之事 善之大者也 居安慮危故爲善之大 莒恃其陋 莒子恃其僻陋在口 而不修城郭 城已惡而不肯修治 浹辰之間 自子至亥謂之辰浹辰謂十二日也 而楚克其三都 而楚兵克其渠丘莒鄆三城 無備也夫 以其恃陋不設備故也反覆言之以爲戒 詩曰 逸詩 雖有絲麻 絲可爲帛麻可爲布皆精細之物 無棄菅蒯 菅蒯皆草名亦可爲布者言雖有絲麻而菅蒯亦不可棄也菅音姦蒯苦怪反 雖有姬姜 姬周姓姜齊姓皆大國之女 無棄蕉萃 蕉萃陋賤之人言雖有姬姜而蕉萃亦不可棄也蕉音樵 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惡皆可蓄之以備不虞

十年 庚辰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是爲厲公齊靈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晉景公有疾夢見大鬼被髮至地 搏膺而踊 以手擊胷以足踊躍 曰殺余孫不義 鬼蓋趙氏之先祖也六年晉殺趙同趙括不以其罪故曰不義 余得請於帝矣 言我訴其冤於上帝既得請矣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 厲鬼自外還公 公覺 景公既醒猶覺音教 召桑田巫 桑田晉邑名有神巫能占鬼神故召而問之 巫言如夢 巫言鬼怒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 問其吉凶 曰不食新矣 巫言公將死不得食新麥矣 公疾病 疾重日病 求醫於秦 秦有良醫故往求焉 秦伯使醫緩爲之 秦桓公使良醫名緩者往治之 未至 醫未至晉

公夢疾爲二豎子 景公又夢所患之疾病化形爲二豎子豎音樹 曰彼良醫也 其二豎子言秦緩乃良醫也 懼傷我 彼來治病則必害我 焉逃之 不知何處可以避之 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 其一豎子言我當避於肓之上膏之下肓膈也心下爲膏 肓音荒 若我何 彼雖良醫其如我何 醫至 醫緩至晉 曰疾不可爲也 言景公之疾不可治矣 在肓之上膏之下 與公所夢同也 攻之不可 攻熨也 達之不及 達針也言針灸皆無所施也 藥不至焉 言藥不能至膏肓也 不可爲也 不可得而治也 公曰良醫也 緩之言適與夢合故稱之曰良醫 厚爲之禮而歸之 乃以厚禮待之遣歸於秦 六月 今四月麥初熟 晉侯欲麥 景公欲食新麥 使甸人獻麥 甸人主治公田者使之獻麥 饋人爲之 饋人主治飲食者使之供具 召桑田巫

召前此占夢者示而殺之（巫詐言公不食新公謂其言不驗故示之以麥而殺之）將食（公將食麥）張（依然脹脹張去聲）如廁（遽起登廁）陷而卒（遂陷於廁而死竟不得食新）小臣有晨夢負公登天（王覺而夢夢覺自言）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驗其夢）遂以為殉（遂以小臣殉葬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十一年（辛巳晉厲公元年）

聲伯之母不聘（聲伯母叔肸妻也不聘無媒妁六禮不備也）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兄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叔肸宣公同母弟嫌其不聘則妾畜不以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輕其為妾故既生子而出之嫁于境外遠之也管于奚齊大夫）生二子而寡（管于奚死而寡）以歸聲伯（出母歸于其子）聲伯以其外

弟為大夫（管于奚所生子隨母歸魯聲伯為之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同母而不同父故稱外弟外妹）晉郤犨來聘（郤犨郤克之從父兄弟也晉使來聘魯國犨尺由反）求婦於聲伯（聲伯公孫嬰齊也郤犨聞之求婦）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施氏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也聲伯奪孝叔之妻以與郤犨）婦人曰（即聲伯外妹也）鳥獸猶不失儷（儷匹耦也言鴻雁之屬猶有儷耦今再嫁則禽獸不如）子將若何（謂聲伯如何為此舉）曰吾不能死亡（聲伯言不與郤氏婦則致國禍而身有死亡之憂）婦人遂行（不得已從聲伯之意嫁郤犨）生二子於郤氏（施氏婦歸郤氏而生二子）郤氏亡（郤氏亡在十七年）晉人歸之施氏（晉使婦人復歸孝叔）施氏逆諸河（孝叔迎其妻于河）沈其二子（以郤氏二子沈之于河沈直禁反）婦人怒（其妻怒而責之）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言孝叔既不能庇其匹偶而為郤氏所奪已音以伉音亢儷音麗）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今又不能恤郤氏之二孤而沈之于河）將何以終（為人如此必無以善其終）遂誓施氏（遂誓不與施氏為婦）

十二年（壬午）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九年晉遣鍾儀歸求成楚使公子辰如晉以報鍾儀之使十年晉使糴茷如楚以報公子辰之使景公卒不克作好今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欒武子去年華元如晉楚至是用克合二國之成華去聲）盟於宋西門之外（晉士燮與楚公子罷許偃同盟）曰（凡盟必有載書此下乃載書之言也）凡晉楚無相加戎（言二國無斜相加以兵）好惡同之（好則同享其利惡則同任其患）同恤菑危（二國若有災殃危難則同心以憂恤之）

備救凶患（二國若有凶荒患害則備力以拯救）若有害楚（諸侯若有害於楚者）則晉伐之（則晉當為楚以討之）在晉（若有害於晉者）楚亦如之（則楚亦為晉以討之）交贄往來（二國聘使執贄帛以往來者）道路無壅（路途之間不得阻遏）謀其不協（諸侯有不和協則謀所以處之）而討不庭（有不朝於王庭者則聲其罪以討之）有渝此盟（二國有敢變此盟者）明神殛之（則明神誅殛之）俾隊其師（使之顛墜其眾謂失其民也）無克胙國（無有能福其國者）鄭伯如晉聽成（聽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故合諸侯以申好）

晉郤至如楚聘（晉楚既克為好晉侯遂使郤至聘於楚）楚子享之（楚共王以享禮待之）子反相（司馬子反相禮）為地室而縣焉（掘地為室而縣鍾鼓縣音玄）郤至

將登將登堂金奏作於下忽聞地下擊鐘奏樂驚而走出不知所以故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子反邀郤至入云日已晚矣寡君須矣我君已須待矣吾子其入也願吾子入而卒事也賓曰賓郤至也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下臣郤至自稱言楚君推其惠以及我貺之以大禮賜之以享禮之大重之以備樂加之以聲樂之備如天之福設若天福二國兩君相見使二國之君以和好相見何以代此則所備之樂何以加此下臣不敢所以下臣不敢當也此是郤至釋其驚走之意姑備辭以爲不敢當此大禮也子反曰如天之福言設若天福我二國兩君相見使晉楚之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楚皆大國不肯相朝雖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不過以一矢相遺與耳遺去聲焉用樂安用此備樂爲也寡

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重申前意賓曰若讓之以一矢讓責也言若二國相責以一矢相加遺禍之大者二國交兵此大禍也其何福之爲豈可謂如天之福也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餘之時閒音閑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相朝之時有享禮有燕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也宴以示慈惠宴有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也共儉以行禮禮以治躬故恭儉可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在養民故慈惠可以布政政以禮成治民莫善於禮故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政以正民故民皆安靜百官承事百官無不奉承其事朝而不夕旦見君謂之朝暮見君謂之夕朝爲無事故有旦見而無夕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如此則是諸公諸侯能結好鄰國以蔽捍其民若城然也故詩曰周南兔且之詩赳赳武夫赳赳武貌赳音糾公侯干城言赳赳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捍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好財曰貪盡利曰冒侵欲不忌過於欲無所畏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丈尺之地以相侵伐盡殺其民略其武夫略取雄武之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使武夫爲己腹心股肱爪牙令之侵害鄰國用以捍禦也故詩曰兔且之詩又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舉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公侯取武夫以制己腹心非取武夫爲己腹心以害鄰國也天下有道結上文節之意而則公侯能爲民干城外以爲民之干城而制其腹心內以自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及至亂世則公侯不復捍蔽其民乃以武夫從己腹心爲己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也今吾子之言子反一矢相遺之言

亂之道也是名曰和好其實仍懷爭戰之心乃亂世欲相侵害之道也不可以爲法不爲治而爲亂安可爲法然吾子主也然今日之事子反乃主人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於是入而受其享禮歸以語范文子郤至歸晉以其事告士燮文子曰無禮必食言言子反一矢之言無禮是必將背盟也吾死無日矣夫背盟必相侵伐故知死亡不久也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十三年癸未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郤克之子也晉將伐秦使之來魯乞師將事不敬郤錡致君命而容貌不敬孟獻子曰仲孫蔑也郤氏其亡乎言郤錡必不以善終禮身之幹也人有禮則安如樹木之有根幹敬身之基也君子修己以敬如墻屋之有基

址也郤子無基郤子不敬是立身無基址且先君之嗣卿也郤克爲晉景公正卿錡實嗣之受命以求師受命於君以求師於魯將社稷是衛將以衛晉國之社稷也而惰不恭敬而惰慢棄君命也如此則是棄其君之命也不亡何爲言其必亡

以爲十七年殺郤錡張本

三月公如京師朝王也宣伯欲賜叔孫僑如意欲王賜請先使魯公未朝之前僑如先行聘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但以行人之禮禮之不以聘禮而加厚賜蓋因王孫說之言知其欲賜請行不使貪人盈願故薄之事詳國語孟獻子從仲孫蔑從公朝王王以爲介而重賄之介相禮之官王重其相禮得體而厚加賄賂亦從王孫說之言也公及諸侯朝王成公會諸侯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之子也肅王使劉成二公會伐秦成子受脤于社社將出師宜于社而出兵祭社之名也受脤受祭社之胙肉也不敬容貌不敬劉子曰劉子即康公也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此心不偏不倚之理民稟受于天地以有生者也所謂命也天地以此理賦之於民猶命令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聖人因天地自然之理而爲之節文以爲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命也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保夫天地之所賦而不失也能者養之以福能守此則者身寬體舒是養之以福也不能者敗以取禍不能守此則者傷生亡身是敗以取禍也養之敗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是故君子勤禮所以在上之君子則勤於禮以臨其下民小人盡力在下之小人則盡其力以事其上勤禮莫如致敬所謂勤禮者莫如臨事致敬盡

力莫如敦篤所謂盡力者莫如用心敦篤敬在養神君子無不致敬而莫先於奉事神明篤在守業小人所謂敦篤則莫大於執守農業凡此皆定命之道也國之大事因事不一而有大者在祀與戎祀者神明在前兵者人命所係此二者所以爲國大事也祀有執膰宗廟之祀則有執膰膰音煩戎有受脤兵戎之祭則有受胙膰服皆是胙肉因祀戎而異其名胃神之大節也此二者是交神明之大節也今成子惰今成肅公之受脤也不恭敬而惰慢棄其命矣是棄天地之命而無以定之也其不反乎是歲成肅公果卒於瑕

愚按劉康公受中定命之論旨趣淵深措辭粹美二帝三王遺躬鄒世之大學未爲絕遠周德雖衰而文武之道依然未墜見于發內諸侯文辭諷諭之間此其可考者也左傳一書雖記載猥雜好譚淫褻說怪之事而特論必歸雅正頗有合于聖人之旨說者以爲曾受業于仲尼之門或有之乎

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之子也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此下皆呂相述晉侯之意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逮及也言昔日及晉獻公秦穆公相結和好之時也戮力同心二公皆勉力以同心申之以盟誓二公爲盟應在春秋之前不見經傳重之以昏姻獻公以女伯姬妹秦穆公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如齊重耳奔翟及齊齊桓公妻之惠公如秦□吾奔梁賂秦以求納無祿晉無福祿獻公即世獻公卒穆公不忘舊德秦穆公不忘舊日之和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穆公納□吾立爲晉侯又不能成大勳又不能終始成就其大功而爲韓之師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惠公亦悔于厥心穆公既執惠公旋即改悔復歸惠公于晉用集我文公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重

耳而殺懷公是穆之成也此是穆公成功于晉文公躬擐甲冑冑兜鍪也言文公出亡之時身被甲冑擐音患跋履山川草行日跋踰越險阻踰越過也自高趨下日險自下升上日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征行也言文公經歷諸國皆四代帝王之後而朝諸秦秦乃口翟之亂而文公辱親朝焉謂楚子送諸秦時則亦既報舊德矣報秦穆之德鄭人怒君之疆場鄭人侵秦場音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時鄭貳於楚故文公與秦圍之其實鄭未嘗侵秦又無諸侯之師皆誣秦之辭事在僖公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詢謀也擅及鄭盟鄭使燭之武見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成之而還不敢斥言秦伯故謙言秦大夫諸侯疾之言當時諸侯皆疾惡穆公將致命于秦皆欲致死命以討秦文公恐懼文公恐諸侯之生變綏靜諸侯乃綏撫安靜諸侯之心秦師克還無害以此秦兵免於諸侯之討得以無害而歸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如此則是我文公有大恩德于秦也大造謂造化之功其實當時初無諸侯致命之事皆誣秦也無祿晉無福祿文公即世而文公卒穆爲不弔穆公不見弔傷蔑死我君以文公死爲無知而輕蔑之寡我襄公以襄公爲寡弱而陵忽之迭我殽地時穆公從杞子之謀欲潛師以襲鄭道過晉之殽地奸絕我好奸犯斷絕不復與我和好伐我保城時秦兵潛往襲鄭初無伐晉保城之事亦誣秦也殄滅我費滑滑國名都于費時秦兵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兄弟謂滑也滑與晉同姓撓亂我同盟同盟謂鄭也傾覆我國家謂秦將欲傾危覆滅晉之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言晉襄公未敢忘穆公納文公之功而懼社稷之

隕又恐晉爲秦所隕滅是以有殽之師所以攻秦兵于殽事在僖公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公赦其罪而釋殽焉穆公弗聽不肯釋殽而即楚謀我按文公十四年傳云初鬪克囚于秦秦人有殽之敗使歸求成天誘其衷幸天歎誘人心之理成王隕命謂僖公三十三年敗殽次年文公元年而楚商臣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謂楚有篡弒之亂故穆公之謀未成所以不能快意于晉穆襄即世文公六年晉襄公秦穆公皆卒康靈即位是年秦康公立次年晉靈公立康公我之自出康公伯姬之子晉之甥也又欲闕翦我公室謂文公七年秦納公子雍時闕猶掘也翦截斷也傾覆我社稷傾危覆滅晉之社稷帥我蝥賊蝥賊食禾虫也食根日蝥食節日賊以喻公子雍也蝥音牟以來搖蕩我邊疆謂于雍來蕩搖晉之邊鄙疆場蝤之食禾也然子雍之來晉自召之豈秦之罪哉其誣甚矣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以敗秦師于令狐事在文公七年令平聲康猶不悛康公又不悛改入我河曲在文公十二年伐我涑川涑川水名也涑音速俘我王官俘擄也王官地名伐我涑川俘王官經傳無見惟文公三年秦穆伐晉取王官及郊翦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時秦取其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所以戰于河曲其時秦兵夜遁東道之不通晉在秦之東故云東道不通也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絕晉之好故不東通于晉及君之嗣也宣公四年秦桓公立我景公引領西望我晉景公引領西望于秦曰庶撫我乎望秦桓公撫恤我晉君亦不惠稱盟桓公又不惠然稱晉之望而共盟稱去聲利吾有翟難謂宣公十五年晉滅赤翟潞氏時入我河縣其年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河縣晉縣名

焚我箕郜 箕郜二邑名入河縣焚箕郜於經傳亦不可考 芟□我農功 言損害禾稼如芟草然 虔劉我邊陲 又殺戮我邊境之人民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我所以聚衆於輔氏以拒秦也　正義曰以上有殽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輔氏之聚不用重文古人爲文亦有法耳 君亦悔禍之延 言秦桓公亦悔二國悔禍之長 而願徼福于先君獻穆 而欲求福于晉獻秦穆以結二國之好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伯車秦桓公子也 曰吾與女同好棄惡 伯車來言曰秦願與晉同結和好共棄前惡 復修舊德 修復舊日之德 以追念前勳 以追念前人勳勞之功 言誓未就 當初約誓之言未及成就 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 秦伯不肯涉河事在前十一年 君又不祥 責桓公又有不善之心 背棄盟誓 其年秦伯

歸而背晉成 白狄及君同州 白狄居北狄之西偏與秦皆屬雍州 君之仇讎 言白狄與秦世爲仇讎 而我之昏姻也 白狄與晉爲昏姻於傳無所考證杜注以文公納季隗之事實之然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然且此章多誣辭蓋欲親狄以間秦故以狄爲昏姻耳不足深辨之 君來賜命曰 秦桓公使人來命晉云 吾與女伐狄 言秦欲與晉同伐白狄 寡君不敢顧昏姻 我晉君聞秦之命於是不敢顧白狄昏姻之好 畏君之威 畏秦之威 而受命于吏 遂受秦吏之軍將以同伐白狄 君有二心於狄 汝秦君用心不正反有二心於狄 曰晉將伐女 又與白狄言晉國今將伐汝矣 狄應且憎 白狄亦知秦君之二三故雖口應秦命而心實憎秦之無信 是用告我 以秦君之言來告于晉 楚君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言楚人亦惡秦君之反覆也 亦來告我 楚共王使人來告我晉云

曰秦背令狐之盟 言秦與晉盟于令狐而復背之 而來求盟于我 又來求盟于楚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此追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公穆公康公共公也楚三王成王穆王莊王也 曰余雖與晉出入 秦之爲盟告于天帝及二國之先君云我秦雖與晉國往來 余唯利是視 我惟利之是從不誠心與晉也 不穀惡其無成德 楚共王自稱不穀言我見秦君如此甚疾惡之無成德謂二三其德 是用宣之 因以此言宣示諸侯 以懲不壹 欲以懲戒用心不一之人 諸侯備聞此言 列國諸侯因楚宣示盡聞其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 言諸侯痛心疾首惡秦之甚 暱就寡人 皆來親暱於晉 寡人帥以聽命 我今帥諸侯以來聽命於秦 唯好是求 所以來者惟欲與汝結好 君若惠顧諸侯 秦君若能惠然顧我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

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我當承君之意寧靜諸侯以退 豈敢徼亂 豈敢用兵以要亂 君若不施大惠 秦君若不施大惠以綏諸侯之好 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當以諸侯之兵與秦兵戰不能退矣 敢盡布之執事 敢以所懷盡布露於秦君之執事者 俾執事實圖利之 或和或戰使秦執事者度其利而圖謀之 秦桓公既與晉爲令狐之盟 此以下左氏之言 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秦引導白狄與楚同伐晉國 諸侯是以睦於晉 諸侯皆惡秦之無信所以親睦於晉蓋呂相之言多誣秦故傳特據此以證秦罪也 晉欒書將中軍 荀庚佐之 代荀首 士燮將上軍 代荀庚 郤錡佐之 代士燮 韓厥將下軍 代郤錡 荀罃佐之 代趙同 趙旃將新軍 代韓厥 郤至佐

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爲右毅郤至弟鍼欒書子孟獻子曰魯仲孫蔑時在諸侯之師晉帥乘和言晉之軍帥與兵車皆和睦乘去聲師必有功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麻隧秦地名秦師敗績獲秦成差秦大夫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女父其名也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濟涇入渭及侯麗而還侯麗秦地名至此方班師迓晉侯于新楚亦秦地名晉侯駐師新楚不隨侯麗之師故師從侯麗還過新楚而迎之以歸成肅公卒于瑕晉地名終劉子之言　愍按呂相絕秦辭激說以甚敵國之罪布諸聽聞此後世移檄之文所自始也

左傳就箋卷之十五

成公三

十四年甲申　是歲衛定公卒子衎立是爲獻公秦桓公卒子后立是爲景公

衛侯如晉衛定公朝于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今晉厲公因衛侯之來朝欲歸林父使復其位故衛侯雖不欲見而强使見之定公不可不欲復林父故不肯見夏衛侯既歸朝畢歸衛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送之歸衛使見衛侯衛侯欲辭猶執初見不欲納林父定姜曰定公夫人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爲宗卿按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大國又以爲請大國晉也請復林父不許將亡違大國之命必見討而國亡雖惡之雖惡林父不猶愈于亡乎役所惡之臣不猶勝于亡其國乎君其忍之忍其宿怨而從晉君之言安民而宥宗卿從晉則不見伐而民得安所宥者同姓之卿亦不失親親之道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遂夫人之言而從晉請衛侯享苦成叔晉郤犨食邑于苦成叔共謚衛定公既復林父因而享之甯惠子相衛甯惠子名殖相佐禮也苦成叔傲傲不敬也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言郤犨必不以善終古之爲享食也古之人制享食之禮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可畏曰威可象曰儀言觀人之威儀以察人之禍福故詩曰詩小雅桑扈之篇兕觥其觩兕觥罰爵也以兕牛角爲之觩陳設之貌旨酒思柔言君子行禮飲美酒者皆思柔和之德無失禮故罰爵雖陳設而不用也彼交匪傲彼君子與人交接非有傲慢之心萬福來求故萬福祿來求歸之今夫子傲

今衛華行禮而傲慢取禍之道也則萬禍孰來求之乃取禍之道也十七年衛氏亡
宣伯如齊逆女宣伯叔孫僑如也魯成公娶女於齊使僑如逆之稱族經書叔孫僑如
尊君命也以君命爲尊故稱叔孫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迎夫
人而至魯舍族經但書僑如尊夫人也以夫人爲尊不稱叔孫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言春秋書名稱之法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約言以記事事叙而
文晦婉而成章婉曲其辭以成文章盡而不汙直盡其言無所紆曲汙音紆懲惡
而勸善貶惡以示懲褒善以示勸非聖人誰能修之言若非聖人如孔子誰能修春
秋使成上五例也此章訓釋已詳見稱文
衛侯有疾衛定公使孔成子孔達之孫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

左傳鈔箋　卷之十五　成公　三

以爲大子使二大夫立太子敬姒定公妾衎獻公也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
姜氏既哭而息哭而暫止見大子之不哀也因息而得見太子之不哀不
內酌飲心傷之甚不能納一酌之飲也內音納歎曰是夫也指衎將不惟衛
國之敗父喪不哀既無仁心必敗衛國其必始于未亡人必多行無禮必自嫡母始
如所謂暴妾使余是也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天禍衛國生衎以爲衛禍吾不獲
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定姜歎其賢而不得爲嗣大夫聞之無不聳
懼恐有廢立之事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文子林父也不敢置
其所防之寶器于衛防衛亂也盡寘諸戚戚孫氏之邑而甚善晉大夫備衛國亂欲
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十五年乙酉衛獻公秦景公元年是歲宋共公卒子成立是爲平公
晉侯執曹伯曹伯名負芻曹宣公庶子十三年宣公卒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厲公執之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亦曹宣公庶子諸侯賢之故欲見之於天子而
立爲曹伯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節猶分也言聖人達於天命無可不可如
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次守節其次則自守已分而不取如子臧季札之類下失節其下
者不安已分取非其理後世篡弒之徒皆如此爲君非吾節也言身是庶子不合有國也雖
不能聖我雖不能如聖人之達節敢失守乎豈敢失其所守如下愚所爲乎遂逃奔
宋
秋八月葬宋共公夏六月宋公固卒至是魯往會葬四同盟故也於是華元爲

左傳鈔箋　卷之十五　成公　丰

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爲司徒
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
少司寇鱗矔孫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輕公室之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
師所司也右師之官職掌君臣之訓今公室卑而不能正蕩澤卑公室而不能
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不能盡其職而又居其官以徒受其寵榮
乎乃出奔晉自引罪而去職亦以結晉援也二華戴族也元喜皆戴公後司城
莊族也師莊公孫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
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歸

必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雖諸卿供許右師使討蕩澤而元畏桓族強盛必不敢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且華元有大功于宋克合晉楚之成切子反以免宋國國人必附華元若不歸元恐元以大國兵來伐盡滅桓氏之族不留其祀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戌桓公曾孫其人賢華元必不討之桓氏雖亡必偏雖討桓氏而廢之必不盡廢猶有存者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左師自往河上止華元勿奔晉請討許之乃反華元必欲討蕩澤魚石許其討然後反宋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帥師子山蕩澤字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春秋去其族以示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

上五大夫畏同族之罪故出舍睢水之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屢止不從華元遂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此時不從將來不得復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外雖來止中實不願若不我納今將馳矣其意不欲納則乘五之不止必疾馳而去人登丘而望之則馳果如魚府所料騁而從之五子亦馳以隨之脩欲止也則決睢澨睢澨睢水之涯決而壞之使不得渡閉門登陴矣閉郭門登城而守使五子不得入左師二司冠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老佐戴公五世孫樂裔爲司冠以靖國人舉賢以安定國人晉三郤害伯宗三郤謂郤犨郤錡郤至也三子皆害伯宗譖而殺之譖伯宗於晉侯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亦晉之賢大夫併殺之伯州犁奔楚州犁伯宗子其父見殺故奔而之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言三郤必不免於害善人天地之紀也善人爲有德者乃天地之經紀也而驟絕之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言主人非得罪於盜者而盜憎之民惡其上治民者未必得罪於民而民惡之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言必爲同列之所憎惡而見殺也愚按因無直言則綱紀弛而政必亂伯宗妻之言以爲明哲保身則可其于憂國奉公之義去之遠矣

十六年丙戌宋平公元年

鄭叛晉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故鄭叛晉而從楚晉侯將伐鄭晉厲公將討其叛也

范文子曰若逞吾願士燮言若是快吾之願欲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言必須諸侯皆叛則厲公將戒懼而修德故晉得以快其志也若唯鄭叛若但鄭國獨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則晉國之憂可立而待也是時厲公無道文子知晉必亂故勸使無伐鄭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欒書言晉爲伯主不可自我而使諸侯叛我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偃荀庚子代郤錡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二軍罷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徵列國之師會伐鄭欒黶來乞師至魯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行人卑讓有禮故知其必勝楚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耳與往（句耳鄭大夫從告楚之使句音鉤）楚子救鄭（共王自來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申楚邑）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而居申故子反入見之）曰師其何如（問楚兵勝負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德澤也刑法也詳祥也義宜也禮履也信實也）戰之器也（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德以施惠（德所以施恩惠於民）刑以正邪（刑所以正邪僻之人）詳以事神（事神得福而祥降焉）義以建利（物皆得宜而利生焉）禮以順時（人有踐履則能順時而動）信以守物（人有誠信則能保守萃物）民生厚而德正（德以施惠故民生厚刑以正邪故民德正）用利而事節（義以建利故日用得其利祥以事神故祀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有禮以順時有信以成物）上下和睦（如此則自上及下皆和睦相親）周旋不逆（周旋運用無有違逆）求無不具（上之所求下無不具）各知其極（下民各知至理之極無有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思文之篇后稷立其衆民故民莫不以后稷為至極之標準而趨向之也）是以神降之福（如此則民和而神降之福）時無災害（天時無水旱以為之災害）民生敦龐（民之生計皆敦厚而龐大）和同以聽（和同其心唯君上之是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無不盡已之力以從上命之所使者）致死以補其闕（戰陣有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克也（戰無不克者由此道也）今楚內棄其民（今楚無德以施惠）而外絕其好（外絕鄭國之好無義以建利）瀆齊盟（要神為盟而背之是褻瀆齊一之盟而不祥也）而食話言（與晉約言而敗之是消食其善言而不信也）奸時以動（農事方興而動兵以伐人國則非順時之禮）

而疲民以逞（晉人無罪而勞民以逞欲則非正邪之刑）民不知信（上既無信故民不知所從）進退罪也（或進或退皆恐得罪）人恤所底（底至也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之所至）其誰致死（其誰肯致死命而戰乎）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此行必敗而死無復再相矣）姚句耳先歸（鄭之使楚者未返而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子駟鄭穆公子名問楚兵何如）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言楚兵行速也又過險阻之處行陣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無部曲也喪夫聲）志失列喪（內失其志外喪其列）將何以戰（何所恃以戰）楚懼不可用也（雖楚兵出恐不可用）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士燮中軍佐也欲不戰而歸）曰我偽逃楚（言我詐為畏怯以逃楚兵）可以紓憂（庶幾可緩國之憂矣）夫合諸侯（會合諸侯以為盟主）非吾所能也（不敢指言晉侯無德不足以服諸侯故謙言非已能也）以遣能者（不知釋楚以遣我役人之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我晉羣臣苟能安輯和睦以事吾君）多矣（其所得亦多矣何必戰乎文子蓋知厲公無道君臣必不相容故其言如此）武子曰不可（欒書中軍帥也言不可逃楚）晉楚遇於鄢陵（鄢陵鄭地名二國之軍相遇於此）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境）惠公不振旅（晉惠公軍敗身執不能振旅而歸）箕之役（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翟于箕）先軫不反命（先軫免冑入翟師死焉不能復命于君）邲之師（宣公十三年晉楚戰于邲）荀伯不復從（荀林父敗奔渡河不能復從故道）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文子亦親見先君成敗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翟齊楚皆彊（有此四敵國其勢皆彊）不盡力（先君若不盡力與戰）子孫將弱（則子孫微弱將不能以自立矣）所以亟戰也今三彊服矣（今秦翟齊皆服晉矣）敵楚而已（與晉爲敵者但有楚國也）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聖人安不忘危故雖外無敵國而內患亦不生）自非聖人（降於聖人一等）外寧必有內憂（則外之敵國既寧必致驕侈以生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何不釋楚勿與戰應吾君外有所懼不至驕侈以召亂也）甲午晦（六月甲午日也月終謂之晦日）楚晨壓晉軍而陳（時晉兵未備楚兵乃迫晉兵而布陣焉）軍吏患之（患楚逼已）范匄趨進曰（匄文子之子也匄音蓋）塞井□竈（屯軍之壘設井竈以夷將出戰則毀之）陳于軍中而疏行首（當陣之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

天所授（言二國勢均力敵唯天所授者戰則能勝矣）何患焉（勝負在天何患之有）文子執戈逐之（怒其子之多言）曰國之存亡天也（晉若勝楚則厲公必驕侈以召亂是天之道于亡也）晉童子何知焉（汝童子豈知此意而敢妄言乎）欒書曰楚師輕窕（不持重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進銳者其退速）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擊其情僞彼無鬪志則必勝）郤至曰楚有六間（言楚之間隙可乘有六者）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不相和睦此一間也）王卒以舊（楚王之兵耆老不次此二間也）鄭陳而不整（鄭兵雖布陣而行族不整此三間也）蠻軍而不陳（蠻人雖成軍而不能布陣此四間也）陳不違晦（晦日兵家所忌而楚以晦日陳兵此五間也）在陳而囂（楚雖成陣而士卒喧譁此六間也）合而加囂（陣合宜靜而益喧譁）各顧其後（此見士卒各自憂顧其後所謂人懷所慮也）莫有鬭心（無有向前戰鬪之心）舊不必良（王卒以舊未必精兵）以犯天忌（陣不違晦犯天時之忌）我必克之（以此觀之晉必勝楚）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車上有櫓爲巢車登高以望敵軍也）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伯宗子前年奔楚楚用爲太宰）王曰騁而左右何也（左右馳走）曰召軍吏也（召各軍之軍吏）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軍吏皆集與主將合謀）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既謀于人復謀于神故設幕而卜）徹幕矣曰將發命也（卜定計策乃發命而出兵）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竈而爲行也（去其井竈使地平而便于行列故人皆囂而塵上騰起）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衆皆登車左將帥右車右復執兵器下車）

（聽主帥之誓）戰乎曰未可知也（雖爲戰勢未知其果戰與否）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既登車復下車蓋禱于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伯州犁晉人知晉事故指晉公之卒伍以告楚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鬭椒子宣四年楚滅若敖氏賁皇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君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楚衆多故俾與楚戰與賁皇意相左）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楚國之精兵）在其中軍（盡聚集於中軍）王族而已（以王之公族皆在中軍也）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請分晉之精兵以攻楚之左右軍）而三軍萃於王卒（而合三軍之力同攻中軍王族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厲公命占筮其吉凶）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六爻不變）曰南國蹙（筮者言南國勢蹙楚在南

方南國也射其元元首也言射其君王中厥目必中其君之目也占辭于卦之義無取不可豎爲之說國蹙王傷國蹙其勢君傷其目不敗何待言楚必敗公從之公從占者之言而與楚戰有淖于前道有泥淖之處適當軍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軍人皆或左或右以避路之淖步毅御晉厲公步毅即郤毅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强故以其族之兵夾晉公左右步毅御晉厲公步毅郤毅也爲厲公御車欒鍼爲右鍼欒書子也爲公車右陷於淖公車陷於泥中欒書將載晉侯欒書見公車陷欲自御公車以救之鍼曰書退欒鍼在君前故名其父而使之退國有大任言書爲中軍將受國大任焉得專之何得專意廢其大任而爲御也且侵官

冒也戴公爲侵官有冒犯之罪失官慢也去將而御爲失官有怠慢之罪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也有姦邪之罪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不可犯此罪乃掀公以出于淖欒鍼乃自舉公出於泥掀音軒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黨潘尪之子蹲聚爲一堆也是日在軍中試其技徹七札焉直貫七重甲其力能陷堅也以示王曰以所穿甲示楚王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戰以射夸君王怒曰大辱國不以智謀而但以射爲辱國也詰朝爾射死藝詰朝明日戰之時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即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天子同姓尊故曰日異姓月也異姓卑故曰月必楚王也楚異姓爲月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錡亦有死象及戰射

共王中目應筮者之言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也射中錡項錡仆而伏于弓衣之上以一矢復命以所餘一矢復命于王言一發而中也郤至三遇楚子之卒當戰時三次遇楚王之卒見楚子必下下車也免冑而趨風冑兜鍪也下車免冑而疾趨如風以禮楚王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楚王使工尹之官名襄者遺郤至以弓而問勞之曰方事之殷也謂當戰事方盛之時有韎韋之跗注韎赤色也韋熟皮也跗注戎服也以赤色之皮爲之若袴而屬於跗與袴相連韎音末跗音夫君子也有着此服者乃君子人也識見不穀而趨言此人似識我者爲見我必疾趨如風然無乃傷乎恐因免冑趨風而自傷郤至見客客即工尹襄也免冑承命免冑而受楚王之命以示敬也曰君之外臣至郤至

晉辭故稱楚之外臣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以楚君威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言冢甲冑以從戎事不敢拜命敢云介者不拜故不敢拜君命也介甲也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敢告於楚君云以君屈辱命故不敢自安非有傷也爲事之故爲有君事之故不發答君命敢肅使者但肅使者而已肅手至地也三肅使者而退郤至乃三肅工尹襄而退晉韓厥從鄭伯追逐之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御者心亂目不在馬則失馭控之法車行不速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二年鞌之戰厥已辱齊侯乃止不復追鄭伯郤至從鄭伯相繼而追其右茀翰胡曰至之車右諜輅之輅輕車也用反間之人伺敵之間爲諜輕車非謀而云謀者是時鄭伯敗走茀翰胡欲使輕兵邀其前以阻之出其不意亦如謀也余從

之乘而俘以下輕兵阻其前則鄭不顧其後我自後登鄭伯車執之以下郤至曰傷
國君有刑亦止雖他國之君傷之亦有刑故亦不追石首曰衛懿公唯不
去其旗是以敗于熒熒之戰在閔二年乃內旌于弢中弢盛旗之囊析
羽于旗竿之首曰旌凡旗皆有旌故稱旗云納旌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
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壹大謂軍一敗而大崩也言石首乃
君之親臣子敗則軍必從之而大崩且執御與車右不同御者可以御車而退而車右不能故獨石首御君而
免而已止于此以衛晉師乃死唐苟止而死之楚師薄于險迫于險道叔山冉謂
養由基曰雖君有命雖楚君之意不欲由基以射樂敵爲國故子必射
爲國事安危所係不可不射乃射再發盡殪晉軍遇之被死叔山冉搏人以

投疾手搏晉人以御之中車折軾所投之人中晉之車而折其車軾晉師乃止長二
子之能不致復進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子重楚令尹故執旌以麾
欒鍼望而見之請曰請於晉侯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旗以令三軍故曰麾
言楚人之言如此彼其子重也今見此旌則知此乃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
也言我往日使楚之時子重問晉國之勇子重問我云汝晉國以何者爲勇臣對
曰好以衆整我答言晉之君臣好使君旅整肅曰又何如子重又問其餘臣對
曰好以暇我又答言好以閒暇遑事事整齊所以閒暇今兩國治戎今晉楚治兵以
戰行人不使行人使人也兵交使在其間晉不暇使於楚不可謂整臨事而
食言臨兵事而銷亡前日整暇之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請持飲往飲子重

以實整暇之言公許之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以榼承飲
使行人執以詣子重之所曰寡君乏使此行人自謙之辭言承乏爲使也使鍼御持
矛使欒鍼持矛以御公時欒鍼爲車右故言如此是以不得犒從者所以不獲親來犒勞
楚之從者使某攝飲故遣我行人代鍼持飲以獻也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
於楚子重意欒鍼往日曾有整暇之言必是故也必以此之故而致飲也不亦識
乎言識欒鍼之意受而飲之於是受其所獻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時方交戰
既脫晉使復鼓以再戰旦而戰見星未已至日晚星出戰猶未止子反命軍
吏察口傷察士卒之身被傷者補卒乘卒乘之死亡者補之繕甲兵繕治器械展
車馬展陳也陳列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令軍士飽而聽命欲復戰也晉

人患之患楚必兵不可當苗賁皇徇曰申明約束徧徇于晉軍蒐乘補卒
蒐閱也閱車之堅完否補卒伍之缺者秣馬利兵秣芻秣也利磨淬之修陳固列整頓
營陣而堅固其行列蓐食申禱晨起飽食而重申禱祝于神明日復戰乃逸楚
囚故縱楚兵之俘獲者欲使歸而言之王聞之楚王聞明日復戰之言召子反謀欲謀
明日戰事穀陽豎獻飲于子反穀陽豎子反內豎也子反醉而不能見
僮子反飲酒而醉不能見王王曰天敗楚也夫言楚之敗天實爲之余不可以
待我不可更待再戰也乃宵遁其夜楚兵逃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兵既逃棄其
糧食故三日食其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立于厲公戎車馬前曰君幼言厲
公年少未更事諸臣不佞羣臣又無才辯何以及此何以僥倖而獲此勝也君其

戒之戒厲公勿可恃勝而驕者周書曰周書康誥篇惟命不于常天之眷命無常有德之謂文子釋書意以爲有德者乃爲天之所命勸公益修德也楚師還及瑕瑕楚地名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言子玉敗于城濮之時王不在軍故罪在子玉子無以爲過今日之敗非汝之罪勿效子玉之自殺也不穀之罪也今我親在軍而敗其罪在我子反再拜稽首曰謝君命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身雖死而王之恩惠不朽腐也臣之卒實奔將子反將中軍言中軍之卒實奔走臣之罪也其罪止在我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言往日子玉初喪師徒而成王賜之死而亦聞之矣而汝也言汝豈不聞其事也盍圖之欲使子反亦自殺也鄢至二卿相惡之言益驗於此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微無

也子反言假使無先大夫子玉之事大夫命側側子反名也今汝以大義責我側敢不義我豈敢不以汝命爲義乎側亡君師我有喪師之罪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共王又使人止子反令勿自殺弗及而卒使人未至而子反死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之子晉與楚戰之日而齊師始至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魯邑名齊衛皆失師期非獨魯後而獨不見公者以僑如之故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也僑如欲去此二人因取其室之所有將行公出師會晉將行之時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指晉伐鄭之事曰請反而聽命當出師之時不使更置大臣故待旋師方聽穆姜之命姜怒不來命而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適趨而過之指之曰穆姜指二

子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汝不肯逐季孟二子皆可爲君將行廢立公待以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因穆姜之言恐本國有廢立之亂故設備防之所以後晉師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晉宣伯使告郤犨曰爲讒譖之言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言魯侯所以待于壞隤而不進者觀楚晉之勝負以決所從也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齊魯皆屬焉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郤犨取僑如之賄故譖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聽其譖也曹人請於晉曰請命於晉國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宣公卒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時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不義之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

皆將從之所謂憂未息也而又討我寡君去年晉侯執曹伯負芻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時諸侯欲立子臧而子臧逃奔宋是大戾曹也言曹君既執而賢公子臧又亡是大戾曹之社稷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曹之先君何罪於晉而見滅也若有罪若以今曹君爲有罪而討之則君列諸會矣去年會于戚曹伯已同盟矣益諸侯有篡弑之罪者侯伯已與同盟則不復討君唯不遺德刑德以柔服刑以伐叛晉君惟於此二者無所遺矣以伯諸侯故能以此爲諸侯之伯長豈獨遺諸敝邑何獨遺棄曹國而不念乎敢私布之敢以此言私自陳列于晉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厲公於是使子臧歸曹吾歸而君而汝也言子臧既反則釋汝君歸也子臧反從厲公之言曹伯歸厲公釋之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盡致於君

不復出仕終不義言伯故也
宣伯使告郤犨曰時郤犨將新軍蓋主東方諸侯故僑如使人譖之魯之有季
孟言魯國有季孟二氏猶晉之有欒范也亦猶晉國之有欒范二氏也政令於
是乎成二國政令賴之而成立今其謀曰誣譖季孟二子言有此謀晉政多門
晉國政令不出于君事權不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齊楚亦大國魯寧事之有亡
而已雖亡國而不恤蔑從晉矣蔑無也言斷不能事晉也若欲得志於魯若欲
使魯事晉請止行父而殺之請郤犨執季文子而殺之時文子從成公在晉我斃蔑
也我則自殺孟獻子也時獻子留守公宮而事晉既去季孟二氏則我叔孫專心事晉蔑有
貳矣自此事權歸一無復有二心矣魯不貳魯既一心事晉小國必睦則其他小國皆

和睦而同事晉不然若不殺季文子歸必叛矣則季子既歸必叛晉矣晉人執季
文子于苕丘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晉
人既執文子魯成公使請赦之郤犨曰苟去仲孫蔑魯國若能殺孟獻子而止季
孫行父我則執季文子而殺之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則我親汝魯國甚於親晉
之公室也時郤犨受僑如之賂故言如此對曰僑如之情聲伯答言僑如之情在於淫穆姜而
專魯國之權故欲去季孟也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
國若殺二子是棄絕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若晉國猶不棄絕魯國而
惠徼周公之福徼求也周公魯之始祖言晉不棄魯則是求福于周公也使寡君得
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二子存亡關係魯之社稷若

朝亡之魯必夕亡言二子死魯亦亡也以魯之密邇仇讎以我魯國密邇
齊楚之國皆仇魯也亡而為讎使魯國亡而屬於齊楚則為晉之仇讎之國治之何及
至此雖欲治之亦無及也郤犨曰吾為子請邑郤犨又欲為聲伯請邑於魯以悅其心欲
使不救季文子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聲伯稱名言我乃魯之賤官也敢介大
國介助也言我豈敢借助於晉國以求厚焉以求私邑而自厚焉承寡君之命以
請但奉魯君之命以請季孫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他何所求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文子士燮武子欒書季孫於魯相二君矣輔相
宣公成公妾不衣帛無衣帛之妾馬不食粟無食粟之馬可不謂忠乎
其儉於家如此其忠於國可知信讒慝而棄忠良言信僑如讒慝之言棄季孫忠良之輔若

諸侯何如此何以服諸侯也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言聲伯奉魯君之命不私
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而堅心以事晉圖其身其自為身謀也不忘其君
皆先其君而使其身若虛其請若不從其所請是棄善人也善人謂聲伯子其
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逐叔孫僑如十二月季孫
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取周禮三刺之法偃與鉏皆為穆
姜所指而偃與其謀故殺之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僑如出奔叔孫氏無後故立豹
此年七月聲伯使豹請逆于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辭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
于經此傳蓋預言之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晉既勝楚使郤至獻捷于天子與單襄公語

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釆於單郤至私與之語驟稱其伐數數自稱其功單子語諸大夫曰襄公以告於諸大夫云溫季其亡乎溫季郤至也言必不得善終位於七人之下郤至佐新軍其上位有三卽將佐及新軍帥凡七人而求掩其上稱己之功以蓋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樹怨既多而又爲亂之階何以在位何以安居其位言必亡也夏書曰五子之歌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之所伏不必著明卽人之所不見者猶當究圖將愼其細也不見之怨怨之細者也而必圖之是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今稱己功以掩其上怨之著明者也豈可任乎爲明年晉殺三郤張本舜齋朱氏曰三郤之亡也雖日有以取之然亦可謂之不幸矣而左氏必吹毛求疵歷詆三郤之罪不少假借則是殺之者無罪而世無不幸而死者嘗其甚矣左氏以成敗論人是非類皆如此特摘其甚者而論之焉

十七年丁亥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去年戰于鄢陵而歸使其祝宗祈死祝人宗人主祭祀者使禱於神以求死曰君驕侈而克敵言厲公驕侈又勝楚師是天益其疾也是天增益其疾病以害之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苟愛我者惟當祝我於神使我速死無及於難無致我死於亂范氏之福也此乃神之所以福范氏也六月士燮卒劉炫曰士燮之卒適與此會耳何休日未聞死可祈也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慶克慶封父聲孟子齊靈公夫人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蒙衣者亦蒙婦人服與婦人相雜同車入于宮巷之門鮑牽見之牽鮑叔牙曾孫以告國武子武子齊正卿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召而以禮諭之也慶克久不出慙臥于家久不敢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怒國子及鮑也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守國都及還將至伐鄭畢而靈公還將至齊閉門而索客公未入而高鮑閉門蒐索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因其閉門故以誣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一網盡之以泄怨也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鮑文子也在魯故來召之立爲鮑氏後初鮑國去鮑氏而來有故而去其族出奔魯爲施孝叔臣施孝叔魯大夫臣家臣也施氏卜宰

匡句須吉匡句須施氏臣卜以爲家宰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施氏宰有此邑爲祿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使匡句須爲宰食百室之邑而匡句須以讓鮑國施孝叔曰子實吉謂句須也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句須對也忠良指鮑國鮑國相施氏忠宰者大夫之相也施氏以忠其主屬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故齊人迯歸國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仲尼作春秋而追論之莊子牽謚也言以智稱今乃被刖是智不周身矣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是能衛其足以比牽之刖足也譏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遜以取禍

初聲伯夢涉洹聲伯卽子叔嬰齊也在年曾夢見涉洹水洹音桓或與已瓊瑰瓊玉也瑰珠也或人以此贈已食之夢食珠玉有死而含之象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哭泣淚下役化為珠玉滿其懷中從而歌曰夢中又作歌濟洹之水濟洧也贈
我以瓊瑰歸乎歸乎重言歸乎亦死之兆瓊瑰盈吾懷乎珠玉已滿懷矣
懼不敢占也聲伯恐其夢凶不敢占決還自鄭至是聲伯從諸侯伐鄭而還至於
貍脤而占之貍脤地名聲伯至此方占問往年之夢曰余恐死言我初稱此夢恐有
死先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今衆人繁多又從我已三年矣
我之凶夢猶在衆人不在已也無傷也故今占之必無害也言之之莫而卒此日方言
此夢其覞即死也

晉厲公侈其性奢侈多外嬖外多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
夫欲盡殺諸大夫而立其左右更立所愛幸者以為大夫因鄢陵之勝而驕故如此參如士燮

之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胥童胥克之子也宣公八年郤缺廢胥克怨郤氏而
嬖於厲公胥童怨郤氏而為厲公所愛幸郤錡奪口陽五田五亦嬖于
厲公口陽五亦為厲公所愛幸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同繫之車轅既矯亦嬖于厲公其後矯亦為厲
公所愛幸欒書怨郤至以不從已而敗楚師也鄢陵之戰欒書欲固壘郤
至不從欲廢之欲廢郤氏使楚公子茷告公曰鄢陵戰晉囚楚公子茷以歸今
在晉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謂鄢陵之役郤至召楚王使伐晉蓋誣之也以東
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皆後至與軍帥之不具也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
新軍乞師是謂軍之帥不備曰此必敗謂郤至告楚之言曰晉軍如此必敗之勢也吾因
奉孫周以事君我因晉師之敗廢厲公而立襄公之曾孫名周者為君以事楚公告欒
書以茷之言告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
乎鄢陵之戰郤至免胄風趨楚子使問以弓欒書據此以實召楚師之事謂為必有若其不然則郤至臨敵
之時敢死不暇何暇于敵國之使受其問遺乎惟其與楚有約故如此耳君盍嘗君不信何不嘗試之
使諸周而察之孫周在周今郤至奉使于周觀其與孫周若何即可察其隱謀也郤至
聘于周晉侯果依欒書之說使郤至聘于京師欒書使孫周見之欒書密使人令孫周
見郤公使覘之晉侯別使一人密伺郤至信果見其與孫周往還遂怨郤至信郤
至果有廢立之心故怨之實欒書搆成郤至之罪也厲公田出獵與婦人先殺而飲
酒後使大夫殺獵畢獻禽則殺以宴羣臣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群佐郤至奉豕

獻所獲之豕于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閹人孟張其名奪之以為己所獲而欲獻之郤
至射而殺之至怨孟張之奪之故射豕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謂郤至公反以
郤至射殺孟張之豕使不得獻公是欺公也傳言晉君臣之積隙如此厲公將作難將暴殺羣大
夫胥童曰必先三郤三郤郤犨郤錡郤至也胥童怨郤氏故勸公先殺之族大多
怨言郤氏族大而怨之者多去大族不偪除去大族則不偪害公室敵多怨有庸
討多怨者則易得有成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錡欲先伐厲公
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郤至不肯攻公言人之所以自立者信
知勇也以有三者之德也信不叛君所貴乎誠信者以其不叛君也知不害民
所貴乎明智者以其不害民也勇不作亂所貴乎勇敢者以其不作亂也失茲三者若攻

公則三者皆失其誰與我誰肯助我而勠力者死而多怨況舉兵則殺害必衆雖死而後怨愈多也將安用之言俱不免死何必多取怨也君實有臣而殺之言君有罪臣而君自殺之其謂君何何得謂之君乎我之有罪設使我有罪而見殺吾死後矣吾之死已晚矣若殺不辜若無罪而見殺將失其民則民心不服皆將叛之欲安得乎雖欲安居君位其可得乎待命而已但當聽命於天而已受君之祿爲人臣者受其君之俸祿是以聚黨故有餘財以養其私黨有黨而爭命既有私黨乃用之而伐君以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初無反心壬午胥童□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不必多兵自力足辦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使助長魚矯抽戈結衽而僞訟者抽戈結衣束詐爲鬬具僞若與清沸魋訟來因實助之

三郤將謀于榭榭者講武之堂將會謀于榭圖自安之策未及謀而遇矯等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位所坐之處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犫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來故欲逃以避其內暴之威疾走也乃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至趙而矯追及之皆尸諸朝陳三郤之尸以暴其罪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中行偃荀林父之孫荀□之子也林父將中行因以爲氏胥童欲殺二子也長魚矯曰不殺二子言欒書中行偃憂必及君二子必爲公之害也公曰一朝而尸三卿言一旦而殺三郤皆晉之卿也余不忍益也言我不忍更殺二子對曰人將忍君長魚矯言公不忍殺二子二子將忍於害君矣臣聞亂在外爲姦亂作於外者其名爲姦在內爲軌亂作於內者其名爲軌御姦以德制禦在外之姦惟德可以綏之御軌以刑制御在內之軌惟刑可以治之不施而殺謂三郤不施德而掠殺之不可謂德民無御姦之德矣臣偪而不討二臣偪君而不忍討之不可謂刑是又無御軌之刑也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恐爲二子所害故請行也遂出奔狄矯遂奔狄以避其禍公使辭於二子厲公使人辭謝欒書荀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但討治三郤之罪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胥童刼而辱之故慰撫之曰無辱也其復職位復其首職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於匠麗氏匠麗氏亦公所愛幸大夫之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二子

果執厲公而將弑之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二人皆不肯與其執君之事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厥少爲趙盾所畜養及孟姬之亂晉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趙氏爲黨言此蓋以明已生平無所偏助孟姬事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尸主也此即鄭子家畜老猶憚殺之之說而況君乎何況國君而遂忍殺之乎二三子不能事君不能事君而圖弑之焉用厥也何用召我爲哉於是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十八年戊子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也葬之于翼東門之外翼晉地名以車一乘禮諸侯葬車七乘言不以君禮使荀罃士魴逆周

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晉襄公之曾孫也居于京師欒書荀偃使二臣迎歸而立之是為悼公士魴士會之子也魴音房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清原晉地名諸大夫皆出迎於此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言我得為君出於望外始初所願不敢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人之所以求君而事之者使出命也冀使其君出命令以治其國也立而不從若徒名為立君而實不從其命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言汝諸大夫能用我之命當自今日始否亦今日若不用我之命亦自今日始共而從君汝等若能恭敬事君而從其命神之所福也為臣而盡臣道是亦鬼神之所福也魯齊朱氏曰悼公以幼弱之年初見諸大夫而其言凜不可犯如此諸臣之畏服者安得而不畏服也其復霸也宜哉對曰羣臣之願也共以事君乃羣臣之所願敢不惟

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館舍也伯子同晉大夫辛巳朝于武宮朝于曲沃祖廟以告即位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不慧世所謂之白癡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而不能辨則不慧可知二月乙酉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行即位之禮始命百官始命令在朝之百官施舍施恩惠舍勞役已責除其逋負逮鰥寡惠及鰥寡振廢滯振起舊德匡乏困匡亦救也乏困貧乏而困窮者救災災患謂罹天災及患難者禁淫慝淫侈慝惡者禁止之薄賦斂稅賦斂欲皆薄而取之宥罪戾罪戾之人皆寬宥之節器用器用之物皆節省之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己欲以奪民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也士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祖父皆有勞於晉國故使之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荀家荀會不詳其所自出欒書之子無忌韓厥之子也按國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欒黶果敢無忌鎮靜故使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公族大夫職掌教訓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恭儉孝悌也使士渥濁為太傅渥濁士貞子也按國語士貞子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使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武子士會曾為景公太傅故使士貞子修其法右行辛為司空辛之先祖曾將右行因以為氏按國語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故使之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士蔿士會之祖也曾為獻公司空故使右行辛修其法度弁糾御戎弁糾按國語以為欒糾能御以和於正故使御戎車校正屬焉校正主馬官也使之屬於御戎之官使訓諸御知義御戎是御官之長使與校正同訓諸御車者令知節義

荀賓為右荀賓不詳其所出按國語荀賓有力而不暴故使為戎車之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之屬於戎車之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戎右是諸右之長使與司士同訓勇力之士以供時之使卿無共御卿謂諸軍之將也前此常定員使共卿御今始省之立軍尉以攝之雖立軍尉之官而有軍事使兼攝之祁奚為中軍尉按國語祁奚果敢而不淫故使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羊舌大夫子也按國語羊舌職聰敏肅給故使佐祁奚魏絳為司馬絳魏犨子也按國語魏絳勇而不亂故使之為中軍司馬張老為候奄候奄主斥候之官也按國語張老知而不詐故使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按國語鐸遏寇共敬而信彊故使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之父也按國語籍偃惇帥舊職而共儉故使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從車者為卒佐車者為乘益使中軍上軍尉司

馬各教其士卒使之相親以聽在上之命程鄭爲乘馬御程鄭荀氏別族也杖因譯程鄭端而
不爲邪好諫而不惡故使爲御乘車之使六騶屬焉六騶六閑之騶也使之屬於乘車之御使
訓羣騶知禮乘馬御掌駕官之長使與六騶同訓羣駕官令知御車之禮凡六官之
長成公三年晉作六軍以六卿就之僭天子也六官之長即六卿也皆民譽也皆是民所稱譽
者也六卿賢則羣官可知舉不失職所舉用者皆堪其官無有失職者官不易方所居
之官各守其業不踰易其方也爵不踰德所授之爵各稱其人不踰越其德也師不陵正
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正軍將命卿也師帥卑於正不敢陵偪其正旅不偪師旅五百人之帥也於
帥卑於師不敢陵偪其師民無謗言公之政事無不當於民心故無謗讟之言所以復霸
也晉之霸業至景厲而衰今悼公復能興之此傳通言悼公所行之事不必皆在即位之年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門名遂會楚子伐宋與楚子期而出至是合兵
取朝郟宋邑楚子辛楚大夫鄭皇辰鄭大夫侵城郜取幽丘同
伐彭城三地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
以十五出奔楚今楚鄭以兵納之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留三百乘戍守彭城而還
師焉宋人患之患彭城之戍兵爲宋國之憂西鉏吾曰何也宋大夫若楚
人與我同惡以德于我若宋之所惡楚亦惡之如魚石輩同惡即所以德于我宋也
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楚既德我則當一心事之大國無厭鄙我猶
憾言我事之而大國之求無厭以我爲其邊鄙之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不然而收我憎
使贊其政若不與我同惡而收我所憎之人若魚石輩者使佐楚國之政以間吾釁贊其

政乃所以伺我國之間釁也亦吾患也如此者皆宋所患今將崇諸侯之姦
而披其地崇長也長諸侯之姦以披分諸侯之地謂楚取宋彭城以封魚石以塞口庚
庚吳晉往來之要道今楚封魚石於彭城塞塞其道也逞姦而攜服封魚石是快姦人也諸侯
見楚之助賊雖已服者皆將攜貳也諸侯而懼吳晉諸侯惡楚此舉有如荼毒吳楚爲其
讎故懼吾庸多矣庸功也楚雖害宋而佈諸侯之惡必共討之反似有功于宋也非吾憂
也楚將自困吾不足憂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且宋平日事晉欲何爲乎欲賴以爲
援也今見宋受偪晉必來恤我矣
楚代宋令尹子重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宋使華元求救于晉人韓獻子
爲政欒書卒韓厥代之將中軍曰欲求得人言晉欲求諸侯從已必先勤之則必

先勤恤其患也成霸安疆昔文公之成伯業而致安疆也自宋始矣亦自救宋而始也今
宋有急不可不救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從韓厥之言台谷地名遇楚師
于靡角之谷靡角宋地楚師還畏晉強故還
晉士魴來乞師爲救宋也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問出師之多少
武仲宣叔子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實來十七年伐鄭荀罃來乞師下軍之
佐也荀罃時爲下軍佐今彘季亦下軍佐彘季即士魴如伐鄭可也
亦如伐鄭時之師數事大國無失班爵以使臣之班爵定出師之多寡而加敬焉
以大國之使故加敬焉禮也從之

左傳統箋卷之十六

襄公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簡王十四年元年己丑陳成公三十七年杞桓公六十五年宋平公四年晉悼公元年齊靈公十年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衛獻公五年蔡景公二十年鄭成公十三年吳子壽夢十四年是歲周簡王卒子泄心立是為靈王

二年庚寅周靈王元年

夏齊姜薨成公夫人初穆姜使擇美檟穆姜成公母檟梓之屬皮老而蠹楷者為楸少而蠹楷者為檟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猶言雅琴琴忍必以歌詩詩有雅頌故名頌琴二者皆欲以送終也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禮有順無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婦當養姑今虧損姑之葬具以成婦之葬是姑反養婦為逆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抑之篇取順德以形逆節季孫於是乎不哲矣不順德則非智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成公之妾定姒所生齊姜為襄公嫡母故曰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豐年篇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詩言敬事祖妣則神降之福為甚徧今季孫為君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背詩言矣

鄭成公疾疾病子駟請息肩于晉子駟鄭公子騑也欲從晉以避楚役猶負重者之息肩也公曰楚君以鄭故成公聞楚共王以救鄭之故親集矢於其目為晉呂錡射中共目非異人任言共王任此患不為他人寡人也為我故也若背之若背楚而從晉是棄力與言一則棄楚因之力一則棄盟誓之言其誰暱我無信如此誰肯親我暱女乙反免寡人唯二三子免我棄力背言之責全賴汝群臣矣鄭伯睔卒子髡頑立是為僖公睔古困反於是子罕當國嗣君雖長而偏于晉楚國家多難故成公顧命使子罕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為正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鄭未服故乘喪伐之諸大夫欲從晉欲遂叛楚子駟曰官命未改先君未葬嗣君未免喪故云未改不欲違先君意也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諸侯為會謀討之也孟獻子曰時獻子從俱會于戚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獻子以鄭人不服故請築虎牢之城以偪之知武子曰善武子荀罃也善獻子之謀鄫之會去年獻子與齊之崔杼次于鄫鄫慈陵反吾子聞崔子之言時崔子與獻子辭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武子今不來矣今崔杼果不來滕薛小邾之不至三國皆屬於齊今亦不來皆齊故也皆畏齊而不敢來也寡君之憂不唯鄭言我晉君不唯憂鄭不服亦憂齊叛罃將復於寡君我將以汝之言告於晉君罃於耕反而請於齊然後請齊共城虎牢以觀齊之向背得請而告齊人從請乃告諸侯會築虎牢吾子之功也此是獻子之功若不得請若齊不從其請事將在齊將先伐齊未暇治鄭吾子之請汝能請城虎牢諸侯之福也諸侯皆蒙其福豈惟寡君賴之不特我晉君賴之遂城虎牢於是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受役鄭人乃成鄭人始行成于晉

三年辛卯鄭僖公元年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者選練其師也克鳩茲吳邑今蕪湖縣至于

衙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以練帛爲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出其不意中道邀擊）獲鄧廖（擒之而去）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楚軍得脫者僅有此數其餘盡爲吳所殲）吳人子重歸既飲至三日（自矜其克爲茲至銜山之功以捷聞而飲至）吳人伐楚取駕（吳人與師以報鳩茲之役取其駕邑）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既失善地又失良士）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一鳩茲不敵駕與鄧廖）楚人以是咎子重（咎其失策）子重病之（因人言而已以此爲疾）遂遇心疾而卒（憂恚致成心疾）

公如晉（襄公即位至是始朝于晉）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之地）孟獻

子相（相襄公行禮）公稽首（頭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言天子在上）而君辱稽首（稽首事天子之禮）寡君懼矣（恐懼不敢當此禮也）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言魯國居東方）密邇仇讎（親近齊楚仇讎之國）寡君將君是望（我魯君宅無所恃惟汝晉君是望）敢不稽首（豈敢不如禮也）

晉爲鄭服故（去年鄭人行成爲去聲）且欲修吳好（又欲與吳修好）將合諸侯（將爲盟會）使士匄告于齊（士匄范獻子也）曰寡君使匄（晉侯使我至齊）以歲之不易（以歲事之多難易以致反）不虞之不戒（又以不可虞度之事無所戒備）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我晉君所以願與諸兄弟之國相見）以謀不協（以圖謀諸侯之不和叶者）請君臨之（請齊公親來）使匄請盟（使我先就盟公求盟）齊侯欲不許（盟公不欲與士匄盟）而難爲不協（時諸侯皆然故盟公難於獨爲不協）乃盟於彤外（乃與士匄盟於彤水之外彤音而）

祁奚請老（祁奚爲中軍尉請致仕也）晉侯問嗣焉（悼公問誰可以嗣續其職）稱解狐（舉解狐以自代解音蟹）其讎也（解狐素與祁奚爲讎）將立之而卒（解狐未及爲尉而卒）又問焉（再問祁奚誰可代者）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羊舌職佐祁奚者至是亦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悼公又問祁奚誰可以代羊舌職者）對曰赤也可（赤羊舌之子也言可爲中軍佐）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以代祁奚）羊舌赤佐之（以代羊舌職）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所舉得善類）稱其讎（讎謂解狐）不爲諂（設令他人稱其讎則是諂以求媚而祁奚則非

諂也）立其子（子謂祁午）不爲比（他人立其子則必在親比也惟祁奚則非比也）舉其偏（偏謂羊舌赤是其屬官之子）不爲黨（他人舉其偏則爲相阿黨也惟祁奚則非黨）商書曰（本周書洪範篇古本作商書）無偏無黨（於已無所偏私於人無所阿黨）王道蕩蕩（此王道之廣大也）其祁奚之謂矣（言祁奚無偏黨）解狐得舉（未得位而死但得舉也）祁午得位（得代其父之位）伯華得官（羊舌赤字伯華官亦位耳變文耳）建一官而三物成（尉佐同官故曰建一官得舉得位得官故曰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惟祁奚是善人故所舉皆善類）詩云（詩小雅裳裳者華篇）惟其有之（惟已是有德之人）是以似之（故所舉得似己者）祁奚有焉（言足以當此詩也）

諸侯同盟于雞澤（晉悼公盟諸侯于雞澤之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

於曲梁揚干晉悼公之弟也亂行謂亂其行陣也曲梁地名行音杭魏絳戮其僕時魏絳爲中軍司馬謂以軍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晉侯怒怒魏絳之戮僕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言合諸侯同盟本以爲晉之榮也揚干爲戮其僕被戮與揚干受戮同何辱如之晉之辱莫甚于此也必殺魏絳欲殺魏絳以雪其辱無失也不可失此刑也對曰絳無貳志羊舌赤答言魏絳之爲人無有二心事君不辟難平日事君雖有難而不避有罪不逃刑假使有罪必受刑而不逃其將來辭言魏絳必來自陳其辭何辱命焉不必辱君命以殺之也言終赤之答君方畢魏絳至魏絳果自外至授僕人書作書以授悼公之御者將伏劍欲伏於劍將以自殺也士魴張老止之時士魴爲卿張老爲侯止魏絳勿伏劍魴音房公讀其書悼公讀魏絳所投僕

人書曰日君乏使之使令者使臣斯司馬使我爲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我聞師旅兵衆順從上命是爲威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若軍事者雖有死難不敢違犯法令而敬合罪人是爲共敬君合諸侯公合諸侯爲盟臣敢不敬我豈敢長懼死罪戮合罪人不爲恭敬也君師不武令公之師衆違命亂行臣不武矣執事不敬若執事之人長死而不討罪是不敬也罪莫大焉是我與揚干皆有大罪也臣懼其死我若不討則懼有死罪以及揚干又恐我之死罪累及揚干無所逃罪是我罪加重無所逃避也不能致訓不能以禮漸致教訓至於用鉞至於用鉞以斬其僕臣之罪重是我之罪甚重敢有不從敢不從君命以受戮以怒君心以致君心之怒請歸死於司寇請致尸於司寇使殺之公跣而出悼公聞其將死不俟穿屨跣足而出跣先典反曰寡人之言親愛也我所謂揚干爲戮何辱如之之言乃是親愛其弟也吾子之討軍禮也汝之討戮揚干之乃是軍禮之正也寡人有弟弟謂揚干弗能教訓平日不能以禮教訓之使干大命一旦使之干犯軍旅之大命寡人之過也此乃我之失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汝若自殺是重復增益我之失也敢以爲請敢以此說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言魏絳用刑當罪是能以刑佐民反役反自雞澤與之禮食悼公親爲魏絳特設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代絳士富爲候奄士富士會子代張老○恩按晉之名鼎前有隱武後有處莊叔思其才而管敬仲之流亞與

四年壬辰是歲陳成公卒子弱立是爲哀公

穆叔如晉穆叔魯叔孫豹僑如之弟也魯逐僑如立穆叔以繼叔孫之後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悼公以享禮待穆叔金奏肆夏之三肆夏樂章名見周禮其二曰韶夏其三曰納夏蓋擊鐘作樂而奏此三夏也不拜穆叔不拜謝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詩大雅篇名其二曰大明其三曰緜又使樂工歌此三詩也又不拜穆叔又不拜謝工歌鹿鳴之三鹿鳴詩小雅篇名其二曰四牡其三曰皇皇者華又使樂工歌此三詩也三拜每歌一詩則穆叔一一拜謝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子員其名也晉韓厥使子員問於穆叔員音云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言汝奉魯君之命來使於晉先君之禮以先君之享禮藉之以樂而薦之以樂章以辱吾子以此禮樂爲汝之辱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舍其大謂不拜肆夏與文王重拜其細謂

三拜鹿鳴也致問何禮也致問此禮是如何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元侯來朝天子享之乃奏三夏使臣不敢與聞言我是諸侯之使不敢與聞此樂故不拜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以下三詩皆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兩國諸侯相見乃歌此詩臣不敢及我不敢與在其間而得聞之故不拜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鹿鳴詩言我有嘉賓穆叔來君命來使詩嘉穆叔乃所以嘉晉君也敢不拜嘉敢不拜謝晉君嘉美之意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四牡詩序言勞使臣之來即所以勞穆叔之來使也敢不重拜敢不再拜晉君以謝勞已之意重去聲下同皇皇者華其序言君遣使臣也君教使臣曰晉君以此詩教我云必諮於周詩意言使臣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諮音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諮此句總釋

詩中諮字之義諮者乃是訪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咨詢之義謂問親戚曰詢咨禮為度此句釋詩三章周爰咨度之義謂問禮儀曰度度待洛反咨事為諏此句釋詩首章周爰咨諏之義謂問政事日諏諏子須反咨難為謀此句釋詩二章周爰咨謀之義謂問患難日謀臣獲五善因君之教而得咨詢度諏謀之五善敢不重拜敢不再拜以謝晉君教已之惠

定姒薨襄公生母不殯于廟將葬之時必以殯過祖廟檀弓曰朝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殷朝而殯于祖廟周朝而遂葬故此及僖八年皆以不殯于廟為非禮無櫬櫬為禮君即位而為椑夫人等與君等亦當生時有櫬今不為預備臨殯方作也不虞既葬又不反哭于廟傳言季孫以定姒木具容其喪制素無禮備也匠慶謂季文子曰匠慶魯大夫掌工事者子為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責季孫所謙之禮不成小君之喪制不終君也喪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也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毋喪之不成必有任其罪者謂季孫也初季孫為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文子樹檟欲自為櫬也匠慶請木匠慶請擇木以為定姒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使匠慶略取便略之可也匠慶用蒲圃之檟因季孫使其略取即略季孫之木季孫不御御止也棄已命略無以止之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君之母而不使成喪一無禮也豈無棺木可用而使之略取于民間又無禮也本欲略人而已反被略豈非自及乎

公如晉聽政魯襄公朝晉以受貢賦多少之數晉侯享公悼公以享禮待公

請屬鄫襄公請以鄫國屬魯使助已出貢賦晉侯不許悼公初不從其請孟獻子曰時襄公年七歲故獻子代其對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言魯君親近於齊楚仇讎之國而願固事君而願堅固以事晉君無失官命以無失晉國官司徵發之命鄫無賦於司馬晉之司馬兼掌諸侯貢賦言鄫乃小國本無貢賦以入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言晉之執事者朝夕有徵令於魯國敝邑褊小魯國狹小所收財賦不多闕而為罪苟貢賦有闕則得罪於晉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我魯君所以願借鄫國以助貢賦也晉侯許之悼公乃從魯請六年言滅鄫晉人使以責魯為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其君子爵名嘉父使其臣孟樂以使於晉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莊子魏絳也孟樂因之以貢虎豹之皮於晉以請和
諸戎請晉國與諸戎結和晉侯曰戎翟無親而貪悼公言戎翟無親暱之意有貪
利之心不如伐之不若伐之而勿與和也魏絳曰諸侯新服答言諸侯新服
於晉陳新來和陳舊屬楚去年方新乞和於晉將觀於我新服新和其心未固皆將觀晉
之德何如我德則睦晉而有德則諸侯輯睦以事晉否則攜貳不然則諸侯攜貳以叛晉
矣勞師於戎晉若勞兵以伐諸戎而楚伐陳楚兵必來伐陳必弗能救晉兵
必無於救是棄陳也如此則是棄絕陳國也諸華必叛中國諸侯見晉不能庇陳
必叛晉矣獲戎失華雖伐戎得勝而失中國諸侯無乃不可乎得小失大甚不可也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五子之歌所載也有窮國名后君也公曰后

羿何如怪其言之不倫故詰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禹孫大康淫放失國
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伐相遷于窮石自號有窮鉏羿之本國地名恃其射也恃善射而棄國不
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所謂外作禽荒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人
皆羿臣之才者而用寒浞寒國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氏寒
國君伯明后寒棄之伯明君寒之時擯之不用□羿收之□羿之民信而使
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行媚于左右之嬖幸者施賂于
臣工之親信者愚弄其民其用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獵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陽為恭順于羿而實樹立其詐慝之謀以盜取其國家外內咸服受其

媚與賂交口信浞羿猶不悛為慝不改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
之以食其子家衆羿之家人也亨作烹于羿之子食之也愚謂羿之見殺誠當其罪但殺之者非
可以殺之之人耳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羿不知君臣而其子尚知有父子窮
門窮之國門亦家衆殺之也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浞因羿室
就其妻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浞自以讒慝詐
偽為能制伏天下之民而不復施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
侯即后相所依者也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亦二國名取之以封其二子靡自
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燒焉之餘曰燼澆所滅斟灌斟尋二國死亡遺脫之民思報父兄之
讐故靡得收而用之以滅浞而立少康立后相之子復為君少康滅澆于過

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少康崩子帝杼立然後能得滅豷有窮由是遂亡
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有窮亡謂浞亡也失人故也人指武羅等四臣羿棄之浞亦不用故亡
絳葢引此以見失人必亡規悼公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昔者辛甲為周武王太史
命百官官箴王闕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為箴以戒王之闕失於虞人之箴
曰虞人掌田獵之官其箴有云芒芒禹迹芒芒遠貌禹迹謂大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為
九州畫天下之地分為九州經啓九道於是開通九州道路民有寢廟民有寢以
安身有廟以安神獸有茂草禽獸則有茂盛之草以養其形各有攸處若民若物各有
所棲德用不擾其德無所擾亂在帝□羿□羿夏太康之臣自立為帝冒于原
獸羿善射故貪冒于原野之禽獸忘其國恤忘其國家可憂之事而思其麀牡獸之

雖日危難日壯言羿之所恐惟在田獵武不可重言有國家者不可重武事用不恢于
夏家羿以重武事故雖篡取有夏家國而不能恢大之也獸臣司原獸臣虞人自稱言所掌者
原野之事敢告僕夫致以后羿田獵亡國之事告于吾君之僕御者虞箴如是魏絳言武
王時虞人之箴如此可不懲乎聞此箴者可不以后羿為戒乎於是晉侯好田當是
悼公好田亦故魏絳及之魏絳本意勸公和戎因悼公好田并誦虞箴以諷諫之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悼公言如此則不若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魏絳言晉君和戎其利有五戎翟薦居薦聚也一日薦草也言戎狄逐水草而居也薦才甸反
貴貨易土既與通利則貴貨易得於其土也土可賈焉其土產之貨可以資商賈焉
一也邊鄙不聳與戎和則邊邑寧謐不聳動也民狎其野吾民皆得狎習於田野而

無憂穡人成功於是務稼穡者皆得成其農功二也戎翟事晉與戎和則諸戎狄皆
來事晉四鄰振動近之足以震動乎四鄰之國諸侯威懷遠之足以威懷乎諸國之
伏三也以德綏戎但用德以綏撫諸戎師徒不勤士卒之衆不至勤勞甲兵
不頓甲兵之器不至頓壞四也鑒于后羿以后羿之好田失國為戒而用德度
而用德以為吾身之法度遠至邇安遠之戎狄皆服近之人民事安五也君其圖之
利害如此君其自圖度也公說悼公悅魏絳之言使魏絳盟諸戎使與諸戎修盟結好
修民事修備農功田以時田獵不奪農時
邾人莒人伐鄫二國伐鄫臧紇救鄫臧紇臧武仲也鄫既屬魯故魯救之敗於
狐駘狐駘邾地名臧紇為邾人所敗國人逆喪者皆髽麻髮合結為髽兵敗死喪者多

不能皆具喪服故髽魯于是乎始髽自此之後遂以髽為弔服雖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
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考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者髽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箭笄髽衰三年是
也其齊衰期亦髽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錫
衰士之妻則疑衰告吉笄無首素總也國人誦之魯人為歌謠以譏之曰臧之狐裘
臧紇當時衣狐裘敗我於狐駘致我敗于狐駘之地我君小子襄公幼弱故曰小子
朱儒是使臧紇短小故號朱儒言襄公委任不得其人也朱儒朱儒重言以譏諷之使
我敗於邾致使我師為邾人所敗也
五年癸巳襄公元年陳
季文子卒魯季孫行父宰庀家器宰家臣也庀具也庀匹婢反為葬備具家

器之所有以為營葬之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
器備無金寶之重器無甲兵之重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
也觀其儉於私家可以知其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自宣公八年襄仲季文子始得政歷相宣成襄
凡三君而無私積而私家無積聚可不謂忠乎非忠於公室者能如是乎
六年甲午是歲杞桓公卒子匄立是為孝公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因相
狎而相侮因相優而相謗子蕩怒子蕩樂轡字以其相謗而怒之以弓梏華弱于朝
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借以為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
勝矣華弱為司馬乃司武之官而被人梏于朝懦弱甚矣何以勝敵遂逐之黜其官而遣之夏

宋華弱來奔失職而奔于魯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括人于朝與被括于朝者其罪同今弱逐而樂喜留失用刑之正矣專戮于朝罪孰大焉戮辱也以引括人是不遵國法而種辱人於朝其罪大矣亦逐子蕩子罕言亦須逐子蕩乃得用法之平也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蕩聞子罕并逐之言怒而射子罕之門以辱之言子罕被辱亦當以不勝任見逐我往矣不幾日同汝亦從我俱行也子罕善之如初子罕雖有并逐之言然宋人仍不逐子蕩故子蕩在宋而子罕不怨其見辱仍善待之一如初時杜注以爲春秋之世君弱臣强莫不蓄失掩罪以相忍爲因向戌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怨求安之事傳載此蓋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也

七年乙未杞孝公元年是歲鄭公子騑弑僖公立其子嘉是爲簡公

夏四月周四月今二月三卜郊卜吉日以郊祀不從三卜而皆不吉乃免牲於是不郊而縱其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仲孫蔑言我今乃知卜筮之有神也夫郊事后稷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者祀天之祭以后稷配享以祈農事也后稷以農事開國祀之所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啟蟄建寅之月今雨水節也是時即郊以祈穀郊而後耕郊祀之後即擇日而耕今既耕而卜郊今正月既耕而二月始卜郊宜其不從也

晉韓獻子告老獻子韓厥也告老謂致仕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之長子名無忌時爲公族大夫身有癈疾將立之將使代韓厥爲卿辭曰穆子辭詩曰召南行露篇豈不夙夜言人豈不欲早夜而行謂行多露所懼者多露之濡已也詩意謂

人不可以非禮而妄行引此詩者謂非才不可以妄居官位也又曰小雅節南山之篇弗躬弗親言在位者苟不躬親政事庶民弗信則庶民不聽信其命也引此詩者言已有癈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穆子稱名言我不才不足爲卿讓其可乎必也遜讓而後可乎請立起也請立其弟韓起爲卿與田蘇游田蘇晉之賢人言韓起從之游而曰好仁而田蘇稱韓起之好仁詩曰小雅小明篇靖共爾位詩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好是正直好是正直之人與之交游神之聽之如此則神明聽而順之介爾景福而介助之以大福也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有恤民之德正直爲正正直己心是爲正也正曲爲直正人之曲是爲直也參和爲仁謂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則不失其本心之德是爲仁也如是韓起如此則神聽之則神明必聽順之介福降之必降福以

助之立之不亦可乎立之爲卿使宣子朝宣子韓起也使之朝君而受命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悼公謂無忌能讓所以爲仁使掌公族大夫使爲公族大夫之長

衛孫文子來聘文子孫林父也衛使來聘於魯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今文子與襄公同等叔孫穆子相穆子叔孫豹也相相禮也趨進曰趨進而進文子諸侯之會言諸侯同會時寡君未嘗後衛君魯君與衛君敵體故同登階今吾子不後寡君今汝乃衛之臣而與魯君同登寡君未知所過魯君未知何失而汝不讓進之吾子其少安言汝何不少徐緩也孫子無辭文子無言以答亦無悛容亦無悛改之貌悛音銓穆叔曰孫子必亡言文子有取亡之道爲臣而君爲臣

而以君避自處過而不悛有失而無悛改之親亡之本也此乃取亡之根本也詩曰
召南羔羊篇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詩言大夫自公門而退食于私家無不順禮而從容
自得也謂從者也從者順行故能委蛇也衡而委蛇不折不順道而逆行乃欲
委蛇必至于毀折也爲十四年林父逐君張本

八年丙申鄭簡公元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子國鄭穆公子名發子耳子良之子名輒蔡黨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媚於
晉也獲蔡司馬公子燮鄭虜獲之鄭人皆喜鄭人皆以勝蔡爲喜唯子產
不順子產子國之子名僑獨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言鄭乃小
國不修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乃鄭國之大禍也楚人來討楚人爲蔡之故必來

伐鄭能勿從乎鄭敢不服楚乎從之鄭既服楚晉師必至晉兵必來爭鄭晉楚
伐鄭晉楚二國迭來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自今以後鄭國不出四五年之外
弗得寧矣無安寧之歲矣言四五年後晉楚强弱之勢判乃得安也子國怒之其父怒子
產之多言曰爾何知國有大命國家有大命令而有正卿自有正卿與其謀議
童子言焉汝童子也出而僣言將爲戮矣必將受其刑戮矣其後晉楚交兵伐鄭皆如子
產之言

楚子囊伐鄭子囊楚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五年初爲令尹討其侵蔡也果如子產
之言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三子欲遂服于楚子孔子蟜子展欲
待晉子孔穆公之子名嘉子蟜子游之子名蠆子展子罕之子名舍之皆穆公之孫也三子欲待晉兵來

救駟音嗣子駟曰周詩有之周之逸詩曰俟河之清河水本濁百欲俟其清
人壽幾何言人壽短而河清遲以喻晉之可待也舊云河水三千年乃清人兆云詢多
兆卜也詢謀也兆既卜而詢謀又多職競作羅則競作羅網之雖而無成功者職此之由謀之
多族言鄭之謀事者實多族類民之多違人各有心必多違戾事滋無成所謀之事
卒無成功民急矣今楚兵來討民之死亡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不若且服楚以
少紓吾民之死紓音舒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但當敬以共奉幣帛耳共
音恭以待來者以待來伐者而與之行禮小國之道也小國事大之道當如此犧
牲玉帛盟用犧牲會用玉帛待於二竟待於晉楚二國之境以待彊者以待兵力
之强盛者而與之盟會而庇民焉庶幾旦夕之安可以此庇覆吾民焉寇不爲害與之

和故二國之寇不能爲害民不罷病不與之戰則吾國之民不至疲病不亦可乎子
展曰子展不肯從楚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事大國者信也小國無信以鄭
之小國而無誠信兵亂日至如此則二國交兵禍亂日至亡無日矣其亡國也將無
日矣五會之信謂鄭與晉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
之今將背信而從楚雖楚救我雖楚來救晉兵之伐將安用之而得楚失信將何用
之親我無成晉以同姓而來親我及不與成鄙我是欲楚欲滅鄭而爲鄙邑及欲與成
不可從也子駟之謀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晉悼公年少而精明四
軍無闕四軍謂上中下軍及新軍也無闕則兵威振八卿和睦八卿謂四軍之將及佐也
和睦則衆心同必不棄鄭必不肯棄鄭而不救楚師遼遠楚兵至鄭道里爲遠糧食

將謚所齎糧食有限必將盡矣必將速歸不能久留何患焉舍之聞之子展
稱名杖莫如信人之可倚杖者真如誠信完守以老楚今但完守吾城以老楚師杖
信以待晉倚杖誠信以待晉救不亦可乎子駟曰子駟必欲從楚詩云詩小
雅小旻之篇謀夫孔多詩言謀事之夫甚多是用不集故彼是此非其事用此益不集
也發言盈庭發言者多而盈滿於庭誰敢執其咎誰肯斷決是非出而受其咎責
者如匪行邁謀匪非也行道路也邁往也言若非親往行道路而猶坐而謀之是用
不得於道爲是之故用不得于正道也請從楚請無待晉騑也受其咎子駟
名騑言我當出而受其咎責乃及楚平從子騑之謀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伯駢鄭大夫鄭使告晉以從楚之故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而汝也賦兵也言修治汝

之兵甲儆而師徒儆備汝之師徒以討亂略其有作亂而侵暴者汝其討之蔡人
不從蔡人侍楚不從晉國之命敝邑之人鄭國君臣不敢寧處悉索敝
賦盡索鄭國賦斂之兵以討于蔡以討蔡人違命之罪獲司馬燮虜獲蔡司馬公子燮
獻于邢丘今年會于邢丘之時我獻蔡囚于晉今楚來討今楚人以伐蔡之故來討于鄭
曰汝何故稱兵于蔡言汝安得擅舉兵以伐蔡焚我郊保郊外曰郊保守也言
楚人焚鄭國之郊保馮陵我城郭爲迫也城外曰郭言爲陵鄭國之城郭爲昔懸敝邑之
衆夫婦男女夫婦已嫁娶者男女未嫁娶者不遑啟處遑暇也啟跪也不暇跪起居處也
也以相救也救其死亡翦焉傾覆翦盡也言楚人傾危覆滅我鄭國待將盡矣無
所控告無所控引而告訴者民死亡者鄭國民人死亡於楚兵者非其父兄若非

子弟亡其父兄即其子弟即是父兄亡其子弟夫人愁痛人人憂愁而疾痛之不知
所庇不知所以庇覆其身之地民知窮困鄭國之民知窮困于楚兵也而受盟于
楚皆不得已而受楚之盟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言鄭之受盟出於民
心我君臣不能禁止之不敢不告不敢不以事之曲折告于晉也知武子使行人
子員對之曰武子荀罃也使子員答伯駢員音云君有楚命言鄭君有楚國見討之命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言鄭不遣單使告愬于晉
而即安于楚從受楚盟以國有安君之所欲也此乃鄭君之願欲也誰敢違
君誰敢違鄭君之欲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我晉君會合諸侯之兵以
臨鄭之城下唯君圖之唯汝鄭君自圖謀之明年而晉伐鄭

晉范宣子來聘宣子士匄也晉侯使來聘于魯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
于鄭言將伐鄭來徵魯兵公享之襄公以享禮待宣子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召
南詩篇名摽落也梅盛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庶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賦此詩欲魯及時同討鄭也
摽鄭小及季武子曰武子季孫宿也文子卒武子立誰敢哉誰敢不從晉命今譬於
草木寡君在君我魯君於晉君君之臭味也如草木氣味之同類也歡以
承命歡樂以承晉命何時之有有遲速惟命敢有不及時乎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
雅篇名詩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武子賦此詩者謂晉與魯乃兄弟之國當相親也賓將出禮畢而去
宣子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詩小雅篇名武子賦此詩欲晉悼公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
子曰城濮之役僖公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

雍晉文公戰勝至于衡雍周襄王親勞之文公遂獻楚俘于王雍去聲受彤弓于襄王襄王嘉文公之功賜以彤弓使得專征伐以爲子孫藏文公藏之以傳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宜子稱名謂我嗣其父祖爲先君之守官敢不承命豈敢不承季武子之教命君子以爲知禮彤弓之義襄在晉君故士匄受之君子聞之知禮若寗俞來聘爲賦彤弓以美寗俞則非禮也

左傳統箋卷之十七

襄公二

九年丁酉

宋災天火曰災宋人因天象知有火災其說在後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宋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當以右師華閱爲執政之卿樂喜班在其五而乃爲政者華閱乃華元之子元有大功故宋以爲六卿之首而子罕賢智雖官爲司城特主國政猶齊用管仲晉用叔孫婼皆位卑而柄國也使伯氏司里以下皆預備火政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謂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各率里內之民分行禦火之政也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徹小屋以斷其延燒大屋難徹塗之使不焚陳畚挶畚簣籠盛土器也挶轝持擧土物也具綆缶綆汲水索

缶汲水器備水器盆甕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能任蓄水潦積土塗皆以禦火巡丈城巡行也丈度也繕守備繕修治也度量城數以修守禦之備恐姦人因火作亂故也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趨之道以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亦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是其所主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五縣爲隧令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司徒既具正徒是郊內之民已分畜木塗土備役其郊外屬遂者乃郊野保守之民不可坐離所守故令隧正量其多少納之于國隨火所起奔往救之單司救火不及諸役也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華閱右師討治也庀具也討治其所屬之官令各官具其所司不使曠缺也向戌討佐亦如之戌爲左師亦如華閱討其所司也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爲司寇刑器刑書載于器物者如鄭鑄刑鼎叔向責之晉鑄刑鼎仲尼譏之是也以國之所重

恐爲所焚也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以司馬校正主馬之官工正主工之官車之所自出備車馬甲兵以守其國都防姦寇也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爲太宰府六官之府守六府之典也按哀二年魯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爲重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巷人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故令儆戒宮中也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右師左師也鄉正鄉大夫宋立四鄉鄉大夫各一人因火災而徧祀羣神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爲牲祭四城以禳火城以積土爲之土積爲陰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祀之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盤庚宋微子八世祖獨祀盤庚不知何義不別言牲知其亦用馬也按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祭城及盤庚皆非禮也晉侯問於士弱士莊子名弱士渥濁之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悼公問宋人自知天道將有火災何故何故先知之對曰古之火正古者有火正之官專主火事或食於心心東方宿名也火正死而爲神後世祀火星之時或以火正配食於心也或食於咮咮柳星也南方之宿又言火正或配食於柳也咮音晝以出內火季春鶉火星昏見南方時則令民放火故曰出火季秋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時則禁民放火故曰內火內與納同是故咮爲鶉火柳星南方朱鳥之宿鳥有喙故名爲咮在午位爲鶉火之次鶉音純心爲大火心星在卯位爲大火之次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氏堯有天下之號堯時閼伯爲堯火正堯遷之于商丘閼音遏祀大火而火紀時焉閼伯旣居商丘始祀大火心星而紀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之時相土因之相土契之孫商之先祖也封于商丘因閼伯之故國而祀大火心星故商主大火所以商丘之地屬大火也商人閱其禍敗之

釁必始於火閱猶數也謂商人爲王時數商家禍敗之隙必有火災應之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宋商之後又在商丘之地故自知天道有火災也日字不可曉恐是自字之誤公曰可必乎悼公又問宋有忽失必致火乎對曰在道各言在其君之所行道耳國亂無象國若無道災變亦無初無一定之象不可知也故不可知其必然也穆姜薨於東宮穆姜魯襄公之祖母也淫於叔孫僑如欲廢成公故被放於太子之宮至是乃死始往而筮之初徙居東宮之時揲蓍而筮之遇艮之八揲蓍之法遇九爲老陽遇六爲老陰遇七爲少陽遇八爲少陰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姜筮得艮卦初二四五爻凡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爲少陰不變故曰艮之八也史曰是謂艮之隨史官言本卦是艮五爻皆變故之卦爲隨隨其出也言隨非閉固之卦有出之義君必速出言穆姜不久居於此將速得出蓋妄對以悅穆姜也姜曰亡言無可出之理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穆姜又引周易隨卦彖辭以折史之妄也揲蓍之法遇五爻變者當以之卦不變之爻辭占據此當用隨六三係小子失丈夫爲斷是則史之對固妄而穆姜亦未爲是也元體之長也按此下一節與周易文言畧同疑古者本有此語後來孔子作文言乃采而用之也元始也於人爲首故曰體之長也文言體字作善字亨嘉之會也亨通也萬物亨通之時乃嘉美之聚會也利義之和也利遂也義主斷制故少於和萬物成遂自然和悅故於義爲和也貞事之幹也貞正而固也物之堅固者可以爲幹故爲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仁即元也元包四德猶仁之包五常仁者全體不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君子有嘉美之德則動與禮合故嘉德足以合禮也文言嘉字作會字利物足以和義君子利益萬物則雖斷制而不傷其

利故利物足以和義也貞固足以幹事君子以正固立事猶枝葉之有幹故正固足以幹事也然故不可誣也有是四德者在身必然故不可誣罔也是以雖隨无咎所以雖遇隨卦而其身得无咎今我婦人穆姜自言已身而與於亂而與於叔孫僑如之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男子固在於下位也而有不仁而有淫亂不仁之行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安靖國家而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作亂害身而被放於東宮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棄夫人之位而與僑如淫泆故言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有此元亨利貞之四德者隨而无咎乃得隨而无咎我皆無之穆姜自言四德皆無豈隨也哉豈足當隨卦之義哉我則取惡我之爲惡咸其自取能無咎乎必死於此言必死於是宮弗得出矣決無可逃出之理也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秦之力不足以敵晉故使乞兵於楚雃音牽將以伐晉秦晉世爲仇讎故景公欲伐晉楚子許之楚共王許之出師子囊曰不可子囊楚令尹當今吾不能與晉爭言當今事勢楚國不能與晉爭伯晉君類能而使之晉悼公隨人才之所能而任使之舉不失選所舉之才皆得所選官不易方所居之官不變其宜其卿讓於善上而爲卿則讓於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下而爲大夫則各任其職守其士競於教下而爲士則競於奉上教命其庶人力於農穡下之而爲庶民則盡力於農田稼穡之事商工皁隸不知遷業以王爲商賈者爲工匠者爲皁隸賤官者皆各守其事不知遷易其所治之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而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蓋晉三軍以中上下爲次上軍將亞于中軍佐下軍將亞于上軍佐也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將新軍絳佐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以禮相遜卑職以力相勉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言當事晉不可與爲敵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既許士雃矣雖不及晉雖楚之德不及于晉必將出師不可失信於秦而不出兵楚子師于武城武城地名以爲秦援以與秦爲援兵秦人侵晉無鐘鼓曰侵晉饑弗能報也故受其侵而未能報爲十年晉伐秦傳

諸侯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

門四國大夫從晉中軍衛北宮括衛大夫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之師從晉上軍攻之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之師從晉下軍攻鄭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之師從新軍地斬其表道之樹甲戌師于汜汜東汜鄭地名衆師還聚于此令于諸侯曰晉人中令修器備整其兵器戰備盛餱糧戰時所用乾食歸老幼不能戰者遣之歸示將持久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之地故使軍中疾病者息其中肆眚肆緩也眚過也將用民力故赦軍中有犯法者赦之以圍鄭號令軍中將欲圍鄭鄭人恐懼晉之强乃行成乃與晉成中行獻子曰獻子荀偃也行音杭遂圍之言且以兵圍鄭未可許之行成以待楚人之救也待楚兵來救鄭而與之戰與楚

兵戰而決勝負不然若不與楚戰無成則楚來伐鄭人叛晉而從楚也又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荀罃言且許鄭盟而退兵以歸以敝楚人以此疲弊楚之兵力吾三分四軍晉有上中下軍及新軍共四軍分爲三部與諸侯之銳又選擇諸侯精銳之兵以逆來者以與楚兵更迭爭鄭於我未病三部之兵更番而出是晉兵不爲疲病楚不能矣晉三部各一出而楚兵三來則楚勞甚而不能敵矣猶愈於戰豈不勝於與楚戰乎晉所以卒能服鄭者其謀蓋出於此暴骨以逞若使二國暴骨以戰而快其欲暴步卜反不可以爭則勝負相半而不能與楚爭矣不若不戰之爲全勝也大勞未艾與楚爭鄭是大勞役未得休息也艾音乂君子勞心但君子勞心則能治人小人勞力小人勞力則治於人先王之制也此先王以君子治小人之法如此也蓋謂晉但勞心以制楚楚則勞力而受制

於晉諸侯皆不欲戰諸侯之兵亦不欲與楚戰乃許鄭成許其行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諸侯盟于鄭地鄭服也將盟鄭六卿禮止二卿踰制亦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爲門子皆從鄭伯從官三等皆隨君至會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也凡爲盟皆割牲歃血載書以告神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異志謂從楚有如此盟如此違盟之禍公子騑趨進鄭子駟不受此盟故趨進發言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鄭間處於晉楚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晉楚不以德音而加諸鄭而亂以要之但以兵力強要之使其

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受兵則鬼神不得享明禋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受兵則人民不得食土地之利夫婦辛苦墊隘辛苦艱嗇之味也墊隘委頓之狀也無所底告無所底至而告訴者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鄭國苟不惟有禮者有力者與夫能庇吾民者而從其命令而敢有異志者乃或有異志而苟從者亦如之亦如此違盟之禍子駟之言如此蓋不肯專服晉也荀偃曰改載書因子駟之言不專服晉故使改之公孫舍之曰合之子展昭大神要言焉言凡爲盟者昭告於大神而要誓言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荀罃諡荀偃我實不德言無德以服鄭而要人以盟但以盟誓面強要之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晉既

非禮何以主諸侯之盟姑盟而退不如且與鄭盟修德息兵而來晉君能增修德政休息師徒終必獲鄭終得鄭之服于我何必今日何必欲速而責效於今日我之不德晉若不修德政民將棄我雖晉之民且將棄我而叛豈惟鄭豈惟鄭國不服晉乎若能休和若能休民之力和民之心遠人將至則近者悅服而遠者來之何恃於鄭又何專恃一鄭之服我乎乃盟而還逆兩用載書而爲盟公送晉侯晉悼公伐鄭而歸魯襄公送之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公送至河故爲宴于河上問公年襄公幼小未冠故問其年季武子曰代襄公答會于沙隨之歲其會在成公十六年寡君以生寡君以此年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沙隨會是丙戌年至今年丁酉凡十二歲矣是謂一終言十二年爲一終一星終也歷以歲一

終者以歲星十二年而周天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國君十五歲以後可以娶而生子冠而生子冠者成人之禮生子者成人之事也故必冠禮既成乃可娶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言季武子何不為公冠具蓋悼公欲速與之冠也武子對曰君冠言國君冠禮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冠者當以祼享為告神之禮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冠必在廟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今寡君在行晉君出行在外未可具也無此禮樂之文故冠禮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請還及同姓之國而假鐘磬以行禮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魯始祖周公衛始祖康叔親兄弟也故為兄弟之國冠于成公之廟成公是衛獻公之曾祖于其廟者從衛所處也假鐘磬焉以悼公欲速故

冠衛廟而假鐘磬具祼享之禮歸魯乃祭耳禮也言得禮之權宜也楚子伐鄭鄭服晉故共王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公子騑欲從楚子孔子蟜曰蟜音矯與大國盟今歲與晉同盟于戲口血未乾盟者歃血飲酒血未乾者言其盟仍新而背之使背盟而從楚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戲之盟我鄭為載書唯彊是從鄭國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言鄭從楚乃是從前日之盟非背之也且要盟無質況晉要我為盟其盟言無定主神弗臨也雖盟而神弗豈臨也所臨惟信必有忠誠之信神乃臨之信者言之瑞也言而有信如瑞節之可以合符也善之主也信則實有是善故為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所以神明臨之明神不蠲要盟

蠲絜也今晉要我為盟而無誠信神必不絜其盟而臨之背之可也假使背之亦無害也況未嘗背盟乎乃及楚平鄭又從楚公子罷戎入盟罷戎楚大夫同盟于中分鄭城中里名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因喪急還故也晉侯歸悼公伐鄭而歸謀所以息民以伐鄭未得志休息民力而用之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盡出積聚以貸於民積子賜反自公以下至于卿大夫苟有積者盡出之凡有積聚者盡出以貸之國無滯積國無滯而不散之積亦無困人亦無困而不遂之民公無禁利官不禁利而與民同之亦無貪民民亦不貪而皆知禮遜祈以幣更祈神則以幣帛而易犧牲賓以特牲待賓則特用一牲而已器用不作器用仍其舊者不新作也車服從給車服從以給事不求

美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晉國之事皆有節制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次興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也

十年戊戌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偪陽妘姓國偪音福而封宋向戌焉向戌宋大夫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滅偪陽而封之以為附庸之國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城小則勝之不得為武弗勝為笑固則恐或不克豈不見笑于諸侯固請二子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如智罃所料孟氏之臣秦堇父魯孟獻子之家臣重如役挽重車以至軍中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乘其開城門而攻之縣門發懸門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懸門上寇至則發機而下之令諸侯之士攻偪

陽城門已有入者故偪陽人發之以斷攻城之人于內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郰邑
大夫叔梁紇即仲尼父也以縣抉懸門使起而諸侯攻城之人為偪陽所困者從其下得出翟虒彌
建大車之輪翟虒彌晉人也建立也虒音斯蒙之甲以為櫓蒙甲于輪上以為盾
左執之左手執此櫓右拔戟以成一隊右手拔戟以一人當一隊一隊百人孟
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簡兮之篇主人縣布偪陽
人為主人縣布絕城外以試外勇者堇父登之援布而上及堞而絕之堇父將至堞
則偪陽人斷布使墜隊則又縣之堇父既墜下則偪陽人又縣布蘇而復上者三
死而復生曰蘇堇父墜地既死復蘇蘇而復援布以上者三次主人辭焉乃退偪陽人見其勇
不復懸布辭其爽登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堇父身帶其斷布列于軍以示勇諸

侯之師久於偪陽時晉悼公會諸侯于相因以其兵同伐偪陽王是圍之二十五日故日久
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二子又請於荀罃將欲還兵水潦將降向夏恐有
久雨懼不能歸水阻而不可歸請班師請于荀罃知伯怒知伯即荀罃也投之
以機機與几同怒而以几投之機音几出於其間其機出於二子之間曰女成二
事言汝二子謀伐偪陽封向戌二事已有定議而後告余恐後以其事告於我余恐亂
命我恐亂汝已成之命以不女違故從汝請女既勤君汝既勞君來伐而興諸
侯又與諸侯之兵牽帥老夫老夫荀罃自稱言非我本意欲汝牽率而勤兵以至于此
至于偪陽城下既無武守既無武功可以執守而又欲易余罪又欲變易其罪於我
曰是實班師言荀罃實令還師不然克矣不然克偪陽之城矣余羸老矣

余羸而年老可重任乎不任受汝此重責七日不克今與汝約若七日不克偪陽之
城必爾乎取之必取爾二人以誅不克之罪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
帥士卒攻偪陽之城親受矢石躬在矢石之間甲午滅之遂破其城而滅其國以與
向戌以偪陽之地封宋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偪陽光啟寡君而以偪陽之地光寵開啟宋君羣臣安矣宋之羣臣皆安於晉君之
賜矣其何貺如之見賜之厚無以加此若專賜臣若專以賜向戌是臣興諸
侯以自封也是臣與起諸侯之師以自封為利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冒死以請不敢受乃予宋公從向戌之請以偪陽與宋平公
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書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自為犧而禱于

桑林之社而大旱方數千里遂禱焉以桑林名殷樂大濩及桑林皆天子樂宋殷後得用之荀罃辭
不敢當天子樂故為晉侯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
魯周公後當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魯三年大禘則作四代之樂別
祭羣公則用諸侯樂按禘祭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于賓禘者教鄰國之賓故用大祭之樂也祭統云大
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象管是天子享諸侯與祭同樂也愚謂賓
禮與祭禮必有重輕當時魯禮必有缺失觀云荀偃士匄引過鄉之事以詔晉侯使聽宋耳此言是也宋以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欲從宋請也舞師題以旌夏舞師樂師也旌夏大
旌也題識也舞師入之時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非常之旌猝見之而
心懼故退以避之去旌卒享而還因晉侯懼故去享畢晉侯乃歸也及著雍疾

歸至晉著雍之地晉侯疾作卜桑林見因病而卜其兆桑林爲祟也荀偃士匄欲
奔請禱焉欲奔還宋以請禱也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我先辭樂宋自用之耳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若鬼神欲加罪必當加罪于宋矣晉
侯有間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俘執偪陽之君歸
于晉而獻于祖廟偪陽中國諸侯不應獻俘故諱之而名之日□俘也○忌扶偉公滅中華之國而諱其夷本
非□也而指之日□恐用俘禮不仁甚矣晉之人分殄祀宜族偪陽妘姓也妘姓之國使周
內史選其族嗣內史掌爵祿廢置之事使晉侯使之也周內史示有王命選偪陽宗族之賢者
納諸霍人霍人晉邑納偪陽族人以奉妘姓之祀禮也不滅其祀故曰禮師歸伐偪
陽之師還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以其勇力使爲車右生秦丕茲事仲
尼堇父尚力其子事仲尼則尚德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圍宋門于桐門攻宋城門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衛亦晉之與國故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
然是不與楚也衛救宋是異于楚而鄭不伐衛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背與晉盟
而復從楚是得罪于晉矣又得罪于楚將若之何既不從晉則當從楚今不伐衛是又
得罪于楚矣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則國敝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
必亡無一可恃其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亡之禍甚于病諸大夫皆以
爲然鄭之諸大夫皆欲伐衛故鄭皇耳帥師侵衛皇耳皇戌子楚令也
受楚之令也孫文子卜追之追鄭師獻兆于定姜獻所卜之兆于夫人姜
氏問繇繇卜兆之辭繇音宙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龜所
現之兆陸起若山陵也有夫我國之夫也喪雄彼國之雄也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
之利也夫人因繇詞義以爲利於禦敵也大夫圖之謂文子宜圖謀之衛人追
之因兆吉而追鄭師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孫蒯林父子爲衛帥犬丘衛地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魯從晉故楚人鄭人來侵西鄙也還圍蕭克
之自魯旋師伐圍宋之蕭邑而破之子耳侵宋北鄙鄭師獨進薄宋國都之近郊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楚不進而鄭獨進豈非競乎競本予駟召災之
道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使周天子用兵征伐尚當謙抑自持不可過甚況侯國乎有
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受其禍也爲下盜殺三
大夫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故乘間伐魯諸
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太子宜賓之以
上爵而晉悼公以齊太子先諸侯而至故使之居滕侯之上以寵異之己酉師於牛首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公子騑與尉止向有忿爭之隙將禦諸侯之師而
黜其車諸侯伐鄭鄭大夫各帥師以禦敵而子駟以爭故特減損尉止之車數尉止獲獲諸
侯之俘又與之爭子駟又與尉止爭所獲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
也過抑尉止言其所將之車過多踰制度云從軍之車未必有定限子駟心惜尉止之來富故以此罪之
遂弗使獻以車多爲罪勿使得獻所俘初子駟爲田洫溝田畔之溝洫以正封疆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四氏素富其田必有侵占子駟因正封疆于分有剩則欲給他人故四氏之田失其故額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四氏及尉止為五族逞故也子駟聚取法及冒人之不得故意者皆聚于五族同怨為黨也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是時子駟攝行君事子國為司馬公子發子耳為司空公孫輙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率賊入朝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執政子駟等西宮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劫君以令于衆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預知逆謀而不告利其難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甫卿

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子駟子公孫夏也聞盜即出不為儆備尸而追盜先臨父尸然後追盜盜入于北宮即劫鄭伯時也乃歸授甲歸家授甲以備戰鬪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其家人逃散而器用亦失不儆故也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之人庀羣司具官守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軍成行列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公孫蠆帥國人為兵助子產攻賊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奔宋二賊死五賊逃子孔當國事平子孔代子駟攝君事為載書為盟而載之書以位序使諸大夫以位為次序聽政辟辟法也使皆聽執政之法不得預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鄭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適子曰門子皆不肯順從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令勿加誅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言為載書以安定國衆怒而焚之衆怒而焚燒其書是衆為政也是衆共執鄭國之政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言衆之所怒不易干犯專欲難成一己之所欲不易有成合二難以安國合二不易者以安鄭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安衆人之心子得所欲子孔得以為政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若專一己之欲不能成功犯衆興禍犯衆人之怒必興起禍患子必從之子必從衆人之意而焚其載書可也乃焚書於倉門之外子孔從其勸不於朝內焚燒載書而於鄭倉門之外焚者欲使遠近見所燒焉衆

而後定衆見焚書始得安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連年伐鄭而未服故屯兵于虎牢之城而備之晉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晉于此築城士魴魏絳戍之二年晉城虎牢遂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守之鄭服則欲以還鄭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鄭乃行成于晉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還晉環繞也至于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荀罃欲退師曰今我逃楚逃避也退師是避楚不與戰也楚必驕以晉為怯故驕驕則可與戰矣敵驕則我易勝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擁國之師而反避楚豈不為恥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會諸侯之師將以勝楚而服鄭乃反增恥辱為

（師者何以生爲）我將獨進師（諸將欲退黶欲獨進師）遂進（因黶之言而衆決進師之計）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陽城至下蔡入淮楚軍其陽晉軍其陰）子蟜曰（鄭公孫蠆）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其有一定之去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服與不服諸侯總不與楚戰）退楚必圍我（我既從而諸侯退楚必怒而圍鄭）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猶之乎退也從諸侯而退則楚圍我不如從楚則楚不復圍我亦所以退楚也）宵涉潁與楚人盟（鄭長晉知之故夜涉盟楚）欒黶欲伐鄭師（伐其宵濟之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我不能庇而彼與楚盟不可謂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不如以兵犯其國以示怨）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楚師具在則必救鄭）戰而不克爲諸侯笑（有楚救恐未必克）克不可命（勝負難必也命猶命中之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如荀罃致怨之策）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皆天子之卿士因政事而有爭）王右伯輿（伯輿理直王乃右之）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晉伯爲周之使范宣子往周平其事）王叔與伯輿訟焉（二子爭其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也）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之屬大夫也）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宣子聽二人之辭）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篳門柴門也閨竇爲穿壁爲戶上銳下方其狀如圭也言伯輿是微賤之家）而皆陵其上（而與王叔爭政是以下而陵上）其難爲上矣（凡在上之人皆難以自立）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平王東遷洛邑）吾七姓從王（其時大臣從平王者有七姓伯輿之祖是其一也）牲用備具（爲平王備特牲具祭祀之用）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騂旄赤牛也平王以赤牛賜七姓大臣使爲重盟）曰世世無失職（其盟誓之辭云七姓子孫世世無失舊職）若篳門閨竇（設若我家微賤）其能來東底乎（其誰能從平王而至於東周乎底至也）且王何賴焉（且平王何恃其用而與之盟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其政事皆以賄賂而成）而刑放於寵（其刑罰放赦皆自寵臣而出）官之師旅不勝其富（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其長官皆受賄以致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受賄者致富則伯輿之輩不得不貧賤也）唯大國圖之（晉大國也其爲我圖謀之）下而無直（已理甚直設若不從上知而使在下者無直）則何謂正矣（則在上者何謂能正人之曲直乎）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今伯輿理直而王右之故士匄言晉君但從王之所右）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使二人合要約之辭以相辯答）王叔氏不能舉其契（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訟不勝而出奔）不書不告也單襄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陳生）

十一年（己亥）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

專其人民故假立中軍因而貶作于是三家三分公室若專兵甲而公室卑告叔孫穆子曰
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
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今將欲求于子盖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
憂其不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欲盟之
乃盟諸僖閎僖公之廟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路名在魯國東南詛者以
禍之言相要也旣盟而復詛重其事也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三分公室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前此民皆屬公公有二軍若非征役不屬三子故三
子自以采邑之民爲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旣三分公室所分公乘皆爲己有不必更立私乘故
毀之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乘之人卽所分得國內三

左傳紀箋 卷之七 襄公 大

分有一之人也役謂供官力役卽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季氏之令其人若以役與邑皆來入季
氏者則無公征也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苛法欲驅民使入己故昭五
年傳曰季氏盡征之蓋民遂倍征故盡入季氏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
之半爲己臣也因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其子弟爲己臣
而以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言疏云
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盡分國
民爲十二公得其五三家得其七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自八年以來晉楚更迭伐鄭鄭人患之諸大夫曰不從
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得諸侯楚勢孤寡而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之予鄭

又不甚急晉疾若晉急來爭鄭楚將辟之楚必避晉而不敢與爭何爲而使晉
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而使晉兵致死命以攻我楚弗敢敵使楚人畏晉而不敢敵
而後可固與也如此而後可堅固事晉也子展曰公孫舍之畫計與宋爲惡
鄭先侵宋諸侯必至諸侯必爲宋而伐鄭吾從之盟我姑受晉之盟楚師至楚必
來爭吾又從之又從楚則晉怒甚矣如此則晉之怒鄭甚矣晉能驟來
晉三分其軍與諸侯之兵更番而出故能驟來楚將不能楚人全軍而出不勝其勞必不能驟來
吾乃固與晉如此則鄭可以堅固事晉矣大夫說之諸大夫悅子展之謀使疆
埸之司惡于宋使守疆之吏侵犯宋界宋向戌侵鄭大獲因鄭疆吏犯宋
故宋出師侵鄭而大獲其俘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大出師伐宋可矣若我

左傳紀箋 卷之七 襄公 九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諸侯救宋則急伐鄭吾乃聽命焉因諸侯來伐故
聽命而從之且告于楚已不得不從之故告于楚楚師至楚因服晉而必來伐吾又
與之盟又復從楚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又賂晉使不罰盟楚之罪乃可免晉楚二
國之難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
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攻鄭東門其莫暮晉荀罃至于西
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以爲新邑而名曰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
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北行而西爲右還次于瑣北林向瑣
皆鄭地圍鄭觀兵于南門示兵威也西濟于濟隧水名鄭人懼懼諸
侯之兵强乃行成乃從晉盟同盟于亳亳城鄭地范宣子曰不慎言晉若不

救威儀建辟令必失諸侯則諸侯必叛晉諸侯道敝而無成諸侯迭年從晉伐鄭皆疲於道路而不能得鄭能無貳乎安得不攜貳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得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毋得壅塞山川之利而專有於己毋保奸無得藏匿罪人毋留慝毋得收留惡人救災患有災患則相救之如水旱饑荒之類恤禍亂有禍亂則相恤之如寇賊兵戎之類同好惡好則同享其利惡則同除其害獎王室同力以助王室或間茲命有違此命者司慎司盟二司皆天神也司盟主盟誓之神名山名川名山五岳四鎮之神也名川四瀆之神也羣臣羣祀羣臣先世之臣有功德於民者羣祀凡神之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太祖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類先公諸國始封之君七姓十二國之祖其時同盟凡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晉魯衛鄭曹滕姬姓二邾曹姓宋

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共七姓也明神殛之自司慎司盟以下諸明神同誅殛違命者俾失其民使之失其民心隊命亡氏隊其天命絕其氏族踣其國家斃其國家之社稷也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師從楚子將以伐鄭楚勢孤立故乞兵于秦以爲助而使詹將兵往助也鄭伯逆之鄭簡公迎楚師而服之丙子伐宋鄭服楚故楚師秦師更伐宋也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既受盟而又逆楚師故諸侯盡起兵而伐之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良霄子耳之子字伯有鄭遣之使楚而以石㚟爲介貳教咎及告將服于晉以服晉之故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所以不能復服楚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言楚君能以玉帛綏撫晉侯與之講和使無爭鄭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則用兵武

震以懾服而威恐之使不敢爭鄭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楚不能與晉爭而怒鄭之從晉故執其使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鄭人自此逆服于晉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晉會諸侯于鄭國蕭魚之地赦鄭囚迭年伐鄭所俘獲者晉悉赦之皆禮而歸之以禮遣歸納斥候不復備也相禁侵掠不復相犯也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羊舌職之子赤之弟也悼公使之告諸侯以平鄭諸事公使臧孫紇對曰臧孫紇即臧武仲也魯襄公使之答晉使凡我同盟凡我諸侯同盟于蕭魚者小國有罪言鄭國昔有叛晉之罪大國致討晉國率諸侯而討之苟有以藉手苟有成功可以爲藉其手鮮不赦宥則晉無不赦赦其罪人者

寡君聞命矣晉之德義如是我魯君豈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鄭欲堅事晉賴之庇鄭故賂焉師樂師也悝觸蠲皆樂師名悝音恢廣車軘車淳十五乘廣車橫陳之車軘車屯守之車皆兵車也淳耦也射禦二算爲耦一算爲奇是淳爲耦也甲兵備車中之甲兵凡兵車百乘廣軘三十乘益以他車七十乘共百乘歌鐘二肆歌鐘擊鐘以節歌也肆列也十六鐘同虡爲一肆言二肆者三十二鐘也及其鎛磬鎛大鐘也磬大磬也鐘磬之大者以一虡特懸之女樂二八女人能奏樂者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悼公思魏絳之功以鄭人所獻樂之半賜之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魏絳請和諸戎在四年以正諸華使得專力以治諸侯八年之中自四年和戎至今年凡八年矣九合諸侯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會于戲

十年會柤又伐鄭戌虎牢今年盟于亳城北又會蕭魚凡九大合諸侯也如樂之和諸侯和同如樂
之相應和無所不諧無有乖異請與子樂之故分此樂與汝共享之辭曰絳辭
不敢受夫和戎翟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慝諸侯皆無慝於晉者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何以當此賞也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安今日之樂而保事功之終
詩曰詩小雅采菽篇樂只君子只與言同謂美也言君子有樂美之德殿天子之
邦殿鎮也言可以鎮撫天子之國也殿都遍反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故為福祿所同
歸也便蕃左右便蕃數也言遠人數來在其左右便毗連反蕃音煩亦是率從亦於是相
帥而來從也夫樂以安德言君子致樂以平心所以安和此心之德義以處之心德

既安則處事皆合於理之宜禮以行之事既合宜必有節文以施行之信以守之行之
有節又以信實之心而堅守之仁以厲之出令有守又以仁厚之化飭厲風俗而後可以
殿邦國如此而後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同福祿可使福祿攸同來遠人可使遠人便蕃
左右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可謂樂非徒金石而已也書曰逸書居安思危君今
日之安當思異日之危思則有備能知所思則有以備其危有備無患先事而為之備
則無可患之事敢以此規敢以此言規正吾君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我豈
敢不承汝之教抑微子微無也若無汝教我以和戎寡人無以待戎則我無由接納
諸戎不能濟河無能濟河而南爭鄭夫賞有功必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此賞功典策藏於司盟之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

金石之樂金謂鐘也石謂磬也禮也禮大夫有功乃賜樂
十二年庚子是歲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
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吳始通故臨其喪凡諸侯之
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張帷哭之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若異姓諸侯
無所出王之廟者其同姓亦于其祖廟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于禰廟
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同姓故也為邢凡蔣
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靈王求后于齊周王欲聘齊女為后齊侯問對於晏桓子何辭以對桓
子對曰晏弱先王之禮辭有之先王所制之禮有此對答之辭天子求后

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夫婦諸侯自謂不敢譽亦不敢毀但
曰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嫡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
古人謂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言先
君之女也齊侯許昏從王命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
逆王后傳
十三年辛丑吳子諸樊元年
荀罃士魴卒二人皆晉卿荀罃中軍帥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將命軍帥
必蒐而命之所謂與眾共之也緜上地名使士匄將中軍士匄范宣子也代荀罃辭曰
伯游長士匄辭以荀偃居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

昔自與知罃相習故罃代韓厥將中軍時以匄爲罃佐非以能賢而舉也盖士匄欲讓而既辭如此請從伯游請用荀偃爲中軍將荀偃將中軍從士匄之讓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以代荀偃辭以趙武韓起讓趙文子又使欒黶以趙武位卑故不聽而更命欒黶黶音黯辭曰臣不如韓起欒黶復讓韓起韓起願上趙武韓起復讓趙武使居已上君其聽之欲悼公從已之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亦如故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思無可用之才使其什吏十人爲什總領諸什之吏爲什吏率其卒乘官屬率其步卒車士及軍尉司馬之屬以從下軍就下軍帥而聽令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

和君臣相讓所以民心大和諸侯遂睦晉民大和所以諸侯親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言禮以讓爲主范宣子讓士匄先讓荀偃將中軍其下皆讓所以其下諸臣皆相遜讓欒黶爲汰雖以欒黶之汰佚不遜者汰音太弗敢違也亦讓韓起將上軍也晉國以平晉國之民所以和平數世賴之數世之後猶足依賴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匄之遜讓爲羣臣之法至善也一人刑善一人以善而示法於衆百姓休和則百姓化之皆休美而和平可不務乎爲人上者可不以刑善爲務乎書曰周書呂刑篇一人有慶天子刑善而有福慶兆民賴之天下之民皆依賴之十萬曰兆其寧惟永所以長得安寧也其是之謂乎言士匄之讓足以當是書之所謂也周之興也其詩曰詩大雅文王之篇儀刑文王儀善也詩言文王善用法萬邦作孚

故爲萬國之所取信言刑善也是詩言爲法之善也及其衰也及幽王之時其詩曰小雅北山之篇大夫不均詩刺幽王役使大夫勞逸不均我從事獨賢我所以特從王事在上獨以我爲賢耳言不讓也自云已賢是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有才能者在下位則君子貴尙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小民則皆厚力以事在上之君子是以上下有禮君子讓下小人事上是皆有禮也而讒慝黜遠爲讒慝者自無所容若黜絶而遠去之也遠去聲由不爭也盖由上下不爭故能如是謂之懿德懿德之世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在上之君子則自稱已功以加陵乎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在下之小人則自矜其能以馮陵乎君子是以上下無禮君子加小人小人馮君子是皆無禮也亂虐並

生上爲虐而下爲亂由爭善也盖由上下不讓所以如是謂之昏德昏德之世國家之敝國家所以致衰敝者恒必由之其所常由於不讓善也傳言晉所以興　愚按欒盈之汰傳能言之而中行伯者弑其君者也范宣子之讓得無長其偏與予之以致使其志得遂宜子或有幾權爲但以禮讓爲之亦務爲觀聽之美云爾

楚子疾共王病告大夫曰召諸大夫而告之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莊王未及習師保之敎訓師保皆敎太子之官言已幼小未及習其敎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也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陵爲晉所敗以辱社稷師敗君傷爲楚社稷之辱爲大夫憂其弘多矣爲辱爲憂既大且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

以荐終于地下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猶言長夜也春秋之事謂祭祀窀穸
之事謂葬埋也窀張倫反穸音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禰廟父廟也言從先君代
爲禰廟請爲靈若厲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皆惡謚也大夫擇焉諸大
夫議謚諸擇於斯二者莫對大夫莫敢應及五命乃許王五次申言靈厲之命諸大夫
乃許從王命秋楚共王卒共秋共王卒子昭立是爲康王共音恭子囊謀謚令尹
子囊與諸大夫議謚法大夫曰君有命矣言命爲靈若厲子囊曰君命以
共言君之所命共其際甚恭若之何毀之若之何以惡謚而毀辱之赫赫楚國楚國
之盛共勢赫然而君臨之而我王爲君以統臨之撫有蠻□夷撫蠻□之國以爲已有
奄征南海南海之地奄有而征賦之以屬諸夏以聯屬中國之諸侯而知其過

臨終而自知其亡師之過可不謂共乎君命如此可不謂之恭敬乎請謚之共大
夫從之從子囊之議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急出以禦之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
叔曰即由基吳乘我喪共王方卒謂我不能師也因喪則不敢征伐必
易我而不戒輕易楚而不爲備子爲三覆以待我謂子庚三處伏兵我
請誘之佯敗以誘其來追子庚從之用養叔之策戰于庸浦楚地大敗
吳師吳人被誘遇伏發而敗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
恤謂代喪也詩曰小雅南山篇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禍亂
爲明年會向傳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鄭使二子告將服于晉楚人怒而執之至今不遣
㚟敎暑反石㚟言於子囊曰石㚟說令尹子囊使歸良霄先王卜征五年
征行也謂巡守言先代聖王將有巡守之行必預前五年而卜其吉凶而歲習其祥習襲同因
也祥吉也歲卜而其吉相因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相因皆吉則出巡守不習則增修
德而改卜吉不相因是謂不習如此則增修其德更以卜吉爲始又得五吉乃行也今楚實
不競今楚不若先王之修德所以不能與晉競行人何罪爲使人者又何罪焉止鄭一
卿止謂執也一卿謂良霄也以除其偪貴者多則勢相偪今楚執鄭一卿乃所以除其國內相偪
之患使睦而疾楚鄭卿勢不相偪必相和睦而疾惡楚國以固於晉鄭既惡楚則事
晉之心益堅固焉用之何用久留良霄於楚也使歸而廢其使言往年鄭遣良霄使

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國今楚君遣良霄歸鄭則鄭不得堅事晉乃所以廢其遣使之本意也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良霄既留於楚今若歸之則必自怨其君而自惜其大夫而相
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愈乎豈不勝於久執之乎楚
人歸之從石㚟之請遣良霄歸鄭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三

十四年壬寅楚康王元年

吳告敗于晉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晉會諸侯于鄭地爲吳謀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貳于楚比年伐魯故將執戎子駒支晉將討戎子之罪而執之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朝會向之朝位也上句親數戎子之罪而責之曰來姜戎氏來呼之使來也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姜戎之祖名吾離言昔爲秦穆廹而逐之

瓜州之地乃祖吾離被苫蓋苫蓋白茅也言汝祖無布帛可衣惟衣草也被音披蒙荊棘言無道路可由用榛數也以來歸我先君言其窮困而來歸我先君惠公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不腆謂不厚也與汝剖分而食之惠公以田與汝祖中分而耕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諸侯事晉之心皆不如昔日之勤蓋言語漏洩晉之命令漏洩于諸侯則職女之由職主也由汝戎實主之詰朝之事明日平旦諸侯之會爾無與焉諸戎不得與其會與將執女若欲與會則必執汝我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戎子答言昔秦穆公負恃其民之衆貪于土地而貪我諸戎之土地逐我諸戎所以廹逐我諸戎也按僖公二十三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蓋秦貪其地晉貪其人所以共誘而遷之也惠公蠲其大德惠公獨明其大德而恤之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也裔遠也胄後也姜姓太嶽之後故姜戎是其裔胄也毋是翦棄欲不翦滅而棄絕之賜我南鄙之田惠公與我南方邊邑之田狐狸所居言其地非人所處豺狼所嗥非人所遊我諸戎除翦其荊棘我諸戎始翦除其惡草而更布之驅其狐狸豺狼驅逐其惡獸而居處之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以臣事于晉之先君不內侵亦不外叛也至于今不貳不變其心昔文公與秦伐鄭僖公三十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秦人竊與鄭盟秦穆公從燭之武之言私與鄭人盟而舍戍焉使杞子逢孫揚孫戍鄭而退於是乎有殽之師所以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晉禦其上當殽之戰晉兵遏秦兵于上戎亢其下而我戎當秦兵于下秦師不復殽之敗秦師隻焉無得反

者我諸戎實然實我諸戎之功也傳云遠與姜戎則諸戎信有勞矣譬如捕鹿譬諸田獵之逐鹿者晉人角之晉禦其上猶執鹿之角也諸戎掎之戎亢其下猶戾鹿之足也與晉踣之同敗秦師猶與晉同斃此鹿也戎何以不免言我戎盡忠于晉如此何以不免罪也自是以來自敗秦師以來晉之百役凡百征討之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服晉之役無贖絕之時以從執政以從執政大臣之所使令猶殽志也一猶從戰于殽之時初無變也豈敢離逷豈敢有厭逷遠之心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晉師旅之帥自有闕失以攜諸侯所以離諸侯之心而事晉不如昔而罪我諸戎反以爲諸戎漏洩言語之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言其口之飲食身之衣服皆不同于中國贄幣不通幣不可貢言語不達言不可曉

何惡之能爲豈能漏洩言語爲惡于晉不與于會不許我與諸侯之會亦無瘠
焉我亦無所闕焉晉兵勢反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戎子賦是詩而退者取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之意宣子辭焉戎子辭旋而理直故士匄辭謝之使即事于會使就諸侯
之會成愷悌也蓋欲貴愷悌君子之名也于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
以會子叔齊子即叔老季武子季孫宿魯欲事晉國故使二卿會晉季孫宿爲使叔老爲介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晉人重魯故減其禮幣之數會禮介不列會今叔老雖介
亦列于會是敬其使也經所以並書二卿
吳子諸樊既除喪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至是除服將立季札季札諸樊之少弟也
諸樊君長當立以季札爲賢而遜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在成公十三年諸

左傳統箋　卷之十八　襄公　三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謂負芻也以其殺太子而自立故不義之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逃而奔宋遂弗爲也不肯爲君以成曹君于是負芻得復其位君
子曰能守節當時君子之論以子臧能守臣節君義嗣也今諸樊嫡長義當爲嗣
誰敢奸君誰敢干犯君位有國非吾節也使我有吳國而爲君是我不能守節札
雖不才願附于子臧願自比于子臧之義以無失節無使爲下愚之失節固
立之諸樊堅欲立季札棄其室而耕季札棄其家財而耕于野乃舍之諸樊乃舍
季札而自立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九年秦人伐晉晉既不能報十一年秦伐晉戰于櫟又爲
秦師敗至是始報之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行不出境

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命將伐秦及涇不濟涇水出安定朝那諸侯之
師不肯渡涇伐秦叔向見叔孫穆子晉羊舌肸魯叔孫豹見穆子賦匏有
苦葉即風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穆子引此言意在必濟叔向退而具
舟因穆子之欲濟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
公孫蠆見北宮括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既與人矣乃猶豫而不堅固謂諸侯
既從晉伐秦而不肯進師將見惡于晉也若社稷何晉惡必見伐非所以安社稷也懿子說
悅子蟜之言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子蟜懿子徧勸諸侯之師濟涇
而次駐師也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置毒藥于水中諸侯之師飲其水而
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爲諸侯之先驅師皆從之至于棫

左傳統箋　卷之十八　襄公　四

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人不服荀偃令曰荀偃晉中軍帥也令諸侯之師鷄鳴
而起明日早起塞井□竈與塞其井平□其竈欲其地平可以布陣唯余馬首是
瞻言進退皆從已命欒黶曰欒黶下軍將也黶書黶晉國之命晉國之命令未是
有也從前未有馬首是瞻之說余馬首欲東我馬首但欲東歸乃歸欒黶惡荀偃之自
專故棄之而歸下軍從之欒黶將下軍故從之之歸左史謂魏莊子曰左史晉大夫魏
莊子絳也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言汝不待中軍帥而乃先自歸乎莊子
曰夫子命從帥夫子指荀偃也偃爲致令我從帥之命欒伯吾帥也黶將下軍
魏絳佐之故曰吾帥吾將從之我今先歸從吾帥也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從帥
乃是荀偃之命故以從命爲待也伯游曰伯游荀偃吾令實過言我馬首是瞻之令誠爲

過言悔之何及今雖悔之已無及矣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命諸軍皆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也欒鍼曰鍼欒黶弟鍼音針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十一年敗于櫟故欲以報之役又無功今此行又無功晉之恥也不能報秦吾有二位于戎路兄將下軍已為戎右是我家有二位也敢不恥乎敢不以無功為恥乎與士鞅馳秦師鞅士匄子也欒鍼同之馳戰秦師死焉鍼乃為秦兵所殺士鞅反士鞅乃歸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言欒鍼本不欲往戰而子召之汝子士鞅召鍼以往余弟死我弟戰死而子來汝子生還是而子殺余之弟也欒鍼恥共無功與士鞅其馳秦師非鞅召之欒黶訴之如此弗逐汝若不逐士鞅余亦將殺之我必殺士鞅以報也士鞅奔秦

士鞅懼而出奔秦伯問于士鞅曰秦景公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汏乎汏侈有取亡之道對曰然欒黶汏虐已甚欒黶汏侈酷虐已甚猶可以免猶可以自免其身其在盈乎盈欒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欒書黶之父也言有德及于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欒書雖死晉人感而思之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召公嘗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封植其樹令勿翦伐詩在召南況其子乎樹猶愛之況黶乃其子而不愛之乎欒黶死若黶既死之後盈之善未能及人欒盈雖有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欒書之德施于民者已久而浸沒矣而黶之怨實彰而黶之汏虐其結怨于民者方且彰著于是乎在所以其禍必在欒盈也秦伯以為知言以士鞅之言知驗為之請于晉而復之使召士鞅復歸晉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孫林父也惠子甯殖也甯武子之子獻公敕戒二子使共宴食皆服而朝皆服朝服以待命于朝日旰不召待命至日晏而公不召而射鴻于囿公方且射鴻于囿中二子從之二子遂從公于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君敬大臣宜釋皮冠今獻公不釋皮冠又不與食二子怒怒獻公之無禮孫文子如戚林父歸其私邑將以叛也孫蒯入使林父之子從戚使于君所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小雅篇名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以喻文子居此為亂也大師辭恐傷林父以為不可歌師曹請為之師曹樂工請代歌也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推原

師曹請歌之意曹教嬖妾學鼓琴也師曹鞭之因其不率教故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怒其鞭嬖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歌巧言以激怒孫子使怒公而為亂公使歌之公不知師曹意竟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詩中之意不但歌且誦言之為辭說也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因歌詩而知其猜忌不先必死欲先公而發并帑于戚戚為孫子食邑其子孫蒯別居今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意欲廢君故為此言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言臣義不敢犯君雖奸之庸知愈乎犯之而更立一君安知其能勝此君乎遂行從近關出伯玉懼難作故出奔衛都不當四境之中關有遠有近從近關欲速出也公使子蟜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三子皆衛羣公子丘宮近戚地公疑林父故三公子
與盟孫子皆殺之顯然爲亂子展奔齊子展公弟獻公如鄄衛地使子
行于孫子子行亦羣公子使往請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
之敗公徒于阿澤齊北地名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尹公庾公
二人姓佗差二人名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公孫丁善射故差學于丁而佗又學于差
也二子追公佗與差皆爲孫子逐獻公公孫丁御公公孫丁爲獻公御車子魚
曰子魚庾公差也射爲背師言欲射丁則是叛其所師不射爲戮欲不射丁又爲孫氏
所戮射爲禮乎但當以禮射而不求中乎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于是庾公差但射
中車兩軥所謂射爲禮也尹公佗曰子爲師佗言差從丁學故以丁爲師我則遠

矣我不從丁學則與丁疏遠而非師矣乃反之佗乃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
射之公孫丁以馬轡令獻公自執之乃射佗也貫臂丁射中佗臂而貫之子鮮從公子鮮
獻公之母弟也及竟出奔至齊之境公使祝宗告亡獻公使太祝宗人告于宗廟以出亡
之故且告無罪且告無罪爲臣所逐定姜曰定姜獻公之嫡母也無神何告
言若以爲無神則不必告也若有若以爲有神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
罪有罪而告無罪是誣神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言獻公不信大臣專與小臣謀事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冢大也言孫子寗爲定公之正卿以爲師保所以爲汝師保
之官而蔑之而汝敢陵蔑之如日旰不召不釋皮冠之類二罪也余以巾櫛事
先君櫛理髮者言我爲定公之夫人而暴妾使余而汝敢暴虐使我如使妾然三罪

也告亡而已但可告以出亡之故無告無罪不可告無罪以誣神公使厚成
叔弔于衛魯襄公使其大夫弔衛侯出亡曰寡君使瘠瘠厚成叔名聞君不
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魯衛同盟使
瘠敢私于執事使我來私弔于諸大夫曰有君不弔言獻公不弔恤其臣有
臣不敏言孫子不達事君之禮君不赦宥以其不弔故不赦臣之過臣亦不帥
職以其不敏故不帥循臣職增淫發洩君臣如此所以增其淫慝至于發洩以成逐君之事其
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太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于
寡君寡君不以即刑我衛君不以諸臣就于刑戮而悼棄之乃自傷悼棄我
諸臣而去以爲君憂以此重貽魯君之憂念君不忘先君之好同盟之好辱

弔羣臣又重恤之重見憂恤敢拜君命之辱敢謝魯君命令辱及我諸臣也
重拜大貺又謝魯君憂恤之大賜厚孫歸復命厚孫即成叔也語臧武仲
曰以衛之事告臧孫紇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內守其國有母
弟鱄以出鱄即子鮮也從君在外二子皆賢故也或撫其內太叔儀撫其內或營
其外子鮮經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國爲齊所滅今以其地
使衛侯寄居焉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及衛侯歸衛取其糧以歸其貪如此右宰穀
從而逃歸穀衛大夫從衛侯出奔後復逃歸衛衛人將殺之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
曰余不說初矣言余之不悅于君初已然矣不獲已而從之出耳余狐裘而羔
袖狐貴于羔言一身盡善惟少有惡喻從君而出其罪則微乃赦之不殺衛人立公

孫剽穆公孫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郲其失國與之言虐與臧武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不能反國其言糞土也其言皆穢踏臣如糞土者亡而不變何以復在國如此庶幾失國出亡有所懲創而思改今亡而不改國人誰容之而使復乎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乎理臧叔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前牽為輓後送為推欲無入得乎因二子又知衛侯之必反國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曠侍于晉侯晉樂師名曠侍晉悼公晉侯曰衛人出其君獻公不亦甚乎以臣逐君不太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非專舉臣之罪良君將賞善而刑淫賢良之君當賞有善者刑有惡者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故民之奉其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民之奉君如此豈可逐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國之有君所以奉祭祀而為神之主所以施惠澤而副民之望若困民之主若為人主而困苦其民匱神乏祀空匱其神乏絕其祀百姓絕望惠澤不施無以副民之望社稷無主祭祀不修無以為神之主將安用之安用如此之君也弗去何為神怒人叛去之宜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必立聖賢為之君長使司牧之使為民之司為民之牧以安養之勿使失性勿使失性情之正有君而為之貳國之有君必有卿佐為之副貳使師保之為君為保以輔教之勿使過度

勿使其君越其法度之常是故天子有公所以天子則有三公之官諸侯有卿諸侯則有卿佐之官卿置側室卿則置支子之官大夫有二宗大夫則有宗子之副二者士有朋友士則有朋友之講習者庶人工商皁隸圉牧皆有親暱工制器者商通貨者皁造成事者隸隸屬于吏者牧養牛者圉養馬者自庶人以下皆有親信暱比之人以相輔佐也自天子至于牧圉各有臣僕以輔佐其上善則賞之其上有善則宣揚之過則匡之其上有過則弼正之患則救之上有患難則救解之失則革之上有失違則更革之自王以下至于庶民各有父兄子弟既各有臣僕以相輔佐矣而又上有父兄下有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而又有史官為書以紀錄善惡瞽為詩有瞽矇為詩以歌諷刺工誦箴諫有樂師以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則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庶不得與政聞君過則誹謗于道商旅于市旅陳也商人見君政惡必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百工獻藝百工見君不善各獻其所執之藝事取喻以諫君也故夏書曰胤征篇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行令之官也鐸鈴也金口木舌遒人執之以徇于路而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百工獻藝也正月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于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恐人君失其常度以求直諫也天之愛民甚矣上文所云皆天所立所以甚愛其民也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天豈肯使為之君者放肆于民之上以從其淫縱為淫惡之事從音縱而棄天地之性人君不能司牧放肆淫欲是棄天地之性也必不然矣天意不如此按師曠此

民誠論足以懲懼君心與孟子紂爲獨夫君爲寇讎同意而語意尤婉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定公劉夏也周靈王將昏于齊故使賜命于齊靈公曰昔伯舅太公齊異姓國故稱伯舅太公齊始封之君右我先王太公佐右文王武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太公爲周太師使世世襲其爵以表東海表顯也顯封太公東海之地王室之不壞我周王室所以至今而不壞者繄伯舅是賴繄發語言皆依賴伯舅太公之功也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王命靈公率循太公典法纂乃祖考以繼乃祖乃考之業無忝乃舊無辱太公之舊典敬之哉戒使敬謹無廢朕命無棄今日之命杜註云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楚子囊卒子囊公子貞也莊王子爲楚令尹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子庚公子午也亦莊王子代子囊爲令尹楚徙都郢城郭未就故臨終而委屬子庚君子謂子囊忠言其盡忠于楚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去年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謂令屬子庚城郢可不謂忠乎非忠于楚豈能如此忠民之望也國有忠臣民所仰望詩曰小雅都人士篇行歸于周德行歸于忠信萬民所望可謂其民之所仰望忠也以其忠信故曰周也

十五年癸卯是歲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爲平公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責其室之美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有令聞則當崇儉德以訓俗而爲美室豈賢者所望于獻子者乎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間非也毀兄之所爲是以兄爲非也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鄭尉氏司氏之亂在十年其餘盜在宋未獲之賊指下文諸人也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害故納賂求得其人而刑之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與師茷師慧樂工名茷與慧者與馬俱賂宋人也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子皙質于宋以求諸盜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樂喜以三叛人與鄭良司臣而逸之獨以司臣爲賢故縱之逸去托諸季武子子罕縱之于魯而託之武子寘諸卞魯邑鄭人醢之三人也鄭人將宋所歸之賊醢之以正其罪在宋者本四人而司臣既逸故止三人師慧過

宋因賂而過宋朝入宋而朝將私焉私小便也其相曰朝也瞽者有相言此宋之朝不可溺也慧曰無人焉言朝中無人不妨溺也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朝者百官所聚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之相謂子產等也言宋不爲子產輩之先而發三盜必待其以樂工爲賂而后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甚言宋之有人而實無人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問其見譏乃固請于宋君以二樂工還鄭傳言子罕聞過知改

宋人或得玉宋國或人獻諸子罕子罕樂喜也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言我以此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玉人以我所得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言我以無所貪取斯之爲寶爾以玉

爲寶汝以此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是我貪而汝失玉皆喪其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我今不受則我不貪而汝不失玉是我二人各有其寶也稽首而告曰得玉者稽首而告諸子罕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且懷此璧玉不可以越鄉必因此而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今獻此玉所以能免我死也子罕寘諸其里子罕乃留得玉者寘諸所居之里使玉人爲之攻之使治玉者攻治成器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悉以與得玉者而遣歸焉

十六年甲辰晉平公元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晉悼公卒平公立會諸侯于溴梁會畢而宴于溫杜注溴水出河內東南至溫入河使諸大夫舞起舞爲樂以曰歌詩必類爲令日歌古詩當使以類相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時晉君新立疑諸侯有異心齊爲大國高厚如此知小國必有從者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疑其異而盟之厚不肯盟而逃于是叔孫豹魯穆叔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諸侯朝聘皆成禮于庭中故同討不來庭者

穆叔如晉聘穆叔魯叔孫豹僑如之弟也成十六年僑如作亂豹奔齊魯人逐僑如召豹于齊而立之至是晉平公立魯使聘焉且言齊故今年齊再伐魯欲晉討之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也言晉君居悼公之喪尚未吉祭與民之未息又晉兵新伐許及楚未及安息不然不敢忘若非爲此二事豈敢忘魯而不救乎穆叔曰以

左傳統箋　卷之十八　襄公　十三

齊人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言齊人朝夕伐魯以釋怨憾是以大請所以敢大請于晉國敝邑之急魯國爲齊所攻其勢急也朝不及夕言急之甚此執事之間若待晉國喪畢息民閒暇之時恐無及也恐魯之亡雖救何益見中行獻子獻子荀偃也其父荀林父曾將中軍因號中行氏賦圻父圻父詩小雅篇名司馬掌封畿之兵故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使百姓受困苦之憂無所止居穆叔賦此詩以諷荀偃獻子曰偃知罪矣言我不能恤魯國既自知其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豈敢不從魯國諸臣以同憂魯難而使魯及此乃使魯人無所止居乎見范宣子宣子士匄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亦小雅篇名卒章言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穆叔賦此詩者言魯國憂困嗷嗷然如鴻鴈之失所也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豈敢使魯人無所鳩集如鴻鴈卒章之所云乎

左傳統箋　卷之十八　襄公　十四

齊侯伐我北鄙齊靈公自將伐魯圍桃弁東南有桃虛高厚圍臧紇于防臧孫之邑齊人獲臧堅紇之族人爲齊所擒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弔其被獲且曰無死又命之勿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拜君命之辱臨也抑君賜不終唁之是君賜也而無禮是不終也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夙沙衛奄人故曰刑臣唁之禮也士臧堅自謂也以杙抉其傷而死杙小木也傷兵刃所傷處也以賤者來唁義不受辱故抉破其體之傷處而死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臣以皐比之室爲弱而易忽之使賊殺其宰華吳吳皐比之家宰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鈹刀

劍閭盧門宋城門殺華吳于此合左師之後賊齊至向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向戌見賊疑來害已故自言已無罪汝何以來賊曰皐比私有討于吳賊謬言皐比私討其家宰遂幽其妻幽閉華吳妻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而汝也賊知吳家有大璧故索之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皐比乃臣大宗之子故言臣不惟侵暴其宗室大亂宋國之政使賊私殺華吳是大亂國政也必逐之逐臣以正紀綱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盖之而卿相傾大臣不和乃國家之恥宋公俱辱不如掩蓋其罪勿使聞于諸侯乃舍之宋公依向戌之言不逐臣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策馬極也向戌恨其初謀之失乃自爲短策懷之毋過華臣門以策助御轍馬疾馳而去惡臣不欲與相見也十一月甲午

國人逐瘈狗瘈音制狂犬也瘈狗入于華臣氏犬遁入臣家國人從之逐犬而入華臣懼遂奔陳心不自安見國人逐狗疑爲圖己故驚走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時皇國父爲宋太宰爲平公築臺爲遊觀之地妨于農收正妨農事收斂之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子罕請于平公欲待農人收斂既畢然後興役公弗許築者謳曰築臺之人作歌澤門之晳澤門宋東城門也晳白也言皇國父白色居于澤門晳音錫實興我役此人爲公築臺實興我之役也邑中之黔黔黑也言子罕黑色居于邑中黔音琴實慰我心此人勸公請俟農功之畢實慰我之心也子罕聞之聞謳歌親執朴親自執杖以往以行築者以巡行于築臺者之所而抶其不勉者見有不勉力者以杖擊之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言我輩小人耳

猶有門戶以閉塞廬舍以辟燥濕寒暑闔閉廬舍所以避天氣之燥濕寒暑也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謳者本稱譽子罕今子罕親自抶之故不謳也或問其故或問子罕何故抶之子罕曰宋國區區言宋小國而有訊有祝而謳者有訊祝之言盡譽子罕者爲祝而謗皇國父者爲訊禍之本也此乃召禍之根本

齊晏桓子卒平仲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也縗在胸前粗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服虔曰苴麻之有蕡者馬氏云蕡即枲實麻之有子者也其色麁惡故用之鄭氏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絰此言絰者謂首絰也凡喪服冠纓帶屨皆同吉時惟變之使麁惡耳其衰與絰則新造之以明義衰當心絰在首心是發哀之主首爲四體之先故制服以表其哀稱要絰之下又有絞帶此言絰帶杖三者絰帶

用麻杖用竹其色皆苴也菅屨菲屨也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食鬻者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也廬倚東牆爲之故曰倚苫編草也禮記喪服傳皆云枕由此云枕草古禮未必無枕草之決也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其老晏氏家臣之長當時所行喪禮士與大夫有異今平仲所行當時以爲士禮故疑而問之曰唯卿爲大夫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天子庶人同此服制當時禮經變失遂使大夫與士服制不同平仲心知其非故守其經制又不欲斥言時人之失故詭言惟卿爲大夫我大夫但行士禮盡遜辭以答家老云愚考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避害也不以已是而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喪服之制是非較然晏子確乎守其至正然猶不敢顯言時人之失使習俗之迷謬可知而士君子當世末流其危行言遜委蛇避禍之方雖在父母之喪猶不可徑行直遂有如是也然則持身制行安可以不知時變哉

十八年 丙午

中行獻子將伐齊 晉悼公卒而齊靈公叛晉數行不義侵伐魯國平公將會諸侯討之中行獻子荀偃也 夢與厲公訟 晉厲公爲欒書荀偃所弒至是荀偃夢見與厲公訟 弗勝 荀偃不勝 公以戈擊之 厲公擊荀偃 首隊于前 斷荀偃之首 跪而戴之 荀偃跪膝取其首而戴之 奉之以走 以兩手捧其首而走奉音捧 見梗陽之巫皐 梗陽邑名其巫名皐者夢中并見之 他日見諸道 異日荀偃見巫皐于路 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荀偃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 主謂荀偃也言有必死之理 若有事于東方 若伐齊 則可以逞 則可以快志也 獻子許諾 以巫言爲然 晉侯伐齊 齊侯叛晉平公伐之 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 雙玉曰瑴將以禱神故以朱絲繫玉瑴音角 而禱曰 禱于河神 齊環怙恃其險 斥靈公之名責其憑恃山川之險阻 負其衆庶 依負人之衆庶 棄好背盟 棄諸侯之好背羣神之盟 陵虐神主 民神主也而欺陵暴虐之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曾臣猶言末臣也彪晉侯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謙以告神也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官臣守官臣也謂晉侯率諸侯以討齊而偃輔佐之 苟捷有功 庶幾勝齊而有成功 無作神羞 不至敗事爲神之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 言已不復渡河歸也偃信巫言必死故以死自誓 唯爾有神裁之 願神裁度其事 沉玉而濟 荀偃禱畢沉其玉而後濟 齊侯禦諸平陰 平陰齊邑名靈公守此禦諸侯之兵 登巫山以望晉師 望晉兵之多少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斥堠也凡山澤險阻處皆置斥堠 雖所不至 人行不到處 必旆而疏陳之 必疏建旌旗以爲陣也 使乘車者左實右僞 使乘兵車者以人居左而僞以衣服爲人形以居右也 以旆先 其兵車皆建旆以先驅 輿曳柴而從之 以輿曳柴從車之後以揚塵也凡此皆詐爲兵多以恐齊也 齊侯見之 登巫山望見之 畏其衆也 果畏晉兵之多 乃脫歸 乃不張旗幟而夜遁 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 烏烏得空營故樂也 齊師其遁 邢伯告中行伯 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荀偃 曰有班馬之聲 班別也夜遁而馬不相見故鳴 齊師其遁 叔向告晉侯 叔向羊舌肹也 曰城上有烏 城上兵去無人故有烏也 齊師其遁 當時齊以夜遁晉未知也故三子因所聞見而知齊師之遁也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諸侯之兵追齊師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夙沙衛齊之奄人也奔而居後曰殿連大車塞路以斷追兵而自爲殿也 殖綽郭最曰 二子皆齊人 子殿國師 以奄人而殿師 齊之辱也 謂其軍辱齊國 子姑先乎 使衛先行 乃代之殿 二子代衛殿師 衛殺馬于隘以塞道 衛恨二子譏已故殺馬于狹處以塞其路欲使晉追禽之 晉州綽及之 州綽晉人追及二子 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脰項頸也 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 州綽謂殖綽汝其止乎不過爲三軍所獲而已若奔而不肯止我又將射兩矢之中有傷生之憂矣 顧曰爲私誓 殖綽回顧曰汝欲我止須爲誓不見殺方可止也 州綽曰有如日 指日爲誓明不殺也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將殖綽因州綽之誓遂止不奔而州綽縛之也 其右具丙 州綽車右具丙其名 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 衿甲不解甲也縛殖綽郭最 坐于中軍之

鼓下（欲以示人也）晉人欲逐歸者（追齊奔北之師）魯衛請攻險（攻城守之險固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欒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盧齊邑名）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同之共伐荻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追喜御者名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櫾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櫾勑倫反木名公魯公）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帥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劉難士弱皆晉大夫難乃多反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此門有池前殺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

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還音旋枚馬檛也闔門扇也州綽之左驂急迫而盤旋于東門之中甚危急矣故數其門扉以示不恐）齊侯駕（懼而駕車欲行）將走郵棠（齊邑名）大子與郭榮叩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畧也（言諸侯之師但欲畧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不可輕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靜待師退）將犯之（齊侯不聽諫止將犯之而行）大子抽劍斷鞅乃止（在馬膺曰鞅斷之使不得行）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子孔公子嘉也欲去諸大夫而專權于己）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欲使楚伐鄭而逐諸大夫故叛晉也）使告子庚（子孔使人告于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楚康王聞其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楊豚邑尹名宜也康王使之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言楚人謂我即位以來）而不出師（不能出兵討伐）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降其喪禮）不穀即位（即位在十四年）于今五年（至今年凡五年矣）師徒不出（未嘗統兵自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人必謂我自求安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忘先君之霸業）大夫圖之（命子庚圖謀之）其若之何（何以處此）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言王疑己懷安而不事事乎）吾以利社稷也（所以不從鄭人之請者正欲休息國人以利社稷也）見使者（子庚出見使者）稽首而對曰（稽首謝君命而後對）諸侯方睦于晉（言晉方得諸侯）臣請嘗之（我請試其難易如何）若可（設若其勢可進）君而

繼之（然後吾君自出兵以繼我）不可（若其勢不可進）收師而退（則我收兵而歸）可以無害（不至爲國之害）君亦無辱（吾君亦不至輕出無功以取羞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蟜公孫蠆也）子孔子展子西守（子西公孫夏子展公孫舍之）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也知子孔去諸大夫叛晉從楚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見二子有備故不敢）楚師伐鄭至于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以下皆所以會之也）右師城上棘遂涉潁至于旃然（楚之右師也將涉潁故于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皋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右回梅山（楚師右回

鄭之梅山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
門攻鄭國之純門信于城下而還留兩宿于城下時鄭人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故楚師無
功涉于魚齒之下魚齒而下有湛水楚兵涉之以過甚雨及之適有大雨逐及
楚兵楚師多凍涉冬涉水又值大雨故多凍也役徒幾盡役徒給役使之卒也凍死且盡
晉人聞有楚師聞楚伐鄭將救之師曠曰不害言楚不能爲害吾驟歌
北風吹律而歌北風之音曲又歌南風又歌南風之音曲南風不競南風音微
不與律聲相近多死聲多有死喪之聲楚必無功以此可知楚兵必無功也董叔曰
天道多在西北豕韋一名娵訾言是年歲星當亥之次月又建亥亥西北方也故言如此南
師不時南國用兵不得天時必無功以此知楚兵無功也叔向曰在其君之

德也叔向獨言國之强弱係于君德不專在天時也
十九年丁未　是歲齊靈公卒子光立是爲莊公
諸侯還自沂上去年冬十一月諸侯之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故今從沂上還盟于督
揚即祝柯齊地曰大毋侵小盟誓之辭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
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泗水名疆我田諸侯正邾魯之經界取邾田自漷
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
六卿于蒲圃蒲圃魯也晉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叔孫豹之賜惟無先輅賄荀偃束帛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中軍元帥故特加賄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獻

鼎于魯因以壽夢名之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于頭
癉疽惡創瘍疽爲在頭曰瘍濟河及著雍地名病目出因病痛而目睛努出大夫
先歸者皆反因偃病篤故反至著雍士匄請見弗內內音納請後曰
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請偃之所後鄭甥荀吳其母鄭女故曰鄭甥二月甲寅卒終于
巫者之言而視目不閉不可含口禁不受飯含含去聲宣子盥而撫之士匄
洗手而撫其尸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吳荀偃之子鄭甥也主謂荀偃也言諸臣事孜子當
如事汝也猶視目猶不閉欒懷子曰懷子欒盈其爲未卒事于齊故也
乎言荀偃死而不閉目者必以伐齊之事未終也乃復撫之又撫其尸而視之曰主苟
終言汝死所不嗣事于齊者而諸臣敢不繼事以伐齊者有如河指河爲誓

言當受此詛盟之禍乃瞑其目始閉受含其口始合而受飯含宣子出士匄始出曰吾
淺之爲丈夫也自愧以私心度荀偃謂念其子而不瞑目也故言如此
季武子如晉拜師魯季孫宿謝晉伐齊晉侯享之待以享禮范宣子爲
政士匄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篇名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稷士匄賦此詩
者喻晉君憂勞魯國如召伯也季武子興興起也再拜稽首以謝晉侯曰小國
之仰大國也言魯望晉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如百穀仰望膏雨之潤澤若
常膏之大國若能常加潤澤其天下輯睦將使天下皆和睦以事晉豈唯敝邑
不特魯國獨事晉也賦六月六月亦小雅篇乃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季孫賦此詩者以晉侯比吉
甫出征以正王國也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從晉伐齊所得兵器作林鐘林鐘六月律也其長
六寸季孫蓋鑄鐘而應此律之聲也而銘魯功焉作為銘文鑄于鐘上以紀魯功臧武仲
謂季孫曰武仲臧孫紇也非禮也夫銘凡銘之義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而不
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諸侯舉動得時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大夫則自銘其功伐
之勞今稱伐今汝之銘將稱伐乎則下等也則是從大夫之例于三者為下等也計功
將計功乎則借人也則是借晉之力非已功也言時將言時乎則妨民多矣則又
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也何以為銘無可銘者且夫大伐小大國伐小國取其
所得兵器以作彝器鑄鐘鼎為宗廟常器銘其功烈銘其征伐功烈以示
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一則以昭吾國之明德一則以懲敵國之無禮今將

借人之力魯假晉國之力以救其死以救吾國人民之死若之何銘之豈有
功烈之可銘也小國幸于大國以魯之小國而幸勝齊之大國而昭所獲焉以
怒之而乃昭揭所獲兵器鑄鐘銘功以取怒于齊國亡之道也取亡之道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顏鬷皆二姬母
姓因以為號懿聲其謚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諸妾子姓者也諸子中有仲子戎子二人皆宋
女戎子嬖得幸于君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得幸故生子而託之
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許立牙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廢立嫡之常經間諸侯難間諸侯之列其事難成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
已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與會則已有諸侯之尊今廢之

是黜諸侯也而以難犯不祥也以難成之事干犯不善之名也君必悔之其事
不成必有後悔公曰在我而已齊侯謂能自主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都使
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
光靈公疾時杼使微服迎故太子疾病而立之靈公病篤而立光為君光殺戎子
慾其廢已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雖犯死刑亦不暴尸夏五月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即光執公子
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以其改易衛位欲罪之衛奔高唐
以叛高唐在祝阿西北
鄭公孫蠆卒子蟜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為善

于伐秦也十四年諸侯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晉侯請于王王追賜
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使以行禮也使以賜車行葬禮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二十年戊申齊莊公元年
衛甯惠子疾惠子甯殖召悼子悼子甯喜也惠子將死召而屬之曰吾得罪
于君謂十四年逐衛獻公悔而無及也後雖悔而不可追也名藏在諸侯之
策我之名字諸侯史官皆書于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史策皆書二人逐君君
入則掩之衛君復入則可掩此惡名若能掩之汝能納君而為我掩惡名則吾子
也則是汝能為我之子若不能汝若不能納君猶有鬼神言雖死而魂鬼猶有知也吾
有餒而已寧為飢餒之鬼不來享矣不享汝之祭也悼子許諾受父之命惠

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

襄公四

二十一年 己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竊其漆與閭丘二邑以來奔魯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季孫宿以襄公之姑及姊二人嫁庶其妻去聲下同 皆有賜于其從者 從庶其而來者皆有賞 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季孫即武子也武仲臧孫紇也 子盍詰盜 何不治盜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 我之十又不能治盜 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 司寇乃詰姦慝之官 將盜是務去 以去盜爲職 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 答言汝召外盜邾庶其也 而大禮焉 以公姑姊妻之 何以止吾盜 何以止國中之盜 子爲正卿 汝爲魯命卿 而來外盜 而引致外國之盜 使紇去之 反使我去內盜 將何以能 此我所以不能也 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姬氏謂公姑姊二人皆姬姓之女 而與之邑 使之食其所竊二邑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大盜謂庶其也嫁與公之姑姊與之食邑 其次皁牧輿馬 其次謂庶其之從者以皁輿吏僕僕臺圉牧人等賤役之人賜之 其小者衣裳劍帶 其小者謂庶其從者之微賤者亦有衣裳劍帶賜之 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以賞盜而使我去盜 其或難焉 此盜之所以難去也 紇之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洗滌其利慾之私心 壹以

待人 誠信專壹以待乎人 軌度其信 軌法也行有法度而言有信 可明徵也 言行可明以爲證驗 而後可以治人 先能自治故能治人 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民皆趨而效之 上所不爲 上人不自爲惡 而民或爲之 而民或爲惡者 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則民無不懲戒而畏服 若上之所爲 設若上人自先爲惡 而民亦爲之 而民亦皆爲惡 乃其所也 上行下效其理如此 又可禁乎夏書曰 今虞書大禹謨篇 念茲在茲 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彼必其可施之在於此身然後可行之 釋茲在茲 釋除也有所除治於此人必其在我此身無有罪過然後可除之也 名言茲在茲 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今可施於此身然後謚之言之 允出茲在茲 誠信之心生於此身則善亦誠在此身也 惟帝念功 大禹言舜言帝當念此善功也 按此說非經本意今茹從註疏解之

左傳紀箋 卷之十九 襄公 二十

信由己壹 臧孫釋書之意以爲在上者要使信實由己專一 而後功可念也 然後有善功之可念也 譏季孫無信實而冒人 以廢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重地故書其人書其人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于申叔豫 申叔時之孫也 子馮以其有謀故訪問去就之道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貴臣强而國主衛微弱 不可爲也 恐有禍亂 遂以疾辭 子馮不就職 方暑 時正盛夏 闕地下冰而牀焉 掘地爲坎以藏冰置牀其上以受涼氣使冬服也 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繭纊也鮮少也夏月冬服減飲食所以示疾也 楚子使醫視之 疑其詐也 復曰 醫者復命 瘠則甚矣 其瘦似病 而血氣未動 謂無病也 乃使子南爲令尹 用

之人皆告叔向不答王鮒 叔向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祁奚也言能免我者必須此人 室老聞之 家宰之長聞叔向言 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 言晉平公寵愛王鮒聽信其言 求赦吾子 欲爲請于公而赦叔向 吾子不許 言叔向不應出不拜 祁大夫所不能也 祁奚不能使君聽信如此 而曰必由之 而汝乃云必祁大夫 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 言其雖能阿意順君 何能行 豈敢言無不行 祁大夫外舉不棄讎 謂其舉解狐也 內舉不失親 謂其舉其子祁午也事在三年 其獨遺我乎 豈背棄我而不救乎 詩曰 詩大雅抑之篇 有覺德行 詩言有此先覺德行之人 四國順之 則四方之國無不順之 夫子覺者也 言祁奚乃先覺之君子也 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 平公果問王鮒謂叔向有罪否 對曰不棄

左傳紀箋 卷之十九 襄公 四

其親 叔向篤于兄弟之親 其有焉 必與叔虎同謀也蓋王鮒假叔向不應不拜故因君問而譖之 於是祁奚老矣 祁奚請老亦在三年 聞之 聞叔向被囚 乘馹而見宣子 馹傳車也自祁邑而來見范匄欲其速至故乘傳車馹驛同 曰詩曰 詩周頌烈文篇 惠我無疆 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及于百姓無有疆限 子孫保之 故周之子孫皆保賴之 書曰 書夏書胤征篇 聖有謨勳 聖哲之有謀謨有功勳者 明徵定保 當明證其謨勳而定安之 夫謀而鮮過 夫有謀謨而少過失則聖有謨勳之謂也 惠訓不倦者 惠訓其民而無厭倦則惠我無疆之謂也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此國家社稷所賴以安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 假使其十世子孫有罪猶當寬宥之 以勸能者 以勸勉後來有能如此者 今壹不免其身 今叔向一以其弟有罪之故遂併及其兄 以棄社稷 叔向乃社稷之

原缺第三葉

臣也今殺之是棄社稷也不亦惑乎此不可曉之甚也鯀殛而禹興昔鯀堙洪水而殛死乃用其子禹以治水此不以父罪及其子也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太甲悔過伊尹復之太甲仍以伊尹爲相卒無怨色太甲終無怨伊尹之色此不以小怨妨大德也管蔡爲戮周公攝政管叔蔡叔流言周公誅之周公右王管叔周公兄蔡叔周公弟右王謂右成王爲相也此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今奈何以叔虎之罪戮及其兄以棄社稷之臣子爲善汝若力行善事誰敢不勉誰敢不相勉爲善者以多殺何爲何必多殺人然後人不敢爲惡也宣子說悅祁奚之言與之乘與祁奚同載以言諸公而免之言諸平公而免叔向之罪不見叔向而歸祁奚不見叔向徑歸祁邑以見其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朝叔向不告于祁奚即往朝君以明祁奚之非爲己也初叔向之母妒先是叔向之母妒忌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叔虎之母有美色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諫其母勿妒忌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生非常之物多彼美彼謂叔虎之母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我恐其生非常之物以爲汝輩之禍女敝族也汝乃敝壞之族國多大寵晉國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設有不仁之人以離間于其間不亦難乎汝必難以免禍余何愛焉我之所慮在此非愛惜此婦人不使見汝父也使往視寢于是遣此婦人往視其父寢席生叔虎婦人生子即叔虎也美而有勇力貌美而多勇力欒懷子嬖之欒盈寵愛叔虎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欒盈過于周出奔而過于周周西鄙掠之周之西方邊邑掠奪欒氏財物

辭于行人欒盈致辭于天子行人之官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自稱于天子曰陪臣得罪于王之守臣范宣子爲晉命卿故曰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又再得罪于王之郊甸遺其侵掠無所伏竄無伏避之地敢布其死敢自陳其死罪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欒書盈之祖也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王施惠焉天子賜之命服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其子欒黶不能保全任載欒書之功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大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如不棄欒書之功力亡臣猶有所逃亡臣欒盈自謂也有所逃避之地若棄書之力若棄欒書昔日之功而思黶之罪而思欒黶今日之罪臣戮餘也則我乃黶之罪戮之餘也將歸死于尉氏將伏罪于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不敢去敢布四體

敢散布其四體無敢隱情唯大君命焉唯天子之命是聽焉王曰尤而效之蓋王言我本尤晉逐欒氏而自掠之是效尤也其又甚焉其過有甚于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此追胥故使之禁止掠欒氏者歸所取焉其所掠取財物復歸欒盈使候出諸轘轅候迎送賓客之官故使送盈出轘轅關在欒氏會于商任晉平公會諸侯于商任之地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皆不得容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皆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欒盈被逐其黨四人出奔齊國欒王鮒謂宣子曰宣子范匄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二子皆勇士不可棄之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二子乃欒盈之勇士余何獲焉豈肯爲我用乎王鮒曰子爲彼欒氏言汝若能如欒盈之待二子乃

亦子之勇也則二子術汝之恩亦為汝之勇士矣齊莊公朝受羣臣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州綽晉人出奔在齊莊公朝君以為雄言莊公自以二子為勇誰敢不雄則人誰敢不以彼為勇者然臣不敏平陰之役襄十八年齊晉之戰于平陰也先二子鳴殖綽郭最指為我所執斟譬如雞鬬我勝而先鳴也先是州綽執二子歸魯齊既服而歸之莊公為勇爵設爵秩以官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也州綽曰東閭之役在十八年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州綽以勇自薦公曰子為晉君也莊公謂汝之勇力乃為晉非為我也對曰臣為隸新答言我新為僕臣未得效勇于齊然二子者彼殖綽郭最者譬于禽獸譬如禽獸之鷙悍者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我曾射而斃之如殺禽獸取其肉而食之取其皮而寢處之也

二十二年庚戌

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令各將罷還魯之守御遣武仲為公謝不敏非公命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魯御邑大夫臧武仲出行過雨過之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我將飲酒而已惟知飲酒以自娛雨行何以聖為出行不先知時而安得稱智穆叔聞之曰叔孫豹不可使也言御叔不任使于四方而傲使人反以驕傲使人謂譏武仲也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倍賦以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晉人徵朝于鄭晉平公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也以共善于辭命故使之答晉使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當魯襄公八年寡君于是即位鄭僖公以是年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子駟公子騑也言朝執事者謙不敢斥言晉侯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致使我君疑懼因是行也因此朝晉之行我二年六月魯襄九年朝于楚晉不見禮故朝楚君晉于是有戲之役是年晉伐鄭同盟于戲楚人猶競楚國勢強與晉爭鄭而申禮于敝邑是年冬楚人伐鄭曰申禮蓋飾辭也敝邑欲從執事我鄭國欲堅心從晉而懼為大尤又恐為大過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飾辭謂我若不從楚則晉必謂楚申禮于鄭而鄭不恭以此見尤是以不敢攜貳于楚言鄭所以受盟于楚者所懼在此皆飾詞也我四年三月

魯襄之十一年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子蟜公孫蠆也朝楚而曰觀釁亦飾辭也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是年晉伐鄭會于蕭魚謂我敝邑晉君責我鄭云邇在晉國與晉相近譬諸草木譬晉鄭于草木吾臭味也草木同類則氣味同猶晉鄭同姓也指而何敢差池汝鄭何敢他有所向而不專一以從晉也楚亦不競是時楚勢稍弱遂不能與晉爭我寡君悉其土實盡出其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中重以宗廟禮樂之器謂鐘磬之屬是時鄭人以此賂晉以受齊盟以受諸侯之同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鄭君遂帥羣臣從悼公以歸晉以會歲終從晉歲終之會晉來年正月朝王而歸貳于楚者子侯石盂石盂石奐也言有貳心于楚歸而討之鄭君既歸乃討其罪而逐之其實鄭使奐從良霄以告楚楚人執之言歸討者亦飾

辭也溴梁之明年魯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會諸侯于溴梁其明年則十七年也子蟜老矣是時公孫蠆已告老致仕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公孫夏子西也代子蟜從鄭君朝晉平公見於嘗酎酎重釀酒也時酎酒新熟平公薦于宗廟而嘗之而鄭君適以此時朝晉與執燔焉于是鄭君執胙肉以助祭間二年魯襄之二十年間去聲聞君將靖東夏是歲齊莊公即位而新服于晉遂爲澶淵之盟四月又朝其年四月鄭君又親朝晉以聽事期先澶淵會兩月以聽有事之期不朝之間其間不朝晉時無歲不聘無一歲而不往聘于晉無役不從無一役而不從晉之令以大國政令之無常言晉國號令不時國家罷病致使鄭國罷病不堪不虞荐至又不虞度晉國徵朝之命仍荐而至也無日不惕鄭之君臣無一日而不懼豈敢忘職豈敢忽忘事大國之職守

大國若安定之晉國若能安定鄭國其朝夕在廷旦夕鄭君自當來朝何辱命焉又何勞使人來召也若不恤其患設若不恤鄭之憂患而以爲口實但有徵貢之言實出于口其無乃不堪任命如此則鄭國不能堪任晉國之命令而翦爲仇讎謂不堪翦削則鄭從楚國而成晉之仇讎敝邑是懼鄭國以此爲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敢以如前所言諸晉之執事者委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鄭大夫子張也召室老宗人立段室老家臣也段子石也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使其子段減黜其官無多受職省薄其祭無多用牲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食邑足以供祭祀之外盡歸其餘于公曰囑其子段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位雖貴而不求多財民無求焉民之貪者無所覬望于我可以後亡如此可免禍其死亡必在他人後也敬共事君與二三子欲使段敬恭以事鄭君及其二三大臣生在敬戒言人所以保全其生者在于能恭敬能儆戒不在富也伯張卒黑肱病死君子曰善戒美其善于儆戒詩曰詩大雅抑篇愼爾侯度謹守諸侯之法度用戒不虞用儆戒意外不可虞度之事鄭子張其有焉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楚子南寵愛觀起未益祿觀起未曾加祿而有馬數十乘祿少故多馬盜怙其寵愛不義以致富也楚人患之患觀起多行不義王將討焉楚康王將討子南觀起之罪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子南之子名棄疾爲康王御車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言王三次見我泣矣敢問誰之罪也問王其罪在誰王曰令尹之不能王言汝父爲令尹不能稱職爾所知也汝爲其子豈不知其罪也國將討焉國家將討其罪爾其居乎汝父死後能留此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言戮其父而留其子君焉用之哥用留我爲也洩命重刑若漏洩君命使我父知之則是增重其刑臣亦不爲我亦不爲此也言不敢洩言王遂殺子南於朝殺令尹而陳尸于朝轘觀起於四竟車裂觀起以徇于四境也轘音患三日棄疾請尸請父之尸王許之許棄疾之請旣葬葬子南其徒曰行乎棄疾之黨勸之出奔曰吾與殺吾父王殺我父而先與我謀是我與于殺也與去聲行將焉入雖出奔誰納我曰然則臣王乎

如此則留而事王乎曰棄父事讎言背棄其父而事于讎人之朝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棄疾自縊其屍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前年使子馮爲令尹子馮辭疾不肯爲令後使爲之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八人不義致富一如觀起他日朝與日舉臣在朝與申叔豫言叔豫申叔時之孫申叔跪之子弗應而退子馮與言申叔不答而從之子馮追而從之入於人中申叔入于稠人之中又從之子馮又追而從之遂歸申叔不答而徑歸退朝見之子馮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三困我謂弗應也入人中也遂歸也吾懼恐懼不知所以不敢不見故來請見吾過我有過失子姑告我汝且以實告我何疾我也何惡我之甚而不答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恐不免與汝同罪何敢告子曰何故對

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猶八人者有寵于子馮也子南得罪汝今將如子南觀起車裂八人者將如觀起何故不懼爾將至矣安得不懼自御而歸子馮聞言而懼自御其車以歸不能當道意不在御故不能當正道至歸至家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我已死而申叔生之我爲骨而申叔肉之言有更生之惠知我者如夫子則可汝八人者爲知我心必如申叔之相正以善則可相處不然若不能如申叔請止請自今後勿相知也辭八人者於是謝絕此八人者而後王安之然後康王安心不疑子馮

二十三年辛亥是歲杞孝公卒弟益姑立是爲文公

晉將嫁女于吳爲吳夫人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析歸父齊大夫于家也使送媵女于晉令與之俱行也按禮諸侯嫁女于異姓之國則同姓之國媵之今晉嫁女于同姓而齊以異姓媵之皆非禮也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不欲人見欒盈故以藩載之并及其心腹爪牙之士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晉曲沃欒盈故邑故齊侯納之于彼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之大夫必以夜見者恐人見已也對曰不可盈欲襲晉胥午不可天之所廢言欒氏之廢天實爲之誰能興之誰能違天意而興之子必不免言必見殺吾非愛死也我非爲汝愛惜一死知不集也蓋度其事必不濟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若依汝而舉事雖不免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雖我不爲天之所佑子無咎焉汝則非獲咎于天者故可因也許諾胥午許之伏之而觴曲沃人藏匿欒盈而以酒飲其衆樂作作樂侑觴午言曰今也得欒孺

子何如午同衆人如得欒盈若何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盈我故主而以一死爲之猶不死也雖死不死皆歎衆皆感歎有泣者有悲欒氏而泣下者爵行又言行爵飲酒胥午又及前言以堅衆人之意皆曰得主何貳之有言得盈不敢貳心盈出欒盈乃出徧拜之謝衆人之恩已欒盈率曲沃之甲統率曲沃之兵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所都也衆皆樂爲之用故以晝而入焉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私相親愛故因之故盈因舒入絳趙氏以原屛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趙氏以欒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趙武故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秦伐晉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知悼子少

而聽于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時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聽之程鄭嬖
于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下軍輿帥七人與之
與欒盈也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士匄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
懼桓子曰桓子即樂王鮒奉君以走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守備者必無害
也不爲欒氏所害且欒氏多怨晉國之人多怨欒氏子爲政欒氏自外爲政
有權自外無權子在位其利多矣身爲執政掌國利權既有利權又執民
柄既有晉國財利之權又執賞罰生民之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
乎而可强取也獻子雖與欒盈其心未固可以强刼而取之夫克亂在權子
無懈矣勝亂之道在于用權宜子其無怠于用權可矣公有姻喪杞孝公本夫人有兄弟之

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墨其縗而以絰冒其首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是時樂王
鮒爲宣子畫策使詐爲夫人喪服也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故詐爲婦人使得進
奉公以如固宮晉語范鞅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甚固故名固宮范鞅
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强取之故往迎則成列既乘兵已成行列自登車將之將
逆欒氏矣其意將帥師迎欒盈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正欒氏之名爲
賊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父士匄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
子奉命而來迎獻子請驂乘持帶驂乘者必持帶備隕隊遂超乘便跳上獻子車
右撫劍左援帶刼之也命驅之出出行僕請問所向鞅曰之
公至公所也宣子逆諸階及至公所士匄迎獻子執其手賂之曲沃恐其

爲與也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記其罪欒氏之力
臣曰督戎有力之家臣名督國人懼之畏其勇斐豹謂宣子曰苟
焚丹書我殺督戎豹欲除其罪故乃肯爲用宣子喜曰而殺之爾但往殺督戎
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誓而許之乃出豹而閉之閉之
門外督戎從之來敵斐豹踰隱而待之豹踰短墻而待戎督戎踰入踰短墻而
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去一巨寇矣范氏之徒在臺後范氏之兵
在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
言事危不可不死鞅用劍以帥卒短兵接戰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
鞅稱宣子戒車追欒氏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呼其名免之言不免汝死將訟

女于天言雖死猶不免汝罪樂射之不中又注射鞅復屬矢于弦欲再射則乘
槐本而覆其車櫟槐根而敗覆芳六反或以戟鉤之或人用戟以鉤欒樂斷肘
而死斷欒樂之肘遂死欒魴傷魴亦盈之族也戰而中傷欒盈奔曲沃戰敗而奔
曲沃晉人圍之晉兵乘勝圍曲沃城盡殺欒氏之族黨惟欒魴奔宋餘無得免者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先驅前鋒軍也王孫揮爲帥穀榮御之召
揚爲右爲前鋒車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驅次前鋒軍也莒恒爲帥成秩御之
申鮮虞之傅摯爲右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御戎御公車也晏
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貳廣公之副車爲貳廣邢公爲帥上之登御之盧
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右翼曰啓襄罷師爲帥牢成御之狼蘧疏

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右翼曰胠侯朝爲帥商子車御之桓跳爲右大
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後車爲大殿夏之御寇爲帥商子游御之崔如爲右
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曰駟乘亦殿車也傳具載此言齊莊公發舊臣而任武力自衛
將遂伐晉齊侯納欒盈于曲沃得罪于晉故將伐之晏平仲曰君恃勇力
晏嬰言莊公但恃其勇力以伐盟主晉爲盟主而將伐之若不濟若伐晉而不勝國之
福也則君知恐懼而修德齊之福也不德而有功以君以無德勝晉而有功憂必
及君君必恃勝而驕禍將至矣崔杼諫曰不可不可伐晉臣聞之小國間
大國之敗齊因晉有欒氏之敗而毀焉因而伐之必受其咎幸人之災故反受其
殃咎君其圖之勸莊公自圖謀其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須無武

子崔杼曰將如君何武子言君欲伐晉將如之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
弗聽也以爲盟主諸侯尊晉以爲盟會之主而利其難今我利其患難而欲伐之
羣臣若急晉討齊而事勢既急君于何有言不能顧君也杼蓋欲弑莊公以說于晉子
其止之汝姑止君使無伐晉文子退聞杼之言而退告其人曰謂其左右崔子
將死乎言崔杼必死謂君甚謂君伐盟主其惡已甚而又過之杼欲弑君則其
惡又過于背盟主也不得其死必不得以善終過君以義以義理救其君之過猶自
抑也尚當自抑不敢是已非君況以惡乎況欲行弑逆之惡乎齊侯遂伐晉取
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分兵爲二部入孟門晉之隘道登大行晉河内之
山張武軍于熒庭築壘張設旗鼓以示武勝也熒庭晉地戍郫邵郫邵晉邑取而

守之封少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勝趙旃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之地晏氂齊大夫
季武子無適子魯季孫宿正室無子公彌長公彌公鉏也而愛悼子悼子
紇也二子皆庶出公彌爲兄而季孫獨愛少子欲立之欲立悼子爲後訪于申豐季氏屬大
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難言立少故云擇才申
豐趨退盡室將行不欲與聞故盡室將逃他日又訪焉武子又問之對
曰其然言必欲如是將具敝車而行以出奔之意告之乃止不立紇訪
于臧紇終欲立紇又謀于臧武仲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使置酒以

爲禮也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大夫季氏屬大夫故武仲爲上賓既獻
酒初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于堂上北面設重席樽酒既新復潔滌之
以示敬召悼子降逆之臧孫下迎悼子大夫皆起致敬也及旅而召
公鉏獻酬既畢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
鉏不從不以公鉏爲馬正公鉏弗得立故使爲家司馬慍而不出被廢而怒不出
視事閔子馬見之子馬閔馬父也往見公鉏曰子無然勸公鉏勿怨恨禍福無
門禍福初無一定之門唯人所召爲善則召福爲惡則召禍爲人子者患不孝
不患無所不患不得其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
孝敬汝若能孝以事父敬以共命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日倍季氏者言富可

過于爲季氏後者也此所謂爲善以召福姦回不軌若姦慝回邪不守軌度禍倍下民
可也則將更獲罪戾其禍必過于貧賤之下民也公鉏然之以于馬之言爲然也敬共
朝夕朝夕之間敬恭父命恪居官次恪謹以居馬正之大舍季孫喜使飲已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旃之也季武子始雖廢長及見公鉏孝敬乃復嘉之命公鉏燕已而
自務器具以往盡舍以與公鉏也故公鉏氏富得其器具而富又出爲公左宰
先爲季氏家臣後出而仕于公室孟孫惡臧孫時孟孫氏與武仲不相得季孫愛之
季孫愛其立悼子以成已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御騶掌御馬者豐點其名好羯也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豐點心好之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欲爲畫策使爲
孟孫後再三云豐點至再至三爲羯言此羯從之孟莊子疾莊子孟孫速也有疾

將死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謂公鉏汝苟能立羯爲孟氏後請讎臧氏吾請使孟
氏與汝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秩爲孟氏長子固所
當立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臧紇因季孫之欲而爲定悼子
尚爲有力今季氏若令待立孟氏之少則其有力于孟氏更過于臧氏矣弗應季孫弗從其言孟孫
卒孟莊子死公鉏奉羯立于戶側禮以適長子爲喪主鉏立羯故奉之以立戶側喪主
之位季孫至季武子至孟孫之家入哭而出曰秩焉在秩孟孫之長子也季孫不
見秩故問其何在公鉏曰羯在此矣云其父已立羯以爲喪主矣季孫曰孺
子長孺子秩也武子言秩爲長子當立公鉏曰何長之有言不必拘長幼也唯
其才也唯有才則立之先是武子之廢公鉏而立紇也謂申豐曰欲擇才焉而立之故公鉏以此答之

而武子無以應也且夫子之命也因誣孟孫謂立羯爲後乃其遺命遂立羯武子
不得已而立羯秩奔邾秩不得立走而奔邾臧孫入哭臧武仲入哭孟孫甚哀多
涕哭之甚哀而多涕出已哭而出其御曰武仲之御士云孟孫之惡子也言孟
孫與武仲不相得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季孫愛汝者也其哀又將
若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答言季孫雖愛我譬如疾疢終能爲害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孟孫雖惡我譬如藥石必能療病美疢不如惡石石謂
藥之用石者喻季孫不如孟孫夫石猶生我石指孟孫也猶能愈我之病疢之美以喻
季孫其毒滋多疢爲我之害也孟孫死是藥石去而疾疢存吾亡無日矣我之
死亡將不久矣孟氏閉門豐點敎之閉門告于季孫使人告季武子曰臧氏將

爲亂誣譖武仲欲爲公鉏佐臧氏也不使我葬將作亂使孟孫不得成葬禮季孫不
信季孫善臧紇故不信孟孫之言臧孫聞之戒聞讒言而設備以自防冬十月孟
氏將辟穿壙也藉除于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
隧正也除于東門孟氏葬處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正夫工作孟
氏又告季孫以從甲士告季孫怒命攻臧氏時武仲畏孟氏以甲自衛武子
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初臧
宣叔娶于鑄鑄國名在濟北蛇丘縣生賈及爲而死賈爲鑄女所生二子名于
生而鑄女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子也其姪乃穆
姜姨母之子兩姨昆弟也生紇長于公宮姪生紇因穆姜故養于公宮中姜氏愛之

故立之穆姜以姨昆弟之子故愛而立爲臧氏後臧賈臧爲出在鑄賈爲皆武仲之兄向出在母家鑄國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使人告其長兄且致大蔡焉大蔡蔡地所出之大龜也以致于賈曰紇不佞自稱不才失守宗祧宗謂親廟祧謂遠廟失守謂出奔不得奉祀敢告不弔敢告于兄言已不爲天所弔惜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我非有大罪不當絕宗祧之祀子以大蔡納請使臧賈納大蔡于魯請立爲臧氏後其可魯必許之賈曰是家之禍也言是我臧氏家禍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臧賈使弟臧爲納龜于魯以請立後遂自爲也臧爲得龜不爲兄請而自請焉臧孫如防防臧氏邑臧武仲乃往其私邑使來告曰告魯紇非能害也言非能作亂害魯知不足也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

敢私請非敢私有所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苟得立後守奉先人之祭祀無廢二勳大功曰勳無廢文仲宣叔二世之勳勞敢不辟邑敢不避防邑而去據防以求爲後于魯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魯從其請乃立臧爲爲臧氏後臧紇致防而奔齊既立後紇遂以邑歸魯而自已奔齊其人曰防邑之人其盟我乎謂必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乎臧孫曰無辭言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必無辭以罪我何以爲盟將盟臧氏將衆武仲之罪惡盟諸大夫使以爲戒季孫召外史掌惡臣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之章首也對曰外史答盟東門氏也在宣公十八年曰載書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不從文公立嫡之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公子惡襄仲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在成公十六年曰載書曰毋

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欲廢壞國家之典常蕩覆公室謂譖成公與季孟于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不及二人孟椒曰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也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斬關以出之罪而盟之季孫用之季孫用其言乃盟臧氏乃陳臧紇之罪惡而盟之曰載書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干亦犯也犯門斬關犯鹿門之禁而斬其關臧孫聞之聞載書之辭曰國有人焉故知有人致之誰居誰居猶言誰與居音基其孟椒乎

齊侯還自晉齊莊公自伐晉而歸遂襲莒輕兵掩莒之不備門于且于攻莒邑且于之門傷股而退齊侯被傷明日將復戰齊侯欲復與莒戰期于壽

舒約戰于莒壽舒之邑杞殖華還載甲二子齊大夫先載甲還音旋夜入莒郊二子宿于莒之外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莒犂比公重賂二子使無死使二子無致力而死戰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華周即華還答莒子曰貪貨貪莒子之貨賄棄命棄齊君之命令亦君所惡也有臣如此亦莒子所惡也昏而受命昨曉受命載甲而來日未中而棄之日未中而棄君之命不爲死戰何以事君何以盡事君之道莒子親鼓之莒子怒乃親鳴鼓從而伐之從而伐杞殖華還之師獲杞梁即杞殖也莒人行成莒辭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齊莊公襲莒而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妻行迎喪于齊郊使弔之辭梁妻辭不受弔曰殖之有罪言杞殖若有罪而死何

辱命焉何必辱君命來弔若免于罪若杞殖無罪而死猶有先人之敝廬在猶有杞氏先人之故家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下猶賤也婦人無外事故言賤妾不得受君郊外之弔齊侯弔諸其室齊莊公乃弔諸杞梁之家傳言婦人有禮

齊侯將爲臧紇田齊莊公欲以田邑與臧武仲臧孫聞之武仲聞將與己田見乃往見于齊侯見音現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其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爲少矣抑君似鼠所爲有類于鼠夫鼠晝伏夜動晝則藏伏夜則出動不穴于寢廟寢廟閎雅鼠不即以爲安必須穿壁始敢安處畏人故也惟其畏人所以如此今君聞晉之亂亂謂欒盈之亂而後作焉而後起兵伐晉猶鼠之夜動也寧將事之晉寧又將事之猶鼠之晝伏也

非鼠何如非鼠之所爲而何蓋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乃弗與田莊公果怒乃不與武仲田邑仲尼曰孔子後聞其事而論之知之難也用智之難有臧武仲之知智如武仲能避齊禍而不容于魯國而不能見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之謂順推己之謂恕始武仲廢長立少是作不順己所不欲而施之人是施不恕也夏書曰今虞書大禹謨念茲在茲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順事恕施也釋書之意以爲作事必順而施事必恕也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

襄公五

二十四年壬子杞文公元年

穆叔如晉魯使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范宣子逆之士匄迎之問焉士匄問叔孫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士匄自誇其家世之盛自虞以上爲陶唐氏虞以上謂舜之前也陶唐氏堯之號也言其先世出于堯在夏爲御龍氏御龍氏劉累也能擾龍蓋堯之後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商之諸國也蓋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也成王滅唐遷其國于杜蓋豕韋之後晉主夏盟爲范氏士匄又唐杜氏之後今晉爲中夏盟主范

氏又爲執政也其是之謂乎言己世世爲典家可當死而不朽之義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如宣子所言只是世祿之家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臧孫辰既沒其言立其立言垂訓傳于後世其是之謂乎是文仲雖死而言不朽也豹聞之大上有立德上聖之人其德及于後世其次有立功次于上聖爲大賢其功被于後世其次有立言次于大賢者其言傳于後世雖久不廢此三等人其德其功其言久而不廢也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若但保其始祖之姓受其先代之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也以保守其宗廟世不絕祀不絕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爲政晉士匄將中軍執國政諸侯之幣重諸侯朝貢于晉者其賂增重

子產寓書以告宣子鄭子產作書與士匄勸其輕幣曰子爲晉國爲晉執政
四鄰諸侯不聞令德鄭國不聞汝有善德而聞重幣但聞增重諸侯之幣僑
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若欲諸國之財而積聚于晉之公室則諸侯貳
則諸侯有離心于晉若吾子賴之若汝自利賴其財而私入于己則晉國貳則晉人有
離心于汝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何其沈滅而不悟也將焉用賄好賄之爲禍如此將安用之夫令名德之輿也
夫有德者必以令名爲輿始能遠及德國家之基也有國者必以令德爲基始能自立有
基無壞當以德爲之基不以賄而壞之無亦是務乎勸宣子何不務此有德則

樂天理中有樂自然之樂樂則能久樂與民同則國家賴之而安久詩云小雅南山有臺之詩
樂只君子君子有德可樂邦家之基基則能立國之基使之長久有令德也夫
君子有令德者其效如此上帝臨女大雅大明之詩言上帝鑒臨武王之德無貳爾心
則下民無敢有離貳之心者有令名也夫武王有令名其效如此恕思以明德
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令名載而行之則自然有善名以爲之輿而載是德以行于世
是以遠至邇安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賴德而安爲國家之基也毋寧使人謂
子毋寧寧也寧可使人議論吾子子實生我言汝實能生養我民者而謂子浚我
以生乎而汝乃多取我財以生活汝身乎象有齒以焚其身書如象爲爲齒所累
以殺其身賄也象豈有罪哉以其齒之有賄故受禍耳宣子說之范宣子得子產之書而說之

乃輕幣從子產之言
楚子伐鄭以救齊晉會諸侯于□儀以伐齊故楚救之將門于東門鄭東門
次于棘澤鄭地諸侯還救鄭自□儀還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
師二子晉大夫使挑戰求御于鄭欲使鄭人爲御知其地利也鄭人卜宛射犬
吉射犬鄭公孫宛其食邑子大叔戒之曰大叔游吉大國之人不可與
也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
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培塿小阜也松柏大木也猶小國與于大
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也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
二子既食而後射犬乃食言假于禮也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

已二子也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及楚師乃舍安車而
與射犬同乘兵車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衣裝而鼓琴以示閒暇近不
告而馳之射犬恨二子之慢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于櫜而冑冑先藏于櫜至
是取而加首入壘皆下入楚營三子皆下車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皆手搏楚
人收其禽獲挾其囚獄弗待而出及出楚壘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二子皆超乘而
登車抽弓而射二子在車又抽弓而射楚人既免復踞轉而鼓琴言二子勇
而暇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車則義如兄弟胡再不謀不告而馳不待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言曩者志在入壘故不及告而馳今則怯也今對敵心
怯故出不及待皆笑曰公孫之亟也笑其御辭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肯受屈故如此

晉侯嬖程鄭 寵之也 使佐下軍 代欒盈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揮子羽也爲鄭行人之官以聘于晉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 不曉所問故不能答 歸 子羽歸鄭 以語然明 然明鬷蔑也以程鄭所問告之 然明曰是將死矣 言程鄭 不然將亡 不死則必出亡 貴而知懼 凡人貴顯而能知畏懼 懼而思降 畏懼而能思降下 乃得其階 如此乃得降階之道 下人而已 不過謙抑以下于人而已 又何問焉 此理易知不待問人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 夫人既登貴位而求降下之道者惟明智者能之 不在程鄭 程鄭以嬖幸升寵位夫豈明智之人哉 其有亡釁乎 此必身有罪禍懼奔亡之釁而始問降階也 不然其有惑疾 必有迷惑之疾 將死而憂也 憂死期之將至也明年程鄭果卒

二十五年 癸丑是歲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遇害弟餘祭立

齊棠公之妻 棠公齊棠邑大夫 東郭偃之姊也 姊女兄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 爲崔杼家臣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 崔杼往弔偃爲御車 見棠姜而美之 羨其色之美 使偃取之 杼使偃爲己娶姜 偃曰男女辨姓 同姓不昏 今君出自丁 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出自桓 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 困六三爻變爲大過 史皆曰吉 卜史阿崔之意 示陳文子 須無 文子曰夫從風 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 風能隕物者變而隕落故不可娶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爻辭六三處陰陽之間進而遇九四九五之剛困于石之象也退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之象也六三上六非陰陽徒敵則又不見其妻之象也 困于石往不濟也 坎爲水爲險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 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 入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寡婦 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兆于我不害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數數往也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不爲崔杼自應有冠豈慢辭也 崔子因是 以此怒公 又以其閒伐晉也 閒晉之難而伐之 曰晉必將報 乘難而伐之晉必怒而思報 欲弒公以說于晉 將因晉之報伐弒公以說晉 而不獲間 不得伐晉之間 公鞭寺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 舉怨公鞭己乃爲崔子伺公間隙 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 故莒子朝于齊 服罪也 甲戌饗諸北郭 饗莒子 崔子稱疾不視事 欲公來問疾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退入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歌以命姜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閉衆于外不使得入乃所謂間公也 甲興 崔子伏甲以待莊公至是皆起 公登臺而請弗許 請免 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 求還祖廟自殺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不能親聽

公命近于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之名自稱陪臣行夜而得淫人故受崔子之命討不知他命故所請皆弗許也）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被創而墮）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此賈舉非侍人賈舉也八人皆齊勇力之臣為莊公所嬖者與公俱死于崔氏之宮）祝佗父祭于高唐（佗父亦莊公之嬖臣高唐有齊別廟）至復命（祭畢而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弁爵祭服也說音脫）申蒯侍漁者（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申蒯家臣）爾以帑免（帑謂宰之妻子）我將死（言爾挈妻子以去我將死君之難也）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言若我以帑是反子死君之義矣）與之皆死（齎申蒯而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

大夫）（門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死其難者皆嬖寵之人）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莊公死于崔杼之家故晏子立于其門外）其人曰死乎（晏子左右問曰將為君而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言君是衆人之君）吾死也（我何為獨為君死也）曰行乎（又問然則將出奔乎）曰吾罪也乎哉（言君死非已之罪）吾行也（我何為而出奔也）曰歸乎（又問然則曷不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吾君既死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言為民之君者豈徒居民之上）社稷是主（將以主社稷也）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為君之臣者豈徒為食祿計）社稷是養（將以奉社稷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臣亦為之死）為社稷亡則亡之（臣亦從之亡）若為己死而為己亡（君為己私而死亡）非其私暱（苟非平日嬖幸之人）誰敢任之（誰敢當其禍者）

且人有君而弑之（衆人有君而崔子弑之）吾焉得死之（吾何為而為之死也）而焉得亡之（又何為而為之亡也）將庸何歸（君死矣安可歸也）門啓而入（崔子啓門而晏子入）枕尸股而哭（晏子以君尸枕己之股而哭之）興（既哭而起）三踊而出（跳踊者三乃出）人謂崔子必殺之（殺晏子以除後患）崔子曰民之望也（言晏子之賢民所仰望）舍之得民（置之不殺可得民心）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之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僑如之女于齊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景公靈公之子莊公之弟名杵臼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慶封崔杼之黨）盟國人于大宮（崔慶恐國人討己故為盟于太

公之廟）曰（証盟之辭）所不與崔慶者（國人有不為崔慶二人者）晏子仰天歎（讀盟書未終晏子仰天歎而易其辭）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意謂崔慶不忠于君不利于社稷吾不與也）有如上帝（指上帝以為誓）乃歃（乃歃血而歃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齊之史官直書崔杼弑君之罪）崔子殺之（殺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太史之二弟相繼而書崔子皆殺之）其弟又書（其少弟又往書之）乃舍之（不容盡殺故也）南史氏聞太史盡死（齊之南史氏聞崔杼盡殺太史兄弟）執簡以往（執簡策以往欲書之）聞既書矣（則聞其少弟已書矣）乃還（南史乃不往書）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皆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推嬰妻下車）曰君昏不能匡危

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謂嬰之妻三者爲臣之道皆不能盡而但歎妻而逃其誰納之以此出奔人誰肯納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路也將宿嬰曰崔慶其追我知二人必來追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在狹路止容一人與一人鬭耳易敵不足懼遂舍不懼追而郎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先食馬而後自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既出弇中道廣可以用衆故難與敵遂來奔奔魯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以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諸侯五月之期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今減之不蹕蹕禁止行人也不蹕賤之下車七乘不以甲兵下車遣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減損貶爲之也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　襄公　八

晉侯濟自泮泮水名會于口儀會諸侯謀伐齊口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懸衛術失國使衛分之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以弑兆公悅晉使隰鉏請成鉏隰朋之曾孫慶封如師慶封傳使于晉男女以班班辨也齊之男女各以其辨以示降服也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十三師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每軍各有大夫百官正長軍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前所列皆在軍中之官處守則守國者晉侯許許其成使叔向告于諸侯以齊服告在會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魯公使孟椒對叔向君舍有罪以靖小國許其成是縱舍有罪之齊國罷兵是安靖從役之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二十四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地當陳軍之徑道者有井則塞之有木則伐之鄭人怨之怨其行師之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乘夜穿城而入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以避之遇司馬桓子曰載余府陳侯徒步故遇司馬之車欲其載以行也曰將巡城不欲載其君故以巡城辭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賈獲載母妻而行遇陳侯乃下母妻而以車授之也公曰舍而母謂賈獲置汝之母于車中辭曰不祥雖危急男女不可無別故恐其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徒步扶母亦免于難子展命師無入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　襄公　九

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御止之也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以賂鄭師陳侯免免音分喪服也國破故服凶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也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男女各自爲羣係纍爲囚以待罪子展執縶而見縶馬絆也執之而見陳哀侯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奉觴示不失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俘獲之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祝祝史之祓禳除也司馬致節兵符也司空致地乃還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班師歸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戎服將事衣軍旅之服以行禮晉人問陳之罪問陳何以得罪于鄭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閼父舜之後爲周陶冶之官閼音遏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謂周武王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也閼父所作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又以閼父出自虞舜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胡公閼父之子名滿武王用以長女大姬妻之而封諸陳封胡公爲陳侯以備三恪恪敬也周封杞宋乃夏商之後又封舜後總曰三恪言敬先聖之後也則我周之自出言陳之子孫由大姬而出至于今是賴有賴周德傳至于今桓公之亂魯桓五年陳桓公疾病而亂作蔡人欲立其出陳厲公蔡甥也故蔡人欲立之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就定其位蔡人殺之魯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我鄭又與蔡人立厲公而奉事之至于莊宣陳莊公宣公皆我之自立皆鄭立之夏氏之亂魯宣十一年夏徵舒弒陳靈公成公播蕩靈公之子成公奔晉又我之自

入自晉因鄭入爲陳君君所知也事之本末晉皆知之今陳忘周之大德大德謂胡公之後皆周之所自出蔑我大惠大惠謂五父以來皆鄭之所自立棄我姻親姻親謂陳鄭婚姻之好介恃楚衆介因也言其恃楚兵之衆以馮陵我敝邑藉楚以虐害于鄭不可億逞其欲逞志于鄭者不可億度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去年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之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去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當陳兵所往之經道井堙木刊有井則塞之有木則伐之敝邑大懼不競恐因勢寢弱而恥大姬太姬周女嫁胡公者鄭與周同姓故恐上辱太姬之羞天誘其衷所賴上天誘被鄭人之心啓敝邑心開導其心使得戰勝陳知其罪授首于我謂陳侯衰服擁社使其衆自四條以待于朝用敢獻功

所以來獻戰勝之功晉人曰何故侵小晉人又謂何得侵陵小國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各致其法以誅之言陳有罪可得討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周制天子之圻地方千里列國一同大國地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謂大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今大國多數圻矣今大國且數倍于天子之地矣若無侵小若非侵陵小國而吞併之何以至焉其國何以若是之大也此說正以譏晉也晉人曰何故戎服晉人又問子產何爲戎服將事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僖公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文公布命布命令于諸侯曰各修舊職使各修奉舊職之事命我文公戎服輔王命我鄭文公衣戎服以衛王以授楚捷以獻勝楚之功不敢廢王命故也今日所以戎服將事者不敢廢

城濮之命也士莊伯不能詰莊伯士弱也與趙朔同謚子產善于辭命應答如流故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趙朔之子趙武也代士匄將中軍故莊伯復命焉文子曰其辭順言子產之言其理甚順犯順不祥人順理而已犯之神所不福乃受之受其所獻之功仲尼曰孔子追論其事志有之言以足志志之所向必資言以成之文以足言言之所發必資文以成之不言誰知其志雖有其志誰得知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行其言不能及遠晉爲伯爲諸侯伯長鄭入陳鄭擅興兵以入陳非文辭不爲功使非子產言而有文則晉必討專伐之罪慎辭哉言人皆當謹于修辭楚蔿掩爲司馬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其賦數甲兵閱而數之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藪澤

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蕃之以爲田獵之處辨京陵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
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而異之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
猪偃猪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
頃町牧隰皐隰皐水涯不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修賦量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周制六十四井
爲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制雖無可攷亦可類推籍馬籍疏
其毛色歲齒以備車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卒步卒甲楯之數使器仗有常數旣
成以授子木禮也
晉程鄭卒去年問子羽以降階者子產始知然明然明料其必死其言果驗子產

始知其賢問爲政焉問于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恐不仁者爲民之害子產喜喜然明之言以語子大
叔子太叔游吉也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明名蔑今吾見其
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治民如治田日
夜思之日夜之間思所以與民之利除民之害思其始而成其終旣思其始又思
所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思得其說則朝夕盡力而行之行無越思所行之事不違
其所思者如農之有畔如治田者之有畔岸焉其過鮮矣如此雖有過差然亦少矣
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悼子也獻公出奔至是入于口儀之邑使人與悼子言求復其
國甯喜許之二十年甯惠子臨死屬悼子納獻公悼子許諾故今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文子衛大夫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之詩言今我不能自容悅何暇念其後乎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言悼子必
身受禍不得善其後也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
可復行如此然後行之書曰周書蔡仲之命辭與今文小異慎始而敬終謹其創始
敬其成終終以不困故其終無困窮之患詩曰詩大雅烝民篇夙夜匪懈爲人臣者
自早至夜無所懈息以事一人以盡事君之道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今悼
子輕欲廢置其君曾不若圍棋然其何以免乎安能免禍奕者舉棋不定言圍
棋者所舉之子或差一著不勝其耦便不能勝其對敵者而況置君而不定乎
何況廢置人君可輕易乎必不免矣必不免禍九世之卿族甯氏世自衛武公代爲衛

卿至悼子凡九世也一舉而滅之言悼子必因此事而滅其族可哀也哉明年衛甯
喜納獻公後年獻公殺甯喜
二十六年甲寅　齊景公吳子餘祭元年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秦景公使其弟鍼講和于晉叔向命召行人
子員叔向羊舌肸也召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當進
受君命也三云如是三言之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言已同爲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常御夫而不使是黜朱也撫劍從之從叔向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二國講和幸而成事晉國賴之二國
息兵則晉賴之得安不集若不幸其事不成三軍暴骨二國交兵則三軍暴骨于野子

貞道二國之言無私言子貞如此所以可委子常易之汝傳二國之言常改
易之姦以事君者爲行人而變亂辭命是以姦邪事其君也吾所能御也言我不畏
此等人拂衣從之子朱撫劍將鬬故叔向拔拂其衣以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庶幾乎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吾臣之爭爲國之事國家必興師曠曰
樂官名曠公室懼卑言晉之公室恐自此日卑矣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心競爲
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不務爲德而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如此則心
之私欲已甚侈大能無卑乎羣臣各懷私欲以爭權則公室卑矣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獻公之母弟名鱄獻公使爲己求反國辭辭不能敬
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子鮮之母及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無信恐其反國

之後多所殘暴已亦不免禍也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雖君不信以吾之故必爲求之
許諾因母言乃許往求初獻公使與寗喜言言復國寗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必使之在其閒若子鮮不在其閒事必決裂故公
使子鮮因寗喜之言子鮮不獲命於敬姒受母命出于不得已以公命
與寗喜言以獻公之命告寗悼子曰苟反我得反國政由寗氏國之政事皆出
寗喜祭則寡人我但主其祭祀而已寗喜告蘧伯玉欲謀復君之事伯玉曰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言不得聞獻公因何而出豈敢聞其因何而入遂
行出奔從近關出按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出今復聞其全身遠害如此夫告
右宰穀以其事告衛之右宰名穀者右宰穀曰不可言不可納獻公獲罪于

兩君先是寗惠子逐獻公今悼子又欲弒公孫剽是得罪兩君天下誰畜之天下誰肯容我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言惠子臨終時以此事屬我不可以二我已許諾
不可食言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請使於獻公以觀可否遂見公于口
儀時獻公在口儀入反已見而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
魯襄十四年獻公出奔至是十二年而無憂色亦無寬言亦無寬恕之言猶夫人
也爲人如故不能改過若不已汝若不止其謀死無日矣則被戮將不久矣悼子
曰子鮮在言有子鮮可以無憂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爲言子鮮若欲踐言言不可廢不過能出亡而已不能爲我多悼子曰雖然
弗可以已意必欲納獻公孫文子在戚林父在其私邑孫嘉聘於齊孫

襄居守嘉襄林父之子居守守衛二月庚寅寗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國故喜等乘弱攻之寗子出舍于郊不勝欲奔
伯國死因傷而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寗子因襄死故欲從寗氏寗子復
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即衛侯剽無謚故稱族及大子角書曰
寗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寗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據邑
以歸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祿者
君之祿也義則進合義則仕否則奉身而退不合義則去位專祿以周旋
戮也若不舍其祿周旋不去是爲罪矣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在當退而事邑如晉故傳明其罪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國人納之故曰復歸大夫逆于竟者

衛之大夫出境而迎獻公者執其手而與之言獻公親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大夫迎于道者自車揖之公但坐車而揖之逆于門者大夫迎于門者頷之而已但稚首答之而已言獻公驕心易生公至獻公至國使讓大叔文子使人責太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言我久憂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衛之諸臣能通惠言于外使我知之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先是太叔儀有寘君不如奕棋之言獻公聞而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昔人嘗言非所當怨者勿怨之寡人怨矣今汝乃吾所當怨者故怨汝也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我實不才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羈絏馬絆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言不能從君以出臣之罪一也有出者謂獻公出奔在外有居者謂公孫剽直爲君在

內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我不能懷一心而通內外之言以告獻公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敢不就戮乃行已答而行從近關出衛有近關其路爲捷故從此出公使止之獻公悔而使人留之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子展爲元帥故享以示旌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盡請之于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四井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自上而至于下其隆殺皆以兩爲數此定制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因公固予故受三邑公孫揮曰行人子羽也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遜讓而不失其班次之禮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二國伐晉之黨至于城麇鄭邑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穿封戌楚縣尹也董戍獲皇頡而囚之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之子卽靈王也與穿封戌爭獲皇頡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晉伯宗之子出奔在楚二子就州犂辨其曲直伯州犂曰請問于囚言當問于皇頡是誰獲汝乃立囚立皇頡而問之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言二人爭獲汝者皆非細人其何不知汝豈不認得之上其手州犂上其手以指王子圍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言此乃楚君

貴寵之弟也下其手又下其手以指穿封戌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乃楚國方城外山之縣尹也州犂以上下其手而抑揚其辭者盡州犂畏王子欲皇頡曲言王子獲汝也誰獲子問皇頡言此二子誰獲汝囚曰皇頡已曉州犂之意頡遇王子曲言我戰而遇王子弱焉戰敗而王子獲我也戌怒穿封戌爭不勝而怒抽戈逐王子圍欲追殺之弗及子圍走追之不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堇父鄭大夫先是堇父與皇頡同戍城麇之地楚人囚之堇父亦爲楚人所執以獻于秦楚人以皇頡歸而以堇父與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鄭人使印氏之族出貨財以贖堇父子產曰不獲言秦人必不許受楚之功秦受楚之獻功大名也而取貨于鄭受鄭人之貨小利也不可謂國秦大名而圖小利何以爲國秦

不其然秦必不如此也若曰拜君之勤若言拜謝秦君之勤勞鄭國微君
之惠微無也言鄭君若不得秦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則楚人猶
未退兵也其可其辭如此秦必許之弗從鄭人不從子產之言遂行以貨贖堇父于秦秦
人不予秦人果然不許更幣從子產乃別更幣而從子產之言更音庚而後獲
之然後得堇父也傳言子產每事敏于他人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討衛弑剽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
懿城因姓以名城取其田六十井于是衛侯衎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晉人執
甯喜北宮遺遺北宮括之子使如齊以先歸如齊司馬侯衛侯如晉

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
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兼享齊鄭二君晉侯賦嘉樂大雅
篇名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卿相齊侯賦蓼蕭小雅
篇名言思澤及遠若露之在齊以喻晉君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篇名取適
子之館還予授子之粲言不敢違遠于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
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
二詩所趣不同故拜二君之辭亦異國子使晏平仲私與叔向曰私與叔向語
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為林父執衛侯叔

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告二君以衛殺晉戍三百為罪不以林父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取寬政以安
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眾人
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因二詩之諷故釋衛侯歸叔向曰鄭七
穆罕氏其後亡者也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
國氏也伯有良霄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今子嘉子
然士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稱七穆子展儉而一子展居身儉約而用心專一子展子罕之
子故云罕氏必後亡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畏其狀異故棄

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其侍妾見所棄女取以入宮名之曰棄
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入宮夕見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
也而視之尤因其美而視之尤甚姬納諸御嬖母因其視也使為嬖御而有寵生
佐平公生子名佐即元公也惡而婉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平公大子名痤
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也長太子痤且惡之寺人惠墻
伊戾為大子內師伊戾寺人名惠墻其氏為太子宮內官之長而無寵不得寵于
太子楚客過宋楚之使者聘晉取道于宋大子知之舊與楚客相識請野享之
請楚客于野而享之公使往從太子請伊戾請從之請從太子行公曰夫
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言太子豈不惡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君子雖惡之而已不敢棄遠好之不敢近君子雖愛之而已不敢親近敬
以待命致敬以待君子之命令敢有貳心乎不敢以好惡而貳其心縱有共
其外今太子之出也縱然有人以供其外事莫共其內若我不行恐無人供內侍之事臣
請往也遣之公遣伊戾從行至至享楚客之也則欲用牲加書徵之伊戾
坎以書加于牲上詐爲盟處以誣太子而馳告公乃驅車告平公曰大子將爲
亂既與楚客盟矣諸言與楚客盟于野外謀作亂公曰爲我子又何求
宋國欲之有也又何所求而作亂乎對曰欲速言太子欲速得爲君公使視之平公
使人往視其處則信有焉見歃用牲加書之盟問諸夫人佐母棄也與左師則
皆曰固聞之聞其欲反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言子

佐必既可使免我于禍召而使請乃召佐使請于公而免之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不見佐來傳命則我必自斃矣左師聞之合左師聞太子之言如此聒而與之
語聒讙也聒于佐而與語欲使日中不來而太子死也左師畏惡太子故害之過期日中而佐不來
乃縊而死佐爲大子乃立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平公後來方知
太子無罪乃亨伊戾以伊戾陷太子死故烹而殺之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者步馬習馬也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君夫人之馬左師曰誰爲
君夫人余胡弗知向戌謬言誰爲君夫人我何不知其姓氏蓋棄非平公嫡夫人故向戌譏
之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賂之
也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謗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二子因父爲友故亦相善伍舉娶于王子牟王
子牟爲申公出亡爲楚申縣公得罪而出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楚人
疑舉送其外父伍舉奔鄭懼禍出亡將遂奔晉恐鄭不足恃故又奔晉聲子將
如晉使于晉遇之于鄭郊遇伍舉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
也布荊席地而坐相與飲食謀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汝且往吾必復子我必
能使楚人取汝以歸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向戌將合三國之好以弭諸侯之兵聲子
通使于晉蔡本楚黨晉楚將和故蔡遣聲子使于晉還如楚聲子自晉還而適楚令尹

子木問晉故焉子木屈建也代遠子馮爲令尹問聲子云晉之事如何且曰晉大
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惟晉之大夫則賢
皆卿才也其才皆可爲卿如杞梓皮革譬如杞梓之木與獸之皮革自楚往
也皆產于楚而往于晉雖楚有材雖楚國產大材晉實用之皆出奔于晉以爲之用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言晉豈獨無宗族姻戚何必用楚人材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
刑不濫賞不僭及于無德刑不濫及于無罪賞僭則懼及淫人賞僭則恐及于淫慝
之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刑濫則恐及于善良之人若不幸而過刑賞之過寧
僭無濫寧可賞僭不可刑濫與其失善與其刑濫而及于善人寧其利淫寧可

賞僭而及于淫人 無善人則國從之 所以然者恐失善人而國從之亡也 詩曰 詩大雅瞻卬篇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釋詩之意 故夏書曰 今虞書大禹謨篇 與其殺不辜 與其刑濫而殺無罪之人 寧失不經 寧可失于不常之罪謂賞有罪而幸免也 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 詩商頌殷武篇 不僭不濫 詩言成湯賞不僭而刑不濫 不敢怠皇 不敢怠情以自皇暇 命于下國 故爲下國諸侯推命以爲天子 封建厥福 而封植建立其福以及後世也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由湯不僭不濫故獲天福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 恤民不倦 恤民之心無有厭倦 賞以春夏 順天時之生長 刑以秋冬 順天時之肅殺 是以將賞爲之加膳 故其將行賞也爲之增加膳食 加膳則飫賜 加膳則酒

食賜下無不厭足 此以知其勸賞也 以此可見古人之樂行賞 將刑爲之不舉 其將用刑也爲之不舉盛饌 不舉則徹樂 減膳則不用樂以侑食 此以知其畏刑也 以此可見古人之憚用刑 夙興夜寐 未明而起深夜而寢 朝夕臨政 朝以臨政夕以修令 此以知其恤民也 以此可見古人恤民不倦 三者禮之大節也 勸賞畏刑恤民三者非是虛文皆禮之至大節目也 有禮無敗 爲國以禮則無敗事 今楚多淫刑 今楚國多淫濫之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故楚之大夫奔走四方以逃其死 而爲之謀主 皆爲他國謀事之主 以害楚國 其所謀者皆爲楚國之害 不可救療 以成不可治療之疾 所謂不能也 此吾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 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儀及公子燮作亂 析公奔晉 析公子儀之黨也楚殺子儀析公懼而奔晉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 晉人置析公于後軍之兵車 以爲謀主 使之謀楚 繞角之役 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 晉將遁矣 晉兵將逃歸矣 析公曰楚師輕窕 析公言楚兵不尊重 易震蕩也 易以震蕩使亂其軍 若多鼓鈞聲 若多擊戰鼓鈞同其聲 以夜軍之 乘夜而攻楚軍 楚師必遁 楚兵震蕩必懼而走 晉人從之 從析公之謀 楚師宵潰 楚兵果夜驚而潰散 晉遂侵蔡 楚兵還而晉兵侵蔡 襲沈 又侵沈國皆楚之黨 獲其君 獲沈子楫 敗申息之師于桑隧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獲申麗而還 成公八年晉欒書侵楚獲申麗 鄭于是不敢南面 自是鄭畏晉強不敢南向而從楚 楚失華夏 楚失鄭國無以圖中國諸侯 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 雍子及其父兄無所考證

不知何人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楚君與夫人信其父兄之譖不能正其曲直 雍子奔晉 亦不知在何年 晉人與之鄐 鄐晉邑名與雍子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 成公十八年楚納宋五人魚石等于彭城楚伐宋圍彭城晉救宋 晉楚遇于靡角之谷 靡角宋地名遇楚師于此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 雍子發命令于晉兵 曰歸老幼 言軍中有老幼者遣之歸 反孤疾 孤疾者反之反亦歸也 二人役 一家有二人從役者 歸一人 止留一人 簡兵蒐乘 簡擇兵器蒐閱車乘乘去聲 秣馬蓐食 飼馬而早食 師陳焚次 兵皆列陣而焚其次舍示必死也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晉人當歸者遣使行楚人被囚者故之歸 楚兵宵潰 楚囚歸言其事楚兵驚而夜走 晉降彭城 襄公元年晉圍彭城彭城降 而歸諸宋 以彭城還宋 以魚

石歸（晉以魚石等五大夫歸寘諸瓠丘）楚失東（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楚）子辛死之（襄公五年楚人以陳叛故歸罪于令尹子辛而殺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申公巫臣也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巫臣盡室以行事見成公二年）晉人與之邢（邢晉邑名以與巫臣）以爲謀主扞禦北翟（巫臣爲晉扞禦北方之翟）通吳于晉（成公七年巫臣請使于吳乃道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教之中國戰法）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巫臣寘其子狐庸于吳使爲行人）吳于是伐巢（巢楚屬小國）取駕（駕楚邑）克棘（棘亦楚邑）入州來（州來亦楚邑）楚罷于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至今爲患（吳至今爲楚患）則子靈之

爲也若敖之亂（宣公四年越椒以若敖氏之族作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即越椒也前傳作伯棼）晉人與之苗（苗晉邑名）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成公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詳見成公十六年注）若塞井口竈（塞其井口其竈欲其地之平也）成陳以當之（平其地而布陣以當楚之中軍）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范燮中軍之將佐也易行謂簡易兵備誘令楚人貪己使不復顧左右軍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中行偃上軍之將佐郤至新軍佐也二穆謂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時子重將左軍子辛將右軍）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四面而攻其中軍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口師熸（王口謂呂錡射中共王目師熸謂軍敗如火之

滅也熸子廉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鄭人自此叛楚吳人自此日盛）楚失諸侯（悼公立而諸侯從晉）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屈建言聲子所言皆是）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言又有甚于析公雍子子靈賁皇之事者）椒舉娶于申公子牟（椒舉伍舉也娶子牟之女）子牟得戾而亡（獲罪出奔）君大夫謂椒舉（楚之君臣責伍舉云）女實遣之（謂汝使子牟出奔）懼而奔鄭（伍舉畏而奔鄭）引領南望（今則引領向南以望楚國）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而楚因來不以爲意）今在晉矣（今伍舉自鄭而適晉）晉人將與之縣以（將以縣與伍舉）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也）彼若謀害楚國（彼謂伍舉）豈不爲患（爲患又甚于前四子者）子木懼（恐伍舉之爲害）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增伍舉之

爵祿而召之歸）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後舉子孫復仕于楚）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東郡縣名）襲衛羊角取之（廩丘有羊角城）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東北鄉地也）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因以入）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烏此城）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范匄）諸侯弗能治也（不能治烏餘之罪）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盟主之政如此）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烏餘所侵之邑比類而言望宜見討）而食之（晉反食而受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請以其地歸諸

侯公曰諸孰可使也使何人對曰胥帶梁能無用師胥帶梁晉大夫言其有權謀可不煩師旅而定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一

襄公六

二十七年乙卯

胥帶梁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者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使烏餘知受地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三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獲烏餘之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還烏餘所侵邑諸侯是以睦于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

乎慶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服不稱其德必有禍患美車何爲猶之服也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鄘風篇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賦此詩爲刺已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專權國政事不由公故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無甯喜不能反國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秖成惡名恐誅之未必克適成不終之名止也殺之之事且止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言我自當之君若勿與然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皆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父爲孫氏所殺今臣又爲公死夏免餘復

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陳二火之尸于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欲歛喜而後自已出亡懼不免懼久留不免于禍且曰受命矣乃行既受盟宋之命遂邙往宋蓋石惡甯喜之黨爲明年石惡來奔傳子鮮曰子鮮公之母弟名鱄逐我者出言孫林父逐君宜死乃出奔而得生納我者死甯喜納君有功乃被殺戮而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何以止人爲惡而勉人爲善君失其信失信謂食言而殺甯喜而國無刑無刑謂不能討孫林父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鱄實使之且又足我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不義獻公而出公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子鮮行至河又使人止之公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衛託于木門寄居

于晉木門之邑不向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仕于晉曰仕而廢事罪也若事而不事其事則有曠職之罪從之昭吾所以出也事治則明己之出奔乃欲仕于晉非爲義矣將誰愬乎吾之心事安所愬告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總喪也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子鮮之卒公痛之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未釋而獻公薨卒故言服終其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非卿而受卿祿是下有上祿也不循禮則亂臣弗敢聞勿敢受命且甯子惟多邑故死之速及也受地多則危身而召詞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初使爲少師既又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其心專一不貳能助國政故可命爲卿乃使文子爲之文子大叔儀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向戌宋左師與晉趙武相善又善於令尹子木又與楚令尹屈建相善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合晉楚而息諸侯之兵以爲己名如晉告趙孟向戌往晉陳以此意告趙武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韓起兵民之殘也言用兵害民命財用之蠹又損財用如虫害物小國之大菑也小國被兵爲禍甚大將或弭之令向戌欲息兵雖曰不可雖知其事未必可行必將許之然不可不從其言弗許晉君不從楚將許之以召諸侯楚以弭兵之言召諸侯而爲會則我失爲盟主矣是楚代晉爲盟主也晉人許之

遂從向戌之言如楚向戌又往楚告屈建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獨齊人以爲難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因攜吾民矣我勿許是欲用兵民告之而心將攜貳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向戌使人告于晉楚之與國就宋地爲會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謂解節折升之于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從仲尼因舉是會之禮而施用之以爲後人之法以此享多文辭其文辭爲可法也戊申叔孫豹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其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就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之從晉楚者交相朝見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四國皆大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不能強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亦請齊朝楚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傳馹告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舍齊秦不相朝其餘他國行交見禮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字要齊其辭使盟時不得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以藩籬為軍不築壘塹乃欲弭兵示不相忌也晉楚各處其偏晉處藩之北楚處藩之南伯夙謂趙孟伯夙晉大夫曰楚氛甚惡氛氣也惡氣而見其不美懼難恐楚人必襲晉趙孟曰吾左旋入於宋言有急則左入宋東門若我何楚必無奈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諸侯將盟楚人衷甲楚人著甲在衣中欲因會而擊晉伯州犁曰州犁晉伯宗子亡在楚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乃行詐以劫晉無乃不可乎夫

諸侯望信於楚諸侯皆以誠信望於楚國是以來服所以相率來服若不信今若行詐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固請子木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言二國常相詐事利而已但求事濟而已苟得志焉苟擊晉而得志焉用有信何必用信大宰退伯州犁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但求快志不務守信志將逞乎豈有棄信而得快其志者志以發言在心為志發於口則為言言以出信與人為信必假言以告之信以立志於人有信乃得成立其志參以定之志信言三者皆所以安定其身信亡則志不立何以及三何以及三年乎明年子木果死趙孟患楚衷甲恐楚劫晉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假使卑賤之人欲行其詐猶不

可猶且不能濟事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言不信之人無得生者若合諸侯之卿若今諸國之卿會合在此以為不信而楚欲行其詐必不捷矣必無得勝之理食言者不病言弭兵而自劫盟是食其言也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為病非子之患也晉非食言者又何患焉夫以信召人楚本召諸侯以結盟會之信而以僭濟之而欲行詐以成之必莫之與也誰肯與楚同為惡也安能害我晉楚爭先既而晉楚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未嘗有先晉而歃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常先於楚是楚弱也是晉強楚弱非匹敵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言晉楚更迭為盟主共來已久豈專在晉盟主豈專在晉國乎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

之德只只語辭也言諸侯從晉以晉之有德也非歸其尸盟也非謂晉能主盟而從之也子務德子汝當務德以服諸侯無爭先不宜爭先歃血且諸侯盟從來諸侯爲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亦有主牌只者楚爲晉細楚今自同於小國不亦可乎乃先楚人遂與楚人先歃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王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座所尊子木與之言弗能對趙孟不能答叔向侍言焉侍趙孟而代之言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善於辭令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宋城門也前盟諸大夫不敢歃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武子士會也其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夫子謂士會也能修其身故能治家言於晉國無隱情忠於民也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信於神也子木歸已會於宋而歸以語王以士會之德告楚康王王曰尚矣哉言士會可嘉尚矣能歆神人能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忠宜其光輔五君宜其輔佐文襄靈成景之五君也而事甚光顯以爲盟主也自文公以來世主齊盟士會有功焉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趙武爲政而叔向佐之楚無以當之楚人無足當叔向者不可與爭未可與晉爭也晉荀寅遂如楚涖盟荀吳之子中行文子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也從從鄭伯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

武也七穆皆鄭公族之選而簡侍享禮故以爲光寵請皆賦以卒君貺請各賦詩以盡享禮之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武亦即所賦詩以觀諸人之所志子展賦草蟲召南篇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武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不敢當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鄘風篇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中篝之言不聞閫閾之外野則不止于閫矣使人武自稱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小雅篇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以趙孟比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不敢自居故推功于君子產賦隰桑小雅篇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

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篇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于相遇故趙武受其惠印段賦蟋蟀唐風篇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而與國之人皆然其願望公孫段賦桑扈小雅篇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彼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享禮畢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鄭伯無其事而伯有誣之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

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後以武言爲然且言伯有汰後已甚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穀熟也穀一熟爲一年夫子指伯有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皆當久柄國政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所謂賦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指蟋蟀詩中意樂以安民樂與民同故民得其安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左師向戌也既合晉楚而請賞於其君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向戌執其賞書以示司城樂喜子罕曰凡諸侯小國言凡諸侯之爲小國者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惟以晉楚大國之兵威爲可畏也然後其君民慈愛而和順慈和

左傳紀箋　卷之三十二　襄公

而後能安靖其國家君民慈和然後國家賴以安靖以事大國以聽霸國之號令所以存也言小國所以存由有兵威也無威則驕若無兵威則驕縱而不慈和矣驕則亂生驕縱則生亂而不安靖矣亂生必滅禍亂既生必滅其國所以亡也如此小國之所以亡由無兵威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材皆天所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是五材之金故不可去去上聲下同兵之設久矣自古以來設而用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所以警不法之徒而昭示國家之文德也聖人以興聖人弔民伐罪而以兵威興亂人以廢亂人身弒國亡而以兵威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德刑禮義是爲興爲存爲明之術驕淫暴虐是爲廢爲亡爲昏之術皆兵之由也畏兵威則必爲德刑禮義之善不畏兵威則必爲驕淫暴虐之惡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豈非誣罔之甚乎以誣道蔽諸侯汝既以誣罔之道欺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縱使國家不大討汝罪亦幸矣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子罕乃削其賞書而棄之左師辭邑於是向戌不敢受賞向氏欲攻司城向氏之黨欲代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向戌曰我以周功受賞有取亡之道夫子存我今子罕責我以義而削其賞是存我也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引詩鄭國風羔裘篇云彼已之子猶言此子也邦之司直是爲邦國之主直道者樂喜之謂乎專美子罕能主直道不阿向戌何以恤我又引逸詩云何以憂我而相規儆乎我其收之我則收取此言以爲藥石向戌之謂乎傳善向戌能受子罕相規之言

左傳紀箋　卷之三十二　襄公

二十八年丙辰是歲周靈王崩子貴立是爲景王

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是年歲星當在星紀明年乃在玄枵今先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陽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泄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乘龍也龍宋鄭之星也木位在東方心房爲宋角亢爲鄭故龍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星失常淫入虛耗之地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蔡侯歸自晉蔡景公朝于晉而歸入于鄭過鄭鄭伯享之鄭簡公留而享之

不敬(蔡侯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前日朝晉而過鄭也)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子展公孫舍之也廷往也勞蔡侯於鄭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彼時我言蔡侯猶能改也)今還受享(今還自晉而受享禮)而惰(慢也)乃其心也(昔傲今惰乃其本心如此不能改矣)君小國(蔡為小國之君)事大國(事晉楚)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若蔡侯不免禍)必由其子(必為其子所弒)其為君也淫而不父(淫太子班之妻無父之道)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淫而不父故有子禍三十年太子班果弒景侯)

蔡侯之如晉也(蔡侯朝晉之時)鄭伯使游吉如楚(游吉子太叔也)及漢(太叔至漢水)楚人還之(遣太叔還)曰宋之盟(去年盟于宋時)君實親辱(當為盟時約以諸侯親自來朝)今吾子來(今鄭君不至但使汝來)寡君謂吾子姑還(我寡君使汝自歸)吾將使馹奔問諸晉(我使人乘傳車往問晉國云鄭君當親來否卽晉日)而以告(郤以晉之會宋告鄭)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楚君命諸侯將弭兵以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如此則當安定小國之社稷)鎮撫其民人(鎮撫小國之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使得歲時行禮以受天之福祿)此君之憲令(此乃楚君之法制命令)而小國之望也(而我小國之所望於楚者然也)寡君是故使吉(鄭君所以使我來)奉其皮幣(聘禮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以鄭國當饑饉之歲故我君不得自來)聘於下執事(聘於下執事者不敢指言楚君)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汝大夫也豈得預楚國之政令)必

使而君(必使汝鄭國之君)棄而封守(棄爾封疆之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以求快楚君之心)小國將君是望(我小國正望於楚君)敢不唯命是聽(敢不聽楚之命而自來朝)無乃非盟載之言(無乃不合於盟書所謂利小國之言乎)以闕君德(盟而背之是缺楚君之德)而執事有不利焉(而楚之執事亦不便也)小國是懼(我小國恐在此)不然(若非以此為畏)其何勞之敢憚(不敢畏勞而豈為一來也)子大叔歸(歸鄭)復命(至復命於君)告子展(以楚人之言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不自修其國政與其君德)而貪昧於諸侯(貪求諸侯使來朝)以逞其願(以求快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復卦為復之頤卦上六爻變也)曰迷復凶(復卦上六爻辭云居卦之終迷於復善之道所以凶也)其楚子之謂乎(楚君可當此爻之義)欲復其願(今楚欲鄭朝已以復其願)而棄其本(不修政德)復歸無所(失道已遠無所於歸)是謂迷復(所謂迷其復道者也)能無凶乎君其往也(勉鄭君勿憚於親往)送葬而歸(楚君必死併送其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楚王死後不近及十年)未能恤諸侯也(未能念及諸侯而召之盟會復卦上六有十年不克征之辭故云如此)吾乃休吾民矣(自此可暫休息吾民矣此後八年楚靈王方會諸侯于申云)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謂星紀也)而旅于明年之次(謂玄枵也明年當在玄枵而今年先在如處客舍故謂之旅)以害鳥帑周鄭惡之(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曰周王)

楚子受其咎此與梓慎各伸其說傳備舉以示占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鄭簡公朝楚子產相之以往舍不爲壇但爲草舍不封土爲壇以受郊勞之禮外僕言曰外僕鄭之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皆爲壇以受郊勞今子草舍今汝爲舍不除草穢無乃不可乎於禮不可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答言大國之君往小國則爲壇小適大小國之君往大國苟舍而已草舍足矣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小國有罪戾則宥之赦其過失有過誤則赦之救其菑患有菑患則救之賞其德刑有德刑則賞之教其不及有不及之事則教訓之以上五者皆美事也小國不困不爲大國所困懷服如歸其懷服大國如歸家焉是故

作壇以昭其功以明大國之功宣告後人明告子孫無怠於德使無怠於修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小國有罪戾則自往解說請其不足有不足則自往陳請行其政事奉大國之政令共其職貢供大國之職貢從其時命從大國朝會之命以上五者皆惡事也不然若非此五者則重其幣帛則是增重其貨幣以賀其福大國有慶則用以賀之而弔其凶大國有喪則用以弔之皆小國之禍也通上五惡皆是小國之禍焉用作壇以昭其禍以明小國之禍所以告子孫所以先告我後世者無昭禍焉可也不必自昭明其禍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慶封爲相不修政事惟好田獵而好酒好去聲嗜而志反與慶舍政以國政付其子慶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內實寶物妻妾也遷于嫳家嫳普結反慶封屬大夫易內而飲酒數日慶封與嫳交易其內人而飲酒數日不已國遷朝焉就于盧蒲氏朝見封不在齊朝也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他國者若其人能捕得他盜則以賊來告而反其身以功贖罪也故反盧蒲癸癸莊公黨以捕賊得反癸臣子之子之即慶舍癸事之爲家臣有寵妻之舍妻癸以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不辟同宗曰宗不辟余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我何從辟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有求于慶氏不復顧禮譬賦詩者斷取其一章而已豈顧全詩癸言王何而反之何亦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于慶氏爲莊公報讎二人皆嬖有寵于封使執寢戈而先後

之寢戈寢室之兵器或在封先或在封後爲之捍衛公膳日雙雞卿大夫會朝之公膳嘗例如此饔人竊更之以鶩從薄也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洎其器及肉汁也饔人御者皆受癸何之謀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故減其膳以怒之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寢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自言兵衆不足以討亂智謀不足以慮事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既不與謀亦不敢泄其言于二子請盟以誓不泄子家曰析歸父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子言不泄即可信矣焉用誓告北郭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

能也佐子車名言凡人各有材能以事其君此非我材之所能及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乘亂而取當得何物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時封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于貨財言可守家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以所卜之龜兆示慶舍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不言所攻從言攻仇以試吉凶子之曰克見血以兆斷之主殺發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陳文子知有變故詐言無宇母病請令其得先歸視母慶季卜之封爲無宇母卜病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僞母死而泣皆詐欲歸也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

謂子家速歸子家封之字禍必作于嘗秋祭之時歸猶可及也速歸猶及免禍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悟也子息曰已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字言必當出亡幸而得逮至吳越庶可免難他國不能容也陳無宇濟水戕舟發梁壞舟與梁不欲使封得渡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盧蒲姜癸之妻舍之女也言不與我謀事不得濟癸告之告欲殺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指其父慶舍言其性剛愎拒諫不勸止之反不出若勸止之反出也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祀事盧蒲姜告之告以難且止之止其勿出臨祭弗聽曰誰敢者言柄在我誰敢犯我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

上獻上獻先獻也祭祀之禮主人先獻此時公及慶舍皆在涖事不爲上獻者奊爲上獻者蓋慶舍使之不可以違貴也奊即龜爲下殺慶繩張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執親兵從舍慶氏以甲環公宮廟在宮內也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圉人牧人也優俳戲名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善驚數數驚也士慶氏之士卒也釋甲輕身以便束馬而飲酒束馬畢又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四姓之徒衆介慶氏之甲因慶氏之上釋甲故取而介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屋椽也扉門闔也擊之以爲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斷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之棟梁與桷連故桷動而甍動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俎壺

祭器言舍之多力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言欲尊公室故因慶氏非爲亂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無須奉公歸公脫祭服而入內宮言懼也慶封歸遇告亂者歸自萊也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伐之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還反陳于此里請戰弗許封請戰陳鮑弗許遂來奔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慶封以車獻季孫宿美澤可以鑑美色而光澤可以照人展莊叔見之莊叔魯大夫見其車曰車甚澤言其車甚光澤人必瘁剝民財以自奉則民必困瘁也宜其亡也宜有今日出奔之禍叔孫穆子食慶封叔孫豹宴之慶封氾祭祀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則不敬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

工樂師也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封不知刺已既而齊人來讓奔吳齊責
魯受慶封故又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以朱方之邑予之聚其族
焉而居之慶氏之族聚居朱方富於其舊富於昔時子服惠伯謂叔孫
曰惠伯孟椒也叔孫名豹皆魯人天殆富淫人言天毋乃富淫慝之人乎慶封又富
矣慶封淫慝如此天何富之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言善人致富是天賞之淫
人富謂之殃淫人致富是天禍之天其殃之也天其或者禍慶氏也其將聚
而殲旃殲盡旃之也昭公四年慶封果爲楚子所殺
崔氏之亂二十一年齊崔杼弒莊公喪羣公子齊公子皆出走故鉏在魯叔
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鉏子鉏及慶氏亡慶封之族

既逐皆召之召羣公子歸齊與晏子邶殿邶殿齊之別都以與晏平仲以下皆賞去慶氏
之功其鄙六十邶殿在邊鄙有六十邑弗受平仲不受子尾曰子尾齊惠公之后高
氏富人之所欲也言人無不欲富者何獨弗欲怪平仲辭邑何獨不欲富乎
對曰慶氏之邑足欲言慶封以多邑足其所欲故亡故有欲逐之禍吾邑不
足欲也我之邑少未足所欲益之以邶殿乃足欲乃足所欲吾欲既足
亡無日矣不日又如慶氏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出亡在外雖吾一故邑尚不
得主之況邶殿乎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恐因此而併失吾之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邊幅所以爲布帛之制度使無
遷也故無遷移之患夫民民亦如布帛然生厚而用利生計重厚則用利益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必用正德以爲之幅也此解大禹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之義使無黜
嫚使無放黜而弛嫚焉謂之幅利言正德所以爲利之幅如布帛也利過則爲敗
利過厚則取敗亡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
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諸公也
公以爲忠故有寵寵子尾釋盧蒲嫳于北竟放之北竟齊求崔
杼之尸將戮之正其弒君之罪不得匿之不可得叔孫穆子曰必得
之以理度其必得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以葬杼不能令十人同心故不能葬而其尸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璧崔氏之大玉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一月乙亥朔齊人遷

莊公殯于大寢二十五年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至是始遷于路寢以其棺尸崔
杼于市陳崔杼之尸市以暴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氏
之尸不得疑以他尸代之故此陳尸國人皆識其形曰其崔子也
周景王元年二十九年丁巳楚郟敖元年是歲衛獻公卒子惡立是爲襄公吳子餘祭遇弒弟
口眛立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公魯公公在國則朝正于太廟今在
楚則不朝正于廟故經書公在楚也楚人使公親襚衣死人衣曰襚諸侯有遣使贈襚之禮今
楚使公親爲之比于遣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
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則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桃茢鬼之

木茢黍穰周禮云茢君帶楚人弗禁弗敢止祓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人悔使公祓殯

楚郟敖即位嗣康王也楚人謂未成君曰敖王子圍爲令尹圍康王弟代屈建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將子羽從鄭伯在楚是謂不宜言楚君令尹不相宜必代之昌令尹必代君之昌盛松栢之下以喻令尹之强其草不殖以喻楚君之弱言物不能兩盛也昭公元年子圍果弒郟敖而篡其位

公還及方城自楚歸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公冶季氏屬大夫使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公冶先在道以璽書追至與公冶使進于公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詐言卞叛以自

討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于公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以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見季氏如是恐有異謀故問尚可入魯否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言可入也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强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懼季氏榮成伯賦式微成伯名駕魯大夫邶風篇言式微式微胡不歸義取寄寓微賤勸公歸魯也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向爲季氏之臣故得邑今以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氏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言欺君取邑必使我往使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身不言季氏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公冶言季氏政事如平時若不就見則終身不肯復言季氏政事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也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刖其足使爲閽人使守舟令閽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餘祭吳子名閽以刀弒之傳述之以爲人君近刑人之戒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卽罕虎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乏食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餼饋也六斛四斗曰鍾在喪故以父命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以餼粟得民心也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鄰近

善人民之所望蓋子罕慕子皮所爲而云然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以粟借民子罕請之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子罕借民粟而不書于策施而不以爲德也爲大夫之無粟者貸大夫皆貸中有無粟可貸者子罕又以己粟代之貸宋無饑人君臣皆貸故一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子皮宋之樂子罕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民皆之所歸故惠得國政施而不德樂氏加焉不自以爲德則其德加倍矣其以宋升降乎言隨宋爲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母杞女故治杞治者理其地修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知悼子晉大夫荀盈也晉使諸侯爲杞築城鄭子大叔

見大叔文子 子太叔游吉也太叔文子衛太叔儀也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 太叔儀言晉勞諸侯以城杞可謂太甚也 子大叔曰若之何哉 言無如之何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晉周同姓也則同宗之國有闕晉不憂恤之 而夏肄是屏 杞夏之餘也乃築其城而爲之屏蔽斬而復生曰肄方言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 其棄諸姬 是晉棄諸姬姓之國也 亦可知也已 此意亦可見矣 諸姬是棄 諸姬皆同姓之國而晉棄之 其誰歸之 誰肯歸晉 吉也聞之棄同即異 棄同宗就異族 是謂離德 所謂乖離其德也 詩曰 詩小雅正月篇 協比其鄰 詩言人君能知比附其近親者 昏姻孔云 則昏姻之國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 晉棄諸姬不親其親 其誰云之 誰肯親附之也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獻子士鞅謝魯城杞也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 射者三耦 二人爲一耦 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言魯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三耦 晉侯使女叔侯來治杞田 女叔侯女叔齊也使魯歸前所侵杞田 弗盡歸也 魯不盡以歸杞 晉悼夫人慍 悼公夫人杞之女也故怨 曰齊也取貨 齊叔侯名 言叔侯受魯賂故不盡取其田 先君若有知也 先君悼公 不尚取之 尚當取叔侯而殺之 公告叔侯 平公以悼夫人之言告之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 八國 皆姬姓也 皆晉同姓之國 晉是以大 晉皆滅之此土地所以大 若非侵小 設使晉非侵伐小國而吞併之 將何所取 何所取以大其國也 武獻以下 晉自武獻二公以來 兼國多矣 兼并小國亦甚多矣 誰能治之 安有能治晉而取其地者以言魯之侵杞不足治也 杞夏餘也 杞夏之後故曰夏餘 而即東□ 而即東方之□習其禮俗 魯周公之後也 周公魯之始祖 而睦於晉 而親睦於我晉 以杞封魯猶可 若晉以杞封魯於理猶可 而何有焉 何有盡歸其田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 修職致貢無所乏絕 玩好時至 玩好服用時來歸晉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魯君與其卿大夫相繼而至晉之朝 史不絕書 史官記魯朝聘之事不絕於書 府無虛月 府庫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 魯之事晉可謂至矣 何必瘠魯以肥杞 今割魯田以歸杞是瘠魯以肥杞也 且先君而有知也 設使悼公有靈 毋寧夫人 毋寧寧也言將取夫人而去之 而焉用老臣 安用取我而致之乎

吳公子札來聘 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吳子□昧新立使來聘魯 見叔孫穆子說之 叔孫豹 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言不得以壽終 好善而不能擇人 穆子好善而智不足以決擇賢否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 三家皆桓公之後故爲同宗之卿 而任其大政不愼舉 乃不謹於舉人 何以堪之 何以任此重責 禍必及子 按昭公四年穆子死於豎牛之禍預料此年豎牛已得寵矣季子知其必及禍害故以此語諷之 請觀於周樂 成王賜魯以天子之樂故周樂盡在於魯季札請得觀之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魯使樂工爲季札歌 曰美哉始基之矣 言文王之化基於二南 猶未也 由有商紂之亂故其化未洽於天下也 然勤

而不怨矣然可見文王憂勤故事無怨怒之音矣爲之歌邶鄘衛按三國乃管蔡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兼而有之今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土不同故音異亦從而異歟曰美哉淵乎淵深也憂而不困者也宜公淫亂懿公滅亡民雖憂思然猶秉義終不用他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衛始封之君武公其九世孫言我聞二君德化入人之深故能如是是其衛風乎此得非衛國風之詩乎蓋聞其音而歎之爲之歌王王周平王也周之東遷王室下同於列國故其詩不得入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宗周隕滅故民憂思由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其周之東乎此得非東遷以後之詩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譏其政事煩碎太甚民不堪也國人不堪其命是其先亡乎鄭無乃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泱泱弘大之貌

大風也哉言其風化弘大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封國於齊爲東海之表式者得非太公之德乎國未可量也言齊國或將復興爲之歌豳按今豳風列於國風之終與此次序不同者蓋此時未經夫子刪定之手也曰美哉蕩乎蕩乎廣大之貌樂而不淫由民樂於農事不爲荒淫得其性情之正其周公之東乎得非周公遭變居東之時爲此詩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言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大而有諸夏之聲夫能夏則大夏有大之義焉大之至也以西戎而有夏聲故爲大之至其周之舊乎此得非周室舊地之音歟乎蓋秦襄公佐平王東遷而盡取西周之地故樂聲如此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渢渢中庸之聲大而婉今魏風多刺褊迫之詩言大而婉者未詳險而易行言魏國儉約其道易行也險當作儉以德輔此本之以儉而以德輔之則

明主也則可爲賢明之君也爲之歌唐此晉詩也而謂之唐者本叔虞始封地也曰思深哉歎其風俗憂深思遠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國所封乃唐堯之故地故其遺俗猶有不然何憂之遠也何其若是之憂深思遠也非令德之後若非承緒陶唐盛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淫聲放蕩無所畏懼故曰無主其能久乎其滅亡將不久自鄶以下無譏焉歌鄶曹二國風之詩季札同之不復譏刺以其微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言其民思文武之德而無反叛之心怨而不言雖怨商紂之政而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得非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以其時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爲之歌大雅曰廣哉廣大貌熙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

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之盛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言德可頌其道至極矣直而不倨此下言頌之音有此意言雖直而不失於倨傲曲而不屈雖曲而不失於屈撓邇而不偪雖近而不至於相偪遏音偪遠而不攜雖遠而不至於攜貳遷而不淫雖有遷動而能以德自守不至淫蕩復而不厭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爲人所厭薄哀而不愁雖遇凶災不有憂愁樂而不荒雖當逸樂不至荒淫用而不匱用之不已而不可窮匱廣而不宣志雖廣大而不自宣揚施而不費雖好施與而無所費損取而不貪雖或有所取而不至貪求處而不底雖復止處而不滯底音旨行而不流雖常遷行而不流放五聲和宮商角徵羽五等之聲皆和八風平八方之風皆平節有度八音克諧守有序無相奪倫盛德之所同

也（三代盛德皆同）見舞象箾南籥者（箾籥皆舞者所執象箾武舞也南籥文舞也皆文王之樂也箾音朔）曰美哉猶有憾（言文王恨不得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大武武王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言武王與周其盛如此）見舞韶濩者（韶濩湯之樂）曰聖人之弘也（言湯德寬弘如此）而猶有慙德（然而猶有可慙之德謂始以征伐而得天下也）聖人之難也（以見聖人處世變之難也）見舞大夏者（大夏禹之樂也）曰美哉勤而不德（言大禹勤力治水而不自矜其德）非禹其誰能修之（非大禹之聖誰能修舉其功）見舞韶箾者（箾與簫同書曰簫韶九成舜樂之總名也箾音簫）曰德至矣哉（言舜德至此極矣）大矣（與天地同其大）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天之大無一物不覆者）如地之無不載也（如地之大無一物不載者）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　襄公　卌二

雖甚盛德（雖聖人有甚盛之德者）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季札素知其篇數故請止也）其出聘也（傳言季札此行出聘之故）通嗣君也（蓋因吳子口昧嗣立而告于諸侯也○按賈逵服虔之說皆如此而杜注獨謂餘祭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此說不然且餘祭以二十五年嗣位距今五年豈得云通嗣君也況經先書閽殺吳子餘祭其後乃書吳子使札來聘豈有書已弒之君使人來聘之理若以為季子出時未聞君喪故可謂觀周樂則季子自魯又歷聘諸國而動歷歲時豈得不聞喪不奔喪乎杜氏以季子之賢不應以君喪而聽樂故曲為之諱護耳要之季子口人不可律以中國之禮也）故遂聘于齊（自魯而遂聘齊）說晏平仲（見晏子而悅之）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如此則不敢怨於人亦可以免亂世之禍）齊國之政將有所歸（蓋謂政將歸于陳氏）未獲所歸難未歇也（齊之禍難未可止）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從季札之言也桓子名無宇）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昭公十年陳鮑逐欒高氏晏子免禍）聘于鄭（自齊適鄭）見子產（子產鄭公孫僑）如舊相識（二子皆賢故一見如故交相知以心也）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縞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必為彼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侈汰）難將至矣（明年子晳果攻殺伯有）政必及子（伯有死故必得政）子為政慎之以禮（當謹禮以治國）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自鄭適衛）說蘧瑗（蘧伯玉也）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即史魚鰌音秋）公子荊（公子名荊字南楚）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衛公族無子朝惟宋子朝仕衛然其人無足取者）曰衛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　襄公　卌三

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自衛聘于晉）將宿于戚（戚孫林父所據之邑）聞鍾聲焉（林父擊鍾奏樂）曰異哉（款林父之可怪）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凡爭辯而無德者）必加於戮（必不免於殺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常自警懼猶且不足）而又何樂（何取作樂）夫子之在此也（林父在戚）猶燕之巢于幕上（以喻至危）君又在殯（何況獻公卒而未葬）而可以樂乎（國憂身危豈可作樂）遂去之（不宿于戚）文子聞之（聞季札言）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而能改也）適晉（自衛適晉）說趙文子（趙武）韓宣子（韓起）魏獻子（魏絳之子名舒也）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其後韓趙魏果分晉國）說叔向將行（季札將去晉國）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言晉平公驕侈）

又多自賢其臣大夫皆富諸大夫之家皆富盛政將在家政權將散於大夫之家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當爲保身之計無及於難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伯有良霄也公孫黑子晳也辭曰楚鄭方惡
子晳言鄭方不睦於楚而使余往是殺余也是使我爲楚所殺也伯有曰世
行也言汝世爲行人安得不往子晳曰可則往可往則往難則已有患難則勿往
何世之有豈必世爲行人使當往乎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
有大夫和之諸大夫勸釋二子盟於伯有氏裨諶曰裨諶鄭大夫是
盟也其與幾何必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詩小雅巧
言篇屢盟則無信無信則情踈禍亂所以滋長也今是長亂之道也言是盟適以長亂

禍未歇也二子之爭未已然明曰政將焉往鬷蔑問誰將得爲政裨諶曰
善之代不善答言善人代不善人爲政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伯有不善人
必以子產代之不可避也舉不踰等若以爲用人不可踰越等級乎則位班也則子產職
位班次當知政也擇善而舉若以爲必擇善人而舉用之乎則世隆也則子產之德爲
世所尚也天又除之況天又爲之驅除伯有乎奪伯有魄使伯有喪其精神自取滅死
子西卽世子西公孫夏子駟之子也伯有旣死子西亦卒將焉辟之言子產欲避爲政而
不可得也其必使子產息之休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
亡矣不以子產爲政鄭必亡

左傳杜箋卷之二十二

襄公七

三十年戊午衛襄公吳子□昧元年是歲蔡世子般弒景侯自立是爲靈侯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郏敖卽位穆叔問王
子之爲政何如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
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言食其祿而聽其政猶恐不給于君之命
令而獲罪安能與知楚國之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
有大事將弒君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字將與子圍同謀弒君助之匿其
情矣不言其爲政之事是助子圍藏匿其邪慝之情矣蓋子圍素貴郏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

叔問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鄭簡公朝晉子產相之以往叔向問鄭國之政
焉問子產鄭國之政事如何對曰吾得見與否言死生未可期不知得見不得見也在
此歲也駟良方爭駟氏子晳良氏伯有二子爭在去年未知所成未能平和若
有所成吾得見若和方得見政事乃可知也知其得失叔向曰不旣
和矣乎言大夫已和而盟于伯有氏矣對曰伯有汰而愎子晳好在人
上莫能相下也二子不相降下雖其和也外貌相和猶相積惡也中心
相怨惡至無日矣此年秋子晳來攻殺伯有
三月按杜氏長曆乃孔氏疏當作二月蓋夏之十二月也癸未長曆以爲二十三日晉悼夫

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與衆也食謂以飲食餉之也城杞在去年今未畢工食音似 絳縣人或年長矣 老人不知名 無子 以其無子故自受役 而往與于食 與享悼夫人之食 有與疑年 有人與同食者疑此老人之年 使之年 使之言其年齒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 不曉紀年之法 臣生之歲 但紀得我初生之年 正月甲子朔 其年正月一日甲子蓋夏正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 其季謂第四百四十五箇甲子矣自甲子數起至此日癸未方二十日甲子一周有六十日是得三分之一也 吏走問諸朝 吏不曉歷數故走問于卿大夫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魯文公十一年乙巳歲惠伯會郤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老人以此年生 是歲也翟伐魯 其年長翟鄋瞞伐魯 叔孫

莊叔于是乎敗翟于鹹 莊叔叔孫得臣也鹹魯地 獲長翟僑如及虺也豹也 僑如虺豹皆長翟之名 而皆以名其子 得臣有三子待事而爲之名是年因名宣伯曰僑如穆子曰豹得虺未聞 七十三年矣 自乙巳歲至今年戊午首末七十四年矣而曰七十三者蓋計其全數而言未滿七十三年也 史趙曰 史官名趙 亥有二首六身 言亥字上二畫爲首六畫爲身如算之六者三也春秋時有此字體 亥下二如身 如往也言除下亥上二畫往置身旁也 亥是其日數也 便是此老人從初生年起至今癸未日之日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爲二萬之數以三六之算爲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也 士文伯曰 文伯士匄之子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蓋甲子一周有六十日總四百四十五箇甲子合有二萬六千六百日以其季之甲子方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 趙孟問此是何時人 則其屬也 則此老人乃趙孟所掌絳縣之人也 召之而謝過焉 趙武知其非常人故召之而謝過焉 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 掌國之政 以晉國之多虞 以國家多事之故 不能由吾子 不能舉汝而用之 使吾子辱在泥塗 致使汝賢人而受版築之役 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之 敢謝我不才之罪 遂仕之 令老人仕 使助爲政 使輔已爲國政 辭以老 年老不堪任使 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使爲晉君主衣服之官 以爲絳縣師 周禮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 而廢其輿尉 而廢黜其輿人之尉怨其役孤老也 于是魯使者在晉 其時魯使適在晉國 歸 使者歸魯 以語諸大夫 以絳縣老人之事語之 季武子曰 季孫宿 晉未可媮也 未可媮薄 有趙孟以爲大夫 趙孟爲政

有伯瑕以爲佐 士文伯佐之 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 此二人者參其謀議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 此二人者爲君師保 其朝多君子 此數子者皆晉朝之君子 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勉力事晉而後可也 初王儋季卒 周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 卿士單公之子名愆期 過諸廷 愆期行過王廷 問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 言括必欲得此朝廷之柄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 以括之歎告王勸王殺括 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 初免喪宜感而不感其顏甚大目視躁急舉足甚高 心在他矣 心有他圖 不殺必害 害于王室 王曰童子何知 時愆期尚幼 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蔿周邑成愆其邑大夫成愆奔平時亦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皆周大夫括瑕廖奔晉瑕廖皆括之黨經書王子瑕不及括廖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以佞夫不知故罪王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也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死于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共伯姬謚謂其知爲女之道而不知爲婦之道女待人當待傅氏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

內外

鄭子產如陳涖盟二十五年鄭入陳自是陳服于鄭故往陳臨盟歸復命子產歸而復命于君告諸大夫曰語及陳事陳亡國也言將亡不可與也不可與之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其君之志弱于植立公子侈羣公子皆爲侈大子卑太子不振大夫敖大夫驕政多門政權分散以介于大國如此而又介居大國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昭公八年楚滅陳此去正十年矣

鄭伯有耆酒良霄耽于酒爲窟室掘地爲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爲長夜之飲奏樂于土室之中至天明伯有之家臣來朝者已至飲猶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稱伯有亦曰公不見伯有故問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指窟室而言

皆自朝布路而罷分散而去既而朝其後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前年既以爭而和今又欲强使之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酒醒而後知家被身出遂奔許大夫聚謀相聚而謀所以處駟良之道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仲虺湯左相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滅亡者推而兼之安存者固而重之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乃同母兄弟伯有侈汏故不免三家黨盛而伯有孤特又侈汏焉得不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或人語子產汝當從子晳之直助三家之盛以共攻伯有也三家謂罕氏駟氏豐氏子產曰豈爲我徒言我皆無所黨國之禍難國家之有禍亂誰知所敝誰能預知其所終也或主彊

直從三家者勢彊而理果直難乃不生則禍難何從而生也三家不能强直所以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爲者爲所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爲子晳所殺者皆斂而殯塟之不及謀而遂行塟伯有之黨必得罪于三家故不謀而出奔也印段從之印段子石也義子產而從之出子皮止之子皮罕虎也留子產衆曰人不我順言子產不順我三家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言子產塟伯有之黨是行禮于死者況生者乎則其禮我生者可知矣遂自止之自留子產子產

子石入印段從子產入伯有伐舊北門自外伐鄭國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也故伐伯有皆召子產伯有駟氏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駟氏良氏皆吾兄弟今乃相攻至此吾從天所與無所偏助伯有

死于羊肆市也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伯有家臣之家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怒其葬伯有子皮怒之怒駟氏欲攻子產曰禮國之幹也言國之有禮如枝葉之有幹焉殺有禮子產有禮而汝殺之禍莫大焉是國無幹其禍莫大于此乃止不攻子產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絶非復鄭大夫于子蟜之卒也此以下追叙前事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謂不宜尚存于是歲在降婁木星在戌降婁中而旦降婁作中星而旦周七月夏五月也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

婁也歲星十二年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言歲星不再及此降婁之次伯有必先亡及其亡也今伯有之亡歲在娵訾之口營室東壁爲娵訾亥也二十八年歲星淫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守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果如裨竈不及此次之言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去年公子圍爲令尹蔿掩爲大司馬而取其室因殺掩而取其家之所有申無宇曰無宇楚芊令尹王子必不免言子圍必不免于禍善人國之主也國家之宗主王子相楚國王子圍爲楚令尹將善是封殖當封殖善類而虐之是禍國也是去國之宗主以禍楚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司馬乃令尹之佐而王之四體也皆股肱大臣絶民之主善人爲國之主而絶之去身之偏司馬爲巳之偏而去之艾王之體大臣爲王之體

而艾殺之艾音乂以禍其國以貽楚國之禍無不祥大焉其爲不祥無大于此何以得免子圍爲靈王弒十三年遇弒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以子產賢讓之爲政辭曰國小而偪鄭小而偪近大國族大寵多公族甚大而榮寵者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言我帥羣臣以聽汝之命誰敢犯子誰有敢犯汝之命者子善相之汝但善相其君國無小無小而不可治之國小能事大小國能事大國國乃寬爲大國所僈也子產爲政代子皮有事伯石伯石公孫段也有事欲使之賂與之邑以邑賂之示不虛使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言羣臣當共憂國事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難得無貪欲者皆得其欲使人皆得遂其所欲以從其

事而責以治國家之事而要其成因而責其成功非我有成事既有成將非出于我乎其在人乎既成則功在我不在人也何害于邑邑將焉往雖與之邑其邑仍在國也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言所以與邑者非與衆心相違而相從也乃欲相從爲和順耳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曰安定國家言人欲安定共國家者必大焉先必先和其大族姑先安大我且先安大族以待其所歸以要其成既伯石懼而歸邑聞子太叔言而懼欲歸所賂邑卒與之子產終以與之伯有既死又追叙伯有死時事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不受卿秩大史退則請命焉太史因其辭不命而退則又請太史更命巳爲卿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三辭又三請命乃受策入拜伯石

乃受策命以入拜請于君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僞使位次已畏其
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等級上下有服
公卿大夫士各有服色田有封洫民田皆限以封疆及溝洫廬井有伍廬舍井田各以
五人爲伍使之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卿大夫之忠于國而儉于家者從而與之隨其
功而賜之泰侈者驕泰而淫侈者因而斃之因其罪而斃之豐卷將祭豐卷字子
張公孫段之子也請田焉請田獵以供祭弗許曰唯君用鮮言惟君祭得獵取野
獸衆給而已若衆臣之祭但取足于芻豢而已子張怒怒子產不與田獵退而
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不與鬭而出奔子皮止之留子產而逐豐
卷怒其攻子產豐卷奔晉被逐而出奔也子產請其田里請于公不以其田里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　襄公　十

沒于官三年而復之逐之三年乃召之歸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悉其田里
與其三年之所取入無所取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畜之子產使上下有服故褚衣冠者皆取而藏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子產使井廬有
伍故也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不奪農功使我得生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謂能繼其善政者乎
三十一年己未蔡靈侯元年
穆叔至自會去年魯叔孫豹與諸侯會于澶淵至是方歸見孟孝伯仲孫羯語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其言苟且不似民主不似爲民之主且

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
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必韓起代之爲政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
以樹善使季孫與韓起結交立善君子也韓起有君子之德晉君將失政矣
平公無道將失政權若不樹焉若不相與立善使早備魯可使韓子早爲之備既而
政在大夫晉君失政權必散于諸大夫之家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
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不堪晉誅求欲事齊楚又無足恃者魯其懼哉魯無
所恃可不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誰能不苟且以偷安朝不及
夕朝之所謀不及其夕將安用樹又安用樹善乎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
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今孟孫言朝不及夕其偷又甚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　襄公　九

于趙武也是歲孟孝伯卒明年趙文子卒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
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此三族瓜分之漸韓
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晉遂失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
晉聽讒言以苛求于魯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公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公作楚宮魯襄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今周書大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言襄公欲
從楚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以理測之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公之大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匿之
也而從取之出而自取之由是得罪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于魯立胡女

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次即大也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哀毀滅性而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即昭公
穆叔不欲叔孫豹不欲立裯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有太子同母之
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無母弟則立庶子之年長者年鈞擇賢庶子同年生則擇有德者
立之義鈞則卜年德又同則卜其吉者立之古之道也非適嗣言子野初非適
子何必娣之子何必立其娣齊歸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居父
之喪而不悲哀在慼而有嘉容在憂慼之中而有嘉美之容是謂不度是爲無法
度之人不度之人鮮不爲患少有不爲國之害者若果立之必爲季
氏憂其後三十五年果欲殺季氏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爲昭公比及葬至葬

襄公之時三易衰昭公所着衰服三次毀壞而更易新者衰衽如故衰衽爲而燕尾綴
于衣以掩裳旁際者也謂衰服三次更易輒復弊壞而其衽一如前者于是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言年長而如童兒之遊戲無度故衰服弊壞也君子是以知其不
能終也昭公欲去季氏不克而出奔齊
公薨之月是歲六月魯襄公薨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鄭簡公朝晉子產相之以
往晉侯以我喪故不公以魯國喪君未之見也未出見客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子產使人盡毀所寓館舍之墻而納車馬焉使車馬由壞墻以入士
文伯讓之士文伯名匄又作丐字伯瑕此士匄非范宣子也讓之責子產也曰敝邑以
刑政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諸侯之卿大夫辱來見晉君者我無奈之何也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
閎閈音扞閎音宏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使賓客使者居此不憂寇盜今吾
子壞之雖從者能戒雖從者自能防寇其若異客何他國賓客來者將如
之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爲諸侯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
毀之其何以共命何以應諸侯之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墻之命對
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大國之責求無常時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逢遇晉國未有
閒暇而未得見未得見晉君又不獲聞命又不得聞晉君之命未知見時
未知得見在何時不敢輸幣以未得見故不敢以幣帛輸納于庫亦不敢暴露又不

敢以幣帛暴露于外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則此幣帛乃晉君府庫之物也非薦
陳之苟非見君面陳其幣帛不敢輸也則不敢專輒以物輸庫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又恐時雨不常致使幣帛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公之所居宮室卑小無觀臺榭
無可供觀望之臺榭也築土曰臺有屋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以寓諸侯館舍則高大之
館如公寢館舍之制大如公之寢室庫廄繕修館中有庫以藏幣帛有廄以圉馬無不繕
治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司空以掌邦土爲職使之及時以平治道路圬人以
時塓館宮室塓塗泥也圬人以塗墻屋爲役使之及時以塗館舍之宮室諸侯賓至
甸設庭燎有甸人以薪照庭之燭僕人巡宮僕人以夜巡警于宮中車馬有

所賓之車馬皆有地以安處賓從有代賓之僕從皆有人以代役巾車脂轄巾車以掌車馬職使之用脂膏以塗車轄隷人牧圉各贍其事徒隷之人與夫牛之牧馬之圉各贍觀其所當供賓客之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百官之僚各陳其待賓客之物公不留賓不久留賓于館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君與賓客同其憂樂事則巡之事有廢闕則巡行而察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有不足則晉恤之賓至如歸以故賓客至館如歸其家無寧菑患無寧寧也言待賓如此寧復有災患乎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不至朽蠹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也而諸侯舍于隷人諸侯館舍僅如徒隷之居門不容車狹窄而不可容而不可踰越又有墻垣之限不可越而過之盜賊公行寇竊

難防而天癘不戒水潦不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召見之命不得而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是使我暴露其幣帛以致朽蠹是增重其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敢請問于執事將命我處于何所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晉鄭皆與魯同姓實同此憂若獲薦幣若使我得見晉君而薦幣修垣而行則鄭當修築館舍之墻而往君之惠也敢憚勤勞豈敢畏憚修墻之勞文伯復命士匄反命于晉君趙文子曰信言子產所云誠然如此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謝子產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改築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子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即餘祭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言此二君天命當死耳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謂昧甚德而度德行修而有度量德不失民民歸其德度不失事能察事情民親而事有序是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其子孫與吳國相終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三見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也衛襄公以去年卽位爲宋之盟而朝于楚相去聲過鄭取道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鄭使印段往行郊勞之禮于棐林之地文子入聘北宮文子入聘以報印段之使事畢而出禮成言于衛侯曰文子與襄公言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行禮之福可以維持數世其無大國之討乎能以禮事大國必免于討詩云大雅桑柔篇誰能執熱逝誰能執持熱物不以濯而不往取水以濯手者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譬如執熱者之得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傳巳錄北宮文子之言因而論子產之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簡子爲人能決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游吉爲人貌美才秀而有文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

爲子羽爲行人能知諸侯之所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且能辨諸侯之臣凡其族姓之所出班位之貴賤才力之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而又長于應對裨諶能謀善于謀事謀于野則獲謀于野外則得之謀于邑則否謀于邑中則不然蓋其性喜静而惡囂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以其能知四國之所爲故問之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謀斷既定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專引子產行事以實文子之言

鄭人遊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議大臣之得失然明謂子產曰

然明鬷蔑也毁鄉校如何患人于中謗議執政故欲毁之子產曰何爲言何爲而毁之夫人朝夕退而游焉早見曰朝暮見曰夕言鄭人朝夕既退而遊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彼議政者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我聞盡忠爲善可以減損怨謗不聞作威以防怨不聞作爲威虐用以防絶怨謗豈不遽止若作威以防之非不遽能止怨然猶防川譬如築堤以捍川大決所犯一日堤壞而川大決傷人必多其傷人必多矣防怨亦由是也吾不克救也防怨而至于大決以傷人我不復能救矣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小小疏決使川通流道音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不如姑留鄉校使我常聞謗言以爲已藥石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然明稱名言子產如此誠可尊而事之也小人實不才故有毁鄉校之說若果行此汝若果能行此言也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不特羣臣之所賴也仲尼聞是語也孔子是年方十歲蓋長而後聞之者曰以是觀之謂以子產所言觀其存心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罕虎欲使尹何爲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否未知可使治邑否也子皮曰愿尹何爲人謹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之爲邑必不我叛使夫往而學焉姑使往治邑而學爲政焉夫亦愈知治矣病差曰愈言尹何以不知治爲病今使往學則其病愈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今汝愛尹何而使之爲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非以利之徒以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如此則誰敢求汝之見愛子于鄭國棟也鄭國有汝由屋之有棟也棟折榱崩榱椽也設使汝誤事而致敗譬如棟折而榱崩僑將厭焉則我居屋下將爲其所壓也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必不使不能裁者學裁之也大官大邑大夫大官也治者大邑也身之所庇也此吾身之所庇以安者也而使學者製焉願使學爲政者往裁制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彼官邑之重豈不多于美錦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非徒無以利之且以害之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射御習貫熟然後可以得禽獸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

是懼(則壞車壓覆之患方且懼其不免)何暇思獲(豈暇思得禽乎)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君子有遠慮)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小人狃于所見)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此至小者近者)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此其大者遠者)我則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吾終不自知其失矣)他日我曰(往日之言)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我自治吾家事以庇身爲)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今乃自知不足以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自今雖我家事亦當從汝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面無同者其心亦然)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即面觀心則汝之心未必盡如吾心也豈敢使汝家事皆從我之所爲乎)

抑心所謂危(又言雖不敢貢汝家事但于我心有所不安者)亦以告也(亦不敢不以實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故以國政委之)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出于子皮委任之力)

衛侯在楚(朝楚未歸)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時楚公子圍爲令尹北宮仲見其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言子圍之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將有他志(篡弒之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大雅蕩之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必不免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大雅抑之詩)敬愼威儀(言爲人上者以敬謹其威儀)維民之則(故可以爲民之法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又問如何謂之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爲君者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故爲之臣者畏其威而愛之)則而象之(則其儀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美名無窮于世)臣有臣之威儀(爲臣者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全其宗族宜其室家)順是以下皆如是(自臣以下各有威儀)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邶國風柏舟篇)威儀棣棣(棣棣富而閑之貌)不可選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大雅既醉篇)朋友攸攝(攸所也攝佐也)攝以威儀(朋友之道相佐以威儀)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周書泰誓篇武王論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引此以證上文畏而愛之之說懷即愛也)詩云(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言文王不自用其知)順帝之則(惟在則象天理順而行之)言則而象之也(引此以證則而象之之說)紂囚文王七年(此下又引文王實事以證詩書之言也紂囚文王于羑里)諸侯皆從之囚(諸侯義之皆願與之俱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紂懼乃放文王歸也按史記謂閎夭之徒求美女寶貝而獻之紂紂乃赦西伯不言諸侯從囚之事當以左氏爲正)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崇國名文王聞崇作亂而伐之)再駕而降爲臣(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敎而復伐之乃降)蠻口帥服(蠻口自是相率來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為詩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德行之及于身者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以文王有威儀故能感動天下如此故君子在位可畏此下詳言君子之威儀也儼然在上人皆畏之施舍可愛武施武舍人皆愛之進退可度一進一退可為法度周旋可則動容周旋可以取則容止可觀其容儀可以觀瞻作事可法其行事可以為法德行可象身為度也聲氣可樂聲為律也動作有文舉動成文言語有章出言成章以臨其民如此以臨治其下民謂之有威儀也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三

昭公名裯襄公子在位二十五年出奔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謚法威儀共明曰昭

周景王四年

元年庚申陳哀公二十八年杞文公九年宋平公三十五年晉平公十七年齊景公七年秦景公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衛襄公三年蔡靈侯二年鄭簡公二十五年吳子夷眛三年是歲楚公子圍弒郟敖而自立更名虔是為靈王

楚公子圍聘于鄭楚將為虢之會故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鄭大夫子石也公子圍娶其女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也使者之副曰介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楚欲以兵入鄭逆婦子產患之恐其因而襲鄭使子羽辭子羽鄭之行人使致辭於楚人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不足以容公子從行之人請墠聽命請於城外除地為墠以行昏禮墠音善令尹使大宰伯州犁對曰令尹公子圍也君辱貺寡大夫圍鄭君謂圍將使豐氏豐氏公孫段之氏也撫有而室言將使豐氏之女撫有汝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也若野賜之若於城外為墠使我在野以受賜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不特如此又使圍蒙其先君言告先君而來不成禮於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也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圍辱先君之命必將黜退不得為楚大臣其蔑以復矣無以復其國矣雖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言我

小國本有何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不備以取滅亡則是罪也將恃大國之安靖已鄭將恃楚以安靖其國家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言大國乃包藏其禍心以謀我鄭言其以兵入者爲不利也小國失恃是鄭失其所恃而懲諸侯致使諸侯以鄭爲戒使莫不憾者無不恨楚之行詐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自此諸侯舉不信而楚君之令壅不行矣鄭之所懼惟在於此不然若楚國無他意敝邑館人之屬也則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其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惜豐氏之遠祖廟而不以成禮乎伍舉知其有備也知鄭人防已請垂櫜而入櫜弓衣也其兵垂櫜而入城示無弓也許之入城行禮入逆而出公子圍入鄭逆婦而出遂會于虢會諸國大夫於鄭之虢地尋宋之盟也襄公二十七年晉楚會諸國盟于宋祁午謂趙文子曰午祁奚子文子趙武宋之盟往年之盟于宋也楚人得志於晉楚爭先歃晉人避之今令尹之不信令公子圍懷詐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武令不以爲戒懼又如宋恐楚又如宋盟之得志也子木之信稱於諸侯往年屈建爲楚令尹諸侯皆稱其信猶詐晉而駕焉且衷甲爭盟以陵駕晉國況不信之尤者乎況公子圍乎楚重得志於晉設使楚人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公二十五年趙武得政云七年者數今春言不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口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于虢也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于晉寧東夏齊狄服則東國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杞遷都淳于

晉爲蕆之師徒不頓軍旅不爲之委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無有怨晉者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有大功者必有善名而終之以耻使楚再得志爲晉之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子木之詐晉是以禍人爲心武有仁人之心我之避楚是以愛人爲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楚所以得志而陵晉也今武猶是心也猶前日之心楚又行僭又行不信非所害也何害於我武將信以爲本我惟執信以爲之本循而行之率此信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所以除草蔉耨也所以壅苗雖有饑饉水旱無常不免於饑饉必有豐年然耘耨不息必有豐年之報以喻守信者雖暫有所屈必久有所伸也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能守信者必不爲人所屈吾未能也但恐未能信耳詩曰詩大雅抑之篇不僭不賊不僭不信不爲賊害鮮不爲則能如是者罕有不爲人之法則信也釋不僭賊之義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必不受屈於人吾不能是難吾之所難者其不能信也恐楚不爲患楚之不信其加我何楚令尹圍請用牲令尹子圍請於晉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但讀往年盟宋之書加於牲上而不歃血恐晉人爭先歃故也晉人許之從子圍之請也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也離者陳也謂陳兵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歎其華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公孫歸生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言公子圍

在會已舉蒲爲王宮而君之以自殊異則難以二戈前導不亦宜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
辭而假之寡君言臨行之時乞假于楚君故行此禮伯州犂聞諸大夫譏之故代爲飾辭云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
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毋憂楚事子羽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
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可不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
子圍及伯州犂圍是冬卽篡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國弱以爲可愍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成事事成而樂衞齊子曰苟或知之雖
憂何害齊子齊惡也言先知爲備憂至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

吾知共而已合左師向戌也言恭承大國之令不能知其他事晉樂王鮒曰小
旻之卒章善矣我從之小雅小旻卒章言不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不敬小人亦爲危殆
王鮒從之故不敢譏議耳退會會畢而退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
直也譏其似君謂之婉故曰婉及宋左師簡而禮無所猒否故曰簡恭事大國故曰禮樂
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四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謂子皮子家公孫
歸持之謂持其兩端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謂五子不招禍齊衞陳大夫其
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
而憂楚事不及子因而代之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
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憂能無至乎闕憂之兆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
禍之類
季武子伐莒魯季孫宿取鄆鄆莒邑也時於季孫鄆音運莒人告於會時莒
大夫與於虢之會莒使人往告之楚告於晉子圍告趙武曰尋盟未退諸國尋宋
之盟向未卒事而魯伐莒瀆齊盟尋盟以弭兵也今魯自興兵是瀆慢齊盟請戮其
使時魯使叔孫豹在會楚欲殺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也時佐趙武於會欲
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爲豹請免其罪使請帶焉王鮒難言求賂故以請帶
爲辭弗與豹弗與帶梁其踁曰踁叔孫家臣名貨以藩身言貨財可以圍身如藩籬
焉子何愛焉言何愛貨而不愛身也叔孫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諸侯必興兵以討魯違盟之罪是禍之也如此是禍魯也
何衞之爲又何以衞社稷乎人之有牆以蔽惡也所以屏蔽其內之惡牆
之隙壞誰之咎也衞而惡之我將以衞社稷而禍之吾又甚焉罪又
甚于背也雖怨季孫雖怨季孫伐莒以累己魯國何罪魯何罪而使之受兵乎叔
出季處叔孫爲大夫當出使季孫爲上卿當守國有自來矣此法從來久矣吾又誰
怨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鮒好貪賄弗與不已勢不容止召使樂王
鮒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裂其下裳之帛以與之曰帶其褊矣言汝求吾帶今
幅盡所以裂矣示不逆其意趙孟聞之聞叔孫言曰臨患不忘國言叔孫身臨患
難由恐魯國受師忠也思難不越官謂已職當出使受難信也圖國忘死

為國而不納貨以免死貞也謀主三者謀國以忠信貞為主義也有是四者
為臣而義忠信貞義又可戮乎乃請諸楚趙武請曰魯雖有罪違盟之罪
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也不避患難畏威而敬命矣既畏楚之威敬楚之
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可以勸勉左右之臣使忠於國若子之羣
吏處不辟汚其處於國也不避免於勞事出不辟難其出於外也不苟免於患難
其何患之有為臣皆忠國何患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有勞事而無人治之
難而不守有患難而無人守之所由來也能是二者能不辟汚與難又何
患焉不靖其能有臣能此二者而我不安靖之其誰從之必不為衆心之所歸魯
叔孫豹可謂能矣能此二者請免之以靖能者免其罪以安靖能人之能

者子會而赦有罪為會而舍魯國之罪又賞其賢又賞其國賢能之臣諸侯
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視遠如近不憚其勞以事楚也疆
埸之邑謂如鄆邑之類一彼一此或歸于莒或歸于魯何常之有當今衰世何有
定上王伯之令也三王五伯有令德之時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其封疆而樹
之官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
使不相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刑禁如此猶有犯者於是乎虞有三
苗猜發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名夏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商有姺邳二國商諸
侯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成王伐淮□遂踐奄徐即淮□自無令王諸侯逐
進逐進猶競進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強弱無常故更迭為主恤大舍

小恤大國而畧其小爭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又何必治此爭封邑之小事也封
疆之削國之封疆為人侵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之誰能為其
治此之事吳濮有釁吳在楚東濮在楚南設言二國苟有釁隙楚之執事豈能顧
盟豈復顧弭兵之盟而不乘釁以取其地乎莒之疆事莒國疆埸之事楚勿與知在楚
不必與知諸侯無煩諸侯不煩往討其罪不亦可乎莒魯爭鄆二國爭此一邑
為曰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苟不為莒國社稷之大害可無亢也
不必禦止之去煩宥善去細煩之事赦善下之人莫不競勸則人爭勉以為善子
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遂免叔孫之戮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畢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

趙孟戒告享期也禮終享禮畢趙孟賦瓠葉小雅瓠葉篇言古人不以微薄廢禮
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亦告享期且告之告趙孟之賦瓠葉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詩取薄物為獻酬故知其欲行一獻禮子其從之子
皮曰敢乎以一獻為不敬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
指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幕享禮之事
趙孟辭自以此來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曰私語武請於冢宰矣享
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一獻之尊為客禮終乃宴享禮
既畢又行宴禮蓋鄭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召南詩言鵲有巢而鳩居之以
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召南詩義取薄物可以薦

公侯享其偹不求其厚 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稽愛也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召南詩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言趙孟以禮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趙孟賦常棣 小雅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趙孟言晉欲親兄弟之國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受子皮之詩故申言此意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 三國皆兄弟國興起也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 兕爵所以罰不敬來之言賴趙孟得免此罰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不能復見此樂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 潁水名趙武歸自會至於潁水之地周景王使劉夏勞之 館于洛汭 館于雒水之北 劉子曰 劉子定公名夏 美哉禹功 觀雒水而思禹功之美 明德遠矣 言禹明德深遠能成治水之功 微禹吾其魚乎 吾儕皆魚鼈也 吾與子弁冕端委 冕弁皆冠也端玄服也委貌亦冠類 以治民臨諸侯 內以治百姓外以臨諸侯 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勸趙孟大庇覆其民使功遠及後世如大禹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 言當亂世恐不免于罪戾 焉能恤遠 豈能念及後世 吾儕偷食 偷安以享祿食 朝不謀夕 朝之所謀不及于夕 何其長也 豈能爲長久之謀 劉子歸 歸周 以語王 以趙武之所言告景王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諺俗語有云言人年老將有智識而昏耄及之 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 乃自比於徒隸之人苟偷食祿 朝不謀夕 不爲遠慮以庇其民 棄神人矣 民者神之主棄其民是棄神也 神怒民叛 棄神神怒棄民民叛 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將死不見明年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 神不從祀民不從事 又何以年 是年之冬趙武果卒

叔孫歸 我介歸 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伐莒使己被戮 曾夭謂曾阜曰 阜叔孫家臣 旦及日中吾知罪矣 言季孫知罪 魯以相忍爲國也 魯國弱小惟相容忍故猶能立國 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欲受楚戮是忍于外今怒季孫是不忍其內 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 言叔孫數月勞役季孫一旦相待何足爲害 賈而欲贏而惡囂乎 賈諸商賈求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 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楹柱也喻魯有季孫猶屋之有柱 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 徐吾犯鄭大夫也其妹有美色 公孫楚聘之矣 穆公之孫名楚字子南已納幣聘之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公孫黑字子皙子南之從兄也強委禽於徐吾犯欲爭娶其妹也禽鴈也 犯懼 二子爭娶故懼 告子產 子產爲政故以其事告之 子產曰是國無政 言鄭國無政令故有此事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 二子惟汝意之所欲 犯請於二子 徐吾犯遂請於子南子皙 請使女擇焉 請二子至其家使其妹自擇所與 皆許之子皙盛飾入 以衣服盛飾而入 布幣而出 陳幣於庭而出 子南戎服入 著軍旅之服而入 左右射 執弓挾矢以射左右 超乘

而出先駕車走而登焉乃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南其盛偉抑子南夫也然子南剛強乃丈夫之道夫夫婦婦夫當剛強婦當柔弱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至道路之衝處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子皙告我好見之言我好意以見子南不知其有異志也不知子南欲害我故傷大夫皆謀之謀處其事子產曰直鈞論其事則二人皆直先聘子南直也用戈子皙直也幼賤有罪論其罪則幼賤者有罪罪在楚也子南年幼而位賤故有罪也因子產力未能討故歸罪于子南乃執子南而數之子產親數其罪曰國之大節有五汝皆奸之汝皆犯此五者畏君之威畏君

威權聽其政聽國政令尊其貴以賤尊貴事其長以幼事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所謂大節今君在國女用兵焉敢執兵以傷人不畏威也奸國之紀專恣殺戮犯國紀綱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年幼而無長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以兵傷其從父之兄不養親也君曰稱公言以逐之余不女忍殺言我不忍逐殺汝宥女以遠姑從寬宥命汝寘于遠地勉速行乎無重而罪毋不行以重汝之罪將行子南將逐子南而遣之行子產咨於子大叔太叔游吉也乃子南之兄子故子產咨問之大叔曰吉不能亢身不能自衛其身焉能亢宗安能衛游氏之宗乎彼國政也且彼之放逐乃國家之政令也非私難也以非

私意作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苟利於國便當行之又何疑焉何必疑畏而咨于我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周公攝政二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於郭鄰夫豈不愛管叔兄也蔡叔弟也周公豈不愛其兄弟乎王室故也所以殺之放之者爲王室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汝亦當逐我也何有於諸游何必顧游氏之族乎爲明年殺公子黑傳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譏失敎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傳自雍及絳

雍秦都絳晉都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爲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奢富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惟車多故致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女叔齊即司馬侯公晉君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知過則必爲善令圖天所贊也贊助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終景公之世不敢歸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言何爲而即亡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先世之德澤在人故國脉未絶)國于天地有與立焉(言猶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可量)趙孟視蔭曰(視日影)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趙武志衰以日景自喻言時去不可待秦之亡)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言執政為民主而貪翫歲月)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崇卒也(崇聚也聚卒而破之)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戰)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所謂崇卒也)困諸阨又克(車每困于阨今去車故必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創為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而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不肯舍車就卒)斬以徇(魏舒斬之荀吳不怨故能立功)為伍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以進阨雖于用衆敵臨時制宜為五陳不相連屬易于進退)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其居前之陳名曰兩一也其居後之陳名曰伍二也其右軍之陳名曰專三也其左軍之陳名曰參四也其前拒之陳名曰偏五也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用此陳非常所見以誘敵人)翟人笑之(笑其不經見)未陳而薄之(乘翟人未陳迫而擊之)大敗之(傳言荀吳善用謀)

晉侯有疾(晉平公病)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鄭簡公使子產聘晉)且問疾(兼視公疾)叔向問焉(問子產)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謂二神為之禍)史莫之知(祝史無識此人者)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高辛帝嚳也)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不相善)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自相征伐)后帝不臧(帝堯不善二子所為)遷閼伯于商丘(使閼伯居商丘之地)主辰(使之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在卯位)商人是因(商之先祖相士封於商丘因閼伯之故國)故辰為商星(故大火為商國之星已上詳說互見襄公九年注)遷實沈于大夏(遷實沈於大夏之地)主參(使之主祀參星參水星宿也在申位)唐人是因(堯之子孫襲封於大夏者因實沈之故國)以服事夏商(自唐虞歷夏商世為諸侯)及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末世其君曰叔虞|按注說此唐叔虞非下文邑姜所生者)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之后齊太公之女也震懷胎也太叔成王之弟叔虞也)夢帝謂己(邑姜夢見天帝告之)余命而子曰虞(我命汝子之名曰虞取唐人季世之君同名也)將與之唐(將以唐人所封大夏之地與之)屬諸參(使託身於參星之上)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其手自然成文有字曰虞)遂而命之(遂命其名為虞)及成王滅唐(武王崩成王立遂滅唐季世叔虞之國)而封大叔焉(取其地以封弟叔虞是為晉之始祖)故參為晉星(故參星為晉國之星不曰唐而曰晉者叔虞之子燮父改稱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則知實沈是晉地主祀參星之神也按天文十二次參在申其次之實沈)昔金

天氏有裔子曰昧金天氏少昊也有遠子名昧爲玄冥師水官之長生允
格臺駘昧生二子長名允格少名臺駘臺駘能業其官纂其父業爲水官宣汾
洮汾洮二水障大澤陂障大澤以處大原以居太原晉陽之地帝用嘉之顓帝
美其盡職封諸汾川封臺駘於汾水之地使爲諸侯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
臺駘之後守其祭祀沈音審今晉主汾而滅之矣今晉主有汾川之地并滅四國由
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則知臺駘是主汾川祭祀之神抑此二者實沈臺駘
二神不及君身不能降禍晉侯之身以生疾病山川之神若臺駘爲汾神之類則水
旱疫癘之災若國家有此等災異於是乎禜之於是禜祭山川以祈禳禜音詠
日月星辰之神若實沈爲參神之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若國家有是天

變於是乎禜之於是禜祭日月星辰以祈禳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哀樂之事也此等不節皆足以致疾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
聞之君子有四時朝晝夕夜朝以聽政聽國政事晝以訪問問政得失
夕以修令修飭號令夜以安身安息氣體於是乎節宣其氣以此四時
節之務使勞逸更遞以宜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壅謂擁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
塞而不得出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謂氣止節宣其氣不使有此四者以露其體氣不宜散則飲
食減損而筋骨瘦羸茲心不爽體羸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而昏亂百度昭祭
失宜而昏亂百事之節度今無乃壹之今晉君無乃惑於女色而壹其四時乎則生疾
矣所以宣散不節而生疾也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不以同姓之女充嬪御之

職其生不殖若取同姓則生疾而性命不得久長美先盡矣人於同姓相愛尤厚若又
爲夫婦則相愛之美尤極則相生疾美盡而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惡取同姓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而得吉必非同姓者矣違此二者違遷
四時取同姓二者之事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節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今同晉君內官有姬姓女四人是同姓也其無乃是也乎所以
致疾若由是二者若因壹四時取同姓而致疾弗可爲也已則其疾非藥石所能
治也四姬有省猶可若於四姬減省接御稍猶可遲無則必生疾矣如無減省
則必生疾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
醫於秦秦有良醫故使求之秦伯使醫和視之秦景公使良醫名和者視其病曰

疾不可爲也不可治是爲近女室因好女色以致此疾疾如蠱病如蠱惑
之證非鬼非食不由鬼神不由飲食惑以喪志惑於女色失其心志良臣將死
晉之賢臣不能救君之過而將死矣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
之非不可近但當有節先王之樂皆如先王之作樂也所以節百事也所以限節
百種之事故有五節謂宮商角徵羽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其爲聲有遲有
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中聲以降中和之聲既成則樂移而漸退五降之
後五聲罷退之後不容彈矣不容更復彈作於是有煩手淫聲五降不息以手
雜彈是謂煩手此手所擊非聲之正是謂淫聲慆堙心耳使人之心塞人之耳乃忘平和
使人忘失平和之性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百事皆如樂之有節至於煩及至

煩亂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以為心之儀節使動不過度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行之味發為五色發見而為五色鹹色黑苦色赤酸色青辛色白甘色黃也徵為五聲徵驗而為五聲黑聲羽赤聲徵青聲角白聲商黃聲宮也淫生六疾滋味聲色本以養人用之過則生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六氣之化分為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之時序為五節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七十二日土分主四季各十八日亦七十二日過則為菑受用六氣有過度者則生六疾陰淫寒疾陰過則冷陽淫熱疾陽過則熱風淫手疾風過多則手足緩急雨淫腹疾雨過多則腹腸泄注晦淫惑疾夜當安身近女過度則蠱惑其志也明淫心疾晝當慮事思慮過度則勞敝其心也女陽物

而晦時女常隨男故為陽物進御在夜故為晦時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以其陽物故過用則生內熱之疾以其晦時故過用則生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言晉君御之不得其節不以其時能無及此乎故生此疾出醫和出告趙孟以答平公語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問良臣將死是誰當之對曰主是謂矣主謂趙孟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無背叛者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節大事為已任有菑禍興國家將有失道之禍而無改焉大臣不能改行以救止之必受其咎則必自受殃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大臣不能救君心而禁止之吾是以云也我所以言良臣將死趙孟曰

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言溺於女色如溺水然惑亂其心故生此疾其名曰蠱於文其字皿蟲為蠱蠱字下皿上蟲器受蟲害故謂之蠱穀之飛亦為蠱積穀久而化飛蟲亦名之曰蠱在周易稽諸周易蠱卦女惑男巽長女在下艮少男在上為以長女蠱惑少男風落山巽為風在下艮為山在上山下有風激而吹落草木謂之蠱此二者皆蠱惑之象故以名卦豎和釋蠱之義有此三說皆同物也三說皆同一類趙孟曰良醫也其言有理故稱良厚其禮而歸之厚其賄賄遣之歸秦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黑肱子圍之弟子皙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圍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使築城為殺之之計禍不及鄭何患焉多楚公子圍將聘

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代圍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王楚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孫卿以為用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因築城而去之殺大宰伯州犂于郟因其築城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言不成君使赴于鄭以君薨赴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聘在鄭故以問使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易赴辭以對鄭人如此吉於稱嗣不以簒弒赴諸侯

二年辛酉楚靈王元年

晉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乃韓厥之子無忌之弟也趙武死宣子代之將中軍晉使來聘者賢

昭公即位且告已爲政也觀書于大史氏魯之古書藏於大史之官見易象與魯
春秋是時此二者未經孔子之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注解並見序文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
卒章大雅緜之卒章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辭致與益以晉侯比文王以起比四臣韓子賦角
弓小雅角弓篇言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
寡君有望矣把詩欲觀兄弟之國必能彌縫補助于魯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
節之卒章取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晉德如此既享宴于季氏公享畢復宴于季氏有嘉
樹焉季氏之家有之宣子譽之稱樹之美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
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愛謝以志韓于之德遂賦甘棠以起比召公宣子

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晉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
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
也不臣志亢將有無君之心見子尾子尾見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
子旗亦言不臣大夫多笑之齊大夫多笑其言之過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誠信之人必能知人自齊聘
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篇以宣子比武公宣子賦
木瓜亦衛風言欲厚報以爲好
鄭公孫黑將作亂黑子晳也欲去游氏去年黑爲游楚所傷故欲盡殺其族而
代其位代子大叔之位傷疾作而不果游楚所傷之瘡其疾復作遂不果行其謀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也黑子駟之子故以駟爲氏子產在鄙時子
產在邊邑聞之懼弗及欲及其未作亂也先討之乘遽而至乘傳車而至國使吏
數之使有司數子晳之罪曰伯有之亂伯有良霄也襄公三十年子晳伐伯有以大
國之事以國家共大國之命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國家不可堪忍專伐伯有專權興兵而討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去年
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去年六卿私爲盟於薰隧女
僭君位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曰七子是汝求加於六卿之上矯詐君位也而罪三也
有死罪三三罪皆當誅死何以堪之不速死若不速自引絕大刑將至
將加之戮再拜稽首子晳拜受子產之命辭曰死在朝夕言傷重死不久無其

助天爲虐天已虐殺黑更助天爲虐也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
命也惟凶惡之人不得終其天命作凶事爲凶人汝作凶惡之事即爲凶惡之人不
助天我若不助天以討汝其助凶人乎豈可助汝凶惡之人乎請以印爲褚
師褚師市官也子晳又請以其子印爲褚師之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
鄭君自將使之不才將朝夕從女且夕將從汝以誅死也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又何力爲子而請乎不速死司寇將至言將命刑官斷汝罪而殺之
七月縊子晳自縊而死尸諸周氏之衢陳其尸於通道以示衆也加木焉書其
罪於木以加于尸上

左傳杜箋卷之二十四

昭公二

三年壬戌

鄭游吉如晉游吉子太叔也送少姜之葬少姜齊女晉侯之妾也卒於去年太叔來送其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皆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言鄭送妾葬過禮之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已而來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吉凶之事不勞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三年一次五歲而朝五年一次其君相朝有事而會有大事而後會諸侯不協而盟諸侯不和而後為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使卿送葬夫人夫人之喪士弔使士行弔禮大夫送葬使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命事則總而言之無加命矣此外無別命令今嬖寵之喪平公不敢擇位妾位卑賤不敢計擇而數於守適而弔葬禮數比於正嫡夫人唯懼獲戾唯恐得罪於晉豈敢憚煩豈敢辭其煩勞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不特此送葬之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吾幸而得聞此禮節然自今子其無事矣然自今以後汝無弔賀之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大火之次火中大火見於南方之中寒暑乃退季夏火星昏見於中而暑退季冬火星旦見於中而寒退此其極也暑之季夏寒之季冬能無退乎極則必退以喻晉強之極則必衰也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無復弔賀之勞矣二大夫退梁丙張趯退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言假使張趯有智識其猶在君子之後乎猶不得為君子之智也譏其不為晉隱諱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果如子太叔之言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欲自奉贄幣以來朝以無失時無失朝會之時則國家多難以國家多患難是以不獲不得親來不腆先君之適先君之適女謂少姜以備內官以備宮中嬪御之職焜燿寡人之望照明已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遂失初心之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肯辱收恤徼福於大公丁公要福於齊之二先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猶有先君適女及遺姑姊妹及其餘非夫人所生者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自譽其美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煩辱使人求此董正振整而選擇其可者以備嬪嬙以備晉君之內官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未有配偶在縗絰之中時平公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是以未敢請未敢求昏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賜之夫人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始封之君言歷代先君無不寵賚嘉美之也既成昏許成昏禮晏子受禮

晏子爲賓受燕禮叔向從之宴叔向爲主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氏也言今乃齊之末世吾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爲陳氏
矣但知齊國必爲陳氏所有公棄其民齊君不恤其民而歸於陳氏民心皆離而歸
於陳氏齊舊四量量斗斛之總名也豆區釜鍾此齊舊日四量之名也區音歐四
升爲豆四升之量其名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容十六升四區爲釜
容六十四升釜十則鍾容六斛四升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陳氏以齊之五
升爲豆以齊之五豆爲區容一斗以齊之五區爲釜容八斗鍾乃大矣釜十爲鍾則容八斛矣
以家量貸陳氏以其家之量貸粟於民而以公量收之而以齊之舊量收民之粟
厚貸而薄取也山木如市在山之木生賣於市弗加於山但如在山之價魚鹽蜃
蛤海之雜物往賣於市弗加於海但如在海之價民參其力民力所得財賦以三分計
之二入於公其二分入於公室而衣食其一民之所得爲衣食者但一分耳公
聚朽蠹齊之倉庫積聚既多朽蠹無用而三老凍餒不以粟帛養老也三老杜注謂上壽
中壽下壽也國之諸市諸市皆鬻屨物之地屨賤踊貴踊刖足之屨也市中屨賤踊貴
以見齊多受刑之人民人痛疾齊人苦於公之虐政也而或燠休之陳氏乃或燠休
其痛而念之也燠休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愛陳氏而歸之如流水歸陳
氏欲無獲民將焉辟之自不能逃民心之歸也箕伯直柄虞遂伯
戲四人皆舜之後陳國之先也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陳始
封之君也大姬周女胡公之妻也言齊將亡而陳氏將代有齊國彼四人者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雖我晉之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戎車
不復駕馬卿無軍行卿無所將之軍此言晉衰弱不能征討也公乘無人公乘謂爲御爲
右者非無人也不得其人也卒列無長百人爲卒非無長也不足爲長也庶民罷敝
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餓死者相望于道路而女富溢尤嬖妾之家其富
尤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
八姓皆晉大族今皆降爲賤役政在家門政令散在大夫之家民無所依百姓無所憑藉
君日不悛晉君日復一日不復悛改以樂慆憂以貪逸樂而慢易憂禍公室之
卑其何日之有言其卑弱不久讒鼎之銘曰讒鼎疾讒之鼎也鑄讒鼎爲銘者未審
何人昧旦丕顯言人君昧日早起以大明其德後世猶怠後世之君猶有懈怠於政事者
況日不悛況今晉君日不悛改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將何以免
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亡滅殆盡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
族枝葉先落宗族國君之枝葉也公族將滅以是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君爲根本必不
能以獨存肸之宗十一族其先祖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但未詳所出何公唯羊舌
氏在而已十族盡亡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得善
終已幸矣豈其獲祀未必有子孫得承其祭祀者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近市景公言汝之所居逼近於市湫隘囂塵其宅湫下而隘小且有宜
囂塵士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請爲汝改居於爽明高燥之地辭曰不順
改宅君之先臣容焉先臣謂晏子之先人已容居於此臣不足以嗣之無德

侚不足以繼承先世於臣侈矣我得居先人之宅已爲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
得所求有所買求無時而不可得小人之利也此乃我小人之所利也敢煩里
旅豈敢煩勞里衆爲己宅乎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知物價乎對曰既
利之既以近市爲利敢不識乎豈敢不知物價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
公繁於刑當是時景公用刑繁多有鬻踊者有作刖者之屨而賣者故對曰
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得言晏子既以此踊貴屨賤之言告於景公故與叔
向語而稱之故與叔向同晏因而稱述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因晏子此言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詩小雅巧言篇君子如祉如行也祉福也言君子行福亂庶遄已則禍亂庶幾速

止也其是之謂乎言晏子之言可以行福止亂及晏子如晉謂今往晉請繼室時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歸則其宅已成既拜晏子既拜謝新宅乃毀之乃折
除之而爲里室里中之里室民家也皆如其舊景公本毀里室以大晏子之宅至是乃復
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使掌宅之人以其里室還舊居者且諺曰引俗諺之言以曉之
非宅是卜言人之謀居者非卜其宅之吉凶也唯鄰是卜乃卜其人之可與爲鄰否二
三子先卜鄰矣言彼鄰人之居於此者其初蓋嘗卜鄰矣違卜不祥一旦違卜而遷
居必不祥矣君子不犯非禮所以爲君子者不當毀人舊居以犯非禮小人不犯
不祥爲小人者不當違卜遷居以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豈敢違古之制
使已犯非禮人犯不祥乎卒復其舊宅

鄭伯如晉鄭簡公朝晉公孫段相段字伯石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言伯石之父有
功於晉國余聞而弗忘我聞其事而不敢忘賜女州田賜汝以州縣之田以胙
乃舊勳以福汝先人之舊功伯石再拜稽首謝晉侯之命受策以出君
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言人莫急於禮伯石之汰也伯石爲人平素驕汰
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尚蒙賜田況以禮終始乎況終身行禮者乎爲

七年子產歸州田傳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罕虎字子皮楚人日徵敝邑以
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既簒立日責鄭君不來朝賀敝邑之往言鄭君若往楚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恐晉國責鄭其不往若不往楚則
宋之盟云則魯襄二十七年盟宋之時其約曰楚晉之從交相見也進退罪也進則得罪
於晉退則得罪於楚寡君使虎布之以此意布於晉宣子使叔向對曰君
若辱有寡君言鄭君若有心於晉在楚何害雖往朝楚無害修宋盟也楚是
修前日交相見之盟君苟思盟鄭君苟能思及宋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諸侯
不來盟言則主盟者免於罪矣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若無心於晉雖朝夕辱於
敝邑雖朝夕朝晉寡君猜焉君實有心鄭君苟誠有心事晉何辱命焉
雖欲往楚不須來言君其往也鄭君但往無慮也苟有寡君苟有心於我晉在楚
猶在晉也雖往朝楚猶朝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鄭歸

（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播室以待其至）今子
皮實來小人失望（望謂吉）大叔曰吉賤不獲來（非上卿故曰賤）畏
大國尊夫人也（故必用上卿爲使）且孟曰而將無事（孟張趙也是春之言）
吉庶幾焉（今不來晉庶符趙之言）
齊侯田於莒（莒齊之東境因獵也）盧蒲嫳見（嫳慶封之黨齊之討慶氏也逐嫳於境）
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言髮種種然短矣）余奚能爲（年老不能爲害）
公告二子（景公以告子尾子雅）子尾欲復之（欲令嫳歸）子雅不可曰彼
其髮短而心甚長（言嫳雖老而禍心未已）其或寢處我矣（言其志在害我）
（也先是子尾子雅怨慶封告盧蒲嫳嫳對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有是言）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小雅宣王田獵之詩）
（楚子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具田獵之器用）王以田江
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竈卒（齊子雅死）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司馬齊大
夫）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子旗子雅之子也其父既死必不免於危殆也）
（爲十年陳氏逐欒高張本）姜族弱矣（齊姜姓公族已微弱矣）而嬀將始昌（陳氏本嬀）
（陳今方始昌盛）二惠競爽猶可（二惠謂子尾子雅皆出齊惠公也言二子強明由自可也）又
弱一个焉（今子雅死又喪一公族矣）姜其危哉（言齊必爲陳氏所有）
四年（癸亥）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椒舉致命
（致靈王之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往日賜盟言于宋因
盟在襄公）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於楚從楚者使見于
晉蓋宋之盟云見音現）以歲之不易（以楚國年來多難）寡君願結驩於二
三君（楚君欲與諸侯結好）使舉請間（使我來問間暇之時）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晉若四方無可虞度之事）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晉之威寵以召諸侯）晉
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司馬侯女叔齊也）楚王方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天意或欲逞使楚君之心）以厚其毒（使其毒虐日甚）而降之罰（然後
降大禍以罰之）未可知也（恐天意將如此）其使能終（或使楚君能保其終）亦未可

知也（恐天意又如此）晉楚唯天所相（二國皆大唯天意所輔助者則爲伯主）不可
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猶修其德以待楚君所歸）若歸於
德（若楚君終歸於德歟）吾猶將事之（雖晉猶當事之）況諸侯乎（誰有不服之者）若
適淫虐（若楚君終於淫虐歟）楚將棄之（雖國人亦棄之）吾又誰與爭（又不
必與爭諸侯也）公曰晉有三不殆（言晉有三不危之事）其何敵之有（誰敢
與我敵也）國險而多馬（國有山河之險一不殆也地多產馬二不殆也）齊楚多難（二國
多篡弑之難晉獨無之此三不殆也）有此三者（有此三不殆）何鄉而不濟（無所往而
不克）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此三者皆可危之事
也）四嶽（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三塗（太行轘轅崤澠三山）陽城（山名滑水）

所出大室中嶽嵩山也荊山荊豫二州之境中南終南山也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立國於此險地者夫豈一姓無德則滅亡也冀之北土冀州北境燕代之地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未聞其地有興盛之國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幽則德通於神明則德通於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篡弒之難不可虞也不可虞度而幸之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如何可以虞度人之難齊有仲孫之難莊公九年齊公孫無知弒襄公而獲桓公因此得立桓公而霸諸侯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僖公九年晉里克丕鄭以二公子之徒作亂而獲文公因此得立文公而霸諸侯是以

爲盟主晉國遂主諸侯之盟衛邢無難二國本無篡弒之難敵亦喪之閔公元年衛滅邢二年狄滅衛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恃險與馬而虞人之難而不修政德國不修政君不修德亡於不暇救危亡猶且不暇又何能濟豈能無所向而不濟君其許之再言以勸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文王之興豈嘗與紂爭諸侯哉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不得自來朝楚諸侯君實有之諸侯即楚之諸侯也何辱命焉何煩楚使來言椒舉遂請昏蓋楚遣椒舉時并使求昏於晉晉侯許之又許昏楚子問於子產曰時子產從鄭伯在楚故問之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

安晉君安於少小不能遠圖不在諸侯其志不在於服諸侯其大夫多求諸臣又多貪求莫匡其君無正救其君者在宋之盟往日之盟又曰如一又有交相見之約若不許君將焉用之安用宋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楚之盟承君之歡承楚君之歡意不畏大國無所畏於晉國何故不來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言求人以逞快己意則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大雨雹雨雹冰也季武子問於申豐曰武子季孫宿申豐魯大夫雹可禦乎雹之爲災可以止之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周二月日行虛危乃北方宿道其時冰堅可以藏之

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周五月日行昴畢乃西方宿道也朝覿者謂春分奎星朝見東方也其時可以出冰其藏冰也日在北陸時深山窮谷山遠而難窮故言深谷近而易堅故言窮固陰冱寒固牢也冱閉也於是乎取之深山窮谷牢陰閉寒取此積陰之冰所以導達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日在西陸之時朝之祿位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者賓食喪祭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凡此皆得用冰不特供君自出其藏之也黑牲秬黍黑牲黑牲也秬黍黑黍也以享司寒司寒幽冥之神故物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桃爲弓以棘爲箭也以除其災將以冰奉至尊故用桃棘以祓除凶邪祭寒而藏之祭司寒而藏冰獻羔而啓之仲春夏之二月也獻羔而開冰公始用之君先用冰優至尊也火出而畢賦夏三月火

星初見時乃盡頒賦當受冰者 其藏之也周 藏冰周密 其用之也徧 用冰者徧 則冬無愆陽 冬不溫 夏無伏陰 夏不寒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 雷發聲而不爲霹靂 無菑霜雹 無雷雹以爲菑若隕霜殺菽之類是霜雹能爲災 癘疾不降 癘疾天氣所爲和氣故不降 民不夭札 無遭癘疾而夭死者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 自君用冰外他者皆不畀賦於臣也 風不越而殺 風不以理亂散而暴疾發物 雷不發而震 雷不徐緩動物而震擊爲害 雹之爲菑 積陰不散故爲雨雹之災 誰能禦之 誰有能禦止其災者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豳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凌陰冰室也四之日二月也二月春分開冰以薦宗廟

楚子合諸侯于申 晉人許之諸侯皆來故爲會于申邑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言諸侯不苟於從服 禮以爲歸 雖有禮者乃從服之 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 今河南陽翟有鈞臺 商湯有景亳之命 今河南鞏縣有湯亭亳即今偃師 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 成王歸自奄大蒐岐山之陽 康有酆宮之朝 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于是朝諸侯 穆有塗山之會 塗山在今壽春 齊桓有召陵之師 僖四年 晉文有踐土之盟 僖二十八年 君其何用 君謂靈王當于六王二公之事擇用何禮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二大夫在會乃侯國之良士宜擇而咨詢焉 王曰吾用齊桓 用召陵禮

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如椒舉言 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小國謂宋大國指楚言爲所聞謀辭示所未用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 宋公爵故獻公禮 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爵故獻此禮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 宋先代之公禮 子產善相小國 悉按傳中入此二斷語文有參錯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正二子之失 卒事不規 合事始終椒舉未嘗舉二子行禮之失 王問其故 何以不規 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左師子產所獻六禮 楚未嘗行故未之見宋以規其得失 宋太子佐後至 佐宋太子名 王田于武城 楚王出獵 久而弗見 不見宋太子 椒舉請辭焉 請王辭謝之 王使往曰

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 言爲宗廟田獵 寡君將墮幣焉 墮輸也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猶墮成也 敢謝後見 假其後王故言將因諸侯來會輸幣之時乃相見 徐子吳出也 吳之甥 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疑其爲吳必貳于楚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楚子示諸侯侈 自爲奢侈以示諸侯 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 夏桀會諸侯於仍國 有緡叛之 緡國之君因此叛桀 商紂爲黎之蒐 紂蒐於東□之黎國蒐春獵名 東□叛之 東□之國因此叛紂 周幽爲大室之盟 周幽王盟諸侯於中嶽太室 戎翟叛之 戎翟之國因此叛周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 今君會諸侯而示之以侈汰 無乃不

濟乎不能成霸業王弗聽不從椒擧之言子產見左師曰宋向戌也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其强盛不過十年之期左師曰然不十年侈言楚君若非十年如此侈汰其惡不遠則其惡不及于遠方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爲善者亦須十年之久德遠而後興然然德及遠方而其國興

楚子以諸侯伐吳因會而以諸侯之兵伐吳圍朱方朱方吳邑名克之執齊慶封慶封以襄公二十八年奔吳而予之朱方而盡滅其族果如叔孫豹子所謂聚而殲旃之言將戮慶封靈王欲殺慶封之罪而加之刑椒擧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言自己無瑕疵方可戮人之罪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共黨於崔氏不順君命是

以在此所以被遂於此其肯從於戮乎以靈王纂弒而得君故慶封必不肯默然而受戮也播於諸侯若慶封出言不遜徒使惡聲揚播於諸侯焉用之安用戮之爲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使慶封自負斧鉞以徇於諸侯聲其罪以爲諸侯之戒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崔杼弒莊公慶封黨之弱其孤崔慶立景公以其幼小而輕弱之以盟其大夫且盟其大夫云所不與崔慶者慶封曰慶封亦聲楚靈王之罪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靈王弒郟敖名麇乃其兄康王之子而代之弒君而纂其位以盟諸侯又爲會而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惡其聲己之罪播於諸侯故也遂以諸侯滅賴賴國名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軍中賴君自縛其身惟露其面手縛故口銜璧以爲贄士袒衣輿櫬從賴君後示將死也中軍王所將故造焉王問諸椒擧對曰成王克許楚成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此楚成受許降之禮王從之從椒擧言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鬭韋龜子文之玄孫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禍始於此會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築城于外境諸侯莫與爭王心不違王心所欲莫敢違之民其居乎王恃其威力將多其四方之事民不能安居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民不堪命禍亂乃起

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每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以鄭事晉楚賦役繁多

故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使之出粟也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其父子國爲尉氏所殺已爲蠆尾子產又爲重賦害百姓如有尾之蠆也以令於國令國人出丘賦國將若之何國人將不堪也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渾罕也子以國人之謗告子產子產曰何害言雖謗無害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不改其所立之法故能有濟民不可逞民不可使快其志度不可改法不可以改其善詩曰逸詩禮義不愆苟于禮義無所愆失何恤於人言雖有謗言不足恤也吾不遷矣不以人言而遷移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子寬言子產之族必先亡也子產以父子國之字爲氏君子作法於涼涼薄也其敝猶貪其未流尙有貪求之弊作法於貪今子產立法取民本從於貪敝將

若之何其末流之弊將有無如之何者姬在列者姬姓列爲諸侯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蓋以蔡偪於楚曹滕偪於宋又加之以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鄭偪於晉楚又加之以無法政不率法今子產爲政而不循前代之法而制於心但以私心自爲制度民各有心民心不同必不服也何上之有何以久居民之上乎子產權時救弊渾罕譏之正道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問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天壓己力不能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色墨而肩上僂偪深目而豭

喙目深而口象豭豭音加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穆子夜夢既旦召其徒黨而視之無與夢所相似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見如爲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也魯人召之不告而歸不告僑如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如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奉芳勇反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試號其名曰牛以驗所夢曰唯果名牛故隨號而應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穆子以牛應夢故寵愛之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穆子未及迎之而爲子明所娶取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也田於丘蕕穆子田獵於丘蕕之地蕕音由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使其家亂而取爲已有彊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孟不肯叔孫爲孟鐘叔孫爲其子孟丙鑄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猪血釁鐘曰落既具具享禮使豎牛請日孟使牛請享日于叔孫入弗謁謁白也豎牛既入不以請日告于叔孫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叔孫不知享賓聞鐘聲而怪之牛曰孟

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蓋豎牛投穆子所忌謂孟丙享公孫明以落鐘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仲壬玉環使牛入示之仲壬使豎牛以賜環入示叔孫入不示不示叔孫出命佩之使仲壬佩環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也叔孫曰何爲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叔孫不以仲見公仲已自往見公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叔孫逐仲壬奔齊疾急命召仲叔孫疾甚欲召仲爲役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

得無爲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詭言其不欲見人以止杜洩輩入見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不以食進則置虛命徹巧詐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惜洩不與己同志故讒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生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謂叔孫左不便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洩不肯舍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念其先人以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復命而致之魯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書名書服書勳皆在公府而弗用是廢三官之所書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詐叔孫以媚季孫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五

昭公三

五年甲子是歲秦景公卒哀公立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勸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自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

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因豎牛之誣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受季孫之書而投棄之不以告帥士而哭之杜貴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叔仲子自叔仲帶受豎牛賂惡杜洩者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謂叔孫不食死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吾子謂季孫爲魯國之政未改典禮而又遷易其法群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達禮仲至自齊仲壬國叉喪而來季孫欲立之立爲叔孫後

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盛則此衰彼實家亂豎牛與仲壬自相圖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仲壬被傷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以酬其德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罪見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殺豎牛于齊魯界上關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棘木名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

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穆子餓死罪昭子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任音壬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離下坤上明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初九變爲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此子主先出奔而歸爲子祀歸而奉爾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日也離爲日明入地中故爲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王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居盛位公諸侯降於天子故其位居於第二卿大夫也降於諸侯故其位居於第三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日動物也雖有□傷其動不與君子象之故曰君子于行明□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爲南方故爲火離變爲艮艮爲山火焚山則草木焦枯山敗可知於人爲言艮爲言敗

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焚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盡引而致之公如晉魯昭公即位始朝于晉自郊勞至于贈賄諸侯相朝聘其來有郊勞之禮其去有贈賄之禮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

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言何爲不知禮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魯君所知者禮之儀也不可謂禮非禮之本也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于民者也以禮而固結民心乃禮之本也今政令在家魯之政令出于大夫之家不能取也而魯君不能取之也有子家羈羈莊公之元孫懿伯也弗能用也賢而魯君不能用之奸大國之盟奸犯晉楚弭兵之盟陵虐小國元年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去年因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時三家盡征其民而出稅以貢公民食于他魯君仰食于三家與民無與思莫在公羣臣思慮無在君者不圖其終皆不爲君圖謀其終爲國君言昭公爲魯國之君難將及身將有禍難及乎其身不恤

其所不知憂恤之所禮之本末所謂禮之本末者將于是乎在在乎恤民與憂國也而屑屑然習儀以亟魯君不知禮之本末而屑屑然急于所習者特其儀文而已言善于禮今吾君乃稱其善于禮不亦遠乎乃遠于禮也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時晉平公亦失政故女叔齊託魯君以諷諫焉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去年椒舉爲楚靈王求昏晉侯許之至是韓起往送女叔向爲介副使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索氏地名鄭使二子往勞晉使大音大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汰適楚國當知敬戒毋遺其辱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適足以自害其身耳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若奉吾晉國行禮之幣帛慎吾威儀謹吾爲使者行禮之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敬以爲始必思以敬而終之終無不復自始至終無有不可復行之事從而不失儀不曲從以失吾可象之儀敬而不失威不過恭以失吾可畏之威道之以訓辭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奉之以舊法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考之以先王用先王之禮以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以行其事雖汰侈楚王若我何及楚宜于叔向至楚楚子朝其大夫靈王受羣臣之朝曰晉吾仇敵也言素爲仇敵苟得志焉苟有可以快吾志者無恤其他他無所顧恤也其來者今晉來送女者上卿上大夫也宜子上卿叔向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欲刖韓宣子之足而使之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叔向以宮刑而使爲奄官之長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

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將欲諫之故詭言可苟有其備吾君苟能備晉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朝聘之禮使者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享頫有璋王君設酒食以享賓賓則執璋以行禮也小有述職小謂諸侯也朝于天子以述所職大有巡功大謂天子也巡守諸侯以察其功績設机而不倚雖設几而不敢倚之机音几爵盈而不飲雖酌酒而不敢飲之務在行禮而已宴有好貨主君宴賓以貨財爲恩好飧有陪鼎設熟食則有加鼎以享慇懃入有郊勞賓之入也則有郊勞之禮勞去聲出有贈賄賓之出也則有贈賄之禮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失此朝聘宴好之道則禍亂興則禍亂由之以興起也　以上言聖王行禮之事此以下言不求恥人及不可

無備之事城濮之役(僖公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晉無楚備(晉恃勝而不備楚也)以
敗于邲(宣公十二年楚敗晉于邲)邲之役(楚人勝)楚無晉備(楚恃勝而不以備晉)
以敗于鄢(成公十六年晉敗楚于鄢陵)自鄢以來晉不失備(晉不恃勝而有
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睦)是以楚弗能報(不能報鄢之敗)
而求親焉(與晉和親)既獲姻親(既得與晉爲婚姻)又欲耻之(必欲刑其二臣)
以召冦讐(召晉使爲冦讐也)備之若何(言何以爲晉備)誰其重此(其結怨無
重于此者)若有其人(若楚果有賢人能以敵晉)耻之可也若其未有(無賢人)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以表言之可謂盡矣)求諸侯而麇
至(求盟諸侯而諸侯羣至)求昏而薦女(求爲昏姻而即送女以來)君親送之(晉君

親自送女以出)上卿及上大夫致之(使宜子叔向致女于楚)猶欲耻之君
其亦有備矣(切料吾君必有備矣)不然(若其無備)奈何(奈何辱之)韓起之下
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下皆三軍之將佐)羊舌肸
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入大夫)
皆諸侯之選也(此十有三人皆諸侯選擇之名彥)韓襄爲公族大夫(韓無
忌之子)韓須受命而使矣(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之職)箕襄邢帶叔
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箕
邢其邑也韓須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子七人人一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
族皆彊家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

卿八大夫(叔向本羊舌氏食采于楊故又號楊肸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
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四而言十家舉成數也羊舌四家
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七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必將發其威武忿怒之氣)以報其大耻(以伐楚而
報此大耻)伯華謀之(叔向之兄羊舌赤爲之謀主)中行伯魏舒帥之(中行伯名
吳荀偃之子也魏舒魏獻子魏絳之子也二人爲將)其蔑不濟矣(何所向而不克)君將以
親易怨(吾君將變姻親以爲仇怨)實無禮以速冦(致其二使是爲無禮以速冦仇)而
未有其備(晉人來討又無策以備之)使羣臣往遺之禽(徙使我羣臣爲晉之俘虜)
以逞君心(以求逞快吾君之心)何不可之有(啓彊首答言曰可故以此語終之)王

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以謝啓彊)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
向以其所不知(靈王欲難叔向以不知之事以爲敖樂)而不能(王之所問叔向無不
知者)亦厚其禮
楚子以諸侯及東□伐吳(楚靈王以陳蔡等國之兵伐吳)以報棘櫟麻
之役(役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薳射楚大夫會楚子于夏水之
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聞吳師出薳啓
彊帥師從之(從吳師)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馹至于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吳子
夷昧)楚人執之(靈王執之)將以釁鼓(將殺之而取其血以塗鼓)王使問焉(問蹶

（由）曰女卜來吉乎（卜來犒師得吉兆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述命龜之辭云）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往觀楚王之怒疾急如何）而爲之備（使吾國得先爲之備）尚克知之（命龜之辭止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其事必可預知）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此下乃蹶由自言云楚君若以驩好迎我使臣）滋敝邑休殆（則吳國必以爲楚怒不疾是滋益其休懈危殆也）而忘其死（休殆而忘死生之禍）亡無日矣（如此則吳之滅亡不久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則吳國必以爲楚怒疾甚乃早爲之備矣）敝邑雖羸（羸弱也）若早修完（若先事而修完器備）其可以息師（亦可以止息楚兵）難易有備（度事勢之難易而爲之有備）可謂吉矣（可謂得吉卜矣）且吳社稷是卜（况吳之所卜者乃問社稷之存亡）豈爲一人（非問我一人之死生也）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以抗禦不可虞度之變）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無一事不卜者）一臧一否（或吉或凶）其誰能常之（不可必也）城濮之兆（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楚得吉卜而敗）其報在邲（其吉兆乃報效于邲之戰也[illegible]邲在宣十二年）今此行也（今吳卜爲此行）其庸有報志（吳將有報楚意如邲戰之報城濮也）乃弗殺（靈王聞此言乃不殺蹶由）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謂楚伐吳）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執蹶由而歸楚爲十九年楚歸蹶由張本）

六年（乙丑 秦哀公元年是歲杞文公卒弟郁釐立是爲平公）

鄭人鑄刑書（子產爲政鑄刑書于鼎以爲國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予始者惟度汝以爲已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臨事而議制其刑）不爲刑辟（不預先而評爲書法）懼民之有爭心也（恐法預許則民知爭端矣）猶不可禁禦（然猶不能禁止爭者）是故閑之以義（防民以義使得其宜）糾之以政（舉治以政使無不正）行之以禮（盡力而履修其禮）守之以信（謹守而勿失其信）奉之以仁（奉此仁心以養民物）制爲祿位（制爲祿以顯勸制爲位以序德）以勸其從（所以勸其順從敎令）嚴斷刑罰（制爲刑罰以嚴斷有罪）以威其淫（威其驕淫放逸）懼其未也（然猶恐其未能服民）故誨之以忠（故又盡中心之忠以敎誨之）聳之以行（舉善惡之行以聳懼之）敎之以務（以時務而敎示之）使之以和（以和悅而役使之）臨之以敬（其臨民也必以恭敬）涖之以彊（其涖事也必以彊力）斷之以剛（恐其柔而不决故斷之以剛果）猶求聖哲之上（猶且廣求聖哲之德以爲公卿）明察之官（求明察之才以爲百官）忠信之長（忠信誠慤者使之爲民長）慈惠之師（慈惠溫良者使爲民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用此衆民則民皆尊君親上故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禮義禍亂無自而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是權柄移于法而民不畏上矣）並有爭心（皆生與上爭罪之心）以徵于書（以懲驗于法書）而徼幸以成之（因書之是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將有實罪而僥免者矣）弗可爲矣（有罪者或王幸免無罪者或罹飛文不可得而治也）夏有亂政（夏政既亂）而作禹刑

乃取禹所斷獄制爲定法作禹刑之書商有亂政商政既亂而作湯刑迺因湯所斷獄制爲定法作湯刑之書周有亂政周政既亂而作九刑乃取文武所斷獄制爲定法作九刑之書三辟之興三辟即禹刑湯刑九刑也皆叔世也皆非盛世事也末世曰季世則叔世蓋中世云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襄公三十年子産使田有封洫立謗政四年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制參辟用三代亂政之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德儀善也式用也刑法也言善用法乎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效又曰大雅文王篇儀刑文王言善用其法若文王也萬邦作孚故能爲萬國所信也如是如詩所言何辟之有何用刑書爲設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罪之本在刑書矣將棄禮而徵于

書必將違禮犯罪而取驗于刑書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至微而細以喻細事將盡爭之言將致細爭辨僥幸免于罪也亂獄滋豐紛亂之獄愈見其盛賄賂並行富者將行賄賂以成其巧僞逃罪之計終子之世終汝相鄭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必數改其法制其此之謂乎蓋子産之謂也復書曰子産答叔向書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不能爲後世慮吾以救世也姑以救當世耳既不承命既不能順承教命敢忘大惠亦不敢忘汝教之大惠也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言當周正五月心星昏見之時鄭有火患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鼎火器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同氣相求故感而致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鄭地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恭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禁止芻牧牛羊及採樵供爨者不入田不犯田禾不樵樹不采蓺不伐嘉木爲樵不采蓺穀爲芻不抽屋不强匄抽裂也不毀裂所舍之屋匄乞也不就人强乞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爲暴主不恩賓恩患也共所止舍不爲暴虐故主人不以賓爲患往來如是往及歸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

爲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以其愛人故知將爲王韓宣子之適楚也去年送女時也楚人弗逆不使人出境逆之公子棄疾及晉竟棄疾楚共王子也是爲平王而來報宣子之使至于竟晉侯亦將弗逆欲效楚人所爲叔向曰楚辟我衷言楚以其邪晉以其正若何效辟晉何舍正而效其邪詩曰小雅角弓篇爾之教矣上之所教民胥效矣下皆相效從我而已言當使人從我爲用效人之辟何爲而效楚人之邪書曰逸書聖作則聖人能爲法于天下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言寧可以善人爲法而則人之辟乎而可以法人之邪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悅叔向之言乃逆之乃使人出境迎棄疾

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言簡
公不得入燕燕有君矣已自立君民不貳燕民一心吾君賄齊侯好貨左右
諂諛齊諸臣作大事不以信君臣之間皆不以信未嘗可也不見其可成事
七年丙寅杞平公元年是歲衛襄公卒子元立是爲靈公
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反從而求平如晏子言癸巳
齊侯次于虢燕境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
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
晳齊大夫言燕人已服姑且而退俟燕有隙而再動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
燕人歸燕姬嫁于齊侯易賂瑤罋玉櫝斝耳瑤玉也櫝匣也斝耳玉爵不

克而還不克納簡公
楚子之爲令尹也靈王爲令尹時爲王旌以田僭爲楚王之旌用以田獵析羽
曰旌芋尹無宇斷之楚芋尹之官名無宇者斷其旌也曰一國兩君言令尹僭
王如二君然其誰堪之楚國何以堪此及即位靈王旣篡位爲章華之宮
築宮而取名章華納亡人以實之有罪而逃亡者皆納居于宮內無宇之閽入
焉無宇之刑人守門者逃入宮焉無宇執之往執閽人有司弗與守王宮之官司不以
其人與之曰執人于王宮有司言無宇就王宮而執人其罪大矣執而謁
諸王反執無宇而見靈王王將飲酒遇其飲也無宇辭曰無宇辭于王天子
經略天子經營天下以四海爲之界諸侯正封諸侯正其封內使有定分古之制也

封略之內天子界內諸侯封內何非君土無尺地不爲君之土食土之毛食其
土所生之物者誰非君臣無一民不爲君之臣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
等自王至臺下所以事上十等之人遞事其上以至于王王所以共神也王者
至尊所供祀事者天神而已故王臣公臣者以之爲臣也下皆同公者五等諸侯之總名也公
臣大夫大夫謂能扶成人也大夫臣士士謂能理庶事也士臣皁皁謂造成事也
皁臣輿輿衆也謂佐皁舉衆事也輿臣隸隸謂隸屬于走也隸臣僚僚勞也謂供勞
事也僚臣僕僕僕豎主藏者也僕臣臺臺給臺下微名也以上即人之十等馬有圉
養馬曰圉牛有牧養牛曰牧以待百事凡此皆以待供百事今有司曰女胡
執人于王宮無宇述有司之言將焉執之如此則逃亡者安所執之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閱蒐也言有逃亡者當大蒐其衆以執之所以得天下
也此周文王所以得商之天下也吾先君文王謂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
匿也爲隱亡人之法書也曰盜所隱器言隱匿盜所得之器者與盜同罪所以
封汝也此楚文王所以啓疆至于汝水若從有司今若從有司之言是無所執
逃臣也則是臣僕逃亡不可得而執也逃而舍之臣僕逃亡而縱舍之是無陪臺
也則將相效而皆逃亡是無以執陪臺之役也王事無乃闕乎何以供給君事昔武
王數紂之罪周武王作泰誓篇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
逃主言天下罪人逃亡者以紂爲主萃淵藪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叢澤也故夫致
死焉故人人皆致死以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言君初求爲諸侯盟主而則紂

乃法封之所為無乃不可乎君以二文之法取之若以周楚二文王之法而
取盍盍有所在矣言王匿盍與自為盍同也王曰取而臣以往言取衣之周人
而去盍有寵靈王虞言君以二文之法相求為盍而欲取之則求方為君正有權未可得也
未可得而取也遂赦之數無宇
楚子成章華之臺築臺于章華宮方成願與諸侯落之欲會諸侯而華落成
之祭大宰薳啓疆曰啓疆為楚大宰臣能得魯君言我能召魯君使來薳
啓疆來召公來魯召昭公辭曰啓疆致辭云昔先君成公謂魯成公命
我先大夫嬰齊嬰齊楚令尹子重也曰是成公命子重之辭吾不忘先君之
好言我不忘先君之與楚和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將使公衡以來照臨楚國鎮

撫其社稷而鎮定撫安楚國之社稷以輯寧爾民而和輯安寧亥楚國之民人嬰
齊受命于蜀時子重伐魯魯使孟孫往賂之公衡為質而受盟于蜀故言如此事在成公三年
奉承以來自子重受成公之命以來弗敢失隕言敬之至而致諸宗祧以此
言告于近之宗廟遠之祧廟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往日楚共王引領北向以
望魯國日月以冀積日累月冀得魯君來朝傳序相授我楚先王以次序相傳授于
今四王矣四王謂共王康王郟敖與今靈王矣嘉惠未至未蒙魯君親至惟襄公
之辱臨我喪惟康王卒時襄公親來臨弔在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心
失圖其時我楚君臣以君喪故傷悼其心失所圖慮社稷之不皇言不暇念及楚之社稷
況能懷思君德而況能念思魯君之德乎今君若親步玉趾辱見寡

君寵靈楚國以恩寵威靈下及楚國以信蜀之役以明受命于蜀之事不虛致
君之嘉惠致魯君之嘉惠于楚是寡君既受貺矣是楚君既受魯君之賜矣何
蜀之敢望不敢望加蜀之使公衡為質也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楚先君之
靈猶嘉矣而寵賴之豈唯寡君不待我君受其賜也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
期我請問魯以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于楚君將來承質見之幣而見于蜀
而見魯君于日司盟之地往以請先君之貺以請先君成公之賜蓋言將伐魯也公將
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
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先君謂襄公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之往也以不適楚之周公祖向且行況適楚之襄公祖而有不行乎
三月公如楚昭公畏楚故往朝焉鄭伯勞于師之梁鄭簡公勞昭公于鄭之城
門孟僖子為介僖子孝伯之子仲孫貜也相昭公以往不能相儀不能輔相禮儀
及楚昭公至楚不能答郊勞楚子郊勞僖子又不能答也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文伯晉大夫名
匄誰將當日食問何人當其災對曰魯衛惡之二國受其凶惡衛大魯
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豕韋衛野降婁魯野日食于豕韋之末及
降婁之始乃息周四月夏二月故日在降婁于是有災魯實受之于衛地發禍故衛災
大魯受其餘禍故災小其大咎其衛君乎衛災大故患在君魯將上卿魯災

小故執政當之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見小雅十月之交有此所譏晉平公問其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所謂不臧者是不善于爲政也國無政國無政事不用善不用善人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則謫見于天而日月有薄蝕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而用之二曰因民因民所利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此三者爲政之大務也

晉人來治杞田襄公二十九年女叔侯來治杞田不盡歸也至是復來治焉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孫氏之邑也本是杞田故季武子欲以與晉謝息爲孟孫守時謝息爲孟僖子守成邑不可不肯以成與之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挈缾汲者

水器也言雖有挈缾之小小知識者守不假器爲人守其器尚不肯以假人禮也爲主守器禮當如此夫子從君今衆孟孫從君以適楚而守臣喪邑而我爲之家臣乃失其所守之邑雖吾子亦有猜焉雖汝季孫亦將疑我之不忠也季孫曰君之在楚季武子言我君之在楚也于晉罪也晉人不欲諸侯朝楚故以魯爲罪而治杞田又不聽晉今又不聽晉命以邑與杞魯罪重矣晉師必至以兵討魯吾無以待之魯衆以與晉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俟晉之間隙可復伐杞以取之吾與子桃我以桃邑與汝孟孫成反謂至伐杞而復得成誰敢有之誰敢取之成邑必復歸之孟氏是得二成也是孟孫并桃得而成邑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魯免晉討之憂而孟孫又多得一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名

乃遷于桃于是謝息遷于桃邑晉人爲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魯昭公既至楚楚靈王享之于章華臺使長鬣者相美鬚也欲誇魯侯好以大屈大屈弓名以爲宴好之賜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薳啓疆楚大夫聞君之悔拜賀賀昭公得弓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答言三國久欲得此弓也寡君無適與也我楚君未知適與何人而傳諸君今魯君乃得之君其備禦三鄰言三國將伐魯而取弓可預爲備慎守寶矣庶幾可以謹守此寶敢不賀乎公懼昭公聞言而恐乃反之公知楚王之悔故以其弓還之非實畏三鄰因也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逆子產私焉私語曰

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所祀山川皆徧走祈禱有加無瘳瘳愈也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以子產博物故私問之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言晉君臣皆賢焉得有厲鬼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禹王天下郊以祀天三代祀之夏殷周二代在羣神之祀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鯀入君夢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病差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貢之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昭三年晉以州縣之田賜鄭公孫段是歲正月段死其子豐施因子產以納其田于韓起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能任其父舊事而賜之

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其子豐施不敢有此州田)不敢以聞于君(又不敢以其事告于晉君)私致諸子(故敢私以其田歸諸韓子)宣子辭(韓起不受)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而為之子者不能負薪以歸荷去聲)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今豐施無德恐不堪受其父之祿如子之無力不能為父負薪也)其況能任大國之賜(何況能堪受晉國之賜田乎)縱吾子為政而可(縱使汝為執政猶容可不歸此田)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若後人舉汝為政者以鄭取晉邑而見責)敝邑獲戾(鄭亦得罪于晉)而豐氏受其大討(豐施之家必受其大討伐)吾子取州(今汝若受州田)是免敝邑于戾(則鄭國得以免罪戾)而建置豐氏也(而豐施免受大討以滅其族也)

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與趙文子爭州田故今以得之為已病)以易原縣于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易大心者今易之)

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良霄也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之至是以其能為鬼而相驚)曰伯有至矣(言其鬼也)則皆走(皆畏而走)不知所往(驚畏之甚)鑄刑書之歲二月(鑄刑書在去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或人夢見伯有被甲而行)曰壬子(伯有言此年壬子日)余將殺帶也(我將取駟帶而殺之報其助子皙殺己也)明年壬寅(明年之壬寅日)余又將殺段也(又將取公孫段而殺之報其黨于駟氏也)及壬子駟帶卒(應殺帶之夢)齊燕平之月(今年正月齊燕二國講和也)壬寅公孫段卒(應殺段之夢)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孔之子也襄公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之子也立此二人為大夫以安子孔伯有之鬼)乃止(伯有之妖乃息)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為鬼者得立廟以歸之)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我立良止為伯有後所以奉其祭使有所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又問子孔未嘗為鬼何為并立洩也)子產曰說也(答言此所以解說于民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為妖鬼故立其後恐以鬼神惑民故復立洩者若以大義存誅絕之後國以解說于民心也)從政有所反之(從國家政事者有所反于正道若立誅絕之後如公孫洩之類)以取媚也(所以取民之愛令不惑也)不媚不信(民悅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民信然後從服)及子產適晉(至是子產適晉以歸州田)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也)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人之生也始變化而為形形之靈者其名曰魄若視聽運動之類也)既生魄(體魄既生)陽曰魂(魂屬陽其中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其名曰魂如精神智識之類)用物精多則魂魄強(若君高官備物之享則體魄強取物之精多則魂氣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所以養此精而至于神養此爽而至于明也精是神之未著者爽是明之未昭也)匹夫匹婦強死(假使匹夫匹婦之賤無病而死者)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強死則魂魄未散故或能為依于人身)以為淫厲(以害于人)況良霄(非匹夫匹婦之比)我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公子去疾字子良)子良之孫(子良生公孫輒字子耳)子耳之子(子耳生良霄字伯有)敝邑之卿(子良子耳伯有皆為鄭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

腆謙言鄭雖微薄不厚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用物來養不爲不大矣其取精也多矣其取物之精不爲不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伯有見鬼所馮依者不爲不重厚矣而強死而以無病強死于兵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子皮鄭大夫罕虎也其族奢侈飲酒無度罕魋所以見殺罕叔殺罕魋公孫鉏子展之弟也展生罕虎罕魋鉏生罕朔至是而朔殺魋罕朔奔晉恐討而奔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晉韓起問可使罕朔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罕朔出奔乃是晉君羈旅之臣苟得容以逃死苟得見容以逃死罪何位之敢擇何敢擇所處之位乎卿違從大夫之位大凡卿以禮去國者則降一等而爲大夫罪

人以其罪降若以罪去國者則所降又多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于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宜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夫也罕朔本亞大夫而從嬖大夫但降一等不以罪降

公至自楚昭公自楚歸至于魯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不能相禮及答郊勞爲病已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三十四年僖子方死傳欲終言其事故錄于此召其大夫召其屬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言禮之在人猶樹之有根幹也無禮無以立猶樹無根幹何以植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聞將有達于至道者盡僖子死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乃是聖人成湯之後商也而滅于宋謂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也何長子當立而遜厲公及正考父考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佐戴武宣輔佐戴公武公宣公三君三命茲益共受三命爲正卿位愈高而心愈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銘一命而僂初命爲士而其容僂再命而傴再命爲大夫而其容傴三命而俯三命爲卿而其容俯也蓋僂傴俯皆是低頭而傴甚于僂俯甚于傴所謂益恭也循墻而走逡巡之甚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雖過于恭而人亦不敢侮慢矣饘于是饘亦粥也稠者曰饘鬻于是粥希者曰鬻言爲饘粥于是鼎之中也以餬余口將此饘粥以餬我口言其儉之至也其恭也如是考父之謙恭有如此者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言聖人之後有明德者若

正考父之類若不當世若不得居國君之位其後必有達人則其後嗣必有達于至道之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我若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汝必以我二子而付托于孔子使事之使以師禮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使之有禮以安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懿子何忌也敬叔說也若南宮因以爲氏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有過而能補者斯成德之君子也詩曰小雅鹿鳴篇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人可以則法可以倣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僖子能補過是爲君子可則效者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婤音周姶烏答反

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圉孫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龜辭尚庶幾也言元庶幾享有衛國能主衛之社稷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庶幾縶能善于元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五 昭公 圭

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筮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六

昭公四

八年丁卯衛靈公元年

石言于晉魏榆晉魏榆之地有石作人言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民有見物爲依于石以言不然民聽濫也或石未嘗言而聽之者或以爲能言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興作役事不以時其怨讟動于民怨讟之言動于下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乖氣致異故有不能言之物能作人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民不能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乖氣所感宜有石言之異於是晉侯方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六 昭公 一

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子野師曠字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示人以侈故諸侯不服君必有咎死亡之咎夫子知之矣師曠已先知之矣叔弓如晉魯君使大夫叔弓往晉賀虒祁也以虒祁宮成而賀晉君游吉相鄭伯以如晉鄭子太叔相簡公以赴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晉史官名趙者見游吉曰甚哉其相蒙也言來賀晉乃相欺蒙之甚也可弔也宮室崇侈諸侯將叛可爲晉弔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天下諸侯皆將長晉而來賀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子尾之家臣）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陳桓子亦授甲於其家之徒衆將助子尾氏以攻子旗）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子旗不信或人之言則數人接續來告子旗將往子尾氏之家又數人接續告變於道路）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服之服）

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彊氏謂高彊子良也子謂子旗）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桓子昨謂子旗子何不亦授甲我請從子攻彊氏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先人謂子尾子雅先世相好今若相攻何以見其先人）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于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言其降福于子）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己）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

楚公子棄疾滅陳（棄疾楚平王也時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於楚靈王使棄疾討而滅之）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袁克陳君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陳哀公）楚人將殺之請置之（因楚人欲殺故請置玉馬不用）既又請私（又請私盡君臣之禮）私于幄（盡私禮于帳幕中）加絰于顙而逃（加絰為君服不欲為楚臣故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戌楚大夫也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襄公二十六年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爭之戌抽戈逐子圍故靈王稱其不諂）侍飲酒于王（戌侍）王曰城麇之役（王因問及爭王頡之事）女知寡人之及此（汝當時若知我今日得為楚君）女其辟寡人乎（汝必不致與我爭皇頡也）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若預知靈王篡弒得國）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必為郟敖致死以殺汝所以盡臣禮而寧息楚國之禍也）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

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于顓頊）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午位）是以卒滅（鶉火得歲星而火盛火盛則水滅顓頊以水德王故以此年卒）陳將如之（陳為顓頊之族故其滅亡亦當歲在鶉火之歲）今在析木之津（析木寅位言今歲星方在析木也箕斗之間有天漢故曰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由用也言陳將復用是而更興）且陳氏得政于齊（陳公子敬仲之後）而後陳卒亡（周史占之曰陳衰此其昌乎莊公二十二年載仲奔齊齊傳云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正與此傳文應）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言從幕至瞽瞍無有違天命而絕國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寘置也遂國名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由舜有明德以置之也）遂世守之（遂既得封能世世守其德）及胡公不淫（傳至胡公滿其德不淫）故周賜之姓（胡公事周武王賜姓曰嬀而封諸陳）

使寗虞帝臣闕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自舜至今未及百世繼守將在齊繼陳以守舜之祀者必在齊之陳氏其兆既存矣陳氏與盛于齊其形兆已見矣爲十三年復封陳起張本

九年戊辰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也爭閻縣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也晉二大夫率戎以伐周之潁邑以助閻嘉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責讓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言先祖后稷當夏之世魏駘芮岐畢后稷以功受此五國之地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二國名在東海之濱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四國吾南

土也肅慎燕亳三國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我周封畺外薄四海何近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四王封建同母之弟以爲諸侯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亦慮後世子孫廢墜王命至諸侯共救之豈如弁髦弁緇布冠也髦謂童子垂髦也而因以敝之豈以王室爲不須復用因以敝之乎蓋始冠之禮先用緇布冠欲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以爲喻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檮杌鯀也舜去四凶族投諸四裔今止言檮杌者舉其一以見其餘也以禦螭魅以禦怪物之爲民害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故其裔郡之族居于瓜州之地伯父惠公歸自秦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執晉惠公既而歸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而誘以來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偪我諸姬致使諸戎偪害我周姬姓諸侯入

我郊甸邑外爲郊郊外爲甸則戎焉取之若非晉誘之使來則戎何得取周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昔晉之罪后稷封殖天下周自后稷修井疆殖五穀以有天下今戎制之今戎得之誰以畜牧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晉國猶衣服天子猶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晉國猶木天子猶木之根晉國猶水天子猶水之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晉猶民人天子猶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晉若暴蔑周室譬如自裂其冠自毀其冕拔本塞原拔木之根塞水之原專棄謀主專任己民棄廢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言晉侯至親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其何有恩義于我責無可責也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豈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不過翼佐奉戴天子而尊事之而加之以共

加以恭敬自文以來世有衰德德皆衰于文公而暴蔑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以侈靡之習宜示于人民諸侯之貳以故諸侯皆有貳晉之心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說叔向之言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趙成晉中軍佐且致閻田與襚以閻縣田歸周且致王外姻之襚反潁俘伐潁所獲之民皆縱之歸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賓滑周大夫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妃音配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

火出而火陳大心星也火出于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曆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
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
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
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
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
及鶉火火盛水衰
晉荀盈卒盈知罃之子諡悼子殯于絳絳晉都也晉侯飲酒樂平公不戚膳
宰屠蒯趨入屠蒯禮記檀弓作杜蕢爲膳宰趨而入公飲所請佐公使尊公使人執
尊獻酒屠蒯請爲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官也檀弓以爲師曠屠蒯遂酌酒以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六　昭公　六

飲之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耳以聰聽爲主工曠掌樂故主聽辰在子卯
日辰爲甲子與乙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日喪桀以乙卯日亡故國家忌而惡之君徹
宴樂君爲此日徹宴作樂皆徹去之學人舍業習學之人爲此日而置其所業爲疾故
也疾忌此日所以如此君之卿佐謂荀盈是謂股肱股肱或虧卿佐死亡
何痛如之其爲痛甚于子卯之忌女弗聞而樂故不聞此義而作樂是不聰
也故酌酒以罰汝又飲外嬖嬖叔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檀弓以爲李調屠蒯又飲之曰
女爲君目將司明也目以明視爲主嬖叔寵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吉凶異膳
作衣服以表之如弁冕衰麻之類禮以行事如玄冕以祭祀皮弁以視朝之類事有其
物物類也猶哀有哭泣樂有歌舞之類物有其容如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之類今

君之容非其物也當哀而樂不以其類而女不見是不明也是爲君目
而不明也故酌酒以飲汝亦自飲也屠蒯又酌酒自飲之曰味以行氣調和滋味所以
養人而行其氣氣以實志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慮志以定言志既充滿所以定其言辭
言以出令言辭詳審所以發號施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今工不聰嬖叔不明二
侍御者俱失職也而君弗命而吾君不出命令以罪之臣之罪也必是調和食味失官
故君無志氣以定言出令非在我也故自罰焉公說蒯善諷諫故平公感悟而喜悅徹酒初公
欲廢知氏平公心欲廢知氏故輕悼子之喪而作樂飲酒而立其外嬖欲立外嬖大夫
以代悼子爲卿爲是悛而止聞蒯之言乃改而止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荀盈子知文子也使代父以解說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六　昭公　七

十年己巳是歲宋平公卒子佐立是爲元公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鄭裨竈言于子產
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星也顓頊之虛
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居其維
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客星出非其地故曰妖星邑姜齊太
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
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曾以戊子日卒登卒也逢公未死之先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
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識之爲晉侯彪卒傳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齊惠公之後欒高氏二族）信內多怨（信婦人之言故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其族彊于陳鮑二族又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即欒施子雅之子也）子良（即高彊子尾之子也）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得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合謀而伐之）子良曰先得公（欲以公自輔助）陳鮑焉往（言得公則可以制陳鮑也）遂伐虎門（欒高欲入景公不聽故伐公門路寢門畫虎故謂之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立于公門之外）四族召之（欒高陳鮑皆召晏子）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陳鮑無善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各言無勝于陳鮑者罪惡均也）然則歸乎（既無所助何不歸也）曰君伐焉歸（公方被伐我何所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鉟率吉（王黑齊大夫靈姑鉟公旗名欲使王黑以公旗率兵）請斷三尺焉用之（王黑不敢用公旗故斷之以示別）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二族敗走）又敗諸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勸陳桓子以所分納于景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見利思義乃為勝也）義利之本

也（行義則有自然之利）蘊利生孽（蘊利則利未可保而害已隨之故云生孽）姑使無蘊乎（若無蘊利可以自贏乎）可以滋長（庶幾可以滋益長久也）桓子盡致諸公（欲從晏子之言）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群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編）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以致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

晉平公卒（子立是為昭公）鄭子皮將以幣行（鄭罕虎送葬且欲執贄幣以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必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車一乘用十人共一千人）千人至（用千人以至晉）將不行（其幣必無所用）不行必盡用之（必自費用盡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千人之費費不可數用必致亡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言送葬之禮畢）而又命孤（又欲請見孤子）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服衰絰其親斬為衰七雷反）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無變服之殺）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何說以見皆無

辭以見無詠求見子皮盡用其幣果如子產之言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因子產之言知不可用幣矣我則不足而我遂以幣行是我之不足也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名成子元公佐立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為太子時及喪平公喪柳熾炭于位位喪大之位以炭置地也將至則去之元公將至去炭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十一年庚午晉昭公元年宋元公

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

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塞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此天道彌瑕不窮之壅楚子在申楚靈王在申邑召蔡靈侯欲誘而殺之靈侯將往不脩其計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感蔡近于楚常常侯其不從頻感言嫉今幣重而言甘今楚以重幣甘言而召我誘我也欲誘我而害之不如無往庶免于害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蔡之士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襄公三十年靈侯弒其父景侯而自立而不能其民民不得民心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以討其弒逆之罪何故不克然肹聞之不信以幸用詐而倖得國不可再也僥倖之事不可再舉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孫吳陳悼太子偃師之子也八年陳公子招子過殺偃師楚棄疾奉孫吳以伐陳此傳追序前事曰將定而國詐言將納孫吳以定汝國陳人聽命陳人信之而不禦楚兵而遂縣之遂滅陳以為縣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免雖僥倖而勝蔡必受其咎不信以倖必自受其殃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桀伐而勝之以喪其國紂克東□紂為黎之蒐東□叛之紂伐而勝之而隕其身楚小位下比于桀紂則楚小而位卑而亟暴于二王而數

行暴虐甚于桀紂能無咎乎豈能免桀紂之咎乎天之假助不善天之借予不善之人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取譬于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為人所用力盡而敝之用久則敝盡而棄捐之是以無拯無可救助不可沒振如沒于水不可復救此言天之用楚猶人之用五材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貞弄存云之由故曠長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長盟誓之道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薳薳副僖息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于薳氏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養生

楚師在蔡棄疾之兵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八年楚滅陳又不能救蔡今楚圍蔡晉皆不能救之物無以親物事也事事如此誰親我哉晉之不能晉國之無能爲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安用盟主爲會于厥慭晉會諸侯于厥慭之地謀救蔡也欲以諸侯救蔡鄭子皮將行罕虎將會厥慭子產曰行不遠言此行必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蔡小國也弑逆之罪楚大而不德楚大國也多行不義天將棄蔡以壅楚蔡不順故天棄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也盈而罰之積惡既盈而降之罰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國君爲人所殺少有能守其國者三年王其有咎乎此役不過三年楚王必有殃咎美惡周必復歲星十二年爲一周爲善爲惡皆以數周而反復也王惡周矣元年歲在大梁靈王弑君而自立此後三年歲星復至大梁靈王爲惡之數已周故知必有殃咎也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周單成公視下言徐其視卑下其言徐緩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在國而朝則有表著之位會有表在野而會則設所以表位衣有襘衣則有領會處帶有結帶則有交結處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言而聞于表著之位則不失之徐所以昭事序也欲其言之守節以昭行事之序視不過結會之中視而不過會結之中則不失之下所以道容貌也欲其視之中節以道容貌之和也言以命之言語以命朝會之事容貌以明之容貌以明朝會之事失則有闕二者或失今單子爲王官伯成公爲王官之伯長而命事于會天子使之視不登帶視下故不登帶言不過步言徐故不過步貌不道容視過于結襘非所以尊容貌也而言不昭矣言不聞于表著非所以昭事序也不道不共容貌不尊故不恭不昭不從言語不昭故不順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是歲冬單成公卒

齊歸薨齊歸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蒐田獵也比蒲地名非禮也喪不廢蒐非禮之甚五月葬齊歸五月薨九月葬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史官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

故曰歸姓也姓生也昭公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謂母死也國不廢蒐蒐于比蒲有三年之喪爲母齊衰三年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廢蒐不忌君也是國人不畏其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謂國君不顧親死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不忠不孝公室不復振矣殆其失國二十五年昭公出奔

楚子城陳蔡不羹楚靈王滅陳蔡以爲邑并不羹邑新築其城使棄疾爲蔡公棄疾共王之少子也是爲平王使之爲蔡邑宰僭稱公也王問于申無宇曰申無宇楚大夫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昔者鄭莊公築櫟邑之城而寘子元焉使公子元居櫟使檀伯爲邑大夫以佐之使昭公不立桓公十五年鄭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遂居櫟致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也齊桓公城穀齊桓公築穀邑之城在莊公二十二年也而寘管仲焉使管仲居穀至于今賴之齊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至今賴之二君擇臣一得一失如此臣聞五大不在邊五官之長太盛則不可居邊境恐據邑以叛也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太細弱則不可居朝廷恐威令不行也上古以五行建官故曰五官親不在外親在外則有五大在邊之患羈不在內羈在內則有五細在庭之患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羈也而使在國內按鄭丹以襄公十九年奔楚君其少戒二者皆犯古人所忌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又問城陳蔡不羹得失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即檀

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邑因得以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公十二年宋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伐子游而殺之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雍廩邑也莊公九年無知弒襄公雍廩殺之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也戚孫林父邑也襄公四年甯殖孫林父逐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國有大城皆能爲國之害末大必折譬諸樹木其末大則必至摧折尾大不掉譬諸畜獸其尾大則不能運掉君所知也十三年陳蔡果作亂

十二年辛未

鄭簡公卒子寧立是爲定公將爲葬除除道以送葬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之族將毀焉欲除其廟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子太叔欲除道之徒執其所用作具當廟而立而無庸毀無用即毀其廟曰此教其徒之言子產過女待子產過汝除道之所而問何故不毀子產必問乃曰汝乃答云不忍言不忍毀廟也以其爲廟故不忍諸又教其徒應諸將毀矣今將毀其廟矣既如是除徒皆如子太叔之教子產乃使辟之子產亦不忍毀其廟使迂道而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之掌公墓者所居之室適當葬路毀之則朝而塴毀其室則路直故早朝可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塴不毀其室則路迂故日中乃可下棺子大叔請毀之諸司墓之室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言恐延葬賓客不能久待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言賓客既能會吾葬事豈憚日中豈畏其勞而不待及日中無損於賓少待半日于賓無損而民不害不毀其室無害于民何故不爲

何故不迂路以避之遂弗毀日中而塴以其路迂故日中乃塴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不毀游氏之廟司墓之室皆爲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昭公初即位而諸侯來朝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荀吳中行桓子之曾孫謚穆子投壺禮記有投壺禮晉侯先晉公先投穆子曰爲祈祝之辭有酒如淮如淮水之多有肉如坻如坻山之高寡君中此投壺而中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景公當投曰亦設祈祝之辭有酒如澠澠水名出齊國臨淄有肉如陵丘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與晉君更代興起伯業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文伯也子失辭責其失吾固師諸侯矣言晉爲伯主壺何爲焉何爲投壺以祈祝也其以

中傷也言投壺雖中不足爲傷與也齊君弱吾君欲與晉君代與是弱之也歸弗
來矣齊君既歸必復晉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答言我晉軍將猶甚彊盛卒乘
競勸步卒兵車皆競相勸勉今猶古也晉德不衰于古齊將何事齊不事晉將誰
事乎公孫傁趨進傁齊大夫趨而進曰日旰君勤言日晚而君勞可以出
矣以齊侯出于是卒景公以出傳言晉伯之衰
季平子立魯季孫意如權平子立爲卿而不禮于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
也平子不以禮待之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
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
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
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爲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
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自季悼子以後傳皆追敘前事叔仲欲構二家
小欲構昭子平子使相惡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
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豎牛禍叔孫氏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
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承命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也言三
命君所定不可得貶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
頗偏也言我將與季平子訟曲直于勇書辭無敢偏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

以三命踰父兄出于叔仲小欲歸罪于小以自解說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
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在今年夏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子仲逃其副先歸及郊
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辭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
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南蒯之門而嗟歎之且言曰恤恤乎憂患也湫
乎湫隘也攸乎攸懸危貌此言南蒯之心有如此者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計謀淺識
其知小而謀大也邇身而遠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識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
圖爲家臣而謀君事識其爲非己所當爲也有人矣哉今有人如此蓋指南蒯也南蒯枚
筮之不指其事泛卜吉凶遇坤之比本卦爲坤變卦爲比坤六五爻變也曰黃裳元

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元大也故南蒯以爲所謀之事大吉示子服惠伯
以其卦示孟椒曰卽欲有事如何問占得此卦便可舉事否惠伯曰吾嘗學
此矣學易忠信之事則可所占忠信之事乃可爲之不然若非忠信必敗必致
敗亡外彊內溫外卦坎險故彊內卦坤順故溫忠也和以率貞坎水和而坤上安正
爲以和而循安正之道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惟忠惟信可當此爻之義黃中之
色也中央屬土其色黃裳下之飾也衣以飾上體裳以飾下體元善之長也
元者始也爲衆善之長中不忠不得其色中心不忠非黃之義下不共不得
其飾爲下不共非裳之義事不善不得其極行事不善非元之義極至也言止于至善
外內倡和爲忠君倡于內臣和于外故謂之忠率事以信爲共行事以信無有

虛詐故詞之恭共養三德爲善三德正直剛柔也以志意共給長養之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使
合于正直故謂之善非此三者弗當非忠共信三者不足以當此卦之吉且夫易不
可以占險不可用以占行險之事將何事也問南蒯占此卦將欲舉何事也且可
飾乎欲令從下之飾爲恭中美能黃心居中能如黃之色則爲中美上美爲元元首
居上能爲善之美則爲上美下美則裳裳居下能爲下之飾則爲下美參成可筮三美
畫爲吉可如筮猶有闕也設使三美有闕筮雖吉未也未可用將適費南蒯
自其家欲適費邑飲鄉人酒召鄉人而飲之酒鄉人或歌之鄉人以南蒯爲家臣
而欲害季氏故或作歌以諷切之曰我有圃言我有種蔬菜之圃生之杞乎枸杞
非可食之物而生于圃非其所宜以喻南蒯適費欲爲亂也從我者子乎若從我言而不爲亂

者是爲子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去我者鄙乎去我而背叛者鄙陋之行也倍其鄰者
恥乎背其鄰近者單孫之事也已乎已乎欺者度南蒯終不肯改故重言已乎以決絶之非
吾黨之士乎言南蒯爲亂非復吾黨之士矣乎子欲使鄖子逐叔仲小
小黨二家故也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使其仍入
朝從致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身爲衆怨之府爲明年叔弓圍季傳
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三宿以往爲次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
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
夫徐吳與國故圍徐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水名在譙國城父南縣以爲之援
爲五大夫應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舃豹皮

爲履執鞭以出出以令軍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爲
楚右尹之官暮見日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禮王與之語靈王與子
革語曰昔我先君熊繹熊繹楚始封之君與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
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之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
有分齊衛晉魯四國王皆賜之珍寶以爲分器我獨無有楚獨無所賜今吾使人
于周求鼎以爲分周鑄九鼎三代傳之今我欲使人往周求其傳國鼎以爲分器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荊山篳路
藍縷以柴爲車而衣弊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跋涉險阻開啓山林以通道路以
事天子供天子之職貢唯是桃弧棘矢以桃爲弓以棘爲矢以供禦王事

以此弓矢爲天子共禦不辭之事齊王舅也成王之母姜氏齊太公之女也晉及魯衛
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康叔武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楚獨疏遠而彼
皆有四國王親周與以四國服事君王今周與齊晉魯衛皆服事我楚王將
唯命是從所求無不得者豈其愛鼎敢惜此鼎而不以與楚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爲伯父舊許
是宅昆吾嘗居許地許既南遷故其地曰舊許今鄭人貪賴其田此時其地屬鄭故云
鄭人貪賴其土田而不我與不以其地還我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周爲天子猶不惜鼎鄭敢愛田鄭小國也豈敢惜田王
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

子與有勞焉子革亦有功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言此四國本自可畏又加之以楚楚以大國兼而有之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柲尹路工人名鍼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其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楚大夫名析父吾子楚之望也言汝楚國之賢衆所仰望今與王言如響今汝與王言曲狥王意如響應聲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子革以鋒刃自揣言我自摩厲以待王之出吾刃將斬矣將以此鋒刃斬王之淫慝思救子革摩厲之言蓋因工請鍼柲故借以爲喻左氏敘及此事意在言表奈何前賢注疏槩未之及耶王出復語復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左史之官名倚相者趨而過前王曰是良史也

左傳杜箋　卷之三十　昭公　二十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對曰臣嘗問焉問于倚相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周行天下乘八駿之馬造父爲御以遍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謀父周卿也食邑于祭祈父司馬之官招其名也祭父方諫遊行故借司馬之官以作詩以止王心以止遊穆王之欲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祇宮穆宮之名穆王聞諫而改故得善終于祇宮而免篡弑之禍臣問其詩以此詩問于倚相而不知也倚相不知有此若問遠焉祈招周詩尚不能知況三墳五典遠古之事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問子革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美司馬之志性安和愔愔然也

式昭德音汝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我王度思用使我王之法度式如玉用如玉之堅式如金用如金之重形民之力者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而無醉飽之心去其醉飽盈溢之心以穆王遠遊過用民力飲宴無度故言如此王揖而入靈王感悟乃揖子革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饋而不能食寢而不能寐者數日不能自克圖業能改不以及于難故不免于篡弑之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使能克己復禮豈其辱于乾谿明年楚人弑王王自縊而死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七

昭公五

十三年（壬申陳惠公吳蔡侯廬鄭定公元年）

叔弓圍費（叔弓叔老之子也去年南蒯以費叛故季氏使叔弓圍之）弗克（反爲南蒯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令叔弓舉遇費邑之人）執之以爲囚俘（則執而囚之）冶區夫曰（區夫魯大夫也）非也（執費人非良策）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爲費人之善主）而共其乏困（而共其貧乏困匱者）費來如歸（費人來者得其衣食如歸家然）南氏亡矣民將叛之（民必叛南蒯而歸之者也）誰與居邑（誰與南蒯守費邑者）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費人

疾惡而叛我）爲之聚也（乃是爲南蒯而聚集其民也）若諸侯皆然（設若鄰國皆爲我囚俘費人）費人無歸（無所依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從冶區夫之計）費人叛南氏（明年費人叛南蒯南蒯氏奔齊）

楚遠氏之族（襄公三十年楚靈王爲令尹殺蔿掩而取其室遠掩之族怨之）及遠居（遠居亦掩之族也靈王即位奪遠居田）許圍（昭公九年靈王遷許而質其大夫圍）蔡洧（洧蔡人事靈王有寵王之滅蔡也殺蔡洧之父）蔓成然（靈王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皆王所不禮也（數子所以皆怨靈王）因羣喪職之族（楚人謂失職者亦皆怨靈王）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昭公四年會于申靈王戮常壽過故亦怨之王是諸怨王者脅之以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

蔡事朝吳（從觀起子名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于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爲妖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界）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

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依陳蔡人以國（二子子干子晳）（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時爲蔡公三子皆楚共王之子諸怨王者奉之以叛）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諸邑之兵皆從叛）因四族之徒（四族謂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時靈王次于乾谿而蔡洧與于守故作亂之徒因而入楚）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子干自立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子晳）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

官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使觀從至靈王之所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兵而告之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先來歸所者各食其所後歸者坐以劓鼻之罪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兵皆潰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靈王聞二子被殺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言衆人之愛皆其子亦與我無異否侍者曰甚焉人之愛子尤甚于王小人老而無子我羣小人年老無子知擠于溝壑矣則死而墮于溝壑可預知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于爲人所殺天也右尹子革曰子革鄭丹也請待于郊待于郊外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求諸侯之兵使來救己王曰皆叛矣大都已叛

陳蔡不羹許葉之類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大國必與兵而納王也王曰大福不再言得國爲君福不可再求秖取辱焉適足以爲諸侯之笑辱也然丹乃歸于楚子革亦棄王而歸楚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芋尹無宇之子靈王至其家而縊死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必反爲棄疾所害子干曰余不忍也不忍自殺其弟子玉曰子玉即觀從人將忍子汝雖不忍殺人人將忍于殺汝吾不忍俟也我不忍待汝被殺也乃行觀從出奔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時國人不知靈王存亡故夜夜相恐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棄疾因國人夜駭乃夜使人遶走國中而大呼國人大驚以爲靈王實至使蔓成然走告

子干子皙曰棄疾又使成然詐二子云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國人已殺主君及司馬棄疾將來矣今又將來殺汝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成然之言未終棄疾又使人呼曰國人殺司馬者至矣二子皆自殺子干子皙不審其詐棄疾即位是爲平王名曰熊居自更其名葬子干于訾實訾敖稱之爲訾敖言不成君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時國人尚僞靈王之至故也使子旗爲令尹蔓成然封陳蔡立陳惠公吳蔡平公廬而復封二國復遷邑先是楚遷許于葉遷城父人于陳遷方城外人于許至是皆復其舊致羣賂歸羣事府所負賂施舍寬民施恩惠舍逋賣以寬民力宥罪

舉職舉職修廢官召觀從王曰惟爾所欲觀從敎子干棄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羨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枝如子躬楚大夫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致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謂子躬毋自勤辱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禮有事將復使之初靈王卜曰追敘前事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怒而擲龜于地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言天下乃區區微細之物

而天不以畀我余必自取之我必違天而自取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
亂如歸故衆于從亂如歸家然初共王無冢適更追前事有寵子五人
寵妾之子無適立也欲立太子未知適從乃大有事于羣望大祭山川星辰之神
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
望乃奉一璧以徧見于羣神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言五子有個然當璧而拜
者即是神所選立之人誰敢違之誰敢違神之命者既乃與巴姬密埋璧
于太室之庭共王乃與其妾巴姬埋其璧于祖廟之庭不令人知使五人齊五子皆齊
戒而長入拜自長至幼以序入廟而拜康王跨之跨其璧而過之靈王肘加
焉拜時其肘加于璧上子干子晳皆遠之所拜處與璧相遠平王弱棄疾最幼

抱而入使人抱以入拜再拜皆厭紐初埋璧時欲見璧紐以為書識至是棄疾再拜皆厭
紐上鬬韋龜屬成然焉鬬韋龜知棄疾必為君故以其子屬成然託而事之且曰棄
禮違命卜于神是棄立長之禮立康王是違當璧之命楚其危哉此所以致靈王之亂也
子干歸元年子干奔晉觀衆以蔡公之命召之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
其濟乎能得國否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棄疾視待子干同為惡以叛楚
如市賈焉如市賈之同利以相求也何難對曰無與同好棄疾本不與子干同
好誰與同惡則亦不得相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雖有大國之寵而無賢人輔之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而無內主為應有主而
無謀三也雖有內應而無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雖有謀策而不得民心有

民而無德五也雖得民心而無德以威之子干在晉依晉國以為寵十三年
矣自[illegible]元年至此十三年矣晉楚之從晉楚之士相從子干遊者不聞達者不聞有一
明達之人可謂無人族盡親叛無親族在楚、可謂無主無釁而動
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隙可謂無謀為羈終身終身為晉羈旅可謂無民亡
所愛徵其出亡也楚人無愛念之徵驗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
長忌楚君子干楚國若借子干為君涉五難以弒舊君涉五難事以弒靈王誰
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棄疾為蔡公時穿封戌既死兼治陳
事城外屬焉方城之外皆屬所之苛慝不作不為虐政盜賊伏隱民不為盜
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當璧而拜是先神命之也

國民信之民無怨心是國人信之也羋姓有亂必季羋楚姓也楚國凡有弒逆之亂
實立必是幼子得立為君楚之常也獲神一也謂先神命之有民二也
謂國民信之令德三也謂苛慝不作寵貴四也謂貴妃之子居常五也
謂棄疾季子得立乃楚之常也有五利以去五難有此五利以除子干之五難誰能
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為右尹則卑數其貴寵則庶子也
庶子則賤以神所命則又遠之與璧相遠則非神之所立其貴亡矣其貴位則
無之其寵棄矣其父既死其寵愛之者又棄矣民無懷焉未令德國無與焉
內無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二君亦出自庶賤何
以能立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

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衛姬衛之女也齊桓出奔莒二國在外主之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也在內主之從善如流下善齊肅其謙降于善人則容貌齊莊而肅敬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幼而好學不易其初生十七年有士五人遭驪姬之難有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凡五士從之出奔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即趙衰子犯即狐偃二賢爲之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魏犨即武子也二賢爲之手足有齊宋秦晉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而送諸秦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欒枝郤穀狐突先軫四臣在內主之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其民民從而與之民心皆歸文公獻無異親獻公九子惟文公在無他親屬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天方助晉使成伯業將何以代文別無賢君可以代文公者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共王又寵愛棄疾國有奧主室西南隅曰奧言國內皆以棄疾爲主無施於民彼子干者內又無恩惠之施無援於外外無諸侯之助去晉而不送晉人不送其去是無援也歸楚而不逆楚人不迎其歸是無施也何以冀國何以冀望得國而爲君乎

晉合諸侯于平丘自晉平公築虒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故爲平丘之會次于衛地次于衛國之地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四合象宮室曰幄在上曰幕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悔其過多每一舍必減損其數及會亦如之至會亦止九張傳言子產之適宜新吉之從善叔鮒求貨於衛鮒叔向之弟也字叔魚淫芻蕘者縱人刈草伐薪以苦衛國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衛近於晉猶在屋宇之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今晉之刈草伐薪者甚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者不逆其意反錦者不利其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將及禍矣爲此役也以其瀆貨故特爲此淫芻蕘之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假衛君之命而以錦賜叔鮒其已則淫芻蕘者必止客從之屠伯從叔向言

未退而禁之客未退而叔鮒即禁止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齊有二心不肯受盟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天子之卿士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何以處之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不必以盟爲患告之以文辭先奉辭以告之董之以武師次以兵而督之雖齊不許君庸多矣晉君之討有辭其功多矣天子之老天子之公卿大夫自稱曰老請帥王賦我請自帥王國之兵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此二句出詩小雅六月篇遲速唯君言將助晉討齊或緩或急唯晉君之所命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尋盟已在此矣皆已會于此今君弗利齊君不以尋盟爲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言諸侯興兵而伐攜貳之國則有尋盟乃有尋盟

之事若昔用命若昔從晉國之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
事而無業有交好之事而無貢賦之業事則不經則交好之事不得其常矣有業
而無禮有貢賦之業而無上下之禮經則不序則事雖有常不得大序矣有禮而
無威有上下之禮而無可長之威序則不共則雖有大序而不恭敬矣有威而不
昭有可長之威而不昭告神明共則不明則雖爲恭敬而不明者矣不明棄共信義
不明棄恭敬也百事不終棄恭則無威無威則無禮無禮則無衆而百事不終矣所由傾
覆也國家之敗盡由于此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諸侯
歲令大夫一聘天子以志識貢賦之業間朝以講禮間一歲諸侯親朝天子以講習上下之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天子于諸侯再朝爲一大會以示可畏之威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再會而爲一盟誓以顯諸侯之昭明志業于好志識貢賦之業在于交好故使聘也
講禮于等講習上下之禮在于等差故使朝也示威于衆示可畏之威在于聚衆故爲會
也昭明于神昭明德之信在于神故爲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遵行此法存亡之道恒由是興爲之則存廢之則亡晉禮主盟晉以此禮而主
諸侯之盟懼有不治恐諸侯之事有不治理者奉承齊犧奉承齊盟所用犧牲而布
諸君陳布此意于齊君求終事也求克盟之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今齊
君乃曰我必欲廢其盟何齊之有何用齊盟爲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已知齊之背盟即欲與戰齊人懼恐晉圖討已對曰小國言之我小國言不敢尋盟
大國制之故大國且欲制之以爲不可廢盟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

以往敬供儀物以往待事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諸侯有閒隙將
叛晉不可以不示衆不可不以兵恐之八月辛未治兵乃以辛未日習戰
建而不旆建立旌旗而不曳其旆壬申復旆之次日乃曳其旆以示將戰諸侯
畏之以晉兵多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
之不共不共晉貢魯故之以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信其讒使叔向
來辭謝絕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
君無勤無勞魯君來盟子服惠伯對曰孟椒君信蠻□之訴言晉輕信
以絕兄弟之國絕我同姓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
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甲車兵車也言晉兵多雖

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
晉如牛焉僨于豚上魯如豚焉以寡牛而仆于豚上其畏不死則魯必亡如豚必死也
南蒯子仲之憂子仲公子慭也去年與南蒯同謀季氏南蒯以費叛子仲奔齊其庸可
棄乎言此二人能爲魯憂其可忘乎若奉晉之衆若奉晉國千乘之兵用諸侯之
師及用諸侯之兵因邾莒杞鄫之怒因四國之怨魯以討魯罪以伐魯叛晉之
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之憂以爲閒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恐晉之討
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解經所以稱同之故令諸侯
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也癸酉退朝先盟朝晉朝畢而退子產命外
僕速張于除外僕掌次舍大夫也欲速幄幕也子大叔止之以其太早使待

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已畢濟矣
傳言子產每事敏于辭令及盟子產爭承與晉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
班諸侯貢賦之數輕重以列貢之輕重各順其位列尊貢重公侯位尊其地廣而貢重
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在天子畿內公卿大夫采邑于此其位卑
于畿外公侯以其地近故貢重也鄭伯男也鄭國伯爵其卑在伯子男之列而使從公
侯之貢使出重貢懼弗給也恐地狹賦少不足供給敢以爲請諸侯靖
兵自晉楚爲弭兵之盟好以爲事以和好爲事行理之命晉國使人來責貢賦之命
無月不至無月不至于鄭貢之無藝貢賦之重不合法制小國有闕小國不給
致有罰矣所以得罪也得罪于大國諸侯修盟存小國也本欲以存全小

國貢獻無極今求貢獻無有窮極亡可待也則小國之亡可朝夕待也存亡
之制制貢輕則小國存制貢重則小國亡將在今矣其定制在今日自日中以爭
至于昏晉人防不許故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暮晉人許之至暮乃從其請既盟子
太叔咎之游吉責子產曰諸侯若討言晉若以諸侯之兵討鄭其可瀆乎
其可瀆慢而不畏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其二心爲苟且猶自不暇
何暇討何暇討鄭國不競亦陵鄭不與晉爭則爲晉所侵陵何國之爲何以
立其國公不與盟晉信邾莒之請故魯公不得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將討
魯罪以幕蒙之幕裹之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
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壺以盛飲冰筩筩可以取

飲將以飲季孫故蒲伏而往焉守者所禦以錦賂之得入也晉人以平子歸執之而去子
服湫從即惠伯湫一作椒子產歸歸于鄭未至未至國聞子皮卒哭
且曰吾已哭而言曰吾已矣夫無爲爲善矣吾無爲更爲善矣唯夫子知
我今已死矣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子產從君盟于平丘足以爲國基
矣其爭貢賦足以立國基本詩曰小雅南山有臺篇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君子
能爲國家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子產是君子之人所以求樂者也且曰
孔子復言合諸侯藝貢事藝極貢賦之事使得有常禮也非爭競而失禮
季孫猶在晉平子被執未得歸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孟椒私與
晉荀吳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之小國邾莒□之小國魯兄弟

也伯禽與唐叔爲從父兄弟土地猶大魯之疆土猶廣所命能具所責貢賦皆能
供具若爲□棄之若爲邾莒而棄絶之使事齊楚使之叛晉其何瘳于晉
于晉之病無所瘳差親親與大親兄弟之國與土地之大賞共罰否賞其能供所命罰其
不能者所以爲盟主也行此四者後可爲盟主于其國之諺曰臣一
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不合則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大國尚多非獨晉可事也穆
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言楚靈王滅二國而晉不能救而
爲□執親乃爲□而執兄弟國之人將焉用之將安用盟主爲哉乃歸季
孫釋平子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孟椒言我魯君未知何事得罪于晉合諸
侯而執其老執其正卿若猶有罪若魯國猶有罪死命可也則季孫死于晉

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施恩以免季孫諸侯不聞則諸侯不知其得免之由是逃命也是逃晉命而走歸也何免之爲非所謂免之也請從君惠于會欲得會盟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患遣季孫不去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能使季孫歸魯否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鮒字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而出奔于魯國蓋襄公二十一年坐欒氏及叔虎之黨故也微武子之賜武子平子之父不至于今豈更有今日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亦由季氏之賜得以再生而肉其骨也敢不盡情豈敢不以情實之事告汝歸子而不歸晉今歸汝而汝不肯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將囚汝于遠地也其若之何且泣叔魚且泣以實其言蓋叔魚多詐無情實故詭爲之泣所以叔向曰鮒也能云平子懼信其言先歸遂先逃歸惠伯待禮玉椒獨待見遣之禮

十四年癸酉楚平王元年

司徒老祁慮癸司徒老祁字慮癸亦姓氏二人皆南蒯家臣因民之欲叛也因費邑人之欲叛南蒯也劫南蒯劫南蒯逐之曰羣臣不忘其君言我諸臣不忘季氏之德畏子以及今自汝叛季氏畏汝之威猶至于今三年聽命矣聽從汝之命子若弗圖汝若不自爲謀費人不忍其君我費邑人不忍背季氏將不能畏子矣言欲發之子何所不逞欲言何往不可請送子送汝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以五日爲期冀有備變遂奔齊五日無變乃出奔齊侍飲酒于景公

齊景公飲酒南蒯侍公曰叛夫呼爲叛夫以威之也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言我非叛蓋欲去季氏以強公室也子韓皙曰韓皙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言蒯爲大夫家臣而欲強公室罪莫大焉言其有越職犯分之罪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若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叙舊羇旅方新者禮待之勳故有著者敍用之祿勳合親勳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如然丹好于邊疆崇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以安民爲禮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皆故楚人而奔晉者二人爭鄐田之疆界久而無成其訟久而不決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之治獄官時聘于楚叔魚攝理羊舌鮒攝理獄事韓宣子命斷舊獄韓起命鮒決斷舊獄罪在雍子蓋本雍子之田而罪在雍子者蓋使邢侯之疆雍子納其女于叔魚雍子自知其罪故納女以賂之叔魚蔽罪邢侯叔鮒得女反斷其罪于邢侯邢侯怒怒理直而受罪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韓起問叔向其罪在誰叔向曰三人同罪言三人皆有死罪施生戮死可也施罪于邢侯而加戮于叔魚雍子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昏亂也已有大惡而掠取美名其罪日昏雍子有之貪以敗官爲墨墨不潔也貪于貨賂以敗其官守故其罪日墨叔魚有之殺人不忌爲賊專擅殺人而無所畏忌故其罪日賊邢侯有之夏書曰逸書昏墨賊殺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州也請從之乃施邢侯乃行罪于邢侯而殺之所謂施生也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陳二子之尸于市所謂戮死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孔子言叔向之直有古之遺風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不私于弟而有所隱蔽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不從輕減之條曰義也夫能以義斷恩也可謂直矣平丘之會在去年數其賄也言貪貨無厭以寬衛國遂使衛國免于貪冒之害晉不爲暴而晉不爲暴于衛歸魯季孫亦在去年稱其詐也謂言魯也能以寬衛謂使魯歸免衛討侵之禍晉不爲虐而晉不爲虐于魯邢侯之獄言其貪也謂言鬻獄以正刑書使合于夏書制刑之法晉不爲頗而晉之用刑不爲偏頗三言而除三惡三次發言而除暴虐頗之三惡加三利加寬衛寬魯正刑書之三利殺親益榮雖殺其弟而益有令名猶義也夫叔向三數其弟之惡疑于傷義故再言猶義也夫蓋以明其所謂大義滅親者也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八

昭公六

十五年甲戌是歲吳子昧本子僚立

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也平王得國朝吳有功焉費無極恐其有寵故害之欲去之欲逐朝吳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汝之年亦長矣而在下位而其位居他人之下辱可恥辱也必求之何不求居上位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蔡人在上位者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皆不如吳之有寵也而在其上位居朝吳之上不亦難乎難以自安弗圖必及于難必爲朝吳所害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且我若非朝吳何以得國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豈不欲者朝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然我誠知朝吳之爲人其權謀有異于衆人吳在蔡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爲蔡之羽翼必能使蔡人速飛而叛楚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所以翦蔡之羽翼也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荀吳中行穆子也鮮虞白狄之別種圍鼓圍鮮虞之鼓邑鼓人或請以城叛叛鮮虞而來降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在上者好善惡惡無有過愆民知所適則民知順下之好惡而知所適歸事無不濟

或以吾城叛設或有人以我晉之城叛降于他國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
今人以城叛而降我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受叛人而賞之是賞吾所甚惡之人若
所好何則吾所好者何以復加其賞乎若其弗賞若詐之賞而不與之是失信也
何以庇民若力能則進吾力有餘則進而攻之否則退吾力不足則姑退師
量力而行度吾力之強弱而行之可也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我豈可貪
得一城而近此姦邪之人所喪滋多得城邇姦是所得者少而所失益多也使鼓人殺
叛人而繕守備穆子使鼓人殺其請以城叛者又使之繕治其守備也圍鼓三月
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穆子使鼓民見己以觀民之狀曰猶有食色穆子
言其民猶有食色未絕糧也姑修而城且往修爾之城郭未須來降軍吏曰晉之軍將獲

城而弗取鼓人以城降而不取之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
吾以事君也言此正我所以事吾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徒得一邑而教民怠
于守邑將焉用邑將安用一邑爲哉邑以賈怠與其獲一邑而賈人以怠惰不
如完舊若令其民苐保守其舊乎賈怠無卒賈人怠惰則無終也棄舊不祥
棄其舊守則不吉也鼓人能事其君今不受其降使其盡力守城是鼓人能事鼓之君我
亦能事吾君我教民不怠是我亦能事吾君也率義不爽循義而行無所差失好
惡不愆好善惡惡無所愆過城可得而民知義所鼓城吾必可得而使民知義之
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盡忠以死君命而無攜二心者不亦可乎鼓人告
食竭力盡其後鼓人告云吾食已竭力已盡矣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

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荀躒荀盈之子文伯也是歲景王穆后崩晉使荀躒往會葬焉籍
談爲介副使既葬除喪既葬而遂除喪以文伯宴以宴禮待荀躒樽以魯
壺其酒樽用魯人所獻壺樽王曰伯氏晉同姓國故王稱其大夫文伯氏諸侯皆有
以鎭撫王室言諸侯皆有貢獻以鎭撫王室如魯人獻壺樽之類晉獨無有何也
文伯揖籍談文伯不能答揖籍談而使之對曰籍談諸侯之封也始封皆
受明器於王室皆受明德之分器于天子以鎭撫其社稷故能薦彝
器于王所以能獻彝常之器用于天子晉居深山晉國在河北深山之中戎狄之與
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數爲戎狄所侵何以獻器

有勳以彝器獻天子王曰叔氏稱荀躒爲伯氏故稱其介爲叔氏而忘諸乎叔父
唐叔晉始封之君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安得反無分器密
須之鼓與其大路密須姞姓國也大路車也文所以大蒐也文王伐密須國
得其鼓與大路用以蒐田闕鞏之甲闕鞏國所出鎧甲武所以克商也武王用以
伐商而勝之唐叔受之叔虞受此鼓路與甲以爲分器以處參虛以封于晉實居參宿
之虛實沈之次也其後襄之二路其後襄王賜晉文以大路戎路鍼鉞秬鬯鍼斧
也鉞斧之大者秬黑黍鬯香草以二物和釀爲酒也彤弓虎賁赤色之弓與虎賁之士文公
受之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受此賜以爲侯伯以有南陽之田南陽之田本襄王所賜
撫征東夏遂霸東方諸侯服者撫之叛者征之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

（夫有功豐而又廩以重賞）有績而載（有勞績而書之于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田）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大輅戎輅之服）明之以文章（旌旗）子孫不忘（爲後世子孫不忘先祖所受之賜）所謂福也（所以保其福祚也）福祚之不登叔父（叔父謂晉侯也言晉侯福祚而不在于汝曹）焉在（其福祚更在誰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黶（昔者孫伯黶爲晉正卿乃汝籍談之高祖）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治晉國之大政）故曰籍氏（因以所居之官爲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太史其掌晉典）晉于是乎有董史（二子因以所居之官爲氏）（董狐即其後也）女司典之後也（汝乃司典籍氏之九世孫也）何故忘之（何爲而忘晉之書典乎）籍談不能對（屬于王之所詰）賓出（宴畢而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數典故而忘其祖業）籍談歸（自周歸晉）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言恐王必不以壽終）吾聞之所樂必卒焉（心之所樂必卒于此）今王樂憂（今王居喪宜憂而樂）若卒以憂（若卒以憂而死）不可謂終（是不終其天年也）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二喪謂穆后及太子壽也）（天子絕其喪惟服三年故后之喪通謂之三年喪也）于是乎以喪賓宴（以弔喪之賓其宴樂）又求彝器（又責晉國不獻彝器）樂憂甚矣（居喪而宴其以憂爲樂甚矣）且非禮也（且求器又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由諸侯有善功乃作彝器以獻其功）非由喪也（非由弔喪來獻器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雖貴爲天子當遂竟其服）禮也王雖弗遂（今王雖不能遂竟其服、）宴樂以早（猶當靜默不宜宴樂太早）亦非

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以喪求彝又宴樂以早）無大經矣言以考典（言典所以成典法）典以志經（典法所以記禮經）忘經而多言舉典（王無大經而多爲言辭以舉先王分器之典）將焉用之

十六年（乙亥吳王僚元年）

齊師至于蒲隧（徐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郯莒畏齊討己故從徐子受盟于齊）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之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illegible]）諸侯之無伯害哉（無伯主害小國）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興兵于遠宜其無成今乃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能抗齊者）無伯也夫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戒百官云）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孔張鄭大夫當從君于廟門外擯客而入今後至者賓已入廟門乃[illegible]來至也）立于客間（禮大夫立于東夫南面張立于客間者登賓入未升階府立于西方）（孔張莫立于客間也）執政禦之（鄭之掌政者禦止孔張）適客後（張又移立于客之西）又禦之（執政又禦止之）適縣間（張又益退西乃立于縣樂肆之間縣音玄）（[illegible]）客從而笑之（忿其不知所立之位）事畢（享禮成畢）富子諫曰（富子鄭大夫諫子產）夫大國之人（謂韓宣子）不可不慎也（待之不可不脩于禮）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數彼其笑則必陵侮于我也）我皆有禮（我凡事無失禮）夫猶鄙我（彼大國之人猶鄙賤我）國而無禮（我國苟或失禮）何以求榮（必取辱也）孔張失位吾子之恥

也汝為執政豈不可畢乎子產怒怒其責已曰發命之不衷謂發言命而不得其當出令之不信出政令而不守其信刑之頗類其用刑也緣事之相類以致偏頗獄之放紛其治獄也縱民之為惡以致紛亂會朝之不敬會朝于大國而無禮敬使命之不聽遣使于大國而不肯行取陵于大國自取大國之所陵侮罷民而無功勞民以□而無成功罪及而弗知罪及于身而不自知僑之恥也凡此數者乃足為吾之恥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子孔鄭襄公之兄孔張之祖也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嗣先世為大夫承命以使先是嘗奉君命以出使周于諸侯周行于諸侯之國國人所尊內為國人之所尊敬諸侯所知外為諸侯之所知識立于朝而祀于家進則立于朝廷退則祀于家廟有祿于國受國家之祿已有賦于軍軍出賦賦百乘喪祭有職國家喪祭之禮皆有職掌受脤歸脤脤社祭之肉也國祭則受脤于公已祭則歸脤于公其祭在廟其助祭于君之宗廟已有著位已有定著之位在位數世自祖父以來數世居于朝位保守其業世世保守其職業而忘其所言孔張必當知禮而一旦忘其所立之地僑焉得恥之我安得代受其恥子寧以他規我汝寧可以他事規正于我宣子有環韓起有玉環其一在鄭商鄭之商人亦有一環盡同工共玉環自成一雙故宣子欲得之宣子謁諸鄭伯請于鄭定公求商人之環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言此是商人私物不是官司世守之器寡君不知不得而責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宣子所求不多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方強未可以二心待之晉國韓子不可偷也晉國盟主也韓子執政也不可薄之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若偶有讒慝之人以交搆鬬諜二國之惡鬼神而助之鬼神又從而相助之以興其凶怒以起晉人凶暴忿怒之心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何不求于商人而與之乎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偷薄也將終事之盡敬終久事晉是以弗與忠信故也所以全忠信之道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立于貴位而無善名是為身之大患此言宣子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言鄭國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小國何以供之一共一否今有所求而與之後有所求而不能給為罪滋大則得罪于大國為益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若不用禮以誅斥之何饜之有我雖與之欲貪無厭足也吾且為鄙邑如此則鄭乃為晉邊鄙之邑不復成國則失位矣是失其國君之位矣此一節覆解無禮以定其位之意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此一節覆解立而無令名之意出一玉以起二罪一共一否鄭之罪也貪淫韓子之罪吾又失位鄭無以定其位韓子成貪韓子喪其令名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言以細小之事起二大罪也韓子買諸賈人韓下求玉不得自就鄭商買之既成賈矣議價已定商人曰必告君大夫于此見鄭國之政令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

夫玉環執政弗義（執政謂子產也弗義不以我所求爲義也）弗敢復也（故不敢再求）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必以聞諸君與大夫）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以帑賄東遷幷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與商人用次序相比而耦耕）以艾殺此地（以除治其地之叢蕪）斬之蓬蒿藜藋（斬其惡草）而共處之（與商人共處）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汝商人無得叛我）我無強賈（我無得強市汝商人之物）毋或匄奪（我毋得匄乞而奪取之）爾有利市寶賄（商人有珍寶貨賄以逐利于市者）我勿與知（鄭不得預知其事）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辱以和好來聘于鄭）而謂敝邑強奪商人（使我鄭國奪商人之玉環）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若大國有命令而使小國供無法之誅求）鄭鄙邑也（則是鄭國爲晉邊鄙之邑）亦弗爲也（我亦不肯爲此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則鄭與晉不可成和好矣）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豈敢求玉環以取失諸侯鄭國之二罪）敢辭之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六卿子齹子產子太叔子游子旗子柳也）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齹才何及）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已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則子產羔裘也）

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於善）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于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賦不出鄭志）

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勿取玉環）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免罪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晉（去年冬魯昭公朝晉晉人因止之至是乃得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晉昭公年幼而質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將因君幼弱而習爲奢傲之事）習實爲常（習貫如此必以爲常而輕其君矣）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

尚幼乎子不信其言晉昭公卒子去疾立是爲頃公平子如晉往會葬事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始信服伯之言子服氏有子哉美惠伯之有賢子也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丙子晉頃公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建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于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于社社者羣陰之聚故伐鼓以責之諸侯用幣于社社位上公故用幣以請救伐鼓于朝自退責禮也平子禦之禁也曰止也言止不須用幣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樂人伐鼓大祝用幣于社太史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夏書逸書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房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嗇夫主幣之官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

謂此建巳正陽之月朔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郯子來朝郯國少昊之後君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問焉叔孫昭子曰少皞氏鳥名官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以鳥名其百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有火瑞故以火紀事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共工以諸侯伯有九州有水瑞以水紀事共音恭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紀事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昔我高祖少皞摯即位爲天子時鳳鳥適至其時適有鳳鳥之瑞故紀於鳥以鳥紀事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治曆之長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主二分之官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以名司二至之官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以名司啓之官立春立夏陽氣開物故日啓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以名司閉之官立秋立冬陰氣閉物故日閉此四官皆曆正之屬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其性孝故以名司徒主教民之官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以名司馬主法制之官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其心均平故以名司空平水土之官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其性鷙故以名司寇主刑獄之官鶻鳩氏

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以名司事主營造之官也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言上五鳩氏皆以聚民爲生五雉爲五工正五雉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暈雉以五雉名五工正之官五工未詳或曰鷷雉攻木之工也鶅雉摶埴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鵗雉攻皮之工也暈雉設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民者也雉聲近□言五雉之官所以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以平均下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名九農正之官九農未詳或曰主九穀之農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言九扈之官所以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顓頊以來顓頊氏襲少皞之後而爲帝者不能紀遠德不能致遠瑞故不紀乃紀于近乃近紀于民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以遠

故也則以不能致遠瑞故也仲尼聞之孔子是年二十七歲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魯之加重者反不加郯子致使就四門而學焉猶信古人言有徵言吾乃今信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孛彗星也大辰氐房心之宿即大火也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辰星見于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申須魯大夫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彗有帶之象有除舊布新之義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人今除于火今大火之星何伏而彗以除之是除舊也火出必布焉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爲災是布新也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徵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

今年火出之月而孛甚章明其終也孛星參隨大火而滅沒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于夏爲三月謂昏見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太皞居陳鄭祝融之虛也大火所自出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水爲雄火爲雌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大壬子水水火合而相濟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復必以壬午向未知今

孛星當後隨大火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大火不過來年大火出見之月謂周五月也鄭裨竈言于子產曰裨竈鄭大夫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用實器以禳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所禳可救也

吳伐楚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吳舟名爲楚人所獲吳公子光請于其衆光吳諸樊之子闔廬也曰喪先王之乘舟之言餘皇乃先王之舟而喪于楚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請借衆力往取其舟以救死罪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謂多鬚者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我三人者云我呼餘皇汝

則迭對師夜從之吳兵以夜從往舟所三呼呼餘皇吳兵三皆迭對三人者更迭應
對楚人從而殺之殺吳伏者三人楚師亂夜暗而亂吳人大敗之因其
亂而伐之楚人大敗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丁丑
夏五月周之五月夏之三月火始昏見大火之星始昏見于南方丙子風其月丙子
日而風作梓愼曰梓愼魯大夫是謂融風東北曰融風火之始也融風屬木
木生火故為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自此七日必有火災戊寅風甚過二日而風作
愈甚壬午大甚又五日而風作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果如禆竈梓愼之言自丙子至
壬午凡七日也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于其處

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望氣而占知之禆
竈曰不用吾言不以瓘斝玉瓚禳火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從禆竈之
言子產不可終不肯用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
亡可以救亡用寶器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
所及也遠者非人所及何以知之何以道知其必然竈焉知天道竈亦人耳
安能逆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豈不幸中乎遂不與竟不以寶
器與之亦不復火禆竈之言亦不再驗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
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
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已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
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未知虛實出之使去
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
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
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
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祏音石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
府庫貨財所聚故使其人各儆備火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
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司馬主兵司寇主刑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焮許勤反城下之人伍
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
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郊人之人助大祝大
史除治祭處于國北方就太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
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籍記焚災之家寬其征斂賦與之材木以助營建三日哭君大夫三日舉哀國不市示憂
戚不會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陳不舉行火政不恤民也許不弔恤火災不畏
天也不義所以亡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魯人往曹會葬者見周大夫元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原伯不善學問之道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係衆言者進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田萊荒蕪衰落而已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社也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得祓天燼民之禮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于廟蒐內地塗故除廟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寬揚也過期三日庭小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使除道之人當家廟而立曰子產過汝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而女也毀女所向子產朝朝君者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受兵登陴子產受兵使登城以守國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是時晉公子公孫來聘于鄭子產辭不接見又受兵登陴有若叛晉者故太叔恐晉來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雖小而不可犯者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晉守邊之吏果來責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

筮走望爲鄭卜筮宜禱何辭奔走而望祭之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有勁忿之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守邊之人恐懼鄭之所爲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鄭國以政事之有失天降之災是天降火災以罰之又懼讒慝之間謀之又恐讒慝之人乘間隙以逆我以啓貪人以開啓貪利者之心荐爲敝邑不利重爲鄭國之害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不爲貪人所滅亡猶可說也猶可得以不死之意解說于晉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雖與他國接境望走在晉所以望奔走而歸之者唯在于晉也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口遷居葉事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政事方美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于傳時白羽改爲析

十九年戊寅

楚子之在蔡也為大夫時往聘于蔡郥陽封人之女奔之郥陽蔡邑生大子建楚平王為大夫時所生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也使為太子建師傅費無極為少師費無極讒惡人也使為師傅之亞無寵焉無極不為太子所親欲譖諸王欲譖太子而害之曰建可室矣年長可娶王為之聘于秦平王為太子聘女于秦無極與逆無極預往迎女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故稱夫人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欲害太子晉之伯也邇于諸夏以其近于中國而楚辟陋楚辟陋在南方遠于中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使太子建居之以通北方通北方諸侯之國王收南方而我收納南方諸侯之國是得天下也南北兼取得天下矣王說悅其大言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為明年諸太子發本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紡麻縷為繩度以所紡繩度紀鄣之城藏其繩以待外攻者欲為夫報讐去藏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於外圍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終不在大

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先是駟偃娶晉大夫之女生絲弱駟偃死時年尚幼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駟乞也舍其子而立其弟子產憎其為人也子產素惡子瑕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弟于義不順弗許亦弗止亦不遏止駟氏聳恐晉來責問他日絲以告其舅告晉舅氏之家晉人使以幣如鄭其舅氏使人以幣聘于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恐晉來討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請守龜以卜其吉凶亦弗與不與以龜大夫謀對諸大夫謀答晉使者子產不待不待眾人之謀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為天所福祐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此言諸臣相繼而死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

主駟氏諸父兄恐其墜失一宗之主私族于謀不謀于朝而私與族人謀而立長親駟乞年長立之為後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抑亦天意自欲剝亂駟氏吾何知焉我國家安得而預知焉諺曰無過亂門禍亂之家莫過其門民有亂兵殺人家有亂兵之亂猶憚過之他人尚不敢過其門而況敢知天之所亂況天意之所剝亂者其敢與知之乎今大夫將問其故問駟乞之立故抑寡君實不敢知我寡君尚不敢與知其事其誰實知之我諸臣又安得而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晉君會合諸侯而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則是鄭國乃晉之縣鄙邊邑也何國之為失職甚矣豈足以為國乎辭客幣

而報其使不受晉使之言而遣使報之晉人舍之子產有辭故人畏而不問也

鄭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也言我若相鬬龍必不見覿于我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子瑕陽匄也代子旗為令尹五年楚靈王伐吳執吳王之弟蹶由至今未得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俗語所謂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市人者楚之謂矣靈王怒吳王而執其弟亦猶是也舍前之忿可也舍置前日之忿怒可也乃歸蹶由遣歸吳

左傳杜箋卷之二十九

昭公七

二十年己卯是歲蔡侯盧本子朱立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去年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至是無極譖太子與其師伍奢將據方城之外以叛自以為猶宋鄭也自比于宋鄭之國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其謀已成王信之不悟其讒問伍奢時伍奢在楚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納子建之妻此一過已多矣何信于讒又何讒言之足信乎王執伍奢惡其言直而執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時奮揚亦在楚未至而使遣之奮揚未至城父先使人報太子遣之使行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將召而殺之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示其不逃死也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謂告太子而遣之使去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往日王命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命以還奉王初命以周旋還旋不忍後命不忍聞後來殺太子之命故遣之既而悔之已遣而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為使而違君之命召而不來召之又不來是再奸也是再犯君命也逃無所入雖欲逃罪誰肯容我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應對使復舊位無極曰奢之子材皆有智謀若在吳若出奔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何不詐言免其父罪以召之彼

仁必來彼有愛父之心聞召必來不然將爲患將爲楚國患王使召之曰
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尚伍奢之長子爲棠邑大夫員棠君尚之弟也
字子胥員音云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之知謀不及于汝我能
死同父死爾能報報父免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我不
可以不往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讎不可以不報奔死免父孝
也我奔死以免父不失爲孝度功而行仁也度成功而出奔不失爲仁也擇任而
往知也度擇任報仇之事以往不失爲智知死不辟勇也我知必死而不避患以苟
免不失爲勇辟音避父不可棄不可俱去以棄父名不可廢不可俱死以廢名爾
其勉之相從爲愈此之相從俱死爲差勝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

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旰日晚也言員將爲楚患使楚之君臣不得早食也楚人皆
殺之并殺伍奢伍尚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吳王僚公子光
曰光闔廬也是宗爲戮言子胥之父兄被戮而欲反其讎欲使吳伐楚爲父兄報仇
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私度闔廬將有弑君之志余姑爲之求
士我且爲闔廬求勇士以待其用而鄙以待之而退居邊邑以待之乃見鱄設諸
焉鱄諸勇士也子胥引之以見闔廬而耕于鄙自耕于邊邑爲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衛公孟縶靈公兄狎齊豹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之邑縶奪
其官與邑有役則反之縶足不良故有征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無則取之無征役則
仍自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貞子褚師圃欲去之縶欲逐其二人公子朝

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
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四人各懷異志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宗
魯于公孟引而見焉爲驂乘焉公孟使宗魯爲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
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令宗魯勿爲之驂乘吾將殺之殺公孟對
曰吾由子事公孟由汝所薦子假吾名焉以善名借重我故不吾遠
也所以公孟親我而使爲驂乘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
去然以懷利之故因久而不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是使
汝失信于公孟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亦所以終事汝之義而
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

于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豹帷于門外齊豹之家
設帷于蓋獲之門外以待公孟之至而伏甲焉伏甲將以殺孟縶使祝鼃寘戈于
車薪以當門遮于前途也以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置戈于薪尋其
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
公孟齊豹伏兵使公孟出而以戈擊之宗魯以背蔽之欲代公孟受戈斷肱斷宗
魯手以中公孟之肩因擊中公孟肩皆殺之公孟宗魯皆死公聞亂乘驅
自閱門入驅車疾入閱門衛城門閱門之門遠于齊氏慶比御公公南楚驂
乘使華寅乘貳車公之副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鴻駵魋衛
臣名役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取宮中所藏寶載之以出褚師子申[illegible]遇

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處使不見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驂乘故中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得出踰而從公閉門之後復踰城而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名析朱鉏成子黑背孫宵從竇出徒行從公宵夜也竇墻竇也徒行步行也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也聞衛亂遂從諸死鳥走靈公所請將事請行聘禮辭曰靈公不受亡人不佞出奔在外自稱亡人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汝于此將事是辱汝君之命賓曰賓謂公孫青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使我自比于衛之臣下臣不敢貳我來君命不敢違貳主

人曰主人衛靈公也君若惠顧先君之好言齊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猶有宗廟祧廟在焉當行禮于彼也乃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青不肯見不得已而後見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若已致使命則以客禮見享有庭實復有私覿之禮今未致君命不敢以客禮見故但以良馬為贄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已故重其物賓將掫公孫青將夜戒以助守備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不可以其憂患累汝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請毋助夜戒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其在衛君當執牧牛圉馬之役若不獲扞外役野外之役是不有寡君也是衛君不相親有我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請助守備以救除死罪親執鐸終夕與于燎執鐸設燎以備守禦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渠子以齊氏之意召北宮喜與同叛北宮氏之宰不與聞不知喜子同叛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滅齊豹氏公入靈公復國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背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

何忌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牢字子張一字子開將往弔之欲弔宗魯仲尼曰齊豹之盜孔子言宗魯不能諫止齊豹是齊豹為盜由宗魯也而孟縶之賊不能庇公孟于難是公孟見害由宗魯也又何弔焉君子不食姦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齊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于回以利故不能去是病其身于回邪也不以回待人知難而不以告于公孟是以回邪待人也不蓋不義殺身以周事豹是欲自蓋其不義也不犯非禮以二心事公孟是非禮也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子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亡太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先是華亥殺羣公子劫公因以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故華亥與妻每日必盥手先食所質公子而後敢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亥以元公數來爲患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

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言公欲攻華氏將以去其憂患也恐殺太子而憂患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詬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爲功庸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謂牼之年齒已長不能出外服事他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官

齊侯疥疥當爲痎小瘧也疥音皆遂痁大瘧也景公初患小瘧後乃變爲大瘧痁失廉反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久留于齊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二子皆景公嬖大夫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比之先君有增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不知我事神之豐厚其謂我不敬不敬鬼神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太祝名固太史名嚚誅此二人以辭謝于諸侯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事在襄公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楚令尹屈建問士會之德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出言于國也其祝

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無可猜疑之事其祝史不祈故祝史無求于鬼神建以語康王以斯言告楚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竭情無私故人無怨陳信不愧故神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士會輔文襄靈成景之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使五君爲諸侯盟主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故知罪在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外之爲國內之爲家事無廢事上下無怨上之爲臣下之爲民事無怨心動無違事舉動無有違理之事其祝史薦信加此則祝史薦陳誠實以告鬼神無愧心矣所言皆實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其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爲誠信之君所使故神降之福也其

言忠信于鬼神（其所以告于鬼神者皆忠信之言也）其適遇淫君（若適然遇人君之淫暴者）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凡所動作非僻違理）從欲厭私（縱肆其嗜欲厭足其私情）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斂民之積如寇攘然）以成其違（成其違失）不恤後人（不為子孫計）暴虐淫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無復有顧忌之意）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無所悛改）其祝史薦信（如此而祝史以其實告神）是言罪也（是自言其罪也）其蓋失數美（其掩蓋愆失而虛數美善）是矯誣也（是矯詐以罔其神也）進退無辭（進則矯誣退則言罪無所措其辭說）則虛以求媚（則作虛辭以求媚于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亦與受其禍焉）

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以其為暴君所使故神降之禍）其言僭嫚于鬼神（其所告于鬼神者皆僭之言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置衡鹿之官）澤之萑蒲舟鮫守之（置舟鮫之官）藪之薪蒸（水鍾曰澤水希曰藪）虞候守之（置虞候之官）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置祈望之官言公立此官使之守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也）縣鄙之人（外縣邊鄙之人）入從其政（入從國政之政役）偪介之關（介偪也謂近國都為關以別內外也）暴征其私（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近關以苛暴征稅而奪其私偪也）承嗣大夫（繼位為大夫者）彊易其賄（此言縣鄙從政之人為大夫強抑以移易其貨財也）布常無藝（布其等常之政皆無法制）徵斂無度（徵斂民之賦役皆無程度）宮室

日更（更新）淫樂不違（淫樂之事不肯違志）內寵之妾肆奪于市（肆奪擄于市屋）外寵之臣僭令于鄙（僭命令于邊鄙）私欲養求（此嬖寵之臣妄私有所欲長養其僭求物供之）不給則應（民不供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民人困苦而病患之）夫婦皆詛（匹夫匹婦無不詛其上者）祝有益也（假使祝史能祝其君果有益而得福也）詛亦有損（則微夫婦皆詛其君亦能有損而召禍也）聊攝以東（二城以東齊之西界）姑尤以西（二水以西齊之東界也）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反身修德無有闕失然後可責人也）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毀偪介之關去內外之禁）薄斂已責（輕其賦斂除其逋責）

齊侯田于沛（景公田于沛澤）招虞人以弓（虞人掌山澤之官）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弓以招士（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皮冠以招虞人（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守道者不若虞人之守官）君子韙之（是虞人之所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臺名）子猶馳而造焉（梁丘據備馳馬而造公之所）公曰唯據與我和夫（言能順我）晏子對曰據亦同也（如據者謂之同則可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水火燥濕不同性醯醢鹽梅不同味）以烹魚肉燀之

以新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益其味之不足者）以洩其過（減其味之太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味和則心自平）君臣亦然（君臣相濟亦如羹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不干于民）民無爭心（民心亦皆和平無有爭訟）故詩曰（商頌烈祖之詩）亦有和羹（言中宗非自賢則亦有賢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羹也）既戒既平（此臣既戒敕其事矣既心志和平矣）鬷假無言（鬷總也假大也于是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皆無怨言）時靡有爭（當時之民無相爭訟者）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作樂須以人氣為主）二體（一生二故舞者有文武之二體）三類（二生三故詩有風雅頌之三類）四物（三生四故雜用四方之物以成樂器）五聲（四生五故有宮商角徵羽之五聲焉）六律（五生六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則無射爲六陽律應鍾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爲六陰律）七音（六生七故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羽之七音）八風（七生八故樂應八方之風亦應八卦八節也八風詳說見隱公五年）九歌（八生九故有九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以相成也（此九者合然後相成而爲和樂）清濁（濁者清之對）小大（大者小之對）短長（長者短之對）疾徐（徐者疾之對）哀樂（樂者哀之對樂音洛下同）剛柔（柔者剛之對）遲速（速者遲之對）高下（下者高之對）出入（入者出之對）周疏（疏者周之對）以相濟也（此十者言樂聲如此相反盡能相濟以成其音亦猶羹之水火相反相君臣之可否相濟者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聲和則心自平）心平德和（心平則德自和）故詩曰（國風狼跋之詩）德音不瑕（言心平則德音無瑕缺以上一節言和之與同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譬如用水濟水不成羹矣）誰能食之（誰能食此物也）若琴瑟之專一（琴瑟而專用一聲不成樂矣）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以上一節言同之異于和也）飲酒樂（晏子侍飲而景公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古少皞氏之司寇也言自古初居此齊地者爽鳩氏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萴仕則反）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商時諸侯姜姓也）蒲姑氏因之（蒲姑氏商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

之樂（則爽鳩居于此地者長享此樂矣）非君所願也（豈君所可願而得哉）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唯有德者政不嚴而民自服）其次莫如猛（德不及者莫若嚴以治之）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故民少有死于火者）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民之死于水者為多也）故寬難（政寬者民貴故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游吉代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民無所畏）取人于萑苻之澤（萑苻澤名爲盜者隱于其中而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藪澤之地盡草無所用之故起步兵）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詩大雅民勞篇民亦勞止止辭也汔可小康其可以小安之乎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此欲其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毋得縱此詭人爲善隨人爲惡之人以謹無良以謹敕彼無善之人式遏寇虐爲殘刑戚用以止遏爲寇盜苛虐者慘不畏明彼寇虐之人曾不畏長明明之刑乎糾之以猛也此欲其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懷安遠人使之懷附則近者亦各以能進以定我王如此則王室定矣平之以和也此欲其平之以和也又曰商頌長發之詩不競不絿言湯之爲政不太彊不太急絿音求不剛不柔不太剛不太柔布政優優布行政教優優然而甚和百祿是遒故百種祿皆來遒聚也和之至也此言其和之至也及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言子產愛人有古人之遺風

二十一年庚辰蔡侯朱元年是歲蔡人逐之而立蔡侯盧之弟東國是爲悼侯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制禮作樂天子職所當主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鐘之鐘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小者不至于細而不滿大者不槬大者不至于槬橫而不入槬戶化反則和于物小大適均則能和物物和則嘉成既平和則嘉樂告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窕細則不充滿于人心橫大則心不堪容不滿不容然後感于人心心有所感則隨所感而生七情之疾今無射之鐘槬而橫大矣王心將不堪容其能久君其位乎爲明年天王崩傳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戍守宋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先事而掩人者奪其心志也後事而勝人者待其衰竭也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何不及吳師遠來之勞苦凡吳未定先伐吳師若待吳師得入南里爲城以爲固則華氏以吳師加衆矣悔無及也衆則難攻是以悔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二帥吳大夫雒古含反員音云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宋師恃勝故華登復敗之公欲出奔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仲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若君出亡則我不能從請待之請君待我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衆從其言皆揚徽以自別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雖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言宋國若亡君死于難此大夫國人之所共恥也豈專孤一人之罪盡元公以此言激勵其衆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言以少擊衆莫如齊致其死力齊致死力莫如去長兵用短兵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因其敗北就而追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衜以走曰得華登矣厨人
濮以下衣裹死人首而荷其首以走詐言得華登之首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
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翟僂新公臣居華氏地而
助公戰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妵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翟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
軍不告小忿妵他口反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
救宋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
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
爲鸛其御願爲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
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

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還戰將注豹則關
矣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
間出于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城請豹曰若不與我更
射則汝爲鄙夫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
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城射張匄折匄之股殳匄力疾匍匐擊公子城
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干犨華豹車御求一矢俱死城曰余
言汝于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君之大刑也同乘共伍死則皆死
今干犨同車三人其二已死故曰不死伍乘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干犯軍刑不死而從子不堪爲君用子速殺之乃射之殪犨死又大敗華氏圍諸

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膺胸也搏音博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
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言我舉事不成而死與欒氏同矣貙曰子無我廷不
幸而後亡廷恐也言汝無恐我事至不幸而後奔亡未至死滅廷求往反使華登如楚
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
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睢音雖楚薳越帥師將逆
華氏大宰犯諫曰犯楚大宰諸侯唯宋事其君言諸侯之國皆有君臣之
亂惟宋猶能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
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悔諫吾在遠越帥師之後吾先已許之不可止矣爲明年華向
出奔楚傳

二十二年辛巳蔡悼侯元年是歲周景王崩子猛立王子朝作亂其冬王猛卒弟匄立是爲敬王
楚薳越使告于宋薳越楚大夫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謂華
氏向氏也去年宋華向作亂諸侯救宋大敗華氏華登求救于楚故使薳越如宋請華向爲爲君憂
無寧以爲宗羞寧不爲宋宗廟之羞耻乎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
不佞不能媚于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言我不能受媚之也以爲君憂
致生亂拜命之辱謝君命之下辱抑君臣日戰抑我與華向前日交戰之時君
曰余必臣是助楚君乃令我而助華向亦唯命亦唯楚君之命人有言曰
唯亂門之無過兵亂之家莫過其門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無高
抗其不善之事以獎亂人以助亂人孤之望也望于楚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宋以救花楚故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諸侯之大夫戍宋者若華氏知困而致死華氏知其窮困而致死戰恐敗諸侯之師楚恥無功而疾戰楚人恥其無功而速與我戰勝則楚獨有功非吾利也二者皆非諸侯之利不如出之不若縱華氏出走以爲楚功使楚人救救華氏之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華向亦無復能爲亂救宋而除其害諸侯救宋而除華氏之害又何求舍此復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人慮華氏更爲害必欲殺之故諸侯固請然後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爲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犁仲幾爲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爲大司寇輓子罕孫輓音晩以靖國人於林與之言三年而後弭

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與賓孟欲立子朝爲太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蚠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于是雞犧雖見寵倖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倖則當貴盛故言異于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雞殺則不宜假人以都鄰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蚠獻公之庶子蚠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群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太子壽之母弟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

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謂此山道下濕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將阻雨水不能出是師不能歸也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蹷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乃推斷木而蹷仆于地以驚邾師走踣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兼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也邾雜有東□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請使

當之（謂使當邾大夫面坐）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必滅邾以報此耻）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委晉受）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以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即士景伯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以刈負草採薪）

芻者之難不易得會之從者以此爲病將改館叔孫于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別囚之）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爲若不解其求貨之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見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言求當告汝以所行貨賂之地）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有所毀壞）

吳人伐州來（十九年楚城州來至是吳人伐之）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時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諸侯之人謂頓胡沈蔡陳許之兵也）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盡令尹死亡軍人無氣敗也熸子潛反）吳公子光曰（闔廬）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非其本心）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軍事當以威勝其愛）胡沈之君幼而狂（胡沈二國之君年幼而習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陳大夫名齧者年長而昏頑無知）頓與許蔡疾楚政（頓許蔡三國之人皆忌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薳越位卑而爲帥且軍中多寵之臣）政令不壹（不專出于主帥）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六國并楚而爲七也）

帥賤而不能整（不能整軍）無大威命（無大威勢與大命令）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分吳之兵先犯三國）必先奔（以其君幼而狂其大夫壯而頑皆不能力戰必致先奔也）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請分兵先行者去其備薄其威示之以不整而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其後者敦固其行陣整頓其旅以待交戰也）吳子從之（從闔廬言）戊辰晦戰于雞父（蓋兵忌晦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以整衆之兵繼之）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三國爭之故紛亂）吳師

舉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使胡沈之囚如此云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楚與陳列相涉故重發之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蚠也先君謂蚠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為尹氏所

立在王城故曰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子瑕為令尹城郢郢楚所都也襄公十四年子囊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既築其城矣今子常畏吳復增修其城求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不能守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口古者天子德及遠方靖四口以為守天子卑德衰政損守在諸侯猶靖四方諸侯以為之守諸侯守在四鄰古者諸侯親仁善鄰故鄰國不侵皆為之守衛諸侯卑德衰政損守在四境謹畫吾境界以自為守慎其四竟結其四援四鄰之援民狎其野民皆安狎其田野以治農事三務成功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內無寇盜之憂而又無外懼外無敵國之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今楚政已卑所畏懼者吳患也而城于郢既不能結四援又不能謹四竟欲修郢城以固其內守已小矣其守衛之■甚狹小矣卑之不獲尚不得為守四竟之卑也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僖公十八年梁伯塹其公宮以為守因詐言秦寇至民懼而潰亂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正其四竟之疆界修其土田治其三時之田畝險其走集險其邊境之營壘親其人民內則親睦其人民使之相親相愛相救難相扶持明其伍候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外則結信四鄰之國慎其官守謹慎百官之職守守其交禮守其交際鄰國之禮不僭不貪不僭則守其誠信不貪則向其廉恥不懦不耆不懦則不受人辱不耆則不陵人完其守備守備之具無不完固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大雅文王篇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若敖楚八世祖蚡冒楚十世祖至于武文至于楚武王楚文王此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同當四君之時楚之土地不過一同言未滿一圻也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何嘗城郢以為固哉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棄其四竟之守而規規然為其國都之城以備吳患不亦難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二十四年癸未 蔡昭侯元年是歲杞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去年晉囚魯叔孫婼于箕至是遣士彌牟逆之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梁其踁婼子家臣曰婼戒之云余顧左而欬欬逆氣聲也乃殺之欬則殺士彌牟右顧而笑乃止笑則勿殺婼子畏彌牟

來殺已故家臣如此令叔孫見士伯士彌牟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
故言為盟主不得不受邾人之訴是以久子所以久留叔孫以謝邾人不腆敝邑之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迎而歸叔孫受禮而歸歸魯
鄭伯如晉鄭定公朝晉子大叔相游吉相禮見范獻子獻子士鞅也士匄之
子獻子曰若王室何時周有子朝之亂敬王出奔居狄泉故問對曰老夫其
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
婦也緯者常苦緯少今嫠不憂其緯之少而憂宗周之隕憂周室之將墜為將及焉
所以憂者恐其禍之將及已也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然動擾之貌吾小國懼
矣亦如嫠婦之知懼也然大國之憂也晉為諸侯盟主職當思其憂吾儕何知

焉何敢預知吾子其早圖之詩曰小雅蓼莪篇缾之罄矣缾小器常禀于
罍者今所受罄盡以之喻周也惟罍之恥罍大器以喻晉也言缾已罄盡而罍無備以供缾是罍之
恥也以喻周室之微弱恃賴于晉王室之不寧王室不安如缾罄然晉之恥也獻
子懼聞太叔之言恐諸侯以義責己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以謀
王室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
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及敬王定位不佞以珪來獻與
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訾縣西南訾城是也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畧行也行吳界疆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
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
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
章之汭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
從王壽夢越大夫夢莫公反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
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巢鍾離皆楚邑書滅用大師鍾離不書告敗畧沈
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郢楚都預料吳之入楚王壹動而亡
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
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

昭公八

二十五年甲申杞悼公元年

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名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

夫言語之間卑宋大夫以爲宋之愚驁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賤之者亦謂其才愚

濟也昭子告其人曰婼語左右之人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

後能及人是以有禮欲身之貴必須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爲定公十年樂大心出奔傳

宋公享昭子明日宴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飲酒樂宋公使昭

子右坐坐昭子于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

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

哀其可樂而樂其可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精血也爽明也是謂魂魄心之

精血屬陰爲魄心之神明屬陽爲魂魂魄去之今宋元公與叔孫昭子皆哀其可樂是魂魄已先去

之矣何以能久爲此年冬叔孫宋公薨本傳

季公若之姊季平子庶姊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

夫人生女嫁宋元公爲夫人季平子之外甥也生子宋元夫人生女以妻季平子以宋

所生女妻之季平子昭子如宋叔孫昭子聘代聘且逆之且爲季平子迎女季平子人臣

也而因聘逆女强横甚矣公若從從昭子在宋從去聲如字謂曹氏曹氏自宋元夫人曹小邾

姓也季公若令宋元夫人勿與勿以女與平子魯將逐之樂祁曰與之如是

若果欲逐平子魯君必出魯君必有失國之禍政在季氏三世矣自季文子專魯

政歷武子平子凡三世矣悼子未爲卿而卒故不數魯君喪政四公矣自宣公甚立而失政

歷成襄昭凡四世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四分公室魯君實無一民未之有也

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大雅瞻卬篇人之云亡言人心之喪失心

之憂矣此其所以可憂也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安得快其志之所欲

而逐季氏乎靖以待命猶可安靖以待天命猶可無事動必憂逆時而動必致憂患

爲下公孫于齊傳

會于黃父晉會諸侯謀王室也有子朝之亂故謀而定之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趙鞅輸王粟具戍人具人徒以戍周曰明年將納王時天王出

居狄泉子大叔見趙簡子游吉因會而見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

聞諸先大夫子產曰此下皆引子產之言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天經地義其實一理故總而言之謂天地之經而民實

則之必以天地爲法則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民實法之以用其明因地之

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民實因之以順其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

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氣味聲色用之過度則令人昏迷而或亂民

失其性言天以氣味聲色養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爲禮以奉之聖人雖恐人失

其性也故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凡此皆所以奉成五味之用也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藻火畫火粉米白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采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以奉五色凡此所以奉成五色之用也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並見二十年注以奉五聲凡此所以奉成五聲之用也為君臣上下君尊在上臣卑在下以則地義此所以法則地勢高下之義也為夫婦外內夫治外婦治內以經二物物事也此所以經紀內外之二事也地有剛柔法為夫婦之道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北極以象天明也為政事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庸力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務行其德教

務其時要以從四時使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其從四時也為刑罰威獄重刑輕罰威武獄訟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霆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天之義氣為溫慈惠和溫良慈祥恩惠和順即慈民以仁也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春生夏長天之恩也聖人施恩惠以效法天之仁氣言聖王制禮以奉天性使不過其度也民有好惡喜怒哀樂六者民之常情下文之六志也生于六氣六者皆由陰陽風雨晦明六氣所生是故審則宜類人君為政審法時之所宜事之所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其志哀則哭泣應之樂有歌舞其志樂則歌舞應之喜有施舍其志喜則有施舍賜予為之應怒有戰鬬其志怒則攻戰爭鬬應之喜生於好

人之喜生于志之所好怒生于惡人之有怒生于志之所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信以行賞而福人令以行罰而禍人皆在審而行之以制死生禍以制人之死福以制人之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事之好者樂之道也惡物哀也事之惡者哀哭之道也哀樂不失人知生可樂而死可哀則皆為善以取福不為惡以取禍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乃能則天因地和協于陰陽生殺之正性是以長久故能與天地參而長久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聞太叔之言而歎美對曰禮上下之紀所以紀綱上下天地之經緯也天地以禮而成位猶織以經緯而成文也民之所以生也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貴以為生者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人性之曲者自以禮弱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自以禮

弱之使就于曲謂之成人大禮之所以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簡子能守此言故終免于晉國之難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不肯供王室我于周為客宋商王後故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如何使客輸粟晉士伯曰士彌牟自踐土以來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盟諸侯于踐土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其盟誓之言云子焉得辟之今王室有難安得而辭免子奉君命奉宋之命以會大事謀王室之大事而宋背盟使宋背同恤王室之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受輸粟之牒命有鸜鵒來巢鸜鵒北方之鳥不踰濟水又穴居而不巢者今來巢于魯故為異也鸜音劬鵒音欲

師已曰魯大夫已音紀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
鵒之鸜鵒二字分言之取其叶韻耳公出辱之言昭公有出奔之辱鸜鵒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買馬以饋之鸜鵒跦跦鸜鵒之跦跦行也公在
乾侯昭公在晉乾侯之地徵褰與襦徵求也褰袴也襦內衣也言平子歲歸從者之衣屨鸜
鵒之巢言高居窺遠哉遙遙昭公出奔所居之地遠而又遠禂父喪勞禂昭公名
也死于外故曰喪勞宋父以驕宋定公名也立為君故曰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
哭昭公生出故歌死還故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應此童謠之驗其將及
乎吾君其將及于禍乎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申公鳥之

子鮑女所生也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
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夜或作射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
公鳥妻鮑文子女饔人食官檀人名也而懼懼公若公思展申夜姑討之乃使其妾抶
已抶朴也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
言公若欲使我以非禮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
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
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
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公若哀夜姑無罪而泣下言若殺夜姑與殺我無異蓋公
若與夜姑共相公鳥之室故欲當其罪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豎小臣也季平

子不欲面拒公若戒小豎勿納公若之爲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逆
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平
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鬭郈音后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男
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已益宮于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
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
臧為子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
氏老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傳旃之也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
季氏禘祭也萬舞也于禮公當三十六人季氏私廟之祭與禘同日季氏先自取足舞數故于襄公止二
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
于外而謀去季氏謀于野也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賁音奔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不敢直告故因寺人公寢將以戈擊
之昭公佯怒將以戈擊僚柤側加反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
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果賁又使僚柤如前言之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爲
小人公果自言公果知公意乃自進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
告郈孫郈孫以可郈昭伯以季孫爲可逐勸勸昭公逐季氏告子家懿伯
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言公若郈孫之徒皆是讒人勸君使伐季

氏以君徼天之幸也事若不克伐季氏而不勝君受其名則使吾君受其惡名不可
爲也不可復共謀舍民數世自宣公以來魯之失民心數世矣以求克事以今
求勝此事不可必也勝負未可必也且政在焉魯君政令皆出季氏其難圖也言
公退之昭公不從懿伯之言故使之退辭子家懿伯辭不敢退曰臣與聞命矣言臣
既預聞伐季氏之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恐受洩命之罪不得其死乃館于公
以明不洩言之意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有事往之公伐季氏平子登
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
于沂上以察罪待于魯城南沂水之上以明察罪之有無弗許請囚于費費季
氏私邑弗許請以五乘亡以從事五乘而出奔弗許子家子曰即懿伯也

君其許之勸昭公從其出亡政自之出久矣魯國之政令出自季氏已四君矣
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之民多取食于季氏日入慝作日入日冥也言日暮之後
必有姦邪隱惡之人將起叛君而助季氏弗可知也其事不可知也衆怒季氏之衆皆懷怒君
之心不可蓄也不可使之蓄聚蓄而不治蓄其怒而不治將蘊將蓄積而生變蘊
蓄積其所蓄之怒民將生心則民將生異心生心異心一生同求將合則與季氏
同求叛君者將合其謀君必悔之弗聽昭公不從懿伯之言郈孫曰必殺之
言必殺季平子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
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
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也言無季氏昏亡衆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
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
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懿子亦疑所助使登高望季氏觀勝負見叔孫氏之旌旗已往季
氏候望之人以告孟叔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郈伯時往逆孟
懿子故就執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諸臣謂公若等僞若劫昭公以伐季氏者負罪出奔使若非公本意君自可止不出意如
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不忍委罪諸臣與
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
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弔失國曰唁平陰齊地齊侯自咎本不勸有司
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遂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得下人之禮將求于人則
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欲致二萬五千家之地以賦給昭公以待君命以待公伐季氏
之命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之福祿不可再得天若胙君不過
周公終不能過于胙周公以魯足矣周公止封于魯以魯封君足矣失魯而以千
社爲臣今君有魯而失之乃以千社之地而相臣于齊誰與之立則從亡者皆棄君而去又

誰與之共立哉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昭伯臧武仲之孫從公出奔率從亡之人爲盟不得叛公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必明辨之繾綣從公從公者繾綣而不離散無通外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無得交通以公命示子家子公命即載書之言也示子家子要之共盟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言不能與之同其好惡而以爲皆有罪從者陷君處者逐君皆有罪也安得信罪之有無或欲通外內或欲通外內之言故有是解說且欲去君或欲偶負罪以出奔令公歸魯可也何必繾綣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汝諸從臣喜出奔而惡歸國焉可同也安可與汝輩同好惡也陷君於難

勸君逐季氏以致禍難是陷君也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通外內之言兩偶負罪以去君君將速入吾君將速得歸國弗通何爲不通外內將欲何爲而何守焉何必守公而後爲忠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叔孫昭子如闞至是始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意如稽顙自責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惡名傳於後世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我將何以爲汝謀哉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言叔孫若能使我得改過以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叔孫昭子往公所乃與公言以平子悔過之意而欲納昭公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

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于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因所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乘騎也欲與昭公騎馬輕歸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太子欒元公太子也已元公也平公元公父也元公夢太子欒即位于宋廟已與平公朝服而輔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楄蒲田反柎

音府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暱宴羣臣勿敢知仲幾宋大夫暱近也降暱宴謂損親近羣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送死事生之法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臣不忍瀆禮廢法自逃死罪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爲明年梁丘據齊起本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臧會臧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僭不信也以卜所爲誠信與不信之事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

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郈伯妻對若有他故不再三問不對歸郈伯自晉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對又不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郈伯愼疑不入其家乃大舍于外而察其有無皆無他故執而戮之逆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于季氏送計簿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杖諸桐汝之閭戈刃也楯干也桐汝里名杖兵以伏于桐汝之里門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惡及郈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龜言不信果驗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

二十六年乙酉宋景公元年

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子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于子猶當爲請使齮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財猶材也言以此二兩爲先幣甚許賂于猶以百兩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伏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於魯君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亦在前年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以羸勤齊侯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卜而可伐出師方有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君以師繼進則魯不能敵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使從魯公伐魯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成孟氏邑言國之有都邑將以爲國之屏衛也請以成邑禦齊師許之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

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猶衰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用成之力既敝已甚不能復堪忍受請息肩于齊言欲歸齊以息肩蓋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言非其欲伐齊不過以此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萊蕪縣魯成備而後告待魯人守備既成而後告齊師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公孫朝之詐也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子淵捷即公孫捷從逐也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汰矢激也匕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在腹曰鞅聲子射淵捷之馬斬其鞅

服之鞅馬死淵捷改駕他馬魯人不識淵捷誤
以爲鬷戾而助之人魯人也鬷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
齊人也(子車卽淵捷自言我乃齊人)將擊子車(魯人之先助淵捷者知其誤將擊之)子
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
可怒也(言魯人之衆可以射恐之而不可辱射激之使怒)子褭帶從野洩叱之
(褭帶齊大夫野洩卽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義禦之)
(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子褭復叱之)亦叱之(對複亦叱也言齊無厭心但相叱)冉豎
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陳武子卽陳子彊)失弓而罵(武子罵)以告平
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甚有口辯鬒之忍反黑也)平子曰必
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言無乃亢禦之以致其怒)對曰謂之君子

何敢亢之(僞言不敢避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
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截恥而
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
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鑋一足行刜芳弗反說文云擊也又丈勿反斷丁管反鑋苦定反又
音啓)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呼林雍共載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
而相棄)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常囊瓦也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曰大
子壬弱(太子壬卽昭王其年幼小)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本王子建
所娶而平王奪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立長子則于理爲順)建善則
治(建善人則其國治治去聲)可不務乎(可不以此爲先務乎)子西怒(怒子常欲立己)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法又言平王奪子建之妻是章君王之惡也)
國有外援(太子之母秦之女也故言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太子壬夫
人所生王之適嗣也)不可亂也(不可亂嫡庶之分)敗親速讎(不立王是敗親也秦將來
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以庶長亂嫡嗣神怒人怒爲佑不降此不祥之道也)我受其名
(使我實受其惡名)賂吾以天下(假使以天下而賂我)吾滋不從也楚國何
爲(況以楚國與我何爲而受之哉)必殺令尹(言必討其罪)令尹懼乃立昭王

晉師克鞏(鞏子朝邑知躒趙鞅之師克之)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王子朝之黨知
子朝不濟乃叛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

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王入于成周甲
戌盟于襄宮(襄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廟)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此三王者皆封建同
姓之弟以爲諸侯)以蕃屏周亦曰(其意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言吾三
王所以封母弟者一則不欲獨享文武之天下故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
入于難(一則恐後世之子孫昏迷失德喪敗紀綱傾危覆亡而陷溺入于患難)則振救之
(苟有患難則兄弟之國共振起而救援之)至于□王(□王厲王之父)王愆于厥身(愆惡
疾也□王身有惡疾)諸侯莫不並走其望(諸侯莫不徧走羣祠其國羣望之神)以祈

王身夷王疾之參至于厲王厲王□王子宣王父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萬民不忍害王居王于彘彘地名周人流厲王于其地諸侯釋位周召二公去其所居
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周召二公與爲王之政事號曰共和宣王有志宣王厲王之子
也彘之亂宣王尚幼召公虎取而長之于家厲王死宣王長而有志堪爲人君而後效官效授也二
公乃共立之而授其官政于王至于幽王幽王宣王之子天不弔周天不恤周室王昏
不若若順也幽王昏亂不順于德用愆厥位以失其位攜王奸命攜王幽王之少
子伯服也幽王娶申姜生太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是伯服奸命也諸侯
替之申伯與犬戎攻殺幽王諸侯因共廢伯服而建王嗣立太子宜臼以嗣位是爲平王用
遷郟鄏郟鄏洛邑也成王定鼎于此平王始遷居焉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

王室也至于惠王平王之六世孫天不靖周生頹禍心頹惠王庶叔也
包藏禍心莊公十九年作亂施于叔帶叔帶襄王之弟也僖公二十四年作亂惠襄辟
難惠王避子頹之難襄王避叔帶之難襄王惠王之子越去王都惠王適鄭襄王處于鄭地氾
則有晉鄭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咸黜不端昔爲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
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定王襄王
之孫定王六年即魯宣公八年秦人降妖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秦人有降妖言者曰周
有其頿王頿口上鬚也言周當有一王生而有頿鬚者亦克能修其職此頿王者
能修天子之職諸侯服享服從而獻國之所有二世共職二世之久諸侯皆供職貢也二
世謂靈王景王王室其有間王位二世之後王室當有間奪王位者此本指子朝而言今子

朝反以爲王猛也諸侯不圖諸侯不謀王室之難而受其亂災秦人妖言止此受其
亂災本指楚而言今子朝反以爲晉也至于靈王簡王生靈王生而有頿其初生時
果有髭鬚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景王乃靈王子克終其
世終其世無有禍亂今王室亂單旗即單穆公劉翟即劉文公伯蚠剝亂天
下立少君以剝喪變亂周之天下壹行不若專一行不順理之事謂先王何常之
有唯余心所命我心所好則命爲君其誰敢討之誰敢有限討其不然者帥
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侵濫剝欲無有厭足
規求無度規覓貪求無有法度貫瀆鬼神慣習瀆慢鬼神之祭祀慢棄刑法
侮慢廢棄先王之刑法倍奸齊盟違倍奸犯齊一之盟書傲很威儀傲慢很戾以爲

一身之威儀矯誣先王矯詐誣罔以奸先王之命令晉爲不道是攝是贊
輔立王子朝而扶持之使不傾覆佐贊之使得成立思肆其罔極心之所思欲縱肆其無有窮極
之晉懲茲不穀震盪播越不穀子朝自稱也言使我震盪而不安其心播遷踰越而不遑
所居竄在荊蠻荊楚蠻也未有攸底言未有所止之地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以從先王立長之命毋
速天罰言單劉爲亂使之者必有天殃故勸諸侯無速天罰赦圖不穀赦我之憂而謀其難
則所願也則所願于汝諸侯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經常之法
而諸侯實深圖之而汝也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此以下言先王之經
無適則擇立長擇庶子年長者立之年鈞以德若年同則論其德之厚薄德鈞

以卜若德同則論其卜之吉者王不立愛王不立其私所寵愛之子公卿無私三公六卿無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古之制也按王后無子死則擇之子當立不專立長也此蓋子朝之母嬖于王猛之母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天卽世十五年太子壽卒穆后又繼崩單劉贊私立少單劉二子贊助景王私意而立少君以閒先王以閒錯先王之法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言諸侯也閔馬父聞子朝之辭閔馬父魯大夫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犯景王之命而爭立遠晉之大遠離晉之大國而不依以尊其志尊行其奪位之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謟疑也天道禍福人圖其書無可疑者不貳其命禍福之來不可移易若之何禳之若之何可祭而禳除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其星似彗故有除穢之象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何損于災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路寢齊君之正寢也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公自知其德不能久有齊國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言我以爲有德者當能有此室也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釜十爲鍾此公量也若陳氏私量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鍾乃大矣詳見三年註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取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齊君厚斂于民山林川澤之利無絲毫不貸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小雅車牽篇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用也有喜悅之心用歌舞之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後世子孫若少怠惰不自强于德政陳氏而不亡陳氏當此時不先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已止也言陳氏之僭惟禮可以止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之家所施恩澤不得及于國人民不遷四民不得遷徙其業農不移農庄稼穡工賈不變工治器用之役賈主貿遷之事凡所謂民不遷也士不濫爲士者不得濫失其職官不慆凡有官守者不得慆慢其事大夫不收公利大夫不得施惠以收民心公曰善哉我

不能矣嘆其言雖善而我不能行之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天尊地卑而禮制行之矣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君出令而不違于理臣共而不貳臣奉命而不貳其心父慈而敎父慈愛而敎子必嚴子孝而箴子孝順而箴諫必切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禮者先王之所尊尚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年丙戌楚昭王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
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上國中國也吳居水鄉故以中國爲上國 遂聘于
晉以觀諸侯 觀強弱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然麇
共名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
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
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窮楚名沙水名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
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還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強盛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 告鱄

設諸 鱄設諸二十年伍員所見勇士 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
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蓋壽夢生四子諸樊也餘祭也昧也季札也而季札賢
諸樊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弟凡爲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之子僚昧之子也遂光而代札故光
自言王嗣而欲求之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至謂聘還 鱄設諸曰
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猶言我身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 光
曰我爾身也 言我身猶爾身言事汝母當如我母待汝子當如我子 夏四月光伏
甲于堀室而享王 堀地爲室 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 坐道邊至光門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
直門者直階者主戶者主席者皆王僚親之人又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羞進食也獻體解衣也進食者必

解衣易服于門外防奸細也鈹普皮反劍也 執羞者坐行而入 坐行膝行 執鈹者
夾承之 執劍者二人夾承執羞者 及體以相授也 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 光
僞足疾入于堀室 恐難作王黨殺已素辟之 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
進 全魚炙故可寘劍以進 抽劍刺王鈹交于胸 交鱄諸胸 遂弑王闔廬
以其子爲卿 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爲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
死事生以待天命 哀王僚之死哀事闔廬之生存以待天命之自定 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
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 復命哭墓 復使命于僚墓 復位而待 復本位待光命 吳公

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鍾吾小國 楚師聞吳亂而還
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
郤宛直而和 郤宛楚左尹也以直事君以和接類 國人說之鄢將師爲
右領 鄢將師楚大夫右領官名 與費無極比惡之 惡郤宛得民譽 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 子惡
宛字詐言郤宛欲郤子常飲酒 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 詐言子常欲飲
酒于汝家 子惡曰我庸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
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 無以爲報獻之禮 若何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 出其家所有之甲兵 吾擇焉 擇取其佳者以進令尹 取五甲五

兵（無極取兵器與甲各五事）曰寘諸門（以此甲兵置諸門首）令尹至必觀之而
從以酬之（皆無極之言）及饗日（郤宛不知其謀而信之）帷諸門左（陳甲兵于
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
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
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此日字舉郤宛嘗辭之辭
皆誣宛也）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此無極自言以斷郤宛退師之罪）
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攻郤氏且爇
之（且以火焚其家）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國人素重郤宛知其冤不
肯焚其家）令曰（將師以子常之令）不爇郤氏與之同罪（當坐郤氏同罪）或取

一編菅焉（編菅編茅以覆屋曰苫者也或取一編菅以焚郤氏）或取一秉秆焉（秆禾
莖也秉把也或取秉秆將用以焚郤氏）國人投之（國人怒而投秉其菅秆也）遂弗爇也
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
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
呼于國曰鄢氏費氏（鄢將師費無極）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衆歎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
如何令尹病之（爲下殺無極張本）
會于扈（晉會諸侯大夫于扈）謀納公也（謀納魯昭公）宋衛皆利納公固
請之（請于晉）范獻子取貨于季孫（晉范鞅受平子賂）謂司城子梁

（卽宋樂祁犂）與北宮貞子（卽衛北宮喜也）曰季孫未知其罪（未知所以得罪
之由）而君伐之請囚請亡（請囚于費又請以五乘亡）于是乎不獲（皆不之許）
君又弗克（旣與兵伐之又不勝）而自出也夫豈無備（季氏豈無守備）而能
出君乎季氏之復（季氏被伐而復安）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故使
公徒休息其怒）而啓叔孫氏之心（又闕啓叔孫氏之心以救季氏）不然（若非天意）豈
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遊（而公徒皆釋甲執冰以游戲者此見天意休公徒之怒也）
叔孫氏懼禍之滋（恐兵禍滋及于己）而自同于季氏（遂與季氏同心以救）
（此可見天意啓叔孫氏之心也）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
甚得其民淮□與之（皆服屬之）有十年之備（其所積書可備十年之用）有

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而齊不致力其實與楚同援季氏也）有天之贊（謂天救之）有民
之助（謂甚得其民心）有堅守之心（其心主于固守卽十年之備也）有列國之權
（其謹伴于諸侯）而弗敢宣也（有此六者堅守臣節而不敢用）事君如在國（謂舟嘗納
馬與從亡者之示服）故鞅以爲難（故我以納公爲難事）二子皆圖國者也（皆以
謀國爲己任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
成死之（以恐二子）二子懼（二人聞范鞅之言皆畏懼）皆辭（皆辭而避之不納公）乃辭
小國（士鞅辭謝諸小國在會者各使之歸）而以難復（以難納昭公而復命于晉君　愚按昭公
之事傳謂趙鞅入賂而庇季氏夫晉數世主盟政由卿家迫其季年乘權擅恣崩門黨羈圖其所也若乃陪卿
魯事尚有歷徵夫晉三卿齊陳氏盡與季孫相〔六〕而發人之國魯事猶晉事也人必中有大欲而後鬻人之史）

衆之對君無常位違兩歎之志耳晉頃不悟不能授手魯昭以振國紀豈惟不知恤陪柳亦不知自恤晉之所以終于失國也春秋屢書乾侯所示戒者豈惟一人其義微而顯矣

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奉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因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衆復敗則公無再振之日其死于此乎子家自謂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也且子餘反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國人之謗言尚未止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國中祭祀進胙肉者皆謗子常沈尹戌言于子常沈尹戌沈諸梁之父爲楚右司馬以郤宛之寬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也莫知其罪不知得罪之由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自夏至今猶言不止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假使殺人而可以掩息謗讟猶弗爲也尚且不肯爲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異于仁者之所爲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嫉其有寵故害之出蔡侯朱在二十二年無極取貨于蔡悼侯東國使蔡人出蔡侯朱而立之喪大子建在二十年譖太子以方城叛故殺連尹奢即伍奢同上年屏王之耳目屏蔽也蔽平王之耳使不聰蔽平王之目使不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楚成王莊王無不及焉無有不及于二王者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徒以

其信近無極之讒慝故也今又殺三不辜三無罪之人謂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國人謗無極且近及于汝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即郤氏陽氏晉陳氏國之良也三人者皆楚國之善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素無過失吳新有君吳光新立而賢故言有君疆場日駭楚國之疆境日有侵伐之駭懼楚國若有大事有軍旅兵革之變子其危哉衆情不附恐生他變國人必歸罪于汝而殺之此危道也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用沈尹戌之言盡滅其族并誅三人之族以說于國以解說于國人言害三族者皆二人之罪也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此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敢臣其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畢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獻使重見從晏蔡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昭公九

二十八年丁亥吳王闔廬元年是歲鄭定公卒子蠆立是爲獻公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鄔於庶反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辟法也言民多僻邪之行當同流合汙無自立辟法以違於衆多辟匹亦反立辟婢亦反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

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言三人同被執皆將戮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慭發語之音吾君謂祁盈慭魚覲反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音嗣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之母欲爲叔向娶於舅氏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賢其母曰叔向之母子靈之妻子靈巫臣也妻謂夏姬也殺三夫謂陳御叔早夭楚襄老戰沒巫臣娶之亦死一君陳靈公爲夏徵舒所殺一子楚莊王殺徵舒而亡一國楚莊滅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出奔可無懲乎可無所懲戒而欲娶其女乎吾聞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天地之理循環無窮故甚美者必有甚惡存乎其間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夏姬是鄭穆公少妃姚子所生之女子貉之妹也子貉即鄭靈公夏姬其女弟也子貉早死無後靈公遇弑而無子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死子生二子靈公及夏姬靈公早無子而天聚其美於夏姬之身將必以是大有敗也甚美必有甚惡故知夏姬流禍未已而將大有敗於後也昔有仍氏生女有仍古諸侯之國名其君生女黰黰髮稠而黰黰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因髮黑故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舜時樂官后夔取其女以爲妻生伯封有仍氏生子名之曰伯封實有豕心其心貪而無厭貪惏無厭貪財惏食無有厭足忿纇無期忿戾

也忿怒很戾無有期度謂之封豕封大也因其名爲伯封而號爲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以致絕其祭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共子即晉申生也以嬖姬而不得立皆是物也物指美女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而亡其國晉以驪姬殺太子申生女何以爲哉汝何以夏姬之女爲美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足以動移人之心情苟非德義苟不能以足乎己之德合宜之義而自制其心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即食我也夏姬之女所生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曰姒長叔謂叔向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聞兒啼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豺狼之子山野之心不可馴服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言其必有滅族之禍遂弗視

魏獻子爲政獻子名舒魏絳之子韓宣子卒代之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鄔一祁二平陵三梗陽四塗水五馬首六盂七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一平陽二楊氏三也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太原鄔縣賈辛爲祁大夫太原祁縣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太原晉陽縣南戊音茂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太原榆次縣知音智韓固爲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爲盂大夫大原盂縣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爲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爲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賈辛司馬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舉以半邑賞其勤王之功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餘子晉官名卿之庶子爲餘子以四子爲餘子而不失其常職能守其業者也能保守其祖父之業者也其四人者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先受縣而後見者言示衆而舉不以私也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魏子同焉吾與戊也縣言我以梗陽與魏子戊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親近有寵不逼迫同位常謙恭也居利思義在約思純其處窮約則思純正而不敢萌僭濫之心有守心而無淫行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以光大之德奄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之往

也以兄弟而往封于國者十有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凡十六人此言十五人者紀載不同不可強爲之說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亦約言之不必強說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大雅皇矣篇唯此文王帝度其心帝上帝也言天帝實揆度文王之心凡事皆得其中莫其德音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善聲使之自然安定其德克明克明克類能使物物得所不失其類克長克君能有爲人師長之德能有爲人君上之度王此大國故爲人君而王天下此周之大國克順克比能爲人所順從又能比方人之善者而用之比于文王天下之人長短相成能否相濟比方于文王之德其德靡悔其德皆合無所悔咎既受帝祉既能受上帝之福祉施于孫子施猶廣也言受天之福以施及後世子孫使之長有天下也施音異

心能制義曰度此以下復解詩之九德言文王之心能制合宜之義是以上帝度其心也德正應和曰莫其德正靜民皆應和是爲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照臨四方無隱不遺故曰克明勤施無私曰類勤行施惠無所偏私物各得所是之謂類教誨不倦曰長教誨其民無有厭倦之心此長人之道也賞慶刑威曰君慶以作福而賞人刑以作威而畏人此君人之道也慈和徧服曰順慈祥和睦而天下徧服順之道也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得相從比之義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天地相錯而成章故謂之文也九德不愆凡此九者之德舉無愆過作事無悔所以勤而無悔吝也故襲天祿故能受上帝之福祿子孫賴之施及後世而子孫皆依賴之矣主之舉也主稱魏子執政故也舉謂舉魏戊等近文德矣舉魏戊等爲勤施無私其四人者擇善而從可謂近於文

王之從矣所及其遠哉其福祿亦將及於子孫也賈辛將適其縣將往所治之祁
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呼其名而謂之昔叔向適鄭鬷蔑
惡鬷蔑鄭然明也其貌醜惡欲觀叔向聞叔向之賢德欲觀之從使之收器者從使人收徹俎豆之器皿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然明時登一言甚當於理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叔向素聞然明之賢故聞言而知之下叔自
下堂執其手以上執然明之手以升堂曰昔賈大夫惡賈國大夫亦貌醜娶
妻而美賈大夫娶妻有美色三年不言不笑妻嫌其醜同居三年不肯言笑御以
如皋賈大夫爲妻御車以往皋澤射雉獲之射雉鳥中而得之其妻始笑而
言喜其有才能得雉鳥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

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叔向謂然明汝面貌不甚揚顯子若無言若無
堂下一言之善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叔向遂與然明如舊相識今女有力於王室魏子謂賈辛云吾是以舉女爲縣
大夫以見才之不可以已也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毋廢汝前日之功力仲尼
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內舉其子謂魏戊也遠不失
舉外舉其賢謂衆人也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又聞命賈辛之辭以
爲忠詩曰大雅文王篇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
也義其舉賢也合義其命也忠其命賈辛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戊爲梗陽大夫戊塋輕故不能決其訟之曲直以獄

上以其訟上於魏舒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賂魏獻子魏子將受
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
主稱魏子也若受梗陽人若受女樂之賂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
諾二子皆許入諫退朝魏子朝君既退待於庭二大夫待於魏子之庭下饋入饋備既入
召之魏子召二大夫共食比置二大夫自始食至食盡三歎既食使坐魏子命二
大夫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伯叔猶言前輩伯行叔行諺曰唯食忘憂
人惟飲食之時忘其憂慮吾子置食之間今二大夫始食至食畢間三歎何也同
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因飲酢而不覺食饑甚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至食及半自咎曰因自悔咎豈將軍食

之而有不足魏子將中軍故稱將軍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小人二大夫自言也爲君子之心君子以稱魏子屬厭而已屬足也言
我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必知此無過食也此所以爲之三歎也獻子辭梗陽人
知二大夫諷諫規辭不受其賂傳言魏氏之所以興也
二十九年戊子鄭獻公元年
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賈音古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
啟服啟服馬名塹而死附塹死也公將爲之櫝爲作棺也子家子曰從
者病矣請以食之請以作棺之貲飲食從者乃以幃裹之禮曰敝幃不棄爲埋

馬也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龍輔玉名 遂入羔裘 公衍

逆以羔裘經入爲獻 齊侯喜與之陽穀 陽穀齊邑 公衍公爲之生也其

母偕出 公衍公爲皆昭公子共初生時二母同出之產舍 公衍先生公爲之母

日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 留公衍母使待己公白公 三日公爲生其

母先以告公爲爲兄 先告故公爲爲兄而公衍反爲弟 公私喜於陽穀

而思於魯 昭公私以得陽穀爲喜且追思失魯之禍 曰務人爲此禍也 務人公爲

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 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

公衍爲大子

龍見于絳郊 晉所都之邑也 魏獻子問於蔡墨 晉太史 曰吾聞之

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 以龍不可生而得之 謂之知信乎 以龍

爲智誠然乎哉 對曰人實不知 人不能致生龍乃是人自不智 非龍實知古者

畜龍 因言古者嘗得養龍之事 故國有豢龍氏 豢養也豢龍氏代董父之後也 有

御龍氏 御龍氏謂劉累之後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

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 古者有飂之國其君名叔安者 有裔

子曰董父 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其名曰董父 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

飲食之 因其所好以飲食之 龍多歸之乃擾畜龍 擾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 因舜賜姓故名董父 氏曰豢龍 豢龍官名

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鬷川 封其國於鬷水上鬷川之地 鬷□氏其後也 □皆董

姓董父之後也 故帝舜世有畜龍 有畜龍之官 及有夏孔甲 孔甲少康之後

九世君也 擾于有帝 其德能順于天 帝賜之乘龍 四龍爲一乘此言天帝賜孔甲以一

乘之龍 河漢各二 河漢之龍各二合而爲四 各有雌雄 各有一雌一雄 孔甲不

能食 孔甲得龍而不能養 而未獲豢龍氏 未得豢龍氏之官 有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 劉累堯之後 學擾龍于豢龍以事孔甲 以擾龍之

技服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

後 豕韋國名彭姓更代也蓋逐其君而以劉累代之 龍一雌死 所畜之龍 潛醢以食

夏后 潛藏也劉累藏以爲醢與孔甲食之明龍不智 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 既享

龍醢卒事又使御龍氏求致龍 懼而遷于魯縣 不能致龍故懼而遷于魯縣以自服退於是彭

豕韋復歸其國 范氏其後也 商滅豕韋復封劉累子孫其後爲晉范氏 獻子曰今何

故無之 何故不畜龍 對曰夫物物有其官 每物各有其官以主掌之 官修

其方 居是官者必修其方法以終始之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官不食 失其官守不食其祿 官宿其業 居官者安其所業使職事修理 其物乃

至 則所掌之物自然而生若水官修則龍至之類 若泯棄之 若泯滅棄絕其所掌之事令職事不

修 物乃坻伏 則其物乃止息潛伏 鬱湮不育 鬱滯湮塞不復生育故龍之類今不可生

得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號爲五官之長 實列受氏姓 實以行列

其受賜氏賜姓之寵凡諸侯賜姓又以國爲氏 封爲上公 當其生則封以上公之爵 祀爲貴

及其死則享神以貴神之祀 社稷五祀 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號爲五

祀與社殷同是尊是奉俱為王者之所尊奉木正曰勾芒正官長也木官之長號曰勾芒取木生勾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祝融火官之長號曰祝融取其明也其祀黎焉金正曰蓐收金官之長其名蓐收以秋物摧蓐而可收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水官之長號曰玄冥取水之陰而幽冥也土正曰后土土官之長其名后土土為群物之主故稱后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後世廢木官之職矣故龍不生得故不能致水內之蟲物也不然周易有之則以周易爻辭之言龍者證之在乾之姤乾初九爻變為姤卦姤音遘曰潛龍勿用乾卦初九爻辭言陽氣在下如龍之潛德未可用也其同人乾九二爻變為同人曰見龍在田乾卦九二爻辭言陽氣出地上如龍之見而在田其大有乾九五爻變為大有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言陽德聖人位乎大位如龍飛而在天也其夬乾上九爻變為夬卦曰亢龍有悔乾卦上九爻辭言陽剛之盛至于亢極故有悔也其坤乾六爻皆變為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乾卦用九爻辭言剛德不可為天下先故觀見諸陽之爻無為首則吉也坤之剝坤上六爻變為剝卦曰龍戰于野坤卦上六爻辭陰盛之極疑于無陽故陰陽交戰也郊外曰野上六居外卦之終故云野若不朝夕見總釋上文意謂設使龍不朝夕出見誰能物之則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如潛見飛亢之類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又問五官之長配食於五行之神者是何人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四叔其子孫也曰重曰該曰修曰熙此四叔之名實能金木及水四叔能治其官使重為勾芒重能治木事故使為木正該為蓐收該能治金事故使為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能治水事故使之為

水正世不失職四叔子孫世世不失其職遂濟窮桑少皞居于窮桑四叔能濟其功此其三祀也此木正金正水正之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顓頊代少皞有天下者其子名犂為祝融犂能治火事故使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以諸侯霸九州者其子名句龍為后土句龍能治土事故使之為后土此其二事也此火正土正之事也后土為社句龍為社神稷田正也稷之為神掌播植為田官之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其子名柱為稷柱能植百穀故使為田正自夏以上祀之夏后氏以前皆祀柱以為稷神周棄亦為稷棄周之始祖也唐虞時為后稷自商以來祀之湯既廢夏廢柱而祀棄以為稷正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之孫荀寅中行荀吳之子也汝濱晉所取陸渾地二子帥兵始築城守之遂賦晉國一鼓鐵冶石為鐵用橐扇熾鬧之鼓此蓋令衆出為鼓石為鐵取一鼓而足也以鑄刑鼎用其鐵鑄刑書於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宣子范匄也昔作刑書今荀寅謂其可以長為國法故取而鑄之於鼎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失其為國之法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用之於民猶帛之有經緯卿大夫以序守之各以位序守其法度民是以能尊其貴故賤而為民者能尊其貴而畏其威刑也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而為官者宜民宜人能守其業而保其祿位也貴賤不愆貴者執其權柄賤者畏其威刑貴賤相安舉無愆失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主爵之官為被廬之法蒐于被廬而修唐叔之法事在僖公二十七年以為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罪之輕重爭端在於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豈復畏貴者之威刑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貴者何以守其祿位貴賤無序貴賤乖爭無復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范宣子所作口之蒐也乃蒐口之法也事在文公六年晉國之亂制也是時一蒐口之役而三易中軍之帥以致賈季箕鄭之徒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蔡墨爲晉太史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刑鼎之役乃荀寅主之故云以下卿干上令又加范氏焉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與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易之亡也既廢則范氏本可免禍今復改易之使共必亡其及趙氏禍將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鑄刑鼎本非趙鞅意蓋不得已

而從之若德若趙氏能修德可以免可以免禍爲定十二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傳

三十年己丑

晉頃公卒壬午立是爲定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魏舒使士彌牟詰問太叔曰悼公之喪襄公十二年晉悼公卒子西弔鄭公孫夏來弔子蟜送葬公孫蠆來送葬今吾子無貳貳副也謂子太叔以一人兼弔葬也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以晉之有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所謂事大國者在隨時共其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字小國者當責小國之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豈敢忘其共命以所備禦

若多不及葬之故也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嘉好謂嘉禮聘享謂賓禮三軍之事謂軍禮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適遇鄭國無事之時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此言鄭之先君亦有會葬于晉而執紼者矣若其不閒適遇鄭國多事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雖使士弔大夫送葬亦有不得如先王之禮數者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君自會葬是於先王之禮爲有加也則慶善之而不討其乏士大夫不及數是於先王之禮爲有乏也則不討之明底其情所以善其有加而不討其乏之者蓋明知鄭國政其情實也取備而已取其備禮而已以爲禮也小事大大字小之禮也靈王之喪襄公二十九年周靈王崩我先君簡公在楚朝楚未歸我先大夫印段

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君既在楚上卿居守故使少卿王吏不討時天子之有司不討鄭罪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則我鄭君方年幼而弱小是以不共所以不得親來弔喪從其省若從省禮之時則吉在此矣則我已在此足以備事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太叔之敏晉不能責其罪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二十七年闔廬弑吳王僚而公子掩餘奔徐使鍾吾人執燭庸鍾吾小國也公子燭庸奔鍾吾至是闔廬令二國人執二公子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楚昭王大封二子與之土田而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監古銜反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乃故
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將以爲吳邊疆之害子西諫曰公子申諫昭王吳光新
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
邊疆楚以和好接吳之疆界使柔服焉以柔道制之使吳自服焉猶懼其至猶恐
吳人恃強以師來伐吾又疆其讎讎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闔廬之仇也我又大封以强其讎仇
之人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夫吳之爲國泰伯仲雍皆
太王之子故爲周之族胄遠裔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
諸華自比中國諸侯光又甚文甚有文采將自同於先王昔太王王季亦自西
戎比于諸華今闔廬將自同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天意或者欲使之爲暴虐乎使

弱喪吳國使闔廬用兵以自削其國而封大異姓乎以其土地封大異姓諸侯乎
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不然則是將終以福吳乎其終不遠矣然觀吳之
行事可以占其不久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姑且也億安也我何不且安我鬼神之祭祀
而寧吾族姓而寧我宗子族姓以待其歸以待吳人善惡之所歸將焉用
自播揚焉將安用自播動害我國家也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
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塞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
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服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
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問於伍員曰初而言

伐楚而汝也初二十年前汝奔吳地曾說之以伐楚余知其可也彼時我因知言之可用也
而恐其使余往也我所以沮汝之謀者恐其使我任伐楚之事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人謂王僚又惡伐楚之功爲王僚所有今余將自有之矣今我將自
伐楚而自有其功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執政衆多意向乖異不相
和一莫適任患國家有患無有以身親任之者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若分
爲三軍以勞敝楚人一師至初一軍往伐楚彼必皆出彼楚人必皆出兵以敵我彼出
則歸楚兵既出則我合之而歸彼歸則出楚兵幾歸則我又出一軍以撓之楚必道
敝楚兵屢出必疲敝於道路之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我數勞之以疲敝楚兵多方
以誤之肄東擊西多方以迷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楚兵既罷我乃合三

軍同力以伐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三十一年庚寅晉定公元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新立將用兵納魯昭公歸國范獻子曰若召季
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
子使私焉使人私告季孫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我爲汝保其必無咎季
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
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
跣行季孫爲喪服素練之冠麻布之衣徒跣而行以憂戚自責伏而對曰事君臣之
所不得也言我願事君而君自不肯還故不得事君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

爲有罪君皆指昭公也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以先臣有功故不絕季氏別立子弗以爲之後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云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迎公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子家羈勸昭公從乎子歸一慙之不忍若不忍此一時之慙而終身慙乎則濱死於外將爲終身之慙矣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從公之衆皆云晉既憂君則在君之一言矣君必逐之君若一言使晉晉必逐去季孫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可從季孫以歸國公曰君惠顧先君

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夫人謂季孫則我復何面目與季孫相見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指河水以自誓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我晉君惟恐負不稱君之罪敢與知魯君難今新君而不入豈敢復預知魯國之難耶臣請復於寡君我請以公言復命于晉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故且歸魯攝君主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勸公棄其從者獨乘一車入于季孫之軍季孫必與君歸季孫見君單歸勢難拒絕必從公而歸得公欲從之昭公欲從子家之謀衆從者脅公衆從者恐公獨歸不得復入故脅制昭公不得歸

邾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也竊濫邑以奔魯賤而書名黑肱非命卿而賤者

秋書其名重地故也以地爲重故特書其名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有所謂書其地有名謂書其人而不如其已已止也言有名之辱不若止而無名之爲愈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必書以其地與其名而書其竊地之罪終爲不義延終身爲不義之人弗可滅已傳之萬世不可泯滅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先正其心不以利欲回於回邪不爲義疚見義不爲不以不義爲身之病或求名而不得或本欲求名而春秋不書其名或欲蓋而名章或本欲隱蓋而春秋特著其名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以爲大夫作而不義殺衞侯之兄孟縶欲求不畏强禦之名其書爲盜司寇卿也而春秋以盜書之其求名而不得者也事在二十年邾庶其

襄公二十一年以漆閭丘來奔莒牟□五年以防茲來奔邾黑肱在本年以土地出三人竊邑以出求食而已不過爲求食計耳不求其名非有心於求名也賤而必書三人非卿而春秋書其名者此欲蓋而名章也此二物者總上書盜書名二事而言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所以懲肆三叛書名所以去貪若艱難其身設若有人身爲艱難之事以險危大人以危險在位之大人而有名章徹而春秋書之使勇名章徹達于天下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則樂於作難者將趨赴而喜爲之若竊邑叛君設若有人竊據土地而叛其君以徼大利以僥倖而謀大利而無名而春秋不書其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則樂於貪冒者將盡力以爲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以沮攻難之士三叛人名以警貪冒之民以懲不義所以

懲戒不義之人數惡無禮惡逆無禮之人皆數而不懲其善志也此記事之善也故曰春秋之稱稱權稱也言春秋書名稱之法稱去聲微而顯文雖微而義則著婉而辨辭雖婉而言則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能使褒貶勸戒之法昭明善人勸焉善人得褒而知所勸勉淫人懼焉淫人畏貶而知所戒懼是以君子貴之是以春秋之法爲君子之所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婉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日

有變日在辰尾故日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吳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午火勝庚金楚氣猶壯故終亦不克

三十二年辛卯

吳伐越越會□之國姒姓子爵始用師於越也言吳始用大兵伐越史墨曰史墨晉史自蔡墨也不及四十年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則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將伐吳有其土地越得歲而吳伐之此年歲星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而吳先用兵以伐越必受其凶則吳當反受其凶也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此去凡三十八年云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周二大夫請城成周王畏子朝之黨徙都成周以其城狹小請改城之天子曰致敬王之命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謂子朝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一二同姓之親暱異姓之甥舅不皇啓處典兵勤王不得安居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今凡十年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今凡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無一日不念諸侯勤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閔閔發貌謂憂王室之亂冀望安定如農夫之發候冀望歲時之將熟也懼以待時長懼以待天時伯父若肆大惠肆展放也復

二文之業恢復文侯仇與文公重耳之功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文武二王之福祚以固盟主以堅固其主盟之權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昔成王時周公合諸侯營洛邑號曰成周以爲東都以其在王室之東故曰東都崇文德焉所以崇文王之德也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增築俾戍人無勤庶免諸侯之兵久戍於此諸侯用寧諸侯還役各得安寧蝥賊遠屏災害之事得以遠去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我周先王之靈亦以汝爲有大功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天子亦云

欲罷戍而築城雖有後事築城之役雖有變故晉勿與知可也晉勿復預知其事
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爲從事魏
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伯音卽韓不信使答王使云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或緩或急之等差次序於是焉在
無不惟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
夫于翟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
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干
犯君位以令成周之大事非其德之所能當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
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

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巳丑士彌牟營成周士彌牟卽士景伯計
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揣反揆高卑之宜度厚薄仞溝洫
度深曰仞度量本末厚薄之制仞溝洫深淺之準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
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財用書
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號令以諸侯使供其役屬役賦丈屬所
當役之數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
子臨之以爲成命韓簡子卽韓不信臨頫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琥玉器一環一璧輕服卹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巳未公

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
其賜書曰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爲失所趙簡子
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
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謂左右有三謂三辰有五
謂五行有陪貳陪副也謂王有公諸侯有卿故天有三辰日月星也地有五
行水火木金土也體有左右如手足耳目之類各有妃耦謂左右陪貳以佐其用妃
者配王有公天子以公爲陪貳諸侯有卿以卿爲諸侯之陪貳皆有貳也自此
以下皆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自季友至今其得政久矣民
之服焉天之所與民必服之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魯君世世縱其忿失

季氏世修其勤季氏世世修其勤勞民忘君矣魯人知有季氏不復知有君矣雖
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故詩曰小雅十月之交高岸爲谷岸本高也有時變而爲谷深谷爲陵谷本深也
或變而爲高陵詩言高下有時而變易也三后之姓虞夏商三后之子孫本高貴也於今爲
庶今皆爲庶姓矣此言貴賤有時而變易也主所知也此簡子所知之事在易卦雷
乘乾曰大壯震在乾上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
君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文姜桓公
之夫人尤寵愛公子友有大功於魯慶父弒二君季友誅之而立僖公受費爲上
卿僖公賜以汶陽之田及費使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季友生文子行父行父生武子宿

世增其業不殞舊績魯文公薨（文公十八年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公子遂居東門是爲東門襄仲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魯君於是乎失國（宣公旣篡立季文子逐莒太子僕以脅制宣公遂陰奪其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君指昭公）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二者君之所司宜謹重之）不可以假人（以此借人則君失其位矣惟魯君不能謹此初假季氏權權柄終致昭公失國之禍）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二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敬王十一年）元年（壬辰　陳惠公二十一年杞悼公九年宋景公八年晉定公三年齊景公三十九年秦哀公二十八年楚昭王七年衛靈公三十六年蔡昭侯十三年鄭獻公五年吳闔廬六年）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魏舒獻子翟泉地名）將以城成周（去年敬王請城成周王是晉爲翟泉之會將築其城）宋仲幾不受功（仲幾宋大夫不受功役）曰滕薛郳（郳即小邾舊號）吾役也（可使代宋受役者也）薛宰曰（薛大夫）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使不得自通于天子）以我適楚（使我臣屬鑾口之楚）故我常從宋（從宋之所役）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公二十八年）曰凡

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今將從踐土之盟而復舊職乎）若從宋（將失舊職而從宋之役乎）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言踐土之盟固云各復舊職則薛宜從舊爲宋之役也）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爲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其後奚仲遷于下邳之地邳音皮）仲虺居薛（仲虺奚仲之後或云萊朱也復居于薛虺音卉）以爲湯左相（時伊尹爲右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當如奚仲仲虺事天子爲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何故舍天子從宋諸侯之役）仲幾曰三代各異物（事物各不同）薛焉得有舊（薛居周世不得以夏商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士景伯）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代魏舒爲政蓋魏舒以是役卒於甯）子姑受功（謂仲幾姑且受功役而歸）歸（俟我歸晉）吾

祝諸故府以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仲幾忿甚以此抑晉也士伯怒謂韓簡子曰簡子韓起之孫韓不信薛徵於
人言薛以三代典籍故事爲言是取證於人也宋徵於鬼言宋以山川鬼神爲言是取證於鬼也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無辭以答我而抑我以神而折我以山川鬼神誣
我也以不可考之說誣我啟寵納侮開啟寵人過其本分則納受侵侮其此之
謂矣商書說命有此言今仲幾侮晉正合此義必以仲幾爲戮當正仲幾侵侮之罪乃
執仲幾以歸歸于晉歸諸京師役歸之京師以聽天子城三旬而畢
三十日而畢役乃歸諸侯之戍先是子朝之亂晉籍秦致諸侯之兵以戍周至是皆歸之齊
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

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叔寬也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
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衆之所爲不可奸也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去年昭公薨于乾侯至是迎其喪
季孫曰季平子子家子亟言於我子家羈屢諫昭公未嘗不中吾
志也與我志相合吾欲與之從政欲用爲大夫子必止之留之且聽
命焉諸臣之去留皆諮問於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聞季孫言故不欲見易幾
而哭幾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道平子意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爲卿君不命而薨

羈不敢見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拒叔孫叔孫使告之曰使人以季氏之命告之
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言二子始謀逐季氏致昭公出奔也其實公衍
未嘗與謀平子欲併廢之故誣之也若公子宋主社稷宋昭公弟定公也則羣臣
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汝意欲歸之者即與
之歸子家氏未有後季孫氏願與子從政以續子家氏此皆季
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之守龜在明則謀之羣臣幽則謀之卜筮羈弗敢知若從君者
則貌而出者入可也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者自可復歸寇而出者行可
也與季氏爲寇讎者自可去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則昭公生時見我從之而

出奔而未知其入也昭公死矣不見我得歸也羈將逃也於義不可復歸公之
喪至自乾侯公即位公子宋即位爲定公季孫使役如闞闞魯先公墓之
所在公氏公氏猶言公死之家宅昭公將祔葬于闞平子先使役徒往葬所將溝焉欲溝絕昭
公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鵞曰魯大夫榮成伯名駕鵞音加生不能事死又離
之以自旌也是自章其罪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後必慚之以爲辱也
乃止止而不溝季孫問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欲爲昭公立惡謚使
子孫知之使後子孫知君罪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加以惡謚以
自信也信明也自明已不臣之迹將焉用之乃止不加惡謚葬昭公于墓
道南雖不爲溝猶別葬于先君墓道之外孔子之爲司寇也在定公十年後十而

合諸墓(乃自耶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公墓合以明臣無貶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公(季孫逐君懼而禱于煬公耶公死于外季孫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室)

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口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墮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葬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三年(甲午)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玉也裘貂狐裘之屬)以如楚(朝于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蔡侯不與)三年止之(因留蔡侯於楚)唐成公如楚(成公唐惠侯之後亦朝楚)有兩肅爽馬(有駿馬兩匹名肅爽)子常欲之弗與(唐成公亦不予)亦三年止之(亦留於楚)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唐之國人欲得君歸)子常歸唐侯(得馬乃與之歸)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囚于獄)曰君以弄馬之故(弄君愛也)隱君身(隱憂約也見拘於楚以憂約其身)棄國家(不守國家今三年矣)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助養馬之人求他馬以償君)必如之(如所竊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賞養馬及竊馬者)蔡人聞之(因竊馬事)固請(固請蔡侯)而獻佩於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以爲誓)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誓不復至楚)蔡侯如晉(背楚朝晉)請伐楚(爲明年會于召陵張本)

四年(乙未)(是歲陳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杞悼公卒子僖公過立)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劉文公劉蚠也晉人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文公主諸侯之會)謀伐楚也(爲蔡侯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荀寅荀吳之子)弗得言於范獻子(士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襲楚)不亦難乎(難不易)水潦方降(春雨正時)疾瘧方起(寒燠不常故多疾疢)中山不服(中山即鮮虞不服於晉)棄盟取怨(晉楚同盟今伐之爲棄盟)無損於楚而失中

山(失伐鮮虞之利)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徒勞無益)乃辭蔡侯(范獻子從荀寅之言)晉人假羽旄於鄭(析五色鳥羽爲旌而以旄牛尾著於旌首乃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人借觀之)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者晨也繼旄曰旆明日晉令騰人建其旆而執以從會示卑鄭也)晉於是乎失諸侯(晉人無禮諸侯皆叛)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於得宜)嘖有煩言(嘖至也言至會將設有煩亂必爭之言)莫之治也(無才辨者則莫之能治)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祝佗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率循其舊職謂爲祝也)猶懼不給而煩刑書(得罪也)若又共二(若又)

從有併供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卒社稷祭祀等常賤隸之
職社稷不動若無遷國變亞社稷之事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
行祓社師出則先祓禱於社謂之宜社釁鼓於役殺牲取血以塗鼓謂之釁鼓祝奉以
從奉社主以從君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若但朝會以行嘉好之事君行
師從二千五百人爲師國君行則以師從卿行旅從五百人爲旅行則以旅從臣無
事焉爲祝者無與從行之制公曰行也不聽其辭及臯鼬將將盟于臯鼬之地
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萇弘周大夫曰聞
諸道路道路所傳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
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蔡之始祖康叔衛之始祖先衛不亦可乎以兄先弟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不以齒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封建之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爲睦以盛德獨見親厚於成王分魯公伯禽以大路大路金路錫同姓諸
侯之車也大旂交龍爲旂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
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殷之遺民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
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使六族之長各自帥領其同宗之親輯其分族將
其醜類也醜衆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以受周公
之命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陪增也敦厚也言既分封于魯爲大國方五百里又加以土田增厚爲七百里祝宗卜史大祝宗人

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備賜威儀之物及史官書策之典使之依法書時事也官司
彝器百官有司彝常器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成王毀奄命魯因而撫其遺民命以
伯禽時周公相王室故命世子伯禽就魯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之地乃古少皞之虛
分康叔文王子衛之始祖也以大路少帛少帛旃名周禮曰雜帛爲物綪茷綪茷
大赤之旗也綪染赤草名茷即旌也綪七見反茷步貝反旃旌通帛曰旃即大赤也析羽爲旌大呂
鐘名應十二月律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封畛土略畛塗所經也略界也謂所封之畛土地之界也自武父以南武父
衛之北界及圃田之北竟圃田鄭藪澤名在衛南界取於有閻之土有閻古諸
侯地衛所受朝宿邑以共王職取其土地之入以供王室之貢取於相土之東都
相土商之祖地東都衛所受湯沐邑以會王之東蒐取其所入王東巡狩蒐田則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爲周司空使授康叔以土地陶叔授民陶叔爲周司徒使授人民
於康叔命以康誥成王封康叔於衛周公恐其幼弱故作康誥以命之而封於殷虛
朝歌乃殷故地皆啓以殷政皆總魯衛而言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以周
索索法也疆理土地則用周之法分唐叔武王子晉之始祖也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國所造鼓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應三月律洗息典反懷姓九宗唐之餘民一姓分爲
九族職官五正職主官事者有五長蓋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
唐地此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之也命以唐誥唐誥篇名今亡而封於夏
虛夏虛乃大夏之地今太原晉陽是也啓以夏政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

近戎而來不與中國同故疆理土地用戎之法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皆武王之弟唐叔成王之
弟故云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賜之分物以明其德不然若非有德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四王之子居長者尚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
尚年也三叔獲賜而諸侯不獲此尚德而不尚年管蔡啟商管叔蔡叔及紂子武庚封於商
是為三監二叔乃導武庚以作亂惎間王室惎毒也欲以毒害王室惎音忌王於是殺
管叔而蔡蔡叔周公以成王之命誅管叔于商放蔡叔囚于郭鄰蔡放也爲貢日三百里蔡蔡
上素達反下如字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每車用徒卒十人其子蔡仲改
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蔡叔卒而見蔡仲於
成王見音現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其命書云蔡仲之命王曰胡蔡仲名也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康叔有明德如
此蔡叔之惎間如彼尚德也則蔡不可先衛明矣武王之母弟八人同母之弟周公
為大宰冢宰掌邦治康叔為司寇掌邦禁聃季為司空掌邦土五
叔無官此三人外其餘五叔皆不得為官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豈尚年
哉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文王之子周公之異母弟也晉唐叔武之穆也武王
之子也曹為伯甸曹晉之叔父但以伯爵居甸服而晉乃得侯爵非尚年也此又見其
非尚年也今將尚之今尚年而長蔡於衛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
之盟在僖二十八年衛成公不在時出奔楚□叔其母弟也□叔衛成公同
母之弟叔武也猶先蔡叔武與盟尚先於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時晉侯作王宮于踐

土故以王命為盟書晉重文公重耳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
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
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不正其尚德之意將如之何萇弘
說告劉子文公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游吉晉趙簡子為之臨聞其死而哭之甚哀
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指太叔曰無始亂不爲
亂首無怙富不恃多財無恃寵不恃寵貴無違同不違衆心無敖禮不傲慢於
行禮無驕能不以才能驕人無復怒不重人之忿怒重猶再也無謀非德不德之事
無爲謀之無犯非義不義之事無爲犯之傳言簡子能用善言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使于晉楚之殺郤宛也在昭
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伯氏郤宛之黨盡而出奔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
宰奔吳吳人用之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在昭公二十六年也無歲不有
吳師時伍員之徒皆謀害楚蔡侯因之晉不為蔡伐楚故蔡侯因吳怨楚而請伐之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唐侯不書兵屬于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
楚夾漢豫章漢江北地名吳自此與楚人夾漢水而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

舟(以方城外人毁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三者漢東之隘道冥或作寘)子
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
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吳用木為
兵備鈍我用革為兵厚利不必久與相持)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
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
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食財致寇之罪)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三　定公　十

二師陳于柏舉(柏舉吳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於戰
之日早晨獻策於吳子)曰楚瓦不仁(楚令尹囊瓦)其臣莫有死志(無死戰之
志)先伐之(先伐囊瓦)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與(吳子
不用其言)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言為臣者合義則行不待
君命蓋古有此法也)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死戰)楚可入也以其屬
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因而擾亂)吳師大
敗之子常奔鄭(敗而出奔)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
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
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

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
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師將為食吳人追而及之楚
師奔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追之)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世族譜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芊之字)涉雎(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
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
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
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夫槩王子山叔父怒其亂己欲殺之)懼
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道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三　定公　十一

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臣是以今恥于見禽)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言我若戰死誰能取吾首以免
句卑吳人為司馬臣言我賤人也可用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裂之(司馬已死剄取其
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雎濟江入於
雲中(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
(由于時在王側以背代受其戈)中肩(戈中由于之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
王(鄖邑尹鬭辛僭稱公也其弟名懷)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平王殺鬭成然)我殺
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平王君也成然臣也)誰敢讐之君

命天也若命則天之命若死天命死于天命將誰讎可以天爲讎乎違彊陵
弱違平王之彊陵昭王之弱非勇也乘人之約乘其窮約而害之非仁也滅
宗廢祀弒君罪滅族廢其宗祀非孝也動無令名舉事而無善名非知也
必犯是若必弒王犯此數者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吳人從之逃及於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姬姓之國楚
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使吳伐之而君又竄之隨竄匿之周
室何罪周室何罪而汝匿其讐也君若顧報周室汝爲周之諸侯若能顧報周室之惠
施及寡人吳亦周之國故云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執楚子以送於我以獎助天誘衷善
之寡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

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今子綦也逃王而已爲王
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
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存我宗祀世有盟誓至於今
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背棄盟言非所以事吳君執事之患且吳
之所患不唯一人豈特楚王一人而已若鳩楚竟若背鳩聚楚境之民而安集之敢
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申包胥楚大夫也其亡
也子胥奔吳在昭公二十年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爲父報仇復音覆申
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救楚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薦數也數侵食

上國諸侯虐始於楚其害先及楚國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貪害無厭若鄰於君吳滅楚則與秦爲鄰疆埸之
患也亦爲秦之害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勸秦伐吳與吳共分楚地若楚
之遂亡君之土也楚地乃秦之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事秦
以報德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居也下臣何敢即安何敢
自就館舍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無衣篇秦風詩也哀公感動爲賦此詩取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之義九頓首而坐申包胥聽賦無衣三章每章三頓首以謝秦師乃出

五年丙申陳懷公杞僖公元年
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璵音余璠音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
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
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
宰子洩也爲君不欲使僭君謂忠也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季孫斯及費子
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懷恃寵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爲下陽虎囚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

乘三萬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道猶法術也言我未知制吳之法術 使楚
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稷沂皆楚地
吳人獲薳射於柏舉 薳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 奔徒楚散卒 以從
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楚地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 自立為吳王夫槩 奔楚
為堂谿氏 傳終言之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
師居麇 麇地名麇九侖反下同 子期將焚之 楚子期將以火攻吳師 子西曰
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 前言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
并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言焚吳復楚則

祭祀不廢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
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閭輿罷閭輿罷請先遂逃
歸 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雖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葉公諸梁之弟
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後后臧
之所楚定臧棄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 不義之
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
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吳始入楚已有所爭爭而不已其勢必亂亂既起其勢必歸安能定楚之地 王之奔隨也將
涉於成臼 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 藍尹亹涉其帑 亹楚大夫先和

日水涉其妻子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 寧安定也 子西曰子常唯
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
宋木鬬懷 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弒王也 王曰
大德滅小怨道也 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
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言我
乞師於秦王欲為君故難非以為身求賞今君既已安定在我又復何求且我常以子旗為過其可又為子旗
所為以自適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 遂逃賞王將
嫁季羋季羋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

前年楚大夫鍾建負季羋以從奔郢 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
也 昭王自郢奔隨之時未知所在 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 子西昭王之庶兄也詐為
王之車服以保安道路之人心 國于脾洩 脾洩楚邑權立國于脾洩之地 聞王所在 在隨
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 使王孫由于築城於麇 復命 城畢復命 子西
問高厚焉 問城之高厚丈尺 弗知 由于不知其數 子西曰不能 言汝既自知不
能城事 如辭 則當辭而勿行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當復與知何事 對曰
固辭不能 言我固嘗辭不能矣 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
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 被傷之處見存 袒而示之背 解衣
示之 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傳言昭王復國賴有賢臣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三

定公下

六年丁酉

公侵鄭取匡鄭地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周儋翩作亂鄭人為之伐周之胥靡邑故晉人使魯討之往不假道于衛過衛而不先使人假道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陽虎季氏家臣陽貨也時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鄭國故使季氏孟氏皆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自東門而出蓋不假道而徑由其國中也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追孚魯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也時已告老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尤責也既責魯人入國門又效其非

禮而追伐之非禮也魯既無禮效尤亦非禮昭公之難季平子逐昭公時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鑄鼎名之曰舒鼎成之昭兆衛成公得寶龜灼之其兆分明故名之曰昭兆定之鞶鑑衛定公有鞶帶以鑑為飾今西方羌胡猶然蓋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衛之公子與諸大夫之子諸侯苟憂之諸侯苟有憂恤魯昭公者將以為之質則將以其子為質而求納之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昔衛之欲納昭公如此是舊有德於魯也今乃欲以不假道之小忿而蒙覆昔日之大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太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周公魯始祖康叔衛始祖而效小人以棄之入國門之事乃小人陽虎之所為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因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而設禮明經所以不傳書孟孫立于房外孟孫即孟懿子立於更衣房之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息肩猶任重者止息其兼擔之勞此言陽虎不能任重於魯而求息肩於晉若為陽虎請晉必處之以中軍司馬之官稱先君以敘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

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也以舟師水戰而吳敗之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陵師即陸軍因舟師敗故以陸軍與吳戰又敗於繁陽之地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為治也言國人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楚國賴子西以復安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因祁言予公故知公必使祁往也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

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勸樂祁請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已爲先人立後故雖身死不亡其家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之亦使宋君知樂祁此行爲不易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楯干楯也以楊木爲之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納猶獻也知范氏必怨將得禍賈音古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八年已亥是歲陳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鬬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強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籍丘地名子鉏齊人斃仆也偃且射子鉏顏高雖爲子鉏所擊偃仆在地猶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見顏高有力善射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言志射其目乃誤中眉蓋謙以自矜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齊人焚魯攻廩郛者之戰車衝說文作轒云陷陣車也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濡以水救其焚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廩丘人出戰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冉猛聞言怒逐廩丘人反顧莫有繼其後者僞顛仆而止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役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晉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普禮不敢公史畧之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而盟鄟音專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權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捘子對反捥烏喚反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耻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

（公子以罔先君我使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覊絏以從（覊馬絡頭絏馬繮也言從公子之康役）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言苟衛國有侵伐之禍難亦未嘗不爲工商之患使工商皆行欲激國人使皆怨）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何可竭其材能以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亦自悔無禮故請改盟）

季寤（子言也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之族子）公山不狃（季氏費邑宰即公山弗擾也）皆不得志于季氏（三人皆不爲季氏所寵立）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庶子故無寵）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爲國人所賤）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爲亂五人因之）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故號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巳更孟氏（虎欲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文公二年躋僖公逆祀也陽虎將行大事故祈于先公欲正因公於僖公之上）辛卯禘于僖公（不于太廟者順祀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禮）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欲以壬辰夜因享季氏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氏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處父即公斂陽）曰季氏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言汝不知必將爲亂）禍必及於子（禍必及孟氏）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鈹劍也盾干楯也虞人之官以鈹盾夾衛桓子）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季桓子覺其禁斬與乃咋謂林楚咋仕詐反）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而汝也言汝之先人皆季氏之良大夫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巳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

之徵死（若違之必速召其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言未爲遲晚）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衛而騁（林楚乃激怒其馬及通逵之衢而馳騁以走孟氏）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處父與孟氏期以壬辰故帥成人自魯東城之北門入救孟氏）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宮示無所畏說音脫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繁弱虎竊之而出奔魯無人之辭也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魯人謂季氏喜於徵死先是陽虎召季孫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召死何暇追余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虎陽欲殺桓子公斂陽欲因亂討季氏以彊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季孫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即季寤辨猶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讙及陽關皆邑名

九年庚子陳閔公元年是歲秦哀公卒秦惠公立鄭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子明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三　定公　七

謂桐門右師子明即樂祁之子溷也桐門右師即樂大心也出右師子明叔父也適子明之舍子明逐之使出曰吾猶衰絰子明居父喪而子擊鐘忿其不迫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而擊鐘作樂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父喪未歸故也既既答而卒事而告人右師私告他人曰已衰絰而生子謂子明居父喪而生子余何故舍鐘言生子罪重不廢樂罪輕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適晉將作亂也子明譖樂大心乃逐桐門右師之逐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鄭駟歂殺鄧析駟歂字子然代子太叔為政其殺鄧析不知以何罪而用其竹刑鄧析欲改鄭所鑄刑鼎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謂之竹刑鄭駟歂殺其人而用其法君

子謂子然於是不忠駟歂殺國家賢能之人是不忠於國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凡人才能苟有加益於人國者棄其邪可也此人雖復有邪惡舍而勿責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以其道可為世用如彤管素絲之類則悅懌美女彼姝者子皆不可棄詩云詩召南甘棠篇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言召南詩人思召伯為人之賢而愛惜其所舍之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況子然用鄧析之竹刑而乃殺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必無以勸勉後來之賢能矣傳言子然嗣太叔為政鄭則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三　定公　八

家弱

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於用而取惡名故送歸于魯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者謂為國獲俘為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魯師見火虎故驚犯之而出陽虎犯師而出奔齊魯伐陽關陽虎犯師而出奔齊國請師以伐魯請齊兵曰三加言齊若三加兵于魯必取之可得魯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文子鮑國也時年九十餘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也成公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魯之君臣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善事晉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勠齊師也但欲勠敝齊師耳齊師罷師既罷大臣必多死亡必多死於戰者已於是乎奮其詐謀陽虎當此之時將發其詐謀以亂齊國夫陽虎有寵於季氏爲費邑宰而將殺季孫將召季桓子享于蒲圃而殺之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得罪于魯而求容身於齊親富不親仁陽虎不親仁人而親富家巨室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陽虎出奔是魯得免其疾患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役其害魯者而容於齊齊侯執陽虎信鮑文子之言將東之歸之於魯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一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刻其軸使易敗折以麻約纏刻處而歸之其主欲絕追者鍥苦結反

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蔥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蔥初江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歸趙簡子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以趙簡子受陽虎爲亂之人故知其家世世有亂也

齊侯伐晉□儀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娶婦無存辭不願娶以所娶室先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屋霤下也霤力又反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役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子謂東郭書讓衆而立於城之左我犂彌自稱讓衆而立於城之右使登城者盡登而後下入城盡彌恐書先下故又彌以讓之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王猛齊人戰說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言書者有登城之難今又有王猛之難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靳居覲反晉車千乘之中牟救□儀也今榮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從卜故言可也衛之兵車當晉五百乘自欲以身當五百乘其數可以相敵矣乃過中

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褚師圃衛大夫時已奔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謂□儀也帥謂東郭書非命卿故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夫子謂東郭書吾貺子貺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彼謂犂彌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儀也齊侯謂□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免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

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葢犀軒卿車直葢高葢
而先歸之先歸斂無存之喪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
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十年辛丑蔡惠公鄭聲公元年
公會齊侯于祝其齊魯積年交兵至是講和實夾谷經書夾谷故傳釋云祝其卽夾
谷也孔丘相時孔子爲魯司寇以相會犂彌言於齊侯犂彌前年□儀讓登者亦齊大
夫也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萊人齊所滅萊
□人也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來定公以退曰士兵
之命士官以兵伐萊人兩君合好而裔□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

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謂齊
君齊侯聞之遽辟之關去萊兵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
出竟諸侯之事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魯人從齊征伐三百乘二萬二
千五百人也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魯大夫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汶陽本魯田爲齊所侵吾以共命者但令我供三百乘之命者亦
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梁丘據乃齊景公之嬖人齊魯
之故二國之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是徒勤勞齊之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列於朝廷宗廟嘉樂

不野合嘉樂鐘磬也言享禮當行於朝廟不合于原野享而既具是棄禮也是以
宗廟之禮棄諸野外若其不具用秕稗也享不備禮則爲若捨五穀而用秕稗用秕
稗君辱耻而國之君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
不昭君辱名惡非昭德也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懷詐故以正禮拒之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鄆也讙也龜陰也三邑皆汶陽之田
晉趙鞅圍衞報□儀也前年齊爲衞伐晉□儀故伐衞以爲報初衞侯伐
邯鄲午于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卽五氏也前年衞人助齊伐五氏邯音寒
鄲音丹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衞午以徒七
十人門于衞西門殺人于門中衞閉門與午鬬故殺人於門中曰請報

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夫子
謂邯鄲午殺人門中可謂勇矣然我若往攻其門衞人必不敢開門與我鬬亦以徒七十人
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
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圍衞反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
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衞涉佗殺衞侯手成何比衞溫原
以殺手罪重故獨執佗衞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
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卽叔孫不敢武

叔郈叔孫州仇懿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公若藐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
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
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
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使如之公
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何已逆可之傳諸欲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
侯犯以郈叛侯犯叔孫氏家臣也郈叔孫之私邑郈音后武叔懿子圍郈武叔
叔孫州仇也懿子仲孫何忌也皆討侯犯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武叔懿子復與
齊師共圍郈城弗克侯犯奔齊郈人叛侯犯故出奔齊人乃致郈致其名歸于魯

武叔聘于齊謝攻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呼武叔面名之若使郈
在君之他竟不與齊國境上相接寡人何知焉我不敢知其事屬與敝
邑際今迫與齊相連故敢助君憂之蓋以致郈歸邑於叔孫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答言齊之致郈出於魯之望外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敝為也
蓋為封疆社稷之所託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家隸郈家臣謂侯犯也夫不
令之臣指侯犯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齊君致郈其
義在於討叛臣非所以私為我魯也
十二年癸卯
仲由為季氏宰為季祖于家臣將墮三都三都三桓之私邑費郈成也以其強盛將

為國害故毀之墮音隳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季孫斯將欲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邑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故二
人作亂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避之登武子之臺季武子所
築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費人之兵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
樂頎下伐之時孔子為大司寇命二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不狃輒遂墮費將墮成孟氏邑公斂處父謂孟
孫墮成處父成邑宰齊人必至于北門魯之北境無所蔽且成孟氏
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為不墮我自固守不使
得毀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甲辰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垂葭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郹古闃反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
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車告晉齊必數日
面告至晉之絳都傳張戀反又直專反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
矣晉自絳都非九十日不能出河而獻河內則我以卒濟河而歸矣乃伐河內齊侯皆
欲賞大夫之軒大夫乘軒皆欲賞之以示尊寵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
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王飲酒時先駕乘廣
于門外豫于廣乘之上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使人如此告也齊侯曰比

君之罪也務人請釋（此猶待也言待衛君必爲恐懼不及事請以巳車釋代衛車益欲以此趙衛侯其誤也）乃介而與之乘驅之（介甲）或告曰無晉師乃止（乃止復驅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報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罰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劍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姊妹故爲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家臣聞二氏之謀）告趙孟曰（趙孟即簡子也）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有一定之命）始禍者死（爲禍首者殺無赦）爲後可也（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安于曰與其害於民（亂作則害民）寧我獨死（當始禍之名而受罪）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我以所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范氏吉射之族中行氏荀寅之族果伐趙氏而爲邯鄲午報仇）趙鞅奔晉陽（簡子走入私邑）晉人圍之范皐□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皐□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荀躒荀盈之子智文子也）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沈之于河）今三臣始禍（范中行氏攻趙氏三子俱爲禍首）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以侯載書）荀躒（智文子）韓不信（韓簡子）魏曼多（魏襄子）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公十年奔魯從適晉）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言已知良醫療病唯伐君一事爲不可之大者）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我困伐君折肱在此故深知良醫治療之法）三家未睦（智文子韓魏三家未相親睦必不相救援）可盡克也（可伐而取之）克之（既并三家）君將誰與（則晉君無助矣）若先伐君是使睦也（是激三家使相親睦而攻我）弗聽（二氏不從高彊之言）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范中行敗）從而伐之（國人從而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趙氏）趙鞅入于

絳盟于公宮 簡子役歸晉都以先三家分晉之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文子公叔發也請公將其衆而享之 退 朝既而退 見史鰌而告之 史鰌即史魚 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 我不先以享公之謀訪於子 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 亦可以無害 子臣 能執臣禮 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 自上及下同用此道 戍也驕 戍文子之子公叔戍也 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 我之所見唯汝能如是 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

去夫人之黨 南子之黨宋朝之徒 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為明年衛逐公叔戍傳

十四年 乙巳

梁嬰父惡董安于 梁嬰父晉大夫 謂知文子曰 荀躒 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 何不舉其首發范中行之難而罪之 討於趙氏 責趙氏使殺安于 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荀寅范吉射誠然為始亂 安于則發之 亦由安于請趙氏先備諸是激發其亂也 是安于與謀亂也 亦在始亂之數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 二子出奔朝歌 敢以告 安于之罪敢以為告 趙孟患之 患無以處之 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 莫音暮 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 復命荀躒 曰主命戮罪人 主謂荀躒 安于既伏其辜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安于殺身以安趙氏故簡子報其忠

吳伐越 五年吳伐楚時越兵入吳至是吳闔廬伐越允常死與兵伐之 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 檇李吳地二陣陣于其間 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 使敢死之士往亂陣而為吳人所禽 其不動 吳師不亂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句踐又使罪人當死者列為三行各負劍以拄于頸 而辭曰 前致辭云 二君有治臣

奸旗鼓 犯旗鼓之令 不敏于君之行前 以其不才在君行陣之前 不敢逃刑 不敢逃于刑戮 敢歸死 敢自歸死于吳 遂自剄也 言畢皆以自剄而死 師屬之目 吳兵怪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 越子因而伐之 乘其怪訝遂兵伐之 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靈姑浮越大夫也 闔廬傷將指 將指足大指也 取其一屨 闔廬足傷失屨姑浮取之 還 吳兵還 卒於陘 子夫差立 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夫差每有出入 必謂己曰夫差 使立庭之人呼其名 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後三年哀公元年也吳入越傳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南子宋子姓女宋公子朝舊通於南子 會于洮

原缺

齊侯宋公會于曹之洮邑 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 蒯聵衛靈公太子莊公也時獻盂邑於齊而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 婁豬求子豬得仕則定以喻南子 盍歸吾艾豭 艾老也豭牡豕也以喻宋朝 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戲陽速太子家臣 從我而朝少君 少君夫人也 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 不殺南子 夫人見其色 太子色變知其欲殺已 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訴於靈公 公執其手以登臺 以避其禍 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 言速不進殺夫人以致我被逐 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 言嫁禍於我 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 必將歸罪於我 而誅之以自解說 余是故許而弗為 我所以陽許之而不殺也 以紓余死 求以殺吾死耳 諺曰民保於信 言人有信則可以保其身 吾以信義也 言雖太子似乎不信矣而從權合義不害其為信也

十五年 丙午吳夫差元年

邾隱公來朝 邾君名益來朝於魯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illegible]

左傳紀箋卷之三十四

哀公 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而遷于越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丁未陳閔公八年杞僖公十二年宋景公二十三年晉定公十八年齊景公五十四年秦惠公七年楚昭王二十二年衛靈公四十一年蔡昭侯二十五年鄭聲公七年吳夫差二年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在定四年 里而栽 栽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栽音再 廣丈高倍 壘厚一丈高二丈 夫屯晝夜九日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 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 蔡人男女以辨 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 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 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 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冀吳為明年蔡遷州來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報檇李也 定公十四年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足而死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會稽越山名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 種越大夫名也嚭本楚臣奔吳為太宰寵於夫差故種因之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 樹德如植木 去疾莫如盡 去惡如治病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過國名有窮后羿用寒浞為相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封澆于過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二斟夏同姓諸侯也過平壽 滅夏后相 相啟之孫也失國而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 后緡方娠 后緡相之妃也 逃出自竇 竇穴也 歸于有仍 后緡有仍氏女 生少

康焉生爲仍牧正惎澆惎毒也言以澆爲毒害言忌能戒之戒其
害澆使椒求之澆使其臣名椒者求少康欲殺之逃奔有虞虞舜後爲之庖
正以除其害庖正掌膳羞得免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君名思因以二女妻少
康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方十里爲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爲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以收夏衆收夏之遺民撫其官職
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也諜候也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之子豷澆之弟封於戈
使巳子季杼后杼也乃以計引之遂滅過戈過澆國戈豷國復禹之績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不失禹之天下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
豐之欲使越益大之不亦難乎難猶患也言爲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親愛

其民而施惠不失人所加恩惠者不失其人親不棄勞所親愛者不棄小勞與
我同壤越土與吳相接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
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不可消其患
姬之衰也姬吳姓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
伯必不行矣伯與霸同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
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爲二十二年越入吳張本
吳之入楚也在定公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陳人不知所與者直依所居田
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逢滑當公

而進逢滑陳大夫當公者不左不右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
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
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以事晉爲辭而謝吳人若何公曰國勝君
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
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
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
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天
戒救訓楚國使民而敗遇故以吳警之也禍之適吳吳之衰民知見將必往歸於吳其何日
之有言不久也陳侯從之從其言而辭吳及夫差克越乃修舊

怨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懼吳伐楚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在定公四年今聞其嗣又甚焉夫差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
重席室不崇壇壇堂基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
服財用擇不取費擇取堅厚不貴華靡在國天有菑癘天有疾疫之害親巡
孤寡親自巡問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
所嘗者所嘗甘珍非常之食卒乘與焉卒乘之士皆得與食勤恤其民而與
之勞逸同其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民爲其勞死知不曠民知致死不見棄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囊瓦為令尹時反其所為）所以敗我也（闔廬所以敗楚於柏舉）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過再日次）宿有妃嬙嬪御焉（一宿曰宿）一日之行所欲必成（言之所欲必求其成）玩好必從（玩好之物必以從行）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舉之戰爭日方新而未已）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戊申）

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時蒯聵得罪出奔）將立女（為太子）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君與夫人）三揖在下（卿大夫士謂之三揖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君命祇辱（言立郢當以禮與夫人內朝謀今為私命專必不從進足為辱）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為太子（命公子郢）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已用事與諸子不同）且君沒於吾手（君薨時我在其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蒯聵也）乃立輒（是為出公）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戚衛邑）宵迷（夜行迷路）陽虎曰（虎奔晉趙氏）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須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者故衰絰哀服）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告于戚之邑門來哭而後入遂居于戚蓋欲以子拒父不受也）齊人輸范氏粟（定公十三年晉范中行氏奔朝歌至是齊人輸粟于范氏）鄭子姚子

般送之（子姚罕達也子般駟弘也）士吉射逆之（自朝歌出迎）趙鞅禦之（帥師禦鄭之師）遇于戚（晉鄭遇于戚蒯聵所居之邑）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罕駟即子姚子般）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謀協也故兆始衛太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謀協以故兆絕句）簡子誓曰（誓師）范氏（士吉射之族）中行氏（荀寅之族）反易天明（天有晝夜猶人有君臣上下二子為臣不忠反易天道）斬艾百姓欲擅晉

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所賴鄭國以為保守）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討逆之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上大夫當受一縣方百里之地）下大夫受郡（下大夫當受一郡方五十里之地周書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士受田十萬畝為方十里有餘）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志父趙簡子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自言我若克敵而無罪）君實圖之（事濟之後吾君當圖其賞）君其有罪（若不克敵而得罪）絞縊以戮（則當被絞以戮其罪）桐棺三寸（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為罰）不設屬辟（屬大棺也辟親棺也王皆曰重被木今及見之棺為一重辟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屬與大棺為一重大夫一重無辟屬與大棺為一）

重今云不設辟者備君制耳非正禮也屬音燭辟音壁 素車樸馬 素車不以翣柳爲飾樸馬不翦落也蓋用此車馬以載柩 無入于兆 死于刑戮其葬不入先人域 下卿之罰也 凡此數者皆下卿之罰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將戰郵無恤御簡子 無恤即王良 衛大子爲右 蒯聵爲車右 登鐵上 鐵丘名 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 子良即王良 而乘之曰婦人也 言其怯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 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于牖下言得壽終 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言有命 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 三子晉大夫 羅無勇麇之 麇束縛也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束縛趙羅使在于車 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 言趙羅痁瘧疾作而伏故束縛之諱其無勇故云

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 周文王皇大也 烈祖康叔 烈顯也 文祖襄公 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 鄭勝亂從 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爲從于亂 晉午在難 午晉定公名國有叛臣爲在于難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鞅簡子名 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 戎右持矛 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敢禱于神無中戈矛斫絕筋脈無隊車馬損折骨肉無中弓矢傷損面目集成軍旅之事無作我三祖之羞耻 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不敢愛故以薦禱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斃踣也 獲其蠭旗 蠭旗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 蒯聵爲車右故以戈救簡子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 大

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 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 尨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 趙氏得而獻之 趙氏之衆得尨以獻趙簡子 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還其所稅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 取鄭師所獲之蠭旗于鄭罕達帳幕之下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晉前列 趙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 既戰 戰勝卒後 簡子曰吾伏弢嘔血 言中傷將伏弓衣而嘔血 鼓音不衰 師之進退在主將旗鼓言雖被傷而不絕鼓音

今日之上也 今日之事我功爲上 大子曰吾救主於車 以戈救簡子 退敵於下 再伐鄭師敗之 我右之上也 我爲車右其功爲上 郵良曰 郵良無恤 我兩靷將絕 靷以皮爲之所以約馬背而引車軸者 吾能止之 止使不絕 我御之上也 御車其功爲上 驂而乘材 乘載也材橫木之細小者 兩靷皆絕 郵良自言其功之後復以其馬繫車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試觀之兩靷果皆斷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傳言簡子矜功不讓故其下亦皆自伐也

三年 己酉衛出公元年是歲蔡惠公卒子悼公立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 司鐸宮名 火踰公宮桓僖災 桓公僖公廟 救火者皆曰顧府 顧府庫之藏言常人愛財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俟于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言具汝所職而有不在其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共音恭)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相從爲駕之易以脂膏轄爲行之易)百官官備(開之百官各備其官)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故慎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于水出用爲濟發火氣而爲之備)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也駕之備救也)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火勢傷人則止勿救有財則可爲不欲重財而輕民命)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備豫無素而欲責辦于官者猶拾汁終不可得)于是乎去表之槀(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逮還本又作環圍繞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夫子謂季桓子圉臣正常自稱以爲養馬之賤)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共音恭)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言季氏家事)

四年(庚戌秦悼公元年是歲公孫翩弑蔡昭侯成侯立)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蓋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鍇後至(鍇蔡大夫鍇音楷)曰如牆而進多而殺

二人(使衆人並行如牆俱進翩以兩矢多則殺二人少不能也)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翩黨也)

楚人既克□虎(□虎蠻□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眅普版反葉始涉反)致方城之外于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繒才陵反)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一昔一夜也僞許吳當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翟戎(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

南有豐析皆楚邑此二邑人及戎蠻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士蔑晉大夫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詐將爲之築城且將爲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

歸

五年辛亥蔡成侯元年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之勉之我將止死使其子從吉射出奔勉盡忠力已將止此距戰以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僭不信也遂死于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荼音舒又音徒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無適長可立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言諸大夫當因我疾病而無所憂患則有疾疢恐有疾病亦姑謀樂今無疾病且圖爲樂耳何憂於無君是時景鬻姒之子荼欲立之故以此言塞諸大夫之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爲太子寘群公子于萊齊東鄙邑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陽生悼公也諸公子自萊邑來奔于魯萊人歌之哀羣公子失所處從而爲之歌曰景公死乎不與埋若死而羣公子不得與葬事以盡其孝誠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國家軍旅之事羣公子不得與謀以盡其忠力師乎師乎師衆也言衆公子也重言之者哀之甚也何黨之乎黨所也之往也言衆公子將何所往

六年壬子齊孺子荼元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凡所從行陳乞必言諸大夫之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驕敖皆曰詐作諸大夫之言高國得君將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彼謂諸大夫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言高國二子將召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

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
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
戊辰陳乞鮑牧鮑牧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
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高張惠子國夏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晏圉晏嬰之子
吳伐陳修舊怨楚子將救陳昭王師于城父陳地卜戰不吉卜退
不吉王曰然則死也進退不可惟有死耳再敗楚師前已敗於柏舉今復逆師
是再敗也不如死棄盟逃讎棄陳之盟好逃吳之讎敵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申子西昭王兄也不可子西辭則命公

子結結子期也昭王兄不可子期辭則命公子啟啟子閭也昭王兄五辭
而後許之權許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閭退公子啟本身而退
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謂三公子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
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言昔許君而今立君之子一舉而兩得
本屬之道者二行之不可或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潛師密發兵也閉塗
不通外使也子閭之謀防有他變立越女之子章而後還越女昭王妾也立其子章
是爲惠王爲後還師是歲也昭王未死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
日如此者凡三日不息楚子使問諸周大史使人適周問于太史周大史曰
其當王身乎日者人君之象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地今雖楚王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若禜之禜禳除之祭也禜音詠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
疾腹心王自喻而寘諸股肱股肱以喻令尹司馬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禜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郊外望祭王曰三代命祀
先王命諸侯祭祀之典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而已江漢雎漳楚之界內
有此四水楚之望也此楚所當望祀者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境內望祀之神
能爲禍福于楚不穀雖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罪由得罪於河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其敗於柏舉而復能
復其國也宜哉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僖子陳乞也陽生去年奔魯陽生駕而見南
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前年與陽生同奔魯者南郭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
孫不入于上乘陽不見不得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長在
家人聞其言故獻二子共載以試馬爲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
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
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洩言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
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陽子
僖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因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
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鮑點鮑牧臣

也差車主車之官 曰此誰之命也 言立陽生出于誰之命令 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見鮑牧之辭故誣之 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孺子即荼君謂景公汝指陳乞言汝忘景公嘗銜繩爲牛使孺子荼牽之荼頓地遂折景公之齒言先君鍾愛孺子如此 而背之也 奈何背先君之所愛而立他人 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 吾子謂鮑牧義宜而處事者也 若我可 可立爲君 不必亡一大夫 不必怨鮑子而殺之 若我不可 不可爲君 不必亡一公子 亦不必害我也 義則進 若子以爲宜則我進而爲君 否則退 若子不以爲宜則我奉身而退 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 或廢或立勿用作亂 則所願也 陽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 言陽生亦是先君之子立之何害 乃受盟 受盟于陽生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 胡姬景公妾也安孺子之號使胡姬來孺子往居于賴邑尋爲悼公所殺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悼公既立使大夫朱毛告於陳僖子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 然國之置君與置器不同 不可以二器二不匱 置器有二則更迭爲用不至于匱乏 君二多難 若有二君則彼此相疑多生禍難 敢布諸大夫 是時陳氏專權國政如二君然 僖子不對而泣 恨悼公之問 曰君舉不信羣臣乎 舉皆也言悼公以齊之羣臣爲皆可疑乎 以齊國之困 內有饑荒之困 困又有憂 又有兵革之憂 少君不可以訪 孺子幼小不可得而諮訪 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 庶幾閱歷多而識見明亦能與羣臣相容 不然夫孺子何罪 荼有何罪而廢之 毛復命 復命于悼公 公

悔之 悔其失言致怨于陳子也 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大謂國政小謂殺荼 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恐駘人不從故毛駐于野張幄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

七年 癸丑齊悼公楚惠王元年

公會吳于鄫 鄫地名吳王夫差欲伯中國故哀公會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 范鞅也昭二十一年聘魯魯享之以十一牢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 棄先王之禮 以大國懼敝邑 鞅畏晉之威勢以恐魯 故敝邑十一牢之 初用七牢士鞅怒故特加以四牢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 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則有常數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過于常數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天子之牢不過十二之數 以爲天之大數也 自子至亥爲十二辰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 必求百牢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棄天十二之數背周制禮之本 不與必棄疾於我 必放棄因疾而來伐我 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 康子桓子之子名肥 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 言長大於道路之間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君勞臣逸 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盡國行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 如索百牢非禮之甚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 包藏

謂必未可測也寡君既共命焉既恭吳命而來會其老豈敢棄其國大夫
稱老大伯端委以治周禮端玄端服也委委貌冠也子貢不堪吳責故舉吳之上祖以訴
之太伯仲雍讓弟王季俱奔荊蠻以適吳而太伯服其本服自治中國之禮仲雍嗣之斷髮
文身文身謂刻其肌膚以丹青涅之也仲雍短其髮文其身以效吳俗斷音短臝以爲飾裸夾
露體以爲盛飾豈禮也哉豈以文身爲禮也哉有由然也由其權時制宜以避大害然也
反自鄫魯人會鄫而及以吳爲無能爲也秉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季孫肥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信則不得罪於大國大所以保小仁也仁則能保全其國
背大國不信與吳盟而背之是不守信伐小國不仁與邾鄰而伐之非所以爲仁

民保於城民恃城以爲安城保於德城恃德以爲安失二德者不信不仁危
將焉保設有傾危其將安保孟孫曰孟懿子名何忌二三子以爲何如徵諸
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言景伯賢人也安有賢人之賢而可逆之乎惡音烏對曰
大夫答也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以爲贄
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互相吞併以至
於此言諸侯相伐從古然也知必危何故不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
且阿諛季孫魯德如邾孟孫惡大夫阿附季氏故答而言魯之爲德未有以賢於邾者而
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季孟議論不合乃罷享而出秋伐邾及范
門邾郭門猶聞鍾聲言猶作樂何不知儆懼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口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柝兩木相擊以行夜也魯
邾擊柝相聞言其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
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成子知邾必亡故先以其邑叛師遂入邾處
其公宮衆師晝掠晝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
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魯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
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邾茅口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奉君命而自往請救曰魯弱
晉而遠吳言魯欺晉爲弱晉吳爲遠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奉吳盟辟
君之執事以吳執事之臣爲僻國辟音僻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

邾之賦千不敢自惜懼君威之不立所以求救者以魯背盟而不討則無以立吳君之威于天
下也君威不立小國之憂也小國無以自存甚爲可憂若夏盟于鄫衍
鄫衍即鄫也若魯以今年之夏與吳結盟秋而背之背盟而伐邾成求而不違
魯今成其所求無有違逆之者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吳之令不行於諸侯且魯
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國大是吳之敵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邾國小是之私屬也以私奉貳懼魯取邾是以私屬之國奉敵國非吳之利唯君圖
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子思子產子國參也桓諡也宋人有曹鄭之
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

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請衆君子待公孫彊為政而後亡曹振鐸曹始封君)旦而求之曹無之(無公孫彊所謂者)戒其子(夢者告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避其亂)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弋射也言曹鄙人小吏也)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言霸曹伯之策)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宋攻曹五邑將築之於其近郊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明年宋人滅曹張本)

八年(□□是歲札卒公卒子國公蔡立)

吳為邾故將伐魯(使茅□之請)問於叔孫輒(魯叔孫輒出奔在吳)對曰魯有名而無情(言魯有大國之名而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與輒同作亂出奔故因以告之)公山不狃曰非禮也(言非禮之)君子違(違去)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所往之國未為之臣而告有伐吾國者)奔命焉(則還奔命以赴之)死之可也(雖為舊君死節可也)所託也則隱(若為我所因託之國則當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夫人猶君子言其去國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而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吾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為帥)子必辭王將使我(不欲自謂)

子張疾之(子張叔孫輒也疾其失言)王問於子洩(又問於公山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言魯無與共立以為黨者)必有與斃(魯有事急則人人知必為之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吳為仇者并有而為四)夫魯齊晉之脣(魯界齊晉之東自吳觀之是為脣也)脣亡齒寒(魯滅則齊晉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齊晉不救將何為哉)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由險道欲使魯不備子洩率故道險絕句)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于吳漚菅於水而魯人拘執之故怨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可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而并及)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問吳來伐何以禦之)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吳見召而來)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皆魯邑所伐邾以召吳)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獲叔子與析朱鉏(三子魯大夫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魯邑見師行遂而挾)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踊之屬音蜀)卒三百人有若

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此事及注並見宣十五年我未及虧今魯比之于宋未有虧損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吳人輕易而國又僻遠不能久不能持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魯人不聽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子服何卽子服景伯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于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

欲留王子故遂而止吳人盟而還卒爲城下之盟

九年乙卯杞閔公元年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木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官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姜火師之後火陽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得游言其波流盈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代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爲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爲不吉

十年丙辰是歲齊人弑悼公立其子簡公壬

十一年丁巳齊簡公元年

齊爲鄎故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一子謂季孫守國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若二子不可則魯君應用親出季孫自帥魯師背城而與齊戰於城下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有餘用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二子之不欲戰也宜[illegible]

魯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已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黨音掌武叔呼而問戰焉武叔卽叔孫州仇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小人冉求自稱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閱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爲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樊遲樊須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畢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

已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右師孟孺子洩所帥之師也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無戰志惡音烏徐步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閒也冉有請從之三請逐齊師之奔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從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孔子辨之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

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己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以稻米爲醴酒糗乾飯以粱米爲乾飯加薑桂曰腶咺況阮反糗起九反腶丁亂反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所鑄大器方成卽具此隱模之屬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行先見逐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博嬴齊邑也二邑皆屬太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

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
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
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也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
尺曰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口儀五氏
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大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
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
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盛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
左傳折箋　卷之三十四　哀公
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
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
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
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曰州仇奉甲從
君而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
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褽薦也褽薦其首以玄纁之服加組帶焉寘書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衷善也下國魯自謂卽天而言
故稱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爲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率其羣臣以朝于吳王及列
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喜越之從服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
夫豢養犧牲將以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吳越相接而
有欲於我欲滅吳而并其地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
事焉早擊越得志於齊縱使伐齊而勝之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不可耕種越不爲沼若不滅越吳其泯矣吳必爲越所滅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不除去病根而留其種類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商書盤庚中篇
其有顚越不共言諸臣乃有顚越縱横不肯奉承上命則劓殄無遺育此等
之人必劓割殄絕之不留養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無使滋生種類子孫于此新邑是商
左傳折箋　卷之三十四　哀公
所以興也除去惡人故商道興今君易之吾君反易此道留越以存病根將以求
大求霸諸侯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子胥私遣使於齊屬其子於鮑
氏爲王孫氏改姓爲王孫氏以避吳禍反役使者反吳王聞之使賜之屬
鏤以死屬鏤劍名賜子胥使以自殺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檟木
長大可以爲材之時吳其亡乎此時越人必滅吳三年其始弱矣此去三年吳始
弱矣盈必毀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必致毀敗矣天之道也爲十三年越伐吳傳
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卽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
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自以其女妻大叔疾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而爲

之一宮則爲一宮以居之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孔文子使奪其女不嫁太叔疾太叔疾或時往淫于外州外州衛邑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太叔疾以奪妻奪軒二事爲恥故出奔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魋爲宋向魋臣魋徒回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桓氏即向魋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慭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于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鄖少禘皆衛地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太叔儀之孫遂聘之生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四 哀公

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先是太叔疾取於宋子朝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殺之訪於仲尼時孔子居衛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商曰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言所主之人當如鳥擇可棲之木而後棲之木豈能擇鳥以木喻文子也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言豈敢自謀己私訪衛國之難也所以咨訪者爲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時季康以幣帛使人召孔子乃歸於是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魯舊以田與家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季康子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時冉有爲之宰仲尼曰丘不識也以其重賦故託言以拒之三發冉有三次發問卒曰其終又云子爲國時孔子爲大夫老告待子而行魯國政事待子參議而後敢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但私告冉有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於厚其施予也寧過於厚事舉其中其舉政事必得其中斂從其薄其取賦斂於民也但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即上馬一牛三之賦言但用丘賦亦可以足用矣此賦斂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則雖田財各爲一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果將欲行其常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若欲苟且而行以快己志又何訪焉弗聽不從仲尼之言爲明年用田賦傳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四 哀公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五

哀公下

十二年 戊午

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七年鄫之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 以中心制其義 玉帛以奉之 玉帛贄明神 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要以禍福 寡君以爲苟有盟 前日于鄫之盟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 吳在橐皐亦使人召出公來會 子羽曰 公孫揮 吳方無道無

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先是衛嘗殺吳行人且姚故患之 子木曰 亦衛大夫 國無道必棄疾於人 棄凶疾而伐人國 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 足以爲衛之禍患 往也長木之斃 譬長木之擢折 無不摽也 物無不遭其所擊者摽音飄 國狗之瘈 譬國狗之發狂瘈吉世反 無不噬也 人無不被其噬者 而況大國乎

衛侯會吳於鄖 鄖地名即今之廣陵 吳人藩衛侯之舍 作藩籬圍其館舍以困辱之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 侯伯爲盟主當致禮以待衆賓 地主歸餼 所會之地主人則致生物於賓 以相辭也 各盡其禮而退 今吳不行禮於衛 吳爲侯伯而不致待賓之禮於衛 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 十端爲束以往聘吳 語及衛故 與太宰言因及衛事若本不爲衛請者然 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恐其懷二心 故將止之 將以執之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來緩 議論未決故不即來 其欲來者子之黨也 與吳爲黨 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 與吳爲讐 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 是使欲來者計失而不欲來者計得矣 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衛侯被執是墮汝之黨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口言 學吳人語 子之尚幼 子之即公孫彌牟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口乎執焉而又說其言 既遭吳執辱又喜其言而效之 從之固矣 是堅固其志以從口禍也其後出公果死于越

冬十二月螽 時已閉蟄猶有螽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 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

十三年 己未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單平公周卿士也吳子欲伯諸侯故爲黃池之會 越子伐吳 句踐因夫差之出會乘虛伐之 爲二隧 隧道也 疇無餘謳陽自南方 二子越大夫 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

庸齮於姚自泓上觀之 觀越師泓水名 彌庸見姑蔑之旗 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曰吾父之旗也 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 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屬會也 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 守國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遂入吳國 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 惡其聞于諸侯 自到七人於幕下 自斬告敗者以絕其口 及盟吳晉爭先 爭歃 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 言祖太伯爲太王之長子故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 以姬姓諸侯言之襄王策命文公爲方伯故當君先 趙鞅呼司

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趙簡子及司馬寅 建鼓整列 立戰鼓而擊之整行列而與交兵 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勝者爲長負者爲幼 對曰請姑視之 司馬寅言且往視之 反曰肉食者無墨 墨氣色下也言有爵位肉食之人心志充悅無氣色下者 今吳王有墨 今吳王氣色下若有罪者 國勝乎 得非國爲敵所勝乎 太子死乎 太子爲敵人所殺乎 且口德輕 且口猥之德輕狂淺躁 不忍久 不能堅忍持久 請少待之 勿與爭 乃先晉人 於是晉人先歃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 伯王官伯侯牧方伯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 伯諸侯長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

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 若吳以魯見晉侯則是魯爲子男之國 則將半邾以屬於吳 半邾三百乘 而如邾以事晉 如邾六百乘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悔聽景伯之欺 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何景伯名言已立後不避囚執 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 有職於祭事 自

襄以來未之改也 魯襄公 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 言景伯非卿故賤者七人 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 適爲惡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魯大夫舊相識故就乞糧 曰佩玉縈兮 縈然服飾盛備縈縈而水反 余無所繫之 我獨無服飾可以爲佩也 旨酒一盛兮 一盛以器盛酒滿一器也 余與褐之父睨之 褐賤者之服言我但與被褐者之父邪視此酒不得飲也 對曰粱則無矣 粱精米也 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 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軍中不得出糧故假申叔儀登首山作隱語爲號 則諾 則諾

其請蓋有山氏素備粮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此言吳王不與衆同饑渴所以致其言也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故欲伐之言吳子之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吳強宋弱故可勝吳去宋遠故不能有冬吳及越平伍子胥所謂三年吳如弱者驗之乎此

十四年庚申

西狩於大野大野鉅野澤也在魯西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叔孫氏之車士子姓而名鉏商者以爲不祥不識爲何獸故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魯人乃復取之於是孔子感麟而修春秋絕筆於西狩獲麟以後經文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存所修之經耳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在十年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納潘沐并得納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守者醉因殺守者而陳逆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君子謂闞止言若使事闞止必得君子之意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言陳族何害在我用之而已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子行陳逆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子行逃而隱于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

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言何國無君可事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介也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弇音淹豐丘人執之以告執闞止以告陳氏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

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酁衆知而東之知其擕命奪車逐使東酁音而出雍門齊城門也雍於用反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言陳逆爲我請免罪陳豹以車逆我出奔是我有私於陳氏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衛故言無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桓魋恃寵驕盈爲景公之患害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

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僞喜于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之備盡在享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令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車往逆向巢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麇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游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私請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

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懼不能起司馬曰即司馬子仲皇野也君與之言使公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頎音祈司馬欲入司馬桓司馬也欲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

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爲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君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

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鄉其卒葬所在縣賢者失所阬音岡

十五年辛酉齊平公元年

楚伐吳報入郢之怨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吳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名貞子卒於吳境將以尸入按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以尸入造於朝介而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行郊勞之禮且辭辭以尸入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隕然廢大夫之尸恐致貞子之尸隕于水潦也以重寡君之憂貞子之死已為吳憂若隕其棺是增憂慮寡君敢辭上介上介正使謂貞子也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

蓋備使備猶副也弔君之下吏不敢斥尊故言弔其下吏無祿陳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乘棄世亊于良地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供共資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之間遷尸于次不敢久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逆迎也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遭死以尸將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聘禮云聘遭喪入境則遂也文公六年季文子如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蓋謂此也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猶或僭越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勿以死士為穢而棄之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雖遇水潦而隕其尸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涉人舟人也吳人內之按貞子死於境內於禮不合以柩造朝蓋以吳人不內故芊尹引禮以深抑之

齊陳瓘如楚瓘陳成子之兄子玉也瓘音貫過衞仲由見之時子路仕于衞孔氏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齊既滅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天意其使陳氏終能享有齊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陳氏若能與魯親睦以待天時之定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何必與魯為仇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受命使楚子使告我弟

我弟陳恆冬及齊平從子路之言子服景伯如齊適齊結成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魯成邑宰公孫宿也今年春以成邑叛于齊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汝為臣于魯一旦背魯而適齊齊人雖為子役今齊人事汝者雖尤汝之役使其有不貳乎豈有不效子而為叛貳者乎子周公之孫也宿魯公族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雖叛魯而無利可得而喪宗國以邑入齊使魯有喪地之禍喪去聲將為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惜不早聞善言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衞君謂衞與齊同好而魯未肯也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子貢善於言語故景伯使代已對對曰寡君之願也言亦欲事齊昔晉人伐衞在定公八年齊為衞

故伐晉冠氏（冠氏晉邑名齊爲衞人報伐於晉在定九年）喪車五百因與衞地（以齊地與衞）自濟以西（其地東至於濟水）禚媚杏以南（北至於禚媚杏三邑）禚（音灼）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凡萬二千五百家以書籍之而致于衞）吳人加敝邑以亂（八年吳人伐魯）齊因其病（因我爲吳人所病）取讙及闡（取魯二邑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言齊待衞之厚待魯之薄）若得視衞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以成邑復歸魯）

衞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孔圉孔文子也蒯聵靈公太子孔文子娶其姊是爲孔姬）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豎小臣也）孔文子卒通於內（通於孔姬）太子在戚（蒯聵得罪出奔晉晉人納于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戚見太子）大子與之言（與良夫要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當使良夫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軒）三死無與（三犯死罪皆宥）與之盟爲請于伯姬（良夫爲太子請）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太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豭肩加）迫孔悝於廁彊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炙章夜反下同）召獲駕乘車（召獲衞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衞侯輒來奔季子

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衞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出奔）子路入（入衞）及門（至門）公孫敢門焉（公孫敢衞大夫門守門也）曰無入爲也（言輒已出奔入無益）季子曰是公孫也（責公孫敢）求利焉而逃其難（平時求其利祿有患難則避之）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適有使者開城門出）乃入（子路因得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言蒯聵得國必背盟而殺孔悝）雖殺之（雖或殺孔悝）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爲難以攻蒯聵）且曰大子無勇（子路又言）若燔臺半（時蒯聵劫孔悝登臺故云）必舍孔叔（蒯聵必懼而捨孔悝）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使下臺與子路鬬）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蒯聵既立以輒之臣執政者爲己害）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爲明年蒯聵成奔起）

十六年（壬戌衞莊公元年）

衞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武子衞大夫名肸蒯聵既立使之告於天子）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定公十四年蒯聵欲殺其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

故（周室同姓）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邑）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單平公周卿士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能纘成其父之世業）復爾祿次（還居侯伯之位）敬之哉（有社稷有民人不可不敬）方天之休（自外得國是天方授汝以休美）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杜預以長曆考之四月無己丑日）孔丘卒（至是孔子年七十三）公誄之（誄累也累其美行以示痛惜之情）曰旻天不弔（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言天不恤魯國）不憖遺一老（憖且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屏蔽也）煢煢余在疚（致我煢煢然若在疚病之中）嗚呼哀哉尼父（嘆息而傷悼之）無自律（言汝民死無以為法也）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是為失禮而昏）稱一人（天子自稱一人諸侯不得稱也）非名也（是為失名而愆）君兩失之（其後哀公果遜於越也）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懸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孔悝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祏宥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請追孔悝）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許公為人姓名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迎之）遇之（遇子伯於道）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必使子伯先射以驗天理）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於櫜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昭公十九年費無極譖太子將以方城之外叛）奔鄭（初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殺之（又與晉人謀襲鄭鄭人知之遂殺子建）其子曰勝（建之子）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楚葉縣尹沈諸梁）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為楚患）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不利於國之事）舍諸邊竟使衛藩焉（為楚藩屏）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親近於仁乃謂之信）率義之謂勇（能行義事乃謂之勇）吾聞勝也好復言（不顧道理惟欲踐其所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將有復讐之私謀）復言非信也（言近於義則言可復而勝但欲復其言非信之正也）期死非勇也（死而不義則非勇也而勝期必於死不可謂勇）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為白邑宰僭稱公）請伐鄭（欲為父報讐）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尚未有節制）不然吾不忘也（我不敢忘汝之讐）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反以兵救之）與之盟勝怒（怒子西與鄭和）曰鄭人在此（言子西不為己伐鄭而又與鄭盟是子西即鄭人也）讐不遠矣（子西乃我讐也）勝

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子期公子結也其子名平見其磨劍）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子期與子西皆親兄弟故白公欲并殺之）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言白公之初如鳥卵然）余翼而長之（召而用之如鳥以翼覆卵使之生育長成毛羽也）楚國第（楚國用人皆有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彼何爲而作亂乎）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必殺子西若子西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不信勝將殺之言故不改悛七全反）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熊宜僚勇士也居於市之南）若得之可以

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劍不動（按劍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羞見葉公故也）葉公在蔡（先是蔡遷于州來而楚并其地葉公居焉）方城之外皆曰（方城楚山名）可以入矣（入楚討白公）子高曰（葉公字）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如物偏重必致離敗葉公意欲須其甚而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而後入（聞其殺賢知人心不附然後入討之）

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名啓五辭王位白公欲立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廣庇覆以及於我）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欲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遂殺子閭）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門尹）圉公陽穴宮（公陽楚國大夫穿宮垣而入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王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遇葉公子高）曰君胡不冑（何不兜冑而追）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葉公從其言）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

（幾音冀望也）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楚國之衆卽又安也）民知不死（民知汝來可以厭于死亡）其亦夫有奮心（人人皆奮討賊之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向欲表汝於衆以徇告於楚國之人）而又掩面（戴冑蔽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葉公又從其言冑言其得民心）遇箴尹固（箴尹之官名固者）帥其屬將與白公（帥其私屬將黨於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子西子期）楚不國矣（定公四年相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棄德從賊（今汝棄二子存楚之德從白公禍楚之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使箴尹固）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其黨匿白公尸）生拘石乞（石乞白公之黨也不殺而拘囚之）而問白公之死焉（死於何所）對曰余知其死所而

長者使余勿言長者白公也臨死時屬我莫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
也克則為卿言白公勝則我以功而得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
乃烹石乞終不肯言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
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屛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疾太子疾也亡君出公輒也言二人皆莊公所生之子召
輒擇其有材者立之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
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彊盟之盟求必立己且
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

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癸亥是歲楚人滅陳晉人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晉人還衛莊
公復入般師出衛人作亂弑莊公復立般師齊人伐衛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
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
而與之始食焉始食以落其成度絕句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患為令名
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至虎幄袒裘
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
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

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句古侯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潛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
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
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
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衛
筮史曰不害言所夢不害于事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
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

勞則尾赤竀敕呈反衡流而方羊裔焉衡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
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
衛春伐未得至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
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
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莊公也般音班鄄
音絹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問此何地從者以戎州告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削壞其邑聚
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
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

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殺太子疾公子青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般師乃晉所立故執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所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十八年甲子是歲周敬王崩子仁立是為元王按史記當在此年世族譜在去年左傳在明年未知孰是姑從史記為正云衛出公復入于衛

巴人伐楚圍鄾巴近楚小國鄾楚邑鄾音憂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將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薳于委反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舉虞書大禹謨之辭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周元王元年十九年乙丑衛出公復元年

二十年丙寅

越圍吳越自夫椒之敗常欲報吳十二年越子伐吳敗之至是遂圍之趙孟降于喪食

趙襄子無恤也時有父簡子之喪襄子北居喪飲食又降殺焉楚隆曰楚隆襄子家臣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又殺於喪食無乃有故乎豈有他故歟趙孟曰黃池之役十三年吳子會諸侯于黃池先主與吳王有質謂簡子與吳有盟誓曰好惡同之言吳晉二國同其好惡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欲敵越以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吳晉相距甚遠非力之所能及吾是以為降我所以降於喪食者為吳故也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言雖不能救吳但使吳王知襄子憂吳之意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往而試之乃往楚隆將命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我請

入吳而觀其動息 許之 越人 告于吳王曰 楚隆致襄子之命 寡君之老無
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
志父趙簡子名 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越人之難 無恤不
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
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
一簞珠 簞小笥也 使問趙孟 楚隆以珠遺襄子 曰句踐將生憂寡人
欲使我生受其憂患 寡人死之不得矣 雖欲為之死不可得矣 王曰 答趙孟之後又
語楚隆 溺人必笑 吳王自喻以將有不喜之問如溺人不知所為反以為笑 吾將有問
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 史黯晉太史蔡墨也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言不及四十

年越必有吳王是吳王感其言而問其人 對曰黯也進不見惡 進不見惡于朝廷 退
無謗言 退無謗言于私室 王曰宜哉 宜其得為君子

二十一年 丁卯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 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禮
齊地 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皐緩也高蹈猶遠行
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二國齊邾也言魯拘周禮不肯答稽首今齊邾遠至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先期至也
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 息閭丘明之役先至齊地
故言在寡君之軍 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

為僕人之未次 為魯君侯從之人未有次舍傳中戀反比必利反 請除館於舟
道 舟道齊地 辭曰敢勤僕人 不敢勤齊侯為魯除館

二十二年 戊辰

二十三年 己巳

宋景曹卒 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季康子使冉有弔 冉有季氏
家臣 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肥康子名
競遽也 是以不得助執紼 送葬者必執紼 使求從輿人 求冉有名輿眾也
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有不腆先人
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薦進也進諸夫人之宰不敢斥尊 其可以

稱旌繁乎 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葬邾之言政在季氏

二十四年 庚午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在僖二十六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在成二年 寡君欲徼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臧石帥師會之取
廩丘 石臧賓如之子 軍吏令繕將進 晉軍吏也繕治戰備 萊章曰君卑政
暴 萊章齊大夫晉君卑小晉政暴虐 往歲克敵 會廩庚 今又勝都 取廩丘 天
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 躗過也是過謬不信之言也躗戶快反 役將
班矣 言晉之役已將班還 晉師乃還 果如萊章之言 餼臧石牛 生曰餼 大史

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
謝之（終藏氏有後於魯）
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
禮（宗人禮官也釁夏其姓名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宗人之官）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任姓之女）孝惠娶於商（子姓之女也稱商者避定公諱）自桓以下娶於齊（姜姓）
（之女）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哀公之所爲）
二十五年（辛未是歲衛人逐出公）

衛侯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
登席（聲子即褚師比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
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㱿許角反）是以不敢（不敢解韈）公愈怒大夫
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扺徒手屈肘如戟形）曰必
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
亡爲幸）公之入也（在十八年）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有寵使人投其
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
彌子彌子瑕帑音奴）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

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
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
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
比（韈登席者）公孫彌牟（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
期（得罪者）因三匠（久役者）與拳彌（優狡盟者）以作亂皆執利兵無
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
之宮（大子疾蒯聵大子也時疾已死故宮尚存）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
士衛大夫鄄音絹）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
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迷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

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不犯休而易間也
（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復歸故言豈必不反共圖當今不可與爭衆之方怒必不可犯衆怒休息而後易圖）乃
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
謀故公嘗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泠力丁反）彌曰魯
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有君（宋南近越勢相鉤牽越句
踐方强故言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使先行已爲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公爲
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
知之（知揮爲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

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爲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而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內音納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

公至自越去年哀公如越至是而歸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地郭重僕見二子謂季孟曰惡言多矣郭重告公二子不臣之言甚多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上壽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請罰武伯以彘武伯名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

不獲從君以居守之故不得從君以出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郭重從君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蓋借郭重以譏三桓之食言也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遜越張本

二十六年壬申衛悼公元年是歲周元王崩子介立是爲定王越人納衛出公不克衛人立蒯聵之庶弟郎悼公也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啟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爲司城茷樂溷之子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右師大司馬司徒左師司城大司寇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必敗也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言下國將有師旅宋君請六卿共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

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得即昭公景公所畜公孫周之子也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得又自夢身化爲烏而集於啟之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咮烏喙也桐門北門咮張又反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孫復盟之乎復與六卿爲盟而後可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

我逐之乎言宋國之民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
尹戕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
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
不富衆曰無別惡其別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敵樂得
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彼謂大尹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
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
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以弓問子贛城鉏宋邑問遺也且曰吾其入乎
復入於衛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於陳僖公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孫音遜甯武子孫莊子爲宛
濮之盟盟在僖公二十八年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在襄公十四年子鮮子
展爲□儀之盟事在襄公二十六年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言出公十
五年奔魯今又奔宋城鉏內不聞獻之親內而兄弟則不聞有子鮮子展推戴之義外不
聞成之卿外而諸臣則不聞甯武子孫莊子盡忠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
詩曰詩大雅抑篇及周頌烈文之篇無競維人言國無強惟在得人競四方其訓
之苟得賢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言衛君四方以爲主而國於
何有
周定王元年二十七年癸酉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荀瑤即知襄子鄭駟弘請救于齊
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
禮之屬音燭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
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
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
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
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
杖戈製雨衣也衣於既反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軍中之馬畏而

不肯出者助軍人鞭其馬知伯聞之知即襄子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
不卜敵齊使請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
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
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晉君使己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
不在知伯其能久乎言人之多侵傷他人者皆不在於其位知伯陵人如此其能久於其
位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
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
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寡弱者無變暴之衆強者無畏避之雖過千乘敢

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多妄不信）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言已得壽終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出奔邾）乃遂如越（自邾適越欲求兵以逐三桓魯人立其子寧是為悼公）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有山氏即公孫有陘氏也施罪於有山氏者以公自其家出故也終子貢之言君不沒于魯）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姜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入
國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衍義所据者特杜預林堯叟孔穎達三家參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證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春秋家說三卷

〔清〕王夫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四年湘鄉曾國荃金陵刻船山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家說三卷》提要

春秋家說目錄

卷一上
隱公九論　桓公十四論　莊公九論　閔公三論
卷一下
僖公三十一論
卷二上
文公十九論　宣公十四論
卷二下
成公二十二論
卷三上
襄公二十三論
卷三中
昭公二十九論
卷三下
定公十四論　哀公十六論

春秋家說敘

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酉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劉氏畢業而疑疑帖經之術已疏守傳之迹未廣也已乃研心曠日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賦鈍怠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憫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詳者略之開也明者晦之迪也雖然祭詳而得略祭明而得晦不邇矣三傳之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舉要得文定而詳習其讀者之所知也經之緯之窮於幅日之月之躋於陰習其讀者之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夫之蹴然而對曰敢問何謂

也曰文定之於春秋也錯綜已密所謂經緯也昭回不滕所謂日月也雖然有激者焉有疑者焉激於其所感疑於當時之所險阻方其激不知其無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知厚疑之以得晦也夫之請曰何謂激曰王介甫廢春秋立新說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舉災異指事應祖向歆尙變復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謂也畏刑罰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譴責而孝者子之道衰若此者激而得滯滯而得略天人之微不詳矣挾憤辨之心以治經而略者不一一也夫之進請曰何謂疑曰宋之南渡金挾除毒逆稱臣交韓岳劉張擁兵强盛建炎臣主外憂天禍之獲申內患陳橋之反償外憂者正論也內患者邪說也文定立廷論道引經比義既欲外亢仲首趾之尊復欲內防削指臂之勢外亢抑疑於內僭內防乏疑於外疎心兩疑說兩存邪正參焉其後澹菴南軒師其正斥主倫之奸秦張万俟師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於文定之門效可覩矣春秋貴夏必先趙武尊王投權桓文其義一也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經世之略惡乎其不晦哉或明之或晦之而得失相雜不一而足矣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敘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沒其已淺疏其過深折其同三傳之未虛詰其異三傳之未安始於元年統

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者非有譏也幾於備矣越歲不辰歲在丁亥黃地既裂昊天復傾不弔毒痡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載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澤空存念齒髮之生無幾恐將佚墜敬加詮次稍有引伸尙多疎忘豈曰嗣先聊傳童稚云爾

著雍涒灘之歲相月壬子孤不肖男徵仕郎夫之謹述

衡陽王夫之譔

浙江省圖書館藏書

隱公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義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顯義也非事無義非義無顯斯以文成數萬而無餘辭若夫言可立義而義非事有則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强天下以傳心心亦終不可得而傳蓋說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書元年非有義也事不足以弑義義亦不得而强附之凡數之立以目言之則二繼一以序言之則二繼初目以相竝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後貫其理別矣故易言初言二以達于上春秋書元書二以訖于終乾始不可以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也乃爲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資始坤之資生者也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仁也惟仁以始惟仁以終故曰乃統天統天者統天之所有進而六位時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貞終則始無貞而終無元俯仰以觀天地之化會是各有畛而不相貫乎故夫人君之以仁體元也自踐阼之初迄顧命之頃無異致也初年而元將二年而不元矣其將取法于亨乎而體仁長成人之德豈一年而竟乎志學之事在謹于始疑道之功必慎于終故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夫以仁覆地以仁載

繼終如始而大始者不倚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殺秋冬殺而固有其生有序成無特用也倘然以始居仁而莫統其後則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貞者倚于諒矣嗚呼爲此說者之强言立義而强義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已之也

無一時之宜不足以陷愚人無大義之託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惡佞恐其亂義也因時而適宜舍小以成大皆義說也陷隱公于愚者必曰隱有長君社稷之福成鄭莊之忍者必曰禍在宗社兄弟爲小持之一日協之衆口而謂不然者鮮矣微子非不諫紂之足以亡而去之若箕子亦以人臣無將耳舜不以忍弑之象顯封之而且以班其爵

故義者先擇于己次擇于物不以己御物則制物之義無已立矣故曰義內也非義襲取而可無惡也義在內故外無權以心生義以義從心佞者之辯說乃陷賊而不敢弑于前魯鄭之君怵于利禍矣惡足語此利賊義佞乃乘之而大禍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無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親也故事父母幾諫而有所不諫蠱胎君之于叔齊帝乙之于紂魯惠公之于軌胎道以術愛宗臣之所必避廷臣之所必爭天下後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與隱公道不得而與夫以親之有大惡而已不得

與其存也不諫其沒也不違則入子固有所恐而不敢致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輕于親則捐身以從親事親立身皆身事也則誠身以順親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穀梁子欲隱公之据其位以爲正親之道失其所事親之身而道圮久矣孝子之立身親之得失且姑置之而況其他乎

隱公無可立之義則可以攝隱公固有可立之義則不得復爲攝矣不得爲攝故隱公之立爲爭國春秋必紬其亂不得爲攝則桓公之立爲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賊周公無嗣周之義是以攝而不嫌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恤別嫌明微而後義喻于心

夫婦之道從以爲順則以爲正從而不廸其別別而不悖其從履正而行順矣從者天也天以合爲德使人殊于艸木之無情也別者人也人以辨爲紀人之殊于鳥獸之非性者也生而從者婦之順生而別者夫之正逮其沒矣孝子慈孫爲合而從之以致親也合而從之必辨而別之以致尊也不辨無別一之相從則是爲其生之相合也以情而徇之而性斁矣夫孝子慈孫以道尊親而豈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爲葬者丈夫從于丈夫之黨以其昭穆而祔于王父婦人從于婦人之黨以其昭穆而祔于王姑崇別者使之居正以終所謂以道事親而尊之者至矣毋之喪服椁于父父在則不得伸其尊其葬合矣則將等夷之而無所椁邪抑使之相就而又椁之邪無使相就而故替之斯以義制禮而尊其毋者可伸故喪有異服而葬無異制別則得以伸恩也且夫祔廟之禮祔于王姑而兆同寢厚其別也至矣別之旣厚乃可合之以致親故有事則告配而合食合食者親之也告配而後合則以示夫合之者子孫之義而非先人之志欲尊親之義並行不悖矣夫祭者以享神也葬者以藏形也神舉性形閟情性率道而尤不苟從情統欲而且使無別是爲導淫之子孫不能

以性事親而愛以姑息也故曰合葬非古也古道替禮意湮私欲横行天理不復乃有如宋人之制皇后先崩則畫葬以俟山陵之合此夫以婉孌之情處其君親不孝之尤而說春秋者且以爲古（張氏洽）邪說夠行嚮亦甚矣殯非葬非葬乖死者歸藏之期而懸擬生者之旦夕同處何不仁也君子以性治情則情順而性正視其親猶己也視其親之亡猶存也則何事此婉孌者爲哉隱夫人子氏薨而不書葬者恩禮之不逮焉爾隱公之爲君大夫卒而不視小斂夫人薨而替其葬春秋以爲已薄著其事而義自見也穀梁謂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夫生從君而死從王姑禮

刖而義殊矣一而無辨此惡知禮意哉

義之制在心如利斧之析可否破而無有紛洄其閒者也故以讓制者遂避于受泰伯虞仲是已以攝制者不疑而讓舜周公是已惡有持君父之國家中立于辭受退不避其榮進不任其重紛洄兩端以交喪者哉隱公之可有國與其不可有國一惟制之審耳其不可有卽其可有而欲不有則如泰伯虞仲離之千里而興廢之故不再與聞可矣如其可有則固有之居大位守大器握大魁流放竄殛惟所施定宗禮虋商奄誅二叔唯所用義不得復聽之他人矣今所不避者榮也所不任者重也公子豫不告而伐衞行矣公子翬固請而伐鄭行矣先期而伐宋從之矣乃若曰吾攝也弗執焉以自任可也以君父之國家倒權而授之臣下而魯公室之不有威福自此而始豈徒喪其身之足以償責乎蠱乎于蕭懟之不免于弒天也人已盡矣持大制而行乎不中止之塗荏苒逡巡禍固不可避而咎隨之矣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君子之免于咎也滅頂之不恤而況其他乎

衞人殺州吁于濮大詞也大衞人之殺而天下固不能難也當時之蠹法者莫甚于弒君之賊與于會則不復討大國之不能討而國人固不敢討矣宋魯陳蔡儼然以友邦

之禮禮州吁厚樹之兵而張威于外乃衞人之殺之如蹶逸豚如逐狌穴之兎而無難也故本大義以行所得爲習俗不能違强援不能爭已成之勢不能挈春秋大衞人之殺州吁而天下無不可爲之義矣

庚寅我入祊幸詞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亟幸詞也入歸之則必入之而猶矜言庚寅我入之幸此日之遂得有夫祊故曰幸詞與人伐國已獨得地辛未有所取焉辛巳有所取焉故曰亟幸詞也非春秋之幸之也魯之幸也魯幸之而爲之幸詞所以達小人微幸之情也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幸之所成必不徒然非我所必得而十日得之得之不已而他日又得之彼人之愚而己之獨幸哉魯之爲利取也成乎鄭之亢周也成乎齊之圖伯也鄭有淩蔑君父之惡而魯分其惡齊得鄭以成其勢而魯因成之終春秋之世魯以懿親元侯驅役于齊晉楚吳而不能自振以彌縫王室自此始矣幸之所成咎之所啓可弗畏哉長孫無忌以賓將而族滅于武氏李德裕以美官而見制于宗閔要終而言之小人之幸又奚足以爲幸

魯沒于利惟鄭指而趨合于齊愚矣乃鄭何爲者以利買魯而爲齊驅也故魯愚而鄭不獨智夫愚者恆自智也魯

曰合于齊非吾病也而二得邑是坐獲也魯智則慮將在鄭鄭智其出魯下乎乃鄭抑曰祊非我利也既授之魯人之矣其能終利我許田乎若郜防者他人之失他人之得而徒爲吾貿也且魯既收之于郜防則不得復收之許是以二邑易一國也故齊以許讓魯而魯不敢有迫于兼許而鄭之自智也效矣故之三國者惟齊爲若不智取之宋則魯有之矣取之許則鄭有之矣孰知齊之不扺于自智者其智狡乎以濟之智行之以義其可王也雖然齊之取償于二國者又在紀也魯欲合鄭救紀而不能齊制之矣故之三國者狎相沒于利而得之益緩利之益大機之益安故曰小人喻于利惟齊獨爾

桓公

有質以生文有文以立質質者人事之資也質生文者後質而生既有資矣則文居可損可益之間[閒]無益也文立質者卽以其文爲質而以爲人事資于此而廢文是廢質而事不立矣古之帝王于質文之閒有益焉有損焉者後質之文也有益焉則不可損焉者因文之質也漢建元之建年號是已古者編年而無號非欲損之未益而已矣未益則文既不生質亦不立質之未立事亦無資故有待于益無可必損拘者執古之未益以爲必損不亦過乎古者封建以公天下天子諸侯各編年而不一其繁則不得殊號以裂天之歲月然而天子爲天下王夾其編年無殊于諸侯其猶未之備邪夫年以紀時時以綴事事以立程編年而建之號豈徒文哉黜陟之所課出納之所要質之所剳功罪之所積刑名之所折擢拔之所稽皆繫此矣以日爲程則今之朔亂于去月之初以月爲程則今之正亂于往歲之正朔窮于三十甲子窮于六十月窮于十二故以年冠月以月冠日而後記差可久行差可遠然其以年編也以甲子紀則亦窮于六十以君之初終紀而久者五六十年下逮十年或四三年抑或踰年而易則今茲之元抑亂于先君之元姦者伏姦訟者積訟卽莫之姦訟而心目之眩亦府吏之不給也故編年以資用莫如建號之宜簡而文也不知者以爲文知其得失者以爲質也號建而前之千歲後之千歲月日之所繫事之所起止源流之所因革若髮就櫛一彼一此不紛矣若珠就貫一上一下相承矣乃爲之變曰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信美名之有盡也不審而同于往代其以視諸數十年開元年皆至而無可別白者不猶愈乎今天下一而郡國合文籍繁而舞法者滋浸令刪去名號互混相仍啓其疑端引其姦竇卽有察吏然後從而刑之刑愈繁而變愈甚矣邇之不記何以

及久近之不行何以致遠無已而以先君之諡號冠諸其
上則醫騶之券判淫之牘皆藏九廟之齋盟于其上不已
辱乎膺乎文質經緯之妙以知變通不以春秋編年之法
例後世矣
建號之義表以德是寓箴也貞觀大中正德之類紀以功是建勳也建武建隆洪武之類祟以瑞是欽天也天子有善讓于天之義也元狩神爵五鳳之類承以先是廣孝也紹興延祐之類期以休是同民也太康至治成化之類皆文之不害者也其諸不可者倡異教乾封如意久視之類私福祉長壽崇慶萬歲之類于道非宜固人主之所宜戒尤非法者奄有祖號而不讓蒙古再稱至元大臣易位而輒改宋易宰執則改元與夫

瑞應非典拘忌災祥數改不已如胡氏所譏記注繁而莫
之勝載斯實爲建號之蠹雖然噎不可以廢食盜賊之分
均出後不可以廢仁義遽以作僞之咎漢武矣可哉
利害之所生先事而知者或以理或以勢勢之可以利勢
之可以害慧者知之不待智也智者察理慧者覺勢勢之
所知觀于月理之所知觀于火莊周曰月固不勝火幾于
道之言也觀于月雖遠而無固明觀于火雖近而有適照
有適照者有適守無固明者無固心是以雖或知之不能
擇之雖或擇之不能執之鄭莊公之知是已慧足以知父
兄之不能共億母弟之不能協和不足以有許而猶姑有
許也慧足以知叚仁之不假許之不能固有而猶來人之
亂以貪許用之易也逮其身死國亂許不能有而許田亦
爲鄭復矣詩稱居常與許則徒喪祊而成人之篡何爲者哉夫慧
足知之力不足以守之而終于亂月火之喻徵矣勝欲者
理也非勢之能也理者固有也勢者非適然也以勢爲必
然然而有不然者存焉晉獻之無道有子之不辟而霍魏
虞虢且安然寢處之矣是則有弟而不能協和或可以有
他人之土宇者勢之有也齊桓以喪亂之餘撫有齊國姜
氏之子孫且失其序而譚遂終入其版章矣則新邑號檜
之子孫或可以有他人之土宇者勢之有也故勢者一然

而一弗然有可照而無適照則有其明而無其固明持此
之知以勝朶頤之大欲不亦難乎是故大智者以理爲勢
以勢從理奉理以治欲而不動于惡夫苟知之必允蹈之
則有天下而不與推之天下而可行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親親之仁出聖人之大寶曰位而尊
尊之義立斯二者同出而異建異建則竝行同出則不悖
竝行不悖而仁義合矣嫡妾之分尊尊之義也庶子君而
畀其所出親親之仁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爲其不可
哉所不可者夫以子故寵妾而使埒于嫡也是以欲敗禮
而自棄其尊故惠公不可以夫人之禮禮仲子光武不得

以陰后之貴貴東海若廢之下成風昭之于齊歸漢哀之于傅氏先君無匹嫡之懲而嗣乎有推尊之義何爲其不可哉夫不可以嫡道加之妾子可以己貴致之親義之正仁之推也若夫子以己貴加母而有不可者則惟伉君母以俱隆而蔑君母也祔于太廟致成風爲夫人則已伉矣君母祔于祖姑而配食于考廟則尊伸矣妾母別宮以祀不祔不配而加以夫人之號亦何爲其不可哉士無二王而太王王季可竝世而與帝乙同其王稱君無二后君母妾母亦可竝世而同其殊號一也不祔不配而義正矣尊以徽稱而仁推矣豈相悖邪或爲之疑曰人子不以非所得者加之于親爲孝妾母而稱夫人非所得也加之于親非仁矣且庶子之嗣立受爵於天子受國于先君非己所私也序天之秩守天之位而以私恩奉其所生非義矣夫非所得者親之不可得抑己之不可得也親不可得己可得之則猶親得之矣苟以爲親所未有槪不可加也則天子之養諸侯且不得竝爵有四飯辱莫大焉而況于匹夫然且舜以天下養瞽瞍而備物之養下逮于食力之庶人徒爲瞽瞍之獨得而加之無疑與抑且曰養者賤也名者貴也養可移而名不可假也審然則舜徒以所賤者事親邪備物之養非以爲物也己所得有不敢儉于其親焉耳

天下者固非己之私養也舉天下之公養以致其私恩移天下之公尊以伸其私敬何爲其不可哉所不可者臣伉君而蔑君妾伉嫡而蔑嫡呴呴之仁斵義者也仁推而義無不正也則君子何疑焉故獻皇之加帝號盡孝者所必伸也崇廟號加十六字之謚躋諸武廟之上則導諛之臣爲之也君臣之分嫡妾之等父母之恩三者酌而成乎追尊之禮達于士大夫而無殊于天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思以爲則則不過其恩而無歉于恩知禮者達此而已矣

士大夫之貤封君母配其父以竝崇而妾母未之及也則妻不得有其封而移以奉妾母妾母之封視其妻亦與君母竝尊不以妾母爲非所得也士大夫之封及于妾母而況于天子與諸侯嬪人之義以從爲正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從之以爲德也從之以爲德則亦從之以爲貴從之以爲德者無成也從之以爲貴者有終也無成有終地道也但有所從不必均從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從父貴不繫夫矣王后之歸在家則稱女在途則稱后從夫貴不繫父矣庶子之母君母薨而祔己得以別廟而稱夫人從子貴不繫夫又何爲其不可哉君與君母存妾有所從子不得尸其從故庶子不得爲其母

服從君從嫡也君薨庶子嗣立妾毋無從而從子故得以有夫人之祀于別宮夫死從子之義也故公羊子曰母以子貴順也以從乎子子可致尊也非夫所得制也以嫡妾從乎君君不可舍所從者而別受從也君不受其從故妾失其賤道同出而異建道在子不繫先君矣

宋殤之弑馮爲之也孔父者穆公之所屬與夷者也故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知然則民不堪命之辭華督之以爲弑名目送孔父之妻若曰此可襲而虜焉爾不發于馮督亦安敢生其心而利此哉督之弑馮主之馮之簒鄭成之也春秋之前宋鄭固不協矣鄭外挾齊内抜馮以

制宋而宋始不能與鄭競外挾齊而瓦屋之盟齊猶合宋内挾馮而餤餌華督以餌之于肺腑于是乎宋之生命屬于鄭之股掌而宋殤孔父其何以堪故有相敵之勢者異患乎授之以挾蟣蝨在楚而韓敝異人在趙而秦敝劉休道在魏而齊敝蕭詧在周而梁敝是穆公之居馮于鄭假利器于敵以自伐雖欲守殷之家法一及一世以見先君于地下庸可得哉夫業不欲棄先德而傳之與夷則開誠布公置馮于與夷之手授之祿位以定臣主之分馮其賢邪殷之子孫有服在廷以奉家法者皆馮師也馮而不肖邪是國之蟊賊家之荑稗廢置生殺一聽之殤公而又何

悔也投之仇讎之懷而導以兆賊穆公于是乎不智矣其將畀與夷之猜而樹之勁敵以爲援則天理人欲雜糅以共圖一事疑忌之心先之自我無問人矣故馮不出則與夷制馮馮出則馮制與夷諸葛之爲劉琦謀者此而已矣曹操不南下劉備不走琦且爲備用以成取琮之勢矣亮挾縱横之術以爲備計猶之可也穆公用此以行其義舉不亦悖乎

劉敞之言曰春秋誅意雖然有辨舍意而徒誅事則敞也愚誅意而釋當事者則敞也誣故與夷之弑馮意也而春秋目言之曰督弑其君假令以督大逆之辜加坐于馮則

懷意者誅而推刃者免又奚當哉非馮則督無弑心非督則馮無弑械馮無弑械終不成其弑矣督無弑心有馮而弑心生焉馮可以生其心而生心者固督之心也則馮有心而無械督有械而亦有心爾縱馮也督不可縱矣且夫馮懷爭國之志而忘先君以姤昆弟信爲惡矣然其惡也有託而惡者也殤一君也馮一君也在彼在此一也使擴諸彼以與此憯不畏天督不畏王殺一君置一君惟其好惡如薙艸以植木而冀食其利然且自謝曰吾猶是戴君也而纂殺之禍昌矣君子操大法懲大惡已大亂與其誅意以快一時之鉤距無寧拔事以定天下之典刑故蠢民

不畏深文之吏而畏守律之官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
其法而已矣一求之意以敎適發之長大猾元慭且飾意
相逃而莫之服欲其懼也難哉
未修春秋則曰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春秋隱之則以自
奔爲文以自奔爲文者存君臣之禮不使大夫得逐其君
也至于弒則目言之而無隱辭無隱辭者惡之著不可得
而隱也逐與弒其惡一爾君之見逐與見弒不成乎君者
亦無別也有弒甚于逐者亦有逐甚于弒者可逐而猶弒
弒惡于逐也以爲不足弒而逐之逐惡于弒也彼既以爲
不足弒矣而抑立逐之之文使之得逐則既未減之于弒

君之罪而徒殺其勢也不可以訓抑不足以懲故目言弒
而不恤君臣之體裂障其君以不道其賊也隱其逐而不
正首惡之名重其君以不授之勢也嗚呼聖人之權衡精
矣胥天下而無敢弒其君者則又孰敢逐其君哉彼夫敢
逐其君者皆挾可弒以臨之也劉裕蕭道成已然而必弒
趙匡義先弒而後敢篡弒禍止則不臣之心有畏而不發
治其弒無治其逐無治其逐故專責之君
子曰行夏之時言王者受命創制必革周厤而從夏則周
厤之失也久矣故善治厤者因天之理亂七政者因人之
數日食而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夫日月之合何以知其合哉毋抑以食知之置朔于食之
前置朔于食之後其以何者爲朔也曾不知正而相承以
誤者數百年周厤亂矣故曰夏數得天言周厤之不得天
也不得天胡以厤爲夫周厤之所以亂者尊人之數而屈
天之理也尊數而屈天侮天者也後之言厤者或以律或
以易遷天以就其八十一四十九之數而朔有非天朔者
積朔非天朔而閏之非天閏者抑積矣嗚呼天之理固一
貫也然豈滯形滯數而無參差互成之妙哉區區得一隅
之法象舉凡天下之理數悉以此而範之天且從其私意
而不得以伸其固然而況于人事之與物理故曰所惡于

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倫之始也
乃既成乎有矣而人之行乎此倫也父子之仁性也君臣
之義夫婦之禮道也道率性而成乎性之用則天理人欲
竝行其閒以聽修道者非猶夫父子之一乎性矣君臣之
閒有利焉夫婦之閒有情焉是以修道者正其義以明夫
不謀利也崇其禮以明夫不狎情也陽者質與也陰者質
求也稱其質以俾陰求而陽與則陰以情動以利往而不
保其貞故陽任與而且任夫求陽雖求而剛者之貞不失
是以大正故君下賢以爲義夫逆婦以爲禮酌剛者之可

使求而以崇陰之心聖人之以裁成天地之宜者大矣哉夫親迎之義而既然矣一乎禮以正情情無可過也自然之情且勿使過況于不情者之以利賴于之者乎情之所不及以旁出而侈于惡者曰權曰利曰好逸而憚勞此三者以蝕情而于性爲尤賊旣正情而崇以禮矣而又以爵之尊卑則趨于權也以國之小大則汩于利也以道里之遠邇則姑用于逸而憚于勞也此三者情之尤劣者也挾貴以權挾富以利憚遠而偷安其以親陰陽必感之情爲孰重乎而以此爲禮則是過于所感而通之于安唯小人之斁彝倫者爲然而豈禮哉逆之于館者爲天子言也諸

侯不敢以女故致天子而就近以授女焉且率士而皆天子之土惟所命之而即爲諸侯之居則命之以館而館即諸侯之廟也故逆之于館可也逆之于境未之前聞也逆者必有所授逆之于境必有授于境者是齊侯送姜氏于讙爲得禮矣乃春秋之書曰公會齊侯于讙不正其親迎之文是不與逆之于讙也不與逆則不與送不與逆則逆之于境者將無所授受若相遭于逆旅而以之歸又豈非野合邪故逆女必親親必于國爵之尊卑國之大小道之遠近一也崇禮以替欲伸道以抑權率義而忘利求心之安而不恤其勞陽道也剛之貞也健之行也道在求而彼皆輕矣

春秋之記紀事爲詞也悉所以閔紀也紀之求免于亡其道盡矣齊以九世之讎爲名而所挾者取威辟土之心以遠交鄭而近攻紀將內自廣而外求諸侯則雖以太王當之而亦莫之免春秋之諸侯安其危而益取菑焉未有能併命盡力以憂其亡者而紀能憂之即或憂其亡而亦旁睨强大妄布腹心舍虎就狼以幸旦夕之安未有歸宗國請王命持大正以敵强暴而紀復能之王不可恃不得已而戰戰而猶足一勝也則其上下之同力亦可知已戰不可繼抑又不得已而與之講周旋萬一垂亡而猶存者且

二十餘年非齊力之有待也紀之祈天而請命者力亦竭也不幸而居彊齊之左右不幸而當齊之將西事中國以先取益于東尤不幸而爲之天子者桓王也不幸而爲東州之望國者魯軌也抑不幸而居閒以司離合者狙詐之鄭也紀之不亡何有哉春秋之義上告天子而紀已告矣下訴方伯而紀已訴矣效死以戰而紀已勝矣不得已而納成而紀已請盟矣紀之可爲者止此矣若曰魯桓者非所主也則紀又將誰主邪以名義言天子且不能庇其婚姻矣桓即不篡而齊亦何憚以勢力言魯固非齊敵矣抑將西走秦晉而秦晉固不我恤南走吳楚而吳楚或應之

則又蔡之于吳也許之于楚也劉鼎之于段氏石碏之于羿丹趙宋之于女直蒙古也所謂含虎就狼以自斃者也安得起質成之文王伺宣之方召于泉下而與歸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詩人之所爲悲思也春秋許紀事于始詩錄曹鄶于終有同懸焉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之情見矣區區以成敗之已事責紀者吾抑不知其何以爲紀侯謀也

周末文勝于質往往離質以爲文禮家不審其非先王之舊相承而爲之說于是有云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嗚呼此漢儒之所以多詖辭也義奚出出于心之制也禮奚出出于心之節也義禮性之德也性凝于心而與心爲體也與心爲體則其顯諸用也固根心以生根心以生則抱其槪而後枝葉得榮枝葉之榮不能離根而別爲榮理所順勢所暢情所安故榮也是以君子以義制怨非其義也而有弗怨如其怨也而怨即義以禮節怒非其禮也而有弗怒如其怒也而怒即禮勢無逆而不暢情無拂而不安理之所繇順乎心也而如其怨不棄義也則義亦不平怨矣如其怒不廢禮也則禮亦不懲怒矣相與並行而各自爲枝葉是杀舊其莖而華實畀學豈理也哉義禮者天理之實也怨怒者人情之發也實者實其所發發者發其實也怨怒發以義禮則始終相扶而情協理矣介然情動而情爲欲使怨怒之發離義理以浮用而喪其實乃旣任其欲以爲怨爲怒復可借義理之文以相緣飾則夫天理者其以爲飾人欲之具與故知義之不可棄則無如已其怨知禮之不可廢則無如釋其怒弗已弗釋而以義禮挽其已濫之波是夫天理者抑將以供人欲下流之用乎惟其視義禮也末故其用怨怒也輕其用怨怒也輕而尤用義禮也賤率天下以狂鶩于義禮之文而實挾橫流之情欲以爲主相率以僞而天理蔑矣故曰義以爲質非其文也禮之用和爲貴非其矯也昨戰而今相爲禮主賓之閒相矯以文而離實以爲和於女安乎葬之必會伸其哀也誠哀之故必會之殺其父兄俘其子弟折馘其臣民而虔其君姑相從而陪無從之涕其果哀焉否耶受客弔者必稽首拜其見愛也死者暴骨傷者扶病但以一賻一賵之私恩牽死傷者之子弟匍伏就列以拜德其果見德焉否耶弔者含怨怒以往受弔者含怨怒以迎之非蕩然盡失其本心者亦孰能爲此哉故曰匿怨而友其人君子恥之友且不可而況君父死生之大讎忍于之耶韓厥之奉觴加璧驕者之色也欒鍼之攝榼承飲詐者之術也周衰道喪相習于義理之文以巧用其驕詐乃以居之不疑曰吾爲是義

之執而禮之守也人欲有託以恣肆而天理盡亡矣實則亡之文猶借之故異端得操其左券以相責曰夫義禮者如斯而已矣非有恤死之義而可以賻賵為義是自彼自而我固無自者存也告子之所以外義也業已攘臂而禮仍之則亦業已為禮而攘臂又仍之是忠信薄而徒為亂首也老子之所以賤禮也故夫子歎曰知德者鮮矣不知德而以言道道反喪德異端乃乘墉以攻而有餘力說春秋者未之思爾

易無定變春秋無定徵乾之初亦屯之初坤之上亦需之上時異而德異無定矣桓之無冰亦成之無冰世異而驗

異無定矣無定變可無定占無定徵斯無定應無定占者天無定象也無定應者天無定心也天無定象君子有定儀天無定心君子有定理故易春秋之言天俾人得以有事焉知其無定任之以無定則廢人之天王安石之悖也以其有定定天之無定則罔天之天漢儒之繇也君子有定儀則不憂變之無定象體乾之行自強不息效坤之勢厚德載物道亦博矣而不亂也君子有定理則不患徵之無定應捍患禦災側身修行道亦約矣而不泥也故君子之于災異也知其為天之異人之災而已矣其或致之既往而不可咎矣其自至也則氣之戾也數之窮也君之與

民民之與物必有當之者矣亦思其當之者不遂其害而已矣疑既往之有以致之而遽改之則使一燠一寒與于比歲將遂一張一弛日變遷其政事以迎隨之于杳茫而君無固心吏無定守民無適從綱紀墮國且儌矣不慮其當之者之害而早為之防則食竭無繼盜起不弭疾疹作而無以相救相收雖勤于憂畏亦何補哉夫君子有定理捍患禦災側身修行是已遇異而懼則省愆思過苟有可省而可思者無不用也清夜之所愧怍天之知也無事向天而問何忒也遇災而懼則儲粟省役詰戎修備弔死問疾先于其事而災無能為矣六府之所修五行之平也無

事向天而求其復也故寒極無冰氣之沴也民受之而疹作物受之而生不昌先事而為之備加于素而益虔以其定理修人之天則承天治人之道盡春秋所以謹書災異者亦此焉耳劉向父子不審而各為異說刻定徵以區類而變通之天豈然哉劉氏有私天而天隱于人之心矣故君子之知天知人之天也君子之應天應天之于人者也楞然自大以為彼元象者不出此指紋掌圖之中多見其不知量已

春秋于大惡有如其意而書之者有如其言而書之者桓宣之書即位如其意也天王徵車于魯而曰來求如其言

也天子有徵于侯國而侯國名言之曰求惡莫大焉如其名言以書之以是爲不臣之謚詞矣以謂天子不宜有求則稱求以抑之非也天子不宜有求抑之可爾遂取其名而逆之則是父苟不慈而遂奪其父之名也可乎將瞽瞍殺舜而可謂之弑矣聖人無已甚之心斯無偏重之詞臣逐其君不目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說者以爲端本而責見逐之君固已然以歸罪于見逐之君而顧使得全其爲君不受臣子之逐則責之也以義全之也以道故曰非聖人不能修春秋道義雙措不偏之謂也取槩巽卑屈之詞加諸人倫之最重者若一失道而不妨爲諸侯之僕妾斯不

亦過爲已甚乎且周之有徵于魯皆非無厭之索也求賻求金皆喪故也春使家父求車三月而天王崩其爲王之不豫有司庀喪紀之不足以彌留之命徵之也明矣周室東遷王畿不足于大國之版章諸侯職貢曠廢不修過死生之大故無以成禮弗獲已而徵之于懿親變可知已王畿千里足以充費安得此太平黼黻之言以責寄位之君邪王室之貧弱衰微也于斯已極且不假之以寵威而特立丙索之名以抑之是春秋且爲亂史矣故曰求者厚誅魯以悼周也魯不名言之曰求春秋不立來求之文矣魯人名言之曰求而春秋爲改正以隱之則魯惡不顯將無

俾大不臣之辟同于召王之書爲有可原而故爲曲全也乎達斯旨也則蒐狩之詩登于變雅亦以閔周而著諸侯之不臣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爲斯言者豈猶有人之心也哉

莊公

處非常之變行非常之事不揆其本欲正其末與于亂而已矣藉令以唐中宗之爲君張柬之之爲相遂以廢武后而推之刃尚得有人理也哉春秋書夫人孫于齊聽其奔焉聖人不得已之辭也武后之觸大文姜之痛深逆宗社之賊非君也置弑父之仇非子也非子之疚甚于非君文

姜之痛深于武后而禍亦大矣聖人不得已而聽文姜之奔論者乃欲甘心快意而不聽武后之自斃邪假令曰討宗社之賊義也奉義則可以擠恩乃夫義者豈夫人一旦奉之而遂以無疚于天人也乎使然則以義襲而取之而已無餒矣夫惟義生氣以行乎非常而無所餒固非一旦之義聲爲之也自正不恤遠以正人施之臣民且滅裂焉而況其母乎不得已而聽其奔幸其去而若不返春秋之爲莊公計者止此矣止此則過是而必有不得者矣逸賊之罪不子之誅魯莊以身蹈之而無可辭矣若夫反其本以正其末夫固有道而難爲魯莊君臣設也爲魯莊之道

柰何君之責于有臣父之責于有子豈徒然哉千乘之君
貴戚之卿翼其左右嫡冢之子爲之儲貳蔑爾失行之婦
假手與私者刺之刃而無嫌則千乘之君猶一夫也世子
之父猶煢獨也莊不得爲桓之子魯人不得爲桓之臣久
矣非桓之臣子而欲加白刃于夫人君子之所不許亦魯
人之所不自許也不自許者餒故也于濼之會夫人遜焉
其從如水臣子亦如水焉則用夫貴戚之卿何爲也有子
長矣殺其父而不忌焉塞責于彭生而猶俟魯人之請焉
則用夫出曰撫軍守曰監國之子何爲也臣之爲發蒙振
落之臣子之爲几肉掌丸之子而後諸兒之凶德姜氏之

邪心乃以白晝行之而無所憚春秋以魯爲無人也魯無
人而姜氏之去聽之矣去而不返而幸矣故爲魯莊之道
者盡孝以事其親自彊而可以有爲則姜氏雖悍且挾勢
不能成乎弒而可無煩司寇之執今其不然無以尼之如
或勸之陷乎非而後刑之則魯莊者死一父而又殺一母
而人道尚有存焉者哉抑或曰桓之從夫人以如齊貴戚
之卿無能止焉往苟寵祿苟全軀命之末姜氏齊人窺其
無能爲而勳于惡焉迨禍之成則誠欲救藥而無可爲矣
若夫莊爲沖人寢牖之外非其職也毋黜已深而弒出倉
卒涕泣之道無所施也則莊公又且如之何乃即其然而

莊當變故卒起之後亦不得以有其生矣父弒矣母陷于
大辟而不可赦矣而莊何得復以有其生不得以有其生
而況可以有其國乎庶兄弟之有可立先君之祀未斬也
魯之宗社惟天子之命而臣民之戴已何知焉故爲莊者
惟死焉可也毋有覆載不容之罪而託臣民之上則法
不得不詘而先君之讎不得不置之矣莊惟死而桓之廟
子立于是按誅文姜而無嫌春秋亦且不聽其奔矣母弒
其君而己立其位以成乎保姦逸賊之道則弒桓者非姜
氏而實子同也故莊公之義惟死焉耳中宗之義惟終遜
大位以讓之太宗之子孫焉耳文姜弒則子同不得復爲

冢嗣武后篡則中宗不得復爲天子之二君者貪位忘親
以爲亂賊之怙當國大臣廢之可也魯人之戴同張柬之
之奉中宗悖矣雖然不可責也魯唐之臣浸爲此焉而又
餒已立于淫昏之廷寄命哲婦之手久矣魯人狎而偷一
旦之安張柬之之流倖而收倉卒之功其志苟然其氣楞
然安足以及此哉故莊公爲子魯人爲臣聽文姜之奔焉
可也中宗爲君柬之爲相毋武后以配高宗可也取周公
誅管蔡之大義加之緩則同逆急則背兄之下導襲義以
成乎亂而人理蔑是取火焚林而決河以灌之害愈烈矣
桓公之末年魯猶合紀于齊而誓以存也莊立一年而郱

鄑郚遷三年而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而紀亡矣以桓之
躬負大慝淫昏無信齊且忌而弗能有紀魯之撫猶亟也
諸兒蠱一婦人以眩魯蠱一魯以有紀魯倣于房帷而紀
裂于東海屋漏在上知之在下齊之巧用其淫虐而紀之
不辰也亦可悲已魯侯之次于滑聊以懈國人也終桓之
世魯為紀主則桓之遺臣固有不欲棄紀者矣姜氏姑遣
莊公爲滑之師以卜之亂不自保之鄭而終以葬伯姬謝
魯之父兄若莊公者則豈有謀紀之心哉紀亡未旋踵而
早與齊爲從禽之樂矣齊以淫蠱其君母而以狩蠱其狡
童故女謁之禍極與狗馬聲色相類以敗人之國家咸莊

公于禽荒而姜氏之言無不行姜氏之言行而齊侯之志
無不得矣劇哉女謁之制天下姦人因之而求皆得矣柔
餌人君于嬉遊弄好之中一操其呼吸而宇宙在其掌握
方從哲之所以成乎弒者此而已矣紀侯之去禚之狩屬
詞書之而紀亡之故可知已
有國者有侯度有家者有家法先王以侯度正天下君子
以家法正子孫守之而不渝所以保其國家也渝之而不
守者必有所自變侯度之渝夷狄變之故杞莒滕薛廢典
禮以自偷家法之渝母妻之嬖變之嗚呼其不受變者鮮
矣詩稱莊公射御之美寔而矜之居然盧令獵之風歟也

周公之所貽伯禽之所守豈其然哉公及齊人狩于禚公
一齊人也故詩曰展我甥兮謂信哉其足爲吾甥也信哉
其足爲齊甥信哉其不足爲周公之嗣矣狩則偕之惟母
也禮則觀之惟妻也豈而習之樂與化之則先君之死于
其刃無感乎其忘之矣忘先君之死于其刃而況于紀之
存亡哉天子化于母黨而天下淪周平王也諸侯化于母
黨而國日衰魯莊公也士庶人化于母黨而家以圮凡今
之人也故曰知母而不知父者禽獸也又況夫從妻黨以
墜家法者乎
義之與利有統靡無偏收有至極無中立惡不義者非以

名也舍不義者非以害也避不義之名澹然弗之審不義
之名哲遠于旦夕而害自此烈矣是以爲君有必仁爲臣
有必敬爲父有必慈爲子有必孝爲兄有必友爲弟有必
恭不至其極而中立以避其名避不仁而臣玩之避不慈
而子悖之避不友而弟慈之君父兄且然無問臣子弟也
齊小白之殺糾冒不友而弗之避以成乎安忍雖然豈可
以弗之避而責以苟避乎安忍之名邪傳者曰糾雖爭立
越在他國置而弗問可也小白雖不足與于道亦不屑爲
爾矣夫置而弗問有殺之心與抑無殺之心與有殺之心
而姑勿問鄭厲生之言曰無庸將自及用此道也既已無

殺之心矣則猶是弟也而弗問可乎以無親之弟處不俱存之勢置之仇讎之邑不旋踵而彼將問我非終于見弒則終成乎殺悠悠聽之禍起而姑殺之日前以謝咎于利無得于義無取非懷毒竪忍與夫忬庸養禍者其誰能置之故殺之者末世之雄心利賊義也置之者偷生之惰氣欲避不義而終賊義也是猶人之傷于矢也翦脂外之笴而留骨中之鏃將以為無治乎則何似無翦也將以為治乎骨中之鏃欺目不見于須臾而痛固深也然則如之何無已亦至極乎義而已矣舜之于象也封之有庳無失其貴納其貢稅無失其富以吏治之無失其政源源而來無

失其仁虞可無忌于庳庳固終不能以亢虞舜全其德象全其生宗廟全其安人民全其慶教化全其紀懷之馴之保之閑之未聞其置之也或曰以舜責小白無已過與夫不以舜責小白且將以宋殤之于馮責之而屬之于小白厝愈哉懷不平其爭之心避不即加殺之名中立祈免而害且集焉儒之偽所以為異端矣也不察乎堯舜之道不足以處人之大倫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則榮不仁則辱下不可居影不可惜吾有以知為置之說者義未精而道窮也

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不世官故不死其家大夫之不上視諸侯義下殺也諸侯以社稷為守天子以天下為守以天下為守故不死其社稷天子之不下視諸侯義上殺也故知殺者而後可以言義大夫死其家則是重祿而輕其身也天子死其社稷則是懷土而棄天下也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目言國君不概乎天下之君審矣死者非死其富貴死其所守也守重于死生重于富貴悻悻然悼喪其富貴而殉之匹夫之猖也惟諸侯之有社稷受于天子以為守百里之外四封之表天高而非其所戴地厚而非其所履他人之守不可以繼宗廟為公之祿不可以奉職貢弗死焉其末之矣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士以道為守失

其位不失其道廢其祭不廢其薦脫屣萬鍾如風籜矣若夫天子以天下為守王畿淪陷而天下未亡土猶吾土也民猶吾民也圜丘無擇地可以事天藉田非客土可以事祖收未散之遺黎據未斬之先澤萬方心膂有所贍託仇寇脅從有所忌望悔過罪己以與天下更始則是失之須臾而收之長久奚必忘身及親以給一晨之忿也哉守春秋之義而不知別挾天子以為孤注駢首都邑而就敵禽寒萬方之膽而不可卒收則甚矣李綱之愚也唐一出而安史滅再出而吐蕃潰三出而朱泚梟四出而黃巢磔朱一麾繫于汴君國同殞而大河南北終無收復之日矣何

也如頭之斷而四支不能復生也當綱之以死守爭也汴
之圍民讙呼而應之將以為民之同德與而非也汴之軍
民不欲遷者懷土而戀富貴爾列小人懷土之情失天下
存亡之紐于天下也害而于小人也亦貴之利遂乎城守
莫支括金無已昔之讙呼以戴守死者終如之何也則是
綱以狂藥飲人而納之阱也而綱乃幸脫然再相于江表
嗚呼禍宋之君民者非綱而誰邪悲夫綱一奮其詖說以
虛名鉗人主滅裂大義以隕稷□□而死之殘之賊之狄
之乃有不逞叛人如光時亨者勦其餘瀋以徼幸而陷上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禍□□□□者非綱而抑誰邪彼為

綱之說者且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蒙其文不知其別
以是而讀聖人之書不如其無讀也
立義者貲于通死則無弃弃則無虜虜者死之說陷之也
貪生而不能死諱死而不知弃如匹夫懷寶以試盜刃于
室無已而又屈膝焉豈果有義存哉乘其盈氣則死矣乘
其衰氣則虜矣舍百年之圖一取必于俄頃之氣當獻舞
之來俘猶自豪也氣一朒而膝不知其屈矣嗚呼令李綱
之不譎而甯吾未知其能自異于臣賊之光時亨焉否邪
國君死社稷正也然且春秋之文大去紀侯而不名譚弦
溫之君因義之殺通情之變以定罪之等劉禪孫皓陳叔

寶李煜晉懷愍宋徽欽境土未盡而身先為禽是宜與頓
牂許斯胡豹曹陽而俱絕無所逃矣天子而死者其惟祥
興海上之君臣斯殉之義而無餘憾與荒退于死之說者
始以死終以降其不降者鮮矣冀一概之義裁其懷土之
情挾懷土之情何有于捐生之義故盤庚曰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貨寶之禍亦烈矣家室凡為器玩府為大廈相
仍名圖相比炫于目者弗忍割于心挾天下之共主佹得
佹失僥倖而死社稷之義又歸為李綱之所以胥動浮言
恐沈于眾恃此而辯不可屈矣胥矣能言巧言如簧後之
人其何能不為之聽熒也

立人之道仁知而已矣仁顯于禮知貞乎義故夫□□者
仁知之介然或存者有矣介然之仁弗能顯諸禮介然之
知弗能貞諸義斯以為□心□□□仁覼□廣大矣□□
□知覼□通明矣亦惟不義無禮無以愈于禽也斯□□
□□雖然義以貞知知以立事事以備功功以免敗是故
□□免于敗也必有功矣功必因知知之淑叛于義則亦
以召敗而墮功其功而免于敗則其于義猶參差遇之也
若夫介然之仁不準諸禮而亦有以動愚賤故□雖假義
終必棄禮棄禮以為功是之謂□春秋之狄荊吳徐越杞
莒者惟其亡禮也僭王盜行也亡禮□□也有□□□則

必有盜之行□□□也何　□□爲盜則盜行而不知其盜蕩然蔑禮斯以僭王矣其僭王也不能並其典章儀物而僭之楞然自大視虞夏商周之王猶其王也介然之仁足以聚人介然之知足以立事事立人聚抑或因介然之義以補其知免乎桀紂幽厲之敗遂進而爭虞夏商周之功自信以王因自王焉若夫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虞之韶且惟恐不利其介然之仁知而決去之斯□之所以爲□而春秋之□之以不疑也諸侯之僭猶中國之盜也所僭者猶禮也荆吳徐越之僭非□□□□也禮亡故也禮亡則杞莒雖不僭也而亦□也禮者人之所獨安□□□

必昧□之所必不知而欲去之藉其知禮而□可進矣故春秋有時進荆吳而僭王之罪且姑置之嗚呼禮亦重矣禮之蔑也禍成于□則欲捄□禍者莫禮急也功能□□而道不足以丞禮其驅之也必復悲夫此劉基宋濂陶安曆同所繇功爲于管仲而不足望周公之末塵也

是非之準得失之數可否之別應違之衡理事之合離情文之乖比有惟君子察之者庸人泚忽而不知有則庸人與知之者而賢智之士繄以爲之說而顧成乎僻聖人之教因眾人之可知而精君子之義斯以至矣春秋書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猝然讀之而其文之乖情事之離理夫人而知之矣日自食焉鼓者自鼓焉用牲者自用焉日何與社相及鼓用牲何與日食相應否不相當而漫有事夫人知之而賢知者故爲之說曰天與地均化人與天同情故治目青者灸其胕斯言也其以螺蛤之化蝶擬人之且化虎也胕之于目灸之于背絡相繫而氣相攻遠不必乖之道也藉令背在目而呪其胕非閭里之妄人有不目笑之者乎故君子遇災而懼懼天之不淑人將受之則治人事以慎所受而已日之食月之揜也月且不可求而責乃懸揣陰陽之消長推之于社一爲責之一爲求之爲之者已疑于狂復從而辯其鼓之得而用牲之失天子之可

而諸侯之否如是以爲賢知曾不如其愚也以是知春秋之書此顯其左道不經以與天下後世共知之而已矣

武人不可與議刑儒者不可與議兵武人言刑宜若失之猛覆失之寬儒者言兵宜若失之縱覆失之操此非能矯其習也歉于所不足疑天下之相期于猛而相怨故益寬之相恃以縱而相凌故益操之也故善治天下者無與武人言刑無與儒者言兵曹參以野戰致元功而縱獄市以容姦漢于是乎無善治趙普以學究宰天下而解兵權以弱國宋于是乎無甯于漢法苟簡而盜始昌宋兵解散而□始□乃以兩者衡之宋禍爲尤烈焉兵者不祥之器人

主之所制非人主之所得操也兵者神用之事舉國之所有事非舉國之所共詞也漢高能將將而不能將兵乃卒以王天下成敗之幾生死之介無使習之驟使司之皆令司之訓又擊之嗚呼宋之所以失五帝三王之大寶于蒙古惟此而已矣趙普以之始秦檜以之終端開于杯酒之間而禍成于風波之獄畏子弟之瀕鹽米而以授之僕婢家未有不毀者也胡氏之于春秋言兵也皆普之餘智也莊公在位兵十七舉親將者十三次成之役無適帥焉其三則溺也單伯也慶父僅一出也迭將而無專屬也若莊公者可謂親不祥之器侈用其雄猜而終無以弱魯者矣

胡氏猶曰兵權主散不當偏屬于一人專授慶父威行中外以召篡弒斯言也飲趙普之毒已深而奬秦檜爲管仲以長其殺岳飛解韓劉之快心也職有繇矣古之受鉞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當其有事天之下地之上無弗行也當其無事而兵習于吏吏習于帥威信之行久矣不特其將獨操其兵宴居深宮者遙執其斂縱高談簡書者分持其長短挾疑以使臨敵而易之如稚子之握餡蟻附其上而不任人以驅之何其憊也宋禍已極毒流于譚經者之師說流及昭代習用其說總戎尸其名督撫操其實中樞捉其肘閣票掣其咽科參奪其膽白面之書游吻之參謀且足以制大將死生之命而天下已拱手而授之人悲夫故善說春秋者廢胡氏之言兵未爲不知治也

閔公

春秋之初定人之國者必以將齊桓公存三亡國而無私焉此桓公之所以爲天下匡也魯有子糾之怨衞有子頹之釁邢之于齊未嘗有一日之好而齊卒收三國以收天下故桓之未定三國也爲城濮之會而後敢伐衞爲魯濟之遇而後敢伐戎憂楚之凌鄭未敢興師而卜之梁邱之遇天下未知有伯固未知得伯之利未知得伯之利則不讋伯之威諸侯之離合未審而桓不得訟言以南向于楚

三國存而後天下懷天下懷則離者畏合者一齊乃以得天下而大得于楚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也彼營營于一鼎一邑以平人之國者棄拱璧而取摶黍智不踰于嬰兒故春秋書高子賁之也貴其臣則君可知也又安事億度其命湫之詞以致之惡邪

大勝不以力大力不以爭大爭不以遽故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蓋惡遽也大名不可遽挾大惠不可遽成挾莢者遽不待操鉤缶徒手以赴之與于灼而已拯溺者遽跳井有人而從之與俱陷而已齊桓公存三亡國皆以不遽爲道故春秋謹書其節目樂其成也于魯則先以仲孫而後盟

以高子于衛則先以無虧之戍而後繼以楚邱之役于邢則兩出師一不與狄戰而猶爲嚮北之夾也不進于魯者如燎燎者之無治其龍火也不進于邢衛者如兔脉于虎衛其脉而虎自逸也季友之志不得慶父之援不剬遊治慶父則魯人挾疑而相亢晉文公以此幾觭之君臣于訟邢衛之立未固遽與狄爭則乘勝負于一往而邢衛已亟敝于爭晉文公以此幾喪宋而僅不僨于城濮有匡亂賊距戎狄之大名而不挾其名以與匪類爭生命有存絕世奠亡國之大惠而不爲焦灼濡濡之容以見德于顛隮是故桓公之持此正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養之所以

鑠無見其鑠而鑠甚也齊桓其殆庶乎故曰大爭不遽然且使立僖于魯而慶父不逋立邢于夷儀而狄犯夷儀立衛于楚邱而狄犯楚邱則其爭也未艾乃立僖而慶父必逸遠邢衛而狄不敢再加之兵則桓之力悍矣如建千石之鐘于岑樓而三尺之童莫能以莛扣也故曰大力不爭從容于落姑之盟繼遺轀車之使徐修其衣服乘馬之贈翺翔版築之間覘國賊之與戎夷如蚊蚋也故曰大勝不以力違是三者有討賊距夷之名則必暴之有救患之惠則必驟與以爲恩悻悻然建仁義之鼓驅其人民以人家國爲孤注大聲疾呼死競于一日不齊而爲宋襄之敗弗

獲已而用晉文之譎如此而言仁義吹火而反滅之也仁義貞勝者也貞于勝者不挾貞故曰小貞吉大貞凶建侯行師道存焉矣

狄方盛兵以臨邢齊遽率師而臨狄外壁固之內憤而出狄之不殲者無幾狄無幾而不殲有必死之心齊未知其利也故當莊公卒之年狄伐邢明年春齊輒救之越二歲而後爲嚮北之夾齊之善全邢春秋所尚也然則文王過密侵自阮疆何以克邪文王一用周之衆無從諸侯猶心齊之相使也齊桓自用其衆懸車束馬踰絕塞以征山戎亦用此克矣今齊之伯也捌始諸侯之心力未一率合宋

曹以與必死之狄爭夫宋曹之急邢豈必有犯難無前之氣哉連乍合之師用之于散地未得邢而先失宋曹以失天下智者弗爲決矣謂兵力有餘而不速進兵力固未可恃也五國以之潰于秦關曹操以之敗于赤壁苻堅以之亡于淝水吳明徹以之禽于淮上九節度以之覆于鄴城陳友諒以之死于湖口之敗師者力豈不足哉心不協而多之適爲累也然則齊桓御二國而以其師進可乎當閔之元年桓用此矣孤注者無再利夫差之所以亡屢用孤也一試之山戎再試之狄不得矣有無因無從于望懸軍爲山戎之奇捷抑有從容顧慮因結同仇爲嚮北之全師

一號一紩桓自喻諸心而不可爽也春秋見桓之心故伺其功不然燕之痾覩邢之亡孰迫勤于燕慢于邢胡為也哉岳飛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達于春秋之所尙矣

春秋家說卷一上終

春秋家說卷一下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僖公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逞之徒君父可以推刃而何有于春秋聖人之于彼亂賊者尊逾其君而親逾其父乎知君父而不知聖者有矣未有不恤君父而恤聖者也乃君父之所以見弑者惟無以生姦臣逆子之懼而已矣法弛則不懼刑濫則尤不懼刑之濫必成乎法之弛故雖有嚴威日取其臣子束溼之而適以成乎逆乃立法之審均平專一得所歸而不濫則雖凶人之善脫無所委而蛻褫矣鳲鳩之君子正是四國專一之謂也立法之不審莫大于不專不專而濫及者怨濫及者怨而所宜坐者乘之而亦怨怨則悻怒以受法而掉其懼心濫及者衆則必有不可以概受刑者焉均此濫及而或抵法或逸于法則法撓抑必使之概受法也則且以傷恩妨義而持法者已與分其惡法撓于所不得加與夫加于所不得加而分其惡亂臣賊子有可反之辭而終不懼矣春秋之法立而亂臣賊子帖耳戢牙以不敢動者惟其專也故般閔之弑一歸于慶父而哀姜不與慶父奔而不即司寇之刑則魯人蒙佚賊之誅慶父縊而敖猶與世卿之列則不忘壁

父之死不葬閔公法得所歸藏而不賫也若夫哀姜非惡之首也淫亂之釁在莊公既薨之後慶父已成乎竊位之勢蠱之以樹內援弱廢而浸從之故責哀姜者以其不閑家而與于亂可也遽從重而使分慶父之大惡則慶父之惡分矣慶父之惡分則哀姜弃而亦可聽慶父之弃哀姜不緦而慶父之嗣亦可鄉也首逆之賊游泳于泗水之涘而多所匿矣且分惡于姜姜受誅矣姜受誅而僖公君臣其可以得志邪文姜從乎弑弑夫也哀姜閔乎弑戕子也毋戕子嫡戕庶妒媢之所成悍婦之恆也而使與覆載不容之賊同甘心焉僖公季友其能恝然任此而不嫌乎然與閔子也僖亦子也毋戕子而子遂戕毋為之名曰討弑君之賊遂無嫌焉是則人爵重于天倫討逆者之逆什百于所討者矣故悼其薨迎其喪如禮以葬之魯之所為猶秉周禮以照天下者用此道也而春秋許之許僖公之毋哀姜而後弑君之辟專之于慶父刑得所歸而持法者無嫌于分過雖有凶人能無懼哉喙不得以反鳴辭不得以蔓引也故以大法威天下者惟其審辨于法者惟其專深文旁及而概罪焉亂臣賊子反竊法以成其逆趙后姊弟蒙虐殺庶子之刑斬首就戮而王氏乃以攬漢于掌成其篡而無忌不審以行法亂賊之資也可弗慎與

哀姜之薨春秋悼之齊人以歸春秋甚之致其喪正其葬春秋弗奪之氏而不姓絕齊而怨之然則姜不見戮魯人可迎歸而養之乎曰奚為不可也夫姜固不得為無罪矣易曰閑有家悔亡閑而亡悔非聽家之自閑也慶父懷竊國之姦以撓夫人僖公季友力不能閑外遊以自免寄旱廢無訓之女子于巨慝之手而以法從其後則宗子家相無已咎之責而豈以治塗人之治治君母也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擇禍莫如輕本莫之正禍至而擇其輕猶君子救過之道也故哀姜者生可以養沒可以合食生不可以養則沒不可以合食莊公之廟豈終無與祀食哉于是而且致成風為夫人則又春秋之所重譏而必奪者矣論者抳腕于呂氏而又登薄后以配高帝瀆嫡妾之防而辱先君以與妾食不孝莫大焉一往之論奚折衷于春秋

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齊滅紀晉滅虞虢皆同姓不目言其滅而施以生名之刑春秋之所重創也佹諸之于虞虢寢不甘寐操必噬之毒以自封殖而與周分天下充其志非忌不可居之名則翦宗周如摘疣也而倘何有于本支宮之奇曰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大姦元慾食人不擇以滅同姓為罪名而科其罰是猶責蛇之不能釋蛻也諸兒不得紀不足以表東海佹諸不得虞虢不足以

長西河故王室更婚而紀卒不免齊桓方有事于周室而
晉若罔知豈志以吞噬下之肉如攫金者之見金而不見
市故春秋不復責焉不復責而責之取其邪而已矣不復
責而弱之責敎内治焉且内治之無過則哀之特書曰紀
侯大去其國哀之也内治之有過而足以亡則咎之特書
曰虞師晉師滅下陽移晉之罪以咎虞也既咎之而抑哀
之再書曰晉人執虞公諱其亡而若禍在一人猶哀之也
故充諸兒佹諸之志則周不能存而春秋亦無資以作矣
周之所以存亡春秋之所以興廢莫危于紀虞之亡斯二
滅者天下之大故也而暇與不仁之人治滅同姓之罪乎

衞燬以喪亡之餘志不及于天下一旦之忿忘其親而貪
其土猶夫人也則亦可以親親之道責夫人也
文王之興免商諸侯于燬中事已亟矣乃其所及者南盡
江漢之表而北不逾于虞芮豈東諸侯之猶觀望于從違
而文王割置之莫收也哉懼夫以收之者捐之而以據之
者賊之也汝墳之詩曰父母孔邇惟邇也而後可以爲之
父母江漢之表紂威之所不及也虞芮之北迤東紂力之
所可加也爭孤豚于猛虎之吻幸而奪之而豚已斃矣拯
之弗及無已而捐之則將重其禍而絕其歸故仁者不以
愛成其不愛知者不以一得成其終失知量而已江黃之

事管仲得之而桓公失之亦既皎然矣春秋紀江黃之會
于前詳江黃之滅于後所以伸管仲之知而顯桓公之妄
也夫以荊楚之楚一旦率師天下以與之爭于此焉豈有
他哉所仗者義所視者力而已義不可以勢益力不可以
旁貸得不可以則諸非望不可以託于弱小力有餘則
無所藉矣力未有餘姑徐之而未晚也取給于不可恃以
徼旦夕之功置有幸哉且力者非固彊弱也精用之則彊
專用之則精暇用之則有餘遽用之則不足故孰謂謝安
爲不知兵者遣桓沖之援以孤寄之淝上之師專斯精示
以暇則無遽也即無已而有所資以爲聲援如晉之資吳

焉可矣乃晉且未得志于楚而早牽于吳厚吳之亡而趙
鞅惋恨于莫恤況江黃乎資江黃而中國之師恃江黃以
自解故陘亭之衆鴈行而不進資江黃則意注于江黃而
所以勸用中國者形其菲薄故陳鄭交諉而不受其歸師
資江黃則楚知中國之力莫能自壯而倚彼所肉視之江
黃以爲雄故屈完得以其方城漢水傲齊之不能攻而齊
終無以大得志于楚故用江黃者失之叢也遺楚之輕解
諸侯之心弛入國之力以成乎江黃之亡而天下之勢遂
莫之能挽矣樂毅資趙以破齊故燕無必得之威而折于
即墨諸葛資吳以伐魏故東師不振而褒斜之屢出徒勞

待非所待以失己知者鼎爲也土門之兵不出而袁顏之
脰舌濺血于常山朱仙之旅邀班而香盆之父老駢死于
河汴動之已早而失人仁者弗忍也孤忠之士憤起邀方
不揣而重用之懸之以必救之勢動之以相倚之情本無
膠漆之心視其亡而固不能爲之奔命死者述者狼狽以
資敵人之笑于是而天下以義兵爲戒帖然從彼以反戈
所固然矣傳者曰與是謀也何與哉
召陵之役齊之得志于楚未也楚亦元德之裔而周之封
也當殄滅之而後可以得志與雖然以齊爲得志于楚固
未也王號未削𦬆黄之師旋起包茅之貢不以時修故穀

梁子曰以桓公之得志于楚爲已僅矣桓未得志于楚而
春秋以已成之績紀之然則春秋之所求于楚者如是而
止乎揚雄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春秋達時以知
權謂齊之求于楚者如是而可矣所謂時者非謂當時諸
侯之不能而桓僅能之爲愈也時之不能桓獨能之君子
之道不責其所不能而責其所能桓公能之而僅能乎此
尤君子之所責故夫言時者非幸桓之猶能乎此而諒桓
之僅能乎此也何言之桓之于楚不正其僭號之罪則楚
無繇而自削其號不數其猾夏之惡則楚未繇而輯其兵
惟桓終不期大得志故小與之以可懲則何也楚之僭號

周之賊也楚之猾夏鄭之禍也桓未能乎鄭而大不得于
周則欲責其僭而周詞頗之責其猾夏而鄭不我徵焉今
雖有孝子疾其父之敵而父且暱之則彼反挾父以相難
而先受不孝之名雖有友兄人摧其弟而代之訟弟且陰
去我以竄于所摧則未有不屈者矣以惠王爲之君以宰
孔爲之相内有叔帶之搆餌鄭以反援于楚而申侯之徒
操長短離合以瓦解諸侯之勢乃欲桓之大得志于楚削
其號輯其侵凌之兵是或縛其臂而望以捉人之吭形礙
而理不得伸豈得問哉僭王伐鄭之罪桓不可對陘亭之
下桓不可戰有詞不吐欲戰不能猶且取召陵之盟以全

中國之威故春秋以桓之得志于楚者爲可矣夫桓于此
其勇于義與則尊王大義也存鄭至仁也挾至仁大義以
臨人假周之威挾鄭之怨周與鄭亦豈能顯比于楚以相
難哉雖然所惡于伯者惟其假也假仁義以恣行而無所
忌憚也有能不假而量時忌君以養晦顧内以圖全者則
豈不猶賢乎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是爲賢于晉文也
桓溫不忌其君西滅蜀而北伐燕如孫綽者猶將操清議
以持其後況君子哉故說春秋者責桓之不請命以伐楚
則過矣請則不得伐舜之不告而娶義通此也不請焉足
矣而又假挾之以爲名是與曹操之伐袁紹者均陳琳固

何反晉爲胡厝宄之獨不可鄭故曰齊桓之時緼以傷居驅惡鄭也揚雄之子此知言夫

自曰德不孤必有鄰爲德而慮其孤則彷徨之念起長短之術用而正大之情移矣正大之情移其于物也未嘗動而遂欲變也物不動而使之變則情忿否而有不期之咎且即以行于人倫者于大義終未正也則齊桓之戲世子是已王世子之會諸侯非世子之道也世子鄭之會諸侯非惠王之心也失子之道逆父之心世子不可以爲子矣世子出會而王忌其成間鄭比楚以惎齊其于世子猶仇讎也惟位之恤而成父之仇爰猷識理達臧之所以亡元

也世子不可以嗣周矣夫齊桓立乎父子道衰之世毅然以匡彝倫爲己任豈不恤此而與于逆以貽亡道于周乎曰惠王之悖不可訓也宰孔之姦不可裁也浸令諫惠規孔俾置帶而立鄭固將悍愎而不從夫是所謂慮德之孤而操長短之術以速其成也世子雖定而惠王之志不悛宰孔之邪不遏叔帶之慝不戢未旋踵而終成奔鄭之亂不動之變與弗變均挾長短之術以終其德亦何濟邪是以君子居德以靖正大以動天下之情情動斯變不言之福非有爭也故以唐德宗之愎忌舒王之怙寵而李泌徐然一身居閒以弭大亂況齊以諸侯之長功在王室控大扶小連棼覲周亢大義以戒惠王于虎扆之上宰孔惱叔帶竢而何憂其不濟乎成乎鄭之不子則王亦可以不父成乎諸侯之不臣則王亦可以不君乃俾楚得乘之鄭得貳之叔帶終有挾以睥睨宰孔且懷怨而相難惜哉桓公之爲此也慮德之孤德乃孤矣故春秋殊言王世子以尊其名示不可同會而世子之輕諸侯之踰亦可見矣然則何爲而逃鄭伯也惠王之悖宰孔之姦鄭伯之終心乎楚而樂乘其隙是尤德之蟊稗也嗚呼化蟊稗而養嘉穀者其惟大人乎正己而物正誠以動動而後變也

理有必順勢有必均偏有必傾咎有必悔襄王不子惟大

位之是求倚齊以制其君父桓公歆于名之正事之成而不恤理之逆勢之敧也故上激而惠王宰孔挾楚晉以蠱鄭下濫而襄王終以不孝鬩內釁以幾傾其國桓公恭未幾而悔此矣甯母之會郤子華以懷鄭伯有懟于周而後管仲之言易從也葵邱載書首不孝之誅冠諸樹子之上殆以是戒襄而扶其傾與雖然其已晚矣徒以取媢于襄王而成宰孔之妒也故悔于己者無庸懲于人懲于己以不重受子華則鄭爲之賓懲于人前已裂不孝之防而繼欲挽不孝之流則襄王終無悛心而宰孔反操其短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君子之于過也有復而無悔悔不救敗是

以君子重誅其始也當桓公與戴之始平以酌理順以循勢合諸侯之抗辭匡惠王之溺志命發王廷建鄭而遠帶則王情以平幸過不顯父子君臣取正于雖咎之下雖文王之請釋炮烙者不是過矣惜乎桓之不及此也然而春秋厚誅鄭以伸桓而不正首止之責何也不以文王之道責桓公聖人之刑書也

卓之稱君正里克之爲卓臣也奚齊之稱君之子正里克之爲獻公臣也獻公卒克奔鄭未嘗一日立于二孺子之庭君臣之名胡爲定邪國人子奚齊克固無可不子國人君卓克固無可不君則君臣之名定矣名定則義正義正

則刑中是以正里克之弒而不得以出亡辭克之君卓惟國人之君之也克之子奚齊惟獻公之子之也有天下者受命于天有國者受命于王仕其國者受命其君故獻公之所子克不得而弗子也前乎奚齊之未立克爲獻公之臣矣後乎奚齊卓之已弒克猶爲晉之臣矣臣乎獻公而刃其子臣乎晉而戕其國之君臣則必受命焉受命則名不可釋名不可釋則刑不可逭故目言其弒速即刑而弗容貸也若夫卓則克固欲弗之君矣乃君者豈人臣之可或欲而或弗欲者邪克之于晉也嘗位猶詔于國田里未收于野與事卓者比列而爲大夫晉所君克何能弗欲君之邪如欲弗君則亦弗爲之臣違棄之得爲君子而賢于晏嬰惟其夫而已去則非臣入而弒則固臣也不深其身以求假于君亂臣賊子誰則無辭而奚但克哉且夫克之妄忍以弒二君推其心豈果以爲義之所必弒乎拔亡人而立之己居不貲之功以長有晉政而已方且欲長有晉政而何辭于爲晉臣也觀其辭曰不有廢也君胡以興而克之賊心見矣不道之臣不令之子惡莫大于踰爲之名而從其欲公子翬以惠公之志爲名曰隱非吾君也衞輒以王父之命爲名曰蒯聵非吾父也君子亟奪其名則氣不可以作故曰君之子曰其君名正而刑罰中矣故獻公

之溺嬖不可以爲克分咎春秋業以殺其世子目晉侯不待貶奚齊爲非子而絀卓爲非君也惠公之同惡相戕不可以爲克矜爲書曰殺其大夫以明晉侯之旣以大夫酬克則不足以討克而非謂克之猶可貰也溺亂相仍之國殺之而不職各正其名各服其辜而不相蒙當其事者爲之主則獄有所歸而得所懲以是爲權衡而銖兩交得故曰非聖人莫能修春秋

末者本之所生非本之所必有也故曰物有本末非有末而無本亦非有本而即有末互相爲有而各有其有也互相有故末當有末則治其本本治而末從各有其有故當

既有末尤嚴其末末之若敗尤甚于本也有種樹者于此勤壅其根數加灌漑而日翦其莖葉以爲無足理也則豈復有木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本治也書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弒其君卓末治也治晉侯者一治而無可再施之治矣治奚齊卓子之弒猶追源而罪晉侯以貸里克是則釁胎亂人伯夷可以弗逃蒯聵不孝衛輒可以稱兵矣晉侯之殺嫡不父不君責其無人之心可也而必其有里克之弒以爲不爽之報然則里克者天其假以致罰于獻公乎里克奉天誅而可弗咎矣是孔子可假陽虎以殺季斯亦可假季孫以逐僭八佾竊兩觀之逆君權倒于

下不極乎大亂而不止是故君子之已亂而敎刑也嘗其本之已凋則急救其末以息亂而漸向于治若其惟本是圖本失則莫懲其後顧獎末之亂以勝本亂之所必有夫安得堯爲君舜爲相而後施五品之敎于天下也識堯爲君舜爲相本大治而末從則又無所事春秋之法矣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此之謂也

鄙召忽于匹婦發猶息于三忠則奚以若是其差邪荀息以君命奉君召忽以己意從君也息有先君之命命之不正君任之非息任之也故人道莫大于受命父子兄弟受命于天夫婦之合受命于親朋友之交受命于道君臣之親莫不有所受命一受其命而不可改臣之戴嗣君也受命于先君者也猶天命之爲父子親命之爲夫婦道命之爲朋友也有所命而受之則爲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制命之原理所自出莫非天矣非有所命則己無所受無所受而以意從命焉逆天者也故人臣之惡莫大于以己意而從君以己意而從君猶以己意而弒君也以己意而置君亦將以己意而置父乎逆天置命于不祥以微功不得則悻悻而死之匹婦之道矣故召忽之死擬諸荀息若螢之與日也然則張世傑陸秀夫之立君亦無不可乎曰命無所受以道制命若張陸者則可矣外有所甚僞而內無與

爭也無知受戮小白在莒糾在魯皆可君也申生見殺重交在外奚齊卓在內皆可君也糾既入而忽猶挾糾以爭與奚齊卓之固奉獻公之命于是而別子糾死惡交不返而齊晉不患無君外無壓境之敵內無必亡之恐爲人臣者守正以奉君固一以命爲準均之無命則長幼序焉張陸行權而召忽廢正不得以例相求矣制序子之命者君也必不可得于君父則制之者道也道原于天君命之客其者道道即天也知君命之符于天可與通性命之實矣審別于義以敘倫則外不失物內不失己里克宋襄不知此故交附于惡人倫之敘莫大于受命序受命于君朋友

受命于道受命于道不刑爲命矣受命于君則晉君之苛
弼君之逆伸于命之未受而屈于既受既受則不可弑君
命則道矣故荀息戴不正而列于三忠而里克當弑君之
辟奚齊卓奪嫡者也公子昭之于無虧雖于立而未有屬
者也乃晉獻之命可伸于荀息命之不正咎在命而不在
受命者也齊桓之命不可伸于宋襄朋友之義美則成之
惡則違之其生也忠告之其沒也革正之可正而不正則
立非所立咎在宋襄而不在齊桓春秋甚宋之伐齊閔齊
受伐而亍救者以悼齊桓之無友蓋也里克以朋友之道
加之于君斯以坐無上之辟爲已僭矣宋襄以君臣之義

施之于友則自處爲已賤也相爲友邦且將繼之以主中
國善不彌縫惡不匡救戴其亂命守以不違爲己之力敝
人之國窮兵搆怨以從之不已賤乎賤里克而君臣之義
明惡宋襄而朋友之道正君子之明于人倫所繫異于野
人者惟其別而已矣故君子樂學夫春秋近而正遠而不
鄙也

德不可以襲仁不可以市孟子通論五伯爲假之已甚之
詞也假而猶成乎伯以維繫天下則天下之大諸侯卿大
夫之眾胥無有是非之心矣孟子固曰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矣可掩哉伯者之于德仁竊也非盡假也竊與假之異
得失之繇也齊桓之定御說而宋弑以兩世定子申而魯
孝之以終身宋襄之納子昭猶宋督也孝公位定曾未踰
年而早合于楚以刺宋伯之不成兵敗身傷猶興亟師以
乘其敝是其施之同而報之異豈有他哉德非所得而仁
以市也于此觀之假德不威假仁不固合齊桓而亦若是
也則亦安能久假而不露敝于人邪陳蔡楚鄭之會于齊
齊志也春秋不曰齊人之會楚許齊之外宋也齊侯伐宋
圍緡討其不與于齊之盟也春秋不貶齊侯之爵以宋之
宜于伐也如宋者齊孝公倍其德而不以爲擠用楚師而
不以爲悖伐其敝而不以爲僭何也宋惟市齊以責償而

奪之伯偷人之德也苟從桓公之亂命而一如僕妾細人
之仁也假德者偷假仁者細故陳人請盟之辭曰無忘桓
公之德宋之爲惠于齊孝假而非有陳且知之而況于齊
乎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以加之宋襄而後無所逃也
盟于齊齊楚合也盟于宋晉楚合也齊晉合楚而遂喪伯
則合于楚而二國敝矣且非徒其喪伯也楚得齊而蔑宋
得晉而窺周則齊晉合楚而天下裂矣故謝城春秋之天
下者莫甚于合楚陳爲合楚之詞曰無忘桓公之德宋爲
合楚之詞曰弭天下之兵爲之名者得矣嗚呼誰周之主
降魏絳維翰之主事遂秦檜之主講金亦孰不依附于義

以爲之名哉而美維獲以逆天常譏崇延廣殺以生事尸
啓張滋殺以喪師取尤故成天下之大害亂君人之大節
者莫制于佞人陳隱鄭文宋向戌之惡不可勝誅矣君子
惡佞人而謹禍始于齊之盟首陳宋鄭于宋之盟地以宋
爲當辜而不可辭也生非義胡與立民非君胡與載國非
自立胡與存聚義則曰貴愛其生監國則曰保全其民依
敝以偷安則曰慎保其國將此三者之爲邪說佞人遠矣
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誠畏之也
盟于齊地以齊滅齊之罪也齊居其國楚來受盟受之也
其亦可矣且齊孝之立也新諸侯初離民心猶貳宋市恩

以責償于代伯而奪其諸侯陳以無忘桓公盡之而楚伴
聽命焉未見受楚之賢于是宋也故滅齊之罪以專其辟
于陳鄭盟于宋滅宋之爲首惡也宋無陳鄭之倡而裂中
國之伯統胡爲其滅之也晉之志先見于宋故向戌得伸
其邪說平公之疏趙武之偷六卿之有竊心息肩于外僕
以專于內蝕彼向戌者因木之腐而齧之非其特爲姦也
晉席世伯之勢無所詘于天下諸國之至宋者趙武先焉
冒恥以征就楚而亟合則晉不得以宋爲罪之委矣故滅
宋以甚晉非謂向戌之邪說降于陳穆也春秋折衷以議
刑者也有所減以有所甚故罰不溢而惡無苟免

春秋書事實以驗善惡有欲避之而弗使避者有欲得之
而即與之者執宋公以伐宋陳蔡鄭許曹之所不敢當也
而春秋必使與楚均之此欲避之而使弗避也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魯固以得請于楚爲己榮而侈宋公之釋
爲己功若曰宋不能自免夫五國者不能爲之釋而我能
釋也于是春秋卻其意而斃之得此欲得之而即與之者
也五國不敢當執盟主之名畏楚而不敢辭其實心者可
恥而偷已甚非君子之所恥也則以惡彼之魯固無釋宋
之實誘怵于楚以爲楚用而猶自以爲名偷已甚而尤賤
也則與之以名而益賤矣且夫楚宄中之來也三尺之童

知其無如宋何也與之盟而執之譎暴已甚而威力亦殫
矣殺之則負大責于天下歸之抑無以自託于諸侯覘魯
之可爲居間假乎獻捷以授之風旨得魯之請而聊以謝
魯則宋雖益賤楚威益全而中國之權益替夫魯即無能
聲義以誅仿而稱病不行道宋公于楚以窮其詐則楚且
謝宋之不暇而宋猶小魏斯衛也日夫用之于當時晉人
用之于韓之獲于謙用之于土木之狩彼且以加諸君父
而無嫌況友邦列辟禍不相延而義無喪己者乎臧辰之
知豈不逮此而爲爾者得當以媚楚且賣楚好以動友邦
也施施然日吾會楚于薄以釋宋公而魯之恥蕩然矣僖

之中年見止于齊幾獲于邾脅從于楚殺人以苟說于首
弱莫甚矣其君臣方枵然自大飾泮水廣門闕侈坰牧張
英脩飾其禍而功其敗以驚其靈皆斯術為耳已故僖公
之賢不知其無賢臧辰之知不知其無知
狂以動于惡愈而棄夫善皆君子之所絕故吳楚僭號杞
淪夷情異而罪同春秋兩狄之其科一也狂以動于惡不
知惡之分際者也愈而棄夫善無其善之津梁者也王者
之法宥不識赦惷愚則何為于此而無貸詞不知惡之分
際有冥行者矣有妄以為的而志之者矣妄以為的而志
之則知其分際而惡愈不止故七國自王以裂封建不終

于不知也而吳楚之狂實開之先無其善之津梁有姑廢
而待之者矣有利用其儆而以自利者矣利用其儆而以
自利則浸有其津梁而亦不為故趙之胡服騎射秦之燔
書滅禮非其力不足也而杞之懲早啓其端夫不為惡者
不恃知其惡誠不可為而已勉為善者非有待于可為誠
必為而已誠之者人之道也人道廢則君子憂有甚憂者
斯有孔怒施之大罰而弗之矜以為非是而人道莫與立
也

王猛敬王之難始末具者魯與知也襄王出居于鄭不紀
其入者魯弗與也聖人所以崇臣子不以己為則而因其
以為量不以己所至極而責人以功故易簡而易從不以
非其量之及而被人以罪則當罪者無可為辭是故力有
所可竭時有所可為人有所可望非是三者無責耳矣昭
公之末折于楚屈于吳辱于晉制于齊力之憊也君失守
國失主時之窮也君有國而不能保臣有君而不能事人
之偷也王室之亂與聞其事而無忘姑亦可矣來告則書
而弗削不能必有功也僖公據全盛之國臣民聽令臧辰
執政亦既知官守之當奔問矣恝然置天王于氾水之上
臣子之義已絕也但書天王之出而不存其入明魯之絕
于周春秋所以絕魯也魯于周為大宗受夾輔之命莊公

棄惠王以俾之齊而魯遂役齊僖公棄襄王以俾之晉而
魯遂役晉遺大義委大權蔑大法自貽之弱不可植矣故
夫不忠不孝而欲免于人役者未之有也具臣虧國而制
于宦寺逆子忘親而制于悍妻豈有爽哉

諭正相背而用有殊施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也亦正
可以免咎亦可以集功春秋之所為與齊桓也正以免咎
則雖咎而猶非其咎正以集功而功有不集則功或墮或
集因乎時矣齊桓之奉襄王咎矣猶非咎也其收功于楚
也幸其非晉文之時也而功亦僅矣用之君父者正用之
寇讎者諭斯無大咎而有顯功然而古今之能爾者鮮矣

何也譎正者相背者也一游其神知于譎則肯槩然而處氣捷復能釋其不可施譎者而矯以正雖彊有力者不給故晉文之譎用之楚者譎用之天子者亦譎功大集而咎卒不免也雖然以道制心則譎無往而可用以心制道則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者譎亦何病哉且夫晉文之以譎用于楚而亦何礙正用之于王然而不能者非不給也則亦晉文之迷于制也晉文即無往不正而于楚固不容不譎不容不譎僅用之楚以救中夏奚必志氣盈捷肯槩晉串欲罷而不能邪蓋晉文之時非齊桓之時齊桓可以正治楚而晉不能矣桓之與中國相為信從者三十年而

始有事于楚晉文遭家不造僅以存立立而即有事于楚者四年焉耳勢不成威不伸信不結上無召陵賜命之寵下無存三亡國之功夕與為敵而旦挾一義是襲義也宋襄之所為喪師而辱身也故晉文之不可以正兵臨楚者時也乃此以為說則抑或咎文之欲速成也胡不師桓之從容而必遽邪年即遲莫而創業垂統強為善以俟子孫功之成否惟天所授焉可矣而抑非也今之楚非昔之楚也桓之起也八年而楚始一犯鄭又十二年而楚始再犯鄭兵五加鄭而一未得志自鄭以外無楚塵也桓乃防之于事早慮之于幾先如撲火于未炎而可不失其度也齊

桓卒楚頹彊執盟主暴中國東得齊魯北得曹衛南得陳蔡鄭許而僅爭一宋也宋下則無中國矣乃使晉人俟之三十年之後待天下之合而以正兵臨之三川夷九鼎出不復有周而詎有晉哉故晉文之譎楚以收一戰之功可無咎也知其無咎而惟用之宏則知過此以往不可加于友邦術此以上不可施于君父譎之用亦何與正而相背哉何也□□之于□□殲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給之而不為不信非我類者不入我倫川流用殊亦何礙于大正之施其不至乘此故心循為熟路以加之于君父亦明矣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可諒也不正不可原

也謂其君臣父子夫婦友邦之閒積咎為已至矣擒曹衛激得臣取必一勝以免天下于夷又何病焉

王者修德伯者修刑德不厚不足以王刑不審不足以伯惟王者無慝伯者不能無慝者也不能無慝而人亦服刑審故爾有慝于已刑人抑不以其罪則必底于敗宋襄公之于曹滕是已晉文之伐曹衛其刑審矣齊伯之衰宋伯之僨楚之橫中國之潰罪莫有甚于二國者也奚以明其然邪鄭之親楚力屈也齊之盟楚給于陳也陳蔡鄭許之從于閒宋楚盛兵北向徑四國而脅與偕行欲無從而不能也曹衛之于楚幸而得宋以為之蔽無所請矣乃宋為

北諸侯破而曹衛方內潰以懸楚斷宋北援而挺之以必
亡審于荊者竄罪之所首坐非二國之歸而孰歸邪先征
曰務從罔治以勢矜也梓材曰殺人歷人以情坐也曹衛
故歷人而不與晉從同科矣楚惟得二國以爲藏匿資給
之主相與知情而爲之經幹乃以東不畏齊西不畏晉取
必于亡宋而無旅軍懸綴之變是故熊頵已知不敵而得
臣不爲旋師有恃故也始自宋襄之鬭曹也威不伸而但
取怨故孟之會曹實搆楚以逞其怨垣坫之上挾驅戾以
于羣侯而無忌者此曹與楚之成言也衛侯鄭之不揣也
薄收于莒魯而遽與怨于齊自顧非敵而倚楚以亢故先

保楚以殘宋宋亡則楚兵夕移于齊此衛與楚之成謀也
曹利報宋衛利報齊楚利吞宋而東懾齊西懾晉曹者齊
援宋之西道也衛者晉援宋之東道也則使曹制齊衛阻
晉乃以懸軍墮宋而無憂曹利亡宋者也開宋之深而護
楚之已勤則不毀曹而宋必亡衛挾楚疑立乎宋後拒晉
師之東離齊晉之合以同曹而棼宋則不毀衛而曹不可
下齊不可收故二國者潰中國以益楚裂天下而滅宗周
之魁也是故得臣所必得者宋而其爲二國請也則不惜
釋宋以斯免逮乎楚師敗楚子還得臣死而衛侯且走楚
以爲他日之圖是二國以楚爲腹心楚以二國爲羽翼陳

蔡鄭許倆其爲腹下之蟲矣尋曹衛而釋從于圍宋之諸
侯是以知晉侯之修刑審也楚之不偕曹衛以圍宋者齊
用江黃之故得衛曹以塞齊曹衛以塞晉晉不能救較
于內河則宋敝于楚久矣衛之力鷙于陳蔡鄭許者遠矣
其心狠其力鷙豈若彼四國者爲附羶之蟻而易散哉春
秋無中事而再言者再言晉侯難詞也大詞也難之故弗
略之大之故不以遂事書之明乎心跡之重輕以立功罪
之準夫然後可與議天下之大法
執狠者不可激垂亡者不可驕以宋之幾亡而得臣之狠
也執曹伯以畀宋宋受之而不累受曹伯之俘而得臣不

致死于宋繇斯度之曹之足以亡宋而曹毀則宋存審矣
故春秋目言晉侯以顯其獨斷之精特起變例而書曰畀
賤曹伯如一物之相餉而絕之于人倫之外也傳曰曹伯
羸者其失言矣曹羸以力而悍以心滅天下以得志于宋
靡不爲也居閒以制晉楚之勝負無所讓也曹伯入宋而
楚頵不敢惡其威得臣不敢終其忿于是而晉侯之力始
堅故所惡于遠者不審其罪而亟加之酷也曹峙于宋東
衛峙于宋北而宋圍急曹伯執衛侯奔而宋圍解急奪其
所恃而楚之君臣先不保而鬭于穴則遠者非其最所惡
于謀者則天下而亂之也豈曹衛于腹心則以疑天下哉

齊秦孤宋而導楚以狂曹伯執衛侯奔而中國之亂如紐散而紛皆理則謀者非其譎藉其不然內患未除歸途不夷東無以收齊而西梗河北太行之道將使輕車東馬爭死生之命于宋城之下是荀林父之掬指于邲也舍包藏禍心之曹衛抑問罪于脅從之陳蔡鄭許既無以伐謀而示拙于勍敵亦且深入南國無齊宋以相援中息之師當其前鬧宋之旅當其後曹衛扼河而絕其歸自亡亡宋以亡天下在此役矣說春秋者因正其譎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亦謂夫義正而害自遠道明而功固不可敗也執一結楚亡宋之匹夫以伸其罪于宋譎何有于不正而

與道相背馳乎夫豈不利而害無功而敗者之乃得爲道譎也以此爲教功利之士乃以譎道義之適足以亡是與于不仁之甚而詐力益昌矣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非爲其制楚者言也

義不可以勢取而勢逆則義墮力不可以旁求而旁撓則力屈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以成義也故晉不得齊秦則不可與楚戰晉之得秦固得之矣若其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因且齊猶是伯國之餘而不相下也東西懸絕而曹衛哽其中衛尤擁諸侯之戍者以遏塞其聲問晉卽開道以馳一介之命于齊而齊必弗信況其鳥道已絕而將嚮不通邪故破衛之塞而後齊師可下援齊以堅秦而後秦人不孤定其交者必爲之安其身君子之所尙也且晉之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因往者婁邱之會中道回轅而齊且內怨矣一旦而收契闊之齊託以生死之命夫何以哉得取力脅則先逆其怒詞卑幣厚則祇召其辱是故收齊之心以定一旦之交非去其甚惡而平其深怨末之動也夫衛者齊所再造之國也桓尸未寒遽倚夫瑣瑣姻亞之荊蠻收莒蕪與無故而兵加齊境揆情則不仁度理則不義齊之仇衛義所得仇明王之所不禁也敵孟之盟晉方厚結齊以有事于楚遽納其叛賊而遜之同

歃此齊魯之不能得請鄭莒者而漸起之晉其能以加諸積盛之齊乎故責晉以不受衛請非知勢者也勢有逆順義有從違勢之所順義之所安也逆情理以受衛而抑齊之所可仇者以從其姑息之愛抑非知義者也謀莫大于收齊以堅秦知莫審于卻衛以結齊義莫大于拒逆以撫順權莫大于定中國之交以毀夷狄之黨詒以知再起晉侯之文以冠伐衛大晉侯之伐也

春秋有一國之辭有天下之辭因魯史以立文故有一國之辭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天下之事也而春秋以立天子之事故有天下之辭一國之辭殊稱于他國以伸

尊親則其辭隱天下之辭立天子之義任齊晉之功則魯與聽治而其辭無隱隱桓閔之見弒哀姜之受討叔牙慶父之服刑內地之失君行之辱一國之醜[illegible]善敗也可以伸其尊親者也故諱乾時之戰以敗齊桓之伯者也公子買戍衛以尼晉文之伯者也魯受其賜則稱以天下魯當其敗則善在天下不可伸其尊親以廢天下之事者也故不諱乾時之書師敗績外詞也大齊敗魯之功也公子買之書不卒戍卒詞也幸買之不卒戍以成晉功而掩其刺也魯之戍衛非徒為衛戍也受命于楚扼晉于河山之間以坐取宋而移禍于齊也買卒戍則晉人出山之師非失據以授楚翁于宋則朐綸西返而事不成矣晉師不出宋圍不解齊且為虢魯衛且為破周失東國而坐斃于楚則買戍不卒瘳魯懸塵衛惡散楚交釋宋困成晉功安百餘年之天下以免民于左衽其敵禍轉敗之樞機亦大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非徒魯史也

仁非煦愛之謂也微言絕大義隱以博愛言仁而亂于墨墨氏之仁婦姑之仁也于是而宋鈃惠施之徒銜之而為止攻善救之說以狐媚愚氓而益其亂說春秋者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安得此擧之詖辭而亟稱之哉夫救之與攻有異名無異實黨其所同則伐其所異得失因乎曲直而不繫乎主客也故論救者之曲直以所救者為衆論所救者之善惡以救之者為證夫然後義立而仁不妄證所救者之曲直而俱謂之救是救曲之贊于攻曲也譬諸奮牛搏虎虎憊而搤牛以全虎有人之心者所不為也證救者之善惡而但得救之則榮是許惡人之怙惡為黨也譬諸父笞其子悍隸奪杖以擊其父而以慶子之得助有人之心者所不許也無人之心不仁之尤者也故以兵救曲罪坐救者見救于惡罪坐所救無妄救斯無妄攻君子之仁所繇異于墨釋也春秋書齊侯伐衛楚人救衛而衛黨楚以病中國之罪定矣衛罪定而晉侯之伐不亦宜乎爰旌目拒盜食以隕命石敬瑭怙契丹以篡唐觀其所與為徒者而貞士惡人之辨懸絕于天壤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為不仁者之所好視諸仁者之所惡而尤惡也

權衡之設可以審大可以審小可以程重可以程輕物之貴賤人之知愚蔑不用也以第一切以度一物蔑不準也今有權衡于此鈞石用之而銖絫用之而差以程金玉則審以程薪蒭則迷用于君子則底于平用于小人則任其素無為貴此權衡矣王通曰春秋王道之權衡謂此焉耳以程天下而準以程一國而準以程萬世而有通義以

程一時而有適用中國賢主以閑其大治□□□□以救其因危大而不疏互成而不相悖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仁之溥義之貞也春秋之于楚貶之無餘而進之不遽立天下之權衡也其殺得臣笠中公子側也與中國同辭而無異精一事之權衡也為天下言則楚君之淫刑楚臣之自斃中國之幸也為楚言則君臣之道喪刑殺之法淫亦人道之憂也□□□□□而中國之利伸此不待權衡而審也既為君臣則不可以無道既有刑殺則不可以無法□□□□無能揜也此非權衡而莫審也且夫□□□□□□□□□□□□恃我之貞勝而不恃彼之召亡則權重

于己而無徼幸之心業已為惡人而又加之暴□□□□□而又益之亂則彝倫益斁塗炭益甚生人之禍益烈固君子之所重閔也閔之重則姑從其末就一事而程其失救已甚之禍以仁天下而不悖于古今之通義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非精義其孰能與于斯

治治人者賢人之業治亂人者聖人之德惟聖人洗心而退藏于密然後以治亂人而皆得其理藏密者非隱而不示之謂也謂夫緻而不疏也所謂緻而不疏者非繁苛也不以一心之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故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洗心之效也衛之君臣兄弟無一而非亂人也亂

之所自生則衛淺嘗之結昏非類以逞怨于齊而斃宋毀中國以崇楚尼晉伯之成而疾覷宗周之裂事圮國危且猶走楚以圖復逞如是者伐之而非暴執之而非虐廢之而國固非其國或代之而代者立若無罪矣故賢人之治此則必舉禍本以蔽罪于衛侯罪蔽于衛侯而叔武元咺之罪以釋武咺之罪釋而許弟以奪兄假臣以訟君方治其亂而益之亂不如其無治也此無他以一心之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乃春秋之法則不然伸其法于本不廢其治于末曲者之固曲也不廢夫曲者之自有直也故君斃而嗣君稱子不忍死其君而遽代之文也君存而立者

稱子繫之死君之詞以其有死君之心踐土之盟子叔武所以治叔武之忍也衛侯殺叔武不見于經諱衛侯之治武也君失國介弟冢子攝不泯其社稷而經營以復君義也故獻帝奪而昭烈興晉愍俘而元帝紹宋欽虜而高宗繼則宗社繫之以不泯惠公獲而子圉貳宋襄執而目夷守裕陵狩而景泰嗣則故君因之以復辟替代其立者乘于不得已而誓不與所仇者相比以安其位則可以自獻于出君而無嫌叔武之受盟于晉列諸載書也踐會申而冠蔡甲午之上儼然不復有衛侯矣無衛侯而與晉狄比于晉以錮衛侯叔之心成乎篡而希冀其兄之不返豈猶

夫旨夷子罔之心哉以成乎纂非社稷之爲憂也希冀其
君兄之不返而人理絶矣衛侯即獲罪于天下抑豈宜得
此于叔武乎立天下之大綱則絀衛侯以表華夷之防救
一國之民彝則伸衛侯以正攘竊之法洗一成之好惡因
變而谷法之則已亂而不益亂本末相扶屈伸相濟大無
奪小義不妨恩施之天下而準施之一國而準曲成萬物
不遺嗚呼此春秋之所以藏于密也

君子之治惡也窮其惡其抑詐也弗窮其詐故君子之道
大矣道之大者治之斷乎治抑之斷乎止不一以得情爲
喜也亂臣賊子惡無所憚春秋目言其惡以窮之大勇之

無撓也晉文公懷譎詐以奉周春秋略其詐而不窮大知
之不眩也乳虎狂兕之奔非大聲疾呼以警衆則莫之或
治蜂蠆之懷毒過乎前而如弗有則一與蠐螬均也無能
螫矣故春秋紀踐土之盟如諸侯之自盟溫之會如諸侯
之自會無殊乎春秋之屢相約也公觀于王所如王之偶
至其所不言其自來王狩于河陽如王之自狩不言其所
事無殊乎盛世王者之自爲巡省也于是乎晉文之譎猶
蠖動之螫于幽壤而人固可弗之察矣夫晉之召王謀之
祕出之力甚矣乃王之替非以是替也晉即不召王而衰
固爲寄位之王也晉伯之成非以召王而成也大者終不

能以改步小者諸侯固已蟻附即弗召王而晉已伯矣故
晉文之譎入于君子之心目猶蛛蚓然無能爲螫也故君
子之道大矣而小人之術陋矣曹操之破袁紹非取給于
漢獻之虛名宇文泰之挫高歡非恐藉于拓拔之餘焰無
文王服事之誠而陽竊之陰竊之多其術以搖蕩天下者
皆徒爾也徒爾者君子如無聞焉如無見焉豈屑屑然與
競婦姑之知而矜錙銖之得情哉

惡之尤者則目言之王之殺佞夫鄭之克段晉之殺申生
宋之殺痤是也衛侯殺武削而不書故知許衛侯之殺也
許衛侯之殺武不許鄭伯之克段段未纂也宋成乎纂可

以全恩已成乎纂可以伸義故兄弟父子之閒莫大于先
造遂節而兼坐爲主矣段之偪武之纂皆有挾焉而所挾
者別段挾母以偪兄母之志可伸者也而寤生爲忍武挾
晉以纂君晉之志不可厭者也而叔武爲賊允矣叔武懲
衛侯之失播國以守下晉以請復其君正也懼宗社之亡
立乎其位亢晉而讎之猶之可也挾好于晉受晉命以立
幸兄之不返而竊國爲人理滅矣且衛侯之失國亦謀國
之不臧而非若太康之從欲厲王之播虐也外得罪于伯
國而內無大咎于先君其君若臣共謀一國而託之不固
謀之旣敗專委罪于一人爲臣子者方賢主外市挾仇敵

以奪其位武之逆百于段而姦倍于象雖有仁人不能爲之庇矣猶舜之處此也則如之何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正于此焉定矣不取殺弟之惡加之不能如舜之衛侯無求備也義重于討賊故于討之者無求備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懼以此夫

武稱子而沒其殺武當罪也瑕稱公子而目其殺瑕不當罪也稱公子者瑕之未嘗君篡矣繫乎元咺而言及者咺貴而瑕賤制在咺而不在瑕咺累及乎瑕也瑕不當罪則衛侯惡矣以死君之詞稱乎生君之代知武之成乎慝也然則握髮之喜讓國之名元咺訟君之飾辭而傳者徇之也瑕附咺後而不收其公子知瑕之未立乎其位也然則元咺立瑕之說衛侯殺瑕之誣辭而傳者徇之也衛之君臣其亂滋深免于惡者其惟瑕乎故無能已亂姑勿自亂也無能遠害姑勿徼利也太上知亂替治日之權寵以自抑其次不與于亂守治日之名位以自安最下利亂乘君父之不幸以自幸上假光復之名下希擁戴之功覬復諸葛亮劉琨崔圓之不能免乎此而三代以下君臣父子之倫以蝕況武之挾仇讎以攘君父者乎執義回天臣主相挽維以圖存上不啓君父之怨下不授亂臣以名者非有他也遠其利而已矣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稍有低回于利之心而咎不能辭矣故令巽染不徇王文之邪說于謙不受宮保之虛榮安之以無有亂之心不浮于所得者以自崇則死不足以爲憂加之惡名而不足以爲辱大過之上曰滅頂之凶不可咎也公子瑕之死見哀于春秋衛侯雖欲被之惡名不可得已惜哉于謙之不講于此也

細人以好惡從欲詖人以好惡從氣獨行之士以好惡從志君子以好惡從道從道者不因惡此而好彼不因惡而獎惡人以同惡故衛侯之即楚非見逐而以奔讐絕之于衛也絕衛侯于衛武疑于可君矣而稱子以甚之則尤不許武之立也衛侯之復歸而名重絕其決楚也挾楚則重絕之援晉者疑無罪矣元咺歸亦以自晉書而絕之尤不許咺之挾晉以亢君也咺挾晉以亢君受不臣之誅矣則疑可許衛侯之殺咺矣而咺之殺稱大夫不與欒孫同科固不許衛侯之殺咺也夫然故足以立好惡之權衡而彝倫皆敘不許國君以即夷不許其臣子以干君不許其弟之忍于其兄不許其君之不自反而淫刑以逞亂人可怒而有弗怒自我治之而不聽其相爲治惟其道焉耳道斯平平斯至至斯不滯不滯斯不測不測之謂神故天下莫神于道循理而不矜志也

動以正者失而弗失非無失也失而有不失者固無喪也

動以不正者得而失之其得也捷而其失也烈矣齊之用江黃無成于楚失也用而不用則失之于楚而無喪于江黃江黃不與齊爲功亦無能挾去晉以制齊也晉之用秦一戰勝楚得也用之地也得而用之鄭也失其得也倘得之其失也亦畏之矣故晉遂自是而終有秦難夫以介在戎狄之國俗悍兵强君好險謀士誇戰勤晉之廢興方視彼之德怨而可挾以周旋壓迮而無忌者乎以必不可保之秦覬晉獨不之察乃迷復以凶十年不反則惟貪于權利之心莫之悔也晉文雖譎灼見而或焚之矣是何也動不以正則非消乎失以斷得而不可爲功也春秋書晉人

秦人圍鄭而晉數用彊秦履險不戒之失著矣履之象曰履虎尾不咥人剛得中則不咥矣六三之象曰武人爲于大君悅以近剛進而不反授虎以咥而責虎之馴眇之視跛之履明窮而行斷矣且夫鄭之不制無能爲晉大患而右介王都爲秦東道之吭晉有求于鄭既挾王命合友邦而謀之即自以其師加諸其城下夫亦何悍于志之不得乃挾之已固必欲大逞于一旦啓秦東窺之迎以從其欲則鄭失險周失防山東失勢而晉之所控扶以成其伯者皆授諸秦人之手不三年而秦且謀并鄭以東矣向無先軫之致死以救其潰則包三川腹周室以東制淮岱者不待甘茂宜陽之役也是故工于利者利必去之重用人者人必圖之毀其防者防終不可立也虞之以亡于晉而晉復用之豈其詭不足以及此哉故善制勝者不以謀謀不恤險危道也

受伐而盟有乞盟之恥伐人而盟之乞盟者恥而盟者競矣衛人侵狄因以盟狄于是乎終春秋之世而衛無狄患盟不地于狄也于狄而衛恥免矣我以知春秋之許衛也乘人之亂師臨其境脅以與講讒謀也讒謀而許之狄之于我非類也而又被其毒以幾亡若此者而弗讒之是宋襄公之于楚矣故□□□□務之不爲不忠乘之不爲

不義迫以淩之不爲不仁□□□□□也伏羲氏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明也明于其義是故□□□□□□□□□□□□□□□豈與夫釋氏之冥行有所忍辱無辱不忍有所護生無生不護者哉衛見圍于狄遷以避之方易歲而天奪狄衷以有內亂可以有爲而弗之爲姑且待而衛又制于狄矣他日且求城下之盟而不得乘而盟之惟其速而已矣然則胡不卒殄狄而猶許之盟衛未可以得志于狄也新造之都人無寬志內困晉難力屈外圖閒其難以息難衛之所得于狄者止此矣可得于狄者止此猶侵而旋盟之靖百年之亂于一舉其視

寇準澶淵之敵爲功大矣而曾何渾瑊平涼之足憂穀梁子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君子之道不以一眚絕一人不以一人累一國□□□非其一行之□其所繇來者背□也非其君之獨□臣與民之背□也秦之謀鄭也而詐爲有狄心雖然春秋諸侯之不嗜利啓疆懷護忘親者鮮矣衞燬以施于同姓而僅名秦任好以施于交相詐之鄭未成而遽斥以狄從其一眚累及終身治在一人累乎通國春秋無此法也且夫狄吳楚者不僅狄以其惡也荊之聘吳之會晉猶狄焉則因其狄而狄之非一眚之累審矣故春秋之法爲宗周存大統焉爲帝王存封建

焉爲友邦存疆守焉爲生民存人道焉危乎其欲固之也愍乎其惟恐傷之也秦之利晉喪而蔑其伯圖幷鄭以啓東國豈徒其貪詐之有狄心哉是伯之所繇成壟周之所繇存亡封建之所繇興廢世會之所繇升降也藉其得志則嬴政之禍早見于任好矣內中國則破中國者□也存宗周則偪宗周者□也紀伯事以綴帝王之封建則與伯爲敵以毀伯者□也以此狄吳楚則以此狄秦其義一矣故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先此而未嘗有亂夏之心也乃若此者其君臣之邪謀而胡以累乎通國邪秦之俗戎其來舊矣安其居仍其俗非延及于中夏授之初服而

不革聊以綏之也漸欲幷中夏而主之則固不受化而且以其俗延及于中夏君子憂之深矣夫任好之伯西戎之伯也其俗戎所伯者戎則其挾以蹦入乎中國役夏之民亂夏之族破夏之疆理以施戎政蔑夏之矩度以從戎習斂夏之金粟以食戎人斬五帝三王衆建之邦夷元德顯功之裔爲編甿而寵戎人以居其上皆自此起矣故吳王則中國化于島夷楚王則中國化于南蠻秦擅天下則中國化于西戎以其主戎者主天下而天下戎故穀梁子曰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秦狄而晉之罪不可貰矣率之伐楚義也率之伐鄭以啓東

國之禍不得已而始敗之狐偃猶曰未報其施嗚呼此桑維翰所以貽千年之禍而議者且伸偃以絀軫也邪說殄行而人紀裂矣悲夫

春秋家說卷一下終

清华大学图书館藏书

衡陽王夫之譔

文公

通春秋之文以知其義常事之大者以筆爲貶則削者之無譏可知也以削爲貶則筆者之無譏可知也昏祀蒐狩失正則書故知不書者之得正公即位有故則不書故知書者之得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正也所以正者周道然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殷禮也殷尚質質從乎情周尚文文從乎理然而質有廢文文無廢質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後世言禮者有大患焉患夫譏與任者各挾所値而不相成也譏者不値乎任推情以求至而不知情之固有其理任者迫於所値審理而未得其安乃不知理之不遠乎情故崇殷禮者挾總己之說責嗣子以其情將欲使曠年無君開姦邪以窺大位曰必衛以終三年之愛而後人子之情至乃以譏之則無與瑕之而固不可行矣於是任者乘其所不可以非之曰三年之喪非今之能行者也夫然而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將遂稅衰麻弛遏密錦衣玉食軒縣佾舞若非是而曠天工者然嗚呼此禮之所自亡不相爲成者賊之也疏衰之服飦粥之食自庶人達於天子禮也踰年改元冕服以告廟臨

羣臣小事從其司大事決於喪次禮也踰年卽位從其文而不廢質服喪三年從其質而不害文故從殷之質未備乎周之文而從周之文不廢殷質則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便人欲之私以爲實者其邪說不得立矣食旨不甘故弗食聞樂不樂故勿聞居處不安故勿居君子之居喪若是爲耳矣天之所命親之所畀臣民之所待以制其亂以保其危戰戰栗栗無鼎帷恤夬豈食稻衣錦有可樂而生其忍者比哉故衰絰可以臨塋室可以議含痛隱憂而不相爲妨負荷克家而以終乃事若此者亦既與喪祀相成而不悖矣則何疑邪或有疑者卽位之冕爲爾夫疏衰之三年固不可斯須去也禮有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哭之反次而後反服是伸之斯須而不廢其庸哀文之所以不害質也卽先君之位承先君之國以終始先君之大事其視兄弟之喪不尤重乎伸斯須之冕以共天命亦何疑邪故孟子之所告滕文公之所行盡之矣服食達於庶人命戒廢於在殯周之道春秋之法如是焉耳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周不爾也周不爾而子從周非從殷矣

非其所保而有獲荷不審乎進退之則去就之正爲亂而已矣衛自滅邢而其志張成公用之終始以與晉爲難身履與國覆亡殺其家嗣而僅得免春秋書晉侯伐衛衛人

代晉其忿不思難難不悔禍之咎未之掩矣衛之不能敵晉勢也君子非獎勢者也衛之不得亢晉義也君子不獎非義者也伐而相報亢如其敵君子斯以咎衛而獎晉矣三代之有伯猶後世之有黨也有伯而天子下替有黨而公論下移故伯之與黨治世之所謂害也然夏之昆吾商之彭韋周之齊晉終以救三代之崩亡漢之李杜唐之裴李元祐之雒蜀萬麻之東林終以存上民之綱紀伯竭其力黨竭其死僅與天下爭而匪人者恆起而敗之故君子惡之深爲暴秦不欲天下之有伯乃重刑子弟大臣之權而獨操之是以匹夫稱兵而天子束手則是以操之者散之也元不欲使臣下之有黨乃任文法斥議論廢臺諫以束之是以百官互蔽而天下蒙毒則是以束之者弛之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然則亢桓文而敵之以敗其事者君子之所惡審矣君子之以獎伯而伸黨人也治衰世之大義也豈但其勢然乎哉

幸人之陷於惡以爲之名而制之小人以之罔君子小人之恆也幸小人之稔於惡以操其憝而利所欲則君子行而小人心矣且夫所惡於夷狄者唯其嗜利滅義安忍戕仁禽行獸鬭而不知君父耳故夫夷狄之未若此也君子猶將惡之爲其足以然此而不難也乃既已成於大憝矣則君子之怵惕奮怒思以伸天之所必討豈曰釁惡已盈而利在我哉春秋書楚商臣之弒頵與蔡般之弒固無異詞無異治也斯以爲仁之誠義之充持君子之道以正天下而無有幸也恃我之仁而不恃彼之賊仁恃我之義而不恃彼之滅義仁之誠義之充則夫滅仁滅義之介乎前如大川之受藏疾流而去之無所留也如利刃之加物悉劃而剃之不有擇而聽其自壞也知弒父與君之爲大憝痛心疾首而忍以爲幸也乎西北之謀臣不知此義幸俺荅父子祖孫之淫亂以持其長短而竊以自安樂道其醜而惟恐不然以此謀國不亡胡待焉故不知春秋之義雖以救敗亡而不給況其大焉者乎

天下無恆治人無恆亂人時乎亂者斯亂之所歸也故君子無恆予人無恆奪人亂則奪之奪其成乎亂也將欲奪之則必詳之詳其所爲亂既已彰著而後奪之以斥而不復予是以春秋始詳楚晉文已前亂在楚也當文公之代尤詳秦晉襄以來亂在秦也方是時王室苟安齊宋苟睦楚內潰而力不及中國陳鄭蔡許苟免收西周之故地西吞戎南結楚以敗晉之伯而覬爭中國者秦而已矣晉襄在位十有三年而秦晉之兵爭也八春秋舉之無遺詞乃以使秦之爲亂人昭著而無所掩於是而爵晉侯以大之

狄秦以擯之河曲以後秦之所有事者不數見於春秋置
之於裔夷而弗與治矣秦非惡亂人也濟晉以濟天下欲
雖未遂而志已極也故治亂者因時禦亂者因志撥亂世
反之正弗操一惡好惡以有所固必君子之義所以周流
而不窮
詩治已亂者也楚僭王而秦猶未也故擯楚而錄秦風春
秋治未亂者也亂未成乎名而已成乎事亂之歸矣故秦
繼楚而受誅書議道於朝廷者也春秋諸侯侈外國忘內
治而秦有悔過之誓故秦誓與齊列而踵周春秋救法於
邦國者也宋衛陳蔡之鬩雖有惡過以自敝不及於天下

而秦禍中於中國故列國之貶倒有平詞而夷秦於吳越
追其後無衣之賦秦以卻吳全楚大有事矣而春秋略之
不施褒貶俾從乎夷狄相攻不志之例則楚猶內而秦益
外矣春秋無惡予奪六經無惡進退故學者不可以不知
權
秦定晉文施及襄而有千乘襲之讎秦不遺餘力春秋無
貶詞不與秦之處惠於晉也秦不得惠晉固不得報故夫
以背惠責晉襄者不足與於春秋之旨矣戴天子詠先君
君一國以屏王室義不可得而懷惠懷惠者小人之舍義
趨利背公而死黨者也況乎發為介戎狄而生其惏餂之

心始以惠餌終以惠挾將戕友邦而替王室者哉臣懷秉
則遺其君子懷惠則後其親惠如生我則人皆父惠如爵
我則人皆君君父之惠不逮路人將路人其君父而莫恤
也故曰小人懷惠戕仁賊義背此爲成之矣且夫秦之爲
惠於晉以收晉也晉文欲於利用其所餌以虐殺子圉而
得國以義言之秦故晉文之蠹也若襄公者廢秦之私恩
以伸天下之公義夫豈不可哉矣厥以惠收瑭契丹以惠
收晉驕其餌中而弗受其斃者鮮矣渭上之師僅救其危
桑維翰之謀不獗其敗悟之速則徙義而支於已壞迷之
不反則力爲之蠹而以自亡舍日星之大義顧熠燿之末

光則豈不悲夫使晉襄者顧其援立之恩上不恤王室中
不恤伯業下不恤友邦息殽之師引彭衙之咎廢取汪圍
邧之役以惟秦命其不與童貫孟珙貪餌以喪天下者幾
何哉序四國之連兵伸伯討也爵晉侯之伐秦顯伯功也
春秋之所以大晉襄者滌先君之垢以自免於小人也
禮議自下成之於上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成其惡於文公
也惡開於臧辰而成之於公不分惡於下也故有國者議
道貴審於辨姦姦者道之賊也辨姦之道以言爲類不以
言爲質考其初終揆其從違察其所自徵發其所必護而
姦無所容矣故夫臧辰之以尊禰蠱文公非徒然也辰之

所歆附僖以爲功辰之所護糾閔以逃罪益辰者莊之末年已執魯政般閔再弑叔仲再逆推國之存亡於年少位卑之季友浮沈於逆亂之廷而不舍其位則其初終從違之際不可撿矣乃所附託以自爲功者僖之附伯苟安傳之嗣子容容多福已耳故其以伸僖也非固有愛於僖也僖未之伸則閔不得黜閔不得黜則閔固辰之君也閔固辰之君弑而辰不問辰不得免於惡矣惟仲僖以長則閔若不可以立閔不可以立將慶父可弑而辰可弗問於是乎辰可以爲社稷之宗臣而持權於魯操此心也自非文公灼見其姦蔘其邪說豈臾父之流可以口舌爭逆順者

乎閔弑魯亂僖公立以靖國正也無待於黜閔而後伸者也僖立以正惟無嫌於爲閔之臣故無愧於爲魯之君辰不使僖爲閔之臣則亦與辰之浮沈於賊者同乎亂而不足以君魯故文公之以大正事親者正僖之臣閔而僖光矣此之不謀黜君父以爲姦人之淵藪沒其大正而脅之不正文公之成乎惡也奚容辭哉嗚呼辰之爲言亦槃襯之說制人子以必從者也惟考辰仕魯之初終以知其所護就斯情窮而詐見可不惑矣故夫姦人者無一言之可聽者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非是之謂也言加於君父非非其人者之得言人辭於賊亂終不復有一言之可聽

故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非其言之盜也盜者之言甘亦盜也知盜以知言而惡其免夫

皇然舉六國之師加之孱弱之沈大其名曰伐而自言其潰以是爲不相當之詞也而晉懲矣師之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長子者剛大之德也弟子者纖輕之慧也故師尚大智不貴纖慧晉之懲晉之纖爲之也晉之得伯也以威楚伯也城濮以後八年於玆楚既內有懲心晉方外有秦忌寢代文起未嘗一有事於楚於是而懼其衆也寒於楚則將寒於伯無以吝諸侯之望矣賴欲全師以向楚鄭不給分力以搖楚則不能無已而姑小試其南向之師加

諸易潰之沈然自以爲慧之得而不知其纖已甚矣楚探其志而知其無如何也且效之尤而資以相報也不旋踵而姑用之江江已滅而再用之六卒之沈不益晉而江六益楚則得失利敗之多寡不相償而反負矣晉之有秦難楚之有內亂無以相及均也無以相及而姑試之弱小者又均也乃其得失多寡利敗之不均也如此豈徒遠攻近取之勢有便不便哉纖慧之爲用利於小人而不利於君子□□□□而不利於□□其來舊矣巧者無義之可尊而始尊者也有義可尊舍義而尊巧開巧習以延□□小人之人則黠詐貪沒之尤便其不相敵也豈有幸哉詩云

毋教猱升木教之而不如猱之提固矣家氏曰伯者當鄰
大義於天下以討商臣之罪故正兵以討商臣上也畏舉
於秦而姑置焉次也伐之不足以爲威潰之不足以爲勝
慝益織而勢益失夫豈善其終
商臣之罪皆在所當討乎曰此非一切之詞所可制也故
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天理者不息不息故密其惟純粹以
精退藏不忒而吉凶善敗亦於此乎受度若夫一切之詞
立一義以該一切可與否盡之矣可與否既各成其端端
各有義故天下無爭仁而有爭義吉凶善敗巧歷所不能
彈乃爭一廢一而不顧其中皆一切之詞之所蔽也最下

之說曰□□□□□□□□□□□□□□□□□□
勿問可也似也而惻隱之心亡矣且所惡□□□惟其取
人之倫而滅之也所惡於彼者此而又幸其若此誠反之
心而不亦僨乎其次曰□□□□□不治則無乎治矣
無乎治雖弒父與君而固無治也又誰與揀其重輕哉夫
不治者謂要荒之外聲不相聞迹不相及其與其喪非我
所知也周裂土以封楚援服以爵楚其與中國同皆與乎
盟會覲問之事矣故不治云者漢之於冒頓宋之於完顏
雖是已（雖弒）而非楚之謂也又其次曰中國所處者楚也
楚且有覆祴不容之罪乘其罪而執之是一舉而兩義伸

也於是商楚之臣子內憤大憝外資義問從中而應戮商
臣以滿晉改立君以聽命於中國雖使之側王可也此因
義以成乎利矣嗚呼惟此之爲說似是而尤非以盡王道
莫之或先也夫義一而已矣大義在我無所容假而更假
一義以益之則並所秉之義而俱僞立心无極莫益之或
擊之矣夷之僭王子之弒父奉義以治之致一而已足故
曰一人行則得其友陰懲其僭而陽討其弒則是僭不足
誅而必待其弒也抑弒不必討而惟僭者之弒爲必討也
拓拔氏之以脅蕭鸞惟無可秉之義耳有義可秉而此之
脅楚之臣子豈不足以察我之情實而暨爲慫我以得志

乎是故拓拔氏終不能得志於齊浸文王而用此亦不能
得志於昆夷而欲望晉之得志於楚也不亦難哉湯武之
放伐施之君父而無嫌志號一爲耳志一號一內顧不誠
用詐且不足以有功而況於用義邪是故一切之詞邁可
其可遽否其否不患乎無執而以處兩端之中欲止欲動
倖以爲利揜以爲名則功必隳而義先喪自非可與權者
固不足以與於斯矣且所謂權者亦非献可否之兩端以
有其神變也立者因道權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權者道從
心心合道則道盡心道合心則心生道欲心生道必無往
而非道無往非道縱廣於道因時以慣盈是故可亦人之

可而有其必可否亦人之否而有其定否以此而決大疑
誠於發誠於義則誠於功帝王之所以張弛進退宰天下
而無嫌者此而已矣今且執大權以決此疑則商臣之逆
其必討焉固也乃其用以討者則非若前之所云討者也
義有序序者心之倫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荊蠻之關
心固不能與中國齊也內之國中上之王室下之友邦晏
然無可生其怵惕者則當時之大憝固莫急於商臣矣故
宋之於完顏雖不可討也吾君父之仇來報而問彼之君
父則心已先乎熸矣惟內顧之莫幽也志暇而義充楚非
不治者也於是而聞商臣之峯怒盈於中誠將其勇憤於

一往莫之低回僭王猾夏之罪留以俟之他日不幸其亂
不覺其服致果咸劉得罪人而他無求焉用斯以往楚之
改君以聽命有限自天非所望也定而復叛固其所也抑
日月以行無有陰匿而或為陽辭則志亦易獲而楚之臣
子不能操我於所挾以相撓王者之治遠人君子之治亂
賊惟此焉耳矣用斯以往其來可以絕之晉也明矣內之
國中有急焉上之王室有急焉下之友邦有急焉晉之所
急者尤多而急不在楚急不在楚則惻怛憤怒之義心不
生義心不生則道不生於心道不生心則誠不動物而物
撓之心不生道不立誠不動物遂可遂者徒然託於道以

成其欲幸而止焉欲而往焉嗚呼此大同之以穀與喪衆
□□□□□□昏不如道而弗問之苟免於咎也
行止之幾吉凶之本無他心而已矣心者道之樞德之流
行者也不知天德不可與言王道爲一切之詞者弗思耳
矣
成風之死與敬嬴同辭是成風之不得爲夫人與同逆之
嬴氏同科也成風不可以爲夫人而莊公固不可以無配
食然則配食乎莊者舍哀姜其誰邪夫之妻其妻從乎父
之煕之子之母其母從乎父之妻之室家之事嫌於愛子
母之愛嫌於私尊之以父而後人別於禽獸故父之所妻

子弗敢不母子思所以絕出妻之服也父之所妻子弗敢不
母春秋所以伸哀姜之尊也父之所妻逆不加於父雖有
罪焉臣子不敢以黜其可黜者惟文姜之躬弑武后之自
篡逆加於父也逆不加父雖危國家陷嗣子固不可自我
而奪父之配凱風之得爲仁仁此焉耳哀姜之所戕者子
也僖亦子也己與所戕者均乎爲子怨其戕兄弟而抒其
忿猶怨其戕己而報以逆也怨其戕己而奪之以報其怨
德其立己而褒之以報其恩則是子母之際合離以利而
天倫斁矣哀姜以怨黜成風以恩升怨恩行而父失其尊
母失其親則僖之立以正而成乎悖與宣之立以逆而怡

其亂又何削焉利行於天倫者中乎風化僖之頌曰令妻壽母其臣子導諛以肖謅也久矣其無忌憚矣

成風之僭文公其可革諸曰胡為其不可革邪既曰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矣父之所母子敢而不祖妣之何也夫母從父祖妣從祖者也不以父命廢王父之命非衛輒之所託也正謂此也且孝子以道事其親矣故曰有子考无咎僖以怨黜哀姜而以惡升成風非道之尤者也匡救之得矣孝子以道事其親而曰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何也妻者夫之所可得而妻可得而弗妻者也夫道制也母者子之所不可得而弗母不可得而或母者也子道順也真

姜於莊公存之日未有惡焉莊公之道所可妻者也鼎曾賈氏而後不可妻乃可弗母　非成風之固為妾僖公之道不得母者也且莊公之妻姜氏實也而名因之名實合一者也名從實夫人之為夫人義盡此矣僖公之母風氏實也嫡妾之辨名必異乎實者也革其名固不可革其實生而文公養之如僖公之養之得矣沒而配食於莊公固不得也以父之亂名加諸王父之非實於是不得為孝子故春秋備錄成風從敬嬴之例於文公之代文與逆矣

易曰乾以易知天之知萬物也以易知之則人之欲知天者亦必以易知之況聖人為天下知天而率天下以共知者乎古之治曆也十二月而為年不從歲而從月因月而立閏閏立則歲要於大正而不恤其小差夫天之運也以歲其化也以歲物之生也以歲其成也以歲月者非運化之所周流生殺之所司存者也不主歲而主月則歲固有悠者矣然而弗恤以從月者本天以親民從其易而已矣一歲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有餘分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之或一者今要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定歲其歸密矣密者不易察也且又剖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成乎十二中二十四氣其委尤微矣微者尤不易察也中之相媾氣之相授有數而無象寒暑之化動植之應固

不齊矣不齊者欲察之而無從也以朔為象以望為衡以三旬為做五十九日而二月為率無中氣而閏為正雖紀年之與成歲有小差焉乃差者不越三歲而復歸於合是故主月置閏從乎易也易則天固不越而民自不迷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於斯至矣故治曆而用其顓難之知者不足以當於天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所易知天數在焉故夫求數於歸扐之奇索象於斗柄之指猶術而非道況謂天無是月謂天無見中猶可謂天無是月矣甚閏可不告其滅裂以言天不亦悖夫

綦至於穆康之世中國之義已絶而成乎夷矣歸禭而

其君臣伐晉而特以號衆益至是而春秋之討弑者而急秦也秦方爲君子之所急而況於晉乎晉之不急反託以置君趙盾之所爲操心積慮以成乎逆惟擅晉之利己而不恤天下之疑惡已熾矣盾所弗恤君子不得而爲之急令狐之戰平詞以殺秦所以甚趙盾之心也夫秦吞西周之壤東向以爭天下周之君子賦黍離爲歸過於天而無如何也所離者晉而已矣晉捍秦以捍中國而周託以立命故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捍楚晉捍秦也鄭弱而非楚敵故楚以威劫之晉疆而秦不能劫故秦極以好誘之文公之伯得之楚而失之秦者唯秦挾援立之餌也以文

公之盛一受其餌則終制於秦以爲嗣子憂而況其役乎夫盾豈弗察而甘心託國以召侮蓋石敬瑭趙延壽之心有他存焉故也盾以國人不與而幸不亡敬瑭延壽以決計必爲而底於滅亂臣賊子謀錙銖之利延天下之毒貪斯須之權流天下之禍罪不勝誅而慘有餘猶韓歇猶昌言曰宣流之患小人滔天之惡有如是夫

求春秋之例而以意例之傳春秋者之失也文公之世盟會不序者三傳春秋者各以其意爲例而不相通安於此杌隉於彼屈聖人之旨以從其意義幾成矣而亦何貴乎一出之義也春秋之書文因舊史史之所詳有其可略史之所略無可復詳豈徒義不可益哉欲詳之而不能也內一詳一略之閒文之純駁風會之醇醨君道臣義之得失胥此見焉統之以諸侯而不序斯所以爲文公之世與諸侯者非魯所得而諸侯之也卽大夫者亦非魯之所得而大夫之也國君之邦交相接以等相應以儀相擇以人相知以素惟其人以立愛惟其等以立敬不敢略也故惟天子之旅見諸侯則得以統諸侯惟天子之臨天下黜陟一定而情無異施禮無異設則得以諸侯概諸侯大夫概大夫故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諸侯於其國君也於其鄰友也於天子臣也小之不尸而專其名以自大乘侯度

矣夫文公之世魯亦弱矣雖其不臣固未敢有干上改物之心也而猲然傲自大於其國概諸侯以諸侯概大夫以大夫則亦荒而已矣君荒於上臣荒於下史荒於官行人荒於職風會習之文書傳之書不順事不成而爵道褻矣文公之荒以褻也其來舊也僖公之季竊兩伯之威苟免於受兵者道是而四十餘年收人之餘以自富假人之力以自壇趣鬼之臧辰倡士大夫以導諛之習而上蠱其君門天子門宮天子宮祀天子祀頌天子頌且不自知其非天子矣兩世踵荒狂以通國以諸侯待諸侯不辨其尊卑也以大夫待大夫不問其賢佞也不擇其交不賓其人偪

僾於外而傲言於國史臣亦竊之以爲文而成乎荒傲之史春秋承之固無繇以改其妄則如其人以顯之而荒主諛臣誣史之失見矣故曰傳心之要典也嗚呼史因世爲升降而其所繫也亦大矣哉西漢雜而遷譎東漢徧而固俗劉宋亂而曄縱趙宋陂而修弱上移之下化之心生之文成之政因之匪不效焉況夫詖蕩之魏收際棼亂之元魏乎又況夫靦靦之處於元世乎有尊史者存而史乃立春秋以史爲天子之事益重之也至矣

諸侯不貢而天子有求求賻求車繼世而相仍以至也求車以來至於文公之中祀七十餘年諸侯安於不貢王室

亦安其不相貢矣襄王之崩毛伯求金贖世而一舉爲周有挾也成風死榮叔歸含賵召伯會葬周以是挾魯而望之償知必得而後求焉放不終使得臣繼往於是而果如其望矣嗚呼君天下者之若此不亡胡待焉其主之威福先王之典禮及於非所及而僅以責錙銖之報禰孏褻辱此物亦安足繫人心哉魯之有喪天子所加惠者鮮矣尤重者仲子成風之僭桓公之逆而已非僭非逆則諸侯之寵豈曰無衣不必自周而安吉矣惟僭逆者假王以爲榮則非僭逆者正以不待王而榮非僭逆者不待王而榮則王榮之加適以顯僭逆者之有待於是而僭逆者且欲自獵於非僭非逆之等亦不待王榮而安吉也況有待爲則必有以相償未相償也則必自以相索僭逆者且避償索之勞以掩其辱故自毛伯之有求而敬嬴之僭宣公之逆亦無藉於王而固安且吉矣下無所假於王王亦不能有求於下自是以後周無求焉蓋有求而王衰不能有求而王且拘於亡也命田和命三晉祇以乞命自延而不得其斗粟一縷之報勢所必趨欲不亡得乎

河曲之戰不言及春秋之覩晉如秦也秦既狄矣覩晉如秦晉亦狄也兩狄相攻中國無主於是而天下裂矣春秋之始中國相攻而莫爲主春秋之終天下相攻而亦莫爲

主中國相攻而莫爲主王之裂也天下相攻而莫爲主伯之裂也天下相裂咎不在一人君子有怨詞焉尸中國之伯以主天下而裂之晉於是不能追矣秦之戰晉以天下爭也晉之戰秦非以中國爭也君臣相獻自成其私舍天下之防徒以恣趙氏廢置之慝心授秦以重輕之柄而開其釁於是而晉不足以伯操戈以競狄是亦一狄也而奚辭哉秦方結楚以病天下夫亦患釁之未開則嬰不軌之聲而不足以逞乃假以置君定國之權且將天子秦而又以私背之典六關爲天下無所畏矣不競於秦固將下楚徒以力相角也晉固爲天下僇而何匪狄邪故夷狄者克

以懲之將自斃也無以懲之未能遂也鄙夫懷狠邪之心
舉國以與之謀而後不可與矣郭子儀之用回紇固危道
也杜甫未能知道而花門之詩有深思焉其猶賢乎
弗克者欲克之而有所挑也不佞者幾其旨而莫能得也
晉之失伯於齊齊之不能爭伯於晉皆一詘於小國而終
不伸也邾之徵皆曰齊出貜且長貜且之長豈待其辭而
後知哉乃始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故斂衆予曰何知之晚
也邾之徵皆也曰貜且長名也曰齊出實也實與其挾齊
而以名逃於順新城之盟衆列國而謀所欲克者與而弗
克趙盾其猶鼠乎白晝欲竊得人影而姑返也且盾豈憚

義不克而忌弗順之不祥者哉商人逆則定之來龜逆則
又定之主於熊犢庶其惡靦鄭夷陳平國躁血相仍則直
無能問矣趙盾弑公未弑之前殘天下之惡以相師迫盜公
既弑之後護天下之逆以相殺非拂經莫之予非懷慝莫
之親非毀冠裂冕莫之助儼然其順辭捷菑以免撓敗盾
之為鼠久得而制之而況齊乎晉師甫退而商人烏依以
西周其所矣盾養其姦晉陵其伯曰弗克納者竊姦人於
所沮也
齊桓之子六人而四為諸侯商人弑君稱公子者著其以
公子竊也齊桓初沒四公子攜背爭矣爭而孝公僅立孝
公立而潘也元也商人也安處齊國無宋馮秦鍼之忌天
豈莫之忌哉嗚呼以弱敵者廢以強敵者得意者桓公之
以彊敵其子且桓之戍衛武孟方弱哉而早從戎事克以
捍狄則四公子者各有徒衆分處國中互相制而莫為下
可知孝公死潘殺其子潘豈不忌商人之且殺舍哉舍弑
元鄙商人曰夫已氏商人抑豈不忌元之攘僭以仍哉相
忌而莫能制終待其敝而收之皆桓之敎也三族亦而後
元世有齊齊亂亟矣亂亟而國不危桓之所以伯桓之所
以僅乎伯也司馬氏亂而亂秦促亡亦此而已矣
子惡之弑歸賊於仲遂者季氏之辭也歸父欲去三桓以

張魯季忌而逐之無以為之罪而使坐乎弑君史冊徇之
傳春秋者因之嗚呼史出私人而國是混率然舉滔天之
惡以授之脅從者使獨坐也悲夫紹聖實錄成而司馬始
於姦三朝要典出而東林成乎邪乘舉並行而一忠一逆
以素論者舍聖人之旨以從乎所誣矣可哉孟子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允也當坐者出則賊可免而不憂
不當坐者入則人可使為賊而惟規以自免春秋之書曰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俾有所歸矣何歸
乎歸宣公也使舉上客而得臣並書以明夫謀於齊以立
接非遂一人之志也書其如齊不書其返一若遂出而子

弑明夫弑者之非遂也出姜者齊昭公之以妻魯而結魯
者也商人元國忌昭而因以忌姜矣舍弑叔姬出出姜已
無援於齊而抑齊之賊臣所必恭也嬴氏探此以繫齊齊
和污魯以收魯接懷篡逆之邪心內依母寵外恃彊援賊
殺其嫡兒而攘之不赦之辜惟接爲尤更誰歸哉公子遂
內制於先君之悍妾懷刃之凶人而外協於甚毒之彊國
無能有無而不克止其械負卿職焉其罪也雖然其與偕
行之得臣爲斾之行父均矣行父蒙忠稱而遂承大罰以
此傳春秋不如其無傳也始與得臣並序繼與行父同辭
歸父之奔而猶以禮遺之焉春秋奪季氏之誣以定宣公

之辟而法定矣趙盾實弑而假之出遂實不弑而陷之入
有趙季之私講無肯魯之公史春秋所爲作非以此哉雨
雪瀌瀌見晛曰消正傳以經之謂與

宣公

君見弑篡者不在國則不坐篡者故宋馮晉夷吾不坐而
坐華督里克篡者在國則坐篡者故衛州吁齊商人魯執
與接坐而公子翬仲遂得臣行父滅春秋之於內無達辭
繇桓之正月不稱王見殺於齊而以地知其坐執以滅翬
矣繇仲遂行父得臣同詞而無首從知其滅三卿以坐接
矣然尤有辨宣之坐也滅三卿以使宣當罪而無窮宣之
詞桓之坐也窮討賊之詞以加之則是桓之罪不啻宣也
君見弑而篡者在國一也乘閒微倖以弑且篡者不窮其
辭處心積慮必篡故弑者窮其詞嗚呼此春秋之法所繇
異於一切也與夫使乘閒微倖以弑且篡者同於處心積
慮之元惡猶之可也乃使處心積慮必篡故弑之元惡同
於乘閒微倖之賊一切受法則重於彼而此不適重矣奚
可哉故夫立法以定刑一切以爲嚴重將以震天下而大
姦獲以不罹大姦之惴懼春秋焉耳是以刑不禁果而禁
愼愼不輕果所以致果也滅宣而有留詞桓之辜乃以不
赦愼故不可復逃也一切者惟其不愼不愼則陷入者有

挾以鳴陷入者有所鳴而當辜者亦因以鳴枝葉長辯毀
繁殺日積而民愈犯申商之法恐有餘而懼不足無他不
愼而已矣

放奔一也奔者以自奔爲文不見容於國也放者以放之
者爲主國不容之也放之而君弑國危則藉不放之而覦
不成矣故晉放胥甲父而夷皋弑蔡放公孫獵而盜殺申
盜之憎主人也非固憎也欲盜焉則可無憎者而憎之也
故趙盾放胥甲父而弑靈欒書殺胥童而弑厲甲父寘先
辛走趙盾之所爲莫之禁矣先行之存亡晉公室之盛衰
也先都死而趙氏振晉楙始洛甲父寘先辛走而趙氏擅

胥童死厲公弒而趙乃復與晉逆不競國之世臣惟執政者放殺之而無所忌春秋之所爲閔晉以甚趙也

善治春秋者先大義後微言求諸大義而不得於是求之於微言求之大義而得矣抑舍而求之於微言則大義蝕而黨人之邪說進故大義已昭信此人爲足矣黨人之言勿庸也三傳者皆習聞見於黨人以蝕義者也故我知趙盾之弒其君而他無問焉矣春秋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賊罪正忠效立矣宋人之言曰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弗堪命孔父爲司馬弗能改於其德黨詞也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罪人得大法審矣晉人之

言曰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不入不競於楚又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黨詞也夫亡君者抑豈若楚虔之虐齊商人之逆齊光陳平國蔡固之脅行哉彼數君者且不追其賊臣之辜而奚足以爲盾追邪抑以爲盾之未躬之也則司馬昭之當辜亦未嘗躬之也豢死士以虓勇於廷穿之所與弒者因盾之爪牙也抑或爲之說曰趙盾能討穿也司馬昭能斬沆也則可免弒君之罪芣逆胡氏云然則朱友恭氏叔琮殺而朱溫免矣既以手不推刃免之而抑以不競於楚爲之名授制兩許以曲出其罪情之窮也兩端設詞而黨人之姦露矣以微言伸幽遠者得一言而不白之隱白矣奚事訟於東而又救之於西乎且黨盾者之毀靈也姦亦易見靈之立也以襁褓尸位十四年而見弒曾未及於弱冠之年也太甲之狎不順成王之信流言欲遽加之以不君之罪亦奚不可而固弗以不君終矣彌人而觀其避童子之嬉耳盾執國政能競於楚豈一執彌童子之能制之邪當靈公襁褓之日范山已早知北方之可圖迨靈公既弒之後楚乃滅舒蓼問周鼎而趙盾不能以一矢爭及乎縣陳入鄭偪宋滅蕭晉伏處穴中而不敢一問盾之所以經營者何在荀林父以其私人而承盾之迹乃以大衄於邲而晉幾亡倘得起早夭之靈公於血

刃之餘以爲盾分過哉不競者盾幸免於負國之誅而反假爲行弒之資不亦憯乎靈之立也非盾心也盾懲襄而欲絕其嗣于久矣盾固與靈不兩立也罷外爭以專圖之伏死士以劫持之盾之刃無日而不俟於靈之脰所忌者襄夫人之虓耳夫人斃而刃發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晉人黨而爲之詞傳者習而徇其妄乃假爲仲尼之微言以蝕春秋之大義嗚呼橫議流人心蠱而天理之蔑久矣華氏世執宋政故孔父被從昏之名趙氏遂有晉國故靈公專不競之咎勢之所集勢人歸之利之所在利人柴之彊者爲之盡力辯者爲之飾恉黨人行其好惡天下喪其是

非王宗盛於六代而同逆之導不與含應同誅乃得並美於謝安南軒延譽於君子而不忠之後不與檜禼均罰乃得擠名於趙鼎勢利在廷而國是亂勢利漸於野而公論亡勢利移於史而綱常毀矣況乎以黨說傳經託聖言而為亂賊勸哉

禮行於不可繼則必承之以亂周制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不可繼者也不可繼者非謂夫人之情欲未能勝而遂弗勝也斬衰之制居倚廬寢夜哭旦夕一溢米杖而後興若此周不堪以治人事矣是以嗣天子之處此總己以聽於冢宰諸侯之服三年將誰為之聽邪夫臣猶子矣而嗣王

不言冢宰聽之則夫冢宰者涖其官居其遠在事則若未有喪也侯之誼不篤於冢宰冢宰聽而侯獨宅憂是尊卑疏戚之等殺不立也故以知諸侯之為天子服斬衰有其服而已矣宅憂之制倚廬之居溢米之飦旦夕之哭固不與嗣王若也乃夫君子之以服服喪也豈徒其服哉哀之所至服以變焉服之所成哀以紀焉以服配哀質生文也以哀配服文行質也誠信於中而達於外則起居動靜言語謀為無不準此矣故服者躬事也哀者心紀也起居動靜言語謀為心之緒躬之質也祿於躬弗本於心感於心弗改於質則亦胡貴此苴麻者為哉不能廢事以從心則

不能閑心以從服事亂之心滋之始之於不容已而繼於所可已者亦弗之已此必然之勢也若水之下導其流而不能復遏也故行之未幾而諸侯之淫於禮者遂並棄其服而不恤其始曰受命以君國圖莫非王事而不可以喪廢也其繼曰以喪食喪居而曠一國力非所堪無已而居食且無改也其終曰夫飲食宴樂之不可廢而況於禮崩樂壞之宜恤者乎於是而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之邪說登矣嗚呼鐘鼓振於縣干羽舞於綴黼黻假於躬飲福拜胙相慶於位哀無復餘而傲不問其所自生禮之亂也居然以對天地鬼神而無慙則何如其早為之節也虞書曰百

姓如喪考妣圻內百官從嗣君以斬衰終也四海遏密八音四海諸侯服有殺而弭樂以終三年也言樂之遏密則禮覩此矣謂冠昏賓祭之不行也但言遏密八音則服之斬衰食之飦鬻居之倚廬皆不與嗣王衆子圻內百官等矣節之於服食居處而後可節之於宅憂不言節之於宅憂不言而終不繼之於行禮作樂以是為折中之極也天理順人道宜也不可以為樂則不可以為禮不可以為禮則無資以將敬無資以將敬則不敢以事神廢郊者非廢天事也不敢以不備之禮樂事天也猶夫人子之喪廢宗廟之祭非廢祖事也不忍以哀毀之餘情施斯須之敬

於祖也若夫臣民卑也兵刑食貨賤也以哀餘之情治之尊不廢卑貴不廢賤之道焉耳故諸侯之喪天子惟虞書爲允周之舊制乎夏之所傳始於過矣冬十月天王崩春正月卜郊周道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諸侯之慢殺亦制禮者之失也

嗣君居廬聽於冢宰不廢事也諸侯喪天子弗諒陰亦不廢事也夫喪有不廢之事非獨民事矣母之變不廢父之養孤子當室執父之喪不廢大父母之養諸侯居其喪不廢王之貢民事卑者也父大父母天子尊者也尊者之事有不廢故儒之駁者爲之言曰不以王事廢天事似矣然而其駁也何也養地道也陰道也故主乎愛祭天道也陽道也故主乎敬陰陽異發而殊情故愛之與哀可同時竝致而不相妨哀陰用也其與敬陰陽異用移乎彼則失乎此矣郊社之事無養道惟宗廟爲有養道宗廟之養薦也非祭也自天子達於士喪不祭而固爲庶人薦而不祭喪無廢焉不廢養也愛與哀不相妨無庸廢故不廢同之推也哀妨敬而敬爲庸敬妨哀而哀爲替故大哀廢敬異之別也郊社之事敬而非愛其較明矣敬乃成乎禮禮乃合乎樂禮樂之所弗至敬弗至焉此有廢有不廢之道焉而奚以尊卑貴賤之相售者言哉陰陽之異用夫人之情固然達其情而禮達矣

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有內詞焉殺自是而盟辰陵圍鄭滅蕭伐宋咸內楚也所惡於楚者以其僭與則從乎四夷雖大之例沒其王而子之足矣所惡於楚者以其夷狄之道也則自召陵以來通王貢列會盟而已爲周之矦氏矣以楚而視中國楚夷狄也以楚而視趙盾爲政之晉非獨夷狄也以楚而視陸渾之戎楚非夷矣陸渾之戎居於伊川雜於雒表誰實爲之秦晉遷之也晉爲中國伯挾周以令天下偕蠶食西周之秦揖□□□□□通王畿以銷周而楚伐之楚內矣於是而楚不獨夷晉不獨夏楚不獨夷可內也晉不獨夏則移內晉者而內楚其亦可也晉用陸渾之戎以閒周戎且用晉以□□□天下□□□□而先王之禮法以圮有能伐之者君子不復問其僭王之罪而不□□□□□例之矣故春秋不與楚莊之伯而於是則若將授之使與齊伐山戎尊楚者於周爲夷狄非天下萬世之夷狄也陸渾之戎天下萬世之夷狄也□□□□□□□□□□□□□□□□□□□□□後世義陽之蠻梗宋齊梁以掣其北伐又乖之千年而毛葫廬之所據流民之所依東瀰唐鄧西亘梁沔雖號爲土大夫者□□□□□□□□□□□□□□□□□

□□□□聖人見微知著內楚以外夷地之經人之紀於
此爲定矣
正大義者其惟權乎權輕重之準也移輕於重則重者輕
委重於輕則輕者代重而重者虛矣春秋之法不舍賊而
求賊非移輕於重也不許賊之治賊無委重於輕也故曰
可與權者其惟聖人乎晉正爲甚矣不舍賊而求賊則宣
公之弒仲遂弗受也不許賊以討賊則仲遂雖與聞乎弒
宣不得以賊故薄之也不成乎賊斯成乎卿宣不可得而
賊之晉故可得而卿之卒仲遂罪不義猶繹春秋之不賊
遂而卿之審矣於是以知遂之黨賊非致於賊也黨賊者

春秋家說卷二上　廿

行父得臣之所均他日委罪焉而遂從重乃繇其委罪而
知遂之輕矣夫果成乎賊者必有可賊之勢前乎弒而有
其勢然後得動其惡後乎弒而有其勢勢益重而以之不
拔韓氏之於宋趙氏之于晉惡爲之折而惡禮有加爲勢
重故也仲之沒也歸父嗣爲旅櫬未返舊人遂與戕其惡
禮而宣公聽之歸父之不保於此兆矣宣不以之爲功臣
國人不比數之象卿遂如是其孤立而猶足以弒邪卻遂
之不足以弒則宣實弒之遂無與分其惡也乃若遂之苟
從於弒而不足爲有無則見猶於其黨者亦已輕於其在人
亦有以自致矣嗚呼蕭何與成而沈約斥臣義仿定而遂

晉廢挾覬覦之情爲亂臣賊子之所奔走悲其勢謝事已
惟恐其死之不速而帷蓋無恩此蚩之竇所以堅笑於先
弟而徒自悼也解縉萌貴淮因顧曰鰈子留而在吾將用
之姝姝暖暖以從人抑何爲哉仲遂卒猶繹而爲人爲非
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有如是夫
有諫而必死有不必死而必諫有不必死而必默比干之
諫諫而必死者也知必死而諫道在死者也百里奚之不
諫諫亦未必死也以不欲諫雖不死而不諫道在默者也
陳靈公之無道凶德不如紂洩冶之言危詞不如比干則
洩冶不必以死爲道不必有死之志而固然其必諫如是

春秋家說卷二上　廿一

諫爲而無死者多矣可以無死不可死也因無死而不諫
不可也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洩冶未
逮乎反覆猶未有去之道也待之反覆而後去未逮乎反
覆而遽死事之變也君子盡其常不恤其變變之非常者
如食魚而鯁以死者有矣固不是鯁以廢魚也君子之所
廢者鱗鮨而已紂鱗鮨也陳靈常魚也微子廢鱗鮨而洩
冶食常魚亦何必洩冶之爲過哉子哀之去因乎昭公母
子之難也骨肉之疑尊親之御頡頏其辭以發宮闈之隱
而未有以處焉則禍足以死而不瘳於國去之可究叔肸
之不食祿君已成乎惡也正言其賊則必討禍再發於天

倫而以危社稷無與鬪焉可矣陳靈無得宜不赦之道無
辥夫人不可解之隱禍淫昏之咎旦改之而夕免於敗獸
而於其國一容容之懦夫也悻悻而去之則春秋之季足
以託足之廷亦鮮矣接輿荷蕢惟不忍此而見譏於聖人
夫生乎亂世之末流者惡得夫伯角衛武以為之君而以
行君臣之義哉史家据成敗貶節義左氏司馬遷班固范
曄率用此道也故折衷於春秋而後定治春秋者又從而
抑之將誰正邪春秋之文無可致其褒則不貶而已足昔
曰陳殺其大夫洩冶甚靈公也甚殺之者之罪而殺者榮
矣後欲褒之抑將何以褒之邪死諫者臣職也特文不可

起也書字者非常也吾不知袁與盼之果非名否也袁冊名不別見郎其名虎
無已而加之相殺之詞陳侯固君也不可以伸治
故而系大倫也無所施褒不貶而忠已顯矣稱國者君臣
同昏分惡於甯行父之流焉耳以史之誣辭而求經又惡
知聖人之情哉
語曰因不失其親親者非情親之謂也君子之親以性以
義野人之親以類以倫所因親者為其親親之道也因者
因其固然而相因也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冬十月
楚子入陳明年春楚子圍鄭未浹歲而載以主盟者縣其
國人其郊肉袒牽羊而後釋陳鄭之所因其效可覩矣非

我類者不入我倫義所不得合者性固離也討夏氏有詞
也然固非辰陵之盟所謀也入陳而陳不覺矣移兵以向
鄭而鄭愈不謀也其合也如聚沫其加之兵也如飄風要
亦奚足怪哉不陽與之以可親雖庸人弗因陽與之親而
憂其易露非急易面目於旦晚之閒則覺而不得以遷□
□□□□□何恃以加人乎恃此面目之無恆旦晚之
速易者而已矣沐猴之冠乍見而人少閒而無似人者是
以速用其無恆而後以加人而必克嗚呼陳鄭卽疑其不
可親而不料其變易之已速時踰少閒兵已臨闉庸人至
此而始悖亦孰知其固不足恃哉以國因者喪國陳鄭□

□以身因者喪身□□□□□以功因者喪功□□□
□以名因者喪名□□□□□前者喪後者復悔君子
述野人陷古今之大哀也易曰入於幽谷三歲不覿亦何
三歲之足待哉晨加諸膝而夕切矣
戕之有主客之辭曲直之案輕重之衡尊卑之差親疏之
別也均乎可以為主則及者志戕者也所及者應也曲直
之案輕重之衡也或情相等或義不相掩則及者必尊統
卑親加疏也所及者卑疏而不可使為主也曲直之案輕
重之衡一事之褒譏也尊卑之差親疏之別人倫之體裁
也人倫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不足論已以齊觀諸侯齊親

矣爲我親者我所尊也戰於奚戰於紀戰於甗以劉及者親加疏若曰我不欲戰則彼不我戰不使敵之加我親者至乎尊矣以中國視楚中國尊矣尊於中國者我所宜親也戰於城濮戰於邲戰於鄢陵以晉及者尊統卑若曰楚不敢必戰晉與之戰而後戰不使楚之加乎中國尊者至乎尊而於我親矣尊之統卑親之加疏人倫之紀也尊或失其可尊而必尊之親或失其可親而必親之全尊親之體也義繫於尊則不問其曲直義繫於親則不相與爲重輕以尊親爲裁也體裁者因天之理正人之紀一事之是非不足以辨之矣故城濮之戰得臣志之邲之戰林父所

弗志也鄢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之三戰者志皆在楚而奪其志以伸晉功不問其成虧義不問其得失因天之理正人之紀而大義行矣嗚呼晉楚之力敵矣以晉統楚非實也乃聖人力奪諸楚以栩援晉迫夫長岸之戰以楚及吳而聖人之情愈有不得已者存矣楚不可尊吳愈卑則楚可尊楚非可親其親吳也則無甯親楚也夫吳之與楚僭主均也而吳則被髮文身之吳也以臭味言之楚於我親矣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無以見易天地不可立而況於人乎所欲者曰及及者事之主所及者嚮也欲戰則戰不欲戰

則已故主乎戰欲平則平不欲平則可弗平乃主乎平宋之受圍也亟欲平其情也且不有欲平而卒得平者乎欲平則平楚弗得不聽宋得以伸其欲而宋伸矣抑宋者春秋之勿使楚人伸也宋之得伸者宋固不自屈也惟不自屈故君子以可伸而伸之其自屈矣則彌獮之楚不聽其平楚欲平而不得平之勢也惡能爲平主哉見圍經年死守而不爲之屈上下有同力矣力同則同欲者伸故以人書者顯非其君臣之私卽楚而失衆也嗚呼楚之猘也兵未加而先靡以從若魯歸父之策者衆矣宋終亢之始於亡而後姑與之平與之平而楚不得不聽宋於是而有死

之心以報晉也晉之伯宋爾困於楚而晉無一矢之救宋終不屈以聽晉而輔之是宋有大勞於晉而晉無造於宋也無造而不忘藏之以死終春秋之世魯衛鄭蔡叛服不恆而惟宋不易志知天下之無王則不可以無伯知伯之不可恃而終不恃夷宋之以扃國於不傾者鮮矣魯衛鄭蔡或亡或削而宋免焉非王偃之狂不先六國亡也宜哉立義於此無待人之求而自得者非君子之文也夫惟爲之激昂之詞以相顯而後求明者無待求而自得激昂者必有所偏而道多所廢矣王通氏曰春秋王道之權衡權衡者無所激昂輕平以待人之求也知此而例之不足以

立義矣爲之例者必有激昂故綱目賤揚雄之死而屈於狄仁傑有例也例滅者曰亡國之善嗣上下之同力非也國已亡世已殄實滅也不待激昂而故起滅文也例以歸者曰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非也彼以爲此與歸爲賓以歸也不待激昂而故起以歸之文也善而書滅將不善而不書滅則是滅者之爲功爲罪以受滅者而掩絕之而曰以歸將不絕而不曰以歸則是以歸者之爲功爲罪以與歸者而掩故有所激者必有所沈有所昂者必有所俯斤斤以顓一人一事使夫人無待求而自知其廢道多矣聖人之於經教若懸日月爲輝不爲物設而物徧取照其

行適堆者之不可與於明聖人行於所無事而不能與天地爭功也故滅之爲義大矣齊滅譚遂悲王道之淪於伯也楚滅江黃悲伯道之淪於夷也均是言滅而悲閔之深且非徒爲譚遂江黃悼矣晉滅潞氏甲氏陸渾之戎幸中國之返於正也均是言滅而欣幸之深詎可云赤狄與戎亡國善而上下之同力足閔邪楚以獻舞甚外之暴也晉以郲益甚內之曲也均是言以歸獻舞益之賤行同而甚楚尤晉之情異矣晉以潞嬰兒大戕狄之功也均是言以言歸將嬰兒不殺縶於晉詎可以貴道貴嬰兒邪狄禍之中於鄭衛齊杞也百年而其於晉尤不兩立也滅其族

稍存其君於是乎盡春秋而黃豫青兗無狄患垂至於七國而猶晏然□□□□殄之而不爲不仁俘之而不爲無禮以謀勝之不爲無信乘其危而幷之不爲不義上下同力逾以勝其惡倔彊不屈適以益其不赦彼夫以滅例滅以以歸例以歸者背於此而亡嘗矣繇是推之春秋之教懸其實以待人之求功非得失咸取照於平衡非之思者罔無能得也援之以例俾易知焉專家之學所以自標榜於師說者饗之以飴飼嬰兒而使去其母聖學不倂邪說益遲可勝道哉

贏秦之爲無道天下之所知乃秦之爲無道固有爲也固

有爲則固有其道固有其道則必有與道相得者爲失歸之義至秦而定乎漢而甚是猶與道相得者也古未之壞也春秋書郯杞之女來歸乎詞而無異非春秋之不以爲異當時之習周之制不之異也歸之不若夫出之正矣歸以不若出而猶備其車服厚將其迎送歸告諸宗廟史書大而無降詞顯書於策以垂後世若是者將以成出者之厚而弗忌乎與所出之薄過矣周之道所爲文勝而傷其實也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者永君子之終知敝者知細人之敝不若而可出出而以禮將之使可嫁也君子之以永終也得矣乃不若而出出而非昏其體制

人於是乎無愧而翱翔於去留細人之倣所必至君子之所當知也臣之於君也可存可亡翱翔於去留而不失其榮則細人無忌於毀其國妻之於夫也可合可離翱翔於去留而不失其寵則細人無忌於毀其家故三代之喪天下也無仗節死義之士賢如箕子而猶遜志於廟祭以上之無烈女也觀其夫之死亡若遺而凱風有狐之詩乃以陳之太史而無嫌臣之不二君女之不二夫秦以後之所為名教也細人敦矣周之道敦於君子薄於細人秦之道薄於君子敦於細人夫君子之以敦為德而不惟其文也且天下而不皆君子矣則無聞勸細人之敦者無以刑人

道而成俗者大邪臣之無適君封建之天下仕乎侯國者可矣侯國之臣猶今之縣吏也故以封建之臣體事郡縣之共主非妾人焉不能則以郡縣之臣道責封建之陪貳於道不得矣若妻之於夫古今均也是故秦漢閥家之祗古未之逮也春秋從周之文無能改焉雖史氏亦弗為異詞以為人道之缺俟之後王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固必有所損益矣

理不紀數數不足以該理化以成象象不足以知化統其一原而聽其萬變君子之道所以異於異端也數之不齊而有偶齊象之無定而人可以私意定之夫苟從其私意以徵於偶然於是儒之疵者執為感應之說以與釋氏之教報應相亂而君子之道隱君子之道以巳亂也釋氏之教以懲惡也窮亂以巳之懲惡以勸之釋氏立言之心未可重非報應之說若可以存矣而固不然惟其無與於化理以說春秋者惡桓宣之弒曰宜得夫水旱凶災之應惡齊侯之殺世嫡曰宜得夫奚齊卓子駢首受刃之報夫既溢於釋氏之言矣洵然將使五穀登薄蝕不當其世遂可推刃君親而無忌乎奚齊卓竊位使以保其天年而國無恐遂可號發妾以殺冢子而無憂乎人不足以行法弗獲已而求之冥冥匹夫賤婦窮而呼天者此情焉耳故報應之

說釋氏茇須去眉之懲而流俗之淳囂浮怒者所樂聞也釋氏利誘乎愚賤無聊之徒以為之從故極取其無聊之懲心而為之慰夫君子憲天道敷王法以正天下惟皇作極皇自作也嚮用五福君自嚮也威用六極君自威也皇不自建委之亂人以推刃付之水旱不齊之象以行懲則將焉用夫君子哉亂人者非巳亂之人也臣弒其君而以報其君行自見殺而又以報其弒禍之相尋惡知其極故釋氏以為人食羊羊食人而無終巳求尸其權者而不得則妄設一啖魔王以操天之柄而僭極矣不齊之象數固不齊也桓宣弒而水旱應其民是天且助凶人以益之亂

矣以為代隱公子亦而折之怨則彼固何怨於南蒯之婦子以為膂桓寘而使之懾則彼且安忍於君親而何恤於溝壑之老疏邪惡動一人而害移於氣數故釋氏以為一念妄生山河消陨而等天地於浮漚以為惟人之起滅揚然自大而愈傲矣嗚呼為此說者將以為引天治人參人於天之大用乃徒用於匹夫賤婦情窮勢屈之劣情以浸淫於芟須去肴者之猥說廢人道亂天紀謂之曰儒之兆者不亦宜乎此說不闢妄者淫焉故李贄之說史也指摘懿裕衍之赤族以怖天下乃君子則既不可怖矣小人者怖以須臾而惡發則忘者也無以懲之而姑怖之雖與怖之固無怖者抑祇以充狂夫下士之嬉笑嗚呼此贄之所以為贄與

春秋家說卷二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成公

受天下之歸者太上得理其次得情其次得勢我遊之于籩豆有踐得理者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得情者也齊桓晉文非有受命而諸侯景附得勢者也三者無得開其無歸而爭為之受虛內以競人固不與為亂人而已矣鞌之戰齊晉之爭伯也兩相爭而春秋主晉以賓齊不許齊之爭晉也諸侯者非晉之所得有齊晉迭伯君子無適與焉則何為主晉以賓齊邪明乎此者可以知時矣晉自趙盾之不競失諸侯而莫克受所未相合者宋衛而已自不可徵伐不可服強與盟而無能固幾三十年於茲齊之能為歸而受之也亦詎不可乃晉之失矣齊未有天下之圖也志欲妄動而無道以受其歸也平莒而莒不從伐萊而萊不服僅以援立篡逆之小惠籠魯與俱而索報無已斂其君臣之怨晉雖失之齊固不能收之故君子斷盧諸侯以因仍其四散而不能以授之齊非末授也齊固不能受也不能受而牧晉以牧天下南向援楚冀遲其欲以延楚之蚑行於中國齊於是而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楚之渡河而於魯衛自齊始也楚之大合諸侯於山東自齊始也則是

齊之爭也非能爭伯而但爲伯裂也裂王而猶伯裂伯而□□□不能有而天下四戰然且不主晉以與之爭也猶以聽天下之裂也得乎春秋書國佐如師受盟之事屈齊以主晉齊視楚矣晉除狄難而始有事於齊以爲鞌之勝平齊難而始有事於楚以底鄢陵之捷狄齊楚之三國者晉伯之成毁天下之合離繫焉齊之視狄楚也夫何遠之有哉夫晉之得主諸侯者勢得也勢者非君子之所榮非獲已而以勢爲主賓因乎府焉耳諸侯之不足於自立也勢有必歸則相因以立而後□□□□丙不成乎四戰以參其民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主伯事也葢伯以爲

之主君子雖欲治之也不能故勢合而後可以言情情得而後可以言理伯統裂天下瀆三代之道法斷地而不復修孟子繼聖人而處乎無伯之世言井田而不及封建知其不可復也

惟君子爲能懼而不亂惟與君子交爲可懼而不亂小人無其不可亂懼以仍之瀰不恤其亂而以爲善逃之智雖無可亂非欲也小人以意力操天下而與交故將亂之以成乎其可懼與之交而欲無亂不得也爲兵之言者曰畜之制在氣小人之言也以氣制人有所激以助其氣有所抑以張其氣利一往之氣物莫能自守而耳目驚於所新

楚與齊以之升秦於諸侯之上以昌秦而自昌若曰吾所與者諸侯莫敢上也抑齊於朱陳衞鄭之下以下齊於諸侯而使結諸侯若曰吾所爲來者諸侯能協我以相助而皆可上之也惟然諸侯固一驚其耳目而不敢違矣且諸侯之不敢違非樂與而固恃之也齊未幾而授玉於晉宋魯衞未幾而合兵於鄭方其懼之卽懼以謀而謀卽在是故小人之言兵者曰畜之將擊也必伏爭以之而不惜以君盟大夫宋衞以之而不惜下秦齊以之而不惜屬宋陳衞鄭下楚方爲齊以討魯魯免討而可以矜齊君與大夫夷不之辱也楚固爲齊討魯衞以爭晉齊得屈魯君而服

衞降班以夷乎小國不之辱也趙汝以將楚事而各有心則惟其命爲可矣惟然故楚以得行其亂令而諸侯姑聽其一往之爲後亦不可得而式從也故小人之氣生小人之機小人之以制人而小人卽用以相制觀乎盟蜀之序而見矣言兵者兩有取於畜小人用畜道者也君子之安其身也無苟伏定其交也無爲氣取小人之道廢於己則畜之制不足以逞亦何至亂其所守哉

奉大義者不可以無略略者取舍之遲速名實之弛張遲速之幾從義之幾也弛張之宜措義之宜也略裁於心心制以義故略之與義均出而互用春秋書五國之伐鄭大

其伐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楚以大盟諸侯鄭於是不可
不速伐晉於是不可不速以伐鄭魯宋衛曹受嬰齊之盟
於蜀而戴楚晉於是不可不速速四國以伐鄭魯宋衛曹
於是不可不速伐鄭以輔晉冬十一月楚人盟諸侯於蜀
春正月晉宋魯衛曹會伐鄭略之以速爲利義在速矣晉
乃以不忘諸侯而避楚諸侯乃以不固親楚而背晉故敗
於鄭而不背以爲無暇謀其不敗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
楚以大盟諸侯於蜀鄭以是而不可不伐晉於是而不容
已於伐鄭實也討邲之役名也不名其實而名非其實者
晉知弛張之宜矣楚師之北晉能於齊而不與敵會衛宋

曹欲然盡喪其守以受楚盟而戴之若此者咸與鄭分惡
而晉不可執咎於鄭矣邲之戰晉救鄭而鄭合楚以陷其
師名之可執者也弛其不可執以張其可執咎乃以無愧
於名楚師之北齊實敵之而鄭特與俱首禍者齊也齊已
挫而請服則不可咎楚兵之所自至而東以責齊齊不可
責會齊而專責之鄭是會首以誅從固不若邲之咎爲鄭
所發任矣且鄭之合楚以病中夏非自侵衛始也戰邲以
來相承以黨楚者十年於斯而邲之戰爲其禍始張其獨
弛其同張其源弛其流背之名乃以無爽於實名因於實
實成於名名正而幾速晉不內愧宋魯衛曹侯應而無嫌

鄭亦無以爲口實而相抵乃以坐困嬰齊而待其覆略之
有定義之無間君子與而大之其宜矣
易曰比之匪人矣以知其爲匪人匪人者始非人與與相
近者見可利焉不闚遠也與同病者見可乘焉不慮以益
夫病我者也弱於己者見可攻焉不推以己也儆儆於齒
舌錙銖之閒見可怨焉不察其不足以爲怨也喜非人之
喜怒非人之怒與非人之所欲與攻非人之所惡攻故曰
不亦傷乎夫傷非但己者也傷夫所與比者行自傷矣故
匪人之有國而儆其國匪人之有家而毀其家匪人之有
身而危其身無他見己之害怨而不見人之險易見人之

強弱而不見己之存亡也春秋諸侯之可與比者鮮矣強
於己者不可與比固比之弱於己者不與比而更傷之魯
之於邾莒也宋之於曹也衛之於邢也皆比焉而見可利
以見可怨者也雖然之三國者猶未嘗與彼而同病者夫
鄭之於鄶也莒之於鄫也均之爲弱小而更弱者傷矣雖
然其病猶未甚也至於鄭之於許而極矣北不得於晉於
許爲債之南不得於楚於許焉債之許亦日儆儆以奔命
於晉楚而鄭惟此之爲怨一伐再伐許不怨楚以難鄭鄭
姑釋也一遷再遷以三遷終導楚以滅之而歸利於楚嗚
呼鄭於是而不可以人理求矣求之於人理而不得抑不

可以人情求矣相乘相攻以相胥於亡鄭殆不復有生人之心矣匪人者非人之類也春秋絀之以狄其存亡爲不足恤矣

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依道以有是非是非倣道而或欺其性因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於是而有非道之毀譽居尊而給於才者乃以伸其所爲而移天下之習習是其是習非其非以成乎流俗而亟名者騖之故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一鄉之所習一國漸之一國之所習天下漸之天下之所習後世漸之是故君子之惡此甚亟也魯之有臧辰魯人之所聖也臧辰而有行父魯人之所忠也忠者人臣

之極致爲臣而致其臣之極始乎聖矣嗚呼道降於上教亂於下居之似忠行之似聖求媚於國而國人媚之夫孰知二子者爲姦之尤哉辰之於聖也行父之於忠也如文繡加犧之終非人也然而魯人奉辰於前行父師辰於後魯人復奉行父以繼辰彼居不疑而人言無閒者豈有他哉辰之相魯也作南門以擬營雒發魯頌以伉清廟躋僖公以肖明堂之嚴父其以爲似周公矣倣於聖周公者以聖辰辰稱聖矣行父之相魯也作武公之宮配伯禽而不遷以擬周文武之廟其以是似臧辰矣習於聖辰者以忠行父行父忠矣雖有據典禮以事君者不能與之爭是非

也是其所是以成流俗之是非其所非以成流俗之非其始也臧季之私人居尊而才給以胥動於浮言而一國胥之天下漸之施及後世而成乎邪說班固之言曰頌述功德忠臣效也固習之以作典引柳宗元習之以撰貞符丁謂王欽若漸之以矯作天書蔡京秦檜漸之以妄修禮樂大姦巨慝引其君以背忠孝而戕敗其宗社者率此道也姦爲忠誕爲聖是非移易以相化所繇來者久矣春秋譏躋僖公立武宮有特詞焉惡鄉原誅臧辰討行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而後魯人稱聖頌忠之邪說不昌於後世故千載之下人知班固宗元之邪而謂欽若京檜之姦識者

辨之於早聖教不明鄉原之是非不折其不以之數姦者爲周公者鮮矣

將欲亂人之國必先亂之亂之者導以之亂亂始於上而後可得而亂也故前有覆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佞人在焉耳佞而導人以亂乃以克成其亂心臧辰之竊位也累年而情益僭於是乎而始竊魯行父之竊國也逐東門敗齊師而意始肖於是乎而遂將有僭顧有以先之矣辰之將竊南門以作姜嫄以祠魯頌以登行父之將竊文世室武世室並立不祧而以擬周惟使其君之禮樂一擬天子乃以便己之權謀一擬諸矣而僭成兩君從其導以自肖

於亂其愚亦可閔矣魯侯之竊竊其似者也竊其似而終
不得以有天子之實猶童子之以楷為冕而南面於塾耳
辰行父之竊諸侯竊其似遂竊其實矣辰以是要名於國
而世執其政行父乃以要利於晉而中分其國魯君以貿
貿然歌天子之詩臨天子之門修天子之祀而貧弱曾不
逮其陪臣寄命其手逐之遣之惟命而莫違矣上以狂擬
諸天子而下以自喪其諸侯故夫之二君者其愚為不可
瘳也有賊在側而不知且曰藏我以尊者忠臣效也君歆
之國人讎之孰與知其姦哉春秋書作南門立武宮歸惡
於二君從其尊者為之首大愚之罪蓼君子之所不閔也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其召擊也惟其求益也
其倖而擊也是以不能交相益也故夬無恆者不可與交
以冀其益而心勿恆者樂交無恆以冀益若者固宜為凶
之府入春秋百五十年矣無有於中國晉景之季年矣始
伐郯晉召之也晉召吳以弊楚吳未加楚而先及於郯矣
通於晉以圖楚兵未及楚而先加鄰壑險以為性食饕以
為情旦受言而夕相圖蠻夷之勿恆久矣無恆而求其益
是求擊也晉之未伸於一楚而又屈於一楚以為中國病
或擊之不期而得擊也惟然故亦知蠻夷者可以乘俄頃
之勝而不能宅彊盛於百年勿恆之凶亦行自凶矣王者

益天下而不擊伯者益之不可而後擊之彊國者援之以
益而擊纔為蠻夷者無為人益而徒擊者也擊之莫測其
端故天下乍震其威擊之惟其所便故天下無以相免求
益而莫益之久與之習而望之之情絕求益則反擊之弗
與之為緣而勢亦不我施矣不望其益而弗與為緣則不
我能擊故其興也乍如燎原而其亡也瓦解一旦而莫之
與撫先乎入州來而伐郯故甫會於黃池而越已入其都
晉恃吳而屈吳無信而早亡不救作易者先知之矣
書曰罰弗及嗣及者相累及也故惡有大小子孫族姓有
與不與惡大而與者非累及之罰所正矣趙盾躬弒其君

其子孫族姓怙盾之能乎弒以舉族而貴於晉惡大而與
者也在禮臣弒其君在官無赦今法謀反大逆期功同居
皆斬盾逃其刑同括朋辟春秋書曰殺其大夫何也非夫
罰之可弗及嗣而弗及也非夫嗣之可弗及罰而弗及也
魯討東門鄭討子家氏晉討趙宗皆其所不得討者也鄭
襄賊所立也晉景魯成賊所立者之子也討歸生之族而
戴堅討同括而戴備討歸父而戴黑肱其以賊所立者為
不可討邪抑可弗忌於所立者而討之邪賊所立者不討
但乘賊之死利弱以討其族是法之張弛一因於勢之榮
落而無因法也弗忌於所立者正名為賊而討之於是而

季孫之竊欒書之弒明示君父之死生懸於其手如糾而
賁操之矣故亂臣賊子凡民之所得誅而心乎逆者竊法
以行竊名以逞則不得與凡民齒而不授之以行討書弒
火之燎原猶可撲滅前此者已無及撲矣行父欒書之惡
方燎者也禮道歸父以大夫之名與同括所爲不撲其炮
而撲其燄也使黑獺無挾以討高歡元惡無詞以誅楊廣
亂庶沮夫

人自爲爵天子莫必其命於是而知封建之必毀矣封建
者以爵相維者也爵天秩也天也者凝於人之心而生其
心者也凝之而闓生之而暢故曲沃之詩曰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安者心所凝也吉者心所生也故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人之不必此而安天去之矣人之不必此而吉
天弗與慼之矣春秋紀魯十二公薨而命者一生而命者
二其九未嘗命也以僖公之兩覲襄王且自服其服自爵
其爵施施王廷爵不生其弗安不吉之慚況他公之僭主
其國者乎文成受命而不加榮僖公無命而不自貶天道
周而去之諸侯遺天而背之於此決矣天道周而去之周
必亡也諸侯遺天而背之侯度不監而封建必亡矣商之
亡也其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天
遺商而去之民之所莫猶在周也商不足以宰命王季文

王猶必聽命而後爲侯伯聽命於商者聽命於天之所爲
命也周之亡也諸侯無所聽矣諸侯不以其心而凝天天
乃不生於諸侯之心民乃不莫於無命之侯大渙者必朋
有所萃已反者必重有所復故於是而封建之移於郡縣
匪郡縣而不安匪郡縣而不吉矣天子失天諸侯不能得
諸侯失天大夫固不能得失者必有得之者命乃以凝於
草澤之英雄欲貴者亦安草澤而吉之矣此大渙者之必
有所萃也天之渙其羣也人自爲命而不必天子之命天
子不尸其命而人心之欲貴也終以不安於無命而吉之
龍戰於野七日而不遠於復乃以大斂瓦解之人心而聚

之於一欲貴者安於其一而萃之以爲吉矣此反者之重
有所復也天之反復其道也命不凝於天子而周必亡命
不生於諸侯之心而封建必廢夏商之季未嘗有無命之
侯也王迹息而後春秋作無命之侯其自桓王之世僭隱
之列而始乎

吳之通晉兵未及楚先加於鄭非晉不能保吳吳固不可
保也於是而晉亂矣夫鄭亂者晉方下吳鄭受兵而懲衛
不下晉其以何者爲心而伐之晉方下吳鄭事吳而兵即
加其國方迎之而即與之爭晉其以何者爲謀而伐之士
燮晉之良也忍於亂鄭不戒於挑吳勞諸侯之師取必於

晉若將衛失魯而勿縱鄭胡爲也者於是而知晉之非爲鄭爭也吳不可保而晉覺矣齊之南鄙魯邾之東郊去吳差近而鄭介爲鄭猶戶也鄭事吳吳且介於鄭以北窺則齊不保朐魯不保沂費邾不保嶧皆爲東諸侯慮此也乃糾三國以兵鄭張威震吳而塞其北逕故通吳以還幾百年而復泗之北無吳寇非夫夫差之横齊莒之懲魯哀之自強其謹艾陵城下之師弗能舉也蠻之早震之先士燮之決於爭鄭百年之利矣魯賂發以綏師非漸鄭也豈吳爲耳矣吳一兵鄭而魯卽惴吳以逆晉令猶莫之治其可得乎雖然晉之爲此已勞矣方通之旋震之自以謝闕之上而不知其毀隄以築隧也用非其所用保於其所不可保夫乃爭於其所本無有爭也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言乎其所爭者非其所爭也不容自已矣

古者夫婦視朋友朋友以道夫婦以義以道者合以道同離以道異以義者合義在適離義在違受命於道義有不輕離而無更合夫子之喪朋友曰生不於我館死不於我殯生死之際道義之所尤詳也杞伯姬之出三年而後卒義已絕矣杞伯逆其喪以歸受而爲喪主者嘖義授之而使爲喪主者不仁也受而爲之喪主杞之屈於魯也屈以其勢是弗克自强而舒其義也穀梁曰爲魯屈焉則義可矯之主而胡出邪杞之淪於夷久矣授之使爲喪主魯屈杞也以勢屈之是崇勢而墮人之義也穀曰以義屈之則義不可屈而胡受其歸邪雖然魯之爲此以屈杞者與伯姬也何以言其不仁也喪也者如喪去之也喪去之也者弗忍其去而戚之也葬也者藏也藏之也者安之也故夫子之喪友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所安者而弗忍去之矣婦之出者生不爲其故夫之親養死不爲其故夫之黨服女之出而歸者喪父以斬衰喪母喪昆弟以齊衰猶未嫁也不爲其故夫之黨服則故夫之黨不報以服服所不報而使之喪是委其女於塗之人而道殣之也爲其父母昆弟之服如未嫁不報之以未嫁之禮而授之非所主者是猶捐其爲父母昆弟而弗之喪也夫魯之屈杞以自伸也屈死者於道殣以伸一旦之威是借化者之齒骼逞其爪牙搏吮之雄杞黏夷也而魯禽矣魯乘禮而禽則君子何望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與

離義以言勢不知義者也其於勢也抑猶乘回飆而欲濟也春秋之季列國之政在大夫邦交之離合亦惟大夫之意是從然則欲取人之邦交者闖君是犯而勿傷其執政與而國不然陳轅濤塗執鄭詹齊申侯死衛干晉孔達殺魯視楚意如因國不怨民不怒終聽命爲宋襄執滕

子孫以是而失諸侯晉文翳衛侯再世而不能得衛晉衆
因鄭伯鄭益堅南向而絕心於晉大夫激國人怨汲求合
而提得雖然則孱君之勢尤重於權臣夫豈不卽叛以爲
勢哉故善挽勢者必有所避也挽其輕則重者制矣挽其
重輕者不因從也是以君子不爲已甚已甚者義之所忌
也義之所忌成乎勢之所必競雖彊有力無固獲爲所制
在輕以敵其重重者搖矣搖而圖安弗恤於屈所制在重
重者失重已失其重不更屈矣將欲求伸激而改圖如支
石之墜而不顧其所度則必左右傾也是故鄭不顧而爲
伐許之師晉乃弗獲已而强歸鄭伯於是鄭以知晉力之

已盡晉義之已折死攤楚而不爲晉用晉其能更執其君
以伐之與自是以後晉日爭鄭而鄭不與非介朱以求合
晉於楚鄭固不北向而延也縣是晉之大夫勢重義固輕
已君雖勢輕義固重已義所固輕勢雖重輕已義所固重
犯義以激乎勢之重則趨於一往而不可復均之爲君賴
彊大以爲盟主耳蠍之辱之逮於無可如何而後謝之不
忠之臣不令之民猶甘心致死而不忘況□□□□□
□□□□□□□□□□□□□□□□□激於天人者
深矣

滅入者國詞也下陽之言滅爲號震也鄆之言入爲魯震
也鄆者莒魯之寨入鄆始入魯矣陳之去莒始乎千里要
齊自陳懸軍以入莒震東方之國奪吳晉之道旁午以盟
兩都馳騁乎魯塞始入魯矣而嬰齊歘然而返嶷嬰齊之
爲將也善乘其所不備以乍伸其威而不能固也昔者介
奄師之未返一至魯矣今固知晉之不給於東應而乘之
巫臣蓋已先知之也夫懸軍千里采入以遂志非蔡之以
償於殽者與晉卽不給於東齊魯鄭邾邀其歸以擊之嬰
齊可使無返輪乃魯固不能而僅糟其中城齊鄭邾之國
不能而加無聞也之數國者欲免於危得乎雖然亦有所
以楚兵之加莒非莒能討吳晉之交也道迸爲耳楚自與

吳晉爭而禍遺於東方東方諸侯固無與志以邀楚者抑
不欲以吳故而重虧楚也吳禍之中於海岱也視楚爲亟
且吳苟得志於諸侯不僅楚若也他日者呼好冠紫百年
壓戾之氣逆風而若驟其殺故齊魯鄭邾之戒吳也無懈
折於楚而惟恐其不逮故之數國者惴惴而無固心嬰齊
乃得乘之以旁午整攀而無所忌以是知晉之用吳晉之
獨志也晉禍紓而齊魯鄭邾之禍愈移禍於人而欲使之
競其將能乎春秋書莒潰入鄆而魯城中城震魯之兩受
敝於吳楚也

晉楚之合中原之大故也晉以合楚告魯衛而後爲西門

之盟非魯史之不得書矣中原之大故魯史承告而書求其所以削知春秋之略矣春秋所書志其得者嘉予之志其失者憂而惡之得不足當於予失不足當於憂因以無惡君子之所不屑指也晉合楚為西門之戍非果合楚也權合楚以利有事於秦也伐秦之詞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諸侯備聞此言痛心疾首暱是以知合楚之利有事於秦矣且非獨其利有事也權合楚以閒楚於秦秦將惡楚則楚亦將重惡秦秦楚交惡而不相救故踰年而勝秦又三年而勝楚晉之為謀陽得之秦陰得之楚其以是為已密矣合楚以抵秦離楚於秦以孤楚非果合楚故雖有合楚之嫌而失不足以為惡也合楚以孤楚而勝楚則雖延楚於境坫而中國之防未毁失亦不足以為憂也然則其謀之已密可嘉予之與而抑不足嘉也有君子之略有策士之略君子之略策士之所遠策士之略君子之所棄暫而不可久實作得而名大去之是以君子盡棄之也作得楚之一閒使楚惡秦作得楚之二言使秦惡楚楚惡秦因以勝秦秦惡楚因以勝楚兩收其勝而秦楚兩敗則既示秦楚之孤必敗而賜之合也秦省所以惡於楚惟晉之乘其閒楚省所以惡於秦惟晉之餂其言晉之市於楚以孤秦而弱楚專於秦楚矣則又堅秦楚之惡晉而激之合也故秦楚乍離而卒合大畢天下以勝秦而終不得志於秦兩君歃血僅然勝楚而失鄭毁宋兵十一起而後定是暫而不可久君子之所棄也晉之合楚非固合也非固合者必不敢顯其非固合之名名著於合楚而楚於是乎因可合矣楚之不可合非乍合而即有大害隨之也以合楚為忌而立之防焉耳名固合楚則晉因是而不忌宋許同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忌播告於魯衛稱說於伐秦之諸侯則天下因是而不忌宋許不忌故他日而有向戍之請晉人不忌故他日而有趙武之盟天下不忌故交相見而趨入於楚廷楚乃以入主中國而晉安讓之僅以小勝秦幸勝楚而禍延於三十年之後實乍得而名大去名去則實必隨之尤君子之所棄也故斯盟也以謂得則固不得矣以謂失則猶有不失者存也以謂謀之密則錙銖之獲房帷之知而已矣君子之略則弗然也合其所必合離其所必離正義於百世而不詭於一旦大取其實而不喪其名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見其情以治之何憂於區區之楚哉其以視策士之所謂略猶已微之於部婁也弗屑録焉矣

合秦以攻楚合楚以攻秦孰愈曰城濮之戰晉嘗合秦以攻楚矣敗殽以後秦不可得而合也秦不可得而合故狄

之以不可得合而狄秦知合秦以攻楚之大慾於合楚以
攻秦也秦不可固合者也晉固與之合則弱晉而乘之弱
伯主乘中國秦之所為狄也乃其害也孤中於晉而未及
夫齊宋魯衛鄭蔡陳許以迫周於東合楚以攻秦晉之禍
紓矣禍紓於晉而害遂及於天下北得失之樞于秦之繇
也秦之窺天下也晉亢之晉亢敵天下於秦故春秋狄秦
而許晉之攻雖然能亢之固不若其能服之也且秦之去
晉也近楚之去晉也遠晉西破秦猶未有下楚之勢也威
秦而楚固不震南破楚而中國之勢壹於晉則威楚而秦
震矣是故合楚以攻秦固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秦以

難晉故趣入於狄狄秦以晉也楚不以難晉而後為狄晉
惟楚威而後得為霸故舍楚弗威則晉一秦矣舍楚弗威
中國可以無晉舍秦弗攻秦即勝晉東國之諸侯猶得擯
之於河山之表故其後楚制秦張中國持之待之數百年
而後蔑周以并天下浸令秦制楚張天下之亡趣急矣蓋
秦楚者俱以蔑宗周壞封建毀文物而為志者也勢有難
易地有遠邇惡有先後故春秋之季年雖或擯秦而進楚
而楚之不可合也固然秦窺天下始於晉其合於晉也則
其罪釋矣楚之亂天下也不中於晉雖合於晉害固在天
下其罪不可釋也楚合於晉罪不可釋則晉之合楚也弱

不可療而惡不可貰矣惡不可貰而姑於西門之敵貰之
惟鄢陵之功故也晉敗楚於鄢陵而秦不敢報其麻隧之
怨晉折楚於蕭魚而秦不敢亢其濟涇之師故知合楚以
攻秦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

秦晉之構怨四十年矣晉不能牽天下以向秦天下亦無
為晉恤魯成之十三年會於王都以西討山東之國集為
而秦始非晉敵天下敵矣春秋書公自京師會諸侯伐秦
願命受於王為天下之公伐也牽天下之力快晉之忿君
子不抑焉蓋秦至是非僅難晉也且秦之難晉亦非徒為
晉故也楚北向而爭天下鄭蔽之吳西向而爭天下魯蔽

之秦東向而爭天下晉蔽之楚得鄭而後及於宋魯齊衛
吳得魯而後及於齊衛晉鄭秦惟弗得晉而不敢出關以
爭秦之出關諸侯之禍周之憂矣秦既已有西周之地憑
山而東制諸侯而思以逞者惟晉蔽之爾晉為天下蔽天
下之所宜助為周蔽周之所宜佑也且秦之合楚也楚不
能用秦而秦用楚秦之用楚甚狡也不避之名楚犯之中
國之怨楚嬰之勤師暴骨楚任之楚固不若是之愚而安
為之用者晉失秦以授楚秦不吝捐利以結楚也城濮以
還楚折矣商臣得秦而後振是以有江六芈旅得秦而益
張是以收陳鄭而殘蕭宋嬰齊得秦以尤逞是以下魯衛

而踈莒鄆楚恃秦之挈晉以無忌而秦非爲楚挈晉也秦
委爭於楚而敝晉也秦之悍也禍未中於天下而天下忘
之故微秦而楚不足以張微楚而秦自若也是天下陰有
其巨患晉孤任之而天下不恤天下之昧也乃晉之捍楚
也有名其捍秦也不知收秦而又負不直之咎於秦晉以
是不能得之於天下四十年而後得之也晉得天下以敵
秦秦乃懾於天下之威而不敢顯爲周慝故先乎會伐秦
之日使間私告旁午於中國後此者天下乃始絶秦忌秦
閉秦於關以不相及者終春秋之世而天下亦以小安故
未晉爲周蔽而周聽之周得矣非夫惠王通楚難齊之慝

也晉爲天下蔽而天下聽之天下得矣非夫啓伐萊鄭伐
蔡之妄也故秦者晉之所宜合天下以有事者也上者收
秦以爲天下用而秦以殺其次晉天下以絶秦而秦以戕
惟不孤用其怒而與天下共爲則其事公矣春秋與諸侯
之伐而臨之以周公之也
吳楚秦皆春秋之所狄猶有等也諸侯之不安於侯於是
而有伯成乎伯者王之所自懟君子賤之近乎伯者王之
所未亡則君子猶不絶之懟伯者王之委非王之敵也伯
之始興猶亦破王法乘并以自强然迷其强而足以伯矣
兼并之事於是而止故齊滅紀鄭滅許遂逮乎召陵之師

成伯而止晉滅虞虢開南陽逮乎踐土之會成伯而止非
其後之不足於狄以啓疆也斬乎得伯止矣秦之始摟西
周之地存梁芮并西戎穆以伯矣而狄以啓疆曾未止也
巔崤鄭向三川冀獨晉以陵周室是雖得伯而不爲之止
伯而不止則狄矣敗殽之戰北徵之師春秋舞其伯而狄
之楚之起也在齊桓之前首僭王號食申息爭蔡鄭意存
代周而不斷乎伯故春秋之始見卽使從狄不斷乎伯固
狄也逮乎莊旅有江六并蓼舒有陳下鄭以向宋猶不斷
乎伯也縣陳不有平宋而歸而楚之并中國也爲之衰止
猶知止焉則固近乎伯矣不足於伯而免之於狄以其有

所止者之近乎伯也惟夫吳貿然以起貿然以來不知有
伯固不託焉始無斬也可爭則爭焉耳矣終無止也可犯
則犯焉耳矣不知伯故不斬伯不斬伯則不近乎伯而究
無所止其敗也貿然以敗也藉其成也將貿然而無憚以
不遑也夫貿然者無固惡然而君子早絶之而弗有非已
甚也劉淵石勒阿骨打鐵木眞之初起豈其蘊爲條理若
然以斬之若然以得之哉燎原之火不謀所爇無與止之
而不止乃以帝天下食萬民而有餘矣故貿然者尤甚於
其有固惡也春秋之於秦也弗絶於其始以其有所緇也
於楚也弗絶於其終以其有所止也於吳也以號始以號

終起於鍾離卒於黃池與於會盟而不得與中國齒雖其
質然無所漸而不知止也故知君子之惡夫質然者尤甚
於其有困惡也
佞人之說不效當言而焚言已而敗佞不讎矣佞不讎君
子何惡於佞哉德人之言也效效以此言以此言直而效
易見或以易見而淺之佞人之言也效知效之在彼而言
之於此效焉而疑若神肅人之所爲神之也而惡知其避
就之姦乎士燮之言曰外寧必有內憂言已而效矣嗚呼
此變之所以爲佞也惑於其效之疑若神中其佞而以亂
義於是以說春秋曰鄢陵之勝倖也夫晉之圖楚自盟蜀

以來十四年矣合齊通吳開之於秦通楚言以絕秦以開秦也大合列
國之師樹齊魯衛之兵爲後援晉死以當楚而後勝其何
倖哉彼云倖者直欲置楚爲耳苟置楚而晉又何以伯邪
外寧之有內憂不幸而變之言中爾豈外不寧而後內果
無憂乎趙盾之世三方交警而夷皋以弑又何說也晉之
內憂厲公之不忘情於欒郤而胥與偃側目其君也故其
有變之在彼而疑其變之說於此變亦既明瞭乎變所自
生特匿其情以避而竊其說於不測爾故忠佞敵也變惟
不忠斯以善佞迫他日之效於彼而人且神之君子之惡
佞惟恐其言不測而忌疑神也湯歸於克桀而仲虺誥武

王通於蠻夷而召公訓亦惟是修德令終之戒未聞書憲
於垣而以醫室人之讒者也變誠有內憂之戚以憂晉變
胡不以死爭三郤之殺於前變胡不以義折胥偃之弑於
後置君父之大憂含汚以自免乃如非有憂者姑爲若知
若不知之辭以術前知之哲嗚呼變之心路人知之矣路
人知之而傳春秋者弗察而師之甚哉遠佞之難也且夫
所惡於佞者非僅其不救於敗也搖人心亂國是長寇讎
啟敗亡言於未兆而禍必因也惟其伌效而疑神人神之
矣神之將師保之抑將奉行之而禍以發變一示其鴟此
陰彼之邪說取效三年之內故後之君懲厲公之弑後之

臣鑒三郤之死弗內反其取殺召弑之各有繇一歸其咎
於敗楚知蓄以爽其師而不敢戰趙武以讓之畝而不敢
爭叔向女齊以天方授楚而坐視陳蔡之滅伯統絕天下
裂秦楚之跡日邃於中國晉之靈宗乃以瓜分公室保河
山而自固周內以亡山東諸國困之以斃前乎此者不任
其咎一自士燮之言始也然則鄢陵之戰始伯事之終與
而悼平兩世得以延中國之微緒實此一戰之功也轉從
士燮之言斂師而退三郤亦無以免先狐之誅厲公亦無
以禦夷皋之弑徒使楚畢鄭吞宋而游食天下又胡外患
之非內憂哉春秋大鄢陵之戰目楚子之敗其異於士燮

之邪說明矣傳者舍經而從之使人惑君子於千載之後吾不知何所税也

叔牙逆而書卒君討也內有逆君討之諱以全恩也公子偃未成乎逆而書刺非君討也大夫之相殺不足以爲之諱目言之曰刺以全國法章偃之亦有罪焉爾公子偃其何知焉介於亂而不能避怙君毋以立異於彊宗夫惡知季孫行父之得刺公子以摇君哉行父之執叔執季也僑如之弟季逐叔也苕邱之舍晉聽叔也郤犨之盟晉聽季也大夫自相攻晉爲大夫討魯之君無事焉惴乎立其上眡叔季之興替以役於晉而已矣乃復歸罪於僑削入附

之子偃施以無上之刑何公族之易於殺也即如季氏之辭而稱之僑如首也偃從也僑如奔而豹嗣偃刺而不錄於國季之留餘地以居三桓者至矣而奚但公族之果於殺也以嬰齊之賢也猶爲之言曰夫二人者朝亡之魯必夕亡夫豈蔑與行父之不可亡哉季孟之不可亡而已季孟不可亡叔亦不可亡自相攻也自相樹也所假於先公之法果行而無衒者成公之弟焉耳大夫相殺以摇君者不適主焉君子之修春秋惡足爲之諱哉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苟學焉而皆已至也以其至而謚海於一川也陋矣知海之非一川而謂川無所至也亦陋矣春秋義海也以義達之而各有至焉孫復曰稱國以弒舉國之衆皆可誅亦一至之義王回常秩不審而斅之陋矣夫春秋之爲義海也大大故不可以一例求也以一例求見諸海於一川之說也故莒薛吳之弒不可以晉例莒弒庶其薛弒比衆亂而弒無適主也吳弒僚夷之甚者不足與治也晉弒州蒲非莒薛之小弱而無權臣吳之夷而等於化外亦旣有適主而罪必坐然無所坐而稱國者知罪之加於舉國惟孫復之說至於春秋之一義矣且夫舉國之云非下逮乎編氓也聞國政者當之耳欒書荀偃士匄韓厥無一而可從末減也首弒者書而非書能獨任之

矣偃之必得書猶書之必得偃也故書偃不可以偏釋也韓厥之詞一鄭歸生之詞也老牛其君而欲避其名名沮之而實勸之懷其心而嫁其名是書偃愚而厥狡厥愈不可釋也士匄之詞一韓厥之詞也匄嫁之厥而厥不受厥師匄狡也厥匄同情而匄藏之益深匄固不可釋也然將以釋宋坐歸生之例舉而坐之匄厥則抑不可宋無可弒之權以纍之歸生而書偃可無纍也乃竟釋書偃而坐之匄厥則書偃之姦雄而私于爲可固矣且夫歸生之弒宋爾之歸生欲已而不能書偃之弒召匄厥匄厥欲不與而能已立乎鋒刃之閒高卧以從容於事外其力勁矣立於

事外而禍不及其望重矣厲弑周立厥執政匄繼之樂荀不相忌而相報其情同矣力競而不以免君於死望重而不為止其惡情同而巧避其名匄厥之惡與書偃等之四人者無一而可減矣無可減者無首從之別也故孫復曰舉國之衆皆可誅盡乎執政之謂也何疑乎三晉之半天下等諸商鞅之赤渭水也乎復之説為晉言也至乎聖人之旨矣至者一至者也一至者不期乎衆至引而概夫薛莒句吳之弑則以一川為海矣以概夫薛莒句吳之不可通遂並廢其義於晉是謂川之終不至於海也精義以各求其至無為衡矣

以梗概求義者執一以齊之一則泥泥而不通強為通之則入於亂故欲執一例者未有不終於亂義者也不知稱國以弑薛莒吳晉之有異抑弗獲已而為之説曰厲公無道欒書不得坐視固將易位而程滑遂弑焉故沒書之名以貰書夫厲公之召弑亦除惡之亟爾胥髦之事不成而司馬終篡厲公之誅未竟而三晉終分天也豈必如司馬德文欣然以宗社奉賊臣而後為有道哉夫厲公之不若諸兒平國齊光蔡固之鳥獸行審也抑不若齊商人之躬為大逆審也彼諸君者或弑之而無上之刑必正則無道者固不足以藉賊之口乃厲公以奉周治秦函中夏援荆楚之大勳曾不足以保首領於其臣而弑之者無非也不亦慘與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非其臣之謂也故曰得乎天子為諸侯變置者惟天子獨耳以天子之權援諸大夫廢置之不得則無已而弑之弑之而不足以為罪覆加大有為之君以無道之名率天下以禍義者非此言其孰邪故知書偃匄厥之四賊者情均逆辜均重刑均辟殺均無赦主名不可偏坐而舉國之刑伸焉孫復之以定晉案得聖人之旨矣惡有差等則法有獨伸罪無同異則刑無偏遺獨伸之而非有縱衆赦之而非有酷義精而密詞同而意異故曰春秋者義海也

懲惡之法已敗者戒未敗者誅已敗者天既治也未敗者天所未治也天所未治為之行誅故曰贊天君而見弑固有不善之積也見弑於臣天之治之足矣顯其所已然而人知戒無容更加誅也臣弑其君而逸於討天治之所窮也於是舍其君君弑之罪而專治弑者不得分惡於君以從滅也臣之弑君雖卽於討乃以臣之死償君之弑而不相抵亦天治之窮也雖受討而惡名猶不可辭而後天討蔑不伸也故齊諸兒宋與夷之暴齊光陳平國蔡固之淫衛剽之篡齊商人之逆至於見弑不施貶詞而況外樹大勳內誅權逆若晉厲公之罔非無道者乎故未弑則責君

以道道先自治也已弑則咎君於法法審其重也方治臣之弑君而復治君之見弑則是以平恕處亂賊而以申商治君父法之頗不如其無法矣明若其見弑而人主固可以懲矣咎其所以弑而後賊窮於遁辭遁辭窮則爰書讞爰書簡則國法壹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辭窮而法壹也

衡陽王夫之譔

襄公

晉靈之世鄭宋爭而楚因鄭以偪宋晉悼之初鄭宋爭而鄭借楚以抗晉故楚勢莫如鄭晉勢莫如宋乃宣之元年晉出微師以撓鄭而宋人借其後遂委宋之自戰而晉無事此趙盾所以喪諸侯也[illegible]之元年晉勤師以加鄭韓厥獨行諸侯次于鄫而宋人[illegible]楚鄭屢犯宋晉皆當之而宋人不報此韓厥所以能[illegible]下也晉委宋于鄭則威喪于鄭恩喪于宋弱宋以自[illegible]鄭是三喪也晉尋鄭于已

而置宋于無爭則鄭無深怨[illegible]而益畏晉宋益暇而可以為晉拒楚是交得也鄭畏晉[illegible]專己威不喪也鄭無深怨于宋則有加于宋而不力宋乃暇焉則宋恩晉也宋不爭鄭楚無釁以過求夫宋輔不失也是故韓厥之為是謀審乎利害之歸矣天下無非義而可以利傳曰放于義而行以其知伯者之義矣以其身而任天下之伯利亦已擇之害亦已赴之實亦已任之名亦已尸之害不分名不委夫然後可以守諸侯而任天下之賾故易姤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象言利夫子言義義在而委之利亦委之矣故義者利之合也知義者知合而已矣

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激夫竊禮樂者攘臂以仍成乎大盜而已甚言之也已甚言之激于末而忘其序夫竊者固有序竊於人者亦有序是故反之以防其失也亦有序禮樂之竊與其見竊則皆自征伐始矣征伐未之有竊而遽有竊禮樂者必不受竊也童子之手搏黍莫與批之固不可得而奪矣征伐之不能竊而遽竊其禮樂必不能竊也一夫無挾遽責其屋而冕其首狂而已矣旦然而夕戮矣夫知竊者之序先于征伐受竊者之序先喪其征伐則禮樂之竊大亂之極而始防不在是也非亂之始則禮樂雖竊不任其咎況其本不聽竊者乎又況夫禮樂之行節征伐而制其度足以治夫征伐之竊者乎故弗獲已而咎征伐之為竊貧猶賢于其咎禮樂也雞澤之會大夫受盟溴梁之會大夫與盟宋之會大夫尸盟大夫盟而齊遂移晉遂分魯遂專是會盟之竊盜貧也而非也悼公立六年而後親將以出欒韓荀三大夫專以其兵驅天下趨夫齊宋魯衛暨小國之鄭衛制諸侯之師以成乎下移兵歸之民從之功歸之天下望之權歸之君且畏之以無將之威成尤重之望率習于相從之民上偪其主而後會盟之竊若行所無事而用其不容已是故弗獲已咎征伐之召竊猶之可也征伐不可弭固不可勸即可以勿勸之道防之也征伐勸國君倦怵之以凶危誘之以尊安于是受竊者發其篋出其器恬以授盜而不驚大禮之行雖勸不倦大禮之制對而光大禮之儀恭而安以審度而飭兵利器不操而固無所喪惡咎彼竊者而斤斤以之疑焉

善用者不用其所用善威人者不威以其所畏天下無可類用而威無因威久矣用頻則竭威以所必畏則徐測其無足畏而威亦盡也楚之為天下患自熊通始熊通之以患天下自蔑周始蔑周而不能得志于天下楚猶有畏天下之心而無畏于周明矣齊桓召陵之師實以天下之可畏者制之而名以周之職貢收之楚固不欲暴其畏天下之實無隋收之于畏周而楚服惟夫齊桓之不彈其威而以不用者用也乃桓名用周而實未用則其用周也固未□用用之也夫名者固有時而生乎實楚無隋收之于□成乎畏齊故以莊王之強自處以伯不絕于周□去熊通之自大也已遠于是乎忌周之勢成楚忌是周可以畏楚而晉得以用之也乃周僅有其威而□之不宜頻用也亦審矣何也周之威惟以不實用而僅□者也晉厲之伐鄭三用其甲柯陵之盟二子與厥速乎悼公收鄭通吳以為雞澤之盟而單子復涖是何用周之亟也夫晉之不能下楚而僅爭之鄭不足于楚之勢也爭

鄭而不必得鄭同盟以謀之尤不足于鄭之勢也僥得鄭
而大會以收之要盟以保之自無可必保而扳吳以情之
尤大不足于楚鄭之勢也有不足之勢歸于楚騷于鄭然
且煌然引重于周則晉之不能得鄭而急保鄭無以抑楚
而仰之吳實已暴名已無權周之威無有餘濕者矣覈周
威之無餘貽楚以無畏之慰而益生其力楚力生晉力死
故竭其用者竭其力也于是而齊桓之陰陽名實起無威
之用以伸威于楚者其短長蕭露而道爲之窮夫晉之始
伯無是也戰勝楚而後爲溫之會示楚不足當周之治也
蠶眾之世晉爲楚絀而猶無求于周故莊王之強不自處

于伯而不得屬始用周悼踵用周而周竭周竭而晉恃以
伯者亦竭幸楚靈之非能逆旅也悼乃猶收之鄭而不
喪諸侯以厲悼之事值逆旅之敵晉償而周亡久矣晉悼
之宜襲伯也三而獎大夫不與焉用周用吳無能加楚而
全力以向鄭三者皆足以亡恃無其敵焉耳春秋書悼公
之事張皇紛紜喧豗勞疲情形具于篇終而知晉之且替
傳曰史外傳心之要典其此謂乎
以德建者與恃德者鄭以道建者與適道者鄭以謀建者
與善謀者鄭故書曰臣哉鄰哉鄰其所鄰而有功故易曰
出門交有功晉悼之不擇下而與猥末之陳鄭相鄰以謀

功之詘也不亦宜乎鄭之決從楚也盟蕭以後十三年矣
陳之不北向也辰陵以來二十有九年矣公子申死楚絀
于吳嬰齊恚死夫二國者乃驚愕失措而請盟于晉嗚呼
以此謀國亡之徒也與亡之徒者鄭驚喜失據奉王臣合
天下以與之謀晉之去陳鄭也能幾哉往者晉得鄭則楚
師必及于衆鄭受盟于雞澤楚兵不加鄭者五年側戮申
殛嬰齊不保壬夫貪而專國陳以之叛夫非謂楚衅之不
可乘也非謂陳鄭之來而不宜受也陳鄭偷而附于晉晉
能弗以偷受之則知二國者失據而無固志閔其弱以懵
焉匪可閔而不可恃也閔而受之知不可恃徐收之而不

爲之動晉文之于衞請盟不許不恤禍心之發而持之益
堅此志焉耳奉王臣合天下以激心腹腎腸于不可恃之
羸者相與爲偷以待壬夫之死而後戒何戒之晚也若夫
楚之有可乘矣上不難以請王命致王臣下不難以蠭合
山東之侯氏投閒而起大衆以向申息之北門亦奚求而
不得而屈一鄭君致一陳大夫即若定天下于几席之上
沾沾然兩旬之內再勤雞狗馬之血指天畫地而謀保此
一日是陳鄭之以救亡而取亡者晉乃欲用之以伯是可
不爲之大哀邪齊桓之用江黃以成伯而卽以毀伯固不
如晉文之獨用齊秦也江黃無恃力而陳鄭抑無恃心亡

之徒者恃我以爲心未問我之以彼爲心也晉厲公再振之業衰于悼喪于平絕于昭無他不擇而已矣已未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㡻主與臣之偸心春秋傳之矣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通其義者非謂事大之卽爲畏也惟畏而後可事大以保國也故大功有所居大名有所當大事有所任大機有所乘乘大機任大事當大名居大功吉之所生凶之所伏凡若此者非國小人微可乘閒以攬之已其亦明矣晉之欲合吳也盟于柤以俟而吳不應會于雞澤專使以迎吳而吳不赴撥鄬之鄫介鄫以通吳于晉而吳遠去其國以受盟于戚何鄫

之無忌也鄫者吳之北道魯之南鄰莒之西徼也鄫南得吳北得魯以邀功于晉鄫乃無莒鄫南得吳西邀事于晉滅于莒而不亡滅鄫而鄫復見猶陳蔡之滅于楚而又復也公穀說不足信鄫乃無魯無莒無魯鄫不復有畏威之心矣會戚之明年剝喪于莒不三十年而竝入于魯任天下之樞機一時之徑蹊于人而居之已爲遠恬而近不恤不亡何待焉夫非畏而以正猶莫之保江黃是也況鄫之通吳通非所通以離中原之亂者哉小宛之詩曰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畏者畏其不穀也巫之如晉與叔豹爲戚之會與吳人齒無所往而不自謂穀無所往而不得亡也

聖人之言與天同化天化之緼中也中者不偏不倚而藏諸用者也藏諸用無顯用矣故德行于生殺而生殺亦不以意天之所爲易知而不可測也聖人贊天之生殺而天不與聖人同憂夫婦與聖人之知能而聖人不與夫婦同激聖人不憂則無以修道而立教天之道敎固行不待憂也夫婦不激則不能好善而惡惡聖人之好惡已誠不待激也謂莒人以其子爲鄫後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與滅國等此激論也二傳以其激怒爲聖人之激詞審然一往之言怒感而爲己甚之生殺夫婦與能之而豈曰游夏不能贊邪且夫莒之以子後鄫也鄫之宗祀未殄鄫之社稷未

屋鄫之公族未降于編氓鄫之宗子可與爭而特未能爭耳與夫毀宗廟屋社稷編氓其子姓嬰城力守句免而不得者情理之相去豈但疑似之閒哉況乎鄫君實自亡而後莒私行焉覬鄫以亡國之善詞是買充之不宜得惡諡也有激詞則有深文有深文則有姑縱終以逆夫婦之同情拂天地之生殺躁以樂新者特未之察耳故我知莒人之滅鄫也我知趙盾許止之弑君也我知鄭髡頑楚麇之以瘧卒也我知蔡侯申之爲盜賊也不情爲性以覬于聖人之言易知者或倚莫之測也激詞而泄泄激怒而悻悻激易窮以成乎險阻矣嘗哉夫婦有聖人之知能聖人無

匹夫匹婦之喜怒道之不明激者亂之也
或說春秋曰錄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非君子之言也韓非申不害之婾道術嗣君曹叡唐宣宗之竊治此而已矣小知詹詹大知閑閑小知者大知之賊也錄毫毛之善鄙師鄙長之謀也貶纖介之惡督郵巡徼之司也春秋天子之事而從乎鄙鄰郰微之知以此治經不如其無治矣春秋之取舍聖人之喜怒也善無當于聖人之喜齊桓存衛而有不予惡無當于聖人之怒晉文召王而有不予故夫善不全而惡未極者賞罰有吝焉慎之至矣乃均此一事也此有毫毛之善而彼有邱山之惡此有纖介之惡而彼

有江河之善詞雖兩顯始無已而抑大以伸小則元德隱而巨慝逸故弒君大惡也鄭髡頑之如會小善也以髡頑之不宜于得弒而逸弒君之辜將爲君而賢人戕人弒而弗治乎考髡頑之事皆非果有棄夷即夏之志也公子申戮嬰齊死楚挫于吳而去之若驚以勢沮焉耳許固不可采弒君之惡固不可逸采之于纖介之疑似而逸邱山之顯章申韓之學所以仍自屈也役情于一往而屈于其縱或怵惕有餘而是非隱或惡怒不返而斟酌廢由以爲名細以爲法取新于耳目以疑天下之適從非夫敢于[illegible]者無尙此也故曰我知髡頑之自以病卒也二傳之傳聞

或者晉人欲以文致鄭罪而脅鄭乎以晉人之詞爲詞非天下之公言也髡頑卒鄭爲晉討蔡而受會于邢邱則從晉非髡頑之獨心而大夫之不以此弒也亦明矣
兵者毒天下者也用之而即毒不待其多殺也行于不得已焉則殺得已焉則勿用故曰不戢自焚今夫以毒攻疾者無已而攻之已疾而後可勿攻則疾已而固勿攻矣畏巴菽之毒也姑弗使大飲而日用之疾固不可痊而元氣詎豈不憊哉晉之舍楚不競而惟鄭是求愚猶此也畏楚之毒而淺嘗之鄭以頻挑之會楚無能逍非旅之爲君穀於菟叔敖之爲相故亦貿貿往還于鄭而相報爾乃其狹

三年之內四與向鄭之師且欲至而夕發朝車檄馬羸兵疲將惰勞天下以奭諸侯之心而徒忌與楚一戰三軍之衆十有二國之君卿其以資晉人翱翔之戲邪故悼公君臣有自焚之道焉而奚啻不足以術易日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德也伐者鬼方也非故從我之鄭也三年克焉非翱翔而避堅敵也然且門德則晉悼彷彿之免于亡豈非幸與夫爭鄭者緣制楚也無求于楚焉用鄭鄭不服者怙楚也能制楚鄭將焉往本末逆順之勢夫人而知之矣乃疲天下于四年之中僅以得獻鎛女樂之倒是嬰兒之控首呼天而以易一餌也君道長臣弃命兵死于馳驅胝死

于轉儀鄭之遊鄙死于侵掠者不知凡幾矣而徒貫一日原野之暴骨是盜跖日餔人肝而分以飼餓夫于道也仁不足以仁讓非其所讓威而益喪其威合諸侯而卽以召離晉自是而兵不能復及于中原令不能復行于列國甚哉悼之以小知而隳伯業也說春秋者猶從而奬之不已過與夫殺以止殺未聞再殺以滋殺也蕭魚之會弗獲已而後以倦歸王者之所不忍伯者之所不屑春秋疊序其與師之勤繪其黷也鄭人請成而不列于會明乎非召陵袁婁之績也雖有樂黷武而悍除患者不容叛經以爲晉悼釋

合十二國之諸侯以伐鄭始以會于蕭魚終合十八國之諸侯以侵楚始以盟于皋鼬終兩書曰公至自會未舉其初事之詞也召陵之侵無救于蔡無得于楚離散無終而以盟卑之信爲未卑矣蕭魚之會鄭服也鄭服而何爲未卑邪夫晉牽帥天下之君師暴露三年未遑稅駕祗以收薄賂于鄭而僅服之其以是爲可卑事也與將欲卑之入其都俘其君遷其國無已而滅其社稷于以收十二國三年四舉之威而亦僅報其大勞然而以此加鄭而固不得矣夫鄭者非天下大害之司也深伐之而不可淺伐之而徒勤縣其離散無終大會以解者概之吾人之不揣以牽

鄭自困于恩威而失霸宜矣服鄭之道德綏之上也立威于楚而鄭自來次也不能于楚則固不能于鄭矣不能于楚僅能于鄭是終無以有能于楚也不能于楚僅能于鄭而其能于鄭者亦僅也故雖得鄭而終不敢問楚旣且授諸侯于楚以戴之而長諸侯晉悼之所成極如此矣譬之者乃曰推至誠以服鄭也夫以至誠服人者固必牽帥天下之君師疲敝于道路者三四年而無稅駕一歃再歃始弗獲已而收功于纖芥之賂乎會而不言鄭與以伐鄭出而以會終春秋之陋蕭魚亦如其陋皋鼬也說春秋者以悼公爲復伯吾不信也無已其齒諸朱襄而可乎

小人之心惟君子知之與小人爲類者弗相知也苟弗知之重之以疑益之以忮競之以遞遷相爲遞而禍極于不已莒于魯故未有郤也一旦以小犯大方伐其鄙旋重師而環其邑魯之救台台圍釋而亟破其別都禍發于一旦兩相爲遞而惟恐不力是何其相忮之深邪台費之別邑也鄆台之接壤也魯城費而莒圍台魯城防而齊圍成其故一也且夫魯之亟城費與防也其非爲齊莒設明矣季欲分魯而費城臧欲要魯而防城斯亦何與于齊莒而遽爲齊莒憂雖然其啓疑者固有以也季與臧之欲肴剛也新而有勢也不厚爲之利以陷其君爲之名以蠱其民必

將曰費城而南制莒防城而北捍齊收莒亢齊國家之利二氏其爲國吠犬也之情也能知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之循于事惟知人也其知人也惟審實也宿紇之不自靖而費防之築不足爲齊莒難亦易見矣國無能自固則見假而疑情無能自守則方疑而忮疑不慮忮不懲憤于一往而不思其反故莒齊于魯兵連禍結君俘國鬩咸自召也夫君子有弗信之人而無過疑有必爭之實而不以忮故天下方亂不與其亂內先自固可以無變事猝驚心有以自守待之須臾之頃小人之情形盡見而我亦可以無忌矣夫小人之名爲攻也意不在攻也名爲弗攻也固將攻也幻以搖庸人之志而實不能佚君子之睽是以情窮于君子而君子不代之以受慝祈與紇也一讎其姦莒爲之殘齊爲之毀晉爲之斂怨于莒齊而勤天下以召叛況魯襄之童昏受御者乎時無君子交相爲瘉猝然顛越以成乎亂然後小人之求益讎而得益堅魯遂分晉遂失伯齊困莒凋費防耦國與小人爲類者惡知其底止之如斯邪

開大功者不保其終則或起而殘之殘其身沒其功掩其成以爲己績雖然亦無能居也晉悼之君臣有合諸侯勤天下之績或豔稱之求其實皆厲公之餘業爾悼之有事于天下者三服鄭也用吳也拒秦也厲無鄢陵之戰楚何爲失鄭而終已無麻隧之師秦何爲見伐而不報無鍾離之約吳豈聽蕞爾鄬之命以北向而受盟悼公因之是以有求而亦得欒荀士匄因之是以執政于晉而爲諸侯雄夫悼公固無桓文之志昔假欒匄之區區亦豈慮天下而勤之邪業已推刃厲公而階其十九之功則無以自掩而謝國人之咎故三役者皆非悼公君臣之得已也席厲之業竟厲之事苟可掩厲之成勞爲己績則薄收遂已而無過望于人成亦偷心之固然矣薄收之鄭而得賜旋師薄收之吳而退吳于向薄收之秦而棫林遽返合三方以無成天下之法晉也亦自此始悼無成功晉無成伯祇藉手以爲權臣得晉之資嗚呼又孰知悼之資賊刃以得國者徒勤而終非固得也抑孰知欒荀士氏之終以得晉而赤其族也不祥之犯禍莫大焉竊人之功名終毀焉天之道也王之法也春秋于蕭魚不序鄭服之績于會向伐秦目士匄荀偃之專行以勞天下而顯其無成姦人之姦無可掩矣悼公沒荀偃死吳自競于南秦自競于西楚分諸侯于晉欒氏先亡荀范勢衰而趙武魏舒韓起代興于晉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般不信忠不順或又起而殘之將誰尤哉

春秋之獎伯莿天下而一之也伯之未興諸侯相攻而無已王以是而益如贅民以是而益如焚民既病而偷相仇王既無以翕天下而自保也亦危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非僅山戎狄楚也一朝之忿戕其民以死之者皆山戎狄楚也伯興而天下猶一矣天下猶一則若存若亡髣髴之聲靈固天子也民有歸固以存其生民有歸固以心無妄競也微此將楞然自保乎伯之名而諸侯不禁于相攻惡用彼伯而徒以替王邪故諸侯之復自相攻于是乎而伯不足獎是以春秋亟奪其伯而一以無伯之治治天下晉悼之季年逮于平公之世齊莒邾攻魯魯攻邾

宋攻陳衛攻齊曹一朝之忿無所歸輯視諸齊桓宋興之日爲無愈矣平公之合諸侯盟不書同執大夫而稱行人非伯之詞也後乎溴梁之會七年而伐晉之師舉與衛齒焉無伯之詞也聖人之欲治天下也益難矣王者不與伯不可用故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非聖人其孰能易之哉

惟固有德則乘于道者不能與爭德非固有而先喪其道乘于道者雖無德而爭之有餘蓋道可乘也德不可乘也道用天之自秩固先王之已制約亂人而俾勿甚亂者也故可乘也德非固有不足以應乎道則恆爲乘道者之所詘矣故曲直老壯壹因乎道晉爲溴梁之會命諸侯曰歸侵地抑齊之彊扶魯之弱弭邾莒之亂德人之言也直于齊壯于齊齊道不得與之爭而齊無忌晉德雖衰其于齊之乘凶以爲德者不猶遠乎盟而其臣逃未幾而伐魯之兵五出執邾莒而邾莒不順固齊而終不能修袁婁之已事何齊之壯邪學春秋者比其事觀其所繇而得失之故顯矣齊靈之悖德悖也德悖于人而道不圮于中國也會于溴梁大夫盟上無諸侯齊之伐魯比年五出而君將者四齊乘道而晉乘非道不相下之勢在此矣故道者德所乘也亦無德者之猶無可乘也德者道所乘也非無道之

之可乘也魯惟爲季孫樹邑而邾莒憎晉惟爲荀偃抒怒而齊甕遲道無可乘矣僞之德言不足以令久矣故用人情者不如用天秩用己志者不如用王制君臣父子之外無德也尊親令恭之外無道也齊繇是而攖乎天下者逾三十年迨乎陳氏之彊而後大挫于吳魯之益弱晉之不競又奚怪焉

諸侯之盟會征伐必親者也委之大夫而權以替國以不振慮事者之所宜尤慎也乃以此爲慮趙宋之君相收權于上而替其臣漸漬以弱國喪于金[illegible]而莫之拯過此者極難矣夫道者一致而百慮者也蓋其[illegible]慮而一致過何

甚哉道之所自秩等殺有體端委有緒古今遞嬗而一致
者固不紊矣盟會征伐所自出者天子也將而行之者諸
侯也諸侯之臣大夫非猶夫天子之臣諸侯也三代之諸
侯後世之將帥焉耳其大夫屬吏焉耳春秋之諸侯上擬
天子而尸盟會征伐之制故以將行之僭擬之大夫而權
失抛朱之天子下尸諸侯之事而替其臣使不得視諸侯
以夷于陪貳自卑以卑其臣而舉國無權自天子出者諸
侯之所宜躬親也自天子出者非天子之所吝而不出者
也封建郡縣之殊致上下之等相仍之尊任使之道相輔
之勢一而已矣知其一則下不移上不攝各有司存天秩

之不紊審矣故春秋之季無諸侯諸侯上擬天子而失其
諸侯大夫之所以終成乎諸侯弱朱之制無天子天子自
視諸侯而削其諸侯諸侯不建則任卑賤之陪扈以與彊
鄰爭宜其仆也三代之禮郡縣之權革其文必因其實以
天子統諸侯以諸侯治大夫未有無諸侯而不傾以襄古
今一也

同盟同欲盟也同圍同欲圍也忌齊之爭伯者晉也薛齊
之屢伐者魯也以魯勸晉以晉勸天下宋衛鄭曹無怨焉
滕薛杞郳狎於齊而憚其彊久矣莒若邾又比齊以干
魯而試晉者也大惡以云諸侯之同欲哉欲之從其私意
翕于一時者雖固欲之君子不成其欲不成其欲不許其
欲也欲之出於理勢之必然而固將以是爲安者雖弗固
欲君子必成其欲以爲不欲而不可得也晉之勤魯非獨
爲魯也天下之勤晉非獨爲晉也天下可無晉翕然從之
而適成乎黨晉可無魯率天下以爭而適成乎誠讓以
設晉子不許之以勤天下而天下固然不效其勤合諸侯
之盟無怨者卯者比者務然同之而弗得不欲天下其何
欲哉不欲夫無伯之情同也晉嘗覬覦之世嘗失諸侯矣
其失諸侯也失之于楚其失于楚也先失齊也其失齊也
失魯于齊而後齊抗也隣道之盟晉得魯而後能挫齊齊

已挫而晉乃以假求于鄭而折楚是故魯之繫于晉重矣
齊西抗晉不得魯則晉壓其戶齊南聯楚不得魯則橫絕
其聲息之往來故齊桓之伯也盟于柯而始有事于鄭定
僖公以講于檉而始有事于楚楚之靜躁視齊齊之出入
維魯惟然晉惡得不勸魯而天下亦惡得不爲晉勸邪晉
之勸魯非魯事也勸魯以爭于齊非晉事也非魯事故晉
以大號天下而不吝非晉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慚天
下自爲以勸晉而以勸魯者勸之故不恤無怨不畏非敵
不敢不釋其比黨之邪心而其勸一伯且夫蕭魚之會晉
伯之功淺矣湨梁以來晉伯之勢夷矣功淺者將無以服

天下勢夷者暫一合而殆不可久也將無以服而服于其夙服殆不可久而猶暫一合焉固君子之所甚珍而欲挽之者也人心猶可用而瓦解未成伯之存亡繫之亟矣圍齊之功不終天也荀偃死趙武以偷心繼之東無事于齊西無事于秦南無事于楚含曾不恤置邾莒不理而小國叛離四國交戰吳越入而為主斯役也介乎伯之將裂而挽之者與

人心之壞其始不堪于義而犯之其繼狎于不順而忘之其終忕于不道而覆執以為義極矣覆執以為義則奉之為典述之為名循之為毀譽用之為賞罰嗚呼典其非彝

名其非正毀其譽譽其毀賞其必罰罰其宜賞而人無紀不畏者鮮矣故君子甚惡其忕于不道也始不堪于義弗敢名言不道之為道壞未極也君子植惡其忕于不道則不堪于義者宜若可矜然而君子弗矜也不堪于義則輕犯之犯之屢則必狎之狎之熟則盈一國之心腹腎腸綢于是焉以匪此而不典匪此而不名故夫不堪于義者之必以忕于不道終端委一致之勢也厥貉之會蔡始從楚春秋即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鄖之會陳蔡皆晉春秋即書曰陳侯逃歸蔡果忕從楚以為義執以為賞罰而役公子燮陳果忕從楚以為義執以為毀譽而公子黃二慶互操以相訕毀譽無忌于下賞罰無慚于上陳蔡之去人而即禽也震霆之所不能警江漢之所不能浣矣故人心之害莫大乎不堪于義弗可以情之窮困而責之也弗望其他日之悔而姑待也習成于偶然変生于一念治之早而已易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立志以循義者豈有末流之可爭哉

春秋之義不比事不足以達微言其人當罪習俗奪于勢而隱之則起特文以顯之其人未當罪習俗奪于勢而文致之則不起特文如其所文致者以暴之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當時文致之獄辭也取討賊之詞加之盈霄君

子之修春秋無此已甚之法知為當時之文致矣欒氏之亡汰也良氏之亡亦汰也復入其國而不言叛惡止于汰而無叛心其復入也固無叛事不叛而比之于國賊知春秋之無此法也盈霄不當討賊之辟君子無治焉因當時文致之辭為辭加之罪者之慝章矣天下無王國無君有得罪于執政大夫者罪視弒君之賊乘驕淫沈酗之欲務滅人家而以利其私莊為爰書告之鄰國登諸史策廷無異議天下無異詞此夫春秋之所深痛也痛之甚而無以顯文致者之姦故為如其詞以達其惡若夫盈與霄之不可以州吁無知例也則不待起特文而自明矣里克甯喜

親弒者也弒而得以大夫稱逆弒賊也賊而不沒其世國
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欒盈良霄得罪于執政乘其怠而
殺之不得以大夫稱不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奪其官絕
其籍肆其尸滅其族與國仇之盡鋤其黨擬于宮官之辟
極矣寵公之末伯無統宮無治廷野無公是非而盈得當
罪前乎此者未之有也春秋之詞隱君子之志戚非遂于
討外者不足與于聖人之微言惟此類焉耳
興不浹旬者亡不逮于踰朔其所以興者卽其所以亡也
吳見于春秋者七君而五以兵死一再戰而不勝國遂以
亡以兵興則以兵死而以兵亡其甘兵也以之死以之滅

猶固然其甘之矣故胡子髡沈子逞卒于戰而書滅其以
兵死爲慘而凶訃之也吳子遏吳子光不書滅而書卒其
以兵死爲幸而正訃之也從主人之詞不爲之書滅以悼
之給其樂殺輕死之心而斃之門于巢敗于檇李之後以
顯其實吳之爲吳見矣毀脈溺不形者也爲千乘之君樂
得不形之禍以倡臣民而獎之死故春秋之貶變夷者未
有如吳之甚者也晉乃以之爲援晉之所以不振晉乃與
之爲婚晉之所以益衰彼且速興捷亡而貿貿者猶恃之
困于石據于蒺藜不借之以捷亡者其猶幸夫
衞甯喜弒其君剽其君云者喜之君也衞殺其大夫甯喜

其大夫云者衞侯衎之大夫也喜弒其君則弒者服辜衎其
大夫則殺非討賊矣剽不可以爲君者也喜不可以爲大
夫者也故喜之迎衎正也衎不殺喜亦以私勞而廢公法
也然則衎與喜何如而可以免乎夫不正于本而免于末
未有能勝者也故爲喜計者殖之死知剽之非所當君則
弗君之焉可也舍其家而亡潔身而不知其餘正矣蠱之
上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喜幹蠱者也棄剽不事從衎于
夷儀圖以與之俱入可矣比之象曰不寧方來得所比者
也用斯兩者則喜可以不君剽而抑可以不弒矣爲衎計
者喜之許迎己也正名甯氏之爲賊弗納而自求入焉正

矣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昔詭隨人今詭隨己無良一
也詭者之隨若將說己而不可縱也受甯氏改過之請使
全剽而以公子處之可矣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以祉
已亂未聞其以禍也酌斯兩者喜固不得爲賊而衎亦可
不殺矣故介于亂反于正去于禍從于福斟酌于原始姑
爲忍待而弗遽非君子其孰能免哉喜怙其九世之卿不
忍于寵祿而求以盡逐君之惡則惡益劇衎沮于十有二
年奔竄之苦遽欲因不正以反導人爲亂以假之權遂其
末流喜雖欲弗君剽而不得衎雖欲以賊討喜而固不能
矣正其本者理不可據先過其欲欲據于中理以爲名于

外虎其文羊其韓將誰欺哉
惡而無以爲名其惡不昌充其類至于弒父與君亦各有名也名不可以意取故民不可以苟悅事不可以矜靖禍不可以遽已遽已其禍矜靖其事苟悅其民此三者邀名者之所乘也夫天下有兵連于二百年而可以一旦弭者乎二百年不解之難一旦姑弭之苦于役者之不審而悅也若病炅熱者之授以冰也雖益其病作悅之矣于是而以事靖禍已爲之功而大名遽歸嗚呼孫紓王義之之以沮晉秦檜湯思退之以誤宋使無名紓義之何以得爲名士檜思退何以言出而上下靡以從邪宋向戌之惡泯王

迹裂伯統亂夷夏啓紛爭俾無名焉亦奚至此哉夫向戌者惡能以其意取之名勠天下乎孫紓王義之固嘗欲以爲名矣而不能而向戌捷得之一旦夫向戌惡能以其意取名也楚之謀深陽餌而陰用之故利用其邪說趙武之志偷欲以弱晉而自保其力故樂假其詖詞而小國之君三晉之民且如炅熱之得冰益其病而不恤乃相率以與戌之名戌乃以名報其意而紓義之力爭而不得者一旦而捷收之矣自是而後八年而楚奪諸侯以爲盟主率天下以蹀血于東方十二年而滅陳十五年而滅蔡炅熱者得冰而疾可益也乃諸侯奪于楚陳蔡滅于楚趙氏乃以罷外兵專內圖蠶其君狐媚其民漸漬而晉移于趙授炅熱者以冰聽其病以死而我且有其室也楚之詐趙之姦戌乃以爲名于一旦烈哉名之爲害莫之拯也檜思退之俎豆紓義之之餘也紓義之之宗祊戌之系也名之塗也有源流焉民速悅之事速靖之禍速已之故與二百年之難若己之一旦而□□□□□□不旋踵之患陰陽之用生殺之數惟其邪說以奠之紀禍開于春秋之季稔于東晉之初極于南宋之世惟向戌之爲名俾以有名焉耳夫邪人之爲名爭之也無加其沒之也爭之其名競沒之其名亡故春秋兩以宋地而不登向戌之名于武趙之

列若曰趙武自偷屈建自詐也宋介其衝不得辭焉非戌之所能尸也奪其意取之名而弋名者寒矣紓義之言焉而莫聽檜思退乍雠而天下譎之聖人不與邪說爭名而名乃正殆猶天乎殺物不以威而物自憯矣游夏之所不能贊其諸此與

道之詖也成乎邪邪成乎亂以衛鱄爲信以蒯輒爲義以伍員爲孝而大亂極矣衛侯之殺甯喜過不在殺也政繇甯氏祭則寡人衎不喜殺衎將積剝以死卽弗死而衛移于甯矣且喜固北面事剽一旦志移于衎而推之刃功雖在衎私勞而已已發之罪弒君之賊也末黨之惡移國之

賊也閔賊則然其可殺也如鱄之志懷其私恩保賊爲臣舉國授之喪先公之守而鱄乃以不失其信安于衛而爲卿是鱄幸而喜殺以奔也匪然鱄之不爲華歆褚淵以終者幾何邪故鱄之信不足爲信也昔公死禁匹夫之諒而已矣若夫鱄以失言爲病何病之晚也誓保信者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爲亂衞侯之介鱄以命喜命之以弑也而其辭曰政繇甯氏之二言者道之以逆許之以竊君言之不君臣奉之不臣友將之不友嗚呼惡有與其臣言使弑其君揃其國而可以信守者乎苟息之不食言殉君也鱄病失言怙賊也始之不擇繼之必保苟息且有白圭之傷而況鱄乎春秋書曰衞侯之弟與宋辰秦鍼均惡其挾小信殉匪類忘君親而賊恩也穀梁子謂鱄之去合乎春秋吾未知奚以合也

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也以事存人而不以人存事事繫于人以事爲刑賞而使人因事人繫于事不以人爲進退而使事因人人之臧否也微事之治亂也大故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不以人爲進退劉絢氏以不施殊詞于吳札疑于貶札非篤論矣聖人所取若管夷吾遷瑗史鰌國僑不假事而著其名于春秋聖人所惡若臧孫辰楚申不因人而託事以貶于春秋書其得失一因其事而無溢詞故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言其不足以當於王道之大綱也然則札之賢不得因其來聘以爲之特詞義繫于聘而不繫于札其與椒術同科也何嫌乎札之與于椒術哉且君子之責人也至于賢而止責之以賢人企聖矣責之以聖人逾狂矣賢者之自靖也盡其道而無憂盡諸在己可弗憂矣憂非所憂道先荒矣故君子不以聖責人聖非可責者也知然札何足以君吳而聖人奚以君吳望札哉藉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諸樊兄弟賢不逮札將使伯夷季札各操自賢之心以刜君父之命爲公爲私而天理亡矣且僚之愍光之狠伍員鱄諸慶忌要離之流挾雄猜以喜亂而札乃恃自賢之心排嫡系以自立亂不發于僚而發于札爲達節之言者不能任其無咎也僚光之亂不自札開札惟爲僚則身名交隕進以希聖人之權退受黔牟叔武之禍札且親以其身而爲戎首安得以積仁之岐周戴季歷而晏然者望驕兵樂禍之句吳哉故君子之于札無可議也札之于父兄之命無可屈也微子去紂商滅而不損其仁句吳兩世之難大也于札何尤邪札無可貶春秋不因聘以貶札如實而書從乎椒術之例說春秋者無所容其鑿知矣嗚呼達節之與而踰矩以爲聖邪說之有枝葉也而人無固志東晉之士狎井丹而尚相如

故中原陸沈而篡弑相紹禍亦烈矣秦檜善無常師之說用此知也李贄之獎譙周進馮道祖此術也君子好辯以爭而不得使人片言亂之而有餘夠游二程之門不思而迷入焉亦爲不善變矣

札終辭而不君自靖之仁也爭弑之禍咎始于壽夢之失正道失于諸樊之虛讓禍成于餘祭之妄立札無咎焉若然則札無議乎以君子而議札其惟諸樊死餘祭立之日乎諸樊之始欲讓札也非道之正而猶父志也札不從諸樊乃傳之餘祭以及札是輕宗社亂典章而其爲謀也亦迂矣札于斯時昌言其終不立之心以息餘祭之妄革諸

樊之命而固請立光是仁人孝子慟哭力爭之日也而札文弱而不能易日介于石不終日一失其幾欲成乎介而不得矣夫諸樊舍乎以崇讓札不可以言語爭也餘祭非次自立以冀傳之札札可以言語爭者也彼即有迂曲以傳季之心其能曰吾必欲立乎其位以舍光哉如其執而不我聽也札逃而去之得矣札逃而餘祭無可傳無可傳而餘祭固無辭以自立餘祭避位以立光光立而札返焉順也光終不立餘祭且傳之夷昧終身不入吳國焉可也不失其身以事親猶承志也待之夷昧死僚篡立而札已無可爲矣況僚立而札猶不去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札所無能解矣諸樊之謀也迂餘祭夷昧之妄立也僚僚之無忌憚也狂光之思得國也固札以嫌疑之身立乎其朋而札亦危矣哉其僅得爲君子而幾不免于同污也乃欲以天地之德聖人之中非常之事責之乎抑又何足以當春秋之進退哉

学圖书館藏书

衡陽王夫之譔

昭公

審于聽者惟同異之辨同異之精臧否乃正善聽古人之言者知其有互形之詞焉知其有觭立之辭焉說春秋者貴王賤伯王之貴以伯之賤貴之也伯之賤以王之貴賤之也觀于伯而得王之貴因以貴王觀于王而得伯之賤因以賤伯此互形之詞也王之貴貴于伯非僅貴于伯也無伯以視無伯之亂世尤貴矣伯之賤以王賤之既無王以視無伯之亂世伯非足賤矣此觭立之詞也奚以明其

然也既無王抑無伯能賢乎有伯之世而足貴邪則君子之于春秋當其有伯宜戮其無當其無伯不斷其有伯也如伯之賤互古而恆賤如王之貴互古而恆貴則終不願天下之有伯矣然而春秋弗然于有伯也固有辭矣尤有于矣于無伯也匪直不幸之也尤惡之而斬之斬其尚有也故蕭魚之會伯之終也宋之會趙武自紬其伯以讓楚虢之會楚抑晉而列之諸侯晉欲救莒而不敢自尸天下固無伯矣而春秋弗恐焉以昔之伯伯晉惟恐中國之無伯也則春秋之不幸無伯而非賤伯于無王之日聖人之情亦矣夫聖人豈于其所賤者而爭之必有故故曰伯之

賤以王之貴賤之猶夫王之貴匪徒以伯之賤貴之也王至貴也伯非至賤也君子之所尤賤者□□而主□□大夫而主天下狙詐興滅亡相并處士橫議封建大裂之天下也故三晉陳恆賤于五伯秦儀衍軫賤于巨室陳涉項籍賤于處士劉淵石勒賤于匹夫嘗其賤思其貴嘗其尤賤思其所不貴君子之情也執一切之見不辨于互形觭立之微言臧否亂世致不立天下無統讀君子之書而趨入于戎不啻而已矣

王之既衰伯之未興人競天下惟力是求伯者亦以此而起齊之未伯先求之乎紀陽譚遂晉之未伯先求之乎霍

魏虞虢以此而伯亦以此忌天下之競求而懲之故伯事成滅國取邑之事爲之衰止魯襄之中年晉不得志于楚魯于是乎取郜晉伯已失魯于是乎受邾莒之叛邑爭鄆滅鄫猶夫齊晉之未興莫之懲也而晉亦不忌其言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舉魯一國而他國可知已夫伯以相并而成王之蠹也伯成而天下莫相并王之救也晉則已失伯矣魯亦大東之巨邦也始于蠹終于救安在其不可望魯以齊晉之事哉晉之言曰御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是已虛左延魯而授之主惜乎魯之無以堪此也周禮在魯魯可以王而不能晉委其伯魯有其道

抑可以伯而反不任臣非其主也季孫宿有雄心而不受
命也强魯以自彊宿死意如繼之則惟恐魯之不弱也嗚
呼趙武之欲蘊晉也替晉以自保宿之欲弱魯也弱魯以
自張非之後已宿其猶賢乎武晉替以自保外媚齊楚而
惟私是求不競物者物不競焉而趙氏安坐以收晉宿彊
魯以自彊見忌于齊晉而意如又墮其功內外交訕無不
訕也季乃終以不得于魯謀益工者術益下武之盜晉胠
篋之偸而已矣惜乎季孫之可以乘之而終弗能乘也
中國于夷狄弗言戰晉戰楚齊戰吳猶言戰者□□□□
也非□□則不言戰不使□□之得□□□□也與□□

則□□□不能□□則隱其戰公追戎于濟西□□□□
傳書其追所以□□□□□□也戰者交綏兩可為敵
而不相下亢詞也□□□而著其自衛償之射虎者不得
虎則不足道故□□□□□□不能敗之抑不足道矣
書敗者誼詞也是故知□□□□□□殄之不為不仁欺
之不為不信斥其土奪其資不為不義苟與戰而必敗之
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謂仁欺以誠行其所必惡之謂信斥
其土則以文教移其俗奪其資而以寬吾民之力之謂義
仁信以義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故齊晉之伯成
于制楚春秋許齊晉之伯則因其制夷齊□□□□救邢

衛故許之于召陵□□□于踐土于攢函于交剛于大鹵誠
潞甲氏伐廧咎如滅陸渾故始許之于城濮終猶不奪之
于平邱許以伯而後□□□可許之治也□□□不得以
□□□者宋襄無□□□□而僅爭于楚則事以敗而春
秋弗許成敗之際予奪之宜因其序而已矣春秋之許晉
也非徒許其制楚雖通吳而猶弗奪也逮趙武之失伯師
諸侯以長楚而猶弗奪也晉之通吳下楚猶賢于宋襄之
爭楚或□□□或無□□□成敗判予奪分內外輕重之
辨大矣□□□于大鹵□□□□□大有吳之功以固
晉伯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宋襄秦楚不與焉此其大焉

者也
事有微而淺言之知者弗爲也事有顯而深索之信者弗
倚也正乎罪而求出之仁失而愚也不正乎罪而求入之
義失而賊也夫仁不愚義不賊知不迷信不貳君子以此
學乎聖人不竊矣故君子之治春秋考同則知異觀異則
知同同異之間微顯以別正天下之功罪無出入之失不
苟求深以□異而傷仁義故予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弗爲之矣聖人之教如日有明正受其明則有耀矣非
明之殺無事于燭繼也公薨不地則知其弑知之者以非
弑之必地也吳楚之君不葬則知其僭知之者以非僭則

卒必葬也于其同得其異于其異知其詞之微微斯不可卒然而淺求之雖索諸隱非索隱也聖人之教如日有陰霽雖有顯微而終不舍日以求之故曰非索隱也列國之君弒則書弒卒則書卒惡莫大于弒君聖人之所尤懼聖人之所尤閔亦莫大于弒君懼之甚閔之甚則雖有他故不暇以分其專治惡莫大焉刑莫重焉則正乎罪者之不可佚不正乎罪者之不可陷大討所臨雖聖人莫敢易也以此求春秋之旨如日中天無隱待索會麗日之燿燭燭以求明焚而已矣故我知趙盾之弒其君夷臯而不知其他也我知許世子止之弒其君買而不知其他也我知鄭

髡頑楚麇齊陽生之卒不以弒而不知其弒也如春秋之教求聖人之旨且患弗得而曲為之說坐非弒者以上刑縱弒者以末減立怪幟標隱旨以熒天下不足爲功于春秋無亦其罪人爾與謂楚麇之弒也孰弒之謂虔也虔而賊賊不足以爲君矣齊商人之賊而君齊人君之也楚子麇卒公子比即出奔比歸虔即受刃比之不臣虔皎如白日也比不臣虔虔固賊而非比之君雖遲之十二年之餘比可以爲麇而討虔乃春秋書楚公子比弒其君虔則不與齊人之弒其君商人者均而虔無州吁無知之罪明矣爲怪說者弗獲已而背求于比責以高世獨立之大節曲成乎虔之果弒炫精覈之知逃于後世而俾以世迷嗚呼安所得舞文之知以治春秋至此極也趙盾賊也而罔見忠臣之至許止梟獍也而曰見孝子之至髡頑自瘧麇自疾陽生自夭而加大惡于臣子以他爲之辭必如是以學夫春秋不如其無學之愈矣何也仁愚則戕仁義賊則賊義知鑿故惡于知信不足有不信則以叛聖人而熒天下之大經誠不如其無學也

世子與于覲會之事下其君之禮一等宋公也世子下覲侯也申之會降乎小邾而從淮夷楚滅宋矣故禮者自理者也自愛人斯愛之自敬人斯敬之希人之愛而恃足以

當人之敬是以愛敬任之人也苟任之人愛與憎敬與慢莫能必矣夫任人者莫之自必而況于匪人者乎宋之盟號之會導晉以諸侯授之楚宋之爲也背者楚與晉爭伯而恆阻于宋楚以之兩爭于宋宋困而不爲下楚乃以疾楚故重宋急宋宋一旦折而合于楚且爲之大致天下之諸侯是足以當楚之重矣足以當楚之重敬可恃也楚所不欲弭者兵而姑與晉弭之楚情見矣晉持其北吳蝕其東不弭于晉弗能東向而治吳也轉晉以得諸侯乃大會而馳師于江介楚懷此亟矣懷之憤盈而重爲之辭採其意成其欲緩其北顧併其東力乃宋成之也宋爲楚舌而

利導其心愛可希也乃楚既合晉而宋固爲弁髦矣楚大
得諸侯而宋亦腹毳矣楚探宋希愛恃敬之心而情甚于
宋矣故恃焉而不敬希焉而不愛世子與于會而不敵附
庸之小邾此矣怪哉且非徒敬之弗可恃愛之弗可希也
楚得徐滕頓胡沈鄖而實淮夷是叩宋戶而奪其鍵也愛
不足則憎仍之敬不足則慢先之微楚虔之死宋將不有
其國求如昔者之兩受圖而將不得兆先見矣希愛者得
憎恃敬者得慢偷安者得危天下莫賤于偷此之謂矣且
夫楚之重宋也惟不得于宋也其不得宋也非宋之固能
戢岸也楚越陳蔡鄭許頓胡滕鄖而攻宋則力窮于遠馭

晉且必爭而久頓師于宋則情惫于孤懸將欲北收宋而
吳覘其東則勢危于中折夫既已合晉制吳而東諸侯之
惟其命矣順其脰咮以啄宋猶有臂之伸也故幸而吳之
不易與爾晨下吳而夕畢宋晉不能收已潰之諸侯以與
爭敝宋而返席卷陳蔡鄭許以北彊河上申之會楚人之
欲天下之勢已大概見矣其馳騁也將自宋始故慢之憎
之蔑其班序以挑之于是而宋始有悔心故自是以後宋
日遠楚而不敢親昔以恃敬昔以希愛惟恐不得也迨乎
不得以履危機則雖施之以愛敬而不敢受夫至于愛不
敢希敬不可恃大爽其初心而後悔貿貿者之恃人以自

壅也不亦宜乎是故君子以自不致慢而敬人非傲人以
恃其傲也自不忍薄以愛人非愛人而希其愛也不恃敬
天下不敢慢不希愛天下莫能憎忘天下之愛敬而天下
歸之惟不相待而道成焉取之已而已矣乃君子之爲爾
者將矯持天下以逆操其情乎而抑非也自傲者非其亢
之謂敬其天而已自愛者非其吝之謂愛其道而已天以
臨天下弱不妨遷不吐也消以撫天下來不睇去不驚也
天之所秩因尊以尊之而已不卑天之所敘因親以親之
而已不孤君子之所尊親者以其類君子之類無小人天
尊之矣□□□□□□天親之矣類斯同同斯順順斯

辨辨則拒非其類而不嫌于異異斯攻攻斯服故君子希
道以恃天而天下服懸知天下之愛憎與其敬慢哉小人
之附于道也不然以道見重不見道而惟見重見其重不
復見道知以人不知以己見其重因而任之知以人權去
于己而人司之名興于前實毀于後毀焉而後悔悔之動
悔有悔也宋之不終戴楚而存也毀焉而弗悔且聽命于
人以自傾蒙之見金夫不有躬也陳蔡頓胡沈許之終于
亡也貞淫之幾存亡之致莫不辨與故曰天之示人顯道
惟彰君子不謀吉而吉无不利無已抑凶而不咎天禍之
矣

中之會不務淮夷傳曰自會之諸侯□□□然則齊魯衞曹邾莒免于□□會于號弗會于申以爲猶賢矣齊婁賊于楚而假之討魯固且亟覲于楚而衞曹邾莒可知已其得免者弗獲已而猶知避乎大惡剝三之所以无咎也陳蔡許之役于楚舊矣頓胡沈弱而不足以國滕小邾從宋者也然則申之會春秋所亟損者宋鄭焉耳乃宋鄭之合楚也于是而甚其離楚也亦于是而始兩伐吳而不與從會乎厥慭而不疑復之初曰不遠復无祇悔爲復之初不尤賢于剝之三邪而又何□□夫知人之慧與德人之知有近似者矣知人之既知亦反而合諸正也反合乎正殆

乎德矣乃知人之反以擇利而反正固利而利乎正也德人之覺不安于不正而正以爲道道必利而非以道利也道利之分人禽之關嚴之矣宋鄭之合楚利焉耳矣已不從于伐吳而亟受盟于厥慭利焉耳矣其利也適偭乎道道斯利也乃其道也惟利斯道非以道也非道之悔數悔而不定者也楚虔汰伐吳之謀失陳蔡許頓胡沈固宗楚而亡將及之宋鄭南向之初心弗獲已而小革迫夫伐吳之衆不足以還陳蔡之相續以亡楚虔之不保其終乃以自矜其早覺而離之決浸令楚遂并吳虔無內叛從容挾陳蔡以求之宋鄭子產向戌之區區將匪過是悔而悔其

悔斯何足以當復初之盛德哉無當于復而亟從于剝固不若齊魯衞曹邾莒之猶有憚也鄭哉特知而知者之徒爲黠也從淫而害有幾則悔其淫從貞而利不遂抑悔其貞長年有覺長年以迷長年以悔誰與原而赦之

賞有所裁罰有所止如其適上者而輕之未有不逮者矣如其適上者而重之府累而有不勝者矣賞極于侯罰極于死莫能增則亦莫之增也周公相武王以有天下成王幼公殄商定周禮致太平相武開周之功視太公而均賞矣殄商定禮公勳有加焉其封也儉于百里而與齊均賞之所裁適上而無以加也加之以禮樂而子曰周公其衰

矣莫之裁而適乎上不勝上也以非常之功有必裁之賞用同而不用獨況夫罰極上刑府累有窮而不可加者乎府累有罪罪其重者適上之極也重者服輕者從重以止也均乎上刑而使即乎一勿兩罪而一刑君子不嫌怒也均乎上刑而即其一何舍乎何即乎罪有公私因其人因其事歸所重而已矣楊氏之徒非必能孝而但責之曰無君墨氏之徒非必能忠而但責之曰無父治以天下之教不暇治其私也楚僭王而猾夏中國之大惡也弑君之賊諸侯戴之亦大惡也從乎僭王之與弒君弒私罪也僭公罪也私罪視公罪而尤嚴則以私罪服刑一國之柰也

從乎從僭之與戴賊戴賊者有畏而附私罪也從僭者無忌而逆公罪也舍其私罪而治其公罪天下之案也故使楚虔而弒君之賊與討其罪而勿之從楚臣子之責也楚之臣子不能討而始以望之諸侯諸侯不討而戴之罪列于楚臣子之下而末減矣若楚僭王以變□□為之臣子者固弗能治且相仍而戴之亦情也使之主盟以合中國諸侯之專辟也合諸侯之專辟而使即乎末減之刑以增重焉然則楚虔不弒而可戴之為盟主乎申之會不殊淮夷以□□□治其從僭而非治其戴賊審矣從僭之罪蔑以加也斥之□□□止刑極于死之說也從僭已逾乎上而抑又加之以戴賊猶之乎其弗加也從僭者□加之戴賊而猶然□怒黷于己而無能為屑詘于勢何如其折于理邪顧置其從僭而治其戴賊欲增之乃成乎減之猶夫加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祇以辱公黷害無勸懲無懲君子弗繇已天威天禍天險也天險不可升升者隳矣故刑極于死罰極于□天下之公罪□于僭王而□□虔即弒諸侯不更坐焉況乎楚虔者固未嘗弒君者也春秋正楚子虔之卒于前罰戴楚之諸侯于行大義各設炳如日星徇傳之深文屈聖人之大法刑黷法亂惡足以治天下哉

史克之頌滋頌者也頌其詩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疆域正疆度猶存焉莊僖之盛猶無入地也襄昭之世猶并鄫與鄟受漆閭邱漷水于邾受鄆郯防茲牟婁于莒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皆非其力取之時敝而坐收之也惡莫大于滅人之國而或必有討罪之辭其猶可以居之矣惟夫謀之也不以知奪之也不以力受之也不必有名于是而諸侯之為盜無忌也無知者謀之而亦獲無功者奪之而亦保不必有名瓦解以授之人而不敢爭于是而小國之不自立也亦甚矣小諸侯無以立大諸侯不忌于盜尤大之諸侯愈以多得而無厭無虞者無疾封建之不毀何待焉春秋書三叛人其詞直其刑嚴瓦解之勢即文而顯舉會以該天下而天下可知已

會申之役楚長諸侯以伐吳伯詞也號舉淮夷而不殊猶未純乎伯詞也明年楚再帥諸侯以伐吳徐越稱人以進執進之楚進之楚純乎伯矣春秋之為之伯詞諸侯之伯之也非諸侯之能伯楚晉授之伯也晉授伯于楚而後楚得肆志于吳晉授吳于楚而後楚得成乎其伯成乎其伯而後諸侯弗得不伯伯詞成矣故中國之授夷狄君子之授小人授之利非可授之權授之權非可授之義義以立權權以收利利不損名權不用道雖君子弗能奪之況細

人之佹從者乎夷之于中國也毀衣冠殊言語異飲食刖好尚義之所必懲者也故楚伐之而義授以義而欲損其權授以權而欲分其利必不得矣晉不得爭諸侯不得拒春秋不得存慚乎楚之伯以伯也春秋之爲之伯討猶若有幸焉而望人之心迫矣

奚以知貶毫毛之惡揚纖芥之善非春秋之通旨邪貶毫毛之惡爲無惡者言也既可無惡而猶有毫毛之慝君子之所惜故貶揚纖芥之善爲無善者言也不望其善而猶有纖芥之美君子之所矜故揚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陳貶毫毛也楚子殺陳夏徵舒揚纖芥也若夫大善大惡之

司爲天下之所盛衰猶且取凶人之纖芥而揚之施君子之毫毛而貶之猶謂以行喜怒非君子之所庸心而規以求春秋之旨難矣晉與楚有分天下之心故授夷于楚援諸侯以從楚而攻夷楚東向淮海而晉乃以北啓中山南北裂天下之大故也伯之所自毀王之所自亡中國之禍所不可百年定者也春秋于此窮趙武屈建之情達哀周不返之勢進徐越伯楚而狄晉其義大矣逐虎者失鼠形死者勿問破孟猶且取毫毛摘纖芥以窺君子之喜怒則屑屑邪夷之助慶封也且不如楚之助魚石也助魚石無尤貶之詞知不以慶封故而尤貶夷矣楚虔之殺慶封不加其殺蔡般也殺蔡般無矜美之詞知不以討慶封而譽楚矣楚懾其甚夷之心而曾有慶封之罪處據其偶執之名以進退夷楚則是受楚欺而責夷者已細矣故知進楚者伯楚也外夷者成楚伯也成楚伯而後成晉之狄晉亦一伯楚亦一伯楚亦一狄晉亦一狄矣狄晉則無儕于伯楚伯楚乃以知狄晉之繇大善大惡之司天下盛衰之際創鉅痛深君子不得已而起特文焉非細人之所知久矣慶封之賞殛有司者之治也春秋天子之事有司也云乎哉

平者前有不平也夷儀之役齊頃公立魯與齊同與子

諸侯之事者三齊兵不西魯不東戒十二年矣固無不平而何平邪故暨齊者非但平也齊亟收魯而魯不聽晉也春秋之書平皆有天下之大故焉鄭輸平鄭始離晉于宋而齊伯肇宋楚平楚始收宋以講晉而楚蹶晉伯之業成暨齊平齊始收魯以離東諸侯之西向而晉伯遂不可復故魯無狐壤之辱易子之厄無怨可釋而以平爲文曰自此而勿以晉間齊也故魯之結齊也雖不能保而叛晉也繇是而卒不得合魯叛晉東諸侯之叛晉無遺矣故厥憖之會晉欲因諸侯以謀齊而莫之聽平邱之盟以兵脅之而眾愈攜乃春秋之紀平非甚不與之詞也齊收魯以亢

晉魯釋晉而合齊伯事敗中國分矣春秋之事齊桓晉文
將獎伯以象天下而糾其亂故伯以相爵而胡弗甚不與
邪嗚呼昭定之際聖人欲更為諸侯謀伯而不得矣晉無
伯功無伯力而更無伯之心也無伯之功中國滅于楚而
不能問無伯之力睨諸侯之瓦解以去而若無知無伯之
心趙武韓起魏舒之心路人知之矣志專內竊畏名義之
相臨含南圖北竊中山以自肥也口口口口口而無與圖
則弗已而聽近者之相保諸侯瓦解而若無知則卽欲暱
之而彼不受執政之心利失伯以移國則義不可為權姦
之私人故為齊者婿于吳親于楚獲辱于晉抑不如其平

齊之為得矣王之不王不如其伯以藏伯伯之不伯不如
其離以救亡聖人與天下同憂患而乘于時遠乎昭定以
降而春秋之志隱矣殆乎不可為矣權衡之大用不能一
概以施而用之也夫子曰吾其為東周乎非聖人莫能為
也聖人弗為大賢以下且無以措其手足顏閔終老于布
衣以此夫

謀國家者謀之以其安禍之徒也謀之以其危福之徒也
曰謀其安則戒匪人之比也必甚故夫恃國之恆固恃子
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者鮮矣此亡國敗家者之以禍
發于猝內潰外偪蹙于一旦抑將歸咎于天而不知其皆

人也介楚圍之方得諸侯以將大會而逞其欲蔡般于是
而弑其君固迫楚圍之已得諸侯將大有事于中國陳溺
于是而假其弟以殺其宗嫡故楚之滅陳有機滅蔡有名
不自其先不自其後裨竈逞[illegible]叔肸國僑之以小知言天
係此始也春秋諸侯父子君臣安忍以相戕賊或討或逐
而國不必亡獨陳蔡之宗祧為必棄于天哉故曰不恃
國之恆固不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誠以國之固
子孫之令謀國者之所深願而不可恃也君有凶德而亂
卒定國有賊而或為討以靖之魯非得之齊桓晉獻得之
秦穆晉伯盧得之晉衛莊公得之陳大固有其不傾之道

矣故曰非我類者不入我倫為我倫者閑我災不入我倫
者幸我災固其恆也故皆鯢者勿納鱓宇雛者勿藉鵲不
恃其鯢與雛之工游而善匿也蔡自厥貉以來陳自會鄬
以後授命于楚游羿之彀中而逃之久矣國無恆固也子
孫無恆賢也蔡固歐行于房閭陳溺湛愛于狀霸而國已
懸于楚之吻何從得嫺嫻宗姓恤合禮義之齊奈陳晉而
與襲其不明邪案爾之詩曰然然其天此何人哉外有大
戎之相乘內後伯服是以亡周不然宋劭之逆唐元之怨
父子喋血而無或奪之何天之有其周邪

春秋之紀陳亂也其詞詳詳其[illegible]內而略其乎陳侯溺之

卒殺偃師溺志也厲招以立留溺命也招本溺命成溺
志然而溺終縊焉以自殺嗚呼一往之夫始之以一往之
志假手不可恃之姦人志已露命已移雖欲止其燎原之
勢而不可得則惟有發恚以死而已矣故夫天下無可恃
之姦人而尤不可恃者姦之在兄弟婣婭閒者也乃若子
處不令之刑親豈必厚疑之而固絕之哉其猶可養也命
之必正而導之順也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無棄
焉無疑焉之謂也其尤姦也不可養也有弗命而命必正
也故曰烝烝乂不格姦勿使得有爲之謂也悲哉溺之愚
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能保兄弟之不相偪者
乎殺子之志已露于兄弟則兄弟習我之忍而胡弗相師
以忍殺子之命直授之兄弟而不忌則兄弟且忌我之忍
而胡弗先我以忍已使姦人疾我之忍則彼灼然早知我
之不可終事而我猶恬然相倚以其謀其宗社迷者曰迷
猜者曰猜身不死國不亡其胡待焉偃師殺溺恚以死留
奔過受戮招乃遜罰于越故莫悶乎陳侯溺之卒其弱不
可瘳其禍不可弭也

稱陳侯之弟親愛之詞也親其所同親愛其所必愛陳侯
之子兄弟未有過焉而嗣子殺身恚死國旋以亡何也非
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弟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姦也以弟故

愛之躋姦而非保姦以姦故愛之雖弟而非友弟天下有
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恬然不疑其忌我者乎則天下有
兄弟命我以殺其子而可受命以無拒者乎必拒而不拒
非姦人孰能任之招自任而陳侯推心焉故曰保姦非友
弟也是故命之殺人而不應者其忠易見命之殺人而力
任之者其姦易見惟庸人則不然恃忠其所姦而姦其所
忠志已不可戢命已倒持而後恚忿從之自斃速矣嗚呼
不得有道之子臣而與處焉不得輔仁之弟友而與交焉
必也與之謀非常之事而不逆命之以非望之功而不居
志所欲爲率與同爲而不慮己所好而猶爲發其短己所
惡而猶爲稱其善者乎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不
相比也用其道則鑾鑣自効反其道則兄弟爲姦招之恣
行而無忌也陳有胥觚之宗臣猶弗敢也陳之無人也溺
之忠其姦而姦其忠已久矣

有哲人之愚有愚人之哲愚人之哲亦甚便矣楚合陳蔡
鄭許以圍宋翰遼往會之楚滅蕭以偪宋翰遼往會之楚
因陳亂而滅陳翰遼往會之僅捷之以便翰數川之而無
勞再計所謂愚人之哲甚便者也楚挾大欲以覘中國姑
不加怨親不加恩覘其力而已矣力苟未足卽深怨如宋
而取平以旋師力苟有餘陳蔡且抑其廷而數墟其社然

則齊高杌由東首楚弗能以一矢相加審矣挾走權之惑
乘趨時之捷足無能自固因以之靡故甚便者愚人之極
哲谿愚也楚虔無道以興其興也倐焉倐以興即其遽以
燼者也齊則君執玉大夫將賄棄疾立而自戕封陳蔡以
謝天下謝天下非忘天下也齊則君無南轅臣絕行李故
夫愚人之哲亦豈其善走權而疾趨時也哉遽以一旦猷
以一旦一旦之乍炎魂褫神遊而速去之也亦如枹欲而
鼓瘖嗚呼處無道之天下而欲爲君子其亦難矣道之據
不如勢之張志之大不如氣之盛貴之強不如衰之榮非
夫善世而不伐不見是而無悶者惡能與浮沈之流俗相

迎隨而弗喪其守者乎甯棄疾之寥寥也勿甯虔之奔走
天下也愚人無所用其哲而已乃全詩云無然歆羨此之
謂已

春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許之討賊之詞也書執公子招
誘蔡侯般執世子有不許之討賊之詞也招殺世嫡恚怒
其君而不去其公子般弒君父而稱侯于稱世子不于其
討曰言其賊賊非楚子之得討矣臣弒君子弒父凡民罔
弗憝者人之大倫存焉而非我類者不入我倫不入我倫
人倫之首敗非所治也非倫者而治人之倫人道息矣故
君子之惡虎豹蛇虺也甚□□□□□也甚□□□□□
□□者爲其變□□□□也惡亂賊者爲其變□□□□
也已變者甚于將變者不待變而固然者甚于變者彼已
固然而猶貴人之將變而類已惜不知者且許之以義名
要豈可以欺君子哉非若楚壯之退安于仰志討賊而不
有其國必弗爲之假借之詞君子之不可欺也以此立教
不善變之臣猶取討賊之名□□□□□而人道遂滅
夫乃知春秋之所慮患遠矣哉

楚人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世子無降伏之道見執而死
以爲世子之道得矣有之爲世子之道未得也有固不可
以爲世子也故春秋以用有目楚人之惡而弗爲之死難

之詞以隱恤之臣弒其君在官者殺無赦子弒其父在宮
者殺無赦況有爲般之世子哉世子乎般亦般而已矣然
則爲有者將何居景公弒之日有有知焉死可也幼而無
能死長而遂志以引決未晚也弗獲已而不立乎世子之
位逃以去猶之可也般者天下之所不容不得以食乎蔡
之宗廟有立則般祀貪得其國而祀元凶于先人之廟以
爽先祖于大憝蔡仲之鬼不如其餒矣故國之存亡非有
之事也有弗獲已早逃其位國人求景公之別子以嗣其
先俾般之嗣正于死後有之所得爲也有爲般之世子而
有惡矣變死而死不可免貪國而國以亡書曰用之楚惡

而有賤君子之所弗恤也
有受治者以天子之治治之故貶其爵微其人陋其事目言其所爲惡舉凡滅仁禮去信義者用此法也有不受治者然後以王者之不治治之則爲之號舉故戎狄荆吳之舉號號非罰也貶絀之所不加示不相統焉耳以法治諸侯以不治治化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殺之戰號舉秦許之伐號舉鄭鮮虞之師號舉晉曰彼且于宗周未亡之天下自閩其國我不得以諸侯治治之矣故殺之狄秦非謂其貪利蔑親也衛貪邪以滅同姓而猶生名以治之也伐許之狄鄭非謂其附楚也陳方會逃歸而即楚猶目其事

以治之也伐鮮虞之狄晉非謂其詐也獻公給虞公執而滅之猶稱人以治之也惟之三役者天下離合之幾宗周存亡之故封建興廢之繇繫焉窺宗周流天下以廢封建則不得爲中國之諸侯矣不得爲諸侯天子所不治彼自爲秦爲鄭爲晉非我侯氏猶荆吳戎狄之爲吾敵也自殽之戰秦于是而東爭豫土周不保其鞏雒之勢始于此矣自鄭之亟伐許天下遂顯然以不從楚爲罪削周之東援啓楚之北道南北分疆之勢成于此矣自晉之數有事于鮮虞蠶捲河北以分天下而伯者彌縫中原以奉一人之勢解矣故昔者弭兵之約向戌之說已陋而聽之速楚圖之相辱已甚而居之安晉分天下之心目移于中山翦代之閒委南諸侯于楚謂爭楚之無益弗如棄南國北劃據以自實可捐伯而以謀王也師楚之知抵楚之閒嫁窺周之惡于秦楚而實以吞周所封建之天下揃山濱河以臨周于是而七雄之勢成矣七雄之勢成而晉得其三是晉半得周之天下也王失則伯維之捐伯不居而雄心有在是周之亡不亡于秦楚之爭而亡于晉之委也故鮮虞之師周之所繇亡人不知其以亡周封建之所繇裂人不知其以裂封建而君子知之則已早矣曰晉自是而非吾之晉也敵也狄也有天下者爲之防焉耳無用治矣嗚呼秦

窺周周而外有秦鄭裂中國以楚爲名而爭天下則周外有鄭晉以山東餌楚闕吳而自貪河北則周外有晉秦爲秦鄭爲楚晉爲晉齊燕因之遽以分天下滅宗周而盡餌封建秦倡之晉成之齊猶有俟焉齊其免夫故六國之亡韓魏爲先趙爲慘齊最後亡而殺戮亦遂秦一宇內遂殲于匹夫之手爲萬世笑春秋之所損爲不足治者天之所患罰故曰聖人之于天道合一者也
一道定天下之刑名實而已矣刑不從名名不從實則爲參竄以或出之或入之刑不中道不立自矜明斷而天下之也若驚故矜明斷者未有不驚天下者也楚闇貿未

實弑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子虔卒楚公子比實弑其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齊不以討賊之罪殺商人故春秋正其名曰齊弑其君商人棄疾以討賊之罪殺比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比之稱公子為疑則商人之弑君亦稱公子矣以先言歸而後言弑為疑則比嘗出奔非紀其歸將嫌于在晉之不得弑也正亂臣賊子之刑使速即辜而無辭名正焉耳授弑父與君者以名使終得名而不怨實懟焉耳故曰微諸庶民質諸鬼神而無疑實以庶民之間見為徵名以鬼神之怨恫為驗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懼此為也邪說與疑辭濫禁行有託以免巧者避之愚者嬰之故其詩曰有兎爰爰雉罹于羅王道之壞名實先亂詩降而風乃作春秋以名準實以刑準名實刑準名實而兎不得逸雉不徒陷春秋所以撥詩之亂而反之正也聖人沒大義隱傳者矜明强斷出賊而入真則春秋反為亂首君子知趙盾楚比許止之實弑而鄭髡頑楚麇齊陽生之實卒雖有淫詞勿聽之矣

美之大有傳人惡之尤有罪主不立夫罪主者其非惡之尤也不足有傳人者非其美之大也雷震夷伯之廟而目言夷伯以爲其獨以當天之怒矣石碏殺州吁雝廩殺無知而微之以人石碏討賊之力微雝廩乘亂而無必志不足以當討賊之實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一與一相當取推刃弑逆之賊無倚于人而伸其獨憤者公子棄疾而已春秋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大討也大之乎石碏之與雝廩而棄疾傳也聖人沒大義隱淫詞以亂撥大惡揜大美知義者之所弗取弗取之者不足取矣謂棄疾脅比以立而又忌殺之則是比弱而棄疾彊比拙而棄疾狡比猶賢而棄疾固惡也誣弱以伸彊勢人之術春秋之不爲勢人窬矣拙者爲狡者之囮而護狡者之讓以弑君之罪歸拙者愚人之斷春秋之不爲愚人搉矣抑弗獲已而曰比

賢而春秋責備之邪夫責之備愛之深也責之以大辟而摘其小疵令之也取他人覆載不容之惡推與之以即汚瀦之刑人何利有君子之愛一陷小疵而即嬰無上之辟哉嚴其所惡獎其所愛君子之情不回而天下順為苛其所愛貸其所惡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甚矣夫淫詞之以害治拂情而賊道如此其烈也春秋傳棄疾之人以甚美其討賊之獨力二百四十二年之僅見立臣子之鵠以伸天討大義昭無容掩也

春秋之始不援伯援伯者以拒楚也援伯以拒楚楚雖彊而不納遁乎長岸之戰而內楚者以拒吳也故君子之道

無適也無莫也憂患日深乘時以忍慮行其庭不見其人
人雖不可與有無見者矣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號吳人楚
而殊之內楚外吳之旨明矣外內者無定形以內視之而
外以外視之而內猶門庭之與室也庭視室而外視諸門
而內矣楚始僭矣是于周外而有楚也故從乎周而外楚
中統邊之詞也楚受貢于齊以爭晉而不敢爭周終乎伯
而懸王衣裳禮物皆中國而從于會盟吳乃以斷髮文身
之質蔑禮詩兵而亟乘楚禍則從乎吳之外而內楚近統
遠之詞也近遠者非地與族之謂也均是人也言不可得
而通服飾器用不可得而名嗜好怨惡不可得而知斯遠

乎人矣遠乎人之必外故近乎人之必納是以兆獲已而
納楚近乎道者近乎人遠乎道者遠乎人道不可得維其
人人不可得則又維其人道之近援伯則以人存道而道
可屈內楚則以道存人而人可況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
廣大其心以存人道而無適人君子之于人道至切矣
夫子歎吾猶及史之闕文而今亡矣亡闕者曲以成其說
也闕而曲成之則抑不必闕而亦曲成之罪人之曲辯辯
惡者之詖詞簡牘未刪或樂其新以取之而是非撓于是
聖人作春秋據舊實定誅賞訓曲以伸直實有者不敢出
實無者不敢入聖人無意因天下而不私其書曰許世子

止弒其君買赫然舉殺賊不容之罪加諸人子實所本有
不得而出焉定矣傳春秋者猶曲為之說縱止于大惡而
陷春秋以深文之過俗儒淫大義隱厄言日繁世教之陵
夷久矣且夫出人罪而使之輕則輕者無處矣入人罪而
使之重則重者無處矣不嘗藥而言弒何以處夫楚商臣
蔡般之弱為梟獍者也納商臣般于不嘗藥以毀死之等
而商臣般可自託于孝子之列矣且夫不嘗藥之不可言
弒猶其不可言孝也周衰禮廢二百四十二年以卒葬見
者百有餘君其子之能嘗藥者吾不知其誰幾也藥之殺
人也或嘗而得或不可嘗而得以尤毒之藥攻疾雖無疾

者嘗之而啟自不一也已寒而清之已暑而溫之表疾而
裏之裏疾而表之雖殺人也速要皆不可嘗而得者也故
嘗藥者孝子之末文也僅以一嘗終臣子之文而子道畢
僅以一不嘗未修已末之文而弒名定是率天下以為偽
而蔑其固有之良矣故曲為之說者不足以賊道則聖人
何歎焉有其所無無其所有司曲辯縱大惡還末文損天
彝聖人之歎歎此焉耳歐陽氏之辯得聖人之旨必伸傳
而抑之胡氏之保殘專己固矣夫
葬者人子之事也君弒而賊不討以是為無子矣故不書
葬有賊臣以當罪而子猶與于惡也雖然與于惡而惡亦

滅矣罪定于推刃之賊臣特以不葬誅其子使視夫掮其親于溝壑者當不孝之罰以情議法等殺差也若夫爲世子者既弑其君親大怒之刑致一而已則不復以不葬再誅其子已從乎重含其輕也已從乎重復從乎輕是猶可求之于爲子之道而大惡逈故蔡景許悼之書葬不復以子處其子也臣弑君賊不討以不葬誅其子于弑父賊不討不以不葬誅其臣與其餘子何也葬非臣事也喪有主而弑父者爲喪主亦非餘子事也身爲儲君分尊勢偪威行于中外悍然就宮中爲逆而代之立中材以下爲之臣與其餘子固不能旦莫討也君子矜焉而有待不遽誅也

且不葬之罰誅世子者也臣與餘子終不能討亦不于葬誅之法之所麗貴賤之差辨矣知此則蔡景許悼之葬其義也許止之爲梟獍又何辨焉曲說者求之于葬不得則又求之于日無所不爲許止解意者其樂爲梟獍之私暱乎

諸侯之世子必名故當喪有故而亦名子般之以名卒猶子同之名也王世子不名會于首止君在而不名則君沒當喪不名審矣以是知書王猛者非以猛繫王也猶之乎鄭忽齊小白莒去疾之以國繫名也王室不可以言周則曰王猛猶云王國之猛云耳王國之猛猶之乎王札子也繫猛以王國猛可以有王國乎猛可以有王國則猶敬王之卽得稱天王不名矣猛不可以有王國爲猛治也故從乎王札子之例以名猛而絀之猛可以繫之王國爲王室治也故從乎鄭忽齊小白莒棄疾之例以國繫猛而誅子朝猛可以繫之王國胡爲其不可以有王國邪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議也父子之仁兄弟之恩當其事者自喻之義也景王之意廢長立少秩大倫者所不與猛所不得而奪也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義人子不可得而奉乎曰奚可哉故伯夷者非夫高人絕世不可偏責天下人子之行而苟弗伯夷倘得以爲子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已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苟弗伯夷不卽均乎盜蹠者小德之或然也苟弗伯夷卽均乎盜蹠者君臣父子兄弟之閒也子朝以幼奪長乃先王則有其志矣先王之志不行猛立而朝爭則罪專朝而猛免先王之志或奉之朝有挾而猛爭則猛與朝分罪春秋書王室亂王室之人皆亂人非獨朝亂也非獨朝亂而猛先之朝乃應之是故敬王未立以前春秋不目子朝之惡而以王猛居皇繫諸王室亂之下明乎亂王室者猛也父子兄弟稱兵相向曲直爲輕先後爲重苟先之矣雖直也苟欲弗先雖欲不盡責人以伯夷而不能也故君子之責人

不遽求其如舜而責人之子也則必之以大舜伯夷泰伯
而不爲苟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定者必
至之準也朝有奪長之心而猛先之以事故猛未卒朝不
適罪朝既有爭猛之罪而敬王立以靖亂故猛已卒朝惡
不戢敬王討之以有名然後尹氏立朝之惡而正敬王
居尊之號敬王所奉以討朝者爭猛之無罪也朝篡而成
乎賊也王猛所挾以首亂者景王之過也挾父過者不孝
之尤則不可以誅人之不弟也追景王之失以治子朝于
他日義著于天下者道也名王猛以紐諸世子之外抑子
朝之惡而未發義喻于當人之心子道也當人之義勤諸

心悅諸慮不可以名爭不可以天下之公論爲所挾故曰
義內

父之志不可奪無之而奪焉者乎曰權衡者非適有也物
無適權衡而乃以用夫權衡故心即爲權衡而非有權衡
焉聽心之用也彼心之所輕重者將爲之權衡矣而我適
從之是吾無義也或適遽之則父子兄弟之際不得以有
義矣將彼輕重之所向者皆心之用也故禮莫大于別嫌
仁莫大于全愛無嫌而愛可全君子之以精義也是故景
王之志志立子朝王猛奪之而爲亂首匄之爭朝猶猛也
猛以奪父之志受誅而匄無嫌審此者可以全愛矣景王

之志欲立朝也猛長于匄訓于長而朝不得立者惟猛當
景王之存猛固存匄固無壓朝不立之勢則景王之所甚
惡而忌焉者猛之立非匄之立也子朝不當立而立景王
之邪志猶之可奪矣猛爲景王子景王惡其立而忌之父
之惡子可行于子子不可以邪志言也猛見惡忌于君父而
欲挾己之是奪父之志犯其所甚忌居厚實于己以彰先
君之過猛乃以受大惡而不可辭敬王之立非先君之所
忌矣先君無惡其立之心則矯先君之邪志以挽而之善
敬王可以無大恫于鬼而伸大義以靖社稷愛未損也使
敬王讓御兒之亂人迎先君之邪志與于邪者也先君無

忌我之心疑焉而不敢立成先君之惡者也故伯夷逃叔
齊不可立而中子可立子朝篡王猛不可討而敬王可討
孤竹君無忌于中子景王不預惡夫敬王無忌無惡不得
以億君父之或忌或惡而自疏所以曲全乎愛也景王緣
朝而忌猛弗獲已而劉立匄于此而自信以不疑非奪父
志也其庶幾于幹蠱者與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大義以
無嫌而定全父子之仁也

傳曰春秋因魯史之舊文行可損而不能益允矣夫不能
益則傳聞所聞所見辭無可異而或益也夫子作春秋定
大法無所避就而有所避就者不以其知之夙而侵史官

之職也故傳聞所聞之不盡非惟其不能也所見惟矣而
不盡史有其司聖人不以意使之也不以意行故曰無意
不以我侵人故曰無我善言聖人者卽于此而得之矣故
王室之亂自言其亂猛朝敬王之僃記其始末皆魯史之
舊也公孫于齊遷之晉其次其居其在紀之已詳亦魯史
之舊也昔者王子頹之亂志齊之伐衞而盡隱子頹之實
叔帶之亂志天王之居鄭而不著復入之事或曰頹之亂
齊平之帶之亂晉平之魯未有事而史不詳乃猛朝之亂
魯亦未有事昭公出意如不自保夫豈暇為王室憂而魯
史猶詳之春秋不損何也當時晉不能伯無能率敬王以

靖亂而天下之人心戚矣昭公出季氏不敢立君曰錮公
于外而以逆公為名國人未忍忘也國人未忘而公卒不
返魯國之人心戚矣心之戚故志之詳哀在王室失職在
伯罪在彊臣過在晉主祟貨忘義在齊晉之執政史臣無
所取裁乃孤伸其意以立文聖人之于春秋也下失道則
挽權于上上失道則取衷于下魯之史臣內戚其君上戚
天子志之弗諼言之不忍略聖人以是為不可損也卽人
心立大法專用民志以存天彝以為有變例而特書皆王
道元經之妄作誣矣哉
事之未敗則人競其說事之已敗則敗者徒咎夫人之欲

避咎則無如其避事之得矣避之于事先便以歸咎于任
者嗚呼何進景延廣之以其身為咎府而田豐李綱之挾
敗以為名復誰與之為湔滌哉事未敗而兩說疑否彼而
可此者未嘗有固可否也人之所可從而否之其否之也
力而自可也不力非不力也無固可者必將居于不力之
地假人以勝而可便咎其敗也天下之禍莫大乎議事者
有幸敗之心先居于虩之無力授人使敗而已避之匪然
天下亦安得亡國之與敗家哉及事之敗咎不我尸咎旣
有歸然後以無徵而持其固可立為定論垂于後世說淫
辭堅而追論者信之如昭公棄晉主齊之說放于數千年

而莫辨其誣乃不計昭公方出之日孰為謀而以主晉為
固可邪昭公之未奔也乞覲于晉免得成禮一而已矣晉
之于公何如也故意如非能逐君也孫于齊而後衎亡
魯接有齊而後亦弒逯乎叔舍見執公自往請次且河上
託疾以返不待晉人之辭而公已憤然自絕于晉矣然後
陽州之役何忌嚴戾敢于比賊以攻君晉人曰君不使一
介辱在寡人將誰欺邪晉之無志于伯者晉卿之下比以
交蔑其君也路人知之矣士鞅黷貨不庇于梁邱而梱尤
重志尤懸晉不可恃非獲已而改圖故當陽州野井之際
昭公所可與為主者亦惟齊而已矣晉失伯而齊欲得之

陳上有飛比之私而猶不敢遂樂邱之貪賄行于吳而猶
怙于諸侯齊有三可恃而晉無一也齊不足主而奚況于
晉哉從乎主齊而不成則晉挾以咎齊而爲之說者挾以
咎公之失主歸令主晉而不成齊且挾以咎晉爲之說者
抑曰野井之唁鄟陵之盟齊猶如斯而昭公舍齊以自
陷于晉也其又何辭惟先以主齊而主晉之說伸故事敗
之餘樂祁任事者之短以挺取前知之名而立乎成敗之
外以塞任事之口而其心國奚其不亡而家奚其不敗
乎公奔未幾齊唁已先鄆成不克鄟陵繼會公自無反國
之才于齊何尤爲探本者未論之平也平情者繼焚之毅

也設其不然要以觀其終者盡變之道也以彼參此早劇
而取必其可否者懲利口之法也以是衡量乎百世略成
敗而持公論事雖敗而咎不偏歸君國長民之要術也而
佞人遠矣夫佞人者豈無以挾熒人哉幸人之敗以自獎
無固可而有固否君子之所甚惡惡此爲也
春秋之與晉不如其與齊齊失伯而猶列之侯晉未失伯
而□□□□春秋之□楚不如其□吳楚進而以中國之
治治之吳終不以中國之治治也楚頵虔之弒爲誅其賊
鄖陵君傷目言楚子迎之乎中國之君臣矣吳遏與光死
于戰而不言滅不戕其兵死也吳弒其君僚不著其賊不

足與誅也不得其說者以爲僚不宜立宜見弒而賊可無
治衞剽纂立猶目衞甯僚之失正未烈于剽也抑以吳之
大臣不早廢僚而召弒禍罪歸于大臣是大臣特不能知
權以廷非常而遂即上刑賊反逸焉憸巫之術僞矣故曰
爲辭比事春秋教也刑比其類例比其同以知僚弒而不
目賊以吳之爲狄已甚而不足治也故大均天下者法也
齊爲天下伯晉自爲伯君子以法進退之而大均平辨□
□□□□禮也楚以僭王夷吳以斷髮文身夷君子
以夏治楚□□□□□□□而進退之而大維清□□
□□□無君臣父子之倫也以大倫故□□□□不以□

□而廢大倫爾臣比所以服刑于司寇所惡于無君臣父
子者□□□也□□□□□斷髮文身□□□□君臣之
義父子之恩復何望焉號與吳以視司寇之所不治也別
夷于夏而王事興別人于禽而天道正以王治晉以天治
吳聖人無異用人事有異受故曰理一而分殊
例曰□□□□□□志吳楚之兵爭則內楚以外吳不從
乎相攻之例矣吳越之相伐相入爾乎而無所內無所內
而猶志之春秋之例于是而變也天下之勢必有所在昭
定之際晉無伯心齊欲爭伯而不成楚奔命于吳而不給
勢之所趨合離之所幾西不在晉東不在齊而不在楚吳

越于是乎受勢之所歸以司天下之輕重故其相攻也天下之所視也天下視之而天下變天下變則例變□□□之攻所以甚天下之變也天下變則例變例變則道亦可變與曰道有隨例而變者君子之所以用時也有不隨例而變者君子之所以不爲時用也昔者春秋嘗不授齊以伯矣已而授之授之齊而又授之晉繼而惟恐晉之不足以伯矣此夫例因天下道因例用用時以治時者也其于楚也嘗號舉之矣已而爲存其君已而引之以內惟恐其不得志于吳矣此夫以例從天下屈道從例不獲已于時而救時者也至于吳而無望焉矣無望于吳亦不可改而

望越無望于越終弗容復望于吳吳越之事輕死衆殺獎詐尙力自戰而不爲天下勵兇勝而不爲之名棄□□而賤□□□□□□□□□□□□故君子可用時而不爲時用楚可用者也吳越必不可用者也必不可用而用之則爲之用而已矣故吳越相攻之詞均而不以內楚之道內吳也人禽生死之際道之尤嚴舍此而君子無道矣容變哉然而天下視之矣吳勝則走吳魯衞走之而晉且走之也越勝則又走越魯衞走之而齊且走之也追二國者之已滅其遺知餘習猶以染戰國之天下趙武靈秦莊襄始皇之所尙皆吳越以爲師則天下之大變始開于吳越君子不能自愛其例而爲天下錄變乃不容不自愛其道以治天下之變故春秋有三變王變而伯伯變而夷當其伯不能爲王存也而存伯之詞恕當其夷不能爲伯存也而存夷之詞危其詞恕者裕道以望伯其詞危者守道以望夷每降而君子之心益傷見乎辭矣

衡陽王夫之譔

定公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制戊辰之前以君昭公正戊辰之始以君定公春秋之義例魯人之情意如之有憚而託乎禮三者合也意如無憚則魯人不得以暢其情魯無其情則春秋不得以存其義故知禮者先王束不肖于義而譎人之情也凡民之所暢君子之所存不肖者弗敢異焉然則夫禮者雖不肖之情莫之或違也不然孰追之憚而必遵此哉叔仲之心乎嫡也叔武之未忍于君兄也甯殖之死而不忘悔也其情亦可反之正矣而國安于無禮無以約之則不足以生其憚心不肖者冥行自是而國人習焉于是而聖人莫能爲之例鄭儀衛剽與出奔者而竝稱君衛叔武非喪而稱子生死存亡一彼一此無義之例聖人弗能正也故凡民之所習不肖者之所憚君子之所正相須而後成乎典禮義不詘矣公子宋逆喪于乾侯其猶授受也五日而殯殯而踐阼其猶顧命也季氏不純乎賊矣故治賊者嚴鋤賊者辯鋤不辯治不得嚴驅季氏以等于祭仲元咺孫林父之刑彼何憚而不畢爲其已甚者與文斷則求之質質斷則求之文文質兩無

可原而後刑之不貰也人有情質未澆也意如有憚文未胥也予曰我愛其禮禮在而成之不忍詘也文以附情質亡于一時而存于後世聖人猶且愛之豈徒愛其文哉愛其欲暢之情有憚之志也無庸深求之矣

觀諸療者非困療也適有所因災氣乘之拙工爲之診曰此他日之必療者也遽而攻之攻于所已病而助病力之未逮攻于所未病而導病以入五攻五入病周乎藏于是乎而療成拙工固曰吾信他日之必療豈妄也哉忌其爲毒而攻之攻而必得其不勝故忌療者恆得療忌敵者恆得敵忌亡者恆得亡吳之通晉而叛楚因爲晉而窺楚未能如楚何也晉之請已勤姑試之州來淫動之是也奚其必楚療哉楚于是而殫力以事吳抵乎闔廬之七年兵加于吳者七吳固不勤于伐楚楚自勤于伐吳吳一伐楚而君死原野楚七伐吳而敗者六長岸不勝雞父熸卒于舒鳩氏之誘未決兩歲而入郢之禍烈夫破楚者識吳也雖然吳奚有破楚之志哉一伐再伐殫于七伐楚未嘗不腆也是楚召吳驕吳堅吳以貿吳而一往不返不可禦矣吳其如楚何哉憂之如無憂謀之如無謀爭之以不爭防之以無所防曹丕曰因欃于江鋼亮于山誠哉其衛于敵也而吳獨不能爲魏療矣楚昭王之反也吳怨酷矣當吳以

援越而不夾越以攻吳故越爲楚滅吳而終蹈于楚側與
齊建之不逮此況襄瓦之區區者乎嗚呼夷狄非吾類也
師一舉而地一喪再舉而地再喪五六舉而天下隨之無
皆丕燄照之知不察以死者幾何邪
有拾仁無拾義有拾地無拾人仁人心也拾而固保之則
仁歸之因心之不遠也義制也非我制之天下之制無有
于已而終不制也地從人者也偶從之因而保之或欲與
爭而抑難矣人不相從者也彼失之不必此之得之拾而
得之如摶沙之不能須臾也晉定公之爲君范中行寅之
爲政召陵之大義召陵之大衆介然拾而用之春秋紀諸

侯大會于召陵而終之曰侵楚猶以一綸之係束千株之
條枚而寘諸獨輪之上也侵楚者拾義者也楚有可侵之
義而晉拾之晉固無侵楚之義于懷而抑不能灼然持之
以侵楚也蔡曰楚可侵諸侯曰楚可侵弗已而侵之楚自
詒侵而晉何有焉十八國之諸侯集而晉主之者拾人也
楚遺陳蔡鄭許頓胡于四達之衢而莫之收晉乃淡然相
遭而拾之齊魯宋衛曹莒滕薛杞邾乍驚其拾之衆弗已
而從之乃諸國者困無依晉之心晉亦固無收諸國之志
也合而會會已而離不謀其來不保其往旋拾之而旋失
之晉亦不戚戚焉嗚呼使義而可拾也則商紂之世人得

爲天子也使人而可拾也則陳涉之戍卒翟讓李密之飢
民足以定天下于俄頃矣且夫拾義拾人者之災但無成
哉拾義而義不保之乃以恢廢于義而益保利拾人而人
不保之天下益以知其無能爲主而離矣故荀寅之貪至
召陵而喪晉之失伯至召陵而不可救也春秋之書此猶
以一綸之係束千株之條枚寘之獨輪之上傳曰化工賦
像隨不得逃微矣
無小國則大國孤立大國孤立則相逼而互以相亡故君
子治三代之衰尤爲小國念也小國之亂則既不足以自
存矣于是因人以存又不必因者之可恃也恃非其恃猶

免于亡君子之所弗貴恃似可與恃恃之以亡君子之所
弗嘉夫鹵莽而毆入于人無術延旦夕以有冀小國不獲
已之謀也毆使之動而以亡無術置之而猶存大國不獲
已而亦以術小也一動焉一招焉一毆焉一若有恃而果
不可恃昔之向爲冠帶之倫者今降沈而受□□□□
猶且曰慕義義其以亡人之國者乎頓胡沈許之賊楚也
小國之逆伯者之恥也乃其以賊楚故而不趣亡于楚則
猶守先王之侯服崇明祀以待王者之興也嗚呼桀一動
晉一招動之弗動招之不前而疾爲沈矣動之動招之至
而終爲頓胡許矣沈亡之後二歲而許亡又八歲而頓亡

又閲歲而胡亡胡亡之踰年而蔡以圍于楚夫此諸小國
者從未嘗一執玉于晉廷者也晉無此諸國而諸國存諸
國一有晉而諸國速滅然則卽不執玉于晉之廷而何莫
非三代之提封邪四國敓亡而陳蔡不立陳蔡不立而中
原解中原解而七國抓七國抓而必并于一周之所以亡
三代之所以訖七國之所以魚爛而終此禍之不爽于遠
者也陳蔡賴胡許一受命于晉而齊魯鄭衛之去晉也如
驚得小而喪大得名而喪實此禍之不爽于近者也周公
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貢保人以自膚也晉定之爲君
十歟荀寅之爲政而大會天下于召陵君子之所深爲天

下念也
俘人之君甚矣甚其無忌而爲之也襄昭以前滅人之國
者不及其君猶有忌也楚之以蔡獻舞□之亂□□也晉
之以潞嬰兒伯之治□□也□之亂□□固無所忌伯之
治□□固可弗忌也均爲分土之諸侯俘其君將臣僕之
以加人者人得而加之當其逞以逞而不知忌人豈有人
之心哉蔡以之加于沈鄭以之加于許宋以之加于曹曾
以之加于邾國失其所以爲國君失其所以爲君不相敵
以亡而不得矣且夫勢果有定乎哉俄頃之勢而乘之以
爲名天下之至賤而安忍者莫是過也沈一不會于召陵

而疾被俘殺召陵以前新城以後蔡之宜得俘殺者百年
而以責沈于一旦曰吾有名而固有義也所爲至賤而安
忍者也故滅人之國貪也俘殺人之君忍也貪者吾將懲
之以仁可使勿貪忍者吾將懲之以義不可使無忍苟懲
而襲義以爲名卽有名矣有名而義不得施其懲故君子
甚惡夫安忍而蹈乎至賤無從而救之也語子曰今惡死
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俘人之君者當之
庚辰吳入楚當從公穀目言吳以免蔡也柏舉之戰蔡爲之郢
之入非蔡爲之也不許吳之入楚故目言吳免蔡以專乎
吳不許吳之入楚非不許蔡之入楚也吳入楚而楚他日

報怨于蔡楚非所報而蔡徒得怨蔡徒得怨則使蔡與于
入楚之役蔡且免于報矣非我類者蓄怒不可以理求苟
可以彊而彊非我罪苟可以彊而終以懾懾之彼且懾懾
然則蔡猛于戰楚而懼于入楚吳專其咎而蔡免蔡之不
足以自免始于此矣楚之彌無有大折之者大折之以入
郢之衄蔡又懼而不與吳終其事君子之所大閔故詞免
而實不免惜乎楚之大衄授之吳而成其惡斯之蔡而不
竟其功也蓋蔡之懼楚久矣志懼而實懼之實懼而名亦
懼之蔡固以宗周視楚戰之者不勝其一旦之忿焉耳忿
已事裂而恧然不居天下之不明于義者非義之不能爲

勇也一旦之忿不惜其素所宗周視猶遠引封豕長蛇以相攻蔡固不義苟襲義而義亦僞也忿貲也義名也非所據而據非所困而困楚得以爭曲直于吳而蔡爲怨府故無實而奮其名神守先喪而敗隨之蔡惡敢毅然以入楚不敢入楚而又惡得免于敗亡邪故蔡之愿然不居取怨之招也

庸人爲與而委怨于人未有不失人者也故姤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義不及賓而委之賓是委義也賓不無魚而委之魚魚在賓矣魚不及賓而我及之賓不因獲魚而魚不因怨賓是委賓以魚而委義于賓矣義之所不及者利之所避身任天下者雖欲不慷慨自任而不能義吾義也利吾利也怨吾怨也未見怨之可委者也晉失諸侯鄭首叛之然則治鄭者舍晉其誰任哉晉任之然後與諸侯鬬之晉不忘鄭怨而以爲功諸侯不邀鄭功而安于無怨伯者之以勵諸侯糾天下固非此而不得晉之不能而委討鄭于魯則何如勿討之爲得乎魯能服鄭則魯不必晉而可以還于諸侯鄭將纓魯以亢晉晉無肅矣魯不能服鄭則魯之不利晉之不利也魯小損其實而晉大喪其名晉無辭矣魯無同爭鄭之心遊伐于鄭而鄭不固怨魯方責鄭之親晉鄭方覬魯之合齊兵加之而

不怨魯意且釋而鄭見聽晉不能必魯之不叛而況鄭乎魯非因怨鄭鄭非因怨魯無故而激人以相怨魯且自喪其所謂而怨晉之嫌已晉無辭也嗚呼委怨于人者人之力且窮人之情且平人之相酬也亦藉手以告無過進不能爲之圖功退不能爲之任禍故魯一使鄭再使齊齊鄭益急魯以縱魯而魯長合晉以東合矣故知委怨于人之失人義之所避即利之所窮也晉嘗失鄭矣鄭移禍于宋晉不使宋當鄭而自任之悼公之所以服鄭也晉嘗失齊矣齊移禍于魯晉不使魯當齊而自任之平公之所以下齊也服鄭而宋益親下齊而魯益自悼平之伯伯之微者也而自任也且然況桓文之盛乎晉委鄭于魯乃以委魯于鄭諸侯之兵競起而散非固委之人抑未能收之也

覲其表知其裏可以喻天下之心觀其行知其志可以測君子之權故魯之侵鄭非競鄭也魯之侵齊非競齊也奚以諭其然也侵者無意之兵也公羊子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精云者壯也觕云者淺也魯無怨于鄭而抑不覬利以興兵故不壯于競鄭齊臨魯以兵而實覬合于魯魯知其故而無深怨故不壯于競齊淺用其師以動之不執非有不明國部姑以侵焉可以釋則釋矣是以踰二年而平齊又踰年而平鄭聊以瓦之命謝晉而終于無競故鄭齊

之師不得信之爲競也弗察其中情而信其表之說爲慝而已矣夫君子將許之乎曰繇君子之許魯以平齊知其許魯以平鄭矣奚以諗其然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孔子相諸其甲車三百乘之從受其歸田之謝是以知君子之志也昔及齊平無貶詞昔及鄭平抑無貶詞是以知君子之許平齊以平鄭也諸侯之從王也受命于天其從伯也受命于天從伯之受命于天何也小役大弱役彊天也彊弱無恆勢從違無恆理昔之彊者而弱昔之從者而違天有革命而人奚得不從哉天命以從伯勢以成乎理也天命以從王理以成乎分也勢不可爲典要分不

可爲推移故春秋諸侯之背王也爲重傷之遲回而不之聽其背伯也可以聽卽聽之無待也分司典要以飭人之紀勢善推移以勸人之功無當于人紀而功可起焉君子胡爲而爲之遲回邪勢在伯則許其從伯伯不給伯則許其自爲功自相平自相伐相與謀其邦交以輯附其國彼而非以競平而非附于夷雖許之焉可是以君子躬行之而贊其成也

伯之不伯諸侯無依保將自保也自保者立國之本計邪交乎人倫之大節竝行而弗相奪君子之道不當如是邪伯之不伯魯之而弗爲之遲回非君子之薄也伯之不伯

姑禦之而祇以自傷也齊桓之伯也成乎甯毋以通王貢爲通王貢之名者王貢繇齊而輸也諸侯致貢于伯伯致于王則不純乎王而貢者多矣是猶季氏之毒征而貢于公也齊始之晉因之悼公因之平公増之覩夫子產之爭叔孫豹之請視邾莒則竭侯國之力以供億一伯久矣大夫又從而私索之然則將欲自保而姑禦于伯內虛其國外弗與恃國勢之所必詘故諸侯之奉伯也名小詘而實大詘也南宋諗金之必亡而不能自絕于歲幣金亡而隨之遲回而不舍宋以天下虧焉百里之提封其不足以勝此明矣竭立國之資上不以媚王中不以修備下不以紓

民委之于屢懲之堅而適又睽焉是將以國命民膏資長厚之名君子之厚也非此之謂也詩云魴魚頳尾勞民以奉君也文王以之以文王之事殷者事伯殆乎愚子割肌以療母之後夫也使伯不以列國爲朕列國不以伯爲獍伯不以列國爲薪列國不以伯爲斤雖失其道猶將依之也苟得其道而國之所以戴文王也詩云父母孔邇君子豈欲人之輕去其父母哉春秋許魯之平齊鄭以背伯惟其非父母也

記禮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斬禮于上而專刑于下不足以語王道矣彼將見庶人之不足備禮而大夫

有議貴之科也況于一端概以全飾斯惡知政本之禮意哉王者之法刑尤詳于貴禮必逮于下大夫以下刑有不足施王者弗治焉不治而欲弭其亂則修禮以自嚴而銷天下之萌於詞典斯此可以知春秋之議刑矣封建之天下遞相臣也遞相臣則亦遞相君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陪臣陪臣相遞以尊而分各定故諸侯專則尊之大夫竊則誅之曰言其所專所竊以正罪名而致之辟專兵則目之專地則目之竊施于國背叛其上則目之大而不降小而不遺春秋之以刑治諸侯大夫者詳矣而惟陪臣則不然陽虎之亂也覬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

蹀血于都市而播惡于鄰國藉大夫而有此變盜竊走之誅所必嚴矣而春秋甚略之略之者非謂其罪爲不當刑也以其人爲不足治也人不足治則罪亦不足刑故刑有詳于大夫降于士而宥于庶人王者乃以統貴治賤而不與天下爭生死也刑所不詳治所不屑有以治之而不悖乎法王道之治太平也固然而猝逢其亂起于亂賊王者將聽之而弗治乎曰可弗治者固弗治也所必治者不可弗治者也故陽虎之欲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結疆鄰蹀血都市行弗治也其竊寶玉大弓固不終竊也然而必治也所弗治者何王者端本以議刑懲饑于季氏終縱于陪臣大夫陪臣執賤也兩賤而不相爲讒治其本貴其末可矣故刑有不下逮于士而無不上于大夫之說也議貴者非此之謂也所必治者何王者之齊天下齊刑而尚禮齊者貴賤一矣寶玉大弓者先王之以禮鎮元侯而顯之于器與名惟器與名王者之以一天下而覲之以禮也雖暫竊之必因誅之出乎禮入乎刑爲弗赦矣故刑之所至禮必至焉禮修于上而必逮乎下庶人之不能備物非其不能備禮也以刑治者治人者也以禮治者自治者也大夫之漸貴諸侯之逾尊非其親之可親則其賢之可賢親者弗率賢者弗能自奬貴而弗治獨柰何忍以責之

卑賤故王者治人不專于賤略于貴也若夫以禮下逮緣禮而議賤者之刑則王者不但治卑賤而先以自治矣故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自治之詞也自治而乃以治人出乎典禮而後即乎典刑王者之治卑賤惟自治焉耳自治而治人略矣後世之議刑者不然多求卑賤者于法而寬之于禮曰禮者不下庶人者也刑者大夫以下之所詳也束溼鉗網一以不道無將之辟摘愚賤之異趨而禁之至于國家之大典人道之大倫者以曉然播告于天下逆其顯相背犯則又以過誤而寬之此無他自拙于禮弗能修明而後恃刑以劫天下刑禮上下之用顛倒

混施而上慢以下賊也故刑曰纍繫曰北人而致之禽生
而致之死可勝悼哉
宋兼殷周之道以立國用殷者從世守也用周者從侯度
也故微子之詩曰亦白其馬亦云者亦彼亦此之謂與殷
之賢也則有若伊尹仲虺甘盤巫咸傅說以起而在位其
亡也則猶有祖己膠鬲商容以立乎其廷皆非同姓之胄
也是故終殷之代有取亡之主而無取奪之臣周先同姓
而世卿啓崇世卿而君無倒權魯晉齊遵周之侯度以終
始者也夫不保其無取亡之主無倒無相奪之臣即不保
無倡亂之繇無倒無怙權以移君之事勢爲其然也天尊

地卑而其位定乾坤毁則無以見易立人之道滅矣宋用
周也是故臧宣武穆之族世乎位而不替亦用殷也是故
迭相執政而權猶司之于君春秋所書魚石之于彭城華
向之于南里辰佗彄大心之于蕭不出則不能叛不叛則
不能專盡宋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所繇與晉魯齊
異者久矣不能保臣之無叛猶夫不能保主之無取亡也
有亡主而無亡之之臣是故文王之聖而紂猶不滅有叛
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是故據彭城連齊楚分南里據國
都據大邑聚不逞而卒如螢死之光不能久也惟夫擅權
自安之臣不必叛也不必叛而無可爲討逐之名天下之

所不誅不必叛而國如其國君寄生其上而一聽其生死
故乾之極曰亢龍有悔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君无位而
臣因其居乾坤之所以毁也無位而毁不必有取亡之主
而亦亡冰馴至而堅險不勞而坐困其陽矣兼殷以爲道
故終春秋之世君極親將而兵柄一兵柄一是以不叛而
必不敢制其君乃抑兼周以爲道是故不登立談之相不
容獨對之臣而國猶有與守故三王之道相終始者也相
參伍者也故曰亢則害承乃制不亢不承而害不深制不
逆春秋詳宋之叛臣以爲猶可得而治之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謂也謂夫一書而羣言該一言而

羣意攝無庸繼盡者也該羣言而不遺攝羣意而不周其
惟知務者乎君子知務以通詞不知詞以通務故以例言
春秋者惟盛夏之涼雨而謂之凉秋者與春秋稱大夫而
里克殊以里克之名大夫同諸洩冶之名大夫未有謂其
可者也稱世子而商臣般止殊以商臣般止之名世子同
諸陳款鄭華之名世子未有謂其可者也故世子之稱惟
商臣般止殊而蒯聵不與蒯聵之名世子常也無殊乎陳
款鄭華之詞也悖斯正正斯順故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
書衛世子蒯聵正名教也靈公存而爲世子是靈公之猶
有子矣靈公沒而猶稱世子是與蒯聵以終爲靈公之子

而特奪輒之不使有父也夫蒯聵之不曾史冊有餘惡矣而其不失爲世子者則在出奔之辭也謂蒯聵之弑母者戚陽速之辭也速之辭固二五優施寺人披之辭也先乎世子而公叔北宮趙氏逐矣後乎世子而公孫遂矣巨室去廷爲之空批根株本以冀其仆者世子也何患乎無戚陽速之爲江充乎世子將欲無去邪爲申生矣申生死而不去君子曰其而不可以爲孝然則以申生之孝而猶不許以孝者惟不去耳蒯聵去而父子之恩猶未賊焉蒯聵行順而申生心順均以世子稱未大失乎世子之道也道不失位不可奪位不可奪名不可已匪直輒也公子郢亦

胡得而擁之是以知謂郢爲嘗立者不爲擬也春秋之旨也無已靈公卒輒惡逞蒯聵其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而後父子之倫夷矣雖然蒯聵之于輒其猶賁諸之適也賁善于梟獍之子洵不知而曰不仁則已酷矣不知以賁梟獍之子奪之不使爲輒之父而蒯聵分惡非不仁以逃變郢之禍子之爲靈公之子而輒惡無所分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兩書衛世子而言順矣引商臣般止之例以詞誣意言惡得而順事惡得而成故曰知務以詞通貴成事也天下之方動尤知者之所持矣夫惟有爲而應者介于動而不容已于起者而足以自靜而端居之與振掉皆無容

心此君子以之發德豪傑以之發力豈徒不介其會而爲之淫乎抑將樂其閒而以自旌矣晉之不伯鄭始叛之齊乘鄭以收魯衛會東折齊西向衛居衡而聽之其無與動而因以靜者惟宋焉耳青兖豫徐之交心淫氣僨師飾躍躁而無止勢未無事焉宋親晉也抑非暱以親晉也國大而得晉久諸侯之所不能動也怙諸侯之所不能動而宋亦樂以自靜乃夫介天下之動而能自靜者一動之制而弗動矣再動之三動之不失其制者或寡也然介天下之動其易與之淫而不制者惟乍一動之爲難持耳一動之而持之也不失則夫再動之三動之亦猶是焉耳矣是故

能以持始而以持終者之難亦惟是持終于始之難而無難于終然而膚人之失恆難其所無難已持之而終不禁于一動惟然故其動也未有不咎者也宋援鄭衛之壞其夙與鄭怨深矣宋恆挾晉以加鄭鄭不輯于晉而恆渢之宋是鄭之背晉以東合齊北合衛宋之所宜大戒也會鹹以後七年矣宋自持而鄭無如何之也夫鄭之背晉以逃役也衛之合鄭以緩禍也宋可以知其無能大作而聽之矣聽之而發德王者之修也聽之而發力伯者之謀也聽之而閒未有發焉彼惡知吾之不亟有所發于中也范中行亂齊衛庇亂以亢晉夫豈果足以殘晉而散天下之交

乎宋乃遽起而伐晉始制之于諸方瓦解之日終湼于小
醜挑達之際鄭于是而知宋之無以自養也知不自持勇
不自制始于不可測終于不足畏困之上曰動悔有悔殆
是謂與未踰年而背達之師加于宋矣動而悔也宋之所
以召鄭侮也動悔而吉也既懲于鄭而宋終違齊衛以自
立也雖然困之吉亦吉之困矣欲以持天下之勁遂有悔
而始悔也不已晚乎

咎不與禍期禍必乘焉故君子不畏禍而不迎咎不迎咎
者不求禍也豈徒禍哉咎之所生非謀期于咎也卞急者
禍至而弗假愚鈍者以從容之謀或方在禍而若有可乘

以利用而釋害斯二者抑弗獲已而與咎逢矣從容弗假
而氣易張是故鄭衛背晉而晉不容已于遽求焉然而咎
在晉矣咎者何也莫能爲主而亟責之也方在禍而有釋
害之機則捷乘之以制人是故晉方迫衛于淇濮之閒范
中行一旦以朝歌而東附衛宜可以綴晉逼而操晉命以
自安也然而咎在衛矣咎者何也獎叛人而干宗國也夫
晉知迫衛于淇濮之閒而孰知捷以荀范授之衛衛即撓
我于淇濮也乃衛知挾荀范之內潰因晉人而以難晉又
孰知即以蒯聵授之晉因衛人而以大義臨衛也晉逼衛
于邯鄲而釁即生于邯鄲衛挾晉以內難而即以內難晉

于晉晉不能多得之淇濮而所喪者多衛乘晉之叛臣而
胥保衛之生父故夫以咎報咎者禍報其禍禍不必意中
也晉之逼衛固不測荀范之且爲衛用衛之乘晉又惡知
蒯聵之且爲晉用哉然而君子知之矣知者何也知咎之
不期禍而禍應若響也咎之相報禍之相沿每加無已而
後受者烈矣禍烈而咎深矣故春秋于衛晉之爭詳蒯聵
而沒荀范授晉以討衛之實矣

哀公

楚之圍蔡楚復振也楚復振而春秋以伯者之詞許之挈
隨許之君伸楚之長不戒楚之復振也楚之振春秋之所

戒舊矣至是而天下之戒不繫于楚君子弗戒焉君子與
時消息者也故戒楚者殊楚于中國也殊楚者以中國之
伯殊之也伯不足以殊楚而猶繫之望則君子猶愁謂之
至是而晉匪直殊楚之不給矣天下之大紀侯之不淫而
王大夫之不淫而侯均此者冠帶之國殊此者蠻貊也楚
之殊殊以其侯而王爾楚侯而王而不足以王名王而實
不王殊以不侯而非即不侯也晉至是而侯不安于侯大
夫且將侯焉大夫之必侯匪直名侯而實亦侯矣大夫而
侯則將大夫而王故其終晉之大夫與楚之君偕然而並
王是則天下之大戒舍楚而移之晉且晉不能治楚而楚

能治吳楚抑賢矣治蔡者治吳者也故楚之事可伸而雖許得長楚以擯吳楚有功于諸侯其殆伯者之遺烈與一時之大戒在吳無窮之大戒在三晉伸楚以戒吳于楚者所以戒吳也舍楚以戒晉不戒楚者戒晉之深也是故君子之喜怒有一至之理無一至之人理至而天下之經立人不至而天下之時順盈虛消息與時偕行隨時之義大矣此之謂也

楚之治蔡以治吳也或曰楚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何爲其能治吳也曰義有大小略有遠近一旦之義礙義也一旦之謀隳謀也故舉大而不遺小舉小而大遺矣規遠而

不失近規近而遠失矣大義遺遠謀失雖欲成其一旦之志而必墮故礙者必隳者也今欲修一旦之怨不躊躇經衢而謀之果則固曰楚必報之讎而與爲存亡者吳也乃夫吳豈固有撻尸處室之成心不介蔡而必爲之且一破其都熟嘗之而必再至者乎且使楚翻以一旦計以一旦空國而向吳又將堯如之何邪楚之不能久吳猶吳之不能久楚也吳幸而入郢而吏士習于輕楚楚不能必有入吳之幸而新敗之餘吏士憚吳卒習于憚者之餘燼深入于習輕者之穴是捐國以試萬一之勝也抑吳之入郢越入其都矣吳之有越猶楚之有秦也恃秦之嘗救己請爲親己而弗防則越之乘吳者尤可恃也秦之救楚心忌吳之有楚爾楚亡而秦存之楚命操之秦矣武關通江漢之險失而抑挾以虎狼之心楚空國以向吳而秦不生拊背之心無能爲秦保者也楚之大患在通秦吳爲秦驅者爾吳不能以初起之勢越江淮而更難楚其于秦倍徙之勢也吳持之不得入秦拊之不得歸蔡乃收江汝之小國梗西道以乘其敝君必死士必燼國必殲雖欲如入郢之難吏得救以復全不可冀已國再破宗廟再夷鬻熊氏之國餒而而況平王之宇木乎故楚昭之懲此也收頓胡降蔡而以臨吳地益集習于憚者之心益定師不遠勢而

秦不能乘然而吳之臂已斷于西而坐困于江介堅持之數十年而吳不爲楚患者未之有也故吳之亡于越也越速而楚緩耳且吳亦楚質摯之而越始逸于收邪是楚之報吳也不忘吳焉足矣弗悄悄于一往弗泄泄于四顧所以不忘吳者深矣故曰楚之治蔡治吳者也非近小之知所能略也君子許之焉可已

天下有略外之義無義外之略略者一事也義者終古也一事假終古之義而後其略也不近矣楚之姑舍吳以報蔡以爲略也亦非遺義以爲略也報讎之義非一逞而遂義也歸于報焉耳一逞而不振則朒朒則終不能報而抑

下之患故劉禪以通好于孫吳朱高以稱臣于女直慮及
于敗之弗恤而以社稷人民殉之乎抑將有不能殉無已
而下之也乎決于殉是周顗之見譏于君子也以社稷殉
是欲貿小孝而以大不孝貿之也且夫一旦之氣信猶而
優無窮之情見迫而遂知不深勇不固人役之才而不為
人下者鮮事求可功求成以遂功名則陋以期全其忠孝
則規模宏遠矣故能蹈義者慮義者也略不可遺義猶義
不可遺略也且夫吳蔡之于楚怨于均矣非吳必報而蔡
不必報者也吳猶蠭也蔡事楚宗周楚得國于平王而疾
酬之以禍是苗蘼螟生而螟食苗死也詩曰秉畀炎火惡

其于此生而賊此也紓吳以先蔡而吳不復敢與爭蔡之
師紓蔡以先吳蔡睨楚而必要其後非但其勢然抑有以
服其心與否也故報吳而先之以蔡其名正其志伸其謀
允其事順四者義之屬也君子以義配氣小人以氣將義
義者理之中事之制非其人不行一旦之忿惡足以勝之
哉

鼷鼠之食牛鮮矣而數食爵之郊牛敗于其所不恤異矣
異者殆天警之與君子不言警也君子于己而言警警其
異焉耳且夫人之畏天以為天之權任禍己而畏之是小
人之畏也君子不以天之禍己而嫌之不以天之禍己而

畏之故曰天作孽猶可違違之可矣畏其孽哉臣之事君
子之事親邀其福避其禍明君之所進慈母之所棄也彼
操炎炎而此惴惴胥史之以事酷吏者也替之于君父而
靖之于胥史以為愿則志狡以為悟則志淫以為知而疾
入于愚故違天之孽猶近乎義邀天之福必絕乎理絕乎
理絕乎天矣警異者無適警畏天者有適畏無適警不以
牛之災而求之于郊有適畏則雖牛不災而固不敢褻言
郊也子曰君子畏天命非君子則不知命不知命妄億其
或然畏之而徵以押之譖為修省之說者尤愼之于此

許遷于葉非中國之故許矣蔡遷于州來非中國之故蔡

矣許遷于葉而楚有許是以滅于鄭蔡遷于州來而吳有
蔡是以滅于楚吳有蔡則是吳之蔡也故君子許楚以報
蔡焉周官調人曰殺人而義者令弗讎讎之則死楚以蠻
夷拘中國之元侯詐晉侵之以吳入之蔡非無義之可執
而胡許楚以報邪夫義者甚惡乎其為名也名襲義襲以
一旦者也義集而充非一旦而可為名也□□□□□
淮中國之得治兩吳之蔡而許之治楚則尤劣于許吳以
治楚君子不許吳以治楚而況于吳之蔡乎且今之為吳
之蔡昔未為吳之蔡而為楚之蔡久矣厥貉以還蔡絕迹
于中國公子燮僅一思晉而逆國讎殺之然則蔡者楚之

賄國也蔡侯哭之復封楚封之而蔡受之是舍楚而天下無蔡久矣以楚之紫乘楚之敝枝楚以殘楚且立其廷夕探之刃積許蔡以義名是惡人之不孝而使其子誅之也蔡之枝楚而殘楚者豈以蠻夷不足與而舍之哉囊瓦之貪于得裘蔡申之吝于失裘均之爲髀肉之知市駔之爭爾瓦以一裘而拘人之君申以一裘而殘人之國牽帥天子之元老十八國之家君爲之爭一裘之吝爲之名曰背□□□□將誰欺邪生死戡之百年之中國亡而不恤君斮世子熏而不問儼然受茅土于其廷而不怍去一稱王之楚得一斷髮文身之吳而以社稷委之猶曰蔡義殺可

勿讎邪是義果惟妄人之襲而義爲賊矣謝枋得之拒聘也必正名其未嘗一日降元而後可拒也劉知遠之在晉陽也必不爲契丹下而後可代晉也不然其德或承之羞晨楚夕吳假手而嚼之詩人之所爲惡背憎與中國無蔡一楚一吳春秋詳之非爲蔡恤也悲諸姬之子孫自亡自滅而爲天下咎非一日矣

盜殺鄭大夫先言盜而後言鄭不繫盜于鄭也盜弑蔡侯申先言盜而後言蔡不繫盜于蔡也賤士陪臣從乎君稱人而繫國逆乎君稱盜而不繫國諸侯之國有恆大夫無恆士從則其人逆則非其人諸侯之國有分土無分人其

以爲天下之逆盜耳大夫奔而待放放而籍不絕尊其固尊親其固親也賤士陪臣無恆尊親合則留違則去載贄而出彊用不極其責刑不治其族周之道也而春秋因之是以知春秋用周之道也降士于尊親以勸天下之厚公士于天下以勸天下之賢故周之道至矣大夫有固尊而不失刑而猶不失也仕于他國而後失之故君大夫交相勸以厚而邦國士陪臣之責也因乎上之庸之而無固親也無固親則于此于彼而皆其士士亦有以自勸于賢矣其逆也于此于彼而爲天下之逆盜士愈以自懲于不肖矣周之道封建之法尊尊賢賢親親非非交相維而各有

其精意聖人因以制春秋之法嗚呼微矣

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書葬蔡昭公賊已討也衛殺州吁齊殺無知之必書錄功也蔡誅弑君之盜不書盜不足以名見誅盜不足以爲功也書得寶玉大弓不書盜之逐書葬蔡昭公不書盜之殺非是當于春秋之法君子以是知賞罰之權矣故有國者恃弭盜而不恃誅盜盜誅焉而不足以紀則弭于先而議功其後不已陋乎匪直陋也劉裕挾殄孫恩之功而篡晉朱全忠挾背黃巢之力而移唐成尺寸之功獲不貲之賞賞淫權替而國隨之以亡可弗戒與且夫盜而讙黃巢之竊速天下非不可芟除之

悲也其始也得虞詡張綱而已瓦解矣彼其志力亦猶是股餘之雄耳非有非卓操懿植根于深也非有契丹女直犍粗之合類而不相下也釀之于微兆之于著國破君亡乃始修血刃之功以爲已績有人之心者未有不慚者也賢者不以慚居功王者不以慚行賞故合天下之知糾天下之勇諸人臣之節以名乖史冊而人主奉天以行賞者攘夷狄上也除權姦次也盜無與焉□□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則貞二則淫故君子之法審夫不一以定于一惡有因人之賢而姑俯之因人之不肖而故仰之哉傳曰衛輒辭位以避父則衛人拒蒯瞶而輔之可也是其爲說浮游其法于不一之塗爲沽名者俯而爲椎鈍者仰勸天下以僞而便于賊恩也且夫使輒辭位以避父其志必于避與抑志游于可避可弗避以觀國人之情與如其志于必避也則未有悠悠之國人能移孝子之心者也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毋不能得之子而定民能得之君乎國人其孰轉焉夷齊求仁仁斯得矣爲一經已來問其孫人也如其無固避之心而姑爲避也則試其欲取固與之術質臣民之藏已而委悲于父也擇子道而不知其至觀天下以僞而賊其仁良亦酷矣天下未有不至而善者也至善者一而已矣一者仁也求仁而得仁貞于一而守之約也故君子以心盡道以道立法以法立名以名定禮孔子之于魯治叛人治之以禮于衛治逆子治之以名禮無二制名無二稱正名之曰衛世子蒯瞶正蒯瞶爲靈公之嗣也父尙爲世子子必不得爲君正輒之必不可立也輒不可立衛人必不可扳輒而立之貞一以斷復奚問輒之避與不避哉惟不可立故必避既已嘗避又奚立曹丕司馬炎以降篡者未嘗不固辭也而姦盜不可掩況父子之際哉言天下之賾而不亂無他誠而已矣誠斯一不誠斯二爲此說者吾知其誠之未至也誠不至仁不精執不固將欲言道而辯天下以淫僞乃以僞爲世笑可不戒諸

求仁而得仁未聞求仁而得位者也求仁而得仁則無怨矣未聞求仁得位而以安者也求仁而得仁無所貪也未聞求仁而得位不待貪而自獲也蒯瞶之出輒歷于王父而不得伸其孝養遽公薨輒可伸矣奚但辭位而避之已哉請于國人迎父而嗣國國人聽是國人之爲君子成孝子之美也國人弗聽是國人者皆輒不共戴天之讎也誠壓于王父之命而不得報死之可矣輒必不肯立乎其位

而衛國人國人之賢者感以自恔必不固以裕先君之蠱
其嫡南子而為譖人以亂國者且心憚輒立之雖己復奚
輔哉輒避而國人能強之輒之為子可知矣必授之輒而
輔之以拒父國人之為臣可知已無他歸于不仁而已矣
不仁之人而為之的其可何其謬也春秋書衛世子而曾
論論夷齊大義炳如日星乃猶懸立一國人輔輒之說以
疑天下洵然伯夷之去孤竹之臣民亦可迎夷以歸逐叔
齊而立之乎復奚辯
為此說者曰仁未嘗不利也輒辭而國人固可輔則夫天
下之為利計者亦當于仁焉求之也辭則得不辭則失人

亦惡可不自勉于仁哉嗚呼嬰兒之爭餌也以授之不爭
者而相勸于不爭此老嫗之教也君子納天下于大倫而
立說垂教以嬰兒之知慰天下乎輔之云者何也助之以
終拒父也人方避父而我輔之以拒豈但嬰兒之哉強人
而禽之先自禽矣

禮有可推而準者有不可推而準者可推而準者雖異而
貫不可推而準者雖同而殊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一
色之謂章異色之謂文知乎同異文章之情而後可以言
禮喪不數閏非言葬也葬不廢閏葬非喪也喪非葬葬非
喪之際微矣喪之不數閏謂以年斷者也三年之喪二十
七月閏之積率二十七月而得一閏則雖有閏亦二十七
月中固有之日矣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之葬五月大夫之
葬三月士之葬踰月縣踰月而極于七月其為閏也微矣
閏積而要歸乎歲閏微而受裁于月天之紀也喪者哀死
之情也葬者送死之事也哀死者從情情惡其不足送死
者從事事惡其不虔苟虔而事可舉故從乎死者而為之
制是以自天子逮庶人喪之期均而葬之期不齊故譏葬
速之不虔者允矣譏葬速之不懷者非也自天子逮于庶
人有異事無異懷信乎速之不懷與是天子之懷長而庶
人之懷短豈情也哉情惡其不足則歸閏於歲以盡之事

惟其已虔則數閏以月而仍之葬有事焉自天子降煩簡
以差各得其日月而虔物以庀功以蕆周椑周盟外棚以
期必至是已虔矣已虔而又需之懈慢事者之虔弛矣春
秋書閏月葬齊景公葬在閏從其實而言閏未嘗有譏于
其臣子也喪之與葬同而異近而不比異以成文嗚呼微
矣審之于微纖而辨殊而歸一是以善言禮者不僅恃夫
推也

成乎惡者志為上事為下刑因之而以施諸弒君之賊則
不然故減宋馮而督當罪馮不以分督之惡陽生不以分
陳乞之惡其法一也而乞為甚矣以言乞之甚邪督之弒

君爲渦弒也乞之弒君名爲陽生弒而實非爲陽生弒也乞之惡不得以視悼傳者以爲爲法受惡擬諸里克之列是猶擬衞鱄于季路也陳乞于齊猶之父子縱之歛之迎之隨之鬬之以自斃而已乃以有齊塗之人不可欺也孰是君子而顧爲之欺邪立荼者乞也逐陽生者乞也入陽生者乞也弒荼者乞也陽生不得以有爲其國悼公不得以自保其死陳氏之邪心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華督于馮與與夷之閒未嘗有是隙也況里克之于奚齊哉而乎荼之弒而竊國遂以空齊出空齊而後乞之弒成弒成而後陳氏之威福獨伸以無糾劉裕之于晉恭蕭衍之于齊順

何恩焉而必列一主以立之邪裕衍不以爲恩于晉恭齊順裕操戈則晉恭齊順不以爲裕衍所立而分懸天下後世無閒辭焉春秋之法亦用人心之無閒者而已矣然則陽生勿立乎其位不尤善乎夫陽生者雖欲勿立而不得者也立之而乃以奪之陽生不能禁其不奪則不能制其不立謂陽生之歆于立者將必陽生之亦歆于奪邪陽生愚而畏死其立也冀以貰餘生也然亦未有不惴惴者矣故陽生晉恭齊順立乎弒君者之手而不與宋馮衛逆陳乞劉裕蕭衍弒二君以立一君而不但與華督均罪弗獲已而僅使視華督之刑始從其事而刑之焉耳

叔還會吳于柤公志也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季孫志也公會吳于鄫公志也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孫志也狂主亂臣各攜其心而以國試互相制而姑相從吳不有越之難齊不有陳氏之惡魯亡矣邾公室之附庸也邾存而季孫不得以爲利邾制而地繼于魯終季之有矣公不能于臣而陰吳以自庇鄫之會吳責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公與吳之情可知已故意如逆而魯大有事于邾定公有爲于國而邾爵睦哀公立季亟兵邾而公亟通吳季服邾以服君君懲邾而怙吳邾非公之樂服吳非季之樂怙者也乃季欲服邾公不得止非徒勿止以躬親之公非爲

季靡也公欲怙吳季不得沮吳人來伐季受盟焉季非爲公順也相折以情相制以勢公雖可止季而弗止季雖可沮公而弗沮公淫遇于邾而齊吳交至乃以委怨于季公外怙吳而季固困邾以激吳怒宗吳之兆可怙而過在公嗚呼狂主不能戢其臣險謀之陽術之試國于凶危若將臨萬乘之敵而操其斂縱逆臣測主志而交相制姑聽之終撓之睥睨以爲口實若將挑仇讎之釁而陷之危亡子貢巨賢也子服何直大夫也乘隙于撓抑背悖之中莫能撓而或因之嗚呼小人之術百變將盈庭之士有不及盡億者與抑億之已中各有辭焉雖欲沮之而不得邪故險

鬭之謀腹妒之術貞人無所施其正知人無所用其覺敗亡未著而盈庭束手以聽之死君破國之相積惟此而已矣且微僅禍其國也季以之而遲害于邾邀禍于齊公以之而投數于齊導爭于晉天下鉴沸而皆魯之殤為越不起吳不燃邗溝開中原潰蚩尤之禍將徧天下而魯其先矣吳不亡公不必更而恃越吳不亡公不肯改以平齊齊敝于吳而報在魯齊噬之吳腹之魯之存百不得一也吳亡公且失怙而戚亦孰知公之戚者乃其幸乎哀公之于季則不如昭公也昭公弗忍以身殉之哀公弗忍以國殉之志愈狂禍愈昌矣季孫之于君又不如趙鞅也鞅下吳

楚以僅保晉肥挑吳齊以亟殘魯保晉則猶有晉殘魯則欲無魯保晉而小人羣君子不能詰殘魯則國人怨鄭國有詞鞅終得晉而季終失魯雖均盜與其成敗也亦因之乎得失也競愈熾情愈毒志愈詭跡愈慶為謀愈下施及戰國田文周最韓朋黃歇之徒衍其詐于君以內挑而外合上害百而己利一歆然以為有秘之府通人覘之蠹豕之營也宵慮之旦趨之芒芒然相敺以即于斃不亦哀夫入其國毀其廟社絕其世不有其國目之曰滅均之乎有其國也有其國其世不絕亦目之曰滅均之乎絕其世也楚人潰蕭蕭地入宋書曰楚子滅蕭繼此而蕭遂絕矣鄭

已得許許復見經書曰鄭游速滅許許地已歸于鄭楚復封之他壤非故許矣齊鄭入許地歸于鄭猶游速也僅書入者許叔之返返其故許也宋公入曹曹遂以亡猶之滅也僅書入者曹因而亡宋未殲曹也故春秋之立義精矣精斯嚴嚴斯辨辨斯恕嚴以恕仁義在己而以誅天下于仁義無有銖絫不施權衡道乃建于天下而無窮不得之仁求之于義義未戕者猶冀其仁之動焉不得于義求之于仁仁未極者猶留以待他日之為義者焉宋不兼曹之地鄭非不殄許之嗣恕以求之聖人所以全天下于仁義也至不仁者義未戕而固非其義勢不使也勿使託于義

以免至不義者苟免于不仁而固非其仁力不逮也勿使託于仁以免楚不得越千里而有蕭許況在楚而鄭不敢問推其心而無可免聖人所以正仁義于天下也全天下于仁義而仁義不絕于天下正仁義于天下而天下不詭于仁義雖已毀人之廟社而仁義猶不絕者性也君子所以謂性善體天下而登之也猶未有其國絕其世而不可使詭于仁義者下愚之困于為惡力窮而心不衰不可使詭也命也受命有貞淫而下愚不移聖人弗假之以賊道也聖人兼君子之大君子未至于聖人之精春秋有君子之辭焉有聖人之辭焉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善利之問舜蹠之善舍心以言迹也不得離然亦無難知
者也心之所繫迹不可掩故王通曰心迹之判久矣君子
謂其不知道也魯哀公入邾以邾子益來齊人取讙闡歸
益于邾齊人歸讙闡以迹言之兩相釋兩相改善之徒也
乃即其迹而言之兩蹠之相爲往復亦不待即心而知矣
此眈眈于邾彼逐逐于邑雖欲謂非兩蹠之相劫也不能
此失讙及闡旋歸益于邾彼見益之歸遽歸讙及闡如桀
氣于苴囊一洩而枵然皆謂即欲謂非兩蹠之相攜而相
暱也亦不能矣何也蹠之所爲動者利焉耳魯不道而入
邾齊無必討之責或以其瑣瑣媚說而爲之起與既非義

矣其相報也置邾而亟兼讙闡無以酬邾人之望而不恤
是則魯得邾而齊得讙闡漫假不歸邾子而齊尤爲志之
滿也貿他人之國以償利于己瑣瑣之媚亟尚非齊所急
矣魯之入邾興兵漸至圍郕城下而不釋且失讙闡而少
歸其君知邾之漸集不如讙闡之固有也雖知得邾不加
讙闡無闕少待以示不即劫于齊邾而魯抑又不能非不
能待也以利行者唯之不合攄之不置獲得不利而疾增
其心所素險者既已專也故如手足之捍頭目無須臾之
勢矣于是而齊遂以讙闡歸之齊亦不能如待也非不能
待也魯返益于邾齊以遂返其所撤初不即魯之釋邾以

必求之于讙闡以名激以實應出于其所不慮如吹埋耳
而不能自保其所噬也春秋諸侯之不以利爲兵好者鮮
矣疾以利怒疾以利惱疾以利遷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春
秋所書者迹也而奮遽卞躁陰謀喪志之情並其隱而給
之是以天下無不迹之心無不心之迹君子洗心以藏密
莫之藏也而況于利人乎利人者無不遽也無不躁也謀
無可沈而志無可守者也蹠之爲蹠此而已矣故望而知
其爲舜之徒者無他得之也患失之也患攖之而以言議
之而以動知其爲善之致矣望而知其爲蹠之徒者無他
得之也驚失之也驚俄然而長俄然而消知其爲利之迷

矣善利或隱于心靜躁必應于迹豈難知哉
獲者不善之辭也公羊氏云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斯其得于傳者不妄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非惟仲尼之已也堯舜文武百王之道已也道已而鳳
不至圖不出麟見獲聖人無徵以與百王之道聖人之所
謂窮也春秋之作本魯史以明王道必假乎魯史者魯足
徵焉耳明王道者必有徵行王道者必有徵于門無爲而
治者其舜也與言承堯也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言承
大王王季也聖人無所承欲行帝王之道而無所紹無所
紹而始有爲有爲而倘或不信從始有變夫于承魯史作

春秋所紹者已非堯之緒大王王季之甚則有爲而有憂
矣有爲有憂聖人所不吝也有爲故退時人之所樂進時
人之所毁予時人之所訕奪時人之所信有憂故先事而
懼已事而思因其提心而加之戒因其慚心而爲之諱王
道乃明顯聖人之憂而有爲也必事之尙可憂而措之爲
也五伯之事晉史之文得聖人而爲之即事而旋變于王
道齊桓觀春秋而贊之以其近于王也近王則變之也易
矣道託文以傳文不足以傳道不可以爲聖人之徵文因
事以著事不能善其文則聖人雖徵之而不可以有爲是
故哀公之中年春秋之所可絕筆也久矣晉之會楚史猶

爲之諱也楚之先晉史猶內晉而長之也是天下猶有恥
也齊桓之興天下無特會晉文之興天下無特伐是天下
猶有統也未有伯天下之爭折衷于齊晉既有伯天下之
爭折衷于伯是天下猶有與也屈逆而弒賊不逸討國亂
而大夫殺猶假于法是天下猶有名也有恥則可勸有統
則可理有與則可與有名則可正恥不競統不壹與不親
名不審聖人之所憂猶可爲之變也衞盜殺君兒蔡盜殺
君陳盜殺執政天下移于盜而無名矣宋鄭相伐相取俘
殺無度而鄰國無與折衷天下散于戰而無與矣特相盟
而背之無禁特相伐而執私怨以爲詞晉人食北楚食南

秦食西吳越猝勝以相食于江東天下析爲五分而無統
矣吳先晉而晉不爲存其名晉會吳而公不以爲諱天下
甘于戕吳而無恥矣天下師師不知其正晉史無籍以譽
其文魯史無善文華之則疑因之則妄聖人無徵以存其
道故夫子立乎獲麟之年溯已往之事因舊文立新法謂
大哀定而上之天下道猶可行也得哀定以上之魯史而
微之道猶可明也斷之二百四十二年斷其不競收其不
壹洽其不親定其不審封建之守猶可維百王之道不
遠聖人之道未窮聖人不欲已也事不足以譽文文不足
以傳道變之則已傷爲之則無所承人理禰于下天道遷

于上東李出西麟見于西郊而被獲然後聖人信其已窮
而決謂百王之道終于已矣前乎百王之道窮後乎中國
之道不得而不息故仲尼沒聖人不復作天固不憂而無
欲爲于中國之心夫子之泣豈徒然哉夫百王之道中國
之統有三紀焉人紀者井田封建之所準也天紀者鳳麟
河圖之所詔也地紀者□□□□□□□也獲麟天紀之
裂也更四百餘年而三代之天下亡井田剷封建滅人紀
亂矣更四百餘年而□□□□□□□□□□□□□□
□□□矣故大聖人道窮之歎非獨謂一聖人之道也先
之前古之法後之萬年之人而無有不窮也道不窮聖人

不當故前乎獲麟而聖人猶憂天下猶欲有爲焉故春秋修王道立盡人以俟天君子之學乎春秋學是焉耳矣

春秋家說三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斃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弒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弒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于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

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提綱一卷

〔清〕嚴啓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朱彝尊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提要

書

虞山老經生蒙叟錢謙益謹奉書于
開止徵君嚴先生門下僕家世授春
秋兒時習胡傳麤通句讀則已多所
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原委知
其爲經筵進講箴砭國論之書 國
初與張洽傳竝行已而獨行胡氏者
書一
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抒華夏之氣用
以斡持世運鋪張金元已來驅除掃
犂之局而非以爲經義當如是也竊
謂左丘明親受經于仲尼公穀皆子
夏之門人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
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世公羊盛
行左氏後出立于劉釋于杜至孔氏

而始備迨于有唐之世學者鑿空好新咸欲舍傳以求經于是入主出奴三傳皆茫無質的而春秋之大義益晦元季有黄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説授之于東山趙汸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為未成之書

書二

擇焉而未詳也　本朝富順熊過有春秋明志錄援据該博而於彭山季氏杜撰不根之説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説之過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為經左氏為緯採集服杜已後詁于黄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為一書而盡掃施丐盧仝高閣三傳之臆説庶幾春秋一經不至為郢書燕説疑誤千載日月逾邁舊學荒落憒悶遺忘不復省記蓋二十年于此矣荒邨臥病冒絮蒙頭門下忽以春秋大聲擲示忽漫開卷頭目岑岑然俄而目光迸發心華怒生如向所失物取次得之記憶宛然口不能喻唯有歡喜

書三

踴躍而已書之大指在乎据傳以通經据經以訂傳其于文定傳義發凡起例條析理解如秦越人之診病洞見其臟腑癥結攻伐療治瞭如指掌雖有二豎子不能逃之于膏之上肓之下也今略撮其要義如曰春秋之託始以魯隱之見弑而始其終以請

討陳恒而終又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文公以後政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間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也又曰齊桓既霸諸國無一人敢弑君者齊桓殺哀姜之威所攝也楚莊既伯二十餘年之內海內無弑君之患楚

書四

莊殺徵舒之威所攝也大夫之惡莫大于趙盾聖人所取無急于楚莊此春秋大關目炳如日星古今未嘗標舉者也謂隱桓二十年間外事皆以鄭莊為綱魯隱半生全被鄭莊播弄此老吏斷獄案問得其主名無可解免者也謂盟會城築無皆譏之例謂毋弟稱弟史家恒詞齊年鄭語初無貶例此如良吏平反盡洗酷吏故入文致之案深文者亦無所置其喙也此書雖專攻胡氏如古人所謂箴膏肓起廢疾者數其實則根據左氏貫穿全經胡氏弃灰之墣法一切平亭而諸儒墨守之疑城一往摧倒斯則

書五

尼父之功臣非獨康侯之諍友也非門下具千古心開千古眼不能信手開闢發此快論然非僕老眼無華似亦不能作此賞識也所最可惜者本是通經著述之書却言為舉業而作先之以標題舉業繼之以别論經義先號後笑曲終奏雅高明之士一見

講章面目不待終卷已欠申恐臥矣譬之隨侯之珠光可炤乘而覍山之人用以彈鵲又若圭璋穀璧裹襲敗絮天吳紫鳳顛倒裋褐物之失所莫甚于此猶記兒時先宮保授以春秋錄疑訓之曰此晉江趙恒先生所著也先生著此書類心屏氣以纊塞其

書六

耳然後執筆書成去其纊兩耳聾矣先輩專勤如此雖可重亦可哂也今門下所撰述縱横千古可以發口游夏輟簡咲趙而乃沿襲流俗夾雜講章徒為趙先生瑱耳之物而已豈不可為歎息哉倘門下不弃瞽言慨然改正削芟蕪梗斷為一書僕雖老耄尚當温繹舊聞悉意而為之序如其不然畢竟以舉業為主經義為客則僕之斯言或可命侍史繕寫置之末簡使世之君子有習其讀而不欲竟者或將為之决眥拭目蹶然而興起也歲在丙申五月五日謙益再拜

書七

春秋傳注自序

春秋之所紀者事也而非文也其文則史而已何以筆何以削何以絕筆于獲麟何以託始於隱公則竊取之義存焉今其削者不可見就一經而觀之則莫大乎其所絕筆與所託始之意此之不辨而好言春秋譬則狂者之惑方夫且不知東西之易向也而又與言人事之際乎除嘗挈其端倪疏其條件大略一本孔孟之遺言終不雜以後人之測議學者從其緒而求之則千聖

之絕業可得也何言之世之言獲麟者倫矣其說百出而不離乎麟而不知麟直其寄也何謂寄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壬寘于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夫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當時季氏之行事與陳恒之行事何異其視哀公與陳恒之視簡公何異齊弒君而魯請討寔其志在討齊哉要使三子之心知弒君一

事爲人人所欲誅萬一有人焉爲楚莊石碏之爲則亦事理之或然者耳至于三子不可而聖人之心戚矣故于是乎作春秋作而懼與否不可知然哀雖有遠越之憂而終不蹈簡公之轍者未必非春秋之所留也若是則宜大書其事以明沐浴之義何以絕筆于獲麟而及以陳恒之事置之言外乎今夫人之有言之所及者淺不言之所寓者深夫比物連類本無預于我之生平而適與我之生平相中未有不聞之汗下

者也若直指其生平而斥之人心懼机反塞今舉陳恒之事而大書之是直指其生平而斥之也歷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至于陳恒之事將見而反爲之默是比物連類本無預于三子之生平而適與其生平相中者也適有獲麟之異屹然而止使天下之人一以爲紀異一以爲紀祥一以爲志悲一以爲志喜若無預于三子也者而三子之心默然而懼默然而慙默然而悔默然而感是聖人之書全乎机也而出於誠全

乎誠也而一本於厚由是聖人之書有以收亂
賊之心而為萬世經常之本矣何以徵之即以
其託始隱公徵之夫魯隱之元年周平王之四十
九年也平王之始可託惠公之始可託今舉無
所託而獨託始于隱公何哉隱固讓國之賢君
也讓國之賢君宜不以國故弒今反至于見弒
彼直以其君為戲而以弒為常意所欲生則生
之意所欲去則去之耳若是則何難于弒聖人
之託始于隱公若曰當世之君臣宗國之往事固

有若是其可畏者耳故託始于隱公與絶筆于
獲麟為一經之本義孟子所謂臣弒其君者有
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是也隆故
疏其條件而曰有一經之經有一經之緯弒君
三十六其經也雖非弒君而事有關于弒君者
亦皆經若夫王迹之凌夷伯功之升降夷夏之
盛衰大夫之專政陪臣之擅權皆緯也經之所
係者重緯之所係者輕擧經緯而竝言之則說
經者之大誤也而况今日會某侯明日盟某公

今日某侯來赴明日會葬某公此不過內詞所
不廢夫子存之以實一經之歲月緯且不足以
當之也而況經之為用乎哉隆故疏其條件而曰
有內詞有外詞內詞詳崩薨卒葬水旱螟螽大
雩郊禘朝聘君行之類皆是外詞要其無關于
王迹之凌夷伯功之升降夷夏之盛衰大夫之
專政者不告則不書有詳而當乎一經之經有
要而止于一經之緯此在學者之自為辨晰而
已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但有大夫弒諸侯不聞

諸侯弒天子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也故夫
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天下弒君之禍猶
緩文公以後政在大夫天下弒君之禍益急隆
故疏其條件而曰有一經之賓有一經之主賓者
何文公以前是也主者何文公以後是也至若
詞之為用有複有單有一事而僅見一詞者有
一事而始終備載者則詳略之用昭焉善乎左
氏之言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晝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蓋所以美春秋者大略如此而以歸于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則非後之言經者其説愈煩其文愈鑿至求于或稱爵或不稱爵或名或不名或人或不人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或至或不至離于事而究于文嗚呼聖人之旨隱矣

丁酉菊月烏程後學嚴啓隆書于墨蕉園之濾軒

春秋傳注提綱

一明原

原者何原聖人之德也聖人作經其文則史其所竊取之義又不著於文字之間何故春秋成而亂賊懼萬世之人赫然炳日月而流江河相與尊其義於不悖哉蓋以聖人作經實在臨歿之年其道德之盛為世主之所欽卿士大夫之仰所仰及門弟子之所揚榷而奉行之者已非一日而又當贊易以翼經刪詩書以垂訓之後世但有所筆必知其為聖人之書且懼而作書〻成而無汲〻以自明之意迨乎歿而其書始行以故竊取之義漸為當世所繹思群弟子所講習其所為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漸悟而得其意之所存于是天地之性各見于人心惕然而動其悔禍之意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賊懼則以戰國之亂方烈于春秋而弒父弒君之禍反不甚作則一治之功已實見于百年之内非虛加之譽

已也然則此書而不作于孔子即有此竊取之義人亦未必懼即作于孔子而有汲汲以自明之意則其自懼也不切而人亦不能終古而為之懼然則亂賊之懼與此書之所以為經全乎聖人之德與聖人之懼而不在乎區區事義之間也作明原第一

一明義

凡讀春秋當首觀其絕筆之義與托始之情而後一經之綱領始挈何故絕筆於獲麟論語

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三子不可此春秋之所以絕筆聖人所甚欲明之甚欲晦之終其身不以告人者也今觀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其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壬寘於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夫子懼三子復為陳恒而哀公之不免于齊簡于是假魯史以作經以默示夫力曉三桓力警哀公之意若將此事寘之言內則所曉三桓與警哀公之意全乎不著若竟絕筆于此事則于譏切當世之意又懼太明明之不可晦之不可于是巧為之法而絕筆于獲麟使當其事者如逆子之聞雷自驚自懼而身在事外不關痛癢之人則直以為為麟而已矣故麟之說百變以至于今而卒無能得其解者則聖人之所不欲著也今以托始隱公之說証之夫使為周哀而作則何不始於平王之初而始于平之四十九年又何不始于孝公之世惠公之世而必始于隱蓋

以讓國之賢君心可旌乎白水而一不免為賊臣之所弒托始于此則天下知作經之本意確乎其為臣弒君子弒父而作而與絕筆獲麟之意昭然相見于終始之間內自子般以迄昭公外自州吁以迄陽生皆包舉于一始一終之內則春秋一書但有誅亂臣討賊子之一義而更無他義之可言也然則引他義以說經皆如迷者之易方盲者之揣籥其說愈詳其旨愈遠自左氏以來共相誑惑以

至于今不知其幾何年矣隆不揣竊欲起古
人而問之

凡讀春秋當明賓主何謂賓文公以前是也何
謂主文公以後是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此指文公以前而言又曰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指
文公以後而言何謂文公以後春秋之初鄭
莊為尊攬天子之權以歸諸已其時天子失

提綱四

馭政在諸侯亂端雖啓尚無蝙于臣弑君子
弑父之變春秋一書可以作可以無作所謂
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也文公以後趙盾
專晉攬權任數卒使政歸于臣列國因之各
逞其勢各凌其君魯成季氏衛成孫氏齊成
陳氏鄭成三卿陳成二慶列國之君各寄虛
位于權臣之上而天下之倒置乃極夫春秋
以來但聞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縱
不得政已知大夫之難治矣又舉一國之柄
而盡歸之則頋盻之際即為風雲弑一君更
立一君何待咄嗟而後辦哉於是不得已而
作經所謂政在大夫則雖以庶人之賤犯天
下之不韙而不能不為之一議者也是則經
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也故曰文公以後為
一經之主且自晉有趙盾而天下之弑君者
十五年間其事八見楚莊一出名正言順以
討徵舒則二十五年之內寂然無一聞事皆
在于文公之後痛心切骨非復前此之情可

提綱五

以作可以無作之比然則但言誅討尚未明
乎誅討之緩急也而況夷誅討于他義乎哉
吾以是歎諸傳家之舉不得其要領也

凡讀春秋當明經緯誅亂臣討賊子其為此經
之本義不待辯矣然經所書二百四十二年
之事豈皆一出於弑君蓋有旁見雜出以實
一經之歲月者矣又將何道以治之乎此非
無義也雖有其義不足以當一經之義則爝
火螢光終無與于日月之炤也今以弑君諸

條及事涉弒君者為此經之經而以旁見雜出以實一經之歲月者為此經之緯則旁取之義約然在經而不復在緯〻縱有義付之不問可也作明義第二

一明事

春秋之所記者事而已矣而文無與焉文者所以載事不關文以載義也故必明于事而後可以言義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是盟蔑之事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

提綱六

公立而求成焉是盟宿之事衛為公孫滑伐鄭取廩延已而鄭人伐衛討滑之亂是伐衛之事若以盟為義而謂盟即聖人之所惡以征伐大權為義而謂伐即聖人之所惡則全離其事矣如蔡侯鄭伯會于鄧傳言始懼楚也義在楚始強不在蔡鄭始懼若以懼為義而謂懼即聖人之所惡如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經言荆始横也若以蔡為義而謂歸即聖人之所惡如齊師滅譚〻子奔莒經言齊用強也若以譚為義而謂無罪見討為聖人之所恕則全移其事矣如胥命于蒲所以相命者當自有事而即以胥命為其事會曹伐鄭復納厲公而直以蔡衛後先為其事三國伐宋討宋之背北杏也而直以將平師少為其事則全遺其事矣如州吁弒其君完而自立是州吁之事連稱管至父弒齊襄而立無知是無知之事若舍州吁無知之罪而以不稱公子不稱公孫為衛莊齊僖之咎則

提綱七

全悖其事矣如經書同盟者十有六他盟皆次第軟此則一時軟故言同而強為之說曰諸侯同欲而書同惡其反覆而書同如會畢即伐急于納厲公期諸侯于棐林所以討伐鄭而強為之說曰地而後伐為疑詞地而後伐以着其美如會王世子于首止以鄭伯之有二心也而復盟宰周公會于葵丘以叔帶之謀未息也而復盟會于宋所以訂弭兵以屈建之言交見也而復盟會于平丘所以合諸

侯以齊人之有異志也而復盟〻與會各自
為事而強為之說曰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則曲生其事矣如圍宋彭城以
討五大夫也而專惑于追書之說城虎牢以
偪鄭也戍鄭虎牢尤以偪鄭也而專惑于城
不繫鄭戍還繫鄭之說則反棄其事矣原其
所以縣乎以文為義而不知夫義之在事又
不知夫事之在左氏故其奏記高宗曰左氏
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此正文定之所以誤也

今於每條之下專明事實後略說義〻所不
及則但詳事實不復說義其傳與經違及理
所難信者亦復時有辯晰或左氏不備間採
他書以佐之什一千百要之不離乎左氏也
春秋紀事用編年故事嘗雜出要其本末未嘗
不具苟循其緒而求之則條理秩如可燭焰
而數也有數條而祇言一事者有數十條而
祇言一事者有數條而始竟一事者有數十
條而始竟一事者如莒人入向無駭入極紀

子伯莒子盟于密莒人伐紀取牟婁公及莒
人盟于浮來此數條而祇言一事者也如伯
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齊侯鄭伯如紀公會
紀侯于郕紀侯來朝天王使家父來聘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〻季姜歸于京師齊鄭衛
來戰于郎公會齊侯于艾公會齊紀盟于黄
齊師遷紀郱鄑郚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伯姬
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紀叔姬歸
于酅紀叔姬卒葬紀叔姬此數十條而祇言

一事者也如有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師有伐
衛然後有東門之役有東門然後有入郛之
兵有入郛然後有長葛之圍有長葛然後有
華督之弒此數條而始竟一事者也如馬陵
之役吳入州來鍾離會戚會柤會向極之戰
長岸敗雞父至于柏舉之師楚人失郢而後
通吳之策始遂此又數十條而始竟一事者
也迹其首尾而知盛衰迹其盛衰而知升降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書者不過數十餘事

而已矣又多乎哉此讀春秋者貴乎求其事
而不在乎揣其文也作明事第三

一明文

孟子曰其文則史〻者魯史之舊文聖人即魯史之舊文以寓作經之大義不聞有所是正于其文也　自史記曰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於是後世之言經者遂舍孟氏而專從史記矣要其所以見惑之故則曰經實有異文如會于稷以成宋亂如鄭棄

提綱十

其師如天王狩于河陽如會于澶淵宋災故之類有此異文則他處之或爵或人或名或字之類疑皆聖人之筆削甚則舉夫元年春王正月秋七月之類而皆以聖人之文當之於是合事論文之說沸然而起今試舉史文之可議而聖人之所終不為改者一略數之夫閏月定四時成歲唐虞已然閏無定月氣盈則名斗指兩辰之間天之垂象固可據也周自幽王以後曆官失傳遂置閏月於歲尾故言閏月不言閏其月以閏為歲尾之定名也若舊史可改則首宜改者宜莫若閏今仍以閏月書是不改者一矣僖公二十八年公兩朝于王所其明年告廟飲至朝王為重則當言公至自王所今仍以圍許至是不改者二矣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必在天王之崩後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之前今因丙戌奔莒然後挈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是為奔莒書不

提綱十一

為弔天王書是不改者三矣鄭伯使宛來歸祊義在歸祊不在使宛韓穿來言汶陽田義在言汶陽不在使穿今仍書使宛使韓穿是不改者四矣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義在晉敗秦不在及姜戎齊侯伐戎北鄙遂伐曹入其郛義在伐曹不在入郛伐莒取向則莒人之不肯可知公會齊侯於夾谷則及齊平可知今皆仍史文之贅記而書則不改者五矣哀公十二年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猶西流則今之八月也舊史可改則宜改者莫急于此今仍司曆之過而誤書則不改者六矣州吁以後商人以前亂賊之人未知禁告々者得以實聞自趙盾有自辯之言鄭公子宋移獄于歸生而天下始知弒君之名之當避于是晉楚書不以名告鄭公子騑楚公子圍皆以疾赴楚公子棄疾以比弒其君聞而已乃自居于殺比使舊史可改則不書其

提綱十二

名者當直著其名不言其弒者當直言其弒今皆仍史文之偽告而書則舊史之文固無一字之改矣凡此之類難可悉數何獨于棄師河陽之事而以為斷制其義于會稷澶淵之事而以為增益其詞也哉然則告有參差史有文質或略或詳或顯或晦總非經義之所存必欲執文以言經而動指為聖人之義是枉為舊史作傳而於聖情了無涉也則正聖情所大戚也作明文第四

一明內外

內者魯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宋人盟于宿祭伯來之類是也外者他國未告之事鄭伯克段于鄢鄭人伐衛齊鄭盟于石門之類是也內詞詳若君行若大夫出若來聘若來朝若受兵若往伐若築若城若婚姻若時祭若水旱若螽螟之類無不悉書其義之所係往往而細外詞必告而後書或專告魯或徧告以及衆苟非理所宜告與意所欲告則不來告

提綱十三

告其義之所係往々而鉅今取內事之最細與外事之最鉅者而各舉一字以為之言則此可以立義彼亦可以立義斷爛朝報之訊真難免于妄人之口矣當知內事有時或鉅而細者恒多外事有時或細而鉅者恒多分類而觀則若網在綱秩然可數其有伯主之令而魯往會盟則雖內詞而實外事告崩告卒而魯使往弔則雖外詞而實內事又不可執一論爲作明內外第五

一明告

周禮列國各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掌四方之事者謂他國來告則史得而書之達四方之志者謂我國有事則史得而告之故有國滅而史未嘗滅者則猶得以國之見滅告于諸侯也是以州吁弑君則曰衛人來告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則曰國人分散故再赴國人分散則史亦分散也其有本非大故而與魯有涉則小事亦告如莒人入向

莒人伐紀取牟婁之類所謂專告在魯者是其有天下之大故告於諸侯如鄭伯克段于鄢鄭人伐衛齊鄭盟于石門之類所謂徧告及魯者是其有本爲天下之大故而彼不來告如鄭高渠彌弑昭公齊人殺子亹鄭傅瑕弑子儀陳佗殺太子曹負芻殺太子衛殺太子伋鄭殺太子華之類則不見經蓋不告其王朝大故宜必得書而王室衰微史或不脩或雖脩而紀綱已弛不嚴赴告則子克子頹之難竟不來告其晉楚秦三國春秋之初本已强大而赴告未通則不告其吳在成公以漸并萊所及已在江淮之際而未通上國則不告其楚滅江漢間小國無歲無事而南北方敵則不告惟盟齊之後魯方婚楚則伐隨伐陳圍陳納頓滅夔之役即頻來告踐土後魯服晉遂不復告其魯與晉本相終始而晉方怨魯當晉成初立以後黑壤用賂以前如晉侯伐鄭及郕荀林父救鄭伐陳之類則不

見經蓋不告其有本一事而伐國者示威則伐國者告受伐者示弱則受伐者告其襄公以後赴告日煩雖當兩敵用兵之際而諸侯卒葬及殺大臣等事亦無不告其有兩國皆來告而一國先告則據先告之國詞以書後亦不復贅書其有兩國本皆不告而公親在行君行史從則以事有相涉而亦書凡此皆告之情狀即所以獲見于經之情狀左氏觀見舊史舊史本無文故得確知其爲不告也

作明告第六

一明筆削

筆削之說出自史記左氏絕無其文當思左氏春秋時人其親受經于仲尼雖不可知要之舊史之文則所親見也假令舊史所有聖筆所無則筆削之說當已早發于左氏矣何待漢時而後發乎其曰不告故不書者明是舊史本無而本無之故必有當日之人為之口授故不告之說最為可憑筆削之說最無可

提綱十六

憑也今試就筆削而辨之夫所謂筆則筆者指其所存者以為言也既指所存者以為言則此語已為虛位既而訛以傳訛遂謂有所改正于舊文則并史遷之意而失之矣故筆之一字直可竟廢所謂削則削者指其所去者以為言也舊史既亡所去之迹終不可見今就外詞以推之夫必有關于乎大義而後存則必無關於大義而後去今若隱五年之衛師入郕八年之宋衛遇垂十年之齊鄭入郕此亦何關於大義乎又若桓三年之胥命於蒲莊四年之三國遇垂十年之宋人遷宿二十九年之鄭人侵許僖十五年之宋人伐曹三十年之介人侵蕭文五年之秦人入鄀宣九年之齊侯伐萊宋人圍滕十年之齊崔氏出奔衛宋師伐滕成十二年之周公出奔晉十七年之齊高無咎出奔莒襄十七年之宋人伐陳宋華臣出奔陳三十年之王子瑕奔晉昭元年之秦鍼出奔晉十四年之莒殺

提綱十七

意恢十九年之齊高發伐莒定十二年十三年之衛公孟彄伐曹十四年之公孟彄出奔鄭哀十一年之陳轅頗出奔鄭衛世叔齊出奔宋之類此又何關於大義乎無關于大義而亦書之則是削之一法實未當加於外詞削之為言亦既先失其半矣復就內詞以推之內詞所書無關于大義者什之七以為有削何獨不削不削則無輕削可知惟是內女嫁於諸侯法宜得書而所書者不過紀伯姬

攷覆
校後

僅一書秋八月大雩而郊禘嘗杞子不書則所謂徒於有削皆定是誅束

紀叔姬杞伯姬鄫季姬宋伯姬內女嫁為夫人其卒也亦必來告法宜得書而所書姬卒者惟七四時之祭法宜得書而所書烝嘗者惟三每歲孟春之有郊五年一禘之有禘每歲龍見之有雩法宜得書而所書郊者惟九禘者惟二雩者惟二十公不朝正于廟法宜得書而所書公在楚公在乾侯者惟四內大夫卒法宜得書而桓莊四十九年不一書此疑有削然亦意之云然豈能確見其為是哉

提綱十八

是孰削之一法以說經是使聖人之意空寄於所不可知之地者不知凡幾而凡見於傳而不見于經者皆得疑為聖人之所削矣然則又何據為去取而于此條則獨削于彼條則獨不當削乎是知主筆削以言經全乎無據不告則不書益確然其有據矣作明筆削七第一明攷

經有正事有旁事正事依經旁事軋出如元年春王正月本為公即位而書此正事也而此春正月確是冬十一月此春正月之稱確是周先王所改稱即是旁事公伐齊納子糾此正事也而子糾小白確是齊僖子非齊襄子即是旁事宋督弒與夷并及孔父此正事也而三大夫確以大臣故并告非為死節書即是旁事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此正事也而蔡哀侯已入楚此來會者確是世子肸即是旁事圍宋彭城討五大夫此正事也而齊獨不會晉以為討至戚之會齊亦不至即是旁事

提綱十九

旁事皆所當攷然雜之正事則正事之義類不清今以正事歸傳以旁事歸注凡所當攷者悉屬之注庶使讀者憭然無與正事相奪倫焉作明攷第八

丁酉菊月烏程嚴啓隆志

諸國廢興原委
諸國官制攷
諸國用人異制攷
大夫為卿攷
晉中軍楚令尹攷
晉六卿八卿攷
大夫有謚攷 惟齊魯晉衛有謚餘侯無附陳蔡許
鄭人反覆攷
盟有載書攷
凡告有詞攷
左氏事實間有可疑
左氏說經之誤
諸家彙論互有短長
弑君
逐君
討賊
賊見殺
免賊　忘賊

大夫為卿攷

周法惟天子有卿諸侯惟大夫不得稱卿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則以諸侯而入為卿也諸侯有卿自齊高國始傳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高王朝大夫王以齊有大功特使二大夫下佐齊治王朝大夫不得仍以大夫稱故假卿名以重之僖十二年齊使管仲如京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高國齊之上卿也侯國之卿名自此始矣其後晉作三軍遂有上中下軍將佐之說僖二十七年傳云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則凡將佐三軍者皆謂之卿而又別有上軍大夫中下軍大夫之號卿之自別于大夫明甚卿為侯國之常稱亦不自知其僭矣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則列國大夫皆僭稱卿故三十年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則衛亦自置卿三十三年

晉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亦未有軍行則將佐而外復聞有卿卿爵始濫而文元年穆伯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卿出竝聘魯亦自置卿自是卿之名遍于侯國父死子代世卿之禍成矣春秋所書終曰大夫則策書有体終不得以卿僭也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蓋踵春秋之習沿及戰國而云然以為周班爵祿之制則既去之籍未嘗據之以為真也

春秋傳注卷之一

烏程嚴啓隆輯

隱公一

公名息姑惠公子聲子所生在位十一年遇弒娶夫人不見經蓋是為公子時所取夫人薨又在公薨後故亦不成喪不見經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鮮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得以即位之明年為元年史官志之以倫一君之終始魯自伯禽受封傳世十三倫有史文夫子作經截之自隱公而始故起隱公元年迄于獲麟共二百四十有二年截之自隱公而始者所謂托始于隱公也已明義茲不復贅

春王正月

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此春正月實是冬十有一月而曰春正月者殷人改朔而不改時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周始易之命曰春正以一民聽法久則精理固然也儒者以為聖人之所改則悖矣尚書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漢書律曆志云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國語伶州鳩亦云武王伐殷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今攷殷

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歲星在張十三度日宿房五度月宿箕七度越三日即周正月辛卯相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與漢書所載正同然則春秋之所謂春正指此年之子月故冬至正在此月辛卯壬辰戊午己未皆正月之日故曰一月也春正月之例以自己改無說如云聖人所改則哀公十四年後經已絕筆亦有春王正月之書亦當聖人之則改亦已若此皆明係魯史舊文而一以為戕自變筆既以擅作之罪橫坐夫子又使寵取之義絜而繫與學春秋者不可以不辨

凡紀事者首紀年次紀月所以備四時其稱王尊周之道義也即位之元年必書春王正月者即位當行即位禮史記一君之始則書

王正月以重之然而不書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自以攝位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以為聖人之筆削則義之妄自此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內盟君舉則書外盟悉告而後書故經于內盟詳而于外盟略○左氏謂即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按未王命何不全偽邾人組十七年盟雄偽儀文是仍未王命此其之乃曰已衍邾丶鄭人伐宋何耶是知春秋之初稱謂不定史之所妹不得史以意求○邾今山東兗州府之鄒縣蔑今兗州府泗水縣

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君舉則書非義所係所謂夫子述之以實一經之歲月者也

夏五月鄭伯莊克段于鄢鄭告○鄭與魯本有狐壤之隙而亦來告者鄭伯時為王卿士凡所舉動皆得告于諸侯以示威畿漏告而魯書之非專告魯也○鄢即鄢陵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

此外事之首見也史於外事憑告則書鄭既來告必告段罪故沒其母弟之親而以克亂播于諸侯克段于鄢即鄭伯之告詞不當誤以罪莊讀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其所罪莊別自有在不以莊之兄弟義為義罪莊若何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實始鄭莊當是時周室雖衰王綱未解鄭莊桓公之孫武公之子桓即宣王之母弟於周最親兩世為王卿士兼以鄭莊才略十倍諸君使其乃心王室則上尊共主下率群侯猶可致周室復興使禮樂征伐還歸天子而今日伐衛明日伐宋相仇相黨迄于射王苟無鄭莊烏至而啟春秋之亂哉撥厥所繇實自克段之日為始有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兵有伐

衛然後有東門之役有東門然後有入郛之師有入郛然後有長葛之圍有長葛然後有華督之弒事之相因不可斷絶經于外事不加筆削從其本始而備存之未嘗專以兄弟為義故罪鄭莊不在充段罪充段不在充段之文充段之文蓋鄭伯之告文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車馬曰賵）

惠公之薨已在此年之前猶歸賵者將改葬于今年之十月也改葬不書仲子未死王欲成之為大人并歸其賵故左氏有預凶事之譏猶稱仲子者所以別于元妃之孟子考宮之稱亦猶

是也宰非冢宰故稱名經據舊史是非具存不以名稱為褒貶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則仲子惠公之再娶也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再娶不可為夫人視媵妾則尊故隱桓適庶之說疑惠公既以仲子為夫人遂以桓公為適子惠公薨桓公少隱公立而奉之攝位十一年終欲讓弟公子翬譖之竟弒隱公此固亂賊之已橫哉抑亦適庶之說先有以（戟遺骨髓）亂國人之公論也今之歸賵是欲成之為夫人成仲子為夫人所以成桓公為適子適妾之辨長幼之序君臣之義諸侯不能正則待天子以正之今以天子而成仲子為夫人成桓公為適子是教亂也尚可以為王法乎聖人作經下正及陪臣上正及天子而史氏之言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王室之是非昭然其不可沒矣（所謂雖非弒君而事有關于弒君者亦當經是也）是即討桓之本論也矣

（文定亦是此意但改小宰咺書名以見貶即偏見即杜撰矣）

九月及宋人（穆）盟于宿

春秋內不言公或蒙上文或微者或闕文不可為定義外稱人文公以前史尚樸君臣皆用之〇其地以國、亦與為隱公八年宿男卒來赴則宿或與盟可知然則此亦參盟也〇宿國今鳳陽府宿州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為脩好睦隣隱之賢行可知也內事詳者行則書非義所係

冬十有二月祭公來（祭伯畿內諸侯）

但書曰來其所以來不可知內詞詳非義（所係）

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謂史因此不詳非以此明厚薄也）

魯史內大夫卒則書自隱元迄春秋之末皆然惟桓十八年莊三十一年不一書至公子牙而始書不審其故向疑經削恐未然

二年庚申平王五十年齊僖十晉鄂三衛桓十四蔡宣二十九鄭莊二十三曹桓三十六陳桓二十四杞武三十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公會戎于潛潛未詳

此徐州之戎在魯東郊者也三代以前華戎雜居種人稀少不能大為中國患聖王在上聽其叛服以警子孫謹邊鄙而已惠公時與

戎有好隱公立而脩之君行則書非義所係春秋謹華夷之辨謂若吳楚然地大民衆而慢宗周是為中國憂蠕〻蠢動之戎似非所急也戎請盟公辭秋始及盟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向莒魯閒小國今山東莒州南有向城屬後于魯向雖來告實同內詞○無駭未賜族止書名然有貶公子而亦止書名者又不可以無駭例○經于外大夫多稱人至文公時始書名今無駭即書名書帥師內外異詞即此已見○極未詳

莒子娶于向〻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

讀細事浮此使開眼目

以姜氏還此亦事之最細者矣何以告于魯而史特書之也哉蓋向屬後于魯者也莒人入向即是犯魯〻亦怒而使無駭入其外邑以報之此莒魯相仇之始事也於時紀方婚魯欲為魯人解小忿之爭故紀莒為盟溥言魯故平而不平致有牟婁之師至八年而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魯之仇始釋入向所以為內詞內詞詳非義所係牟婁是紀非杞詳見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其書日史遠詳之○唐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境

戎復請盟也君行則書非義所係

綸音繻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外大夫為君逆一經中惟此一條此豈有意即史在隱公之世或累或詳不可為典要經因其舊而書之義在姻歸不在逆女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以此推之則內女嫁于諸侯舊史之備錄可知然見于經者不過數條是有削也經于內事有削意或在此

先儒曰譏不親迎也夫自紀伯姬杞伯姬外書不數人豈外此皆能親迎遂無可譏耶竊意內女出嫁非有關于後事者不書恐欲減

紀叔姬以媵妾之賤從紀侯于患難之中不歸宗國而歸于酅鄰孝之風可以旌矣不言伯姬之歸安見叔姬之為媵乎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當為杞惠公之妻二十七年公會于洮其冬又來而惠公即來朝于魯降而稱伯姬之來為惠公也僖公五年惠公甫卒而伯姬又來朝其子以自托于魯二十七年杞子來朝魯入杞討不共伯姬又來以謝過三十一年復為少子求婦于僖公則伯姬之

終始勤劳所以為杞之分盡矣將有其未先録其本歸杞安得不書若夫季姬歸鄫志變可知伯姬歸宋賢行可知此以外則終春秋之世不復書親迎之說于斯絀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記音〇杞子伯左作子帛杜謂裂繻之字然春秋之例稱謂不定如上邾儀父亦然不可更以意說〇密未詳今山東萊州府濰縣昌邑疑其地

傳曰魯故蓋紀欲為魯解忿于莒也魯故則內詞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仲子也隱讓桓為適于成其母喪以赴于諸侯故稱夫人仲子未死而王先歸賵向嘗疑之今知然者以此年冬十二月薨至五年之九月三年喪畢撤寢廟而圖宮期相值也如云薨已在前則不應緩有考宮之事不書葬者杜云不反哭蓋將別立宮則不祔于姑可知不祔姑則亦不反哭也當時禮臣于桓母事蓋亦多有難安者

鄭人伐衛

鄭告衛罪〇衛伐鄭取廩延不告則不書以此蓋知鄭之偏告蓋挾王權以

示威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所謂有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兵也為王卿士不能尊獎王室率天下諸侯以宗周而內戕骨月日尊于兵天下之無王自此始矣聖人曰東周之罪人鄭其首也

三年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崩齊僖十一晉鄂四衛桓十五蔡宣三十鄭莊二十四曹桓三十七陳桓二十五杞武三十一宋穆九年卒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正月無事則書二月二月無事則書三月仍稱王皆史法也○日食必在朔東遷以來日官失傳月之大小不得其度日食或在晦或在朔之明日不可以言朔故自隨隱迄文有不言朔甚或并不言日文以後始皆書日襄二十年後始皆書朔

三月庚戌天王崩太子洩父早卒立其孫林是為桓王

凡崩卒以來赴言凡薨以往會言告崩則弔告葬則會臣子之常也平王崩何以不葬蓋自犬戎殺幽王公私剝掠無遺諸侯職貢不以時至七月而葬之期不可問矣以故秋武

春秋傳注卷之一 隱公一 十

氏子來求賻而魯不會葬非魯不會周不能以禮接諸侯也莊僖頃三王崩葬皆不書疑皆不赴不赴則失弔葬非魯之罪惠定靈三王書崩而不書葬與平王同而事各不同惠王之崩有子帶之難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葬疑在頃故不會定王時王室如故魯亦絕無内外憂其不會葬大不敬也靈王之葬襄公在楚甫歸季宿當國不以葬天王為事皆事之實不可以概論莊僖頃三王所以不赴不可得知或曰此有筆削則不然史苟有書聖人不以削天王立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傳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書姓不言葬為公故曰君氏此確傳也蓋隱既自處于攝必不敢處其母以夫人乃仲子既死聲子必攝女君於禮亦得稱君且子方為君又無君母死而不書之禮書曰君氏卒固一

春秋傳注卷之一 隱公一 十一

時之權實亦聖人所不能易也自公羊誤為尹氏始有譏世卿之說柳思王臣來赴惟王子虎有事于踐土劉卷有事于召陵今尹氏縱有此稱未嘗有事于諸侯何故來赴且王子虎劉卷赴不以日則不書日此詳月日明乎其為内夫人之詞

秋武氏子來求賻貨財曰賻父在故稱子不稱名稚也是時王室衰遺及稚子經以求賻故録之不以武氏子為戒不稱使在喪故也

王崩已及半載而魯不會葬乃至求賻于諸

侯王室貧諸侯肆概可知已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凡告君卒必告其名所以重終事其有卒不書名如滕侯宿男杞子薛伯滕子秦伯之類自是告者之失傳言未同盟故不書名者誤○諸侯卒則來赴來赴則弔之故凡卒皆內詞○使與夷立是為殤公

宋穆公和者宣公之弟也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還屬與夷而立之使其子馮出居于鄭穆公死殤公忌馮故屢伐鄭

冬十有二月齊侯僖鄭伯盟于石門此亦鄭告也齊無要魯心室不急于告魯○石門齊地今山東東平州平陰縣有石門山鄭欲親齊故越千里以盟齊傳曰鄭伯之車僨于齊鄭住盟也

特盟者兩國自相為盟也內之若宿若艾若浮來屢見于經以此逆知外亦有特盟其不見于經者外特盟不偏告也石門何以書告也石門何以獨告當是時東諸侯莫強于齊而魯為次中諸侯莫強于宋而衛為次鄭扶天子之權以親齊輸平于我以親魯居于馮而不拒以挾宋三者既合遂將為所欲為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攬天子之權以歸諸已者也鄭將為所欲為遂以盟石門先告諸侯夫諸侯無黨有黨則有仇諸侯之黨合則天子之勢孤為王卿士不能尊奬王室偏率天下諸侯以宗周而樹黨尋仇睥睨宋衛閭而冀有事天下之無王自此始矣聖人曰東周之罪人鄭其首也

有此硃批方可訂訛

癸未葬宋穆公諸侯五月而葬雖有常期亦須得告則會葬故凡書葬皆內詞

葬宋公而不葬天子當日之視天子為何如哉嗚呼此世變之所以始也

四年壬戌桓王元年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弒蔡宣三十一鄭莊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告

杞紀之誤也紀莒既盟于密以平莒魯之爭猶復伐紀取牟婁者必猶有所未平也何以知杞之為紀乎牟婁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南昭四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與魯接壤可知杞至僖四年始遷緣陵今尚在陳留雍丘為河南之杞縣莒乃山東之莒州杞莒尚遠何緣

取其界邑況莊（縮註）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郱即駢邑青州府之臨朐縣鄑即萊州府之昌邑縣在牟婁之北部在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即臨朐縣界在牟婁之東南郱鄑部是紀邑何獨牟婁為杞邑乎此可以証杞之為紀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凡告君見弒必告君名與告卒同

公子州吁衛莊公之寵子也當莊公時已立陳女厲嬀之子完為世子莊之二十三年為魯惠公之年莊公卒世子完立是為桓公桓之二年州吁驕肆桓公絀之州吁出奔桓之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桓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此入春秋來弒君之首見也春秋誅亂臣討賊子苟書其事即為刑書不以有稱不稱為義故不告公子即不稱公子不告公孫即不稱公孫告世子即稱世子悉本舊史經無異文胡氏就文索義因謂莊之存日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故削其公

子齊僖存日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故削其公孫及乎商臣稱世子則又曰楚成存日不以世子之道待商臣故稱世子說既自悖而又舍其誅討之大情紛紛焉就君父而為之說犯教害義亂臣賊子永無自懼之日矣是則說經者之大過也已○曰不稱公子則固衛之告文矣若夫弒君之名人人之所同惡也故晉書趙盾盾曰不然齊書崔杼則殺太史以滅口故鄭公子騑楚公圍子圍皆以疾偽赴而晉欒書不告以名今曰衛州吁弒其君吁方為君豈亦衛人所敢告乎曰春秋之初亂賊之人未知禁告告者得以實聞州吁雖弒君而自立然衛猶有人必實來告故傳曰衛人來告亂則州吁弒君之文其即衛之告文可知其後世愈變俗愈狡始有殺太史以滅口矯以瘧疾赴諸侯者若因後不書弒而疑今之書弒為聖人之文或因今之書弒而疑後不書弒為實非弒轉輾錯誤不可究詰

則春秋一書終古無自明之日矣當知言弑與否總實告文經以書其事為義不以言弑不言弑為義也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不期而會曰遇遇相期也而亦曰遇用遇禮也○清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夫本欲為盟因衛亂而中止隱益痛心于衛事矣邾定公之時有子弑其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

隱有失席之心而無其斷是以可惜然而隱之賢詎可沒哉

宋公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吁）伐鄭（宋告○上稱爵下稱人則稱人者大夫也）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所謂有伐衛然後有東門之師也宋黨魯故以討馮告以弑君之人而求寵于諸侯諸侯寵之宋又告于諸侯以討馮天下之亂不可止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孝公子惠公弟隱公之叔父也不稱公子者春秋所稱本無定例來聘之咺歸祊之宛盟折之柔伐衛之溺盟公之處父楚殺之得臣史但書其名貫皆有所謂翬不稱公子亦猶是也如云未賜氏則公子不待賜如云疾之則遂女時何獨不當疾乎○宋來乞師不書當是微者）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夫公知吁之不可與而辭宋辭宋所以絕吁絕吁何事而可以固請而行也哉公有絕吁之心而不能斷卒為羽父之所竊鍾巫之事吾慮隱之將及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以討賊布告諸侯○濮衛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一名帝丘一名洹殺在衛地所以得告）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以立君布告諸侯其他繼亂得立如宋御說晉黑臀與周之類自因不告故不書○晉即宣公莊公子桓公弟）

有判此處分全

石大夫首肯

此三秩業方是紀功之實據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夫石碏告老之大夫也當莊公時故嘗諫州吁而禁石厚父子之際喜怒之意誰能不見于懷況更十六年一旦而有弒君之事顧使與弒子之子反問定君之計焉此其操心亦已寂矣逆知吁之必至于亂而不復言

逆知厚之終與于亂而不復禁十六年間刻刻以討吁為事故雖以告老之大夫嘗與陳之執政有腹心之議而子不知所以一介之使往告于陳陳即應之如左右手也嗟乎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獨一垂老之臣深慮寂計以行其事以衛人討衛罪不假一業外兵三月弒君九二業月而即得討而又三業殺之衛地以洩國人之憤報先君之靈偉哉烈丈夫之所為終春秋之世不再覯矣故曰衛人殺州吁于

（即史文即經意妙甚）

立今忘情之情淋漓楮墨

瀆與碏之辭也又曰衛人立晉亦與碏之辭也大惡既除正告宗廟逆先君子而君之表君有君衛之大亂而不亂者石碏之功也夫

隱公一終

起元年至四年

想見老〻當國時事

春秋傳注　卷之二

隱公二

五年　癸亥桓王二年齊僖十三晉鄂六奔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三宋殤二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　棠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以此得名非東昌府之棠邑縣

觀魚非國事也君行則書〻以為譏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州吁弑桓公而不葬至是晉立乃始克葬

秋衛宣師入郕　衛告郕罪○郕人侵衛不告則不書○郕山東兗州東平州汶上縣北有郕國城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至是衛宣公太石碏復用整頓國事而討衆亂之優告于諸侯以入郕間入春秋來外事之見于經者克段伐衛石門伐鄭等役以鄭莊始亂有關天下之大故也入向盟密年婁等役以雖外詞實有關于魯事故也今衛師入郕既無關于天下之大故又與魯事無關何以亦存于經而不削乎曰聖人作經筆削之用或可施之內詞而未嘗加之外詞者內詞本詳〻而至于繁或削之外詞本要彼既來告此既直書縱無關于天下之大故而終不敢遺其一詞者則以魯史之舊文非後人所可擅削也如隱之宋衛遇垂桓之齊衛胥命莊之三國遇垂閔之鄭棄其師僖之介人侵蕭文之秦人入鄀楚人圍巢之類苟求所以存之〻故終不可得則外事之不削可知說者狃于史遷之說動以

筆削為言于是衛師入郕之書亦求所以存之〻故然則存于經者果皆大義之所係而春秋而外尚有已亡之舊史乎斯真古今之大惑也已外詞所削之條固可計而數也彼妄為之說者亦何據而出于此哉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已稱夫人又稱仲子者所以別于元妃之孟子始成而祭曰考○據此則已立仲子之宮矣立宮何以不書武宮煬宮季氏所欲立史即得書仲子之宮公于羽數猶疑之則宮亦公之所疑也疑之故不書献羽何以書公所欲交〻而得中則史得書

立仲子之宮不書而書考宮為獻羽書也魯僭八佾隱將于心有不安焉既已無可柰何知仲子之不可以天子祀也降而從六隱之賢其在是矣

邾人儀父鄭人伐宋 宋鄭皆得告然此是宋告若鄭告必不先邾也史之所書蓋有兩國皆告據其先告而即書者後即有告亦不復書也○宋取邾田宋不以取田告鄭人取衛牧事小亦適不告非經削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

報東門之役所謂有東門然後有入郛之師也公以州吁弒君而宋比之公子馮出居鄭而宋忌之已有惡殤之意因使者之失詞怒而絕之自是魯宋之交遠焉隱生平得好惡之正而不樂與不肖人游固如此

此炤妖鏡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孝公子惠公弟隱之叔父也即傳伯食邑于臧因以臧為氏其書日史適詳之非見恩有厚也子達即哀伯不見經孫辰字文仲曾孫許字宣叔玄孫紇字武仲

宋人伐鄭圍長葛 鄭告宋曲是時宋已有隙不告魯矣○圍有經年有即辭此則經年之圍也○長葛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

以報入郛之役也或曰宋以忌馮惡鄭至于相仇必取其邑而後快宋之惡不待言矣鄭何甘以已之邑聽宋殤之圍而不敝乎可疑在此曰此莊之所以為莊而非宋殤所能測也殤一狂且也與之爭勝于長葛彼將愈怒而兵不得解鄭雖勝之猶非筭也莫若委之一邑以減其怒使披無所忌戒乃陰而為之謀為之謀鄭即

殺殤猶無其迹此鄭莊之深筭百世而下猶未有能知之者也已而宋怒果洩七年冬果及鄭平至桓之二年乃有華督弒其君之事

六年 甲子桓王三年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

甚哉隱公之不幸也鄭莊猾賊任威豈肯無故而下于魯哉下于魯所以伸于宋宋與鄭仇而與魯暱欲孤宋莫若離魯適有失詞之

隙知魯君有厭宋之心不愛珍器重寶厚幣甘言覥焉脩敬于下執事使魯之心嘗以鄭為賢而以宋為不肖然後宋之黨日孤已之交日盛此輸平之本志所以愚公而使不悟者也然而公之愚則已甚矣輸平以前公之好惡出于己輸平以後公之好惡出于人觀其欲盟齊則盟齊欲伐宋則伐宋欲入許則入許求如昔年之行事卒不可得何為鄭莊所播弄一至是哉故以隱之賢而不免自行其意至于殺身而不悟者不幸而有鄭莊之故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山東兗州府沂州有艾山

魯與齊初未有交也鄭人來輸平而後盟齊侯于艾苟非鄭莊之作合焉至而成齊魯之交哉魯齊合而宋之黨遂孤鄭之黨益盛即欲長為無事之國不可得矣

秋七月 隱史紀年之法雖無事猶書首時

冬宋人取長葛 鄭邑

以待年書矣史家意經其所是經意

乙丑 桓王四年 七年 齊僖十五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二十九杞武三十五宋殤四秦文五十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所生往〻猶謂適夫人媵妾所生往〻猶謂媵妾叔姬伯姬之媵宜與適俱行與適俱行例不得書此後書者待年于家不與適俱行也然則經以待年書乎曰不然叔姬以媵妾之賤從紀侯于患難之中不歸宗國而歸于酅經知其終為可旌也故特書誠可旌即不待年猶當書矣

滕侯卒 小國不嫺于禮則赴不以名至昭三年始告名○不書葬魯不會葬越四年來朝亦不知為何公

夏城中丘 在今兗州府沂州東北

役民則書經書內城者二十有四有當役有不當役不可概以勞民責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母弟稱弟其稱名使臣之体也

結艾之盟也內詞詳非義所係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盟于宿宋鄭俱不告故史不書使誠告則經亦不削矣

宋取長葛而怒滅故與鄭平鄭亦因而平之所以愚宋而公以為果相釋也為之伐邾以自說于宋首鼠兩端總為鄭莊之播弄如此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是時周室衰諸侯不朝往、下聘隱之世二桓之世三僖之世一宣之世一宣以後王室愈衰并不下聘矣此皆紀其實而義自見亦非作經之旨所深注意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言楚丘者皆以為衛地然戎伐凡伯于衛地之楚丘法不當告即告亦當言衛不當言楚丘今考曹州東南五十里有楚丘城史亦以內詞故書于時楚丘甚廣自曹以西屬衛齊桓所城是也自曹以東屬魯僖二年城楚丘是也

丙寅桓王五年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年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衛宣初年于魯無陳其所行事猶相告赴若宋則必不來告矣。垂即犬丘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有垂亭

齊欲平宋衛于鄭宋以衛始易君未達衛宣之志請先見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齊所以欲平宋衛于鄭者齊僖志大而才疎不知鄭之合已以圖宋及思挈三國而提衛之三國平而已乃得為盟主也二國慮鄭之不可故謀于犬丘謀之既得而後為瓦屋之盟已而終不得鄭則宋衛之愚而齊僖之妄也外遇而志于春秋大夫豈有所謂而書之哉魯

史舊文未嘗加之以筆削爾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義在歸祊不在使宛而言鄭伯使宛者史緊文也假令直言鄭人來歸祊何不可今不改即知經仍舊史絕無照正之文○祊在山東兗州府曹縣境

此鄭之以祊媚魯也左傳曰欲以易許田

庚寅我入祊既言歸則入可知公命入則史後贊書入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子封人立是為桓侯

辛亥宿男卒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故其卒來赴國小無禮故不書名魯不會故不書葬其後宋人遷宿不復見經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告。春秋之始未有主盟凡三國四國皆得以其意自為盟後世因謂之曰参盟亦猶兩國盟之曰特盟也有特盟勢將有参盟有参盟勢將有主盟世變使然不可專以一人為罪故經書参盟紀事而已不以始参盟為義此以前亦或有之未必此盟是始也其書自史適詳。瓦屋未詳疑與河南懷慶府溫縣相近

齊欲平宋衛于鄭二國許之故盟于瓦屋已而終不得鄭宋衛既去而齊亦小與鄭違外参盟志于春秋猶垂之志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春秋之始君臣同詞此稱人疑是莒君。浮來山莒地今山東莒州西三十里有公來山即是

紀欲平莒于魯故嘗與莒子盟于密莒中變致有年妻之師令魯降心不獨睦鄰且以威紀人之好亦隱公之賢行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不稱氏卒而後賜氏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公命以字為展氏是為展禽之祖其後遂以為常：不復待命矣

丁卯桓王六年

九年

齊僖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侯封人元年鄭莊三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八秦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自此而下桓莊四十九年內大夫卒不復見經

夏城郎今山東魚臺縣境有郁郎亭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防今山東曲阜縣東有防山又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未知誰是

鄭既委宋以長葛復平宋以愚之矣即有深

謀宜不伐宋今復伐宋者鄭伯復為左卿士復假王命以伐之也鄭何以不會齊而使公會瓦屋之盟齊欲平宋鄭于衛三國盟而鄭不至鄭若失信于齊也者將無慮齊為嫌是令魯侯會齊以探其意齊意協而後會于中立耶凡內詞而實有關于外事者要以外事之法觀之何者公無敢于伐宋也

戊辰桓王七年

十年

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六鄭莊三十一曹桓四十四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盟于鄭為師期則是內參盟矣何以不書疑是齊鄭自盟而魯不與故不書蓋魯與齊鄭相信有素不必復為盟不然傳言妄也

齊魯先會于防謀伐宋之事齊侯許之鄭始與齊魯復會于中丘故知瓦屋之盟鄭不受事疑齊鄭之小有言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前稱爵後稱人○史便文非義所係○詐戰曰敗○菅宋地未詳

翬先會齊鄭為正兵公自以奇兵敗宋師于

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兗州城武縣東南有郜城本小國在魯境宋嘗取而邑之遷其君于南以為附庸今為宋邑故鄭取以歸于我後復有郜子謂之南郜々大弱亦為宋所取防亦疑在宋魯界上故鄭取之以歸我後為臧氏邑非曲阜縣東之防杜云昌邑縣東南則此乃紀地宋安得奄有之乎

此鄭以郜防酬魯勞也齊當別有酬傳適不載公交鄭以來事々皆誤迨公死而鄭若不聞且與桓為好公之見愚于鄭為可知已以上諸條皆內事故史獨詳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鄭告宋衛之罪

鄭自伐宋還師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從之伐戴々鄭之與也鄭伐三師以救戴取三師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鄭告

鄭以王命召郕人伐宋郕人不會故齊鄭入郕此末事也可不書而猶書則知經於外事不加筆削有可存々之而已不必事々而為之

說也

己巳桓王八年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適相值故同朝不別書蓋旅見也

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又曰殷相聘世相朝朝固禮所不廢然春秋時惟小國朝於大國是以強弱論也通計二百四十二年滕之朝魯者五杞之朝魯者七曹之朝魯者五邾之

朝魯者六鄉小邾之朝魯者五鄒之朝魯者二薛杞穀鄧郜之朝魯者各一邾牟葛人之朝魯者一魯則獨朝齊晉而已滕與薛皆不知何君滕至桓二年復來朝降而稱子至僖十九年經見嬰齊傳始曰滕宣公薛自此朝後終春秋之世不復朝來朝則書內事諱非義所係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即郲今鄭州滎陽縣境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莊公奔衛不告則不書

鄭伯欲圖許牽齊魯以入之既得許強以讓齊齊不受復讓魯魯亦不受乃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而偏寘使公孫獲處東偏制其民人與其土地雖非滅許與滅許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其不地史以見弒不書葬不成喪

隱攝位十一年桓已長矣有讓桓之意而未言公子翬疑公之欲遂有之也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翬懼其言聞于桓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遂弒公于寪氏立桓公夫隱之讓桓天地鬼神寔臨之矣一不斷而不免為賊臣之所中故遇弒之君之最可憫者無若隱公夫子傷之而托始于隱公以志討桓與翬之意所謂誅亂臣討賊子當自桓公始也然而不曰公子翬弒其君而曰公薨者魯史諱之也凡君遇弒赴他國或以寔聞其在本國必有不敢斥言之義晉董狐齊太史之以直筆稱者以其驟見斥詞

故弒君者深怪其事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不以詞之顯晦為用故書公薨則見弒可知書見弒則討賊可知經之意在討賊雖百變其情終無益于聖人之意也後之人亦何事而妄為之說乎

隱公二終 起五年至十一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

桓公一

公名軌史記一名允惠公子隱公弟仲子所生在位十八年薨齊襄使彭生殺之妻文姜即齊襄之姊也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庚午桓王九年齊僖二十晉哀七衛宣八蔡桓四鄭莊三十三曹桓四十六陳桓三十四杞武四十宋殤九秦寧五楚武三十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世之君君薨之日已即位于柩前越明年正月朔旦改元告廟即吉而朝群臣是為即位之禮桓弒隱公自謂當立改元告廟而朝

群臣史策書之所以紀實非聖人之所筆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山東曹縣**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莊在隱公之世止于玩王在桓公之世遂為亂首桓弒隱公而立雖假適子當立以為名然以十一年之長君無故而刺公子翬之力桓縱適子何可遽加之兄況鄭莊與隱為交最密者乎桓實處莊之討急脩好于莊而莊利在許田不復顧隱即與魯桓為會于垂因以假田之說進假者請魯之辭言愈甘情愈苦鄭之要桓益可知也桓既許之田于垂復要盟于越以緘魯鄭之交祊許以為名定桓以為實自是桓為君翬為相無復有能議其後者爾越明年宋督弒君亦即鄭莊為之主亂臣賊子橫行于天下而莫可誰何成一春秋之風俗也

弒君某國者一刊十會即不復致討意尚未遠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

辛未桓王十年齊僖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弒秦寧六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以寘告并告殺孔父三大夫皆以大臣故并告非賢之也故首息送君于昏亦得見經○以君及臣故先書弒其君穆公子馮立是為莊公○孔父名嘉不書名以字告○孔父孔子六代祖本宋緡公熙之孫弗父何之子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遂不有國三傳至正考父生孔父嘉〻見殺其子來金父金父始奔魯國

宋督弒殤公冒為鄭莊為之主也先是宋鄭相惡

十古隱情今日始見

前立有長篇然後有華督之弒至此始透

欲得宋殤而甘心焉莊固謀之熟矣而宋有賊臣曰華督者忌孔父而欲奪其權知公子馮之為奇貨可以易君必以其情告之于馮以探鄭莊之志鄭若不許督何能為鄭許之而後知馮之可恃遂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是則鄭莊為之主爾親鄭而宋服于鄭〻之利立馮而華督為相督之利馮為君督為相而以其賂歸四國四國

之利自是殤之賊終春秋不能討矣莊一人而成魯與宋兩大國之亂〻臣賊子接迹于天下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職鄭莊之故哉

滕子來朝

桓立而來朝也滕之朝魯距此三歲忽降而稱子者舊史文也何為舊史春秋之世小國之于大國脩禮脩物而後可以成朝五等之爵侯次上公若執侯禮以為朝一物不脩即為無禮故杞侯朝魯每責不恭杞降而子或降而伯薛亦降伯鄭伯曰男此朝之所以甚難而小國之所甚苦者也今曰聖人降之無論聖人作經本無改于舊史乃以周先王所定之爵一旦畢之然則亦可進為公而宋有弒君之亂即可畢之為侯伯乎斯亦不思之甚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督也督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

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書曰會于稷其事已明何復贅言成宋亂乎曰凡史道文外則本乎告詞內則本乎上命次不言其所為而曰以侯陳人蔡人則以侯陳蔡號于國中剌不言其所為而曰不卒成則以不卒成布買之罪盟不言其所為而曰釋宋公則以釋宋公自旌其功魯史因而書之遵上命也公會諸侯于稷受賂而還本為奬亂之行而以成宋亂播于國中杜氏曰成平

也若曰我之此行以平宋亂耳有功于宋即受其賂而無慙故取郜大鼎侈然以納于周公之廟以為告之祖考傳之後人當有共誇為盛事者然則平宋亂之書于史策曷足惟乎如曰此聖人之斷則所宜斷者何獨在此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宋嘗遷郜而得其大鼎故曰郜大鼎

納于太廟旌平宋也平宋何事而可以旌乎曰桓弒隱公而立實公子翬為之國君十五而冠冠而始成婚桓三年始議婚則弒隱時蓋年十一二翬秉其幼未有識誑桓而為之者也既挾桓以弒隱公因挾桓以立華督督立而亂賊之事顯相告于魯國之人若曰齊宋陳鄭之君大夫皆將用之如左右手即有石碏誰復為能濟其事哉故納太廟所以鳴其功鳴其功所以鳴其黨此羽父之狡謀蓋以奪國人之胆而冷當日之人心者也此羽父之所以終無能討也

秋七月杞侯武來朝

桓立而來朝也桓以適子當立號于諸侯故小國諸侯競來朝魯內事詳非義所係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鄭告○鄧乃鄧縣在今許州郾城縣界為蔡地非鄧國之鄧鄧國在今襄陽府北二十里近楚而遠于蔡蔡俱楚不應會于此

左傳始懼楚也楚自熊繹受封六世至熊渠已立三子為王已而復去之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也于桓之六年武王侵隨使隨請尊號于周周不聽桓八年熊通乃自立為武王今是桓公之二年正熊通始盛之時然不見于經者遠處江漢之南。赴告策書不通中國今以蔡鄭之會始以懼楚告于諸侯傳始言楚史雖記會實記楚之強也蔡鄭南隣楚釋其伐戴之怨而為會情理之常不足為咎中國皆知楚盛而莫可誰何二國雖會亦無益于事焉

九月入杞 不言主師蓋微者

非有不敬之實也國小禮不能共近不敬耳魯以奇禮責之其後至為公搢而不敢朝吁亦可憫矣

公及戎盟于唐 一經中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止八十二皆以告廟故非聖人有所筆削也

冬公至自唐 歸而告廟即書至不告即不書

復修戎好也君行則書非義所係

壬申桓王十一年

三年 齊僖二十二晉哀九衛宣十蔡桓六鄭莊三十五曹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宋莊公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二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不書王史闕文桓公之世文多闕誤如四年七年無秋冬五年甲戌己丑十二年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之類皆不可以臆說不書因不書王以索義

成婚于齊也既結鄭為援鄭意叵測故復成婚于齊要亦公子翬之謀議也書公子翬逆女即知為結婚之主書齊侯送姜氏即知齊僖之黨桓討賊之義豈在史文之外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衛皆得告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不告故不書

胥命者相命也齊衛何以相命先是齊與鄭為一黨宋與衛為一黨宋與鄭仇齊因與衛惡本無怨隙之私徒以宋鄭故耳今宋親鄭齊衛之相隙何為也哉解怨釋仇一言可畢是以相命而不盟也春秋時諸侯相聚非會則盟惟此年及莊公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不至為盟而亦不止于會故有胥命之文外胥命志于春秋以是益知經于外事不加筆削舊史面目依然可知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既受兵復求成于魯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逆文姜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逆女請期以前皆微者事惟逆女為重逆女宜親然聖人不以責諸侯蓋常有所不得也故書大夫逆非經所譏所譏者別自有在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凡書夫人至以廟見為義○凡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以夫人至不言以夫人者夫人自合從公至不必言以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適有年也

四年 癸酉桓王十二年 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蔡桓七鄭莊三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以書地為遠蓋據獲麟不書地而言不知彼乃獵人之狩此是居狩居狩宜書地

蒐苗獮狩四時之田春秋諸侯廢時田而不舉閒出一狩史故當書內詳詞詳非義所係 是雖據要是赴同非義所係○無秋冬史闕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云宰官渠氏伯糾名傳云父在故名未

弑君之人王不當聘言聘則貶可知然曰以定亂賊則不然東遷之聘不足為榮天子畀而降禮于諸侯猶下堂而見也桓何藉乎此聘哉故王之聘桓王自當貶非謂定桓而貶之也

五年 甲戌桓王十三年 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宣十二蔡桓八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

十陳桓三十八杞武四十四宋莊三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國人分散則史臣亦散故再赴赴告是史臣非國人也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佗殺太子免而自立佗即陳桓弟也

左傳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免書閒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殺太子與弑君等何以不書不告故也曹伯負芻殺太子不告則不書陳招殺偃師來告則書春秋之義其罪一施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紀告齊鄭之詐

齊在魯北紀在魯東齊紀接壤紀之地齊所欲也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春秋之世凡滅國者必滅其所近齊欲滅國必在紀必在譚遂必在萊鄭欲滅國必在許宋欲滅國必在曹陳欲滅國必在頓衛欲滅國必在邢蔡欲滅國必在沈楚欲滅國必在江漢閒小國必在蔡必在陳晉欲滅國必在虞必在虢必在耿霍魏秦欲滅國必在西戎魯欲滅國必在鄫必在鄟必在邿必在郭必在根牟必在邾與莒事雖不同其欲吞食而

并兼之一也齊在春秋之始王迹猶存有圖紀之心而未敢遽婉轉踌躇幾淂復失覌其本末情罪可知若今日之偽朝于紀即圖紀之始事也魯紀婚姻之國紀既來告必以情言明年公會紀侯于郕諮謀齊難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魯因為之謀納后之事紀既納后齊即不敢有加于紀故恨魯而來戰于郎迨夫齊僖卒齊襄立公以為齊紀之仇自此可釋故會齊紀盟于黄紀亦自謂自是

以後將無患與齊無争也不意莊元年王姬一歸于襄而襄即遷紀之三邑由是紀知必亡紀季以酅入于齊明年而紀始大去其國蓋是時桓王已崩即桓后之存亡亦不可知襄之惡更甚于僖則其逼紀而并兼之十八年間諸侯之放恣又一變也事之本末或以來告書或以内詞書史固具擧而經所述之總無改于舊史可知學者從其事而覌之自可以得聖人之意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遣及稚子知王室衰然非義所係

前年夏王甫來聘今復來聘疑必有故然傳不能言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佗從王伐鄭三國皆得告故以從王伐鄭為文如據王告則其文又別矣不書戰敗但告伐不告戰也如云諱敢則敗績于茅戎何獨不諱乎○王不稱天春秋不以稱天為定文春王正月亦不言天豈亦是貶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〻

之為王卿士也舊矣王貳于虢鄭伯怨王一失意至于交質甚則取溫之麥與周之禾此君臣之大變聖人之所欲誅而未有會也交質以後胥制朝權既黜復興發兵矯詔自平迨桓于今十有四年矣何德于生民何功于王室而久據若是使王之一二卿士而鄭得以意為制是擅王也又安所用天子為故王奪鄭伯政室也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之亦宜也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事雖

如據諱敗之說則討鄭之情反不得著矣顯文見義正不在文之有無也

不告罪豈可得而掩哉夫二百四十二年但聞大夫弒諸侯不聞諸侯弒天子惟鄭莊獨雖不成弒與弒君等春秋誅亂討賊則滂宮瀦室之典舍鄭莊其誰屬從王伐鄭之文即謂之曰討鄭之文可也

大雩 雩者吁嗟求雨之祭也禮有嘗雩有旱雩嘗雩者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左傳亦云龍見而雩龍見在巳月仲夏則辰月未知孰是然皆不見經則嘗雩不書數經有削與每歲常行之郊祀同經書大雩者二十又雩者一而皆在于秋之三月則因旱而雩非不時譏慢之謂也在禮天子用盛樂大雩帝諸侯則歌舞而已晉有

舞雩之臺則猶數舞也而亦謂之大雩者時方旱甚舉國皆呼經言大雩所以志舉國之呼亦非僭天子禮樂之謂也其有或曰大旱或曰不雨者不雨非歲事則不言旱旱而不雩則不言雩旱而大雩則書以志災無他義也

螽

冬州公如曹 外相朝但言如

左傳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今按淳于在今膠州高密縣曹即曹州淳于至魯不必由曹熊過氏曰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田內有盟向州等邑此邑前在圻內分為采地州公王之卿士食采于州今既入鄭則身無所歸狼狽如曹寓身于魯蓋鄭莊疆理十二邑逐其食采之王臣也觀其事在伐鄭之後而明年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人伐盟向則所以迫州者可知矣此論補傳所不備故錄之外相朝不告寔自曹來則遡言之是亦告之屬也經于外事無筆削史所載經無不書

六年 乙亥桓王十四年

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實來 假朝以出故不言來奔其書名自處卑也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實來之文與上渺不相接而以寔為州公名者非州公名則語尤無緒也來朝于魯宜書曰朝直言來不復可知身既失國托庇他邦羈旅終身竟成客死此與紀侯之大去復何異哉蓋有所以迫之者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諸謀齊難也

定法

秋八月壬午大閲　閲言大〻簡車馬也不言公公親可知以此益知史文無

傳曰北戎病齊鄭世子忽救之有功諸侯之大夫戍齊使魯為其班後鄭忽怒今經繼之曰大閲其為備鄭而舉不言可知內事詳非義所係春秋之始法多濶略魯大夫雖戍齊史亦不書北戎病齊鄭救之不告亦不書

已殺

蔡人殺陳佗　陳告○國人立桓公子躍是為厲公不告立故史不書後倣此○佗

踰年猶不稱爵則陳人幸佗之不為立謚直以殺賊赴于諸侯

穀梁子曰陳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雖非討賊聖人曰佗則殺矣公子翬宋華督以有援則不殺陳佗齊無知以無援即見殺天下之人共欲殺賊也如此苟無鄭莊烏至而成魯宋之亂哉○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　原本云此段宜作傳注則當雙行細書矣　五父而立之今不據其說者墓門之詩與穀梁言合則左為謾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以書舉以太子之禮也今按文公夫人聲姜生子惡夫人出姜生成公夫人穆姜生皆適子也而或生于為公子時或不舉以太子禮則史皆不書是知同所以書不專適子之故矣或曰齊襄鳥獸行同或慮非吾子也書以正之夫國君十五而冠〻而始成婚齊襄之婚在莊之元年莊年已十四矣襄之長于甥當歲計耳安得有慮非吾子之嫌哉世言

齊襄公婬于其妹此為大誤姜蓋以長姊而婬于少弟故甫田之詩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蓋刺姜也展我甥兮之詩亦無事曲為之說矣內事詳非義所係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魯之謀臣因為之畫納后之策齊僖為是終其身抱恨于紀而不敢滅至十年而有郎之師

七年　丙子　桓王十五年　齊僖二十六　晉小子四　衛宣十四　蔡桓十　鄭莊三十九　曹桓五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十一陳厲二杞武四十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譏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來各朝故與旅見之文異。

無秋冬文闕

方城外國也而來朝于魯則必將有徧朝于大國者矣徧朝大國皆以名通卑之甚也

八年丁丑桓王十六年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四十七宋莊六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烝衆也冬月萬物告成粢芳脩具可薦者衆故其祭曰烝

子月之祭常事不書為下再烝見譏書

天王使家父來聘

七年之間王既兩聘矣今復來聘者何天子納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此不獨主婚而實媒妁故特遣聘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僅主婚非媒妁應無特聘也內事詳非義所係

夏五月丁丑烝

再烝非禮故書

秋伐邾不言主帥蓋微者

邾自隱元年盟于蔑已而伐邾邾魯之交遂絕今復伐邾傳不能言不知何說然十五年邾人來朝十七年復盟于趡邾之脩好者不一而魯屢伐邾屢小之兵蓋實聖人之所惡矣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魯為媒妁故其往逆也仍自魯行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至而靖公不至何歟僅主婚則公可弗至矣

桓公一終起元年至八年

春秋傳注卷之四

桓公二

九年戊寅桓王十七年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公二十年宋莊七秦出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魯往故史得書襄十五年齊姜不自魯則無可書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桓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稱名下于諸侯也

曹伯有疾故使世子朝

十年己卯桓王十八年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三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二宋莊八秦出子二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史適有王非義所係○子射姑立是為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即今兗州府東阿縣一名柯

約而弗遇往從齊也衛與齊故書胥命于蒲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曰來戰是三國欲戰非魯敵戰也已戰則不書伐

左氏曰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此言鄭之情未察齊之寔也初鄭之怒在桓之六年怒而未有用兵之意也是年冬紀始來朝謀納后之事九年紀季姜歸京師于是僖之恨桓深于骨髓而又不可以明言日挑怒于鄭以激其必報之忿于是鄭人之意決矣故鄭之怒魯者五年而後有

郎之師此則挑而後舉之寔即齊謀之左券也鄭雖以班餼為言齊寔戰郎之首史家紀寔自先齊侯而左氏強為王爵之說不幾泥于鄭而又支離于書法乎夫說春秋者半誤于事情亦半淆于書法以魯之悉心謀紀觸齊僖之怒而受師魯不足為甚直也而齊之曲則已著矣直書其事情罪昭然此復何關于書法而紛紛然就鄭而為之說哉

十有一年庚辰桓王十九年齊僖三十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

有破世情有日

年書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杞靖
三宋莊九秦出子三年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疑鄭告其稱人鄭不以君 盟告

周班之怒一戰已洩齊之恨則未已也鄭散
釋而齊固之故復有惡曹之盟齊固之而鄭
欲釋故復以此盟來告來告者委咎于齊也
蓋至是而傳之愚終為鄭莊之所賣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子忽立是為昭公忽奔突立是為厲公

觀鄭莊之卒即來告魯則惡曹之盟確是鄭

之來告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時有內亂故未及五月而葬先公世子忽亦
不成爵

九月宋人莊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國雖內亂主赴告者必猶有人故其執其歸鄭皆來告祭仲時稱其字故不告以其名突不繫鄭蒙上文非義所係

鄭祭仲足者鄭莊公之長惡臣也隱元年謀
共叔段四年取溫之麥五年鄭人侵衛仲以
三軍〻其前桓五年為左拒以拒王〻中肩

即無宋執仲與忽必不相容斷不能無事也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故凡鄭莊之所為半自
仲出而世子忽者則固鄭莊之適長子也既
為世子又嘗有功不喜仲之所為仲藏于中
有廢立意莊公死仲猶爲相宋雍氏女于鄭
莊公曰雍姞生厲公亦寵于莊度祭仲之可
刼而忽之無援于人可以取而待也謀于雍
氏以圖之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宋莊公為
之召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懼于死
許立突與宋人國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亦執厲

公而求賂祭仲許之九月昭公奔厲公立夫
鄭任祭仲以亂國一皆莊之所遺而其事之
初亂具來告魯以故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已而鄭伯突出奔蔡忽歸于鄭
鄭伯突入于櫟皆具見經若夫高渠彌弒昭
公立子亹明年齊襄公殺子亹立子儀莊十
四年厲公自櫟入使傳瑕弒子儀皆不告魯
故不見經要之春秋之炯戒即不書猶在也

鄭忽出奔衛 突使來告○凡告君奔者必言君自奔凡告出奔者必告其名與告

卒同間有不名必史文闕
世言鄭莊公已葬則子宜稱伯否則亦宜稱世子今不稱伯又不稱世子是聖人削之也夫經所嚴者適庶也今以突之篡而一則曰伯再則曰伯獨于忽而不得一蒙世子之稱豈聖人之取義若是其遠于人情乎蓋突既歸立而後使告于諸侯乃歆泯其世子之稱使己不得以篡著經據舊史〻據告情則但書曰鄭忽出奔衛而已其後鄭忽復歸本是

世子則鄭人來告仍曰世子此皆告之實與聖情了不相涉也世之人不明于告而凢所幻惑動曰聖情離經叛道不可方物誠卹經于舊史無一字之更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疑情一朝畫釋春秋大義無為文字之所沒矣

柔會宋公陳侯厲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蔡叔必蔡桓之弟也

○此亦丙參盟

折之盟論者以為宋索賂于鄭魯為求免賂于宋今知非者魯求免賂則宜公自行非遣大夫所可辦也且蔡故有君何故不出而使叔盟乎公羊何休註云蔡侯封人無子欲立獻舞則叔疑是獻舞蓋封人已老欲立獻舞如後世所稱太弟者故以蔡侯之命見叔于諸侯以示傳國之意此或然也若為鄭求宋則四會之後宋成遣畫物情尚未可知此何所信而遽與之盟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此則求免賂于宋也宋執祭仲以立突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厲公歸索賂無饜宋鄭所以不平也公以郎之戰惡鄭忽而仇之深結于突以致仇忽之意會于夫鍾又會于闞求免賂也宋成未可知故復為穀丘之盟

辛己桓王二十年十有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卒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卒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請莒子盟于曲池

杞莒之釁左氏不言與隱四年牟婁事無涉經以內盟故書之義不存乎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此燕乃南燕宋所挈也觀十三年之戰可知

魯要盟于宋也宋成仍未可知故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子林立是為莊公魯以宋鄭之故無虛月故不會葬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屬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子朔立是為惠公○石經本在武父之前衛上無丙戌字穀梁錯簡于此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新臺之詩所以刺也宣姜與朔搆太子伋公欲殺之使盜待諸莘壽子竊其旌以先盜殺之太子至盜又殺之于是宣公卒子朔立衛之大亂自此始矣或言傳不言太子伋其曰太子史記之言也寧知其果為世子乎曰不爲世子則宣姜與朔不必殺伋而後快也然則經不書衛殺世子伋宣蓋諱新臺不告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此言伐內兵詳也不言公蒙上文此鄭伯也而言師足知史之所稱初無定例

此以詳內故會盟伐戰備書于經比事以觀則知曲之在宋矣

壬午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蔡桓十六鄭厲

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杞靖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蓋宋來伐我也何以知其伐我乎宋之怒我甚于怒鄭未伐鄭先伐我也如曰鄭與宋戰則紀顧助我于鄭則未有情也彼豈能以微弱之國助不閔休戚之鄭乎不言伐戰不言伐不言地戰于魯也既伐我齊戰必先外之先齊不足異矣

三月葬衛宣公

既與衛人戰猶往會葬春秋之初弔葬相通者齊魯衛陳蔡鄭諸國而已苟非小國鮮有辛而不葬者其後邦交遠赴告煩禮之不備者始頻見焉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齊僖三十三年卒晉緡七衛惠二蔡桓十七鄭厲三 春秋傳注 桓公二九 卷之四 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更相結也

無冰

東魯之地無冰為異故書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凡言來盟者來與公盟也。五下無月字或舊史闕或後世失之。語鄭厲公之母弟也

會而未盟故使弟語來盟鄭來盟魯不往盟是知歃盟者鄭〻欲固魯也武父之盟尋盟伐宋此復久要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四時之祭亦礼也舊史必書今有獨書則有削可知

四時之祭合禮不書所以書必有失也求其故則鑿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齊魯雖相惡以甥舅姻故仍來告

宋人以齊人 襄 蔡人衛人陳人 莊 伐鄭 鄭告

前伐魯此伐鄭皆報宋之戰也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三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僖喪具也王室之貧亦可知已

三月乙未天王崩 子莊王立越七年始克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鄭兩告。突稱鄭伯據告詞忽稱世子者以前出奔時尚未成伯突又削其世子之號以赴諸侯今鄭告歸正合仍稱世子假令復歸之後有侵代會盟事見于春秋自當稱伯不稱伯適無事也不當

以終不稱伯為貶情○歸與復歸史有煩簡無異辭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與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歸厲公聖人之所惡也而稱伯其無改于舊史益可知○今按忽歸于鄭甫三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亹不成忽之為君不以告故不見經明年齊襄公殺子亹立子儀不成亹之為君故亦不以告莊十四年厲公自櫟入使傅瑕弒子儀不成儀之為君故亦不以告

儀與亹終不成君皆無謚忽雖不成君而公論不沒謚之曰昭然巠已不成禮矣子儀君鄭十有四年而不得一謚是厲之惡也彼兩弒君也而不見經疑為聖人之所略故詳辨之

許

許叔穆入于許 許男新臣也許人幸之以字告

隱公十一年鄭莊公入許使許叔處許西偏而使公孫獲制其國今乘鄭之亂復入于許鄭亦不能制焉

公會齊侯襄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此甚誤也齊僖公以魯納紀后甥舅之際積為仇讐齊魯之不交久矣今襄公立桓將修好于齊以復姻婭之舊且可令紀終無患也故假定許之名以結歡于襄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蓋其事矣若許則其國已復鄭不能爭不待借交于齊魯也何必謀之而後定哉

郳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其稱人或曰附庸之世子

郳之來朝見伐而脩好也牟與葛適同至而

旅見焉內事詳非義所係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此是厲公來告非昭公來告故仍稱伯昭方仇魯必不來告也

先是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突既失國知櫟之可圖遂因櫟人殺守櫟大夫及子元而遂居櫟：鄭之強藩忽為君祭仲為相弗能拒也且既殺子元于櫟又殺曼伯于京奄有二都分據要害外覘楚勢內察國情須之十九年終于得國入櫟以後之情形所甚詳據者

千古上下情形瞭然

如此而經不偹書者當其入櫟魯突方覬來告則書至其入國則時移事變南北爭衛即齊桓之盛猶非屬之所誠服也而況魯國手書入櫟不書入國存乎舊史之有無不關筆削之義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會而後伐紀事也之常此則急于納突會畢即行會伐連書正是史文之實穀梁疑詞之說甚誤

突甫入櫟即思復國桓為合諸侯以納之當此之時天下之人以為突失國而忽據之不

思忽失國而突據之也宋本突仇亦納厲公者市交之情狀又不可以常情測之

乙酉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五昭公忽元年曹莊六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衛何以忽先于蔡其故不可知非義所係

再納厲公也謀而後伐故先會于曹突出忽歸突復入櫟忽宜伐突以除其偪也今突伐忽者再而忽不出一師謂之何哉高伯于是知忽之可以弒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久役告廟皆史文非義所係如云著党惡之罪則會襄伐鄭獨非党惡何以不著其罪乎胡氏動歸之經而自相矛盾多若此

冬城向

向本莒魯間小國服屬乎魯隱二年莒人入向魯即報莒是也今城向疑為向城故經不書取直作內詞則向之屬魯可知不知何年為莒取故宣四年復伐莒取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告

初衛宣公屬伋于右公子屬壽于左公子惠公讒殺伋與壽而得立二公子故怨惠公至是作亂而逐惠公惠公奔齊立公子黔牟以為君黔牟衛宣之弟也

丙戌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卒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內參盟

此公欲合齊紀之歡與其不復圖紀也齊僖

之欲滅紀久矣公爲納后于王于是終傳之世不復言紀然陽實而心嚮之未嘗不授其意于襄也今襄初立公與紀謂傳旣見釋襄必可求遂合齊紀之盟襄亦寔應且憎若非傳寔置紀今日何以得盟以公之恩遇襄之詐何事不爲其所責而豈獨一紀哉然公所以爲紀之分盡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桓會伐鄭十五年鄭人來朝脩好于我今復

春秋傳注卷之四 桓公二 十五

爲盟脩蔑之好也至秋復伐鄭誠不知其何說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此言及確是微者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弟獻舞立是爲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告前之出奔蓋不告○蔡人賢之既特告歸又以字告

公羊何休註云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〻避之陳封人死還迄奔喪哭泣三年卒無怨心此不知其何據然于經之事寔則徵有合者十一年盟于折經言蔡叔則封人無子可知然叔長于季叔若可立何害于季豈季是封人之母弟雖少于叔而諠寔當立避獻舞之愛而遜國猶有古人之風者耶以叔爲獻舞則近理以季爲獻舞則名違予故因何休之說而附會之以俟後之悖闇而能覈者

癸巳葬蔡桓侯于特蔡會稱侯獻舞爲哀侯肸爲穆侯

春秋傳注卷之四 桓公二 十六

及宋人莊衛人黙年伐邾不稱主帥蓋微者

左傳宋志也宋有討于邾魯從宋志皆趡之盟而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莊王亥三年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黙年二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史適有王非義所係

姜欲如齊而使公與會出耳以會出遂如齊

標本之論

公如他國自此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與文姜如齊ミ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ミ薨于車者以他國之史書之則當曰齊人戕魯侯今曰公薨于齊内史文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蓋魯之所以責望于齊者止于如此昔鍾巫之事立桓

公而討寫氏有死者尚殺一人其預已塞魯于君父之讐素所苟且者如此故桓雖見殺初亦不以爲異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之喪既至自齊魯國臣子仍得以禮葬其君此寔事也二傳皆強爲之說徒見其支○隱公十一年經文共七十五條外事僅十八條桓公十八年經文共一百十七條外事僅十六條于時赴告所通西不及秦晉南不及楚見于史文者齊宋陳蔡鄭衛諸國而已其後伯者起世变多告事既煩史文轉劇前畧後詳槪非聖人所得與焉

桓公二終 起九年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卷之五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適子夫人文姜子生即位時年十三在位三十二年妻哀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戊子莊王四年齊襄五晉緡十二衛惠七黔牟三蔡襄二鄭厲八子儀元年曹莊九陳莊七年卒杞靖十一宋莊十七秦武五楚武四十八

春王正月

繼故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出奔曰孫。不稱姜氏蒙上文非義所係

桓公之薨也夫人寔為之父兄百官衆怒群

諸故夫人亦不安魯而暫孫于齊其後魯主王姬齊魯式好夫人即歸經不言夫人至自齊蓋不告廟史故無書非聖人之削之也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周大夫世有其人故文十五年猶見即其伯之後人也若謂魯之命大夫命大夫不世何得更八十二年己百歲以上猶得誣以子叔姬之事乎知單伯之為周大夫則知是送非送公穀之言非矣

此魯事之大不幸也王使魯人主嫁女之事當先遣使以言之豈不知魯方喪親：又齊之所殺者乎今一介未通突有送姬之告不但魯不暇辭并不暇以衰麻之故早築王姬之館于外魯之庸臣皆以例出王姬莫為諫阻使不共之子竟為奉命之人自是童昏之莊不復知有齊之當絕矣莊不知夫人至矣夫子報父仇性也及其童昏又當輔之以義外有主婚之例內無骨鯁之臣使莊甥舅之日親而夫人去來之莫禁禍皆始于送姬之日涓：不絕終成江河慎始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新築故史特書當此之時必以衰麻之故魯之庸臣蓋亦議而後為之不知主婚之魯之與齊不當僅以衰麻論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弟杵臼立是為宣公陳莊乃與桓王同名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不稱天史文略不得執為貶文春秋不以稱謂為襃貶又非可加于天王春王正月亦不稱天豈亦是貶

桓公之薨當已赴于王朝矣及其命魯主婚魯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始悟其衰麻不可成乎吉禮也為之錫命以吉之義不在乎桓公

在乎莊公之即吉也

王姬歸于齊

自魯而行故書王姬歸于齊然則齊侯來逆乎曰莊十一年王姬亦歸于齊而傳言齊侯來逆共姬則今日之親迎可知來而不書疑諸侯逆女例不見公不見則不書亦史法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告○從其民于他處而有其地曰遷宿遷陽亦猶是也

甚矣齊襄之惡也一日而主即遷三邑三邑遷紀無以復存矣以是益知傳之含紀宴為種亏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疑王姬之自魯往者魯宜為之服也然則齊桓夫人共姬也其卒也何以不書適不告也經于內事所削者女歸時祭之類而已其他則存者寔多不當輕以筆削為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齊地○以下夫人至皆不見經揔不告廟故

此聖人之微言也秋七月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何前此之不往哉然則王姬苟存姜之往不至是也

春秋傳注 卷之五 莊公一 三

季姜之故也

己丑莊王五年 二年 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十八辛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于次為孟避莊公自居于仲其後史稱仲孫寔即孟氏也

餘丘小國名于發語詞猶於越也餘丘何以伐傳不能言內事詳非義所係

秋七月齊王姬卒

春秋傳注 卷之五 莊公一 四

乙酉宋公馮卒 子捷立是為閔公

庚寅莊王六年 三年 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九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不書氏史略文非貶所及左曰疾之非

衛朔奔齊黔牟在衛齊欲納朔章魯以助之莊之忘仇從可知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遷之七年而後葬王室雖貧亦莊王之不念
父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告季紀侯之弟酅紀邑○酅即今東昌府博平縣齊伐魯西鄙公追齊師至酅是也然紀邑東恐非此酅

齊遷三邑紀知必亡無可柰何願以一邑附
齊以存五廟蓋至是而紀侯之去決矣

冬公次于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此內次也君行則書然其所以次不可知也
左氏曰將會鄭伯謀紀夫莊與齊襄方順其
欲豈有齊所欲滅而莊顧謀之者哉莊公之

傳文多闕略又多與經違不當強為之說

辛卯 二二 莊王七年 四年 齊襄八晉緡十五衛惠十黔牟十 蔡哀五鄭厲十一子儀四曹莊十 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 秦武八楚武五十一卒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以此推之則內女嫁于諸侯者其卒也亦必
來赴公使予之舊史必書然而有不書者經
削之也其所不削當必有義紀視魯為存亡
紀伯姬卒而紀侯遂大去其國然則伯姬苟
存齊猶未至迫紀而遂之於

夏齊侯陳侯宣鄭伯厲遇于垂齊告○鄭伯是儀是實難不可知然以情理揆之當必是實

所以遇之故傳不能言或曰齊欲圖紀夫齊
之于紀且旦夕舉何假乎陳鄭而遇之又何
忌乎陳鄭而遇之彼遇自有事齊告遇而不
告其事故史但書遇經于外事無筆削舊史
所載經無不書 一

紀侯大去其國紀告

非出奔也知其必亡故自棄其國耳疑是紀
之地析而入于齊齊國益大雖不言滅與滅
紀同以是紀告故以去為文若夫聖人之情
則直惡齊之滅紀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告

齊既滅紀夫人在殯而不及葬齊為葬之因
以葬紀夫人來告于魯經故存之以惡齊襄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人即齊侯史略文

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
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此言魯侯射
獵之貫也蓋莊年十八血氣方剛馳騁田獵
以快其欲襄遂婉轉以中之要狩于禚誘道
爭能巧以娛莊之意而不知襄之有獸心也
襄有獸心而莊不知莊之為莊豈但忘仇而
已哉

壬辰莊王八年**五年**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牟七蔡哀六鄭厲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經言齊師傳不言此師為何豈襄欲會姜杞
之伐國以翱翔其衆邪會禚祝丘歷日而返
故書月此與防穀歷月而返故書時呼嗚襄
之死可計日矣

秋郳黎來來朝郳國在今兗州府滕縣

郳曾姓出自邾邾之始封挾挾之七世孫顏有
功于周封其小子友于郳為宋附庸附庸稱
名非夷狄也來朝則書內詞詳非義所係

冬公會齊人宋人閔陳人蔡人哀伐衛其稱人史便文

非義所係齊先宋齊為政也
伐黔牟也三年春齊魯二國伐之不克故聯
五國以伐之必納朔而後已

癸巳莊王九年**六年**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七鄭厲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靖十六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凡君行則國史必從事有相涉亦不待告而後書是時公親將兵史知政者之名字則寔書之為名與字非義所係且不可知

昔之抗王者鄭今之抗王者齊王非能救衛
也黔牟之立自周而來五國合兵以伐衛二
公子知將不免奔告于王以求出師異師出
而五國或將束手兵也乃襄之無王大異齊
傳之日王師雖出卒於黔牟而納惠公王之
命竟不行于天下在昔州吁弑桓宋殤罷之
魯桓弑隱齊鄭賂之宋督弑殤四國立之鄭
突篡忽桓與諸侯納之今朔復入甚則抗王
以党之非邪不植非逆不行文武周公封植

之天下胡一旦而至于是哉率是而言州吁以下皆思伯之文也五國抗王思伯亟也時無齊桓天下寧復有周室哉以是知聖人之所以思桓蓋在此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抗王命以入故史用難詞○黜年君衛者八年我不得諡不以君終也朔雖在齊我紀其年蓋入國之後史家追叙而錄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伐黔牟所獲也文姜請之理或宜然

甲午莊王十年

七年

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十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十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齊地

乙未莊王十一年

八年

齊襄十二弑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九鄭厲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其所爲而曰以俟陳人蔡人蓋以俟陳蔡覺令于國史遂以書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經言師而不言公：之在軍與否寔不可知不當據左氏以爲之說○郕自此附庸于齊至文公十二年來奔于魯

秋師還

次郎治兵以迨圍郕事之本末揔不可知大略齊欲用兵率帥魯莊以役之耳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雖立齊弑

以寔告不稱公孫告者不言公孫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有一月齊侯游于姑棼還見大豕彭生遂遇賊弑襄公而立無知手弑非無知而曰無知弑其君無知主弑齊以無知告也瓜期不代怨未至于作亂襄絀無知恨未至

于弑君然而卒至于是者襄之行有以取之矣

丙申 莊王十二年 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 晉緡二十 衛惠十五 蔡哀十 鄭厲十六 子儀 九 曹莊十七 陳宣八 杞靖十 九 宋閔七 秦武十三 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齊不成之爲君仍以賊告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雖以私怨殺然弑君之人人人得而討之矣故自是以後齊亦不聞討雍廩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夏公伐齊納糾 子糾小白皆僖

之庶子爲襄之庶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語可証○子糾來奔于法宜書而不見經者疑初奔不見公故史不書齊陽生亦犹是也相沙則史得書○小白出奔莒不告

齊小白入于齊 軍行史說公親在單事有

盟于蔇謀納子糾也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糾魯所出也當是時齊既無君子糾以次當立齊之臣子乃公言之從容盟魯迫夏出兵而不虞小白之先入也史記曰小白善大夫高傒及殺無知讓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彼以不忌白故公言之白少故不必忌此以忌糾故陰召之入糾長故當忌也召之入則盟與伐俱無事矣所謂高才捷足者先得之也嗚呼天下有極則天下治無極則天下亂以事言之則一六公子之入國耳以春秋之世運言之則一匡九合天固篤生斯人以濟一時之否阨者也豈以區區長幼閒論得失哉蓋至是而聖人之意畧然存乎治亂之閑又不復以

齊之國事論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言公蒙

上文○敗則書敗本無諱例○管仲射鈎正在此戰

此正所謂納糾也已知小白先入犹擁子糾歷時而戰戰而敗乃去之使其勝齊糾仍得入故齊必殺子糾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

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
死之管仲請囚

冬浚洙

洙在魯北備齊至故浚之

十年 丁酉莊王十三年 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蔡哀十一鄭厲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十九杞靖二十宋閔四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凡戰不言伐長勺魯地言長勺則伐 魯可知史者文非經削也齊人三鼓而後衰之故不言戰而言敗

齊師伐魯報乾時之戰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潛師掠境曰侵此書侵之始

何以侵宋傳不言其故疑党齊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告○宿自是亡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次于郎以取戒行即見敗故不言伐其夏次郎亦伐也

齊既敗魯乾時即遣大夫師師臨魯脅殺子
糾又乘其再克以伐魯長勺戰敗又以公嘗
侵宋復挾宋以次于郎齊之加于魯爲已亟
矣夫謀伯略者貴遠猷齊不釋魯以爲後圖
遠戰喪師非經遠之略也意仲雖見用謀未
及施聽其屢敗以觀其悔然後進以作內政
寄軍令之法乎三折肱知爲良醫桓其折肱
之智也已矣

秋九月荊敗文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告○楚本封號春秋之始往往自稱荊○獻舞以名告者○子肸監國莊十九年獻舞卒于楚肸始立是爲穆侯

此楚見春秋之始也楚自桓之六年伐隨請
尊號于周宜爲聖人所深惡矣而不書者赴

告不通舊史不載也今蔡告矣楚本祝融之
後其後鬻熊事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
荊命之子爵而居丹陽豈有殊于中國哉所
以淪于夷狄而不返者僭王故也且自莊之
十年迄于春秋之終無日不以猾夏爲事竭
中國之力齊桓晉文之强僅乃禦之而終無
以大創于楚于是聖人作經自誅亂臣討賊
子外首以外楚爲事矣說者徒見楚之猾夏
無不書中國之禦楚無不書以爲聖人作經

辦入楚
毛

專以內中國外夷狄爲本義而不知非聖人之意也苟無亂賊則春秋不作春秋不作即散內中國外夷狄而無從故說春秋者不可以內中國外夷狄爲本義且夫春秋之世之甚明者無若內中國外夷狄之一事齊桓伐楚則能外宋襄戰敗則能外晉文戰勝則能外新城之盟則能外晉成爭鄭則能外林父敗邲則能外馬陵救鄭則能外鄢陵倖勝則能外悼公三駕則能外其平楚而與之爲好

者前則齊之盟後則宋之盟而已是則外楚一事夫固春秋之所甚明也以所甚明者而又作書以詔之抑何贅而不足訓乎惟是弒君一事天下習以爲故然有弒父而仍可以爲君有弒君而仍可以爲相或畏其威或利其利是則長夜之悲聖人之所不忍默耳故說春秋而以內中國外夷狄爲本義是違聖人之志而以孟氏之言爲不信也是假春秋以言宋事而于當日之春秋固無涉也而又

古今人尚未說到

可以訓乎哉曰然則聖人不惡楚乎曰負其險遠包藏禍心蔑視宗周蠶食上國雖庸人亦知惡而況聖人顧作經之本意不在是耳蔡近楚楚圖北方即微息侯蔡必首禍左氏之言曰云云舍其大而言其細不足信也獻舞殁于楚無赴告故不見經子將立追謚其父爲哀侯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魯雖惡然亦編告以示戒○此書滅之始○譚子名不告

齊侯之入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夫外患甫定桓何亟亟于此豈長勺乘丘方兩失勢不滅譚國幾無以自立於然而失其本矣國有大事連稱管至父雍廩之獄尚未斷也彼皆賊也而桓與仲父無一言何大政之不明一至是於吾慮桓之伯將有甫及身而遽止者爾

莊公一終 起元年至十年

春秋傳注卷之六

莊公二

十有一年戊戌莊王十四年　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齊所遷之鄑在魯東非宋侵伐我之路疑別有鄑不言侵我者言敗鄑則侵我可知

宋以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之鄑

春秋傳注　卷之六　莊公二　一

秋宋大水宋告○經書外災惟齊宋餘國不書者餘國有災或亦來告魯不往弔也

凡外災告則使弔之史故得書此歲交兵宋不廢告魯不廢弔見春秋之始猶有邦交之遺意焉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婚則王姬自我而行也是時齊魯方惡猶主齊婚者主婚有例法不得辭○傳言齊侯來逆共姬則桓之來魯可知然而不書者不見公也莊元年不書襄逆此年亦不書桓逆則凡逆女不相見可知隱元傳衛侯來會葬不見公故不書是可例也莊元年王姬歸于齊經言單伯逆王姬此獨無送乎何以不書單伯王之尊官故應得書此或微者行故不書凡皆事之異致史有異與聖人之筆削無與宜特識之

十有二年己亥莊王十五年　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弒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鄑紀侯卒無赴告故不見經

春秋傳注　卷之六　莊公二　二

此叔姬歸紀之所以書也叔姬伯姬之媵遭齊強暴紀侯避國伯姬云亡煢煢一媵從紀侯于患難之中至是紀侯卒而歸于鄑也鄑者五廟之所在身為紀婦職在蘋蘩生受其禁死遺其祀婦道之謂何不歸宗國而歸二鄑豈宗國之不可歸哉蓋心有所不忍焉爾忠臣節婦千古為烈吁乎誰非不忍之所生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仇牧

以大臣死故并告華督亦死而舊史不書必不告也不告者宋之公義不當忘以經闕說之。弟御說立是為桓公。閔公不書葬因亂失告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敬吾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一言之戲即隕其身為君者誠可畏也抑人臣之橫何以至于此極乎習以為常殺一人而不自覺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接跡于域中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告。殺宋萬不書疑以復亂故失告

此即蕭叔大心之討賊也今按宋萬弒君而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則萬既居然一宋相矣苟非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奮身而討之則牛與游安得而殺萬亦安得而奔哉其奔則敗而走死也其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則懼其勇而以計取也醢其身與其人可以報閔公于地下矣然則殺宋萬何以不

萬桓仲起子如盡

書宋亂復熾赴告缺然故葬閔公亦不赴明年春齊桓會北杏以平宋亂則餘党之猶反側可知讀者不明事理反云不正天討不以討賊之名與之則豈有如此勤勞亞於石碏僅一等而反為聖人之所責哉此可以表大心之事矣

庚子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四杞靖二十三周年辛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莊王十二年崩子僖王十三年立經皆不書崩葬

春齊侯宋人桓陳人蔡人肜邾人會于北杏齊魯雖惡然以平宋亂播告諸侯。蔡哀在楚此會者世子肜也蔡世子邾附庸稱號不一故自齊侯外槩以人稱

此世道之一變也自隱元迄今四十有二年曾有四諸侯共戴一國而推之以主會者乎自桓以英才得賢相有伯天下之心秉宋亂之未息召四國而會之曰宋如有故各出銳師以討之于是宋人之亂遂息天下之人推桓功者此其一矣夫宋非有求于桓也桓憂

公還
宋人之憂任宋人之事而不期乎宋人之見德故桓仲之所以收天下者自北杏始然則桓果有罪乎迥太阿之柄還之宗周唯周公其人而又為王卿士然後可苟在藩服雖太公猶難之也而況齊桓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乎鄄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齊偏告以成諸侯

北杏之會召遂〻人不至夏齊滅遂戍之而還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即今兗州府東阿縣一名桃丘

魯盟國也桓既平宋事莫急于收魯而魯以乾時之故怨隙未平桓乃降心以平之柯之盟齊志非魯志也雖與齊盟猶不誠服故兩鄄之會魯俱不與伐郳伐鄭魯無從安既盟于幽又受鄭之逃人不以時執致有西鄙之師蓋桓伯之初魯國猶倔強于桓者如此

癸丑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齊桓六晋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

僖十四戕曾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齊告。齊討宋罪君必自行莊閔僖之世史無定稱往〻不書其爵。經于此見〻曹未附齊

傳曰宋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夫宋亂未平得齊桓而始息宜戴德之不遑也何反背北杏之會哉良以宋爵上公齊爵侯也桓非命伯而先上公自謂有功遽忘謙德宋不遽為之下耳桓知宋非無名當假周而始服爰請師于周〻以單伯會之取成于宋

其冬單伯會齊宋于鄄傳曰宋服故也是以單伯定其位次明年齊宋會于鄄不假單伯故曰齊始伯也自是會盟之班序始先齊侯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以伯侯伯之命然後侵伐之班序始先齊侯自此以前未有遽然以號于衆者也侈伯之難至于如此在位三十年而伐楚詎可輕為桓病哉

夏單伯會伐宋齊告

三國伐宋單伯會之非更伐宋也傳曰齊請

師于周單伯周大夫于此葢見

秋七月荆入蔡蔡非遠絶中國故歷來告

蔡哀侯在楚蔡人會北杏故荆復入蔡蔡自是折而入于楚終齊桓之世不與盟僖四年齊桓侵蔡或曰蔡哀侯為莘故絶息嬀以語楚子楚滅息以息嬀歸息嬀怨蔡楚文王為之入蔡此事實也而曰北杏之故何哉曰此左氏之誣也荆于莊之二十二年熊頵弑其兄堵敖而自立明年是為楚成之元年遣使

徧聘列國經有荆人來聘之書為可據也今曰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滅息之年已在敗莘之後又生堵敖及成王成王于莊二十二年長不過九歲世有九歲之人即能弑兄而使徧聘乎然則息嬀事容或有之與入蔡自不相涉荆之入蔡確為北杏無疑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爲 齊告

單伯主會以班齊宋之次而鄭與衛亦附焉義在宋不在鄭與衛故傳特云宋服故也然桓于此亦失義矣鄭伯實于此年夏使傳瑕弑子儀而入雖不來告齊豈不聞旣篡忽又弑儀亂臣賊子執而戮之于勢甚易且鄭之仗楚者厲也非鄭也戮殺一厲而别立君鄭必長服于我諸侯聞之畏威懷德孰敢不以齊為歸柰何喜在得鄭不先誅討之兵使厲得幸生因復恣其反覆之詐不獨失義亦并失策則當日之賢侯總無明于大義者耳或曰厲仗楚似亦未可輕殺嗟乎以襄之狂尚

不難于首止之會殺子亹而轘高渠彌何獨于桓而不能且楚亦何愛于厲也者極其至不過爭鄭而止耳爭鄭之事終亦何能自免哉故齊桓之以柔道致天下于法甚善而獨以之施于鄭者誤也

十有五年 壬寅 僖王三年 齊桓七 晉緡二十六 衛惠二十一 蔡哀十六 鄭厲二十二 書在二十三 陳宣十四 杞共二 宋莊三 秦武十九 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齊告

難曰齊自為會不假單伯然甫會復會必為

鄭舉蓋鄭之反覆宜亦齊之所慮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此齊桓也文姜之復往于齊何為也哉蓋以盟柯之後猶不附齊兩鄄之會莊俱不與齊將有督過之心姜假國事以請于桓以是覬然其、復往於齊雖免譽而終絕姜故自是以後姜不敢復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告○會雖齊先伐抗處後未專征也蓋鑒于北杏而處譏

春秋傳注 卷之六 莊公二 九

郳者宋附庸獲戾于宋故為宋伐郳宋非力不足以制郳也以為宋有事而不助之即非愛宋之誼也助之伐郳齊之恩意周矣

鄭人侵宋 宋告

此鄭反覆之始事也鄭資楚力以入國既臣役于楚而齊伯方新不服齊慮不足以立國兩會于鄄楚讓即至不得已而侵宋若曰吾非誠服齊也不得已也兩姑之間難為婦自此弗得寧矣夫鄭非好為是反覆也齊伯未起楚勢方張以為即臣楚諒亦無害而不虞齊之驟伯也一日之誤憂及子孫纂國者其亦悔是哉

冬十月

十有六年 癸卯僖王四年 齊桓八 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年 衛惠二十二 蔡哀十七 鄭厲二十三 曹莊二十四 陳宣十五 杞共三 宋桓四 秦武二十 楚之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齊告

責其侵宋也齊伐鄭鄭必服齊俄而荊復伐

春秋傳注 卷之六 莊公二 十

鄭南北之爭自此始矣

秋荊伐鄭 鄭告

鄭厲公之服楚傳無其迹何以知其資楚力以入國乎曰厲之在櫟者十九年而衆莫敢動蓋必有所恃以自立矣所恃者楚也左傳曰鄭伯入自櫟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夫鄭自入國何預于楚而楚得以緩告責之則在櫟之時其所臣役于楚以示強于鄭者不言可知矣然吾以為此謾言也

上已啟到浸解問處此復更進一步

緩告之事已及兩年至此日而始伐者非為
緩告也齊伐鄭而鄭服齊楚亟謀其內向也
掩其爭服之情而以緩告布于諸侯鄭之為
詞可謂甚巧孰知資楚力以入國情已盡露
于此哉世言鄭之反覆倚南倚北者且百年
而不知寔自厲公始厲之反覆寔自資楚力
以入國始故曰一日之誤憂及子孫襄國者
其亦悔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莊公二 十一、

春秋傳注 卷之六

穆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魯實與盟宜書公會不書公左氏文公羊書公會齊侯立以公羊為正○同盟者凡盟必次第欲此則一時同欲故曰同蓋伯者所以一人之心經之書同者十有六無異義也自是以後諸侯無敢私相盟

此伯主合盟之首事也凡伯天下必大為盟
以合之桓發而行故其合也甚難而天下之從
之也亦遲不相下宋之從桓雖北杏寔自單
伯伐宋始魯之從桓雖盟柯寔自今日始陳
之從桓自北杏始衛鄭之從桓自會鄄始其
未至也必有謀以招致之其已至也必有謀

告與不告諸國向背於此可見其中所以謹盟者最宜留意

以固結之鄭雖見伐猶告于齊尚示服齊之
意宜急盟之以堅其意而魯自盟柯以後其
向與背尚不可知亦不可不急為之圖此幽
之盟固以合天下之群亦為魯與為鄭也自
盟之後魯復受逃鄭則必再盟而始帖蓋創
業之難難于後起者如此正而不譎要豈苟
且者所得與哉

邾子克卒杜氏謂克即儀父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今以爵稱此亦意之云然、使非儀父則前儀父卒時書通于魯今不見經是克即儀父也且春秋時名克者多字儀桓十八年傳王子克字子儀二十五年傳楚闘克字子儀故左氏確得據之通前盟蔑時已五十二年不書蓋魯不會○子瑣立

春秋傳注 卷之六

莊公二 十二

甲辰

十有七年僖王五年崩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衛惠二十三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僖王崩不告故不會莛孫惠王立

春齊人執鄭詹齊告鄭罪

齊徵朝于鄭鄭不親往而使詹行齊人執之
惡其首鼠所以為伐謀之計也

夏齊人殲于遂齊告○此失利事齊亦來告見齊以情待魯

遂之遺民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来

魯不誠服故盟幽之後復受詹逃且魯與鄭苟不同情則詹亦未必至魯也魯之反覆如此故明年冬有西鄙之師

冬多麋

乙巳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 齊桓十晋献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

春秋傳注 莊公二十三 叅之六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侵我于濟西也不言侵史省文因公追以見內受兵惟大國書二十年齊人伐戎蓋為魯治之

秋有蜮 含沙射人陰氣所積

冬十月

丙午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晋献二衛惠二十五蔡哀二十鄭厲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因媵婦而及盟媵不書以及盟故挚書○鄄城在今東昌府濮州

魯不誠服又受詹逃齊宋方聚謀于鄄將以伐魯結以媵婦在鄄適聞其事遂以己意乞盟于齊齊急收魯因而許之經曰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已盟也已盟所以收魯也已盟宜不伐其伐西鄙非督過之心徒以伯体所在

春秋傳注 莊公二十四 叅之六

不得不薄伐以示警耳說苑繁露皆云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救莊公危也公羊亦云人臣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所以表結者至矣孰知所當論者更在齊桓之收魯哉含所當論而舉其細者為言此春秋之所以終古而不著也

夫人姜氏如莒

夫人行則書然不知為何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伐鄄以来齊曾序宋下今序宋上者

齊自主兵為責魯也所謂薄伐以示警也魯服齊齊即罷兵

丁未惠王三年**二十年**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天火曰災連月有災故書時

齊來告此往弔也餘國有災魯不弔故史不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齊告

伯者所以收天下蓋有術也齊桓之術近乎道宋亂未息既會北杏以平之矣已而反覆始定即為伐郳以固之鄭人侵宋即又伐鄭伐鄭。亦以固宋鄭人服齊即罷兵是又寬鄭也魯受唇逃則有西鄙之伐魯人服齊亦罷兵既寬魯矣今復為魯伐戎以治濟西之役蓋以齊之强不為己用而為人用又能不念舊惡以柔其心天下之人即有崛强于齊者感其見恤之情而又服其不念舊惡之意不能不帖志以從于齊此桓之所謂正而不譎所謂伯也嗚呼不剛不柔不競不絿柔之足以為治也久矣齊以柔道致天下而其為業下于湯武僅一等自桓以下誰能嗣之也哉

莊公二終 起十一年至二十年

春秋傳注卷之七

莊公三

戊申惠王四年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子捷立是為文公○是年春鄭虢胥命于弭逆納王殺王子頹鄭方偃襄于齊故不告王又失告故不見經說者疑為削則無謂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公夫人之史可以不夫人之手史夫人之經

可以不夫人之手以是益知經之誅討不在名稱之際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己酉惠王五年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誤也過誤當赦過誤而陷大條如後世所稱情輕法重者尤當赦此莊之德意國之重恩書以志美夫復何疑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陳告○此告殺之始傳言太子經言公子必定公子也史記曰陳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傳不言其縣而言公子完至齊之事蓋是田常弒簡公後媚田氏者作為此文以彰前事非當日之實記也左氏傳採稗官好言卜筮故其文多設語若此讀者所宜分別視之○公子完出奔齊不告故不書顓孫來奔非大夫亦不書大夫奔至元咺而始書

夏五月不書四月而書五月必傳寫誤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左無明傳下言納幣則此盟必為議婚不言

公史文佚也公于是年已三十有四女伯姬且嫁而猶未娶適夫人豈為文姜所制必娶襄女而後可欲齊女待年此年議婚又兩年而後逆為可證也獨所異者齊伯方新公于齊多所鷙驁而獨婚事則甚殷公之舉動胡不倫之至是哉

冬公如齊納幣公惟朝大國則直言如今以納幣告廟則史寔書之如齊觀社亦以觀社告廟也

齊許之而親往納幣求婚急也居喪納幣非

禮可知

庚戌惠王六年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顒元年○二十二年楚熊惲弒其兄堵敖代立今年是為楚成王元年

春公至自齊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不朝正史宜有書而經所書惟在楚與在乾侯他皆不書經于內事有削又或在此

祭叔來聘

祭叔王朝大夫也不稱使非王命也大夫自

春秋傳注 卷之七 莊公三 三

聘一經所無疑非禮來聘之故則不可知內事詳非義所係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諸侯祭土祇名曰社祭齊俗因社祭以蒐軍實示民衆襄二十四年傳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是也齊之婚事尚緩故假觀社以求齊穀梁子曰以是為尸女也尸者主為女往爾

荊人成來聘

此即文元年世子商臣所弒之成王也成王弒堵敖而自立使人倂聘列國以窺中原春秋之所惡也而稱人者當其來聘魯不得不以禮接史不得不以人稱春秋即用舊文非寔貶之所及也如曰進而人之則豈有弒兄之人包藏禍心以來聘作春秋者遽為其所責而驟進之以人哉

公及齊侯遇于穀

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

春秋傳注 卷之七 莊公三 四

蕭叔朝公蕭叔疑即大心宋之附庸即今徐州蕭縣

蕭叔本朝齊遇公在穀因朝公無可責也內事詳非義所係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子僖公立在明年疑即我所立之也

十有二月甲寅會齊侯盟于扈

辛亥惠王七年二十有四年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五鄭文三曹僖公赤元年陳宣二十三杞惠三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丹楹刻桷値將婚之時又據御孫之言則爲
誇示齊女不言可知公之細事多不書事涉
宮廟則亦書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
正其親迎于仇人之國也此所謂強爲之說
也君苟行史無不書經所惡莊即在史文之
内不以有書不書爲分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凡夫人至必廟見廟見則書至今不言至而
言入疑不廟見既丹楹刻桷以侈之矣又
使大夫同覿以悅之矣何反以不廟見書此
當存疑未可強爲之說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大夫之妻私見曰覿婦人見夫人之名

悅夫人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
見是不與婦人同覿也今同見則爲覿矣覿
之用幣其失爲次御孫曰男女之別國之大
節也而自夫人亂之意豈徒病一贄哉自盟
高傒至此凡十條皆志哀姜之始至識者已
悲婦道之不終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告○赤疑即僖公然史記曹僖公名夷

傳無事實不當強爲之說據經文以言之則
羈者曹之當立赤挾戎之勢以逐羈赤因自
立以告于諸侯故當時齊桓雖伯急在攘天

下之心以自成其強列國之是非多不暇理
故雖篡國者一無所忌傲然以告于諸侯

郭公　存疑

二十有五年　壬子惠王八年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蔡穆六鄭文四曹僖二陳宣二十四杞惠四宋桓十三秦宣七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言女叔陳之命大夫者此亦因其稱字而意之者也安知女叔非名且稱字稱名曾無定制

陳使來聘而傳言始結陳好則其事出他于
魯觀後公子友如陳報聘又以葬原仲復如

陳其後賊弒子般成季奔陳則季之于陳亦大有意故當因其事而深究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子赤立是爲黔公不書塟魯不會也衛自十六年盟幽以來不復親齊魯亦疑跡衛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史省文也猶言伐鼓于社又用牲耳

志失禮也社者土神屬陰其爵視上公卑于天子而尊于諸侯日食陰勝陽天子伐鼓于社所以責神諸侯伐鼓于朝所以自責用幣

春秋傳注 卷之七 莊公三 七

于社所以求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皆無所書是嘗合禮也今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失常禮矣

伯姬歸于杞莊公女杞惠公之妻成公之女桓公之適妥〇不書逆〻者非大夫

嫁女不書有關于後事則書伯姬事寔傳雖不詳而詳于經則有可得而通者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其冬又來而惠始降伯而來朝則微弱之情必假伯姬以自達矣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是時惠公卒其子成公甫廿歲朝其子所以託于公既而成公卒桓公姑容立二十七年姑容來朝魯入杞討無禮則明年伯姬又來三十一年復爲姑容求婦于魯以一婦人勤勞國事者四十年即欲不詳其始事其可得耶此春秋所以賢伯姬而獨書其歸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國門也

志失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春秋傳注 卷之七 莊公三 八

冬公子友如陳此大夫出聘之始〇公子友莊之母弟始見經與國政也其後爲季孫氏

報女叔之聘陳魯之交甚密季結之也

癸丑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黔公赤元年蔡穆七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報濟西之役也

曹僖殺其大夫

羈出赤歸而曹殺其大夫豈非不附赤之人

殺之以除異己欲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
發例云不稱名衆也此可以明書之濫殺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言公會則齊宋親行可知今攷齊桓用兵無不親行者然而常稱人將卑師少之說全乎無據矣
徐即今之徐州與齊密邇而未服齊故伐之
其後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則徐之
服齊必在此伐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惠王十年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

宣二十六杞惠六宋桓十五秦宣九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即今東昌府濮州
爲杞伯也伯姬爲杞伯而欲會公故公出會
之與公歛會伯姬無涉左言非事而引非民
事不舉以病公誤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文同盟于幽齊告○此盟衛許滑滕不與不知何故疑以衛不與故三國皆不與也
此亦爲鄭而盟也鄭自厲公卒本無不服之
狀而左氏頑云陳鄭服者據文公十七年傳

鄭子家執訊而與晉書曰我文公四年二月
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今此正是鄭文之六
年則前此四年成楚可知所謂有二心于齊
也陳自敬仲奔齊齊使爲卿語言噂嗜亦容
有之今皆誠服故復同盟齊桓所以致此誠
服者當自有在而傳多不詳故不可攷鄭自
此委心于齊至僖之五年始有逃歸不盟之
事鄭誠服齊之伯勢定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子之故交季子微察國情知內難將
作假葬原仲以自結于陳大夫出境不言所
爲而史明其事者告于君而後行以葬原仲
告也故公羊傳曰通季子之私行
冬杞伯姬來十二公女豈無歸寧者他皆不書而此獨書自然非歸寧之例
爲杞伯也
莒慶來逆叔姬大夫自逆則稱字不稱女
慶莒大夫叔姬公女也大夫逆公女史例不
書以公自爲之主則書

杞伯來朝 杞惠公也即伯姬之夫

杞于桓公時曾一來朝即以不敬見討國小禮不能共近不敬也今雖婚魯懼復不共當須降爵乃始能辨先之以伯姬之會繼之以伯姬之來朝以伯稱獲免于討則伯姬之力也其後僖五年杞惠公卒不赴于魯則情好之不恒可知二十三年杞成公卒更以子赴二十七年杞子來朝秋入杞責無禮也嗚呼杞之朝會可畏如此即欲不戒心于魯其可得哉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公會齊侯于城濮謀伐衛也齊伐衛而謀之魯者將使魯人風示于衛冀衛之服可無用兵而豈意衛終不服哉不服而後伐之桓之以柔致衛復如此

乙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齊桓三十晉獻十一衛懿三蔡穆九鄭文七曹僖五陳宣二十七杞惠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齊告○戰不言伐既至于衛則伐可知故 魯不書伐齊以王命特告伐衛故時書伐一經中書戰復書伐者惟其

衛人懿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衛告○凡言及者本國來告之詞必以己及客故知衛及 齊戰定是衛告文定每以志戰書及為聖人之貶詞謨甚

齊桓一生討罪執言獨非所急乃至子頹之亂衛朔伐周以言顏亦弗問也今以王命伐衛懿〻以事在前人不服罪而遽戰好鶴之懿固不足論然在齊桓則絕無以服衛矣故桓之伐衛為可議若言取賂而還則不然

桓雖不肖不宜遽至于是也衛自此亦遂服于齊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遽蒢立是為文公○曹不會莖

秋荊伐鄭 鄭告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序宋上者前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乃當時一大事令不及曾故不見經自是以往齊遂專征故此年後凡出師皆先齊即桓伯之次第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已

異乎秋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然則子
元欲蠱文夫人而假伐鄭以威于國中非真
爭鄭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彼無爭鄭心則
逐之為易說者徒見經書救鄭以為安攘功
即在于此而孰知桓之救乃在會檉以後初
不以兵之言救為功哉子元伐鄭後竟處王宮成王與子文謀殺子元起非子文為令尹

冬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創作曰築○臧孫辰字文仲桓之孫

春秋傳注　卷之七　莊公三　十三

以築郿故大無臧文仲為之告糴

二十有九年丙辰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二衛懿四蔡穆十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七秦宣十一楚成九

春新延廄

夏鄭人侵許鄭告

許自十六年盟幽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之侵
許其齊桓之命欲自是許復從于齊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于莊十二年歸酅至是歷十八年而卒
魯人義之其卒與葬皆成禮故史悉書

城諸及防

三十年丁巳惠王十三年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十一鄭文九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惠九宋桓十八秦宣十二楚成八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傳無事實不當強為之說

秋七月齊人降鄣齊告

春秋傳注　卷之七　莊公三　十四

襄既滅紀今復降障桓之是舉蓋不能無遺議
焉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者為齊濟在魯者為魯濟魯濟之西即濟西

齊人伐山戎齊告

齊伐山戎道經魯濟公往遇之于時山戎病
燕桓救燕伐山戎至于孤竹燕齊客通救之
為宜而山戎北戎之別種即古無終國今薊

州遷化縣有古無終地塁胎之故封也傳十
年亦稱北戎北戎會病齊非甚遠國寧孔謂
晉侯謂其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蓋
忌桓之詞曷足據哉

戊午惠王十四年十曹僖八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

三十有一年 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十二鄭文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降班告終魯不會塟

築臺于薛 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單獲曰捷獻者史家之恒詞楚日宜申亦曰獻

春秋傳注卷之七 莊公三 十五

伐山戎還道復經魯以其所獲見遺文道之
常不足為怪或曰柳桓或曰威魯蓋不知史
家之詳以而曲為之詞

秋築臺于秦 魯地

冬不雨

己未惠王十五年十一曹僖九卒陳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蔡穆十三鄭文

覺音掌

春城小穀 左氏以為〻管仲城謂好魯之小穀非齊之穀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告○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實梁丘今山東武城縣齊近故以宋為實非序先宋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
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今觀梁丘之後不復
會諸侯則是遇別有故不為楚之伐鄭也抑
元非爭鄭宋已偵得其情故先見于齊侯以
姑緩其會邪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者莊公子慶父之母弟也公疾問後

春秋傳注卷之七 莊公三 十六

子牙〻曰慶父才成季知慶父與牙謀將不
利于孺子乘公之未歿以公命酖叔牙叔牙
死春秋于大夫卒自隱九年挾卒後歷桓莊
四十九年不一書而此獨書之則其有關于
國事可知有閔于國事者酖也季友既酖牙
而公旋歿子般即位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
于黨氏成季奔陳慶父立閔公當此之時國
事皆決于慶父子般之卒必隱其情以誑告
于齊父謂季一亡人耳夫何能為而孰知自

陳以達于齊〻已盟公于落姑而使季歸其
國那齊雖復季又素媚齊〻之信季僅與又
等直使季孫湫来省難然後慶父之罪状與
季友之忠賢悉聞于齊〻之于季若左右手
而後閔公之弑即聞〻而即有討父之意慶
父死而魯始寧則季子之功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也覌君薨之必地則知不地之為弑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未立為世子故莊公有問後之說而史仍書名與子

惡異諱弑言卒與諱若同○是時季友奔陳而不書者言帰則奔可知疑亦史内詞例今推内大夫奔雖不及者書

子般孟任子也禮無適子庶子以年是時莊公有四子而般為長故季友之對公也曰臣以死奉般是般友之所立也友去牙而立般勢将去父故慶父之計必弑子般閔二年傳云共仲通于哀姜哀姜将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然則弑般之時未可遽言姜與矣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甫卒慶父哀號涕泣奔控于齊告以旲天降灾嗣子不禄而請齊以文閔公之意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則猶齊出也故齊人立之從慶父之請也父之媚于齊若此桓欲一旦而察其情亦豈人情所易致哉

狄伐邢邢告

狄在中山以南連亘鉅鹿地接邢衛今始見經必驟強也今年伐邢閔二年入衛僖八年伐晉十年滅温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當

齊桓之世而其横决也如此蓋桓之攘狄必寔有所未至焉

莊公三終 起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

閔公

公名啟方莊公第三子叔姜所生慶公弑子般而立之是時方九歲僖庶長而立閔者利其幼且以媚齊也在位二年遇弑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庚申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晉獻十六衛懿八蔡穆十四鄭文十二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杞惠十二宋桓二十一秦成三楚成十一

春王正月

閔幼慶父為政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齊人救邢　齊告

齊告救則史書非謂真能救邢也齊以單師

救邢而狄適退齊師無功明年冬狄玩齊復中邢齊懲前事之失合三師而後敢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不曰季友而曰季子者魯人賢之故不名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夫閔方九歲寧知季子之賢而復之且慶父秉政魯國之人誰敢為言季子之賢而復之然而請復季友者齊桓之意也于時季子在陳々之有心人為之婉轉于齊以曉齊桓之意桓知季子之當復盟于落姑以復之復季子桓之疑意動矣疑意動桓可用之以逐父矣故季子之奔陳所以用桓曩日之結陳為深有意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名湫不稱使不稱名直書曰來君少以臣相見也

前此慶父媚于齊々不知其賊般也既聞季子之賢盟而復之于是始知有賊般之說桓猶不信而使仲孫省難以察之仲孫歸而告于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然後齊桓之意

始決然而慶父則不知也何也仲孫此來必偽親乎慶父也

辛酉惠王十七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莊公莊之寢廟○春秋書禘者二禘者天子之大祭禮大傳云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周人以文王為始祖立太廟追所自出為帝嚳々不立廟將禘設帝嚳之位于太廟文王就臣子之列而傳享焉其法升歌清廟下而象武舞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然則敬雍詩以徹之天子三年喪畢而禘復五年

而一舉是也祫者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遠主當遷入祧因奉祧廟群廟之主合食于始祖之廟謂之祫當禘則不及群廟當祫則不及帝嚳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以周公為始祖立太廟其用禘自成王伯禽始事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祭周公于太廟而已不聞追周公所自出而以周公配之也然則五廟如諸侯止祀周公如諸侯而升歌象管九獻八佾之備則居然天子焉故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升歌羽籥之事皆在既灌以後故也惟但僭其儀故得用之于莊公之喪也諸儒謂魯為僭禘并追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則今日之祭將丞周公于莊寢并丞周公所自出于莊寢乎是可以辨諸儒之慎故并及

禘者魯之僭祭君薨三年之喪畢撤寢廟而奉主于新宮然後僭禘以審昭穆此魯事之

常史繼書之經不書也今莊公之薨方二十有二月寢未可撤而以吉禮禘于莊公豈非夫人慶父將行即吉之事速其撤以自便哉于時慶父已通夫人將弑閔公而自取其國故其行事如此儒者不察猶言志失禮也其為謀謨豈徒尋丈之隙哉

秋

八月辛丑公薨成季以傳公適邾甫出即歸故不書

齊仲孫湫已具得其情實而慶父不知猶謂是尚可以愚齊也于是即真之謀愈急慶父使卜齮復賊公于武闈季友使人察告于齊以僖公適邾以避其禍齊桓震怒而欲發兵然後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旬月之間見魯事之沸羹焉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內大夫出奔非不逆者書

始逃死也出奔莒無生路矣使公子魚請不許乃縊夫父之横豈一區區之國論所能懼而使之出哉則齊桓之欲討焉必也桓欲討

而季子始得因其勢以不許而使之縊于是季子之討賊始著于春秋于是齊桓之討賊亦始著于春秋桓之一生雖未嘗有討賊之誠而猶得以其討著于春秋者是亦齊桓之力也是亦聖人之所取也儒者頗言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愈多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則是區區之國論能懼父而使之出也此何事也而頗可妄言其本末乎哉慶父死

不見于經季諱之也夫人在邾明年齊桓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冬齊高子來盟此言來盟者來與公盟也言來盟則公至可知O不言高傒而言高子者魯人貴之至于久而不絶則不名可知也齊使高傒平魯難不確使盟故不言使盟夫人奔慶父縊成季以僖公歸而立之齊使高傒平魯難與僖公盟而還

十有二月狄入衛衛告O懿公敗而見殺故傳言滅衛ㄑ人立昭伯頑之子申是為戴公其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衛大史為狄囚而脫歸夜與國人出僕告入衛而已懿公戴公之卒無史能告故魯不書

荘之末年狄伐邢明年春齊人救邢使狄困桓救而去則必不敢復中衛其中衛不忌桓也吾是以知救邢之無功狄之入衛殊出不意使懿嬰城固守以待齊師猶可以免而懿既狂且又不量力而好戰齊不及救狄得縱其狂氣方勝之虜銳不可當明年轉而困邢桓雖合三國之師亦不能不戒心于此虜矣

鄭棄其師鄭告

是時狄方入衛鄭衛相鄰不使宿將重兵以禦狄頓以素惡高克反使帥師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鄭人惡之為作清人之詩以請公而以棄師布告列國史曰棄師本告文也或曰是時文公在位文豈肯以棄師之說布于諸侯則又不然周禮列國各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他國來告及告于他國皆得以其公義直為之詞君與執政強而後曲為之詞其曲為之詞者變也鄭既作清人之詩以請公故史亦得直為之詞傳曰史為

書替為詩即其証也說春秋者不明其故而謂鄭棄其師確是聖人之斷詞因疑聖人作經必有改于史文之舊使一經之本末迄不得明則其所係不在鄭棄其師之一事學者宜亟思而明辨之

閔公終起元年至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九

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次子子般弟閔公兄成風所生閔公之遇弑成季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傳言成風聞季友之賢乃事之而屬僖公即有其事然僖公固當立也妻聲姜不見經疑為公子時所娶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壬戌惠王十八年齊桓二十七晉獻十八衛文公燬二年蔡穆十六鄭文十四曹昭三陳宣三十四杞惠十四宋桓二十三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

春王正月　國亂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齊師宋師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徧告○莊公三十二年經書狄伐邢明年閔公元年齊人救邢今齊亦救邢而猶不書狄圍邢者邢被圍遂不獲告見經與否係于告不告益復可知○遷有不告此則齊并告功

狄甫入衛旋即中邢方勝之鋒銳不可遏桓故合三師以救邢而又不敢直前角之駐師聶北以覘其變也駐師五閱月狄鋒益熾邢守益疲故桓與仲計以為狄終不可與戰莫若委邢于狄令且潰而奔師狄人貴貨而賤土既入邢必且縱兵抄掠以飽其欲俟其既

飽而後逐之必頓輜重而不與我戰故桓之兵嘗處于不敗之地有逐狄之名而無損威失重之慮也然則將何以處邢曰罷用財賄齊為之備左祖右社前朝後市齊為之新令其社稷無廢祀人民無廢主以是為可以謝邢斯已矣儒者不知兵泥經文以言桓事以為救而書次其次為貶嗚呼豈知桓之次乃所以為救哉然則桓之策果盡善乎曰否一試之于邢再試之于衛三試之于杞而桓之

避狄已為狄人之所測矣是則桓之失策也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聖人作經以誅亂討賊為正而誅亂討賊寔假大國以為權衛之討吁宋之討萬義非不正也而力不足以威他國數十年間其事仍見無所忌也桓大國也討又不貸婦人婦人之中不貸姑姊妹于是天下之人益知慶父之死蓋寔齊桓之所為始有所忌而不敢肆魯之二世帷薄無羞桓之力也世稱齊桓功

在當日而不知功莫大于殺哀姜殺哀姜而亂賊懼差有當于春秋之義異時楚殺徵舒天下屛息者二十五年其事正類而彼以文顯此以言徵後之人因遂忽而不求其意夫泥于文者忘其事忘其事者忘其功春秋所以終古而不著者其在此歟

楚人伐鄭鄭徧告○荆乃州名楚其封國之號也楚時楚益强故鄭稱楚人以告自此至二十一年告者書稱人至會盂楚始自稱爵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郳人于檉傳言盟于犖經不書疑傳有悮

此與前兩伐迥然異也十六年伐鄭責之而已二十八年子元伐鄭假伐鄭以威于國中非真以鄭為事也今則楚成殺子元令尹子文為政長主賢臣謀之數年而後行今年伐二年侵三年伐此有成謀非一二偏師所能救也桓知不大合不足以帖楚不帖楚不足以安鄭以故會于檉以固之令鄭且無懼我方有事于南方不以一救為事以故頻年侵伐齊無一旅以相援方且盟于貫會于陽穀侵蔡伐楚而盟召陵然後楚人不敢復伐鄭是則齊之所以救鄭者耳左傳曰會于檉謀救鄭也旨哉言乎蓋桓仲之深謀而左氏能言其概者如此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哀姜孫于邾魯與邾有怨出不意以敗之此與會檉各自有事未可執以病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賜汶陽之田及費自費定魯之功非為敗莒也因敗莒而始頒之耳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史闕文

七月齊人以歸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魯疑祔葬之非宜故遲遲從逆也時無君子以斷之終以迎婦埜小君致夫人失禮之源自此始矣

癸亥 惠王十九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八 晉獻十九 衛文二 蔡穆十七 鄭文十五 曹昭四 陳宣三十五 杞惠十五 宋桓二十四 秦穆二 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以詞法言之凡內城則直書城外城則或言
三師或言諸侯或言列國大夫未有直言城
者也況魯有楚丘在曹州東南五十里子貢
傳亦以定之方中爲僖城楚丘之詩不必定
況是詩要之僖實城楚丘矣桓城楚丘封植
衛國衛人忘亡時適相值事誠有之若以此
詞爲外詞且謂削諸侯以病桓封衛之詞則
終不敢何也桓實未嘗封衛也如以封爲桓
罪則秦晉圍鄭燭之武曰既東封鄭又欲肆

其西封豈晉文亦嘗封鄭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志失禮也

虞師晉師虢滅下陽 虢編告○先虞者虢恨在虞○下陽一邑也而曰滅此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虢之宗廟疑在此都故以滅告

晉自唐叔虞始受封八傳至穆侯封其少子
成師于曲沃又三傳至武公曲沃愈強反滅
晉莊十六年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其子
獻公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晉國愈大然
不見于經者始多內亂不通東諸侯齊桓雖
伯令不及晉赴告猶不至也今伐王之畿內
國滅其下都虢爲之赴于諸侯晉始見經虢
之來赴以齊方圖伯冀能爲之聲罪于晉而
齊之力寔未足以制晉且方南事楚置晉不
問三年之內晉遂復假道以滅虢還執虞公
而滅虞養成晉強晉遂以伯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徧告○當時盟者貫惟四國穀梁言諸侯皆在非

齊侯之服江黃非謂江黃之果足助楚也江
黃至而楚之四顧皆可虞貫之盟陽穀之會
特故形之以亂楚人之意非欲諱其往來之
迹也當是時桓日以楚爲事楚亦日以桓爲
謀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即楚之用間也豈
有齊桓之衆動而不爲楚人之所得況復爲
之徧告于諸侯哉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鄭徧告

甫伐復侵〻而即去鄭不勝其求自將服楚
此子文之成實所以肆鄭而圖中原者也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 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不言旱者時不閔乎歲事也故亦不雩
穀梁言每時一書動雨也此殆不然史有詳
略初無定情不得執以求義
徐人取舒 徐告○徐偃王稱王是穆王時事經未嘗以其僭王而貶之凡言判吳徐

起為更夷者妥也○舒楚東小國在今廬州啓舒城縣後有舒蓼舒庸舒鳩皆此舒之屬
莊二十六年齊嘗伐徐〻遂服于齊今取舒
通伐楚之徑也其後楚伐徐齊使大夫救徐
明今日之為伯令可知矣
六月雨
書以志喜舊史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揭告○今山東平州陽穀縣
甫盟復會所謂將故形之以亂楚人之意者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盟者往盟于彼也凡涖盟皆盟其君
聽伐楚之期也舉魯一國則他國之來受命者可知矣
楚人伐鄭 鄭揭告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鄭伯欲成以齊人之不救也孔叔知齊方勤
我以其方為貫之盟陽穀之會所以伐楚以
救鄭也蓋齊之勤鄭者三年而後出師即鄭
伯亦安能諒之哉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九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文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經書春王正月特就出會時言之耳至次陘時已更時日非謂正月次陘迫夏屆完始至也○蔡雖潰猶服于楚
侵蔡伐楚為鄭伐也師進次于陘示將戰也
當此之時桓之力實可以戰諸侯之心亦度
桓之必出于戰故楚成熟計之而不敢與齊
戰如使八國之中有一人焉知桓之不敢戰

則楚之盟不可得矣
夏許男新臣卒即許叔子業文是為僖公
或曰卒于師或曰卒于國非義所係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出史浸事得倚書○或言不稱使權在屈完寔有屈完既來猶複中止不盟之理其受君命不言可知傳取楚國之贖以寘坦捨故事多不寔當時直來乞盟無爭抗語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示屈服也盟于召陵屈完
盟也桓受完盟而不與屈完共為盟故不書
桓而但曰盟于召陵蒙屈完之文傳言屈完

與諸侯盟蓋不寘也所盟者何盟不伐鄭也
何以知其盟不伐鄭乎伐而滅弦伐而伐黃
而滅黃伐而伐徐而敗徐至于鄭則不復加
兵者十有五年猶曰召陵在彼也然則桓為
所愚乎曰明知見愚而亦姑聽其愚以終伐
楚之局則又桓之所以愚鄭以愚天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君行文從
事得備書○及者齊及之也不言齊蒙上文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
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
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
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
之虎牢執轅濤塗夫濤塗之言雖私其國不
聽則已何至執而伐〻而侵至于陳成而後
釋哉當是時楚雖帖服蔡仍不來而陳人復
有見欺之意不折其謀後將焉保桓所為遇
而深慮乎陳也何以知桓之深慮乎江黃新

服而齊與之伐陳所以曉陳之意者可知已
陳一不忠而執其臣伐其國所以曉江黃者
又可知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
人許人僖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列國皆稱人暗知非君以會達大夫
也大夫會兵自此始
前伐陳以兵役久令且歸至是即合七國侵

陳桓之疑陳蓋可知也陳自是終桓之世不敢有二心

春五年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二十鄭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告〇二子出奔不告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譖殺申生重耳奔狄夷吾奔梁夫

譖殺申生者驪姬也而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則凡告而及于諸侯者必舉事之本末而悉言之或寔或誣史書其事不能有所可否于其文矣故凡史之詞皆不可以褒譏說經據舊史是寔無所褒譏也故凡世之以褒譏說聖文者皆妄也又如同一事也而有書有不書〻者既出于告則不書者必出于不告衛殺太子伋鄭殺太子華曾無異于晉與宋也而晉與宋則書衛與鄭則不書是豈有所筆削于其間哉然則說經者當自有在去其褒譏之見與筆削之疑而一以事之是非為歸則聖人之情當不出乎吾人之意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此伯姬即莊二十五年為杞惠公之妻者也惠公卒不見于經魯不往弔其子成公甫十歲率其子以自托于僖蓋所以拮据國事者如此

夏公孫茲如牟

牟小國魯不往聘蓋賓娶也告君而後行故亦書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凡舉盟事不必復舉會此因王世子特舉會事知鄭有異故復盟本二事非因會而盟也

周惠王太子名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文之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鄭雖

與會然嘗不朝桓疑其有二心于萬以為叛齊之計也復合諸侯而盟之鄭果逃歸不盟蓋王使宰周公謂鄭伯欲撫鄭以從楚輔之以晉使其自異于齊以輔萬也當是之時桓以適庭之故為王室憂而王反右楚携鄭伯以敗桓盟苟欲立萬其顛倒至于如此故桓之所處極難任其事任其勞任其罪越兩年而後乞盟苟非寧毋之盟郤子華而收鄭心則因而佐楚以窺中原桓之功且大壞故以

人臣而任國事苟無聖主鮮有克濟其功者也坐是天下多避事之人王室雖微鄭猶喜于王命王之猶足繫人可知也自惠王此舉天下縣是益輕周自是以還王室之虛名不復盡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告以示弦

左傳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此影響之之言也弦恃四國己皇不事齊弦之所恃蓋恃齊也

鄭既逃歸不盟必已私事乎楚探弦之不設備而私告于楚以來之楚兵遽出桓不及救鄭以此為媚楚之媒楚因是以免鄭之罪小人之情狀固如是耳如傳所載則弦自為滅鄭自為逃于當日之情形復何涉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稱告●滅稱晉不告

初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虞既貪而許之今復假道于虞虞復許

之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滅虢滅虞皆不告而獨告執虞公者晉假虞公之罪以告于諸侯歸罪在君告不及國且脩虞祀而歸其職貢于王則其所以罪虞者必以不貢為辭脩虞祀明不絕祀亦復偽言不滅也晉始見經而所得見于春秋者祇此滅下陽執虞公二事世濟其譎卒就伯功抑世道之又一變哉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一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討鄭之逃首止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所以救鄭諸侯徼圍而救許且不急鄭一以結許恩一以寬鄭罪總桓之以柔治也

冬公至自伐鄭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陳宣四十杞成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前伐鄭以救許解圍故復伐鄭孔叔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我知其所繇來矣故少待我

夏小邾子來朝

郳者邾之別封今得王命為小邾子來朝于魯必始爵也自是以後經不復稱郳

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告

鄭本入濤塗之譖欲以殺之今假說于齊以殺申侯非實說齊也若實說齊則鄭已誠服可無寗母之誠盟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將復合諸侯大伐鄭也鄭猶懼楚故僅使太子華聽命為兩事之局而管仲即以郤華狀

之夫鄭之背齊非愛楚而惡齊也鄭近楚而遠于齊楚之力嘗足以庇鄭齊不合諸侯不能制楚師老財殫有不繼之憂故鄭之計以為卒得罪于齊毋閒釁于楚仲知釁之以兵不若綏之以德綏之以德無若郤子華鄭所為心服而迄盟也英雄舉事而不違于物情之至當烏能順物而各厭其懷哉

曹伯班卒子襄立是為共公○昭公班僖公赤之子赤卒在莊三十二年不見經不告

公子友如齊

聘伯主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　齊桓三十四　晉獻二十五　衛文八　蔡穆二十三　鄭文二十一　曹共公襄元年　陳宣四十一　杞成三　宋桓三十　秦穆八　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盟諸侯自此始其後遂以共為常

此王人襄王使也前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春　春秋傳注之九　僖公一　十七

齊桓公復合諸侯若將為之討帶然者帶謀息而後發喪故書天王崩在十二月桓以秉致鄭鄭卒乞盟又值惠王之崩也

夏狄伐晉　晉告○據傳晉伐狄又敗狄冝得見經皆不書者晉以重耳故出師則不告也

重耳奔狄晉獻公為之伐狄狄亦侵晉至于采桑里克帥師敗之于采桑里克心在重耳不逐北而還師狄因以晉為可輕也今年夏遂復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周公之廟凡奉新主必合食于始祖之廟其祭曰祫魯僭禘實祫也

致哀姜也禮夫人薨三年之喪畢則奉其主以配食于公是之曰祔合禮之常不悉書也哀姜淫于慶父與弑二君齊人取而殺之于夷義不當祔魯亦有疑故遲之至今然終致之廟則魯無執禮之臣故也以是本主故曰致穀梁劉向皆主成風嗚呼豈有生人而言致者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子襄王立

春　春秋傳注之九　僖公一　十八

難故也是以緩不言葬者葬已在前不告喪魯不會也

僖公一終　起元年至八年

僖公二

九年庚午襄王元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子茲父立是為襄公不書葬疑史葵丘之會不又致諸侯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宋子襄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王世子殊會宰周公不殊會魯史文所必然不足為義○宋稱子未葬出會也葵丘在今開封府考城縣

王位甫定齊桓復會以固之王使宰周公賜齊胙故亦與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未嫁而書其卒必已許他國為夫人且將嫁者也不言子疑非僖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則宰孔不盟可知○終齊桓之世晉不與盟

葵丘之會寔可無盟既會兩月而復盟者桓知宰孔之有異心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宰孔歸而諸侯復盟且為之申王禁以風示于帶初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指惠王也叔帶縣是終桓之世無敢覬于王

甲子晉侯佹諸卒晉君卒始赴于魯○國亂不成喪魯不會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當

晉獻公卒荀息以先君命立驪姬子奚齊為君中大夫里克等憤申生之故欲立重耳殺奚齊于喪次荀息復立驪姬娣子卓以葬獻公其君之子云者君未葬未成君史不得以君稱也

十年辛未襄王二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魯朝伯國自此始○凡朝大國廷以告廟僖以聞公之禮始歷朝齊蓋不告廟故此年十五年皆無公至之文以為信而安之故不書以示義者現

始朝桓也齊桓既伯定為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制以為諸侯事伯主之禮故七年友如齊此年公如齊十三年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七年桓卒故僅再朝要之寔僭禮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告○周司寇蘇公之後曰蘇子國于溫故稱溫子國雖滅溫子猶存故其後復有蘇子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

救故滅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奔子頽以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晉告○獻公已葬卓已成君故不同子奚齊而曰弒其君○弒在前年十一月而以今年正月書者赴始及魯實則惠之入國己在此書之前

里克復弒其君卓謀納重耳公子夷吾先賂

秦秦急納之是為惠公是時齊桓倦勤不以

晉為事而秦穆夫人寔晉獻女急為晉謀齊

隰朋雖共納君寔秦力也夷吾入于晉方亂

不告不見經

及其大夫荀息晉并告

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

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

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及卓子荀

息死之君子所謂斯言之玷者以其從君于

昏自死不能償責也後之人以為聖人之所

取則誤矣夫三大夫之死所以獲書于經者

以其為大臣故告之苟非大臣雖死節不聞

於鄰國矣召忽之不書糾非君忽不得以大

夫例故不書鴞意諸之不書宋昭國人之所

忽以意諸為昭公之黨也不以告故不書叔

仲惠伯之不書公子遂為政諱弒君并諱殺

惠伯故不書然則非不書者皆見貴書者皆

見殺也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等雖不

見經其為能死自若也因惠伯藹意諸召忽

之不書而謂其有可訊誤矣因荀息之亦書

而謂其有可取尤誤矣因徒人費石之紛如

賈舉州綽等之不書而謂君之私人不得與

于死難之節尤誤矣夫雖私也苟能死焉在

非賢如使君之私人不得與于死難之節脫

有忠臣孝子忽然而出于左右贄御之間奮

其忠孝之性以與賊鬬而不得以為功從君

於死而不得以為節是教天下以叛也是使

左右贄御之人終不得為君子也為之君者不亦難

乎故貴大臣者當自荀息始表死節者當自
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等始書與不書
概非所云公羊氏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邪說誣民與于亂天下之甚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齊告○北戎疑即山戎
晉惠殺其大夫里克 晉告
里克殺奚齊卓子弑納文公惠公賂秦先入
謂里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
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伏劍而死晉自滅

春秋傳注 卷之十 僖公二 五

下陽始見經既而殺申生執虞公狄伐晉里
克殺奚齊卓子晉事頻告今殺里克丕鄭父
亦見經自是春秋所書半出于晉外事之詳
非復昔時之志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壬申襄王二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二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晉告

丕鄭父里克之黨聘于秦還晉并殺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聲姜始見經其聘來娶必在為公子時也
夫人必齊公族女僖佐齊桓終始無間桓故
會夫人以寵異之事不近禮當在所譏然非
義所係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告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今按貫之盟陽

春秋傳注 卷之十 僖公二 六

穀之會江黃皆在而楚人獨先怒黃者僖五
年楚滅弦傳云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
也然弦子奔黃而不奔江則黃之棄楚必更
篤于江矣當時齊雖伯鄭猶有二心況小國
乎江雖睦齊未必不邀事于楚而黃獨以不
歸楚貢為見伐之端齊不救黃為可痛也當
是時仲必已死故桓卒負心如據左傳明年
平戎于王之言無論仲必不平戎即黃亦斷
無不救矣

癸襄王酉四年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晋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

曹共五陳宣四十五年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黃告。國雖見滅史猶是官何得編告

當齊桓之用江黃也，祇欲亂楚人之意而已，小國之存亡所不顧也。以故楚人伐黃，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苟懷休戚之意，雖倦勤備遠，不能救一黃哉。君子之論人也，觀其負心與不負心而已。苟負心，雖功蓋天下，不能贖

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子款立是為穆公

甲襄王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晋惠四衛文十戌五年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

曹共六陳穆公款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 衛告

侵楚丘也。衛遷楚丘見于傳而不見于經，故後世疑其說。然齊桓攘狄，更無他策，惟有遷之一端而已。於邢於杞皆出于遷，何獨於衛而不遷乎。今之侵衛，是侵楚丘，足知遷非長策，苟計目前徙尺寸之避耳。邢雖遷，疑屈服于狄，故夷儀後不復見侵。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穆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曰：會于鹹，淮夷病杞病。今按杞都雍丘，即今開封府之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之南，距雍丘七八百里，安能西越陳宋

東越鄭徐，深入敵人之境而為寇哉。窃意狄方侵衛，杞實震鄰。桓素畏狄，不欲與争，故會諸侯于鹹，為遷杞計耳。下云諸侯城緣陵，即會鹹之諸侯可知。緣陵即今青州府之臨淄縣，齊遷之山東，所以遠狄。如曰淮夷之故，則豈有方欲遠害，反處之近淮之地也哉。○按左氏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帶〻奔齊，齊〻侯使管仲平

戎于王十三年齊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諸侯戍周仲孫湫致之此一事數見于傳似非無稽然以理斷之多不可信戎伐京師東周之大變萬無不告諸侯之理既告則魯史必書今不見經可疑一也子帶召戎王討子帶〻必不敢奔齊即奔齊〻無平戎于王之理況使管仲平可疑二也子帶襄王之罪人齊所欲討既奔齊縱不加討反使仲孫湫言

而歸之有是理乎可疑三也然則會鹹雖是遷杞遷杞雖是避狄所謂淮夷病杞且謀王室者全乎影響之言不知左氏何據而云此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再聘也

乙亥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齊桓四十　晉惠五　衛文十四　蔡穆二十九卒　鄭文二十七　曹共七　陳穆二　杞成九　宋襄五　秦穆十四　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即臨淄之說世或疑之以為自杞縣至臨淄千有餘里齊欲遷杞而安之何甚遠至是然襄二十九年城杞〻在淳于淳于在今膠州高密縣自臨淄復遷高密故易為力且魯書侵杞晉治杞田杞魯接壤即此可見今日之遷雖在山東之域矣然則何以不言遷既城緣陵杞自往遷不須復告我魯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內女嫁于

諸侯非有故不書故季姬初歸不書〻不繫鄫自父母國言之

據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先儒非之以為下書歸鄫則姬是未嫁僖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防而遂以季姬歸之耳今按魯秉周禮斷無女自擇配之理鄫既小國迫使來朝加之以非禮事多有之明年復書季姬歸于鄫謂既朝而後歸之記事之變不當定以初歸讀也或曰此錯簡也宜在遇防之前則亦或然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左氏卜偃之言則沙鹿晉地然不繫之晉當闕疑
狄侵鄭 鄭

桓慎用兵不敢一以狄遇狄知桓之慎而益
肆其鋒且越晉衛而侵鄭是桓之葸也

冬蔡侯肸卒 子甲午立是為莊公○蔡侯獻舞卒於楚不告魯故不見經肸雖事楚其卒也猶告于諸侯久而後告但記告時不能以月日識也魯不會楚中國群而絕之至文十五年莊公甲午卒亦不來告矣

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蔡莊公甲午元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

再朝桓也五年一朝之法始于齊桓晉因之
以為例

楚人伐徐 徐告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慶父子是為仲孫氏

此子文之勝算也楚聲言伐徐齊必大合諸
侯為救徐之舉迨齊出而楚已還往返無事
聊出二師伐厲而已齊師既還楚復以偏師
伐徐諸侯之師勞者未息不可以復出齊獨
出則楚已敗徐去故齊兩出而兩無功致于
人而不能致人反為楚人之所笑者也是役
也楚逸而齊勞諸侯之師實應且憎明年會
于淮有夜登丘而呼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齊告

厲楚之與國楚師既退聊伐厲以致怨如云
救徐則護語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或曰桓會不至其書至桓德衰矣然伐楚飲至伐鄭飲至何獨牡丘之會久不當飲至而強為之說邪

季姬歸于鄫

因既朝而復歸之也記事之變不當定以初
歸泥之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字既没則稱字蓋大夫之始祖有特廟者也隱惡之說殆未必然亦未確為展氏

冬宋人伐曹 宋告

此齊桓之世也宋襄何人而敢爲伐曹之舉且以封舊怨播于諸侯哉明知桓之倦勤而不忌故敢生其代興之志耳舊怨在莊十四年曹莊公從于齊桓伐宋曾閱三君又三十五年矣必非宋襄之所怨也故封舊怨宋襄之托詞托詞而托于齊桓同伐之詞則尤不忌之橫詞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告

齊師既退楚復出師以伐徐〻不嬰城至于

春秋傳注 卷之十 傳公二 十三

見敗桓之救徐益爲楚人之所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侯 晉告戰獲不告伐故不書伐○秦自周孝王始封伯翳之後非子于西戎三傳爲秦仲又十傳爲穆公世與晉爲婚姻而不赴中國故自此以前不得見經今同晉告而見之秦之事遂與晉相終始其後秦亦自告列于東諸侯矣○韓即今西安府之韓城縣是將地屬晉

齊桓之世今不及西故秦晉之事之見于春秋者蓋寡然二國之恩仇已自積也晉侯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〻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穆夫人請之仍歸晉侯獲書而歸不書者晉告獲不告歸也秦晉之曲直本無閒于天下之故經于外事不加筆削故亦得附書如曰聖人之意云何則不敢知

十有六年 丁丑襄王八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春秋傳注 卷之十 僖公二 十四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子無佚不見于經季孫行父其孫也無佚早卒不知在何年然自此以後魯之奉命以出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三人而己使無佚爲存既爲世卿何故不使是無佚卒于友卒之前待行父長而獲使繼卿也行父奉使在文六年行父生宿〻生紇早卒不見經紇生意如意如生斯〻生肥季氏專魯寔始于此○大夫卒書名其兼字者程子曰生而賜氏與仲遂同此言似有擬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于諸侯而書其卒非有故不書紀伯姬宋伯姬是也非大歸不書子叔姬杞叔姬是也今不書鄫季姬歸而書其卒豈遣歸乎

而卒于會致歸寧例不書故不得知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子得臣嗣是為叔孫氏所謂政此則有後于魯國也

季子魯之功臣報功可也其立仲孫氏何居亂賊之後亦為世卿與宋之華氏等魯之亂自此始矣且宿及意如苟無二氏禎亦未能至是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邢始與會

左氏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此時鄫有何患而齊忽謀之且至合九國以謀之淮近徐會于淮蓋謀徐也徐被楚急或欲城鄫地以逼之則不可知城鄫所以為徐而左氏以為謀鄫顯為影響之談矣

戊寅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公行史從外事即書〇英六皆皋陶後

英氏楚之與國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君行史從外事即書

項為齊滅魯滅不可知無齊滅之說稍為近理項即陳州之項城楚旁小國也伐英氏不足以示武因滅一國以張之不言齊蒙上文齊徐共舉也如云魯滅則僖公長君在權未嘗一日落誰敢不稟君命遽滅一國又去項城殆千里乃能一旦而滅之邪左氏言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蓋因緣于會下之事而強為之詞不知執辱之羞桓不還加于我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今泗水縣古之姑蔑魯地也齊出師還道經魯地姜氏假齊光寵因其在境而會之與前會陽穀同意不言公及夫人者公方在軍必與同會不待言也以為請而免之桓何人止僖何事也豈以一婦人言遽更其喜怒哉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之盛極于桓其衰也亦始于桓繼嗣不定五公子爭立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越六十七日屍蟲出于戶不忍言也桓公子為諸侯者五人長無虧被殺無謚孝公昭立十年卒衛公子開方殺其子而立孝公之弟潘是為昭公立二十年卒立其子舍商人弑舍而自立是為懿公立四年被弑國人立其兄元是為惠公國內之亂越三十四年始息餘子七人孝公時為七大夫于楚

僖公二終　起九年至十七年

春秋傳注卷之十一

僖公三

己卯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衛文十八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告○宋并戰甗致齊告功于諸侯而戰甗在五月伐齊在正月者蓋告時迨其出師之日言之○桓公卒齊人立無虧曹不知己殺迨夏出師攻之則立奥奔樂殺齊皆不告獨宋以伐齊告耳告并戰甗而史分二條者中有內詞為間事

經于外事之書有一事而兩存其義者伐齊戰甗之類是也公子無虧能戍曹于閔之二年則甚長可知猶不聞以世子稱易儲之意已為群婦人之所窺矣鄭姬最寵故屬其子于宋襄又以豎貂易牙之謀許立孟武是使豎貂易牙立無虧于內而使宋襄立孝公于外也亂之咎豈待問哉襄欲繼桓以成伯業而所首事者若此顛倒悖亂不在伐齊之日而在受託之時經之書此一以見桓伯之不終一以知宋襄之不足伯也

夏師救齊

魯欲救無虧知無虧已殺不成救而還紀其出師亦書曰救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宋告言齊及宋而言宋及齊者宋告不告則言宋及也諸言變文者非

無虧既殺齊人將立孝公四公子之徒猶不服宋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宋立孝公而還四公子者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公子雍是也安釁各有党故能與宋戰戰敗宜本

不言奔疑傳有闕然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寘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則當其敗時牙蓋奉雍以走楚矣

狄救齊 齊告

狄何人也敢煩救齊哉彼特假救齊之名以亂齊齊已立君而乃以救齊說然則所謂救救孝公也孝之愚以為真相救遂與狄親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即其驗矣使救四公子之徒則狄乃孝仇也救齊之名誰為之告而何以得書于史哉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孝公既立然後得葬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立。狄稱人因邢挈書史以成句

狄欲并楚立而有之其本謀也尤可恨者挾邢以來邢自遷夷儀曾不中狄豈真愛邢哉抑豈夷儀果遠狄真不得至哉邢知雖暫遷終不得免犬馬珠玉蓋歲幣焉狄固臣妾蓄之矣一旦驅之使隸蹕躍赴命是亦狄也衛與邢同被狄患幾亡復存曾不是恤反為狄

驅幸人之亡以圖其國固非邢之本願哉然而衛之仇不可解矣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 文十九蔡莊五鄭文三十 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成十 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嬰齊書名宋告之也他執不名即是不告如云滕亦有罪則負芻之罪十信于滕何反不名

齊之伯先有功德于諸侯諸侯自歸之初未嘗以威劫也宋方定齊即欲稱伯召滕不至即執嬰齊是時天下言伯者三齊孝公自以

為桓子也故齊之盟居之不疑宋襄公以為
齊之後伯宜在己故有曹南之盟且求諸侯
于楚〻成之所忌者桓耳桓死何忌故有盂
之會而執宋公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
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侶宋告
宋急圖伯召此二國而盟之必并召鄫〻稍
後故使邾人用之也曹本已盟覩用鄫之事
誼必不甘致不服宋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衛告
報邢狄之伐也衛之伐邢春秋不非

冬會陳人蔡人莊楚人鄭人盟于齊陳侶議故遠陳楚啟愚齊故處後要之衆寔推齊為主盟史因其地以國故不見首齊之人言經者當見其寔0四國稱人為君為大夫雖不可知然業啟愚齊無達大夫仕盟孝公之理蓋必君也不言公疑闕文公羊有公字
傳言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
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此陳蔡魯鄭共
愚一齊以媚楚而孝公不知春秋之所甚惡
而不忍見也先是齊桓之存也獨蔡服楚陳
魯鄭皆奔走于齊楚之衛恨已非一日今桓
死而楚獨强萬一脩前日之怨一旦而加兵
于陳〻必不支雖而問鄭及魯鄭及魯亦無
以自立此鄭伯之所以首朝而陳亦假脩好
之說以行媚于楚齊楚盟而天下忘其外楚
之說楚因得為所欲為此陳穆之巧謀魯與
鄭皆預知之而齊卒不悟者也何以知其不
悟乎天下素從齊也曰脩齊桓之好則是仍

尊齊尊齊而五國之人共走盟于齊以孝之
愚驟見推服惛然自以為主盟而不復生其
拒楚之意不知楚人之已入為盟因得搽其
進退之權而不可禦也故曰有子而愚與無
子同天下所以思晉襄曰鄭則已朝于楚矣
魯未見其如楚也安見此謀之亦預曰盟于
薄即釋宋公齊伐我而魯乞師楚即應之如
響非有深交豈及是哉嗚呼此晉文之所不
可少矣

梁亡（梁之史臣何為稱告）

梁亡者前已垂亡至是始盡也左傳十八年冬云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至是始曰梁亡揆之事情正復相合然經不言秦滅而曰梁亡則取非一國不得專以秦言梁界秦晉之間在今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秦既取其新里晉亦割其他城焉爛瓜分難言滅者傳止言秦是不偹之說也梁既亡宜無告者豈其遺臣尚有奔控于四方者歟凡國滅而猶見于經皆此類也

（辛巳 襄王十二年）**二十年**（宋襄十一齊孝三晉惠十一衛文二十蔡莊六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隱取郜于宋是郜已亡今復有郜是為宋所遷也遷在春秋前故不可攷此郜即南郜也來朝之故不可知當時小國往々有增于魯而來朝者）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鄭告）

滑在今河南偃師縣南鄭衛間小國也素服于鄭今叛鄭而服衛鄭使士洩堵寇帥師入之經于外事無筆削史書則書

秋（稱秋稱人因齊挈書）**齊人孝狄人盟于邢**（齊狄自以盟主偏告諸侯。齊不稱爵史無之）

邢以衛之師告難于狄〻無以謝邢召齊人計之齊以狄嘗救齊深與之結遂翩然而與之盟以太公桓公之身並犬羊于壇坫之上天下之人悲其事而憤其愚而齊猶以為〻邢計也以彼其人即數不為衆人之所笑甚可得哉

冬楚人伐隨（楚告。隨今德安府之隨州）

隨于漢東為大國桓六年楚武王侵隨八年伐隨然卒無可加于隨者隨之力猶足以禦楚也楚成既強隨乃屈服今以漢東諸侯叛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亦書于經者前此楚雖強不通赴告伐鄭滅黃等役亦受兵者告耳今既盟齊楚自以與中國通勝則告慶且以威諸侯故盟齊以後伐隨伐陳圍陳

納頓滅夔國緡脩見于經至踐土之後而楚之行事多不得書則魯已從晉赴告復不通非謂彼在南方寂無一事也學者不明赴告之理輒以經所見者爲言寧知經據舊史々據告文彼若來告事即在經彼若不告事即在傳說經者亦何取乎遇事而爲之說哉

壬午襄王十三年二十有一年宋襄十二齊孝四晉惠十二衛文二十一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陳穆九杞成十六秦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衛告

齊狄盟于邢今年侵衛爲邢故也衛自是益敬滅邢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告此盟疑非三盟之君故皆稱人

宋求諸侯于楚々人許之爲鹿上之盟宋時自稱盟主故序齊上齊之盟齊已自爲盟主矣今宋求諸侯于楚召齊人而與之盟齊不知可否也既而悔之故有緡之師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公以伐宋自盟齊以來楚之凡役皆赴于魯今既主會又伐宋儆繇稱赴于諸侯以故僖元以來楚並稱人非是楚告至洲稱子皆是楚之告詞○執不言楚史不責詞是楚可知杜言諸侯我宋故繇見共執之又非是

陳蔡鄭許曹五國之君楚所許宋之諸侯也許之圍將執之宋人不知貿然往會迫楚發怒五國之君錯愕不知所爲必不能無狐兎之意楚因悔其行之過而使魯人走請以釋之且以慰諸侯

冬公伐邾

據左氏須句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因成風以來奔公爲之伐邾明年復伐邾取須句夫須句雖小亦一子也須句子來奔何以不書而反以取邑書然則須句一邑公以增鄟子之故銜恨于邾而伐邾取其一邑與須句子來奔之說了無涉也至文公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須句之爲邾邑可知左氏之言有全失之誣者斷之以經即破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不言宋捷者是宋可知○薄宋地楚待五諸侯伐宋宋執復大于宋地者說釋宋公故次于薄以待魯侯○盟不言其所為而日釋宋公蓋公以自難其伐

宜申獻捷非魯會也魯欲數于楚公羊傳曰楚執宋公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曰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曰子不與我國我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神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是楚之情也然則何不執以歸宋文

國也與獻羿要執之以歸諸侯必叛且宋亦終更立君更立君終不得宋故釋宋公楚之情也魯故數于楚則其來獻捷何也齊伐山戎則有捷晉滅潞氏則有捷郤克勝齊則有捷鄭獲蔡燮則有捷楚之伐宋臨之而已何捷之有哉故釋宋公而無名假獻捷於魯而使盟于薄以釋之其言甚容非外人所得知經據直書從可知也不然楚何人也苟不欲釋豈一盟薄之魯公所能要楚而釋之哉

癸未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宋襄十三齊孝五晉惠十三衛文二十三蔡莊八鄭文三十五曹共十五陳穆十杞成十七秦穆二十二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內取邑則書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宋告○曾怒宋陳蔡畏楚猶許從宋○滕始與于兵蓋執嬰齊後以己屈服

身見執辱暫屈侯時猶可洒也不度德不量力遠思伐鄭以雪之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勝負相當決不書敗不言公棄

上文雖有間事猶一役也

邾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亦復之以矢古者人死則以死者之服升屋而號曰皐某復邾敗死者衆不及盡用服乃以死者之矢而號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告○傳言楚子伐宋以救鄭而經不書伐者是時楚非不告然宋來告敗史主宋文故楚子稱人而公傳敗不書不與楚其傳日同詞者彼是晉告則言之此是宋告則諱之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夫楚伐宋不戰則已戰則宋必敗半渡不擊未成列不擊咎襄之詞人百其說假令擊之亦必不勝也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卒齊孝六晉惠十四衛文二十三蔡莊九鄭文三十六曹共十六陳穆十一杞成十八卒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告以鳴得意故并告圍

春秋傳注叅之十一　僖公三十二

齊之盟孝已自謂盟主矣宋襄求諸侯于楚而不求諸齊又要齊為鹿上之盟今見執辱伐以晒之增其羞忿既而宋襄卒孝激之也傳言討其不與盟于齊雖得其情猶為未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子王臣立是為成公不書葬者魯附楚不往會葬

傷于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楚告○此伐陳是成得臣伐陳歸子文使得臣為令尹○陳伐頓不告

頓故也頓素從于陳今轉服楚陳人伐之楚為之伐陳城頓而還二十五年楚又圍陳納頓子于頓則陳頓之相惡蓋可知也傳曰討其貳于宋玫之經傳無貳宋之迹焉得執之以為名陳已在楚而猶以伐陳開諸侯猶隨之志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成公也即僖五年來朝之子弟姑容立是為桓公不書葬魯卑杞不會葬不告名杞即于夷赴告多不中礼

貶爵以赴以便後人夷禮之說謂不告名魯人謂其無禮事容有之如謂因夷禮而貶則

春秋傳注叅之十一　僖公三十三

貶之者誰時主邪伯主邪魯史邪聖人邪抑又無稽之甚矣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齊孝七晉惠十五卒衛文二十四蔡莊十鄭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告

據左氏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王怒使頹叔桃子出

狄師伐鄭夫出狄師則鄭國王之所惡也何
為狄師攻王〻復出居于鄭邪蓋是時齊桓
死晉文未伯叔帶之謀復替鄭方右王帶將
以狄攻王先出狄師伐鄭頹叔桃子正叔帶
之黨其曰王出狄師者蓋宣言于外以使鄭
之背王耳左氏于叔帶事多道聽之言故前
之召戎後之通于隗后皆不足據讀者揆事
理以稽之則傳多誣矣妄確然可知不必信
以王出為說

春秋傳注卷之十一　僖公三　十四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告○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鄭在鄭地汜此告詞之據也凡告有
詞有駕有皇王嗣早故傳特議之

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攻王〻出居鄭避
狄難也左氏頑曰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太
叔通于隗后王替之頹叔桃子以狄師攻王
則妄矣夫出狄師方在夏也傳言攻王輒已
在秋中間時日所閱幾何宮闈之際叔娌之
間豈能朝夕而亂哉左氏好言女德言多誣

妄皆此類○天王出居于鄭其入也不見于
經然則當以何時入曰左傳明年春秦伯師
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逆王
四月王入于王城此其事也竊意文公甫入
內難未寧豈能作此度外事而太叔居溫憑
藉狄勢亦何可驟行直待盟于踐土天王
自鄭之汜下勞晉侯晉始朝王為定王計于
是會于溫討叔帶請王狩以安人心又明年
盟于翟泉翟泉在洛陽王城之內王既復辟

春秋傳注卷之十一　僖公三　十五

諸國大夫寧王〻令王子虎要盟以固之事
之顛末確有可尋者如此今于溫之會曰討
不服不服者誰于河陽之狩曰非其地且明
德也復何所謂于翟泉之盟曰謀伐鄭果謀
鄭何取乎翟泉而盟之然則二十五年所云
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等傳全是錯誤而
經兩言王所前是踐土後是河陽下云執衛
侯歸京師王之復辟必在河陽之後出入昭
然王亦無容贅告矣

晉侯夷吾卒凡重耳入立是為文公不言蓋不成喪魯不會也

夷吾卒于前年九月而書于此年之冬者惠文之際蜩螗沸羹惠卒文入皆不暇告既定而後告喪未必文公之意是以凡卒皆月日確則書日此不月者國別有君事久不悉告卒而已設懷公何亦不書告以時度之則無懷公夫樞前即位子圉之立已在惠卒之時矣懷不告卒誰當告者今九月之後不以卒聞是無君也且不成君者不謚既殺之于高梁誰謚

之懷以是而言左氏之言惠懷者妄也

丙戌　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人來告必告邢之罪狀史何得突書其名以其文鄰燬卒錯簡及之如云聖人所書則滅同姓者何獨一衛且邢實致滅不宜專罪衛文

十九年衛人伐邢報菟圃之役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春狄侵衛是再使狄也邢再使狄未能滅狄當先報邢聖人平情無專責衛之理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鄭立是為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姑自逆婦當以有故公不自主則不書〻者必自主也事固非禮雖內事辟故及之以為義所係則非

宋成殺其大夫宋告○傳不辟其事不書大夫之名氏殺者非一人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楚告○頓子奔楚不告

楚業城頓〻復迫于陳至于出奔楚故圍陳以納之何以書楚復告慶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莒慶盟于洮天下

無伯復私相盟○衛雖已葬未改元仍稱子慶莒大夫魯莊公壻

莒以元年酈之怨尚未平衛文款平之未及而卒成卒平之盟于洮以成父志莒子不出故明年復有向之盟

丁亥　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俞之父也

莒子至衛成可不出故以大夫終之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傳曰討是二盟也按中國有伯則諸侯無敢私相盟孝自盟齊以來猶自以為盟主貿〻然討魯之私盟是孝之情也說者謂齊侯盟于邢以謀衛難衛故仇齊而魯與之盟齊以此怒公則遠矣果因是而怒則當衛滅邢之後何不出一師以伐衛而乃遷怒于平莒之魯哉

夏齊人伐我北鄙此齊侯也而曰人杜云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之

侵兵少公出追之齊不得意而去復以大師伐北鄙報追鄙之師

衛人伐齊衛告

衛以齊侵伐魯討洮向之盟知其必將伐衛故先伐齊〻方伐我衛已伐齊顯是救魯之兵則亦內詞之屬也齊有衛師故即還不盡疑展禽之命

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卑礼小國所行于大國者也遣大夫則史書之如遣微者即不書○公子遂莊公少子始見經傳公末年獨見任用疑是同母弟子婦父孫嬰齊

魯數媚楚故得乞師以齊之愚致僖之忿無故而易外兵齊宋之間驟然多事寔傳之所為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告○夔子不名楚不告

夔楚之同姓其祖熊摯別封于夔遂以摯為始祖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以為詞滅之楚自滅其細亦來告慶故得見經〻于外事曾不加之筆削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楚宋皆得告于時史適主宋〻告急故并告圍

晉文公之過宋也宋襄公已敗于泓贈馬二十乘襄公卒其子成公朝于楚及晉文公入而勢漸張以其故有恩于晉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伐宋圍緡晉楚之爭自此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楚之欲圖中國也亟矣既已厚宋亦將有事于齊〻秉魯之來乞師也急以兵屬魯侯為之伐齊〻魯自為閑而楚得因之以為利是其謀也已而晉文攘楚〻使申叔去穀魯亦仍事晉踐土後始平于齊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三鄭文十卒曹共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

成公弟桓公也成公之卒也國小力薄降爵以赴今復以降爵朝冀免咎也魯人不諒卒使公子遂師師以討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潘立是為昭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有齊悲不廢喪紀礼也

史記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左無其事然潘亦四公子之一也殺孝公子而自立事宜有之十年之間潘復何在豈嘗奔衛而衛開方々任用遂得國之以為亂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小國來朝且又甥也不加憫恤反治以兵自桓二年以來己有其事矣以此蓋知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獲免于討伯姬之力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宋皆得告史主宋故楚

仍稱人○許之從楚蓋在敗泓之後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方見圍盟在宋城之下自然宋非與盟

宋成公朝于楚已而即晉楚怒寔甚又以魯乞楚師知中國之方自閑也遂帥四國以圍宋公方附楚因急往盟當此之時楚之兇錢半天下晉之勃興非所料也

僖公三終起十八年至二十七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衞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六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晉侯文侵曹晉侯伐衞 曹衞各告故各書是時魯方向楚曹衞皆楚黨故皆得告。晉侯始見經。據傳晉始作三軍以郤穀將中軍上中下各有將佐遂成六卿之名矣礼惟天子有卿諸侯惟大夫故經止稱大夫晉在獻公惠公時但有中大夫輿大夫自文作三軍傳始言卿而後有中軍大夫上下軍大夫之說是軍之僭自文公始官之僭亦自文公始也然但將中軍未專國政自趙盾將中軍專國政而郤缺繼之即曰郤缺為政：始專

自中軍出則又用卿之一變也。齊晉盟斂盂不告故不書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言于晉侯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後曹遂伐衞、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衞侯出居于襄牛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是時楚之黨半天下晉以亡公子返國無幾晉若畏楚宋之解不解豈晉責哉以二十乘之患君臣閒終不忘宋冒險圖策以解宋危一戰而伯非獨服其強亦正服其義耳義足以服天下而後成伯功論事者何可遽忘其所自哉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 戍本不書以刺買挈書之。不直言刺公子買盖以不卒戍插國中

晉既伐衞楚成見致于晉而救衞、衞侯已出救衞不克戍人逃歸魯知晉已得策生狐疑之心作此狡謀以觀事變懼于晉則殺買以說告于楚仍曰不卒戍首鼠之術也救在刺

前今經先刺者救告在後史先内詞魯國疑他國之皆貳心可知已

楚人救衞 衞告

此楚成之見致于晉也狐偃之謀曰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楚聞晉侯之伐衞也果往救衞、衞已出居于襄牛國人從晉救衞無功成乃悔其見責不復向宋即入居中而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則二月以後圍宋者蓋子玉救衞者蓋楚成以是衞告而魯

書故仍謂之曰楚人也晉之得策在伐衛以致楚〻之失策在見致于晉而救衛使楚不救衛專事一宋則雖失一衛猶復得宋〻得而其勢益張晉人之謀及繼天下諸侯猶未棄楚也失此一策楚謀始絀楚兵始労勝敗之故豈待城濮而後見哉

年趙升先軫將中軍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曹吉。于時邵殺己

初晉之出師以伐曹衛也已急遣人約兵于

齊秦晉侯在曹宋使門尹般告急公曰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已而齊秦果皆戰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乃告勝于諸侯楚雖告敗魯已主晉故楚稱人。秦始與中國之兵

楚子已不欲戰子玉志在必戰乃解宋圍從晉師齊秦宋之師皆會城濮大敗楚師楚自是不敢北向者後十有五年夫齊之盛也鄭即逃盟一傳而伯業盡隳晉自城濮以後遂主夏盟天下諸侯之望晉者一百二十有七年是則攘楚之功視齊為大世言二伯輙短晉文真耳食之見哉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雖敗赴告猶通亦復告敗故并告殺踐土後始不告

楚之敗在得臣得臣之敗以剛而無禮王欲

去宋子玉不可曹衛告絕怨從晉師所謂剛而無禮也以蒍賈之幼尚能知之而子文不知顧使之為令尹以長其師豈理也哉蓋晉子文曾言之矣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不去得臣必將無禮于子文而楚成之意已在得臣亦當早去以成其意故子文者知進知退知存知亡子玉之殺身早已入其目中而不悟也成氏闘氏同出若敖莊二十八年傳見子元為令尹楚成殺子元闘穀於菟為令尹即子文子文讓得臣為令尹得臣既殺傳

見萬呂臣為令尹未幾子上為令尹穆王譖殺子上文五年傳見成大心帥師滅六時已為令尹大孫伯即大心也十二年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即子孔大心得臣子成嘉即大心之弟宣四年傳見鬬般為令尹為賈譖殺之般即子文子也鬬椒為令尹叛誅宣十一年傳見萬艾獵為令尹即孫叔敖

衛侯出奔楚衛告○出奔不名必史闕文

衛侯聞楚師敗懼自襄牛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魯前附楚今因戰勝始從晉●序先晉、始伯也●天王久于

鄭地鄭與有勞先盟鄭伯于衛雍盖謀納王非為其附楚也○秦與于戰而不與于盟前傳錯簡所謂解秦師者疑正在此○叔武俱在故借稱子○蔡始從于晉

得此一段于此真是唯見

晉侯既勝楚諸侯皆懼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乃逆王于氾天王自氾下勞晉侯命晉侯為侯伯王子虎臨之諸侯盟于踐土是則踐土之盟雖群戴晉亦繇王之下勞也或曰二十五年王已入于王城矣何言自氾勞晉侯曰踐土臺在今滎澤縣之西北繇洛陽王城經偃師鞏縣氾水滎澤三百餘里以是下勞不亦難乎盖太叔擁狄之勢尚據在溫鄭能庇王而不能抗狄今來晉之勝而謀之氾水滎澤道里咫尺晉亦假王之寵以令諸侯因議納王盖其便也冬會于溫則殺太叔而為會天王狩于河陽則先行狩禮後逐王都事之本末確有可尋者如此而左氏錯簡致疑復辟之事終不見經于是臨踐土狩河陽皆謂自王城而

下失其本矣然則下勞晉侯何以不書曰河陽之狩公先溫在溫從行之史得因所見而備書踐土之盟王先下勞公朝王所而已既不煩告史又安得而書之哉故說經者可以事言不可遽以筆削言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此王所即踐土也是時朝王凡九國盖入春秋來王與諸侯相見者始此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成告歸◦其言自楚告之寔詞如言楚有本焉則此時之楚安能本衛侯而歸之◦歸與復歸更無異議

前之代衛謀欲救宋不得不然本非有憾于衛也既而許復言衛則衛不須奔其奔楚徒自懼耳今故歸之以寔前議

衛元咺出奔晉衛成告◦殺叔武與公子瑕一也瑕書而叔武不書者殺叔武衛成所恃之故擇之瑕則成所致殺故獨告◦書大夫出奔自此始或謂自此以前大夫未横故不書不知自此以前乃不告

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前驅叔武將沐聞君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　七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訟于晉

陳侯款卒子朔立是為共公不書葬疑不服會

秋杞伯姬來

謝不共也若歸寧則法不當書

公子遂如齊

魯伐齊取穀遂為仇讎今齊易君又從晉勝楚魯懼服晉急與齊平公子遂如齊始往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前辭秦師故踐土無秦今討太叔秦復使人類與于會◦蔡晉疑

夏既盟于踐土矣冬復合十國之君大夫為會于溫非有大事何故而數興此役哉蓋太叔在溫所恃者狄今討太叔當會于溫殺太叔不書王不欲以殺弟著也溫即河陽罪人既得始議廻鑾狩于河陽使天下復知有天子當日之情形固如是耳左傳第曰會于溫討不服也而杜氏復云討衛與許衛許細故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　八

何煩十國之君大夫而會之哉

天王狩于河陽公先在溫而王始至與踐土王先下方而公始至者不同故此得書而後不得書

溫即今河南之溫縣其驛即為河陽驛溫主邑言河陽主方言大天子之狩故言方而不指其邑其寔河陽即溫也王與諸侯既殺太叔旋議還都而晉文之意以為五年播越王室將畢不大為廵狩以張之無以戢人心一觀聽也于是請王狩于河陽請王之狩寔出

晉意而史氏書之必曰天王狩于河陽亦如公以事出必以公出為文也左氏食齊東之言乃曰以臣召君不可為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則史氏之舊文豈故嘗以召為說乎史必不言召則夫子必無不可為訓之言左氏去聖未遠而所記言者若此筆削之説安得不淆于今日哉

壬申公朝于王所

此王所即河陽也狩是晉侯之議則朝亦晉

侯之議重耳之尊王為獨至也王入于王城宜見于此其不書何也凡書必本告凡告必遣使人今王在河陽諸侯親受成于王所咫尺天顔何事于告況叔帶既殺王室晏然言入言歸總非其義安得史以激王之書入疑此日之不書也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時在會晉亦得告 行從之史亦復得書 口六月衛侯歸叔武見殺元咺即奔晉・不自 聽而使聽于會溫之時執假王以斷其曲直訟 時王執在溫追執衛侯則王 己復辟因遂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叔武之死誠可憫也為臣執君而使元咺復儆然而歸國豈理也哉于是晉侯之舉慎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咺以訟勝仍于諸侯明是自會歸而言自晉者 咺以晉為重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即會溫之諸侯魯亦與圍許

許從楚圍宋及晉戰勝不從踐土之盟又不

與溫之會是終事楚也故圍之圍猶不服明年乃罷兵至三十三年襄復伐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告

曹伯于三月畀宋至是始歸復曹衛晉之本懷不必盡錄筮史也○通計此年所書共二十一條外詞之煩至此而極蓋晉方有事于諸侯楚與曹衛皆得以赴告及魯城濮後則晉之行事又皆徧告故史無不書詳略所錄非獨聖人不能為亦非時史所能為也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　蔡莊十五鄭文四十二
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十六　宋成六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葛盧其名無故而來當必有事不書朝夷狄不行中國禮也時公圍許未還不見公

公至自圍許　是年公不朝正于廟

不言至自會而言至自圍許當日之人心不復知以朝王為重矣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十一

夏六月會王人虎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列國皆大夫書亦不須君出然無欲有與盟之理盍必公也不書公盍閣文公羊有公字○文公既伯晉牘眾詳故列國大夫傳每見其名左氏見後盟會或書名國以卿不書為貶不知外大大會盟書名自文二年無離之盟始此以前解不稱人旦王室甫定而從盟之所以周王室又大王之意也卿從何罪而致貶之○

翟泉即狄泉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翟泉何以盟王室甫定諸國大夫各奉其君命以寧王居王使王子虎要言以國之鄭人不至故亦微有伐鄭之言不為伐鄭盟也謀伐鄭則何取乎翟泉左氏于襄王復辟事迄無定據好為影響之論以當之而又雜以不根之書法為可歎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得見復來其有求于我魯明矣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蔡莊　十六鄭文四十三曹共二十
王陳共二杞桓七宋成七　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十二

夏狄侵齊　齊告

狄自侵齊未必間晉之侵鄭也晉欲討鄭何難一舉圍鄭而顧先侵以試之乎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殺而後歸衛成并告○不言歸自京師不內自言京師告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乃釋衛侯衛侯之釋本王意也故晉亦不能違衛侯歸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後入

晉人秦人圍鄭 晉鄭皆得告史據鄭告故秦晉稱人

晉文公以翟泉之盟鄭人不至疑其貳楚而興圍之所以伐謀非實治其貳楚也秦即不去亦自當解己而鄭逆公子蘭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本不甚疑故易釋若寔治鄭則引繩披根勢非中止即解圍且再伐焉能一旦而釋然哉以是益知翟泉之云謀伐與狄侵齊之間有鄭虞皆左氏之謾言不足信也

介人侵蕭 介告

前年介兩來魯今告侵蕭必蕭介有隙介欸侵之虞求之見責亦藉魯人以媾釋也經于外事不加筆削故雖極瑣事亦得附書此義不明則有疑大事也而反不書細事也而反書斷爛之識有喙無能自解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名閱疑即宰孔子

王始莫居徧聘列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遣使如京自此始聘晉亦自此始

如京師拜王聘也因使聘晉寔十年季孫行父如齊初聘也公孫歸父如齊都故也以一齊之大尚不敢以二事行況天子乎魯國雖小豈伊無人而攝官承之以慢朝廷傳之罪不可解矣

三十有一年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曹之侵我濟西田不可稽也以不繫國知是

我田以前四年晉分曹衛之田曹界魯知是曹侵我田也𢦏土以還尋盟封貳曰不暇給今始領田左氏曰自曹以南東傳於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每歲皆郊舊史宜存其事而經祗九書則疑經之有刪矣

春秋書郊者九此年及宣三年成七年十年十七年襄七年十一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是

也其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者何也天子十月郊迎長日之至孟春祈穀于上帝亦曰郊魯僭郊禘用孟春而不用長至孟春建寅之月經之所謂三月是也天子不卜魯郊則卜之初卜上辛上辛不吉卜中辛中辛不吉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郊矣今于四月卜是四卜也四卜非禮故書之其曰不從乃免牲或曰不從乃不郊者何也免牲亦有卜牛必卜吉而後成牲上帝之所享也郊雖不從牲

猶可庇卜免吉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送之南郊以縱之不吉則繫之以俟庇明年再卜猶可庇也史文省直言免牲不贅言卜免牲則不郊亦不贅言不郊也成十年襄十一年之不從乃不郊不復卜免牲直不郊也其曰猶三望何也天子方望魯三望泰山河海也魯宜祀泰山河在魯北海在魯東非諸侯所得望況其不郊不望可也猶三望過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不言傷之者何也傷自牛

作也全曰牲傷曰牛凡牲必蓄二牛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傷改卜稷牛稷牛死乃不郊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何也鼷鼠小鼠也牛大畜而為小鼠所傷牛角繭栗臨祭之犠又繫于牢設楅衡以制之鼠雖食之牛不能禦且有傷而致死者也正月食角五月而後不郊何也冀猶得郊也改卜牛在滌三月又傷乃不郊已五月也十年五卜郊強也十七年九月用郊何也用其禮以祈福不為

農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何也既耕而卜失其時也定十五年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何也改卜吉猶得郊也魯之郊盡于此手曰每歲孟春必行之書之則有不勝書故因其変而後書聖人曰此魯之僭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来求婦

桓公姑容杞成公之弟也僖二十七年来朝

秋公子遂入杞二十八年伯姬來以謝過矣今後求婦是又為桓自託于魯也以一婦人勤勞國事者垂四十年于是聖人之憫生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衛告。帝丘即今東昌府濮州

帝丘在曹縣東二百里衛之楚丘即曹縣也自楚丘後遷帝丘經涉二百餘里尚易為力故遷之要之非長策矣明年狄有亂衛人侵之狄求成于衛而後衛無狄患者十有四年豈遷之效哉故遷之說為予與氏所不取也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十七

然則楚丘何以不書帝丘告而楚丘不告故不書言自朝歆往者誤也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晉文八年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年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子蘭立是為穆公。不書葬者時有公子瑕爭

楚之竟不能以禮會諸侯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衛告

自邢狄伐衛以來衛之甘心于狄久矣獨所畏者強耳今乘其亂而侵之是也衛之力不足以難狄求盟則盟之亦是其進與退皆強弱之宜豈其時寗俞已用夫子所謂其智可及者抑亦即此之類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驩立是為襄公文子是年年

七十甲年襄王二十一年三十有三年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二十二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之赴告尚求通會且潛師以來必不稱告當是請告。滑在今河南偃師縣南鄭衛閒小國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十八

初秦穆公與晉文圍鄭而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還也豈真為鄭計慮晉人之後至哉以為鄭一旦有爭我之戍人從中起晉不及料則殽函以東且為秦有分晉之勢而收中國之權此秦之詭計而亦伯天下之雄圖也今晉文甫卒杞子自鄭果告于秦使潛師以來秦伯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以襲鄭鄭商人弦高遇之遂告于鄭鄭人覺之杞

子逢孫揚孫皆奔孟明曰鄭有備矣入滑而
還襲鄭則何以入滑凡兵之出也甲兵糗糧
食絕人民羅病苟不得鄭猶取償于利入滑
取償之計也殽者晉地秦歸之所必歷也自
滑至殽僅三百里輜車累之經兩月始至晉
以輕兵先伏于殽要秦師而擊之匹馬隻輪
無返者世言秦穆專用孟明終以成伯而不
知成鄭襲鄭本秦穆之謀故三敗秦師而不
以明為罪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襄及姜戎敗秦于殽晉[illegible]○殽在陜州之東澠池縣之西今為峽石關函谷關又在陜州之西世言殽函皆重險也林謂即函谷關誤是時函谷關東西皆屬晉地故文十三年傳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即澠閒也澧閒又石函谷關之西○晉不稱子兩稱人說者以為罷衰之詞不知在喪稱子盟會則然不以施于兵革成三年甚有直書其嘗看失○秦舉殽水據告之○善哉可不書嘗文及則亦書○自是秦晉之哉忌告

秦以晉方有喪必不能出師以相截也緩師

襲之晉出不意敗秦師于殽獲三帥世言秦襲
鄭于晉何預況其不得何故而生之釁此兇
童之見也晉文雖伯未久即殁襄初立天下
諸侯有輕晉之心秦不假道而襲鄭苟得鄭
志豈徒在鄭晉若不思是無人也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晉為得而不為敵之戰自此勝秦
旋敗狄于箕又帥陳鄭以伐許諸侯畏之鄭
人服之楚亦忌之自是晉之伯至于十世案
之功殽之力也是何可以輕議乎哉惟是殽

之後秦即成于楚秦楚之交不絕至入郢時
楚猶得秦力晉不睦秦以至于是而郢豈今
日所及料哉故衰之事當以敗殽為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齊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秋晉人敗狄于箕晉告○不言狄侵晉箕晉地書敗狄于箕則侵晉可知○

先軫死于狄起非其子且居將中軍

齊桓之興也未嘗以狄為事即有出師避之而已晉文公之四年即作三行以禦狄其七年又作五軍將有專司兵有專鼓是以狄為事也以故今年狄犯晉即能敗之于箕自此敗之後狄之患始稍殺于昔焉

冬十月公如齊

齊國歸父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冬公如齊朝接公于齊桓之世蓋兩朝齊孝公時齊魯相惡諸侯亦不宗齊今齊昭立臧文仲復脩齊好勸公朝齊不知晉已成伯當朝而晉而不當朝齊朝于晉則文元年之見辱宜可得免而昭之膺下魯屈朝之亦獲何當于禮哉服于有禮社稷之衛文仲于斯為不智矣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　卅七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傳朝齊桓尚不告廟此以齊為有禮而朝之故亦告廟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是今之亥月也隕霜宜殺而不殺李梅又寔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魯人異之故書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告

自二十八年圍許以來許堅事楚今復伐許討不服也文九年同救鄭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十五年盟于扈傳亦有許則許之服晉必在此伐之後矣○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邲後復事楚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　廿二

僖公四終　起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夫人聲姜生姜出姜以子惡見弑故大歸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襄王以首止之事傳從齊桓有功叔帶再作難又從晉文于踐土故其生也使宰周公來聘以報其朝其殁也又使叔服來會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厚其親襄王之于我僖若此文公視之蔑如襄王崩致如京師不至又不别遣以備禮致使毛伯來求金臣子之道至文而絶觀其事而義可知不待聖人之貶絶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禮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黻冕圭璧然後為諸侯十二公無終喪入見者故事不見經今公不入見王使錫之是為特恩蓋亦雖推僖公之義以及其子也

晉（君行）侯伐衛（晉告○先且居寔伐衛宜書晉人而曰晉侯者晉告于諸侯而伐衛本告）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聞王在溫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伐衛夫晉所以伯以其強也強而無禮何以治人襄繼文之業既用其強又行之以禮天下諸侯將順文之業而以晉為歸蓋即位之初年其所可紀者如此

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

王室會葬僖公又錫文公之命得臣如京拜王賜也

衛人伐晉（晉告○自此見伐後至襄二十三年朝敵以前七十七年之間諸侯無敵）

加兵于晉者
晉伐衛圍戚取之衛人使告陳共公以求成于晉陳侯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諸侯于戚

晉伐衛取戚至是晉侯彊戚田故使致禮大夫致禮于諸侯亦曰會猶言如晉非會禮也不得為大夫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僖二十三年楚使鬬

章平于晉故其赴告仍得反魯是時亂賊之人猶不知禁告雖弑父仍以寔聞未似後人之偽赴也○商臣自立是為穆王

初楚成王欲以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諫不聽商臣譖殺子上不告故不書既又欲立王子職而廢世子商臣商臣聞之以宮甲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不許自縊而死聖人作經誅亂臣討賊子賊子之變其變尤甚苟書其事有目者即不忍見有耳者即不忍聞無取乎筆削舊文以為之說也胡氏于其文則史之言初不甚會而好就經文以索之見他條之或不稱公子或不稱公孫因謂世子之文經之特筆強為說以當之則曰頵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故稱世子夫誅亂討賊專治臣子所以全君父君父縱有失不當並論于見弑之時令以責楚成故稱世子則是聖人作經半以責臣子半以責君父而使被弑之君反為亂賊分過也則是史在當時本未嘗以世子稱而聖人特以責楚成故添書

世子以明其義也則是成與商臣當弑而使文定為之理必將責楚成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之罪而後徐議商臣之辟也則是許悼公不幸而服世子止之藥卒遂與弑而不父之蔡景廢長立愛之楚成同類而並識之也則是後之為君父者兢兢乎惟見弑之虞而後不敢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也則是後之為人子者睊睊以伺君父之動苟一或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即

可進以潘崇之術而無害也嗚呼尚可為論乎哉夫作傳者之情期于持世立教而止耳苟䀖于持世立教則必將使萬世之為臣者終不忍有加于其君萬世之為子者終不忍有加于其父而不意文定之為傳乃至于是則亦孰若尊竊取之義于舊史之中使後世之讀世子弒其君者戚然而以為萬、不忍之為得耶是則聖人之教意也

公孫敖如齊

即位始聘也

丙申 二年 襄王二十七年 晉襄三 齊昭八 衛成十 蔡莊二十一 鄭穆三 曹共二十八 陳共七 杞桓十二 宋成十二 秦穆三十五 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晉告戰勝不告伐故不言伐○彭衙即今陝西同州之白水縣在潼關內三百餘里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既入不與即以潼關以西地時正屬晉至梁惠王良地于秦七百里始屬秦林註謂秦地者誤

秦伯猶用孟明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說者曰秦固忿兵晉寔已甚二者交譏在晉為大嗟乎此何日也而猶為是曲直之論哉夫論事者觀其夫與人者審其情楚臣弒親天地崩裂三光不明秦當捐忿以痛告于晉、當誅罪以痛請于秦大合齊魯宋衛陳鄭之衆犒秦而抵郢郊彼楚之民為父者必將示戒于其子為子者必將痛心于其父反戈以討罪人以楚之人執楚之賊窮其法而誅之聖人復生當無以易乎此而秦猶報晉、猶勝秦相尚以力相校以忿坐使弒親之賊徼然雄視于天地之間不可獨晉之罪不可解也秦亦當任其咎我獨怪夫說春秋者往、徒深言於秦晉之間而不察乎聖人之所痛至取商臣之事而別言之嗚呼是舉天下而為無父之人也而可乎哉故說春秋者不可以不辨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常事也不書其書之必有失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於十二月今復踰一月故書小

祥則易練冠故曰練祭練祭用栗主而後祔
于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公朝于晉始此朝而即盟亦始此專以大夫盟諸侯亦始此處父方寵用事故此可微。不書至公恥不告廟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于晉魯與衛皆不朝
晉告于諸侯而伐衛令公即位又不朝晉人
來討公始如晉〻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盟
五年一朝之制也覘下公孫敖出盟以公未
至故則公之在晉確然可知不言如晉公諱

之弗令書也不言公使若微者然此有情實
非削可知齊桓之盛也魯侯未嘗朝于齊至
僖之十年為齊桓之三十六年公始如齊越
五年又如齊是為諸侯朝伯主之禮晉至季
年始脩之未幾而卒今襄即位復以伯主禮
責諸侯諸侯既服晉故當朝于晉然盟而恥
之則晉為過魯自此日平宣有黑壤之斜成
有沙隨之拒至昭之世或止或從習以為常
而魯日以不振則今日之盟公實始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
垂隴大夫會諸侯小國賴與則有之晉為盟主而使大夫出盟且以其名列在載書鄭諸侯長大夫之抗所謂文公以後政在大夫者晉務之也若公孫敖以公在晉未返不得已而與盟且魯史內文故以內臣名冠其上其在載書必列晉大夫之下也不可以此責魯也○士穀士為子晉氏始見經
衛孔達初伐晉以求成于晉陳共公為之請
晉人不許盟於垂隴將討衛也陳侯復為衛
請執孫達以說乃免于討衛亦自是服于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言歷時總書不憂雨也殆未必然文之
時史徃、好為奸書如教如京師丙戌奔莒
四不視朔遂得臣如齊之類皆是不必更以
義求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魯之祫祭即用禘儀寔祫也或曰禘或曰大事史有脩文非義所係○傳之毖僖二十月即己亥
逆祀也閔僖雖兄弟分則君臣以親〻而害
尊、故君子謂之逆祀其逆祀奈何禮曰為
人後者為之子而後世之說之最不可行者

無毋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之說假令遷主當祧自當以穆之第一主轉作昭之第一主以次轉移故新主將入則合食以更審之也如使祧去昭之第一主更安昭之第二主則合食之時子孫昭之第一位父處穆之第一位有是禮乎萬一兄弟相繼如齊之孝昭懿惠不異昭穆則兄弟四人及四夫人同聚一廟名雖四廟實祭七君與太祖而為八數反隆于天子矣有是禮乎今傳將入廟乃是祧去

隱公而以桓莊僖閔成四廟故國語夏父弗忌曰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蓋躋而易其昭穆故君子謂之逆祀也如曰僖躋其位是僖閔同廟魯仍四廟而五君斯亦不根之甚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晉告。文公既伯晉續霸許故大夫出師傳毎見其名左氏見伐國書名周以稱人為異詞此云卿不書為稱公故尊之也胡氏別以為毀不知伐國大夫名自下隋慶父潄江始且亦不列名列名自鞍之戰始此以前鮮不稱人凡以稱人為其詞者皆謂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六禮逆女為重納幣殺不當使卿經惟宋魯兩見之則他不使卿者多不聞大國以為罪也今卿納幣是為踰制

納幣不書以卿行則書今年十二月始及大祥而圖婚則聖人之意又以圖婚為罪矣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一蔡莊二十二鄭穆四曹共二十九陳共八杞桓十三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大夫將稱人文公以前之恒詞左氏于他會既以稱人為貶而胡氏此復為非命卿之說以解之尤為杜撰○行衛亦與伐則知孟寵之時已嚴于晉

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楚何以不當服非以其猾夏邪楚于是時未嘗有猾夏之狀而昧以服楚為言者必商臣之事議者曉曉晉無以塞眾人之口姑為伐沈以厭之伐而猶不厭故圍江之役不得已而又為出師也晉為於商臣事亦寔有所疚而智力俱盡故其事之首鼠者如此如曰漠然無所關于憲則是生

人而木石之也是豈人之性也哉

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告○公赦以王子虎為叔服叔服于十四年猶見傳

王子虎之可見有踐土翟泉兩盟而已何以特赴于諸侯哉蓋必艱難之際有保護之功一以為腹心一以為股肱故死而報功有異數也春秋時王宮卒不赴諸侯叔帶之難見子虎之忠子朝之難見劉卷之忠故皆特赴此有情寔不得更以經意求之不告葬書不會葬此則與劉文公異

秦人伐晉據晉告故秦稱人

秦人三敗忿極而出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乃作秦誓終伯西戎秦穆之伯西戎以晉人畏秦不出戚加中夏而後可以益國二十開地千里否則損威失重戎不可得而服也孟明之將亦非有他伎能必其善撫西戎能得要領不使立功於中夏則孟明亦不可得而使也秦穆推心大志本欲外撫戎狄內取山東據殽函之險驅晉陽之君臣而奔走之何圖晉文既伯襄復克纘父功屢戰失利中原之局墮矣圖王不成其欵猶足以伯退而偏安遺之能者秦之兼并六合穆始基之左氏曰遂伯西戎又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蓋左氏之知言也史記言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君子聞之皆為垂涕作秦誓斷在此日蓋親見殽尸暴骨山積不勝悲憤捲之而作誓言自是不復東征世言敗殽還之作良甚誤也

秋楚人圍江楚告以敗中國故先僕伐楚以救江不告

楚人之圍江也其志不在江商臣弒父而寔慮其下之人有不甘其上之心臣妾僕御皆可為難莫若樹威于國使知暴主之令必不可違而後可自託于民臣民之上此其計莫善於圍江江小國國圍之易滅而又常與齊桓盟于貫若曰此先王之所執討也圍之有名國之人以為王之是舉差當人意姑往從

之從之而號令已布于國生殺之柄操之日
親商臣之位日固此亂賊之狡謀潘崇輩所
為深計而行之者也已而晉不敢救及方城
而還明年滅江楚乃大定晉一夫計而使弒
父之人遂其為賊嗚呼晉亦賊之教首也哉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如晉史盟國朝

晉不言地蓋盟于國都是亦家之無禮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

春秋傳注 卷之三 文公一 十三

侯盟〻五年一朝之禮也如而及其君盟自
此始嗣後襄尋卒靈公幼公遂不往朝至靈
之七年始一如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晉告〇外將兵書名自此始蓋晉尊

處父故書名亦大夫尊之驗

焰秋鏡

以沈之細尚思合五國以伐之豈有楚之大
加江之危而不合一兵不挐一國須然出一
師以相抗而謂可拟楚而解圍者哉蓋心實
畏楚而無解于衆人之言故假救江之名以
恐江而又假伐楚之名以恐天下門于方城
遇息公子朱而還則頭尾畫露蓋而彌章所
謂不實之行天下笑之者也是時先且居將
中軍不遣且居而遣處父者處父不見于文
公之世蓋襄所獨任識官太傅反踞中軍將
之上華而不實倡為此謀故其事之可笑者
如此若大也卒滅江賊子之威已立傲然復
踞于江漢之間此有顯罪不更論

四年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晉襄五 齊昭十 衛成十二 蔡莊 二十三 鄭穆五 曹共三十 陳共 文公一 十四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九 秦穆二十七 杞桓十四

春公至自晉宋成十四 楚穆三 是年公不朝正于廟。凡朝大國成禮而婦則必告廟疑亦有典故也

夏逆婦姜于齊婦者有姑之稱不言夫人不言氏疑皆簡略之詞

此出姜也君不親迎則當遣大夫〻人至則
告廟而書至公子遂如齊逆女逆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叔孫僑如〻齊逆女僑如以夫人
婦姜氏至自齊是也今不遣大夫而遣傲者
行君姜而尊之立而廢之魯于是不敬其夫人
矣蓋姜必孝公之遺女而今齊則昭其父不

在魯人得而輕之其至自齊亦不關以告廟志百禮皆畢從可知也生子悉及視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倭甯厥禍源蓋始諸此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楚告以成中國

處父揚聲伐楚怱公子朱禦之郎逐圍江之師實未嘗解經年滅之是江寔譽城晉實可救志滅江言不救也杜言子朱即伐江之師聞晉師起而解圍誤

晉侯伐秦晉告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君子曰嗜其甚

衛侯使寗俞來聘衛始聘魯甯俞速之子也

前孔達為政其舉事多不請今寗俞為政睦鄰事大國以又安以故終成之世最睦于晉夫子曰有道則智蓋其時也至宣十二年為衛務之三年孔達復救陳以生釁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妾之不可為夫人以夫在且有適夫人在也子之為君者三十有三年又不疊于適而今其母不得享一日之尊豈情也哉然而執禮之士終云適妾亂自此始者蓋以聖人之意推而知之也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是隱為仲子別立一宮以祀之矣嗣子之母王已尊之為夫人是不可以不祀而又不可入惠公之廟使一廟而兩夫人故別立宮為得禮今書夫人風氏薨書葬我小君成

風不為別立宮是入莊公之廟矣前已致哀姜今僖致成風一廟而兩夫人使前之以縢妾至者居然而享八佾之隆有是禮乎然則妾之不可亂適義在君父終不為其子言為子言則情固無已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而竊取之義已著于此如曰史可改則風氏嬴氏胡復得以夫人紀哉

己亥襄王三十年

五年晉襄六齊昭十一衛成十三蔡莊二十四鄭穆六曹共三十一陳共十杞桓十五宋成十五秦穆三十八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
厚傳公也厚傳公而成其妾母為夫人信王
之過然以王不稱天為貶文則未必然夫史
有詳略有簡文春王正月亦不稱天賜成公
命忽稱天子豈得執之以求經求經者觀其
事不在文之有稱不稱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聘

秦人入鄀鄀告○秦晉方惠明年秦伯任好卒亦不見經則非秦告可知
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傳二十五年鄀
降秦師今復貳楚秦人入之經于外事無筆
削故亦得書如曰凡見于經者必有義則此
豈得為之義哉以是知其果無筆削也

秋楚人滅六楚告以威中国○傳言成大心師師此時蓋為令尹
甫滅江旋滅六穆自是莫可如何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子錫我立是為昭公
觀此來告則知僖三十三年晉伐許、已成于晉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六年晉襄七年齊昭十二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五鄭穆十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友之孫罡季友卒已二十四年父無佚不見經
行父娶于陳非聘也告君而後行故亦書與
公孫茲如年同

秋季孫行父如晉
晉平公有疾鄭使公孫僑如問疾齊景公亦
遂店諸侯之賓問疾行父此行亦問疾也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嗣主未定趙盾未赴自此至明年夏皆趙盾專制
嗚呼此大夫之禍所自始而春秋之所以作
也趙盾虺蜮也陽處父易之而將中軍狐射
姑為佐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
盾曰立公子雍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趙盾
不可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射姑亦召
公子樂于陳趙孟使人殺諸郫已而射姑欲
殺盾先殺處父盾亦欲殺射姑射姑奔其後
復背先蔑立靈公靈公長而漸惡盾、遂弑

靈公事之日新未可更僕數然自晉用趙盾倫窮兇之智而假之以仁義之名攬權任數卒使政歸于臣流極春秋之季魯有三家鄭有三卿陳有二慶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聖人以為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但有大夫弒諸侯不聞諸侯弒天子今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是使弒君之人日掾其生殺之權以遝制其上而亂乃滋甚故不得已而作經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經

為弒君作是為大夫作也夫有一鄭莊而政在諸侯其禍緩有一趙盾而政在大夫其禍急緩則作經之志猶緩急則作經之志斯急是則文公以前為一經之賓文公以後為一經之主讀春秋者更於文公以後加之意焉可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自此始昭三年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嗣主未定誰為表主而塟先君趙盾之無君即此已証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趙盾主書故殺狐鞫居不書。射姑即賈季狐偃子偃即舅犯也晉于是無狐氏

先是五年冬先且居趙衰皆卒明年襄公薨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佐處父自衛還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為佐是即盾之計使也已而襄公卒諸大夫議立君盾欲立公子雍射姑欲立公子樂趙盾使人殺公子樂射姑之恨益甚九月射姑使狐鞫居殺陽處父趙盾曰是將殺我也即殺狐鞫居

射姑奔狄議者皆謂射姑殺處父始于易班而不知成于殺公子樂殺公子樂他自必將殺射姑此射姑之所以滋欲殺盾也射姑之奔也趙盾使臾駢送其帑臾駢常辱於射姑盾欲臾駢殺射姑之帑故使臾駢ゝ殺之必將還罪駢既而不殺盾亦不問故曰趙盾之殺机施于心而不施于面為仁為義卒以弒靈○晉制之沿革亦始于盾文公初以郤縠將中軍繼以先軫父子將中軍未常專制國政

政皆一決于君而又有太傅太師等官尊在中軍將之上傳曰陽處父為太傅賈佗為太師是也今殺處父逐廢太傅等官政皆一決于盾嗣後郤缺將中軍即曰為政而權始歸于一人雖有英君不能退矣盾既專政陰使列國之大夫皆得專政操縱在手而君為贅旒盾寔使然所謂有一趙盾而政在大夫凡皆以其意而成之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古者歲終天子頒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古之正朔今之曆日也以竹書之每月特羊告廟諸所藏朔懸諸闕門以前民用謂之告朔諸侯之大禮奉而嘗行合禮不書者也文公怠禮以閏月為餘而弗告時史書之聖人筆之迄千春秋之季告禮盡廢餼羊其存夫子曰吾愛其禮則所以書之之意蓋可知矣朝廟亦每月之常禮告朔而行之者也但朝廟不告朔故曰猶朝于廟告朔其君

親朝廟惟親以故先書告後言朝其實朝廟亦大禮已胡文定曰猶者幸其不已之詞。此閏月閏十二月也經書閏月者二皆在十二月但言閏月而不言閏某月春秋閏月卒置歲終甚且每歲皆閏或間數年而後閏左氏以閏三月為非禮而曰歸餘于終故以閏月為定名也閏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日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以度析分共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每日得

九百四十分三十日得二萬八千二百分寒暑相仍準為二十四氣無不足亦無有餘諸之氣盈與月行自不相涉一歲循環之大數如此自月行嘗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終而復始至合朔之時大略二十九日有餘三十日不足每月止得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于三十日內尚餘四百四十一分日有餘而月不足謂之朔虛唐虞命官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

八十分為一歲每歲餘一萬二百二十七分為日十日有奇性∶二歲有餘三歲不足溢成一月為置閏以處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七閏之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章者古曆法以章蔀紀元為宗一章之後乃復始也在天斗柄所指必指其辰若置閏則指兩辰之間故閏月無中氣是則閏有自然之位也夏正建寅暨唐虞之舊其法本善周至幽王喪亂曆官失職餘月必置歲終秦以十月為歲首置後九月亦是歲終漢踵秦獘閏法未明公羊以不告為禮朝廟為非而曰天無是月穀梁以閏為附月之餘所見皆漢時事唐一行始正曆法後世行之夫聖人常曰行夏之時豈獨建寅必已明于置閏之故矣使舊史可加筆削則當首從正閏始然而仍其舊止曰閏月終無改于舊史可知春王正月之書其非聖人之所改抑又明也

文公一終 起元年至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四

文公二

七年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晉靈公夷皋元年齊昭十三衞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二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年秦康公瑩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邾前為齊逮當已有

其地今魯侯城郚夏 一是二抵不可攷

須句于何年復歸于邾傳既無攷然前取須句云反其君為禮也今取須句云實文公子為非禮也豈須句于終為邾滅今又實其叛

子以閒邾狄前傳既不可憑則此傳亦不足信置之可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子杵臼立是為昭公

史記宋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此左氏所無也而差有可信者昭公立而即欲去群公子夫豈無故而然哉亦豈欲并六官而去之哉蓋亦監於殺太子之事而竊治其黨則穆襄之族與為公未

及殺而穆襄之族先師亂人以攻公然亦不
能害公公勝之而後即位此事之實所謂差
有可信者此也殺太子國亂無告故不書昭
公即位而莅成公不暇告故亦不書既即位
於是終治其党而殺穆襄之族凡幾人然後
告于諸侯而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則此大夫
蓋昭公所殺非謂亂人殺之也左氏于宋昭
事都無所攷概序六官而繼之曰昭欲去群
公子是并去六官矣又曰穆襄之族殺公孫

固公孫鄭于公宮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則此
大夫似指公孫固公孫鄭而言而與不稱名
所殺者衆之例違矣至謂樂豫舍司馬讓公
子卬以和公室明年復殺公子卬事亦無緒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讀左氏者又當以經之斷

宋人昭殺其大夫
不稱名衆也

戊子晉人重及秦人康戰于令狐盾告○傳言敗紐言戰者
盾諱潛師之詐以戰告晉先蔑奔秦先蔑先都先克先殺皆先軫之後先蔑時以下

軍將遺行故傳言先蔑將下軍其實潛師時蔑在秦軍不在者軍自外奔故不言出也
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襄夫人日抱
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廟則抱以
適趙氏趙盾畏偪乃背先蔑立靈公公子雍
之入也秦康公多與之衛徒衛趙盾曰我若
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
師秦將生心訓卒厲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秦晉之爭遂復始

○問公子雍文公之子也他國子弟仕者多
在朝其不仕者亦多在國衣租食稅皆享祖
父之榮而晉之子弟多為羈人以傳言之公
子雍出居秦公子樂出居陳成公黑臀悼公
周皆自周至寵于介弟不得邀一命於君父
之前而卿天天皆自異姓起是何晉之親者
陳而疏者親若是其遠于人情乎曰晉自文
侯襲殺殤叔而自立封其少子成師于曲沃
一傳為莊伯襲殺孝侯再傳為武公虜殺哀

侯請殺小子侯滅翼賂王列為諸侯而晉人之視親子弟遂如仇讐矣獻公即位聚桓莊之族而盡殺之然重耳夷吾輩猶未遂也文公既伯始謀不拔之基詛無畜群公子後世遂以為法世世子孫無能望故絳為首立者其後六卿擅權三分晉國子弟俱在他國無尺土之封求能振拔而救國家之餘燼者百不得一則以防患之甚精而裁抑之已過即歆有為不可得也齊之孝世陳鮑政專政其

以公族與事權者寥寥為亦惟二惠而已二惠亡而國乃卒歸于陳則其為嫠正與晉之季世等夫亦遠公族而以異、姓為腹心惟齊晉獨一有變端遂至易姓亦惟齊晉獨擇禍莫若輕何如專用同姓即有不測猶然祖父之苗裔哉有國家者鑒于往事而思自庇其本根則惟參錯用之無使至于極重然後可

狄侵我西鄙

狄越齊衛而至魯其患深矣十一年叔孫得臣設計而敗之于鹹然後終春秋之世不復侵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齊貽宋公衛戍陳共鄭柏許貽曹共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群不敬見後世乃以書諸侯罪後至以書大夫罪盾專頡作斷情文離之甚

晉趙盾既立靈公而召諸侯為扈之盟以圖其伯諸侯畏盾倪而從之實以大夫盟諸侯使天下知有盾不知有靈耳于是盾以晉自處天下亦以晉目盾有盾則無晉盾不得以

臣弑終矣經所誅盾即在直詞非別有文以見貶也

冬徐伐莒 莒告○徐忽本號以是闕文非義所係

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何以伐莒傳不能言莒與魯則有洮向之盟疑莒求援以請盟而敖往涖之然傳亦不能究其事也

辛丑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 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陳共十二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晉始以士穀盟諸侯既而趙盾代君以盟諸侯今魯亦以大夫代盟大夫事以漸成非有意而為之故去族書士穀為專之始於是○趙盾始見經盾衰之子晉有趙氏自衰始）

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謝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伊雒之戎謀欲伐魯公子遂不及報君而專

與之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其事與公子結盟齊宋同而盟之地不同故當別書再言公子則贅矣夫時史不嫺在文公世尤多累詞說經者執之以求經而曰此聖人之意豈不謬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內大夫奔唯不返書）

如京師弔襄王之喪也初敖之如莒蒞盟且為公子遂逆婦見莒女美而自取之遂欲攻敖、反之今之奔莒從莒女也然此丙戌在乙酉盟雒戎之明日則敖之如京師當在壬午盟衡雍之前今欲并書而摯如京以書於後是為奔莒書不為如京書也天王崩來告于魯于今蓋四王矣從不使大夫如京今始特遣以襄王之有特恩也反以奔莒書而不以如京書豈輕重之當哉且敖壅君命魯不加譴又不更使他大夫其罪為大深奔一人之失其罪為小法當于襄王崩下即書公孫敖如京師于乙酉盟雒戎下別書公孫敖

不至京師丙戌奔莒則諸義俱全而史不能然以此益知文公之世時史不嫺多有累詞說經者尤不可以詞說也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子卬不書名而書官者據司城之言而即書之大夫即司馬時史不嫺有此累詞如曰大子華之來司馬之所係則何不言殺其司馬公子卬乎後世義例雖通輒歸聖筆誅也○司城以其官舉國書司城亦容有之書之亦時史之謬○宋以武公廢司空故改名司城）

大夫司馬者公子卬也據傳卬党于昭樂豫

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所以和公室也甫一年而卬殺卬復何故哉如謂去昭公之党而使華耦為司馬將以弒公昭公則殺卬之後卬可弒昭何復待于八年八年之間又有盂諸之築新城之盟諸大夫於昭不闇其日相悪也而云殺卬以圖昭豈理也哉左氏言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公子卬越八年又曰公子鮑美而艶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其言荒恠斷不可信

蓋卬自獲罪于昭公ゝ以法誅之據司城之言稱曰司馬時史不辨而即書從雖復告亦不復正千古之疑遂坐于此而傳又妄言滋後生其狂惑耳司城官相涉故以其官奔公意解始得復如曰衆所欲逐則終其身豈有復能歸國者哉

癸卯 九年 頃王元年晋霊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荘二十八鄭穆十曹共三十五年陳共十四杞桓十九宋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来求金 不稱使王在喪求金以供葬事王室貧諸侯怠也

夫人姜氏如齊

十二公之夫人必有帰寧父母者矣其不書経所削也此非帰寧故特書蓋姜實孝公之遺女已為魯人所不礼今假帰寧以往訴之冀得見恤而昭竟衰如致啓敬嬴之纂昭蓋非人哉已而身死子弒妻亦見執而誣之以淫蓋所録来者漸故曰父教子貳君賞臣奸未有不僨自及者爾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以襄有特恩故遣得臣且亦嘗使公子遂葬晋襄也葬天王遣大夫自此始

晋人殺其大夫先都 晋告先都之罪先都時為下軍佐梁益耳非卿不告

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故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佐先克又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殺先克趙盾為先克報仇遂殺先都梁益耳三

月又殺箕鄭父士穀蒯得盾于襄之末年猶在下大夫之列以先克之言驟佐中軍又以陽處父改蒐中軍將及射姑奔即以先克代之諸老臣俱不平失職怨望盾所為竊治其党盡殺五人而後止也國之內亂皆起中軍而盾生殺之威益盛始以越次之謀啓衆卿之競終亦不能去其官蓋盾此時已成騎虎騎虎者不得下即欲不卒弒君不可得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特書至必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晉告士穀箕鄭父之罪蒯得非卿不告

楚人伐鄭 鄭告。楚從陵不告

商臣弒父以來滅江與六而未嘗以鄭為事者猶慮晉之相拒也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于是有爭中國之心矣已而晉不及救鄭及楚平楚侵陳〻亦及楚平遂次于厥貉將以伐宋〻鄭之間驟然多事天下復有楚憂則襄之所養也夫弒父之賊一戒之為君使其上踵成之強下啟莊之伯徹然為禍于天下而莫可誰何即欲不追其所自烏可得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 昭 衛人許人 昭 救鄭 左氏識見晉

之伐國前已書大夫名今不書名疑是經斷故云卿不書綫也以懸不佫不知伐國列大夫名靠以前未嘗有之若此時化有不晉不皆即書人非經斷也許在晉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夏狄侵齊 齊告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壽立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居椒齊而大夫椒名者已以聘禮自同于中夏楚自是嘗以晉通晉方軍晉不敢聘〻則椒伯比之孫苗負皇之心令君子文陞莊王礿一為令尹以蔵謚。

楚方平陳與鄭今忽遣人聘于諸侯者既以威服陳鄭旋以礼服諸侯使諸侯有畏楚之心即可棄晉而事楚且以窺中國也諸侯不

麇于是乎有厥貉之師

秦人来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

秦交山東諸侯將以圖晉素無聘問先假歸襚以通之其曰僖公成風或兼襚或專成風史文妄不可詰也

葬曹共公

甲辰頃王二年 十年 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莊二十八年已見經

臧氏世卿在三家之前國有大事未嘗不與謀議故其卒也史不廢書而數十年不任使豈僖公之始已稱老臣至是始以壽終歟子曰不仁三不智三則外此之為仁智者正多故曰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更以此見文仲之賢可也

夏秦伐晉 此猶是晉告

報令狐也秦稱國必闕文少梁北徵疑皆不告

楚殺其大夫宜申 楚告

宜申在成王時已為司馬將左軍城濮之敗宜申縊而赦之更使為王尹感恩思報謀弑穆王宜申所以見成王于地下也事雖不成已足奪商臣之魄矣商臣惡其事而以討罪告于諸侯故得見經要以服人之意則曰申亦無為討罪者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即溫子僖十年奔衛不知更于何時復要之已失溫但為王官無采邑矣

傳曰頃王立故也頃王初：無子頓叔當之難何寔為此盟且為頃王而盟則當諸侯何獨盟一魯蓋必蘇子以己事盟魯：遺徽者行史乃直言及以紀之耳文公時傳多不詳而又好為懸揣以相誑其不可信類如此

冬狄侵宋 宋告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必楚告以成中國非宋告也以下伐麇亦告知之○蔡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以來傳無從楚之迹今次厥貉是始從楚也觀下十五年郤缺伐蔡則知此以前尚未顯矣晉遣會季以行弟以告列國

楚得陳鄭又將北師次于厥貉謀伐宋也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於時三國之人畏楚如虎不得已而從之乃人之情非三國之罪也覌下新城之盟則知聽楚非本情

乙巳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二曹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 楚告以威中國。麇國在今鄖州府鄖山縣覌此則洞庭以南服從于楚者不知與何使以無事不見經傳耳 春秋傳注文公二十四 卷之十四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彭生叔牙之孫鼓之次子得臣之弟字惠伯死子惡之難者。郤缺始見經芮之子敗箕時有功以一命為卿晉于是有郤代

陳鄭宋皆已從楚盾使郤缺會魯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則未知其謀伐三國邪抑欲為盟以外楚也度盾之行事好以名而不好以實必為伐三國之說以聲之使魯為之諸而後已二年之內往復再四盾示必伐之意魯承請免之言故十三年公如晉衛來會公盟晉侯歸鄭亦來會所以求免于討而顧為新城之盟也如曰公之言能得讀于晉則公何人盾又何人而得以其言見重于趙盾哉

即曹文之元年 **秋曹伯**文**來朝** 自桓九年世子朝後三世不朝于魯今復來朝則曹文公也此

即位而來見也諸侯即位及將來朝者則曰即位而來見晚則曰始朝

公子遂如宋

傳言襄仲聘于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春秋傳注文公二十五 卷之十四

楚師之不害三言皆失其實蓋承筐之會晉以伐宋為言魯為道其言于宋使宋來服晉所以致新城之盟皆盾之謀魯將其事也聘與賀所以為名復意諸惠及之耳意諸本無罪公意辭則復之

狄侵齊 齊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因侵齊特侵魯：設奇從敗之于鹹北直隸開州東南兵有鹹城則故衛地社言魯地非

狄自伐邢以來蓋十七犯中國矣一敗之于

其而鋒少挫再敗之于鹹而胆始寒故敗鹹以後其以侵衛聞者惟十三年一見而已安得有所謂長狄者而傳乃鑿鑿然詆言之哉鹹之後獲長狄僑如因以名其子事或有之然自齊襄之二年至晉滅潞之年百有三年其兄尚在彼何人斯所據何地而遽至于鹹將此種人皆長且壽尚有多人得自成其國抑三人之外更無餘人三人亡即其國遂亡況左氏好奇而牴牾至此直驚愚耳豈足以

証聖經哉至若身橫九畝眉見于軾益從荒怪尤不足信蓋所謂長狄者稍異常人且有奇勇故得臣得以銘其功而齊東之野益為大言以張之左氏浮夸讀者付之一笑可也

春宋三年丙

頃王四年 十有四年 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 蔡莊三十一鄭穆十三吏 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 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王正月郕伯來奔 出奔不名必史文闕

郕于莊八年降齊今復言奔是附庸也自此來奔後不復見經傳疑漸以亡而左氏言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狗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及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則其說荒矣夫世豈有未成為伯而魯史得以伯稱者如曰公以諸侯逆之則莒展輿邾子益皆以名書朱儒既知其名何故不書然則伯之來奔必見迫于齊棄國而來國亦旋滅太子朱儒之說全屬齊東不足道也

杞伯桓來朝 此即杞桓公也前。稱子今稱伯者能以伯禮見自此以後終春秋之

世嘗稱伯杞桓于僖二十七年朝魯文公立今始朝故傳曰始朝其及時來朝者則曰公即位而來朝

是時子叔姬將歸于杞而忽疾急魯為告絕于杞故杞伯來朝請絕姬而無絕婚別請女以為夫人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子叔姬即僖三十一年伯姬所求之婦畢訂婚而未及笄至是將歸則姬已疾急也桓請無絕婚公許故成五年復有來歸之杞叔姬杞叔姬亦稱叔者周字積叔齊舍母亦稱子叔姬是文有三杞女也未嫁故稱子未嫁而書其卒喪服記云婦人笄而不為殤則以成人之礼治之也

夏楚人圍巢 巢告。是時成大心卒成嘉為令尹字子孔

群舒叛楚〻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即今廬州府之巢縣春秋時

吳欲入楚道必經巢襄二十五年吳子過伐

楚門于巢卒是也執舒子宗子皆不書而圍

巢獨書則是巢告可知經于外事無筆削故

亦傳見經非有義以存之也

秋滕子来朝

滕自桓二年来朝至今始朝其赴告自隱七

年以来亦不通魯僖十九年執嬰齊傳見滕

宣公此朝魯傳見滕昭公

秦伯使術来聘 自是秦魯之使始通故十八年秦伯楚卒始告

傳言秦伯使西乞術来聘且言將伐晉宮者

何言令狐之役也令狐之役曲果在晉即呂

言以告天下天下必曲晉而直秦苟直秦天

下自不為晉用此来聘之情也如曰欲令東

諸侯為圖晉之用秦之計豈迂出於此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告告各數戰故不言及

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〻人禦之從秦師于

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趙穿欲戰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乃皆

出戰夜秦人欲遁臾駢請薄諸河胥甲趙穿

當軍門呼乃止夫盾之號令將如雷霆風雨

之不可犯何為欲戰即戰欲止即止惟趙穿

之為聽豈一襄公之壻襄夫人之所甚愛而

不可拂也哉蓋以有寵而稍好勇而狂一旦

緩急獨此人為可使不能不及法以從之使

為我用而不辭耳故欲察桃園之事當從放

胥甲父始欲察放甲父事當從河曲之戰始

若夫晉不謝秦〻忿不成事之顯然各自有

罪不待深求而後見爾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城邑帥師自此始

魯有二鄆西鄆成四年所城濟西鄆城縣是

也東鄆在莒州沂水縣莒魯間小國李氏食

邑在費鄆在莒西諸在莒東與費相望季氏

得而有之而處莒之撫其事也故帥師以城人言季之強自城費始而不知實自行父始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備以為惠于公室矣而於二邑則城之城之將誰為哉人曰行父非矯情吾不信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諸故屬魯今得鄆因并城之自此當屬季

文公二終 起七年至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五

文公三

丁未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 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卒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 是年楚穆商臣卒不見于經子旅立是為莊王以莊幼弱國內亂令尹成嘉不能定故不及赴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子平國立是為靈公不書葬是時陳與蔡鄭皆從楚此年冬公如晉宜不得會

邾子蘧蒢卒 子玃且立是為定公邾文公卒魯使弔焉不敬來討其不會葬可知

○傳言邾文公遷繹而今無宣十四年伐邾取繹豈遂取其國都乎傳好奇而時與經背多類此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室大廟之室也惟公羊作世室而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世室世世不毀也夫諸侯五廟文加世室非廟非祧恐無此禮

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

傳言朝且尋盟非也盖欲致新城之盟而面盾以謀之故假朝礼以如晉耳

衛侯會公于沓 史家成法必言公會衛侯此衍言衛侯會公深中事情盖變文

之最善者

陳鄭宋皆從楚而非其本情顧藉魯為新城之盟衛則未聞其向楚也何亦與ゝ為會公于沓乎蓋是時寗為政衛嘗伐晉ゝ為之盟于魚隴以討衛矣以陳共之請成于晉也而免之今陳從楚苟討陳安知不病衛且陳于衛有恩陳共卒而其子平國不任事調亦當報陳衛侯會公于棐一自為一報陳也

狄侵衛 衛告

狄失利于鹹ゝ是衛地故復侵衛然自此侵後狄侵伐不復見經蓋亦胆落于中國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魯與晉不復須盟ゝ使合新城之事也問晉靈既立文七年嘗盟于扈矣為魯討齊十五年又盟諸侯于扈矣以晉之命行之諸侯宜即合胡新城之盟必待魯而後致乎曰晉靈初立諸侯未貳十五年為魯討齊晉猶得以齊為名且諸侯已合也今陳鄭宋皆從楚萬

一召之不至勢不得不用兵用兵豈盾所及哉蓋盾之智以籌天下則不足以取便事則有餘爲可盟斯亦已爾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是文善

鄭會公言平楚之非得已也

戊申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為匡王春秋皆不書崩葬

十有四年 晉靈八齊昭二十卒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九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邾人伐我南鄙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来討然邾實修須句之怨因不敬而并發之

叔彭生帥師伐邾 [illegible]仲字

報南鄙之伐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舍立邾公子在五月至七月會邾遇弑國亂

不成丧故不言薨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靈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靈之世三盟一會惟此列序以公在會故蓋知

三不序雖因公不在會故史略之○許在晉

從于楚者服趙盾代君而與諸侯無先後盟
盾無君也伯國之盟諸侯也討賊為上外楚
次之還之世凡三盟惟新城之盟為正焉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晉皆得告史違主邾故據晉人而不四

趙盾并告弗克納○捷菑奔晉不告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
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人辭曰齊出
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
子曰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
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
知之晚也所以斷盾者已為至論而文定頗
以弗克為善詞孰知弗克之言蓋寔本于邾
人之告哉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大夫卒于外宜不得書告喪則書○敖之出奔曾已立其子文伯穀為孟氏文伯疾請立其弟惠叔難執其先孔及敖卒難不嗣職仍以穀之子仲孫蔑為孟氏是為孟獻子稱賢大夫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稱公子乃齊告之詞蓋傳九月齊人定懿公而後來告必曰公子商人桓公之子也次宜為居則齊國稱之為公子矣衛州吁自不以公子告非能有筆削可知然鄭歸生亦以公子告又不可以商人例○舍未成爵不當稱其君然舍毋嘗女成舍之為君以惡商人則是舍固其君出嘗人之意齊不成之為居故年以無議也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以重商人之罪又似歸之聖情則非矣

公子商人者齊桓密姬之子故嘗爭立于桓
卒之時而不得者也齊既立孝公孝公卒弟

潘立是為昭公十九年卒生子舍：母曾女
子叔姬為昭夫人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
國而多聚士欲以傾舍七月乙卯商人夜弑
舍而讓公子元：不受元商人之兄也九月
齊人定商人而後來告是為懿公援厥所繇
則以桓卒之時繼嗣不定而多寵夫人：：
有得立之心是以相爭以至于今甫四年齊
人又弑商人而立公子元國然後定是桓之
罪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之為字吾不可得而知也縱令為字經之書名書字悉本舊文舊文無定情安見字之為貴乎然則子哀之奔當別有故適非左氏所能詳而於不義宋公之說為無涉矣左氏以昭公為無道又求其說以實之于是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夫大夫非避禍不出奔哀之來魯止于避卿避卿何禍而乃違〻烏逃死之不暇哉

春秋傳注卷之十五　文公三　六

冬單伯如齊

公子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其而罪之夫商人弒君此何事也而況所弒者舍抑又魯人之大痛乎魯宜奔控於晉以興諸侯之師而僅欵求昭姬而復之甚假王寵以求之早已甚矣彼何忌而不相辱故執單伯與子叔姬商人固近死魯亦失智幾有亂臣賊子而尚可以情求者哉

齊人執單伯

王使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并執子叔姬情理並絕苟非經所載誰能信有其事哉嗚呼三綱淪滅日月倒行春秋之亂至此而極而原其故則本於趙盾之一人趙盾以前趙盾以後終不復有此事則以商人弒君趙盾之所養故也曾不二年而復有宋人弒其君之事以盾之罪當盾之刑吾亦烏能竆竟其獄哉

春秋傳注卷之十五　文公三　七

齊人執子叔姬

本稱齊叔姬而以齊人執不可為詞故云子叔姬變文之當也　叔姬文公女得稱子若十二年子叔姬則以未嫁而稱子彼正則此變云

問商人之罪弒舍重乎抑執單伯與子叔姬重乎曰弒舍重弒舍重則何以獨恠執單伯與子叔姬曰單伯主使也子叔姬昭夫人也王使可執則拯办之事亦可加于王昭夫人可執則拯办之事立可施于國母況誣之以罪抑又人世所不堪者乎以弒君之事之習以為常也而又有辱王臣辱國母之事苟有

人心誰不髮指吾意為趙盾者必且勃然與帥合天下諸侯以討商人之罪并其弑舍而窮治之則亂賊之縱橫勢當哀止而無柰盾之寔以弑靈為念也討商人何以行後事莫若陰蓄其人以長亂賊之氣亂賊長而盾得為所欲為則是商人者趙盾之前驅也而又烏敢稍拂抑之傷天下效尤之氣乎未幾而宋果弑其君杵臼矣又未幾而齊果弑其君商人矣魯果弑子惡莒果弑庶其矣然後盾

亦自弑其君鄭亦弑其君夷陳亦弑其君平國上自卿大夫下及僕御皆得剚刃君之腹中十五年間其事八見非趙盾其誰授之旨哉故曰趙盾弑其君此有成驗毋曰為法受惡使賊尚開生路也

十有五年 己酉 匡王元年 晉靈九 齊懿公商人元年 衛成二十三 蔡莊三十四年 鄭穆十六 曹文六 陳靈二 杞桓二十五 宋昭八 秦康九 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告執單伯及子叔姬請于晉以釋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既是華耦宜書馬 名今不書名又曰司聖 定時史之謬後世學者一舉謂 書不信五于之言致增此疑

凡來盟者必有其故傳不言其故而但舉其辭要之言則事已不可考矣後之學者強為之說曰華孫鮑之黨將弑杵臼而結魯國以為援故來盟夫魯于是時弱且不能庇其甥與其女安能庇宋、欲弑君直弑之耳何藉于魯而來盟以結之據後人之論以為司馬主兵之官書司馬見其握兵以弑也然則華耦

賊臣正宜書各垂百世之戒而反以華孫稱舍其目前之大罪而志其祖父之遺跌聖人之為經豈若是其迂遠哉然則司馬華孫史氏之謬文所以來盟當別有故無容牽以相及矣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有來朝今復來朝似違五年之令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子遂乞于外喪至不書 輕不情命敖以奔出必有 君命喪乃得還故 特書非義所係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魯告晉：以言喻齊：釋之雖釋單伯猶不
釋子叔姬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晉以大夫之名告大夫尊也自伐告
陽處父入告郤缺使告趙穿自是凡役稱大夫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也為城下之盟而還
故下諸侯盟于扈傳有蔡侯
秋齊人侵我西鄙
以魯之告晉而強之以釋單伯也然此一事

竊有可疑齊既聽晉而歸單伯矣苟侵魯即抗晉商人雖悖亦何利而出于此哉蓋其時魯之用事者二公子遂扶叔父之親而行父亦以世勳顯遂欲傾之久矣今使行父如晉得釋單伯以歸行父一見親遂將日見絀此遂之所深思而必欲敗之者也今齊之侵我西鄙也遂實召之召之而行父之行不足以見功反足以見罪則是行父者齊國之所惡也雖得晉亦復何取召齊有據乎曰無據無

據則何以知其召齊曰行父復如晉：為之盟扈而歸子叔姬胡又有西鄙之侵也及齊侯許十而會行父于陽穀也則既許魯以盟矣胡忽然而不肯盟既而遂賂納賂則遂盟行父之所不能得而獨遂能得之復何故也公子遂既及齊侯盟于郪丘矣十七年又伐西鄙魯公以盟胡使遂請盟則又盟則是公子遂者齊國之所親也以晉事之日非而有齊國以親之遂宜不為魯國重：而為所歡為乃可得亦何憚而不結齊且遂之結齊則又有說當是時文夫人生子惡而無寵敬嬴獨嬖敬嬴之欲立其子而私事遂也非一日矣欲傾父必在易儲欲易儲必結內主歡結內主必假外勢以為招遂見功而絀行父并以愚敬嬴敬嬴愚則其私事乃愈固遂之于齊厚幣甘言已非一日齊于遂如左右于而後可以殺齊之甥遂齊之女然則仲遂之結齊所以弑惡所以逐夫人所以立宣公所以

傾行父所以使魯國之柄獨歸一人而莫可
誰何此固鄙之侵所以為召齊之首事也

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復如晉告齊之不釋子叔姬且伐我西
鄙也晉緣是為之合諸侯然而遂之忘愈甚
齊益起兵以侵之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晉靈宋昭衛成蔡文陳靈鄭穆許昭

書文也文七年史諱後至政不列序比以齊耽
不赴魯樂可諱而亦略書者晉料嘗而暴不赴
石會請侯晉不後告時史不傳列書宜貴不民
乃以無能為說之溷史半為註情乙屬無據潤
春秋傳注參之十五 文公三 十二
代文言八國略之年子夷伏無論此盟原為畢
伯子叔姬不為商人弒舍卽為舍則棄二十五
年夷侯之會亦以受賂不
討齊諸侯仍序人何哉乎

因魯之告晉而為之合諸侯將以討齊〻人
賂晉侯不成討然亦請歸子叔姬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諸侯會扈將以伐齊伐雖以賂免亦不敢復
留子叔姬然而齊之怨則益甚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書舍○書夏朝戰又典於
亳之旦逮怨又之因魯受代史以內事故妻書
入郛可不書或捷抑鄭代宋執孫代鄭入鮮皆

不書此獨書之當必有意不知并告則并書史
無定文或略或詳不必皆有其義經之筆削亦不及此
怨我之再告致典扈之盟使歸子叔姬也夫
於晉則再聽於魯則再侵商人雖狂悖亦何
利而出于此哉茍非再召兵不致是矣

庚戌匡王二年十有六年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四
蔡文公十元年鄭穆十七曹
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
宋昭九弒秦康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盟時
史之濫若書不肯盟則晚然矣
以齊之再侵也不得已請平于齊〻侯許之
春秋傳注參之十五 文公三 十三
出會行父于陽穀則是公之疾宜所知也忽
然而不肯盟曰請俟君間豈非仲遂之謀所
以折辱行父而使之見輕于魯哉行父不得
遂以賂請則得之蓋齊定觀賂而魯之人則
曰遂之獨親於齊也云爾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此亦并書于從也傳言春正月公有疾則已不視朔
至夏五月而并書之六月疾乃瘳也哉言他公
有疾宜亦不視朔而經不書此獨書則是非疾
見于無伯桀弱于齊然四不
視朔與定疾法同當書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公使公子遂納賂于齊侯齊侯乃與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此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即郎臺毀全毀之與墮異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嘗以誘中國今秦結于楚自敗散以來已然至是
楚有亂借兵于秦：兵至而
後滅庸申包胥辛以此救楚
當此之際天下蓋遂望一楚莊楚拔之伯難
成于討徵舒之時而其戡定內亂則已見于
初立之日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人
謀徙于阪高莊王出師秦人巴人從楚師遂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五 文公三 十四

滅庸其首事也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
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曰有鳥在于阜三年
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將
沖天三年不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舉者
數百人國人大悅是歲滅庸聖人曰莊寔楚
之英所以繼伯于中原者寔始基請此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第鮑立是為文公
此一經之大惑也傳自王臣卒以下所言宋
事都無情實而昭公無道一語尤不可憑蓋
無道則必有其實今孜昭之生平曾有一
事可指如齊襄晉靈蔡莊楚虔之為者乎如
去歎去群公子去群公子亦不可云無道況
八年之間事已相釋而忽焉發難于八年之
後又非人情然則昭所以弒不可得而求其
實也大略文公之世天下已以弒君為常小
失意忽為師旬之所賊公子鮑素得國情裹
夫人為之主衆遂擁立鮑：非弒君宋亦不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五 文公三 十五

以鮑弒告此事之實而左氏妄言之輒曰昭
公無道鮑實弒君經乃不言鮑之弒遂于宣
四年發例云凡弒君稱君：無道耳夫弒稱
君而弒者稱人三宋杵臼齊商人莒庶州是
也據傳之意以為但書君名不書弒者之名
則當以君無道為斷不知大夫弒君稱名氏
賤者窮諸人宋帥旬齊郰歜顛職正宜稱人
聖人作經誅亂臣討賊子不論有道無道總
以臣子為斷不問罪及君父也使如左氏之

說則君而無道即固國人所宜弒乎左氏歟
發例而先為昭公無道之言以實之求其實
則終不可得此可深恨蕩意諸實死節而絓
不書必不告也如謂聖人削之便從君于昏
之人反出蕩意諸之上抑又悖理之甚

辛亥匡王三年十有七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莊文二鄭穆十一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晉告○大夫列名自書始此時大夫名氏有不告不告即書人以為貶者誤

宋人弒其君己告于晉：不出師持不成其
為晉春晉人伐宋不得已也傳曰十七年春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
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此左氏之微言
也而外傳復云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于
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
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弒其
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
主而不除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命于

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使旁告于諸侯治兵
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皇哉堂哉何兵之赫
也赫而後益便于取賂猶之公而還言取賂
也然猶不足以知盾盾以陰謀縱天下所恃
者一口耳口言天地而心懷弒君異日正以
文其弒故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淺者必甚
怒而盾獨巧言以受之曰我之懷矣自詒伊
戚今日之巧言正不可測無曰未有弒君之
意也

夏四月莖栽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既與公子遂盟于郪丘又伐以脅公盟奪公
之胆使無不從以為他日易儲地伐亦逆之
教也公果懼使襄仲請盟六月乃復盟
諸侯會于扈傳言後合諸侯于扈則如十五年盟扈之諸侯可知又言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則知晉寔期魯回尊自不與：會諸侯晉不復來赴書矣不書故不能列書左氏更以無功說之己為無據況此魯秖數年宗何云無功胡氏又云不討賊故略則定二十五年列序己明何得後言經略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于時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蓋晉實失伯楚莊復起鄭已不忌晉而從楚矣

秋 公至自穀

冬 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卽此以觀遂之有謀審矣夫齊欲伐魯惟懼謀之或洩也潛使至而反知之非與謀曷至是

哉故曰兩侵一伐皆遂之教公不薨商人不死行且再伐魯叔我公廢惡而立宣以君命行事耳其公薨而商人便弒又事之變豈衰仲之所及料哉

十有八年 壬子匡王四年 晉靈十二齊懿四衛成二十六蔡文三鄭穆十九曹文九陳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秦康十二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此穆公子康公也子桐立是為共公○自歸襚術聘後已通于魯故書卒始赴也自此至定九年五書秦伯卒皆不書月日疑闕秦西陲於親更禮或十四年後并不書名嘗至鄬五年始往會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弒君稱君前已辯商臣未弒君之人而亦以君稱者已君四年齊以君告也○邴歜閻職舍魯而行齊亦不進討嘗時子弒君之人使罰如此○凡元立是為惠公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游于申池歜與職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嗚呼商人之狂悖一邴歜閻職殺之

而有餘晉以八國諸侯討之而不足趙盾之暫商人可知也是年也魯公子遂弒子惡亦弒其君庶其一年之中其事三見亂賊之禍至此亟矣是故聖人作經以誅趙盾為首義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遂見宣公而請之則宣遂同行可知

二卿並使一賀惠公一拜葬也文公之史好并書非義所係獨此時文公已薨子惡之卽位已五月二卿所奉者惡之命也胡傳挈宣

以見于齊而更欲立宣而去惡哉當文公之存也敬嬴之事襄仲有迹奪適之意當已著于夫人母子之間子惡立而齮齕襄仲之端已見于意遂不急為謀當聽死耳故仲遂之欲立宣乃愈急然遂之所媚者商人也商人死惠公立遂與惠無根柢之容苟有容謀非而不可惠伯既有忠于子惡之心其所遣人伯當與謀議魯國之大宜更無臣而必遣遂遣遂而又使得挾宣以行胡舉朝之耳目皆

春秋傳注 文公三 二十
卷之十五

遂之耳目而惡與惠伯直貿〻然莫之覺哉嗚呼此惠伯之所以不足惜也讀春秋者夫亦論其心可也

冬十月子卒 名惡公羊以為赤不知誰是視其 母弟也子般子野名而子惡不名者惡乃夫人之子雖未嘗為世子然故宜君況文已葬惡已成君也成君則何以不曰公蓋公子遂弒故史多不敢以禮書叔仲惠伯之不書亦諱也

秋公子遂挾宣以行十月子卒中間時日所聞已多形迹當已盡露以故遂召惠伯公冉務人止之弒立之謀舉國皆知而惡與惠伯猶不知嗚呼是尚可以免難者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當時稱曰出姜出非歸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行父初不與謀公子遂殺惠伯懼而從之自是十八年間趨命恐後矣

莒弒其君庶其 莒與魯素亦有盟不如赴告何以不通至是始告成十四年書子朱卒為渠丘公其嗣系亦不可攷終春秋無會葬之文

春秋傳注 文公三 二十一
卷之十五

傳言莒世子僕因國人以弒莒公以其寶玉來奔豈有世子弒其君又來奔而魯史不書其名者又不書莒世子僕來奔是傳為妄言也大略莒之自處 已入于夷故有號而無諡莒告國不詳魯亦不詳其弒之實不可詰也左氏之文蓋作于成公之世行父擅其行媚之迹若曰當襄仲時吾嘗多與之抗耳

文公三終 起十三年 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六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庶子敬嬴所生嬴私事公子遂：弒適子惡及母弟視而立之在位十八年朋三十二年傳云魯自東門氏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則祿去公室自此康如妻穆姜以媱僑如錮東宮至襄九年薨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元年 癸丑周匡王五年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公二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此即夫人穆姜齊惠公之女宣所結之以自固者○遂一事再見故但書名傳言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說經之妄有至此者○婦者有始之稱姜不氏史文略也

公子遂將弒惡及視而立宣公見宣公子齊惠而謀之固以請婚之說進惠利其女為夫人而許之已有成言今即位而遂逆不忌卑也夫人出姜于惠無骨月恩故其子去其母而以己之女急配宣嗚呼豈伊無夫亦何利而出于此哉故弒逆之亂首無助成必不能遂：與敬嬴匀論也惠亦不可以人數矣。

此與叔孫僑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初未嘗有異詞也而其事實異事異則義異所謂雖非弒君而事有閒于弒君者亦皆經誅亂討賊即在史文之內者也如待詞以為義則公子遂如齊逆女事實篡弒也胡以無異詞於曰詞同則義同則公子遂如齊逆女寔無異詞也胡確然其為篡弒之事然則執文以索義而不察夫經之即在史文者終不達于聖人之意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也春秋之時弒君篡國者一列于會則不復致討臣下殺之與弒君同故篡弒之君之欲固其位者必皇：以得會為事宣弒子惡而立公子遂雖為請婚于齊而尚未得會未可以為磐石之安也行父欲媚于宣以黙行其苟免之計乃為獻濟西之賂于齊：人曰可而後有平州之會而後公子遂往致田自是行父之生平一若未嘗無立宣

之意者而後可以免仲遂之忌可以保世卿
之祟十八年閒営〻子趙命之際者其妻妾
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晉告○甲父胥臣子

初秦晉之戰于河曲也晉甲佐下軍交綏秦
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
請先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
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

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後侵晉入瑕今
放甲父討不用命也然則善乎曰不善何故
不善呼軍門者尚有一趙穿盾庇穿故不善
也是亦弒君之一証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經曰公會齊侯于平州此何詞也傳曰會于
平州以定公位則外事也齊惠公既利其女
為夫人又利濟西之賂會于平州以定之自
是宣之賊徹然列于諸侯迄十八年無復議
其後者平州之故而已矣嗟乎世道之不明
久矣弒君篡國之人一列于會則不復致討
非謂一列于會即可以刷弒君之彙也苟弒
君苟篡國必不列之于會列之于會必非弒
君篡國之人所以嚴諸侯之會以信人心以
祟清議則道周莫嘉于此是已而篡弒之人
即倚此言以自庇己而旁觀之國即倚此言
以為嫌利之討而亂賊之群熾然其不可遏
矣以故州吁弒君即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

魯弒君即同許田以自結于鄭宋督弒君即
賂四國以定莊鄭突篡兄諸侯為之代忽
衛朔篡兄齊襄公杭王命以納之公子宋弒
兄即倚趙盾以自庇曹人以此請貿易于晉
而公子遂亦假齊惠公以定宣不復致討之
一言其流禍一至于此假令取其義而思之
必有討然而自恃其無謂者以故春秋之世
貪獸其心而寔與于聲積之已甚也春秋作
而亂賊懼豈真別有異術哉呼其聲贖而起

之則固猶然一人而已矣人之足以為治也

文矣

公子遂如齊

致濟西之田于齊信前約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既致賂齊即取而疆理之

秋邾子來朝

邾本魯附庸桓十五年曾一朝于魯矣傳文之世日尋于兵宣公立小國不至而邾獨來

春秋傳注卷之十六　宣公三　五

朝者矍且齊出宣事齊邾其臭味也已而伐邾取繹又不知為何故焉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陳宋皆俘告鄭稱人挺非名

此楚莊侵中國之始事也傳曰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帥師伐宋：文公受盟于晉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亦受盟于晉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此紀事之失實者也陳宋新城以來久服在晉楚莊之立今已六年內難既息必將有事于中原即與文與靈之事楚固必侵陳宋其責陳與宋以為詞耳非侵之實也晉取齊宋之賂誠不足以服鄭然扈之會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已數從楚而假晉不足與以為名是鄭之詐令侵陳宋遂從以來是時趙盾有內事不在諸侯晉楚之爭從始鄭亦因之以去就焉

晉趙盾帥師救陳盾以救陳告盾救陳楚已去宋不但不救宋并不救陳傳言救陳宋者護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盾主伐鄭。上書盾下書師晉史使文非義所保。棐林。期會之地既告地必占魯安而

春秋傳注卷之十六　宣公一　六

是時楚方事齊顯立異于晉故此伐鄭齊晉不與終宣公之世晉凡出師學夫書一與焉

盾之無意于諸侯其本情也然身方柄晉不得不以救陳為言不得不以伐鄭為說其約諸侯于棐林本曰伐鄭已乃揚聲救陳運往棐林會伐鄭耳究竟伐鄭亦名故為實救鄭晉人即還盖盾有內謀故以名禦楚而不以爭鄭為事者如此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告。穿趙夙庶孫晉襄公壻時已為卿文十七年為質于鄭不知何時還意鄭從楚時而質已各還其國

晋方南禦楚不得不西平秦故有求成之議
而趙穿好勇而狂不任軍事欲侵崇以求成
盾弗敢逆而遂聽之反致秦師是亦墮穿之
一策也嗟乎秦晋之不成豈徒一日之故哉
秦自敗殽又来深結于楚秦晋相惡者數年
穆公作誓不復東征二國之兵稍息已而復
生釁于令狐戰伐無已其仇已深令方南禦
楚退而思求好于秦々晋之交合則秦楚之
好疎我無西顧之憂楚斷同仇之臂斯亦制

楚一大機也胡為由徇穿謀侵崇致怨自此
一失明年即有圍焦之師至八年而晋師白
狄伐秦十五年而秦人伐晋成九年而秦人
白狄伐晋十三年而晋厲公合八國以伐秦
悼公既伯秦數出師以撓之我仇愈深彼交
愈固至于吳師入郢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楚
真得力于秦矣楚得秦盾驕之矣盾一失計
而為害乃在百有三年之後關國家小人
弗用盾之罪其可數哉

晋人宋人伐鄭盾以名悉天下故每侵伐鄭必告諸侯
棐林之役楚蔿賈因晋解揚晋人即還今侵
伐鄭以報棐林之役蓋楚歸而後敢出也

甲匡王公寅年崩 二年 晋靈十四弑齊惠二衛成二十八蔡文五鄭穆二十一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四秦共二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宋告。鄭定伐宋而不言
伐者宋告戰不告伐。大夫主戰自子遂始至筆之戰而乃列書其名此縣大夫曰尋赴告使書日士其故因史文可以現世變非經有所筆削也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以報棐林之
役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秦師伐晋秦告晋由故不告圍焦
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晋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晋告。四國稱人連不告大夫名
晋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
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晋師
晋師復還蓋至是而弑君之謀旦暮以之矣
秋九月乙丑晋趙盾弑其君夷皋迎黑臀立是為成公黑臀

文公子也○不成夷魯不會葬

晉靈公立于今十四年矣今狐之事長而漸明日以殺盾為殺事盾亦知靈之日欲殺已也日畜死士以待靈而又日儆忠敬之名此自蓋其行欲弑君之事左氏食晉國之言所傳多不實然有可得而求者靈欲殺盾而使鉏麑性賊之是矣豈有盛服將朝坐而假寐即能使拳勇之士一旦慕義而觸槐乎蓋靈之舉動盾無不知當遣麑時盾已探之而早

為備遂得殺麑而以觸槐告耳提彌明盾之車右畜此勇士以備非常意何為乎翳桑之餓人感其簞食之恩願以死報亦使與于公介以待之一朝有事內外皆足以相殺盾之虞公蓋可知也虞公者即救公之意趙穿者盾之子弟有勇而狂可以慫使未嘗告以救公之意蓄之以恩而已矣且與公為肺腑親得日狎于公而公之必不虞穿也見公欲殺盾以為此可得當以報盾為之弑公于桃園

假令宣子還而責穿曰爾何故弑君穿必咋舌而無以應故終其身未嘗委罪于人曰實盾之使自是晉之人終不曰趙盾弑君而又為之辭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嗚呼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家一時之口耳假令亡而越境反而討賊烏足以刷弑君之棄哉若夫養天下之乱賊于前復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後事之顯跡無論者故曰大夫之惡莫惡于趙盾聖人所

討亦莫丞於趙盾夫子曰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文公以後所以為一經之主者此之謂也趙穿弑靈公于桃園而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此即聖人之直筆乎曰否此董狐之直筆非聖人之直筆也太史既書于國必以此告于諸侯經據舊史：據告文則見于經者亦曰趙盾弑其君耳其有告不以實如鄭公子宋實弑君而赴以歸生鄭公子騑塗公子園寔弑君而赴以疾晉欒書寔弑君而赴不

以名蔡公孫翩實弑君而赴以盜殺經皆不著其名豈即謂非直筆乎春秋誅乱討賊凡皆决以定不决以名文肴定弑君不在乎詞之直與不直也假令太史不書晉人不告魯史不著其文春秋不載之筆此案亦終不可逃後世說經之家好以趙盾弑君之一詞為春秋討賊之筆正是夏虫之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弟定王立

乙卯定王元年

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

宣公一

十一

春秋傳注卷之十六

十一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傳：自牛作也未卜日牛不稱牲改卜牛改卜稷牛也

葬匡王四月而葬速魯陵不使大夫行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告以震諸侯○陸渾戎允姓初在秦晉西北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遂號陸渾戎至昭十七年晉滅之

觀聖人之意者觀其事之大端而已周自東遷以來以楚之强何所不孫躝然終不敢向周疆一步者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彼猶有所忌而不敢為也楚莊立而志乃奢僩然而生問鼎之意為之伐陸渾以嘗之伐陸渾意不在陸渾在周疆意不在周疆在九鼎夫九鼎何物而豈莊之所宜問哉聖人之為書也本乎魯史之舊文而已彼以是告此以是書固不能於伐陸渾外别言其問鼎之罪也而問鼎則已著于此故以莊之賢能討夏徵舒之乱而終不免為聖人之所擯者則以王室之震驚為斷也舍此大故而曰戎夏雜處族類

春秋傳注卷之十六

宣公三

十二

之不分區區陸渾之見烏足以盡此條之義哉

夏楚人侵鄭鄭告

鄭自文十七年會扈以來已明告于晉以從楚矣今楚何以侵鄭鄭從晉也晉成公立而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則鄭已從于晉也晉伐鄭何以不書魯宣公立而棄晉當趙盾時盾嘗怯于内事有取媚于諸侯之心故其行事必來告魯今成公立怒魯而不與通絶其赴告之使故五年冬荀林父救鄭伐陳亦不告六

年春肩免侵陳自是衛告至七年而晉遂止
公于黑壤焉則伐鄭之不見經閒其宜矣楚
爲問咼来因而侵鄭兵加其境而即去之則
此行之不爲伐鄭愈可知也鄭亦但告侵

秋赤狄侵齊 齊告

赤狄〻之别種潞氏甲氏留吁廧咎如皆其
族也是時狄稍弱而赤伙驟強傳曰衆狄疾
赤狄之後是也今兩侵齊〻告故書六年七
年兩侵晉〻不告則不書要之實侵晉矣蓋
晉方絶魯不告可知經于外事豈能於告文
之外敢爲損益其一事哉

宋師圍曹 宋告

文公十八年爲宋文公即位之三年宋武穆
之族道昭公子奉母弟須以作亂宋公殺母
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穆之族盡
逐之武穆以曹師伐宋不書于經者不告也
今殺武氏之亂来告則書如云經有筆削則
曹伐宋何以當削宋圍曹何以當書雖孫爲

爲之説竟何益哉于此益知經于外事果不
可以筆削求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子夷立是爲靈公。穆公十三子其二子爲君十一子皆卿惟公子嘉林子然士子孔之子駟以嘉故亦亡其餘七子各自爲氏謂之七穆。去疾字子良爲良氏喜字子罕爲罕氏騑字子駟爲駟氏發字子國爲國氏子産即子國之子偃字子游爲游氏子豐爲豐氏子印爲印氏是爲七穆又有子羽爲羽氏不在七穆數

葬鄭穆公

丙辰定王二年 四年 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夷元年弑曹文十三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六秦共四卒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上書平莒及郯下書伐莒取向則莒之不肯可知直言莒人不肯太詳則繁不似策書辭矣是知史有溫文有雅辭經緝筆削未嘗文其詞。向莒魯閒小國桓十六年城向以己屬魯不知何年又屬莒

郯莒相惡其故不可知郯魯婚姻國故公欲
平之卒于取向則其心有不平者矣內事詳
非義所係

秦伯稻卒 秦伯名稚康公書葬六公書指此以下皆不赴以名子桓公立魯不會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公子宋當國不以寔

告。弟堅立是為襄公。不成夷魯不魯甚

食黿細故也而至于弒君左氏之言似不可
信然趙盾以來天下之人已視其君如草芥
然畜老憚赭之言既已擬非其類矣弒一君
何足恠哉故曰天下之人有一人之或弒其
君皆趙盾之罪公子宋實首惡而曰歸生者
是時人心愈險見晉以盾告謂此事直可巧
移：獄歸生以避其咎歸生愚不能明死而
見討宋則倚晉以自安此告之變非聖人所

書所謂文公以後弒君之文轉增幻惑者是
也左氏不明其故而謂經移獄于歸生則有
惟不足也仁而不武之說而世之惑乃益甚
孰知此告以後遂有不以名赴如晉欒書之
于厲公矯以疾赴如鄭公子騑之于僖公楚
公子圍之于郟敖者告愈變而史之所志愈
失其真世皆以為此聖人之筆也嗚呼誠亦
烏能起古人而共証之哉

赤狄侵齊 齊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凡朝大國歸以告廟一經皆然惟傳于朝齊下書至以利系于大國心有不甘故不言廟而記者以為聖人之所削因以寔之必至為聖人之所書轉報清記全史史文之舊

始朝齊也

冬楚子伐鄭 鄭告

始爭鄭也鄭自宣三年晉成立而服晉楚雖
侵鄭猶未出師今鄭易居巢其改圖或可得
也故伐鄭然鄭於是特己主公子宋之謀託
于盾以自庇得堅事晉

丁巳定王三年 五年 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八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三宋文七秦桓公庚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甫朝復朝迫齊命也春往夏歸高固使齊侯
止公請叔姬以自為婚也然則惠之於宣亦
不親之以禮矣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不稱女旗為君逆也。春秋諸侯每肖逆老人未娶而子女先已成人者大夫逆女宜不書以公自為之主故書自為

之主者迫于齊侯之意也
叔孫得臣卒 子傳如硎○不書日史通伐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反馬不書以高固來則書之內詞詳
非義所係
楚人伐鄭 鄭告
再爭鄭也四年冬楚伐鄭〻不服故復伐鄭
傳言楚子而經言楚人者陳與鄭為一也楚
兵加鄭陳不待伐而逆請為平楚受陳平不
春秋傳注卷之十六 宣公一 十七
嚴督鄭甫伐而即去之鄭所為不以楚居告
也陳平楚自不告荀林父救鄭伐陳晉絕魯
亦不告故皆不見經
戊午定王六年 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之九鄭襄二曹文十上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此是衛告以晉必不來告也衛告茂撻趙盾到 汗告孫免名○八年傳云陳及晉平疑即此時事
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晉爭陳也然
盾何以復見經盾復相也弒君則何以復相

春秋之時弒一君更立一君見立之君感其
更立之功不復論其弒君之罪蓋自宋華督
來已習之以為故然矣況乎宣盖之忠尤晉
之人所共為推服者乎為法受惡蓋曰但使
存其書見忠臣之至耳於盾何損乎此盾之
復相君謂宜國人謂宜即盾亦自以為宜
也嗟乎邪說之惑民久矣以趙盾之窮兇也
而假之以仁義之名萬世而下猶有代稱其
無辜者何況晉國乎獨恠夫世之
春秋傳注卷之十六 宣公一 十八
讀春秋者一惑於左氏之言再惑于穀梁之
論至舉莽操懿溫所畢倫之身而與嗌不容
粒之孝子同類而並稱之也故因其復見而
更為之論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宣公一終 起元年至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七

宣公二

七年　己未　定王五年　晉成五　齊惠七　衛成三十三　蔡文十　鄭襄三　曹文十六　陳靈十二　杞桓三十五　宋文九　秦桓三　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自垂隴以來服晉不倦而魯宣獨專事齊晉成公立怒魯而絕赴告魯因高固事見辱于齊亦欲事晉而無緣今鄭服晉、、將合諸侯為黑壤之盟衛為晉致魯故使孫良夫來

盟以訂之也來盟者前定之盟信使往來已非一日此以大夫來故志之冬公會晉侯于黑壤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者近齊之小夷齊所欲滅故每伐之齊召公伐萊不敢不伐、、萊非魯情也內詞詳非義所係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六年冬傳

有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独不見經蓋公子、宋為政本欲從晉故不來告以泯其迹今自來盟即其貽也

晉為盟主成公立已五年宜有盟趙盾歸政已得以其意自為君亦宜有盟且鄭方成楚今復逃歸而來平尢宜有盟此黑壤之盟列国之史之所必載也而魯史独不言盟者何魯既絕晉而事齊晉侯立不朝又不聘晉人立公于會以賂免公不與盟此魯史所以不書也平丘之盟公亦不與犹書盟于平丘此

独不書者昭不諱則直書宣歡諱則不書無定法也然則此盟善乎曰不善何故不善趙盾弑灵而立成公成公以援立功善趙盾而後相之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是也鄭公子宋知盾犹相晉為可倚之以自安挾其平晉之功以自結于盾、、遂以其平晉而許之使相鄭君遂相鄭伯以聽黑壤之盟故曰盾養天下之賊以自庇弑君獲又見于此盟

八年　庚申　定王六年　晉成六　齊惠八　衛成三十四　蔡文十一　鄭襄四　曹文十七　陳靈十三

杞桓三十六宋文十
秦桓四楚莊十三

春公至會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

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子帰父祠

遂如齊謝會晉且告見止也史所當記者公

子遂如齊卒于垂而已其他乃以相值書非

事之要擅于記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論

禮則反之作春秋非義所係

春秋傳注卷之十八　宣公二　三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有篡弑謀又不當與夙氏同論矣

略晉以故復通赴告

晉師白狄伐秦晉告○白狄：之別種晉與之以伐秦告亦井及○黑壤後會

晉以侵崇致秦伐今復伐秦以報之秦康共

晉襄靈以來秦晉之用兵人始于此是則晉

成之不怨也

楚人滅舒蓼楚告○舒蓼羣舒之一種舒庸舒所皆舒也而各自為國即今舒城野地是也傳言楚子彊之而楫楚人者門成後楚始係之滅時非楚子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滅江漢間小

国多不来告舒近中国則告之有威中国之

心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

中而克葬內事詳非義所係

城平陽

楚師伐陳陳告

背免侵陳：及晉平今伐陳楚爭陳也明年晉

春秋傳注卷之十八　宣公二　四

伐陳晉成公卒不能得陳：自此折入于楚

者三十有二年按陳自戕土如會文九年與

楚平不見經新城之盟復從于晉宣六年厲

之役又與楚平不見經背免侵陳：從晉今

楚伐陳又與楚平至繼澤之盟始使袁僑如

會焉

辛定王周七年

九年晉成七卒齊惠九衛成三十五卒蔡文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為晉辱故盈堅事齊自四年及此凡三朝

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慶父之曾孫敖之孫文伯穀之子是為孟獻子○徵聘不書旋徵者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

齊侯伐萊 齊告

秋取根牟 國名在魯東境昭八年蒐紅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

八月滕子卒 傳見滕昭公子壽主是為文公○魯不會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

春秋傳注卷之十七 宣公二 五

父師師伐陳 晉告○林父荀首同出荀息裔二十八年晉文作三行以禦狄使林父將中行遂稱中行氏初荀首別為知氏文十一年戰河曲林父已佐中軍至是始見經

陳服于楚晉成公為之合諸侯亦將討陳：：

侯不會荀林父師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子驩立是為景公○魯以黑壤故不會塟

晉侯卒于扈不能定陳而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子速立是為穆公○衛為故為晉致晉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盟公年見年故亦不會塟為

宋人圍滕 滕告

滕侍晉而不事宋今乘其喪而圍之經于外

事無筆削故亦得書

楚

人伐鄭 鄭告○六年傳楚人伐鄭為三爭鄭

四爭鄭也鄭以公子宋之謀堅事晉而傳言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者厲之役鄭伯逃歸蓋

在六年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之日堅事晉

故逃歸也逃歸則雖成楚亦必不告故楚人

伐鄭亦不見經七年冬黑壤之盟鄭即在會

則逃歸可知黑壤後兩年有奇鄭常在晉

春秋傳注卷之十七 宣公二 六

晉

郤缺師師救鄭 晉告○敗楚師于柳棼鄭不告

郤缺將中軍晉景初立救鄭晉之宜也然晉

宜救鄭鄭：不宜因晉之救而敗楚國人皆喜

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是則

鄭之所以平楚矣

陳

殺其大夫洩冶 陳告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徵舒之母皆

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

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告二子二子

請殺之逆殺洩冶是則冶以直諫殺身所謂從
閔龍逢比干游于地下者也而左氏曰民之
多僻無自立辟此豈聖人之言乎且凡告殺
者必告具罪史家職在記事不置褒貶于其
間稱國稱名記之常体而杜氏胡氏復因傳
而曲為之說必貶諫臣而後快又豈平情之
論乎左氏于記事為詳至其說經多所謬戾
雖為此言動云孔子讀春秋者固當急辨其
訛矣

壬戌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儒元年齊惠十卒衛穆公十一 逮元年聚文十三鄭襄六曹文十 九陳莫十五弑杞桓三十八 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于此四朝齊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田言我者近齊者為齊濟近魯者為魯濟亦蓋削其以書者以還我也

魯之媚齊至矣齊人悅其意而以濟西田歸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子無野立是為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齊告。經言氏傳言告以族不以名恐皆有惧益無舉族皆逆之理也如云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則杼于襄二十五年弑莊公距此五十一年今尚在董稚也安有寵而能偪乎九若此著付之杼此可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惠公之喪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子午立是為成公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今按歸生弑君

以來告者多不以實而徵舒弑君猶以寔告
者徵舒非當國不能禁告者不以寔聞也既
而欒書當國即不告子駟當國則以瘧疾赴
諸侯崔杼當國太史以直筆書則三殺之以
滅口此皆世變之日新告文之日幻而不可
據之以求經

六月宋師伐滕 滕告

滕人恃晉而終不事宋故宋復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公子遂之子以父寵為世卿

責卿會葬如楚晉襄之禮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晉告。列國大夫雖閒以名赴猶以不名赴為常不得謂栖人為貶
前年冬晉郤缺救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子
良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鄭故復與楚
平諸侯之師伐鄭晉爭鄭也取成而還當此
之時楚來則成楚晉來則成晉犧牲玉帛待
于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豈待子駟之日哉
賢者生其後國苟不亡當必出于自強之一
春秋傳注冬之十七　宣公二　九
策蓋未有兩事二強而可為終日之計者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之聘自是以還王室不復下聘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今鄒縣地前言邾遷于繹今言取繹不言取邾則知遷繹之說妄
邾魯之所以隙傳不能言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頃公即位而初聘

冬公孫歸父如齊
纍且齊出也魯伐邾取繹故往謝罪于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國佐國歸父之子
報行父之聘
饑
楚子伐鄭鄭告。晉救鄭不書士會不以一有功告。戍鄭不書令不及魯也
五爭鄭也楚莊所以復伐鄭者以此年六月
四國伐鄭：復從晉也今楚伐鄭：何以不
服楚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
春秋傳注冬之十七　宣公二　十
戍鄭晉之勤鄭唯此為賞士會之功也而又
不告功士會之賢也已而楚伐鄭及櫟晉救
不至區：之戍卒不足以敵楚莊因是以有
辰陵之盟
癸亥定王九年十有一年晉景二齊景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十四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以陳鄭受盟布告諸侯見已絕晉
非聖人特書此盟以與楚伯也

諸侯之師戍鄭則鄭何以盟辰陵當是時子良為政主兩事之謀見楚伐鄭及櫟而晉救不至區區之戍卒不足以當楚莊不得已而盟辰陵子良之智慮如是而止豈好為是反覆哉楚伐鄭及櫟為六爭鄭不告則不書盟辰陵必非鄭告蓋方欲邀事于晉必不以盟楚事播于諸侯也陳成公方立當国者不知何人陳故服楚故亦盟。晉楚爭鄭之所以難捄者以宣三年以來晉之加兵者一楚之加兵者五而又有晉伐鄭及郔不見經屬之後楚人伐鄭十一年楚伐鄭及櫟皆不見經是晉之加兵者二楚之加兵者七也晉兵少而楚兵多者鄭之在晉久而在楚暫一從晉于伐鄭及郔之時而楚則有三年之侵四年之伐五年之伐六年不見經之伐矣七年鄭又自與晉平因從晉于黑壤之盟則有九年之伐及四國伐鄭鄭及晉平則又有十年之伐十一年及櫟之伐是晉之不待伐而得鄭者多楚之伐而猶不得鄭者多也楚伐猶不得鄭而終于得鄭得失之數存乎勝負之間耳豈復當以難易論哉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何以伐莒傳不能言十三年齊復伐莒傳云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則今日之伐亦以此歟魯奉齊故會伐內詞詳非義所係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告狄服

狄之會晉之所以收狄也先是狄甚強敗鹹

後勢乃漸弱而赤狄遂強後使眾狄疾赤狄之役求成于晉晉侯會狄于欑函以迹言之則甚屈以謀言之則甚長蓋此會以後狄不復為中国患也且眾狄既服赤狄亦不能存一舉而兩狄俱衰晉豈無謀而出此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陳告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国門以事言之則所救者一人而已然一言而振萬世

之綱發人心之懼使二十五年之乱賊不敢
復加刃于其君者則討于少西氏之一言為
足起聾瞶而中机宜也夫乱臣賊子本人人
之所欲討也而独患夫討之情不正正矣而又
患夫討之威不張不正不張猶弗討也蔡人
殺陳陀以争禽故齊襄殺魯桓以文姜故雍
廩殺無知以行虐故晉惠殺里克以忌克故
非私乎私則不正宋人殺宋萬實惟行賂李
友殺叔牙實惟置酖齊桓殺慶父實惟自縊

公則公矣非能名正言順聲其罪而誅之也
聲其罪而誅之在内惟石碏在外惟楚莊石
碏以臣而討君其勢難難則人人有所不忌楚
莊以大而討小其勢易易則人人有所畏而
不敢為以故二十五年間海内寂然無復弑
君之事較之齊桓殺哀姜而海内十年不敢
弑其君者功犹烈為故以一趙盾為改于晋
則自商人迄徵舒十五年間其事八見以一
楚莊稱伯于楚則自徵舒迄栾書中行偃更

二十五年寂然無所聞相提而論罪百倍則
功亦百倍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
必其心有聖賢之心哉要以合于聖賢之事
斯已矣楚莊之殺徵舒真無愧于聖賢之事也

丁亥楚子入陳 楚告

楚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入而後殺不言
可知而經先書殺後書入又殺徵舒則稱楚
人入陳則稱楚子此皆世之所擄以說經百
變其說而未有自安之義者也而不知其皆

非義所係殺徵舒乃陳告陳告則言楚人入
陳則楚告楚告則言楚子告詞異則書異又
陳先告殺楚後告入先告則先書後告則後
書乃史之情於經無涉也楚本縣陳而僅以
入言者楚告必在復封之後故沒其縣陳之
迹而以入陳聞於諸侯殺徵舒楚亦必告而
先據陳書則不復贅書楚告者抑又史家
所必至也惟是楚之入陳未知陳侯之在晋
也已殺徵舒而後知陳成公之復徼事于晋

怒而縣之縣之非本情故申叔一言而即復封陳觸其討賊之初心也是則楚莊之真有意于討賊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告陳不欲此二人來。故以納吉二人陳賊也而楚納之是莊之過二人既脫罪于楚因挾楚之勢以復仕于陳楚亦以此終得陳疑又莊之謀不知討其罪而以德綏之則陳必終服不在二人之德楚也是又楚莊之過也

宣公二終 起七年至十一年

春秋傳注卷之十八

宣公三

十有二年 甲定王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 子十年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 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 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囯大亂越二十二月始克葬抗赴 諸侯諸侯抗會其堅知無違絶中 囯心

楚子圍鄭 鄭以圍告故晉得言救既盟于辰陵後徽事于晉是而欺也而欺者弗可赦故圍之然猶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所謂莊有人君之度者此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告敗。荀林父于是年將中軍 。鄭自是服于楚至叅牢始服晉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林父從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夫用兵者當審国之虛實而後用之晉自趙盾以來皆以名侵代而未嘗實用其兵車不習馳馬不習戰朽甲鈍兵慮不可用則其具虛趙盾以詐

凌人威勝其愛郤缺林父桃之鑒于趙盾濟
猛以寬愛而無威人不用命則其權虛楚莊
早定內亂專任蔿敖英主賢臣百廢具舉晉
則靈公遇弑成亦庸材在位日淺景又冲主
以當楚莊相去百倍則其本虛陳人弑君晉
不能討而楚莊能討之天下諸侯有誼楚之
心將以晉為不足與則其義虛當此之時惟
有退而息兵俟楚歸而後復動其勢猶可得
鄭而內不量己外不量人一戰而敗豈徒先

穀之罪哉國家之法誅人之軍而以其軍敗
者將必死楚前不貸得臣後不貸子反終楚
之世令尹不以專制聞晉貸林父而法不復
行一行于三郤舉國恇之欒中行即倚之以行
弑于厲國威不立實自今日之不殺始悼雖
復伯亦末如之何晉之所以沒世不振者又
在此邲之一敗也不獨外事之不張已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告以戚中國。傳言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蔡久役于楚豈敢抗楚而救蕭乎傳之妄言有至此者

將以釁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告。諸國大夫雖自為盟未敢往以名登載書故共赴于諸侯杌不以名。左氏于文公以來見大夫不名鄉云是貶盖不明于赴告之義。是時陳鄭既皆附楚晉自黑壤以來仍不附晉故盟止四國。同盟者同時俱恃雖大夫亦攸之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
恤病討貳說者曰楚勢日熾諸侯懼而同盟
此失實也夫諸侯果懼則四國之君故在也

何皆不出而皆以大夫盟也哉盖此盟出于
宋意宋又出于華氏意假滅蕭為懼而請于
晉以盟之有此盟而後可以伐陳有伐陳而
後可以來楚來楚而後服之宋之所以為名
而使晉之君臣入其播美而莫之知也景立
未久不自親事勉使先穀以懲之寔應且憎
晉國不以盟為事當日之人情散可知已

宋師伐陳

宋告

論此事者皆曰挑釁速禍宋之失策而吾独

謂此華元之詐也夫當日之楚勢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犯哉陳之服楚于理于情詎不當伐而清丘之盟之所謂討貳者謂自是以往當無貳心于楚耳非云責其已往之咎也豈以元之知而見不及此惟是當此之際華元已知晉不足為有向楚之心而又欲不自同于反覆為之伐陳以來之伐陳不足又救申舟以激之使具怒而伐復怒而圍我乃不得已而服楚晉雖見討我終有辭此華元之

詐所以謝天下之口而不自同于陳鄭之苟且者也不然伐陳之誤猶可言也豈有一使臣過我一不假道而即借言以殺之者哉元雖至愚吾知其不出于此矣

衛人救陳 衛告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為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此近死之心又不可以常情論矣約言疑即垂隴時陳為衛請事也

乙丑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 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齊告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書

夏楚子伐宋 宋告

討其伐陳也伐不遽服必待于圍圍不遽服必待九閱月嗚呼深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晉告。晉于是無先氏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清之師謂赤狄伐晉也然赤狄伐晉法宜得告々則魯史必書今不見經是不告也不告者為害不深夫討邲之敗則直以邲之敗殺耳又假他事以甚之何晉法之不行一至是乎吾是以知晉之終不復振矣

丙寅 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三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衛告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子廬立是爲宣公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晉告

晉侯伐鄭爲郔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蓋景于是時始自親事

秋九月楚子圍宋宋告

楚子既伐宋以討伐陳矣宋猶不服乃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悪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此莊歆伐宋而使殺申舟以啓其釁也宋若不殺楚將柰何申舟至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夫楚能料宋宋亦能料楚以元之智豈不能隱忍以聽其過而挑釁速禍豈所以相存于也雖者乎蓋本欲從楚而無柰楚之一伐而即去也一伐即去終不可爲名是必有以致彼之疾而後可以用我之從此華元之所以必殺申舟耳嗟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宋之禍亦已慘矣而僅以供其從楚之一詐元之惡豈復可以情理論哉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何以往會傳不能言然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則齊楚之有交久矣歸父會齊蓋謀所以事楚也

十有五年丁卯 定王十三年 晉景六 齊頃五 衛穆六 蔡文十八 鄭襄十一 曹宣公廬元年 陳成五 杞桓四十三 宋文十七 秦桓十一 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自是以後楚魯之交優通

楚子在宋公使歸父薦賄以說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宋告○春秋志外平惟此或云外平不書必有閒于天下之故而後書不知他乎乃不告

夏五月楚師築室反畊將必得宋〻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刼而盟之宋人及楚人平夫楚國之法內官序當其夜豈一司馬之帳閒無守人顧使敵國大臣排闥以入而猶不之覺豈復成其為楚也哉竊意華元子反為交素深元歎向楚特合子反以巧行其事楚之君臣志在得宋不妨開壁以來之登子反之牀而與之盟直以此為誑晉之語耳豈真當日之事理哉然則伐陳以挑其

釁殺申舟以速其來皆所以為謝晉地要其向楚之本謀固早定于清丘之日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晉告

報八年晉師白狄之伐也魏顆復敗之于輔氏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告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來告則書明年王室復乱王孫蘇奔晉不告則不書事之本末則何從而悉之哉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何以會傳不能言疑晉方滅潞國勢稍強將徼會于諸侯齊魯素外晉故謀于齊以決之也已而魯從斷道盟齊獨不會齊魯之不同情旋是此始

初稅畝

孟子方里而井〻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藉民之力不取其租所謂耕者九一

也今復於公田之外又加履畝之稅每畝所稅不知几何大約什而取二矣哀公時又用田賦至戰國而井田盡壞變為阡陌以至于今賦法日重則寔宣之作俑也

冬蝝生

饑

十有六年 戊辰定王十四年 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八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告○士會稽人從

告于是三命士會將中軍明年秋郤告老而使郤克將中軍盖知郤克之怒辭而欲伐之也是將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有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之譽食二十七年楚屬建問于越武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詞札記趙文子觀于九原曰死者如可作也我則隨武子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其為當時所推重如比蔑士會子產賢當時賢大夫而皆不見經左氏于子產事甚詳而于士會事甚略故附見之

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于是來其孤弱而盡滅之繇是赤狄之害絕

夏成周宣榭火 王告

宣王之廟榭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

內女必大歸而後書

冬大有年

五穀大熟也

己巳 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子寗立是為靈公○許于靈十二年

敗鄭後已如楚今卒枕赴則許益兩事

丁未蔡侯申卒 子固立是為景公○蔡莊公甲午于文十五年卒不告于魯今忽來告魯非往會其葬則歸父為歸以來楚魯之好已通故升通于蔡也○陽橋之役二君弱皆絕札之則弱立時皆事推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蔡自哀侯入楚哀穆莊三君魯皆不往至今始會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魯事齊至是始與晉盟則無春以後必有不同之志也自是齊與魯必小有嫌然魯方外事楚內事晉而又與齊小有嫌故季文子得挫公以將出楚師欺以伐齊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之說

要之公是大當歎伐齊也

晉景公立八年已自親事陳鄭宋皆從楚齊魯二國又皆潛與楚交恐自是以還諸侯將遂不合也故范武子為政因滅潞之勢而徼會為斷道之盟徵會于魯：人應命徵會于齊：人不應而使婦人笑客以戲之君以不應故怒齊臣以見笑故益怒齊自是齊之受兵遂紛然其不可詰矣郤克怒而先歸使欒京廬待命齊使高固等四大夫會而又逆

歸故晉侯衛世子臧有陽穀之師齊晉盟而郤克後自有搴之戰一事而各自為情郤克之專行於此見也説者碩謂斷道之盟將以伐齊夫晉之于齊未至于相伐也而遂以後之事為前之情豈當日之事理哉穀梁又曰魯晉曹衛同時而聘于齊或禿或眇或僂或跛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則緣笑客而為之説益不足信要之晉自合諸侯因合諸侯乃致寡慎無牟以後事可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母弟曰弟

魯史之法大夫用事者卒則書叔肹何以書公特恩也公既立而不仕與之財曰吾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公憫之而使其子世為卿故于其卒有加禮焉史特書為加禮也于是肹之後有嬰齊嬰齊之後有叔老〻〻之後有叔弓〻〻之後有叔輒叔鞅叔詣叔青〻在春秋後不見經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晉告○臧即衛定公○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盟者四十有一年今始一盟

晉衛伐齊討不會也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不告故不書以公子彊為質于晉〻

師還

公伐杞自是以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征伐在大夫也至定六年陽虎專魯扶公以行始書公侵鄭八年兩書公侵齊哀七年季孫肥扶公以行復書公伐邾

何以伐傳不能詳疑以不朝故蓋文十六年以來杞無朝魯之迹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鄫告

甲戌楚子旅卒子審立是為共王○不書葬吳楚僭號魯史不書記曰恐民之惑也

楚穆之卒不來告魯而莊卒獨書者歸父會楚子于宋則楚之赴告復通于魯也僖通楚楚事頻告此無他事來告者是時陳鄭宋皆

已服楚而江漢間小国即有未滅亦皆帖服無可復告故楚之他事不頻見經所可徵者惟蔡文楚莊之卒為來赴告而已是時魯寔事楚故有乞師于楚求好于楚之説莊卒後魯遂絶楚〻乃復有陽橋之師

公孫歸父如晉

宣立以來至斷道之盟始改事晉因使歸父聘于晉以申固之季文子惡東門氏故因公之薨流宮于国謂父此行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三桓此誣公之言所以逐歸父不可信以為實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內大夫還不書以奔望書。內大夫奔惟不返者書

宣公之立也仲遂專之既殺叔仲彭生而行父懼于是為之奔走于齊當仲遂時噎悶不出氣仲遂死而歸父用事益惡之然公在無可如何也今公薨矣先為流言于國曰歸父諜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三桓以激二家之怒而又大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然後歸父不得存于魯而季之恨可盡洩此季與東門氏相傾之本末也其在魯事則更有説當是時成公幼弱殺適立庶之説雖指其父而成不知臧宣叔獲為行媚于季蓋自東門氏逐而季之威福始不可僭通所謂炙手可熱者向在東門氏今在季矣昭三十二年傳晉史墨曰魯在東門氏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然則季之專魯不在宿及意如而在行父逐東門氏蓋專魯之首事哉

宣公三終 起十二年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九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夫人穆姜生宣公即位而始娶其生適子也宜如子同生之有書而不書者不舉以太子之禮也妻齊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辛未定王十七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古者兵出于農兵車之制甲士三人并步卒爲七十五人以二十五

春秋傳注　卷之十九　成公一

人爲一甲也周禮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共得丁男一百四十四人内取十八人爲兵未備一甲之用今丘備一甲是十八人外徭取七人爲兵故曰益兵

魯事之譸張爲幻莫有甚于此日者也行父與齊積恨十有八年公甫殁而伐齊之志直摩礪以須矣惟時齊魯雖有嫌齊之伐魯不過疆場間事耳何至益兵備賦繕完皇皇然舉國而憂齊難之至哉蓋本以伐齊之意而託之乎齊欲伐我之名未有齊難也而曰爲齊難故作丘甲齊未嘗出楚師也而曰聞齊將出楚師晉楚爭盟未即見告也而曰晉楚爭盟齊師必至及夫齊之見伐則不遇北鄙之一役而已季與臧氏之皇皇不幾幻惑而無謂也哉然則益兵備賦繕完秪備戰鞍時之一用而于齊欲伐我之憂了無涉也宣十八年傳云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有蜀之役明年傳又云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以

春秋傳注　卷之十九　成公一　二

伐齊故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此蓋陽橋之後季實致兵慮不免于衆人之口而誣以致兵爲宣咎耳宣則斷道以來于齊無大釁也何故而欲出楚以伐之哉然則行父之譸張能加于始薨之君父而何難加于齊蓋至是而魯国之人情盡入一人之播弄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字宣叔辰之子○魯以大夫盟伯主蓋以齊難爲說

傳曰聞齊將出楚師臧孫氏爲之也臧氏季

之私人急為行父盟晉侯于赤棘道父所以
事晉之意以為後日乞師地布于国中而
曰齊將出楚師夫敗鞍之後控于楚以求援
始有陽橋之師今犹未敗于魯也何故而有
出師之舉哉其為季與臧之誑惑明矣

炉書富

秋

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告。茅戎戎之別種

文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自是以來戎嘗不靖春晉使瑕嘉平戎劉康
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三
春秋傳注卷之十九 成公一 三
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攝告則書本無諱敗
之說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見經

冬十月

壬申 定王十八年 丨杞桓四十八 二卒秦桓十六

二年 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年 蔡景三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 宋文二十 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取龍不書 經傳不定

以魯之盟晉于赤棘也伐我北鄙則怒我之
不深可知凡言齊難者皆妄矣

夏

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衛告。衛欲戰 敗史以衛及

齊以衛之受盟于斷道而有陽穀之師也伐
魯還因伐衛衛亦適使良夫侵齊遇于新築
戰而衛敗衛于是乎乞師于晉而曰大國朝
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則齊之伐衛可知矣傳
言衛侵齊而不言齊伐衛于是有謂齊衛之
隙亦始笑跛則好事者為之當時寔無是事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大曹公子首及齊侯
春秋傳注卷之十九 成公一 四
戰于鞍齊師敗績 四國合兵始此大夫主戰事。臧孫許以乞師行不復命而逆將兵故不書乞師。僑如得臣子始見經。公孫嬰齊叔肸子即子叔聲伯。郤克缺之子于宣十七年將中軍。書公子首以同斷道盟是晉所孝笑僂之說晉好事者為之

晉郤克以一笑之故本欲伐齊請于晉侯而弗
許既已無可柰何今齊伐魯衛魯衛大夫皆
乞師于晉克因借其說以行之請八百乘名
救魯衛實伐齊也魯以四大夫師師掃境以
出洩其十八年之憤而後快苟不得晉不能
伐齊晉亦藉魯衛以得請三国交相用而不

顧國家之後憂楚軍陽橋魯既屈辱而諸国亦竊盟于楚晉失諸侯則克忿婦人季怨宣公之所致也按晉以鞌之功明年作六軍使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蓋以求卿者多添作六軍以通其澤非為兵多當分隸也是時為卿者蓋十二人故宗隨之後戎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是也至十三年伐秦惟有四軍則趙括已殺諸卿物故者多新三軍復合為一軍矣襄十三年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不為兵多益後可知前是三軍故曰六卿從是四軍故曰八卿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自鞍戰之後四日之兵深入已至袁婁國佐如師即如袁婁非國佐怒去而追及之于袁婁也

春秋傳注卷之十九 成公一 五

此記內事季孫功也據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国子怒揖而去之魯衛大夫為之請及國佐盟于袁婁則是晉郤克與國佐盟而魯衛不與也魯史之法外大夫相盟不書使晉與齊盟而魯衛不與則此一盟不得見于春秋矣經言如師如四國之師也及國佐盟四國大夫及之盟也四国戰勝而齊使賂晉取國寶魯取汶陽之田賀戰勝者終在四國季以勝齊得盟孫功于國故歸而命于史以書之史家紀實必以自內及外為文及言季非言晉也而謂反以晉人及之失其本矣觀六年武宮之立則季之孫功可知而明年齊侯朝于晉自是服晉者十有八年則齊之見屈于此盟抑又可知故指此盟者終當以齊屈為斷指此盟之所以書終當以季孫功為斷

春秋傳注卷之十九 成公一 六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子固立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子臧立是為定公

取汶陽田

盟袁婁時晉所命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衛告。楚即嬰齊鄭即去疾其稱師衛以師告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言會蜀則侵我可知是時成公尚幼而能會嬰齊者行父益扶公以行。嬰齊楚莊弟時代孫叔敖為令尹楚自莊王以來每出必君將而比年常以嬰齊出共王幼故也至十五年楚始君將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鄫人盟于蜀 傳發卿不書名惟此為得盖窃與楚盟列國大夫必有惟恐晉知之意不書名正其情也

十四年傳云楚使申舟聘于齊〻楚之交久矣今齊既敗于鞍必哀控于楚以求出師楚共初立令尹子重有樹威之心大户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挾鄭師以侵衛遂侵我于蜀至于陽橋中国震動秦使右大夫說亦至于蜀晉畏楚不敢出師于是魯衛皆懼公往賂之先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

盟于蜀其先服于楚者曰宋曰陳曰鄭其先通于楚者曰秦曰齊其被兵而哀請于楚者曰魯曰衛其望風而亦至者曰曹其因齊魯至而亦至楚因後之以為名者曰邾曰薛曰鄫其不與于盟而宴從楚于戎行者曰蔡曰許自楚入中國盟齊會盂以来未有如是之盛焉者也是何嬰齊一出而奔走天下之諸侯一至于是哉蓋莊之盛時兵所屢加者鄭焉而已進之則陳與宋焉而已未有及于魯衛者也及魯衛而兵始深及魯衛而悉師以出兵始横天下諸侯以為楚之情殆不可測而孰知皆嬰齊之誇耀其事徒以示威于國也哉魯之逞志齊所深仇為盟他在魯地國危君辱行父使然國人非之而行父因為之說曰宣公之故則委咎之言抑又一時之誑惑也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 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在喪而稱爵軍行用吉自晉喪用墨始也非禮可知

陽橋之役晉畏楚衆不出師今始伐鄭討其從楚于陽橋也魯宋曹衛窃與楚盟而宴畏晉故仍從晉從晉則絶楚可知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宣公之宫主新入故曰新宫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於以遇災故緩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成公之世魯乃專事晉不與
齊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鄭告。鄭始告大夫名許于宣十二年敗鄭後服楚
許恃楚而不事鄭〻子良伐許當此之時鄭
與許皆服于楚據左氏五國伐鄭〻使公子
偃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則
其媚楚而拒晉也為已甚矣今茲伐許何以
春秋傳紅卷之十九　成公一　九
亦赴疑獻據捷時楚無禮于鄭〻將有棄楚
之心假伐許以生其釁故去疾伐許冬復伐
許鄭悼公立又復伐許悉來告魯告魯必弁
告于晉將以是為姦牢之漸欤是時子良柄
鄭知晉景之為君可與有立而楚共新立又
不同于莊伯之時占望敵情生其貳志是亦
情理之或然者耳不然一許之不事何至用
兵者三而究乃歸于棄楚哉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棘汶陽田之邑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晉告
討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始聘魯。庚林父之子也。傳
四其位在三北時歧將上軍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衛荀實聘聘後今始
僂聘歧亦出晉患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不言
公蒙上文是公可知
春秋傳紅卷之十九　成公一　十
魯衛同盟于斷道又戰于鞍三国之交本密
陽橋之役竊與楚盟疑亦晉之所宜責也然
晉尚畏楚况魯衛乎既而即從伐鄭晉固諒
其無他矣來聘且尋盟公各盟之深相結也
聘而遂盟自此始
鄭伐許　鄭告。以国舉史闕文
伐而又伐生釁可知蓋明知許之必愬于楚
明知訟之必不勝許然而鄭之計以為必如
此而去之為有名他日即有言猶得執之以

藉口也是時晉楚之爭鄭無已鄭之去就始
自為名

四年 甲戌定王二十年 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使華元来聘 宋始聘魯
宋公初立雖盟楚人于蜀然即從晉侯以伐
鄭是仍與晉也故以通嗣君聘諸侯魯衛齊
宋于時復合故鄭益以從晉為心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子費立是為悼公

鄭伯卒赴于諸侯諸侯仍會葬皆象牢之漸也

杞伯来朝
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子紇嗣

公如晉
朝景公也晉侯見之不敬

葬鄭襄公 二月速葬不知其何故

秋公至自晉
公以晉侯之不敬也欲求成于楚以叛晉季
文子不可乃止即此以覌則盟蜀以後魯之
自跣于楚可知矣

冬城鄆 此西鄆即今鄆城縣是非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
既得汶陽田故城鄆為偪

鄭伯伐許 鄭告
鄭公孫申師師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鄭伯
復伐許 傳言晉欒書荀首士燮救許伐鄭何以不書今按鄭與許俱服在楚晉何故而出三師以救許耶此傳書之妄全不足信許鄭相訟又嘗以明年傳如楚訟為正子反不能決云云亦絕無關于事理也

五年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来歸
杞于僖之三十一年求婦至文十二年將婚
姬遣疾急杞請絕姬而無絕婚故此叔姬復
為杞夫人于今復三十年矣忽而大歸非義
絕也豈桓別有子叔姬内不自安而願歸于
魯故姬卒而桓復逆其喪以歸欤經于女之
大歸則書内詞詳非義所係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見經著林父弟食邑于知稱知氏時佐中軍

荀首在齊僑如以君命逆餫之于穀結晉懽也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子簡王立○定王不書葬魯不會也是時魯內外無事而不葬天王誠不知其何故矣

春秋傳注卷之十九　成公一　十三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杞始與盟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

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

于晉十二月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晉自襄靈

以來成公享國日淺景初幼弱未能有為故

楚得諸侯晉幾失伯今景既長天下諸侯望

走在晉勝齊伐鄭即可有為故宋魯衛即歸

于晉而齊亦屈而朝晉鄭三伐許生其去楚

之端一不直而即服晉鄭服而即為大合于

蟲牢晉自此亦復少振是則踐土以後所僅

見者也踐土以後僅見蟲牢蟲牢以後僅見

雞澤惟此三盟差可以當伯事焉

丙簡王

六年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

子元年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四杞

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

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是年公不朝正于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宣王與仲山甫爭戲括即武公事

諸侯五廟親盡則祧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

春秋傳注卷之十九　成公一　十四

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十有

一君其祧已久而行父忽以鞍之勝立武宮

以旌其功假武為名不學無術傳之後世竟

同五廟之祭而曰有事于武宮

取鄟

鄟微國取言易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衛告○傳言晉伯宗鄭人伊洛戎陸渾蠻氏侵宋及晉欲襲衛事事與經乃不相涉晉果濟貪宋不宜合衆兵以治之且晉侵何以不吉是傳之妄說也

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華元為質已而使公

子圍龜代質于楚圍龜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既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圍龜之難

三月晉使衛孫良夫侵宋然甫盟蟲牢即謀復會復會何為事既無改諸侯亦不復會則晉欲侵宋疑別有故不必果繇微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定公于宣元年來朝十年伐邾取繹疑已隙矣今同蟲牢之盟復朝嗣君所以脩好于我也

公孫嬰齊如晉

往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單喻主是為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二国雖侵示意而已非嚴督宋故七年復同救鄭而為馬陵之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告○自會蜀以來嬰齊之氣甚惡聞者畏之故鄭以名告魯以名書自是逆以為例楚大夫將亦告名矣

鄭服晉為蟲牢之盟故嬰齊伐鄭共之世為始爭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晉遷新田不告則不書

晉欒書帥師救鄭 書帥○欒書欒賓之後欒枝之孫盾之子成四年代郤克 將中軍晉欒氏始見經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有逃臣曰析公者在晉謂欒書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侵蔡而還晉自文九年以來救鄭當不及楚師惟宣十年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此年救鄭與楚師遇繞角楚避晉而還二卿之功差有當于救義焉

丁丑簡王二年

七年 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 牛角繭栗之為衝福所制故小鼠之而飲之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祀帝之牛日展 斛角故郊在建寅之月于月已知其傳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亦猶是也免牛則不郊可知下五

月重書不郯中有同事故也
吳伐郯郯告乎知其非吳告乎吳未通也。吳舉號夷因朝惟指其人而言之則稱人與子
吳始太伯太伯仲雍太王之子而李歷之兄
也太伯仲雍避文王昌而讓季歷共逃之吳太
伯卒無後仲雍三傳為周章當武王克殷時
封之吳又封其弟虞仲于虞〻為晉滅惟吳
独存周章十四傳而為寿夢寿夢名乘〻益
強大因周衰自稱為王今則寿夢立之二年

也吳初不通中國魯史不書今因郯告而始
見之郯即今之邳州吳都姑蘇乃至越泣淮
而伐郯則巫臣怨楚教吳侵驅江淮小國已
為吳有吳之強為可知已郯近魯而素服晉
故其見伐告于諸侯郯與吳成晉不能救自
淮以北于是始有吳患焉

夏五月曹伯来朝文十五年来朝者為曹文公今為曹宣公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
于馬陵杞始與共莒自會温以来復見于會趋前屬齊〻服故亦服
嬰齊再伐欲得鄭以自為功也景合諸侯以
救之不踰時而畢聚集旨令之行于諸侯為
可知已六年救鄭逐楚師于繞角今年救鄭
共仲侯羽軍楚師救之必及楚師又可知已
盟于馬陵八国踴躍而有外楚之心非独為莒
人之服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来吳始通也告于諸侯
州来亦國也而服于楚即今鳳陽府穎上縣
是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来可以
窺楚〻控州来可以禦吳故州来吳楚之扼
吭也先是吳虞江之南習舟楫之利乘車射
御非其所長自巫臣以夏姫故棄楚奔晉楚
滅巫臣之族而分之于是謀于晉以通吳教
之乘車射御驅侵吳始試其能于楚馬陵之
會吳入州来子重自鄭奔命失郇公鍾儀不

能爭吳晉之期不謀而合于是會吳之議生矣晉于景之末年歷厲悼之世日以通吳為事楚亦曰若吳而其謀則發于巫臣其事則自州來之役始傳曰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又曰取駕克棘入州來又曰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則南北之強弱至是一變楚所痛心于前事者莫此役為甚也吳始通上國遂以入州來告諸侯陵楚事有不盡告史故不能盡書焉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告。林父良夫子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以戚出奔晉衛侯如晉ゝ反戚焉林父之所以見惡于定公傳不能悉然奔七年而復反又十九年而逐其君卒以戚叛則林父之專輒于衛者在今日已可知矣衛自成三年伐鄭以來無日不以從晉為事一旦而受其叛臣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吾于杜氏之言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結于晉之權臣為衛国患者幾四十年衛献魯昭所以失國晉為之也嗚呼孰知晉之所以自亡其國者亦即在叛臣之党禍哉

成公一終 起元年至七年

成公二

八年 戊寅簡王三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世譜未詳疑必韓萬之後厥之族也以搜之功佐新上軍將○言歸汶陽田義不係于使人也而曰使韓穿者成公以下史文名頃晉楚大夫名鮮不書詳

齊既朝晉又兩同盟晉景內不自安歸汶陽之田于齊期以慰齊之意然而天下諸侯貳心于晉者反魯公義而慰齊則私；不足以服天下也景自受林父來諸事皆誤歸汶陽于齊則貳命殺趙同趙括則信讒合齊魯以責郤則不情強為蒲之盟則非願執鄭伯殺行人則已甚歸鍾儀而使合晉楚之成則倦兵迹其行事有近死之心不三年而疾不可為有初無終君子所歎若夫伐鄭以後馬陵以前則亦一時之英辟也顧可以其晚節而少之哉

晉欒書師師侵蔡 晉告

六年侵蔡遇申息之師不得志故今年復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告于君而後行則史亦書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公姬也聘女不書以卿行故亦書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以卿行則亦書內詞亦然公子遂如齊納幣亦以遂故書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告

趙朔者趙盾之子而趙同趙括趙嬰齊則皆盾之異母弟也趙朔娶于成公之女曰趙莊姬嬰齊通莊姬同括放諸齊嬰齊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我二昆其憂哉莊姬譖于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欒郤為徵晉侯信之六月殺趙同趙括當是時欒趙郤三氏爭政相傾相偪而以婦人言釁鼓之殺二大夫而不攷其實晉政下移欒郤旋滅世卿之禍又漸積于

此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天王天子曰賜曰錫之異文無

異義非攷經者所宜言

特來賜命其故不可知不可知則溢忌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成五年來歸者歸而卒于魯則史亦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士燮士會子晉士氏始見經時佐上軍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

不可使宣伯會伐郯

衛人來媵一媵則二妾從凡吉媵者必三女

媵共姬于宋也凡嫁女于諸侯必備九女三

國來媵是為踰制魯人過之故史特書傳云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恐非盡一之論也

九年乙卯簡王四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年衛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非義絕故當歸葬以成喪逆喪以歸杞

伯之于魯不敢不共其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〻人懼會于

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〻人不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閔伯姬之終故詳其始伯姬之終者何褒之

三十年遠乎災而死也此以外則終春秋之

世不復書內女歸必以後事書可知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致女不書以內卿行則書桓三年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亦致夫人而不言致夫人此言致

女者年以聘來因致夫人此以致女往不言

聘也或曰伯姬賢故魯厚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子環立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告鄭罪

鄭成公之從晉堅矣楚欲爭之而不可得不

得已而以賂求之楚之菓可謂甚下然已迫
矣鄭若不會必將疾而致死于鄭致死于鄭
鄭必不堪此鄭人之所以深懼而會楚也其
情可哀而其勢亦可用也晉若閔其意以来
之鄭將貌與楚而以心懷晉夫且服晉之不
倦何貳之可虞而乃因其朝我執諸銅鞮小
國之情不敢不豫爲能向大国而自鳴其愁
痛哉自是鄭之毒晉深于骨髓乃從楚必不
返爾

春秋讀注 卷之二十 成公二

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 告

欒書伐鄭〻使伯蠲行成晉人又殺之嗇亦
太甚矣殺伯蠲不告故不書楚子重侵陳以
救鄭陳鄭不告亦不書其侵陳〻與晉也然
則鄭于是時國之人將與楚乎與晉乎將求
諸晉以擇其君乎將棄君而改立乎曰鄭公
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
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明年鄭人立髡頑欒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爲何益不如伐鄭

五

而歸其君夏四月鄭伯歸則鄭国中立不因
見執而專與晉也是時晉楚成故亦姑還晉
已而鄭卒歸楚于是乎有鄢陵之役此以前
陳與背楚之迹而傳云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知非妄言者下云楚子重自陳伐莒不侵陳
則亦不伐莒也伐莒見經則侵陳非妄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 廿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遂自陳伐莒伐莒亦所
以救鄭也侵陳伐莒非晉之所甚急也而以
救鄭何哉一戒于繞角再戒于氾有畏晉之
心而不敢遇始假深入以爲名嬰齊至是始
知晉之未可輕也莒不設備潰其二都于事
爲細非義所係

春秋讀注 卷之二十 成公二 六

楚人入鄆 傳言浹辰之間楚乜三都今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乃書之東鄆楚入為邑故大中衆之如云莒邑則国都既潰不告渠缶何抄告鄆東十二年牧分之入鄆將則為莒片o入鄆必遣别將找史書人

入鄆以懼魯所謂假深入以爲名也魯人素

懦既入鄆不能無畀故明年公如晉〻人有
貳楚之疑則今日之為懼魯急可知已

秦人白狄伐晉（晉告）

宣十年晉師白狄伐秦十五年秦人伐晉
魏顆復敗之于輔氏故此年間諸侯之貳以
報之後雖為成終不可得晉于是乎有十三
年代秦之師

鄭人圍許（鄭告）

從公孫申之謀也此謀實忠已而卒殺申殺

申不告故不書棄君立君所以歸君〻歸則
必殺其人振古以然苟非聖人鮮克免于禍也

城中城

因入鄆而脩備

十年（庚辰簡王五年　晉景十九年齊靈公環元年衞定
八蔡景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
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共八秦
桓二十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衞鄭皆告）

鄭不急君是不服晉也晉使衞人復出師以
侵之鄭猶不服五月晉伐鄭以歸君取成而還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卜強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是時晉景公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代鄭偁晉侯寔太子也）

來武子之謀也晉人歸鄭君史不書鄭不告
也于是髡頑復歸其位于君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子州蒲立是為厲公）

秋七月公如晉

奔景公之喪也奔喪宜即歸至明年而始歸
者晉人止公使塟景公而後返也楚人入鄆
魯不告病疑與楚平故止公以使楚使之返
而驗之晉之無禮于魯君又如此止公使塟
則塟景公何以不書公親會塟宜亦當時之
所諱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辛巳簡王六年　晉厲公州蒲九年齊靈二衞
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
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
秦桓二十九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是年公為晉止不朝正于廟與臨十六年同彼書諱之謂是史諱故杜亦引之以說此然不朝正史宜有書如一經所書惟在楚與在乾侯然經經有削要之不可以蓋言

晉侯使郤犨来聘已丑及郤犨盟郤犨杜謂郤克從父兄弟則是郤尚之後也然郤氏之功自郤缺始安得遠郤尚之後而卿之蓋郤犨郤至必皆郤缺後或兄兄弟或錡兄弟也

晉人止公〻請受盟而後使歸公既歸郤犨来聘且蒞盟已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且蒞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蟲牢以来齊魯復通公使聘于齊以脩宣公之好至十四年遂復婚齊

冬十月

壬午簡王七年十有二年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王吉周公之罪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此與王孫蘇奔晉何異周公書而王孫蘇不書者周室既衰或史不備或雖備而紀綱已弛不嚴赴告其見于魯史者寡〻然端遣告及之要之不可為典要也如曰大故則告則周公奔晉之事亦復何關于大故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聽晉楚之成也先是成七年諸侯救鄭〻共

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〻侯歸鍾儀使合晉楚之成未成而景公死厲公之立也宋華元善於子重又善於晉欒書于是為之復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然而不見于經者外大夫特盟為不告也不告則何以聽晉楚之成晉之欲成于楚也所以弭兵弭兵以愚楚諸侯不得遠罷兵宋交二國之間鄭又多詐俱不可以情言情言者宜在魯衛晉之為會于瑣澤

也所以情言于魯衛也其後子反食言楚即伐鄭故合成之迹終不見經而說者至疑傳為妄言則過矣又謂經故削之以存中国則又妄矣夫弭兵天下之大故也經若可削則襄二十七年宋之盟何獨不當削以存中國乎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告

攢函以來狄久服于晉今稍強復侵晉晉人敗之自是幾四十年不見經

冬十月

癸未 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鄭成七曹宣十七卒 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克之子明年佐上軍○凡伯國有兵魯國會之必嘗乞師所遣非卿則不書以卿行則書之

將伐秦也十一年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故將伐秦而遣卿自是以後凡乞師往往使卿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道錄京師必先朝王朝不書朝言如京則朝可知以如京為不成朝者謀○自京師亦史據實書以為聖畢者技○晉收不嘗以為重劉成二公兵不加秦故史不書○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史無其文者晉以八卿及諸侯之師與秦戰而勝非諸侯之自戰也故不書○晉伐鄭以坤君鄭不得已遂送晉故此伐有鄭伯

秦晉用兵以來未嘗合諸侯大伐秦也大伐秦自此日始是時厲公初立內方用壯而外若勤諸侯令怨秦之負約而以絕秦書布告

告諸侯且特遣卿諸侯是以聽于晉傳言秦桓公既與晉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則文致之言恐未實也是時晉楚方成兵非果弭也而乃大樹敵于秦已為失計況又勝秦厲志益驕明年盟于戚執曹伯歸京師其冬吳人來會又明年戰于鄢陵而勝之事事得意匠罹之危機益始諸此

曹伯盧卒于師

負芻立是為成公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不告故不書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負芻欣時皆曹伯之弟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本以伐秦出故雖朝王仍以伐秦至

冬葬曹宣公

甲申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晉厲四 齊靈五 衞定十二卒 蔡景十五 鄭成八 曹成公負芻元年 陳成二十 杞桓六十 宋共十二 秦桓二十八卒 楚共十四 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是即渠丘公子密州立為比犁公○莒自弒庶其後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 成公二 十三

至是始告卒 曹 亦終不會葬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衞告○大夫告奔復告歸元咺後又見林父

衞侯朝于晉〻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衞侯歸晉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孟挾晉令以還制其君衞雖欲辭之知不敢也晉之權臣比周于父以強其君〻又行其意于衞已而晉殺三郤欒書弒君禍先自及而後衞亦逐其君向使景不受父即受而屬不歸父則大夫之橫亦寧至此哉然則大夫之禍始于一宣成于景而極于厲即悼公復興亦未如之何也已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夫人齊姜薨于襄二年者也○納幣非卿故不書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告○公子喜穆公子字子罕是為罕氏穆公卒歷靈襄悼成四君而掮旅捐用者靈襄皆捋子悼公姓於其公族之見子傳者則有公孫中公子繻公孫班中之弟繻班之弟既班之子孫叔駹之子孫知殺人而已班主孺鄭人殺孺鄭伯歸殺中與繻班有而求入子駟封之又殺班興駹另其二子自捐以下公旌既盡而其有功子國者則見執時手罕用路子然為盟子駟為質子班之亂子駟又掌國人以封之以故公遂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 成公二 十一

相攜為亂○鄭伯復伐許不告

鄭何以復伐許傳不能言大略志欲叛晉而已鄭自見執以來雖強從晉心實惡晉今晉楚為成鄭欲挑釁于楚以行其志無故而興伐許之師志之不安于晉為可知也齊伐莒鄭伐許宋伐曹魯伐邾皆奴虜使故其用兵往〻皆出于無名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稱氏一事而再見者字書名

按左氏于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特發例云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今傳又云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又發例云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昭三十二年黑肱以濫來奔又發例云齊豹作為不義其書曰盜三叛人以土地入不書其名而總為之說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

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為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左丘明親受經于仲尼而其所以贊經者独帰重于名稱若此將無名稱之際實即聖情之所在乎曰此說經之大蠧學春秋者不可不急辨其訛也夫聖人作經誅乱討賊大義有在不在區〻一事之間如齊逆女以夫人至内事詳非義所係所謂夫子述之以寔一經之歲月者也而

乃特為之義昧于春秋者一矣公子遂殺悪及視而立宣公請婚于齊以定其位雖同逆女之文實即弑君之案而與僑如逆女之事同類而並稱之昧于春秋者二矣以夫人至不稱公子及叔孫意如至自晉不稱季孫一事而再見者卒書名史氏略文何関義例而以稱族舍族為聖人之情昧于春秋者三矣聖人脩經即本舊史其稱即舊史之稱極之或稱爵或稱人或稱名或稱字率然稱之本

無義例而以非聖人不能脩昧于春秋者四矣齊豹賊殺君凡宜稱曰盜三叛人罪在不赦宜指其名而以為求名而亡欲盖而彰皆出聖人之顛倒昧于春秋者五矣稱之既無其義則美稱非褒劣稱非貶即褒貶何逮是以勸懲而以為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為淫人懼焉昧于春秋者六矣夫瑣〻而求之其枝既繁其本必悖昧于春秋者正在本原之地矣故因左氏以誤經則越竟乃免無

自立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之類是也因史氏以誤經則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是也因董氏以誤經則文成數萬其旨數千為人君父而不明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是也去此三蠹而一以孔孟遺言取之去聖雖遠于人不遠區區稱謂之文付之不問可爾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子衎立是為獻公

秦伯卒子景公立自是秦伯卒魯皆不能知其名

成公二終起八年至十四年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乙酉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鄭成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曰仲則仲遂之後也其卒而書于史則為大夫者也公穀皆謂仲遂子歸父弟歸父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使其弟為之後然春秋之法孫以祖為氏不絕使子以父為氏也故嬰齊乃歸父之姪以繼嗣伯自可以孫氏祖耳嬰齊卒子仍世其大夫襄公時之子家羈是也歸父字子家故其孫曰子家氏從昭公出卒不見經卿亦不得世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定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凡執皆稱人此獨稱侯說者遂為伯討不知此乃就壇而執自當稱晉侯以書非經以解封許爲公之然壇而執諸史即書曹伯之名自不服惡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諸討之晉人以其後之勞諸侯他年則晉之君臣已無討賊之誠矣今執曹伯又假為盟以召之就壇而執歸諸京師卿以謝諸侯非真謂負芻之當討也亦非真謂法當歸諸京師也當日之天王

豈能討賊而曰刑賞之柄歸諸王室亦復誰能信之也哉是時衆書爲政狙詐百出作此狡獪以塞人言此其爲情正與趙盾之蓄謀等而先儒猶謂之伯討所謂以文相滯終無當于此日之事理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子成立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鄭吿。至是楚共始自出

鄭成公見執而歸心寔怨晉而勢未能去晉伐秦盟戚身雖與會未嘗一日不向楚也今喜伐許楚人討之背盟之事雖自楚發然非鄭人之挑釁亦何故而與此役哉侵楚取新石皆出于詐明年楚以汝陰田求成于鄭楚早不至此必是飾言要之其為從楚之計而已矣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二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吿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吿宋殺其大夫山元主吿宋魚石出奔楚元主吿稱捷各吿逵無閒事故聯書宣則各書。山即蕩澤其不氏吿文略非經略文傳言背其族者誅

宋共公卒華元為右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左氏以為魚石止元于河上許之討而後歸然經言出奔晉又言自晉歸則不止于河上也春秋說文云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人理其罪宋人逆華元而誅山蓋華元善于晉大夫一奔晉而理已直旋挾晉以來歸宋即不殺山亦不可得殺山則魚石等五大夫皆山族也即欲不奔又可得耶此華元之封亂而因以生亂以魚石等五大夫不當令之出奔楚也左氏乃言魚石止華元及殺蕩山魚石等又決于奔華元止之不可然則前之止元者何心許討者何心今之懼討而出者又何心耶左氏于宋史全無確據一見于公子鮑再見于此事言多不實讀者要當以理斷之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三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非君出故晉及諸國亦皆以大夫行然大夫自主會而竟列書名比于諸侯之例大夫之横極矣春秋之始繼諸侯亦書擯人及其事年大夫亦以名列贅盛則市張大不能為定例也○會吳乃事之定非故為沐會以別之
蒲之盟始將會吳〻人不至令吳至而遂合
七國以會之時之急于得吳也如此其後吳
救楚中國亦自屈于吳一舉事而利害乃在
六七十年之後未可以通吳為得計也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四

許遷于葉許告
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〻公子申遷許
于葉〻今河南之葉縣所謂方城外之蔽是也

十有六年丙戌簡王十一年成二十四半秦景二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成三陳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雨為水而成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左氏以此為文公會不會盟氏子以原立是為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宋告○斷為晉伐鄭不告
據左氏謂楚公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〻
叛晉求成之說雖無確徵要之鄭之叛心已
非一日今聞魚石之在楚而侵宋示已親于
楚也自此至襄之二年鄭之在楚者又五年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来乞師欒黶書之子
將伐鄭也乞于魯則乞于齊衛可知三国俱
出後故鄢陵戰無三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
敗績晉告○楚共親中目故敗績君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五

晉侯將伐鄭本合齊魯衛三國之兵而後出
不圖鄭聞晉師即告于楚〻師即出晉又不
待三國而濟河未伐鄭而遇于鄢陵遂以一
軍独當楚戰而中其君當是時楚有六間其
勢可乘而士燮惓〻独以勝為憂者是時晉
之憂在内不在外也厲公用壯而有惡尾大
之心三郤争權而有纖中軍之意欒書陰賊
而懷殺郤至之謀上惡其下〻方相惡而不
知苟戰而勝其君必驕其臣必肆上下相賊

國必大危、、而鄭與楚優乘之此真當日之大憂范文子所謂盡釋楚以為外懼者是也欒郤俱不悟郤復隘欒而擅其功郤氏益肆欒氏益忌屬公益怒自是屬之殺機熾然其不可遏矣夫國家之敗也國非無人也愚者見已敗智者圖未然當其未然而圖之其謀必迂其言必見為可笑而孰知古今以來奠人國于盤石之安者正在此甚迂之謀也哉有國家者盍姑取其甚迂者而深念之毋皇皇

以一勝為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告。是時魯方從晉楚殺敗將何以告盍當入鄭時魯必霸成于楚故晉侯偏率晉有武楚之純而備如行諧亦得有侍于壞隤以待勝者之說事非無因今日之來告則共紅也。側即子反

楚法令尹將中軍司馬將左令側司馬也而反將中軍何哉側自食言以來久已欲得嬰齊之處其所謂敘利則進而以戰為主者非謂戰之必有功也戰而勝即可以擠嬰齊嬰齊恬而以中軍讓子反勝使独任其功敗亦使独任其罪嬰齊之情利在敗而不利在勝所謂二卿相惡者是也及戰果敗嬰齊偪子反而殺之嬰齊仍為令尹將中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晉雖勝楚鄭以集矢之德戴楚而不事晉、、復會于沙隨以謀伐鄭

不見公

六月晉侯將伐鄭使欒黶來乞師、、未及出而晉已勝所謂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也

先是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會伐鄭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曰請返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及會于沙隨宣伯使告于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鄢陵後一伐鄭晉假王史

以與鄭服于是始以主曰與兵○師出復後不敵偏鄭晉又驗僑如之譖不使公與于兵而云會伐鄭者紀出師之事也○經無宋衛傳言宋齊衛皆失軍故傳不實
會于沙隨以謀伐鄭今伐鄭也鄭不服

曹伯歸自京師曹告○諸侯歸國或書自某歸于某或言歸自某本無義例不書名時史失之若執此以說經則負芻反以無罪之人矣

初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晉侯乃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夫曹伯之歸不歸係于子臧之反不反則胡不終不反以絕曹君使得別立君以奉社稷而已亦遂其高蹈之情何為以讓國為名高以全君為令德始終所保祇一亂賊之人以是為賢曹何當于春秋之義乎故責不討賊不可不以子臧為首晉無討賊之誠欲執則執欲歸則歸雖無賄私吾慮其風之日長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內大夫奔惟不逆者書○公未歸而僑如出就書會出之也●魯人立其弟豹為叔孫後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公至自會不與伐鄭以至會告廟乙酉刺公子偃偃公之弟也偃非與誅而刺之行父技公不明也狃知故中史于難

會伐鄭也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師出後後僑如復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寧事

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晉人聽之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公使請于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僑如奔齊行父及郤犫盟歸刺公子偃遂錮穆姜于東宮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

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
蔡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師師侵鄭 衞音

鄭堅從楚衛為晉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鄢陵後二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方伐而盟於敵因鄭故也楚人救之諸侯即還不成圍故不書傳言尋成之盟遂大正傳○尹單於與盟

秋公至自會

前伐鄭，鄭不服故復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鄭猶不服六月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十

于首止諸侯還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告

用聲孟子之譖也聲孟子者齊頃公之妻而靈公之母也通于慶克蒙衣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謫之夫人愬公會伐鄭國子相高鮑處守及還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與知之公信之則鮑牽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愬鮑牽及國佐而并及無咎者高鮑處守罪鮑牽不得不罪無咎也無咎之子弱以盧叛不告則不書至明年乃殺國佐荀云經有筆削則此等事亦安見其必不當削哉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禮以祈天而不為農事故曰用郊瀆天之甚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荀罃首之子前二代非將乞師今將大代鄭故復遣

御鞅罃已佐下軍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鄢陵後三伐鄭○傳言諸國往而經曰人則非大夫實從傳不定傳書圍鄭而經不書者圍而即解不成圍也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十一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月

再伐未得志故復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夫兩伐不服鄭必有其情苟能自反則當退而求鄭之情牽師諸侯于道路而迄不得成若此者吾知其為及禍之人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遂伐鄭還而道卒子叔老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子姓主是為宣公○魯不會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告○郤錡上軍將郤犨新軍將郤至新軍佐晉于是無郤氏自郤缺至此蓋三世而遂亡

晉自靈成以來趙郤中行相繼為政今將欒書而郤氏又以三卿橫踞國勢尾大不掉雖其誼主亦當憂之然極重之勢驟變為難捽其罪之最著者而法誅之餘人亦自可用奈何一朝殺三卿而又相報以私本非國法所不貸者乎當此之時凡為卿者人人惴懼而欒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　三十二

書中行偃為尤甚既殺三郤不可不并殺欒中行劫而不殺為害滋甚以一朝之忿而又濟以婦人之仁匠麗之變不待終朝而至矣甚矣小人之不可用也禍所從來寔自趙盾蓋無趙盾則政權不出于中軍君不至甚惡其臣臣亦不至互傾以成其禍此政在大夫為春秋所甚痛而文公以下独以盾為亂賊之首者至于此而益驗也歟

楚人滅舒庸 楚告○群舒與中國近滅則來告所以示戒戒也國滅不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所以告于諸侯者見師雖敗未至見凌于小國也

戊子戊子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 晉厲八弒齊靈九衛獻四蔡景十九鄭成十二曹成五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欒書主告

晉之世卿相枝為禍城濮之戰胥臣佐下軍有勞焉功其子甲父既見放而孫克復為郤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　三十三

缺廢克之子童今嬖于厲公為嬖大夫以父之廢怨郤氏報殺三郤所以求卿既殺三郤因劫欒書中行偃于朝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予不忍也長魚矯知將為亂遂出奔狄胥童不悟而為卿公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于匠麗氏閏月乙卯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越六日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其君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欒書主告○襄公曾孫周立是為悼公悼公周者襄

公少子捷之孫也捷生談〻生周時稱周孫亦稱周子曾因厲公騎也逆周子于京師厲公弒即本主之自靈公見弒迎立文公之子黑臀為成公今成景皆無也子周子有見而不慕見終半及故周于世次為宜主于時年始十四大夫運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及即位施舍己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六官之長皆民譽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民無謗言諸侯朝而歸者皆知晉之復伯為○不書葬者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是不成喪之定書不會也

時俗之變不可以一成之見求也春秋以來亂賊之人未知禁告〻者得以實聞故州吁

以下直書其名告詞寔也自趙盾以弒君非美名一為置辭而公子宋遂委其事于歸生天下始欲避其名其告或以實者賊非當國也今欒書中行偃弒其君而欒書正當國其威福與趙盾同其狙詐之性不啻與公子宋同欲避弒君之名時史承望而為之諱必不敢以欒書之名氏布于諸侯書曰晉弒其君州蒲魯史之舊告者之詞非聖人之筆削明甚聖人作經誅亂討賊苟書其事即為刑書不能有所增加于其際故欒書之名氏終不見經要其罪狀萬〻無赦胡氏說經動輒歸諸筆削而于欒書之不名則無辭于是強而為之說述其傳義一若蒲有可弒之道書可免于弒君之名何圖說經至于此極故少讀胡傳者然以為必不可沒者莫甚于弒君諸條而于弒君諸條尤莫甚于晉弒州蒲之一傳以其犯教害義庇亂賊而忍君親其為邪說之經民乃更甚也然則何以不稱人曰或稱

國或稱人本無定義而魯人畏晉又不敢以賤者之號加諸欒書概而稱國又不可與莒吳諱之稱國同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告

高無咎之子以盧叛齊使崔杼及慶克圍之國佐如盧師殺慶克齊侯殺國佐而使克之子封為大夫終聲孟子之譖也崔慶之專于是始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鄭間晉之亂而侵宋遂會楚子伐宋納魚石
等五大夫于彭城益楚本欲納魚石鄭復佐
之而來也鄭自成九年見執其惡晉而欲從
楚出于人情非可深咎今晉已易君不為送
晉之討而反助宋之叛臣感德與言而犯中
國所共怒鄭之罪于是乎不可赦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燮之子
公甫至自晉晉士匄即來聘且拜朝君子謂
晉于是乎有禮悼公之初政其為人心所協
服如此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于叔姬之喪盡誠盡禮杞魯之交甚
親今復來朝事魯恭也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婚

八月邾子來朝
邾定公于成六年來朝今宣即位故復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告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楚鄭侵宋
而晉使乞師若將大救宋者傳言宋老佐華元
圍彭城楚救子重地之伐宋華元告急晉俟師
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今復乞師者將大圍彭
城以救宋且大伐鄭也楚伐晉救兩俱失告故
不見
杜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
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此悼公之始事也韓厥一言而晉悼以興傳
言楚子重伐宋華元告急于時欒書卒韓
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彊自
宋始矣于是使士魴來乞師十二月會于虛
打以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公三終 起十五年 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二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子定姒所生即位時甫四歲子時伯事方秣無歲不會無兵不行一揣子國旋子晋楚之間而國無內憂者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三賢臣力也從卜行人七季有立則成賁三軍之事豚至具未年多氏益横如楚之後哉不能婦鳴川之謁兆矣在位三十一年終升不登道夫人謚法辟土有處曰襄

元年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晋悼公周九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晋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欒書死欒黶復用蓋已為卿○甯殖俞之子○彭城繫宋傳言追書不知史有詳略初無定文以此言經終為事于末而忘其本

從韓厥之謀也晋侯既盟于虛打以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晋〻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之瓠丘夫楚人挾君而助臣為天下逋逃藪而悼以公子乀總當韶推之年成伯安彊大整君臣之分天下肅然觀晋伯之復興言悼事者復何可議然以作經之義求之必有深病其不能者魚石等挾楚以叛將寘之瓠丘而足乎抑當身首異處借五大夫以正告天下乎夫亂臣賊子不必盡為弑君之事也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可以挾楚以據邑即可挾楚以弑君此而不誅誰當誅者誅五大夫而歸還討中行氏之罪廢欒黶而斬欒書之指天下之人其誰不服欒子駟之弑君孫甯之廢立季氏之作軍何敢復萌于念傳之奕世蒙業而安六卿擅政之禍何能旋作于再傳之後哉而

悼也不然是以深病其不能也夫聖人之討賊非以一討賊廢百為也一討賊而百為舉一不討賊而百為廢故討賊政教之大源也身為君父而不使天下知君父之可尊尚何以長子孫定民志哉楚也一莊晋也一悼相提而論蓋不可以同年語矣

夏晋韓厥帥師伐鄭　晋告○晋韓氏始見經韓厥萬之後曲沃桓叔之庶子也始封韓萬生簡〻生興〻生厥〻始為卿于去年冬始將中軍晋六卿惟厥為疏族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前圍己帰

故直重言荐會。齊不會彭城晉以為討始使升出會然年有後言明年秋遂不會戚

伐鄭討浸楚也諸侯之師次于鄫不伐鄭也。不伐鄭何以召諸侯之師晉之伐鄭不但討鄭亦以致楚不合諸侯之師則楚不出合諸侯之師以大伐鄭則楚出而不可以驟還不可以驟還危之道也于是合諸侯之師以揚其伐鄭之聲而實不以兵臨鄭老臣自行速退在我主于致楚而不主于克鄭可知晉又以鄫之師侵楚及陳致楚出救、而晉師已

退主于救楚而不主于戰楚又可知異時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人以為知罃之老謀而孰知韓厥之成筭哉然則即伐鄭之行三駕之功已在晉君臣度內矣

秋楚公子壬夫師師侵宋 宋告○士大夫時為左司馬傳言救鄭而經不言救者楚定未嘗救鄭也于時鄭亦侵宋：不告

楚始救于晉也初聞晉以五諸侯伐鄭出師救之迨出師而晉已還無所事救侵宋呂留聊取致怨而已故有救鄭之行而無救鄭之寔楚始見愚

九月辛酉天王崩 子灵王立

邾子来朝

成十八年邾宣公以始立朝魯今襄立復朝嗣君邾魯之好無間六年叔孫豹聘于邾以報之

冬衛侯使公孫剽来聘 剽定公母弟黑背子後孫林父立之為君

魯宣公以黑壤故不會衛成之盟至其末年與衛務盟于斷道成公初即同戰鞍衛定魯

魯成式好無間今襄初立獻使來聘以通嗣君襄七年魯使季孫宿報聘

晉侯使荀罃来聘

成十八年晉悼初立已使士匄来聘今襄立復使荀罃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襄四年魯使叔孫豹聘晉以報之

二年 庚寅灵王元年晉悼二齊灵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宋告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齊姜襄之適母成十四年娶先穆姜而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子髡頑立是為僖公

鄭堅從楚卒宜不赴于是諸大夫有從晉謀故亦未赴不書葬方治鄭魯不會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告

諸侯侵鄭以是年春鄭師伐宋也初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請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夫子駟必爭楚者也何以請息肩于晉成之德楚殁世不忘君臣間知之稔矣而是時晉勢強諸大夫欲從晉恐一旦君卒而無以遏諸大夫從晉之謀也有此請則君必有命君有命則臨殁之命諸大夫必不敢違僖公初立國事尚聽大臣而駟曰官命未改不独下制其臣抑將上制其主僖雖不甘弗敢專也其後晉城虎牢從晉之謀僖乃独決子駟亦弗敢異後扤相向卒成丙戌之謀故子駟之弑君當自今日覌其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鄭之會崔杼有不服晉之言今又不至知武子風以代齊之意至冬

也來晉憚之世齊不誠服勉而聽命亦使崔杼及世子光而已以故悼公歿齊即叛晉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以為東宮之櫬人死不當成禮故取二物以葬齊姜所謂逆姑以成婦也僑如欲譖行父而去之父有私恨既錮穆姜于東宮又使葬不成禮行父之褊忮固如此

叔孫豹如宋豹僑如之弟魯逆僑如使其弟豹嗣叔孫氏時已自齊還始為卿

魯為宋圍彭城宋未來聘而魯先聘宋以通
嗣君魯之有禮于宋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小邾人始與于會。城虎牢不繫鄭史以便文純無義例諸家強為之說至謂聖人之所剁制大鑿空。鄭自此服于晉者六年
虎牢古崤關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當鄭
之西非楚鄭往來之路蓋將有事于伐鄭先
為摔巖邑以城之諸侯大夫必為宮館士必

為營馬必為廐虎牢城而晉始得為久駐計
故鄭即懼而請服也然而鄭之服則更有說
成十七年鄭太子髡頑為質于楚令為君而
心乎悉楚楚之所以待之者必無禮矣屈于
子駟而從楚非其志也今一城而鄭即服其
其為僖所独決可知僖一決而三大夫不敢
撓其謀則僖之威福將有不測于諸臣亦可
知是本欲從晉借虎牢以為之因非真虎牢
之足懼也當此之時君之心一于晉臣之心
一于楚君臣日戰卒成丙戌之謀區區一虎
牢之得冢豈足悉當日之情狀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告
傳言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国之賂以逼
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此告詞非情寔也鄭太
子髡頑為質于楚令南立而即背楚楚所以
待之者必無禮矣楚徵其故知為右司馬也
故殺之以失鄭殺右司馬故以殺告諸侯所
以明其意于鄭多受小国之賂暗指無礼偪

子重子辛故重與辛發之蓋至是而楚之求
鄭迫矣
三年辛卯灵王二年晉悼三齊灵十一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皆得告然此疑吳告或襄公之世史寘主吳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使鄧廖帥組
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
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

重歸飲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駕〻良邑也鄭
虜亦楚之良也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
亡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然則吴兩勝楚兩
負也而俱不書独書楚伐吴者是時吴通上
國但以楚强告于諸侯而不言其勝蓋中國
欲倚吴〻亦欲倚援于中国也至滅州来後
吴始告勝于諸侯

公如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長樗公
至自晋

春秋傳注參之二十二　襄公一　九

即位而始朝也于時公甫七歳孟献子相公
以行

六月公會單子晋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
莒子（犂比）邾子（宣）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晋侯）
（使荀會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

晋為鄭服故且欲脩吴好合諸侯于雞澤而
盟之于時宋平心歸鄭僖決向齊灵身雖不
至亦使世子光受盟天子聞其賢特遣大臣
臨之以重其事以故陳成公久服于楚惱然

来歸娛絳所謂諸侯新服陳新来和是也當
此之時悼以郚雒之年當大乱之後既執彭
城之叛人又能城虎牢以服鄭擧事當人心
而天下服其風采桓之後幽文之践土惟此
盟足継之區〻世伯之脩盟鳥足語于此哉日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及陳袁僑如盟（盟不言地即在雞澤可知。何忌即十足冬侵陳、不告故不書）

陳自討徵舒来服楚不貳于今垂三十年今
聞晋悼之盛而歸心又以子辛為令尹侵欲

春秋傳注參之二十二　襄公一　十

小國益復厭楚使袁僑如會以求成于晋〻
使諸大夫盟之非失策也而當時謀国之臣
皇〻焉以喪陳為慮者陳成公以晋為可恃
不謀父兄不考蓍龜憤然而求成于晋〻所
恃以救陳者独一君耳君卒而擧國之人固
已惱然而為向楚之計矣陳近于楚而遠于
晋楚討之易而晋救之難陳方會晋楚即使
司馬何忌侵陳晋無一旅以相救晋楚之難
易已可知矣故楚在繁陽韓献子有今我易

之〻懼成即不死陳猶可慮而況乎其即死
死之明年即伐陳又會于城棣會于鄬以救
陳而終不得其要領非今日受盟之失不幸
而遇陳成之卒也伯之成功多有天幸豈得
盡絲人事哉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晉告
許自文十五年盟扈以來不會中國者四十
餘年矣今悼公為雞澤之盟許灵公猶不事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二 襄公一 十一
晉冬晉使荀罃帥師以伐之
壬辰 灵王三年 四年 晉悼四年灵十三衛獻八蔡景二 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卒 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 楚共二十二吴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子弱立是為哀公。陳服晉故辛未赴魯
亦杜會 其蔡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而止陳人不聽
命臧文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
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當此之
時楚之所以柔陳者為有桀矣迨夏彭名始
侵陳避伐喪也彭名侵陳不告故不書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此襄之生母成之妾也而乃反哭于寢祔于
姑赴于諸侯稱夫人而葬以小君之禮者子
為諸侯而適夫人已薨則援成風敬嬴之故
事遂謂魯之典禮然也然則穆姜非適姑乎
適姑在何以擅尊曰錮于東宮魯之不忌有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二 襄公一 十二
穆姜久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此定姒謚也定十五年定姒哀之生母即以
定公為之稱疑非謚公羊此曰定弋容更詳
冬公如晉 傳書邾人莒人伐鄫此戍不告成 紇救鄫侵邾則内事也何以不書 不書是無其事也然則莒自事鄫與邾 無閔故六年冬叔孫豹自往聘于邾
聽貢賦之政因請屬鄫是時列国諸侯歲有
常賦以貢于晉所謂號召諸侯以倫楚也鄫

本莒魯間小國即今兗州府嶧縣魯欲借助于鄫故請屬鄫然莒人爭鄫之心即生于此莒魯之兵自此啟矣

陳人圍頓（陳告○陳自服楚以來全無赴告非全無事也今既服晉遂以圍頓事告于諸侯以此益知外事之有無全係告不告）

頓陳之細也嘗事楚而不事晉陳頓之寡已非一日今楚兩侵陳皆頓為間故陳人圍頓或曰是時陳哀初立二慶為政圍頓以挑楚怒迯歸之兆幾即在于此焉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二　襄公一　十三

癸巳靈王四年

五年（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公子發字子國所謂子國為司馬者是也穆公子亦七穆之一其子即子產是為國氏）

鄭傳誠于服晉雞澤之後應使偏聘于同盟非專聘魯也終春秋之世鄭之聘于我魯者唯此一見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觀鄫世子巫于晉成屬鄫也既而叔孫豹以屬鄫為不利蓋知莒人有爭鄫之心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吳子使壽越如晉ゝ不即壽越以谷吳而將遣使重其事也不至吳而會吳子善道善道必吳地吳亦使大人出會以勞之）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具告會期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楚告）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二　襄公一　十四

楚人討陳叛故曰繇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楚殺令尹非細故也城濮敗而殺得臣鄢陵敗而殺子反今子辛之罪未若城濮鄢陵之甚也而殺之以說于陳此其所以求陳者至矣何以知其說于陳乎不說于陳則必不告于諸侯告于諸侯則所以說于陳者即在此聞喪而不伐亦此意也既而使公子貞為令尹急改行而疾討陳一柔之以情而一震之以武晉自是不能長有陳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來會戚故不以會吳為文○此會救吳子自至而稱吳人不與莒鄫滕薛同倫者姑會之文也○傳言盟于戚而經言會者盟非諸侯之共盟也吳以殘雞澤之盟故知讀是盟)

左傳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夫雞澤之盟吳子不至以道遠也今來在戚諸侯會之吳與晉侯復為盟以殘之吳晉之盟合則制楚之形成雞澤之事其亦盟之甚盛者歟

公至自會

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言會戍)楚公子貞帥師伐陳(陳告○貞字子囊莊王子)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會于城棣而不書會者公及救而不及會故但書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〻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以故戚之會命戍陳冬諸侯戍陳楚子囊伐陳諸侯會城棣以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子宿嗣)

行父季友之孫僖之十六年季友卒行父嗣文六年始見經為魯卿者五十有四年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可謂潔清自愛忠于公室者矣然而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周旋于敬嬴仲遂之間而遑急于宣公甫歿之後迹其行事實小人之尤勤劳恭儉正以行其私耳夫子曰再斯可矣其于褒貶之際為何如者哉

襄公一終(起元年至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三

襄公二

甲灵王午五年 六年 晉悼六齊灵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年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子句立是為孝公○姑容立于僖之二十四年在位七十年而卒事魯最恭末年復睦于晉悼杞始吉今至是始書名魯亦始會葬自是以後杞之卒葬始備見于春秋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

轡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華弱來奔此細事也而亦書則知削之一字不独不加于外詞并不輕用于內詞矣

秋塟杞桓公

滕子來朝

滕子文十二年來朝傳見滕昭公今來朝傳見滕成公成公立于成十六年今始朝于襄

莒人滅鄫 鄫告

鄫本莒人所欲關其屬魯舉兵伐之傳在四年之冬不足甚據然五年夏魯覲鄫世子于晉以成屬鄫其秋即以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者知莒人有爭鄫之心魯不欲犯莒人之怒也鄫猶恃魯而不設備莒人滅之其後昭四年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〻叛而來經曰取鄫事之本末具見于經傳者如此公羊何據而曰莒女有為鄫夫人欲立其出穀梁何據而曰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

哉夫外事而見于春秋必實來告鄫立異姓以為後誰實來告且立異姓以為後罪當在鄫而反以滅鄫之罪坐莒人誰為此言鄫告邪史文邪聖筆邪一舉而諸失倫爲以是言經不独惜于莒鄫之一事矣

冬叔孫豹如邾

聘于邾報元年之朝也傳言聘且脩平〻四年狐駘之怨夫狐駘魯敗曲未在魯誰肯脩聘以平之且內事而不見經則本無其事傳

特妄言而今又妄意之耳彼来朝我往聘乃事之嘗何事曲言其故哉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子始見經

晉人以鄫故来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始為卿因使謝罪以往見于晉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告○前年四月圍至是始滅齊但告滅不告圍故不書圍

萊近齊齊所欲滅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宿沙衛以馬牛百匹齊師還既而成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 襄公二 三

夫人姜氏甍齊侯使諸姜宗婦来會葬萊人亦姜姓也召萊人萊人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萊恃宿沙衛而不戒五年四月晏弱復城東陽至是始滅遷萊于郳

七年 六天王 卜上廾 晉悼七齊灵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年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九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郯子来朝

郯未嘗朝魯成七年吳伐郯郯成晉合諸侯伐之今悼公既會吳人于戚則成吳之罪釋矣于是郯始来朝因吳之好也終春秋之世蓋兩朝于魯云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當在寅月今以卯月卜在春分之後故孟獻子曰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耕謂耤田之耕常禮郊而後耕

小邾子来朝 傳見邾穆公昭三年亦穆公

小邾子于僖七年来朝久役于齊不受晉後者非一日矣今以知武子之言從齊崔杼會于戚以城虎牢始通諸侯之好朝于魯則朝晉可知自是以往會盟侵伐無復不從矣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三 襄公一 四

城費

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即今兗州府之沂州也莒在其東邾在其西顓臾在其北季宿嗣位有圖邾莒之心而即以偪邾莒為事大為椎城以鎮之傳言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曰吾多與而役不知此季宿之本謀非南遺昭伯之謀也其時莒既滅鄫魯有虞莒之心遺請城費必假國憂以濟其説以公家之力城公家

之城而季乃陰布其策此季之所以弱公而
史之仍以公事書也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元年公孫剽之聘也剽聘已越七年至是
始報故使季孫宿謝緩報衛亦鑒其誠立使
孫林父來聘以荅之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獻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

拜季宿之言且尋成三年良夫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陳告圍故言圍：而卽解故十二月陳侯卯出會于鄬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鄬陳圍已解則此會救為陳計非救救圍故不言救傳言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傳略文非事之志也∘陳過宜卽赴于此以有關事故別書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如會不名以下卒故名∘子嘉立是為簡公
陳侯逃歸君行史從故陳逃卽書不待地告∘自是晉之後無陳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始見陳
楚子囊圍陳諸侯會于鄬以謀陳：侯出會

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
二慶使告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
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此二慶專陳之始事也方諸侯之會于鄬也
鄭僖公如會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
瘧疾赴于諸侯當是時諸侯皆在鄭已至鄵
詰朝且相見矣駟懼公會而以駟之情告于
諸侯晉或即除之于會故亟其求見而急弒
之又懼諸侯之以爭鄭討也隱其情而以瘧

疾赴時無董狐子駟為政誰敢發彼陰謀告
其情寔而曰騑弒其君哉如會而卒則未見
諸侯可知而曰未見諸侯者史氏之疑文疑
其蓋出于弒也經本舊史言未見則弒可知
公與殺欲見其為弒而曰為中國諱曰不忍
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重增一障矣予
耳子国寔子駟之党弒君必是同謀明年夏
群公子欲殺子駟至十年而盜殺三卿于朝
則夜弒之謀已為國人所洞悉舉一国之人

而共欲誅之則其弑君可知也此又悼公之
佚賊也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
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三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數悼不欲煩諸侯故使季孫
宿聽命于會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書。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群殺群公子殺群公子不告故不書

鄭欲息肩于晉無故侵蔡識者病之以為小
国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
勿從乎晉楚爭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
寧矣嗚呼此忠悃之言不識狡人之秘計也
駟耳同謀弑君群公子欲殺駟而反見害
于是舉國之人愈欲甘心于駟無柰楚兵不
至于今六年從楚之謀遠無可仗故三大夫
之秘計以為侵蔡則楚必來來而服之國人
必不敢議因侵挾楚以為構害駟之謀必息
然則楚人來討正三大夫之所禱祀而求也
而何慮乎晉楚之爭鄭哉人國有乘其所向
一往不可復還者駟非心乎受楚也而以從
楚故弑君一日在晉一日有死亡之患即欲
不終為從楚計亦何可得彼儒重者知其非所
以愛國而不知其所以愛身員員然幾欲洩
其事而後之人猶據之以為論是何不察之
甚邪此狡人之所以終不可測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丘 大人不名傳曰華晉侯為得其寔君行史從史之卑晉王是獨時之情理內大夫直書名則又紀寔不可謂非尊晉也他說皆作聖筆故不可從

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伯也諸侯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悼公復興朝聘煩數列国甚
疲覌于晉之朝晉八年之內公行已三則在
他國者可知矣悼倚文襄之業重恤諸侯會
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改而從簡天下皆曰
悼公之仁本使大夫會故季孫宿齊高厚宋

向戌衛寗殖邾大夫會之魯遣往朝非為聽命鄭親獻捷于邢丘故二君独在晉他國本大夫無可貶也魯自是至十三年冬始復朝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既滅鄫魯犹斬不與田莒伐東鄙疆鄫田也鄫近費靳而不與必季宿之謀于是季氏之専見矣

秋九月大雩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三 襄公二 九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告〻鄭服楚自此年冬至十一年前無以前

又三年

楚貞伐鄭〻及楚平三大夫之所為猗杞而求也然其情亦盡洩于此世有強敵壓境而揚〻焉旁若無人籍舉朝之口而肆行其從楚之說者首鼠躊躕于两可之界雖畏楚亦必忌晉而告于晉曰君命救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乱略是誣晉之言也救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蔡司馬燮獻于邢丘是狎晉之言也今楚來討曰爾何故稱兵于蔡獲司馬燮燮我郊保陵我城郭是恃楚之言也民知困窮乃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是玩晉之言也駟之無忌一旦至此以是益知夜弒僖公而欲來楚以制国人之命者其謀盡洩而其罪状乃益真吾独怪夫世之言春秋者知今日之從楚而不知其侵蔡以來楚知子駟之侵蔡以來楚而不知其既弒僖公勢亦不得不從楚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三 襄公二 十

知子駟之弒僖以從楚而不知其行弒之端已在官命未改之時也駟之悪豈在趙盾下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時為中軍佐

謝公此春之朝也

九年 丁巳王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 丙〻卄二十八鄭簡二曹成十四陳哀五 杞孝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 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往弔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襄公適祖母于成十六年錮東宮至是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小邾子始與于兵○于時韓厥告老知罃將中軍范匄為佐荀偃將上軍韓起為佐欒黶將下軍士魴為佐趙武將新軍魏絳為佐所謂而事無闕八卿和睦者是也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亦與盟○左傳門其三門一段自相繆交當是無北

鄭使王子伯駢明告于晉此不容不伐之勢
春秋傳注　失之二十二　襄公二　十一

也而伐之則誠不可戰圍而待戰此危道也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韓獻子之成謀知罃知之矣且豈独為敝楚計哉假令戰而勝勝而且數年或數十年則戰猶得策今晉來則鄭服楚來則鄭又服俛而受盟不過旦暮間事耳晉合十二國之君大夫肝腦塗地以爭鄭而僅得其旦暮之從後欲合諸侯可復得哉故晉人之計莫若堅諸侯堅諸侯莫若休其力以敝楚此分銳迭來之策十二国之所彊而從也中國之于夷狄也上策得則出上策上策不得出中策中策不得出下策揰之服楚上策也城濮之戰勝中策也至于悼則舍是無策矣及乎盜殺三卿鄭蠹已去楚人之力亦疲子展謀之卒成三駕之績換所驟來有非人力所能及者然而論其寔則罃之功易可泯哉

楚子伐鄭
鄭告

鄭方盟晉而楚師即來則以甫及貞平旋即
春秋傳注　失之二十三　襄公二　十二

反覆故怒而共自討之駟及楚平盟于中分明年即同楚公子貞伐宋晉于是乎有一駕之師

十年
戊戌靈王九年　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云會吳子壽夢也明前鍾離乃州國大夫所會不是吳子會戒顯是吳子會而則壽夢已卒諸與來能出會且人州國大人所會所此州州諸侯所會向亦日吳於非吳子故傳特明之本是吳子而口吳者曷

非未會準其恒稱亦史氏之文也○祖水名今徐州泗縣東北界古偪陽地吳越徐淮北將子泗中国諸侯越山東以會之專為吳舉故亦四會吳文與鍾離同不與戚同也

晉已定三駕之謀欲令吳人日夜出兵抗其後故復合諸侯以會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今兗州府之嶧縣西南五十里南接祖中国會吳當繇于此偪陽子受役于楚而梗吳晉往來之通故因會祖之衆以滅之觀乎武子之言曰汝成二事而後告子則晉之有

成矣可知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宋告○公孫輒字子耳子良子亦七將之一○傳有衛侯救宋鄭皇戌侵衛等事或係不告至云秋七月楚子貴帥子耳侵我西鄙則內事也何故不書不書則傳乃妄言矣故傳之雜出者多不可信

鄭盟楚子于中分即從楚公子貞伐宋伐宋者何以宋之受偪陽也則偪陽之叛為楚用可知矣

晉師伐秦晉告○荀罃稱師從告

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〻子師于武城以為之援秋秦人侵晉以報櫟之役不告故不書晉飢勿郤報也今使荀罃伐秦以報之夫秦晉之怨始于敗殽在晉襄時誠非得已至令狐則曲全在角矣麻隧之戰事出厲公不足深論悼公入繼一反厲之所為謂宜閉關謝過脩好于秦解數世之怨而念穆公成晉之恩則不但可以收秦寔斷楚人之右臂何為罷聲必反使秦怨愈深卒至三出

師以助楚哉夫于吳也則會之于秦也則仇之會吳以抗楚仇秦以自抗吾未見其得策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彊鄫田而未盡故復伐東鄙時有諸侯之事魯不暇詰晉亦不暇討也莒與魯夾沂水而國伐東鄙則季之費邑警矣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齊世子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一篤○奔世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滕薛○杞始與于兵

貞鄭伐宋故諸侯伐鄭以治之伐鄭而曰駕者駕往伐鄭非真欲戰所謂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而已列國之兵不盡行也君子勞心則其君大夫皆行故動言君將師于牛首戍鄭虎牢楚子囊救鄭晉師不戰侵鄭北鄙而還

冬盗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不言大夫者既是盜殺則不得言其大夫亦猶盜殺蔡侯中不得言其君史有常法非經筆制也○尉止等雖無爵于朝然群起作賊即謂之盜：伏樹侯之見亦欲是也傳言非大夫者誤○騑字子駟穆公子亦七穆之一是為駟氏發輒前已見是時子駟當國駟使子孔當國 春秋傳注 冬之二十三 襄公二十五

子駟等夜弑僖公轉輾之問情已盡露故次年夏群公子即欲殺駟此舉國之公憤也今五族等雖以小憤發端然非國人所共惡爲能駢斬三卿而莫之敢拒鄭若有人則因五族之殺而正之以名猶有君臣之義柰何以子産子西之故反師國人以攻盗哉是殺卿之盗當誅而弑君之賊反不必問天下自此無人紀矣尤可異者晉師歷境五族等内困民之怒外藉晉之聲是以敢行其殺而晉反不能率使内自殺卿外自討貳曹無益于晉事之分毫何晉悼之不能一至是哉嗚呼此所以爲春秋之季也已

戍鄭虎牢前城虎牢遇不繫鄭今還繫鄭牢其但擒絕無意義左氏妄言聖意加于形城則曰不置戍人于戍虎牢則曰言將帥彭會不言木致令使之言經者蓋自為說

諸侯伐鄭而鄭不下于是乎頓兵虎牢以爲久駐計以其頓兵故亦曰戍非違兵往戍之戍若戍陳者比也戍之與圍其用不一圍則勞而戍則逸是以我兵方戍而鄭即平向日之 春秋傳注 冬之二十三 襄公二十六 城所以爲今日之地也晉師城梧及制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為[illegible]加故史不書是時晉之計主于撓鄭而使自服故進無偪之〻兵亦主于肆楚而使自疲故遇無勝之〻意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諸侯即還其策在後不以一駕爲得失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一經中書楚救鄭者唯此楚執鄭：必不告楚亦必不告故晉九年為貢二年間撥成九年子皇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皇以子中之趙當以不告故不書此則魯君親在行間君行史送事有相敍則史必書不待告也說者不明其故好以經

之筆削言之則親愈紛ㄟ矣。此救鄭自是救伐不是救戍故三傳俱各自為句胡氏以救為救戍而襲之戍虎牢下楚兵雖判痕宜解一旦而生此義故凡經者當究事之實必不可以文求也

鄭及楚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環鄭而南與楚師夹潁鄭侵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荀罃不可諸侯之師還楚師亦還分鋭逆来而不與之戰知罃之成美固如此

公至自伐鄭

襄公二終 起六年至十年

春秋傳注　巻之二十四

襄公三

十有一年 己亥 靈王十年 六陳哀七杞孝五 十五楚共二十九 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 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 宋平十四秦景 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本二軍今作三軍者季宿之謀三分公室而專有之也古者兵出于農ヽ隷于土作三軍非徒毀其乗以足軍各有一軍則遂有其民既有其民則遂有其土有其土則賦不入

公故曰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有其民故曰使半為臣使盡為臣沒其土與民之名而曰毀乗以足軍季宿之巧言所以播于国中而書于史策者也宿敢欺其君而未敢損欺夫二氏故猶有各征之言寔則取二之謀已為叔孫之所料矣故曰作三軍為專魯之始事也独可恠者晋悼方伯天下之臣欲擅其君者宜有忌心魯何以作三軍當是時晋之所慮者独楚與鄭君臣之義蔑如也欒書死

而子猶用中行偃則將上軍寘五大夫于鄬丘而不救子駟之故貌然不聞宿竄其意不在君臣之間以為即專魯諒亦無害以故肆然而作軍以伯之方新赫然為政于天下而列國之臣之無忌如此不責悼將誰責哉此三駕之事不足以為功而亂賊之独熾于其時者則寔悼之罪也此春秋之所以愈不容已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宋告○舍之子罕子字子展亦七穆之一

鄭人患晉楚之啟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患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我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我乃固與晉夏子展侵宋夫展之從晉其本謀也何不明告于諸侯以從晉而故為是狡獪之謀哉噫此未可一二為俗人言也當是時三卿雖死子孔當国孔非專一之人也展若主從晉之說而國論未一孔或別有狡謀事机之會能保其較然晝一乎惟恐宋以致諸侯之師又從楚以致諸侯之怒使晉再見其強楚再徵其弱而後上下之情始一是展之難：在內不在外也所謂謀国之苦心可與晉言而不可與衆語者也嗟乎三分四軍以逆來者晉以是為駕楚而已豈能保鄭之驟變哉三卿死而子展謀忽然而為固與之計是則晉之所不及料也所謂悼之成功有天幸者此也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犁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二駕○齊光陡亦先至故序莒上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木斟致晉怨故北盟鄭寔與盟傳云十二国益以詛鄭故独不救鄭非鄭不與盟也

舍之侵宋故諸侯再伐以救之晉自行其分銳之謀鄭自行其致晉之術而不意兩謀之相協也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諸侯乃還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宋告。秦從楚宋不告故不見經然已一出師以助楚

楚子囊乞旅于秦々右大夫詹師師從楚子將以伐鄭々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雖在楚心實在晉楚已墮其術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爲會于蕭魚鄭亦與會可知見北不別言斷則是北之盟鄭亦與盟可知矣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東門悉師所以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三 四

脇鄭益子展之謀早已自輸于晉矣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而兩人已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宜其一會蕭魚而晉即釋然無復慮也夫鄭之所以服楚者非真愛楚而惡晉也楚以一軍出已足制鄭晉不合諸侯不能當楚々嘗合而晉嘗分晉嘗勞而楚嘗逸自諸侯之戍卒久駐于虎牢而分合之形變以更番之卒養天下之全力而勞逸之形變假令子駟不死不能不悉心以歸晉也而況子展乎惜乎爭于末而不爭于本故更十五年而即有宋之盟使其內討棄中行則晉之本原自固外討子駟等弒君之罪則鄭之戴德自深傳之奕世固蒙業而安也豈在區區謀議之得失乎此晉之所以終成其晉也抑又世道之大悲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告。良霄字伯有子良之孫公孫輒之子

冬秦人伐晉晉告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三 五

晉方服鄭而秦使庶長鮑庶長武師師以救鄭是再助楚也再助楚是再抗晉也戰于櫟晉師敗績不告故不書至明年庶長無地復從子囊以伐宋秦晉之交兵至十三年遷延之後然後息焉

庚靈王十 子一年 五曹成十七陳哀八 秦景十六楚共三十

十有二年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蔡景三十一鄭簡 杞孝六宋平十五 吳壽夢二十五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此鄆即東鄆成九年楚所入者不知何年又爲莒

莒魯之爭始于滅鄫八年伐我東鄙疆鄫田也十年復伐我東鄙亦疆鄫田也今復伐我東鄙至于圍台費縣南有台亭亦季之私屬莒致怨于季故圍台季亦因救台以入鄆是時鄆復屬莒其後取鄆取鄆皆為季私經本史文之舊季之舉動皆以公家之事書之其寔皆季之私聞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聘且拜伐鄭之師

春秋傳注　襄公三　六
卷之二十四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自成七年始通上國是為壽夢之二年襄五年壽夢會戚今卒來赴此以前未嘗有之故魯始臨于周廟也來且名月皆具號予適立是為諸樊不書葬吳僭號魯史不書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宋告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秦助楚宋不告故不書是為三出師以助楚是時悼伯方強鄭子展亦心手在晉而不與楚故無加于鄭焉

公如晉

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辛丑靈王十二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去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夏取邿

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疑亦季宿之所為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子昭立是為康王○自楚莊王卒赴于諸侯其後遂以為常故晉楚雖方用兵其卒也亦復來赴不書葬吳楚僭號魯史不書

春秋傳注　襄公三　七
卷之二十四

冬城防

防臧氏邑北還齊莊二十九年已城今復城之臧孫紇始受邑

十有四年壬寅靈王十五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三十二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為吳謀楚故也傳吳侵楚楚戚于庸浦大敗吳師今不書吳楚而不告○叔老公孫嬰齊子叔肸孫魯使二卿會晉故倂

書觀叔老之亦書則諸稱人皆微者可知矣○公孫蠆字子蟜子游子亦七穆之一

壽夢之時晉之求吳至矣今諸樊新立挑釁于楚以自取敗晉知諸樊之不足賴遂有棄吳之心且吳楚之釁已成又無事于晉之數較也故受命于悼假言不德以退吳人自是以還吳楚自為鬪而晉不與為此晉君臣之狡謀所謂負心之行天下棄之者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知晉將退吳各以介使聽命史家紀實微者稱人正合史文之當而説

春秋傳注　襄公三
卷之二十四　八

者顧謂之貶詞吾不知其所謂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靈宋人平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成莒人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荀偃庚之子林父之孫是為中行偃知武子于前年負午晉使士匄將中軍辭于荀偃故荀偃將中軍○傳言齊崔杼宋華閱會伐秦不書惰也何之會月如之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代秦稱也今指河之會齊宋衛三術不自親事而使微者聽命戰稱人代秦之役奇宋仍使徵者行故復稱人不當弥為之說○秦晉用與謀于韓終于十三圍之代盖既敗十敗今又不能有加于秦故秦不報晉從二十四年秦晉為戎：而

不能二十六年秦伯使其弟鍼如晉修成自此養成蓄銳內脩耕戰之備至于孝公遂伯諸侯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敗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予馬首是瞻欒黶不從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夫秦晉相惡至于麻隧而極秦三出師以助楚櫟雖勝晉猶不足以挽晉功晉于此可以已矣況乎三駕以來疲勞已極方會于向又會伐秦豈獨百姓即卿大夫寧堪此出入

春秋傳注　襄公三
卷之二十四　九

乎其遷延而不欲進實晉之過至若中行偃弒君之賊既不能討又使將中軍人各有心是非之公不可泯也雞鳴而駕之命又誰聽之晉一失當而進退之令即不能行于六卿其年冬又與偃為定剽之行晉事之日非益至此而不可療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林父主告○凡告君出奔者必告君自奔○凡出奔者必書名國小無稱君排衛弦還則有之國大過會盟未有無擅者也此不名必闕之公羊有附字肯洪公羊○衛人之：衍剽是為陽公瑪盖偽六之孫定公毋弟黑背子使鈕見代秋為之攝

逆君弒君事雖不同其罪則一君疾走則為
奔緩走則為弒故討逆君者與弒君同衛獻
公戒孫文子寗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
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見公歌巧言之
卒章文子曰君忌我矣并帑于戚遂殺公之
使公懼奔齊夫林父之專蓋在成公之七年
已為衛定公之所惡矣定公卒獻公立不敢
舍重罷于衛而甚善晉大夫此其心何日不

以易君為事哉一日失意遽而稱戎非有成
謀豈能至是故言衛侯出奔齊則但當論其
事不當論其文〻固林父之告文所以布失
德于諸侯者也寗殖以為即此告文已足見
出君之事故所拳〻于臨歿者如此而文定
扭于改作之說強而為之言曰不書所逐之
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
則既兒童之見矣又強而為之証曰所為見
逐無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

然則經書衛侯出奔齊全乎責衎之意而于
林父竟無責乎率天下之人而為弒君逐君
之事者必此之言矣○春秋之世君多謗而
臣多譽以趙盾之弒君也而曰宣孟之忠以
欒書之弒君也而曰武子之德故晉侯問于
師曠非無一隙之明也而師曠反曰其君實甚
劉向說苑記齊人弒君魯襄公曰孰臣而敢
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
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之

也其身死自取之也史墨對趙簡子論魯人
出君皆舍臣而歸罪于君是何邪說之來如出
一口哉孟子曰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
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
之所懼者在此而文定引之以說經嗚呼亦
安能起古人而共証之哉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捷亦及告

楚為盧浦之役故子嚢師于棠以伐吳〻不
出而還子嚢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要
而擊之大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盧浦之役在
前年吳告楚強侵楚不告勝楚亦不告故但
告楚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
蠆莒人邾人于戚

亂賊之禍聞有成之自僻主者矣不聞有成
之自誼主者也成之自誼主自悼公始晉侯

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冬會于
戚謀定衛也夫以臣逐君天下之大變也其
事顯白與子駟之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諸
侯者又異胡以悼之賢曾不知其可惡哉徒
以林父巨奸深結晉大夫而晉中行偃方用
事賢如師曠亦皆有所避而不敢言當時之
議論槪可知也是以悼之賢不能不蠱惑于
奸人之聽誤而為會以定剽然而自是以後
天下之人遂有因緣于悼公之意以為彼誼
主也而猶不之非況在後世于是弑君逐君
向所迫而為之者今有慕而為之〻意烏存
逐莒子苑羊牧之曰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
以弑君成名則弑君之足以成名可知也盜
殺衛侯之兄縶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則盜
之足以求名可知也以故晉平之世即有齊
崔杼弑其君光衛甯喜弑其君剽閽弑吳子
餘祭蔡般弑其君固莒人弑其君密州楚圍

弑郟敖而以疾卒赴燕大夫出其君款陳招
殺偃師晉昭之世則有楚公子比弑其君虔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晉頃之世則有子朝
殺王猛意如逐昭公吳弑其君僚晉定之世
則有薛弑其君比衛輒拒其父蒯聵盜殺蔡
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荼齊侯陽生卒而以弑
赴齊陳恒弑其君壬七八十年之間其事十
有九見而皆當以悼公為之斷則以風俗之
成有所自爲故也向使以悼之明毅五大夫

于彭城戮栾書中行偃于市討子駟等弑君之故而誅魯衛之叛臣則楚莊以後之人情灼然其不可躲也而柰何其不能也哉是以論春秋者秘于趙盾而又詳其義于悼公

十有五年

公軍王十 晋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 卯四廾 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秦 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 九𠄌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報二年叔孫豹聘且尋亳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天子娶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不專在魯故莊十八年忌 襄公三 十四

春秋傳注太之二十四 丁元后于傳宣六年定王逆后于齊事不聞魯則大丁嵩卌桓王逆后于紀今靈王逆后于齊良晉主婚主婚則過魯告婚故書逆者之過魯也桓王詳例昊王婚者桓娶紀后不攸主婚魯寔嫁妁非事討靈娶齊后但主婚則事著過魯吉婚故事而已傳言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爵劉夏自以遇魯書情公自不過魯故無書非絹靖公合禮故不書也劉夏非卿然風過魯則維所亦青史故イ為非所占

內事詳非義所係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貳于晉故也齊何以怨貳于晉悼公之初齊原有不協之心雖溴梁之盟雖為不協勉使世子光受盟今衎奔在齊而晉定剽弑君助臣晉實啓貳齊靈公以為此可得當以叛晉也故戚之會齊遂不與今伐北鄙悼公卒復四加兵于魯焉

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邑孟獻子魯之賢臣圍成公救則獻子之見重可知于時雖作三軍公有調遣尚能出師齊師退而公還即遣二卿城成郛非獨君命亦見季宿于孟狄復存其愛敬之意 春秋傳注叁之二十四 襄公三 十五 也內事詳非義所係而公能出師與公徒之尚屬於公者有可得而具見如此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莒相比季與莒為惡邾因與之同仇故因齊之貳晉而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子彪立是為平公

襄公三終 起十有一年至十有五年

襄公四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十殤公二蔡景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數侵伐魯前年秋魯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之晉侯疾乃止平公立乃終之執之據傳在大夫盟上而先書大夫盟者不使執莒邾為間事也晉為魯

帆君行史

從宜郎考

平公立叔向用事改服脩官會諸侯于溴梁命歸侵田執邾莒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戍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齊自悼公以來未嘗一至諸侯之會今悼卒而平立齊益以為此孺子行也姑使高厚出焉以觀晉人之舉動晉亦有疑而使歌詩以探之詩既不類盟又逃歸齊逃而諸侯之向背益不可知因使為盟以固之此事之實咎在齊不在晉也公羊何據而有信在大夫君若贅旒之說穀梁何據而有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之說于是經書大夫遂為聖人之特筆而大夫不臣之事遂若自今日而始矣寧知大夫自盟已自宣十二年清丘之盟始趙盾以來大夫日橫不在今日之一盟經所以責大夫無事

不然不以今日之一書為義苟不以今日之一書為義即不繫諸侯豈得遂云特筆哉後世說經之家不統觀于事理之從來而好執史文之所見以為之說自公穀以來其相沿而不悟不知其幾何年矣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遂復伐我以我之事晉獨謹也伐我以明貳是為再伐我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鄭伯及諸國大夫皆自溴梁之會行臣不先君史必先鄭伯左氏發義甚賢○宋獨微者故稱人

許自晉文以來久服在楚成十五年嘗被遷于葉矣今請遷于晉、遂以溴梁之師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辭諸侯而使大夫往伐之鄭子蟜聞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諸國皆大夫而鄭獨君行鄭怨深也許靈公亦益怨鄭至二十六年而以求伐鄭死于楚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是為三伐我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聘且言齊故晉大夫許之伐齊

乙巳靈王十六年 鄭簡十曹成二十二陳哀十三杞孝十一 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十有七年 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殤三蔡景三十六 子華立是為悼公○邾宣公執于溴梁今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以午赴卯釋可知魯不會益冬復伐我

宋人伐陳 宋告

宋從晉為溴梁之盟曰同討不庭故為晉伐陳、自逆歸以來迄不服晉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衛皆得告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重丘人詬之故伐曹取重丘此孫蒯事也而使石買者何衛之卿大夫鮮有不為孫氏役也曹人愬于晉、為之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是一時事故高厚上無齊字蒙上文也公穀皆添齊字公羊又分為工條非是○高厚高固子齊大夫狩始書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遂以二師出欲其不相為救也是為四伐我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告○華臣附華閱之弟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而幽其妻宋公曰臣也不惟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華臣奔陳此細事也而

亦書經于外事無筆削于此益知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宣公見執于晉而不釋怨故悼復因齊以伐我冀晉不能治齊遂強也明年同圍齊晉人為之復執邾子

丙午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晉平三 齊靈二十七 衛獻二十二殤四 蔡景三十七 鄭簡十一 曹成二十三 陳哀十四 杞孝十二 宋平二十一 秦景二十二 楚康五 吳諸樊六

春白狄来

白狄非其君蓋種人也種人来魯則史宜書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晉告

晉本欲討石買因其行使于晉而遂執之并執孫蒯

秋齊師伐我北鄙

是為五伐我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犁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之四鄙皆諸侯之師故曰同圍同非聖人之書法也○圍不言伐書其重者

叔孫豹之如晉也告于晉曰齊人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見范宣子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于是為之合諸侯以伐齊：侯禦之平陰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十一月丁卯朔師入平陰克京茲及郜十二月諸侯傳于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齊不服東侵及濰南及沂

曹伯負芻卒于師子滕立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鄭子展使來告于師是為純門之師○公子午莊公子字子庚于襄十四年為令尹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帥師以嘗鄭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無功夫蕭魚以來楚不至鄭者八年矣子孔何以欲叛晉當是時子孔當國而服晉之功成于子展國人皆歸德焉孔慮子展之當國也来簡公之出而起楚師以去之是即盗殺

卿知而不言之故智而已春秋之季列國大夫反覆于晋楚之間者往往挾楚以為權鄭前有三卿後有子孔陳有二慶蔡有殺司馬㢟者皆以楚人之威福行威福于國中而君反受其制況乎悼公初亡外有諸侯之事內無良将勝負未分于孔之生心固其所矣乎而諸侯方睦楚有戒心子展子西又能察子孔之謀而入保事機之間遂有天幸而說者顧謂殺公子嘉非國討是何顛悖之甚哉

丁未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年衛獻二十三殤五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公滕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即圍齊之諸侯也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 即祝柯 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

晉人執邾子 不言以歸盍歸侵田以請罪故即釋之于會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以漷水為界也傳先言其事此以入取而言也

季孫宿如晉

拜討齊之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圍齊之役齊猶未成故衛孫林父復伐齊晉使欒魴從之欒魴不告故不書他國不行而林父獨行者衎奔在齊尤為衛之所深惡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子光立是為莊公○齊魯方患而齊猶未赴魯托經葬者春秋之季葬有伯者中命其事不敢以相患而發卯交

初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而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靈公疾崔杼微逆而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齊靈公卒夫逆光而立之猶曰奉太子也殺戎子尸諸朝靈亦因之以遠卒非有死父之謀者豈至是哉杼以死父之謀進杼之弑兆于此杼以死父之謀進而光肩之光之見弑亦定于此矣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荀偃子今年正月卒士匄將中軍

孫林父衆紂代齊〻仍不服故晉以中軍將復出師以侵之求服而已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所以服齊也春秋之時以伐喪為大惡而以不伐喪為有禮于人士匄而伐喪則天下諸侯將有起而議晉者矣不伐喪而齊仍不服則天下諸侯將有起而議齊者矣晉非誠仁齊非誠服相禦以偽相應以名澶淵甫盟即有納盈之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嗣子速

孟獻子于文十五年始見傳宣九年始見經于今五十九年有百乘之家而不為利夫子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道則所以美獻子者可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至是而穆叔愈孤季孫愈肆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欲廢世子光而使高厚傅牙以為世子此固大臣所宜諍也厚不諍而反傳牙不獨固今日之歡亦將倚定策以長為重矣夫厚之位抒之所欲得也厚傳牙而抒不與不獨不得位且于抒有殺機焉迫人者其智淺迫于人者其智深抒安得不微逆光而立之以為殺厚之地哉使廢光之時厚能以死諍靈即怒而殺厚厚猶得死所巧人之避禍也最捷及其與禍會也乃遑與守止者等死生之際安見巧人之為得哉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鄭告○嘉字子孔穆公子于襄十年當國

初盜殺三卿于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繼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此外事來告則書本無褒貶之文可見然殺嘉之後子展當國子產為卿鄭之諸事始克就理得以息肩于晉而無虞鄭告殺公子嘉誠慶之也書曰殺公子嘉誠是之也

冬楚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盟大隧何以不告疑臣自為盟非君盟也故下復有澶淵之盟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士匄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言晉之終不棄魯也 二

城武城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 十一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周靈王十九年 晉平五齊靈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景三十九 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比韓盟于向 仲孫速茂之子始見絰

平屬鄫以來之怨也魯北懼齊不得不東平莒叔孫豹謀之仲孫速會之而季若不預焉則疇昔之怨皆從季氏而生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曰齊成故也前年冬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則既與晉為盟矣晉懼齊之猶有反覆也復合諸侯以衆盟之齊雖暫服非其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執邾子正邾田邾猶不服故孟莊子帥師以伐之邾與莒之怨一也平于莒而不平于邾者邾恃齊齊非誠服邾亦不可得而平也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 十二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告。蔡日文 公辛赴魯經四十年嘗服在楚而赴告猶通者春秋之季赴告之伐文錫于成中故陳蔡楚事往、來告逆聞南北交見之漸從有伯會中命其事不北以相志而廣邦文如執前事以相例劃其號又有雖通告矣。覆斉肖告卿并書告公子斉旬此始

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竊意燮欲從晉必非近事燮嘗見獲于鄭獻于邢丘傳不言其何時返疑悼欲撫蔡必禮燮而歸之燮見晉事方隆又感悼之德意故有

從晉之謀今時移事變樊念已厭而蔡之奸臣方欲借樊以行媚于楚遂舉昔年之舊事而譖之斯國小傳略本末不可得而究故左氏之所記者如此如曰今欲從晉則樊所自信于晉者亦復何恃而敢為是犯難之論哉觀母弟之奔怨不之晉而之楚則樊之誣從可知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告○母弟曰弟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之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夫二慶之孽作于會鄬之時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已有殺黃之意而兵陳哀于股掌之上矣幸而不死黃必不能相忘則二慶之必欲殺黃者勢也今因蔡司馬之事而譖之黃不奔楚其將何以自理哉奔楚三年楚不為理迨乎陳侯如楚大為曲慶而白黃始討二慶而殺之公子黃得歸自楚則二慶者挾陳以媚于楚復挾楚以橫于陳上制其君與其母弟下

行虐于國人雖叢爾之陳亦復有如鄭之三卿魯衛之孫季者在也是亦大夫之專政也

叔老如齊

齊自伐北鄙以來二國相惡聘問不通今齊莊新立復盟澶淵魯使脩好傳曰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十五年向戌之聘也

襄公四終 起十六年至二十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己酉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殤七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郰邑父叔梁紇母顏氏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拜師及取邾田也十九年宿如晉既拜討濟之師矣今復往者公之不朝于晉蓋十九年矣今脩朝禮是拜師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莒之大夫不書名以其與閭丘大夫也至于叛則必信其人而言之矣以其名為重地故詳

季有封邑自賜汶陽之田及費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蓋已自為封邑計矣季宿城費所志益大費之旁近邑稍蠶食之始屬鄫繼入鄆又取 又貪邾之漆閭丘誘其叛臣而使之來是以公方在晉而庶其驟來娶之以姬氏又有賜于其從者其相魅勞者可知已至昭元年取鄆四年取鄫五年納牟婁及防茲十年取鄆以次封植皆所以為傾魯計豈徒割邾莒以自肥已哉經書其事則討季之意灼然可知自左氏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而後之言此事者皆主三叛人而不主季氏矣嗚呼此言經者所以迄不得其主名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奔楚出 晉吉

晉欒盈者欒黶之子欒書之孫也欒書既弒

厲公而良死欒黶將下軍汰虐復甚國人惡之欒黶死其子欒盈復將下軍欒范相惡范宣子欲除之而未有會也欒黶娶于范宣子曰欒祁欒祁與其老州賓通譖諸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之使欒盈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夫盈之所為未嘗得罪于君與得罪于國家之大故也宣子不請而遂逐之又殺十大夫而囚三士雖以趙盾之專其橫殺亦不至是豈非六卿為政生殺已移晉之柄

將遂操于下而不可返哉已而商任沙隨兩
勤諸侯以狀范宣子之意而晉之舉動益為
天下之所笑至于叛臣入絳齊伐朝歌世伯
之威神一朝墳盡此晉之亂非欒氏之禍也
若欒氏之龜則為彼蒼之所奪亦已久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曹伯成七年來朝今復朝魯是為曹武公之
二年自是終春秋之世不朝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于商任

欒盈出奔楚道經于周、靈王使人出諸轘
轘轅在今河南偃師縣之東南蓋將由鄭
而入于楚矣入于楚晉之憂也故合諸侯以
錮之錮使無令入楚也

二十有二年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殤八蔡景四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子孔

一歲

春王正月公至會自會 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子叔齊莊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于沙隨

欒盈入于楚、人不受復適齊、人受之齊
莊公有背澶淵之謀而無其隙聞欒盈之在
齊以為可用之以間晉也晏嬰諫不聽晉知
欒盈之在齊復合諸侯以錮之欒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自
是以後齊伐盟主崔杼假其說以弒君而晉
之令亦不行于天下遂為天下之所笑焉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告○前年夏令尹子庚卒將使薳子馮為令尹子馮辭以疾乃使追舒為令尹追舒字子南楚莊王子既殺追舒後以薳子馮為令尹○是殺追舒可不告然而亦告于魯者告已溢也

傳言楚觀起有寵于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將封，為每見子南子泣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卒殺子南于朝而轘觀起于四竟夫子南之為令尹僅一歲耳未有大過而服上刑何楚法之不平一至是乎竊意楚于是時未嘗不以間晉為事而欒盈既奔楚追舒不為間晉謀使翩然而復去是真令尹之不能所為殺之以致恨耳傳因承其訛以為說要之不可為情實也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殤九蔡景四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孔子二歲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弟姑容丘是為文公孝公文公晉悼夫人之兄弟也

夏邾畀我來奔 洪事實實庶其之黨

楚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告

先是公子黃奔愬于楚〻人不為理至是陳侯如楚始為白其事于楚〻知前事之誣而公子黃之見誣也召二慶而欲殺之二慶懼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殺二慶而歸公子黃陳事始定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告○曲沃欒氏之封邑

欒盈在齊〻使析歸父假媵女于晉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入絳將執晉侯而殺范氏范宣子使

其子范鞅逆魏舒賂之以曲沃魏舒去欒氏又使罪人斐豹擊殺欒氏之力臣欒氏戰而敗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晉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魯以齊晉之衆由魯而生致救之獨力傳言趙勝帥東陽之師即叔孫豹所將之師也二師力救蔑晏萇齊始退師雍榆城在汲郡朝歌縣次雍榆所以救朝歌胡氏以次為慢者誤

初齊之納盈以間晉也將使盈為亂于內而已伐之于外將遂不有晉也今盈雖敗晉人

圍之韓趙中行知四卿之軍皆從范氏以狥于曲沃齊雖伐之晉不能禦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曰報平陰之役欒武為欒而已夫文元年衛人伐晉以來七十七年之間從無一人敢加兵於晉者以晉為盟主非諸侯所敢代齊伐盟主則為無晉無晉晉將失伯此豈春秋之細故哉齊自孝公始衰晉文繼伯襄靈而降齊嘗有不服之心惠頃相繼未嘗與盟會斷道之

役高固逃歸晉于是乎師于陽穀以伐齊鞍之敗齊始朝于晉及乎偪公見弒齊復生心悼之復興其出與盟會者崔杼及世子光而已悼公卒而高厚復逃其終欲叛晉也如此今之伐衛所以伐劉伐劉以彰晉過又間來氏之禍而伐之齊固小人之行哉然而晉之伯自此失矣晉一失道而見伐之事卒從齊與雖復欲復光其世業其可得哉

己卯仲孫速卒 度子羯嗣長子秩奔邾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字武仲臧孫許之庶子以愛立既奔邾復如防求為後于魯魯人立其兄臧為如防即出故不書昭二十五年臧為子昭伯從昭公出奔臧氏絕于泰

孟莊子有二子長曰秩次曰羯臧武仲前為季孫廢長子獮而立少子羯紇獮惡臧孫孟羯亦嘗惡臧孫獮與孟羯謀而思以逐臧氏孟莊子疾獮因廢秩而立羯、嗣孟孫將葬孟莊子羯惡臧氏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始攻臧氏武仲斬鹿門之關以出遂奔邾武仲號多智而季武子欲立少仲

遂迎其意而立之此欲扶季氏以為推不虞所廢者之深怨而別因孟氏以逐之也故夫子曰以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然而更有說于此魯之大亂成于臧孫夫公獮季宿之長子而意如少子紇之子也公獮初以見廢而不出閔馬父曰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獮然之敬共朝夕恪遵官次則獮固可與為善者也可與為善而又有叔孫穆

子革以夫輔之使嗣季孫季之橫必不至此
此陽州之事可無見也廢長立幼而復有意
如以承之意如出而魯不可為矣

晉人殺欒盈 晉告○不言大夫叛則非其大夫也晉于是無欒氏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党此與
討欒書無涉也而欒書則已討于此昔伐齊
之役中行偃夢與厲公訟不勝公以戈擊之
首隊于前奉而戴之及歸癉疽生瘍于頭病
目出而死今盈未有大罪而為淫母所討逐

自以叛誅子孫降為皂隸此有天道非謂弑
君者得獨全其首領哉

齊侯襲莒 莒告○輕行而掩之曰襲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
退狂且之為也

二十有四年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殤十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孔子三歲父叔梁紇卒

春叔孫豹如晉

晉有欒盈之亂朝歌之師故穆叔如晉唁杜
云質克欒氏非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速之子字孝伯始見經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吳告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伐
吳無功而猶告于諸侯者吳告楚曲苟犯吳
吳必告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莒告○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于時晉將會夷儀以伐齊齊〻侯聞之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以報且于之役也然齊使崔杼送啓疆非令
其伐莒也非有君命而擅伐之豈所謂將行
大事欲用其衆者耶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 平 宋公 平 衛侯 殤 鄭伯 簡 曹伯 武 莒

子卑比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諸侯

伐矜不穴伐故不言伐尚在會鄭使來告于師○楚救齊自不告諸侯救鄭不成救故不言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晉合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
棘澤諸侯還救鄭當此之時晉不成其為晉
楚亦不成其為楚矣大伐齊不克則諸侯之
心必有定應且憎不欲從事于齊者矣而楚
以康王為之君蓮子馮為之令尹妄思因齊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十一

以爭勝于晉然而終不能也夫致師非戲也
茍不欲戰不敢致師晉不量力而使張骼輔
躒致楚師鄭之御人亦復以晉為戲楚若乘
其怠而擊之晉師必敗楚不能擊則楚之不
足以有為可知鄭之從違不待智者而後決
矣且齊失其恃晉可以復合諸侯崔杼之謀
殆將益疾故此一役也晉齊楚皆失其策鄭
得因之以自立此春秋之變局又不可以昔
年之爭鄭論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告○宜咎在楚後為蔑尹

封慶氏之黨也經於外事無筆削即此益知

叔孫豹京師

于是穀雒二水鬭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于
天子故為王城郏鄏叔如周聘且賀城

大饑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弒衛獻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十二

○孔子四歲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侵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
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即是而觀崔子之謀道路知之矣以弒君之
事而為道路之所知非真訟言之不諱何以
播聞於魯國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弟杼立是為景公○不書葬

楚諸士孫之里四翼不畔是不成是之寔魯不會並可知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假報朝歌以為名寔往定崔杼之弒

昔齊莊公之將伐晉也崔武子曰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弒君之謀蓋已明告于國中矣及晉合諸侯于夷儀齊莊公乞師於楚〻欲救齊而不能杼知楚之不足恃而晉之終不免于見討也于是通其意于晉因棠姜以誘公而遂弒之當此之時列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十三

國大夫之無禮于君蓋視其君如草芥然苟可以說晉人之意旦暮旋發如取如携而晉人之意亦以為苟可以得當以服齊則使其臣弒其君未嘗非我之所利所謂悼公以後弒君逐君相與為市非復昔年之駭異者也然而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則仍殺之以滅口何也彼以為殺一謠者何君之有既已利其說晉之謀而又欲并去其君之號苟無太史兄弟之書則所赴于諸侯者又不知其何辭之出矣故當極亂之世而猶得以其君之號著于春秋則真太史之所當也及會夷儀果以莊公說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長正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八月己巳盟齊景公於重丘使崔杼為相以定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鄭使未告于師鄭伯在會舍之入陳以有君命故卯未告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十四

弱國而立于強大之間未有若子產之得策者也晉既失據而楚又不足懼不于此時為立國計更俟何日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不伐陳何以自立伐陳而使楚得執之以為名挑釁速禍晉不能救亦終何以自立惟是二十四年二月鄭伯朝晉請伐陳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則陳先伐鄭矣又有東門之役是兩無禮于鄭也兩無禮而後入陳入後有禮亦能入國而已陳安

得而訴之楚〻亦安得而責之鄭哉且鄭請于晉晉尚未許鄭也復有東門之役弱者必再請再請則可否之命還制于晉而鄭仍無以自立故鄭之能又在不請晉鄭一入陳而晉與楚兩無以議其後非真不競不絿者曷至是哉入陳伐陳來告則書經固未嘗爲褒貶也而子產之功其津津于聖人之意中者如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舍之入陳爲間事故不聯書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告○自澶淵以來剽已稱侯既無邪正亦無廢立魯史之稱雖然無紀如此故以分别言之則此宜稱名後歸衛可不稱若此不稱而後反稱皆史文錯亂不可據以爲說也

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至是衛侯入于夷儀夫獻公林父所甚忌也而晉又林父之暱也曾何恤于失國之衎而假之一邑以定其居哉蓋以衎奔在齊〻嘗有納衎之心今林父乘齊之恡請于晉侯而歸之置之肘腋以除其偪所謂朝發夕擒無使齊爲衎奉者也否則當此之時崔方婚晉之不暇也顧敢以晉所恤之人而止其帑以求五鹿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此楚告○于時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

前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〻子讓之舒鳩子曰無之至是舒鳩人卒叛楚屈建城舒鳩舒鳩亦群舒之屬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告○夏公子騑之子

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即諸樊諸樊卒弟餘祭立諸樊有子曰光舍子而立弟者欲致國于季子遂壽夢之命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〻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矢中吳子而卒巢即今廬州府之巢縣吳楚相惡巢爲驛騷而巢方屬楚故爲楚射諸樊其後吳卒滅巢吳伐楚多不告此獨告者以告諸樊之卒也

襄公五終 起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七

襄公一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殤十三 戊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二 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子 餘祭元年 孔子五歲

○春王二月辛卯衛寗喜弑其君剽 是為殤公剽雖見弑死加 諡旨剽為林父所立作篡也衛人謂之 故復諡不成喪魯不會至○書寗殖之子衛孫

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于此是時寗喜當國故直以林父叛告于諸侯魚 石臺盈逸不告叛

甲午衛侯衎歸于衛 寗喜共告

先是寗殖疾謂其子寗喜曰吾得罪于君悔
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
出其君、入則掩之苟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
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
諾獻公既入于夷儀遂自夷儀使與寗喜言
曰苟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寗喜許之于時
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
寅寗喜右宰穀伐孫氏克之辛卯弑其君剽
及太子角而納獻公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侯

歸告曰寗喜弑其君剽者喜自以為之在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子始見經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傳言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皆支離之說 晉宋二國必皆微者故稱人

孫林父既以戚屬晉衛人侵戚之南鄙茅氏
孫氏愬于晉、戍茅氏衛伐茅氏殺晉戍三
百人晉人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六月公會晉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是時趙武

已代士匄為政然始終黨戚而為孫氏報仇
者復如此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宋告

宋平公之嬖妾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
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而
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
從歃用牲加書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有為合左師為之徵
太子縊而死

晉人執衛寗喜晉告○事在會澶淵時而書于殺世子痤下者從公歸而復告也

會于澶淵寗喜從衛侯如會晉人執寗喜討其犯孫氏而殺晉戍三百人也衛侯如晉〻人執而囚之。其冬衛人歸衛姬乃釋衛侯然而不見下經者不久即歸晉衛皆失告寗喜歸亦不告故事多不備也堂〻晉伯既党林父以定剽又不問其弑剽之故而獨党同于孫氏㠯至此尚何言哉

八月壬午許男寗卒于楚子買立是為悼公

春秋傳注　襄公六
卷之二十七　三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鄭告

葬許靈公

十六年諸侯伐許他國皆大夫鄭簡公獨親行于今蓋十一年許欲報鄭而求諸楚不知凡幾行矣而楚不應許靈公怨其不應也故其如楚而請伐鄭也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此其情豈得已哉已而果死于楚死而楚將無以謝許也故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此不足有為之明驗而姑以一伐謝諸侯者也子產知其不足以有為也使逞而歸以逞其志而又不可以明言姑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以告國人之說耳豈所密言于子展而謀諸帷幄之內者哉楚爭鄭以來必有長主賢臣上下相濟今以屈建為令尹本可以分南北之衛而康非其君故建亦不以爭鄭為事弭兵之約姑息苟為楚猶踞其勝晉則靡矣平之才既出康下武也知不及建又行之以偷當此之時鄭能料楚亦能料晉南北之形勢盡入子產之目中春秋至此又當專論一鄭矣

春秋傳注　襄公六
卷之二十七　四

二十有七年乙卯靈王二十六年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孔子五歲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慶封克之子崔杼弑君慶封為左相是時傳為崔慶云

景公即位既同盟于重丘至是來聘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康屈建蔡景公孫歸生衛獻石惡陳哀孔奐鄭簡良霄許人曹人武于宋趙武朔之子盾之孫○宋就二盟楚遲先秋今皆先晉者楚之策自先楚晉之策自

先晉魯宋晉故先趙武也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陳。鄭自此會後始與南北爭。蔡陳許皆楚之屬今皆與于盟

盟于重丘之後趙文子為政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於是宋向戌為告于諸侯而相朝以至于宋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晉人許之將盟楚人衷甲而爭先晉人懼又先楚人夫晉之所以為晉

者以其師武臣力可以合諸侯合諸侯所以禦楚楚不敢食上國而窺王畿恃有晉之強與其衆也自趙武有苟且之志而為楚人之窺故許之以及于會而後以交見之說進若曰交見則弭兵不交見則不弭兵由是晉人之命制於屈建者一矣凡兩敵之息而不戰也當使我之兵嘗可用我有倦兵之意彼將故示其不倦以篤我之倦我苟急而從之而我乃愈絀今楚人之衷甲非真有我志也示以戰之形而已矣而晉乃真不欲戰楚人窺之後以先歃之說進若曰先歃則弭兵不先歃不弭兵由是晉人之命制于屈建者二矣夫楚之康王本不足有為于天下屈建雖黠亦未有北之圖也當子展之日趙武為政之初天下未嘗有用兵之事何故而忽導之弭兵以召兵而楚乃衷甲以脅我弭兵之謂何故當其為會不意其有交見之言及其將盟不意其有衷甲之事至于衷甲則悔之悔之

已無及矣自是以後南向而朝楚又再先于虢之盟今日之事無一不為會中地然而宋之盟在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夫然後知弭兵之為禍烈也夫本原之失始于定剩而成于夷儀之賂外事之失始于見伐而成于交見之言一自失其正而一自失其強晉復欲合諸侯豈可得哉烏呼此所以為春秋之終也已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并告。傳言殺

寗喜石惡將會宋之盟是殺在會前也而先書會者豹已行衛乃來告盟與會未嘗非勝書
衛寗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寗子吾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
惡名對曰臣殺之君弗與知免餘攻寗氏殺
寗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初獻公自夷儀使與
寗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
鮮及殺寗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
罰無章何以勸沮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託
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公衰之如稅服終身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豹不氏凡一事而再見省卒書名傳言不書其族違命也誤○凡書盟者多不書其會此言盟復書會今者致拜兵必先成言萬一不合則未必盟故會與盟各自為事一經中書會復書盟者皆各自為事也
始所欲盟者弭兵也及楚人以交見之說進
然後遂盟交見交見則弭兵不交見則不弭
兵盟交見而弭兵在其中矣將盟楚人衷甲
衷甲所以爭先于是畏而復先楚人前目後
凡敘不見先楚之文其實楚人先晉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孔子七歲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衛言
衛人討寗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襄十七年邾悼公伐我南鄙十九年晉執邾
子正邾田邾猶不服二十年仲孫速伐之今

來朝必始好也昭元年魯亦始莅邾悼公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晉也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死在前年自縊非國討故不告魯其子崔明來奔非大夫故不書○慶舍非大夫亦不告殺
慶封黨崔氏而為左相賂于晉以為重丘之
盟國人欲討之而未有會也前年秋崔有家
亂討使慶封來亂以滅之崔氏已滅慶封當

國當國十有二月嗜酒而好田委政于其子慶舍國人益怒栾高陳鮑晏嬰之徒以為此可得當以除慶也盧蒲癸王何者齊莊之所親也嬖于慶氏而欲為莊報仇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莅事陳鮑之圉人為優慶氏之士釋甲而觀優栾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而使癸與何擊殺慶舍慶封奔于魯夫栾高中行偃以來從不聞有討賊之事也齊獨不甘于杼而百討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九

以討杼又百討以討慶荀偃晋豈至是哉晋受夷儀之賂而崔與慶終見討雖有晋竟何益哉烏呼此可以明怨晋之意矣此可以明討賊之意矣齊人來讓慶封復奔吳〻長來處之朱方而富于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是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冬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所謂晋楚之從交相見也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子景王立○靈王在五月晉不會者公失意有嗜季宿當閽逆失墜亂

乙未楚子昭卒子麇立是為郟敖○屈建卒王子圍為令尹

二十有九年丁巳景王元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弒○孔子八歲

春王正月公在楚

當歲首月獨書公在楚與在乾侯書公在乾侯者見季氏逐君不得有其國書公在楚者見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著趙武之罪晉不得復有其諸侯也然則魯史所獨書乎抑不朝正于廟史皆有其文經獨削彼以存此乎曰不朝正于廟史宜有書今不書是有削也經於凶詞有削此或其一事也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

夏五月公至自楚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文見

之所致也史不書故不見經公還至于方城
李武子取卞使公冶告公曰我不可入矣公
冶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崇成伯賦式微乃
歸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子惡立是為襄公
閽弑吳子餘祭餘祭一名戴吳戴吳卒弟夷末立將致國于季子○吳人伐越
不告故不書
吳人伐越獲得烏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閽以刀弒之不言其君者閽不特君其

君也趙之于吳本無必報之仇也自閽弑吳
子而越之仇乃不可解迨于相滅禍始刑人
慎哉
仲孫羯會晉平荀盈齊景高止宋平華定衛襄
世叔儀鄭簡公孫段曹人武莒人犁比滕人薛人
小邾人城杞城淳于杞故昭元年祁午數趙武之明曰城淳于淳于古州國今膠州高密縣有淳于城東樓公始封河南之雍丘即杞縣齊桓時遷緣陵即今青州府之臨淄是時州已亡杞因并有淳于之地遷而未城故晉為城之○荀盈監次于
此晉失諸侯之又一事也晉平公杞出也故
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
太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鄭游吉曰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
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列國之人嘖有煩
言也如此晉于諸姬安望其後合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士鞅七月下如見經
屏城杞也公享之公臣不能具三耦
杞子來盟杞復所甯以至魯傳云我之非
晉使魯人歸侵田于杞魯歸之杞文公來盟

拜杞田也
吳子使札來聘札不稱公子史略文以為賤者誤○此吳子乃餘祭非夷末也
餘祭凡是聘而後通伐聘紀杜餘祭之今
餘祭立之四年使札徧聘列國以通嗣君吳
欲自同于中夏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時有南燕故此稱北以別於周時之燕君公
之後也
高止高厚子也崔杼殺高厚崔慶敗而高止

即與城杞之役則高氏之復用可知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公孫蠆公孫竈放之于北燕齊爭政也齊無公族蠆與竈獨見任用後復見逐于陳鮑陳氏獨專互相鬭齕其所錄來漸矣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戊午 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 齊景五 衛襄公惡元年 蔡景四十九弑 鄭簡二十三 曹武十二 陳哀二十六 杞文七 宋平三十三 秦景三十四 楚郟敖二 吳夷末元年 ○孔子九歲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三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晉楚既平楚郟即位使薳罷來聘以通嗣君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薳罷不對穆叔曰楚令尹將行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自立是為靈公

蔡景公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公弑父之變自楚商臣以來今復再見然以實告于諸侯者諸侯無討賊之人且謂謠而不父抑又子之所宜弑也子弑其父而天下方以為宜然其自立而莫之討也曷足恠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宋告

宋大災宋共姬卒待姆也姆不至遠乎火而死可避不避其過中之行欲經于內女之嫁多不書而成九年獨書伯姬歸于宋其卒其葬又皆悉書豈非憫其終不悉遺其始猶賢于受其死而忽焉自失卒以貽羞于千載者歟然則伯姬之卒雖過中終為聖人之所取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告佞夫專之罪佞大靈王子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四

景王弟殺括之黨也括廖同奔而獨告瑕者瑕必首謀傳專言括疑亦未實

初靈王之弟儋季有子曰括將見王而歎曰烏乎必有此夫及靈王崩景王立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括瑕廖奔晉今按莊二十五年殺王子頹僖二十五年殺王子帶經皆不書此獨書者王室衰微史或不備或雖備而紀綱已弛意所欲告則告之無定法也故成宣以來王事之見於經者不過王子札殺召伯毛伯王師敗績於

茅戎周公出奔晉寥寥數端而已以為有關于大故則此數端者安見其必不可削哉經於外事無筆削益可徵已

秋

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弓叔老之子始見經

魯人賢之使卿共葬以重其事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并告○

不言大夫旨已奔即非其大夫也

鄭子展卒伯有為政侈而愎為窟室以飲酒國人惡之又強公孫黑如楚黑以駟氏之甲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五

伐之醉而奔雍梁遂奔許自許入鄭駟帶率國人以伐之殺伯有鄭自子展為政子產為卿已能自立于晉楚之間伯有繼其後幾亂鄭國伯有死子皮為政乃授政於子產鄭用子產鄭之存亡所係也鄭國小而偪族大寵多相尚以競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侈泰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事大事于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六

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產所以行其政令以自立于晉楚之間者子皮之力也 子皮即罕虎子罕孫子展子伯有死子皮為政子產從政而已子產未為政而其授施已先見于國會于十立之歲子皮卒子產為政執政之日漢經又不見其文然曰既良霄則知子皮之為政矣知子展之為政則知子產之從政矣○公孫黑字子皙亦駟氏駟帶公孫夏之子子皙之宗主故助黑所謂如良方事○子太叔即游吉公孫揮字子羽

冬

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言賊不討則不書葬今賊亦不討也而書葬則知至與不至皆史氏之定文

君弑則不葬恐于其君也蔡景公何以葬父也四月弑父十月仍葬景公豈欲釐其禮終將有所不可耶昔宋元凶劭弑其君臨刑之日太師嚴道育哭之劭曰嚴載之所不容太師何以見哭蔡般之所以終葬其父者意即在此故觀葬景公之事閒：然見父子之惟為春秋成而亂賊懼持有此也

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比犂邾人悼滕人薛人杞人文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趙是晉告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七

傳言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今以經文攷之則傳多失實不可信也諸國之大夫自文公以後皆書其名今不書名而稱人則會皆微者可知魯卿與會必言魯卿之名今不書叔孫豹則魯不與會可知魯不與會故告于魯者曰宋災故史因順其詞而書之適有謚文無他義也魯何以不與會伯姬魯女魯人賢而使叔弓往葬之則所以恤宋者不同厚薄於諸侯矣使如左氏之為說則諸侯之不信與魯卿之當諱者豈獨澶淵之一役哉

乙未

三十有一年

景王三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三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三吳夷昧二○孔子十歲

春王正月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八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子野長故宜立非適也不稱世子從未學

毀也于是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衰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乙亥仲孫羯卒子獲嗣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滕事魯獨謹故魯于昭三
年亦葬滕成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子展與立

弒君稱人微者也與齊人弒其君商人宋人
弒其君杵臼同蓋卽歜顏職帥句之流而不
可以為子弒其父也使子弒其父則蔡不難
以實告莒亦何憚而不以實告哉今按莒卽
于夷有號無謚魯人之所不礼故傳於莒事

多略詞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則曰僕因
國人以弒紀公今復曰展與因國人以攻莒
子弒之乃立何前後之一轍乃爾豈本無確
據而皆影響於道路之言歟然則傳與經違
而好以意為之說者不若一付之存疑之為
得也

襄公六終 起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八

昭公一

公名裯襄公庶子齊歸所生以子野卒故季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薨于乾侯共三十二年妻孟子蓋為公子時所娶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庚申景王四年晉平十七齊景七衛襄三蔡靈二鄭簡二十五曹武十四陳哀二十八杞文九宋平三十五秦景三十六楚郟敖四年吳夷末三○孔子年十一

春王正月公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虢 楚公子圍共王次子康王弟時為令尹○鄭罕虎已見○盟而不盟故史不言盟○舊序先楚而今先晉亦本晉之飾文非實錄虢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古東虢國今屬鄭方逆卽會知近鄭都非今陜州之西虢也

公子圍為令尹將以著威于國中而行簒弒
之事假外事以益其鋒燄：焉召諸國之大
夫為會于虢名曰尋宋之盟要其本謀在內
不在外也說者不明其故而以楚重得志為
晉之恥因取經之先武以壓之一以為貴武
之信一以為先中國而後四夷顛倒任情總
屬聖人之意嗚呼失其實矣夫聖人之意行

乎舊史之中而具其迹者也圖行纂弒方當
即纂弒以觀其意而斥：焉晉楚之先後豈
聖情之甚急者哉

三月取鄆（莒邑今沂州魯之東鄆。書取言易莒于此不當兵傳言伐莒者誤）

宿之國鄆已見于襄十二年救台之時宿致
自廣其地以為傾魯計故此年乘莒亂而取
鄆四年取鄫五年取牟婁及防茲十年取郠
皆此志也苟不求諸本末之當而曲生其論
則鄆果誰之所取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告。鍼字子車襄二十四年如晉脩成者也）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鍼出奔晉書於經者秦告則史書經於
外事無筆削益可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子穿立是為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晉告。荀吳偃之子時蓋將上軍自是以後凡用兵皆遣荀吳。大鹵今山西大原府太原縣）

交剛以來狄久不見經傳疑已微矣今復見
經是復強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
皆卒自我始于是始用卒狄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自是終春秋之世無狄患焉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莒并告去疾立是為著丘公）

初莒人之弒密州也莒去疾出奔齊國人立
展輿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
齊：人納之展輿出奔吳去疾展輿皆密州
子事之委悉不可得而意言之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既取鄆莒猶漸不與田故使叔弓疆鄆田
叔弓自是嘗為季之私臣

葬邾悼公（魯始會葬邾）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子郟號郟敖弒公子圍自立改名）

楚公子比出奔晉（比字子干圍之弟疑于偪虔是為靈王使薳罷為令尹故奔晉并告則并書子皙出奔鄭不告則不書）

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
一月己酉入問王疾縊而殺之并其二子幕
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或曰楚公子圍弒

其君麇也經何以言楚子麇卒哉曰圍二弑丈大不明僞赴而其腹心之臣若薳罷伍舉皆則固詐而多智者也觀其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詞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則所以赴于諸侯者可知已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赴以弑則書弑許悼公服世子止之藥卒而不能正其為非弑是也赴以卒則書卒楚公子圍弑其君麇而不能正其為實弑是也如謂凡書弑者皆

討罪之筆而謂凡不書弑者皆實非弑則許止之罪真與商臣蔡般等而楚公子圍鄭公子騑舉得自逭于法之外乎以是言經則亂賊之不誅者滋興紀矣

二年 年景王 晋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三 酉五年 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 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〇孔子年 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十二

春晋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厥之子于是趙武卒韓起為政

公始即位故晋使來聘

夏叔弓如晋

報韓起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吉黑罪〇黑已見亦曰駟黑

鄭駟黑好在人上既攻良霄而殺之又與公孫楚爭室 楚游氏亦七穆之事在前年四月 又將作亂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來遽而至使吏殺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 事在前年六月

寅縊尸諸周氏之衢當黑之強子產弗討懼作亂也及其將死數其罪而尸之上明國典下厭人心聲色不動而人知所懼子產之治鄭為有方矣假令不數其罪而令諸大夫得以意誅之是擅殺一卿也鄭之亂曷可長哉經于子產事自入陳代陳外僅見此條宜亦聖人之所取也

冬

公如晋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晋

晋平公繼室于齊少姜齊使上大夫陳無宇

送之少姜有寵欲以夫人之禮〻之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今少姜卒諸侯是以懼于晉公如晉弔少姜也及河晉使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勤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爲諸國之大夫皆弔人心益離

三年 壬戌景王六年 晉平十九 齊景九 衛襄五 蔡靈四 鄭簡二十七 曹武十六 陳哀三十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七 秦景三十八 楚靈二 吳夷末五 ○ 孔子年十三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子寧立是爲悼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公之葬也滕子來會故魯亦使卿葬以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自成以前小邾子未嘗役也至襄二年始從齊崔杼會于戚以城虎牢自是以往無役不從襄七年朝魯今昭公復朝始立復朝嗣君不見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乃止小國之不見禮于諸侯大略如此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始通赴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此亦定剽之遺害也

四年 癸亥景王七年 晉平二十 齊景十 衛襄六 蔡靈五 鄭簡二十八 曹武十七 陳哀三十一 杞文十二 宋平三十八 秦景三十九 楚靈三 吳夷末六 ○ 孔子年十四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邑○中今河

南〻陽府南陽縣中伯爵封侍爲是○頓在陳州之南項城縣界內地名南頓○胡在潁州西北二里有胡城○沈在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淮夷在今淮水南北

楚靈王既弒君而自立中國諸侯莫之敢攖于是召朝楚之諸侯爲會以示侈于中國且將南伐吳其君魯而魯不往則事之實以其猶告會于魯也其求諸侯于晉則傳之訛晉既降心以相盟不待求也虔欲有事于北方寔慮吳之擬其後故其志必先伐吳伐吳又慮中國之人心未可知也復先會諸侯以察

人心之向背諸侯畏虔之威不敢不至秋遂
將七諸侯伐吳圍朱方殺慶封會用齊桓之
禮討用楚莊之言傲然以號于南方自謂霸
主之權莫已若也而不知列國之人已群然
而目笑其將亡矣故此役也昔之激丁此而
極而虔亦以亡虔亡而楚遂弱吳遂強升降
之際感慨係之要之聖人不忍見矣

楚人執徐子疑徐也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之伐吳之志已

見于此矣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凡伐吳皆似吳告猶此旋是楚寺蓋致以封慶封諸于諸侯也不告圍朱言致不事圍告執慶封圍任共中吳朱方今鎮江府丹徒縣

遂滅頓楚於告以示威猶今汝寧府光州息縣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
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
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
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
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
遷賴于鄢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城莫較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鄫

鄫本莒邑閒小國襄六年莒人滅鄫已為莒
邑今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季因取
之以為己邑取言易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于舍飼○豎牛內孔殺叔孫之長子丙而逆次于壬叔辭以不食死壬歸豎牛不殺之力立昭十昭子朝其家衆而討豎牛仲尼曰叔孫所手之不肯不可能也與絰無渙附見之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晉平二十一許悼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年楚靈四吳夷末七○孔子年十五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四分公室也初作三軍叔孫穆子不
欲盟諸侯閱詛諸五父之衢知其復將有變
計也今穆子卒即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隱其擇二之名而以舍中軍歸于
國中君將為國家復二軍之舊者吾誰欺=
天乎蓋至是而季氏之謀不獨弱公并弱二
氏矣二氏弱弒君逐君無不可為矣○問季
孫弱二氏何不直去二氏曰勢不可也魯之
立國與齊晉異晉之爭政者八卿也故首去
郤次去欒次去范中行次去知而後成其為
韓趙魏齊之爭政者二相也故杼與慶爭而
殺慶封與杼爭而殺杼陳鮑與欒高爭而去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八 昭公一 十

欒高陳與鮑爭而去鮑魯自季立二家三室
如一鼎足之形不可以騶革故敖雖奔魯人
仍立其子叔僑如雖奔魯人仍立其弟豹一
旦所逐國之人必有譁然其不協者矣故季
之僅出于驕非謀之迂勢不可也世言季氏
弱公降于襄國宜一等而不知誅其意乃與
弒君者無輕重之異誅亂討賊宿其可以末減哉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告

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也故殺之凡告殺大夫必告其罪以為貳于吳即告屈申之罪詞也殺屈申成熊皆告而殺伯州犁猶不告則所以隱其弒于諸侯者益可知矣楚子麇卒之為偽赴抑又明矣

公如晉

即位往朝也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隱四年已辨防在安丘縣而南六十里茲在諸城縣西十五里皆青州府與牟婁連界

公方在晉而莒牟夷即以邑來奔此與宿之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八 昭公一 十一

有謀審矣蓋內則四分取二以專其民外則日削莒疆為自肥之計元年取鄆四年取鄫此年復取牟婁及防茲誘其叛臣而使之來春秋所書為季為季不為莒也獨可惟者公顯在晉而莒人昧=而想諸晉 不言宿而言晉公=顯在晉而晉人昧=而欲止公討公而不討宿公顯在晉而魯之從臣若子家羈輩又不能言宿之所以弱公之事與公之所以見弱之情昧=焉無一語以自明迨夫

范獻子曰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
以成之情也乃歸公則是公故當討晉故可
以如討于公而特不當執于來朝之日以是
為免公之說而已矣豈所辨于君臣之際哉
事之不明公任其咎繇是宿之所為輙以公
為卸過地奸亦益肆公亦益畀魯事之日非
自此不堪復問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者七見止者一至河乃復者五惟

年此年得善往返然亦幾於不免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地闕

莒人來討叔弓敗之于蚡泉叔弓季氏之私
人明矣

秦伯卒不書名史失之子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楚告以威中國○越始見經夏少康之庶子封于越今浙江紹興府楚通越以困吳越使
使大夫常壽過會之此從伐吳是時越益允常非句踐稱王乃句踐事與允常無涉徐初見執今舉之以伐吳後復伐徐終以徐為吳與也

楚方伐吳今復伐吳者前年冬吳伐楚入棘
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不告故不書今楚復以
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楚敢以
強懾吳也

六年乙丑景王九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孔子十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弟郁釐立是為平公

葬秦景公魯始會葬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季宿辭籩而後
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夫莒田即牟
婁防茲之田晉嘗以此欲止公以為討矣既
而免公則當討季胡不見討而反授以田哉
大人有不赦之罪必將百計以免之免之既
得必將不見罪而見賢則所倚以為奸者即
任此取牟婁防茲不赦之罪也晉不見討而
反授以田不見罪而見賢也蔑無解免之策
胡能一旦而至此哉故一如晉也有以厭居

之欲則晉侯享之有加籩有以厭臣之欲則
辭籩卒事晉人以為知禮而重其好貨故嘗
以為晉之辱昭自五年上公始其庇季也自
六年如晉始不然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與季宿之辭籩總一儀而非禮也明于公也
掩其長而形其短于季也設其罪而美其奸
哉賄賂之情蓋在此年之內矣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告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
柳聞之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
人之族 亡人華臣等也 襄十七年奔衛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起於楚告 見敗不告

徐儀楚聘于楚〻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薳洩伐徐吳人救之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冬叔弓如楚

聘也傳言且弔敗楚不告敗魯爲得弔敗

齊侯伐北燕 齊告

燕簡公奔齊〻景公欲納之故伐燕然此晉
事也齊請之而晉許之齊有代興之心晉益
不以諸侯爲事矣

昭公一終 起元年至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丙寅景王十年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末九○孔子十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及史有原文無異義○經中外平非書宋楚以其告也燕及齊平齊爲得告且蒙上文宜言暨燕平今言暨齊不蒙上文可知

魯與齊平也襄二十七年齊使慶封來聘魯不報齊慶封奔魯魯受之齊人來讓比年以來必有不平之意今暨齊平魯修好也左氏悮以爲燕及齊平則下使叔孫舍如齊蒞盟何爲也哉此可以明傳之多訛矣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使薳啓彊來魯公三月公如楚賀章華也

叔孫舍如齊蒞盟舍豹之子始見經舍左傳作婼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長子縶之足不良于行次子元立是爲靈公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宿廢長子彌而立次子紇紇早死孫意如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孔子十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以定告于諸侯是有葬孫之史陳佗書貿留自不告此不見經非經有筆削也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之子吳奔于楚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公子留立留奔鄭陳旋滅楚平王立始立偃師之子吳是爲惠公偃師追諡悼太子

因偃師之變恚而卒是則哀雖寵留非有殺偃師之志也偃師殺而哀始痛求死無地矣廢立之際間不容髮顧欲兩利而俱存之哀之愚不亦愚之甚者哉

叔弓如晉

晉平公為虒祁之宮諸侯賀之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于時石言于晉魏榆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怨讟並作莫必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告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五君楚人執而殺之非其罪也而殺之蓋將有事于討陳矣

陳

公子留出奔鄭 陳告

楚既殺干徵師留懼奔鄭陳自是數月無君

秋

蒐于紅 紅地闕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講武也春秋時多用蒐晉傳每言蒐齊亦因社以蒐魯蒐尤屢而昭定以下獨五言蒐者兵已屬于季氏每耀武以示于國中也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根牟魯東界商宋地宋與衛皆會西界盡魯四境以為蒐可謂大矣而不言大者史闕文非義所係亦不以公行不行為辨也十一年蒐比蒲公不行亦稱大蒐

陳

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招主告

招與過同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招急使人自解于楚委罪于公子過而殺之楚亦終信其說而放公子招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四

公子招辛逆于刑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陳告○據傳去疾奉孫吳圍陳而曰楚師者滅陳時楚靈已至陳陳不以君及棄疾告於公子招殺孔奐皆楚靈事非棄疾可知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公子招罪晉也而止于放招固巧為醉靈亦有德招之心前無招陳無陳之○是時楚越通狀得於之 殺陳孔奐 奐亦招之黨歌免招逆生奐以罪

楚靈既殺干徵師于時偃師之子吳奔在楚楚使棄疾奉吳以衛陳曰將定而國公子招既自解于靈因以國下靈靈免公子招之死

放之于越而使穿封戍為陳公蓋以詐下陳
陳既聽即滅陳而縣之也初靈王卜曰余尚
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予畀余必自取之蓋其志嘗欲南取吳北
取宋鄭以及于晉而陳蔡二國者則固所為
滅此朝食者也適有偪師之釁既假討罪以
滅陳既滅陳即滅蔡遂使五大夫圍徐以懼
吳此其志豈嘗一日忘天下哉彼懷圖天下
之心而先試其威于陳蔡苟無乾谿則中國

之憂方甚大耳左氏知楚虔之暴而不知其
有圖天下之心猶陳呶呶于陳蔡之存亡吾
笑其言之末矣

葬陳哀公

凡諸侯葬魯會往會之則書今傳云輿嬖袁
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則葬不成禮
魯安得而會楚史又安得而書之哉蓋靈假
討罪以滅陳而又假葬陳君以示德赴告諸
侯諸侯往會魯史記之是則確然其可據耳

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事亦類此蓋秦人之
作詐將以愚天下以自愚其行事多出此也

九年

戊景王十　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衛靈二
辰二年　蔡靈十鄭簡三十三曹武二十
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三秦　孔子年十九娶
哀四楚望八吳夷末十一○于宋亓官氏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畏
之也于時圍陳雖棄疾楚子寔已至陳故諸
國之大夫往會之

許遷于夷 許告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虔以葉為方城外蔽欲
兼有之故遷許于夷而質許圍夷即城父也
城父本陳之閑地即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
十里楚滅陳遷許于此復遷城父人于陳令
無與許雜遷方城外于許令葉之民從許君
為平王立還許于葉

夏四月陳災

陳來告也凡外災告魯往弔之則書齊宋而
外魯不往弔則不復書今書陳災魯往弔也

當是時陳已滅矣雖實來告蓋使穿封戌為陳公戌擾陳之國倚楚之強將此自比于小國諸侯國滅而史不滅遂以己之災布告列國列國畏楚而媚戌使往弔之史是以書是則確然其可據者耳如云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則魯固未嘗往弔也史又安得而書之哉彼穀梁者知經之為經而不知經之一本于史以為閔陳而存之夫可以意而存即可以意而削經之為經益㽞亂而無紀矣

春秋傳注　昭公二　七

卷之二十九

秋仲孫貜如齊貜羯之子始見經

襄之二十七年齊景公立使慶封來聘以通嗣君魯不報聘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而非報聘今使報聘脩鄭好焉

冬築郎囿

季氏四分取二兵民半制于己故多闢苑狩之地為平子欲速成叔孫不可事之出于季氏可知已

十年己巳景王十三年　晉平二十六　齊景十六　衛靈三　蔡靈十一　鄭簡三十四　曹武二十三　陳滅　杞平四　宋平四十四　年　秦哀五　楚靈九　吳夷末十二　○　孔子年二十任于魯為委吏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高彊同奔不書彊非正卿

齊景公之時陳鮑欒高四族為政陳者陳無宇謚桓子敬仲之後鮑者鮑國謚文子叔牙之後求即欒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高即高彊字子良公孫蠆之子二旗皆出惠公是曰二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強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陳鮑皆授甲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欒高氏戰于稷

春秋傳注　昭公二　八

卷之二十九

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夫齊之公族百不睹一而二惠獨在蠆又以討慶封有功于國葛苗庇其本根齊所恃以自庇者幸有此也陳敬仲奔齊兆有齊國至于桓子豆區釜鍾日行惠于國中識者已有代齊之患故公孫竈卒晏子曰姜氏弱矣而嬀氏將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今衆飲酒而逐之又駕浮說以詒鮑氏而并力以逐之公族

盡出陳氏益尊與鳩氏之地不在太公之裔而在桓子之目中矣夫陳恒弑君聖人之所痛也百世可知齊將為陳亦聖人之所明知也而原其本始祇曰齊桒施來奔聖人之志豈在史文之外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如宿之

孫始見經

意如新襲世卿貪橫無厭甚于其祖見其祖取鄆取鄫取牟婁防茲以為誠得莒國而盡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九

有之則已之强且迫于魯四分有二之邑、莒足筭哉于時叔弓久為私人可頤指使仲孫貜唯、諾、無所短長驅此二卿而用之則通國之兵殲于盡出莒直可旦暮下而不謂其僅取一鄆也取一鄆意如意不自得將不屑書史亦無所事于書而或者乃曰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妄哉斯言真不達于事情之變矣 鄆地闕

戊子晉侯彪卒 子夷立是為昭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子佐立是為元公 不言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 庚午景王十四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殺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〇孔子年二十一為乘田于魯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告蔡人深怨故以楚子之名告為楚告不但不告名并不言誘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蔡并告〇棄疾楚靈王之季弟所謂再弃靈殺者也方見顯于靈故顯非令尹時使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十

將兵〇圍蔡八閱月世子有復見殺平王立始立有之子盧是為平公有追諡為隱太子

既滅陳伺將滅蔡殺蔡侯般亦假討賊以為名也楚子在中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中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嗚呼此楚虔之所以弑也凡入暴者不必詐、者亦不必暴詐而暴人斯疾之矣暴而詐人斯備之矣以蔡般之宜殺也而重幣甘言以誘之肘腋

之人其誰不自怵況當壁有兆又靈王之所
必忌者乎其後八月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
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若父
擇臣莫若君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
戒惟惺之間其疑棄疾也如此爲棄疾者冝
思有以自處矣故朝吳在蔡寔棄疾之腹心
許以復封以謀其國而圖其君且以救死人
欲救死其誰不致死故楚靈王以詐殺身則
殺蔡侯緩其速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生母、

大蒐于比蒲 比蒲地近邾○方有母喪公必不出亦稱大蒐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亦納人蒐是知蒐與大蒐史通異文非義所係

甫蒐復蒐疑以取鄟故備莒人之怨至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地闕

襄二十八年邾子來朝昭元年魯亦會虢邾
悼公是已通也今何以復急于盟魯方伐莒
取鄆邾莒同仇虞二國之復合也故急盟以
離之然而卒皆愬于平丘則庶其之奔邾固不
能釋怨也是亦季孫之所致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 昭 韓起齊 景 國弱宋 元 華亥衛 靈 北宮佗鄭 簡 罕虎曹人 武 杞人 平 于厥慭 韓起于昭二年為政于今十年矣寂然無所見于時起之不能益可知也○厥慭地闕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
不能救蔡物以無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夫荀吳之
所謂救不合諸侯以用兵更何策哉而韓起
爲政悼楚畏戰使狐父請蔡于楚無論勿許
即許亦何以自立故晉之不能始于趙孟而
極于韓宣暮氣之不揚不可爲也天下難安
忘戰則危弭兵之禍蓋至此而益見也已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葬齊歸公不慼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
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
國不忌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用之蔡古
拒守八閔月晉不能救卒以滅蔡執蔡世子
有用之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
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于是城陳蔡不羹
書郎使棄疾為蔡公
辛景上↑未王年二十五陳滅杞平六東七楚靈十一吳兵十有二年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簡三十六年曹武宋元二秦○九子年末十四二十二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齊告○經言陽傳言唐今保定府唐縣經是

燕簡公奔于齊六年齊侯伐北燕納之不克
今復使高偃納之齊景有代興之心知晉事
之不能也陽即唐燕之別邑事之本末傳皆
不許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子寧立是為定公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新立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如晉以送公行故不書
公如晉、昭初立朝嗣君也取鄆之役莒人

愬于晉、以平公之喪未之治也今朝嗣君
晉人辭公、子慭遂如晉慭即襄公之弟昭
公叔父也初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
謂公子慭我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
位我以費為公臣慭許之慭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君臣之際既有密謀又乘晉之怒而言
其故則公之過可盡脫而季之罪可盡彰晉
如聽慭之言而問取鄆之故于季蒯因挾費
以歸于晉則此一役也季可以廢今慭方告

晉而蒯乃叛而之齊慭之言先不信于晉矣
事安得成故不待季覺聞叛即奔非奔叛也
奔其言之不信于晉也蒯以齊有代興之心
疑必可恃遂貿然而如齊豈意圖之一年齊
救不出誤此一動季氏復全惜哉惜哉故南
蒯之將叛也鄉人歎之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人而君圖有人
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或歌之曰我有圃生
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

恥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其事樸之宣
淺如此淺謀躁動卒成乾侯南蒯乎忠則忠
矣無所逃其罪矣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告。成熊得臣四世孫與鬬椒同出若敖傳言若敖之餘謂與鬬椒同族也

鬬椒之亂在宣四年距此已六十四年猶以
能為若敖之餘也而殺之其說左史蓋殺成
熊必自有故而偃鬬椒之說以告于諸侯肘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十五

腋之人其誰不自怵此楚國之衆之所以必
欲殺虔而後快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既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還及
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叛何以不書家臣之
姓名不登史策侯犯陽虎亦猶是也

楚子伐徐 楚告

楚虔既滅陳蔡狂逞其欲將有事于北方而
患吳之撓其後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
為之援直以楚子伐徐告于諸侯者所以示
威于中國也乾谿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即
城父楚以乾谿為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于
此次乾谿實樂章華也虔竟死于此焉

晉伐鮮虞 晉告。滅肥不告故不書

鮮虞狄之別種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戰國時
所謂中山者是也是時狄稍弱而鮮虞獨強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十六

自此至春秋之末凡五用兵猶不能服門庭
之寇伐之為宜故經于伐鮮虞無譏不稱師
將史闕文非義所係如曰假道鮮虞入昔陽
以是狄晉則滅肥之事也安得移之于此日
哉

昭公二終 起乙年止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

昭公三

十有三年 壬申景王十六年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末十五○孔子年二十三

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邑今兗州府沂州費縣是也

叔弓季氏之私人故帥師圍費晉既不顧齊與救援圍之一年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刼南蒯南蒯奔齊不言南蒯奔者微者姓名不登史

策也公山弗狃以費叛召子欲往則南蒯之叛宜非聖人所重貶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薳罷不見于傳疑亦死于亂矣棄疾立以子旗為令尹即聞戒然○乾谿已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并告○棄疾自立足為平王○令尹

棄疾以當璧之兆為虔所忌曰以殺虔為事而蔡之遺臣曰朝吳者知棄疾有非常之謀亦欲乘之以復蔡內連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又群喪職之族外連越大夫常壽過作亂以當之王次乾谿以棄疾命召比黑肱于晉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衆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立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自立為司馬令于乾谿曰先歸復所者剝王師潰五月癸亥王縊于申亥氏告于諸侯曰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歸其罪于比也方棄疾之入而王之未縊于乾谿也棄疾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

君司馬將來矣又有呼而走至曰衆至矣二子懼皆自殺明日棄疾即位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夫欲得國者棄疾也謀弒靈王者棄疾也謀殺子干子晳者棄疾也一朝而殺三兄以圖其國而嫁其身惡莫大焉罪莫深焉然而告于諸侯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復自居于討賊之名以微示夫冒立為王之意故知其為舊史知其為告文則獲人之情偽盡出而聖人之好惡亦自明以為聖人之文則是

非顛倒將有紛出而不可終窮者矣胡氏之言曰凡有君臣之義當坐之以弑君之名比非棄疾之君止可繩之以兩下相殺之例嗚呼再見其言之終悖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在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鄭地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既會而後言盟故會與盟別為二事一經中惟首止葵丘盟宋平丘四從而已其他則直言盟不復言會也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鄭子

皮于是時卒子產始為政 公至自會

厥憖之會欲救蔡而不能畏楚虔也今虔斃矣于時叔向用事思復合諸侯以嗣伯而慮其不可合也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若將有事于用兵然者諸侯畏之乃皆來會遂會諸侯于平丘凡合諸侯而為盟不復言會晉慮諸侯之皆貳故先言會以來之既會而後尋盟恐其猶有不協也先是齊侯之朝于晉也宴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至是齊侯不欲盟叔向責之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齊侯懼而復盟邾人莒人愬會于晉、侯不見公、不與盟執季孫意如以歸是行也以力服人事不可再晉合諸侯于是止文之霸業竟以平丘為終事焉

蔡侯廬歸于蔡 蔡告 陳侯吳歸于陳 陳告○復許不告故不書

平王初立矯虔之所為復胡許沈道房申六小國于故居而其大者無若復陳蔡隱太子

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復封也報入楚之功而信朝吳之納君子以平之初政其有可觀者此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塟凡三十有一月孫塟其祖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請意如也意如在晉而能使公不敢不為之請積威所劫抑何橫之至是哉晉人辭公、乃歸

吳滅州來 吳告自是以後吳始告勝

州來楚之門戶吳所必爭吳知爭王初立未能出師遂乘間以滅州來且以告于諸侯以明其能弱楚之意其後十九年楚人滅州來二十三年吳復伐州來楚遂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事多不告故不見經要之入郢之師兆于此矣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 滕平二鄭定二曹武二十 七年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九子年二十 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〇四母顏弋卒 五

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不稱季孫一事而再見者卒名月左氏以為尊晉罪己乃孫為之說

意如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夫晉卿之橫豈一子服之浮詞即能免季孫而歸之哉蓋必復以賄免矣何以知其賄免前年冬公如晉荀吳曰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乃辭公是未有止公之意也胡十五年冬公如晉晉猶以取郠故復止公以討之哉意如之于晉也必將自脫其罪脫其罪必將卸罪于公苟無所利晉不能違心而遽以公為罪首也明矣如曰為夷執親義將不可則不忍行之于季者而獨忍行之于公哉比事以觀知季之以賄免無疑也

三月曹伯滕卒 子須立是為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告 子郊公奔齊去疾弟庚輿立是為共公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八月莒著丘公卒其子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茲夫善于庚輿而惡公子意恢郊公善意恢惡公子鐸鐸因蒲餘侯而蒲餘侯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冬十二月蒲餘侯殺意恢郊

公奔齊公子鉏逆庚輿于齊然則意恢者郊公之所視以為存亡也告殺意恢何以不告郊公奔豈郊公之立猶在喪次不成君者不言奔故不以告耶莒郎于夷傳家所恐郊公之名不傳其入也亦不以告情實之間苟存其似可也

十有五年 甲戌景王十八年 晉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二鄭定三曹平公項元年陳惠三杞平九宋元五○孔子年秦哀十楚平二吳夷末十七卒二十五一作夷昧一名戴吳○子僚立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子歟嗣○有事武宮自成五年以來已為常事不書此以叔弓卒故書凡祭既灌以後樂舞始入叔弓蒞事入而卒去樂卒事亦因叔弓卒故書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告

初楚靈王滅蔡蔡之遺臣朝吳有復蔡之心善自結于棄疾棄疾時為蔡公欲弒靈王而自立知朝吳之有心計可與謀也為蔡公之二年靈王次乾谿以懼矣棄疾因民之怨與朝吳謀以入楚弒靈王而自立復封蔡侯廬因信朝吳復使仕蔡楚之讒人有曰費無極者害朝吳之在蔡為之構于蔡以逐之王曰予惟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即此一事而平之耳目已為無極之所蔽矣然則經以信讒書乎曰不然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皆信讒之事也而多不書然則告則書不告則不書經于外事無筆削益可知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告

十二年伐鮮虞不服故復伐之圍鼓克鼓以鼓子戴鞮歸鼓益鮮虞之屬國不足告也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有六年 乙亥景王十九年 晉昭六年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平四鄭定四曹平

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子僚元年 ○ 孔子年二十六

春齊侯伐徐 齊告

中國有伯則諸侯無敢私相伐私相伐是無伯也徐非開罪于齊也而無故伐之其有志于代興明矣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而經不書齊不告也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云宗周既滅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告故言楚誘而蠻子不名

戎蠻戎之別種即今南陽府汝州西南蠻中聚也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楚疑其為晉用故誘殺之蓋平丘之三年復有北方之虞也楚殺戎蠻子故晉滅陸渾戎相忌之形左氏蓋多荒略矣

夏公至自晉 是年春公不朝正于廟史宜書公在晉今不書疑經削以顯在楚在乾侯之異所謂內詞有削者是也傳言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則以聖人之諱止于通經事例

未安

冬如晉迨夏始歸晉止公也何以止公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會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是以辭公而不盟迨意如行賄移罪于公公復見止是代季受名也代季受名即季受年表晉欲止公之故智也子服昭伯曰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晉之於昭蓋真習以為常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子棄疾立是為頃公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丙子景王二十年晉頃公棄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 孔子年二十七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明年乃就學于郯子

春小邾子來朝

昭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今復來朝畏強臣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郯子襄七年朝魯今復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晉告○荀吳時將上軍韓起雖執政不能為軍政每用兵必以荀吳出吳亦一時之能臣也

陸渾戎甚睦于楚故晉滅之亦以除腹心之疾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然此疑楚告楚諱敗故不言令尹司馬也○是時令尹乃陽匄昭十四年楚平已殺鬬成然○長岸地闕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 昭公三 十一

長岸楚地吳以舟師深入楚地楚之司馬子魚禦之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復取餘皇楚師亦敗勝負雖均要之伐楚之勢深矣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年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秦哀十三楚平五吳僚三○孔子年二十八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子午立是為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四國皆告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然則四國非來告乎曰鄭使行人告于諸侯則四國之皆告可知又曰許不弔災則魯之皆弔又可知弔所以書災言其日并而志之志甚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邾鄅皆得告○鄅小國妘姓[illegible]之後今沂州有故開陽縣即其地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莊公反其夫人而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 昭公三 十二

舍其女此何關于大故而亦書則知來告則書經于外事無筆削盖可徵矣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許告○白羽今河南鄧州內鄉縣

十五年楚平王復遷邑還許于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許于鄭仇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與楚之喪地矣君盡遷許楚子說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晉頃二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定七曹悼

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 孔子年二十九適晉學琴于師襄

春宋公伐邾 宋告邾罪故不告取蟲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不書宋不告也夫以齊侯之伐徐也而盟諸侯于蒲隧以宋公之伐邾也而同盟諸侯于蟲天下無伯人自為伐亦人自為盟升降之故雖不書豈無所慨于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 昭公三 十三 中哉以是益知經之為經固不以書不書為取舍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止乔晉悼公之弟斯立

按左氏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此知世子之非實弒而以弒其君為聖人之書聖人之責人不如是其已甚矣穀梁傳曰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卒此則事之情實止曰我與夫弒者因以弒其君赴于諸侯聖人之所不能革其殆是乎嗟乎止之心孝子之心也明知弒父之名之不可有而甘以其身受之此豈矯飾于身名之際者自世之言經者不知經之一本乎舊史而好以聖人之意當之則有以孝子為賊子而加誅討于其間名實之衰益瞀亂而無所底矣豈不謬哉

己卯地震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 昭公三 十四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告

齊景有代興之心謀納郯公故使高發伐莒如云經有筆削則此等者不書可也

冬葬許悼公

止非弒君者也君死止出許故有君何故不葬而會之此其常也

昭公三終 起十三年止十九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一

昭公四

二十年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晉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十三蔡平八卒鄭定八曹悼二陳惠十八杞平十四宋元十○孔子年三十是冬秦哀十五楚平十七吳僚五○鄭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曹告○鄸曹邑無攷

傳無事寔公羊以會為喜時即子臧後度亦無據之言不足論也奔而言自一曰畔一曰待放而後出奔嗚呼抑又妄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告

公孟縶者衛靈公之同母兄也不良于足故立靈公〻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以戈擊公孟遂殺之告曰盜言賊殺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書左氏以書盜為聖人之筆而強為之義曰求名而亡已失告文之意文定又移獄于宗魯抑又不根之甚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告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向寧華定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于是誘群公子殺之而質公之太子欒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質公欲如華氏華亥欲歸公子向寧不可公曰余不忍其詢遂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使華牼還質子于公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子朱立明年葬是

二十有一年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五秦哀十六宋元十一楚平八吳僚六○孔子年三十一齊景公遣使來聘是適齊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立通嗣君也是時叔舍為政意如欲惡諸晉使有司殺禮以怒之是年冬公如晉〻人辭公二十三年叔舍如晉〻人執叔舍皆本諸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告
宋大司馬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多僚與貙相惡譖之于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費遂逐華貙華貙知之遂殺多僚而刼司馬以叛因以召亡人亡人華向等復入于宋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此其亂又在華貙而不在華向宋告華向入而不告華貙故仍以華向書要之實貙之所召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昭公四 三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一

八月乙亥叔輒卒 弟牀 嗣

蔡侯朱出奔楚 蔡告○朱出奔楚而不書其卒是 年于生也不成其爲君故無攝

東國立是爲悼公東國隱太子 有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此沈尹戌所謂去朝吳出蔡侯朱屛王耳目使不聰明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須立且拜士鞅之聘也左氏曰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夫郎伐鮮虞何病于待賓況未嘗有事于伐乎蓋士鞅來聘叙禮以慢之故怒公而不納耳嗚呼晉與魯昭總在意如喜怒中矣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昭公四 四

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一

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孔子年三十二在齊

齊景公欲以廩丘 之楚爲食孔子辭 將告

春齊侯伐莒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謀納郊公也莒子敗之于壽餘齊侯復伐莒經于外事無筆削來告則書北郭啓不告則不書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宋告
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翰胡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

楚乞師楚遂越師師逆華氏宋公不可諸侯之戍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昌間蓋魯近邾之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昌山疑即其處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子上猛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鞅叔弓次子輙之弟

景王太子壽于景之十八年卒王后亦崩壽之母弟猛與自皆無寵王寵王子朝欲立之子朝之傅賓孟及群王子還姑發弱騠延定稠等皆党之景王崩劉子單子奉王猛而葬景王子朝率其党人以作亂此王室亂之實也而傳言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經亦順而書之者叔鞅如京師本以葬喪行值劉單之以速葬行事也因而會葬以葬復公言王室已亂葬非其朔此復公之言所以引使臣之咎非泛言其亂已也復于公故史得書然則仍以內詞書不可以為外詞而疑其不據告而書如曰本使人之言即書于策則居

皇以後子朝奔楚以前誰非王室亂之事胡獨取其梗概而贅言之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王室告。天子未踰年猶未稱天王故史以名告。劉子名卷字伯蚠又名狄單子名旗皆王室之世臣。皇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

劉單王室之大忠也先是劉獻公之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欲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欲去之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劉單王以心疾暴崩劉單奉王子猛攻賓孟而殺之及葬景王而子朝作亂欲殺單子單子戰而敗以王猛居于皇此忠于王猛之始事也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文定泥于以之一言而曰人而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扶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夫為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于王城又立敬王而遂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以免于貶矣而以吕之一字

疑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故凡泥于文而不求諸實未有不至于倒置者已是不可以不辨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告）

王城今河南府城唐苑是即武王定鼎郟鄏周公營此以為東都者也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已稱京師而曰王城者臣民逆散擁為亂區不復成其為京師不以京師告也先是子朝擾王城王猛居皇既單子告急于晉又殺子朝之党子朝奔京劉子單子以晉荀躒籍談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王猛始入猛若不卒子朝必亡不幸王猛卒人心疑晉復佚朝而微見交通之迹子朝篡立其党日繁繇是王室之蠢蠢不得定耳

冬十月王子猛卒（不書葬不成喪也周人追謚曰悼王越五日乙丑母弟自即位是為敬王）

敬王之立亦劉單之功也不告立故不書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敬王元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年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孔子年三十三）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平丘以來邾魯相怨邾人城翼還道經武城武城人乘間而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魯使叔孫舍如晉以謝之

癸丑叔鞅卒（叔詣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亦以得罪于士鞅故士鞅之聘也叔舍為政季使有司殺禮以怒之今使叔孫叔孫往則必執執而快意如此又意如之私心也

晉人圍郊（王告○晉二大夫稱人王告陪臣之詞○郊子朝邑今無攷）

晉既納王猛于王城矣子朝在京晉師伐之毀其西南此壘破之勢也破則子朝可擒敬王定矣何復去之而圍郊乎圍郊則佚賊可知無故佚賊則有交通之迹可知至明年晉使士景伯涖問周故于介衆介衆言其故乃

辭子朝而絕其使非交通胡至是而始絕哉
晉既通子朝子朝之黨復熾稱制于王城者
三年有奇則皆晉人之所致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蔡告○不書葬不成喪魯不會也成其為君故復謚之曰悼公○弟申立是為昭公

東國五而朝于楚因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庚輿奔而號曰共公號不待卒也郊名無狄獲稱後有莒子任卒疑郊公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

患之又欲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
齊人納郊公不書莒不告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吳告勝○吳雖君將魯史但以號告○滅獲雖吳詞總屬告文非義所係○子瑕卒囊瓦為令尹○雞父楚地今壽州霍丘縣有雞備亭疑即其地

為州來也昭十三年吳既滅州來十九年楚
人取而城之今吳復伐州來楚令尹子瑕疾
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子瑕卒
楚師熸吳子以罪人三千犯胡沈與陳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許蔡頓
亦敗楚師大敗吳復取州來吳告勝而不告
取州來敗不見經要之吳人之勢偪矣

天王居于狄泉王告

敬王立于王城尹圉召伯奐南宮極等復黨
子朝以入于尹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
尹王出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今居狄泉避
子朝也狄泉即翟泉在成周下都杜氏所謂

雒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其時成周自為
一城而狄泉在城外至後城成周始遶入之
王因以成周為定居不復都王城周之復東
蓋始諸此雒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
食者即王城又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
者即成周周公營之以遷殷頑民故曰下都
今之雒陽是也王避子朝不居成周之內城
而居狄泉者于時尹氏黨子朝而成周人嘗
為戍尹則王有疑焉可知矣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自以立君布告列國○尹氏見于傳者有尹圉尹辛尹固等而概曰尹氏則衆從皆朝党矣

敬王既出尹氏與其党遂立子朝自此年七月至昭二十六年十月閱三年有奇子朝稱制于王城于時敬王在東曰東王子朝在西曰西王孰正孰邪莫能辨也經要傳詳經事之不明必攷于傳而天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左氏反無其文則傳之詳略固有紛然其無當者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癸未 敬王二年子朝稱制于王城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一卒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孔子年三十四適周方樂于萇弘問禮于老聃入廟覩金人自周反于魯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子何忌嗣是為孟懿子先是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介不能相禮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吾死必屬說與何忌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敬叔即南

宮适又名縚

叔孫舍至自晉

左傳叔婼皆無叔孫字與意如至自晉同文胡氏從公羊而曲為之說

叔孫舍見執不屈晉伏士彌年禮而歸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子成立是為悼公

冬吳滅巢

去告胯○巢小國今廬州府巢縣是為吳楚之要道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非國故不告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吳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葬杞平公

甲申 敬王三年子朝稱制于王城

二十有五年

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二十吳僚十

○孔子年三十五于時昭出奔孔子去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將以通于景公有聞韶問政等事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之說恐不可信

春叔孫舍如宋

昭十二年宋元公立使華定來聘以通嗣君闕然久不報今使報聘非逆也舍不當爲意如逆妻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叔詣鞅之子○趙鞅一名志父趙武孫趙成子成不見經傳早年○是時韓起尚為政而趙鞅撖主國事政权之旁落又可知已○齊衞不會○黃父即黑壤晉地今無攷

春秋傳注　昭公四　十三
卷之三十一

晉自圜郊以來已三年矣子朝入王城天王居狄泉晉已置王室於度外自前年三月士景伯涖問晉故始絕子朝然亦未以納王為事也幸而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〻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獻子懼乃徵會于諸侯期於明年今年夏會于黃父謀納王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夫王之在疾危于虆郊綫之時日即有須洞之憂而曰期以明年又曰明年將納王是何王室之難日復一日若瘻者之不可起哉蓋晉既不以王為事晉之諸卿又復不以晉為事勉而為會以塞謦欬之誚耳豈真有事于王室哉蓋至是而晉之為晉亦未如之何已也

有鸜鴒來巢鸜鴒不踰濟魯所無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故又雩

春秋傳注　昭公四　十四
卷之三十一

九月己亥公孫於齊

意如逐君也季之無君自成費以來已五十年日長矣〻勢不可待忿而代季氏僞請于沂工以察罪僞而請囚僞請以五乘亡兵衆既集遂伐公徒公徒敗績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齊此事之實也而左氏之言叔孫氏之司馬隔西北隅以入又曰孟氏殺郈昭伯叔與孟豈佐季以逐君者哉又其甚者曰季公若以殺申夜姑怨平子郈昭伯以鬪雞亦

怒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而謀去季氏子家覊曰讒人以君僥倖不可為也此瑣屑之言恐不足據季欲擅國公即不伐終當逐公，實怨季即無公若輩終當伐季舍本原之論而區，于發難之因何足述哉事至此但以經據傳之煩言勿論可也公若季氏族名公安公為昭公子名務人子家為公孫歸父孫郈昭伯祖攸疑以將氏之族

次於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公出史定敘公之出入書志○陽州齊魯境上邑今無考○野井亭在今濟南府禹城縣東

次于陽州以待齊命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此非無信之言也景有代興之心而有好名之癖北燕伯欵出奔齊，終納北燕伯于陽莒郊公出奔齊，伐莒而納郊公于朝之亂王不告急則黃父之會齊遂不出今公不之晉而之齊，以為是將有托于我也魯若迎其機而用之未必不伐季齊而伐季晉亦何至党季以敵齊哉自魯之臣先有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之言而用齊之機魯已自失之矣是則子家之迥也且其時主孫齊者臧昭伯也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繾綣從公無通外內此亦衛成公之甯武子也而子家子必與之異現其用意以為彌縫季氏可以通外內以後公而抑知季之為季豈子家子所能致哉故公之誤不在不之晉而之齊而在不善用齊善用齊

則梁丘據者即為昭用而不為季用矣是在所以用之而已矣臧昭伯臧為子初臧孫紇出奔魯人立其兄臧為今昭伯從昭公出亡臧氏也于魯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子不敢嗣○其書日史家之常于時公雖在外而叔詣亦書日謂書日以表卿爵誤祈死之說妄也于時昭子適卒史家傳會以成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子欒立是為景公○今開封府杞縣有曲棘里

諸侯卒于境內不地曲棘宋地何以地宋元

公為公如晉將求納公至曲棘而卒其告于魯曰寡君以君故如晉卒于曲棘然則告魯之言非告諸侯之言也宋欲納公則凡來赴者皆赴于公必不赴于季矣彼謂書其地以表賢者其猶蓬之心也夫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此乃西鄆今之鄆城縣是以其西逼齊故取之非季氏之東鄆也

魯辭千社而齊侯終欲納公故先取一邑以處公圍成以前景之心事固如此槩而沒之非其實矣

昭公四終 [illegible]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二

昭公五

二十有六年乙酉 敬王四年子朝稱制于王城 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 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宋元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年吳僚十一 ○孔子年三十六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亦奉公命以會葬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已前至齊今自齊居于鄆齊存公也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 [illegible]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〻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去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之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大景之即位三十有二年〻已長矣牛山

之泣拘寢之歎遄臺之樂獨所畏者死耳據懼之以死安得不悔自是以後公雖數至齊若切聞也貸之得人力至于如此子家氏之謀國竟安在哉若夫成本孟氏邑非所當圍公孫朝意在媚季先致齊師齊之公子鉏亦必受貨仲孫何忌不能自主一聽成大夫之所為戰于炊鼻無功而退事之顛悖何可勝計嗚呼天欲廢之誰能興之其魯昭之謂耶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晉不主盟故齊

春秋傳注 昭公五 二
卷之三十二

遂事盟〇鄟陵也閒

景既入梁丘據之言而使公子鉏從魯君以卜卜而不勝宜無盟矣乃復盟于鄟陵以謀納公者何也前此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則既徵會於諸侯矣徵而弗會何以罷之不得已而猶盟以實徵會之言而實未嘗有納公之意既盟之後寂焉無聞從可知已說者見夏公圍成秋復盟鄟陵以為謀復納公者抑何妄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居即棄疾也子壬立是為昭王改名軫于將子西有

讓立事見傳子以定生猶賢大夫

冬十月天王入于王城 上告

前年夏會于黃父曰明年將納王今越一年有奇晉卿不出單子如晉告急劉師戰而敗績復以王出而後知躒趙鞅始出出而王起師于請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而後天王入于成周是王之一日未寧皆晉所致也

春秋傳注 昭公五 三
卷之三十二

成周人始黨子朝晉既克鞏知子朝不立還逆朝王始入成周東周之下都不居王城而居東周之下都者餘黨猶在王城不可居也蓋自是而遂以成周為定都焉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告〇子朝既奔王始入成

周今能先書入後書奔書子朝告也〇此八通族不奔故仍言尹氏

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尹氏之族毛伯得召伯與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王入于成周定五年王人殺

子朝于楚

丙戌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年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弑○孔子年三十七自齊歸魯按史記齊景公云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在昭公末薨之前疑即此時事然未傳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再如齊也鄆陵以名納公〻猶以為信齊師不出復如齊以請之如齊即歸景不見公可知蓋至是而公真為棄于齊矣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二　昭公五　四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一名州于○諸樊之子光旬五

先是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曰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札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立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既卒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立夷末之子僚〻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焉得為君于是使專(設)諸刺王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夫子過其墓而題之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專(設)諸者伍員之所進也伍員之父伍奢為楚太子建之傅太子建娶于秦平王自取之費無極言于平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使奮揚殺太子太子建奔奔宋

秋傳注之三十二　昭公五　五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與父居之伍員之兄棠君尚謂其弟曰爾適吳我歸將歸死伍尚至楚并殺奢與尚員奔吳言伐楚之利于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大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專(設)諸焉而耕于鄙及王僚之十二年因楚喪而伐之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專(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弑王不言弑者

名吳不告也公子自立是為闔廬

楚殺其大夫郤宛楚告郤宛之罪

令尹子常貪而信讒初王僚之代楚也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圍潛楚左尹郤宛師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及吳弒王僚二公子皆奔楚師乃退費無極譖諸子常曰救潛之役子惡取賂而還子惡郤宛字又令子惡飲子常酒而寘甲兵于門後謂子常曰子惡將不利于子甲在門矣子常信之使鄢將爇之子惡聞之自

殺國人不悅沈尹戌言之子常而後殺無極與鄢將師此無極之終事而子常之所以卒敗楚國者也然則經以為鑒書爭曰否史於外事來告則書殺費無極不告則不書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晉告〇士鞅即范獻子時韓起尚為政而士鞅主周事〇戍周合不足書故不書

王既入成周慮子朝之徒之犯反側也來戍于晉晉將合諸侯以戍之秋會于扈令戍周此於納公事無涉也而宋元公為公故卒如晉卒於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與大夫之子為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故宋衛大夫遂因會以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而謂宋衛曰魯君守齊三年而成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大之贊有民之助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夫季之于晉本不待會而賄也而會又為之

益其賄魯昭至是即欲不死亦于乾侯其可得哉

冬十月曹伯午卒弟野立是為聲公

邾快來奔無傳〇奔季非奔昭也然具名亦曰奔魯則史得書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如齊也春如齊不見公已知齊之不足恃矣今聞扈之會士鞅之言益知晉不可從不得已而後如齊、欲逐公而難為言也使宰獻而請安又使夫人見其逐公之意甚于春

行者又如此嗚呼真無望矣故嘗以為季之
愚不在賂晉而在賂齊賂齊所以拯公也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一齊景三十四衞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年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年〇孔子年三十八此以下行事鄙不可攷大略脩詩書禮樂弟子來學者衆至陽虎亂孔子益堅不仕虎敗始仕于定公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是時公猶在鄆會葬之命既猶出于公〻次乾侯以下則不可知要知仍以君命往故史得而書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次乾侯者一年〇乾侯晉境內邑今廣平府成安縣 參春秋傳注之三十二昭公五八一

明知晉之不可告而如晉所謂搶地呼天計無復之者也晉于此殆無人心矣待命一年晉君臣若不聞也者子家子以為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嗚呼晉而如此即早之晉何益哉以是益知子家子之言無謂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子蠆立是為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子結立是為頃公

冬葬滕悼公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衞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〇孔子年三十九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求晉又不得還居於鄆〻固齊之所取也豈客如晉之人一日安于此土哉高張來唁而稱主君若曰君如晉也胡為乎于此夫於晉也則曰君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齊于齊也則曰君如晉也胡為乎于此嗚呼能死則死不能死則南走吳耳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是尚懼之何況齊晉彼馳尺一以閒晉〻將討季之不暇何子家子之不出此哉故子家子者智出茅夷鴻之下而徒以其君客死于乾侯者也 參春秋傳注之三十二昭公五九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畀公〻復如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還嗣〇指叔弓子昭十五年卒叔輒叔鞅、叔詣俱數年而卒是子與否皆不可知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潰公恐公復來卻令鄆人潰散如主人叛之而撤其館舍也自是鄆為齊有定二年二者潰之則潰之出于齊意可知矣

[illegible]三十年晉頃十四年齊景三十六衞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illegible]杞悼六宋景五秦哀[illegible]楚昭四吳子闔廬三○孔子年四十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說者三書公在乾侯此豈義例之所喻哉茍有人心思需季氏之肉矣左氏何據而曰不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二　昭公五　十

書鄆與乾侯非微過公且微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夫君臣無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由直之地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父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父齊崔杼弑其君光君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君昭之過不若固與光之甚也季之惡方熾於弑聖人豈不責之固與光者而反責之昭也哉故左氏之說經不可不大明其失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棄疾卒子午立是為定公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吳告○章禹降吳而後奔故得以其名告

吳子使徐子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是楚不敢執二公子奔楚吳子怒執鍾吾子伐徐滅之徐子章禹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初二公子之奔楚也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及吳滅徐楚不能救自是以後吳三出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二　昭公五　十一

師以肄之楚于是乎始病此連尹奢所謂楚君臣其旰食者也

庚寅敬王九年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衞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孔子年四十一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荀躒知躒之孫盈之子○二十八年

謂此年于時魏舒為以而士鞅微上周事○適歷晉地今無攷

晉定公立知前事之誤命諸大夫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然後代之何如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咎具咎季孫意如會晉躒荀躒
於適歷練冠麻衣跣行而待命曰若得從君
以歸則固臣之願也意如從荀躒如乾侯荀
躒以君之命唁公曰君其入也公曰已所能
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議者皆以
不歸為公咎焉吁是何言哉為人君父至為
臣所逐流離道左者七年僅以講解卒事尚
可立于民上乎故公之不歸不可以為過若

夫定欲納公令出則行雖有異而為范獻子
所欺彼昏不知千古同歎其有如萌焉乎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子定立為襄公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濫城

不言邾闕文也公在乾侯季孫受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七〇孔子年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〇四十二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不言公蒙上文〇闞魯群公墓所在今兗州府東平州而有闞城

公在乾侯無以給從者故取闞

夏吳伐越

吳于越有闔廬之怨又嘗通楚以困吳故始
用師于越史墨曰不及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莒人曹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 韓不信起之孫魏舒在會而韓不信涖事且旋卒故不書魏舒〇鄭國參僑之子〇城在明年而書于此冬者諸國大夫已各受命如京師也

秋八月王使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
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
知可也雖城成周其實荀于王事如此冬十
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令城成周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五終 起二十五年 止三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三

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子，昭公母弟，從奔在外，故傳有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之云。初昭公以務人為太子，二十九年公在鄆，然之而以公衍為太子，意如廢公衍務人而立宋，在位十五年，妻夫人不見經，疑亦公子時所娶，其薨葬亦不見經，必在獲麟後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 晉定三 齊景三十九 衛靈二十六 蔡昭十 鄭獻五 曹隱九年 陳惠二十一 杞悼九 宋景八 秦哀二十八 楚昭七 吳闔廬六 ○孔子年四十三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告仲幾之罪。○此三月疑是正月，蓋傳寫之誤。據傳執仲幾在正月，至三月歸諸京師。史書執仲幾，何不書其執之丶

月月而還書其歸之丶月乎。如云告在三月，故書三月，則春王自屬三月，何必又載春王為句乎？元年本是春王進稱正月，適當無事，不必時地不書。如公穀所云，以張歸之堅意也。○成周主是逆拚京師于京師，麻告詞見其以不受功，改執不當，史以眼調說之。○是月魏舒令

三月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

屬役于韓簡子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晉人執之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乃歸諸侯之戍以成周之大三旬設工苟于王事可知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薨也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何也季與公衍無兩立之勢而慮子家子之有不可也使叔孫不敢言于子家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子家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于是廢公衍而迎公子宋然後公之喪得歸公子宋先入然後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廢立之罪即在直書之中從可知也夫宋有利國之心而子家子復怯于言事使曰先君不祿其嗣何罪若廢先君之嗣羈將奉嗣君以南走于吴請先君之命則季將迎立之不暇何變之敢圖計不出此而婉詞以對公衍乎吾不知其死所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如闞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又欲加之惡謚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塟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之出也季平子禱于煬公煬公考公弟弟繼兄禱于煬宮祈立弟也今定公立而立煬宮則是利有其國也廢立之故豈非定之本意乎

冬十月隕霜殺菽 寒重也未可殺而殺寒 重夏之八月未可殺

癸敬王十 巳二年 二十二杞悼十 二十九楚昭八

二年

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 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 宋景九秦哀○孔子年 吳闔廬七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天子五門路應雉 庫皐是也諸侯二 路門李應門魯多設 觀謂之闕在門兩 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 一雉兩觀天子所以懸象魏 旁中史闕然為道也諸侯 一觀雉門兩觀魯僭制也

內災書

秋楚人伐吳 吳告

據左氏桐叛楚吳偽為楚伐桐秋囊瓦伐吳
師于豫章大伐吳師不當云伐吳傳又云吳
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遂圍巢克之皆
與經不相應付之存疑可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內興作書

甲午 敬王十三年 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孔子年四十五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三 定公一 四

即位往朝也晉以公不當立故辭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子益立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何忌即孟懿子始見經卒在獲麟後子氏嗣是為孟武伯南宮括即其弟○拔地闕傳云盟于鄭則鄭國也今兖州府許州鄭城縣疑是

邾魯相惡皆昭公時事公既改立邾隱公亦
新即位故脩盟以解之

乙未 敬王十四年 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三鄭獻八曹隱四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孔子年四十六

春王三月癸巳陳侯吳卒 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是時范鞅為政而荀寅擅主國事○召陵即今河南許州郾城縣屬兖盟處

蔡昭侯為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
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三 定公一 五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
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獻
馬蔡亦獻裘于子常子常歸蔡侯蔡侯歸及
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
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焉而請伐楚劉文公亦以子朝在楚謀合諸
侯以伐楚晉人為之大合諸侯會師于召陵
陳頓胡許從于難父者皆服晉之後伯實在
于此夫何范鞅為政、以賄成荀吳之子寅

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而辭之僅于侵楚遂侵楚後劉子以憤懣死蔡舍晉而從吳天下諸侯皆懾服于吳終春秋之舍世晉不復振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蔡告）

陳傾胡許皆會沈獨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滅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此即召陵之諸侯故不再序傳言衛靈公

將行使祝佗從是已敗後會非事之實○皐鼬在今許州東城縣東南去召陵不百里）

意如癈公衍公爲而立定公晉人弗許喜故三年朝晉至河乃復今秉召陵之皆會就而盟之必復有賄否則晉之盟不如是其易致也

杞伯成卒于會（子過立是爲悼公）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許告○容城地未詳）

召陵侵楚許男與焉楚患其內附故遷之容城必在白羽南使益遠于中國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王告）

劉卷者即王室亂時奉王猛立敬王之劉子也敬王立之十四年子朝在楚餘党弗請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以伐楚晉人辭蔡不伐楚而還劉子以憤懣死王心閔焉徧赴諸侯以表示表忠之意故劉卷卒見于諸侯春秋諸侯亦共仰其忠相率會葬劉卑之見重于當時如此何以知王之來赴乎春秋王官

卒不赴諸侯惟王子虎有功于踐土衆王閔之其卒也赴于諸侯今劉卷卒亦赴諸侯其爲王室之特恩可知苟非憤懣而死王固不爲之赴矣是即論功之明鑒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蔡告○蔡見圍而蔡侯即得請師于吳者經召陵敗後不歸國即往致吳）

忿其致晉于召陵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士鞅已見○圉即孔文子論語云仲叔圉治賓客孔悝即其子也）

是時鮮虞強常敗晉師于「平中故急治之此荀
寅所謂中山不服者也

埜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
蔡吳楚皆得皆然此疑蔡告○
吳書舉既今俳子以蔡侯擊之○柏
舉今河南汝寧府
西平縣古柏子國

伍員既進專設諸以刺吳王僚成闔廬之為
君益寵用事常為三軍以肆楚故楚昭王立
無歲不有吳師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

伯州犂之孫嚭亦為吳太宰以謀楚晉既辭
蔡ゝ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
而請興師伍員曰君如有憂天下之心則若
時可矣冬蔡侯以吳子代楚子常禦之陳于
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以其卒五千先擊子常
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大敗子常奔鄭五戰
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伍員發平王墓
鞭之三百于是申包胥求救于秦夫若敖蚡
冒至于武文羁中國之力僅足當楚人之一

面爾未三百有餘年矣荀無此舉則楚將代
周故晉之衰聖人所悲而楚人之敗聖人所
喜ゝ其不至于無周也惟是封豕長蛇荐食
上國有利楚之意而無憂天下之心一旦得
志何異于楚前拒虎後進狼縱之憂方甚大
耳嗟乎晉衰而楚強楚弱而吳強吳亡而越
強越亡而楚又強大福又再天下之勢轉而
歸秦東周乎終不可求之既去之後矣是則
聖人所不忍料矣

楚囊瓦出奔鄭
楚告敗○囊瓦子囊孫
傳不言其終蓋走死

庚辰吳入郢
吳告勝郢是楚都今湖廣荊州府
楚文所遷不言入楚而言入郢蓋
吳告
詞然

內敬王十
五年
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
中五年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
年陳懷公柳元年杞悼公過元年宋景公孔子
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年四
十
七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此晉令也晉失蔡而吳得之因以自結于蔡

而媚於吳也書一晉而他國可知已

於越入吳 此疑越告於越蓋越音今之浙江紹興府

報伐越也越與楚通故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今吳在楚越因間以入之掣吳之肘而歸之亦報吳亦救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即桓子○史記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怨陽虎因囚桓子囚之三月出桓子而盟之然後釋桓子陽虎由是專政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子州仇嗣即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鮮虞常敗晉于平中獲觀虎前年晉士鞅衛孔圉伐鮮虞報觀虎之役矣伐而不勝故復圍之仍曰報觀虎之役也

丁酉敬王十六年 六年 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孔子年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四十八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告○國滅君執而哀之元年復存許男十三年許男成卒楚許九公必是復封之也○游速吉之子乂損後

許鄭世為仇讐自成公三年四年始今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自宣十八年公伐杞後至是始復君將

魯何以侵鄭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周鄭為伐周胥靡等邑鄭非徒伐周也所以叛晉以立異也魯以陽虎專欲行媚于晉以自固討鄭取匡 其後子畏于匡即此 曰爾何故伐周之胥靡為周討鄭頃使桓子獻俘于晉媚晉之情已在史文之內矣然則媚晉者

公乎公何以身侵鄭曰虎挾三桓之兵柄必挾公以行公為行史必書公實亂人之行事耳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因奪三桓以行媚于晉虎之意誰敢得而違之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告樂祁犂之罪

宋樂祁犂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慽矣樂祁聘于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主趙氏是貫禍也范獻子果怒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晉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進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来舊矣自中行偃為政始有以偏裨而御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畀黃父之會為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為政者

魏舒也而范鞅主召李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為政者魏舒也而釋不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為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忠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為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怨所以代其謀叢此怨讎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為政即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內外相鬩者八年群天下諸侯而仇一趙而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耳

冬城中城 中城未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不書不吉廟 鄆今濟南府鄆城縣○齊歸鄆陽關

鄆者魯之西鄙齊侯取之以居我昭公者也已而鄆潰公處乾侯齊因奄有其地今陽虎專魯欲自比于郈費成迫使二卿圍鄆以責券于齊、人無詞明年春歸鄆陽關陽虎居

之以為政

七年 戊戌敬王十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孔子年四十九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皆齊昔○鹹沙皆衛地今開州東南有鹹城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有沙亭亦云即沙鹿

齊欲代興已非一日今晉失伯見鄭之滅許

與伐周之胥靡以自異也遂及鄭伯盟于鹹又徵會于衛、靈公亦欲叛晉而難諸大夫使北宮結如齊私于齊侯曰執以使我齊侯從之又及衛侯盟于沙夫天下有伯諸侯無敢私相盟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洮盟向以齊桓既沒故盟曹南以宋襄圖伯故盟蒲隧以齊景圖伯故同盟于蟲以宋元無伯故今盟于鹹侵盟于沙是鄭與衛皆叛晉也皆叛晉皆載齊也然則經以叛晉書乎曰不然鹹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三 定公一 十四

沙來告則書蟲蒲隧不告則不書苟不告則僖二十八年齊晉盟于斂盂宣十八年齊晉盟于繒皆不書非聖人之筆削也陳氏曰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猶然筆削之為見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既得鄭衛幷欲得魯故有西鄙之師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己敬王十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亥八年三蔡昭十七鄭獻十二曹靖四午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五秦○孔子年五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十公山不狃因陽虎以作亂陽虎既偪讙陽關不狃遂以費叛召孔子子欲往欲北年冬事

春王正月公侵鄭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虎欲媚晉而挾公以侵齊亦不叛晉而聽齊也

曹伯露卒子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三 定公一 十五

報兩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上中下三軍皆出故言師○瓦衛地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東北有瓦亭胙城即南燕也

晉比魯出三師以救之晉師至而齊已還虎挾公以會三師虎媚晉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子越立是為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昔告

討是二盟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晋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衛鄭皆得晋○曲濮衛地今未詳

更相結以拒晋

從祀先公

此陽虎之行事自見于經者也亂三年矣而經不書至是始書者春秋之法陪臣不得以

名通從祀先公則法不得不書也從祀者何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杜氏以為躋閔于僖也夫虎欲順祀必扶公以行于法宜書有事太廟躋閔公矣蜀人馮山云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可謂近理然亦宜書有事于太廟祀昭公矣今皆不然以是知其無當也而亭辨疑云魯自昭公去國意如主祭家臣陽虎輩得從祀焉今將殺季而祀先公虎自主祭故足怪也其曰從微詞爾猶竊寶玉大弓而以盜稱竊言盜祀言從誰曰史文之無義哉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魯之特賜也世為寶藏

陽虎欲去三桓而以已更孟氏公山不狃叔孫輒因之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孟氏救桓子公斂處父戰而敗之陽虎入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此事之顛末也而皆不書獨書竊寶玉大弓者寶玉大弓公器也失宜書得宜書季氏家亂法不得書〻竊寶玉大弓則虎之亂可知已讀者因此而改陽虎之亂因

以知輒與公山之叛則陪臣日強三桓日弱事理已見何必就三條而詳說其義哉

九年 庚子敬王十九年晋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一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盧十四○孔子年五十一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由中都宰為大司寇夾谷此以下事盖陽虎為攻孔子壁拒不仕今陽虎敗去季桓子始知其賢衆而用之始為中都宰以次進用至墮費之後公斂處父不肯墮成季氏悔用孔子以其有強公之忘也由是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膰而不至孔子行故孟子曰子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則止指定公任用時言也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子勝立是為聲公

得寶玉大弓

陽虎之敗也入于讙陽關以叛夏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弃齊遂弃晉或曰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今陽虎之亂五年而遂息豈聖言為不驗乎曰聖人以為使如陽虎者去三桓以歸諸公因挾公以行令于國以下制上不過三世若其不成非所論也若去三桓以歸諸公身歸死于司寇則

予方用虎之不暇如不狃之以費召也何獨皇皇避之恐後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齊衛皆得告。五氏今北直隸廣平府邯鄲縣

經自師次于成以下單書次者鮮矣定公之季乃三書次蓋傳言之亦有得其要領者也大經言公次于滑師次于郎師次于成又言次于聶北次于陘次于匡次于厥貉次于雍榆言次則非伐言伐則非次可知而傳乃曰齊侯伐晉夷儀且先登則其告于諸侯者直言伐晉取夷儀可已胡復仍以次聞乎蓋齊衛叛晉而晉勢尚強未可輕伐將以觀釁于夷儀而未能聊次五氏以釁之耳傳之所言未可以為情實也

秦伯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定公一終起元年止九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十年　辛丑敬王二十年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九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孔子年五十二備用事會夾谷

春王三月及齊平　言平者先使小臣通意後使大臣涖盟叔孫舍如齊涖盟叔還如鄭涖盟是已今公與齊會可不書平具言平亦史氏之質文經于循文無革削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有夾谷山齊地

齊魯相仇始于陽虎、敗則及齊平會于夾谷始平齊也左氏言孔子事與經無預其時即微孔子齊亦必平孔子自攝相自成禮而還耳以為聖人之奇績而曰萊人以兵劫魯侯抑何不根之甚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告○傳不言士鞅何時卒然此後但有士吉射無士鞅則士鞅已死趙鞅為政也○韓起為政不能為軍故常以荀寅出今趙鞅為政終春秋之世凡六用兵尚有中軍將已而四家並立覆歸後遂發中軍

齊嘗覗寡于夷儀衛党齊亦次五氏故趙鞅圍衛報夷儀也衛人懼貢之五百家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此鄆則西鄆○讙今兗州府寧陽縣境龜陰今龜山之陰兗州府泗水縣東三田皆非汶陽田

鄆讙本魯邑陽虎居鄆陽關以為政其敗也又入讙陽關以叛虎奔齊因以邑入齊今歸田答魯好也左氏乃曰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我以共命者亦如之以聖人之行事

而同賈豎之爭言烏呼豈當日之信史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州仇不敢子字武叔始見經卒在春秋後子舒嗣○郈叔孫氏邑在東平州東

據左氏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聽卒立之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之不能武叔之圉人殺之侯犯以郈叛此左氏之略文為可笑也夫殺公若而不能罪未至于見討也何一旦而出于叛哉先

是公山不狃叔孫輒欠叛于費欲為己樹黨而為國樹敵也必使誘人交搆其間使犯有釁叔之言叔有殺犯之意而後上下相疑激而成叛、而魯猶憩之則以內難方殷不暇治也今陽虎奔矣畏費之強先為圍郈以嘗之兩圍不克叔即解兵用駟赤之巧言以奔犯齊人致郈而後事平則魯事之凋塘蓋亦一時之難定者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告○大心宋祁犁之族事在九年春而經見于此者事 定公一三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四

事在前 遂在此也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樂祁之子溷愬之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大心逐一卿非細事也溷一言而信之疑別有故不然何遂入蕭以叛哉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告

據左氏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向魋地愬抉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出境君必止子地奔陳公弗止辰曰是迋我迋吾兄也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明年入于蕭以叛此亦左氏之略言為可笑也夫母弟之親亦何至以四白馬牽國人出而又據蕭以叛哉蓋必公寵向魋多行無禮積不能平遂因事以發耳含其原本而指其一端後之人亦何從而察之哉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三國皆得告 安甫地闕

無實事疑以衛有晉難會以謀之也 定公二四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四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告○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

十有一年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孔子年五十三為大司寇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宋告○是識未不有其地今為宋邑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告

逐而不召忿從叛人叛可知也自曹者何哀七年傳曹伯陽立公孫彊言伯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奸宋之實疑即奉大心以入蕭事也五卿在蕭大為宋患至十四年秋始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則為宋患者且四年宋即欲不致恨于曹其可得哉哀三年宋樂髡伐曹六年向巢伐曹傳皆不得其要領則當以今日為始業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叔還詣之子卒在春秋後子叔青嗣

平六年取匡之怨始叛晉也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〇孔子年五十四為大司寇墮郈費

春薛伯定卒 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公羊何休註云叔孫季孫宰吏數叛告于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此言必有所據蓋據強都本為弱公之討而不意家臣各叛即此所據之都倦而知還聖人所以善藏其用也故曰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左氏傳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夫墮都何事也豈一為宰之仲由即能發其轉環之用哉左氏至定哀之間多所闕漏而事閔聖人尤有不容不辨者如此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告○伐曹之故傳不能詳不當強為之說彄縶之子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尚據在費季氏將墮費不狃輒先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夫二子之叛、季非叛公也公胡為予亦懼季即狹公以自避仲尼為司寇夫獨不可忱之以義

哉概曰伐之亦左氏之烟要之左氏于聖人終未得其情實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夾谷時實未嘗盟故此時盟。

黃齊地不詳

夾谷以來齊魯之交本善而二叛在齊魯欲圍成、近于齊虞二叛之挾齊以動也故盟于黃此季氏之家謀非謂叛晉而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孟氏邑

今兗州府寧陽縣是因內而書至者成強抗守興師弗克故歸告廟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圍公圍成弗克夫墮三都季氏之意也圍成弗克處父當有拒命之誅矣拒而弗討豈季之墮費徹有悔心識以父言為有當邪苟有悔心必隊孔子隊孔子而乃齊人乃以女樂間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則道之不行正在圍成之日矣孔子世家以為十四年事非也

十有三年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景二〇孔子年十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盧十八五十五與聞國政齊人歸女樂以閒之又不致膳肉乃作猗蘭之操欲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遂適衛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衛皆得告〇垂葭衛地一名郹齊曹州鉅野縣居有郹氏疑即其地也

經言次不言伐非伐可知而傳乃曰伐河內然則直言伐晉可矣胡復仍以次聞乎推類而言蓋欲觀釁于河內而不果伐也

夏築蛇淵囿今曹州定陶縣舊有蛇丘城

季氏之役也

大蒐于比蒲

亦季氏之役也觀此二役則孔子之去魯明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衛告無實。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范中行使以叛告。晉陽今山西太原府

晉之故都非趙氏邑

晋自六卿為政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其來舊矣趙武韓起其權始畀仕、以次卿而擅國事至于祁羊聘晋趙鞅納權上下相傾已非一日今趙鞅為政即慮范中行之比而相偪也而邯鄲午適為中行氏之甥恐其漏洩借端殺之遂啓三卿之禍惜乎傳之所言猶未得其要領也傳之言曰趙鞅謂邯鄲午曰（午亦趙氏宗居邯鄲）歸我衛貢五百家（趙鞅圍衛時所貢）吾舍諸晋陽午許諾父兄不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九

可鞅怒召午殺之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而相與睦故怒趙氏將作亂董安于謂趙鞅先備諸鞅曰晋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范氏中行氏代趙氏鞅奔晋陽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韓魏使以叛告○吉射士鞅子晋于是無范中行氏○朝歌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本衛地後入晋亦公邑非二氏邑）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而代之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代二子二子敗奔朝歌、

晋趙鞅歸于晋（晋告）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歸烏呼午之罪未至于殺也殺子者逐寅之機逐寅者去范之漸其聽范中行之先發而身奔晋陽坐以始禍之名為歸國計耳然則始禍者趙鞅豈荀范哉既逐荀范趙鞅獨歸由是晋止四卿無損中軍之號及殺知伯三家獨存乃分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十

晋而有之列為七國今日之事謂非分晋之始機乎哉論事者所以深罪乎趙鞅也此春秋之所以終而戰國之所以始也

薛弑其君比（無事寔以國稱不以弑者之名告不成于魯不任會○子夷立是為惠公）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十有四年（晋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八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八年○孔子年五十六去衛適陳過匡、人疑其為陽虎而圍之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畏匡後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南子請見孔子見之衛亂遂去衛焉）

春衛公叔戍來奔

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

衛趙陽出奔宋（衛告趙陽之罪）

公叔戍之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楚告）

頓從晉為召陵之侵楚欲報之久矣今國既定舉師滅之陳之從晉于召陵者何以復在

楚嘗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逆謂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懷公辭吳陳楚之交所由復合

夏衛北宮結來奔

北宮結衛之老臣亦欲去南子之黨故并逐之是時南子方寵其黨宋朝華于與國政公叔叔戍趙陽北宮結與蒯聵謀立有正南子之邪之意惜其謀事未成機已先洩南子先發蒯人盡逐三臣蒯聵之翼三臣去而蒯聵不得安矣其致殺少君事疑是誣口不足為信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越告○檇李今浙江嘉興府有檇李城）吳子光卒（吳告○子夫差立）

吳伐越ヽ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吳師目之越子因而伐之闔廬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夫差

敗越於夫椒以報檇李不書洩不告也以為聖人之所削則荒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即脾上梁今大名府濬縣東北有牽城）

晉人圍朝歌齊欲亂晉挈魯與衛為會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非救范中行也所以亂晉也方三卿之未亂也齊侯鄭伯既盟于鹹矣齊侯衛侯復盟于沙矣衛侯鄭伯復盟于曲濮矣齊侯衛侯復次于五氏矣魯亦復與齊平與鄭平矣齊侯衛侯鄭游速復會

于安甫矣齊侯衛侯復次于垂葭矣苟可亂
晉何隙不蹈而適有三卿為亂于國中由是
與范中行為党與趙為讐以謀所以亂晉之
事今年會于韋救范中行也明年次于蘧蒢
亦救范中行也哀元年齊侯衛侯救邯鄲圍
五鹿以伐晉也齊侯衛侯伐晉會于乾侯救
范氏也二年晉趙鞅及鄭罕達戰于鐵齊人
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也哀四年齊陳乞衛
寗跪圍五鹿救范氏也蓋至哀年五年荀寅

士吉射奔齊齊景公亦卒而後亂晉之兵始
息是何晉之甘狗一趙以其國為衆射之的
而不傾哉則以當此之時唯一趙無復晉也
無晉而後成其為三家成其為戰國升降之
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齊宋皆得告〇洮今山東曹州境

傳言范氏故也愚竊以為不然宋自樂祁見執
樂溷主事深有恨于范氏夫安得而謀救之
蓋以五卿方亂欲假齊勢以為援秉齊景之
出而會之當日之情形蓋如是耳使以范氏
故則哀元年齊衛伐晉亦曰救范氏也何獨
宋師之不出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告

南子淫亂世子羞之當已見于言色而南子
誣之曰蒯聵欲殺余于是蒯聵奔宋宋固南
子之母家也苟欲殺南子何復敢有奔宋者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 衛告

左氏以為蒯聵之党也然哀十年輒方為君公
孟彄自齊歸于衛何邪故蒯聵党之說存疑可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
樂大心自曹從之傳不詳其叛之實但曰大
為宋患而已越四年而宋公之弟辰自蕭来
奔則蕭已潰散地及仲佗石彄等皆奔可知
哀十二年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蓋其

事也左氏至定哀之間詳略俱失苟從其緒而求之雖無傳猶可尋爾

大蒐于比蒲

比蒲必近邾之地故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也比歲蒐于此季氏本欲脅邾邾子知之故既來會公又來朝魯又奔其喪可謂謹于事魯矣而終不免于三卿之屢伐城下之盟豈非三卿之自致哉

邾子來會公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十五

非會公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城莒父及霄

無事完○莒父霄今未詳此年不書冬十月益史闕文

十有五年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二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子夫差元年○孔子年五十七去衛過曹是歲定公卒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桓司馬欲殺之拔其樹微服過宋遂適陳主司城貞子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非朝公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鼷鼠食郊牛牛角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告

胡從晉為召陵之侵及吳入楚又乘楚之約傳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楚子滅之即是而觀蓋將有事于園蔡矣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告

傳非能言其故也據哀十二年傳云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嵒戈錫予產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十六

與宋人為成曰弗有是及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元平之族即公子地仲佗石彄也自蕭奔鄭即毋弟辰自蕭奔魯時也事在去年之秋則鄭城三邑不過此年春夏間事耳城則必至于用兵鄭罕達帥師伐宋其即是歟自此至哀七年宋皇瑗侵鄭是冬宋人圍曹鄭駟弘救曹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是秋宋公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總當以

陳地為業蓋從其端緒而求之雖無傳猶可尋
衛徐作宿六邑無攷是時宋西北邊轄河南界雍丘亦屬宋則六邑蓋即雍丘之旁近邑矣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齊衛否得蘧蒢也闕
將救范中行氏而不果也左氏乃曰謀救宋
夫救宋則必患鄭齊鄭盟鹹以來未有隙也
齊安得而患鄭哉左氏至定哀之閒言多影
響而不可為據皆如此
邾子來奔喪
非奔喪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定公二十七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四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經、自君氏卒而外未有書其終事而不以
夫人稱不以小君塟者蓋子為繼體則雖妾
母而未嘗不尊以夫人自成風以來已為故事
矣今言姒氏而不言夫人言卒而不言薨書
塟而不言我小君豈哀實其子而未成為君
未敢尊以夫人之禮歟以斯知妾母為夫人
子尊之也然傳元年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
文四年又書夫人風氏薨則僖有二母矣文
十八年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宣八年又書
夫人嬴氏薨明宣有二母矣襄二年既書夫
人姜氏薨四年又書夫人姒氏薨明襄有二
母矣哀公姒氏之子定何以無適妻歟定之
入為魯侯也當已有妻公子娶妻宜不書于
策而其薨與塟又在春秋後以致終不見經
假令姒氏而卒于定公未薨之前則并不見
經假令姒氏而卒于哀公來即位之後則史
仍以夫人稱矣此皆策書之大體本無與于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十八
作經而慮夫求經而不得其辭者輒指以為
聖人之筆削也則請因姒氏而徧思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塟哀公薨滕子來會塟今遂以為常
丁巳塟我君定公雨不克塟戊午日下昃乃克
塟
辛巳塟定姒以襄四年塟我小君定姒此未有謚故以公之謚定猶也
冬城漆邾庶其來奔之漆
定公二終起十年止十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五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定姒所生即位時年十歲嬖夫人不見經至二十四年欲以公子荊之母為夫人宗人不可公卒立之而以公子荊為太子國人惡之是年適越〻太子欲妻之季孫肥阻之而止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自有山氏適越史記以為卒于有山氏謚法恭仁短折曰哀謚在殘後孔子所不知及知而曰哀公者非春秋之原文可知哀之子為悼公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其後復八傳而為傾公為楚考烈王所滅自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三程子孫疑已先滅不知其終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

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〇孔子年五十八史記孔子居陳三歲會吳侵陳于是去陳反衛今按微服過宋是定十五年事吳侵陳乃今年事則居陳安得有三歲矣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告〇吳之入楚昭王奔隨楚人德之後列于諸侯定六年許已滅楚復封之故隨許皆得告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楚人之仇蔡深于骨髓頃與胡皆已滅獨至此年而後圍蔡何邪吳蔡之子成于闔廬闔廬一日不死則蔡未可圍也今夫差矣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觀樂是務而視民如讎事復計先王所哀憐之交而救之周阨之際哉故楚昭王與子西子期計以為圍蔡宜在此時然既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若滅將滅蔡而後已者蔡人男女以辨即使疆子江汝而還何也蔡之服楚已百五十年來服之故由在子常不在蔡也子西為令尹改子常之政以定楚國方示信于天下以行其志豈復深

求往事哉請遷于吳不但不識吳亦并不識楚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皆得告

始伐晉也三卿未叛以前欲伐晉而無陳故次五氏次垂葭而未伐三卿既叛已後有其隙矣而謀之未成故會于牽次于蘧蒢而亦未伐哀元年救邯鄲圍五鹿可以言伐矣而不見經是猶不以伐晉告也今言晉伐晉豈非

兵加其國非徒夷儀河內五鹿棘蒲之爲事
者邪會韋傳云戰于絳中不克事疑在此而
此傳所云會于乾侯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
人伐晋取棘蒲総與經不相應學者至定哀
閒之閒但信經無信傳可也

冬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季孫意如無日不以邾爲事季斯當國內難
荐臻故不暇于邾今亂定矣無故而生釁于
邾豈非志在取田因欵并有其國成祖父之

志邪今年伐邾明年伐邾取其田季斯死季
肥當國又使二卿圍邾六年冬又使何忌伐
邾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不至滅其國覆其
宗不止者此其意豈但一邾而已哉既得邾
必將有事于魯有事于魯則党氏武闈之事
安知不試于童稚之哀此季之偪邾至于六
用兵而後已也嗚呼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晋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年蔡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孔子年五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十九史記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漷東沂西在嶧山東南句繹小鄒邑即繹山之西今鄒滕縣界

衛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云、孔子行趙簡子以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子欲往不果行將西見趙簡子聞殺竇鳴犢舜華反乎衛靈公問陳孔子行復如陳

漷東沂西田近于費皆季氏之欲也是時季
復強率師二卿伐邾又使二卿盟邾以堅其

約皆季之爲與二卿無涉也此季偪邾者二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公游于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夏衛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
子曰有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至哀十六年
蒯聵自戚入于衛季路死焉衛輒出奔魯 哀十七年蒯聵不朝晋、趙鞅圍衛、人出蒯聵與晋平晋立襄公之孫般師十一月蒯聵復入般師出蒯聵又為戎州人所殺般師復立齊伐衛、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十八

年石圃逐其君起衛輒復入是為出公事在獲麟後附記于此出公疑即孝公

滕子來朝

滕自哀七年來朝今復來朝哀新立朝嗣君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晉告。蒯聵前奔宋今在晉求納也。戚今大名府開州有戚城

晉趙鞅宵納衛太子于戚使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哭而入遂居之衛自盟沙以來久為晉患范中行之亂衛與齊魯會于脾上梁之間又救邯鄲而伐晉鞅之欲報久矣今乘衛

之內變而納聵使父子自為鬬而鞅得快其忿佼之私此亂衛之謀非發憤于父子之大倫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晉鄭皆得告。鐵衛地近戚今大名府開州有鐵丘

鄭齊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趙鞅自戚還遇鄭師于鐵戰于鐵鄭師敗績罕師以出而驟遇鄭師幸而勝祇益亂耳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告

蔡當危迫之際請遷于吳既而思之知夫差之不可恃也于是有中悔之心而為吳所覺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畢入將以襲蔡而虜昭侯以去事雖不行然其謀已悪矣夫負心于蔡所以負心于先王負心於先王所以負心於伍員屬鏤之劍豈待代齊之日哉蔡侯懼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遷于州來蔡自是居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告駟罪

三年 己酉敬王二十八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秦惠九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孔子年六十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秋季桓子病屬其子必用孔子公之魚復阻之乃召冉求是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云、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告。齊主兵故先齊

以子拒父輒之罪萬世莫贖矣齊猶助輒者何齊與晉相仇讎而聵晉之所納也使聵得入聵必與晉而棄齊、知圍衛而不知有父子之倫所謂功利之說人不至于臣弒君子

弑父不止者正此謂也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君〻臣〻父〻子〻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范中行據邑以叛而齊助范中行衛輒以子拒父而齊助輒景公死陳乞田恒之變相繼而起千駟之祿齊其得而享之哉。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諸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聖

人之論如此斯亦可以詔萬世之人矣而公羊之論曰齊國夏石曼姑圍戚伯討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得行于子也胡氏之言曰使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烏呼父子之際而加之以討篡之情後世之說經胡終悖于聖人之意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瞽瞍殺人皋陶為士舜竊負而逃豈復為能計篡于其間哉苟得全其父子斯已矣是則輒之所以自處也已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公僖公災 桓僖親盡而桃季氏出于桓而立于僖必季之所不毀祧也

內災書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漢避景帝諱改為開陽

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在沂州之南于費為近季取鄟東沂西田并有啓陽之邑遂為城以鎮之不獨制二田亦所以逼邾而使不

立也此季逼邾者三

宋樂髡帥師伐曹 宋告

事益始于奸宋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庶子肥嗣斯之正妻南孺子有身未生而斯卒

肥既立南孺生男肥殺之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蔡告獵罪無事實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肥初立其惡更甚于桓子迫使二卿圍邾

以快其欲然而孟懿子不顧也故七年季康子欲伐邾子服景伯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則今日之圍邾盖迫于勢而不獲已耳此季偪邾者四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晋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孔子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年六十一自陳遷于蔡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子朔立是為成公○蔡文公名申卒于宣十七年者是昭兄文之曾孫安得史名其諱石經申作由疑當從之參春秋傳注之三十五哀公一九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文之鍇討賊殺公孫翩逐公孫姓公孫霍賊黨也公孫翩何以盜書蔡事實閔吳楚而以其恐其又遷之故至于弒君吳楚聞之必有舉朝之討矣故隱其弒者之姓名而以盜殺起于諸侯此起之變不可以經意言也文之鍇討公孫翩校之石碏之討吁更快而不見經豈非并其討賊而諱之歟雖不見經然終討賊者鍇也前有碏後有鍇豈以書不書為取舍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蔡告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宋告

鄒數從于齊桓〻請于王以為小邾子城虎牢之役知武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則小邾益從于齊然鄒故屬宋成周之役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小邾又役于宋而姑之閒雖為婦令宋執小邾必為役于參春秋傳注之三十五哀公一十齊故也明年齊侯伐宋以爭小邾春秋之末其自相執伐固如此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蔡告

殺公孫翩不告而殺公孫姓公孫霍反告何狀必以盜黨聞于諸侯不曰弒君之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是告以誘中國○戎蠻今河南〻陽府汝州西南有蠻中聚即其地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戎蠻在楚之北素自通于晉楚欲滅之蠻子亦奔晉趙孟曰晉

國未寧安能悪楚必逑與之乃執蠻子爲呼
晉至此無以立矣二強家爲訌于內致款庇
一蠻子而不能雖款悔之其可及哉
城西郛 未詳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以爲廟屏所以戒亡國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于天故災
內災書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子虞母立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哀公一 十一
春秋傳注 蔡之三十五
葬滕頃公
辛敬王三 亥十年 曹陽十二陳閔 十七蔡悼二楚 十二自蔡適葉 路二事夫葉反
五年
晉定三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 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 十二杞悼十六宋景二孔子 昭二十六吳夫差十〇年六 有葉公問政葉公問孔子子子 蔡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子迷
春城毗 未詳
夏齊侯伐宋 齊告
郳小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告
爲聵伐輒亦討輒之救范氏也 哀三年衛寨泥救范氏周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五先秋己丑也
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
國夏高張立荼景公卒諸公子皆出公子陽
生來奔來奔不書疑初奔不見公故史不書
公子糾亦猶是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荼以非次立故速葬
壬敬王三 子十一年 陽十三陳 八蔡悼三
六年
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歡元年 弑衛出四蔡成二鄭聲十二曹 閔十三杞悼十七宋景二十〇孔子 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年六
春秋傳注 哀公一 十二
十三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閒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忌之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子西阻之乃止昭王卒過楚狂接輿自楚反于蔡衛
春城邾瑕 邾瑕如魯濟之謂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負瑕今山東兗州有滅陽城 東南而邾瑕在其南濟寧州有北邾瑕城
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遷城之是亦季之
通邾也傳無事實尚存疑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晉告
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趙鞅

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國夏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人然後荀寅士吉射奔齊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吳告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不應哀元年秋八月吳嘗侵陳以脩舊怨矣今又伐陳復脩舊怨也侵陳不告故不書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齊之世臣也初不任用奉使命而已自

春秋傳注巻之三十五 哀公一 十三

景公疾而使國夏高張立孺子荼二子專政陳乞忌之將弑荼而別立君先去二子偽事二子而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張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因將謀子〻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高國戰而敗遂奔魯秋陳乞遂弑其君荼

叔還會吳于柤 柤已見

吳伐陳楚昭救之疾不能戰吳師進遂次于柤〻在徐州沛縣東北界次于柤將以威諸侯也于時北方大國未遑送吳而魯以季肥主事方欲挾吳以自強率先趨命大國既會小國必來進而求盟至明年而遂有鄫衍之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子章立是為惠王○楚救陳不告故不書○卒于城父在境外楚秘長不告其地

春秋傳注巻之三十五 哀公一 十四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立是為悼公○陳乞無宇子陳僖父

陳乞既遂高國即召陽生于魯而與鮑牧及諸大夫相與盟而立陽生使人遷孺子荼于賴陽生使朱毛謂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〻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罪公使朱毛遷儒子于駘殺之野幕之下乞之巧謀使君自殺荼而已無其迹宜不當以乞弒告矣然而告于諸侯曰陳乞弒其君荼者何也齊自崔杼弒君太史公三人以直筆著齊之史氏猶有南史之遺風告以實聞不足怪也初陳無宇坐武子開與僖子乞丶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于民以小斗受之而與民以大斗陰行德于民陳景公弗禁陳氏蓋得齊衆心知景公之耄而諸子無一賢可

以衆勢取也既立孺子荼高國得政陳氏將絀以故去高國而易君其立陽生也非為長與賢也所以為得政地也陳乞之子恒復弒陽生之子壬至于田和遂有齊國故春秋中弒君篡國者不知凡幾未嘗至于易姓者未嘗有以父子相繼以弒其君父子相繼以弒其君不易姓不止嗚呼此其為患豈徒一弒君而已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此季偪邾者五

宋向巢帥師伐曹 宋告○向巢魋之兄

曹奸宋而不服故再伐之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孔子年六十四 衛輒拒父而孔子弟子多仕衛夫子頻年在衛故有夫子為衛君乎又衛君待子為政之問指時衛輒嘗致祿養夫子不拒故孟子曰於衛孝公丶養之仕也輒拒父而反語孝者時皆惑於社稷為重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反以輒為能孝論傳輒議出公出非孫法也如云孝公是聵非輒則稍之獲國在東書六年孔子將已悼費毋得獲受其養乎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宋告

宋鄭之仇始于隙地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即其事也今八年矣宋皇瑗侵鄭報罕達之師事理明甚而左氏乃曰救鄭叛晉故也夫鄭之叛晉在定之八年而宋自樂祁見執亦已叛晉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則晉宋之為仇久矣安得復為晉而侵鄭哉左氏至定哀之間其不根多此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告○曼多魏舒子魏八至此始見經

傳曰晉師侵衛、不服也衛何以不服歎納聵鄭仇歎晉之加兵徒爭衛耳豈有關于父子哉

夏

公會吳子鄫 鄫見鄫已

吳既得志于柤乃遂進而謀為鄫之會鄫今屬魯吳來至鄫蓋以魯為主也于時會吳者當更有邾而經不書邾則邾非同會可知又不書盟則會而不盟可知蓋盟則書盟經無故削之理也茅鴻夷告于吳曰衰盟于鄫衎秋而背之蓋罪魯之言不可以為事之實唯是既有此會遂有橐皋之行宋衛皆至遂有黃池之役晉定以來吳之雄長諸侯實魯之故、曰肥之罪不獨在邾不獨在魯而實在天下也此又春秋之一變也

春秋之傳注三十五　哀公一十七

秋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不言伐復書

伐之者內詞之法反鄭師伐宋戰于宋亦猶是也

魯既會吳于鄫季康子必將有獻于太宰嚭以為此可遂我滅邾之志也遂挾公以行于時哀甫十歲挾公以行所以挾二子入其國虜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此其意豈但一邾而已哉既得邾必將有事于魯有事于魯則安孺子荼之事安知不如于童稚之哀大子知之故假陳恒以請討假魯史以作經以曉哀公之意以誅康子之心而後哀之一生有以免于鍾巫之難則是夫子之作經實深有鑑。于入邾之意也毋曰此入邾之事已也

春秋之傳注三十五　哀公一十八

宋人圍曹 陡主曹告於仁偕圍者之呂

欲滅曹也

冬

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告曰駟弘駟氏復亦十繫

定十五年鄭罕達伐宋此年宋皇瑗伐鄭隊地之恨積而愈深今衆宋之圍曹而救曹非救曹蓋敵宋也

哀公一終 起九年止七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八年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十四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三十秦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孔子年六十五時在衛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曹否傳告○傳言滅非也我國時為有曹君之求交

傳言曹伯陽即位公孫彊言伯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奸宋之事傳無其實今按樂大心自曹入蕭曹伯陽即位已三年矣彊之進

說而奸宋其殆是欤哀三年宋樂髡伐曹六年向巢伐曹七年圍曹今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後宋人之怨始息強大之加于弱小豈有怨哉

吳伐我兵加國都故直言我魯自入春秋來季孫肥當國丶都始兩被兵○及吳盟誰鄙不書反言吳人人行成以飾衆

魯入邾以其君來邾大夫茅鴻夷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凌虐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吳子從之三月吳伐我取武城克東陽舍庚宗次泗上傳于國都季孫懼行成于吳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不能久請少待之弗從遂及吳子盟吳人還邾子猶在魯烏呼長蛇封豕戚加齊魯之間苟無季孫豈至于是而得盟即返曾無哀憐邾子之情

吳之大豈復能為伯主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傳言伐而經不書者吳方伐我魯人內懼已甚齊兵及竟而即取之魯無拒齊之逆也○讙在汶北闡在汶南今兗州府寧陽縣有剛地也即闡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使鮑牧伐我取讙及闡而使告于吳曰吳以邾子之故伐魯丶人盟城下而不歸邾是以盟恩君終欲滅邾以自益也請君伐魯

我為歸邾子于邾魯人懼歸季姬并歸邾子齊侯嬖季姬歸讙及闡是則陽生之無道情在季姬不在邾子也議者不察以邾子益為齊出齊故要魯以存邾文邾之存亡何關齊悼之休戚而肯為此哀憐之舉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子維立是為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季姬嬖故也又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六 哀公一 三

昔歲寡君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二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秦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一○孔子年六十六時在衛大人弁官八卒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宋告○鄭圍雍丘不告雍丘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大宋遂大鄭近宋鄭閒界邑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至哀七年然後宋皇瑗侵鄭隙地之城鄭國開寡于宋矣今罕達之嬖臣求邑又欲取雍丘以給之是鄭之曲彌深而宋之兵非過也史據告來告故但書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即鄭師之在雍丘可知矣

夏楚人伐陳 疑陳告故概言楚人

陳即吳故也陳之從楚固矣今何以即吳楚昭殁故也今年楚人伐陳明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陳十三年楚公子申復伐陳則自茲以往其為在吳之日明矣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四

秋宋公伐鄭 宋告

報雍丘也

冬十月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晉定二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楚惠四吳夫差十一○孔子年六十七時在衛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魯既歸邾子于邾吳人責報無已邾人不能厭其求吳使太宰子餘討之囚之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至此年脫

自來奔避吳難也而傳乃曰邾子又無道失其實矣所可疑者魯之于邾憯矣邾何以反奔于魯豈吳之待益更倍于魯、反見為恩歟傳又曰邾子齊甥也遂奔齊又曰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代齊夫既奔齊又代齊則傳之所所記其相矛盾者多矣是不可以為據也哀十二十二年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公會吳代齊

八年齊請師于吳魯歸季姬遂辭吳師夫差

虎狼之國也齊以季姬之故將操縱之即微夫差豈能為人役而不恥哉魯受城下之盟事吳方謹吳來徵師何敢不會、吳代齊奉吳命也徵師不書必使貴卿乞師而後書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子壬立是為簡公

公會吳子代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蓋陳弒莊以說于晉之故智所謂習貫為常也然而經言齊侯陽生卒者何也吳之代齊以陽生之請師而又辭也齊方震懾恐計無以解吳之怒適當陽生之卒以為此可借之以說于吳也因以弒赴于師然而齊魯之故終不可欺丹有季路子貢樊遲輩或在軍行魯史所書不能不實吳亦徐聞其非弒也故至秋後來徵師而有明年五月再代齊之舉傳亦不言弒陽生者何人史記言鮑牧弒而鮑是時已死于路則陽生之非弒明甚議者不察而欲與鄭伯髡頑楚子麇卒之文同類而並觀之以為是皆聖人之筆也豈不

謬哉烏呼同一君也鄭與楚弒也而以卒赴猶有忘高齊悼公卒也而反以弒赴是以君為可生可殺之人而以弒君為可以說人之事自是篡齊之事肆行之以號于齊、之人不待痛而服矣

夏宋人代鄭從鄭古

既取其師代而又代宋于此為已甚于鄭矣

晉趙鞅帥師侵齊晉告

齊率諸侯以叛晉自沙鹹之盟始于今十有

九年矣晉于衛凡五用兵而獨不敢加兵于齊者齊強非可輕試也今景悼俱亡簡公初立吳復合魯以伐齊然後乘其勢以侵齊前年鞅卜救鄭史龜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則國論之欲伐齊久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塟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衛告○大夫書奔復書歸者五衛元咺宋華元衛孫林父陳侯之弟黃及公孟彄而已告有偪不偪故史有書不書若以筆削之說求之此五人者何義而獨書其歸乎

輒方為君而公孟彄反歸于衛以是知聵党之說未足據也獲麟後彄傷奔齊左于公孟彄事總無可稽

薛伯夷卒 此以後不可攷

秋塟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結字子期昭王次子

吳救陳 傳言延州來季子救陳此時度已百歲恐非實

前年楚伐陳今年楚援伐陳楚之爭陳急矣吳而不救楚將得陳此延州來季子所以師師以出也救陳以結陳非以敵楚故退兵宜真務德而安民哉

十有一年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孔子年六十三秦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八孔文子將以太叔訪于仲尼仲尼鄙不知退而命駕以行會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有與哀公季康子問答等語自定公十二年去魯至是始歸首尾六十五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受吳兵而發怒于魯也傳言齊為鄎故國

書高無丕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此皆事之實也而經不書戰者何當是之時冉有用矛于齊師左師獨勝孟孺子洩實奔言敗則有勝言勝則實敗也季氏諱敗故并不言戰初季桓子病而謂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阻之于是乃召冉求冉求用于季氏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問冉求曰子之軍旅學之乎

爭性之爭丹求曰學之于孔子於是以幣迎孔子然終不能用孔子乃述三代之礼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云、又語魯太師樂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千篇孔子去其重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焉晚而乃好易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九

夏陳轅頗出奔鄭（陳告。轅頗清堂之後）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轅頗出奔鄭凡鄭國之事來告于魯、史得而書之若陳轅頗出奔鄭衛世叔齊出奔宋之類是也以為有削則若此之類正所當削以為大義之所存則若此之類何義之存以斯知來告則書不告則不書其外大夫奔自衛孔悝以下外公子奔自紫公子履以下始頻見于經由爭告之煩非前之奔多在所削後之奔多在所存也議者不察好以筆削之說求之則請觀于書大夫奔之事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今未詳）

傳曰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噫抑何言之自悖哉先是吳伐齊、弒悼公赴于師吳既三日哭而還矣其秋復來徵師知陽生之實非弒而怒其見欺也吳怒齊來徵師即徵郊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十

之戰公亦何敢不會而曰為郊故失其實矣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國書魯自是免于兵吳氣益盛于是乎有槖皋之會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衛告。世叔齊即大叔疾世叔僖之曾孫）

據傳初齊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齊出其妻而妻之齊寘初妻之娣于犂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又淫于外州外州

人奪其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奔果爾則一經中無関大義若此者亦多矣何以獨書于經而不削乎以此益知經本舊文果無関于筆削也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四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孔子年六十九在魯子伯魚卒

春用田賦 賦者兵車之飢出于市廛今周用不足人借賦名以取于田是亦賦之外又加一税也

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正月用田賦 丘亦足矣之丘即四邑為丘之丘蓋古什一之法謂取之公田而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我小君

昭公夫人至是始薨也不成昭公為君故不成孟子為夫人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則薄于孟子可知矣其稱子蓋昭諱之

公會吳于槖皋 傳言大宰嚭欲尋盟本無有盟何尋之有此傳之妄○槖皋今廬州府東北府巢縣界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言公及宋衛盟而卒辭吳盟亦妄○鄖今揚州府泰州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鄫地吳出而會諸侯諸侯之至者魯以外一邾而已宋與衛猶不至也今勝齊于艾陵吳勢益大乃身至于槖皋槖皋吳地坐致諸侯召衛與宋率先趨命者又止一魯衛與宋皆不欲行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蓋勉至二國而使之事吳也宋衛會吳魯非同會不告亦不書至明年遂有黃池之事 傳言衛侯會吳于鄖則宋皇瑗亦會可知矣公不出故黃池後有吳欲伐宋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告故不書取錫爭事

鄭既城嵒戈錫以居宋之亡人又欲取雍立以給嬖臣宋雖取鄭師然曲故在鄭也已而

宋公伐鄭宋人伐鄭今向巢又伐鄭取錫圍
嵒殺元公之孫是何報鄭之又甚哉明年春
鄭罕達取宋師于嵒獲二大夫以六邑為虛
而後隙地之兵始息哀之末造至于如此即
欲不流為戰國不可得矣

冬十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之十月也十月宜猶有螽乎季
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
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猶西流則為今

之八月矣司曆者再失閏故以建酉為歲終
使循史可改則所宜改者莫此為甚然而仍
書十二月經本舊文又何疑哉

十有三年

己敬王三　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
未十八年　一蔡成九鄭聲十九陳閔
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　孔子年七
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十在魯
宋告○兵宋鄭
刎陳地公夫詳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向魋救其師鄭罕達使狗曰得桓魋者有
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二大夫以六
邑為虛報向巢之伐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杜謂封丘縣南有黃亭蓋據國語吳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之地也然今無湖縣東而宜有黃池未知誰是○吳書舉號令須子以晉侯爭之

黃池春秋之大痛也以世伯之晉俛而從吳
吳將得伯而晉遂為天下笑豈復鍾離會戚
柤向之事猶將奉晉者姚哉揆厥所由寔因
季氏蓋自季肥主事方欲扶吳以自強杖還
會柤已生其釁至明年而遂有鄫衍之行十

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復要宋衛為鄖之役吳得
宋衛因欲致晉遂北至于黃池蓋先會晉侯
而後徃會吳子事誠在魯與伯主之為盟者
吳詞公于其年甫十六何知有晉亦何知有
吳其出與入皆季之意以天下之大勢而聽
于康子之一人經之意痛直在晉豈獨國勝
于死為吳國將危之歎哉會而不盟故但言
會而不言盟本無單平公故但言公會晉吳
而無單子既無盟則傳言先晉語言先吳舉

不足據蓋越告方致而假爭歃以惡諸侯實則不盟而遂去後世聞其爭而以惡為之說先吳先晉紛然異詞直以經不言盟為斷可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告○申字子西昭王弟

十年吳救陳故來吳之出會而伐陳 哀十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衆而侵楚、既寧終于滅陳

於越入吳 越告○入吳在吳晉爭歃先而經書在後者越皆後

哀之元年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子以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十五

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自是以來越嘗臣事吳及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子胥諫曰是養吳也夫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何所用之弗聽及夫差會諸侯于黃池越乃伐吳大戰克之獲太子友遂入吳哀之二十二年竟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致胙為伯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告○無事實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再失閏也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十六

十有四年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孔子年七十一在魯四史記作春秋至十六年孔子七十三歲卒

春西狩獲麟

麟為異獸非野人之所識也叔孫氏之車士子鉏商狩而獲之以象告于君大夫魯史志之以為祥夫子作經始隱公迄哀公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至于獲麟則仡然而止此以後遂不復書者何也魯論志之曰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
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今讀春秋至獲麟其夏四月齊
陳恒執其君壬寅于舒州六月齊人弑其君
壬于舒州孔子觸事生懼知季肥之惡方十
倍于宿意如而哀公幼弱僅稍長于閔率肥
之意蓋不難為陳恒之所為於是假陳恒以

請討以明亂臣賊子人々得而誅之々意迨
哀公不能三子不可聖人之懼滋甚于是不
得已作春秋起隱公至陳恒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他事雖所並書而所致意者獨在臣弑
君子弑父之一事以曉哀公之意以誅康子
之心悱是寘陳恒于言内則所曉哀公與誅
康子之意全乎不著若竟絕筆于此事則于
亂切當世之意又懼太明々之不可晦之不
可于是巧為法之法而絕筆于獲麟知孔子

者以為誅亂臣討賊子以維萬世之人心以
明一時之大義罪孔子者以為是嘗討于吾徒
爾孔子雖免于罪戾而萬世而下卒無能知
孔子之人公羊氏之言曰孔子曰孰為來哉
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杜預氏之言曰麟出非時感麟而作々起獲
麟則文止于所起自是以來人百其說至曰
制作三年文成而麟至烏呼抑又誣矣故竊
以為托始于隱公絕筆于獲麟皆所以明誅

討之義其書皆魯史之書未嘗有所改作益
損于其間故曰其文則史其書雖魯史之書
而誅討之義未嘗不寓于其內直書之內故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公以上政在諸侯
故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文公
以下政在大夫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二百四十二年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諸
侯弑天子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故曰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楚莊一出名正言順以

討徵舒天下不敢弒君者二十有五年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戰國之亂甚于春秋而弒君反不曰之禍反不甚作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事本左氏而間去其誣時攻他書以佐成其闕要以作書法之陋義罷褒貶之支言意必固我為非聖之書好愚是非出人心之共謹存此論以俟後之知聖者焉

哀公二終　起[illegible]年止十四年

著書年譜述

是書也我叔閑止所著也叔少治春秋慨世之宗胡傳者多附和雷同者未有能明大旨竊謂春秋之大旨莫重於誅亂討賊而治亂賊尤莫嚴于大夫識此以貫二百四十二年之始終而要以根據左氏箴砭胡傳為著書之本旨顧自處窮鄉後學何敢妄有著述以蹈荒經滅古之譏寔因舉業起見故先之以標題繼繼之以別論經義名其編曰春秋大聲而未敢遽以通經自命也始于天啓子丑庚午科試以經藝見知于毘陵鄒常先生以及寅卯遂有就緒甲申乙酉以後絕意進取益專心卒業念茲在茲至丙申命範清稿請政虞山錢牧齋太史深加歎賞以書見遺累幅數百言稱為尼父之功臣康侯之諍友頗惜其以舉業而岐也于是謹遵先生教凡有涉于舉業者悉芟之專以明經為務早夜精研必欲傳千古不傳之秘至夢寐飲食無非經

義猶憶範嘗侍食左右見叔穆然若思忽投
箸而起〻而書〻已復食指食前蔬菜顧謂
範曰我頃有所得雖八珍之味何以加此乎
其專心篤好若此丁酉而書大成更其名曰
春秋傳注命範録之出其稿紙皆零星補綴
不啻再易三易至有十二易而始定者其反
覆詳慎如此録就再正虞山乞其序未幾而
錢太史已逝矣嗚呼我叔當聖遠言湮之會不
悼排群說而為是書先生獨見賞於世俗意
論之外豈非千古之僅事欤執意序未出而

知己云亡良可憾也然舉是書之提綱挈領
貫穿全經之要已具載于原所遺札中故即
以弁之簡方欲付之剞劂以公世夫何書成
而心血已枯我叔亦於辛丑歲捐館矣痛念
疾革時無他囑惟以此書為諄〻爰是揮淚
手録抄于朴村不意癸丑條遭回祿凡所著
書文稿本并遺像俱成灰燼可勝悼歎今年
範年已七十有六矣兩目雖未昏華而精力
衰落自分無幾歲月恐此書一旦散佚有負

所托他年何顏相見於地下其原所清稿
又經改削者尚存文招侄處移來繕寫副
本夫此書之果有當于宣聖微旨堪繼丘明
之席以救文定之非垂天壤而炳日星與否
余小子則何敢知第以我叔三十餘年攻苦
心血重以遺命敢不敬述以俟後之善讀經
者至其間不無訛謬舛錯處總在先在先叔
歿後無可致証仰冀高明鑒之

康熙歲次戊辰仲秋

侄民範敬述

0074516
S
2121·5
16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謂孔子欲討陳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託以發凡不終於陳恒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論殊穿鑿又謂春秋治大夫非治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爲經而其餘爲緯以文公以前爲賓而以後爲主經之義當明緯之義可以不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明又謂春秋一字一句皆史舊文聖人並無筆削其意蓋深厭說春秋者之迂謬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枉過正反自流於偏駮也

ZW 21101000541752